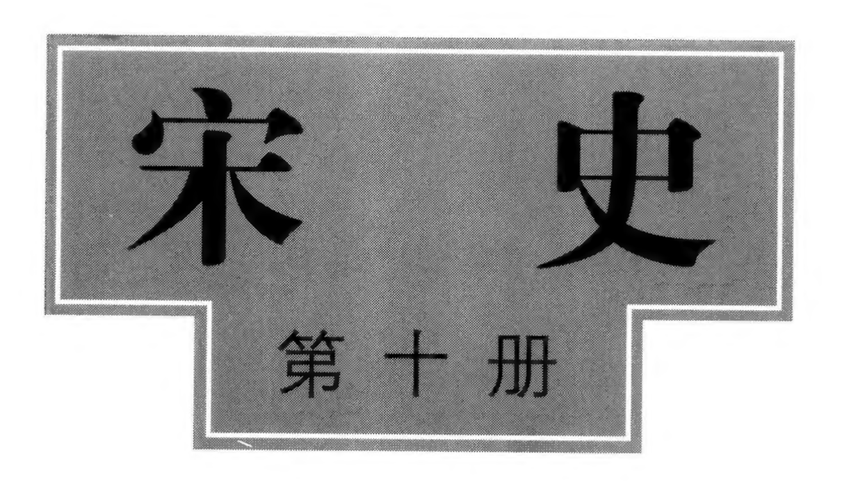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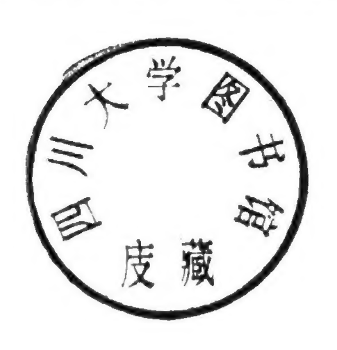

宋　　史
第十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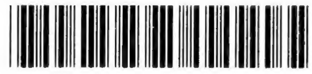
漢語大詞典出版社

二十四史全譯




主　　編　許嘉璐
副 主 編　安平秋
分史主編　倪其心




漢語大詞典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宋史/倪其心分史主編 .—上海:漢語大詞典出版社,
2004.1
(二十四史全譯/許嘉璐主編、安平秋副主編)
ISBN 7-5432-0891-1

I.宋… II.倪… III.①中國-古代史-宋代-紀傳體②宋史-譯文 IV.K244.04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3)第 052643 號

二十四史全譯

# 宋　史

(全十六册)

**策　劃**　北京古今出版策劃有限公司
**主　編**　許嘉璐　**副主編**　安平秋
**分史主編**　倪其心

---

**出版發行**　世紀出版集團·漢語大詞典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號　www.ewen.cc)
**經　銷**　各地新華書店

---

**印　刷**　商務印書館上海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規　格**　開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張 667.5　字數 16,661 千字
**版　次**　2004 年 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書　號**　ISBN 7-5432-0891-1/K·94
**定　價**　全套 88 册　12 000 圓
《宋史》16 册　2122 圓

---

如有印裝錯誤,請與承印廠聯係。　T:56628900×813

# 二十四史全譯

書名題簽　江澤民

本書列入

國家“十五”出版規劃重點圖書

全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重點項目

全國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規劃重點項目

# 《二十四史全譯》編譯人員名録

**顧　問**　周　林　鄧廣銘　何兹全　陰法魯
**主　編**　許嘉璐
**副主編**　安平秋
**分史主編**
　《史記》　安平秋
　《漢書》　安平秋　張傳璽
　《後漢書》、《三國志》、《晉書》、《北齊書》　許嘉璐
　《宋書》、《南齊書》、《梁書》、《陳書》、《南史》　楊　忠
　《魏書》、《北史》　周國林
　《周書》、《隋書》　孫雍長
　《舊唐書》、《新唐書》　黄永年
　《舊五代史》、《新五代史》、《遼史》、《金史》　曾棗莊
　《宋史》　倪其心
　《元史》　李修生
　《明史》　章培恒　喻遂生

**譯　審**（按姓氏筆畫排列）

江曉原　安平秋　李　勇　李夢生　孟繁華　周國林　孫雍長
翁俊雄　倪其心　章培恒　許嘉璐　郭樹羣　陳美東　曾棗莊
黄永年　喻遂生　楊　忠　趙慎修　顧全芳

**譯　者**（按姓氏筆畫排列）

刁忠民　于正安　于振波　于　潔　文師華　尹　波
王永强　王玉德　王延武　王志平　王建明　王建莉
王武子　王其禕　王洪涌　王清淮　王淑珍　王雪玲
王　嵐　王義謀　王德保　王曉波　王學曾　王麗萍
牛致功　毛遠明　毛雙民　兰　瑞　甘　露　石世華
田　農　史建橋　安平秋　匡鵬飛　吕玉蘭　曲安京
朱小健　朱元寅　朱邦薇　朱　玫　朱習文　朱瑞平
任　明　沈　重　汪少華　汪聖鐸　辛德永　冷鵬飛
杜華雲　李文澤　李　宇　李成甲　李仲祥　李　更
李長庚　李　林　李明曉　李季箴　李　軍　李海霞

李真瑜 李晉卿 李培芬 李國祥 李夢生 李　鳴
李曉明 吴大逵 吴洪澤 吴　鷗 佘光煜 佘和祥
佘讓堯 邱居里 何本方 何宗旺 武建宇 屈超立
孟美菊 尚俊生 易　敏 虎維鐸 卓連營 周少川
周信炎 周國林 周　勤 周曉薇 祝尚書 胡迎建
胡和平 胡　茜 段塔麗 姚偉鈞 紀志剛 紀德君
海毓珹 凌左義 高華平 唐光榮 唐建金 唐　瑛
秦　良 馬辛民 馬秀娟 馬美信 馬雪芹 馬啓俊
袁明望 袁　敏 孫力平 孫湘雲 孫雍長 孫曉梅
倪其心 徐奇堂 徐　勇 許紅霞 郭士檏 郭立傑
郭松柏 郭盛熾 郭　齊 郭鳳花 郭劍英 郭樹羣
郭馨波 張文澍 張立生 張和生 張怡青 張　羿
張海青 張　耕 張國艷 張　猛 張　萍 張傳璽
張賢蓉 張艷雲 曹亦冰 曹道衡 曹霜霜 陸三强
陳小盟 陳小監 陳正宏 陳　可 陳芳嵐 陳秉才
陳東有 陳　捷 陳蔚松 陳曉華 陳曉强 陳曉蘭
陳鴻彝 梅俊道 崔文印 崔玉生 崔　湜 崔曙庭
馮建民 曾棗莊 曾貽芬 曾　濤 閔慶定 超茶英
彭久安 黄永年 黄壽成 黄鳳顯 黄　毅 黄曉琴
葉樹發 喻遂生 鈕衛星 舒雅麗 焦　傑 賀嗣真
雷巧玲 賈二强 賈國偉 賈燕子 董　明 董恩林
董艷艷 楊世文 楊玉芬 楊洪林 楊　昶 楊海崢
楊麗嬌 解　冰 漆永祥 寧德術 廖振佑 廖　强
鄭文瀾 鄭利華 趙二冬 趙立偉 趙伯陶 趙清永
趙望秦 趙　隄 趙慎修 趙澤光 趙　燕 熊　焰
鄧　飛 鄧瑞全 樊善國 歐昌俊 樂秀拔 劉小文
劉友林 劉玉才 劉延捷 劉建梅 劉　虹 劉敏芝
劉　瑛 劉　琳 劉　寧 劉漢東 劉韶軍 劉曙光
龍德壽 賴玉勤 闞萬鈞 韓結根 盧仙文 盧華巖
盧　偉 錢兵山 鮑道蘇 謝紀鋒 戴訓超 薛平栓
魏達純 譚漢生 嚴學軍 羅　超 羅會同 羅維明
蘇文英 蘇保榮 顧永新 顧全芳 顧志華 龔汝富
龔祖培

# 《二十四史全譯》文字整理説明

《二十四史》所涉及的文字包羅萬象,浩如烟海。作爲古籍整理和文白對照版本,如將工作本原文字完全照搬,則具有許多不合理性和不可行性。因此,對原文文字的整理是必然的。在這方面,我們主要作了如下工作:

(一)字體

我們這部書是繁體版,按編委會的要求,全書通篇采用文化部和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1955年聯合發布的《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和其後有關規定中認定的規範字。并以此爲依據,規範用字,以避免大量的古字,造成讀者閱讀困難。對原文中的通假字及人名、地名等專有名詞中的異體字予以保留。這是本書關於用字的基本原則。

在此基礎上,對原文中大量存在的異體字,我們采取了具體分析、區别對待的方法,力求落實國家對語言文字的有關規定,同時亦兼顧到古籍的特殊性。爲此,我們首先根據《漢語大詞典》、《漢語大字典》、《辭源》等工具書對《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規定的1027個異體字逐字進行了辨析,并將其分爲兩類:

第一類爲:如果原文中的某個異體字所具的詞義範圍等于或小于與之相應的規範字的詞義範圍,則將此類異體字一律改爲規範字。例如:

①"幚"、"幇"均爲異體字,都改爲規範字"幫"。

②"氷"爲異體字,改爲規範字"冰"。

③"畒"、"畮"、"畆"、"畂"、"畞"均爲異體字,都改爲規範字"畝"。

此類異體字共784個,約占《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全部異體字的76%。一般情况下,均可將其改爲相應的規範字。

第二類爲:如原文中某個異體字所包含的詞義範圍大于與之相應的規範字的詞義範圍,則須先對該異體字進行辨析,以確定其在具體語境中的含義,然後再決定取舍。如該異體字在原文中具體的詞義與相應的規範字的詞義相同,則可將前者改爲後者;如前者的具體的詞義是後者所不具備的,則不可將其改爲相應的規範字,而須保留該異體字,以免造成混亂,影響文意。現以如下幾組字爲例,舉證説明:

菴(異體字)

庵(規範字)

①"编草結菴不違凉暑"《南齊書·竟陵文宣王子良傳》

此句中的"菴"指草屋,與"庵"的詞義相同,可將其改爲規範字"庵"。

②“太后嘗以體不安服菴閭子”(《北史·后妃傳·魏文成文明皇后》)

此句中的“菴”指植物名,即青蒿,而“庵”不具有此義,故不改“菴”爲“庵”,而保留原字。

③“本支菴藹四海蔭焉”(《晋書·后妃傳》)

此句中的“菴”讀 yǎn,“菴藹”指茂盛的様子,爲固定詞組,故不改“菴”爲“庵”,而保留原字。同様,“菴蔚”一詞中的“菴”也不改爲“庵”,而保留原字。

齎(異體字)

賫(規範字)

①“乃令入海者齎捕巨魚具”(《史記·秦始皇本紀》)

此處的“齎”指携帶,與“賫”詞義相同,改爲規範字“賫”。

②“傷誠善之無辜兮齎此恨而入冥”(《後漢書·馮衍傳》)

此處的“齎”指懷、抱,與“賫”詞義相同,改爲規範字“賫”。

③“平既娶張氏女齎用益饒”(《史記·陳丞相世家》)

此處的“齎”通“資”,與“賫”詞義不同,不可改爲“賫”,須保留原字。

④“齎以薑棗”《史記·滑稽列傳》

此處的“齎”通“齊”(劑),指調配,與“賫”詞義不同,不改爲“賫”,須保留原字。

釐(異體字)

厘(規範字)

①“失之豪釐差以千里”(《史記·太史公自序》)

此句中的“釐”指長度,與“厘”詞義相同,改爲規範字“厘”。

②“乃詔有司釐定”(《新唐書·禮樂志十一》)

此句中的“釐”指整理,與“厘”詞義相同,改爲規範字“厘”。

③“今吾聞祠官祝釐皆歸福朕躬”(《史記·孝文本紀》)

此句中的“釐”讀 xī,指福,與“厘”詞義不同,不改爲“厘”而保留原字。

④“孝文帝方受釐坐宣室”(《史記·屈原賈生列傳》)

此句中的“釐”讀 xī,指祭祀用的肉,與“厘”詞義不同,故不改爲“厘”,須保留原字。

⑤“魯人更立釐公”(《史記·齊太公世家》)

此句中的“釐”通“僖”,與“厘”詞義不同,不可改爲“厘”,須保留原字。

⑥“釐辨麥也始自天降”(《漢書·劉向傳》)

此句中的“釐”通“來”,指小麥,與“厘”詞義不同,不可改爲“厘”,須保留原字。

⑦“父没則妻後母兄亡則納釐嫂”(《後漢書·西羌傳》)

此句中的“釐”通“嫠”,指寡婦,與“厘”詞義不同,故不改爲“厘”而保留原

字。

拏挐(異體字)

拿(規範字)

①"不得拏訪追贓(《明史·劉澤清傳》)

此處的"拏"指捉拿,與"拿"同義,改爲規範字"拿"。

②"不聞拏音而後敢乘"

此句中的"拏"指船槳,與"拿"詞義不同,故不改爲"拿"而保留原字。

③"禍挐而不解兵休而復起"(《漢書·嚴安傳》)

此句中的"挐"指連綿、連續,與"拿"詞義不同,故不改爲"拿"而保留原字。

炤(異體字)

照(規範字)

①"挈火夕炤"

②"九司炤序"

③"分炤星哲"

④"循規烈炤"

以上四句均摘自《南齊書》卷十一。如按《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的規定,其中的"炤"只能都改爲"照",于此顯然不妥。因爲"炤"另外亦是"昭"的異體字。此處"炤"的詞義不易辨析,爲避免歧義,一律保留原文用字。

啑(異體字)

喋(規範字)

①"今已誅諸吕新啑血京師"(《史記·孝文本紀》)

此句中的"啑"讀 dié,"啑血"指踐血而行,謂殺人流血遍地,與"喋血"詞義相同,按《漢書·文帝紀》作"喋"。故將此處的"啑"改爲規範字"喋"。

②"始與高帝啑血盟"(《史記·吕太后本紀》)

此句中的"啑"讀 shà,通"歃"。《史記·平原君虞卿列傳》中有曰:"王當歃血而定從。"其中"歃血"一詞正與例句中的"啑血"同義而不同字。因此雖異體字表中并未將"啑"收爲"歃"的異體,但爲保持本書同一詞匯用字的一致性及規範性,且區别于上例中的"啑 dié 血"一詞以避免混亂,故將此處的"啑"改爲"歃"字。原文中這類字的改動另見下例:

敺(異體字)

驅(規範字)

①"老弱奔走敺畜産遠遁逃"(《漢書·匈奴傳上》)

此句中的"敺"指驅趕,與"驅"同義,故改爲規範字"驅"。

②"至相敺擊"(《南齊書》卷十六)

此句中的"敺"通"毆",不能根據《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將其改爲"驅",故

將此處的"敺"改爲"毆"。

以上幾組例證中的語言文字現象較爲復雜,不能將其中的異體字一概而論地改爲《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相應的規範字。此類異體字共 243 個,約占《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全部異體字的 24%。

除了《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規定的異體字之外,對于原文中出現的,而該表未收入的異體字,我們也按上述原則進行了處理。凡有其規範字的,經辨析後能用則用,不能用的則保留原字。下表中括號内的異體字均摘自原文,它們大致相當於前面所講的第一類異體字,在一般情况下,我們都將其改爲規範字。此種情况甚多,不能一一盡列。現將改動的出現次數較多的字例示如下:

髀(髀髀)　缶(缻)　黎(菞)　禪(禫)
辯(辯辯辯)　蓋(葢)　髈(髈髈)　善(譱)
飆(飇飈)　剛(㓻)　料(析)　觴(觴)
餅(䴵)　詬(訽)　躪(蹸)　舐(䑛)
豺(犲)　觳(觳)　櫺(欞)　疏(踈䟽)
躔(躔)　罐(鑵)　騮(駵駠)　搜(捜)
諂(讇)　駭(駴)　攣(攣)　髓(髓)
嘲(謿)　侯(矦)　裸(臝)　鎖(鏁)
齔(齓)　齏(韲)　美(媺)　踏(蹹蹋)
弛(弛)　羈(羇)　秣(餗)　柝(櫛櫜槖)
欸(欵)　悖(㪍)　秣(餗)　蜿(蟺)
垂(𠂹埀)　奸(姧)　粹(粹)　腕(掔)
齪(躖)　殲(孅)　腦(腦)　尪(尩尫)
瓷(甆)　轎(轎)　旃(旃)　誤(悮)
蹙(蹴)　剿(剿)　篷(篷)　烏(烏)
啖(噉)　秸(稭)　睥(睥)　隙(隟隙)
島(嶋)　截(截)　媿(媿)　潋(潋)
登(登)　韀(韉韉)　撇(撆)　璇(琁)
鐙(鐙)　鯨(鱷)　愆(愆愆愆)　燕(鷰)
貂(鼦)　鞠(鞫)　鍥(鍥)　腰(要)
斗(㪷)　絶(絶)　筦(筦)　煒(煒)
陡(陡)　誑(誑)　蛆(胆)　曄(曅)
扼(搤)　框(闑)　麯(麴)　彝(彛)
愕(愕)　髡(髠)　紝(絍)　癰(癕)
鋒(鋒鋒)　攬(擥擥)　孺(孺)　禹(禹)
蜂(蠭)　雷(靁)　潸(潸)　輿(轝)

龥(籲)　　燥(熮)　　煮(鬻)　　棕(椶)
鳶(戴)　　潴(瀦)　　裝(裝)　　菹(葅)

另外“秏”爲“耗”的異體字(《漢語大詞典》P4739),但在《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并未收入,對此類字要具體辨析:

“秏”作消耗、消費解時可改爲“耗”,如“士卒多秏,無尺寸之功”(《史記·李斯列傳》)中的“秏”可改爲“耗”。

“秏”通“眊”指昏亂時不改爲“耗”。如“天下秏亂萬民不安”(《漢書·董仲舒傳》)。

“秏”讀 mào,指無的時候不改爲“耗”,如“市中星衆者實其虚則秏”(《史記·天官書》)。

對原文中人名、地名等專名中出現的異體字,我們在基本不動的原則下也有辨析,目的也是爲了讀者閲讀時不産生歧意。如:“聃”、“耼”統一爲“聃”,“毌丘”、“毋丘”統一爲“毌丘”。“鼂錯”、“鼌錯”統一爲“鼂錯”。地名中的“凉”、“况”、“峯”、“兗”等字,則均改爲“凉”、“况”、“峰”、“兖”等。如果專有名詞雖有異同,但讀者辨析無困難的,也在史自統一的原則下保持原文。如《舊唐書》爲“長孫无忌”,《新唐書》爲“長孫無忌”。專有名詞詞意爲歷史沿革的,亦不予統一,如:太山、泰山,雒、洛,勃海、渤海。

對原文中某些字,也本着從衆從俗的原則作了特殊規定。如“異”、“棄”、“災”、“傑”、“淚”等字,不一律依規定改爲“异”、“弃”、“灾”、“杰”、“泪”等,而保留原字。

對原文中某些訛字則參校殿本及中華本一律徑改。如:

“卧病床第”(《元史》卷一百四十九),查無“床第”一詞,據文意“第”當爲“笫”之訛,故校改爲“笫”。

“設爼豆習禮讓”(《元史》卷一百九十五),查無“爼”字,據文意當爲“俎”之訛,故校改爲“俎”。

(二)字形

本書所用字形一律采用文化部和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 1964 年聯合發布的《印刷通用漢字字形表》規定的新字形。

對原文中不規範的字形,如“杞”“妃”等字的右邊印成“已”或“巳”的一律改爲規範字形。對史書中爲避“正諱”、“家諱”等而造成的缺筆現象,凡不能查實的衹好一仍其舊,留待專家討論。

# 《二十四史全譯》版式説明

我們把《二十四史》譯爲白話文的宗旨是使更多的人讀懂《二十四史》,因此譯文力求準確傳述原文信息。但因爲存在着古、今文兩個系統之間事物、概念、詞語的差别,二者並不是一一對應的,翻譯中某種程度的“增”與“減”的替代幾乎是不可避免的。爲了盡可能減少由此造成的信息傳達的不準確,故附排原文,使讀譯文時有所參照。又根據現代人的閲讀習慣,把版式改爲横排,用兩欄相隔,原、譯文對排,段自取齊,便於讀者對讀對核。這樣大的版面變動,必然牽扯到史文原本的標題、目録之安排的合理性問題。爲此,我們以百衲本爲底本,參校了殿本、中華書局校點本的目録、標題、版面等有關形式,作了一些調整,謹説明如下:

(一) 關於紀志表傳

《二十四史》作爲紀傳體史書,其體例創成於司馬遷的《史記》,爲歷代編纂者所遵循。内容一般分爲紀、志、表、傳四部份,但又各有不同。其中《三國志》、《梁書》、《陳書》、《北齊書》、《周書》、《南史》、《北史》無志;《後漢書》、《三國志》、《梁書》、《宋書》、《南齊書》、《陳書》、《魏書》、《北齊書》、《周書》、《北史》、《晉書》、《南史》、《隋書》、《舊唐書》、《舊五代史》十五史無表。其順序基本如紀一、志二、表三、傳四排列,也有兩種不同情况。一是《後漢》、《魏書》志在傳後。二是作爲斷代合史的幾部史書,其中《三國志》和《舊五代史》,是分别各國排列紀、傳部份;《南史》、《北史》無志無表,紀傳部份不分國别按紀一傳二排列;《新五代史》是考(即志)在傳後,在世家之前,十國年譜(即表)在世家之後。如上兩種情况中,我們對《後漢書》及《三國志》作了改動。《後漢書》紀傳部份是六朝時宋人范曄所作,而《後漢書》的三十卷志是梁朝劉昭從晉朝司馬彪的《續漢書》中補出,所以百衲本及中華本都是紀傳與志分編,志書卷目單列序號,而殿本在整理刊刻時已將志改在紀後,統一排卷目。我們認爲,從叢書的角度説,殿本的排列更適於統一的原則,故《全譯》參用了殿本《後漢書》的排序形式。我們也查閲了有關資料,對《三國志》作了分析。文獻記載,《三國志》在西晉初年成書時爲三書:《魏書》三十卷、《蜀書》十五卷、《吴書》二十卷。中華書局點校本《三國志》出版説明有言:“《三國志》最早的刻本——北宋咸平六年(公元 1003 年)國子監刻本,《吴志》分爲上下兩帙,前有刻《吴志》的牒文。後來紹熙的重刻本裏,也保留着一頁咸平國子監刻《蜀志》牒文。可知咸平刻書時雖已合併爲《三國志》,但還是三書分别發刻的。”《三國志》成書七百餘年後傳至北宋時期時,當時

雕版印刷技術成熟,使正史的合刊整理成書有了可能,並成爲當時流行的出版形式,於是出現了從宋淳化年間刊刻的《三史》到嘉祐年間刊刻的《十七史》。應新體式的需要,記魏文帝黄初元年至晉武帝太康元年六十年間史事而分刊的《魏書》、《蜀書》、《吴書》至此合三而一,並且命名爲《三國志》。我們現在見到的二十四史叢刊有三種:一爲武英殿本,一爲商務印書館的百衲本,一爲中華書局的點校本。三本中除百衲本《三國志》是影印宋紹熙重刻本一仍其舊外,另外兩種版本的卷目排列都是從一至六十五卷統一排目,衹是文前標題内容各本有所不同。殿本爲:魏志卷一(頂格),武帝操(另行,前空二);中華本爲:三國志卷一(頂格),魏書一(行末),武帝紀第一(另行,前空二)。我們認爲中華書局所選版本的《三國志》標題形式最適於横排本的編輯。衹是它稱"紀",而且"紀"的序號與"傳"的序號銜接排列,例如:三少帝紀第四、后妃傳第五。這與其他各史紀與傳各自排序號的做法不同。然而殿本《三國志》目録考中第一條已説明:"……惟《三國志》既無本紀之稱,並無列傳之目……,今考證悉遵壽原書例,不書紀傳等字……"依此爲證,我們按殿本去掉《魏志》中的"紀",這樣編排標題,全書就統一了。關於《魏書》、《舊五代史》版本形式歷來無二,因無書證支持,雖然是例外,也衹好保存原貌。《新五代史》是二十四史中自唐開官修史先河後的唯一一部私修史,體例與他史不同,自有歐氏的主張,且歷代版本都如此,我們也不便改動。

(二) 標題序號

由於二十四部史書成書、翻刻的年代不同,各版本類級標題的設置、形式甚至同一標題在各本中的具體内容或有異同。暫就各史中各卷的文前標題而言(它有似現代出版物中的章節標題),我們所見到的情形大致是:一卷爲單一内容的,如紀傳部份傳主占單卷、志書部份每卷衹有單一内容,一般都在卷首出現卷目内容標題;紀傳部份一卷多傳主、志書卷題下有分級内容的,卷目標題在各本中出現的形式很不一致。多數史卷把這級標題標在文前,有些史在文内;還有文前、文内皆無這級標題的(如《舊五代史》列傳)。我們就武英殿本、百衲本、中華書局點校本所輯各史粗略統計了一下,全書列傳部份把傳主之名設在文内的:百衲本有《三國志》(宋紹熙刊本)、《金史》(元至正刊本)、《新五代史》(宋慶元刊本)、《遼史》(元至正刊本);殿本有《晉書》、《舊唐書》、《元史》、《後漢書》、《隋書》;中華本有《元史》、《新五代史》、《晉書》、《隋書》。志書的情況又有例外:殿本的《舊五代史》、《宋史》、《漢書》、《新五代史》、《遼史》諸史中某些志書出現文内標題,中華本的《新唐書》、《魏書》、《南齊書》、《舊五代史》、《宋史》、《舊唐書》、《明史》這七史志書文内亦有標題出現。百衲本各史志書中各卷文内標題時有時無很不統一。此外,還有各種體例不一的情況。史書作爲歷史遺存,不是一世一時一人之作,出現這些現象都可以理解。但是從叢書整理的

角度對體例統一作適度裁奪,在所難免。在編輯過程中,經反復研討,我們决定處理文前標題的原則是:(1)統一將大標題在後的形式,改爲大標題在前、小標題在後。古本形式有大標題在後、小標題在前的,在版式的演變中逐漸也改爲大標題在前、小標題在後了。以《新唐書》文前標題爲例。百衲本所據宋嘉祐本爲"薛李二劉高列傳第十一、唐書八十六",殿本改爲"唐書卷八十六(另行)列傳第十一(另行)薛李二劉高徐";中華本又改爲"唐書卷八十六(另行)列傳第十一(另行)薛舉(附仁杲)李軌、劉武周、高開道、劉黑闥(附徐圓朗)"。從上可見大、小標題的次序在歷史上曾有所改變。我們在全譯本中,統一改爲大標題在前、小標題在後。如,原題爲"魏其武安侯列傳第四十七",改爲"列傳第四十七(另行)魏其武安侯列傳"(《史記》)。(2)各史中紀、志、表、傳序號拆出,統一排列序號。比如某些史,類傳不加序號,與傳序相混,像《新五代史》中有雜傳十九卷,原文標題爲:"新五代史卷三十九,雜傳第二十七……新五代史卷五十七,雜傳第四十五",我們改爲:"新五代史卷三十九,列傳第二十七,雜傳一……新五代史卷五十七,列傳第四十五,雜傳第十九"。列傳下的合傳如"宗室"、"后妃",類傳如"列女"、"良吏"及志下的分級内容標題爲四級標題,紀傳中無論專傳或以類相隨的合傳,傳主之名都標注爲五級標題,附傳人物又用小號字附後,可視爲六級。

(三) 標題的文字内容

在三本參校中,我們發現各本的標題都有一部份與内容是不一致的。我們的原則是,以傳文爲準改正文字,格式上的不同,則依三本中多出者改。如上述所談《新唐書》的文前標題,我們依從殿本的形式。統一各史卷的原則是:多數有則補,多數無則删,三本俱無,又没有資料可依的,則付之闕如,把這類卷題衹看作是原本的樣式,以便讀者核對原書查找。像現代出版物一樣,負責詳盡指示卷内分段内容的是段落標題。有這樣的標識,文意更加清晰,也更符合現代人的閲讀習慣。所以,凡有文獻根據的,我們都據之補齊了段落標題,以便讀者檢索。

總之,自宋代首創正史合刊這一出版形式以來,歷代雖云"翻刻",但至少在版式上不是一成不變的。這也説明像《三國志》之類斷代史隨着納入正史系列叢書的系統整理,它在形式上愈發磨滅了當初"别創一格"的特質,而與叢書體例逐漸趨同,從而反映了形式上的整齊劃一確是出版系列叢書的審美需要。爲此,我們在編輯過程中,嘗試着做了一些版式上的調整,至於能否有助今人閲讀,又不悖於纂者的旨意,敬請廣大讀者指正。

# 《宋史》全譯出版説明

《宋史》是元朝末期史臣們編纂的紀、志、表、傳俱全的紀傳體巨著。記載的内容包括北宋、南宋。全書四百九十六卷，包括本紀四十七卷，志一百六十二卷，表三十二卷，列傳二百五十五卷，是二十四史中篇帙最浩繁的一部。其紀事上自趙匡胤"陳橋兵變"，下迄陸秀夫背負幼帝蹈海身亡，記載宋朝十六帝二王共 319 年的歷史。

元至正三年(1343)三月，丞相脱脱等上奏，鑒於遼、金、宋三國的制度、典章、治亂、興亡，"恐因歲久散失，合遴選文臣，分史置局，纂修成書"，用以"垂鑒後代，做一代盛典"。同月，元順帝下詔修遼、金、宋三史，"以中書右丞相脱脱爲都總裁官，中書平章政事鐵木兒塔識、中書右丞太平、御史中丞張起巖、翰林學士歐陽玄、侍御史吕思誠、翰林侍讀學士揭傒斯爲總裁官"。(《元史》卷四十一《順帝紀》)正式設局，分頭纂修三史。從至正三年(1343)開始纂修，到至正四年三月修成《遼史》，同年十一月修成《金史》，五年十月修成《宋史》。

至正三年(1343)任參議中書省事的蘇天爵在《三史質疑》中提到，當時保留下來的宋代官修史書，有"太祖至寧宗實録凡三千卷，國史凡六百卷，編年又千餘卷"，還有理宗日曆二三百册，實録數十册，度宗日曆若干册(見《滋溪文稿》卷二十五)。元順帝至正年間正式纂修《宋史》時，又在江南等地購求殘缺的官修史書和野史、傳記、碑文、行狀等。可見元修《宋史》雖在宋亡後六十餘年，但宋代有關史料大都保存。在史料的處理上，《宋史》的編纂準《春秋》史例，疑事傳疑，信事傳信，不以己意妄加竄改，因而在很大程度上保證了原始史料的真實性。

《宋史》卷帙之浩繁，爲"二十四史"之首。篇幅長，又急於短時間内編成書，故參與此書的編著者比較多，有中書右丞相、領三史事阿魯圖，左丞相别兒怯不花，都總裁脱脱，總裁鐵木兒塔識、太平(即賀惟一)、張起巖、歐陽玄、李好文、王沂、楊宗瑞，史官斡玉倫徒、泰不華、杜秉彝、宋褧、王思誠，干文傳、汪澤民、張瑾、麥文貴、貢師道、李齊、余闕、劉聞、賈魯、馮福可、趙中、陳祖仁、王儀、余貞、譚慥、張翥、吴當、危素，另外還有提調官納麟、伯顔等 23 人。

《宋史》本紀共四十七卷，記十六帝二王，其編排順序爲：從宋太祖至宋欽宗爲北宋，時間是從公元 960 年至 1127 年四月，共 167 年。從宋高宗至衛王爲南宋，時間從公元 1127 年五月至 1279 年，共 152 年。公元 1271 年元世祖忽必烈改蒙古國號爲元，時爲宋度宗咸淳七年，元世祖至元七年。1276 年宋恭帝趙㬎降元，已表明南宋亡國，所以從這一年以後，《宋史》紀年改用元朝的年號。

《宋史》諸志也記事極詳。諸志的卷數和篇幅佔近三分之一，僅次於列傳。志書有《天

文志》十三卷、《五行志》七卷、《律曆志》十七卷、《地理志》六卷、《河渠志》七卷、《禮志》二十八卷、《樂志》十七卷、《儀衛志》六卷、《輿服志》六卷、《選舉制》六卷、《職官志》十二卷、《食貨志》十四卷、《兵志》十二卷、《刑法志》三卷、《藝文志》八卷。《宰輔表》五卷，記載整個宋朝的宰相和執政。《宗室世系表》二十七卷，記載兩宋的宗室。列傳部份，《后妃傳》、《宗室傳》、《公主傳》都是記載皇族中的人物。《諸臣列傳》一百七十七卷，類傳有《循吏傳》一卷、《道學傳》四卷、《儒林傳》八卷、《文苑傳》七卷、《忠義傳》十卷、《孝義傳》一卷、《隱逸傳》一卷、《列女傳》一卷、《方技傳》二卷、《外戚傳》三卷、《宦者傳》四卷、《佞幸傳》一卷、《奸臣傳》四卷、《叛臣傳》三卷、《世家傳》六卷、《周三臣傳》一卷、《外國傳》八卷、《蠻夷傳》一卷。

《宋史》的優點是：一，內容豐富，體例完備，志書詳細，列傳繁多。二，史料真實。《宋史》基本上是照宋代舊史而成的。在修撰的過程中，文字不加修飾，史料不隨意剪裁，祇是稍加排次而已，保存了大量的原始記載。三，是一部最系統、最全面地記録宋代歷史的典籍，也是探討這一段歷史的入門書和基本參考書，具有很高的學術價值和參考價值。

《宋史》的不足：一，存在着歷史的局限，同屬一事，記載矛盾。多處出現一人兩傳，內容迥異的情況。清代學者趙翼説："史傳人物太多，修之者非一人，不暇彼此審訂，遂有一人而重出者。"(《廿二史札記》卷二十四)二，記載錯誤，史實失真。由於宋史志書的史料來源，主要是宋人所修的《三朝史》、《兩朝史》、《四朝史》和《中興史》，四史體例没有劃一，元史臣將各史之志彙爲一志，未能融匯貫通，因此首尾不相應之處極多。

《宋史》最早的版本是"至正本"，元順帝至正六年(1346)杭州路刻印。次爲"成化本"，明憲宗成化十六年(1480)兩廣總督朱英在廣州刻印，後來的版本幾乎都是以此爲底本。"至正"和"成化"二本，今存者已是鳳毛麟角，難以覓見。"南監本"是明世宗嘉靖年間南京國子監刻印的。"北監本"是明神宗萬曆年間北京國子監刻印的。"殿本"，是清高宗乾隆四年(1739)武英殿刻本。"局本"是清德宗光緒六年(1875)由金陵、淮南、浙江、江蘇、湖北五個書局刻印。"百衲本"是 1934 年上海商務印書館印，用"至正"和"成化"二本配補影印而成，又同"殿本"作了對校，修訂了一些錯誤、脱漏之處，在行世的諸本中，是較爲標準的版本。"中華書局點校本"是 1976 年中華書局出版，以"百衲本"爲藍本，糾正了舊本中的訛誤、脱漏、衍文、倒置等許多錯誤，成爲《宋史》最通行的版本。

《宋史》全譯主編：倪其心。譯者：倪其心、李更、陳捷、顧永新、曹道衡、黄曉琴、劉建梅、吕玉蘭、楊麗嬌、陳曉强、趙燕、王學晉、于潔、汪聖鐸、張耕、王麗萍、舒雅麗、盧華慶、張和生、劉瑛、許紅霞、王嵐、劉虹、寧德衛、陳曉蘭、劉寧、吴鷗、馬辛民、劉延捷、李晉卿、閻萬鈞、賀嗣真、曹霜霜、趙二冬、張羿、海毓珹、袁明望。

# 宋史目録

## 第一册

## 第二册

## 第三册

## 第四册

## 第五册

## 第六册

## 第七册

## 第八册

## 第九册

## 第十册

## 第十一册

## 第十二册

## 第十三册

## 第十四册

## 第十五册

## 第十六册

# 宋史卷二百六十三

## 列傳第二十二

張昭　竇儀（弟）儼 偁　呂餘慶
劉熙古（子）蒙正 蒙叟　石熙載（子）中立　李穆（弟）肅

### 張昭

張昭字潛夫，本名昭遠，避漢祖諱，止稱昭。自言漢常山王耳之後，世居濮州范縣。祖楚平，壽張令。楚平生直，即昭父也。初，楚平赴調長安，值巢寇亂，不知所終。直幼避地河朔，既冠，以父失所在，時盜賊蜂起，道路榛梗，乃自秦抵蜀，徒行丐食，求父所在，積十年不能得。乃發哀行服，躬耕海濱。青州王師範開學館，延置儒士，再以書幣招直，署賓職。師範降梁，直脫難北歸，以《周易》、《春秋》教授，學者自遠而至，時號逍遥先生。

昭始七歲，能誦古樂府、咏史詩百餘篇；未冠，遍讀《九經》，盡通其義。處儕類中，緩步闊視，以爲馬、鄭不己若也。後至贊皇，遇程生者，專史學，以爲專究經旨，不通今古，率多拘滯，繁而寡要；若極談王霸，經緯治亂，非史不可。因出班、范《漢書》十餘義商榷，乃授昭《荀紀》、《國志》等，後又盡得十三代史，五七年間，能馳騁上下數千百年事。又注《十代興亡論》。處亂世，躬耕負米以養親。

後唐莊宗入魏，河朔游士，多自

張昭字潛夫，本名昭遠，避漢祖名諱，僅稱昭。自稱是漢常山王張耳的後裔，世代居住濮州范縣。祖父張楚平，壽張縣令。張楚平生張直，即張昭的父親。當初，張楚平趕往長安接受調任，遇到黄巢作亂，不知下落。張直幼年在河朔避難，成年後，因父親失踪，當時盜賊蜂起，道路阻隔，就從秦來到蜀，徒步乞食，尋找父親的下落，連續十年没有找到。發哀守喪，親自在海濱耕種。青州王師範開設學館，延請安排儒士，兩次用書信禮物招請張直，任賓客之職。王師範降後梁，張直逃脱災難返回北方，教授《周易》、《春秋》，學習的人從遠方前來，當時稱他爲逍遥先生。

張昭纔七歲，就能誦讀古樂府、咏史詩一百餘篇；尚未成年，遍讀《九經》，通曉其中意義。在同輩當中，傲視别人，以爲馬融、鄭玄也不如自己。後來到贊皇，遇到一位程生，精研史學，認爲專門研究經義，不通古今，有很多局限，繁瑣而不得要領；如果盡情談論王霸，經緯治亂，非史學不可。因而拿出班固、范曄《漢書》中的十餘個問題商榷，又授張昭荀悦《漢紀》、《三國志》等，後來又全部得到十三代史書，五六年之間，能涉獵上下數千年之間的史事。又注《十代興亡論》。身處亂世，親自耕田負米以奉養雙親。

後唐莊宗入魏，河朔一帶游談之士，多數自

效軍門，昭因至魏，携文數十軸謁興唐尹張憲。憲家富文籍，每與昭燕語，講論經史要事，恨相見之晚，即署府推官。同光初，奏授真秩，加監察御史裹行。憲爲北京留守，昭亦從至晉陽。莊宗及難，聞鄴中兵士推戴明宗，憲部將符彦超合戍兵將應之。昭謂憲曰："得無奉表勸進爲自安之計乎?"憲曰："我本書生，見知主上，位至保厘，乃布衣之極。苟醜顔求生，何面目見主於地下?"昭曰："此古人之志也，公能行之，死且不朽矣。"相泣而去，憲遂死之，時論重昭能成憲之節。

時有害昭者，昭曰："明誠所至，期不再生，主辱臣亡，死而無悔。"衆執以送彦超，彦超曰："推官正人，無得害之。"又逼昭爲榜安撫軍民。事寧，以昭爲北京留守推官，加殿中侍御史、内供奉官，賜緋。天成三年，改安義軍節度掌書記。

時以武皇、莊宗實録未修，詔正國軍節度盧質、西川節度副使何瓚、秘書監韓彦輝纘録事迹。瓚上言："昭有史材，嘗私撰《同光實録》十二卷，又聞其欲撰《三祖志》，并藏昭宗朝賜武皇制詔九十餘篇，請以昭所撰送史館。"拜昭爲左補闕、史館修撰，委之撰録。昭以懿祖、獻祖、太祖并不践帝位，仍補爲《紀年録》二十卷，又撰《莊宗實録》三十卷上之。優詔褒美，遷都官員外郎。

時皇子競尚奢侈，昭疏諫曰：

帝王之子，長於深宫，安於逸樂，紛華之玩，絲竹之音，日接於耳目，不與驕期而驕自至。儻非天資英敏，識本清明，以此蕩心，焉能無惑。苟不豫爲教道，何以置之盤牙?臣見先帝

行到軍中效力，張昭因此來到魏，携帶文章數十卷求見興唐尹張憲。張憲家中有大量書籍，常與張昭閑談，講論經史要事，感到相見恨晚，就暫用爲府推官。同光初年，上奏授實官，加官監察御史裹行。張憲爲北京留守，張昭也跟隨他到晋陽。莊宗遇難，聽説鄴中士兵推戴明宗，張憲的部將符彦超聯合戍兵將響應他們。張昭對張憲説："能奉獻表章勸説登基作爲自安之計嗎?"張憲説："我本是書生，被皇上知遇，登上治理百姓的高位，是平民的頂峰了。如果厚着臉皮求生，有什麼面目在地下再見皇上呢?"張昭説："這是古人的志向，你能實行，雖死不朽。"相對哭泣之後離開，張憲由此而死，當時輿論敬重張昭能成全張憲的節操。

當時有人謀害張昭，張昭説："忠誠所至，不再偷生，君辱臣亡，死而無悔。"衆人逮捕他送到符彦超那裏，彦超説："推官是正人君子，不要傷害他。"又逼迫張昭撰寫榜文安撫軍民。事情平息，任用張昭爲北京留守推官，加官殿中侍御史、内供奉官，賜緋。天成三年，改任安義軍節度掌書記。

當時因爲武皇、莊宗實録尚未編寫，詔令正國軍節度使盧質、西川節度副使何瓚、秘書監韓彦輝收集記録事迹。何瓚上言："張昭有史才，曾自己編撰《同光實録》十二卷，又聽説他想要編撰《三祖志》，并收藏昭宗朝賜武皇的制文詔書九十餘篇，請求把張昭的著作送到史館。"授張昭爲左補闕、史館修撰，委派他編撰。張昭因爲懿祖、獻祖、太祖都没有登上帝位，補作《紀年録》二十卷，又撰寫《莊宗實録》三十卷進呈。特地下詔褒獎，升爲都官員外郎。

當時皇子争相崇尚奢侈，張昭上書進諫説：

帝王之子，成長在深宫，安於享樂，珍貴的玩物，弦管的聲音，耳濡目染，不培養驕氣而驕氣自然來到。如果不是天資聰明，見識清明，以這些摇蕩心神，怎麼能不迷惑。如果不預先進行教導，何以把他置於藩輔之地?我見先帝之時，皇子、皇弟都喜歡

時，皇子、皇弟盡喜無稽玩物之言，厭聞致治經邦之論，入則務飾姬姜，出則廣增僕馬；親賓滿坐，食客盈門，箴規者少，諧謔者多。以此而欲托以主鬯，不亦難乎？臣請諸皇子各置師傅，陛下令皇子屈身師事之，講論道德。使一日之中，止記一事，一歲之內，所記漸多，每月終，令師傅具録聞奏。或皇子上謁之時，陛下更令侍臣面問，十中得五，爲益良多，博識安危之理，深知成敗之由。

臣又聞古之人君，即位而封太子、拜諸王，究其所由，蓋有深旨。使庶不亂嫡，疏不間親，禮秩有常，邪慝不作。近代人君，失於此道，以至邦家構患，釁隙萌生。昔隋祖聰明，煬帝亦傾楊勇；太宗齊聖，魏王終覆承乾。臣每讀古書，深悲其事。願於聖代，杜此厲階。其於卜貳封宗，在臣未敢輕議。臣請諸皇子於恩澤賜與之間，婚姻省侍之際，依嫡庶而爲禮秩，據親疏而定節文，示以等威，絶其徼幸，保宗之道，莫大於斯。

明宗覽疏而不能用。

四年，上《武皇以來功臣列傳》三十卷，以本官知制誥。明宗好畋獵，昭疏諫曰：

太祖初鎮太原，每年打鹿於北鄙；先帝在位，暇日射雁於近郊。此蓋軍務之餘，畋游自適。洎先帝膺圖啓祚，嚮明御宇，則宜易彼諸侯之事，肅乎萬乘之儀。而猶因習舊風，失其威重，馳逐原獸，殆無虛日。

玩物喪志之言，討厭聽安邦治國之言論，入宮就忙於打扮美女，外出就增加僕從馬匹；親朋滿座，食客盈門，規勸的人少，詼諧戲謔的人多。像這樣却要托付他來作太子，不也很難嗎？我請求爲各位皇子分別設師傅，陛下讓皇子降低身份以他們爲老師，講解道德。使他們在一天之中，衹記一件事，一年之內，記的事情逐漸增多，每月月末，命令師傅全部記録上奏。皇子謁見皇上時，陛下再讓侍臣當面詢問，十件中記得五件，就有很多好處，廣泛知道國家安危的道理，深刻瞭解成敗的原因。

我又聽説古代的君王，即位之後封太子、授諸王，追究這樣做的原因，是有深刻含意的。使得庶子不能擾亂嫡系，遠戚不能隔閡近親，禮法秩序有常，邪惡陰謀不能發生。近代的君主，背離了這個原則，以致給國家帶來禍患，仇隙萌生。昔日隋祖耳聰目明，隋煬帝也排擠楊勇；唐太宗比美聖人，魏王最終傾覆李承乾。臣每次閲讀古書，深深爲這些事悲哀。希望在聖明的朝代，杜絶這一禍患根源。對於選擇太子分封宗室，我不敢輕易談論。我請求對各位皇子恩澤賞賜之時，婚姻探視服侍之際，按照嫡庶立禮儀秩序，根據親疏定禮節儀式，顯示等級威儀，杜絶僥幸之事，保持宗室的正道，没有比這個更大的事。

明宗讀了奏疏却不能采用。

四年，進呈《武皇以來功臣列傳》三十卷，以本官任知制誥。明宗喜好打獵，張昭上疏勸諫説：

太祖最初鎮守太原，每年在北部邊疆打鹿；先帝在位時，閑暇之日在近郊射雁。這是在軍政事務之餘，狩獵自樂。先帝登上皇位，統治天下，改變諸侯的作法，整肅君主的威儀。然而因襲舊的風氣，失去威嚴，馳逐野獸，幾乎每日如此。

臣愚以爲事有可畏者四焉。洛都舊制，宮城與禁苑相連，人君宴游，不離苑囿，御馬來往，輦路坦夷，不涉荒郊，何憂蹶失。今則驅馳驂服，涉歷榛蕪，此後節氣嚴凝，徑塗凍滑，萬一有銜橛之變，陛下縱自輕，奈宗廟社稷何？所可畏者一也。又陛下新有四海，宜以德服萬邦。今則江、嶺未平，淮夷尚梗，彼初聞陛下革先朝之失政，還太古之淳風，御物以慈，節財以儉，有典有則，不矜不驕，彼必有三苗率服之心，七旬來格之意。如聞陛下暫游近甸，彼即以爲復好畋游。所可畏者二也。臣又聞"作法於凉，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弊將如何？"且打鹿射雁之事新，敗軌傾轅之轍在，常宜取鑒，不可因循。所可畏者三也。臣又聞"作事可法，貽厥孫謀"。若以陛下齊聖廣淵之機，聰明神武之量，其可以宴游蒐狩之事，少累聖明，所謂"城中好廣眉，城外加半額"，爲法之弊，靡不由兹。所可畏者四也。

伏望陛下居高慮遠，慎始圖終，思創業之艱難，知守成之不易，念老氏馳騁之戒，樹文王忠厚之基，約三驅之舊章，定四時之游幸。始出有節，後不敢違。

疏奏，明宗嘉納之。

長興二年，丁内艱，賻絹布五十匹，米麥五十石。昭性至孝，明宗聞其居喪哀毀，復賜以錢幣。服除，改職方員外郎、知制誥，充史館修撰。上言乞復本朝故事，置觀察使察民疾苦，御史彈事，諫官月給諫紙。并從之。又奏請勸農耕及置常平倉等數

我認爲此事有四點可畏之處。洛陽舊制，宮城與皇家園林相連，君主宴樂，不離園林，御馬來往，道路平坦，不入荒郊，不必擔心失足跌倒。現在則是驅馬駕車，經過草木叢生的荒蕪之地，從此以後天氣嚴寒，道路結冰變滑，萬一發生傾覆之禍，陛下縱然看輕自己，又怎樣對待宗廟社稷呢？這是可畏的第一點。再者陛下剛剛擁有天下，應當用恩德感服中外。現在江、嶺尚未平定，淮夷還在作梗，他們一聽到陛下革除先朝政治的失誤，回歸上古的淳厚民風，用慈愛治理萬物，靠儉樸節省財力，有制度有法規，不傲不躁，他們必定有三苗服從之心，七旬來朝之意。如果聽到陛下游覽近郊，他們就認爲又是喜歡游獵。這是可畏的第二點。臣又聽説"作法於凉，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弊將如何？"而且打鹿射雁是不久前的事，前車傾覆的印迹還在，應當經常作爲借鑒，不能因循舊習。這是可畏的第三點。臣又聽説"作事可法，貽厥孫謀"。如果以陛下智謀廣博的天賦，聰明神武的器量，可以以閑游狩獵的事，累及聖明，所謂"城中好廣眉，城外加半額"，效法的弊病，無不由此產生。這是可畏的第四點。

希望陛下身居高位深謀遠慮，慎重始終，想到創業的艱難，知道守成的不易，記住老子對馳獵的告誡，立文王忠厚的根基，定三驅的舊章，制四時的游幸。開始時行動就有節制，後人便不敢違犯。

疏文上奏，明宗贊賞采納。

長興二年，母親去世服喪，賞賜助喪帛五十匹，米麥五十石。張昭性情極爲孝順，明宗聽説他居喪期間悲哀過度，又賞賜給他財物。服喪結束，改爲職方員外郎、知制誥，充任史館修撰。上言請求恢復本朝舊制，設觀察使考察百姓疾苦，御史彈劾事務，諫官每月供給諫紙。都聽從了他。又上奏請求鼓勵農耕以及設常平倉等幾件

事。

明宗方務聽納，昭復上疏曰：“臣聞‘安不忘危，治不忘亂’者，先儒之丕訓；‘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者，前經之至戒。究觀列辟，莫不以驕矜怠惰，有虧盛德。恭惟太宗貞觀之初，玄宗開元之際，焦勞庶政，以致太平。及國富兵消，年高志逸，乃忽守約之道，或貽執簡之譏。陛下以慈儉化天下，以禮法檢臣鄰，絀奸邪之黨，延正直之論，務遵純儉，以節浮費，信賞必罰，至公無私。其創業垂統之規，如貞觀、開元之始，然陛下有始有終，無荒無怠。臣又伏念保邦之道，有八審焉，願爲陛下陳之：夫委任審於材器，聽受審於忠邪，出令審於煩苛，興師審於德力，賞罰審於喜怒，毀譽審於愛憎，議論審於賢愚，嬖寵審於奸佞。推是八審，以决萬機，庶可以臻至治。”明宗覽之稱善。

清泰初，改駕部郎中、知制誥，撰皇后册文，遷中書舍人，賜金紫。二年，加判史館兼點閱三館書籍，校正添補。預修《明宗實録》，成三十卷以獻。三年，遷禮部侍郎，改御史中丞。

晉天福初，從幸汴州。昭請創宫闕名額及振舉朝綱、條疏百司廨舍。二年，改户部侍郎，宰相桑維翰薦爲翰林學士。内署故事，以先後入爲次，不繫官序。特詔昭立位次承旨崔棁。晉祖嘗幸内署，與昭語及并、魏舊事，甚重之，錫賚頗厚。直以昭故，授著作佐郎致仕，至是卒。歸西洛，賻賜加等。五年，服闋，召爲户部侍郎。以唐史未成，詔與吕琦、崔棁等續成之，别置史院，命昭兼判院

事。

明宗正致力於聽言納諫，張昭又上疏說：“我聽説‘安不忘危，治不忘亂’，是古代儒者的宏訓；‘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是經書中至要的告誡。考察歷代君王，無不因驕矜怠惰，而有損盛德。惟唐太宗貞觀之初，唐玄宗開元之際，爲各種政務焦慮辛勞，纔達到太平。國家富强戰争停止，年事已高希望安樂，就忽略了保持儉約的道理，留下史筆的指責。陛下用仁慈儉約教化天下，用禮儀法度約束臣下鄰邦，貶退奸佞之徒，接受正直的言論，遵循純正儉約的原則，節制浮華浪費，獎賞信實，懲罰果斷，大公無私。立下傳承大業之法，就像貞觀、開元的開始，然後陛下有始有終，没有荒廢懈怠。我認爲保全國家之道，有八點應當慎重，願爲陛下陳述：即委任要慎重審核才能，接受建議勸諫要慎重審核忠誠邪惡，發布命令要慎重審核煩瑣苛刻，發兵作戰要慎重審核道德與力量，進行賞罰要慎重審核喜怒，詆毁贊美要慎重審核愛憎，議論要慎重審核賢愚，寵愛要慎重審核奸佞。實行這八點，以决定各種事務，就可以達到完美的統治。”明宗讀了之後説很好。

清泰初年，改爲駕部郎中、知制誥，撰寫皇后册文，升爲中書舍人，賞賜金紫。二年，加官判史館兼點閱三館書籍，校正添補。參加修撰《明宗實録》，編成三十卷進呈。三年，升爲禮部侍郎，改任御史中丞。

後晉天福初年，隨從皇帝到汴州。張昭請求立宫殿名額及振舉朝綱、清理各部門官府房舍。二年，改爲户部侍郎，宰相桑維翰推薦爲翰林學士。内署舊例，按照進入先後排列，不根據官秩品級。特地詔令張昭上朝排班在承旨崔棁之下。晉祖曾到内署，與張昭談到并、魏舊事，非常重視，賞賜非常豐厚。張直因張昭的緣故，授任著作佐郎退休，這時去世。返回西洛，賞賜助喪財物提高等級。五年，服喪完畢，召爲户部侍郎。因唐史未修成，下詔與吕琦、崔棁等續成，另外設史院，任命張昭兼判院事。張昭又撰寫《唐朝

事。昭又撰《唐朝君臣正論》二十五卷上之。改兵部侍郎。八年，遷吏部，判東銓，兼史館修撰、判館事。開運二年秋，《唐書》成二百卷，加金紫階，進爵邑。三年，拜尚書右丞，判流内銓，權知貢舉。

漢初，復爲吏部侍郎。時追尊六廟，定謚號、樂章、舞曲，命昭權判太常卿事，月餘即真。乾祐二年，加檢校禮部尚書。少帝年十九，猶有童心，昵比群小。昭上言請聽政之暇，數召儒臣講論經義。

周廣順初，拜户部尚書。子秉陽，爲陽翟主簿，抵罪，昭自以失教，奉表引咎，左遷太子賓客。歲餘，復舊官。嘗奏請興制舉，設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經學優深可爲師法、詳閑吏治達於教化三科，職官、士流、黄衣、草澤并許應詔。諸州依貢舉體式，量試策論三道，共以三千字以上爲準，考其文理俱優，解送尚書吏部，其登朝之官亦聽自舉。從之。

顯德元年，遷兵部尚書。世宗以昭舊德，甚重焉。二年，表求致仕，優詔不允，促其入謁。嘗詔撰《制旨兵法》十卷，又撰《周祖實録》三十卷，及梁郢王均帝、後唐閔帝廢帝、漢隱帝五朝實録；梁二主年祀寖遠，事皆遺失，遂不克修，餘三帝實録，皆藏史閣。

世宗好拔奇俊，有自布衣及下位上書言事者，多不次進用。昭疏諫曰："昔唐初，劉洎、馬周起於徒步，太宗擢用爲相；其後，柳璨、朱朴方居下僚，昭宗亦加大用。此四士者，受知於明主；然太宗用之而國興，昭宗用之而國亡，士之難知如此。臣願陛下存舊法而用人，當以此四士爲鑒

君臣正論》二十五卷進呈。改任兵部侍郎。八年，改爲吏部，判東銓，兼史館修撰、判館事。開運二年秋，《唐書》完成二百卷，加金紫階，進爵邑。三年，爲尚書右丞，判流内銓，權知貢舉。

後漢初，再次擔任吏部侍郎。當時追尊六代祖先，定謚號、樂章、舞曲，任命張昭權判太常卿事，一個多月後就轉爲正式任職。乾祐二年，加官檢校禮部尚書。少帝十九歲，還有童心，與衆少年親昵。張昭上言請求在處理政務的餘暇，經常召見儒臣講論經義。

後周廣順初年，任户部尚書。兒子張秉陽，任陽翟主簿，犯罪受罰，張昭因爲有失教導，上表引咎自責，降爲太子賓客。一年多後，官復原職。曾上奏請求開設科舉，設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經學優深可爲師法、詳閑吏治達於教化三科，職官、文人、道士、民間隱士都允許應詔參加考試。各州按照貢舉的方式，考試策論三篇，總共在三千字以上爲準，文辭道理都很優秀，録取送到尚書吏部，進入朝廷的官職也聽憑自行舉薦。聽從。

顯德元年，改爲兵部尚書。世宗因爲張昭是老臣，非常看重他。二年，上表請求退休，下詔嘉獎但不允許，催促他入朝拜見。曾奉詔撰寫《制旨兵法》十卷，又撰寫《周祖實録》三十卷，以及後梁郢王均帝、後唐閔帝廢帝、漢隱帝五朝實録；後梁二位君主年代久遠，文字記録全部遺失，於是没有修成，其餘三帝實録，都收藏在史閣。

世宗喜歡提拔出色的人才，有在平民地位和低級官職上書言事的，多數破格提升任用。張昭上疏進諫説："昔日唐初，劉洎、馬周從平民起家，太宗提拔任用爲宰相；後來，柳璨、朱朴擔任低級官職，昭宗也加以重用。這四位士人，得到英明君主的知遇；然而太宗任用他們而國家興盛，昭宗任用他們而國家滅亡，士人是這樣難以瞭解。我希望陛下保持舊日法規用人，應當把這

戒。”世宗善之。詔令詳定《經典釋文》、《九經文字》、《制科條式》，及問六璽所出，并議《三禮圖》祭玉及鼎釜等。昭援引經據，時稱其該博。恭帝即位，封舒國公。

宋初，拜吏部尚書。乾德元年郊祀，昭爲鹵簿使，奏復宫闕、廟門、郊壇夜警晨嚴之制。禮畢，進封鄭國公，與翰林承旨陶穀同掌選。穀嘗誣奏事，引昭爲證，昭免冠抗論。太祖不説，遂三拜章告老，以本官致仕，改封陳國公。開寶五年，卒，年七十九。

昭博通學藝，書無不覽，兼善天文、風角、太一、卜相、兵法、釋老之説，藏書數萬卷。尤好纂述，自唐、晋至宋，專筆削典章之任。嶺南平，擒劉鋹，將獻俘，莫能知其禮。時昭已致政，太祖遣近臣就其家問之，昭方卧病，口占以授使者。著《嘉善集》五十卷、《名臣事迹》五卷。

子秉圖進士及第，秉謙至尚書郎。

## 竇儀

竇儀字可象。薊州漁陽人。曾祖遜，玉田令。祖思恭，嬀州司馬。父禹鈞，與兄禹錫皆以詞學名。禹鈞，唐天祐末起家幽州掾，歷沂、鄧、安、同、鄭、華、宋、澶州支使判官。周初，爲户部郎中，賜金紫。顯德中，遷太常少卿、右諫議大夫致仕。

儀十五能屬文，晋天福中舉進士。侍衛軍帥景延廣領夔州節度，表爲記室。延廣後歷滑、陝、孟、鄆四鎮，儀并爲從事。

開運中，楊光遠以青州叛，時契丹南侵，博州刺史周儒以城降，光遠

四個人當作借鑒。”世宗認爲很好。詔令審定《經典釋文》、《九經文字》、《制科條式》，并詢問六璽的出處，及商議《三禮圖》祭玉和鼎釜等。張昭引經據典，時人稱贊他淵博。恭帝即位，封舒國公。

宋初，任吏部尚書。乾德元年郊祀，張昭爲鹵簿使，上奏恢復宫闕、廟門、郊壇夜間警衛清晨戒嚴的制度。儀式結束，進封鄭國公，與翰林承旨陶穀共同掌管銓選。陶穀曾捏造事實上奏，引張昭爲證，張昭摘下帽子争論。太祖不悦，於是多次上表章告老，以本官退休，改封陳國公。開寶五年，去世，享年七十九歲。

張昭博通各種學問，無書不讀，同時擅長天文、風角、太一、卜相、兵法、佛道的學説，藏書數萬卷。特别喜歡著述，從後唐、後晋到宋，獨攬修訂典章的任務。嶺南平定，擒獲劉鋹，將要獻俘，却無人懂得這一套禮儀。當時張昭已經退休，太祖派遣近臣到他家中去詢問，張昭正卧病在床，口述教給使臣。著《嘉善集》五十卷、《名臣事迹》五卷。

兒子張秉圖進士及第，張秉謙官至尚書郎。

竇儀字可象。薊州漁陽人。曾祖竇遜，玉田縣令。祖父竇思恭，嬀州司馬。父親竇禹鈞，與兄長竇禹錫都以詞學聞名。竇禹鈞，唐天祐末年從幽州掾起家，歷任沂、鄧、安、同、鄭、華、宋、澶州支使判官。後周初，爲户部郎中，賞賜金紫。顯德年間，升爲太常少卿、右諫議大夫退休。

竇儀十五歲能撰寫文章，晋天福年間舉進士。侍衛軍帥景延廣領夔州節度使，表奏爲記室。景延廣後來歷任滑、陝、孟、鄆四鎮節度使，竇儀都擔任從事。

開運年間，楊光遠占據青州叛亂，當時契丹南侵，博州刺史周儒獻城投降，楊光遠與周儒派

與儒遣人引契丹輕騎於馬家渡渡河。時延廣掌衛兵，顏衎知州事，即遣儀入奏。儀謂執政曰："昨與衎論事勢，有所預慮，所以乘驛晝夜不息而來。國家若不以良將重兵控博州渡，必恐儒引契丹逾東岸與光遠兵合，則河南危矣。"俄而儒果導契丹渡河，增置壘栅。少帝軍河上，即遣李守貞等率兵萬人，水陸并進，守汶陽，據要害。契丹果大至，擊走之。漢初，召爲右補闕、禮部員外郎。

周廣順初，改倉部員外郎、知制誥。未幾，召爲翰林學士。周祖幸南御莊宴射，坐中賜金紫。歷駕部郎中、給事中，并充職。

劉温叟知貢舉，所取士有覆落者，加儀禮部侍郎，權知貢舉。儀上言："請依晋天福五年制，廢明經、童子科。進士省卷，令納五軸以上，不得有神道碑誌之類；帖經對義，有三通爲合格；却復晝試。其落第者，分爲五等：以詞理紕繆之甚者爲第五等，殿五舉；其次爲第四等，殿三舉；以次稍可者爲第三、第二、第一等，并許次年赴舉。其學究，請并《周易》、《尚書》爲一科，各對墨義三十道；《毛詩》依舊爲一科，亦對墨義六十道。及第後，并減爲七選集。諸科舉人，第一場十否，殿五舉；第二、第三場十否，殿三舉；三場内有九否，殿一舉。解試之官坐其罪。進士請解，加試論一首，以五百言以上爲準。"奏可。

俄以父病，上表解官。世宗親加慰撫，手封金丹，俾賜其父。父卒，歸葬洛陽。詔賜錢三十萬，米麥三百斛。終喪，召拜端明殿學士。從征淮南，判行在三司，世宗以其餉饋不繼，將罪之，宰相范質救解得免。淮

人引導契丹輕騎在馬家渡渡過黄河。當時景延廣掌管禁衛部隊，顏衎擔任知州，就派遣竇儀入朝奏報。竇儀對執政大臣説："前日與顏衎議論事態變化，有所憂慮，所以乘驛車日夜兼程趕來。國家如果不用良將重兵扼守博州渡口，恐怕周儒必定引導契丹越過東岸與楊光遠的軍隊會合，那河南就危險了。"不久周儒果然引導契丹渡過黄河，增設營栅。少帝駐軍黄河岸邊，當即派遣李守貞等率領一萬軍隊，水陸并進，鎮守汶陽，占據要害。契丹軍果然大規模到來，受到攻擊而逃走。後漢初，召爲右補闕、禮部員外郎。

後周廣順初年，改任倉部員外郎、知制誥。不久，召爲翰林學上。周祖到南御莊飲宴射戲，在酒席上賞賜金紫。歷任駕部郎中、給事中，都充任職事。

劉温叟知貢舉，所録取的文士有覆審被黜落的，加官竇儀爲禮部侍郎，權知貢舉。竇儀上言："請求按照晋天福五年的制度，廢除明經、童子科。進士省試文卷，命令交納五卷以上，不許有神道碑墓志之類文章；帖經對義，有三道通過爲合格；恢復白晝考試。那些落第的人，分爲五等：把文理嚴重錯誤的作爲第五等，罰停五科應考；其次爲第四等，罰停三科考試；依次逐漸提高的爲第三等、第二等、第一等，都允許第二年前來應舉。考試科目，請求合并《周易》、《尚書》爲一科，分别對墨義三十道；《毛詩》依舊作爲一科，也對墨義六十道。及第以後，都減爲七選集。各科舉人，第一場十道不通過，罰停五科應舉；第二、三場十道不通過，罰停三科應舉；三場之内有九道不通過，罰停一次考試。解試官員定罪處罰。進士請求解試，加考策論一篇，以五百字以上爲準。"奏議被允可。

不久因父親患病，上表請求解除職務。世宗親自慰問安撫，親手封好金丹，賞賜他的父親。父親去世，返回洛陽安葬。下詔賜錢三十萬，米麥三百斛。服喪畢，召授端明殿學士。隨從征伐淮南，判行在三司，世宗因爲他糧餉運輸供應不上，將要處罰他，宰相范質解救得以避免。淮南

南平，判河南府兼知西京留守事。恭帝即位，遷兵部侍郎，充職。俄使南唐，既至，將宣詔，會雨雪，李景請於廡下拜受，儀曰："儀獲將國命，不敢失舊禮。儻以沾服失容，請俟他日。"景即拜命於庭。

建隆元年秋，遷工部尚書，罷學士，兼判大理寺。奉詔重定《刑統》，爲三十卷。會翰林學士王著以酒失貶官，太祖謂宰相曰："深嚴之地，當待宿儒處之。"范質等對曰："竇儀清介重厚，然已自翰林遷端明矣。"太祖曰："非斯人不可處禁中，卿當諭以朕意，勉令就職。"即日再入翰林爲學士。

乾德二年，范質等三相并罷。越三日，始命趙普平章事。制書既下，太祖問翰林學士曰："質等已罷，普敕何官當署?"承旨陶穀時任尚書，乃建議相位不可以久虛，今尚書乃南省六官之長，可以署敕。儀曰："穀所陳非承平之制，皇弟開封尹、同平章事，即宰相之任。"太祖曰："儀言是也。"即命太宗署敕賜之。俄加禮部尚書。

時御史臺議，欲以左右僕射合爲表首，太常禮院以東宫三師爲表首。儀援典故，以僕射合爲表首者六，而謂三師無所據。朝議是之。四年秋，知貢舉。是冬卒，年五十三，贈右僕射。

儀學問優博，風度峻整。弟儼、侃、偁、僖，皆相繼登科。馮道與禹鈞有舊，嘗贈詩，有"靈椿一株老，丹桂五枝芳"之句，縉紳多諷誦之，當時號爲竇氏五龍。

初，周祖平兗州，議將盡誅脅從者。儀白馮道、范質，同請於周祖，皆得全活。顯德中，太祖克滁州，世

平定，判河南府兼知西京留守事。恭帝即位，升任兵部侍郎，充任職事。隨即出使南唐，到達後，將要宣讀詔書，適逢降雪，李景請求在廊下拜受，竇儀說："我敬奉國家詔命，不敢違背舊禮。如果認爲沾濕衣服損害儀表，請求等待他日。"李景就在庭院中拜受詔命。

建隆元年秋，升爲工部尚書，罷免學士，兼判大理寺。奉詔重新修訂《刑統》，編爲三十卷。適逢翰林學士王著因醉酒失職貶官，太祖對宰相說："深宮尊嚴之地，應當由名儒來充任。"范質等回答說："竇儀清高正直穩重，然而已經從翰林學士遷爲端明殿學士了。"太祖說："不是這樣的人不能在皇宮中，你應當傳達我的旨意，盡力讓他就職。"當天再次進入翰林爲學士。

乾德二年，范質等三位宰相同時被罷免。過了三天，纔任命趙普爲平章事。制書已經下達，太祖問翰林學士說："范質等人已經罷免，委任趙普的敕令應當由什麼官員簽署?"承旨陶穀當時擔任尚書，就建議宰相之職不能長期空缺，現在尚書是尚書省六官的長官，可以簽署。竇儀說："陶穀所説不是承平時期的制度，皇弟開封尹、同平章事，就是宰相的職位。"太祖說："竇儀的話是對的。"就命太宗簽署敕文賞賜趙普。隨即加官禮部尚書。

當時御史臺商議，想要把左右僕射合爲上朝立班的首位，太常禮院把東宫三師作爲立班之首。竇儀援引典章故制，用僕射共同作爲立班之首的有六例，而三師的說法没有依據。朝廷商議認爲是這樣。四年秋，知貢舉。當年冬去世，年五十三，贈官右僕射。

竇儀學問淵博，風度嚴正莊重。弟弟竇儼、竇侃、竇偁、竇僖都相繼進士及第。馮道與禹鈞是舊交，曾贈詩，有"靈椿一株老，丹桂五枝芳"的句子，縉紳經常誦讀，當時號稱爲竇氏五龍。

當初，周祖平定兗州，商議將要把被脅從的人全部殺掉。竇儀告訴馮道、范質，一同向周祖請求，都得以保全性命。顯德年間，宋太祖攻克

宗遣儀籍其府庫。太祖復令親吏取藏中絹給麾下，儀曰："太尉初下城，雖傾藏以給軍士，誰敢言者。今既著籍，乃公帑物也，非詔不可取。"後太祖屢對大臣稱儀有執守，欲相之。趙普忌儀剛直，乃引薛居正參知政事。及儀卒，太祖憫然謂左右曰："天何奪我竇儀之速耶！"蓋惜其未大用也。

侃，漢乾祐初及第，至起居郎。僖，周廣順初及第，至左補闕。

子諲、謁、誥，俱登進士第，諲至都官員外郎，謁至秘書丞。

**竇儼**

儼字望之，幼能屬文。既冠，舉晉天福六年進士，辟滑州從事。府罷，授著作佐郎、集賢校理，出爲天平軍掌書記，以母憂去職。服除，拜左拾遺。開運中，諸鎮恣用酷刑，儼上疏曰："案名例律，死刑二，絞、斬之謂也。絞者筋骨相連，斬者頭頸異處，大辟之目，不出兩端。淫刑之興，近聞數等，蓋緣外地不守通規，或以長釘貫人手足，或以短刀臠人肌膚，遷延信宿，不令就死。冤聲上達，和氣有傷，望加禁止。"從之。

儼仕漢爲史館修撰。周廣順初，遷右補闕，與賈緯、王伸同修晉高祖少帝、漢祖三朝實録。改主客員外郎、知制誥。時儀自閣下入翰林，兄弟同日拜命，分居兩制，時人榮之。俄加金部郎中，拜中書舍人。

顯德元年，加集賢殿學士，判院事。父憂去職，服闋，復舊官。時世宗方切於治道，儼上疏曰："歷代致理，六綱爲首：一曰明禮，禮不明則彝倫不叙。二曰崇樂，樂不崇則二儀

滁州，世宗派遣竇儀登記没收那裏的官府倉庫。太祖又命令親信官吏取庫藏絹分給部下，竇儀說："太尉剛剛攻下城池，即使把全部庫藏拿來分給官兵，誰又敢說什麽。現在已經登記在册，就是國家財物，不奉詔書不能拿走。"後來太祖多次向大臣稱贊竇儀忠於職守，想任用他爲宰相。趙普顧忌竇儀剛直，就提携薛居正爲參知政事。竇儀去世，太祖哀憐地對身邊的人說："上天爲什麽這麽快就奪走我的竇儀呢！"惋惜没有重用他。

竇侃，後漢乾祐初年進士及第，官至起居郎。竇僖，後周廣順初年進士及第，官至左補闕。

兒子竇諲、竇謁、竇誥都進士及第，竇諲官至都官員外郎，竇謁官至秘書丞。

竇儼字望之，少年時能寫文章。成年以後，後晉天福六年舉爲進士，徵召爲滑州從事。府署撤銷，授爲著作佐郎、集賢校理，出朝爲天平軍掌書記，因母喪離職。服喪結束，授爲左拾遺。開運年間，各地任意使用酷刑，竇儼上疏說："按照法律，死刑有兩種，就是所謂絞刑、斬首。絞刑筋骨相連，斬首頭頸分離，大辟的刑名，不超出這兩類。濫用刑罰興起以後，近來聽到數等，是因爲外地不遵守通行的法規，或者用長釘貫穿人的手足，或者用短刀割人肌膚，拖延一兩天，不讓他馬上死去。訴冤的聲音傳到上面，對祥和之氣有損害，希望加以禁止。"聽從了他。

竇儼在後漢爲官任史館修撰。後周廣順初年，升爲右補闕，與賈緯、王伸共同修撰晉高祖少帝、漢祖三朝實録。改任主客員外郎、知制誥。當時竇儀從内閣進入翰林，兄弟同一天接受任命，分别擔任兩制，當時的人很羨慕。隨即加官金部郎中，授爲中書舍人。

顯德元年，加官集賢殿學士，判院事。父親去世服喪離職，服喪完畢，官復原職。當時世宗正迫切徵求治國之道，竇儼上疏說："歷代國家得到治理，把六綱放在首位：第一是明禮，如果禮不明，那麽人倫常道就失序。二是推崇樂，如

不和。三曰熙政，政不熙則群務不整。四曰正刑，刑不正則巨奸不懾。五曰勸農，農不勸則資澤不流。六曰經武，武不經則軍功不盛。故禮有紀，若人之衣冠；樂有章，若人之喉舌；政有統，若人之情性；刑有制，若人之呼吸；農爲本，若人之飲食；武爲用，若人之手足。斯六者，不可斯須而去身也。陛下思服帝猷，寤寐獻納，亟下方正之詔，廓開藝能之路。士有一技，必得自效。故小臣不揆，輒陳禮、樂、刑、政、勸農、經武之言。”世宗多見聽納。

果樂得不到尊崇兩儀就不能和諧。三是興盛政務，如果政事不盛各種事務就無法有序。四是正刑罰，如果刑罰不正大奸大惡之人就不會受到威懾。五是鼓勵農耕，如果農業得不到鼓勵資財就不能流動。六是加强武備，如果武備不强軍功就不盛。因此禮有法，如同人的衣冠；樂有章，如同人的喉舌；政有綱，如同人的情性；刑有制，如同人的呼吸；農業是根本，如同人的飲食；武事是工具，如同人的手足。這六件事，是不能有片刻離身的。陛下思考帝王之道，睡夢中也想着納諫，急忙下達去弊的詔令，爲有能力的人打開門路。士人有一技之長，必定能够效力。因此小臣不自量力，陳述禮、樂、刑、政、勸農、經武之言。”世宗大多聽從采納。

南征還，詔儼考正雅樂，俄權知貢舉。未幾，拜翰林學士，判太常寺。儼校鍾磬管籥之數，辨清濁上下之節，復舉律呂旋相爲官之法，迄今遵用。

南方征伐回朝，詔令竇儼考察訂正雅樂，不久權知貢舉。不久，爲翰林學士，判太常寺。竇儼校正鐘磬管籥的數目，辨别清濁上下的音節，又提出律吕交相爲宫調的方法，至今沿用。

會詔中外臣僚，有所聞見，并許上章論議。儼疏曰：“設官分職，授政任功，欲爲政之有倫，在位官之無曠。今朝廷多士，省寺華資，無事有員，十乃六七，止於計月待奉，計年待遷。其中廉幹之人，不無愧耻之意。如非歷試，何展公才。請改兩畿諸縣令及外州府五千户以上縣令爲縣大夫，升爲從五品下。畿大夫見府尹如赤令之儀，其諸州府縣大夫見本部長如賓從之禮。郎中、員外郎、起居、補闕、拾遺、侍御史、殿中侍御史、監察御史、光禄少卿以下四品，太常丞以下五品等，并得衣朱紫。滿日，準在朝一任，約舊官遷二等。自拾遺、監察除授回日，即爲起居、侍御史、中行員外郎。若前官不是三署，即罷後一年方得求仕。如此，則士大夫足以陳力，賢不肖無以駕肩，各繫否臧，明行黜陟，利民益國，斯

適逢下詔中外臣僚，有所見聞，都允許上表論述。竇儼上疏説：“設立官署分派職官，交授政事任用有功之人，希望統治有秩序，在位官員無荒廢。現在朝廷有很多人才，部門繁多，没有事務而設有官員，占十分之六七，僅是計算月份等待俸禄，計算年份等待升遷。其中廉潔能幹的人，有慚愧羞耻的感覺。如果不是經過考試，如何施展才能。請求改兩京地區各縣縣令以及外地州府五千户以上縣的縣令爲縣大夫，升爲從五品下。京畿縣大夫參見府尹按照赤令之禮，各州府縣大夫參見本部長官依照賓客僚屬之禮。郎中、員外郎、起居、補闕、拾遺、侍御史、殿中侍御史、監察御史、光禄少卿以下四品，太常丞以下五品等，都可以穿朱紫。任滿時，允許有一任京朝官，限定舊官升遷二等。從拾遺、監察任官返回時，就爲起居、侍御史、中行員外郎。如果前一官職不是三署，就在免職後一年纔可以請求任職。這樣，就能使士大夫足以發揮能力，賢能與不肖不再一起任用，各自根據評價優劣，公開進行貶黜提升，利民益國，這的確是良規。”又詔

實良規。"又以爲："家國之方，守穀帛而已，二者不出國而出於民。其道在天，其利在地，得其理者蕃阜，失其理者耗嗇。民之顓蒙，宜有勸教。請於《齊民要術》及《四時纂要》、《韋氏月録》中，采其關於田蠶園圃之事，集爲一卷，鏤板頒行，使之流布。"疏奏不報。

宋初，就轉禮部侍郎，代儀知貢舉。當是時，祠祀樂章、宗廟謚號多儼撰定，議者服其該博。車駕征澤、潞，以疾不從。卒，年四十二。

儼性夷曠，好賢樂善，優游策府凡十餘年。所撰《周正樂》成一百二十卷，詔藏於史閣；其《通禮》未及編纂而卒。有文集七十卷。儼與儀尤爲才俊，對景覽古，皆形諷咏，更迭唱和至二百篇，多以道義相敦勵，并著集。

儼顯德中奉使荆南。荆南自唐季以來，高氏據有其地，雖名藩臣，車服多僭侈逾制，以至司賓賤隸、候館小胥，皆盛服彯纓，與王人亢禮。儼諷以天子在上，諸侯當各守法度，悉令去之，然後宣達君命。

尤善推步星歷，逆知吉凶。盧多遜、楊徽之同任諫官，儼嘗謂之曰："丁卯歲五星聚奎，自此天下太平，二拾遺見之，儼不與也。"又曰："儼家昆弟五人，皆登進士第，可謂盛矣，然無及相輔者，唯偁稍近之，亦不久居其位。"卒如其言。儼有子早卒，以侄説爲嗣。

竇偁

偁字日章，漢乾祐二年舉進士。周廣順初，補單州軍事判官，遷秘書郎，出爲絳州防禦判官。宋初，歷武寧軍掌書記、西京留守判官、天雄歸德軍節度判官。開寶六年，拜右補

爲："國家的方略，保證糧食布帛而已，這兩項不是出於國家而是出於百姓。而道在天，利在地，符合這個道理的繁榮，違背這個道理的喪敗。百姓愚昧，應當進行勸諭教導。請求在《齊民要術》及《四時纂要》、《韋氏月録》中，選取關於農耕桑蠶果園菜圃的内容，編爲一卷，雕版印行，使其流傳。"疏奏上後没有答覆。

宋初，就地轉禮部侍郎，接替竇儀知貢舉。那時，祭祀音樂、宗廟謚號多數由竇儼編定，議論的人佩服他淵博。皇上親征澤、潞，因病没有隨行。去世，年四十二。

竇儼性情平易曠達，喜愛賢才樂於行善，身居帝王藏書之所共十幾年。所撰《周正樂》成書一百二十卷，詔令收藏在史閣；他的《通禮》未來得及編纂就去世了。有文集七十卷。竇儼與竇儀特别有才華，面對美景觀覽古迹，都寫成詩歌，互相唱和達二百篇，多用道義互相督促鼓勵，都收在文集中。

竇儼在顯德年間奉命出使荆南。荆南從唐末以來，高氏占據這一地區，雖然名爲藩鎮之臣，車馬服飾多過度奢華超出規定，以致接待賓客的賤隸、驛館的小吏，都華服垂纓，可與天子的有功之士相比。竇儼暗示天子在上，諸侯應當各守法度，都下令去掉，然後宣布傳達皇帝的命令。

尤其善於推算星象，預知吉凶。盧多遜、楊徽之同時擔任諫官，竇儼曾對他們説："丁卯年五星聚集在奎宿，從此天下太平，二位拾遺能見到，我是看不到了。"又説："竇儼家中兄弟五人，都進士及第，可以説興盛了，然而没有做到宰相輔臣的，惟有竇偁稍稍接近這個地位，也不能長期居於那個職位。"最終與他的預言一樣。竇儼有子早年去世，把侄子竇説作爲後嗣。

竇偁字日章，後漢乾祐二年舉進士。後周廣順初年，補爲單州軍事判官，改任秘書郎，出朝爲絳州防禦判官。宋初，歷任武寧軍掌書記、西京留守判官、天雄歸德軍節度判官。開寶六年授爲右補闕，爲宋州知州。曾作《遂命賦》以自

闕，知宋州。嘗作《遂命賦》以自悼。太宗領開封尹，選偁判官。時賈琰爲推官，偁不樂其爲人。太宗嘗宴諸王，偁、琰預會，琰言矯誕，偁叱之曰："巧言令色，心不獨愧乎。"上愕然，因罷會，出偁爲彰義軍節度判官。

太平興國五年，車駕幸大名府，召至行在所，拜比部郎中。時議北征，偁請休兵牧馬，以徐圖之，上從其言。歸，以偁爲樞密直學士，賜第一區。六年，遷左諫議大夫，充職。

七年，參知政事。上謂偁曰："汝何能臻此?"偁曰："陛下不忘舊臣。"太宗曰："非也，卿能以公正責賈琰，朕旌直臣爾。"是秋卒，年五十八。車駕臨哭，贈工部尚書。

初，偁在涇州，與丁顥同官，顥子謂方幼，偁見之曰："此兒必遠到。"以女妻之。後爲宰相、三公。太祖嘗謂宰相曰："近朝卿士，竇儀質重嚴整，有家法，閨門敦睦，人無閒語，諸弟不能及。僖亦中人材爾，偁有操尚，可嘉也。"

## 吕餘慶

吕餘慶，幽州安次人，本名胤，犯太祖偏諱，因以字行。祖兗，横海軍節度判官。父琦，晋兵部侍郎。餘慶以廕補千牛備身，歷開封府參軍，遷户曹掾。晋少帝弟重睿領忠武軍節度，以餘慶爲推官。仕漢歷周，遷濮州録事參軍。太祖領同州節制，聞餘慶有材，奏爲從事。世宗問曰："得非嘗爲濮州糾曹者乎?"即以爲定國軍掌書記。世宗嘗鎮澶淵，濮爲屬郡，故知其爲人也。

太祖歷滑、許、宋三鎮，餘慶并爲賓佐。及即位，自宋、亳觀察判官召拜給事中，充端明殿學士。清泰

嘲。太宗領開封尹，選用竇偁爲判官。當時賈琰爲推官，竇偁不喜歡他的爲人。太宗曾宴請諸王，竇偁、賈琰參加宴會，賈琰言辭虚僞荒誕，竇偁呵叱他説："巧言令色，心中難道不羞愧嗎。"皇上愕然，因而終止宴會，竇偁出朝任彰義軍節度判官。

太平興國五年，皇帝到大名府，召竇偁到皇帝所在地，授爲比部郎中。當時商議北征，竇偁請求休整軍隊放牧戰馬，慢慢圖謀此事，皇上聽從他的話。回朝，授竇偁爲樞密直學士，賞賜住宅一座。六年，升爲左諫議大夫，充任職事。

七年，任參知政事。皇上對竇偁説："你怎麽能達到這個地位?"竇偁説："陛下不忘舊臣。"太宗説："不是，你能公正地責備賈琰，我表彰直臣罷了。"當年秋去世，享年五十八歲。皇帝親自前去哀悼，贈官工部尚書。

當初，竇偁在涇州，與丁顥一同爲官，丁顥之子丁謂還年幼，竇偁見到他説："這個孩子必定會達到高位。"把女兒嫁給他。後來擔任宰相、三公。太祖曾對宰相説："近朝卿士，竇儀質樸穩重嚴肅端正，有家法，家中和睦，人們没有閑話，幾個弟弟都趕不上。竇僖僅是中等人才罷了，竇偁有操守，值得贊美。"

吕餘慶，幽州安次人，本名胤，犯太祖名諱，因而稱字。祖父吕兗，横海軍節度判官。父親吕琦，後晋兵部侍郎。吕餘慶因恩蔭補千牛備身，歷任開封府參軍，升爲户曹掾。後晋少帝的弟弟重睿領忠武軍節度使，任命吕餘慶爲推官。仕後漢歷後周，升爲濮州録事參軍。宋太祖領同州節度使，聽説吕餘慶有才，上奏爲從事。世宗問道："不是曾爲濮州糾曹的人嗎?"就任命爲定國軍掌書記。世宗曾鎮守澶淵，濮州爲所轄之州，因此知道他的爲人。

宋太祖歷任滑、許、宋三鎮，吕餘慶都爲賓佐。宋太祖即位，自宋、亳觀察判官召爲給事中，充任端明殿學士。清泰年間，吕琦也任這個

中，琦亦居是職，官秩皆同，時人榮之。未幾，知開封府。太祖征潞及揚，并領上都副留守。建隆三年，還户部侍郎。丁母憂。荆湖平，出知潭州，改襄州，還兵部侍郎、知江陵府。召還，以本官參知政事。

蜀平，命知成都府。時盜賊四起，軍士恃功驕恣，大將王全斌等不能戢下。一日，藥市始集，街吏馳報有軍校被酒持刃奪賈人物。餘慶立捕斬之以徇，軍中畏伏，民用按堵。就加吏部侍郎。歸朝，兼劍南、荆南等道都提舉、三司水陸發運等使。開寶六年，與宰相更知政事印，旋以疾上表求解機務，拜尚書左丞。九年，卒，年五十。贈鎮南軍節度。

餘慶重厚簡易，自太祖繼領藩鎮，餘慶爲元僚。及受禪，趙普、李處耘皆先進用，餘慶恬不爲意。未幾，處耘黜守淄州，餘慶自江陵還，太祖委曲問處耘事，餘慶以理辨釋，上以爲實，遂命參知政事。會趙普忤旨，左右争傾普，餘慶獨辨明之，太祖意稍解，時稱其長者。至道中，以弟端爲宰相，特詔贈侍中。

## 劉熙古

劉熙古字義淳，宋州寧陵人，唐左僕射仁軌十一世孫。祖實進，嘗爲汝陰令。

熙古年十五，通《易》、《詩》、《書》；十九，通《春秋》、子、史。避祖諱，不舉進士。後唐長興中，以《三傳》舉。時翰林學士和凝掌貢舉，熙古獻《春秋極論》二篇、《演例》三篇，凝甚加賞，召與進士試，擢第，遂館於門下。

清泰中，驍將孫鐸以戰功授金州防禦使，表熙古爲從事。晉天福初，

職務，官位品級完全相同，當時的人很羡慕。不久，爲開封府知府。太祖征伐潞州及揚州，都領上都副留守。建隆二年，升爲户部侍郎。母親去世服喪。荆湖平定，出朝爲潭州知州，改任襄州，改爲兵部侍郎、江陵府知府。召回，以本官任參知政事。

蜀平，任命爲成都府知府。當時盜賊四起，官兵恃戰功驕横，大將王全斌等不能管束部下。一天，藥材市場剛剛會集，街吏快馬報告有軍校醉酒持刀搶奪商人貨物。吕餘慶當即逮捕斬首示衆，軍中畏伏，百姓生活安定。就地加官吏部侍郎。回京朝見，兼劍南、荆南等道都提舉、三司水陸發運等使。開寶六年，與宰相交换知政事印，不久因病上表請求解除職務，授爲尚書左丞。九年，去世，年五十。贈官鎮南軍節度使。

吕餘慶穩重簡樸，自從太祖連續兼領藩鎮，吕餘慶是僚佐之首。到接受禪讓，趙普、李處耘都首先被提升任用，吕餘慶坦然不放在心上。不久，李處耘貶官守淄州，吕餘慶從江陵返回，太祖詳細詢問李處耘的事，吕餘慶以理分辯解釋，皇上認爲確實，任命爲參知政事。適逢趙普違逆旨意，周圍的人争相排擠趙普，吕餘慶獨自爲他辯明，太祖心意稍稍緩解，當時稱他爲長者。至道年間，任用其弟吕端爲宰相，特别下詔贈侍中。

劉熙古字義淳，宋州寧陵人，唐左僕射劉仁軌十一世孫。祖父劉實進，曾任汝陰令。

劉熙古十五歲，通曉《易》、《詩》、《書》；十九歲；通曉《春秋》、子書、史書。避祖父諱，不考進士。後唐長興年間，考試《三傳》及第。當時翰林學士和凝掌管貢舉，劉熙古獻《春秋極論》二篇、《演例》三篇，和凝非常欣賞，召來參加進士考試，及第，於是成爲門下賓客。

清泰年間，驍將孫鐸因戰功授金州防禦使，表奏劉熙古爲從事。後晉天福初年，孫鐸調任汝

鐸移汝州，又辟以隨。熙古善騎射，一日，有鶚集戟門槐樹，高百尺，鐸惡之，投以瓦石不去，熙古引弓一發，貫鶚于樹。鐸喜，令勿拔矢，以旌其能。後二歲，鐸卒，調補下邑令。俄爲三司户部出使巡官，領永興、渭橋、華州諸倉制置發運。仕漢，爲盧氏令。周廣順中，改亳州防禦推官，歷澶州支使。秦、鳳平，以爲秦州觀察判官。

州，又徵召他隨行。劉熙古善於騎射，一天，有鶚落在府門槐樹上，高達百尺，孫鐸厭惡，用瓦片石子投擲不肯離去，劉熙古張弓一箭，射穿鶚釘在樹上。孫鐸大喜，命令不要拔箭，以表彰他的技能。過了兩年，孫鐸去世，調補爲下邑令。隨即爲三司户部出使巡官，領永興、渭橋、華州各倉制置發運。任後漢的官職，爲盧氏令。後周廣順年間，改任亳州防禦推官，歷澶州支使。秦、鳳平定，任命爲秦州觀察判官。

太祖領宋州，爲節度判官。即位，召爲左諫議大夫，知青州。車駕征惟揚，追赴行在。建隆二年，受詔制置晉州榷礬，增課八十餘萬緡。乾德初，遷刑部侍郎、知鳳翔府。未幾，移秦州。州境所接多寇患，熙古至，諭以朝廷恩信，取蕃部酋豪子弟爲質，邊鄙以寧。轉兵部侍郎，徙知成都府。六年，就拜端明殿學士。丁母憂。開寶五年，詔以本官參知政事，選名馬、銀鞍以賜。歲餘，以足疾求解，拜户部尚書致仕。九年，卒，年七十四。贈右僕射。

宋太祖領宋州，爲節度判官。宋太祖即位，召爲左諫議大夫，青州知州。皇帝親征惟揚，追隨來到皇帝所在地。建隆二年，接受詔命管理晉州礬專賣場，增加賦税八十餘萬緡。乾德初年，升任刑部侍郎、鳳翔府知府。不久，調任秦州。州交界處經常發生侵擾禍患，劉熙古到達，宣示説明朝廷的恩德威信，取得蕃部酋長的子弟作爲人質，邊境地區得以安寧。轉爲兵部侍郎，調爲成都府知府。六年，就地授端明殿學士。母親去世服喪。開寶五年，詔令以本官任參知政事，選名馬、銀鞍作爲賞賜。一年多後，因脚病請求解職，授爲户部尚書退休。九年，去世，享年七十四歲。贈官右僕射。

熙古兼通陰陽象緯之術，作《續聿斯歌》一卷、《六壬釋卦序例》一卷。性淳謹，雖顯貴不改寒素。歷官十八，登朝三十餘年，未嘗有過。嘗集古今事迹爲《歷代紀要》五十卷。頗精小學，作《切韻拾玉》二篇，摹刻以獻，詔付國子監頒行之。子蒙正、蒙叟。

劉熙古兼通陰陽象緯之術，作《續聿斯歌》一卷、《六壬釋卦序例》一卷。性情淳厚嚴謹，雖然顯貴不改樸素的生活。陸續擔任十八個官職，登上朝廷三十餘年，從未出現過失。曾收集古今事迹編爲《歷代紀要》五十卷。精通小學，作《切韻拾玉》二篇，摹寫雕版進呈，下詔交給國子監印刷頒行。兒子劉蒙正、劉蒙叟。

### 劉蒙正

蒙正字頤正，善騎射。乾德中，以蔭補殿直，遷供奉官。王師征江南，命乘傳軍中承奉事。盧絳以舟師來援潤州，蒙正白部署丁德裕，請分精甲百人，出與絳戰，矢中左臂，戰愈力。及下潤州，獲知州劉澄、監軍崔諒，部送闕下。

劉蒙正字頤正，善於騎射。乾德年間，因恩蔭補殿直，升爲供奉官。王師征伐江南，任命爲乘傳軍中承奉事。盧絳以水師援助潤州，劉蒙正告知部署丁德裕，請求分得精兵百人，出去與盧絳作戰，箭中左臂，作戰更加奮力。攻下潤州，俘獲知州劉澄、監軍崔諒，押送到朝廷。

嶺南陸運香藥入京，詔蒙正往規畫。蒙正請自廣、韶江泝流至南雄；由大庾嶺步運至南安軍，凡三鋪，鋪給卒三十人；復由水路輸送。

又掌朝服法物庫，會重製綉衣、鹵簿，多其規式。太平興國四年，轉内藏庫副使，進崇儀使。自創内藏庫，即詔蒙正典領，凡二十餘年。

真宗初，改如京使，出知滄、冀、磁三州。戎人犯境，蒙正調丁男乘城固守，有勞。未幾，以擅乘驛馬，責授亳州團練副使。咸平四年，卒，年七十二。

劉蒙叟

蒙叟字道民，乾德中，進士甲科。歷岳、宿二州推官，以所知論薦，授太子中允、知乾興，拜監察御史，徙知濟州。俄以秦王子德恭判州事，就命爲通判，郡事皆決於蒙叟。遷右補闕，轉起居舍人、户部鹽鐵判官。再遷屯田郎中，歷知廬、濠、滁、汝四州，遷都官。

咸平中，上疏曰："陛下已周諒闇，方勤萬務，望崇儉德、守前規，無自矜能，無作奢縱，厚三軍之賜，輕萬姓之徭，使化育被於生靈，聲教加於中外。且萬國已覩其始，惟陛下慎守其終，思鮮克之言，戒性習之漸，則天下幸甚。"上嘉之，以本官直史館。

車駕北巡，令知中宫名。表獻《宋都賦》，述國家受命建號之地，宜建都，立宗廟。時雖未遑，後卒從之。會詔直館各獻舊文，以蒙叟所著爲嘉，改職方郎中。景德中，以足疾，拜太常少卿致仕。卒，年七十三。

蒙叟好學，善屬辭，著《五運甲子編年曆》三卷。

嶺南從陸路運輸香料藥品進京，詔令劉蒙正前去規劃。劉蒙正請求從廣、韶江逆流而上到南雄；經大庾嶺陸路運到南安軍，共經三處驛站，每處供給驛卒三十人；再改從水路輸送。

又掌管朝服法物庫，適逢重新製作綉衣、鹵簿，規格式様繁多。太平興國四年，轉任内藏庫副使，升爲崇儀使。自從設内藏庫，就詔令劉蒙正管領，共二十餘年。

真宗初年，改任如京使，出朝爲滄、冀、磁三州知州。戎人侵犯邊境，劉蒙正調集壯丁登城固守，有功勞。不久，因擅自乘用驛馬，責降爲亳州團練副使。咸平四年，去世，享年七十二歲。

劉蒙叟字道民，乾德年間，中進士甲科。歷任岳、宿二州推官，因知識廣博得到舉薦，授太子中允、乾興知府，任監察御史，調爲濟州知州。隨即任用秦王之子德恭判州事，就地命劉蒙叟爲通判，州事全部由劉蒙叟處理。升任右補闕，轉爲起居舍人、户部鹽鐵判官。再升爲屯田郎中，歷任廬、濠、滁、汝四州知州，改爲都官。

咸平年間，上疏説："陛下已經服喪完畢，正當勤於萬務，希望崇尚節儉，遵守前朝的法規，不要自誇才能，不要過分享受，增加對三軍的賞賜，減輕百姓的徭役，教化天下百姓，聲威遍及中外。況且各國已經看到開始，希望陛下謹慎保持到最終，想到鮮克有終的話，警惕習慣的浸染，天下就非常幸運了。"皇上嘉奬他，以本官直史館。

皇帝巡視北方，命令知中宫名。上表進獻《宋都賦》，陳述國家接受天命建立國號的地方，應該建成都城，立宗廟。當時雖然没來得及，後來最終聽從。詔令直館各自進獻舊日文章，以劉蒙叟所著爲最佳，改爲職方郎中。景德年間，因脚病，授太常少卿退休。去世，享年七十三歲。

劉蒙叟好學，善於寫作，著有《五運甲子編年曆》三卷。

子宗儒，太子中舍；宗弼、宗誨，并進士及第。

兒子劉宗儒，太子中舍；劉宗弼、劉宗誨，都進士及第。

**石熙載**

石熙載字凝績，河南洛陽人。周顯德中，進士登第。疏俊有量，居家嚴謹，有禮法。宋初，太宗以殿前都虞候領泰寧軍節制，辟爲掌書記。及尹京邑，表爲開封府推官。授右拾遺，遷左補闕。丁外艱，將起復，以讒出爲忠武、崇義二軍掌書記。太宗即位，復以左補闕召，同知貢舉。時梅山洞蠻屢爲寇，以熙載知潭州。召還，擢爲兵部員外郎，領樞密直學士。未幾，簽書樞密院事，詔賜官第一區。

石熙載字凝績，河南洛陽人。後周顯德年間，進士及第。放達超逸有器量，治家嚴謹，有禮法。宋初，太宗以殿前都虞候領泰寧軍節度使，徵召他爲掌書記。太宗擔任京城府尹，表奏爲開封府推官。授右拾遺，升爲左補闕。父親去世服喪，服喪期未滿將要復官，因讒言出朝爲忠武、崇義二軍掌書記。太宗即位，又以左補闕召回，同知貢舉。當時梅山洞蠻多次進行侵擾，任命石熙載爲潭州知州。召回，提升爲兵部員外郎，領樞密直學士。不久，簽書樞密院事，下詔賞賜官邸一座。

太平興國四年，親征河東，以給事中充樞密副使從行，還，遷刑部侍郎。五年，拜户部尚書、樞密使，以病足在告，寢疾久之未愈。八年，上表求解職，詔加慰撫，授尚書右僕射。

太平興國四年，皇上親征河東，以給事中充樞密副使隨從出行，回朝，升爲刑部侍郎。五年，任户部尚書、樞密使，因脚部患病請假，卧病很久没有痊愈。八年，上表請求解除職務，下詔慰問安撫，授尚書右僕射。

九年，卒，年五十七。贈侍中，謚元懿。上爲悲嘆累日，且謂其事君之心，純正無他，適當委用，而奄忽至此，深爲可惜。國朝大臣謝事而卒，車駕臨視者唯熙載焉。

九年，去世，享年五十七歲。贈官侍中，謚號元懿。皇上爲他連日悲傷嘆息，并且説他事奉君主之心，純正無雜念，正當要重用，却忽然去世，深爲可惜。本朝大臣退休後去世，皇帝親臨探視的惟有石熙載。

熙載性忠實，遇事盡言，是非好惡，無所顧避。人有善，即推薦之，時論稱其長者。初，游學時，爲養負米。嘗行嵩陽道中，遇一叟，熟視熙載曰："真人將興，子當居輔弼之位。"言訖不見。及居太宗幕下，頗盡誠節。典樞務日，上眷注甚篤，方將倚以爲相，俄遘疾不起。

石熙載性情忠實，遇事言無不盡，是非好惡，無所顧忌迴避。人有長處，就推薦他，當時輿論稱贊他是忠厚長者。當初，游學時，爲了養親背負糧食。曾走在嵩陽道上，遇到一位老人，仔細審視石熙載説："真命天子將要出現，你應當官居輔弼之位。"説完就不見了。在太宗幕下任職，竭盡忠誠節操。在樞密院時，皇上非常關注，正要任他爲宰相，不久患病不起。

熙載事繼母牛氏以孝聞。弟熙導，牛氏前夫子，隨母歸石氏。以熙載故，奏補殿直。從弟熙古、幼弟熙政，皆登進士第，熙載撫之如一。熙載卒時，子中孚、中立皆幼，熙政惡

石熙載侍奉繼母牛氏以孝著稱。弟弟石熙導，牛氏前夫之子，跟隨母親歸石氏。因石熙載的緣故，奏補爲殿直。堂弟石熙古、幼弟石熙政，都進士及第，石熙載對他們同樣撫育。石熙載去世時，兒子石中孚、石中立都年幼，石熙政

熙導以異姓居己上，乃詐傳上旨，令己籍熙導家財，由是交訟。有司歸罪熙導，上召問中孚、中立，令有司再鞫得實。熙導還本姓，中孚亦養子勿問，熙政坐除名。上素知熙載以母故育熙導甚厚，雖令還宗，而不奪其官，復以財產量給之。

憎恨石熙導作爲異姓却比自己地位高，就假傳聖旨，說讓自己没收石熙導家財，由此互相控告。有關部門歸罪於石熙導，皇上召見詢問石中孚、石中立，命令有關部門重新審問得到實情。石熙導恢復本姓，石中孚也是養子不加過問，石熙政定罪削職爲民。皇上向來知道石熙載因母親的緣故養育熙導很優厚，雖然命令他返回本族，但并不削奪他的官職，又把財産酌量分給他。

咸平二年八月，熙載配饗太宗廟庭。熙政後至供備庫副使。中孚至尚書虞部員外郎，子行簡，大中祥符進士。

咸平二年八月，石熙載配饗太宗廟庭。石熙政後來官至供備庫副使。石中孚官至尚書虞部員外郎，兒子石行簡，大中祥符年間進士。

### 石中立

中立字表臣，年十三而孤。性疏曠，好諧謔，人不以爲怒。初補西頭供奉官，後五年，改光禄寺丞。家財悉推與諸父，無所愛。擢直集賢院，與李宗諤、楊億、劉筠、陳越相厚善。校讎秘書，凡更中立者，人争傳之。判三司理欠、憑由司。

石中立字表臣，十三歲喪父。性情曠達，喜歡詼諧戲謔，人們并不因此惱怒。最初補爲西頭供奉官，過了五年，改任光禄寺丞。家財全部讓給各叔父，無所吝惜。提升直集賢院，與李宗諤、楊億、劉筠、陳越親密友善。校刊秘府圖書，凡經石中立之手的，人們争相傳閱。判三司理欠、憑由司。

帝幸亳，命修所過圖經。爲鹽鐵判官，累遷尚書禮部侍郎，判吏部南曹。注釋御集，爲檢閱官。改判户部句院，遷户部郎中、史館修撰，糾察在京刑獄。以吏部郎中、知制誥領審官院。又同知禮部貢舉，判集賢院。坐舉官不當，落史館修撰，罷審官院。頃之，復糾察刑獄，領三班院。歷右諫議大夫、給事中，入爲翰林學士，判秘閣。會知制誥并知貢舉，詔中立與張觀兼行外制，遷尚書禮部侍郎，爲學士承旨兼龍圖閣學士。景祐四年，拜參知政事。明年，災異數見，諫官韓琦言："中立在位，喜詼笑，非大臣體。"與王隨、陳堯佐、韓億皆罷，以户部侍郎爲資政殿學士，領通進、銀臺司，判尚書都省，進大學士。遷吏部侍郎、提舉祥源觀，以太子少傅致仕，遷少師。卒，

皇帝到亳州，命令修撰所經之處的圖經。爲鹽鐵判官，逐漸提升爲尚書禮部侍郎，判吏部南曹。注釋御制集，爲檢閱官。改任判户部句院，升爲户部郎中、史館修撰，監察在京刑獄。以吏部郎中、知制誥領審官院。又同知禮部貢舉，判集賢院。因舉薦官員不當，降職爲史館修撰，罷免審官院。稍後，恢復監察刑獄，領三班院。歷任右諫議大夫、給事中，入宫爲翰林學士，判秘閣。逢知制誥同時知貢舉，詔令石中立與張觀兼行外制，升爲尚書禮部侍郎，爲學士承旨兼龍圖閣學士。景祐四年，任參知政事。第二年，災害異常現象屢次出現，諫官韓琦上言："石中立身居官位，喜歡笑謔，失大臣之體。"與王隨、陳堯佐、韓億全部被罷免，以户部侍郎爲資政殿學士，領通進、銀臺司，判尚書都省，進官大學士。升爲吏部侍郎、提舉祥源觀，以太子少傅退休，改爲少師。去世，贈官太子太傅，謚號文定。

贈太子太傅，謚文定。

中立練習臺閣故事，不汲汲近名。喜賓客，客至必與飲酒，醉乃得去。初，家產歲入百萬錢，末年費幾盡。帝聞其病，賜白金三百兩。既死，其家至不能辦喪。子居簡，至太子中允、集賢校理。

石中立熟悉臺閣舊事，不追求功名。喜歡賓客，客人到來必定一同飲酒，酒醉纔能離開。起初，家產每年收入一百萬錢，到晚年幾乎花費乾净。皇帝聽到他患病，賞賜白銀三百兩。去世後，家裏甚至無力辦理喪事。兒子石居簡，官至太子中允、集賢校理。

## 李穆

李穆字孟雍，開封府陽武人。父咸秩，陝西大都督府司馬。穆幼能屬文，有至行。行路得遺物，必訪主歸之。從酸棗王昭素受《易》及《莊》、《老》書，盡究其義。昭素謂曰："子所得皆精理，往往出吾意表。"且語人曰："李生異日必爲廊廟器。"以所著《易論》三十三篇授之。

周顯德初，以進士爲郢、汝二州從事，遷右拾遺。

宋初，以殿中侍御史選爲洋州通判。既至，剖决滯訟，無留獄焉。移陝州通判，有司調郡租輸河南，穆以本鎮軍食闕，不即應命，坐免。又坐舉官，削前資。時弟肅爲博州從事，穆將母就肅居，雖貧甚，兄弟相與講學，意泊如也。

李穆字孟雍，開封府陽武人。父親李咸秩，陝西大都督府司馬。李穆幼年能寫文章，有極高的品行。走路拾到遺失物品，必定找主人歸還。跟隨酸棗王昭素學習《易經》及《莊子》、《老子》等書，透徹地探究其中含義。王昭素對他說："你所得到的都是精闢的道理，往往在我意料之外。"并且對人說："李生以後必定成爲朝廷大臣。"把所著《易論》三十三篇傳授給他。

後周顯德初年，以進士爲郢、汝二州從事，升爲右拾遺。

宋初，以殿中侍御史選爲洋州通判。到達後，辨明决斷積存的訴訟，再没有遺留的案件。調任陝州通判，有關部門調本州租賦運往河南，李穆因本鎮軍隊食品缺乏，没有馬上接受命令，定罪免官。又因舉薦官員失察，削除以前資格。當時弟弟李肅爲博州從事，李穆帶着母親到李肅那裏居住，雖然極其貧困，兄弟一起談論學問，心志淡泊。

開寶五年，以太子中允召。明年，拜左拾遺、知制誥。五代以還，詞令尚華靡，至穆而獨用雅正，悉矯其弊。穆與盧多遜爲同門生，太祖嘗謂多遜："李穆性仁善，辭學之外無所豫。"對曰："穆操行端直，臨事不以生死易節，仁而有勇者也。"上曰："誠如是，吾當用之。"時將有事江南，已部分諸將，而未有發兵之端。乃先召李煜入朝，以穆爲使。穆至諭旨，煜辭以疾，且言："事大朝以望全濟，今若此，有死而已。"穆曰："朝與否，國主自處之。然朝廷甲兵

開寶五年，召爲太子中允。第二年，爲左拾遺、知制誥。五代以來，文辭崇尚華麗奢侈，至李穆却惟獨追求雅正，完全糾正這一弊病。李穆與盧多遜是同門學生，太祖曾對盧多遜説："李穆性情仁善，辭學之外不涉及其他。"盧多遜回答説："李穆操行端直，遇事不因生死改變節操，是仁而有勇的人。"皇上説："如果的確是這樣，我應當用他。"當時將要進討江南，已安排諸將，但没有發兵的理由。就先召李煜入京朝見，以李穆爲使者。李穆到達宣讀聖旨，李煜以患病爲由推辭，并説："侍奉大朝以求保全，如這樣，一死而已。"李穆説："朝見與否，國主自己來决定。然而朝廷軍隊精鋭，財力雄厚，恐怕不容易

精鋭，物力雄富，恐不易當其鋒，宜熟思之，無自貽後悔。”使還，具言狀，上以爲所論要切。江南亦謂其言誠實。

太平興國初，轉左補闕。三年冬，加史館修撰、判館事，面賜金紫。四年，從征太原還，拜中書舍人。預修《太祖實録》，賜衣帶、銀器、繒綵。七年，以與盧多遜款狎，又爲秦王廷美草朝辭笏記，爲言者所劾，責授司封員外郎。

八年春，與宋白等同知貢舉，及侍上御崇政殿親試進士，上憫其顔貌癯瘁，即日復拜中書舍人、史館修撰、判館事。五月，召爲翰林學士。六月，知開封府，剖判精敏，奸猾無所假貸，由是豪右屏迹，權貴無敢干以私，上益知其才。十一月，擢拜左諫議大夫、參知政事。月餘，丁母憂，未幾，起復本官。穆三上表乞終制，詔强起之，穆益哀毁盡禮。九年正月，晨起將朝，風眩暴卒，年五十七。

穆自責授員外郎，復中書舍人，入翰林，參知政事，以至于卒，不及周歲。上聞其死，哭謂近臣曰：“穆國之良臣，朕方倚用，遽兹淪没，非斯人之不幸，乃朕之不幸也。”贈工部尚書。

穆性至孝，母嘗卧疾，每動止轉側，皆親自扶掖，乃稱母意。初，穆坐秦王事屬吏，其子惟簡紿祖母以穆奉詔鞫獄臺中。及責授爲省郎，還家，亦不以白母。每隔日，陽爲入直，即訪親友，或游僧寺。免歸，曁于牽復，母終弗之知。及居喪，思慕以至滅性。

穆善篆隸，又工畫，常晦其事。質厚忠恪，謹言慎行，所爲純至，無

抵擋，應當仔細思考此事，不要讓自己後悔。”出使回朝，陳述以上情況，皇上認爲所説精確。江南也説他的話誠實。

太平興國初年，轉爲左補闕。三年冬，加官史館修撰、判館事，當面賞賜金紫。四年，隨從征伐太原回朝，爲中書舍人。參加編纂《太祖實録》，賞賜衣帶、銀器、繒綵。七年，因爲與盧多遜友好親昵，又爲秦王廷美起草朝辭笏記，被諫官彈劾，責降爲司封員外郎。

八年春，與宋白等人同知貢舉，侍從皇上到崇政殿親自考試進士時，皇上憐憫他面貌消瘦憔悴，當天重新授中書舍人、史館修撰、判館事。五月，召爲翰林學士。六月，任開封府知府，分析判斷精確敏捷，奸詐狡猾的人無法逃避，因而豪强大族收斂行迹，權貴們無人敢於請托，皇上更清楚他的能力。十一月，提拔任左諫議大夫、參知政事。一個多月後，母親去世服喪，不久，恢復本官。李穆三次上表請求完成喪期，下詔服喪未滿而强行任用他，李穆更加哀痛盡禮。九年正月，早晨起床上朝，中風暴死，享年五十七歲。

李穆從責降爲員外郎，再任中書舍人，入翰林，參知政事，直到去世，還不到一年時間。皇上聽到他的死，哭着對近臣説：“李穆是國家的良臣，我剛想任用，這麽快就去世，不是他的不幸，而是我的不幸。”贈官工部尚書。

李穆性情極孝，母親曾卧病在床，每次移動翻身，都親自幫扶，纔符合母親的心意。當初，李穆因秦王的事被關押，兒子李惟簡欺騙祖母説李穆奉詔在獄中審案。責降授爲省郎，回到家中，也不把此事告訴母親。每隔一天，假作入朝值班，却探訪親友，或游覽僧寺。免官回家，以及官復原職，母親最終也不知道這些。居喪時，思念悲傷以致危及生命。

李穆善寫篆隸，又工於繪畫，常常隱晦這些。質樸忠誠，對言行非常謹慎，所作所爲極其

有矯飾。深信釋典，善談名理，好接引後進，多所薦達。尤寬厚，家人未嘗見其喜愠。所著文章，隨即毁之，多不留稿。

子惟簡，以父任將作監丞，多材藝，性冲澹，不樂仕進。去官家居二十餘年，人多稱之。真宗素聞其有履行，景德三年，詔授惟簡子郯將作監主簿。大中祥符七年冬，召惟簡入對，特拜太子中允致仕，後加太常丞。天禧四年，卒，賜其家錢十萬，仍給郯月奉終制。郯後爲太子中舍。

李肅

肅字季雍，七歲誦書知大義，十歲爲詩，往往有警語。舉進士，登甲科。性嗜酒。歷濮、博二州從事，遷保静軍節度推官。詔方下，一夕與親友會飲，酣寢而卒，年三十三。嘗作《大宋樂章》九首，取九成、九夏之義，以頌國家盛德，其文甚工。又作《代周顒答北山移文》、《弔幽憂子文》、《病雞賦》，意皆有所規焉。

論曰：張昭居五季之末，專以典章撰述爲事，博洽文史，旁通治亂，君違必諫，時君雖嘉尚之而不能從。宋興，敦奬碩儒，多所詢訪，庶幾獲稽古之效矣。竇氏弟昆以儒學進，并馳時望。儀之剛方清介，有應務之才，將試大用而遽淪亡。儼優游文藝，修起禮樂。太宗尹京，偁實元僚，冲淡回翔，晚著忠讜。若其門族宦業之盛，世或以爲陰德之報，其亦義方之效也。餘慶當太祖居潛，歷任幕府，名亞趙普、李處耘；及二人登用，一不介意，其後相繼爲衆所傾，乃能爲之辯釋。熙古居大任，自處如寒素。熙載立朝，言無顧避，喜薦善人。穆以文學孝行見稱於時。數賢雖

純正，毫不矯飾。深信佛典，善於談論名理，喜歡提拔年輕人，舉薦提升了很多人。特别寬厚，家中的人從未見過他的喜怒。所著文章，隨即毁去，多數不留文稿。

兒子李惟簡，因父恩蔭任將作監丞，多才多藝，性情淡泊，不喜歡仕進。辭官家居二十餘年，人們贊美他。真宗早就聽説他有操行，景德三年，下詔任李惟簡之子李郯爲將作監主簿。大中祥符七年冬，召李惟簡入朝應對，特授太子中允退休，後來加官太常丞。天禧四年，去世，賞賜其家銅錢十萬，照舊供給李郯每月的俸禄直到守喪結束。李郯後來爲太子中舍。

李肅字季雍，七歲誦讀經書瞭解大義，十歲作詩，往往有警句。參加進士考試，考中甲科。生性好酒。歷任濮、博二州從事，升爲保静軍節度推官。詔書剛剛下達，一天晚上與親友聚會飲酒，醉眠之中去世，年三十三。曾作《大宋樂章》九首，取九成、九夏之義，以稱頌國家盛德，文章很精美。又作《代周顒答北山移文》、《弔幽憂子文》、《病雞賦》，都有規勸之意。

論曰：張昭身處五代之末，專門從事典章制度的撰述，博知文史，旁通治亂之道，君主有不正確的言行必定勸諫，當時的君主雖然贊賞他但不能聽從。宋朝建立，厚奬大儒，經常詢問，差不多發揮出查考古事的作用了。竇氏弟兄憑儒學進身，都有很高的聲望。竇儀剛毅清廉耿直，有應付各種事務的才能，將要重用却忽然死亡。竇儼長於文學，編修禮樂。太宗任京城尹，竇偁是最重要的僚佐，淡泊而周旋自如，晚年顯示出忠誠正直。如果這個家族仕途的興盛，世人或許認爲是陰德的回報，也是遵循做人的正道的結果。吕餘慶在太祖登上皇位之前，擔任過幕府職務，名位與趙普、李處耘相當；這兩個人被重用時，他毫不介意，此後這兩人相繼被人所排擠，又能爲他們辯白解釋。劉熙古擔負國家重任，本人生活如同貧寒之時。石熙載在朝廷之上，進言毫無

當創業之始，而進退之際，藹然承平多士之風焉。宜宋治之日進於盛也。

顧忌避諱，喜歡推薦善人。李穆因文學和孝行被當時所稱道。這幾位賢人雖然正當國家創業的初期，然而進退之間，已形成承平時期士子衆多的景象了。宋朝也就日益興旺發達了。

# 宋史卷二百六十四

## 列傳第二十三

薛居正（子）惟吉　沈倫（子）繼宗　盧多遜（父）億　宋琪 宋雄

### 薛居正

薛居正字子平，開封浚儀人。父仁謙，周太子賓客。居正少好學，有大志。清泰初，舉進士不第，爲《遣愁文》以自解，寓意倜儻，識者以爲有公輔之量。逾年，登第。

晋天福中，華帥劉遂凝辟爲從事。遂凝兄遂清領邦計，奏署鹽鐵巡官。開運初，改度支推官。宰相李崧領鹽鐵，又奏署推官，加大理司直，遷右拾遺。桑維翰爲開封府尹，奏署判官。

漢乾祐初，史弘肇領侍衛親軍，威權震主，殘忍自恣，無敢忤其意者。其部下吏告民犯鹽禁，法當死。獄將决，居正疑其不實，召詰之，乃吏與民有私憾，因誣之，逮吏鞫之，具伏抵法。弘肇雖怒甚，亦無以屈。周廣順初，遷比部員外郎，領三司推官，旋知制誥。周祖征兖州，詔居正從行，以勞加都官郎中。顯德三年，遷左諫議大夫，擢弘文館學士，判館事。六年，使滄州定民租。未幾，以材幹聞於朝，擢刑部侍郎，判吏部銓。

宋初，遷户部侍郎。太祖親征李筠及李重進，并判留司三司，俄出知許州。建隆三年，入爲樞密直學士，

薛居正字子平，開封浚儀人。父薛仁謙，後周太子賓客。薛居正少年時好學，有大志。清泰初年，舉進士考試落榜，作《遣愁文》來自行寬解，寓意倜儻，有識之士認爲有公卿宰輔的器量。過了一年，進士及第。

後晋天福年間，華帥劉遂凝徵召爲從事。劉遂凝哥哥劉遂清管領財政，上奏署爲鹽鐵巡官。開運初年，改任度支推官。宰相李崧領鹽鐵，又奏請署任推官，加官大理司直，升爲右拾遺。桑維翰爲開封府尹，上奏安排爲判官。

後漢乾祐初年，史弘肇領侍衛親軍，威權震動君主，殘忍專横，没有人敢於違背他的心意。他屬下官吏控告平民犯鹽禁，依照法律應當處死。案件將要判决，薛居正懷疑案情不實，召來追問，原來是官吏與平民有私仇，因而誣陷他，逮捕這名官吏審問，全部服罪依法處理。史弘肇雖然極爲惱怒，也無法改變。後周廣順初年，升爲比部員外郎，領三司推官，很快任知制誥。周祖征伐兖州，詔令薛居正隨從出行，因功加都官郎中。顯德三年，升爲左諫議大夫，提升爲弘文館學士，判館事。六年，出使滄州審定百姓租税。不久，以才幹聞名於朝廷，提拔爲刑部侍郎，判吏部銓。

宋初，升爲户部侍郎。太祖親征李筠及李重進時，都判留司三司，不久出朝爲許州知州。建隆三年，入朝爲樞密直學士，權知貢舉。平定湖

權知貢舉。初平湖湘，以居正知朗州。會亡卒數千人聚山澤爲盗，監軍使疑城中僧千餘人皆其黨，議欲盡捕誅之。居正以計緩其事，因率衆翦滅群寇，擒賊帥汪端，詰之，僧皆不預，賴以全活。

乾德初，加兵部侍郎。車駕將親征太原，大發民餽運。時河南府饑，逃亡者四萬家，上憂之，命居正馳傳招集，浹旬間民盡復業。以本官參知政事。五年，加吏部侍郎。開寶五年，兼淮南、湖南、嶺南等道都提舉三司水陸發運使事，又兼判門下侍郎事，監修國史；又監修《五代史》，逾年畢，錫以器幣。六年，拜門下侍郎、平章事。八年二月，上謂居正等曰："年穀方登，庶物豐盛，若非上天垂佑，何以及斯。所宜共思濟物，或有闕政，當與振舉，以成朕志。"居正等益修政事，以副上意焉。

太平興國初，加左僕射、昭文館大學士。從平晉陽還，進位司空。因服丹砂遇毒，方奏事，覺疾作，遽出。至殿門外，飲水升餘，堂吏掖歸中書，已不能言，但指廡間儲水器。左右取水至，不能飲，偃閣中，吐氣如烟焰，輿歸私第卒，六年六月也，年七十。贈太尉、中書令，謚文惠。

居正氣貌瑰偉，飲酒至數斗不亂。性孝行純，居家儉約。爲相任寬簡，不好苛察，士君子以此多之。自參政至爲相，凡十八年，恩遇始終不替。

先是，太祖嘗謂居正曰："自古爲君者鮮克正己，爲臣者多無遠略，雖居顯位，不能垂名後代，而身陷不義，子孫罹殃，蓋君臣之道有所未盡。吾觀唐太宗受人諫疏，直詆其非而不耻。以朕所見，不若自不爲之，

湘之初，任用薛居正爲朗州知州。適逢逃亡士兵數千人嘯聚山林湖泊成爲盗匪，監軍使懷疑城中僧侣一千餘人都是同黨，商議想要全部逮捕殺掉。薛居正以計謀延緩了這件事，接着率領人馬剿滅群寇，擒獲賊帥汪端，追問他，僧人都没有參預，依靠他得以保全性命。

乾德初年，加官兵部侍郎。皇帝將要親征太原，大量調發民夫運輸糧餉。當時河南府饑荒，逃亡的有四萬家，皇上爲此憂慮，命令薛居正乘驛車快速前去招集，十天之間百姓都返回務農。以本官任參知政事。五年，加官吏部侍郎。開寶五年，兼淮南、湖南、嶺南等道都提舉三司水陸發運使事，又兼判門下侍郎事，監修國史；又監修《五代史》，一年後完成，賞賜給他器幣。六年，任門下侍郎、平章事。八年二月，皇上對薛居正等人説："年成很好糧食豐收，各種物品豐富，如果不是上天保佑，怎麽能够如此。應共同考慮對萬物有益的事，如果政治有缺漏之處，應當予以振興，以完成朕的志願。"薛居正等人更加努力治理政事，以符合皇上的意願。

太平興國初年，加官左僕射、昭文館大學士。隨從平定晉陽還朝，進位司空。因服用丹砂中毒，正當奏事之時，感覺疾病發作，急忙退出。到殿門外，飲水一升有餘，堂吏扶回中書省，已不能説話，僅手指廊下的儲水器。周圍的人把水取來，不能喝下，躺在閣中，吐氣如同烟火，用車子運回私人住宅去世，這是六年六月，享年七十歲。贈官太尉、中書令，謚號文惠。

薛居正氣度儀表宏偉，飲酒數斗心志不亂。性情孝順行爲純正，日常生活儉樸。擔任宰相處事寬鬆簡易，不喜歡苛刻煩瑣，士人君子因此稱贊他。從參政到擔任宰相，共十八年，恩遇始終不衰。

在此之前，太祖曾對薛居正説："自古作君主的很少有人能够自己糾正，做大臣的多數没有遠略，雖然官居顯貴地位，不能名垂青史，而自身陷於不義，子孫遭到災禍，是君臣之道有未盡之處。我看到唐太宗接受人的諫疏，直言斥責他的錯誤也不以爲耻。在我看來，不如自己不做那

使人無異詞。又觀古之人臣多不終始，能保全而享厚福者，由忠正也。”開寶中，居正與沈倫并爲相，盧多遜參知政事，九年冬，多遜亦爲平章事。及居正卒，而沈倫責授，多遜南流，論者以居正守道蒙福，果符太祖之言。

些事，使得別人無話可説。另外古代的大臣大多不能有始有終，能保全自身而享受厚福的，是來自忠誠正直。”開寶年間，薛居正與沈倫同時爲相，盧多遜爲參知政事，九年冬，盧多遜也任平章事。薛居正去世，而沈倫被責罰貶官，盧多遜流放南方，評論的人認爲薛居正謹守爲臣之道得到厚福，果然符合太祖之言。

居正好讀書，爲文落筆不能自休。子惟吉集爲三十卷上之，賜名《文惠集》。咸平二年，詔以居正配饗太宗廟庭。

薛居正喜好讀書，撰寫文章動筆後不能自止。兒子薛惟吉編輯爲三十卷進呈，賜名《文惠集》。咸平二年，下詔薛居正配饗太宗祠廟。

**薛惟吉**

惟吉字世康，居正假子也。居正妻妒悍，無子，婢妾皆不得侍側，故養惟吉，愛之甚篤。少有勇力，形質魁岸，與京師少年追逐，角抵蹴踘，縱酒不謹。雅好音樂，嘗與伶人游，居正不能知。蔭補右千牛衛備身，歷太子通奉舍人，改西頭供奉官。

薛惟吉字世康，是薛居正的養子。薛居正的妻子嫉妒凶悍，無子，婢女姬妾不能在身邊服侍，因此收養薛惟吉，對他非常鍾愛。年輕時勇武有力，身材魁梧，與京城少年一起，角抵蹴踘，縱酒放任。喜好音樂，經常與伶人往來，薛居正不能得知。因恩蔭補右千牛衛備身，歷太子通奉舍人，改爲西頭供奉官。

太宗即位，三相子皆越次拔擢，沈倫、盧多遜子并爲尚書郎，惟吉以不習文，故爲右千牛衛大將軍。及居正卒，太宗親臨，居正妻拜於喪所，上存撫數四，因問：“不肖子安在，頗改行否？恐不能負荷先業，奈何！”惟吉伏喪側，竊聞上語，懼赧不敢起。自是盡革故態，謝絶所與游者，居喪有禮。既而多接賢士大夫，頗涉獵書史，時論翕然稱之。上知其改行，令知澶州，改揚州。上表自陳，遷左千牛衛大將軍。丁内艱，卒哭，起復本官，懇求終制，不許。俄詔知河南府，又知鳳翔府。

太宗即位，三位宰相之子都破格提升，沈倫、盧多遜之子同爲尚書郎，薛惟吉因無文化，所以爲右千牛衛大將軍。薛居正去世，太宗親臨，薛居正的妻子在靈堂拜見，皇上慰問安撫多次，并問：“不肖之子在哪裏，行爲大大改變了嗎？恐怕不能擔負先人的遺業，怎麼辦呢！”薛惟吉伏在靈柩旁邊，偷聽到皇上的話，恐懼羞愧不敢起身。從此完全改掉過去的樣子，謝絶所交往的人，服喪期間符合禮儀。然後大量結交賢士大夫，廣泛涉獵經史，當時輿論一致稱贊他。皇上知道他改變行爲，任命爲澶州知州，改任揚州知州。上表自行陳述，改爲左千牛衛大將軍。母親去世服喪，喪事完畢，詔命復本官，懇求完成服喪，不許。隨即詔令爲河南府知府，又任鳳翔府知府。

淳化五年，秦州温仲舒以伐木爲蕃户攘奪，驅其部落徙居渭北，頗致騷動。詔擇守臣安撫之，乃命惟吉與仲舒對易其任。未幾，遷左領軍衛大將軍。至道二年，移知延州，未行，

淳化五年，秦州温仲舒因爲采伐木材被蕃户所搶奪，驅趕那個部落遷居渭北，引起騷動。下詔選擇地方官去安撫他們，就命令薛惟吉與温仲舒對换他們的職務。不久，升爲左領軍衛大將軍。至道二年，調任延州知州，尚未啓程，去

卒，年四十二。

惟吉既知非改過，能折節下士，輕財好施，所至有能聲。然御家無法，及其死，家人爭財致訟，妻子辨對於公庭云。

世，年四十二歲。

薛惟吉知錯改過之後，能折節下士，輕財好施，所到之處有賢能的名聲。然而治家無方，他死後，家人爭奪財產導致訴訟，妻子與兒子在公堂對質。

**沈倫**

沈倫字順宜，開封太康人。舊名義倫，以與太宗名下字同，止名倫。少習《三禮》於嵩、洛間，以講學自給。漢乾祐中，白文珂鎮陝，倫往依之。

沈倫字順宜，開封太康人。原名義倫，因爲與太宗名字“義”字相同，僅叫倫。年輕時在嵩、洛間學習《三禮》，依靠講學供給自己。後漢乾祐年間，白文珂鎮守陝，沈倫前去依附他。

周顯德初，太祖領同州節度，宣徽使昝居潤與倫厚善，薦於太祖，留幕府。太祖繼領滑、許、宋三鎮，皆署從事，掌留使財貨，以廉聞。及受周禪，自宋州觀察推官召爲户部郎中。奉使吴越歸，奏便宜十數事，皆從之。道出揚、泗，屬歲饑，民多死，郡長吏白於倫曰：“郡中軍儲尚百餘萬斛，儻貸於民，至秋復收新粟，如此則公私俱利，非公言不可。”還具以白。朝論沮之曰：“今以軍儲振饑民，若荐饑無徵，孰任其咎？”太祖以問，倫曰：“國家以廩粟濟民，自當召和氣，致豐稔，豈復有水旱耶？此當决於宸衷。”太祖即命發廩貸民。

後周顯德初年，宋太祖領同州節度使，宣徽使昝居潤與沈倫親密友善，推薦給太祖，留在幕府。太祖接着領滑、許、宋三鎮，都爲從事，掌管留使財物，以清廉聞名。接受後周禪讓時，從宋州觀察推官召爲户部郎中。奉命出使吴越回朝，上奏應辦之事十項，都聽從了他。途經揚、泗，逢年歲饑荒，百姓大量死亡，州長官告訴沈倫說：“州中軍糧還有一百多萬斛，如果借給百姓，到秋天再收新糧，這樣公私都有利，非得您進言纔行。”回朝把事情上報。朝廷議論阻止此事說：“現在用軍糧賑濟飢民，如果連續饑荒無法徵收，誰來承擔這個罪責？”太祖以此事問他，沈倫說：“國家用官倉中的糧食救濟百姓，能召來祥和之氣，帶來豐收，怎麽會再有水旱災害呢？這件事應當按聖上的意思决定。”太祖就命令打開官倉借給百姓。

建隆三年，遷給事中。明年春，爲陝西轉運使。王師伐蜀，用爲隨軍水陸轉運使。先是，王全斌、崔彦進之入成都也，競取民家玉帛子女，倫獨居佛寺蔬食，有以珍異奇巧物爲獻者，倫皆拒之。東歸，篋中所有，纔圖書數卷而已。太祖知之，遂貶全斌等，以倫爲户部侍郎、樞密副使。親征太原，領大内都部署、判留司三司事。

建隆三年，升任給事中。第二年春，任陝西轉運使。朝廷軍隊伐蜀，任命爲隨軍水陸轉運使。在此之前，王全斌、崔彦進進入成都時，競相奪取民家財物子女，沈倫獨自居住在佛寺粗茶淡飯，有人用珍異奇巧之物進獻，沈倫全部拒絶。東行回朝，箱中所有，僅數卷圖書而已。太祖得知此事，貶黜王全斌等人，任用沈倫爲户部侍郎、樞密副使。親征太原時，領大内都部署、判留司三司事。

先是，倫第庳陋，處之晏如。時權要多冒禁市巨木秦、隴間，以營私

在此之前，沈倫住宅低矮簡陋，處之坦然。當時權貴要人大多違反禁令在秦、隴一帶購買木

宅，及事敗露，皆自啓於上前。倫亦嘗爲母市木營佛舍，因奏其事。太祖笑謂曰："爾非逾矩者。"知其未葺居第，因遣中使按圖督工爲治之。倫私告使者，願得制度狹小，使者以聞，上亦不違其志。

開寶二年，丁母憂，起復視事。六年，拜中書侍郎、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兼提點荆南、劍南水陸發運事。雩祀西洛，以倫留守東京兼大内都部署。俄召赴行在，令預大禮。

太平興國初，加右僕射兼門下侍郎，監修國史。親征太原，復以倫爲留守、判開封府事。師還，加左僕射。五年，史官李昉、扈蒙撰《太祖實録》五十卷，倫爲監修以獻，賜襲衣、金帶。六年，加開府儀同三司。是歲疾作，自是多請告。

盧多遜事將發，倫已上表求致仕。明年多遜敗，以倫與之同列，不能覺察，詔加切責，降授工部尚書。其子都官員外郎繼宗，本由父蔭，不宜更在朝行，可落班簿。時倫病不能興，上表謝。未幾，倫再奉章乞骸骨，復授左僕射致仕。上以倫國初舊臣，遽復繼宗官以慰其心。雍熙四年，卒，年七十九。贈侍中。

倫清介醇謹，車駕每出，多令居守。好釋氏，信因果。嘗盛夏坐室中，恣蚊蚋噆其膚，童子秉箑至，輒叱之，冀以徼福。在相位日，值歲饑，鄉人假粟者皆與之，殆至千斛，歲餘盡焚其券。

微時娶閻氏，無子，妾田氏生繼宗。及貴，閻以封邑固讓田，倫乃爲閻治第太康，田遂爲正室，搢紳非之。

初，有司議謚倫曰恭惠，繼宗上

材，營建私人住宅，事情敗露，都自行在皇上面前認罪。沈倫也曾爲母親買木料營建佛堂，因而上奏這件事。太祖笑着對他說："你不違犯規矩。"知道他没有修建住宅，因而派遣宦官按照圖紙督工爲他建造。沈倫私下告訴宦官，希望規格狹小，宦官上報，皇上也不違背他的意願。

開寶二年，母親去世服喪，喪期未滿起用理政。六年，爲中書侍郎、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兼提點荆南、劍南水陸發運事。在西洛求雨祭祀，任用沈倫留守東京兼大内都部署。隨即召往皇帝所在地，讓他參加大典。

太平興國初年，加官右僕射兼門下侍郎，監修國史。皇帝親征太原，又任命沈倫爲留守、判開封府事。班師，加官左僕射。五年，史官李昉、扈蒙編寫《太祖實録》五十卷，沈倫作爲監修進呈，賞賜襲衣、金帶。六年，加官開府儀同三司。這年疾病發作，從此經常請假。

盧多遜犯事即將敗露，沈倫已上表請求退休。第二年盧多遜事敗露，因沈倫與他共同任職，不能覺察，下詔嚴切責備，降職爲工部尚書。兒子都官員外郎沈繼宗，本因父蔭得官，不宜再在朝爲官，可以從花名册中除名。當時沈倫病重不能起床，上表謝罪。不久，沈倫再次上表章乞求告老，重新授左僕射退休。皇上因爲沈倫是開國之初的老臣，急速恢復沈繼宗的官職以撫慰他。雍熙四年，去世，享年七十九歲。贈官侍中。

沈倫清廉耿直淳厚謹慎，皇帝每次出行，大多命令他留守。喜好佛教，相信因果。曾經盛夏坐在房中，放任蚊蟲叮咬他，童子拿着扇子來，就叱罵他，希望以此得福。任宰相時，遇到年成饑荒，同鄉人借糧食的都給予他們，差不多達到一千斛，一年多以後全部燒毁這些借券。

地位低微時娶閻氏，無子，妾田氏生沈繼宗。顯貴後，閻氏堅持把封邑讓給田氏，沈倫就爲閻氏在太康修建宅第，田氏於是成爲正妻，士大夫非議他。

起初，有關部門商議贈沈倫謚號爲恭惠，沈

言曰："亡父始從冠歲，即事儒業，未遑從賊，遽赴賓招，叨遇明時，陟於相位。伏見國朝故相，薛居正謚文惠，王溥謚文獻，此雖近制，實爲典常。若以臣父起家不由文學，即嘗歷集賢、修史之職，伏請改謚曰文。"

判太常禮儀院趙昂、判考功張洎駁曰："沈倫逮事兩朝，早升台弼，有祇畏謹守之美，有矜恤周濟之心。案《謚法》：不懈于位，與夫謹事奉上、執事堅固、執禮御賓、率事以信、接下不驕、能遠耻辱、賢而不伐、尊賢貴讓、愛民長悌、不懈爲德、既過能改，數者皆謂之'恭'。又云，慈民好與，與夫柔質慈民、愛民好柔、寬裕不苛、和質受諫，數者皆謂之'惠'。由漢以來，皆爲美謚。如唐相温彦博之出納明允，止謚曰'恭'；竇易直之公舉無避，乃謚曰'恭惠'。而沈倫備位台衡，出於際會，徒能謹飭以自保全，以'恭'配'惠'，厥美居多。又按《謚法》：道德博聞曰'文'，忠信接禮曰'文'，寬不慢、廉不劌曰'文'，堅强不暴曰'文'，敏而好學、不耻下問曰'文'，德美才秀曰'文'，修治班制曰'文'。昔張説之謚文正，楊綰之謚文簡，人不謂然。蓋行義有所未充，雖蒙特賜，誠非至公。若夫大臣子孫，許其爲父陳請，則曲臺、考功之司爲虚器，而彰善癉惡之義微矣。繼宗以其父曾任集賢殿學士及監修國史之職，輒引薛居正、王溥爲比，則彼皆奮迹辭場，歷典誥命，以'文'爲謚，允合國章。至於集賢、國史，皆宰相兼領之任，非必由文雅而登。其沈倫謚，伏望如故。"從之。

繼宗上言説："亡父剛成年時，就從事儒業，未曾跟隨賊寇，趕赴賓客之招，得遇聖明時代登上相位。本朝去世的宰相，薛居正謚號文惠，王溥謚號文獻，這雖然是近代體制，實爲典制的常規。如果因爲我父不是從文人起家，還曾歷任集賢、修史的職務，伏請改謚號爲文。"

判太常禮院趙昂、判考功張洎反駁説："沈倫得以事奉兩朝，很早升任臺輔，有敬畏謹守的美德，有憐惜周濟的慈心。按照《謚法》：不懈於本職，與謹慎處事敬奉皇上、擔任工作穩固可靠、依據禮制對待賓客、奉行職事誠信、接待下級不驕横、能避免耻辱、賢能而不誇耀、尊重賢人崇尚謙讓、愛護百姓講求孝悌、堅持不懈地施行恩惠、有過失能够改正，這幾項都稱爲'恭'。又説，慈愛百姓喜好施予，與温柔質樸對百姓仁愛、愛護百姓崇尚柔和、寬裕不苛刻、温和質樸接受勸諫，這幾項都稱爲'惠'。從漢朝以來，都是贊美的謚號。像唐朝宰相温彦博的掌管出納明白公正，僅謚爲'恭'；竇易直的公正舉薦無所避諱，纔謚爲'恭惠'。而沈倫官居臺輔，出於際會，能小心整飭來保全自己，用'恭'配'惠'，贊美居多。又根據《謚法》：有道德見聞廣博叫作'文'，忠誠信實遵守禮儀叫做'文'，寬而不懈怠、廉而不傷人叫做'文'，堅强而不暴烈叫做'文'，聰明好學、不耻下問叫做'文'，道德高尚才華出衆叫做'文'，修治尊卑秩序叫做'文'。昔日張説謚號文正，楊綰謚號文簡，人們不説是正確的。是因爲行爲道義有尚未達到之處，雖然受到特殊恩賜，實在不是完全公正的。如果大臣的子孫，允許他們爲父親陳述請求，那麽曲臺、考功的機構就成爲虚設之物，同時表彰美善憎恨奸惡的意義也失去了。沈繼宗因爲他的父親曾任集賢殿學士及監修國史之職，就援引薛居正、王溥作比較，他們兩位都是辭場出身，曾經掌管誥命，以'文'作爲謚號，合乎國家規章。至於集賢、國史，都是宰相兼領的職務，不是一定因文雅而擔任。沈倫的謚號，希望依照原定。"聽從了他們。

## 沈繼宗

繼宗字世卿，倫爲樞密副使，以蔭補西頭供奉官。倫作相，授水部員外郎，加朝散大夫。遷都官、職方，知浚儀縣，轉屯田郎中，出知單州。代歸，命使京東計度財賦。濮州土貢銀，課民織造，不折省税；鄆州節度配屬縣納藥物，皆爲民病。繼宗歸，歷言於上以除其弊。至道末，領淮南轉運使。

沈繼宗字世卿，沈倫任樞密副使，因恩蔭補西頭供奉官。沈倫作宰相，授水部員外郎，加官朝散大夫。升爲都官、職方，任浚儀縣知縣，轉爲屯田郎中，出朝任單州知州。任滿回朝，命令出使京東計量賦税。濮州進貢白銀，監督百姓織造，不折合租税；鄆州節度配屬縣交納藥物，都成爲百姓的苦難。沈繼宗回朝，一一向皇上陳述以求消除這些弊病。至道末年，領淮南轉運使。

繼宗貴家子，倦於從吏，既因疾，以將作少監致仕。東封歲，求扈從，復授職方郎中。禮畢，改太僕少卿、判吏部南曹，遷光禄少卿、判三司三勾院。

沈繼宗是權貴家庭之子，倦於爲官，不久後因病以將作少監退休。東岳封禪那年，請求扈從，又授予職方郎中。典禮完畢，改任太僕少卿、判吏部南曹，升爲光禄少卿、判三司三勾院。

繼宗善營産業，厚於養生，不飲酒，不嗜音律，而喜接賓客，終日宴集無倦。大中祥符五年，卒，年五十五。前後録其子惟温、惟清、惟恭，并爲將作監主簿。惟温後至秘書丞；惟清娶密王女宜都縣主，至内殿承制。

沈繼宗善於經營産業，注重養生，不飲酒，不喜好音樂，然而喜歡結交賓客，終日設宴聚會也不厭倦。大中祥符五年，去世，年五十五。先後録用其子沈惟温、沈惟清、沈惟恭，都擔任將作監主簿。沈惟温後來官至秘書丞；沈惟清娶密王之女宜都縣主，官至内殿承制。

## 盧多遜　盧億

盧多遜，懷州河内人。曾祖得一、祖真啓皆爲邑宰。

盧多遜，懷州河内人。曾祖盧得一、祖父盧真啓都擔任縣令。

父億字子元，少篤學，以孝悌聞。舉明經，調補新鄉主簿。秩滿，復試進士，校書郎、集賢校理。晋天福中，遷著作佐郎，出爲鄆州觀察支使。節帥杜重威驕蹇黷貨，幕府賄賂公行，唯億清介自持。會景延廣鎮天平，表億掌書記；留守西洛，又表爲判官。時國用窘乏，取民財以助軍，河南府計出二十萬緡，延廣欲并緣以圖羨利，增爲三十七萬緡。億諫曰：“公位兼將相，既富且貴。今國帑空竭，不得已而取貲於民，公何忍利之乎?”延廣慚而止。

父親盧億字子元，年輕時專心治學，以孝順友愛聞名。舉明經科進士，調補爲新鄉主簿。任期滿後，又參加進士考試，任校書郎、集賢校理。後晋天福年間，升爲著作佐郎，出朝擔任鄆州觀察支使。節度使杜重威驕横貪財，幕府之中賄賂公行，惟獨盧億清高耿直保持操守。景延廣鎮守天平，表奏盧億爲掌書記；留守西洛，又表奏爲判官。當時國家財力緊缺，收取民財以補助軍用，河南府拿出二十萬緡，景延廣想要以此謀利，增爲三十七萬緡。盧億勸諫説：“你位兼將相，富貴雙全，現在國庫空竭，不得不向民間收取資財，你怎麼忍心以此謀利呢?”景延廣羞慚而作罷。

漢初，以魏王承訓爲開封尹，授

後漢初年，任命魏王承訓爲開封府尹，授盧

億水部員外郎，充推官。時侍衛諸軍驕恣，朝廷姑息之。軍士成美以驢負鹽入都門，閽者不敢執，反擒平民孟柔送侍衛司。柔自誣伏，論當棄市。億察其冤，言於漢祖而釋之。

億水部員外郎，充任推官。當時侍衛各軍驕橫，朝廷姑息他們。軍士成美用驢馱着鹽進入京城，守城的人不敢逮捕，反而捕捉平民孟柔送到侍衛司。孟柔自己招認，定罪應當處死。盧億察知他的冤屈，向漢祖上言而釋放了他。

周初，爲侍御史。漢末兵亂，法書亡失。至是，大理奏重寫律令格式，統類編敕。乃詔億與刑部員外郎曹匪躬、大理正段濤同加議定。舊本以京兆府改同五府，開封、大名府改同河南府，長安、萬年改爲次赤縣，開封、浚儀、大名、元城改爲赤縣。又定東京諸門薰風等爲京城門，明德等爲皇城門，啓運等爲宫城門，昇龍等爲宫門，崇元等爲殿門。廟諱書不成文，凡改點畫及義理之誤字二百一十有四。又以晉、漢及周初事關刑法敕條者，分爲二卷，附編敕，目爲《大周續編敕》，詔行之。俄以本官知雜事，加左司員外郎，遷主客度支郎中，并兼弘文館直學士。世宗晏駕，爲山陵判官，出爲河南令。

後周初年，爲侍御史。後漢末發生兵變，法律文書散失。到這時，大理寺上奏重新寫定律令格式，分類編寫法令。於是詔令盧億與刑部員外郎曹匪躬、大理正段濤共同加以議定。原本把京兆府改同五府，開封、大名府改同河南府，長安、萬年改爲次赤縣，開封、浚儀、大名、元城改爲赤縣。又規定東京各門薰風等爲京城門，明德等爲皇城門，啓運等爲宫城門，昇龍等爲宫門，崇元等爲殿門。廟諱書寫不成文字，共改動筆畫及義理有誤之字二百一十四處。又把後晉、後漢及後周初事關刑法條令的，分爲二卷，附編法令，成爲《大周續編敕》，詔令頒行。不久以本官知雜事，加官左司員外郎，升爲主客度支郎中，并兼弘文館直學士。世宗去世，爲山陵判官，出朝爲河南令。

宋初，遷少尹。億性恬退，聞其子多遜知制誥，即上章求解。乾德二年，以少府監致仕。

宋初，升爲少尹。盧億性情淡泊名利安於退讓，聽到兒子盧多遜任知制誥，就上表章請求解除職務。乾德二年，以少府監退休。

多遜，顯德初，舉進士，解褐秘書郎、集賢校理，遷左拾遺、集賢殿修撰。建隆三年，以本官知制誥，歷祠部員外郎。乾德二年，權知貢舉。三年，加兵部郎中。四年，復權知貢舉。六年，加史館修撰、判館事。

盧多遜，顯德初年，舉進士，初次任官爲秘書郎、集賢校理，升爲左拾遺、集賢殿修撰。建隆三年，以本官任知制誥，歷任祠部員外郎。乾德二年，權知貢舉。三年，加官兵部郎中。四年，再次權知貢舉。六年，加官史館修撰、判館事。

開寶二年，車駕征太原，以多遜知太原行府事。移幸常山，又命權知鎮州。師還，直學士院。三年春，復知貢舉。四年冬，命爲翰林學士。六年，使江南還，因言江南衰弱可圖之狀。受詔同修《五代史》，遷中書舍人、參知政事。丁外艱，數日起復視事。會史館修撰扈蒙請復修時政記，

開寶二年，皇帝親征太原，任用盧多遜爲太原行府知府事。皇帝轉移常山，又任命權知鎮州。班師，直學士院。三年春，再次任知貢舉。四年冬，任命爲翰林學士。六年，出使江南回朝，上言江南國力衰弱可以謀取的情況。接受詔命參加編寫《五代史》，升爲中書舍人、參知政事。父親去世服喪，數日後起用恢復處理政事。恰值史館修撰扈蒙請求恢復編寫時政記，詔令盧

詔多遜專其事。金陵平，加吏部侍郎。

太平興國初，拜中書侍郎、平章事。四年，從平太原還，加兵部尚書。

多遜博涉經史，聰明强力，文辭敏給，好任數，有謀略，發多奇中。太祖好讀書，每取書史館，多遜預戒吏令白己，知所取書，必通夕閲覽，及太祖問書中事，多遜應答無滯，同列皆伏焉。

先是，多遜知制誥，與趙普不協，及在翰林日，每召對，多攻普之短。未幾，普出鎮河陽。太宗踐祚，普入爲少保。數年，普子承宗娶燕國長公主女，承宗適知潭州，受詔歸闕成婚禮。未逾月，多遜白遣歸任，普由是憤怒。

初，普出鎮河陽，上言自訴云："外人謂臣輕議皇弟開封尹，皇弟忠孝全德，豈有間然。矧昭憲皇太后大漸之際，臣實預聞顧命。知臣者君，願賜昭鑒。"太祖手封其書，藏於宫中。至是，普復密奏："臣開國舊臣，爲權倖所沮。"因言昭憲顧命及先朝自訴之事。上於宫中訪得普前所上表，因感悟，即留承宗京師。未幾，復用普爲相，多遜益不自安。普屢諷多遜令引退，多遜貪固權位，不能決。

會有以多遜嘗遣堂吏趙白交通秦王廷美事聞，太宗怒，下詔數其不忠之罪，責授守兵部尚書。明日，以多遜屬吏，命翰林學士承旨李昉、學士扈蒙、衛尉卿崔仁冀、膳部郎中知雜事滕中正雜治之。獄具，召文武常參官集議朝堂，太子太師王溥等七十四人奏議曰："謹案兵部尚書盧多遜，身處宰司，心懷顧望，密遣堂吏，交

多遜專門管理此事。金陵平定，加官吏部侍郎。

太平興國初年，爲中書侍郎、平章事。四年，隨從平太原回朝，加官兵部尚書。

盧多遜廣泛涉獵經史，聰明努力，文辭敏捷，有心計，有謀略，常常出人意料。太祖喜歡讀書，每次從史館取書，盧多遜預先告誡官吏讓他告知自己，得知所取的書，必定連夜閲讀，到太祖詢問書中之事，盧多遜對答如流，同僚都很佩服。

在此之前，盧多遜任知制誥，與趙普不和，等在翰林任職時，每次召見廷對，總是攻擊趙普的短處。不久，趙普出朝鎮守河陽。太宗登上皇位，趙普入朝爲少保。幾年後，趙普兒子趙承宗娶燕國長公主的女兒，趙承宗當時任潭州知州，接受詔命返回朝廷完成結婚典禮。不到一個月，盧多遜上言派遣他返回任所，趙普因此很憤怒。

當初，趙普出朝鎮守河陽，上言自行陳訴説："外人説我隨便議論皇弟開封尹，皇弟忠孝雙全，怎麼會有隔閡呢。在昭憲皇太后臨終之際，臣確實參預顧命。瞭解臣子的是皇上，希望賜下明鑒。"太祖親手封好他的奏疏，收藏在宫中。到這時，趙普再次密奏："我是開國舊臣，却被當權寵臣所陷害。"接着上言昭憲顧命及先朝自訴的事。皇上在宫中找到趙普原先所上表章，因而感悟，就把趙承宗留在京城。不久，又任用趙普爲宰相，盧多遜心中更加不安。趙普多次暗示盧多遜讓他引退，盧多遜貪圖權勢地位，不能下决心。

適逢有人把盧多遜曾派遣中書省官吏趙白與秦王廷美聯係的事上報，太宗大怒，下詔列舉他不忠的罪過，降爲守兵部尚書。第二天，把盧多遜關押，命令翰林學士承旨李昉、學士扈蒙、衛尉卿崔仁冀、膳部郎中知雜事滕中正一起審訊。判罪定案，召文武常參官齊集朝堂評議，太子太師王溥等七十四人奏議説："謹案兵部尚書盧多遜，身處宰輔之位，心懷觀望，暗中派遣中書省官吏，交結親王，傳遞語言，詛咒君父，大逆不

結親王，通達語言，咒詛君父，大逆不道，干紀亂常，上負國恩，下虧臣節，宜膏鈇鉞，以正刑章。其盧多遜請依有司所斷，削奪在身官爵，準法誅斬。秦王廷美，亦請同盧多遜處分，其所緣坐，望準律文裁遣。”

遂下詔曰：“臣之事君，貳則有辟，下之謀上，將而必誅。兵部尚書盧多遜，頃自先朝擢參大政，洎予臨御，俾正台衡，職在燮調，任當輔弼。深負倚毗，不思補報，而乃包藏奸宄，窺伺君親，指斥乘輿，交結藩邸，大逆不道，非所宜言。爰遣近臣，雜治其事，醜迹盡露，具獄已成，有司定刑，外廷集議，僉以梟夷其族，污瀦其宫，用正憲章，以合經義。尚念嘗居重位，久事明廷，特寬盡室之誅，止用投荒之典，實汝有負，非我無恩。其盧多遜在身官爵及三代封贈、妻子官封，并用削奪追毁。一家親屬，并配流崖州，所在馳驛發遣，縱經大赦，不在量移之限。期周已上親屬，并配隸邊遠州郡。部曲奴婢縱之。餘依百官所議。中書吏趙白、秦王府吏閻密、王繼勳、樊德明、趙懷禄、閻懷忠并斬都門外，仍籍其家，親屬流配海島。”

閻密初給事廷美左右，太宗即位，補殿直，仍隸秦邸，恣横不法。王繼勳尤廷美所親信，嘗使求訪聲妓，繼勳因怙勢以取貨賄。德明素與趙白游處，多遜因之傳達機事，以結廷美。又累遣懷禄私召同母弟軍器庫副使趙廷俊與語。懷忠嘗爲廷美使詣淮海國王錢俶遺白金、扣器、絹扇等，廷美又嘗遣懷忠齎銀器、錦綵、羊酒詣其妻父潘璘營宴軍校。至是皆伏罪。多遜累世墓在河内，未敗前，一夕震電，盡焚其林木，聞者異之。

道，違背法紀倫常，上負國恩，下虧爲臣節操，應當身受死刑，以正刑法。盧多遜請求按照有關部門所作判决，削去所有官爵，依法處斬。秦王廷美，也請求與盧多遜同樣處理，所牽連的人，希望按照法律裁决。”

於是下詔説：“大臣侍奉君主，有二心就有罪，下圖謀上，必定處斬。兵部尚書盧多遜，自從先朝提拔參預大政，到我登基，使他位居宰相，職責在於諧調政務，輔弼皇上。深受依靠，不想補報，却包藏奸佞作惡，在君主身邊窺伺，指責帝王，交結藩王，大逆不道，不是應當説的。派遣近臣，共同審查此事，醜惡行迹全部暴露，案子已經審定，有關部門定下刑罰，外廷集中評議，都認爲應滅族，把他的宅第變成水潭，以正憲章，符合經義。念他曾擔任重要職位，長期事奉朝廷，特別寬免對全家處死，僅用流放荒遠的法典，實在是你有所辜負，不是我没有恩德。盧多遜本身官爵及三代封贈、妻子兒子的官封，全部削奪追毁。全家親屬，都流放崖州，所到之處用驛車遣送，即使遇大赦，也不許酌情移近。期周以上的親屬，都發配邊遠州縣。家丁奴婢都放去。其他依照百官所議。中書吏趙白、秦王府吏閻密、王繼勳、樊德明、趙懷禄、閻懷忠都在都門外斬首，并且没收他們的家産，親屬流放海島。”

閻密最初在秦王廷美身邊供職，太宗即位，補爲殿直，仍舊隸屬秦王府，驕横不法。王繼勳尤其受到廷美的親近信任，曾派遣他尋求歌妓，王繼勳趁機仗勢索取賄賂。樊德明素與趙白往來，盧多遜憑他傳達機要之事，以結交廷美。又多次派遣趙懷禄私下召來同母弟軍器庫副使趙廷俊與他交談。閻懷忠曾作爲廷美的使臣到淮海國王錢俶那裏去贈送白金、扣器、絹扇等，廷美又曾派遣閻懷忠携帶銀器、錦綵、羊酒到他的岳父潘璘營中宴請軍校。到這時全部伏法。盧多遜家連續幾代墓地在河内，未敗露之前，一夜雷電大震，全部焚毁墓地林木，聽到的人感到驚異。

多遜至海外，因部送者還，上表稱謝。雍熙二年，卒于流所，年五十二。詔徙其家於容州，未幾，復移置荆南。端拱初，録其子雍爲公安主簿，還其懷州籍没先塋。雍卒，諸弟皆特敕除州縣官。

盧多遜到達海南，趁押送的人回京，上表稱謝。雍熙二年，在流放處去世，年五十二。下詔把他的家遷移到容州，不久，又轉移安置在荆南。端拱初年，録用其子盧雍爲公安縣主簿，歸還他懷州没收的祖墳。盧雍去世，各個兄弟都特敕任州縣官。

初，億性儉素，自奉甚薄。及多遜貴顯，賜賚優厚，服用漸侈，愀然不樂，謂親友曰："家世儒素，一旦富貴暴至，吾未知税駕之所。"後多遜果敗，人服其有識。

起初，盧億生性節儉樸素，奉養自己很苦。盧多遜顯貴，賞賜優厚，服飾用度漸漸豪侈，心中不快，對親友說："家中世代儒者，一旦富貴忽然到來，我不知道有何歸宿。"後來盧多遜果然敗落，人們佩服他有見識。

咸平五年，又録雍弟寬爲襄州司士參軍。寬弟察，中景德進士，將廷試，特詔授以州掾。大中祥符二年，始改簿尉。三年，察奉多遜喪歸葬襄陽，又詔本州賜察錢三十萬。四年，仍録其孫又玄爲襄州司士。

咸平五年，又録用盧雍弟弟盧寬爲襄州司士參軍。盧寬弟弟盧察，景德年間中進士，即將廷試，特別下詔授以州掾。大中祥符二年，纔改爲簿尉。三年，盧察護送盧多遜靈柩返回襄陽安葬，又下詔本州賞賜盧察錢三十萬。四年，録用其孫盧又玄爲襄州司士。

## 宋琪

宋琪字叔寶，幽州薊人。少好學，晋祖割燕地以奉契丹，契丹歲開貢部，琪舉進士中第，署壽安王侍讀，時天福六年也。

宋琪字叔寶，幽州薊人。年少時好學，晋祖割讓燕地送給契丹，契丹每年開貢部，宋琪進士考試及第，任命爲壽安王侍讀，當時是天福六年。

幽帥趙延壽辟琪爲從事，會契丹内侵，隨延壽至京師。延壽子贊領河中節度，漢初改授晋昌軍，皆署琪爲記室。周廣順中，贊罷鎮，補觀城令。世宗征淮南，贊自右龍武統軍爲排陣使，復辟琪從征。及金陵歸款，以贊鎮廬州，表爲觀察判官。部有冤獄，琪辨之，免死者三人，特加朝散大夫。贊仕宋，連移壽陽、延安二鎮，皆表爲從事。

幽州統帥趙延壽徵召宋琪爲從事，適逢契丹入侵内地，跟隨趙延壽來到京城。趙延壽兒子趙贊領河中節度使，後漢初改授晋昌軍，都任用宋琪爲記室。後周廣順年間，趙贊罷免節度使，補爲觀城令。世宗征伐淮南，趙贊從右龍武統軍任排陣使，又徵召宋琪隨從出征。金陵歸降時，任命趙贊鎮守廬州，表奏爲觀察判官。屬下有冤案，宋琪辨明，免於處死的有三人，特別加官朝散大夫。趙贊在宋朝爲官，連移壽陽、延安二鎮，都表奏爲從事。

乾德四年，召拜左補闕、開封府推官。太宗爲府尹，初甚加禮遇，琪與宰相趙普、樞密使李崇矩善，出入門下，遂惡之，乃白太祖出琪知龍州，移閬州。開寶九年，爲護國軍節度判官。

乾德四年，召爲左補闕、開封府推官。太宗爲府尹，起初很是給以禮遇，宋琪與宰相趙普、樞密使李崇矩友善，出入門下，於是憎惡他，禀告太祖派宋琪出朝爲龍州知州，調任閬州知州。開寶九年，爲護國軍節度判官。

太宗即位，召赴闕。時程羽、賈

太宗即位，召赴朝廷。當時程羽、賈琰都從

琰皆自府邸攀附致顯要，抑琪久不得調。太平興國三年，授太子洗馬，召見詰責，琪拜謝，請悔過自新。遷太常丞，出知大通監。五年，召歸，將加擢用，爲盧多遜所沮，改都官郎中，出知廣州，將行，復以藩邸舊僚留判三司勾院。七年，與三司使王仁贍廷辨事忤旨，責授兵部員外郎，俄通判開封府事，京府置通判自琪始。

八年春正月，擢拜右諫議大夫、同判三司。三月，改左諫議大夫、參知政事。是秋，上將以工部尚書李昉參預國政，以琪先入，乃遷琪爲刑部尚書。十月，趙普出鎮南陽，琪遂與昉同拜平章事。自員外郎歲中四遷至尚書爲相。上謂曰："世之治亂，在賞當其功，罰當其罪，即無不治；謂爲飾喜怒之具，即無不亂，卿等慎之。"

九年九月，上幸景龍門外觀水磑，因謂侍臣曰："此水出於山源，清泠甘美，凡近河水味皆甘，豈非餘潤之所及乎？"琪等對曰："實由地脉潛通而然，亦猶人之善惡以染習而成也。"其年冬，郊祀禮畢，加門下侍郎、昭文館大學士。

一日，上謂琪等曰："在昔帝王多以崇高自處，顔色嚴毅，左右無敢貢言者。朕與卿等周旋款曲，商榷時事，蓋欲通上下之情，無有壅蔽。卿等但直道而行，無得有所顧避。"琪謝曰："臣等非才，待罪相府，陛下曲賜温顔，令盡愚懇，敢不傾竭以副聖意。"會詔廣宫城，宣徽使柴禹錫有别第在表識内，上言願易官邸，上覽奏不悦。禹錫陰結琪，欲因白請盧多遜舊第，上益鄙之。先是，簡州軍事推官王澣引對，上嘉其儁爽，面授朝官。翌日，琪奏澣經學出身，一任

王府攀附到顯要官位，壓制宋琪很久得不到升調。太平興國三年，授太子洗馬，召見追問責備，宋琪拜謝，請求悔過自新。升爲太常丞，出朝知大通監。五年，召回，將要提拔任用，被盧多遜阻止，改爲都官郎中，出朝爲廣州知州，即將出行，又作爲王府舊僚佐留判三司勾院。七年，與三司使王仁贍在朝廷辯論事務違背旨意，責降爲兵部員外郎，不久通判開封府事，京府設通判從宋琪開始。

八年春正月，提拔任右諫議大夫、同判三司。三月，改爲左諫議大夫、參知政事。當年秋，皇上將要任用工部尚書李昉參預國政，因宋琪先入，就調任宋琪爲刑部尚書。十月，趙普出朝鎮守南陽，宋琪於是與李昉一同任平章事。從員外郎一年中四次提升到尚書擔任宰相。皇上對他們説："治理亂世，在於獎賞與功勞相稱，懲罰與罪過相當，就不會治理不好；如果憑自己好惡行事，就無法不亂，你們應謹慎。"

九年九月，皇上到景龍門外觀看水磨，因而對侍臣説："這條河自山中流出，清涼甘美，凡靠近河邊之處水味都是甜的，難道不是浸潤所致嗎？"宋琪等回答説："確實因地脉暗通而導致如此，也就像人的善惡是因爲熏染熟習而形成的啊。"這年冬，郊祀禮完畢，加官門下侍郎、昭文館大學士。

一天，皇上對宋琪等人説："從前帝王多數高高在上，面色嚴肅，身邊的人没有敢於進言的。我與你們殷勤應酬，商量時政，是想要溝通上下世情，没有壅塞遮蔽。你們衹須按照正道去做，不要有所顧忌迴避。"宋琪謝恩説："臣等并非賢才，在相府等待處罰，陛下曲意賜與温和的態度，讓我們盡顯愚忠，怎敢不竭盡全力以求符合聖意。"下詔擴建宫城時，宣徽使柴禹錫有别墅在擴建範圍内，上言希望改换官邸，皇上讀了奏章很不高興。柴禹錫暗中結交宋琪，想要讓他請求盧多遜的舊宅，皇上更加鄙視他。在此之前，簡州軍事推官王澣被召見問答，皇上贊美他俊逸豪爽，當面授與朝官。第二天，宋琪上奏王

幕職，例除七寺丞。上曰："吾已許之矣，可與東宮官。"琪執不從，擬大理丞告牒進入，上批曰："可右贊善大夫。"琪勉從命，上滋不悅。

澣是經學出身，擔任過一任幕府官職，按例爲七寺丞。皇上說："我已經許諾他了，可以給與東宮官職。"宋琪執意不肯聽從，起草大理丞告身文書進呈，皇上批示說："可任右贊善大夫。"宋琪勉强從命，皇上更加不高興。

初，上令琪娶馬仁瑀寡妻高繼冲之女，厚加賜與以助采。廣南轉運王延範，高氏之親也，知廣州徐休復密奏其不軌，且言其依附大臣。上因琪與禹錫入對，問延範何如人，琪未知其端，盛言延範强明忠幹，禹錫旁奏與琪同。上意琪交通，不欲暴其狀，因以琪素好詼諧，無大臣體，罷守本官；禹錫授左驍衛大將軍。琪將罷前數日，有異鳥集琪待漏之所，驅之不去，及是罷相，人以爲先兆云。

起初，皇上命宋琪娶馬仁瑀寡妻高繼冲的女兒，厚賜以資助彩禮。廣南轉運使王延範，是高氏的親戚，廣州知州徐休復密奏他圖謀不軌，并且上言他依附大臣。皇上趁宋琪與柴禹錫入朝廷對，詢問王延範是什麼樣的人，宋琪不知事情的起因，大力上言王延範精明强幹，柴禹錫在一旁所奏與宋琪相同。皇上以爲宋琪與他勾結，不想公開這一情况，因而以宋琪平時喜好戲謔，没有大臣體統爲由，罷免宰相職務守本官；柴禹錫授左驍衛大將軍。宋琪將要罷免宰相之前數日，有怪鳥停在宋琪等待上朝的地方，驅趕也不離開，等到這次罷免宰相，人們認爲是先兆。

端拱初，上親耕籍田，以舊相進位吏部尚書。二年，將討幽薊，詔群臣各言邊事。琪上疏謂：

端拱初年，皇上親耕籍田，以舊任宰相提升官位爲吏部尚書。二年，即將討伐幽薊，詔令大臣各自就邊疆事務發表意見。宋琪上疏說：

大舉精甲，以事討除，靈旗所指，燕城必降。但徑路所趨，不無險易，必若取雄、霸路直進，未免更有陽城之圍。蓋界河之北，陂淀坦平，北路行師，非我所便。况軍行不離於輜重，賊來莫測其淺深。欲望回轅，西適山路，令大軍會於易州，循孤山之北，漆水以西，挾山而行，援糧而進，涉涿水，并大房，抵桑乾河，出安祖寨，則東瞰燕城，裁及一舍，此是周德威收燕之路。

大規模出動精兵，進行討伐，帥旗所指，燕城必定投降。但所經之路，不是没有危險容易之分，如果一定要從雄、霸一路直進，難免再有陽城之圍。因爲界河以北，坡地沼澤都很平坦，北路行軍，不是我方所合宜的。何况軍隊行進離不開輜重，賊軍到來無法明白他們的實情。希望調轉車轅，向西去走山路，命令大軍在易州會師，沿着孤山之北，漆水以西，傍山而行，携帶糧草前進，渡過涿水，依傍大房，到桑乾河，出安祖寨，那麽東向俯瞰燕城，纔有一舍的路程，這是周德威收復燕地的路綫。

自易水距此二百餘里，并是沿山，村墅連延，溪澗相接，采薪汲水，我占上游。東則林麓平岡，非戎馬奔衝之地，内排槍弩步隊，實王師備禦之方，而於山上列白幟以望之，戎馬之來，二

從易水到這裏二百餘里，都是連綿的山地，鄉村相連，溪澗相接，伐木取水，我方占據上游。東面是林麓山崗，不是敵方騎兵奔馳衝擊的地方，在内排列槍弩步兵，實爲王師防守之地，同時在山上設白旗瞭望，敵方軍隊到來，二十里外就可以詳盡地得知數

十里外可悉數也。

從安祖寨西北有盧師神祠，是桑乾出山之口，東及幽州四十餘里。趙德鈞作鎮之時，欲遏西衝，曾塹此水。況河次半有崖岸，不可徑度，其平處築城護之，守以偏師，此斷彼之右臂也。仍慮步奚爲寇，可分雄勇兵士三五千人，至青白軍以來山中防遏，此是新州、嬀川之間，南出易州大路，其桑乾河水屬燕城北隅，繞西壁而轉。大軍如至城下，於燕丹陵東北横堰此水，灌入高梁河，高梁岸狹，桑水必溢。可於駐蹕寺東引入郊亭淀，三五日瀰漫百餘里，即幽州隔在水南。王師可於州北繫浮梁以通北路，賊騎來援，已隔水矣。視此孤壘，浹旬必克。幽州管内洎山後八軍，聞薊門不守，必盡歸降，蓋勢使然也。

然後國家命重臣以鎮之，敷恩澤以懷之。奚、霫部落，當劉仁恭及其男守光之時，皆刺面爲義兒，服燕軍指使，人馬疆土少劣於契丹，自被脅從役屬以來，常懷骨髓之恨。渤海兵馬土地，盛於奚帳，雖勉事契丹，俱懷殺主破國之怨。其薊門洎山後雲、朔等州，沙陀、吐渾元是割屬，咸非叛黨。此蕃漢諸部之衆，如將來王師討伐，雖臨陣擒獲，必貸其死，命署置存撫，使之懷恩，但以罪契丹爲名。如此則蕃部之心，願報私憾，契丹小醜，克日殄平。其奚、霫、渤海之國，各選重望親嫡，封册爲王，仍賜分器、鼓旗、車服戈甲以優遣之，必竭赤心，永服皇化。

量。

從安祖寨向西北有盧師神祠，是桑乾河出山的河口，東到幽州四十餘里。趙德鈞擔任節度使時，想要遏制西部要衝，曾開挖這條河。況且河邊一半有崖岸，不能直接渡過，在平坦的地方築城護衛，用部分軍隊鎮守，這就斷了對方的右臂。還擔心奚族侵擾，可分出雄壯勇猛的士兵三五千人，到青白軍以來的山中防禦，這裏是新州、嬀川之間，向南出易州大路，桑乾河水連接燕城的北角，繞過西側城墻轉彎。大軍如果到達城下，在燕丹陵東北築堰横攔這條河，灌入高梁河，高梁河河岸狹窄，桑乾河水必定泛濫。可以在駐蹕寺以東引入郊亭淀，三五日之内瀰漫一百餘里，就把幽州隔在大水以南。朝廷軍隊可以在州城北面建浮橋溝通北路，賊軍騎兵來救援，已經被大水隔斷。這樣的孤城，十天之内必能攻克。幽州所轄地區及山後八軍，聽到薊門失守，必定全部歸降，這是形勢所致。

然後國家任命重臣鎮守，施行恩澤來懷柔他們。奚、霫部落，在劉仁恭及其子劉守光之時，都在臉上刺字作爲義兒，服從燕軍指揮使用，人馬疆土比契丹稍差，自從被脅從役屬以來，常常懷有刻骨之恨。渤海的兵馬土地，比奚族部落强大，雖勉强服從契丹，都懷有殺君滅國之恨。薊門及山後雲、朔等州，沙陀、吐渾原本是割地附屬之部，都不是叛逆同黨。這些蕃漢各部的人馬，如果將來朝廷軍隊討伐，即使在陣前擒獲，也必須寬恕他們的死罪，命令官員安撫，使他們感念恩德，僅懲處契丹。這樣就能使蕃部之心，願報私仇，契丹小醜，即將削平。那些奚、霫、渤海等國，各選有威望的嫡系親族，册封爲王，再賞賜分器、鼓旗、車服戈甲優厚發遣他們，必定竭盡忠心，永遠服從皇朝。

俟克平之後，宣布守臣，令於燕境及山後雲、朔諸州，厚給衣糧料錢，别作禁軍名額，召募三五萬人，教以騎射，隸於本州。此人生長塞垣，諳練戎事，乘機戰鬥，一以當十，兼得奚、霫、渤海以爲外臣，乃守在四夷也。

然自阿保機時至於近日，河朔户口，虜掠極多，并在錦帳。平盧亦邇柳城，遼海編户數十萬，耕墾千餘里，既殄異類，悉爲王民。變其衣冠，被以聲教，願歸者俾復舊貫，懷安者因而撫之，申畫郊圻，列爲州縣，則前代所建松漠、饒落等郡，未爲開拓之盛也。

琪本燕人，以故究知蕃部兵馬山川形勢。俄又上奏曰：

國家將平燕薊，臣敢陳十策：一、契丹種族，二、料賊衆寡，三、賊來布置，四、備邊，五、命將，六、排陣討伐，七、和蕃，八、饋運，九、收幽州，十、滅契丹。

契丹，蕃部之别種，代居遼澤中，南界潢水，西距邢山，疆土幅員，千里而近。其主自阿保機始强盛，因攻渤海，死於遼陽。妻述律氏生三男：長曰東丹；次曰德光，德光南侵還，死於殺胡林；季曰自在太子。東丹生永康，永康代德光爲主，謀起軍南侵，被殺於火神淀。德光之子述律代立，號爲“睡王”。二年，爲永康子明記所簒。明記死，幼主代立。明記妻蕭氏，蕃將守興之女，今幼主，蕭氏所生也。

平定之後，宣布鎮守之臣，命令在燕境内及山後雲、朔各州，優厚供給衣服糧食草料錢財，另外作爲禁軍名額，招募三五萬人，訓練騎射，隸屬於本州。這些人生長在邊塞，熟練作戰，進行戰鬥，一個可以當作十個，加上得到奚、霫、渤海作爲外臣，就是守在四夷。

然而自從阿保機之時直到近日，河朔民户人口，大量被擄掠，都在錦帳之下。平盧也靠近柳城，遼海編户數十萬，耕種開墾千餘里，消滅異類以後，全部成爲王朝百姓。改變他們的衣冠，施以教化，願意返回的讓他們回到舊地，希望安定的趁勢安撫他們，規劃都邑疆界，設爲州縣，那樣前代所建松漠、饒落等州，不及現在開拓之盛。

宋琪本是燕人，因此深知蕃部兵馬山川形勢。隨即又上奏説：

國家將要平定燕薊，臣大膽陳述十條計策：一、契丹的種族，二、推測賊軍多少，三、賊軍到來的布置，四、邊境防禦，五、任命將領，六、排陣討伐，七、結交蕃部，八、供應運輸，九、收復幽州，十、消滅契丹。

契丹，是蕃部的另一種族，世代居住遼水澤之中，南到潢水，西到邢山，疆土幅員，將近千里。他們的國主從阿保機開始强盛，因進攻渤海，死在遼陽。妻述律氏生三子：長子名叫東丹；次子名叫德光，德光南侵返回，死在殺胡林；第三個兒子名叫自在太子。東丹生永康，永康接替德光爲國主，陰謀起兵南侵，在火神淀被殺。德光兒子述律接替爲國君，號爲“睡王”。二年，被永康兒子明記簒位。明記死，幼主接替爲王。明記妻蕭氏，是蕃將守興的女兒，現在的幼主，是蕭氏所生。

晉末，契丹主頭下兵謂之大帳，有皮室兵約三萬，皆精甲也，爲其爪牙。國母述律氏頭下，謂之屬珊，屬珊有衆二萬，乃阿保機之牙將，當是時半已老矣。南來時，量分借得三五千騎，述律常留餘兵爲部族根本。其諸大首領有太子、偉王、永康、南北王、于越、麻荅、五押等。于越，謂其國舅也。大者千餘騎，次者數百騎，皆私甲也。

後晉末，契丹主頭下軍隊稱爲大帳，有皮室兵約三萬，都是精鋭軍隊，是他的心腹部隊。國母述律氏頭下，稱爲屬珊，屬珊有人馬二萬，是阿保機的牙將，在那時一半已經年老了。南來時，酌量借到三五千人馬，述律常常保留其餘兵力作爲部族的根本。各大首領有太子、偉王、永康、南北王、于越、麻荅、五押等。于越，指的是他們的國舅。大的有一千多人馬，稍小的數百人馬，都是私人軍隊。

别族則有奚、霫，勝兵亦萬餘人，少馬多步。奚，其王名阿保得者，昔年犯闕時，令送劉晞、崔廷勳屯河、洛者也。又有渤海首領大舍利高模翰步騎萬餘人，并髡髮左衽，竊爲契丹之飾。復有近界尉厥里、室韋、女真、党項亦被脅屬，每部不過千餘騎。其三部落，吐渾、沙陀，洎幽州管内、雁門已北十餘州軍部落漢兵合二萬餘衆，此是石晉割以賂蕃之地也。蕃漢諸族，其數可見矣。

其他部族有奚、霫，當兵的也有一萬多人，少數是騎兵多數是步兵。奚，他們的國王名叫阿保得的，昔年侵犯京城時，曾命令護送劉晞、崔廷勳駐守河、洛。又有渤海首領大舍利高模翰步兵騎兵一萬餘人，都是剃髮而衣襟向左，爲契丹服飾。又有靠近邊界的尉厥里、室韋、女真、党項也被脅從附屬，每個部落不過千餘人馬。其三部落，吐渾、沙陀，及幽州管轄區内、雁門以北十餘州軍部落漢兵共二萬餘人，這是石晉割讓以賄賂蕃族的土地。蕃漢各族，數目可以清楚了。

每蕃部南侵，其衆不啻十萬。契丹入界之時，步騎車帳不從阡陌，東西一概而行。大帳前及東西面，差大首領三人，各率萬騎，支散游奕，百十里外，亦交相偵邏，謂之欄子馬。契丹主吹角爲號，衆即頓合，環繞穹廬，以近及遠。折木梢屈之爲弓子鋪，不設槍營壍柵之備。每軍行，聽鼓三伐，不問昏晝，一匝便行。未逢大敵，不乘戰馬，俟近我師，即競乘之，所以新羈戰蹄有餘力也。且用軍之術，成列而不戰，俟退而乘之，多伏兵斷糧道，冒

每次蕃部南侵，他們的人馬不下十萬。契丹進入邊界時，步兵騎兵車輛帳篷不沿道路，東西排開前進。大帳前及東西兩面，派大首領三人，各自率領一萬騎兵，分散巡行，百十里外，也不斷偵察巡邏，稱爲欄子馬。契丹主吹角爲號，衆人就馬上會合，環繞大帳，由近到遠。折樹梢彎曲做成弓子鋪，不設置槍刀營壘壕溝寨柵的防禦設施。每逢軍隊出發，聽到三次擊鼓，不論晝夜，一遍就出發。不遇到大敵，不騎戰馬，等到接近我國軍隊，就争相上馬，是因爲剛上戰馬馬有餘力。而且用兵的方法，排列好却不出戰，等到後退時乘機攻打，經常用伏兵切斷運糧道路，夜間點火，在上風添柴，糧餉自行携帶，後退失敗不

夜舉火，上風曳柴，饋餉自齎，退敗無耻，散而復聚，寒而益堅，此其所長也。中原所長，秋夏霖霪，天時也；山林河津，地利也；槍突劍弩，兵勝也；財豐士衆，力强也。乘時互用，較然可知。

王師備邊破敵之計，每秋冬時，河朔州軍緣邊寨栅，但專守境，勿輒侵漁，令彼尋戈，其詞無措。或戎馬既肥，長驅入寇，契丹主行，部落萃至，寒雲翳日，朔雪迷空，鞍馬相持，氈褐之利。所宜守陣坐甲，以逸待勞，令騎士并屯於天雄軍、貝磁相州以來，若分在邊城，緩急難於會合；近邊州府，只用步兵，多屯弩手，大者萬卒，小者千人，堅壁固守，勿令出戰。彼以全國之兵，此以一郡之衆，雖勇懦之有殊，慮衆寡之不敵也。國家别命大將，總統前軍，以遏侵軼，只於天雄軍、邢洺貝州以來，設掎戎之備。俟其陽春啓候，虜計既窮，新草未生，陳荄已朽，蕃馬無力，疲寇思歸，逼而逐之，必自奔北。

前軍行陣之法，馬步精卒不過十萬，自招討以下，更命三五人藩侯充都監、副戎、排陣、先鋒等職，臨事分布，所貴有權。追戎之陣，須列前後，其前陣萬五千騎，陣身萬人，是四十指揮，左右梢各十指揮，是二十將。每指揮作一隊，自軍主、都虞候、指揮使、押當，每隊用馬突或刃子槍一百餘，并弓劍、骨朵。其陣身解鐙排之，俟與戎相搏之時，無問厚薄，十分作氣，

覺得耻辱，分散後又重新聚集，寒冷時更加堅强，這是他們的長處。中原的長處，秋夏兩季久雨不停，是天時；山林河湖，是地利；槍矛劍弩，武器精良；財力豐足兵將衆多，力量强大。乘機各自揚長避短，十分清楚。

朝廷軍隊防守邊境打敗敵人的方法，每年秋冬之時，河朔州軍沿邊寨栅，僅專門守禦本地，不要輕易侵擾，使對方尋事起兵，找不到理由。如果戰馬已肥，長驅入侵，契丹主出行，各部落齊集而來，寒雲蔽日，朔雪迷空，鞍馬相持，對方很有利。適宜的做法是坐甲守城，以逸待勞，命令騎兵都駐在天雄軍、貝磁相州附近，如果分散在邊境各城，有緊急情況難於會合；靠近邊境的州府，衹用步兵，大量駐屯弩手，大的一萬人，小的一千人，加固城池堅守，不要讓他們出城作戰。對方以全國的兵力，這裏靠一州的軍隊，雖然勇敢怯懦有所不同，也擔心寡不敵衆。國家另外任命大將，統率前軍，抵禦侵襲，僅在天雄軍、邢洺貝州以來，設牽制敵人的防備。等到陽春回暖，賊虜計謀已窮，新草尚未長出，舊草根已經腐朽，蕃馬無力，疲憊的敵軍想要返回，逼近驅逐他們，必定自行奔逃。

先頭部隊布陣的方法，馬步精兵不過十萬，自招討使以下，再任命三五名藩王充任都監、副戎、排陣、先鋒等職，遇事進行安排，貴在有權。追擊戎人的軍陣，必須排列前後，前陣一萬五千名騎兵，主陣體一萬人，是四十指揮，左右兩側各十名指揮，共二十將。每一指揮排成一隊，從軍主、都虞候、指揮使、押當，每隊用馬突或刀槍一百餘枝，連同弓劍、骨朵。陣身解鐙排列，等到與敵軍交鋒之時，不論人數多少，鼓足士氣，槍突交互衝擊，往來奔馳追逐，後陣接着前進。對方如果乘機深入，在陣身後面，

槍突交衝，馳逐往來，後陣更進。彼若乘我深入，陣身之後，更有馬步人五千，分爲十頭，以撞竿、鐙弩俱進，爲回騎之舍。陣梢不可輕動，蓋防横騎奔衝，此陣以都監主之，進退賞罰，便可裁决。後陣以馬步軍八萬，招討董之，與前陣不得過三五里，展梢實心，布常山之勢，左右排陣分押之。或前陣擊破寇兵，後陣亦禁其馳驟輕進，蓋師正之律也。

再用馬步兵五千人，分爲十頭，用撞竿、鐙弩同時進發，作爲回騎之地。陣梢不可輕動，是因爲防備騎兵横向衝擊，這個陣由都監率領，進退賞罰，根據情况裁决。後陣用馬步軍八萬，由招討使率領，與前陣相距不能超過三五里，展開外圍充實中心，布成常山之勢，左右排陣分別押後。如果前陣攻破敵軍，後陣也要禁止快速奔馳輕易進發，這是統師的軍紀。

《牧誓》云："四伐五伐，乃止齊焉。"慎重之戒也。是以開運中晋軍掎戎，未嘗放散，三四年間，雖德光爲戎首，多計桀黠，而無勝晋軍之處，蓋并力禦之。厥後以任人不當，爲彦澤之所誤。如將來殺獲驅攘之後，聖人務好生之德，設息兵之謀，雖降志難甘，亦和戎爲便。魏絳嘗陳五利，奉春僅得中策，歷觀載籍，前王皆然。《易》稱高宗用伐鬼方，《詩》美宣王薄伐玁狁，是知戎狄侵軼，其來尚矣。然則兵爲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若精選使臣，不辱君命，通盟繼好，弭戰息民，此亦策之得也。

《牧誓》説："四伐五伐，乃止齊焉。"是慎重的告誡。因此開運年間晋軍拖住戎人，從未放散，三四年之間，雖然德光做戎族首領，足智多謀凶惡狡猾，却没有勝過晋軍之處，就因爲合力防禦他。此後因用人不當，被彦澤所誤。如果將來殺戮俘獲驅逐之後，聖人行使愛惜生靈的恩德，立平息戰争的計劃，即使降低志願難以甘心，也以和好戎族爲便。魏絳曾陳述五利，奉春僅使用中策，一一翻閲史書，前代帝王都是如此。《易經》稱頌高宗征伐鬼方，《詩經》贊美宣王討伐玁狁，是明白戎狄侵犯，事情久遠了。然而戰争是凶器，聖人不得已而使用。如果精選使臣，不辱使命，立盟約繼續和好，消除戰争愛護百姓，這也是適當的政策。

臣每見國朝發兵，未至屯戍之所，已於兩河諸郡調民運糧，遠近騷然，煩費十倍。臣生居邊土，習知其事。况幽州爲國北門，押蕃重鎮，養兵數萬，應敵乃其常事。每逢調發，惟作糗糧之備，入蕃旬浹，軍糧自齎，每人給麨斗餘，盛之於囊以自隨。征馬每匹給生穀二斗，作口袋，飼秣日以二升爲限，旬日之間，

我經常見到本朝發兵，未到駐守之地，已經在兩河各州徵調百姓運糧，遠近騷動，費用增加十倍。我生長在邊疆地區，熟知這些事情。况且幽州是國家的北門，抵制蕃族的重鎮，養兵數萬人，防敵是那裏很經常的事。每逢調集，須作好乾糧的準備，進入蕃部十天，軍糧自己携帶，每人供給乾糧一斗有餘，盛放在囊中帶在身邊。戰馬每匹供給生穀二斗，作成口袋，飼料每天以二升爲限，十天之内，人馬都不會飢

人馬俱無饑色。更以牙官子弟，戮力津擎裹送，則一月之糧，不煩饋運。俟大軍既至，定議取捨，然後圖轉餉，亦未爲晚。臣去年有平燕之策，入燕之路具在前奏，願加省覽。

疏奏，頗采用之。

淳化二年，詔百官轉對，琪首應詔，建明堂、辟雍之議。五年，李繼遷寇靈武，命侍衛馬軍都指揮使李繼隆爲河西兵馬都部署以討之。西川賊帥李順攻劫州縣，以昭宣使王繼恩爲劍南西川招安使。琪又上書言邊事曰：

臣頃任延州節度判官，經涉五年，雖未嘗躬造夷落，然常令蕃落將和斷公事，歲無虛月，蕃部之事，熟於聞聽。大約党項、吐蕃風俗相類，其帳族有生户、熟户，接連漢界、入州城者謂之熟户，居深山僻遠、橫過寇略者謂之生户。其俗多有世仇，不相來往，遇有戰鬥，則同惡相濟，傳箭相率，其從如流。雖各有鞍甲，而無魁首統攝，并皆散漫山川，居常不以爲患。

党項界東自河西銀、夏，西至靈、鹽，南距鄜、延，北連豐、會。厥土多荒隙，是前漢呼韓邪所處河南之地，幅員千里。從銀、夏至青、白兩池，地惟沙磧，俗謂平夏；拓拔，蓋蕃姓也。自鄜、延以北，多土山柏林，謂之南山；野利，蓋羌族之號也。

從延州入平夏有三路：一、東北自豐林縣葦子驛至延川縣接綏州，入夏州界；一、正北從金明縣入蕃界，至盧關四五百里，

餓。再用牙官子弟，努力携帶運送，那樣一個月的糧草，不需運輸。等到大軍到達，議定取捨，然後轉運也不算晚。我去年有平定燕的策略，入燕的路綫都在以前的奏章中説明，希望能閲覽。

奏章進上，大多采用。

淳化二年，下詔百官依次奏言時政得失，宋琪首先應詔，提出建明堂、辟雍的建議。五年，李繼遷侵犯靈武，任命侍衛馬軍都指揮使李繼隆爲河西兵馬都部署討伐他。西川賊帥李順搶劫州縣，任命昭宣使王繼恩爲劍南西川招安使。宋琪又上書談論邊境事務説：

我不久前任延州節度判官，前後五年，雖未曾親身前往夷人部落，然而經常命令蕃族部落將領參加決斷公事，一年中没有一個月空過，蕃部之事，聽得很熟。大約党項、吐蕃風俗相似，那些游牧民族有生户、熟户，連接漢族地區、進入州城的稱爲熟户，居住在深山偏遠地區、翻越過來掠奪的稱爲生户。那裏的風俗多有世仇，不互相來往，遇有戰鬥，就同惡相濟，傳遞號箭互相跟從，跟隨的人如同流水。雖然各有鞍轡盔甲，却没有魁首統一管理，全分散在山川之間，平常不造成禍患。

党項東起自河西銀、夏，西至靈、鹽，南到鄜、延，北連豐、會。那裏的土地多荒蕪，是前漢呼韓邪所居住的河南之地，幅員千里。從銀、夏到青、白兩池，土地全是沙漠，俗稱平夏；拓拔，是蕃姓。從鄜、延以北，有很多土山柏林，稱爲南山；野利，是羌族的號。

從延州進入平夏有三條路：一條，東北從豐林縣葦子驛到延川縣連接綏州，入夏州界；一條，正北從金明縣進入蕃族地區，到盧關四五百里，纔進入平夏州南部邊界；一

方入平夏州南界；一、西北歷萬安鎮經永安城，出洪門至宥州四五百里，是夏州西境。我師如入夏州之境，宜先招致接界熟户，使爲鄉導，其强壯有馬者，令去官軍三五十里踏白先行。緣此三路，土山柏林，溪谷相接，而復隘狹不得成列，躡此鄉導，可使步卒多持弓弩槍鋸隨之，以三二千人登山偵邏，俟見坦塗寧静，可傳號勾馬遵路而行，我皆嚴備，保無虞也。

長興四年，夏州李仁福死，有男彝超擅稱留後。當時詔延州安從進與李彝超换鎮，彝超據夏州，固不奉詔，朝廷命邠州藥彦稠總兵五萬送從進赴任。時頓兵城下，議欲攻取，軍儲不繼，遽命班師。而振旅之時，不能嚴整，失戈棄甲，遂爲邊人之利。

臣又聞党項號爲小蕃，非是勍敵，若得出山布陣，止勞一戰，便可蕩除。深入則饋運艱難，窮追則窟穴幽隱，莫若緣邊州鎮，分屯重兵，俟其入界侵漁，方可隨時掩擊，非爲養勇，亦足安邊。凡烏合之徒，勢不能久，利於速鬥，以騁兵鋒。莫若持重守疆，以挫其鋭。彼無城守，衆乏糇糧，威賞不行，部族分散，然後密令覘其保聚之處，預於麟、府、鄜、延、寧、慶、靈、武等州約期會兵，四面齊進，絶其奔走之路，合勢擊之，可以剪除無噍類矣。仍先告諭諸軍，擊賊所獲生口、資畜，許爲己有，彼爲利誘，則人百其勇也。

條，西北過萬安鎮經永安城，出洪門到宥州四五百里，是夏州西部。我軍如果進入夏州境内，應當先招撫接壤地區的熟户，讓他們作嚮導，那些强壯有馬的，命令他們距官軍三五十里踏白先行。因爲這三條路，土山柏林，溪谷相連，而且狹窄不能排列成行，跟着這些嚮導，可以讓步兵大量手持弓弩槍鋸隨其後，用二三千人登山偵察巡邏，等到看見坦途寧静，可以傳遞號令讓騎兵沿路前行，我軍全部嚴加戒備，可保無憂。

長興四年，夏州李仁福死去，其子李彝超擅自稱爲留後。當時詔令延州安從進與李彝超交换藩鎮，李彝超占據夏州，堅決不奉詔，朝廷命令邠州藥彦稠統率五萬軍隊送從進赴任。那時軍隊駐在城下，商議要攻取，軍需儲備供應不上，就下命班師。然而軍隊出發之時，軍紀不整，丢棄武器盔甲，於是被邊境之人拿走。

我又聽説党項號稱小蕃，不是强敵，如果能够出山布陣，衹需一次戰鬥，就可以掃平。深入則運輸艱難，窮追則窟穴幽深，不如沿邊州鎮，分别屯駐重兵，等到他們進入國界侵擾搶奪，纔可以隨時襲擊，不但蓄養精力，也足以安定邊疆。凡烏合之衆，氣勢不能長久，利於速戰，以便施展軍隊的鋭氣。不如慎重穩固鎮守邊疆，以挫傷對方的鋒鋭。對方無城可守，軍隊缺少糧食，威力賞賜不能施行，部族分散，然後秘密下令偵察他們聚集之處，預先在麟、府、鄜、延、寧、慶、靈、武等州約定日期會集軍隊，四面同時進軍，斷絶他們奔逃的道路，合力攻打，可以全部消滅。宣告諸軍，俘獲的人口、牲畜、財物，允許自己擁有，那些人被利所吸引，就會人人勇氣百倍。

靈武路自通遠軍入青岡峽五百里，皆蕃部熟户。向來使人、商旅經由，并在部族安泊，所求賂遺無幾，謂之“打當”，亦如漢界逆旅之家宿食之直也。此時大軍或須入其境，則鄉導踏白，當如夏州之法。況彼靈州便是吾土，芻粟儲畜，率皆有備。緣路五七程，不煩供饋，止令逐都兵騎，裹糧輕齎，便可足用。諺所謂“磨鐮殺馬”，劫一時之力也，旬浹之餘，固無闕乏矣。

又臣曾受任西川數年，經歷江山，備見形勢要害。利州最是咽喉之地，西過桔柏江，去劍門百里，東南去閬州，水陸二百餘里，西北通白水、清川，是龍州入川大路，鄧艾於此破蜀，至今廟貌存焉。其外三泉、西縣，興、鳳等州，并爲要衝，請選有武略重臣鎮守之。

奏入，上密寫其奏，令繼隆擇利而行。

至道元年春，大宴於含光殿，上問琪年，對曰：“七十有九。”上因慰撫久之。二年春，拜右僕射，特令月給實奉一百千，又以其衰老，詔許五日一朝。是年九月被病，令其子貽序秉筆，授辭作《多幸老民敍》，大抵謂《洪範》五福，人所難全，而己兼有之，實天幸也。又口占遺表數百字而卒。贈司空，謚惠安。起復貽序爲右贊善大夫，貽庥爲大理評事，貽廣童子出身。貽序上表乞終喪制，從之。天禧初，録其孫宗諒試秘書郎。

琪素有文學，頗詼捷。在使府前後三十年，周知人情，尤通吏術。在相位日，百執事有所求請，多面折之，以是取怨於人。

靈武路從通遠軍進入青岡峽五百里，都是蕃部熟户。向來使臣、商旅經過，都在部族休息停留，所求財物很少，稱爲“打當”，也就像是漢族地區旅舍之家的食宿費用。這時大軍如果需要進入這個地區，就由嚮導踏白，正如夏州的方法。況且靈州就是我們的國土，糧草儲蓄，全部都有準備。沿路五七天的行程，不需要運送供應，可命令逐都兵馬，包裹糧食輕裝携帶，就可以够用。諺語所謂“磨鐮殺馬”，是急於用一時之力，十天以上，當然不會缺乏。

又我曾在西川任職數年，游歷當地山川，完全瞭解形勢要害。利州是咽喉之地，西過桔柏江，距劍門一百里，東南距閬州，水陸路二百餘里，西北通白水、清川，是龍州入川的大路，鄧艾在這裏打敗蜀軍，至今祠廟塑像還保留着。外圍的三泉、西縣，興、鳳等州，都是要衝，請求選用有武略的大臣鎮守那裏。

奏章獻入，皇上密寫這份奏章，讓李繼隆選擇有利的施行。

至道元年春，在含光殿大宴群臣，皇上問宋琪年齡，回答説：“七十九歲。”皇上因而撫慰很久。二年春，授右僕射，特别下令每月供給實俸一百千，又因爲他衰老，下詔准許每五天上朝一次。當年九月患病，讓兒子宋貽序執筆，口授作《多幸老民敍》，大意是説《洪範》五福，人所難全，而自己同時擁有，實在是天幸。又口述遺表數百字然後去世。贈官司空，謚號惠安。宋貽序服喪未滿而任用爲右贊善大夫，宋貽庥爲大理評事，宋貽廣童子出身。宋貽序上表請求服滿喪期，依從了他。天禧初年，録用其孫宋宗諒試任秘書郎。

宋琪一向博學能文，非常詼諧敏捷。在節度府前後三十年，瞭解世態人情，尤其通曉做官之道。任宰相時，各執事官有所請求，經常當面拒絕，因此取怨於人。

貽序嘗預修《册府元龜》，筆札遒勁。未幾，坐事左遷復州副使，起爲殿中丞卒。

宋貽序曾參加編寫《册府元龜》，文字遒勁。不久，因事定罪貶爲復州副使，起用爲殿中丞去世。

### 宋雄

宋雄者，亦幽州人。初與琪齊名燕、薊間，謂之“二宋”。

宋雄，也是幽州人。起初與宋琪在幽、薊一帶齊名，稱爲“二宋”。

雄仕契丹爲應州從事。雍熙三年，王師北伐，雄與其節度副使艾正以城降，授正本州觀察使，以雄爲鴻臚少卿同知州事。改光禄少卿，歷知均、唐二州。未幾，護河陰屯兵，以知河渠利害，因命領護汴口，均節水勢，以達轉漕，京師賴之。改太子詹事，復爲光禄少卿，遷將作監。所至職務修舉，公私倚任焉。

宋雄在契丹爲應州從事。雍熙三年，朝廷軍隊北伐，宋雄與那裏的節度副使艾正獻城投降，授艾正爲本州觀察使，任命宋雄爲鴻臚少卿同知州事。改爲光禄少卿，歷任均、唐二州知州。不久，爲河陰屯兵護軍，因通曉河渠利弊，任命兼領汴口護軍，調節水勢，以便漕運通達，京師漕運無阻。改任太子詹事，又任光禄少卿，改爲將作監。所到之處辦事很好，公私依賴信任他。

雄涉獵文史，善談論，有氣節，士流多推許之。景德元年，卒，年七十六。録其子可久爲太常寺奉禮郎，賦禄終制。

宋雄涉獵文史，善於談論，有氣節，文士大多推崇贊許他。景德元年，去世，享年七十六歲。録用其子宋可久爲太常寺奉禮郎，守喪期間一直發給俸禄。

論曰：自薛居正而下，嘗居相位者凡四人，其始終出處雖不同，然觀於其行事，概可見矣。初，朗州亡卒嘯聚爲盜，監軍使疑城中僧千餘人皆與謀，欲盡殺之，居正緩其事，賊禽而僧不與，卒賴以活。沈倫使吴越還，請以揚、泗軍儲百萬餘斛貸饑民，朝論難之。倫曰：“國家以廩粟濟民，自當召和氣，致豐稔，豈復有水旱？”得請乃已。太祖每取書史館，盧多遜預戒吏令白己，知所取，必通夕閲覽，以是答問多中。宋琪始爲程羽、賈琰所抑，繼爲多遜所忌，其後自員外郎歲中四遷至尚書，居相位。即此而觀，則守道蒙福者非幸致，而投荒竄死者非不幸也。宋雄善持論，有氣節，雖與琪齊名，而爵位不侔者，所遇不同焉爾。嗚呼，自昔懷材抱藝，而抑鬱下僚以終其身者多矣，豈特宋雄爲然哉！

論曰：從薛居正以下，官居宰相之位的共四人，他們的開始終結和出身經歷雖然不同，然而察看他們的行迹，大致可以知道。起初，朗州逃兵嘯聚爲盜，監軍使懷疑城中僧侣千餘人都曾參預，想要全部殺掉他們，薛居正延緩這件事，賊人擒獲而僧侣没有參預，最後依賴他活命。沈倫出使吴越回朝，請求用揚、泗軍糧百萬餘斛借給飢民，朝廷議論非難他。沈倫説：“國家用官倉的糧食賑濟百姓，自然能招來祥和之氣，導致豐收，怎能再有水旱災害？”請求被允許纔作罷。太祖每次從史館取書，盧多遜讓吏人先告知自己所取何書，必定先整夜閲覽，因此回答總是符合聖意。宋琪開始被程羽、賈琰所排擠，接着被盧多遜所妒嫉，後來從員外郎一年之中四次提升到尚書，官居相位。由此看來，遵守道義得到厚福的人并不是僥幸所致，而流放偏遠之地而死的也不是不幸。宋雄善於議論，有氣節，雖然與宋琪齊名，而爵位不及的原因，機遇不同罷了。嗚呼，昔日懷材抱藝，而屈沉下僚以終身的太多了，何止宋雄是這樣啊！

# 宋史卷二百六十五

## 列傳第二十四

李昉 (子)宗訥 宗諤 (孫)昭述(等) 呂蒙正
張齊賢 (子)宗誨 賈黄中

### 李昉

李昉字明遠，深州饒陽人。父超，晉工部郎中、集賢殿直學士。從父右資善大夫沼無子，以昉爲後，蔭補齋郎，選授太子校書。漢乾祐舉進士，爲秘書郎。宰相馮道引之，與吕端同直弘文館，改右拾遺、集賢殿修撰。

周顯德二年，宰相李穀征淮南，昉爲記室。世宗覽軍中章奏，愛其辭理明白，已知爲昉所作，及見相國寺《文英院集》，乃昉與扈蒙、崔頌、劉衮、竇儼、趙逢及昉弟載所題，益善昉詩而稱賞之曰："吾久知有此人矣。"師還，擢爲主客員外郎、知制誥、集賢殿直學士。四年，加史館修撰、判館事。是年冬，世宗南征，從至高郵，會陶穀出使，内署書詔填委，乃命爲屯田郎中、翰林學士。六年春，丁内艱。恭帝嗣位，賜金紫。

宋初，加中書舍人。建隆三年，罷爲給事中。四年，平湖湘，受詔祀南岳，就命知衡州，逾年代歸。陶穀誣奏昉爲所親求京畿令，上怒，召吏部尚書張昭面質其事。昭老儒，氣直，免冠上前，抗聲云："穀罔上。"上疑之不釋，出昉爲彰武軍行軍司

李昉字明遠，深州饒陽人。父親李超，後晉工部郎中、集賢殿直學士。叔父右資善大夫李沼無子，過繼李昉爲後嗣，因恩蔭補齋郎，選授爲太子校書。後漢乾祐年間舉進士，爲秘書郎。宰相馮道推薦他，與吕端共同直弘文館，改任右拾遺、集賢殿修撰。

後周顯德二年，宰相李穀征伐淮南，李昉爲記室。世宗閲讀軍中奏章，喜歡它文辭道理明白，已知是李昉所作，等到見到相國寺《文英院集》，是李昉與扈蒙、崔頌、劉衮、竇儼、趙逢以及李昉弟弟李載所題，更加欣賞李昉的詩作因而稱贊説："我早就知道有這個人了。"班師，提升爲主客員外郎、知制誥、集賢殿直學士。四年，加官史館修撰、判館事。當年冬，世宗南征，隨從到達高郵，正逢陶穀出使，内署書詔堆積，於是任命爲屯田郎中、翰林學士。六年春，母親去世服喪。恭帝繼承皇位，賞賜金紫。

宋初，加官中書舍人。建隆三年，罷職爲給事中。四年，平定湖湘，接受詔命祭祀南岳，就地任衡州知州，過了一年輪换回朝。陶穀誣奏李昉爲親信求任京城地區的縣令，皇上發怒，召吏部尚書張昭當面質對這件事。張昭是老儒，性情耿直，脱帽走上前去，大聲説："陶穀欺騙皇上。"皇上對他的疑心没有消除，李昉出朝任彰

馬，居延州爲生業以老。三歲當内徙，昉不願。宰相薦其可大用，開寶二年，召還，復拜中書舍人。未幾，直學士院。

三年，知貢舉。五年，復知貢舉。秋，預宴大明殿，上見昉坐盧多遜下，因問宰相，對曰："多遜學士，昉直殿爾。"即令真拜學士，令居多遜上。昉之知貢舉也，其鄉人武濟川預選，既而奏對失次，昉坐左遷太常少卿，俄判國子監。明年五月，復拜中書舍人、翰林學士。冬，判吏部銓。時趙普爲多遜所構，數以其短聞於上，上詢於昉，對曰："臣職司書詔，普之所爲，非臣所知。"普尋出鎮，多遜遂參知政事。

太宗即位，加昉户部侍郎，受詔與扈蒙、李穆、郭贄、宋白同修《太祖實録》。從攻太原，車駕次常山，常山即昉之故里，因賜羊酒，俾召公侯相與宴飲盡歡，里中父老及嘗與游從者咸預焉。七日而罷，人以爲榮。師還，以勞拜工部尚書兼承旨。太平興國中，改文明殿學士。時趙普、宋琪居相位久，求其能繼之者，宿舊無逾於昉，遂命參知政事。十一月，普出鎮，昉與琪俱拜平章事。未幾，加監修國史，復時政記先進御而後付有司，自昉議始也。

雍熙元年郊祀，命昉與琪并爲左右僕射，昉固辭，乃加中書侍郎。王師討幽薊不利，遣使分詣河南東，籍民爲兵，凡八丁取一。昉等相率奏曰："近者分遣使籍河南東四十餘郡之民以爲邊備，非得已也。然河南之民素習農桑，罔知戰鬥，一旦括集，必致動摇，若因而嘯聚，更須剪除。如此，則河北閭閻既困於戎馬，河南生聚復擾於萑蒲，矧當春和，有妨農

武軍行軍司馬，居住延州安家立業以養老。三年期滿應當調任内地，李昉不願意。宰相舉薦他可以重用，開寶二年，召回，又爲中書舍人。不久，直學士院。

三年，知貢舉。五年，再次知貢舉。秋，參加大明殿宴會，皇上見到李昉坐在盧多遜下位，因而問宰相，回答説："盧多遜是學士，李昉僅是直殿。"當即下令實授爲學士，讓他位居盧多遜之上。李昉知貢舉時，他的同鄉武濟川參加考試，後來上奏應對失常，李昉定罪降爲太常少卿，隨即判國子監。第二年五月，再爲中書舍人、翰林學士。冬，判吏部銓選。當時趙普被盧多遜誣陷，多次把他的短處上報皇上，皇上向李昉詢問，回答説："我的職務是掌管文書詔令，趙普的所作所爲，不是我所知道的。"趙普很快出朝爲節度使，盧多遜於是參知政事。

太宗即位，加官李昉户部侍郎，接受詔命與扈蒙、李穆、郭贄、宋白共同編寫《太祖實録》。隨從攻打太原，皇帝在常山住宿，常山是李昉的家鄉，因而賞賜羊酒，讓他召集公侯一同宴會盡情歡樂，鄉里父老以及曾相互往來的人都參加。七日纔結束，人們認爲很榮耀。班師，因功勞任工部尚書兼承旨。太平興國年間，改爲文明殿學士。當時趙普、宋琪居於相位已久，尋求能够接替他們的人，老臣没有能超過李昉的，就任命爲參知政事。十一月，趙普出朝爲節度使，李昉、宋琪都爲平章事。不久，加官監修國史，恢復時政記先進呈皇帝然後交付有關部門，是從李昉的提議開始的。

雍熙元年郊祀，任命李昉與宋琪共同爲左右僕射，李昉執意推辭，於是加官中書侍郎。朝廷軍隊討伐幽薊不利，派遣使臣分頭到河南、河東，强迫百姓充當士兵，每八個壯丁抽取一人。李昉等相隨上奏説："近來分别派遣使臣强迫河南、河東四十餘個州的百姓作爲邊軍，是不得已的。然而河南的百姓一向熟習農桑，不懂作戰，一旦强迫爲兵，必然導致民心動摇，如果因此而嘯聚山林，還須要消滅。這樣，不但河北民間已經困於戰争，河南百姓又被盜賊困擾。又值春

作。陛下若以明詔既頒，難於反汗，則當續遣使臣，嚴加戒飭，所至點募，人情若有不安，即須少緩，密奏取裁，庶免後患。”上嘉納之。

季，有妨耕作。陛下如果認爲詔書已經頒布，難以反悔，就應當繼續派遣使臣，嚴加告誡，所到之處查核招募，民情如果出現不穩定，就要稍稍放寬，密奏聽取裁決，以免除後患。”皇上采納了他們的意見。

端拱初，布衣翟馬周擊登聞鼓，訟昉居宰相位，當北方有事之時，不爲邊備，徒知賦詩宴樂。屬籍田禮方畢，乃詔學士賈黄中草制，罷昉爲右僕射，且加切責。黄中言：“僕射，百僚師長，實宰相之任，今自工部尚書而遷是職，非黜責也。若曰文昌務簡，以均勞逸爲辭，斯爲得體。”上然之。會邊警益急，詔文武群臣各進策備禦，昉又引漢、唐故事，深以屈己修好、弭兵息民爲言，時論稱之。

端拱初年，平民翟馬周擊登聞鼓告狀，上訴李昉居於宰相之位，在北方發生戰爭之時，不作邊疆守備，僅知道賦詩宴會作樂。時值籍田儀式剛剛結束，就詔令學士賈黄中起草制文，罷免李昉爲右僕射，并嚴加斥責。賈黄中説：“僕射，是百官的師長，實爲宰相的職務，現在從工部侍郎升任此職，不是貶官責罰。如果説文化昌明政務簡易，以均勞逸爲理由，那就得體。”皇上認爲是這樣。適逢邊疆情况更加緊急，詔令文武群臣各自進獻抵禦之策，李昉又援引漢、唐舊事，懇切地用屈己修好、停戰養民上言，當時的輿論贊同他。

淳化二年，復以本官兼中書侍郎、平章事，監修國史。三年夏，旱蝗，既雨。時昉與張齊賢、賈黄中、李沆同居宰輔，以燮理非材，上表待罪，上不之罪。四年，昉以私門連遭憂戚，求解機務，詔不允，遣齊賢等諭旨，復起視事。後數月，罷爲右僕射。先是，上召張洎草制，授昉左僕射，罷相，洎言：“昉居燮理之任，而陰陽乖戾，不能决意引退，俾居百僚師長之任，何以示勸？”上覽奏，乃令罷守本官。

淳化二年，又以本官兼中書侍郎、平章事，監修國史。三年夏，乾旱而且發生蝗災，接着下了雨。當時李昉與張齊賢、賈黄中、李沆共同任宰輔，因爲治理不善，上表等待處分，皇上没有怪罪他們。四年，李昉因爲家中接連遇到喪事，請求解除職務，下詔不允許，派遣張齊賢等傳旨，又出來處理政務。幾個月以後，罷相爲右僕射。在此之前，皇上召張洎起草制書，授李昉左僕射，罷免宰相，張洎上言：“李昉位居宰相之職，而陰陽錯亂，不能下决心引退，讓他擔任百官之長的職務，以什麽來勸勉呢？”皇上看了奏章，就下令罷相守本官。

晋侍中崧者，與昉同宗且同里，時人謂崧爲東李家，昉爲西李家。漢末，崧被誅。至是，其子璨自蘇州常熟縣令赴調，昉爲訟其父冤，且言：“周太祖已爲昭雪贈官，還其田宅，録璨而官之。然璨年幾五十，尚淹州縣之職，臣昔與之同難，豈宜叨遇聖明。儻推一視之仁，澤及衰微之祚，則已往之冤獲伸於下，而繼絶之恩永光簡册矣。”詔授璨著作佐郎，後官

後晋侍中李崧，與李昉同姓而且同鄉，當時人稱李崧爲東李家，李昉爲西李家。後漢末，李崧被殺。到這時，其子李璨從蘇州常熟縣令前來等候調動，李昉爲他上訴他父親的冤屈，并説：“周太祖已經爲他昭雪贈官，歸還了他的田宅，録用李璨爲官。然而李璨年近五十，還停留在州縣之職，我從前與他共患難，怎能獨自得恩於聖明君主。如果推恩一視同仁，恩澤達到衰微之家，那就過去的冤屈得伸，而接續斷絶的恩德永遠照耀史册。”下詔授李璨著作佐郎，後來官至

至右贊善大夫。

明年，昉年七十，以特進、司空致事，朝會宴饗，令綴宰相班，歲時賜予，益加厚焉。至道元年正月望，上觀燈乾元樓，召昉賜坐於側，酌御樽酒飲之，自取果餌以賜。上觀京師繁盛，指前朝坊巷省署以諭近臣，令拓爲通衢長廊，因論："晉、漢君臣昏暗猜貳，枉陷善良，時人不聊生，雖欲營繕，其暇及乎？"昉謂："晉、漢之事，臣所備經，何可與聖朝同日而語。若今日四海清晏，民物阜康，皆陛下恭勤所致也。"上曰："勤政憂民，帝王常事。朕不以繁華爲樂，蓋以民安爲樂爾。"因顧侍臣曰："李昉事朕，兩入中書，未嘗有傷人害物之事，宜其今日所享如此，可謂善人君子矣。"

二年，陪祀南郊，禮畢入賀，因拜舞仆地，臺吏掖之以出，卧疾數日薨，年七十二。贈司徒，謚文正。

昉和厚多恕，不念舊惡，在位小心循謹，無赫赫稱。爲文章慕白居易，尤淺近易曉。好接賓客，江南平，士大夫歸朝者多從之游。雅厚張洎而薄張佖，及昉罷相，洎草制深攻詆之，而佖朔望必詣昉。或謂佖曰："李公待君素不厚，何數詣之？"佖曰："我爲廷尉日，李公方秉政，未嘗一有請求，此吾所以重之也。"

昉所居有園亭別墅之勝，多召故人親友宴樂其中。既致政，欲尋洛中九老故事，時吏部尚書宋琪年七十九，左諫議大夫楊徽之年七十五，郢州刺史魏丕年七十六，太常少卿致仕李運年八十，水部郎中朱昂年七十一，廬州節度副使武允成年七十九，太子中允致仕張好問年八十五，吴僧

右贊善大夫。

第二年，李昉七十歲，以特進、司空的身份退職，朝會和宴會，讓他挨着宰相之班，逢年過節賞賜，更加豐厚。至道元年正月十五日，皇上在乾元樓觀燈，召見李昉在旁邊賜座，斟御樽酒給他喝，親自取果子糕餅賞賜。皇上觀看京城的繁華熱鬧，指着前朝的坊巷省署告訴親近大臣，命令開爲通衢長廊，因而談到："晉、漢君臣昏庸猜疑，冤枉陷害善良，當時民不聊生，即使想要營建，能顧得上嗎？"李昉說："晉、漢的事，我親身經歷，怎能與聖朝同日而語。像今天四海安定，人民安樂物産繁多，都是陛下謙恭勤勉帶來的。"皇上說："勤於政事關心百姓，是帝王的天職。我不把繁華爲樂，而以百姓安定爲樂。"接着對侍臣說："李昉服事我，兩次進入中書，未曾有過傷人害物的事，他今天應該有這樣的享受，可以稱爲善人君子了。"

二年，陪同祭祀南郊，儀式結束入朝祝賀，在跪拜舞蹈時摔倒在地，臺吏攙扶他出去，卧病數日去世，享年七十二歲。贈官司徒，謚號文正。

李昉温和寬厚，不記舊惡，在相位小心謹慎沿襲舊制，没有顯赫的政績。撰寫文章敬慕白居易，尤其淺近易懂。喜好結交賓客，江南平定，歸附朝廷的士大夫多與他往來。非常看重張洎而輕視張佖，李昉罷相時，張洎撰寫制書大力詆毁他，而張佖初一十五日必定拜訪李昉。有人對張佖說："李公待你素來不厚，爲什麽多次看望他？"張佖說："我爲廷尉時，李公正執掌政權，從未有過一次請求，這就是我看重他的原因。"

李昉的住處有園亭別墅的美景，經常召請舊交親友在裏面開宴作樂。退職以後，想要重温洛中九老的舊事，當時吏部尚書宋琪七十九歲，左諫議大夫楊徽之七十五歲，郢州刺史魏丕七十六歲，太常少卿致仕李運八十歲，水部郎中朱昂七十一歲，廬州節度副使武允成七十九歲，太子中允致仕張好問八十五歲，吴僧贊寧七十八歲，商議將要集會，恰遇後蜀軍入侵而停止。

贊寧年七十八，議將集，會蜀寇而罷。

昉素與盧多遜善，待之不疑，多遜屢譖昉於上，或以告昉，不之信。及入相，太宗言及多遜事，昉頗爲解釋。帝曰："多遜居常毁卿一錢不直。"昉始信之。上由此益重昉。

李昉早與盧多遜友好，對他毫不懷疑，盧多遜多次向皇上誣陷李昉，有人把這些事告訴李昉，李昉不相信。到入朝爲相，太宗談到盧多遜的事，李昉很是爲他解釋。皇帝說："盧多遜平常詆毁你一錢不值。"李昉纔相信此事。皇上因此更加看重李昉。

昉居中書日，有求進用者，雖知其材可取，必正色拒絶之，已而擢用；或不足用，必和顔温語待之。子弟問其故，曰："用賢，人主之事；若受其請，是市私恩也，故峻絶之，使恩歸於上。若不用者，既失所望，又無善辭，取怨之道也。"

李昉在中書任職時，有人請求提升任用，即使知道這個人可用，必定嚴肅地拒絶，然後提拔任用；如果不值得任用，必定和顔悦色地接待他。子弟問這樣做的原因，說道："任用賢能，是國家君主的事；如果接受他們的請求，是用私情作交易，因此嚴厲地拒絶他們，使恩德歸於皇上。若是不能任用的人，既已讓他失望，又没有好言語，是帶來怨恨的作法。"

初，沼未有子，昉母謝方娠，指腹謂叔母張曰："生男當與叔母爲子。"故昉出繼于沼。昉再相，因表其事，求贈所生父母官。詔贈其祖温太子太傅，祖母權氏莒國太夫人，超太子太師，謝氏鄭國太夫人。

當初，李沼没有兒子，李昉母親謝氏正有身孕，指腹對叔母張氏說："生下男孩應當送給叔母爲子。"因此李昉過繼給李沼。李昉再任宰相，趁機表奏這件事，請求贈親生父母官。下詔贈他的祖父李温太子太傅，祖母權氏莒國太夫人，李超太子太師，謝氏鄭國太夫人。

昉素病心悸，數歲一發，發必彌年而後愈，蓋典誥命三十餘年，勞役思慮所致。及居相位，益加憂畏。有文集五十卷。子四人：宗訥、宗誨、宗諤、宗諒。宗誨，右贊善大夫。宗諒，主賓客員外郎。

李昉早有心悸病，幾年發作一次，發病必定一年以後纔痊愈，可能是管理誥命三十餘年，勞累思慮所致。到官居相位，更加憂慮敬畏。有文集五十卷。兒子四人：李宗訥、李宗誨、李宗諤、李宗諒。李宗誨，右贊善大夫。李宗諒，主賓客員外郎。

**李宗訥**

宗訥字大辨，以蔭補太廟齋郎，遷第四室長。代謁吏部銓，邊光範意其年少，未能屬辭，語之曰："苟援筆成六韵詩，雖不試書判，可入等矣。"宗訥易之，光範試詩賦，立就。明日，擬授秘書省正字；又明日，上命擢國子監丞。蓋上居藩邸時，每有篇咏，令昉屬和，前後數百章，皆宗訥繕寫，上愛其楷麗，問知爲宗訥所書，故有是命。太平興國初，詔賈黄

李宗訥字大辨，因父親恩蔭補太廟齋郎，升爲第四室長。代謁吏部銓，邊光範以爲他年輕，不能作文辭，對他說："如果能提筆寫成六韵詩，雖不能試書判，可以入等了。"李宗訥認爲容易，邊光範考試詩賦，立刻作出。第二天，擬授秘書省正字；又過一天，皇上命令提升國子監丞。原來皇上在王府時，每次作了詩，命令李昉屬和，前後數百首，都是李宗訥抄寫，皇上喜愛其字工整漂亮，問知是李宗訥所寫，因而有此任命。太平興國初年，詔令賈黄中編集《神醫普救方》，

中集《神醫普救方》，宗訥暨劉錫、吴淑、吕文仲、杜鎬、舒雅皆預焉。雍熙初，昉在相位，上欲命宗訥爲尚書郎，昉懇辭，以爲非承平故事，止改秘書丞，歷太常博士。

宗訥頗習典禮。淳化中，吕端掌禮院，引宗訥同判，累遷比部郎中。咸平六年，卒，年五十五。子昭迥，大中祥符五年獻文，召試賜進士第，後爲屯田員外郎。昭遜，太子中舍。

李宗諤

宗諤字昌武，七歲能屬文，耻以父任得官，獨由鄉舉，第進士，授校書郎。明年，獻文自薦，遷秘書郎、集賢校理、同修起居注。先是，後苑陪宴，校理官不與，京官乘馬不得入禁門。至是，皆因宗諤之請復之，遂爲故事。

真宗即位，拜起居舍人，預重修《太祖實録》。從幸大名，上疏曰："國家馭邊之術，制勝之謀，將帥之短長，兵衛之衆寡，宸算廟謨，盡在吾術中矣。今之言事者，不過請陛下益兵貯糧，分道掩殺，言之甚易，行之則難。始受命則無不以攻堅陷陣爲壯圖，及遇敵則惟以閉壘塞關爲上計，孤君父之重委，致生靈之重困，興言及此，誠可嘆息。自古行軍出師，無不首擇將帥。夫將帥隨材任使，守一郡，控一城，分領驍勇，爭據要害，又豈直三路主帥之名，然後能制六師生死之命乎？今陛下選任非不至也，權位非不重也，告戒非不丁寧也，處置非不專一也；而外敵犯塞，車駕親征，曾不聞出丁人一騎爲之救助，不知深溝高壘，秣馬厲兵，欲安用哉？臣以爲臨軍易帥，拔卒爲將，在此時也。有功者拔於朝，不用者戮於市，亦此時也。惟陛下圖之。

李宗訥和劉錫、吴淑、吕文仲、杜鎬、舒雅都參加此事。雍熙初年，李昉在相位，皇上想要任命李宗訥爲尚書郎，李昉懇切辭謝，認爲不是承平時的舊制，僅改秘書丞，歷任太常博士。

李宗訥十分熟悉典制禮儀。淳化年間，吕端執掌禮院，推薦李宗訥同判禮院，逐漸升遷爲比部郎中。咸平六年，去世，年五十五歲。兒子昭迥，大中祥符五年進獻文章，召見考試賜進士及第，後爲屯田員外郎。李昭遜，太子中舍。

李宗諤字昌武，七歲能寫文章，耻於憑父親的官位得官，獨自通過鄉舉，進士及第，授校書郎。第二年，進獻文章自薦，升爲秘書郎、集賢校理、同修起居注。在此之前，在後苑陪宴，校理官不能參加，京官騎馬不能進入宫門。到這時，都因爲李宗諤的請求而恢復，於是成爲慣例。

真宗即位，爲起居舍人，參加重修《太祖實録》。隨從皇帝去大名，上疏説："國家防禦邊境的方法，取勝的謀略，將帥的優劣，兵衛的多少，皇上的測算朝廷的計謀，都在我的策略裏面。現在言事的人，不過是請求陛下增加兵力貯存糧草，分道襲擊消滅，説起來很容易，實行就難了。剛接受詔命時無人不把攻克城壘衝入敵陣作爲壯志，遭遇敵人時就把關閉營壘堵塞關口當作上計，辜負君父的重托，給百姓帶來沉重災難，説到這些，實在令人嘆息。自古行軍出師，無不首先選擇將帥。將帥根據才能委任使用，鎮守一州，控制一城，分别率領驍勇之士，爭相占據要害之地，又怎能憑三路主帥之名，然後就能控制六軍生死之命呢？現在陛下選擇任用不是不精，權力地位不是不重，告誡不是没有叮囑，處置不是不專一；然而外敵侵犯邊塞，御駕親征，還没有聽到派出一人一馬爲此救助，不懂得加深濠溝增高營壘，喂飽馬匹磨利武器，有何用呢？臣認爲軍隊臨陣改换統帥，提拔士兵成爲將領，就在此時。有功的人被朝廷提拔，不效命的人殺掉，也是在此時。希望陛下考慮此事。然後下達

然後下哀痛之詔，行蠲復之恩。回鸞上都，垂衣當宁，豈不盛哉。”

遷知制誥、判集賢院，纂《西垣集制》，刻石記名氏。嘗牒御史臺不平空，中丞吕文仲移文詰之，往復再三，宗諤執言兩省故事與臺司不相統攝者凡八。事聞，卒如宗諤議。

景德二年，召爲翰林學士。是秋，將郊，命判太常大樂、鼓吹二署。先是，樂工率以年勞遷補，至有抱其器而不知聲者。宗諤素曉音律，遂加審定，奏斥謬濫者五十人。因修完器具，更署職名，條上利病二十事，帝省閲而賞嘆之。事具《樂志》。又著《樂纂》以獻，命付史館，自是月再肄習焉。

時諸神祠壇多闕外壝之制，因深塹列樹以表之，營葺齋室，舊典因以振起。屬契丹遣使來賀承天節，詔宗諤爲館伴使，自郊勞至飲餞，皆刊定其儀。

大中祥符初，從封泰山，改工部郎中。二年，始建昭應宫，命副丁謂爲同修宫使。三年，知審官院。屬祀汾陰后土，命爲經度制置副使，同權河中府事。禮成，優拜右諫議大夫。

嘗侍宴玉宸殿，上謂曰：“聞卿至孝，宗族頗多，長幼雍睦。朕嗣守二聖基業，亦如卿之保守門户也。”又曰：“翰林，清華之地，前賢揚歷，多有故事，卿父子爲之，必周知也。”宗諤嘗著《翰林雜記》，以紀國朝制度，明日上之。

宗諤究心典禮，凡創制損益，靡不與聞。修定皇親故事、武舉武選入官資敘、閤門儀制、臣僚導從、貢院條貫，餘多裁正。

五年，迎真州聖像，副丁謂爲迎奉使。五月，以疾卒，年四十九。帝

哀痛的詔書，施行蠲免的恩德。車駕返回京城，無爲而治坐享太平，豈不很好。”

升爲知制誥、判集賢院，編纂《西垣集制》，刻石記録姓名。曾經發公文到御史臺時，不换行寫銜名，中丞吕文仲轉公文追問他，往來多次，李宗諤堅持説兩省舊制與臺司不相統攝的共八條。事情上報，最終按照李宗諤的建議。

景德二年，召爲翰林學士。當年秋，將要郊祀，任命判太常大樂、鼓吹二署。在此之前，樂工都根據資歷功勞升遷，以致有懷抱樂器而不懂樂律的。李宗諤一向通曉音律，於是進行審定，上奏斥退五十個濫竽充數的人。趁機整治完備樂器，重新安排職名，向上陳述利弊二十項，皇帝閲讀後稱贊他。事載本書《樂志》。又編著《樂纂》進呈，命令交付史館，從此每月練習兩次。

當時諸神祠壇大多缺少外圍矮墻，因而加深濠溝種植樹木作爲標識，營建修補齋室，舊時典制因此得以重振。契丹派遣使者來慶賀承天節，詔令宗諤爲館伴使，從郊迎慰問到設宴餞行，都對儀式進行修訂。

大中祥符初年，隨從封禪泰山，改任工部郎中。二年，開始修建昭應宫，命令作爲丁謂副職爲同修宫使。三年，知審官院。接着祭祀汾陰后土，任命爲經度制置副使，同權河中府事。儀式完成，特授右諫議大夫。

曾經在玉宸殿陪侍宴會，皇上對他説：“聽説你極爲孝順，宗族人口很多，長幼和睦。我繼承二聖的基業，也就像你保持守護自己的家族。”又説：“翰林，是清高顯貴的地方，前代賢臣的經歷，有很多故事，你父子都是翰林，必定全部瞭解。”李宗諤曾編寫《翰林雜記》，以記載本朝制度，第二天進呈。

李宗諤鑽研典制禮儀，凡是創制增損，無不參與。修定皇親故事、武舉武選入官資格、閤門儀制、臣僚導從、貢院條貫，多大量删改修正。

五年，迎接真州聖像，任丁謂的副職爲迎奉使。五月，因病去世，年四十九歲。皇帝很悲

甚悼之，謂宰相曰："國朝將相家能以聲名自立，不墜門閥，唯昉與曹彬家爾。宗諤方期大用，不幸短命，深可惜也。"既厚賻其家，以白金賜其繼母，又録其子若弟以官焉。

傷，對宰相説："本朝將相之家能靠聲望名位自立，不降低門第，衹有李昉與曹彬家了。李宗諤正準備重用，不幸短命，深爲可惜。"既厚賜他家助喪財物，賞賜白銀給他的繼母，又録用他的子弟爲官。

初，昉居三館、兩制之職，宗諤不數年，皆踐其地。風流儒雅，藏書萬卷。内行淳至，事繼母符氏以孝聞。二兄早世，奉嫂字孤，恩禮兼盡。與弟宗諒友愛尤至，覃恩所及，必先群從，及殁而己子有未仕者。程宿早卒，有弟無所依，宗諤爲表請於朝而官之。勤接士類，無賢不肖，恂恂盡禮，獎拔後進，唯恐不及，以是士人皆歸仰之。

當初，李昉官居三館、兩制的職位，李宗諤不過幾年，都登上這些位置。風流儒雅，藏書萬卷。家居操行純厚，侍奉繼母符氏以孝聞名。兩位兄長早逝，奉養寡嫂撫育孤兒，恩情禮節都完美。與弟弟李宗諒友愛尤爲深厚，皇帝施恩封賞，必定優先讓給各位侄子，去世時自己的孩子還有没有入仕的。程宿去世早，弟弟無依無靠，李宗諤上表向朝廷請求任用他爲官。經常接待士人，不分賢良不肖，恭謹有禮，提拔後進，惟恐不及，因此士大夫都敬服他。

宗諤工隸書。有文集六十卷，《内外制》三十卷。嘗預修《續通典》、《大中祥符封禪汾陰記》、《諸路圖經》，又作《家傳》、《談録》，并行于世。子昭遘、昭述、昭適。

李宗諤精於隸書。有文集六十卷，《内外制》三十卷。曾參加編寫《續通典》、《大中祥符封禪汾陰記》、《諸路圖經》，又作《家傳》、《談録》，都流行於世。兒子李昭遘、李昭述、李昭適。

## 李昭述

昭述字仲祖，以父蔭爲秘書省校書郎。召試學士院，賜進士出身，爲刑部詳覆官，累遷秘書丞。群牧制置使曹利用薦爲判官，鄆州牧地侵於民者凡數千頃，昭述悉復之。以太常博士知開封縣，特遷尚書屯田員外郎、開封推官。坐嘗被曹利用薦，出知常州，還爲三司度支判官，改河北轉運使。江陵屯兵歘言倉粟陳腐，欲以動衆。昭述取以爲奉，且以飯其僚屬，衆遂定。

李昭述字仲祖，因父恩蔭任秘書省校書郎。召見在學士院考試，賜進士出身，爲刑部詳覆官，逐漸提升爲秘書丞。群牧制置使曹利用舉薦爲判官，鄆州牧地被百姓占用的共數千頃，李昭述全部恢復。以太常博士爲開封縣知縣，破格提升尚書屯田員外郎、開封推官。因曾被曹利用舉薦獲罪，出朝爲常州知州，升爲三司度支判官，改任河北轉運使。江陵駐軍盛傳官倉中的糧食陳舊腐爛，想要以此挑動衆人。李昭述拿來作爲俸禄，以此供養僚佐屬員，人們於是安定。

徙湖南潭州，戍卒憤監軍酷暴，欲構亂，或指昭述謂曰："如李公長者，何可負？"其謀遂寢。昭述聞之，以戒監軍。監軍自是不復爲暴。比去，衆遮道羅拜，指妻子曰："嚮非公，無噍類矣。"

調任湖南潭州知州，駐守的士兵痛恨監軍殘暴嚴酷，想要叛亂，有的人指出李昭述對他們説："像李公這樣的長者，怎能背叛他呢？"這個陰謀於是中止。李昭述聽到此事，以此告誡監軍。監軍從此不再做殘暴的事。離任時，衆人攔住道路環繞拜謝，指着妻子兒女説："如果不是大人，都早死了。"

徙淮南轉運使兼發運使，加直史館。徙陝西轉運使，糾察在京刑獄，爲三司户部副使，累遷刑部郎中。陝西用兵，提點陝西計置糧草，還授度支、鹽鐵副使，以右諫議大夫爲河北都轉運使。

調任淮南轉運使兼發運使，加直史館。調陝西轉運使，審察在京刑獄，爲三司户部副使，逐漸升爲刑部郎中。陝西發生戰爭，爲提點陝西計置糧草，回朝授度支、鹽鐵副使，以右諫議大夫任河北都轉運使。

河決澶淵，久未塞。會契丹遣劉六符來，乃命昭述城澶州，以治堤爲名，調兵農八萬，逾旬而就。初，六符過之，真以爲堤也，及還而城具，甚駭愕。初置義勇軍，人情詾詾，昭述乘疾置日行數舍，開諭父老，衆始安。宣撫使表其能，除龍圖閣直學士、知澶州，又爲樞密直學士、陝西都轉運使。

黄河在澶淵決口，很久没有堵住。適逢契丹派遣劉六符前來，於是任命李昭述修建澶州城，以治理河堤爲名，調集軍隊民夫八萬人，過了十天完成。當初，劉六符經過這裏，真以爲是修堤壩，等到返回城已建成，非常驚駭。設義勇軍之初，人情不安，李昭述乘坐驛車一天行走數舍，開導勸説父老，人們纔安定下來。宣撫使表奏他的功勞，授龍圖閣直學士、澶州知州，又授樞密直學士、陝西都轉運使。

河北始置四路，以爲真定府路安撫使、知成德軍。大水，民多流亡，籍僧舍積粟爲粥糜，活飢民數萬計。改龍圖閣學士、知秦州。諫官、御史言昭述庸懦，不可負重鎮，留真定府。居四年，入領三班院，以翰林侍讀學士知鄭州。未幾，知通進銀臺司，判太常寺，復領三班，累遷尚書右丞。從祫享致齋於朝堂，得暴疾卒。贈禮部尚書，謚恪。

河北開始設四路，任爲真定府路安撫使、成德軍知軍。發生洪水，百姓大量流亡，登記佛寺積存的糧食煮成粥糜，救活飢民數以萬計。改任龍圖閣學士、秦州知州。諫官、御史上言李昭述平庸懦弱，不能任大州知州，留任真定府。過了四年，入朝領三班院，以翰林侍讀學士爲鄭州知州。不久，知通進銀臺司，判太常寺，重領三班院，逐漸升至尚書右丞。隨從皇上在朝堂祫祀齋戒，得暴病去世。贈官禮部尚書，謚號恪。

李氏居京城北崇慶里，凡七世不異爨，至昭述稍自豐殖，爲族人所望，然家法亦不隳。

李氏居住京城北崇慶里，共七代不分家，到李昭述稍稍有家財，爲族人所注目，然而家法也没有毁壞。

## 李昭遘

昭遘字逢吉，宗諤從子也，以蔭爲將作監主簿。

李昭遘字逢吉，是李宗諤的侄子，因恩蔭爲將作監主簿。

幼時，楊億嘗過其家，出拜，億命爲賦，既成，億曰："桂林之下無雜木，非虚言也。"其後薦之，召試，授館閣校勘，改集賢院校理。坐失誤落秩。未幾，復爲鹽鐵判官。

年幼時，楊億曾來到他家，出來拜見，楊億命他作賦，完成後，楊億説："桂樹林中没有雜樹，不是虚言。"此後舉薦他，召見考試，授館閣校勘，改任集賢院校理。因失誤降級。不多久，任鹽鐵判官。

初，議罷天下職田及公使錢，昭遘以爲不可。三司使姚仲孫惡其異己，請詰所以興利之實，昭遘争不

當初，商議停止天下職田及公使錢，李昭遘認爲不能。三司使姚仲孫憎惡他反對自己，請求追問興利的實情，李昭遘争辯不屈，於是免去判

屈，遂罷判官，爲白波發運使。因入奏事，仁宗謂曰："前所論罷職田等事，卿言是也。"遷直史館、知陜州。諫官歐陽脩言："陜府，關中要地，昭遘無治劇材，不宜遣。"改判三司理欠司，徙度支判官。

官，任爲白波發運使。因入朝奏事，仁宗對他説："以前議論停止職田等事，你説的話是對的。"升爲直史館、陜州知州。諫官歐陽脩説："陜府，是關中要地，李昭遘没有治理重要地方的能力，不宜派遣。"改爲判三司理欠司，調任度支判官。

使契丹還，道除陜西轉運使。坐家僮盜遼人銀酒杯，降知澤州。陽城冶鑄鐵錢，民冒山險輸礦炭，苦其役，爲奏罷鑄錢。又言："河東鐵錢真僞淆雜，不可不革。"

出使契丹回朝，途中任陜西轉運使。因家僮偷盜遼人銀酒杯，降爲澤州知州。陽城冶鑄鐵錢，百姓冒着山地之險運輸礦石木炭，苦於勞役，爲他們上奏停止鑄錢。又上言："河東鐵錢真僞混雜，不能不改變。"

後復直史館、知陜州。城中舊無井，唐武德中，刺史長孫操始疏廣濟渠水入城，衆賴其利。昭遘至，立廟祠之。歸爲三司户部判官，糾察在京刑獄，進直龍圖閣，改集賢殿修撰，累遷尚書工部郎中。歷知鳳翔河中府、晋州，還管勾登聞檢院。擢天章閣待制、知滄州，用諫官吴及言，復改知陜州，徙鄭州卒。昭遘性和易，不忤物，能守家法。

後又任直史館、陜州知州。城中從前没有井，唐武德年間，刺史長孫操纔引廣濟渠水入城，人們由此受益。李昭遘到後，立祠廟祭祀他。歸朝爲三司户部判官，糾察在京刑獄，進官直龍圖閣，改爲集賢殿修撰，逐步提升爲尚書工部郎中。歷任鳳翔河中府知府、晋州知州，改爲管勾登聞檢院。提拔爲天章閣待制、滄州知州，采納諫官吴及的建議，又改任陜州知州，任鄭州知州時去世。李昭遘性情温和，不觸犯别人，能守家法。

## 吕蒙正

吕蒙正字聖功，河南人。祖夢奇，户部侍郎。父龜圖，起居郎。蒙正，太平興國二年擢進士第一，授將作監丞，通判昇州。陛辭，有旨，民事有不便者，許騎置以聞，賜錢二十萬。代還，會征太原，召見行在，授著作郎、直史館，加左拾遺。五年，親拜左補闕、知制誥。

吕蒙正字聖功，河南人。祖父夢奇，户部侍郎。父親吕龜圖，起居郎。吕蒙正，太平興國二年選爲進士第一，任將作監丞，通判昇州。上殿辭行，有旨，民間事務有難以處理的，允許騎驛馬上奏，賜錢二十萬。任滿回朝，正逢征伐太原，在行宫召見，授著作郎、直史館，加官左拾遺。五年，親授左補闕、知制誥。

初，龜圖多内寵，與妻劉氏不睦，并蒙正出之，頗淪躓窘乏，劉誓不復嫁。及蒙正登仕，迎二親，同堂異室，奉養備至。龜圖旋卒，詔起復。未幾，遷都官郎中，入爲翰林學士，擢左諫議大夫、參知政事，賜第麗景門。上謂之曰："凡士未達，見當世之務戾于理者，則怏怏于心；及列於位，得以獻可替否，當盡其所

當初，吕龜圖寵妾很多，與妻子劉氏不和，連同吕蒙正一同趕出門去，陷入艱難困境，劉氏發誓不再嫁。吕蒙正爲官後，迎接雙親，同一所房子分室居住，奉養備至。吕龜圖很快去世，詔令居喪期間起用復職。不久，升爲都官郎中，入朝爲翰林學士，提升左諫議大夫、參知政事，在麗景門賞賜住宅。皇上對他説："凡有志之士未顯達時，見到當世政務違背情理的，就心中不快；到登上官位，能够上言可行或不可行的，應

蘊，雖言未必盡中，亦當僉議而更之，俾協于道。朕固不以崇高自恃，使人不敢言也。”蒙正初入朝堂，有朝士指之曰：“此子亦參政耶？”蒙正陽爲不聞而過之。同列不能平，詰其姓名，蒙正遽止之曰：“若一知其姓名，則終身不能忘，不若毋知之爲愈也。”時皆服其量。

李昉罷相，蒙正拜中書侍郎兼户部尚書、平章事，監修國史。蒙正質厚寬簡，有重望，以正道自持。遇事敢言，每論時政，有未允者，必固稱不可，上嘉其無隱。趙普開國元老，蒙正後進，歷官一紀，遂同相位，普甚推許之。俄丁内艱，起復。

先是，盧多遜爲相，其子雍起家即授水部員外郎，後遂以爲常。至是，蒙正奏曰：“臣忝甲科及第，釋褐止授九品京官。况天下才能，老於岩穴，不沾寸禄者多矣。今臣男始離襁褓，膺此寵命，恐罹陰譴，乞以臣釋褐時官補之。”自是宰相子止授九品京官，遂爲定制。

朝士有藏古鏡者，自言能照二百里，欲獻之蒙正以求知。蒙正笑曰：“吾面不過楪子大，安用照二百里哉？”聞者嘆服。

淳化中，左正言宋沆上疏忤旨，沆，蒙正妻族，坐是罷爲吏部尚書，復相李昉。四年，昉罷，蒙正復以本官入相。因對，論及征伐，上曰：“朕比來征討，蓋爲民除暴，苟好功黷武，則天下之人熸亡盡矣。”蒙正對曰：“隋、唐數十年中，四征遼碣，人不堪命。煬帝全軍陷没，太宗自運土木攻城，如此卒無所濟。且治國之要，在内修政事，則遠人來歸，自致安静。”上韙之。

嘗燈夕設宴，蒙正侍，上語之

當把心中所想全都説出，雖然所説的未必都合適，也應當記録商討而更改，使其合於道。我當然不會自恃高高在上，使人不敢進言。”吕蒙正初入朝堂，有朝士指着他説：“這小子也參政嗎?”吕蒙正假裝没有聽到從他身旁走過。同僚心中不平，追問他的姓名，吕蒙正急忙阻止他們説：“一旦知道他的姓名，就終身不能忘記，不如不知道爲好。”當時人都敬服他的器量。

李昉罷免宰相，吕蒙正任中書侍郎兼户部尚書、平章事，監修國史。吕蒙正質樸寬厚，有很高的聲望，以正道自持。遇事敢於進言，每次議論時政，有不當之處，必定堅持不行，皇上贊揚他毫無隱瞞。趙普是開國元老，吕蒙正是新近提升，做官十二年，同爲宰相，趙普非常推崇贊許他。隨即母親去世服喪，服喪未滿復職。

在此之前，盧多遜爲相，兒子盧雍初次爲官就授水部員外郎，後來成爲常例。到這時，吕蒙正上奏説：“我進士甲科及第，初任官僅授九品京官。何况天下有才能的人，終老山野之間，不能有絲毫官禄的多了。現在臣的兒子還幼小，受到這樣的恩寵，恐怕遭到冥冥中的責罰，請求用我入仕時的官補授他。”從此宰相兒子僅授九品京官，成爲固定制度。

朝士有收藏古鏡的，自稱能照二百里，想要獻給吕蒙正求得知名。吕蒙正笑道：“我的臉不過碟子大，照二百里有何用?”聽到的人贊嘆敬服。

淳化年間，左正言宋沆上疏違背聖意，宋沆，是吕蒙正妻子的親屬，因此獲罪罷爲吏部尚書，重新任李昉爲相。四年，李昉罷相，吕蒙正又以本官任宰相。因爲廷對，論及征戰，皇上説：“我近來征討，是爲民除暴，如果好功黷武，那麽天下百姓就死亡盡了。”吕蒙正回答説：“隋、唐數十年間，四次征伐遼碣，百姓深受其害。隋煬帝全軍覆没，唐太宗親自搬運土木攻城，這樣最終没有成果。而且治國的關鍵，在於改善國内政治，遠方的人就會來歸附，自然會安定。”皇上認爲是這樣。

皇上曾經在上元燈節之夜設宴，吕蒙正陪

曰："五代之際，生靈凋喪，周太祖自鄴南歸，士庶皆罹剽掠，下則火災，上則彗孛，觀者恐懼，當時謂無復太平之日矣。朕躬覽庶政，萬事粗理，每念上天之貺，致此繁盛，乃知理亂在人。"蒙正避席曰："乘輿所在，士庶走集，故繁盛如此。臣嘗見都城外不數里，饑寒而死者甚衆，不必盡然。願陛下視近以及遠，蒼生之幸也。"上變色不言。蒙正侃然復位，同列多其直諒。

上嘗欲遣人使朔方，諭中書選才而可責以事者，蒙正退以名上，上不許。他日，三問，三以其人對。上曰："卿何執耶?"蒙正曰："臣非執，蓋陛下未諒爾。"固稱："其人可使，餘人不及。臣不欲用媚道妄隨人主意，以害國事。"同列悚息不敢動。上退謂左右曰："蒙正氣量，我不如。"既而卒用蒙正所薦，果稱職。

至道初，以右僕射出判河南府兼西京留守。蒙正至洛，多引親舊歡宴，政尚寬静，委任僚屬，事多總裁而已。

真宗即位，進左僕射。會營奉熙陵，蒙正追感先朝不次之遇，奉家財三百餘萬以助用。葬日，伏哭盡哀，人以爲得大臣體。咸平四年，以本官同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國朝以來三入相者，惟趙普與蒙正焉。郊祀禮成，加司空兼門下侍郎。六年，授太子太師，封萊國公，改封徐，又封許。

景德二年春，表請歸洛。陛辭日，肩輿至東園門，命二子掖以升殿，因言："遠人請和，弭兵省財，古今上策，惟願陛下以百姓爲念。"上嘉納之，因遷從簡太子洗馬，知簡

侍，皇上對他説："五代之際，生靈凋喪，周太祖從鄴南回，百姓都遭到洗劫，下面發生火災，天上出現彗星，看到的人非常恐懼，當時以爲再也没有太平的日子了。我親自過目各種政務，萬事得以初步治理，常想上天的賜與，帶來如此繁榮昌盛，這纔明白治亂在人。"吕蒙正離開座位説："帝王所在之處，士人百姓雲集，因此這樣昌盛。我曾見都城以外不過數里，凍餓而死的人很多，不一定全是昌盛。希望陛下由近及遠，就是蒼生的幸運。"皇上改變了臉色不再説話。吕蒙正從容地返回原位，同僚稱贊他正直誠實。

皇上曾想派人出使朔方，告訴中書挑選有才能可以勝任者，吕蒙正退朝後把姓名上報，皇上不認同。後來，三次詢問，三次以這個人答對。皇上説："你怎麽這樣固執呢?"蒙正説："我不是固執，是陛下不肯信任罷了。"堅持説："這個人可以出使，其他的人都比不上。我不想諂媚而隨便附和皇上的意思，而妨害國事。"同僚屏住呼吸不敢稍動。皇上退朝後對身邊的人説："吕蒙正的氣量，我比不上。"不久終於用吕蒙正所推薦的人，果然稱職。

至道初年，以右僕射出朝判河南府兼西京留守。吕蒙正到洛陽，經常召引親友歡宴，治政崇尚寬和清静，事情由僚屬處理，自己僅作總裁。

真宗即位，進官左僕射。營建奉熙陵時，吕蒙正追念先朝的特殊恩遇，奉獻家財三百餘萬以資助費用。下葬之日，伏地痛哭極盡哀傷，人們認爲是大臣之體。咸平四年，以本官同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本朝以來三次任宰相的，惟有趙普與吕蒙正。郊祀典禮完成，加官司空兼門下侍郎。六年，授太子太師，封萊國公，改封徐，又封許。

景德二年春，上表請求返回洛陽。上殿辭行之日，坐轎到東園門，讓兩個兒子攙扶着走上大殿，乘機上言："遠方的人請求講和，停止戰爭節省財力，古今都是上策，但願陛下爲百姓着想。"皇上贊許采納了他的建議，因而提升吕從

奉禮郎。蒙正至洛，有園亭花木，日與親舊宴會，子孫環列，迭奉壽觴，怡然自得。大中祥符而後，上朝永熙陵，封泰山，祠后土，過洛，兩幸其第，錫賚有加。上謂蒙正曰："卿諸子孰可用？"對曰："諸子皆不足用。有侄夷簡，任潁州推官，宰相才也。"夷簡由是見知於上。

富言者，蒙正客也。一日白曰："兒子十許歲，欲令入書院，事廷評、太祝。"蒙正許之。及見，驚曰："此兒他日名位與吾相似，而勛業遠過於吾。"令與諸子同學，供給甚厚。言之子，即弼也。後弼兩入相，亦以司徒致仕。其知人類如此。

許國之命甫下而卒，年六十八。贈中書令，謚曰文穆。

蒙正初爲相時，張紳知蔡州，坐贓免。或言於上曰："紳家富，不至此，特蒙正貧時匄索不如意，今報之爾。"上命即復紳官，蒙正不辨。後考課院得紳實狀，復黜爲絳州團練副使。及蒙正再入相，太宗謂曰："張紳果有贓。"蒙正不辨亦不謝。在西京日，上數遣中貴人將命至，蒙正待之如在相位時，不少貶，時人重焉。

子從簡，再爲國子博士；惟簡，太子中舍；承簡，司門員外郎；行簡，比部員外郎；務簡，亦國子博士；居簡，殿中丞；知簡，太子右贊善大夫。

蒙正弟蒙休，咸平進士，至殿中丞。

龜圖弟龜祥，殿中丞，知壽州。子蒙亨，舉進士高等，既廷試，以蒙正居中書，故報罷。後歷下蔡、武平主簿。至道初，考課州縣官，蒙亨引對，文學、政事俱優，命爲光祿寺

簡爲太子洗馬，吕知簡爲奉禮郎。吕蒙正到洛陽，有園亭花木，每日與親友宴會，子孫環繞，輪流舉杯祝長壽，怡然自得。大中祥符年以後，皇上朝拜永熙陵，封禪泰山，祭祀后土，經過洛陽，兩次到他的府第，賞賜有加。皇上對吕蒙正説："你的兒子當中誰可以重用？"回答説："兒子都不值得重用。有侄子吕夷簡，任潁州推官，是作宰相的人才。"吕夷簡因此被皇上知道。

富言，是吕蒙正的門客。一天説道："兒子十歲左右，想讓他入書院，侍奉廷評、太祝。"吕蒙正答允了他。到見面，驚訝地説："這個孩子以後名譽地位與我相似，而功績要超過我。"讓他與諸子一同學習，供給十分豐厚。富言之子，就是富弼。後來富弼兩次任宰相，也以司徒退休。他能識别人才就像這樣。

許國公的封號剛剛下達就去世，享年六十八歲。贈官中書令，謚號文穆。

吕蒙正初次出任宰相時，張紳爲蔡州知州，因貪污免官。有人向皇帝進言説："張紳家中富有，不至於這樣，是吕蒙正貧困時索求不如意，現在報復他罷了。"皇上命令馬上恢復張紳的官職，吕蒙正并不辯白。後來考課院查到張紳的真實罪狀，又貶爲絳州團練副使。吕蒙正再次入朝爲相時，太宗對他説："張紳果然有貪污行爲。"吕蒙正不分辯也不道謝。在西京時，皇上多次派遣宦官携帶詔命前去，吕蒙正對待他們與任宰相時一樣，不稍有自我貶低，當時的人敬重他。

兒子吕從簡，兩次任國子博士；吕惟簡，太子中舍；吕承簡，司門員外郎；吕行簡，比部員外郎；吕務簡，也任國子博士；吕居簡，殿中丞；吕知簡，太子右贊善大夫。

吕蒙正弟弟吕蒙休，咸平年間進士，官至殿中丞。

吕龜圖弟弟吕龜祥，殿中丞，爲壽州知州。兒子吕蒙亨，考中進士高等，接着廷試，因爲吕蒙正官居相位，因而停考。後來歷任下蔡、武平主簿。至道初年，考核州縣官，吕蒙亨被召見問答，文學、政事都很優秀，任命爲光禄寺丞，改

丞，改大理寺丞，卒。次子蒙巽，虞部員外郎；蒙周，淳化進士及第。蒙亨子即夷簡也。次子宗簡，亦進士及第。

任大理寺丞，去世。次子吕蒙巽，虞部員外郎；吕蒙周，淳化年間進士及第。蒙亨兒子就是吕夷簡。次子吕宗簡，也進士及第。

### 吕居簡

慶曆中，居簡提點京東刑獄，時夏竦有憾於石介，介死，竦言於上曰："介未嘗死，北走鄰國矣。"乃遣中使發棺驗之。居簡謂曰："萬一介果死，則朝廷爲無故發人之墓，奈何？"中使曰："於君何如？"居簡曰："介死，當時必有内外親族及門生會葬，問之可也。"中使乃令結狀保證以聞，介事乃白。居簡長者，其行事多類此。

慶曆年間，吕居簡提點京東刑獄，當時夏竦對石介不滿，石介死後，夏竦向皇上進言説："石介并没有死，向北逃到鄰國去了。"於是派遣宦官開棺檢驗。吕居簡對他説："萬一石介果真死了，那麽朝廷就是無故打開别人的墳墓，怎麽辦呢？"宦官説："你説如何處置？"吕居簡説："石介死，當時必定有内外親族及門生會同安葬，問他們就可以了。"宦官於是讓他們立下文書做出保證上報，石介的事這纔真相大白。吕居簡有長者之風，其行事大都與此類似。

徐州妖人孔直温挾左道誘軍士爲變，或詣轉運使告，不受詞。居簡令易其牒，盡捕究黨與，貸詿誤者，請於朝，斬直温等。濮州復叛，都民驚潰，居簡馳往，獲首惡誅之。因大閲兵享勞，奸不得發。用二事，遷秩鹽鐵判官，拜集賢院學士，知梓州、應天府，徙荆南，進龍圖閣直學士、知廣州，陶甓甃城，人以爲便。以兵部侍郎判西京御史臺，卒，年七十二。

徐州妖人孔直温以左道引誘士兵叛亂，有人到轉運使那裏去告狀，不接受。吕居簡讓他更换文書，全部逮捕追查黨羽，寬恕被騙的人，向朝廷請求，斬孔直温等。濮州又發生叛亂，城中百姓驚慌逃散，吕居簡快馬前去，擒獲首惡殺掉。接着大規模閲兵設宴慰勞，奸謀不成。因爲這兩件事，提升官級爲鹽鐵判官，授集賢院學士，爲梓州知州、應天府知府，轉任荆南，進官龍圖閣直學士、知廣州時，用陶磚瓦築城，人們覺得好。以兵部侍郎判西京御史臺，去世，享年七十二歲。

## 張齊賢

張齊賢，曹州冤句人。生三歲，值晋亂，徙家洛陽。孤貧力學，有遠志，慕唐李大亮之爲人，故字師亮。

張齊賢，曹州冤句人。三歲時，正值後晋戰亂年代，搬家到洛陽。孤苦貧寒努力學習，有遠大志向，敬慕唐李大亮的爲人，因此取字師亮。

太祖幸西都，齊賢以布衣獻策馬前，召至行宫，齊賢以手畫地，條陳十事：曰下并、汾，曰富民，曰封建，曰敦孝，曰舉賢，曰太學，曰籍田，曰選良吏，曰慎刑，曰懲奸。内四説稱旨，齊賢堅執以爲皆善，上怒，令武士拽出之。及還，語太宗曰："我幸西都，唯得一張齊賢爾。

太祖到西都，張齊賢以平民身份到馬前獻策，召至行宫，張齊賢用手畫地，陳述十項事：攻克并、汾，富裕百姓，封建諸侯，和睦重孝，舉薦賢能，太學，籍田，選用良吏，慎用刑罰，懲處奸惡。其中四項論述符合旨意，張齊賢固執地認爲都很好，皇上發怒，命令武士把他拉出去。回京後，對太宗説："我到西都，僅得到一個張齊賢罷了。我不想給與他官爵，以後可以讓

我不欲爵之以官，異時可使輔汝爲相也。”

太宗擢進士，欲置齊賢高第，有司偶失掄選，上不悦，一榜盡與京官，於是齊賢以大理評事通判衡州。時州鞫劫盜，論皆死，齊賢至，活其失入者五人。自荆渚至桂州，水遞鋪夫數千户，困於郵役，衣食多不給，論奏減其半。四年，代還，會親征晋陽，齊賢上謁，遷秘書丞。忻州新下，命知州事。明年召還，改著作佐郎，直史館，改左拾遺。冬，車駕北征，議者皆言宜速取幽薊，齊賢上疏曰：

方今海内一家，朝野無事。關聖慮者，豈不以河東新平，屯兵尚衆，幽燕未下，輦運爲勞？臣愚以爲此不足慮也。自河東初下，臣知忻州，捕得契丹納米典吏，皆云自山後轉般以授河東。以臣料，契丹能自備軍食，則於太原非不盡力，然終爲我有者，力不足也。河東初平，人心未固，嵐、憲、忻、代未有軍寨，入寇則田牧頓失，擾邊則守備可虞。及國家守要害，增壁壘，左控右扼，疆事甚嚴，恩信已行，民心已定，乃於雁門陽武谷來争小利，此其智力可料而知也。聖人舉事，動在萬全，百戰百勝，不若不戰而勝，若重之慎之，則契丹不足吞，燕薊不足取。

自古疆埸之難，非盡由敵國，亦多邊吏擾而致之。若緣邊諸寨撫御得人，但使峻壘深溝，畜力養鋭，以逸自處，寧我致人，此李牧所以用趙也。所謂擇卒不如擇將，任力不如任人。如

他輔佐你任宰相。”

太宗選拔進士，想要把張齊賢放在高等，有關部門偶然失誤，皇上不高興，一榜進士全部授京官，於是張齊賢以大理評事通判衡州。當時本州審訊强盜，定罪都應處死，張齊賢到後，救活其中誤入的五人。從荆渚到桂州，水路驛傳役夫數千户，因郵傳勞役而困苦，衣食大多不足，論述奏請減免一半。四年，任滿回朝，太宗親征晋陽，張齊賢拜見皇上，升爲秘書丞。忻州剛被攻克，任命知州事。第二年召回，改任著作佐郎，直史館，改任左拾遺。冬，皇帝北征，議論的人都説應當迅速奪取幽薊，張齊賢上疏説：

當今天下如同一家，朝野無事。聖上憂慮的，難道不是河東剛剛平定，駐軍還很多，幽燕尚未攻下，運輸辛勞嗎？我認爲這是不值得憂慮的。自河東攻克之後，我爲忻州知州，捕獲契丹納米典吏，都説從山後轉運供給河東。依我推測，契丹能够自備軍糧，那麽對於太原不是不盡力，然而最終被我們占有的原因，是軍力不足。河東剛剛平定，人心還不穩固，嵐、憲、忻、代尚未建立軍寨，如果發生入侵就會使農田牧場立即喪失，騷擾邊境則守備值得憂慮。等到國家守住要害，增設營壘，控制前後左右，邊疆之事十分嚴緊，恩德威信已經施行，民心已經安定，這纔在雁門陽武谷來争奪小利，這樣他們的智慧能力是可以料想而知的。聖人行事，舉動必求萬全，百戰百勝，不如不戰而勝，如果慎重對待此事，則契丹不值得吞并，燕薊不值得奪取。

自古邊疆的災難，不全是來自敵國，也有很多是邊境官吏生事而導致的。如果沿邊各寨安撫鎮守得到合適的人選，衹讓他們增高營壘加深濠溝，積蓄力量培養鋭氣，安閑自處，安定自己招撫别人，這是李牧被趙國重用的原因。所謂選擇士兵不如選擇將帥，

是則邊鄙寧，邊鄙寧則輦運減，輦運減則河北之民獲休息矣。民獲休息，則田業增而蠶績廣，務農積穀，以實邊用。且敵人之心固亦擇利避害，安肯投諸死地而爲寇哉？

用武力不如用賢人。像這樣就會邊疆安定，邊疆安定就能減少運輸，運輸減少河北的百姓就能得到休養生息。百姓得以休養生息，就會農耕糧食增加而蠶桑紡織擴大，從事農業積聚糧食，以充實邊境之用。況且敵人也是想要取利避害，怎麽肯入死地進行侵擾呢？

臣聞家六合者以天下爲心，豈止爭尺寸之事，角强弱之勢而已乎？是故聖人先本而後末，安内以養外。人民，本也；疆土，末也。五帝三王，未有不先根本者也。堯、舜之道無他，在乎安民而利之爾。民既安利，則遠人斂衽而至矣。陛下愛民人、利天下之心，真堯、舜也。臣慮群臣多以纖微之利，剋下之術，侵苦窮民，以爲功能。至于生民疾苦，見之如不見，聞之如不聞，斂怨速尤，無大于此。伏望慎擇通儒，分路采訪兩浙、江南、荆湖、西川、嶺南、河東，凡前日賦斂苛重者，改而正之，因而利之，使賦税課利通濟，可經久而行，爲聖朝定法；除去舊弊，天下諸州有不便于民者，委長吏以聞。敢循故常者，重置之法。使天下耳目皆知陛下之心，戴陛下之惠，以德懷遠，以惠利民，則遠人之歸，可立而待也。

我聽説以六合爲家的人心懷天下，難道僅爲爭奪尺寸的小事，較量勢力的强弱嗎？因此聖人先治本後治末，安定内部來養外族。人民，是根本；疆土，是末節。五帝三王，没有不是以根本爲先的。唐堯、虞舜的治國之道没有别的，就在於安定百姓使他們得到好處罷了。百姓安定獲利，那麽遠方的人就會恭敬地前來。陛下愛護百姓、給天下帶來好處的心意，真是唐堯、虞舜。我擔心群臣多用微小之利，剋扣下面之法，侵害貧窮百姓，作爲功績。至於百姓疾苦，則視而不見，聽而不聞，積聚怨恨加深罪責，没有比這更大的。我希望慎重挑選通儒，分路查訪兩浙、江南、荆湖、西川、嶺南、河東，凡前日賦税繁重的，進行改正，因勢利導，使得賦税徵收得法，可以長久施行，成爲朝廷固定法制；除去舊弊，天下各州有對百姓不利的，委托長官上報。敢於沿襲舊例的，依法嚴懲。使天下人都知道陛下的心意，感激陛下的恩德，用道德感化遠方的人，用恩惠使百姓得到好處，遠方民族的歸附，指日可待。

六年，爲江南西路轉運副使，冬，改右補闕，加正使。齊賢至官，詢知饒、信、虔州土産銅、鐵、鉛、錫之所，推求前代鑄法，取饒州永平監所鑄以爲定式，歲鑄五十萬貫，凡用銅八十五萬斤，鉛三十六萬斤，錫十六萬斤，詣闕面陳其事，敷奏詳確，議者不能奪。

六年，爲江南西路轉運副使，冬，改授右補闕，加官正使。張齊賢任職後，詢問得知饒州、信州、虔州是出産銅、鐵、鉛、錫的地方，查考前代的鑄造方法，取饒州永平監所鑄作爲固定方法，每年鑄錢五十萬貫，共用銅八十五萬斤，鉛三十六萬斤，錫十六萬斤，到朝廷當面陳述這件事，奏報詳盡確實，議政的人不能更改。

先是，諸州罪人多錮送闕下，路

在此之前，各州罪人大都押送京城，途中死

死者十常五六。齊賢道逢南劍、建昌、虔州所送，索牒視之，率非首犯，悉伸其冤抑。因力言于朝，後凡送囚至京，請委強明吏慮問，不實，則罪及原問官屬。自是江南送罪人者爲減太半。

先是，江南諸州小民，居官地者有地房錢，吉州緣江地雖淪没，猶納勾欄地錢，編木而浮居者名水場錢，皆前代弊政，齊賢悉論免之。

初，李氏據有江南，民户税錢三千已上者户出丁一人，黥面，自備器甲輸官庫，出即給之，日支糧二升，名爲義軍。既内附，皆放歸農。至是，言者以爲此輩久在行伍，不樂耕農，乞遣使選充軍伍，并其家屬送闕下。齊賢上言："江南義軍，例皆良民，横遭黥配，無所逃避。克復之後，便放歸農，久被皇風，并皆樂業。若逐户搜索，不無驚擾。法貴有常，政尚清净，前敕既放營農，不若且仍舊貫。"齊賢居使職，勤究民弊，務行寬大，江左人思之不忘。召還，拜樞密直學士，擢右諫議大夫、簽書樞密院事。

雍熙初，遷左諫議大夫。三年，大舉北伐，代州楊業戰没。上訪近臣以策，齊賢請行，即授給事中、知代州，與部署潘美同領緣邊兵馬。是時遼兵自湖谷入寇，薄城下，神衛都校馬正以所部列南門外，衆寡不敵，副部署盧漢贇畏懦，保壁自固。齊賢選廂軍二千，出正之右，誓衆慷慨，一以當百，遼兵遂却。

先是，約潘美以并師來會戰，無何，間使爲遼人所得。齊賢以師期既漏，且虞美衆爲遼所乘。既而美使至，云師出并州，至柏井，得密詔，東師敗績于君子館，并之全軍不許出

亡的常有十分之五六。張齊賢在路上遇到南劍、建昌、虔州押送的人，索取文書查看，都不是首犯，全部爲他們陳述冤枉。極力向朝廷進言，此後凡押送囚犯到京城，請求委派精明的官吏審問，不確實，就懲處原來審問的官員。從此江南押送的罪人減少大半。

在此之前，江南各州的百姓，居住官府土地的有地房錢，吉州沿江地區雖然淹没，還交納勾欄地錢，編造木排居住在水上的稱爲水場錢，都是前代的弊政，張齊賢全部奏論免除。

當初，李氏占據江南，民户繳納税錢三千以上的每户出壯丁一人，臉上刺字，自備武器盔甲交給官庫，出征就發給他，每天支取糧食二升，稱爲義軍。歸附以後，都放回鄉務農。到這時，諫官認爲這些人長期在軍隊，不喜歡從事農耕，請求派遣使臣選擇編入軍隊，連同他們的家屬送到京城。張齊賢上言："江南義軍，本來都是善良的百姓，横遭黥面發配，無法逃避。光復之後，就放回家鄉務農，長期蒙受朝廷感化，全都樂於農業。如果按户查找，就會受驚擾。法令貴在連續，政治崇尚清静，前面的敕令已經放回從事農業，不如暫時沿用舊制。"張齊賢官居轉運使之職，勤於探究民政弊病，實行寬政，江左的人對他思念不忘。召回，爲樞密直學士，提拔爲右諫議大夫、簽書樞密院事。

雍熙初年，改爲左諫議大夫。三年，大規模北伐，代州楊業戰死。皇上向親近大臣詢問策略，張齊賢請求出行，當即授給事中、代州知州，與部署潘美共同統率邊境軍隊。這時遼兵從湖谷入侵，逼近城下，神衛都校馬正把所轄兵力排列在南門外，寡不敵衆，副部署盧漢贇膽小害怕，固守營壘。張齊賢挑選廂軍二千人，從馬正的右方出擊，慷慨誓師，以一當百，遼兵於是後退。

在此之前，約潘美率并州軍隊前來會戰，不多時，間諜被遼軍抓獲。張齊賢因爲出兵日期已經泄露，還擔心潘美的人馬被遼軍襲擊。接着潘美的使臣到達，説軍隊離開并州，到柏井，收到秘密詔書，東路軍隊在君子館戰敗，并州軍隊全

戰，已還州矣。于時遼兵塞川，齊賢曰："賊知美之來，而不知美之退。"乃閉其使密室，中夜發兵二百，人持一幟，負一束芻，距州城西南三十里，列幟然芻。遼兵遥見火光中有旗幟，意謂并師至矣，駭而北走。齊賢先伏步兵二千於土磴寨，掩擊大敗之，擒其北大王之子一人，帳前舍利一人，斬數百級，獲馬二千、器甲甚衆。捷奏，且歸功漢贇。

端拱元年冬，拜工部侍郎。遼人又自大石路南侵，齊賢預簡廂兵千人爲二部，分屯繁畤、崞縣。下令曰："代西有寇，則崞縣之師應之；代東有寇，則繁畤之師應之。比接戰，則郡兵集矣。"至是，果爲繁畤兵所敗。

二年，置屯田，領河東制置方田都部署，入拜刑部侍郎、樞密副使。淳化二年夏，參知政事，數月，拜吏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齊賢母孫氏年八十餘，封晉國太夫人，每入謁禁中，上嘆其福壽、有令子，多手詔存問，加賜與，搢紳榮之。

初，王延德與朱貽業同掌京庾，欲求補外，貽業與參政李沆有姻婭，托之以請於沆，沆爲請於齊賢，齊賢以聞。太宗以延德嘗事晉邸，怒其不自陳而干祈執政，召見詰責。延德、貽業皆諱不以實對，齊賢不欲累沆，獨任其責。四年六月，罷爲尚書左丞。十月，命知定州，以母老不願往。未幾，丁内艱，水漿不入口者七日，自是日啖粥一器，終喪不食酒肉蔬果。尋復轉禮部尚書、知河南府。時獄有大辟將決，齊賢至，立辨而釋之。三日，徙知永興軍。時閤門祗候趙贊以言事得幸，提點關中芻糧，所爲多豪横。齊賢論列其罪，卒抵於法。俄徙襄州，移荆南，又徙安州。

部不許出戰，已經返回州城。這時遼兵布滿原野，張齊賢説："賊軍知道潘美前來，而不知他退回的事。"於是把使臣關閉在密室，半夜派出二百士兵，每人手持一面旗幟，身背一捆乾草，離州城西南三十里，排列旗幟點燃柴草。遼兵遠遠看見火光中有旗幟，以爲并州軍隊到來，驚慌地向北逃走。張齊賢預先在土磴寨埋伏步兵二千，襲擊而大敗他們，俘獲北大王之子一人，帳前舍利一人，斬首數百級，獲得戰馬兩千匹、武器盔甲很多。捷報上奏，把功勞歸於盧漢贇。

端拱元年冬，爲工部侍郎。遼軍又從大石路南侵，張齊賢預先選廂兵一千人分爲二部，分别駐兵繁畤、崞縣。下令説："代州以西有敵軍，就由崞縣的軍隊抵禦；代州以東有敵軍，就由繁畤的軍隊抵禦。交戰時，州兵集中攻打。"這時，果然被繁畤兵打敗。

二年，設屯田，領河東制置方田都部署，入朝爲刑部侍郎、樞密副使。淳化二年夏，任參知政事，幾個月後，爲吏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張齊賢母親孫氏八十多歲，封晉國太夫人，每次入宫拜見，皇上贊嘆她有福有壽、有優秀的兒子，多次親手書寫詔書慰問，加以賞賜，大臣們以此爲榮。

起初，王延德與朱貽業共同掌管京城糧倉，想要請求任地方官職，朱貽業與參政李沆有姻親關係，托他來向李沆請求，李沆爲此向張齊賢請求，張齊賢上報。太宗因爲王延德曾在晉王府任職，惱怒他不自己陳述而請求執政大臣，召見追問責備。王延德、朱貽業都隱瞞不用實情答對，張齊賢不想連累李沆，獨自承擔這一罪責。四年六月，罷爲尚書左丞。十月，任命爲定州知州，因爲母親年老不願前去。不久，母親去世服喪，不吃不喝達七天，從此每天僅喝一碗粥，直到服喪結束不吃酒肉蔬果。很快又轉爲禮部尚書、河南府知府。當時有個案件將要判處犯人斬首，張齊賢到達後，馬上辨明情況釋放了他。三日後，轉爲永興軍知軍。當時閤門祗候趙贊因上言受到寵幸，提點關中糧草，所作所爲大多驕横。張齊賢列舉上報他的罪行，終於依法處理。隨即調任

逾年，加刑部尚書。

襄州，調任荆南，又轉安州。過了一年，加官刑部尚書。

真宗即位，召拜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嘗從容爲上言皇王之道，而推本其所以然，且言："臣受陛下非常恩，故以非常爲報。"上曰："朕以爲皇王之道非有迹，但庶事適治道則近之矣。"時戚里有分財不均者更相訟，又入宫自訴。齊賢曰："是非臺府所能决，臣請自治。"上俞之。齊賢坐相府，召訟者問曰："汝非以彼所分財多、汝所分少乎？"曰："然。"命具款。乃召兩吏，令甲家入乙舍，乙家入甲舍，貨財無得動，分書則交易之。明日奏聞，上大悦曰："朕固知非君莫能定者。"郊祀，加門下侍郎。與李沆同事，不相得。坐冬至朝會被酒失儀，免相。

真宗即位，召爲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曾從容地爲皇上講解皇王之道，而且從根本上推究爲什麽是這樣，并説："我受到陛下特别恩遇，因而以特别之法報答。"皇上説："我認爲皇王之道并不是有業績，衹要各種政務合於治國之道就與之相近了。"當時外戚之中有人分配財産不平均而相互訴訟，又進入皇宫自行陳述。張齊賢説："這不是御史臺所能判决的，我請求親自處理。"皇上答應了他。張齊賢坐在相府，召見告狀的人問道："你不是因爲他所分財産多、你所分的少嗎？"答道："是這樣。"命令準備好文書。就召來兩名吏人，下令甲家進入乙家住宅，乙家進入甲家住宅，財物不許移動，分配文書也進行交换。第二天奏報，皇上非常高興地説："我就知道不是你没有人能够判定。"郊祀，加官門下侍郎。與李沆爲同事，不和。因冬至朝會醉酒有失禮儀，免宰相之職。

四年，李繼遷陷清遠軍，命爲涇、原等州軍安撫經略使，以右司諫梁顥爲之副。齊賢上言謂："清遠軍陷没以來，青岡寨燒棄之後，靈武一郡，援隔勢孤，此繼遷之所覬覦而必至者也。以事勢言之，加討則不足，防遏則有餘。其計無他，蕃部大族首領素與繼遷有隙者，若能啖以官爵，誘以貨利，結之以恩信，而激之以利害，則山西之蕃部族帳，靡不傾心朝廷矣。臣所領十二州軍，見二萬餘人，若緣邊料柬本城等軍，更得五萬餘人，招致蕃部，其數又逾十數萬。但彼出則我歸，東備則西擊，使之奔走不暇，何能爲我患哉？今靈武軍民不翅六七萬，陷於危亡之地，若繼遷來春於我兵未舉之前，發兵救援靈武，盡驅其衆，并力攻圍，則靈州孤城必難固守。萬一失陷，賊勢益增，縱多聚甲兵，廣積財貨，亦難保必勝

四年，李繼遷占領清遠軍，任命爲涇、原等州軍安撫經略使，任命右司諫梁顥作爲他的副使。張齊賢上言説："清遠軍陷落以來，青岡寨燒毁放棄之後，靈武一州，外援隔絶勢力孤單，這是李繼遷要侵占而且必定會來的地方。從事態發展趨勢來説，進行討伐則軍力不足，防守則軍力有餘。没有别的計策，蕃部豪族首領中平時與李繼遷有仇的，如果能用官爵來誘惑，用財物來吸引，用恩德威信來交結，而講明利害，那麽山西的蕃部各族，無不傾心於朝廷了。臣所管轄十二州的軍隊，現有二萬餘人，如果沿邊地區挑選本城等軍，又得到五萬餘人，招來蕃部，這個數目又超出十幾萬。對方出兵我們就返回，東側有備就進攻西側，使他們疲於奔命，怎麽能成爲我們的禍患呢？現在靈武軍民不過六七萬，陷於危亡之地，如果李繼遷明年春天在我軍尚未出發之前，發兵救援靈武，以他的全部兵力，合力攻打圍困，靈武一座孤城必然難以固守。萬一失陷，敵軍勢力更增，縱然聚集更多兵力，大量屯積財物，也難以保證必勝。我請求封潘羅支爲六谷王

矣。臣所以乞封潘羅支爲六谷王而厚以金帛者，恐繼遷旦暮用兵斷彼賣馬之路也。苟朝廷信使得達潘羅支，則泥埋等族、西南遠蕃，不難招集。西南既稟命，而緣邊之勢張，則鄜、延、環、慶之淺蕃，原、渭、鎮戎之熟户，自然歸化。然後使之與對替甲兵及駐泊軍馬互爲聲援，則萬山聞之，必不敢於靈州、河西頓兵矣。萬山既退，則賀蘭蕃部亦稍稍叛繼遷矣。若曰名器不可以假人，爵賞不可以濫及，此乃聖人爲治之常道，非隨時變易之義也。"

齊賢又請調江淮、荆湘丁壯八萬以益防禦，朝議以爲動摇，兼澤國人民，遠戍西鄙亦非便，計遂寢。

齊賢又言："靈州斗絶一隅，當城鎮完全、磧路未梗之時，中外已言合棄，自繼遷爲患已來，危困彌甚。南去鎮戎約五百餘里，東去環州僅六七日程，如此畏途，不須攻奪，則城中之民何由而出，城中之兵何由而歸？欲全軍民，理須應接。爲今之計，若能增益精兵，以合西邊屯駐、對替之兵，從以原、渭、鎮戎之師，率山西熟户從東界而入，嚴約師期，兩路交進。設若繼遷分兵以應敵，我則乘勢而易攻。且奔命途道，首尾難衛，千里趨利，不敗則禽。臣謂兵鋒未交，而靈州之圍自解。然後取靈州軍民，而置寨於蕭關、武延川險要處以僑寓之，如此則蕃漢土人之心有所依賴。裁候平寧，却歸舊貫，然後縱蕃漢之兵，乘時以爲進退，則成功不難矣。"時不能用。未幾，靈武果陷。

閏十二月，拜右僕射、判邠州，不行，改判永興軍兼馬步軍部署。時薛居正子惟吉妻柴氏無子早寡，盡畜

并用金帛厚贈的原因，是害怕李繼遷一旦用兵就隔斷了他賣馬的道路。如果朝廷信使能够到達潘羅支那裏，那麽泥埋等族、西南偏遠蕃族，不難招集。西南接受了王命，邊境沿綫的勢力就大了，那樣鄜、延、環、慶的近地蕃族，原、渭、鎮戎的熟户，自然歸附王化。然後讓他們與對替甲兵及駐守軍隊互爲聲援，那麽萬山聽到此事，必定不敢在靈州、河西留駐軍隊。萬山既已撤退，賀蘭蕃部也就會逐漸叛離李繼遷。如果説名器不可以隨便給人，爵位賞賜不可以隨便施予，這是聖人統治的常道，而不是隨機應變的原意。"

張齊賢又請求徵調江淮、荆湘壯丁八萬人增加防禦，朝廷商議認爲要動摇民心，而且水鄉之人，到遥遠的西部邊境守衛也不利，其計就此中止。

張齊賢又上言："靈州在偏僻之地，當城鎮完全、道路尚未阻隔之時，内外已議論應當放棄，自從李繼遷成爲禍患以來，危險更加嚴重。南距鎮戎約五百餘里，東距環州近六七天的行程，這樣艱難的路程，不去攻擊奪取，城中的百姓從何處逃出，城中的軍隊從何處返回？想要保全軍民，按理必須接應。按現在的情形，如果能增加精兵，合於西部邊疆屯駐、替换的軍隊，以原、渭、鎮戎的軍隊，率領山西的熟户從東部邊界進入，嚴格約定行軍日期，兩路同時進發。假如李繼遷分兵來應敵，我方乘勢易於進攻。而且長途奔命，首尾難於照應，千里奔擊，不是失敗就是被擒。我認爲軍隊尚未交戰，靈州的圍困就能自行解除。然後轉移靈州軍民，在蕭關、武延川險要之處設營寨安置軍民，這樣就能使當地蕃漢各族民心有所依賴。等到安定和平，再返回舊的居住地，然後發出蕃漢各族軍隊，根據時機决定進退，成功就不難了。"當時不能采用。不久，靈武果然陷落。

閏十二月，授爲右僕射、判邠州，没有出行，改爲判永興軍兼馬步軍部署。當時薛居正的兒子薛惟吉妻柴氏没有兒子而守寡，全部收藏他

其貨産及書籍論告，欲改適齊賢。惟吉子安上訴其事。上不欲置于理，命司門員外郎張正倫就訊，柴氏所對與安上狀異。下其事於御史，乃齊賢子太子中舍宗誨教柴氏爲詞。齊賢坐責太常卿、分司西京，宗誨貶海州別駕。

景德初，起爲兵部尚書、知青州。上幸澶淵，命兼青、淄、濰州安撫使。二年，改吏部尚書。上疏言曰："臣在先朝，常憂靈、夏兩鎮終爲繼遷并吞，言事者以臣所慮爲太過，略舉既往之事以明本末。當時臣下皆以繼遷只是懷戀父祖舊地，别無他心，先帝與以銀州廉察，庶滿其意。爾後攻劫不已，直至降麟、府州界八部族蕃酋，又脅制賀蘭山下帳族，言事者猶謂封獎未厚。洎陛下賜以銀、夏土壤，寵以節旄，自此奸威愈滋，逆志尤暴。屢斷靈州糧路，復擾緣邊城池，數年之間，靈州終爲吞噬。當靈池、清遠軍垂欲陷没，臣方受經略之命。臣思繼遷須是得一兩處强大蕃族與之爲敵，此乃以蠻夷攻蠻夷，古今之上策也。遂請以六谷名目封潘羅支，俾其展效。其時近臣所見，全與臣謀不同，多爲沮撓。及繼遷爲潘羅支射殺，邊患謂可少息。今其子德明依前攻劫，析逋遊龍鉢等盡在部下，其志又似不小。臣慮德明乘大駕東幸之際，去攻六谷，則瓜、沙、甘、肅、于闐諸處漸爲控制矣。向使潘羅支尚在，則德明未足爲虞；今潘羅支已亡，厮鐸督恐非其敵。望委大臣經制其事。"

從東封還，復拜右僕射。時建玉清昭應宫，齊賢言繪畫符瑞，有損謙德，又違奉天之意，屢請罷其役。

的財産及書籍論告，想要改嫁張齊賢。薛惟吉的兒子薛安上上訴這件事。皇上不想依法理處理，命令司門員外郎張正倫前去查問，柴氏對答的與薛安上狀詞不同。把這件事交給御史審訊，是張齊賢兒子太子中舍張宗誨教柴氏這樣説的。張齊賢因罪降爲太常卿、分司西京，張宗誨貶爲海州别駕。

景德初年，起用爲兵部尚書、青州知州。皇上到澶淵，任命他兼青、淄、濰州安撫使。二年，改爲吏部尚書。上疏進言説："我在先朝，經常擔心靈、夏兩鎮最終爲李繼遷吞并，諫官認爲臣的擔憂太過分，簡略列舉以往的事來説明本末。當時我認爲李繼遷祇是懷戀父輩居住的舊地，没有其他的想法，先帝授予銀州廉察官，以求滿足他的願望。後來攻擊搶奪不斷，直到收降麟、府州境内八個部落的酋長，又控制賀蘭山下的游牧部族，諫官還説封賞不够豐厚。陛下以銀、夏的土地賞賜他，用官爵來表示恩寵，從此奸邪的威勢更加滋長，叛逆的意圖非常明顯。多次阻斷靈州運糧通道，又騷擾邊境城池，數年之間，靈州終於被他占領。靈池、清遠軍將要陷落時，我剛接受指揮處理之命。我想到李繼遷必須是有一兩處强大的蕃族與他爲敵，這就是用蠻夷進攻蠻夷，古今都是上策。於是請求用六谷的名號封潘羅支，使他效力。那時大臣的看法，全與我的謀劃不同，大多進行阻撓。李繼遷被潘羅支射殺後，邊患以爲可以稍有平息。現在他的兒子李德明照舊進攻掠奪，析逋遊龍鉢等都在他統轄之下，他的志氣又似不小。我憂慮李德明乘皇上到東部地區之際，去攻打六谷，那樣瓜、沙、甘、肅、于闐各處就逐漸被他控制了。如果潘羅支還在，李德明就不值得擔憂；現在潘羅支已經死去，厮鐸督恐怕不是他的敵手。希望委派大臣謀劃管理那裏的事務。"

隨從封禪東岳回朝，又授爲右僕射。當時建玉清昭應宫，張齊賢上言繪畫祥瑞，有損謙虚的美德，又違背尊奉上天的意思，多次請求停止這項工程。

三年，出判河陽，從祀汾陰還，進左僕射。五年，代還，請老，以司空致仕。入辭便坐，方拜而仆，上遽止之，許二子扶掖升殿，命益坐茵爲三。

三年，出朝判河陽，隨從祭祀汾陰回朝，進官左僕射。五年，任滿回朝，請求告老，以司空退休。入宫在便殿辭别，剛剛下拜就摔倒，皇上急忙阻止他，允許兩個兒子攙扶上殿，命令增加坐墊到三層。

歸洛，得裴度午橋莊，有池榭松竹之盛，日與親舊觴咏其間，意甚曠適。七年夏，薨，年七十二。贈司徒，謚文定。

返回洛陽，得到裴度的午橋莊，有池榭松竹的美景，每天與親戚朋友在其間飲酒賦詩，心情非常曠達閑適。七年夏，去世，享年七十二歲。贈官司徒，謚號文定。

齊賢姿儀豐碩，議論慷慨，有大略，以致君自負。留心刑獄，多所全活。喜提奬寒雋。少時家貧，父死無以爲葬，河南縣吏爲辦其事，齊賢深德之，事以兄禮，雖貴不替也。仲兄昭度嘗授齊賢經，及卒，表贈光禄寺丞。又嘗依太子少師李肅家，肅死，爲營葬事，歲時祭之。趙普嘗薦齊賢於太宗，未用，普即具前列事，以謂："陛下若進齊賢，則齊賢他日感恩，更過於此。"上大悦，遂大用。种放之起，齊賢所薦也。齊賢四踐兩府，九居八座，以三公就第，康寧福壽，時罕其比。居相日，數起大獄，又與寇準相傾，人或以此少之。

張齊賢儀表豐滿，議論慷慨，有大略，以能够輔助君主自負。留心刑事案件，保全活命的人很多。喜歡提拔鼓勵寒門俊才。年少時家境貧困，父親去世無法安葬，河南縣吏爲他代辦葬事，張齊賢深爲感激，用兄長的禮儀對待他，即使顯貴也不改變。二哥張昭度曾教授張齊賢經書，去世後，上表贈官光禄寺丞。又曾經依附太子少師李肅家，李肅去世，爲他辦理喪事，逢年過節祭奠他。趙普曾向太宗舉薦張齊賢，没有任用，趙普就舉出以上諸事，以此爲依據説："陛下如果進用張齊賢，那麽張齊賢以後感激恩德，更要超過這些。"皇上非常高興，於是重用。种放的起用，是張齊賢所推薦的。張齊賢四次登上兩府，九次官居八座，以三公退休，康寧福壽，當時很少有能和他相比的。任宰相時，多次興起大案，又與寇準互相傾軋，人們有時因此輕視他。

齊賢諸子皆能有立：宗信，内殿崇班；宗理，大理寺丞；宗諒，殿中丞；宗簡，閤門祗候；宗訥，太子中舍；宗禮最賢，雖累資登朝，而畏羈束，故多居田里。

張齊賢諸子都能有所建樹：張宗信，内殿崇班；張宗理，大理寺丞；張宗諒，殿中丞；張宗簡，閤門祗候；張宗訥，太子中舍；張宗禮最爲賢能，雖然積累資歷登上朝官，然而害怕約束，因此經常住在鄉間。

## 張宗誨

宗誨字習之，齊賢第二子也。少喜學兵法，陰陽、象緯之書無不通究。以父任爲秘書省正字，遷至太子中舍，貶海州别駕。嘗通判河陽，徙知富順監。會夷人斗郎春叛，群獠皆騷動，宗誨將郡兵攻破之。擢開封府判官、三司度支勾院。宗誨在開封

張宗誨字習之，是張齊賢第二子。年少時喜歡學習兵法，陰陽、星象讖緯的書籍無不研究。因父恩蔭任秘書省正字，提升到太子中舍，貶爲海州别駕。曾通判河陽，調知富順監。夷人斗郎春叛亂，各僚部落都騷動，張宗誨率領本州兵力打敗他們。提拔爲開封府判官、三司度支勾院。張宗誨在開封時，御史王沿彈劾他愛好飲酒荒廢

日，御史王沿劾其嗜酒廢事，及爲河北轉運使，乃發沿居喪假官舟賈販，朝論惡之。

會以調發擾民，徙知徐州。累遷太常少卿，後爲永興軍兵馬鈐轄，又徙鄜延路兼知鄜州。元昊寇延安，劉平、石元孫敗没，鈐轄黄德和遁還，延州不納，又走鄜州。宗誨曰："軍奔將無所歸，激之則爲亂矣。"乃納之，拘德和以聞。是時鄜城不完，且無備，傳言寇兵至，人心不安。宗誨乃嚴斥候，籍入而禁出，使老幼并力守禦之，敵亦自引去。領興州防禦使，復徙永興鈐轄兼知邠州，以秘書監致仕。

嘗事干謁，其子曰："昔賀祕監以道士服東歸會稽，明皇賜以鑑湖，以爲休老之地。今洛下雖無鑑湖，而嵩、少、伊、瀍天下佳處，雖非朝廷所賜，皆閑逸之人所有爾。大人盍衣羽服以優游，何必更事請謁乎？"宗誨曰："吾作白頭老監秘書而眠，何以賀老流沙之服爲哉？"時以爲名言。

初，齊賢守代州，宗誨嘗預計畫，其保任親族不問疏近，以年爲先後。然性貪，雖謝事，猶事貨殖，以至于卒。

子二人。

張子皋

子皋字叔謨，少有才名而不自負，人樂與之游。最善尹洙，洙曰："吾交天下士多矣，不以通否易意者，子皋也。"舉進士，試秘書郎、知新鄭縣。以齊賢相，遷校書郎，館閣獻頌，擢著作佐郎，進直史館，累官至尚書司封員外郎。

張子憲

子憲字彦章，以蔭將作監主簿，以獻文賜同進士出身，累遷尚書刑部

政事，任河北轉運使時，就揭發王沿居喪期間借用官船經商，朝議厭惡他。

因爲調發騷擾百姓，移任徐州知州。逐漸提升爲太常少卿，後來任永興軍兵馬鈐轄，又調任鄜延路兼鄜州知州。元昊侵犯延安，劉平、石元孫兵敗戰死，鈐轄黄德和逃回，延州不接納，又逃到鄜州。張宗誨説："軍隊戰敗逃走將領無處歸依，激怒他就會造成叛亂。"於是接納了他，拘留黄德和奏報。這時鄜州城墻不完整，而且没有守備，傳言敵軍將要到達，人心不安。張宗誨就加强崗哨，登記入城的人禁止出城，讓老幼合力守禦城池，敵軍也就自行退去。領興州防禦使，又調任永興鈐轄兼邠州知州，以秘書監退休。

曾有請托之事，他的兒子説："從前賀祕監穿道士的服裝東行返回會稽，唐明皇以鑑湖賞賜他，作爲休閑養老的地方。現在洛陽一帶雖然没有鑑湖，而嵩、少、伊、瀍是天下勝地，雖不是朝廷所賜，都是閑適安逸的人占有了。你何不穿上道袍優游度日，何必再做請托的事呢？"張宗誨説："我作爲白頭髮的老秘書監安眠，要賀老流沙之服有什麽用呢？"當時作爲名言。

當初，張齊賢鎮守代州，張宗誨曾參預計劃，他保舉任用親戚族人不論疏遠親近，按年齡决定先後。但生性貪婪，雖然退職，還經商，直到去世。

兒子二人。

張子皋字叔謨，年少時有才名而不自負，人們樂於與他交往。與尹洙最友善，尹洙説："我交往天下士人很多，不因顯達與否改變心意的，就是張子皋。"進士及第，試任秘書郎、新鄭縣知縣。因張齊賢爲相，升爲校書郎，館閣獻頌，提拔爲著作佐郎，進官直史館，逐漸升職到尚書司封員外郎。

張子憲字彦章，因恩蔭爲將作監主簿，因爲進獻文章賜同進士出身，逐漸提升爲尚書刑部郎

郎中、知光化軍。戍卒逐其帥韓綱，餘黨作亂，子憲招降之。征税重，人多逋負，子憲奏除之。歷太常少卿、三司鹽鐵判官、直史館、知洪州。遷右諫議大夫、知桂州，不赴，御史劾之，降秘書監。復爲光禄卿，加直秘閣、知廬州，還秘書監，累職徙揚州，卒。

**賈黄中**

賈黄中字媧民，滄州南皮人，唐相耽四世孫。父玭字仲寶，晋天福三年進士，解褐。宋初，爲刑部郎中，終水部員外郎、知浚儀縣，年七十卒。玭嚴毅，善教子，士大夫子弟來謁，必諄諄誨誘之。初，通判鎮州，葬鄉黨群從之未葬者十五喪，孤貧不自給者，咸教育而婚嫁之。

黄中幼聰悟，方五歲，玭每旦令正立，展書卷比之，謂之“等身書”，課其誦讀。六歲舉童子科，七歲能屬文，觸類賦咏。父常令蔬食，曰：“俟業成，乃得食肉。”十五舉進士，授校書郎、集賢校理，遷著作佐郎、直史館。

建隆三年，遷左拾遺，歷左補闕。開寶八年，通判定州，判太常禮院。黄中多識典故，每詳定禮文，損益得中，號爲稱職。

嶺南平，以黄中爲采訪使，廉直平恕，遠人便之。還奏利害數十事，皆稱旨。會克江表，選知宣州。歲饑，民多爲盜，黄中出己奉造糜粥，賴全活者以千數，仍設法弭盜，因悉解去。

太宗即位，遷禮部員外郎。太平興國二年，知昇州。時金陵初附，黄中爲政簡易，部内甚治。一日，案行府署中，見一室扃鑰甚固，命發視之，得金寶數十匱，計直數百萬，乃

中、光化軍知軍。戍守士兵驅逐他們的統帥韓綱，餘黨叛亂，張子憲招降他們。收税重，人們大都拖欠，張子憲上奏免除。歷任太常少卿、三司鹽鐵判官、直史館、洪州知州。升爲右諫議大夫、桂州知州，没有赴任，御史彈劾他，降職秘書監。又爲光禄卿，加官直秘閣、廬州知州，升爲秘書監，逐漸調升爲揚州知州，去世。

賈黄中字媧民，滄州南皮人，唐朝宰相賈耽四世孫。父親賈玭字仲寶，後晋天福三年考中進士，初次得官。宋初，爲刑部郎中，終官水部員外郎、浚儀縣知縣，年七十去世。賈玭嚴正剛毅，善於教子，士大夫的子弟前來求見，必定諄諄教誨。最初，通判鎮州，埋葬同鄉隨從之中尚未安葬的十五人，孤苦貧困不能自給的，都教導撫育并代爲辦理婚嫁。

賈黄中自幼聰明，年方五歲，賈玭每天早上讓他端正站好，展開書卷與他相比，稱爲“等身書”，教導他誦讀。六歲舉童子科，七歲能寫文章，能賦詩吟咏。父親經常讓他粗茶淡飯，説：“等到學業完成，纔能吃肉。”十五歲進士及第，授校書郎、集賢校理，升爲著作佐郎、直史館。

建隆三年，升爲左拾遺，歷官左補闕。開寶八年，通判定州，判太常禮院。賈黄中通曉典故，每次審定禮文，增減適當，人們稱他稱職。

嶺南平定，任賈黄中爲采訪使，廉潔正直寬厚，遠方的人爲此感到安逸。回朝上奏利弊數十項，都符合旨意。攻克江表，選任宣州知州。年成饑荒，百姓大多成爲强盗，賈黄中拿出自己的俸米煮成粥，賴以保全性命的數以千計，又設法禁盗，因而全部散去。

太宗即位，升爲禮部員外郎。太平興國二年，爲昇州知州。當時金陵剛歸附，賈黄中爲政簡易，州内秩序井然。一天，巡視州府，見到一個房間鎖得非常牢固，命令打開察看，得到金銀珠寶數十櫃，價值數百萬，是李氏宫廷中遺留之

李氏宫閤中遺物也，即表上之。上覽表謂侍臣曰："非黄中廉恪，則亡國之寶，將污法而害人矣。"賜錢三十萬。丁父憂，起復視事。五年，召歸闕。

物，馬上寫表章獻上。皇上閱讀表章對侍臣説："不是賈黄中廉潔謹慎，亡國的財寶，就要玷污法典而害人了。"賜錢三十萬。父親去世服喪，喪期未滿而復職。五年，召回朝廷。

有薦黄中文學高第，召試中書，拜駕部員外郎、知制誥。八年，與宋白、吕蒙正等同知貢舉，遷司封郎中，充翰林學士。雍熙二年，又知貢舉，俄掌吏部選。端拱初，加中書舍人。二年，兼史館修撰。凡再典貢部，多柬拔寒俊，除擬官吏，品藻精當。淳化二年秋，與李沆并拜給事中、參知政事。太宗召見其母王氏，命坐，謂曰："教子如是，真孟母矣。"作詩以賜之，頒賜甚厚。

有人舉薦賈黄中博學能文，召赴中書考試，授爲駕部員外郎、知制誥。八年，與宋白、吕蒙正等同知貢舉，升爲司封郎中，爲翰林學士。雍熙二年，又知貢舉，隨即掌管吏部銓選。端拱初年，加官中書舍人。二年，兼任史館修撰。共兩次掌管貢部，大量選拔寒門才俊，任免官吏，鑒定精當。淳化二年秋，與李沆同授給事中、參知政事。太宗召見其母王氏，賜坐，對她説："教導兒子像這樣，真是孟母。"作詩賞賜她，賞賜豐厚。

黄中素重吕端爲人，屬端出鎮襄陽，黄中力薦於上，因留爲樞密直學士，遂參知政事。當世文行之士，多黄中所薦引，而未嘗言，人莫之知也。然畏慎過甚，中書政事頗留不决。

賈黄中早就看重吕端的爲人，吕端出朝鎮守襄陽，賈黄中極力向皇上推薦，因而留在朝中任樞密直學士，於是參知政事。當世能文有德的賢士，多是賈黄中所舉薦提拔，然而未曾説出，人們并不知道這些。但是小心謹慎太過，中書政事常拖延不决。

四年冬，與沆并罷守本官。明年，知襄州，上言母老乞留京，改知澶州。辭日，上戒之曰："夫小心翼翼，君臣皆當然；若太過，則失大臣之體。"黄中頓首謝。上因謂侍臣曰："朕嘗念其母有賢德，七十餘年未覺老，每與之語，甚明敏。黄中終日憂畏，必先其母老矣。"因目參知政事蘇易簡曰："易簡之母亦如之。自古賢母不可多得。"易簡前謝曰："陛下以孝治天下，奬及人親，臣實何人，膺兹榮遇。"

四年冬，與李沆一同罷守本官。第二年，爲襄州知州，上言母親年老請求留在京城，改爲澶州知州。辭行之日，皇上告誡他説："小心翼翼，君臣都應當那樣；但如果太過分，就失去了大臣之體。"賈黄中叩頭拜謝。皇上因而對侍臣説："我知道他的母親有賢德，七十餘歲未覺年老，每次與她交談，聰明機敏。賈黄中終日憂慮，必定在他母親之前去世。"接着看着參知政事蘇易簡説："蘇易簡母親也像她一樣。自古賢母不可多得。"蘇易簡上前道謝説："陛下以孝治天下，勉勵推及大臣的親人，我是什麽人，受到這樣榮耀的恩遇。"

至道初，黄中遘疾，詔令歸闕。會建儲宫，擇大臣有德望者爲賓友，黄中在選中。以久疾，改命李至、李沆兼賓客，黄中亦特拜禮部侍郎，代至兼秘書監。黄中素嗜文籍，既居内

至道初年，賈黄中患病，詔令返回朝廷。立太子時，選擇大臣中有道德威望的人做賓客僚友，賈黄中入選。因久病，改命李至、李沆兼賓客，賈黄中也特授爲禮部侍郎，接替李至兼秘書監。賈黄中一向酷愛文獻典籍，官居内閣以後，

閣，甚以爲慰。

二年，以疾卒，年五十六，其母尚無恙，卒如上言。贈禮部尚書。上聞其素貧，别賜錢三十萬。既葬，其母入謝，又賜白金三百兩。上謂之曰："勿以諸孫爲念，朕當不忘也。"

黄中端謹，能守家法，廉白無私。多知臺閣故事，談論亹亹，聽者忘倦焉。在翰林日，太宗召見，訪以時政得失，黄中但言："臣職典書詔，思不出位，軍國政事，非臣所知。"上益重之，以爲謹厚。及知政事，卒無所建明，時論不之許。有文集三十卷。

子守謙，雍熙二年進士；守正，獻文召試，賜進士第，後爲虞部員外郎；守約，國子博士；守文，殿中丞；守訥，右贊善大夫。

論曰：《詩》云："允也天子，降予卿士，實維阿衡，實左右商王。"言有是君則有是臣，有是臣則足以相是君也。太宗勵精庶政，注意輔相，以昉舊德，亟加進用；繼擢蒙正、齊賢，迭居相位；復進黄中，俾參大政。而四臣者將順德美，修明庶政，以致承平之治，可謂君臣各盡其道者矣。君子謂李昉爲多遜所毁而不校，蒙正爲張紳所污而不辨，齊賢爲同列所累而不言，黄中多所薦引而不有其功，此固人之所難也。而况四臣者皆賢宰輔，又能進退有禮，皆以善終，非盛德君子，其孰能與於斯？

很是欣慰。

二年，因病去世，年五十六歲，他的母親還很健康，終究如同皇上的預言。贈官禮部尚書。皇上聽説他一生貧困，特别賜錢三十萬。安葬以後，他母親入朝謝恩，又賜白銀三百兩。皇上對她説："不要爲各位孫子擔心，我自當不會忘記。"

賈黄中正直謹慎，能繼承家法，廉潔無私。熟知臺閣故事，娓娓談論，聽者忘記了疲倦。在翰林時，太宗召見，詢問時政得失，賈黄中衹説："我的職務是掌管文書詔令，所思不超出本職，國家軍政大事，不是臣所清楚的。"皇上更加重視他，認爲謹慎忠厚。知政事時，最終無所建樹，當時評論并不稱許他。有文集三十卷。

兒子賈守謙，雍熙二年進士；賈守正，進呈文章召見考試，賜進士及第，後來任虞部員外郎；賈守約，國子博士；賈守文，殿中丞；賈守訥，右贊善大夫。

論曰：《詩經》説："允也天子，降予卿士，實維阿衡，實左右商王。"説的是有明君就會有明臣，有明臣就足以輔佐明君。太宗勤於政務，注意輔相，因爲李昉是前朝有德的賢臣，急忙加以提拔任用；接着提拔吕蒙正、張齊賢，相繼居於相位；又提升賈黄中，使他參預國家大政。而這四位大臣順勢助成美德善政，政治清明，以致國家升平，可謂君臣各盡其道。君子説李昉被盧多遜所誹謗而不計較，吕蒙正受張紳所玷污而不分辯，張齊賢被同僚所連累而不説明，賈黄中推薦提拔人才而不居功，這都是人們所難以做到的。何况四位大臣都是賢能宰相，又能進退有禮，都能善始善終，不是道德高尚的君子，誰能够與他們相比？

# 宋史卷二百六十六

## 列傳第二十五

錢若水 (從弟)若冲 蘇易簡 郭贄 李至 辛仲甫
王沔 温仲舒 王化基 (子)舉正 舉元 (孫)詔

### 錢若水 錢文敏 錢若冲

錢若水字澹成，一字長卿，河南新安人。父文敏，漢青州帥劉銖辟爲録事參軍，歷長水鄭都尉、扶風令、相州録事參軍。先是，府帥多以筆牘私取官庫錢，韓重贇領節制，頗仍其弊。文敏不從，重贇假他事廷責之，文敏不爲屈。太祖嘉其有守，授右贊善大夫、知瀘州，召見講武殿，謂曰："瀘州近蠻境，尤宜綏撫。聞知州郭思齊、監軍郭重遷掊斂不法，恃其荒遠，謂朝廷不知爾。至，爲朕鞫之，苟一毫有侵於民，朕必不赦。"至郡，有政迹，夷人詣闕借留。詔改殿中丞，許再任。三遷司封員外郎，又知洺州、建昌軍。卒，年七十二。

錢若水字澹成，又字長卿，河南新安人。父親錢文敏，後漢青州帥劉銖徵召爲録事參軍，歷任長水鄭都縣尉、扶風縣令、相州録事參軍。在此之前，地方統帥大多用手書文牘私自取用官庫錢財，韓重贇任節度使，沿襲這一流弊。錢文敏不肯聽從，韓重贇以其他的事在公廳責備他，錢文敏并不因此屈服。宋太祖贊美他有操守，授右贊善大夫、瀘州知州，在講武殿召見，對他説："瀘州靠近蠻人地區，尤其應安撫。聽説知州郭思齊、監軍郭重遷聚斂財物不守法紀，依恃那裏荒僻遥遠，以爲朝廷不知情。到達以後，爲我審問他們，假如有一絲一毫侵害百姓，我絶不寬恕。"到州後，治理有成績，夷人到朝廷請求借留。下詔改殿中丞，允許連任。三次提升至司封員外郎，又爲洺州知州、建昌軍知軍。去世，享年七十二歲。

若水幼聰悟，十歲能屬文。華山陳摶見之，謂曰："子神清，可以學道；不然，當富貴，但忌太速爾。"雍熙中，舉進士，釋褐同州觀察推官，聽决明允，郡治賴之。淳化初，寇準掌選，薦若水洎王扶、程肅、陳充、錢熙五人文學高第，召試翰林，若水最優，擢秘書丞、直史館。歲餘。遷右正言、知制誥。會置理檢院於乾元門外，命若水領之。俄同知貢

錢若水自幼聰明，十歲能寫文章。華山陳摶見到他，對他説："你心神清朗，可以學習道術；不然的話，應當富貴，但應忌諱太快。"雍熙年間，進士及第，初爲官任同州觀察推官，處理决斷公正，州的治理都靠他。淳化初年，寇準掌管銓選，舉薦錢若水及王扶、程肅、陳充、錢熙五個人文學名列高位，召在翰林院考試，錢若水最爲優異，提升爲秘書丞、直史館。一年多後，升爲右正言、知制誥。在乾元門外設理檢院，任命錢若水兼領。隨即同知貢舉，加官屯田

舉，加屯田員外郎。詔詣原、鹽等州制置邊事，還奏合旨，翌日改職方員外郎、翰林學士，與張洎并命。俄知審官院、銀臺通進封駁司。嘗草賜趙保忠詔，有云：“不斬繼遷，開狡兔之三穴；潛疑光嗣，持首鼠之兩端。”太宗大以爲當。

至道初，以右諫議大夫同知樞密院事。真宗即位，加工部侍郎。數月，以母老上章求解機務，詔不許。若水請益堅，遂以本官充集賢院學士、判院事。俄詔修《太宗實録》，若水引柴成務、宗度、吴淑、楊億同修，成八十卷。真宗覽書流涕，錫賚有差。

初，太宗有畜犬甚馴，常在乘輿左右。及崩，嗚號不食，因送永熙陵寢。李至嘗咏其事，欲若水書之以戒浮俗，若水不從。吕端雖爲監修，以不莅局不得署名，至抉其事以爲專美。若水稱詔旨及唐朝故事以折之，時議不能奪。既又重修《太祖實録》，參以王禹偁、李宗諤、梁顥、趙安仁，未周歲畢。安仁時爲宗正卿，上言夔王於太宗屬當爲兄，《實録》所紀繆誤。若水援國初詔令，廷諍數四乃定。

俄判吏部流内銓。從幸大名，若水陳禦敵安邊之策，有曰：

> 孫武著書，以伐謀爲主；漢高將將，以用法爲先。伐謀者，以將帥能料敵制勝也；用法者，以朝廷能賞罰不私也。今傅潛領雄師數萬，閉門不出，坐視邊寇俘掠生民，上孤委注之恩，下挫鋭師之氣，蓋潛輩不能制勝，朝廷未能用法使然也。軍法，臨陣不用命者斬。今若斬潛以徇，然

員外郎。奉詔到原、鹽等州處理邊疆事務，回朝奏報符合旨意，第二天改任職方員外郎、翰林學士，與張洎同時任命。隨即知審官院、銀臺通進封駁司。曾起草賜趙保忠詔，有“不斬李繼遷，開狡兔之三窟；暗疑光嗣，持首鼠之兩端”之語，太宗認爲非常恰當。

至道初年，以右諫議大夫同知樞密院事。真宗即位，加官工部侍郎。幾個月後，因爲母親年老上表章請求解除樞密院職務，下詔不允許。錢若水請求更加堅决，於是以本官充任集賢院學士、判院事。不久下詔編寫《太宗實録》，錢若水帶領柴成務、宗度、吴淑、楊億一同編寫，編成八十卷。真宗看到書流淚，賞賜各有不等。

當初，太宗有飼養的狗非常馴服，經常在皇帝身邊。太宗死後，嗚咽吠叫不肯進食，因而送到永熙陵寢宫。李至曾爲這件事作詩，想讓錢若水記載此事以戒浮俗，錢若水不肯聽從。吕端雖然是監修，因爲不履行職務而不能够署名，李至挑剔此事認爲是獨占美名。錢若水舉出詔書以及唐朝的舊事來駁斥他，當時輿論不能改變。接着重修《太祖實録》，由王禹偁、李宗諤、梁顥、趙安仁參加，不到一年就完成。趙安仁當時任宗正卿，上言夔王對於太宗等人應當是兄長，《實録》所記是錯誤的。錢若水援引建國初期的詔令，在朝廷争辯數次纔確定下來。

不久任爲判吏部流内銓。隨從皇帝到大名，錢若水陳述抵抗敵人安定邊境的策略，有這樣的話：

> 孫武著書，以征伐的謀略爲主；漢高祖任用將領，以嚴格執行軍法爲首位。征伐的謀略，用來使將帥能料敵制勝；執行軍法，使朝廷能賞罰無私。現在傅潛率領數萬雄師，閉門不出，坐視邊境上的敵人掠奪人民，對上辜負委托重用的恩德，對下挫傷精鋭之師的士氣，傅潛這些人不能取勝，這是朝廷不能使用法令導致這樣的。按照軍法，臨陣不執行命令的斬首。現在如果斬殺傅潛

後擢如楊延朗、楊嗣者五七人，增其爵秩，分授兵柄，使將萬人，間以强弩，分路討除，孰敢不用命哉？敵人聞我將帥莫不用命，退則有死，豈獨思遁，抑亦來歲不敢犯邊矣。如此則可以坐清邊塞，然後鑾輅還京，天威懾於四海矣。

臣嘗讀前史，周世宗即位之始，劉崇結敵入寇，敵遣其將楊衮領騎兵數萬，隨崇至高平。當時懦將樊愛能、何徽等臨敵不戰，世宗大陳宴會，斬愛能等，拔偏將十餘人，分兵擊太原。劉崇聞之，股栗不敢出，即日遁去。自是兵威大振。其後收淮甸，下秦、鳳，平關南，特席捲爾。以陛下之神武，豈讓世宗乎？此今日禦敵之奇策也。

若將來安邊之術，請以近事言之，太祖朝制置最得其宜。止以郭進在邢州，李漢超在關南，何繼筠在鎮定，賀惟忠在易州，李謙溥在隰州，姚内斌在慶州，董遵誨在通遠軍，王彦昇在原州，但授緣邊巡檢之名，不加行營部署之號，率皆十餘年不易其任。立邊功者厚加賞賚，其位皆不至觀察使。蓋位不高則朝廷易制，任不易則邊事盡知。然後授以聖謀，來則掩殺，去則勿追，所以十七年中，北邊、西蕃不敢犯塞，以至屢使乞和，此皆陛下之所知也。苟能遵太祖故事，慎擇名臣，分理邊郡；罷部署之號，使不相統轄；置巡檢之名，俾遞相救應。如此則出必擊寇，入則守城，不數年間，可致邊烽罷警矣。

以示衆，然後提拔像楊延朗、楊嗣這樣的幾個人，增加他們的官級，分別授予兵權，讓他們率領一萬人，配備强弩，分路討伐剿除，誰敢不效命呢？敵人聽到我們的將帥無不效命，後退就要被處死，不但想逃走，而且來年也不敢侵擾邊境了。這樣就可以穩坐着肅清邊塞，然後御駕回京，天威震懾四海。

我曾讀前朝歷史，周世宗即位之初，劉崇勾結敵人入侵，敵軍派遣將領楊衮率領騎兵數萬，跟隨劉崇到高平。當時怯懦的將領樊愛能、何徽等人臨陣不敢出戰，世宗大設宴會，殺掉樊愛能等，提拔偏將十餘人，分兵攻打太原。劉崇聽到此事，兩腿顫抖不敢出兵，當天逃走。從此軍威大振。這以後收復淮甸，攻克秦、鳳，平定關南，如同捲席。憑陛下的神武，難道比世宗差嗎？這是現在禦敵的奇策。

至於將來安定邊境的方略，請求用近世的事來說明，太祖朝經營謀劃最爲適當。僅派郭進在邢州，李漢超在關南，何繼筠在鎮定，賀惟忠在易州，李謙溥在隰州，姚内斌在慶州，董遵誨在通遠軍，王彦昇在原州，衹授緣邊巡檢的官名，不加行營部署的稱號，全都十餘年不改换他們的職務。在邊境上立功的優厚賞賜，他們的官位都没有達到觀察使。官位不高朝廷就容易控制，職務不改變就通曉邊境事務。然後把聖上的計謀交給他們，敵人來就襲擊消滅，退去則不追趕，所以十七年中，北部邊地、西部蕃族不敢侵犯關塞，以致多次派遣使者求和，這都是陛下所知道的。假如能遵照太祖舊事，小心挑選名臣，分别治理邊境州縣；免除部署的稱號，互相不統轄；設巡檢的名稱，使他們互相救應。這樣就能出兵必定打擊敵寇，入城就能守衛城池，不過幾年之間，就可以使邊疆没有警報了。

俄知開封府。時北邊未寧，內出手札訪若水以策。若水陳備邊之要有五：

一曰擇郡守，二曰募鄉兵，三曰積芻粟，四曰革將帥，五曰明賞罰。

何謂擇郡守？今之所患，患在戰守不同心。望陛下選沉厚有謀諳邊事者，任爲邊郡刺史，令兼緣邊巡檢，許召勇敢之士爲隨身部曲。廩贍不充則官爲支給。然後嚴亭障，明斥候，每得事宜，密相報示。寇來則互爲救應，齊出討除；寇去則不令遠追，各務安靜。苟無大過，勿爲替移；儻立微功，就加爵賞。如此則戰守必能同心，敵人不敢近塞矣。

何謂募鄉兵？今之所患，患在不知敵情。望詔逐州沿邊民爲招收軍，給與糧賜，蠲其賦租。彼兩地之中，各有親族，使其懷惠，來布腹心。彼若舉兵，此必預知，苟能預知，則百戰百勝矣。

何謂積芻粟？今之所患，患在困民力。望陛下令緣邊各廣營田，以州郡長官兼其使額，每歲秋夏，較其課程，立鼓旗以齊之，行賞罰以勸之。仍縱商人入粟緣邊。儻鎮戍有三年之備，則敵人不敢動矣。

何謂革將帥？今之所患，患在重兵居外，輕兵居內。去歲傅潛以八萬騎屯中山，魏、博之間鎮兵全少，非鑾輅親征，則城邑危矣。望陛下慎選將臣任河北近鎮，仍依舊事節制邊兵，未能削部署之名，望且減行營之號；有

隨即爲開封府知府。當時北部邊境還不平静，皇帝從宫中發出親筆書信向若水詢問策略。錢若水陳述邊境備戰的要點有五條：

第一是選擇知州，第二是招募鄉兵，第三是積聚糧草，第四是調整將帥，第五是賞罰分明。

怎樣選擇知州？現在的憂慮，在於作戰防守不齊心。希望陛下選擇沉穩忠厚有謀略通曉邊境事務的人，任用爲邊疆州的知州，讓他們兼任緣邊巡檢，允許招募勇敢的人作爲隨身親兵。錢糧供應不足由官府支給。然後整修沿邊堡壘，確立偵察制度，每次發現異常情況，秘密傳遞上報。敵人來了就互相救援接應，一齊出兵討伐剿滅；敵軍後退則不讓他們長途追擊，各自防守。如果没有大的過失，不要替换調動；如果立了小功，就加官爵頒賞賜。像這樣就能够作戰防守同心同德，敵軍不敢靠近邊塞。

怎樣招募鄉兵？當今的憂慮，在於不知敵情。希望下詔以各州沿邊居民爲招收對象，給與糧餉，免除他們的租税。他們在兩國地域之内，各有親屬，使他們感激恩惠，作爲心腹。對方如果舉兵，這邊必定預先得知，如果能預知，就百戰百勝了。

怎樣積聚糧草？當今的憂慮，在於民力困乏。希望陛下命令邊境地區擴大屯田，由州縣長官兼管這一職責，每年秋夏兩季，考核他們的成績，立鑼鼓旗幟來鼓勵他們，進行賞罰來勸導他們。并且聽任商人運輸糧食進入邊境地區。如果鎮守之地有三年的積蓄，敵人就不敢動了。

怎樣調整將帥？當今的憂慮，在於重兵居於外，輕兵居於内。去年傅潛率八萬騎兵屯於中山，魏、博之間鎮守軍隊全都很少，不是御駕親征，州縣就危險了。希望陛下謹慎挑選將帥出任河北鄰近軍鎮，并且依照舊例統率邊防守軍，如不能去掉部署的官名，希望暫時去除行營的稱號；有緊急情況就暫

警則暫巡邊徼，無事則却復舊藩。豈惟不啓戎心，況復待勞以逸。如此則不失備邊之要，又無舉兵之名，且使重兵不屯一處，進退動静，無施不可矣。

時巡視邊界，無事就退回舊時的軍鎮。不但不挑起争戰，而且又以逸待勞。像這樣既不失邊疆防禦，又没有興兵作戰的罪名，而且使得重兵不屯守在一個地方，進退行動，十分自如。

何謂明賞罰？今之所患，患在戎卒驕惰。臣自知府以來，見侍衛、殿前兩司送到邊上亡命軍卒，人數甚多。臣試訊之，皆以思親爲言，此蓋令之不嚴也。平時尚敢如此，況臨大敵乎？望陛下以此言示將帥，俾申嚴號令，以警其下。古人云："賞不勸謂之止善，罰不懲謂之縱惡。"又曰："法不可移，令不可違。"臣嘗聞郭進出鎮西山，太祖每遣戍卒，必諭之曰："汝等謹奉法。我猶赦汝，郭進殺汝矣。"其假借如此，故郭進所至，未嘗少衄。陛下能鑒前日之事，即今日之元龜也。

怎樣明確賞罰？當今的憂慮，在於戰士驕惰。我自從任知府以來，見侍衛、殿前兩司送到邊境上逃亡的士兵，人數很多。我曾問他們，都以思念親人爲理由，這就是因爲軍令不嚴。平時還敢於這樣，何況面對强大的敵人呢？希望陛下用這些話訓示將帥，讓他們嚴格號令，告誡部下。古人說："賞不勸謂之止善，罰不懲謂之縱惡。"又說："法不可移，令不可違。"我曾聽説郭進出朝鎮守西山，太祖每次派遣軍隊去守衛，一定告誡他們説："你們這些人小心守法。我可以寬恕你們，但郭進會殺掉你們。"如此囑托，因而郭進所到之處，從未稍有挫敗。陛下能對照往日之事，就是今日的借鑒。

若水又言："邊部用兵，唯視太白與月爲進退者，誠以太白者將軍也，星辰者廷尉也。合則有戰，不合則無戰；合於東則主勝，合於西則客勝。陛下能用臣言以謹邊備，則邊部不召而自來矣。太祖臨御十七年間，未嘗生事疆埸，而敵人往往遣使乞和者，以其任用得人而備禦有方也。陛下苟思兵者凶器，戰者危事，而不倒持太阿，授人以柄，則守在四夷，而常獲静勝，此備禦之上策也。"

錢若水又上言："邊疆作戰，根據太白星和月亮的位置决定進退，確實是因爲太白星代表將軍，星辰代表廷尉。合就會有戰争，不合就没有戰争；在東方合就是主方得勝，在西方合就是客方得勝。陛下能用我的建議加强邊防，那麽邊疆部族不需召喚就自行前來歸附了。太祖在位十七年間，從未在邊疆發動戰争，而敵人往往派遣使者請求議和，是因爲他任用了適當的人因而防禦有方。陛下如果想到兵器是凶兆，戰争是危險的事，而不兵權旁落，授人以柄，就能够守在四夷，從而經常保持和平和優勢，這是防禦的上策。"

未幾，出知天雄軍兼兵馬部署。時言事者請城綏州，屯兵積穀以備党項。邊城互言利害，前後遣使數輩按視，不能决。時已大發丁夫，將興其役，詔若水自大名馳往視之。若水上言："綏州頃爲内地，民賦登集，尚

不久，出朝爲天雄軍知軍兼兵馬部署。當時論事的人請求在綏州築城，駐兵積糧以防党項。邊境各城將領的説法利弊不一，先後派遣數名使臣巡視，不能决斷。當時已經大規模徵發民夫，即將興建這項工程，詔錢若水從大名快馬前去視察。錢若水上言："綏州剛入内地，百姓賦税多，

須旁郡轉餉。自賜地趙保忠以來，人户凋殘，若復城之，即須增戍。芻糧之給，全仰河東。其地隔越黄河、鐵碣二山，無定河在其城下，緩急用兵，輸送艱阻。且其地險，若未葺未完，邊寇奔衝，難於固守。況城邑焚毁，片瓦不存，所過山林，材木匱乏。城之甚勞，未見其利。”復詣闕面陳其事，上嘉納之，遂罷役。初，若水率衆過河，分布軍伍，咸有節制，深爲戍將推服。上謂左右曰：“若水，儒臣中知兵者也。”是秋，又遣巡撫陝西緣邊諸郡，令便宜制置邊事。還拜鄧州觀察使、并代經略使、知并州事。

六年春，因疾灸兩足，創潰出血數斗，自是體貌羸瘵，手詔慰勞之，俾歸京師。數月，始赴朝謁，因與僚友會食僧舍，假寢而卒，年四十四。贈户部尚書，賜其母白金五百兩。子延年甫七歲，録爲太常奉禮郎。

若水美風神，有器識，能斷大事，事繼母以孝聞。雅善談論，尤輕財好施。所至推誠待物，委任僚佐，總其綱領，無不稱治。汲引後進，推賢重士，襟度豁如也。精術數，知年壽不永，故懇避權位。其死也，士君子尤惜之。有集二十卷。

兄若愚，比部員外郎。從弟若冲，大中祥符中，調河陽令。有僕酗酒，杖之百數。僕挾刀夜潛室中，斷其臂，若冲大呼；又害其幼子。詔磔僕於其門。真宗念若水母老，遣使存問，賜緡、綿、羊、酒；且賜若冲帛三十端，補孟州别駕。延年後以獻文賜進士出身，歷太常博士、集賢校理。

還需要其他州轉運糧餉。自從賜地給趙保忠以來，人口户數大減，如果重新在那裏築城，必須增加守軍。糧草的供給，全部依賴河東。那個地方隔着黄河及鐵、碣兩座山，無定河在其城下，發生緊急情況作戰時，運輸物資道路艱難。而且那裏地勢險要，如果修葺尚未完成，敵人迅速衝擊，難以固守。何況城邑被燒毁，片瓦不存，所經過的山林，缺乏成材的樹木。築城非常難，没有什麽益處。”又到朝廷面見皇帝陳述此事，皇上采納了他的意見，於是免去了這項工程。起初，錢若水率領人馬渡過黄河，分布軍隊，都能調度有方，深爲守將推崇信服。皇上對身邊的人説：“錢若水，是文官中通曉軍事的。”當年秋，又派他巡視安撫陝西沿邊境各州，命令他根據情況自行處理邊境事務。返回後授鄧州觀察使、并代經略使、并州知州事。

六年春，因病針灸兩脚穴位，傷口破裂流血數斗，從此身體瘦弱憔悴，皇帝親筆書寫詔書慰勞他，讓他返回京城。幾個月後，纔上朝拜見，與同僚朋友在佛寺聚會用餐，小睡時去世，年四十四歲。贈官户部尚書，賞賜他的母親白銀五百兩。兒子錢延年僅七歲，録爲太常奉禮郎。

錢若水風度優美，有才能膽識，能决斷大事，侍奉繼母以孝著稱。善於談論，尤其輕財好施捨。所到之處真誠待人，把事務委托給屬官，自己管大事，都治理得很好。提拔引薦年輕人，推重賢人，襟懷寬廣。精通術數，知道壽命不長，因此懇切地迴避權勢地位。對他的死，文人君子尤其惋惜。有文集二十卷。

哥哥錢若愚，比部員外郎。堂弟錢若冲，大中祥符年間，調任河陽知縣。有個僕人酗酒，杖責大約一百。僕人帶着刀夜晚潛入卧室，砍斷了他的胳膊，錢若冲大聲呼叫；又殺死了他的小兒子。下詔在他的門前把這個僕人處以磔刑。真宗惦念錢若水的母親年老，派遣使臣撫恤慰問，賞賜銅錢、綿、羊、酒；并且賞賜錢若冲帛三十端，補爲孟州别駕。錢延年後來因爲進呈文章賜進士出身，歷任太常博士、集賢校理。

## 蘇易簡

蘇易簡字太簡，梓州銅山人。父協舉蜀進士，歸宋，累任州縣，以易簡居翰林，任開封縣兵曹參軍，俄遷光禄寺丞，卒，特贈秘書丞。

易簡少聰悟好學，風度奇秀，才思敏贍。太平興國五年，年逾弱冠，舉進士。太宗方留心儒術，貢士皆臨軒覆試。易簡所試三千餘言立就，奏上，覽之稱賞，擢冠甲科。解褐將作監丞，通判昇州，遷左贊善大夫。八年，以右拾遺知制誥。雍熙初，以郊祀恩進秩祠部員外郎。二年，與賈黄中同知貢舉。有詔，凡親屬就舉者，籍名别試。易簡妻弟崔範，匿父喪充貢，奏名在上第；又王千里者，水部員外郎孚之子，協爲孚門生，千里預薦。上聞，坐範及千里罪。易簡緣是罷知制誥，以本官奉朝請。未幾，復知制誥。三年，充翰林學士。初，易簡充貢，宋白掌貢部，至是裁七年。易簡幼時隨父河南，賈黄中來使，嘗教之屬辭；及是，悉爲同列。易簡連知貢舉，陳堯叟、孫何并甲廷試。

淳化元年，丁外艱。二年，同知京朝官考課，遷中書舍人，充承旨。先是，曲宴將相，翰林學士皆預坐，梁迥啓太祖罷之；又皇帝御丹鳳樓，翰林承旨侍從升樓西南隅，禮亦廢。至是，易簡請之，皆復舊制。易簡續唐李肇《翰林志》二卷以獻，帝賜詩以嘉之。帝嘗以輕綃飛白大書“玉堂之署”四字，令易簡榜於廳額。易簡會韓伾、畢士安、李至等往觀。上聞，遣中使賜宴甚盛，至等各賦詩紀其事，宰相李昉等亦作詩頌美之。他日，易簡直禁中，以水試欹器。上密聞之，因晚朝，問曰：“卿所玩得非欹器耶?”易簡曰：“然，江南徐邈

蘇易簡字太簡，梓州銅山人。父親蘇協在蜀進士及第，歸附宋，多次擔任州縣官職，因爲蘇易簡在翰林任職，任命爲開封縣兵曹參軍，隨即升爲光禄寺丞，去世，特贈秘書丞。

蘇易簡少年時聰明好學，風度出衆，才思敏捷。太平興國五年，年過二十，進士及第。太宗正留心儒家學説，貢士都到殿堂復試。蘇易簡所考試的文章三千餘字當即完成，奏報皇上，閲讀之後稱贊欣賞，選升爲甲科第一名。初入仕任將作監丞，通判昇州，升爲左贊善大夫。八年，以右拾遺知制誥。雍熙初年，因爲郊祀的恩典提升爲祠部員外郎。二年，與賈黄中同知貢舉。有詔書，凡親屬參加進士考試的，登記名單另外考試。蘇易簡的妻弟崔範，隱瞞服父喪而參加科舉考試，奏報的名次在上等；又有叫王千里的人，水部員外郎王孚之子，蘇協是王孚的門生，王千里也被舉薦。皇上聽到此事，給崔範和王千里定罪。蘇易簡因此罷免知制誥，以本官奉朝請。不久，恢復知制誥。三年，充翰林學士。起初，蘇易簡知貢舉，宋白掌管貢部，到這時纔七年。蘇易簡幼年跟隨父親在河南，賈黄中出使來此，曾教導他做文章；到此時，都成爲同僚。蘇易簡連續知貢舉，陳堯叟、孫何都是廷試甲等。

淳化元年，父親去世服喪。二年，爲同知京朝官考課，升爲中書舍人，充承旨。在此之前，在宫中爲文武大臣設宴，翰林學士都在座，梁迥啓奏太祖停止此事；又皇帝登丹鳳樓，翰林承旨隨從登上樓的西南角，這個禮儀也廢止。到這時，蘇易簡請求恢復，都恢復舊時制度。蘇易簡續唐李肇《翰林志》二卷進獻，皇帝賜詩嘉獎。皇帝曾用輕綃飛白大書“玉堂之署”四個大字，命令蘇易簡製成匾額挂在廳前。蘇易簡會同韓伾、畢士安、李至等前去觀賞。皇上聽説後，派遣宦官賞賜宴席非常豐盛，李至等人各自作詩記載這件事，宰相李昉等人也作詩贊美。後來，蘇易簡在宫中值班，用水測試盛水的欹器。皇上聽到此事，趁晚朝時，問道：“你所玩賞的不是盛水欹器嗎?”蘇易簡説：“是的，是江南徐邈製

所作也。"命取試之。易簡奏曰:"臣聞日中則昃,月滿則虧,器盈則覆,物盛則衰。願陛下持盈守成,慎終如始,以固丕基,則天下幸甚。"

會郊祀,充禮儀使。先是,扈蒙建議以宣祖升配。易簡引唐故事,請以宣祖、太祖同配。從之。知審官院,言初任京朝官,未嘗歷州縣,不得擬知州、通判。詔可。改知審刑院,俄掌吏部選,遷給事中、參知政事。時趙昌言亦參知政事,與易簡不協,至忿爭上前,上皆優容之。未幾,昌言出使劍南,中路命改知鳳翔府。明年,易簡亦以禮部侍郎出知鄧州,移陳州。至道二年,卒,年三十九,贈禮部尚書。

易簡外雖坦率,中有城府。由知制誥入爲學士,年未滿三十。屬文初不達體要,及掌誥命,頗自刻勵。在翰林八年,眷遇敻絶倫等。李沆後入,在易簡下,先參知政事,故以易簡爲承旨,錫賚均焉。太宗遵舊制,且欲稔其名望而後正台輔,易簡以親老急於進用,因亟言時政闕失,遂參大政。

蜀人何光逢,易簡之執友也,嘗任縣令,坐賂削籍,流寓京師。會易簡典貢部,光逢代人充試以取貲,易簡於稠人中屏出之。光逢遂造謗書,斥言朝廷事,且譏易簡。易簡得其書以聞,逮捕光逢,獄具,坐棄市。易簡以殺光逢非其意,居常怏怏。母薛氏以殺父執切責之,易簡泣曰:"不謂及此,易簡罪也。"及易簡參知政事,召薛氏入禁中,賜冠帔,命坐,問曰:"何以教子成此令器?"對曰:"幼則束以禮讓,長則教以詩書。"上顧左右曰:"真孟母也。"

作的。"命令取來試驗。蘇易簡上奏說:"我知道太陽到中天就會偏斜,月亮圓滿就會虧缺,欹器水滿盈就會傾覆,事盛就會衰落。希望陛下保持圓滿固守成業,小心謹慎始終如一,鞏固宏大基業,天下就甚爲幸運。"

郊祀時,充任禮儀使。在此之前,扈蒙建議用宣祖配祀。蘇易簡援引唐代的舊事,請求用宣祖、太祖共同配享。聽從了他。知審官院,上言第一次擔任京朝官,没有擔任過地方官的,不能任知州、通判。下詔許可。改知審刑院,不久掌吏部銓選,升爲給事中、參知政事。當時趙昌言也任參知政事,與蘇易簡不和,以致在皇上面前争吵,皇上寬恕了他們。不久,趙昌言出巡劍南,中途任命改爲鳳翔府知府。第二年,蘇易簡也以禮部侍郎出朝爲鄧州知州,調任陳州知州。至道二年,去世,年三十九歲,贈官禮部尚書。

蘇易簡外表雖然坦率,心中却有城府。由知制誥入宫爲學士,年不滿三十。寫文章起初不通曉體例,到掌管誥命,自己非常刻苦勤勉。在翰林八年,恩遇遠遠超過同等官員。李沆後入翰林,在蘇易簡之下,先任參知政事,因而任用蘇易簡爲承旨,賞賜與他相等。太宗遵循舊制,還想要樹立他的名望然後擔任宰相的職務,蘇易簡因爲父母年老急於被重用,因而極力上言時政得失,於是受重用。

蜀人何光逢,是蘇易簡的摯友,曾任縣令,因爲賄賂削職爲民,寄寓京城。蘇易簡掌管貢部時,何光逢代人考試以獲取錢財,蘇易簡從人群中把他驅逐出去。何光逢於是寫誹謗文書,指責朝廷事,并且非難蘇易簡。蘇易簡得到他的文書上報,逮捕何光逢,審訊屬實,定罪棄市。蘇易簡因爲殺死何光逢不是他的本意,經常怏怏不樂。母親薛氏因爲他殺死父輩摯友責駡他,蘇易簡流着淚説:"没想到會到這一地步,是我的罪過。"到蘇易簡任參知政事時,召薛氏入皇宫,賞賜冠帔,賜坐,問道:"怎樣教導兒子成爲人才的?"回答説:"幼年就用禮讓來約束,年齡長大就用詩書來教導。"皇上環視周圍的人説:"真

是孟母。"

易簡性嗜酒，初入翰林，謝日飲已微醉，餘日多沉湎。上嘗戒約深切，且草書《勸酒》二章以賜，令對其母讀之。自是每入直，不敢飲。及卒，上曰："易簡果以酒死，可惜也。"易簡常居雅善筆札，尤善談笑，旁通釋典，所著《文房四譜》、《續翰林志》及《文集》二十卷，藏於秘閣。三子曰宿、曰壽、曰耆，大中祥符間，皆禄之以官云。

蘇易簡生性喜歡飲酒，初入翰林，謝恩之日飲酒已經微醉，其餘的日子大多沉溺於酒。皇上曾經深切地告誡約束，并且草書《勸酒》二首賞他，讓他面對他母親來讀。從此每次入宫值班，不敢飲酒。去世時，皇上說："蘇易簡果然因爲飲酒而死，可惜啊。"蘇易簡平時非常喜歡寫作，尤其善於談笑，兼通佛經，所著《文房四譜》、《續翰林志》及《文集》二十卷，收藏在秘閣。三個兒子叫蘇宿、蘇壽、蘇耆，大中祥符年間，都給予官禄。

## 郭贄

郭贄字仲儀，開封襄邑人。乾德中，舉進士，中首薦。太宗尹京，因事藩邸。太平興國初，擢爲著作佐郎、右贊善大夫。俄兼皇子侍講，賜緋魚。太宗至東宫，出《戒子篇》命贄注解，且令委曲講説，以喻諸王。三年，與劉兼、張洎、王克正同知貢舉，遷右補闕，與宋白并拜中書舍人，賜金紫。五年，復與程羽、侯陟、宋白同知貢舉。置京朝官差遣院，凡將命出入、受代歸闕官，悉考校勞績，銓量才品，命贄洎滕中正、雷德驤領之。

郭贄字仲儀，開封襄邑人。乾德年間，舉進士，考中第一。太宗任開封府尹，因而在王府任職。太平興國初年，提拔爲著作佐郎、右贊善大夫。隨即兼皇子侍講，賞賜緋魚。太宗到東宫，拿出《戒子篇》命郭贄注解，并且讓他詳細講説，以教導王子們。三年，與劉兼、張洎、王克正同知貢舉，升爲右補闕，與宋白一同爲中書舍人，賞賜紫袍金魚。五年，又與程羽、侯陟、宋白同知貢舉。設京朝官差遣院，凡即將受命外出、入朝、被接替回朝的官員，都考核功勞政績，評定才能品德，任命郭贄以及滕中正、雷德驤兼領這一職務。

七年，以本官參知政事。曹彬爲弭德超所誣，贄極言救解，深爲宰相趙普所重。嘗因論事奏曰："臣受不次之遇，誓以愚直上報。"太宗曰："愚直何益於事？"贄言："雖然，猶勝奸邪。"

七年，以本官參知政事。曹彬被弭德超誣陷，郭贄極力上言解救，深爲宰相趙普所器重。曾藉議論政事上奏説："臣受到超出等級的恩遇，一定要用愚直來報答。"太宗說："愚直對事情有什麼益處？"郭贄說："即使這樣，還是勝過奸邪。"

無何，以入對宿酲未解，左遷秘書少監、知荆南府。府俗尚淫祀，屬久旱，盛陳禱雨之具。贄始至，命悉撤去，投之江，不數日大雨。就加左諫議大夫，入爲鹽鐵使。時諸路積逋欠犯人，雖死猶繫其子孫。贄條陳其事，多所蠲貸。籍田，超拜工部侍郎。淳化中，知澶州，坐河决免所居

没過多久，因爲入朝應答時宿醉未醒，降爲秘書少監、荆南府知府。荆南府習俗崇尚淫祀，正值長期乾旱，盛大地擺出器具求雨。郭贄剛到達，命令全部撤去，投入江裏，没過幾天下了大雨。就地加官左諫議大夫，入朝爲鹽鐵使。當時各路關押拖欠賦税的犯人，即使犯人已死還關押他的子孫。郭贄條奏這件事，大量寬免。皇帝親耕勸農，破格任工部侍郎。淳化年間，爲澶州知

官。久之，起爲給事中，復工部侍郎，知審官院、通進銀臺封駁司。

州，因黄河决口獲罪免去所任官職。很久以後，起用爲給事中，復任工部侍郎，知審官院、通進銀臺封駁司。

真宗即位，拜刑部，出知天雄軍。翌日，贄入對，懇辭。上曰："全魏之地，所寄尤重，卿宜亟去。"入判太常寺、吏部流内銓，加集賢院學士、判院事。知河南府，歸朝，獻詩自陳，進秩吏部，俄兼秘書監。

真宗即位，爲刑部侍郎，出朝爲天雄軍知軍。次日，郭贄入朝見皇上，懇切推辭。皇上説："魏整個地區，地位非常重要，你應當儘快前去。"入朝判太常寺、吏部流内銓，加官集賢院學士、判院事。任河南府知府，返回朝廷，進獻詩歌自陳，提升官秩爲吏部，隨即兼任秘書監。

初，真宗未出閤，贄已授經，上嘗至其家；後楊可法繼其任，上以爲輔導不及贄，嘗稱贄純厚長者。至是，在秘府，屢賜對，詢訪舊事。且愍其已老，特拜工部尚書、翰林侍讀學士，作詩賜之，有"啓發冲言曉典常"語。東封，遷禮部尚書。太宗在晋邸時，凡製篇咏，多令屬和。真宗嘗訪其賜本，贄集爲四卷以獻，詔奬之。大中祥符三年，卒，年七十六。上以舊學之故，特親臨哭之，贈左僕射，謚文懿。録其子昭度爲大理寺丞，昭升、昭用并大理評事，昭允左贊善大夫。

當初，真宗尚未離開朝廷，郭贄已經教授儒家經典，皇上常來到他的家中；後來楊可法接替他的職位，皇上認爲輔導不如郭贄，曾稱贊郭贄爲純厚長者。到這時，在秘書省，多次賞賜應對，詢問舊事。并且憐憫他年紀已老，特授工部尚書、翰林侍讀學士，作詩賞賜他，有"啓發冲言曉典常"的話。東岳封禪時，升爲禮部尚書。太宗在晋王府時，凡寫作詩文，大多命他和作。真宗曾尋求這些賞賜的文本，郭贄編爲四卷進呈，下詔奬勵他。大中祥符三年，去世，享年七十六歲。皇上因爲舊時跟隨他學習的緣故，特地親自前去哀悼，贈官左僕射，謚號文懿。録用他的兒子郭昭度爲大理寺丞，郭昭升、郭昭用同爲大理評事，郭昭允爲左贊善大夫。

贄屬文敏速而不雕刻，昭度集爲三十卷上之，賜名《文懿集》。性温和，頗能延譽時雋。宋白以文學沉下位，贄薦引之，遂同掌誥命。趙昌言兒時，一見器之，及掌貢部，以爲奏名之首，後卒貴顯。贄初充賦有聲，邑人同在籍中者忌之，潛加構毁，自是連上不中選。洎贄再知貢舉，邑人子以明經充薦，詔下日，悔泣而去。贄聞之，命其所親召還，慰諭俾就舉，遂預薦中第。然吝嗇，切於治生，晚節不事事，人頗以是少之。

郭贄撰寫文章敏捷迅速而不雕琢，郭昭度編爲三十卷進呈，賜名《文懿集》。性情温和，很能引進贊美當時的出色人才。宋白博學能文居於低下的職位，郭贄推舉引進他，於是共同掌管誥命。趙昌言在幼年時，郭贄一見就器重他，執掌貢部時，把他列在上奏名單的首位，後來終於高貴顯赫。郭贄最初因作賦取得名聲，也在名册中的同鄉人忌恨他，暗中加以誣陷，從此連續進呈没有中選。到郭贄第二次知貢舉，同鄉之子因爲通曉經學被舉薦，詔書下達之日，悔恨哭泣而去。郭贄聽到此事，命令親信召回，安慰勸説讓他參加科舉，於是得到薦舉及第。然而吝嗇，急於治家産，晚年不親理政務，人們爲此很輕視他。

## 李至

李至字言幾，真定人。母張氏，嘗夢八仙人自天降，授字圖使吞之，及寤，猶若有物在胸中，未幾，生至。七歲而孤，鞠於飛龍使李知審家。幼沉靜好學，能屬文。及長，辭華典贍。舉進士，釋褐將作監丞，通判鄂州。旋擢著作郎、直史館。會征太原，命督澤、潞芻糧，累遷右補闕、知制誥。太平興國八年，轉比部郎中，爲翰林學士。冬，拜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

李至字言幾，真定人。母親張氏，曾夢見八位仙人從天而降，交給她字畫讓她吞下，到驚醒時，還像是有什麼東西在胸中，不久，生下李至。七歲喪父，養育在飛龍使李知審家中。幼年沉靜好學，能寫文章。成年後，文辭華美用典豐富。進士及第，初入官任將作監丞，通判鄂州。很快提拔爲著作郎、直史館。征伐太原時，命他督澤、潞糧草，逐漸提升爲右補闕、知制誥。太平興國八年，轉爲比部郎中，爲翰林學士。冬，任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

雍熙初，加給事中。時議親征范陽，至上疏以爲："兵者凶器，戰者危事，用之之道，必務萬全。幽州爲敵右臂，王師所嚮，彼必拒張，攻城數萬，兵食倍之。今日邊庾未充，况范陽之傍，坦無陵阜，去山既遠，取石尤難。金湯之堅，必資機石，儻有未備，願且繕完。畜威養鋭，觀釁以伐謀，更縱彌年，亦未爲晚。必若聖心獨斷，在於必行，則京師天下之本，陛下恭守宗廟，不離京國，示敵人以閒暇，慰億兆之仰望，策之上也。大名，河朔之咽喉，或暫駐鑾輅，揚言自將，以壯軍威，策之中也。若乃遠提師旅，親抵邊陲，北有契丹之虞，南有中原之慮，則曳裾之懇切，斷鞅之狂愚，臣雖不肖，耻在二賢後也。"至以目疾累表求解機政，授禮部侍郎，進秩吏部。

雍熙初年，加官給事中。當時討論皇帝親征范陽，李至上疏認爲："兵器是凶兆，戰争是危險的事，進行戰争，一定要求萬全之策。幽州是敵人的右臂，朝廷軍隊進攻那裏，對方必定抵禦，攻城用數萬人，軍糧要多一倍。現在邊境糧倉尚不充實，况且范陽附近，平坦没有高丘，離山既遠，取得石料非常困難。固若金湯的城壘，一定要憑機石取勝，如果還不齊備，希望暫且等到修整完備。積蓄威勢培養鋭氣，觀察時機以征伐，再等待一年，也不能算晚。一定要像聖上獨自決斷那樣，勢在必行，那麼京城是天下的根本，陛下恭敬地守護宗廟，不要離開京城，不使敵有機可乘，慰藉億萬百姓的仰望，這是上策。大名是河朔的咽喉之地，或可暫駐御駕，揚言親自統率，以壯大軍威，是中策。如果率領軍隊遠征，親自來到邊境，北方有契丹的憂患，南方有中原的顧慮，那麼拉住衣襟的懇切進言者，斬斷馬鞅的狂妄愚魯者，臣雖不賢，也耻於在這兩位賢人之後。"李至因眼病多次上表請求解除政務，授爲禮部侍郎，提升官級到吏部尚書。

會建秘閣，命兼秘書監，選三館書置閣中，俾至總之。至每與李昉、王化基等觀書閣下，上必遣使賜宴，且命三館學士皆與焉。至是升秘閣，次於三館，從至請也。上嘗臨幸秘閣，出草書《千字文》爲賜，至勒石，上曰："《千文》乃梁武得破碑鍾

建立秘閣時，任命兼秘書監，選取三館書籍放在閣中，讓李至統領此事。李至常與李昉、王化基等人在秘閣之下看書，皇上必定派遣使臣賞賜宴席，并且命令三館學士都來參加。到這時提升秘閣，在三館之後，是聽從李至的請求。皇上曾到秘閣，拿出草書《千字文》作爲賞賜，李至刻在石碑上，皇上説："《千字文》是梁武帝所得

繇書，命周興嗣次韵而成，理無足取。若有資於教化，莫《孝經》若也。"乃書以賜至。薦潘慎修、舒雅、杜鎬、吴淑等入充直館校理。請購亡書，間以新書奏御，必便坐延見，恩禮甚厚。淳化五年，兼判國子監。至上言："《五經》書疏已板行，惟二《傳》、二《禮》、《孝經》、《論語》、《爾雅》七經疏未備，豈副仁君垂訓之意。今直講崔頤正、孫奭、崔偓佺皆勵精强學，博通經義，望令重加讎校，以備刊刻。"從之。後又引吴淑、舒雅、杜鎬檢正訛謬，至與李沆總領而裁處之。

至道初，真宗初正儲位，以至與李沆并兼賓客，詔太子事以師傅禮。真宗每見必先拜，至等上表，不敢當禮。詔答曰："朕旁稽古訓，肇建承華，用選端良，資於輔導。藉卿宿望，委以護調，蓋將勖以謙冲，故乃異其禮數。勿飾當仁之讓，副予知子之心。"至等相率謝。太宗謂曰："太子賢明仁孝，國本固矣。卿等可盡心規誨，若動皆由禮，則宜贊助，事有未當，必須力言。至於《禮》、《樂》、《詩》、《書》義有可裨益者，皆卿等素習，不假朕之言諭也。"

真宗即位，拜工部尚書、參知政事。一日，上訪以靈武事，至上疏曰："河湟之地，夷夏雜居，是以先王置之度外。繼遷異類，騷動疆埸，然臍不足弭其患，擢髮不足數其罪。然聖人之道，務屈己含垢以安億民，蓋所損者小，所益者大。望陛下以元元爲念，不以巨憝介意。料彼脅從亦厭兵久矣，苟朝廷舍之不問，啖以厚利，縻以重爵，亦安肯迷而不復訖於淪胥哉？昨鄭文寶絶青鹽使不入漢界，禁粒食使不及羌夷，致彼有詞，

到的鍾繇書寫的殘碑，命周興嗣次韵完成，道理上完全没有可取之處。如果有助於教化，没有比得上《孝經》的。"就書寫賞賜李至。舉薦潘慎修、舒雅、杜鎬、吴淑等人充任直館校理。請求購買散失的書籍，間或有新書上奏皇帝，必定在便殿召見，恩寵禮遇非常優厚。淳化五年，兼判國子監。李至上言："《五經》正文和注疏已經刻版印行，惟有二《傳》、二《禮》、《孝經》、《論語》、《爾雅》七經的注疏尚未完成，怎能與聖上訓導的深意相符合。現在直講崔頤正、孫奭、崔偓佺都勤奮治學，博通經義，希望命令重新進行校對，以備刊刻。"聽從了他。後來又引薦吴淑、舒雅、杜鎬檢查改正訛誤，李至與李沆總管裁决處理。

至道初年，真宗剛立爲太子，以李至與李沆一同任賓客，詔令太子以師傅的禮節對待。真宗每次見面必定首先下拜，李至等上表，不敢承當這樣的禮節。下詔回答説："我博考古訓，創建承華殿，選擇正直賢良的人，提供輔導。你德高望重，托以教誨，是想要用謙遜來勉勵，因此纔改變了禮節。要當仁不讓，合我知你之心。"李至等一同謝恩。太宗對他們説："太子賢明仁孝，國家的根基穩固了。你們可以盡心規勸教誨，如果舉動都依照禮，就應當贊成幫助，有不當之處，必須極力進言。至於《禮》、《樂》、《詩》、《書》的大義有益之處，都是你們所熟知的，不需要我來説明。"

真宗即位，任工部尚書、參知政事。一天，皇上詢問靈武的事情，李至上疏説："河湟地區，夷人和漢人雜居，因此先王置之度外。李繼遷是外族，導致邊境戰争，燒死不足以消除他的禍患，拔頭髮不足以算清他的罪惡。然而聖人之道，務必屈己忍受以安定天下百姓，因爲所受的損害小，所受的益處大。希望陛下爲平民百姓着想，不要把大惡放在心上。料想那些被脅從的人也早已厭倦戰争了，如果朝廷放過他們不予追究，用厚利引誘，許以高官，又怎麽肯執迷不悟而以淪喪告終？以前鄭文寶隔絶青鹽不能進入漢族地區，禁運糧食不能到達羌夷手中，以致對方

而我無詞，此之失策，雖悔何追。今若復禁止不許通糧，恐非制敵懷遠、不戰屈人之意。昔唐代宗雖罪田承嗣而不禁魏鹽，陛下宜行此事，以安邊鄙。使其族類有無交易，售鹽以利之，通糧以濟之，彼雖遠夷，必然向化，互相誥諭。一旦懷恩，舍逆效順，則繼遷豎子孤而無輔，又安能爲我蜂蠆哉！今靈州不可不棄，非獨臣愚以爲當然，若移朔方軍額於環州，亦一時之權也。或指靈州爲咽喉之地，西北要衝，安可棄之以爲敵有，此不智之甚，非臣之所敢知也。”後靈武卒不能守。

有了口實，而我方没有理由，這一失策，追悔莫及。現在如果又禁止不許流通糧食，恐怕不是克敵招撫、不戰而使人心服之意。過去唐代宗雖然給田承嗣定罪而不禁止魏的食鹽，陛下應當作這樣的事，以安撫邊疆。使他們互通有無，賣掉鹽讓他們得利，運送糧食救濟他們，對方雖然是遠方夷人，也必然歸向王化，互相告諭。一旦感懷恩德，捨棄叛逆而歸順，李繼遷這小子就孤單無助，又怎能成爲我們的禍害！現在靈州不能不放棄，不僅是我認爲應當這樣，如果轉移朔方軍隊編到環州，也是一時的權宜之計。有人説靈州是咽喉之地，西北要道，怎麽能放棄被敵人所占有，這是不明智到極點，不是我所能清楚的。”後來靈武終於未能守住。

咸平元年，以目疾求解政柄，授武信軍節度，入辭節制，不允。居二年，徙知河南府。四年，以病求歸本鎮，許之。詔甫下，卒，年五十五。贈侍中，詔給其子惟良、惟允、惟熙等奉終制。

咸平元年，因爲眼病請求解除職務，授武信軍節度使，進宫推辭節度使，不允許。過了二年，調任河南府知府。四年，因病請求返回本鎮，允許了他。詔書剛剛下達，去世，年五十五歲。贈官侍中，下詔給予其子李惟良、李惟允、李惟熙等俸禄直到服喪完畢。

至嘗師徐鉉，手寫鉉及其弟鍇集，置於几案。又賦《五君詠》，爲鉉及李昉、石熙載、王祐、李穆作也。至剛嚴簡重，人士罕登其門。性吝嗇。幼育於知審，及貴，即逐其養子以利其資。知審因至亦至右金吾衛大將軍。

李至曾以徐鉉爲師，親筆書寫徐鉉及其弟徐鍇的文集，放置在几案之上。又賦《五君詠》，是爲徐鉉及李昉、石熙載、王祐、李穆所作的。李至剛毅嚴肅簡易穩重，人們很少登上他的家門。性情吝嗇。幼年由李知審養育，地位顯貴後，就趕走他的養子以增加財産。知審因爲李至的緣故也官至右金吾衛大將軍。

## 辛仲甫

辛仲甫字之翰，汾州孝義人。曾祖實，石州推官。祖迪，壽陽令。父藩，河東節度判官。仲甫少好學，及長，能吏事，偉姿儀，器局沉厚。

辛仲甫字之翰，汾州孝義人。曾祖辛實，石州推官。祖父辛迪，壽陽縣令。父親辛藩，河東節度判官。辛仲甫少年時好學，成年後，擅長吏事，儀表俊偉，器量沉厚。

周廣順中，郭崇掌親軍，領武定節制，置仲甫掌書記。顯德初，出鎮澶淵，仍署舊職。崇所親吏爲廂虞候，部民有被劫殺者，訴陰識賊魁，即捕盗吏也，官不敢詰。仲甫請自捕逮，鞫之，吏故稽其獄，仲甫曰：“民被寇害而使自誣服，蠹政甚矣，

後周廣順年間，郭崇執掌親軍，領武定軍節度使，安排仲甫爲掌書記。顯德初年，出朝鎮守澶淵，仍擔任舊職。郭崇的親信官吏爲廂虞候，所轄百姓有被搶劫殺害的，訴説暗中認出賊人魁首，就是捕盗的官吏，官府不敢追問。辛仲甫請求自行逮捕，審訊他，吏人故意拖延這個案子，辛仲甫説：“百姓被强盗傷害而使他們冤屈

焉用僚佐爲?”請易吏以雪冤憤。崇悟，移鞫之，乃得實狀。崇移鎮真定，改深、趙、鎮觀察判官。

服罪，政事腐敗到極點，還要政府官員做什麼?”請求改换吏人來洗雪冤屈。郭崇醒悟，審訊此事，得到了真實情况。郭崇移鎮真定，改深、趙、鎮觀察判官。

太祖受命，以崇爲監軍，陳思誨密奏崇有奸狀，上怒且疑，遣中使馳往驗之。未至，崇憂懣失據，謂賓佐曰:“苟王人不察，爲之奈何?”皆愕相視。仲甫曰:“皇帝膺運，公首效節，軍民處置，率循常度，且何以加辭。第遠偵使者，率僚屬盡郊迎禮，聽彼伺察，久當自辨矣。”崇如其言。使者至，視崇無他意，還奏，上大喜，歸罪於思誨。仲甫又隨崇爲平盧軍節度判官。崇卒，改鄆、齊觀察判官，累雪冤枉。

太祖登皇位，任命郭崇爲監軍，陳思誨密奏郭崇有邪惡行爲，皇上又惱怒又懷疑，派遣宦官馳馬趕去查驗此事。尚未到達，郭崇憂慮憤懣不知所措，對賓客屬員說:“如果皇上的人不能明察，怎麼辦呢?”衆人都愕然相視。辛仲甫說:“皇帝上應天命，你首先效忠，對軍民的處理，都遵循通常的法度，還有什麼可欲加之罪。應到遠處去打探宦官，率領官屬到郊外迎接，聽任他探察，時間長了自然會辨明。”郭崇按照他的話去做。宦官到達，看到郭崇没有其他意圖，回朝奏報，皇上大喜，歸罪於陳思誨。辛仲甫又跟隨郭崇爲平盧軍節度判官。郭崇去世，改爲鄆、齊觀察判官，多次雪冤。

乾德五年，入拜右補闕，出知光州。州有横河與城直，會霖潦暴疾，水溢潰廬舍。仲甫集船數百艘，軍資民儲，皆賴以濟。六年，移知彭州。州卒誘營兵及諸屯戍，謀以長春節宴集日爲亂。屬春初，仲甫出城巡視，見壕中草深，意可藏伏，命燒薙之。凶黨疑謀泄，有自首者。禽百餘人，盡斬之。先是州少種樹，暑無所休。仲甫課民栽柳蔭行路，郡人德之，名爲“補闕柳”。太祖問群臣文武兼資者爲誰，趙普以仲甫對。徙益州兵馬都監，代還，選爲三司户部判官。

乾德五年，入朝授右補闕，出朝爲光州知州。州境有横河與城相對，適逢久雨不停河水暴漲，河水泛濫淹壞房屋。辛仲甫集中船隻數百艘，軍用物資和民用儲備，都賴以運送。六年，調任彭州知州。州卒引誘營兵及各屯守軍，謀劃在長春節宴會之日進行叛亂。時值初春，辛仲甫出城巡視，見到護城河中草很高，可以隱藏埋伏，命令燒掉割去。亂黨懷疑陰謀泄露，有自首的。擒獲一百餘人，全部殺掉。在此之前州城很少種樹，夏季没有地方休息。辛仲甫督促百姓栽種柳樹遮蔽道路，州中的人感激他，稱爲“補闕柳”。太祖問群臣中文武全才的是誰，趙普回答說是辛仲甫。調任益州兵馬都監，任滿回朝，選任爲三司户部判官。

太平興國初，遷起居舍人，奉使契丹。遼主問:“党進何如人?如進之比有幾?”仲甫曰:“國家名將輩出，如進鷹犬材耳，何足道哉!”遼主欲留之，仲甫曰:“信以成命，義不可留，有死而已。”遼主竟不能屈。使還，以刑部郎中知成都府。既至，奏免歲輸銅錢，罷榷酤，政尚寬簡，

太平興國初年，升爲起居舍人，奉命出使契丹。遼主問:“党進是什麼樣的人，像党進這樣的人有多少?”辛仲甫説:“國家名將輩出，像党進衹是做鷹犬之才罷了，哪裏值得説呢!”遼主想要留下他，辛仲甫説:“守信要完成使命，盡義不能留下，衹有死。”遼主最終不能使他屈服。完成使命還朝，以刑部郎中爲成都府知府。到達後，奏請免除每年交納銅錢，停止酒的專賣，治

蜀人安之。八年，加右諫議大夫。時彭州盜賊連結爲害，詔捕未獲。仲甫誘令自縛詣吏者凡百餘人，餘因散去。

九年，入知開封府，拜御史中丞。雍熙二年，拜給事中、參知政事。端拱中，進户部侍郎。時呂蒙正以長厚居相位，王沔任事，仲甫從容其間而已。淳化二年，以足疾罷爲工部尚書，出知陳州。代歸，會蜀有寇，以仲甫素著恩信，將令輿疾招撫，以疾未行。無何，以太子少保致仕。真宗即位，加太子少傅。咸平三年，卒，年七十四，贈太子太保。子若冲、若虛、若蒙、若濟、若渝，皆能其官。孫有孚、有鄰，俱中進士。

政崇尚寬厚簡易，蜀人爲此心安。八年，加官右諫議大夫。當時彭州盜賊相互勾結成爲禍患，下詔捕捉尚未擒獲。辛仲甫勸誘使得自行到吏人那裏自首的共一百餘人，其餘的散去。

九年，入朝爲開封府知府，任御史中丞。雍熙二年，任給事中、參知政事。端拱年間，進官户部侍郎。當時呂蒙正因爲年長忠厚居宰相之位，王沔主持事務，辛仲甫從容處於他們之間而已。淳化二年，因脚病免職爲工部尚書，出朝爲陳州知州。任滿回朝，適逢蜀地有盜匪，因爲辛仲甫素有恩德信義，將要讓他乘車帶病去招撫，因病没有成行。没過多久，以太子少保退休。真宗即位，加官太子少傅。咸平三年，去世，享年七十四歲，贈官太子太保。兒子辛若冲、辛若虛、辛若蒙、辛若濟、辛若渝，都有做官才能。孫子辛有孚、辛有鄰，都進士及第。

## 王沔

王沔字楚望，齊州人。太平興國初，舉進士，解褐大理評事。四年，太宗親征太原，見於行在，授著作郎、直史館。遷右拾遺，出爲京西轉運副使。明年，加右補闕、知懷州。八年春，與宋白、賈黄中等同知貢舉，擢膳部郎中、樞密直學士。遷右諫議大夫、同簽書樞密院事，賜第崇德坊。雍熙元年，加左諫議大夫、樞密副使。端拱初，改户部侍郎、參知政事。

王沔字楚望，齊州人。太平興國初年，進士及第，初入仕任爲大理評事。四年，太宗親征太原，在皇帝所在地召見，任著作郎、直史館。升爲右拾遺，出朝爲京西轉運副使。第二年，加官右補闕、懷州知州。八年春，與宋白、賈黄中等同知貢舉，提拔爲膳部郎中、樞密直學士。升爲右諫議大夫、同簽書樞密院事，在崇德坊賞賜住宅。雍熙元年，加官左諫議大夫、樞密副使。端拱初年，改任户部侍郎、參知政事。

淳化初，宰相趙普出守西洛。呂蒙正以寬簡自任，政事多决於沔，沔與張齊賢同掌樞務，頗不叶，齊賢出知代州，沔遂爲副使，參預政事。陳恕好苛察，亦嘗與沔忤。淳化二年，齊賢洎恕參知政事，沔不自安，慮僚屬有以中書舊事告齊賢等。會左司諫王禹偁上言："自今宰相及樞密使不得於本廳見客，許於都堂延接。"沔喜，即奏行之。直史館謝泌以爲如此是疑大臣以私也，疏駁之。太宗追還

淳化初年，宰相趙普出朝鎮守西洛。呂蒙正以寬厚簡易自任，政事大多由王沔决定，王沔與張齊賢共同掌管樞密事，很不融洽，張齊賢出朝爲代州知州，王沔便成爲副使，參預政事。陳恕喜歡以苛刻煩瑣爲明察，也曾與王沔不和。淳化二年，張齊賢及陳恕爲參知政事，王沔心中很不安，憂慮僚佐屬員中會有人把中書省的舊事告訴張齊賢等人。逢左司諫王禹偁上言："從現在開始宰相及樞密使不能在本廳會見賓客，允許在都堂延請接待。"王沔很高興，就上奏施行。直史館謝泌認爲這樣是疑心大臣徇私，上疏反駁。太

前詔，沔暨恕因是罷守本官。翌日，蒙正亦罷。沔見上，涕泣，不願離左右。未幾，鬚鬢皆白。會省吏事發，連中書，因有奏毁者。上語毁者曰："吕蒙正有大臣體，王沔甚明敏。"毁者慚而止。

三年，上欲黜陟官吏，命沔與謝泌、王仲華同知京朝官考課。沔上言，應京朝官殿犯，乞令刑部條報，以贓及公私罪分三等以聞。立法苛察，欲因是以求再用。受命甫旬日，方視事，以暴疾卒，年四十三，贈工部尚書。

沔聰察敏辯，有適時之用，上前言事，能委曲敷繹。每對御讀所試進士辭賦，音吐明暢，經讀者多中高第。性苛刻，少誠信。掌機務日，凡謁見者必啖以甘言，皆喜過望，既而進退非允，人胥怨之。

沔弟淮，太平興國五年進士，任殿中丞，嘗掌香藥榷易院，坐贓論當棄市。以沔故，詔杖一百，降定遠主簿。沔以是頻爲寇準所詆云。

宗追回前面的詔書，王沔及陳恕因此罷職守本官。第二天，吕蒙正也被罷免。王沔參見皇上，哭泣流淚，不願離開皇帝身邊。不久，鬍鬚鬢髮都變白。省吏事件發生後，牽連到中書，因而有上奏誹謗的。皇上對詆毁的人説："吕蒙正有大臣之體，王沔聰明機敏。"詆毁的人羞慚而止。

三年，皇上想要貶黜和提升一些官吏，任命王沔與謝泌、王仲華同知京朝官考課。王沔上言，所有京朝官在朝廷的過失，請求下令刑部分條上報，把貪污以及公私罪分爲三等上報。立法苛刻煩瑣，想要以此來謀求再次重用。接受詔命纔十天，剛開始處理事務，因突發急病去世，年四十三歲，贈官工部尚書。

王沔聰明明察機敏善辯，有適應當時需要的才能，在皇帝面前言事，能詳細解釋。每次爲皇上誦讀應試進士的辭賦，吐音清楚流暢，經他誦讀的人大多考中高等。性情苛刻，缺少誠信。掌中樞時，凡對謁見的人必定美言誇獎，都大喜過望，接下來不能像所允諾的那樣升降，人們都怨恨他。

王沔的弟弟王淮，太平興國五年進士，任爲殿中丞，曾管理香藥榷易院，因貪污獲罪應當處死。因爲王沔的緣故，詔令杖責一百，降爲定遠主簿。王沔因此多次被寇準詆毁。

## 温仲舒

温仲舒字秉陽，河南人。太平興國二年，舉進士，爲大理評事，通判吉州。再遷秘書丞、知汾州，坐事除名。未幾，復起爲右贊善大夫，通判睦州。端拱初，拜右正言、直史館、判户部憑由司。三年，拜工部郎中、樞密直學士，知三班院。秋，彗星見，召對别殿，仲舒以爲"國家平太原以來，燕、代之交，城守年深，殺傷剽掠，彼此迭見。大河以北，農桑廢業，户口减耗。凋弊之餘，極力奉邊。丁壯備徭，老弱供賦。遺廬壞堵，不亡即死。邪人媚上，猶云樂輸。加以兵卒踐更，行者辛苦，居者

温仲舒字秉陽，河南人。太平興國二年，進士及第，爲大理評事，通判吉州。再次升遷爲秘書丞、汾州知州，因犯事削職爲民。不久，又起用爲右贊善大夫，通判睦州。端拱初年，爲右正言、直史館、判户部憑由司。三年，任工部郎中、樞密直學士，知三班院。秋，彗星出現，在便殿召見應對，温仲舒認爲"國家平定太原以來，燕、代交界地區，多年戰争，殺傷搶劫，交替出現。黄河以北，農民荒廢農桑，户口减少。衰敗之餘，極力供給邊疆所需。壯丁充當徭役，老弱供應賦税。遺棄房屋毁壞墻壁，不逃亡就是死。奸邪之人討好朝廷，還説樂於繳納。加上士兵更替，出行辛苦，居留怨恨。希望推廣恩德，安撫百姓"。太宗稱贊采納，於是赦免河北。

怨曠。願推恩宥，以綏民庶”。太宗嘉納之，遂赦河北。

淳化二年，拜右諫議大夫、樞密副使，改同知樞密院事。四年，罷知秦州。先是，俗雜羌、戎，有兩馬家、朵藏、梟波等部，唐末以來，居於渭河之南，大洛、小洛門寨，多産良木，爲其所據。歲調卒采伐給京師，必以資假道於羌户。然不免攘奪，甚至殺掠，爲平民患。仲舒至，部兵歷按諸寨，諭其酋以威信，諸部獻地内屬。既而悉徙其部落於渭北，立堡寨以限之。民感其惠，爲畫像祠之。會有言仲舒生事者，上謂近臣曰：“仲舒嘗總機密之職，在吾左右，當以綏懷爲務。古者伊、洛之間，尚有羌、渾雜居，况此羌部内屬，素居渭南，土著已久，一旦擅意斥逐，或至騷動，又煩吾關右之民。”乃命知鳳翔薛惟吉與仲舒對易其任。連知興元、江陵二府，加給事中。會内侍藍繼宗使秦州還，言得地甚利。乃召仲舒，拜户部侍郎，尋參知政事。二寨後爲内地，歲獲巨木之利。

咸平初，拜禮部尚書，罷政，出知河陽。逾年，知開封府。五年，以京府務劇求罷，遂以本官兼御史中丞，尋遷刑部尚書、知天雄軍，徙河南。景德中，并州缺守，上以北門重鎮須大臣鎮撫，非張齊賢、温仲舒不可，令宰相諭旨，皆不願往。未幾，復知審官院。大中祥符中，進秩户部尚書。三年，判昭文館大學士，命下，卒，年六十七。贈左僕射，謚恭肅。

仲舒敏於應務。少與吕蒙正契厚，又同登第。仲舒黜廢累年，蒙正居中書，極力援引，及被任用，反攻蒙正，士論薄之。自爲正言至貳樞

淳化二年，爲右諫議大夫、樞密副使，改任同知樞密院事。四年，罷爲秦州知州。在此之前，與羌族戎人相混雜，有兩馬家、朵藏、梟波等部落，唐末以來，居住在渭河南岸，大洛、小洛門寨，大量出産優質木材，被他們占據。每年調士兵砍伐供給京城，必須用財物向羌族人借道。然而不能避免竊取搶奪，甚至殺掠，成爲百姓的禍患。温仲舒到達，部署軍隊依次巡視各寨，向他們的首領宣示威信，各部落獻出地盤歸附。接着把這些部落全部遷移到渭河以北，建立堡寨控制他們。百姓感謝他的恩德，爲他畫像祭祀。有上言温仲舒挑起事端的，皇上對親近大臣説：“温仲舒曾擔任中樞職務，在我身邊，應當以安撫爲要。古代伊、洛一帶地區，還有羌、渾雜居，何况這些羌部歸附，素來居住在渭南，成爲本地居民已很長時間，一旦任意驅逐，可能導致騷動，又會煩擾關右的百姓。”命令鳳翔知府薛惟吉與温仲舒對换職務。連續爲興元、江陵二府知府，加官給事中。適逢宦官藍繼宗出使秦州返回，上言得到這片土地非常有利。於是召回温仲舒，任户部侍郎，很快任參知政事。二寨後來成爲内地，每年得大木材之利。

咸平初年，任禮部尚書，罷免參知政事，出朝爲河陽知府。過了一年，爲開封府知府。五年，因爲京府政務繁難請求罷免，於是以本官兼御史中丞，很快改爲刑部尚書、天雄軍知軍，調任河南。景德年間，并州知州空缺，皇上認爲北方重鎮必須由大臣鎮守安撫，非張齊賢、温仲舒不可，命令宰相宣諭旨意，都不願前往。不久，再次知審官院。大中祥符年間，提升官級爲户部尚書。三年，判昭文館大學士，命令下達，去世，享年六十七歲。贈官左僕射，謚號恭肅。

温仲舒處理事務機敏。青年時與吕蒙正投合親密，又同時進士及第。温仲舒被貶斥多年，吕蒙正在中書任職，極力引薦，等到被任用，反而攻擊吕蒙正，文士們都輕視他。自從擔任正言到

密，皆與寇準同進，時人謂之“温寇”。子嗣宗、嗣良、嗣先、嗣立。仲舒既卒，帝憫其孤弱，并禄以官。

樞密副使，都與寇準同時被提拔，當時的人稱他們爲“温寇”。兒子温嗣宗、温嗣良、温嗣先、温嗣立。温仲舒去世後，皇帝憐憫他們幼年喪父，都授官領俸。

## 王化基

王化基字永圖，真定人。太平興國二年，舉進士，爲大理評事，通判常州。遷太子右贊善大夫、知嵐州。時趙普爲相，建議以驟用人無益于治，改淮南節度判官，入爲著作郎，遷右拾遺，抗疏自薦。太宗覽奏曰：“化基自結人主，慷慨之士也。”召試，知制誥，以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一日，侍便殿，問以邊事，對曰：“治天下猶植木焉，所患根本未固，固則枝幹不足憂。朝廷治，則邊鄙何患乎不安？”又嘗令薦士，即一疏數十人，王嗣宗、薛映、耿望，皆其人也。

王化基字永圖，真定人。太平興國二年，進士及第，爲大理評事，通判常州。升爲太子右贊善大夫、嵐州知州。當時趙普任宰相，建議説驟然用人對於治政没有好處，改任淮南節度判官，入朝爲著作郎，改爲右拾遺，上疏自薦。太宗看了奏章説：“王化基自薦於朕，是慷慨之士。”召見考試，任知制誥，以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一天，在便殿陪侍，皇上詢問邊境事務，回答説：“治理天下就像植樹一樣，所擔心的是根本不牢固，根本牢固則枝幹就不值得憂慮。朝廷政治好了，那麽邊疆還擔心什麽不安定？”又曾讓他推薦有才能的人，就一次上奏幾十人，王嗣宗、薛映、耿望都在其中。

化基嘗慕范滂爲人，獻《澄清略》，言時事有五：

其一，復尚書省。曰：國家立制，動必法天。尚書省上應玄象，對臨紫垣，故六卿擬喉舌之官，郎吏應星辰之位，斯實乾文昭著，故事具明。方今省署，名實未稱。夫三司使額，乃近代權制；判官、推官、勾院、開拆、磨勘、憑由、理欠、孔目、勾押、前後行，皆州郡吏局之名。請廢三司，止於尚書省設六尚書分掌其事；廢判官、推官，設郎官分掌二十四司及左右司公事，使一人掌一司；廢孔目、勾押、前後行爲都事、主事、令史；廢勾院、開拆、磨勘、憑由、理欠等司歸比部及左右司。如此即事益精詳，且盡去州郡吏局之名也。六卿如闕，即選名品相近、

王化基常敬仰范滂的爲人，呈上《澄清略》，上言時事五個方面：

其一，恢復尚書省。説道：國家立法度，必須效法上天。尚書省上應天象，正對紫微垣，因此六卿好比喉舌之官，郎吏對應星辰的位置，實是天象昭著，往昔事明。比較現在的中央官署，名稱與實際不符。三司使的員額，是近代暫時制定；判官、推官、勾院、開拆、磨勘、憑由、理欠、孔目、勾押、前後行，都是州縣吏局的名稱。請求廢除三司，僅在尚書省設六尚書分别管理有關事務；廢除判官、推官，設郎官分掌二十四司及左右司公事，派一個人掌管一司；廢除孔目、勾押、前後行改爲都事、主事、令史；廢除勾院、開拆、磨勘、憑由、理欠等司歸於比部及左右司。這樣就能辦事精確周密，而且全部去掉州縣吏局的名稱。六卿如果空缺，就選擇職務品級相近、有才能聲望的人暫時代理；郎官如果空缺，就在兩省三院中選擇才幹出衆有清白名聲的人，按照資

有才望者權之；郎官如闕，則於兩省三院選名幹有清望者，依資除之。其二十四司公事，若繁簡不同，望下本省府屬參酌其類，均而行之。

歷授任。二十四司的公事，如果繁簡不同，希望交給本省官屬斟酌這一類事務，公平施行。

其二，慎公舉。曰：朝廷頻年下詔，以類求人，但聞例得舉官，未見擇其舉主。欲望自今先責朝官有聲望者，各舉所知，其舉得官員則置籍，并舉主名姓籍之。所舉之官，實著廉能，則特旌舉主；若所舉貪冒敗事，連坐舉主。陛下自登寶位，十年于茲，七經選掄，得人多矣。然下僚遠官，不無沉滯。望令采訪司及州郡長吏，廉察以聞，籍以待用，則下無遺材矣。

其二，慎重進行公開舉薦。說道：朝廷連年下詔，按類徵求人才，祇聽說照例得到被推舉的官員，没有看到過選擇那些舉薦人。希望從現在起先要求朝廷官員中有聲望的，各自舉薦所瞭解的人，舉薦所得的官員登記造册，連同舉薦人的姓名一同登記。被推舉的官員，確實表現出廉正有才能，就特别表彰舉薦人；如果被推舉的人貪圖財利敗壞公事，連坐舉薦人。陛下自從登上皇位，已有十年，經過七次選拔，得到的人才很多了。然而下級僚佐和偏遠官員，尚有埋没遺漏的。希望下令采訪司及州縣長官，察訪上報，登記待用，那麽下面就没有遺漏的人才了。

其三，懲貪吏。曰：貪吏之於民，其損甚大。屈法煩刑，徇私肆虐，使民之受害甚於木之受蠹。若乃用非其人而不繩以法，雖夷、齊、顔、閔不能自見。蓋中人之性，如水之在器，方員不常，顧用之者何如爾。望令諸路轉運使副兼采訪之名，責以覺察州、府、軍、監長吏得失，俟其澄清部内，則待以不次之擢，置於侍從之間。所貴周知物理，能備顧問，且足爲外官之勸也。

其三，懲治貪官污吏。説道：貪官污吏對於百姓，損害非常大。枉法重罰，徇私舞弊，使得百姓受到的損害超過木材被蠹。如果用人不當而不繩之以法，即使是伯夷、叔齊、顔淵、閔子騫也無法施展才能。原因是普通人的天性，如同水裝在器皿中，方圓没有一定，祇看使用他的人怎樣。希望命令各路轉運使、轉運副使兼采訪使的名稱，要求他們觀察州、府、軍、監長官的得失，等到他所轄區域治理好，就給予破格提升，安排在侍從之位。所重視的是周全懂得事理，能作爲顧問，而且足以成爲對地方官的激勵。

其四，省冗官。曰：古人建官，初不必備者，惟得其人也。國家封疆雖逾前世，而分設庶官實倍常數，意欲盡籠天下之利，而民物轉加凋弊。二十年前，江、淮諸郡，揚、楚最居要衝，務穰事衆，地廣民繁。然止設知州一人署領官事，其餘通判官、

其四，裁減冗官。説道：古人設官，最初不必全備，是要得到適合的人。國家疆域雖然超過前代，而分設衆官實際是通常數目的兩倍，想要盡收天下之利，而百姓萬物反而更加衰敗。二十年前，江、淮各州，揚、楚地位最爲重要，事務衆多，地域廣大人口衆多。然而僅設知州一人管理政事，其餘通判官、推官以及州官等，全都分管專責事

推官及州官等，悉皆分管榷務、倉庫。當時事無不集，兼少獄訟。其後十年，臣任揚州時，朝廷添置監臨、使臣等職，實逾本州官數。諸州冗員，似此非一。今以朝官、諸色使臣及縣令、簿、尉等高卑相折而計之，一人月費不啻十千，以千人約之，歲計用十餘萬千，更倍萬約之，萬又過倍。使皆廉吏，止糜公帑；設或貪夫參錯其間，則取於民者又加倍焉。望委各路轉運使副，與知州同議裁減。若縣令、簿、尉等官自前多不備置，可兼者兼之，如此則冗官汰矣。

其五，擇遠官。曰：負罪之人，多非良善，貪殘凶暴，無所不至。若授以遠方牧民之官，其或怙惡不悛，恃遠肆毒。小民罹殃，卒莫上訴，甚非撫綏遠人之意也。若自今以往，西川、廣南長吏不任負罪之人，則遠人受賜矣。

書奏，太宗嘉納之。

初，柴禹錫任樞密，有奴受人金，而禹錫實不知也。參知政事陳恕欲因以中禹錫。太宗怒，引囚訊其事，化基爲辨其誣。太宗感悟，以化基爲長者。淳化中，拜中丞，俄知京朝官考課，遷工部侍郎。至道三年，超拜參知政事。咸平四年，以工部尚書罷知揚州。移知河南府，進禮部尚書。大中祥符三年，卒，年六十七。贈右僕射，謚惠獻。化基寬厚有容，喜愠不形，僚佐有相凌慢者，輒優容之。在中書，不以蔭補諸子官，然善教訓，故其子舉正、舉直、舉善、舉元皆有所立。

務、倉庫。當時事務没有不成功的，而且很少有訴訟案件。這以後十年，我在揚州任職時，朝廷增設監臨、使臣等官職，實際超過本州官員數目。各州冗員，與此情況相似的很多。現在用朝官、各種使臣及縣令、主簿、縣尉等高低折合計算，一個人每月費用不少於十千錢，以千人計算，每年共用十餘萬千，再加倍用萬人的數目大致計算，萬又過倍。如果都是清廉的官吏，僅是耗費國庫錢財；假如有貪婪的人混雜其中，那麽從百姓那裏索取的又加倍了。希望委托各路轉運使和副使，與知州共同商議裁減。如果縣令、主簿、縣尉等官以前大多不設置，可以兼任的就兼任，這樣冗員就被淘汰了。

其五，選擇偏遠地區官員。説道：犯罪的人，大多不是善良之輩，貪婪凶殘，無所不至。如果授任遠方統治百姓的官職，也許怙惡不悛，仗恃遥遠肆意横行。百姓遭殃，最終無處上訴，完全不是安撫遠地居民之意。如果從今以後，西川、廣南的官員不再任用有罪的人，那麽遠方百姓就得到恩德了。

文書奏上，太宗嘉許采納。

當初，柴禹錫任樞密使，有奴僕接受人錢財，而柴禹錫并不知情。參知政事陳恕想要以此中傷柴禹錫。太宗發怒，提來囚犯審訊這件事，王化基爲他辯明虚妄。太宗感動醒悟，把王化基當作長者。淳化年間，爲中丞，隨即知京朝官考課，升爲工部侍郎。至道三年，破格任參知政事。咸平四年，以工部尚書罷職爲揚州知州。調爲河南府知府，進官禮部尚書。大中祥符三年，去世，享年六十七歲。贈官右僕射，謚號惠獻。王化基寬厚有器量，喜怒不形於色，僚佐有欺侮怠慢的，就寬恕他們。在中書，不使用庇蔭爲諸子補官，然而善於教育，因此其子王舉正、王舉直、王舉善、王舉元都有所建樹。

### 王舉正

舉正字伯仲，幼嗜學，厚重寡言。化基以爲類己，器愛異諸子，以蔭補秘書省校書郎。進士及第，知伊闕、任丘縣，館閣校勘、集賢校理、《真宗實録》院檢討、國史編修官。三遷尚書度支員外郎、直集賢院，修《三朝寶訓》，同修起居注，擢知制誥。其妻父陳堯佐爲相，改龍圖閣待制。堯佐罷，以兵部郎中復知制誥，爲翰林學士，拜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前一日，吏有馳報者，舉正方燕居齋舍，徐謂吏曰："安得漏禁中語?"既入謝，仁宗曰："卿恬於進取，未嘗干朝廷以私，故不次用卿。"

時陝西用兵，吕夷簡以宰相判樞密院，舉正曰："判名重，不可不避也。"乃改兼樞密使。遷給事中。御史臺舉李徽之爲御史，舉正友婿也，格不行。徽之訟曰："舉正妻悍不能制，如謀國何?"歐陽脩等亦論舉正懦默不任事，舉正亦自求去，遂以資政殿學士、尚書禮部侍郎知許州。光化軍叛卒轉寇傍境，而州兵有謀起爲應者，舉正潛捕首惡者斬之。徙知應天府，累遷左丞。

皇祐初，拜御史中丞，乃奏："張堯佐庸人，緣妃家，一日領四使，使賢士大夫無所勸。"不報，舉正因留班廷諍，乃奪宣徽、景靈二使。又曰："先朝用人，雖守邊累年者，官止遥郡刺史。今所用未盡得人，而剋期待遷，使後有功者何所勸耶？且轉運使察官吏能否，生民休戚賴焉。命甫下而數更，不終歲而再易，恩澤所以未宣，民疾所以未瘳者，職此故也。"御史唐介坐言事貶春州，舉正力言之，介得徙英州。居半歲，堯佐復爲宣徽使，家居凡七上疏，及狄青

王舉正字伯仲，自幼酷愛學習，穩重而沉默寡言。王化基認爲與自己相像，重視鍾愛與别的孩子不同，因爲父蔭補爲秘書省校書郎。進士及第，任伊闕、任丘知縣，館閣校勘、集賢校理、《真宗實録》院檢討、國史編修官。提升三次爲尚書度支員外郎、直集賢院，修《三朝寶訓》，同修起居注，提拔爲知制誥。岳父陳堯佐爲宰相，改任龍圖閣待制。陳堯佐罷相，以兵部郎中身份又任知制誥，爲翰林學士，授爲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前一天，有屬吏快馬前來報告，王舉正正在書房閑坐，慢慢地對屬吏説："怎能泄露宫廷中的話?"後來入宫謝恩，仁宗説："你不在意進取，從未因私事向朝廷請求，因此破格任用你。"

當時陝西有戰争，吕夷簡以宰相判樞密院，王舉正説："判的名號重，是不能不迴避的。"於是改爲兼樞密使。升爲給事中。御史臺推薦李徽之爲御史，是王舉正友人的女婿，王舉正不予通過。李徽之上訴説："王舉正妻子强悍不能控制，如何謀劃國事?"歐陽脩等也議論王舉正懦弱無能，王舉正又自行請求離京，於是以資政殿學士、尚書禮部侍郎爲許州知州。光化軍叛亂士兵到處侵擾鄰近州境，而本州士兵有陰謀起事響應的，王舉正暗中逮捕首惡之人斬首。調任應天府知府，逐漸升爲左丞。

皇祐初年，任御史中丞，上奏説："張堯佐是平庸的人，攀附妃子家，一日之内兼領四使，使得對賢士大夫無從鼓勵。"没有答覆，王舉正因而留在班位在朝廷上諫諍，於是削奪張堯佐宣徽、景靈二使。又説："先朝用人，即使鎮守邊境多年的，官職衹到偏遠州的知州。現在所任用的并不都是得力的人，然而限期等待升遷，那麽以後對有功的人用什麽來鼓勵呢？而且轉運使考察官吏是否有能力，百姓的喜樂與憂慮都依賴他。任命剛剛下達就多次更改，不到一年就兩次改變，恩澤之所以未能宣揚，民生疾苦之所以未能消除，主要是這個原因。"御史唐介因言事定罪貶春州，王舉正極力爲他上言，唐介得以調任

爲樞密使，又言青出兵伍不可爲執政，力争不能奪，因請解言職。帝稱其得風憲體，遣賜就第，賜白金三百兩，除觀文殿學士、禮部尚書、知河南府，入兼翰林侍讀學士。每進讀及前代治亂之際，必再三諷諭。

英州。過了半年，張堯佐重新擔任宣徽使。閑居在家共七次上疏。狄青爲樞密使時，又上言狄青出身軍隊不能擔任宰相，力争而未能改變，因而請求解除諫官職務。皇帝稱贊他得到了諫争之職的根本，派遣使臣到他的府第賞賜，賜白銀三百兩，授觀文殿學士、禮部尚書、河南府知府，入朝兼翰林侍讀學士。每次進宫侍讀涉及前代治亂之時，必定再三委婉勸説。

以太子少傅致仕，卒，贈太子太保，謚安簡，賜黄金百兩。文章雅厚如其爲人，有《平山集》、《中書制集》、《内制集》五十卷。

以太子少傅退休，去世，贈官太子太保，謚號安簡，賞賜黄金百兩。文章典雅純厚如同他的爲人，有《平山集》、《中書制集》、《内制集》五十卷。

**王舉元**

舉元字懿臣，以上父章賜進士出身。知潮州，江水敗堤，盗乘間竊發，舉元夜召里豪計事，盗既獲，乃治堤。爲河陰發運判官。或言大河决，將犯京師。舉元適入對，具論地形證其妄，已而果然。歷群牧、户部判官、京東轉運使。沙門島多流人，守吏顧貨槖，陰殺之。舉元請立監以較賞罰，自是全活者衆。徙淮南、河東。夏人來争屈野地。舉元從數騎度河，設幕與之議，示以赤心，夏人感服。

王舉元字懿臣，以呈上父親的奏章賜進士出身。任潮州知州，江水冲毁堤岸，强盗乘機暗中起事，王舉元連夜召集本地豪傑謀劃此事，捉獲强盗後，這纔修築堤岸。爲河陰發運判官。有人説黄河决口，將要危及京城。王舉元恰好入朝應對，詳細論述地形證明這種説法的荒謬，後來果然如此。歷任群牧、户部判官、京東轉運使。沙門島有很多被流放的人，看守的官吏看到他們有財物，暗中殺死他們。王舉元請求立監以明確賞罰，從此被保全生命的人很多。調任淮南、河東。夏人前來争奪屈野地區。王舉元帶領數人騎馬渡過黄河，設帳幕與他們商議，顯示出赤誠之意，夏人感動敬服。

治平中，又徙成都。邛井鹽歲入二百五十萬，爲丹稜卓個所侵，積不售，下令止之，鹽登於舊。召提舉在京修造，英宗勞之曰："官廬舍害於水，僅有存者，卿究心公家，毋憚其勞。"俄進鹽鐵副使，拜天章閣待制，知滄州，改河北都轉運使，知永興軍。慶人夏人屯境上，有窺我意。舉元使二裨將以千騎扼其要害。長安遣從事來會兵涇原，戒勿輕舉。大將竇舜卿鋭意請行，不聽。舉元曰："不過三日，虜去矣。"至期果去。神宗以細札諮攻守策，舉元請省官减戍，

治平年間，又調任成都。邛井鹽每年收入二百五十萬，被丹稜卓個鹽井排擠，積壓不能出售，下令停止，鹽産量超過從前。召回提舉在京修造，英宗慰勞他説："官府房舍被水損壞，很少有存在的，你爲公家着想，不要害怕辛勞。"隨即提升鹽鐵副使，爲天章閣待制，滄州知州，改任河北都轉運使，永興軍知軍。慶人夏人駐兵在邊境上，有窺伺我國的意圖。王舉元派兩員裨將用一千騎兵扼守那裏的要害。長安派遣從事到涇原來會兵，告誡不許輕易行動。大將竇舜卿一意請求出兵，没有聽從。王舉元説："不超過三日，敵軍就會退去了。"到期果然撤離。神宗以書信咨詢攻守的策略，王舉元請求削减官員减少

益備去兵，勿營亭障。輿論不合，遂引疾求解，徙陳州，未行而卒。官至給事中，年六十二。子詔。

守軍，增加防備撤走軍隊，不要營建亭障。輿論不合，於是稱病請求解除職務，調任陳州，尚未出行而去世。官至給事中，享年六十二歲。兒子王詔。

王詔

詔字景獻，用蔭補官，通判廣信軍事，知博州。魏俗尚椎剽，奸盜相囊橐，詔請開反告殺并贖罪法，以携其黨。元祐初，朝廷起回河之議，未决，而開河之役遽興。詔言河朔秋潦，水淫爲菑，民人流徙，賴發廩振贍恩，稍蘇其生，謂宜安之，未可以力役傷也。從之。擢開封府推官。富民貸後絶僧牒爲緡錢十三萬，逾期復責倍輸，身死貲籍，又錮其妻子，詔請免之。出爲滑州。州屬縣有退灘百餘頃，歲調民刈草給河堤，民病其役，詔募人佃之，而收其餘。爲度支郎中，使契丹。時方討西夏，迓者耶律誠欲嘗我，言曰："河西無禮，大國能容之乎？"詔曰："夏人侮邊，既正其罪矣，何預兩朝和好事？"入賀，故事，跪而飲，蓋有誤拜者，乃强詔。詔曰："南北百年，所守者禮，其可紛更耶？"卒跪飲之。

王詔字景獻，因父蔭補官，任廣信軍通判，博州知州。魏地習俗好殺人劫財，奸人與盜賊相互勾結，王詔請求開反告殺和贖罪法，以分離他們的團夥。元祐初年，朝廷提出改回黄河水道的議案，尚未决定，而開挖黄河的工程就開始了。王詔上言河朔秋季多雨，雨水過多成爲災害，百姓流離失所，依靠發放官倉存糧賑濟的恩澤，稍稍恢復生計，應當安定他們，不能用繁重的勞役來傷害。聽從了他。提升開封府推官。富豪百姓出借後絶僧人度牒錢十三萬貫，超過期限又要求加倍償還，人死了没收財産，又關押他們的妻子兒女，王詔請求免去。出朝任滑州知州。本州屬縣有退灘一百餘頃，每年調集民夫割草供給黄河堤壩，百姓爲這項勞役而精疲力盡，王詔招募人員租種這些土地，而徵收他們的餘草。爲度支郎中，出使契丹。當時正值討伐西夏，前來迎接的耶律誠想要試探我方，説道："河西無禮，大國能容許他們嗎？"王詔説："夏人侵犯邊境，已經懲治了他們的罪行，與兩朝和好的事有什麽關係？"入都朝賀，舊例，跪着飲酒，因爲有誤拜飲酒的，就强迫王詔。王詔説："南北相鄰百年，所遵循的是禮，怎麽能頻繁改變呢？"最終跪着飲酒。

崇寧中，由大理少卿爲卿，徙司農。御史論詔在滁日請蘇軾書《醉翁亭碑》，罷主崇福宫。旋知汝州，鑄錢卒罵大校，詔斬以徇，而上章待罪。除直秘閣，言者復抉滁州事，罷去。起知深、兖二州，徙同州，過闕，留爲左司郎中，遷衛尉、太府卿、刑部侍郎，詳定敕令。舊借緋紫者不佩魚，詔言："章服所以辨上下，今與胥吏不異。"遂皆佩魚。歷工、兵、户三部侍郎，轉開封尹。時子璹

崇寧年間，由大理少卿升爲大理卿，調任司農卿。御史奏論王詔在滁州時請蘇軾書寫《醉翁亭碑》，罷官主管崇福宫。不久擔任汝州知州，鑄錢的士兵辱罵大校，王詔斬首示衆，然後上表章請罪。授直秘閣，諫官又提起滁州的事，罷官而去。起用爲深、兖二州知州，移任同州，經過京城，留爲左司郎中，升爲衛尉、太府卿、刑部侍郎，審定敕書詔令。過去借緋紫官不能佩魚，王詔上言："章服用來辨别官級高低，現在與小吏没有不同。"於是全都佩魚。歷任工、兵、户三部侍郎，轉爲開封府尹。當時兒子王璹出使京

使京西，攝尹洛。父子兩京相望，人以爲榮。

進刑部尚書，拜延康殿學士，提舉上清寶籙宫，復爲工部尚書。徽宗閔其老，命毋拜，詔皇恐，於是但朝朔望。俄以銀青光禄大夫致仕，卒，年七十九。

論曰：自昔參大政、贊機務，非明敏特達之士，不能勝其任。若又飭以文雅，濟以治具，則盡善矣。若水機鑒明敏，儒而知兵；李至剛嚴簡重，好古博雅，其於柄用宜矣。王沔臨事精密，能遠私謁，而考課之議，頗傷苛刻；仲甫以吏事爲時用，未免苟容之誚，瑕瑜固不相掩也。仲舒見舉於蒙正，而反攻其短；易簡不能周恤光逢，而置之死地，其不可與郭贄辨曹彬之誣、化基伸禹錫之枉同日而語也明矣。此純厚長者之稱，所以獨歸於二子歟！舉正繼踐台佐，得風憲體；舉元任職邊郡，有持重稱。矧詔之父子又并尹兩京，克濟其美，何王氏子孫之多賢也！

西，代理洛陽府尹。父子兩京相望，人們認爲榮耀。

升任刑部尚書，爲延康殿學士，提舉上清寶籙宫，再次爲工部尚書。徽宗憐憫他年老，命他不要下拜，王詔很惶恐，於是僅在初一、十五朝見。不久以銀青光禄大夫退休，去世，享年七十九歲。

論曰：過去的宰相、副相，不是賢明出衆的人，不能勝任。如果還是文雅之士，治國有方，就盡善了。錢若水機敏明察，身爲儒者而通曉軍事；李至剛毅穩重，好古博雅，他們任宰相是適合的。王沔遇事精密，能遠避請托，然而考課的議案，有傷於苛刻；辛仲甫因爲爲官有能力被任用，不免有苟且的譏誚，瑕疵當然掩蓋不了美玉。温仲舒被吕蒙正所推舉，而反過來攻擊他的短處；蘇易簡不能救助何光逢，而把他置於死地，不能够與郭贄辯白曹彬的被誣陷、王化基説明柴禹錫的冤枉同日而語就明顯了。這就是純厚長者的稱號，惟獨歸於這兩位的原因吧！王舉正接着登上御史之位，得到做御史的根本；王舉元在邊疆州任職，有持重的名聲。王詔父子又同時任兩京知府，能有成就，爲什麽王氏的子孫有這麽多賢人！

# 宋史卷二百六十七

## 列傳第二十六

張宏　趙昌言　陳恕　魏羽(附)　劉昌言　張洎　李惟清

### 張宏

張宏字巨卿，青州益都人。高祖茂昭，唐易、定節度使。曾祖玄，易州刺史。祖持，蒲城令。父峭，業《春秋》，一舉不第，退居丘園，後唐天成中以賢帥後補協律郎，至平利令。

張宏字巨卿，青州益都人。高祖張茂昭，唐代易、定節度使。曾祖張玄，易州刺史。祖父張持，蒲城縣令。父親張峭，研習《春秋》，參加了一次科舉考試落第，隱居山林田園，後唐天成年間作爲賢能統帥的後裔補爲協律郎，官至平利縣令。

宏，太平興國二年，舉進士，爲將作監丞，通判宣州。改太子中允、直史館，遷著作郎，賜緋魚，預修《太平御覽》，歷左拾遺。六年，出爲峽路轉運副使，就加左補闕。會省副使，知遂州，以勤幹聞，入爲度支員外郎。

張宏，太平興國二年，進士及第，爲將作監丞，通判宣州。改任太子中允、直史館，升爲著作郎，賞賜緋衣金魚袋，參預編纂《太平御覽》，曾任左拾遺。六年，出朝爲峽路轉運副使，就地加官左補闕。適逢減省副使，爲遂州知州，以勤勉幹練著稱，入朝爲度支員外郎。

雍熙中，吕蒙正、李至、張齊賢、王沔薦其文行，改主客郎中、史館修撰。數日，以本官充樞密直學士，賜金紫。太宗召對便殿，謂曰："成都重地，卿爲朕鎮之。"因厚賜以遣。至鄭州，促召歸闕，拜右諫議大夫、樞密副使。會太宗親試禮部不合格貢士，令樞密院給牒，因謂宏曰："朕自御極以來，親擇群材，大者爲棟梁，小者爲榱桷，卿與吕蒙正皆中朕選，大臣頗有沮議，非朕獨斷，豈能及此乎?"宏頓首謝。

雍熙年間，吕蒙正、李至、張齊賢、王沔舉薦他的文章德行，改任主客郎中、史館修撰。數日後，以本官充任樞密直學士，賞賜金魚袋和紫衣。太宗召見在便殿應答，對他説："成都重地，你爲我鎮守。"接着厚賜派他赴任。到達鄭州，急速召回朝廷，任爲右諫議大夫、樞密副使。太宗親自考試禮部不合格的貢士，命令樞密院發給公文，因而對張宏説："我從登上皇位以來，親自挑選人才，大的爲棟梁，小的爲椽子，你與吕蒙正都被我選中，大臣頗有反對的議論，不是我獨斷，你怎麽能到此高位呢?"張宏叩頭拜謝。

時河朔用兵，宏居位無所建白，御史中丞趙昌言多言邊事，乃以昌言

當時河朔興兵，張宏居於高位没有提出建議，御史中丞趙昌言多次上言邊境事務，就任用

副樞密，宏爲中丞，兩更其任。端拱初，改工部侍郎，再爲樞密副使。淳化二年，以吏部侍郎罷，俄判吏部銓，權知開封府。太宗御便殿慮囚，以府獄多壅，詔劾其官屬，宏等頓首請罪，乃釋之。真宗尹京，宏罷奉朝請。至道初，出知潞州。二年，就轉右丞。真宗即位，加工部尚書。咸平初，還朝，知審官院、通進銀臺封駁司。二年，真宗以上封者衆，慮其稽留，命宏與王旦知登聞鼓院，再掌吏部選。四年，卒，年六十三。廢朝，贈右僕射，命中使莅葬事。録其子可久大理評事，可道太祝，可度奉禮郎。

宏循謹守位，不求赫赫之譽，歷踐通顯，未嘗敗事。可久至虞部員外郎，可道國子博士，可度太子中舍。

趙昌言爲樞密副使，張宏爲御史中丞，兩人對换職務。端拱初年，改任工部侍郎，再次任樞密副使。淳化二年，以吏部侍郎罷免，隨即判吏部銓選，權知開封府。太宗到便殿審録囚犯案情，因爲開封府案件多積壓，下詔彈劾官吏，張宏等人叩頭請罪，纔釋放。真宗任京城尹，張宏罷官爲奉朝請。至道初年，出朝爲潞州知州。二年，就地轉爲右丞。真宗即位，加官工部尚書。咸平初年，返回朝廷，知審官院、通進銀臺封駁司。二年，真宗因爲密封奏章多，擔心拖延積壓，命令張宏與王旦知登聞鼓院，又掌管吏部銓選。四年，去世，享年六十三歲。停止朝會，贈官右僕射，命令宦官料理喪葬事務。録用他的兒子張可久爲大理評事，張可道爲太祝，張可度爲奉禮郎。

張宏本分守職，不追求顯赫的聲譽，多次任顯貴職務，從没有敗壞政事。張可久官至虞部員外郎，張可道國子博士，張可度太子中舍。

## 趙昌言

趙昌言字仲謨，汾州孝義人。父叡，從事使府，太宗尹開封，選爲雍丘、太康二縣令，後終安、申觀察判官。

昌言少有大志，趙逢、高錫、寇準皆稱許之。太平興國三年，舉進士，文思甚敏，有聲於場屋，爲貢部首薦。廷試日，太宗見其辭氣俊辯，又睹其父名，謂左右曰："是嘗爲東畿宰，朕之生辰，必獻詩百韵爲壽，善訓其子，亦可嘉也。"擢置甲科，爲將作監丞，通判鄂州。拜右拾遺、直史館，賜緋魚。選爲荆湖轉運副使，遷右補闕，會省副職，改知青州。入拜職方員外郎，知制誥，預修《文苑英華》。雍熙初，加屯田郎中。明年，同知貢舉，俄出知天雄軍。

時曹彬、崔彦進、米信失律于歧溝，昌言遣觀察支使鄭蒙上疏，請誅彬等。優詔褒答，召拜御史中丞。太

趙昌言字仲謨，汾州孝義人。父親趙叡，在使府供職，太宗任開封府尹，選爲雍丘、太康二縣令，後來官至安、申觀察判官。

趙昌言少年時有大志，趙逢、高錫、寇準都稱許他。太平興國三年，進士及第，文思敏捷，在科場有名聲，成爲貢部推薦的第一人。廷試之日，太宗見他言辭出衆極有口才，又看到他父親的名字，對周圍的人説："這個人曾任京郊縣令，逢我的生日，必定獻詩百韵來祝壽，善於教育他的兒子，也是值得贊揚的。"提拔入甲科，爲將作監丞，通判鄂州。授爲右拾遺、直史館，賞賜緋衣金魚袋。選任爲荆湖轉運副使，升爲右補闕，適逢取消副職，改任青州知州。入朝爲職方員外郎，知制誥，參預編纂《文苑英華》。雍熙初年，加官屯田郎中。第二年，同知貢舉，隨即出朝爲天雄軍知軍。

當時曹彬、崔彦進、米信在歧溝作戰失利，趙昌言派觀察支使鄭蒙送上奏疏，請求殺曹彬等人。下詔褒獎回答，召任御史中丞。太宗在金明

宗宴金明池，特召預焉。憲官從宴，自昌言始也。

河朔用兵，樞密副使張宏循默守位，昌言多條上邊事，太宗即以昌言爲左諫議大夫，代宏爲樞密副使，遷工部侍郎。時鹽鐵副使陳象輿與昌言善，知制誥胡旦、度支副使董儼皆昌言同年，右正言梁顥嘗在大名幕下。四人者，日夕會昌言之第。京師爲之語曰："陳三更，董半夜。"有傭書翟穎，性險誕，與旦狎，旦爲作大言之辭，使穎上之，爲穎改姓名馬周，以爲唐馬周復出也。其言多毁時政，自薦爲大臣，及歷舉數十人皆公輔器，期昌言爲内應。陳王尹開封，廉知以聞，詔捕穎繫獄，鞫之，盡得其狀。昌言坐貶崇信軍節度行軍司馬，穎杖脊黥面，流海島，禁錮終身。

初，太宗厚遇昌言，垂欲相之。趙普以勳舊復入，惡昌言剛戾，乃相吕蒙正。裁數月，會有穎獄，普以昌言樹黨，再勸太宗誅之，太宗特寬焉。淳化二年，起昌言知蔡州，逾年，召拜右諫議大夫。或議弛茶鹽禁，以省轉漕。命昌言爲江淮、兩浙制置茶鹽使，昌言極言非便，太宗不納，趣昌言往。昌言固執如初。即以户部副使雷有終代之，卒以無利而罷。

昌言復知天雄軍，賜錢二百萬。大河貫府境，豪民峙芻茭圖利，誘奸人潛穴堤防，歲仍决溢。昌言知之。一日，堤吏告急，命徑取豪家廥積以給用，自是無敢爲奸利者。屬澶州河决，流入御河，漲溢浸府城，昌言籍府兵負土增堤，數不及千，乃索禁卒佐役，皆偃蹇不進。昌言怒曰："府城將墊，人民且溺，汝輩食厚禄，欲坐觀耶？敢不從命者斬。"衆股栗

池宴會，特別召他參加。御史參與宴會，是從趙昌言開始的。

河朔興兵，樞密副使張宏因循守舊保守官位，趙昌言多次條陳邊疆事務，太宗任命昌言爲左諫議大夫，接替張宏爲樞密副使，升爲工部侍郎。當時鹽鐵副使陳象輿與趙昌言友好，知制誥胡旦、度支副使董儼都是趙昌言的同年進士，右正言梁顥曾是大名府幕賓。這四個人，每天晚上在趙昌言的府第聚會，京城爲此有"陳三更，董半夜"的説法。有書童翟穎，性情陰險狡詐，與胡旦親昵，胡旦作誇大實情的文辭，讓翟穎進呈，爲翟穎改姓名馬周，把他當作唐朝馬周復出。那些言論大量誹謗時政，自薦爲大臣，以及歷舉數十人都是公輔之才，希望趙昌言作内應。陳王任開封府尹，查知此事上報，下詔逮捕翟穎關進監獄，審問他，得到全部情况。趙昌言因此貶爲崇信軍節度行軍司馬，翟穎杖脊并在臉上刺字，流放海島，關押終身。

當初，太宗厚待趙昌言，將要讓他任宰相。趙普作爲有功老臣重新入朝，厭惡趙昌言剛愎自用，就以吕蒙正爲相。纔幾個月，便有翟穎一案，趙普因爲趙昌言結黨，再次勸説太宗處死他，太宗特别寬恕。淳化二年，起用趙昌言爲蔡州知州，過了一年，召爲右諫議大夫。有人提議放寬茶鹽的禁令，以節省轉運費用。任命趙昌言爲江淮、兩浙制置茶鹽使，趙昌言極力上言不可行，太宗没有采納，催促趙昌言前往。趙昌言像原先一樣堅持。便任命户部副使雷有終接替他，終於因爲不能獲利而中止。

趙昌言再任天雄軍知軍，賜錢二百萬。黄河穿過府境，豪民爲收割黄河邊的草謀利，引誘奸人暗中在堤防上挖開洞穴，每年决口泛濫。趙昌言知道此事。一天，管理堤壩的吏人告急，就命令直接取出豪强家庫房的積草來供給使用，從此没有敢欺詐取利的人。澶州黄河决口，流入御河，上漲溢出淹入府城，趙昌言派府兵背泥土加高堤岸，人數不到一千，就尋找禁兵幫助，都傲慢不肯前去。趙昌言生氣地説："府城將要淹没，百姓將要被淹死，你們這些人領着厚禄，想要坐

赴役，不浹旬城完。太宗手詔褒諭之，召拜給事中、參知政事，俾乘疾置以入，即赴中書。

視嗎？敢於不聽從命令的人斬首。"衆人害怕而去參加勞役，不到十天完成。太宗親筆寫詔書褒獎他，召任給事中、參知政事，讓他乘坐快速驛車入京，馬上趕到中書省。

時京城連雨，昌言請出厩馬分牧外郡。或以盛秋備敵，馬不可闕。昌言曰："塞下積水，敵必不至。"太宗從之。未幾，王小波、李順構亂于蜀，議遣大臣撫慰。昌言獨請發兵，無使滋蔓，廷論未決。會嘉、眉連陷，始命王繼恩等分路進討。昌言攝祭太廟，宿齋中，因召對滋福殿，復贊兵計，遂遣使督繼恩戰。繼恩御衆寡術，餘寇未殄，握兵留成都，士無鬥志，郡縣復有陷者。太宗意頗厭兵，召昌言謂曰："西川本自一國，太祖平之，訖今三十年矣。"昌言知意，即前指畫攻取之策。太宗喜，命昌言爲川峽五十二州招安行營馬步軍都部署。昌言懇辭，敦諭不許，賜精鎧、良馬，白金五千兩，别賜手札數幅，皆討賊方略。自繼恩以下，并受節度。既行，有奏昌言無嗣，鼻折山根，頗有反相，不宜遣握兵入蜀。後旬日，召宰相於北苑門曰："昨令昌言入蜀，朕思之有所未便。且蜀賊小醜，昌言大臣，未易前進。且令駐鳳翔，止遣内侍衛紹欽齎手書指揮軍事，亦可濟也。"詔書追及，昌言已至鳳州，留候館百餘日。賊平，改户部侍郎，罷政事，知鳳翔府。徙澶、涇、延三州。

當時京城連續下雨，趙昌言請求放出馬厩中的馬匹分别到外地各州放牧。有人認爲秋天防備敵人，馬匹不可缺少。趙昌言説："邊塞一帶積水，敵軍一定不會到來。"太宗聽從了他。不久，王小波、李順在蜀地謀反，商議派遣大臣撫慰。趙昌言獨自請求派出軍隊剿滅，不要使事態擴大蔓延，朝廷議而不决。嘉州、眉州接連陷落，纔命令王繼恩等人分路進軍討伐。趙昌言代爲祭祀太廟，住在齋房之中，因而召見在滋福殿應對，重新參决軍事，派遣使臣監督王繼恩作戰。王繼恩缺少統率軍隊的能力，殘餘賊寇尚未消滅，掌握軍隊留在成都，士兵没有鬥志，州縣又有被攻占的。太宗厭倦戰争，召見趙昌言對他説："西川原本自成一國，太祖平定，到現在三十年了。"趙昌言知道他的意思，就請求前去指揮攻打。太宗很高興，任命趙昌言爲川峽五十二州招安行營馬步軍都部署。趙昌言懇切推辭，皇上催促前往，賞賜精良鎧甲、良馬，白銀五千兩，另賜親筆書札數幅，都是征討賊寇的方略。從王繼恩以下，都接受調度指揮。出發以後，有人上奏趙昌言没有後嗣，鼻折山根，大有反叛之相，不適宜派遣他掌管軍隊入蜀。十天後，召集宰相在北苑門説："前日命令趙昌言到蜀地去，我考慮這件事有不妥之處。而且蜀地賊寇是小醜，趙昌言是大臣，不便於前去。暫且命令他在鳳翔駐扎，僅派内侍衛紹欽携帶親筆書信指揮軍事，也就可以成功了。"詔書追上時，趙昌言已到鳳州，停留在候館一百多天。賊寇平定，改任户部侍郎，罷免知政事，爲鳳翔府知府。調任澶、涇、延三州知州。

真宗即位，遷兵部侍郎、知陝州，表求還京，不許。未幾，移知永興軍。咸平三年，與呂蒙正、寇準同召，以本官兼御史中丞、知審官院。有言門資官不宜任親民，昌言手疏，

真宗即位，升爲兵部侍郎、陝州知州，上表請求返回京城，不允許。不久，調任永興軍知軍。咸平三年，與呂蒙正、寇準一同召回，以本官兼御史中丞、知審官院。有人上言門資官不應任州縣官，趙昌言寫成奏疏，認爲是否有才能在

以才不才在人，豈以寒進世家爲限，遂罷其議。加工部尚書，仍兼中丞。

先時，多遣臺吏巡察群臣逾越法式者，昌言建議請準故事，令左右巡使分領之。會知審刑院趙安仁、判大理寺韓國華斷獄失中解職，昌言因上言："詳斷官宜加慎擇，自今有議刑不當，嚴示懲罰，授以遠官，若有罪被問不即引伏者，許令追攝。又天下大辟斷訖，皆録款聞奏，付刑部詳覆，用刑乖理者皆行按劾。惟開封府未嘗奏案，或斷獄有失，止罪元勘官吏，知府、判官、推官、檢法官皆不及責，則何以辨明枉濫，表則方夏？望自今如外州例施行。"從之。會孟州民常德方訟臨津尉任懿以賄登第，事下御史，乃知舉王欽若受之，昌言以聞。欽若自訴，詔邢昺覆按，坐昌言故入，奪官，貶安遠軍行軍司馬，移武勝軍。

景德初，拜刑部侍郎。求兼三館職，命判尚書都省。真宗幸澶淵，以盟津居要，增屯兵，命知河陽。歷知天雄軍府。境内有小盗，昌言榜諭："能告賊者給賞，牙吏即遷職。"樞密使王繼英以爲小盗不當擅爲賞格，乃詔昌言易其榜，有勞者俟朝旨。未幾，徙知鎮州，遷户部侍郎。大中祥符二年，卒，年六十五。贈吏部尚書，謚曰景肅。録其子慶嗣爲國子監丞，賦禄終喪。侄孫允明同學究出身。

昌言喜推獎後進，掌漕湖外時，李沆通判潭州，昌言謂有台輔之量，表聞于朝。王旦宰岳州平江，昌言一見，識其遠大，以女妻之，後皆爲賢相。王禹偁自卑秩擢詞職，亦昌言所薦也。

昌言强力尚氣概，當官無所顧

人，怎麽能以寒門新進和世家作爲限制，於是中止這項建議。加官工部尚書，仍舊兼任中丞。

過去，大多派遣御史臺官員巡察群臣違犯法律的情況，趙昌言建議請求依照舊例，讓左右巡使分領此事。適逢知審刑院趙安仁、判大理寺韓國華斷案不當解除職務，趙昌言趁機上言："審理案件的官員應當謹慎選擇，從現在起有判刑不當的，嚴厲懲罰，授給邊遠官職，如有罪被追問不馬上伏罪的，允許進行拘捕追查。再者天下死刑判決後，都要記録罪狀奏報，交給刑部復審，用刑違背法理的都進行彈劾。惟獨開封府從不上奏案情，有時斷案有失誤，僅責罰原來判案的官吏，知府、判官、推官、檢法官都不涉及責任，這樣何以辨明冤屈，成爲全國的榜樣？希望從今以後按外州的條例施行。"聽從了他。適逢孟州百姓常德方控告臨津縣尉任懿靠行賄進士及第，事件下達給御史，是知舉王欽若接受賄賂，趙昌言以此上奏。王欽若自行陳訴，詔令邢昺復查，給趙昌言定罪爲有意陷害，削去官職，貶官安遠軍行軍司馬，調任武勝軍。

景德初年，授爲刑部侍郎。請求兼三館職務，任命判尚書都省。真宗到澶淵，因爲盟津處於要害之地，增加屯軍，任命知河陽。歷任天雄軍知軍。境内有小股盗匪，趙昌言出榜宣布："能告發盗賊的人給予獎賞，是小吏的提升職務。"樞密使王繼英認爲小盗不應當擅自定立賞格，於是詔令趙昌言更换榜文，有功勞的等候朝廷旨意。不久，調任鎮州知州，升爲户部侍郎。大中祥符二年，去世，享年六十五歲。贈官吏部尚書，謚號景肅。録用他的兒子趙慶嗣爲國子監丞，供給俸禄直到喪期結束。侄孫趙允明同學究出身。

趙昌言喜歡推薦提携後進，在湖外掌管漕務時，李沆通判潭州，趙昌言稱他有臺輔的器量，上表介紹給朝廷。王旦任岳州平江縣令，趙昌言一見，知道他前程遠大，把女兒嫁給他，後來都成爲賢明宰相。王禹偁從低級官位被提拔到掌管起草詔令的職務，也是趙昌言所推薦的。

趙昌言堅强而崇尚氣概，任職無所顧慮，所

避，所至以威斷立名，雖屢經擯斥，未嘗少自抑損。然剛愎縱率，對僚吏倨慢，時論以此少之。慶嗣至太子洗馬。

到之處以威嚴果斷著名，雖然多次受到排斥，從没有屈服。然而剛愎輕率，對屬下官吏傲慢，當時輿論因此輕視他。趙慶嗣官至太子洗馬。

### 陳恕

陳恕字仲言，洪州南昌人。少爲縣吏，折節讀書。江南平，禮部侍郎王明知洪州，恕以儒服見，明與語，大奇之，因資送令預計偕。太平興國二年進士，解褐大理評事、通判洪州，恕以鄉里辭。改澧州。澧自唐季爲節鎮兼領，吏多緣簿書乾没爲奸。恕盡擿發其弊，郡中稱爲强明，以吏幹聞。

陳恕字仲言，洪州南昌人。年輕時爲縣吏，改變志向讀書。江南平定，禮部侍郎王明爲洪州知州，陳恕穿着儒生的衣服拜見，王明與他交談，覺得他很不尋常，因而資助送行讓他參加入京考試。太平興國二年進士，初任大理評事、通判洪州，陳恕因爲是故鄉推辭。改判澧州。澧州自從唐末被節度使兼領，官吏多憑藉登記財物的賬簿侵吞財物。陳恕全部揭發這些弊病，州中稱爲精明强幹，以做官有才能聞名。

召入，爲右贊善大夫，同判三司勾院，遷左拾遺，充度支判官。與判使王仁贍廷争本司事，仁贍屈伏，坐貶秩；擢恕爲度支員外郎，仍舊職。

召入朝廷，爲右贊善大夫，同判三司勾院，升爲左拾遺，充任度支判官。與判使王仁贍在朝廷争論本司事務，王仁贍理屈認罪，被貶官；提拔陳恕爲度支員外郎，職務照舊。

再遷工部郎中、知大名府。時契丹内寇，受詔增浚城隍，其器用取於民者不時集，恕立擒府中大豪一人，會將吏將斬之。宗族號訴，賓佐競前請救，大豪叩頭流血，請翌日集事，違期甘死。恕令械之以徇，民皆恐栗，無敢後期者，數日功就。

再升爲工部郎中、大名府知府。當時契丹侵犯内地，接受詔命加固城墻挖深護城河，從民間收取的用具不能按時收集，陳恕當即逮捕府中一名豪强，集合將吏要把他斬首。族人號哭訴説，幕賓僚佐争着前來請求解救，這個豪强叩頭流血，請求第二天完成此事，違反期限甘願被殺。陳恕命令給他戴上刑具示衆，百姓都害怕，没有敢延誤期限的，數日工程就完成。

會契丹引去，召入爲户部郎中、户部副使，遷右諫議大夫、知澶州。驛召爲河北東路營田制置使。太宗諭以農戰之旨，恕對曰："古者兵出於民，無寇則耕，寇至則戰。今之戎士皆以募致，衣食仰給縣官，若使之冬持兵禦寇，春執耒服田，萬一生變，悔無及矣。"太宗曰："卿第行，朕思之。"恕行數日，果有詔，止令修完城堡、通導溝瀆而已，營田之議遂寢。俄知代州，入判吏部選事，拜鹽鐵使。恕有心計，釐去宿弊，太宗深器之，親題殿柱曰："真鹽鐵陳恕。"

契丹退去，召入朝廷爲户部郎中、户部副使，升爲右諫議大夫、澶州知州。派驛使召爲河北東路營田制置使。太宗問他農業和作戰的關係，陳恕回答説："古代士兵出於百姓，没有敵人就耕種，敵人到來就作戰。現在的戰士都是招募所得，衣食依靠國家供給，如果派他們冬天拿着武器抵禦敵人，春天拿起農具耕種田地，萬一發生緊急情況，後悔就來不及了。"太宗説："你可前去，我再想想。"陳恕出行數日，果然有詔書，僅命令修繕城堡、開通疏導溝渠而已，經營農田的議案中止。隨即爲代州知州，入朝管理吏部銓選事務，授爲鹽鐵使。陳恕很有心計，消除宿弊，太宗非常器重他，親筆在大殿柱子上寫

遷給事中、參知政事。數月，太宗言及户部使樊知古所部不治。恕與知古聯事，情好款洽，密以語之，欲知古修舉其職。知古訴於太宗，太宗怒恕泄禁中語，罷守本官。旋出知江陵府，大發群吏奸贓，坐徒、流、停、廢者甚衆，郡内惕息。

淳化四年，太宗從魏羽、段惟一之請，分三司爲十道，置左右計使，以魏羽、董儼分主之；召恕爲工部侍郎，充總計使，判左右計事。左右計使分判十道事，凡議論、計度并令恕等參預。恕以官司各建，政令互出，難以經久，極言其非便。歲餘，果罷，復以恕爲鹽鐵使。

時太宗留意金穀，召三司吏李溥等二十七人對於崇政殿，詢以計司利害。溥等言條目煩多，不可以口占，願給筆札以對。太宗遣中黄門送詣相府，限五日悉條上之。溥等共上七十一事，詔以四十四事付有司行之，其十九事下恕等議可否。遣知雜御史張秉、中使張崇貴監議，令中書籍其事，專檢舉之，無致廢格。賜溥等白金緡錢，悉補侍禁、殿直，領其職。太宗謂宰相曰："溥等條奏事頗有所長。朕嘗語恕等，若文章稽古，此輩固不可望；若錢穀利病，頗自幼至長寢處其中，必周知根本。卿等但假以顏色，引令剖陳，必有所益。恕等剛强，終不肯降意詢問。"吕端對曰："耕當問奴，織當問婢。"寇凖曰："夫子入太廟，每事問，乃以貴下賤，先有司之義。"

後數日，太宗又曰："國家歲入財數倍於唐。唐中葉以降，藩鎮擅命，征賦多不入公家，下陵上替，經制隳壞。若前代爲得，即已致太平，

道："真鹽鐵陳恕。"

升爲給事中、參知政事。數月後，太宗談到户部使樊知古所轄部門管理不善。陳恕與樊知古共事，情誼真誠融洽，秘密告訴他，想讓樊知古加强管理。樊知古向太宗訴説，太宗惱怒陳恕泄露宫中的話，罷職守本官。很快出朝任江陵府知府。大量揭發官吏們的狡詐貪污，定罪勞役、流放、免職、黜廢的很多，州内極爲恐懼。

淳化四年，太宗聽從魏羽、段惟一的請求，分三司爲十道，設左右計使，由魏羽、董儼分别主管；召陳恕爲工部侍郎，充任總計使，判左右計事。左右計使分管十道事務，凡議論、計度都讓陳恕等參預。陳恕認爲各部門自立，政令互出，難以持久，力言其不便之處。一年多後，果然撤銷，又任命陳恕爲鹽鐵使。

當時太宗留意錢糧，召三司官員李溥等二十七人在崇政殿應對，詢問計司的利弊。李溥等上言條目煩多，不能口述，希望給予紙筆來應對。太宗派遣中黄門送到相府，限五日内全部逐條上奏。李溥等共上言七十一項事務，下詔把四十四項交給有關部門施行，十九項交給陳恕等商議是否可行。派遣知雜御史張秉、宦官張崇貴監督商議，命令中書記録這些事，主管檢查舉報，不要荒廢。賞賜李溥等白銀緡錢，全部補授侍禁、殿直，兼領其職。太宗對宰相説："李溥等人列舉奏事很有長處。我曾對陳恕等人説，如果作文章考古事，這些人固然不能指望；如果是錢糧利弊，都是從小到大坐卧其中，一定清楚其根本。你們衹要好好對待，引導他們分析陳述，一定會有益處。陳恕等性格剛强，終不肯降低身份詢問。"吕端回答説："耕種應當問奴僕，紡織應當問婢女。"寇凖説："夫子入太廟，每事問，就是以高貴俯就低賤，把主管的人放在前面的意思。"

幾天後，太宗又説："國家每年收入的財賦是唐的數倍。唐中葉以來，藩鎮擅自發號施令，收的賦税多不上交國家，下面侵權大權旁落，管理制度破壞。如果前代是正確的，就已經取得太

豈復煩朕心慮也。”因召恕等責以職事曠廢。恕等對曰：“今土宇至廣，庶務至繁，國用軍須，所費浩瀚，又遇諸州凡有災沴，必盡蠲其租。臣等每舉榷利，朝廷必以侵民爲慮，皆尼而不行。縱使耿壽昌、桑弘羊復生，亦所不逮。臣等駑力，惟盡心簿領，終不足上裨聖治。”太宗曰：“卿等清而不通，專守繩墨，終不能爲國家度長絜大，剖煩析滯。只如京城倉庫，主吏當改職者，簿領中壹處節目未備，即至十年五年不决，以致貧無資給，轉徙溝壑。此卿等之過，豈不傷和氣哉？”恕等頓首謝。五年，賜三司錢百萬，募吏有能言本司不便者，令恕等量事大小，以錢賞之，錢盡更給。

至道二年，欲并三司，命官總判。其勾院、磨勘、理欠、憑由、支收、行帳、提點等司，令恕條列其事以聞。恕奏曰：“伏以封域寖廣，財穀繁多，三司之中，簿牒填委，朝廷設法，督責尤嚴，官吏救過不暇。若爲三部各設主司，擇才非難，辦事亦易。事辦過鮮，不撓上心，此亦一時之良策也。其勾院、磨勘兩司，出於舊制，關防之要，莫加於此。理欠、憑由二司，雖非舊設，自理欠失序，憑由散落，故設二司專令典掌。綱目咸具，制置有倫，逋欠無失理之名，憑由鮮流散之弊，實亦要切，不可廢除。若兩司并委一官，方及判官一員之事。其主轄支收司，先因從京支度財貨，轉輸外地，此除彼附，照驗稽滯，若京城得賢主史，使居此司，專行檢轄，凡支撥官物，便給除破文憑，却於所司置簿記録，催到收附文記，即乃勾銷簿書取捷之門，亦爲允當。其行帳司近日權置，了絕舊帳，

平，怎麽要煩勞我的心神呢。”因而召見陳恕等人責備他們荒廢職事。陳恕等回答説：“現在疆域極其廣闊，各種政務極其繁多，國用軍需，花費極大，又遇到各州凡有災害，必須全部免除那裏的田賦。我們每次提出專賣取利，朝廷便憂慮侵害百姓，都阻止而不施行。縱使耿壽昌、桑弘羊復生，也有不足之處。我們能力低下，惟有盡心於財政，最終不能對聖明的統治有所補益。”太宗説：“你們清高而不通達，墨守成規，不能爲國家衡量利弊，排除煩難。就像京城倉庫，主管官吏應當改變職位的，文簿中有一處條目不完備，就十年五年不能斷决，以致百姓貧困没有生活來源，流亡荒野。這是你們的過失，怎麽能不傷和氣呢？”陳恕等叩頭謝罪。五年，賞賜三司錢一百萬，招募能上言本司不便之處的官吏，命令陳恕等根據事務的大小，用錢賞賜他們，錢用完後重新供給。

至道二年，想要合并三司，任命官員統一管理。其中勾院、磨勘、理欠、憑由、支收、行賬、提點等部門，命令陳恕逐條列出事務上報。陳恕上奏説：“我認爲疆域越來越廣大，錢糧事繁多，三司之中，簿册文書堆積，朝廷立法，責罰特别嚴厲，官吏挽救過失惟恐不及。如果爲三部各自設立主司，挑選人才不難，辦事也容易。事情辦理得好過錯就少，不使聖上煩心，這也是一時的良策。勾院、磨勘二司，出於舊制，防範的根本，就在於此。理欠、憑由二司，雖然不是舊時設置，由於理欠没有次序，憑證散失，因而設立二司專門進行管理。條目具備，處理很有條理，拖欠没有失理之處，憑證極少流落散失的弊病，確實也很重要，不可廢除。如果兩司共同委派一官，纔相當於一名判官的事務。主要管轄的支收司，原先因爲從京城支度財物，轉運到外地，此去彼附，核對查驗拖延遺漏，如果京城得到賢能的主管官員，讓他任職，專門進行檢驗管理，凡支取撥出官府財物，便發給取走的文書憑證，但在所轄部門建立簿册記録，催到收入附加的文書記録，立即勾銷簿册文書得以便捷，也是得當的。行賬司近日暫時設置，了結舊賬，賬目

帳目告盡，司額自除。提點司是中旨特置，提振三司廢怠之事，固非有司敢得擬議也。”詔三司都憑由、理欠司宜令爲一處，命官兼判。應諸道逋負官物，令三司逐部理納，理欠司但總其所逋之數糾督之。餘悉從恕奏。

全部結完，官署自然撤除。提點司是下旨特意設置，管理三司荒廢懈怠的事，當然不是官吏敢於思考議論的。”下詔三司都憑由、理欠司應當合在一起，任命官員一同掌管。各路拖欠的官府財物，命令三司逐部整理備辦，理欠司衹須統計所欠的數目對他們進行督察。其他事務都依照陳恕的奏章。

恕將立茶法，召茶商數十人，俾各條利害，恕閱之第爲三等，語副使宋大初曰：“吾觀下等固滅裂無取。上等取利太深，此可行於商賈，不可行於朝廷。惟中等公私皆濟，吾裁損之，可以經久。”於是始爲三法行之，貨財流通。

陳恕將要立茶葉專賣法，召集茶商數十人，讓他們各自陳述利弊，陳恕過目後列成三個等級，對副使宋大初説：“我看下等固然粗略草率没有可取之處。上等取利太過，這種方式可以由商人使用，不能由朝廷施行。惟有中等公私兩方面都有利，我進行删改，可以長期施行。”從此開始立三法并推行，財貨得以流通。

峽路諸州，承孟氏舊政，賦税輕重不均，閬州税錢千八百爲一絹，果州六百爲一絹。民前後擊登聞鼓陳訴，歷二十年，詔下本道官吏，因循不理。轉運副使張曄年少氣鋭，會受詔按覆，即便宜行之。恕奏曄擅改法，計果州一歲虧上供絹萬餘，曄坐削一任免。

峽路各州，承接孟氏的舊政，賦税輕重不均，閬州交納税錢一千八百相當於一匹絹，果州六百錢相當於一匹絹。百姓多次擊登聞鼓陳訴，已經二十年，下詔本路官吏，却拘泥舊制不能解决。轉運副使張曄年輕氣盛，適逢接受詔令審察，就根據情况自行决斷處理。陳恕上奏張曄擅自改變法規，合計果州一年虧損進貢朝廷的絹一萬餘匹，張曄定罪削一級免官。

恕每便殿奏事，太宗或未深察，必形誚讓。恕斂板踧縮，退至殿壁負立，若無所容。俟意稍解復進，懇執前奏，終不改易，如是或至三四。太宗以其忠，多從之。遷禮部侍郎。真宗即位，加户部，命條具中外錢穀以聞。恕久不進，屢趣之，恕曰：“陛下富於春秋，若知府庫充實，恐生侈心，臣是以不敢進。”真宗嘉之。

陳恕每次在便殿奏事，太宗有時不能深入體察，常提出責問。陳恕收回手板恭敬不安地退縮，退到墻邊靠墻站立，好像無地自容。等到皇上心意稍稍緩和便重新上前，堅持原來的奏議，始終不改變，像這樣達到三四次。太宗因爲他忠誠，大多聽從他。升爲禮部侍郎。真宗即位，加官户部，命令整理列舉朝廷内外錢糧情况上報。陳恕很長時間没有進呈，多次催促他，陳恕説：“陛下年紀輕，如果知道府庫充實，恐怕産生奢侈之心，我因此不敢呈進。”真宗贊美他。

咸平二年，帝北巡，充行在轉運使。俄以母老求解，拜吏部侍郎，知通進銀臺封駁司、審官院。上言：“封駁之任，實給事中之職，隸於左曹。雖别建官局，不可失其故號。請以門下封駁事隸銀臺司。”從之。五年，知貢舉。恕自以洪人避嫌，凡江

咸平二年，皇帝巡視北方，充行在轉運使。不久因爲母親年老請求解職，授爲吏部侍郎，知通進銀臺封駁司、審官院。向皇上進言：“封駁的責任，實際是給事中的職責，隸屬於左曹。雖另外立官署，不可失去原有的名稱。請求把門下封駁事隸屬銀臺司。”聽從了他。五年，知貢舉。陳恕因爲是洪州人而避嫌，凡江南貢士全部被黜

南貢士悉被黜退。又援貢舉非其人之條，故所取甚少，而所取以王曾爲首，及廷試糊名考校，曾復得甲科，時議稱之。恕每自嘆曰："吾得曾，名世才也，不愧於知人矣。"

恕事母孝，母亡，哀慕過甚，不食葷茹，遂至羸瘠。起復視事，遷尚書左丞、權知開封府。恕已病，猶勉强親職，數月增劇，表求館殿之職，獲奉以濟其貧。真宗曰："卿求一人可代者，聽卿去。"是時寇準罷樞密使，恕即薦以自代，遂以準爲三司使，恕爲集賢學士、判院事。準即檢尋恕前後改革興立之事，類以爲册，及以所出榜，別用新板，躬至恕第請判押。恕亦不讓，一一押之，自是計使無不循其舊貫。至李諮爲三司使，始改茶法，恕之規模漸革矣。

帝重恕，詔太醫診療。百日，有司請停奉，不許，未幾，卒，年五十九。恕將卒，口占遺奏及約束後事，送終之具，無不周悉。真宗悼惜，廢朝，贈吏部尚書。録其子執中爲太常寺太祝，執古爲奉禮郎。

恕頗涉史傳，多識典故，精於吏理，深刻少恩，人不敢干以私。前後掌利柄十餘年，强力幹事，胥吏畏服，有稱職之譽。善談論，聽者忘倦。素不喜釋氏，嘗請廢譯經院，辭甚激切。真宗曰："三教之興，其來已久，前代毁之者多矣，但存而不論可也。"

恕性吝，怒子淳私用錢。及寢疾，上言淳不率教導，多與非類游，常習武藝，願出爲外州軍校。真宗曰："戎校管鎮兵，非丞郎家子弟所莅也。"以爲滁州司馬。恕卒，召復舊官，後竟以賄敗。執中至同中書門

退。又援引推舉的人不合格的條例，因而所録取的人很少，而所録取的人以王曾爲首，在廷試糊名考核時，王曾又得到甲科，當時的輿論都稱贊他。陳恕常常感嘆説："我得到王曾，是可以揚名天下的人，無愧於知人的名聲了。"

陳恕侍奉母親很孝順，母親去世，悲傷過度，不食葷腥，以致瘦弱。服喪期未滿而起用，升爲尚書左丞、權知開封府。陳恕已經染病，還勉强處理政事，數月後病情更加嚴重，上表請求館殿的職務，求得俸禄而解家貧之急。真宗説："你找到一個可以接替的人，聽任你離任。"這時寇準罷免樞密使之職，陳恕就推薦他接替自己，於是任命寇準爲三司使，陳恕爲集賢殿學士、判院事。寇準就收檢尋求陳恕前後改革興立的事，分類成册，以及所出榜文，另外製作新板，親自到陳恕的府第請求决斷簽署。陳恕也不推讓，一一進行簽署，從此三司都沿用這一舊例。李諮爲三司使時，修改茶法，陳恕的規制逐漸廢除。

皇帝重視陳恕，詔令太醫診病治療。一百天後，有關部門請求停止陳恕的俸禄，不允許，不久，去世，享年五十九歲。陳恕將要去世時，口述遺奏以及規定後事，送終的用品，無不具備。真宗傷悼惋惜，停止朝會，贈官吏部尚書。録用他的兒子陳執中爲太常寺太祝，陳執古爲奉禮郎。

陳恕涉獵史傳，通曉典故，精於爲官之道，深沉嚴刻很少施恩，人們不敢以私事向他請求。前後執掌財政大權十餘年，剛强幹練，屬下官吏敬畏服從，有稱職的贊譽。善於談論，聽的人都忘記了疲倦。不喜歡佛經，曾請求廢除譯經院，言辭激烈懇切。真宗説："三教的興起，由來已久，前代毁禁也很多，僅是存留不要過問就可以了。"

陳恕生性吝嗇，爲兒子陳淳私自用錢而惱火。到卧病在床，上言陳淳不聽從教導，總是與不務正業的人交往，經常練習武藝，希望出朝爲外州軍校。真宗説："軍校管理鎮守的士兵，不是丞相郎官家庭的子弟所擔任的。"任命爲滁州司馬。陳恕去世，召回恢復舊官，最後因爲行賄

下平章事，别有傳；執古至虞部員外郎；執方、執禮，并太子中舍。

敗落。陳執中官至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本書另外有傳；陳執古官至虞部員外郎；陳執方、陳執禮同爲太子中舍。

## 魏羽

魏羽者，字垂天，歙州婺源人。少能屬文，上書李煜，署弘文館校書郎。時建當塗縣爲雄遠軍，以羽爲判官。宋師渡江出其境，羽以城降，太祖擢爲太子中舍，仍舊職。金陵平，入朝，出知興州。

太平興國初，知棣州，改京兆府。六年，受詔詣瀛州覆軍市租，得隱漏數萬計。因上言："本州録事參軍郭震十年未代；河間令崔能前任即墨，未滿歲遷秩。有司調選失平，疏遠何由聞達，請罪典司，以肅欺弊。"上賜詔褒諭。復命，遷太常博士、知宋州，又徙閬州，就改膳部員外郎。丁外艱，起復莅事，入判大理寺。歷度支、户部二判官，召拜本曹郎中。因上疏言三司職官頗衆，願省其半，可以責成，仍條列利病凡二十事。詔下有司詳議，皆以爲便。改鹽鐵判官。時北邊多警，朝議耕戰之術，以羽爲河北東路營田副使，改兩浙轉運使，遷兵部郎中。

淳化初，選爲秘書少監，逾月，遷左諫議大夫，俄拜度支使，改鹽鐵使。四年，并三部爲一司，以羽判三司。先是，三司簿領堆積，吏緣爲奸，雖嘗更立新制，未爲適中。是冬，羽上言："依唐制天下郡縣爲十道，兩京爲左右計，各署判官領之。"制三司使二員，以羽爲左計使，董儼爲右計使，中分諸道以隸焉。未久，以非便罷，守本官，出知滑州。丁内艱，起復，加給事中，徙潭州，遣使諭旨。真宗即位，遷工部侍郎，連徙杭、揚二州，召權知開封府。車駕北

魏羽，字垂天，歙州婺源人。青年時善於寫文章，向李煜上書，録用爲弘文館校書郎。當時改當塗縣爲雄遠軍，任命魏羽爲判官。宋軍渡江進入本軍轄境，魏羽獻城投降，太祖提升他爲太子中舍，仍擔任舊職。金陵平定，入京朝見，出朝爲興州知州。

太平興國初年，爲棣州知州，改任京兆府知府。六年，接受詔令到瀛州審查軍市租，發現隱瞞偷漏數以萬計。因而上言："本州録事參軍郭震十年没有替换；河間令崔能原來任職即墨，年限未滿升官。有關部門調動選用失於公平，疏遠的人怎能升遷，請求懲處主管部門，以肅清欺瞞。"皇上下詔褒揚。完成使命回報，升爲太常博士、宋州知州，又調任閬州，就地改爲膳部員外郎。父親去世服喪，服喪期未滿起用理事，入朝判大理寺。歷任度支、户部二判官，召爲本曹郎中。因而上疏進言三司職官很多，希望削減一半，可以完成責職，又列舉利弊共二十項。詔命下達有關部門審議，都認爲可行。改爲鹽鐵判官。當時北部邊境常有警報，朝廷商議屯田，任命魏羽爲河北東路營田副使，改任兩浙轉運使，升爲兵部郎中。

淳化初年，選任爲秘書少監，過了一個月，改爲左諫議大夫，隨即爲度支使，改任鹽鐵使。四年，合并三部爲一司，任命魏羽掌管三司。在此之前，三司的賬簿繁多，官吏乘機欺詐取利，雖曾改立新規，還不能適當。當年冬，魏羽上言："依照唐朝制度全國州縣分爲十道，兩京作爲左右計，各自任命官員兼管。"按規定三司使二員，任命魏羽任左計使，董儼爲右計使，分開各道分别隸屬。没過多久，因爲不方便而停止，守本官，出朝爲滑州知州。母親去世服喪，起用復職，加官給事中，調任潭州，派遣使臣傳達旨意。真宗即位，升爲工部侍郎，連續調任杭、揚二州，召回權知開封府。皇上巡視北方，判留司

巡，判留司三司，再爲户部度支使。

咸平四年，以疾解職，拜禮部侍郎。謝日，召升便殿，從容問諭，勉以醫藥。月餘卒，年五十八。

羽涉獵史傳，好言事。淳化中，許王暴薨，或有以官府舊事上聞者。太宗怒，追捕僚吏，將窮究之。羽乘間上言曰："漢戾太子竊弄父兵，當時言者以其罪當笞耳。今許王之過，未甚於是。"太宗嘉納之，繇是被劾者皆獲輕典。嘗建議有唐以來，凡制詔皆經門下省審，有非便者許其封駁，請遵故事，擇名臣專領其職，迄今不廢。

羽强力有吏幹，尤小心謹事。太宗嘗謂左右曰："羽有心計，亦明吏道，但無執守，與物推移耳。歷劇職十年，始逾四十，鬚鬢盡白，亦可憐也。"羽出入計司凡十八年，習知金穀之事，然頗傷煩急，不達大體。

景德二年，長子玠卒，其妻自陳家貧無禄，上憫之。次子校書郎瓘爲奉禮郎，後爲殿中丞；琰爲太子中舍。孫平仲，天禧三年同進士出身。

羽同時有劉式者，亦久居計司，創端拱中三年磨勘之法，首以式主之。

三司，再任户部度支使。

咸平四年，因病解除職務，授爲禮部侍郎。謝恩之日，召他登上便殿，從容詢問慰問，勉勵他醫治服藥。一個多月後去世，享年五十八歲。

魏羽涉獵史傳，喜好上言。淳化年間，許王暴死，有人用官府舊事來上報。太宗很惱怒，追捕僚佐屬吏，將要追究此事。魏羽找機會上言説："漢戾太子私自調用父親的軍隊，當時諫官認爲他的罪過應當受笞而已。現在許王的過失并不比這更嚴重。"太宗采納了他的意見，因此被彈劾的人都得以從輕處罰。曾建議唐朝以來，凡制詔都經過門下省審定，有不便之處允許他們封還駁正，請求沿用舊制，選擇名臣專門管理這一職責，至今不廢。

魏羽剛强能幹，處理事務小心謹慎。太宗曾對身邊的人説："魏羽有心計，也通曉爲官之道，但没有堅定的意念，隨事而變。歷任要職十年，纔過四十歲，鬚髮全部變白，也值得憐憫。"魏羽出入計司共十八年，熟知錢糧之事，然而頗因煩瑣急躁受到損害，不識大體。

景德二年，長子魏玠去世，他的妻子陳述家境貧困没有俸禄，皇上憐憫她。次子校書郎魏瓘爲奉禮郎，後爲殿中丞；魏琰爲太子中舍。孫子魏平仲，天禧三年同進士出身。

與魏羽同時的有劉式，也久任計司職務，端拱時立三年磨勘法，首先由劉式主持。

**劉式**

式字叔度，袁州人也。李煜時，舉《三傳》中第。歸宋，歷遷大理寺丞、贊善大夫、監通州豐利監及主三司都磨勘司，仍賜緋。式又建議置主轄支收司，以謹財賦出納，時以爲當。遷秘書丞，與陳靖使高麗。至道中，并三勾院爲一，命式領之。再轉工部員外郎，賜金紫。遷刑部。式深究簿領之弊，江、淮間舊有横賦，逋積至多，式奏免之，人以爲便。然多所條奏，檢校過峻，爲下吏所訟，免

劉式字叔度，袁州人。李煜爲帝時，考《春秋三傳》進士及第。歸附宋，升遷爲大理寺丞、贊善大夫、監通州豐利監及主三司都磨勘司，并賜緋。劉式又建議設主轄支收司，以嚴格財賦的出納，當時認爲妥當。升爲秘書丞，與陳靖出使高麗。至道年間，合并三勾院爲一，任命劉式兼管其事。兩次轉爲工部員外郎，賜金紫。改爲刑部。劉式深入探究賦税弊病，江、淮一帶舊有横賦，拖欠最多，劉式上奏免除，人們覺得方便。然而大量條陳上奏，檢查核對過於嚴苛，被屬下官吏所控告，免官，去世。

官，卒。

真宗追録前效，賜其子立本學究出身。次子立之，後爲國子博士。立德、立禮，并進士及第，立禮爲殿中丞。

真宗追録從前的功勞，賜其子劉立本學究出身。次子劉立之，後爲國子博士。劉立德、劉立禮都進士及第，劉立禮爲殿中丞。

**劉昌言**

劉昌言字禹謨，泉州南安人。少篤學，文詞靡麗。本道節度陳洪進辟功曹參軍，掌箋奏。洪進遣子文顯入貢，令昌言偕行，太祖親勞之。

劉昌言字禹謨，泉州南安人。青少年時好學不倦，文詞華美。本路節度使陳洪進徵召爲功曹參軍，主管文書奏章。陳洪進派遣兒子陳文顯入京朝貢，讓劉昌言與他同行，太祖親自慰勞他們。

太平興國三年，洪進歸朝，改鎮徐州，又辟推官。五年，舉進士入格，太宗初惜科第，止授歸德軍掌書記。八年，復舉得第，遷保信、武信二鎮判官。宰相趙普鎮南陽，重昌言有吏幹。錢俶帥鄧，表薦之。移泰寧軍節度判官。入爲左司諫、廣南安撫使。淳化初，趙普留守西京，表爲通判，委以府政。普疾，屬昌言後事。普卒，昌言感普知己，經理其家事。太宗以爲忠於所舉，拜起居郎，賜金紫、錢五十萬。連對三日，皆至日旰。昌言捷給詼詭，能揣人主意，無不稱旨。太宗謂宰相曰："昌言質狀非偉，若以貌取，失之子羽矣。"遷工部郎中，逾月，守本官，充樞密直學士，與錢若水同知審官院。二十八日，遷右諫議大夫、同知樞密院事。

太平興國三年，陳洪進歸附朝廷，改任徐州節度使，又徵召劉昌言爲推官。五年，舉進士合格，太宗初年吝惜科第，僅授他歸德軍掌書記。八年，再次應舉及第，升爲保信、武信二鎮判官。宰相趙普鎮守南陽，看重劉昌言有做官才能。錢俶在鄧州時，上表舉薦他。調任泰寧軍節度判官。入朝任左司諫、廣南安撫使。淳化初年，趙普留守西京，上表保舉爲通判，把政務委托給他。趙普患病，托付劉昌言辦理後事。趙普去世，劉昌言感激趙普是知己，料理他家中的事。太宗認爲他忠於舉薦自己的人，授爲起居郎，賜金紫、五十萬錢。連續三天召對，都到很晚。劉昌言敏捷而詼諧機變，能揣摸皇上的心意，所説無不符合皇帝之意。太宗對宰相説："劉昌言外貌并不雄偉，如果以貌取人，就會出現子羽那樣的過失了。"升爲工部郎中，過了一個月，守本官，充任樞密直學士，與錢若水共同知審官院。二十八日，升爲右諫議大夫、同知樞密院事。

昌言驟用，不爲時望所伏，或短其閩語難曉，太宗曰："惟朕能曉之。"又短其委母妻鄉里，十餘年不迎侍，别娶旁妻。太宗既寵之，詔令迎歸京師，本州給錢辦裝，縣次續食。時又有光禄丞何亮家果州，秘書丞陳靖家泉州，不迎其親。下詔戒諭文武官，父母在劍南、峽路、漳泉、福建、嶺南，皆令迎侍，敢有違者，

劉昌言驟然被重用，當時權貴不服，有人挑剔他閩地方音難以聽懂，太宗説："我能够聽得懂。"又指責他把母親妻子抛棄在故鄉，十餘年不迎接侍奉，另娶側室。太宗寵愛他，下詔讓他將親屬迎回京城，本州供給錢財備辦行裝，所經各縣供給食物。當時還有光禄丞何亮家住果州，秘書丞陳靖家住泉州，没有迎養他們的親人。下詔告誡文武官員，父母在劍南、峽路、漳泉、福建、嶺南的，都讓他們迎接侍奉，有敢於違背

御史臺糾舉以聞。

昌言自以登擢非次，懼人傾奪。會誅凶人趙贊，昌言與贊素善，前在河南嘗保任之，心不自安。因太宗言及近侍有與贊交者，昌言蹶然出位，頓首稱死罪。太宗慰勉之，然自此惡其爲人。以給事中罷，出知襄州。上言：“水旱民輸稅愆期。舊制六月開倉，臣令先一月許所在縣驛輸納以便民。獲盜當部送闕下，臣恐吏柔懦不能制，再亡命，配隸軍籍。此二事，臣從便宜，不如詔書，慮讒慝因而浸潤，願陛下察之。”太宗下詔責其不循舊章，斂怨於民，自今敢背棄詔條，譴責不復恕。

至道二年，徙知荆南府。真宗即位，就拜工部侍郎。咸平二年，卒，年五十八，贈工部尚書。子有方，比部員外郎；有政，虞部員外郎。

## 張洎

張洎，滁州全椒人。曾祖旼，澄城尉。祖蘊，泗上轉運巡官。父煦，滁州司法掾。

洎，少有俊才，博通墳典。江南舉進士，解褐上元尉。李景長子弘冀卒，有司謚武宣。洎議以爲世子之禮，但當問安視膳，不宜以“武”爲稱。旋命改謚，擢監察御史。洎自以論事稱旨，遂肆彈擊無所忌，大臣游簡言等嫉之。會景遷國豫章，留煜居守，即薦洎爲煜記室，不得從。未幾，景卒，煜嗣。擢工部員外郎、試知制誥；滿歲，爲禮部員外郎、知制誥。遷中書舍人、清輝殿學士，參預機密，恩寵第一。

洎舊字師黯，改字偕仁。清輝殿在後苑中，煜寵洎，不欲離左右，授職內殿，中外之務一以諮之。每兄弟

的，御史臺檢舉上報。

劉昌言自己因爲不是逐級提升到高位，害怕別人陷害奪權。適逢誅殺惡人趙贊，劉昌言與趙贊素來交好，從前在河南曾保舉他任職，心中很不安。因爲太宗談到近侍中有與趙贊交往的，劉昌言急忙出班，叩頭自稱死罪，太宗安慰勉勵他，然而從此憎惡他的爲人。以給事中罷職，出朝爲襄州知州。上言：“遇到水旱災害百姓納稅延期。舊制六月開倉，我命令提前一個月允許所在縣驛繳納以方便百姓。捕獲强盜應當派軍隊押送到京城，我恐怕官吏軟弱不能控制，再次逃亡，就配屬軍籍。這兩件事，我根據情況自行斷決，没有依照詔書，擔心讒言惡語上告，希望陛下明察此事。”太宗下詔責備他不遵循舊的規章，招致百姓的怨恨，從今以後敢於背棄詔書條令，貶謫責罰不再饒恕。

至道二年，調任荆南府知府。真宗即位，就地授工部侍郎。咸平二年，去世，享年五十八歲，贈官工部尚書。兒子劉有方，比部員外郎；劉有政，虞部員外郎。

張洎，滁州全椒人。曾祖張旼，澄城尉。祖父張蘊，泗上轉運巡官。父張煦，滁州司法掾。

張洎，少年時才智出衆，博通典籍。在江南舉進士，初任爲上元尉。李景長子李弘冀去世，有關部門提謚號爲武宣。張洎提議認爲按世子的禮儀，衹應當問候安康侍奉膳食，不適宜用“武”爲號。不久下令改換謚號，提拔爲監察御史。張洎自以爲談論事務符合旨意，就肆意彈劾攻擊無所顧忌，大臣游簡言等嫉恨他。適逢李景遷都到豫章，留李煜留守舊都，就推薦張洎任李煜的記室，未能跟隨皇帝。不久，李景去世，李煜繼承皇位。提拔爲工部員外郎、試任知制誥；滿一年，爲禮部員外郎、知制誥，升爲中書舍人、清輝殿學士，參預國事，恩寵第一。

張洎原來字師黯，改字偕仁。清輝殿在後苑中，李煜寵愛張洎，不想讓他離開左右，授予內殿職務，中外事務全都向他詢問。每逢兄弟設宴

宴飲，作妓樂，洎獨得預。爲建大第宫城東北隅，及賜書萬餘卷。煜嘗至其第，召見妻子，賜予甚厚。

飲酒，表演歌舞音樂，張洎單獨得以參加。爲他在宫城的東北角建宏大住宅，并賞賜書籍萬餘卷。李煜曾親自到他的府第，召見他的妻子，賜予非常豐厚。

洎尤好建議，每上言，未即行，必稱疾，煜手札慰諭之，始復視事。及王師圍城，逾年，城危甚，洎勸煜勿降，每引符命云："玄象無變，金湯之固，未易取也。北軍旦夕當自引退。苟一旦不虞，即臣當先死。"既而城陷，洎携妻子及橐裝，自便門入止宫中，紿光政使陳喬同升閣，欲與俱死。喬自經氣絶，洎反下見煜曰："臣與喬同掌樞務，國亡當俱死。又念主在，誰能爲主白其事，不死，將有以報也。"

張洎特别喜歡提出建議，每次上言，如果没有馬上施行，必定稱病，李煜親筆寫信勸慰他，纔重新處理政務。宋軍圍城，過了一年，城池危險到極點，張洎勸李煜不要投降，經常引符命説："天象没發生變化，城池固若金湯，不是容易被攻取的。宋軍旦夕之間就會自行撤退。如果一旦出現不測，那麽我理當先死。"接着城池陷落，張洎携帶妻子行裝，從便門入皇宫居住，哄騙光政使陳喬一同登上樓閣，要與他同死。陳喬自縊身亡，張洎反而下來去見李煜説："臣與陳喬共同執掌國事，國家滅亡應當同死。又想到主公還在，誰能爲主公説清情况，不死，是將要有所報答。"

歸朝，太祖召責之曰："汝教煜不降，使至今日。"因出帛書示之，乃圍城日洎所草詔，召上江救兵蠟丸書也。洎頓首請罪曰："實臣所爲也。犬吠非其主，此其一爾，他尚多有。今得死，臣之分也。"辭色不變。上奇之，貸其死，謂曰："卿大有膽，不加卿罪。今之事我，無替昔日之忠也。"拜太子中允，歲餘，判刑部。太宗即位，以其文雅，選直舍人院，考試諸州進士。未幾，使高麗，復命，改户部員外郎。太平興國四年，出知相州。明年夏，徙貝州。是冬，又知相州。部内不治，轉運使田錫言其狀，代還。洎求見廷辯，上以其儒生，不責以吏事，詔不問。令以本官知譯經院，遷兵部員外郎，禮、户二部郎中。雍熙二年，同知貢舉。

歸附朝廷，太祖召見斥責他説："你教李煜不要投降，以致拖到今日。"并拿出帛書給他看，原來是圍城時張洎起草詔令，招集長江上游救兵的密封書。張洎叩頭請罪説："確實是我所作的，狗朝着不是其主人者吠叫，這僅是其中之一罷了，其他還有很多。現在能够去死，也是我分内之事。"言辭神色毫不改變。皇上覺得他不尋常，寬恕了他的死罪，對他説："你非常有膽量，不爲你定罪。現在事奉我，不要减弱昔日的忠誠。"授爲太子中允，一年多後，判刑部。太宗即位，因爲他文雅，選任直舍人院，考試各州進士。不久，出使高麗，完成使命回報，改任户部員外郎。太平興國四年，出朝爲相州知州。第二年夏，調任貝州。當年冬，又任相州知州。所轄地區治理不善，轉運使田錫上報這一情况，派人接替回朝。張洎請求進見在朝廷分辯，皇上因爲他是儒生，不加責問其吏事，下詔不予追究。命令以本官知譯經院，升爲兵部員外郎，禮、户二部郎中。雍熙二年，同知貢舉。

端拱初，契丹寇邊，詔群臣言事。洎上奏，以練兵聚穀，分屯塞下，來則備禦，去則勿追爲要略。會

端拱初年，契丹侵犯邊界，詔令群臣議論此事。張洎上奏，認爲訓練軍隊積聚糧草，分别屯兵邊塞，敵人來就準備抵禦，退去則不要追擊爲

錢俶薨，太常定謚忠懿。洎時判考功，爲覆狀，經尚書省集議。虞部郎中張佖奏駁曰："按考功覆狀一句云'亢龍無悔'，實非臣子宜言者。况錢俶生長島夷，夙爲荒服，未嘗略居尊位，終是藩臣，故名不可稱龍，位不可爲亢。其'亢龍無悔'四字，請改正。"事下中書，以詰洎。對狀曰："竊以故秦國王明德茂勳，格于天壤，處崇高之富貴，絶纖介之譏嫌。太常禮院稽其功行，定兹嘉謚，考功詳覆之際，率遵至公，故其議狀云：'兹所謂受寵若驚，居亢無悔者也。'謹按《易·乾》之九三云：'君子乾乾，夕惕若厲，無咎。'王弼注云：'處下體之極，居上體之下，履重剛之險，因時而惕，不失其幾，可以無咎。處下卦之極，愈於上九之亢。'《易例》云：'初九爲元士，九二爲大夫，九三爲諸侯。'《正義》云：'《易》之本理，以體爲君臣。九三居下體之極，是人臣之體也。其免亢龍之咎者，是人臣之極，可以慎守免禍。故云免亢極之禍也。'《漢書·梁商傳贊》云：'地居亢滿，而能以謹厚自終。'楊植《許由碑》云：'錙銖九有，亢極一夫。'杜鴻漸《讓元帥表》云：'禄位亢極，過逾涯量。'盧杞《郭子儀碑》云：'居亢無悔，其心益降。'李翰《書霍光傳》云：'有伊、周負荷之明，無九三亢極之悔。'張説《祁國公碑》云：'一無目牛之全，一無亢龍之悔也。'况考功狀内止稱云：'受寵若驚，居亢無悔。'即本無'亢龍無悔'之語。斯蓋張佖擅改公奏，罔冒天聰。請以元狀看詳，反坐其人，以懲奸妄。"俄下詔曰："張洎援引故實，皆有依據。張佖學識甚淺，敷陳失實，尚示矜容，免其黜降，可罰一

主要策略。錢俶去世時，太常定謚忠懿。張洎當時掌管考功，爲他覆狀，經尚書省集中評議。虞部郎中張佖奏駁説："按考功覆狀有一句説'亢龍無悔'，實在不是臣子所應當説的。况且錢俶生長在海島夷地，素來是蠻荒之地，從未暫居帝位，終究是藩臣，因此名號不可以稱龍，位不可能爲亢，這'亢龍無悔'四字，請改正。"事情下達中書省，拿來追問張洎。張洎答對奏狀説："我認爲故秦國王道德高尚有大功，比於天地，處於崇高的富貴地位，絶無絲毫的非議。太常禮院考察他的功勛德行，定下這一贊美的謚號，考功審核之際，都遵循最公正的原則，因此奏狀上説：'這就是所説的受寵若驚，居亢無悔。'謹按《易·乾》卦之九三説：'君子乾乾，夕惕若厲，無咎。'王弼注説：'處下體之極，居上體之下，履重剛之險，因時而惕，不失其機，可以無咎。處下卦之極，愈於上九之亢。'《易例》説：'初九爲元士，九二爲大夫，九三爲諸侯。'《正義》説：'《易》之本理，以體爲君臣。九三居下體之極，是人臣之體也。其免亢龍之咎者，是人臣之極，可以慎守免禍。故云免亢極之禍也。'《漢書·梁商傳贊》説：'地居亢滿，而能以謹厚自終。'楊植《許由碑》説：'錙銖九有，亢極一夫。'杜鴻漸《讓元帥表》説：'禄位亢極，過逾涯量。'盧杞《郭子儀碑》説：'居亢無悔，其心益降。'李翰《書霍光傳》説：'有伊、周負荷之明，無九三亢極之悔。'張説《祁國公碑》説：'一無目牛之全，一無亢龍之悔也。'况且考功狀内僅説：'受寵若驚，居亢無悔。'本没有'亢龍無悔'的話。這是張佖擅自改動奏狀，欺騙蒙蔽聖上。請求用原來的奏狀審閲，反過來給張佖定罪，以懲處欺詐。"隨即下詔説："張洎援引前代事實，都有依據。張佖學識很淺，陳述背離事實，暫且寬容，免去他罷官降職的處分，可以罰一個月的俸禄。"

月俸。"

洎未幾選爲太僕少卿、同知京朝官考課，拜右諫議大夫、判大理寺。又充史館修撰、判集賢院事，淳化中，上令史館修撰楊徽之等四人修正入閤舊圖，洎同奉詔，因討論故事，獨草奏以聞。洎又言：

按舊史，中書、門下、御史臺爲三署，謂侍從供奉之官。今起居日侍從官先入殿庭，東西立定，俟正班入，一時起居。其侍從官東西列拜，甚失北面朝謁之儀。請準舊儀，侍從官先入起居，行畢，分侍立於丹墀之下，謂之"蛾眉班"。然後宰相率正班入起居，雅合於禮。

臣又聞古之王者，躬勤庶務，其臨朝之疏數，視政事之繁簡。唐初五日一朝，景雲初，始修貞觀故事。自天寶兵興之後，四方多故，肅宗而下，咸隻日臨朝，雙日不坐。其隻日或遇陰霪、盛暑、大寒、泥濘，亦放百官起居。雙日宰相當奏事，即特開延英召對，或夷蠻入貢，勛臣歸朝，亦特開紫宸殿引見。陛下自臨大寶，十有五年，未嘗一日不鷄鳴而起，聽天下之政，雖剛健不息，固天德之常然，而游焉息焉，亦聖人之謨訓。儻君父焦勞於上，臣子緘默於下，不能引大體以爭，則忠良之心，有所不至矣。

臣欲望陛下依前代舊規，隻日視朝，雙日不坐。其隻日遇大寒、盛暑、陰霪、泥濘，亦放百官起居，其雙日於崇德、崇政兩殿召對宰臣。常參官以下及非時蠻夷入貢、勛臣歸朝，亦特開上

張洎不久選爲太僕少卿、同知京朝官考課，授爲右諫議大夫、判大理寺。又充任史館修撰、判集賢院事。淳化年間，皇上命令史館修撰楊徽之等四人修改入閤舊圖，張洎一同奉詔，因爲討論舊事，獨自起草奏章上報。張洎又説：

按照舊史，中書、門下、御史臺爲三個官署，是侍從供奉的官。現在起居問安之日侍從官首先進入殿庭，在東西兩階站定，等到正班進入，同時問安。侍從官東西向排列朝拜，違背了面向北朝謁的禮儀。請求依照舊的儀式，侍從官首先入内問安，行禮完畢，分在兩側侍立於臺階之下，稱爲"蛾眉班"。然後宰相率領正班入内問安，纔合乎禮儀。

我又聽説古代的帝王，親自操勞政務，臨朝的次數，根據政事的繁簡。唐初五天上朝一次，景雲初年，開始改變貞觀舊制。從天寶年間發生戰争之後，天下經常發生變故，肅宗以後，都是單日臨朝，雙日不坐朝。單日有時遇到陰雨、酷暑、嚴寒、泥濘，也放百官休息。雙日宰相應當奏事，就打開延英殿召見問答。有時蠻夷入京朝貢，功臣回朝，也特别開紫宸殿引見。陛下自從登上皇位，十五年來，没有一日不是鷄鳴即起，處理國家事務，雖然剛健不息，是天德的常態，而游逸休息，也是聖人的訓示。如果君父在上焦慮辛勞，臣子在下保持沉默，不能依據大體來規勸，那麽忠良之心，就有所保留。

我希望陛下依照前代舊規，單日視朝，雙日不視朝。單日遇到嚴寒、酷暑、陰雨、泥濘，也放百官休息，雙日在崇德、崇政兩殿召見宰相廷對。常參官以下及平時蠻夷入京朝貢、功臣返回朝見，也打開上閤引見，都請求以前代規定爲準處理。

閤引見，并請準前代故事處分。

奏入不報。

奏章遞上没有回答。

時，上令以《儒行篇》刻於版，印賜近臣及新第舉人。洎得之，上表稱謝，上覽而嘉之。翌日，謂宰相曰：“群臣上章獻文，朕無不再三省覽。如張洎一表，援引古今，甚不可得。可召至中書，宣諭朕意。”數月，擢拜中書舍人，充翰林學士。上顧謂近臣曰：“學士之職，清要貴重，非他官可比，朕常恨不得爲之。”故事，赴上日設燕，教坊以雜戲進，久罷其事。至是，令盡設之，仍詔樞密直學士吕端、劉昌言及知制誥柴成務等預會，時以爲榮。

當時，皇上下令把《儒行篇》刻版，印刷賞賜近臣和新考中的進士。張洎得到後，上表道謝，皇上閲讀後稱道。第二天，對宰相説：“群臣呈上奏疏文章，我無不再三閲讀思考。就像張洎這表章，援引古今，非常難得。可以召到中書省，宣布説明我的意思。”幾個月後，提拔爲中書舍人，充任翰林學士。皇上看着他對近臣説：“學士的職位，清要貴重，非其他官職可比，我常常遺憾不能擔任。”舊例，每月初一日設宴，教坊進獻雜戲，停止此事已經很久。到這時，下令全部恢復，又下詔樞密直學士吕端、劉昌言及知制誥柴成務等人參加宴會，當時引以爲榮。

俄判吏部銓。嘗引對選人，上顧之謂近臣曰：“張洎富有文藝，至今尚苦學，江東士人之冠也。”洎與錢若水同在禁林，甚被寵顧。時劉昌言驟擢樞要，人望甚輕，董儼方掌財賦，欲以計傾之。會楊徽之、錢熙嘗言洎及若水旦夕當大用。熙以語昌言，昌言曰：“洎必參政柄。若水後進年少，豈遽及此。”時翰林小吏諳事在側，昌言慮洎聞之，即對小吏盡述熙言，令告洎。洎方修飭邊幅以固恩寵，疑徽之遣熙以構飛語中己，遂白於上。上怒，召昌言質之，以徽之爲鎮安軍行軍司馬。熙罷職，通判朗州。

隨即任命他判吏部銓選。曾引進被選之人廷對，皇上對周圍的人説：“張洎富有寫作方面的學問，至今還在苦學，是江東文士的魁首。”張洎與錢若水同在翰林院，深受寵遇。當時劉昌言驟然被提拔到樞要部門，但聲望很低，董儼正掌管財務，想要設計陷害他。適逢楊徽之、錢熙曾談到張洎和錢若水旦夕之間就會被重用。錢熙把這些對劉昌言説了，劉昌言説：“張洎一定會任宰相。錢若水入仕晚年紀輕，怎麽能很快達到這個地位。”當時翰林小吏在旁邊詢問事情，劉昌言擔心張洎聽到這些，就對小吏全部陳述了錢熙的話，讓他告訴張洎。張洎正在修飾邊幅鞏固恩寵，懷疑楊徽之派錢熙以流言中傷自己，就向皇上説明。皇上很惱怒，召劉昌言質問他，任命楊徽之爲鎮安軍行軍司馬。錢熙罷職，通判朗州。

會皇子益王元傑改封吴王，行揚州、潤州大都督府長史，領淮南、鎮江兩軍節制。洎當草制，因上疏議曰：“謹按前史，皇子封王，以郡爲國，置傅相及内史、中尉等，佐王爲治。自漢、魏以降，所封之王始不之國，朝廷命卿大夫臨郡，即稱内史行郡事。東晋永和、泰元之際，有瑯邪王、會稽王、臨川王，故謝靈運、

逢皇子益王元傑改封吴王，行揚州、潤州大都督府長史，領淮南、鎮江兩軍節制。張洎應當起草制文，因而上書提議説：“謹按前代歷史，皇子封王，把州當作國，設置傅相及内史、中尉等，輔佐王進行治理。自漢、魏以來，所封的王不到封國去，朝廷任命卿大夫治州，稱爲内史行州事。東晋永和、泰元之際，有瑯邪王、會稽王、臨川王，因此謝靈運、王羲之等爲會稽、臨川内史，就是這樣的事例。唐占有天下，把揚、

王羲之等爲會稽、臨川内史，即其事也。唐有天下，以揚、益、潞、幽、荆五郡爲大都督，署長史、司馬爲上佐，即前代内史之類也。其大都督之號，非親王不授；其揚、益等郡，或有親王遥領，朝廷命大臣臨郡者，即皆長史、副大使知節度事也。臣請質之前代，段文昌出鎮揚州，云'淮南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兼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李載義鎮幽州，云'盧龍軍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兼幽州大都督府長史'，即其例也。今益王以揚、潤二郡建社爲吴國王，居大都督之任，又已正領節度事，豈宜却加長史之號，乃是國王自爲上佐矣。若或朝廷且以長史拜受，其加銜内又無副大使、知節度使之目，倘或他日别命守將，俾臨本郡，即不知以何名目而授除也。臣草制之夕，便欲上陳，慮奏報往反，有妨明日宣降。兹事有關國體，況吴王未領恩命，尚可改正，乞付中書門下，商議施行。"宰相以制命已行，難於追改。洎又上表論列，吕蒙正言："越王領福州長史，今吴王獨爲大都督，居越王之上，非便。"上令俟異日除授，并改正之。至明年，上郊祀覃慶，遂改焉。

益、潞、幽、荆五州設大都督，安排長史、司馬爲高級屬員，就是前代内史一類官。大都督的稱號，非親王不授；揚、益等州，有時由親王遥領，朝廷任命大臣治州的，就都是長史、副大使知節度事。我請求用前代來對證，段文昌出朝鎮守揚州，稱'淮南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兼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李載義鎮守幽州，稱'盧龍軍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兼幽州大都督府長史'，就是這樣的例子。現在益王以揚、潤二州立諸侯國爲吴國王，居於大都督的官職，又親自兼領節度事，怎麽能再加長史的名號，那就是國王自己擔任屬員了。若是朝廷暫時用長史的官職任命，他所加官銜之内又没有副大使、知節度使的名稱，如果以後另外任命守將，讓他治理本州，就不知道用什麽名稱來授任官職。我起草制文當晚，就想要向皇上陳述，擔心奏報往返，妨礙第二天宣降聖旨。這件事有關國體，何況吴王還没有領受恩命，還可以改正，請求交付中書門下商議施行。"宰相認爲制文任命已經發出，難於追回修改。張洎又上表議論陳述，吕蒙正説："越王領福州長史，現在吴王獨爲大都督，地位處於越王之上，不對。"皇上下令等到以後授任，一同改正。到明年，皇上郊祀大慶，就進行了改正。

俄奉詔與李至、范杲、張佖同修國史，又判史館。洎博涉經史，多知典故。每上有著述，或賜近臣詩什，洎必上表，援引經傳，以將順其意。上因賜詩褒美，有"翰長老儒臣"之句。與蘇易簡同在翰林，尤不協，及易簡參知政事，洎多攻其失。既而易簡罷，即以洎爲給事中、參知政事，與寇準同列。

隨即奉詔與李至、范杲、張佖共同編寫國史，又判史館。張洎廣泛涉獵經史，通曉典故。每次皇上有著述，或賞賜近臣詩篇，張洎必定上表，援引經傳，説明其中含意。皇上因此賜詩褒揚，其中有"翰長老儒臣"之句。與蘇易簡同在翰林，非常不融洽，蘇易簡任參知政事，張洎多次攻擊他的過失。接着蘇易簡被罷免，任用張洎爲給事中、參知政事，與寇準并列。

先是，準知吏部選事，洎掌考功，爲吏部官屬。準年少，新進氣鋭，思欲老儒附己以自大。洎夙夜坐

在此之前，寇準知吏部選事，張洎掌管考功，是吏部屬官。寇準年少，新近提升意氣風發，想要讓老儒歸附自己來抬高自己。張洎朝夕

曹視事，每冠帶候準出入於省門，揖而退，不交一談。準益重焉，因延與語。洎捷給善持論，多爲準規畫，準心伏，乃兄事之，極口誇洎於上。上欲進用，又知其在江左日多讒毀良善，李煜殺潘佑，洎嘗預謀，心疑之。翰林待詔尹熙古、吴郢皆江東人，洎嘗善待之。上一夕召熙古輩侍書禁中，因問以佑得罪故。熙古言煜忿佑諫説太直耳，非洎謀也。自是洗然，遂加擢用，蓋準推挽之也。既同秉政，奉準愈謹，政事一决於準，無所參預。專修時政記，甘言善柔而已。後因奏事異同，準復忌之。

在官署處理政務，每次穿好禮服在中書省門口等候寇準出入，行禮之後退下，從不交談一句話。寇準更加看重他，因而請他來與他交談。張洎敏捷有口才善於立論，經常爲寇準規劃，寇準心中佩服，就把他當作兄長來對待，極力在皇上面前誇贊張洎。皇上想要提拔他，又知道他在江南時經常進讒言誹謗賢良仁善者，李煜殺死潘佑，張洎曾參加謀劃，心裏對他有疑慮。翰林待詔尹熙古、吴郢都是江東人，張洎曾善待他們。皇上一天晚上召尹熙古等人在宫中侍奉讀書，詢問潘佑被定罪的原因。尹熙古説李煜惱恨潘佑進諫太直，并不是張洎的陰謀。從此不再懷疑，於是加以提拔，大概是寇準推舉提携他的。一同執政之後，事奉寇準更加小心，政事一切由寇準决定，從不參預。專門編寫時政記，美言謙讓而已。後來因爲奏事不同，寇準纔忌恨他。

至道二年五月，四方館使曹璨自河西馳騎入奏邊事，言繼遷率萬餘衆寇靈州。上詔宰相吕端、知樞密院事趙鎔等各以所見畫策，即日具奏來上。吕端相率詣長春殿見上，言曰："臣等若各述所見，則非詢謀僉同之議，望許共爲一狀，陳其利害。"洎越次奏曰："端等備位輔弼，上有所詢問，反緘默不言，深失訏謨之體。"端曰："洎欲有言，不過揣摩陛下意耳，必無鯁切之理。"上默然。翌日，洎上疏引賈捐之棄珠崖事，願棄靈武以省關西饋運。上嘗有此意，既而悔之，洎果迎合，覽奏不悦。既以疏付洎，謂之曰："卿所陳，朕不曉一句。"洎惶恐而退。上召同知樞密院事向敏中等謂曰："張洎上言，果爲吕端所料，朕已還其疏矣。"

至道二年五月，四方館使曹璨從河西騎快馬入朝奏報邊境事務，説李繼遷率領一萬多軍隊侵犯靈州。皇上詔令宰相吕端、知樞密院事趙鎔等各自按照自己的看法謀劃對策，當天寫成奏章呈上。吕端等一同來到長春殿見皇上，説道："我們如果各自陳述看法，就不是詢問計謀尋求共同意見，希望允許共同擬一個奏狀，陳述這件事的利弊。"張洎越過班次上奏説："吕端等人身處宰相之位，皇上有所詢問，反而沉默不言，背離謀劃大事之體。"吕端説："張洎想説的話，不過是揣摩陛下的心意罷了，并没有正直切實的建議。"皇上没有説話。第二天，張洎上疏援引賈捐之放棄珠崖的事，希望放棄靈武以節省關西運輸糧食的費用。皇上曾經有過這個想法，接着就改變了，張洎果然迎合，看了奏章後皇上很不高興。把奏疏還給張洎説："你所陳述的，我一句也不明白。"張洎驚慌害怕地退下。皇上召同知樞密院事向敏中等人説："張洎上言，果然是吕端所意料的那樣，我已經退還他的奏疏。"

洎既議事不稱旨，恐懼，欲自固權位。上已嫉準專恣，恩寵衰替。洎慮一旦同罷免，因奏事，大言寇準退後多誹謗。準但色變，不敢自辯。上

張洎議事不合聖意之後，恐慌害怕，想要鞏固自己的權力地位。皇上已經憎恨寇準專斷驕横，恩寵大爲減弱。張洎擔心同時被罷免，趁奏事的機會，大肆上言寇準退朝後經常進行誹謗。

由是大怒，準旬日罷。未幾，洎病在告，滿百日，力疾請對，方拜，踣於上前，左右掖起之。明日，上章求解職，優詔不允。後月餘，改刑部侍郎，罷知政事。奉詔嗚咽，疾遂亟，十餘日卒，年六十四。贈刑部尚書，以其二子皆爲京官。

寇準改變臉色，不敢爲自己辯解。皇上因此大怒，寇準十天後被罷免。不久，張洎生病告假，滿了百日，帶病請求廷對，剛剛參拜，就倒在皇上面前，旁邊的人扶起他。第二天，上表章請求解除官職，下詔不許。過了一個多月，改爲刑部侍郎，罷免參知政事。接到詔書嗚咽哭泣，病從此加重，十餘日後去世，享年六十四歲。贈官刑部尚書，任用他的兩個兒子在京城爲官。

洎風儀灑落，文采清麗，博覽道釋書，兼通禪寂虛無之理。終日清談，亹亹可聽。尤險詖，好攻人之短。李煜既歸朝，貧甚，洎猶丐索之。煜以白金頮面器與洎，洎尚未滿意。時潘慎修掌煜記室，洎疑慎修教煜，素與慎修善，自是亦稍疏之。煜子仲寓雅好蒱博飲宴，洎因切諫之，仲寓謝過。後數月，人有言仲寓蒱博如故，洎遂與之絶。及仲寓死郢州，葬京師，洎亦不赴吊。與張佖議事不協，遂爲仇隙，始以從父禮事佖，既而不拜。尤善事内官，在翰林日，引唐故事，奏内供奉官藍敏政爲學士使，内侍裴愈副之。上覽奏，謂曰："此唐室弊政，朕安可踵此覆轍，卿言過也。"洎慚而退。性鄙吝，雖親戚無所沾，及江表故舊，亦罕登其門。素與徐鉉厚善，後因議事相忤，遂絶交。然手寫鉉文章，訪求其筆札，藏篋笥，甚於珍玩。洎有文集五十卷行于世。

張洎風度儀表瀟灑脱俗，文采清新華美，博覽道教、佛教書籍，兼通禪寂虛無的理義。終日談論玄理，娓娓動聽。陰險諂媚，喜歡指責别人的短處。李煜歸附朝廷以後，極爲貧困，張洎還向他索取錢財。李煜把銀製洗面用具送給張洎，張洎還不滿意。當時潘慎修掌李煜記室，張洎懷疑潘慎修教導李煜，平素與潘慎修交情很好，從此也漸漸疏遠。李煜之子李仲寓非常喜歡賭博飲宴，張洎因而深切勸諫，李仲寓道歉認錯。過了幾個月，有人説李仲寓和過去一樣賭博，張洎就與他斷絶往來。李仲寓死在郢州，在京城安葬，張洎也不去悼念。與張佖議事不一，成了仇人，最初按照叔父的禮節侍奉張佖，以後不再下拜。對待宦官特别好，在翰林時，援引唐朝舊事，上奏内供奉官藍敏政爲學士使，内侍裴愈爲副使。皇上看了奏章，對他説："這是唐朝的弊政，我怎能重蹈覆轍，你説的太過分了。"張洎羞慚地退下。性情庸俗吝嗇，即使親戚也没有往來，甚至江南的舊交，也很少到他家中。素來與徐鉉親密友善，後來因爲議事互相攻擊，從此絶交。然而親筆抄寫徐鉉的文章，尋訪搜求他的書信，收藏起來，勝過珍寶古玩。張洎有文集五十卷在世上流傳。

子安期，至國子博士；方回，後爲虞部員外郎。方回子懷玉，王欽若婿，賜進士及第，大理寺丞，秘書校理。

兒子張安期，官至國子博士；張方回，後來爲虞部員外郎。張方回之子張懷玉，是王欽若的女婿，賜進士及第，大理寺丞，秘書校理。

## 李惟清　李永錫

李惟清字直臣，下邑人。父仲行，爲章丘簿，因徙家焉。惟清，開寶中，以三史解褐涪陵尉。蜀民尚淫

李惟清字直臣，下邑人。父親李仲行，任章丘主簿，因而把家遷移到那裏。李惟清，開寶年間，考試三史爲進士，初任涪陵縣尉。蜀地百姓

祀，病不療治，聽於巫覡，惟清擒大巫笞之，民以爲及禍。他日又加棰焉，民知不神。然後教以醫藥，稍變風俗。時遣宦官督輸造船木，縱恣不法，惟清奏殺之，由是知名。秩滿，遷大理寺丞。

崇尚不合禮制的祭祀，生了病不治療，聽命於巫婆神漢，李惟清逮捕大巫處以杖刑，百姓認爲將要帶來災禍。後來又進行責打，百姓知道了沒有神明附體。然後教他們行醫用藥，逐漸改變風俗。當時派遣宦官監督運輸造船的木材，放縱驕橫不守法紀，李惟清上奏殺掉，因此有了名氣。任職期滿，升爲大理寺丞。

太平興國三年，遷爲荆湖北路轉運判官。五年，改左贊善大夫，充轉運副使，升正使，就改監察御史，兼總南路。嘗入奏事，太宗問曰："荆湖累年豐稔，又無徭役，民間蘇否？"惟清曰："臣見官賣鹽斤爲錢六十四，民以三數斗稻價，方可買一斤。"乃詔斤减十錢。徙京西轉運使，入爲度支判官，改主客員外郎。

太平興國三年，升爲荆湖北路轉運判官。五年，改任左贊善大夫，充任轉運副使，升任正使，就地改任監察御史，兼管南路。曾入朝奏事，太宗問道："荆湖連續幾年豐收，又没有徭役，民間有起色嗎？"李惟清説："我見到官賣食鹽每斤爲六十四錢，百姓用三斗左右稻的價值，纔能購買一斤。"於是下詔每斤减價十錢。調任京西轉運使，入朝爲度支判官，改任主客員外郎。

雍熙三年，大舉取幽州，惟清以爲兵食未豐，不可輕動。朝廷業已興師，奏入不報。判度支許仲宣建議通鹽法，以賣鹽歲課賦于鄉村，與户税均納。惟清奉詔往荆湖諸路詳定，奏言以鹽配民非便，遂罷。使還，上又問民間苦樂不均事，惟清言："前在荆湖，民市清酒務官釀轉鬻者，斗給耗二升，今三司給一升，民多他圖，而歲課甚减。"詔復其舊。未幾，出爲京東轉運使。會募丁壯爲義軍，惟清曰："若是，天下不耕矣。"三上疏諫，繇是獨選河北，而餘路悉罷。擢屯田郎中、度支副使。

雍熙三年，大規模興兵攻取幽州，李惟清認爲軍糧尚未充足，不可輕動。朝廷已經發出軍隊，奏章入内没有回答。判度支許仲宣建議通行鹽法，靠賣鹽每年在鄉村徵收賦税，與户税一起交納。李惟清奉詔命前往荆湖各路審定，上奏説把鹽分配在百姓頭上不利，於是中止。完成使命回朝，皇上又詢問民間苦樂不均的事，李惟清説："以前在荆湖，百姓買清酒務轉賣的官釀，每斗給二升損耗，現在三司給一升，百姓大多改爲其他職業，因而每年的賦税收入减少。"下詔恢復舊的規定。不久，出朝爲京東轉運使。招募壯丁組成義軍，李惟清説："像這樣，天下無法耕種了。"三次上疏進諫，因此僅在河北選編義軍，而其他各路都停止。提拔爲屯田郎中、度支副使。

端拱初，遷右諫議大夫，歷户部使，改度支使。會遣使河朔治方田，大發兵。惟清以盛春妨農，懇求罷廢。太宗曰："兵夫已發矣。止令完治邊城而已。"淳化三年，遷給事中，充鹽鐵使，遂以帳式奏御。太宗曰："費用若此，民力久何以堪？如可减省，即便裁度。"惟清曰："此開寶軍

端拱初年，升爲右諫議大夫，歷任户部使，改度支使。派遣使臣在河朔治理方田，大規模發兵。李惟清因爲仲春妨礙農耕，懇求停止。太宗説："軍隊和民夫已經發出了。不過是讓他們修繕邊境城池罷了。"淳化三年，升爲給事中，任鹽鐵使，於是把賬目上奏皇帝。太宗説："費用這樣大，時間長了百姓怎麼承受得起？如果可以减省，就裁减。"李惟清説："比起開寶年間用兵

興之際，其數倍多，蓋以將帥未得其人，邊事未寧，屯兵至廣也。臣聞漢有衛青、霍去病，唐有郭子儀、李晟，西北望而畏之。如此則邊事息而支用減矣。望慎擢將帥，以有威名者俾安邊塞，庶節費用。"上言："彼一時，此一時也。今之西北變詐，與古不同。選用將帥，亦須深體今之幾宜。韓、彭雖古之名將，以彼時之見，制今之敵，亦恐不能成功。今縱得人，未可便如古委之。此乃機事，卿所未知也。"

淮南榷貨務賣岳茶，斤爲錢百五十。主吏言陳惡者二十六萬六千餘斤，惟清擅減斤五十錢，不以聞。滁泗濠楚州、漣水軍亦以岳茶陳惡，減價市之。計虧錢萬四千餘貫，爲勾院吏盧守仁所發，左授衛尉少卿，黜判官李琯爲本曹員外郎，賜守仁錢十五萬。俄出知廣州。至道初，就拜右諫議大夫。太宗聞其廉平，詔獎之。二年，徙廣南東西路都轉運使，尋召拜給事中。逾月，同知樞密院事。

惟清倜儻自任，有鈎距。臨事峻刻，所至稱强幹。然以俗吏進，無人望。纔數月，真宗即位，加刑部侍郎，復除御史中丞。既去樞要，怫鬱尤甚，肆情彈擊。咸平元年，卒，年五十六，贈户部尚書。

子永錫，蔭至光禄寺丞。頗涉學屬辭，尚氣少檢，喜交結。馮拯、王濟、皇甫選多與之游，日聚舉子於家，談議時政。真宗將幸河朔，永錫猶服父喪，上章大言，列詆近臣，自謂有致太平滅敵之術。選爲户部判官，因對，袖表以獻，又自薦揚。真宗駐蹕大名，召赴行在，試策不中，貶瀧水縣主簿。選爲南劍州團練副使，俄復光禄寺丞。六年，又坐交游

之時，這個數目多了一倍，是因爲將帥没有得到合適的人選，邊境不能安定，駐軍地區極廣。我聽説漢有衛青、霍去病，唐有郭子儀、李晟，西北的人遠遠望見就心中畏懼。像這樣就會邊事平息而費用減少了。希望謹慎選擇將帥，任用有威名的人安定邊塞，也許可以節省費用。"皇上説："彼一時，此一時。現在西北狡詐多變，與古代不同。選用將帥，也必須深入體察現在的情况。韓信、彭越雖然是古代的名將，用那時的見識，戰勝現在的敵人，恐怕也不能成功。現在縱然得到人才，也不能像古代那樣委事於他。這是軍機要事，你不知道。"

淮南榷貨務賣岳茶，每斤爲一百五十錢。主管官吏上言陳舊劣質的有二十六萬六千餘斤，李惟清擅自減價每斤五十錢，不上報。滁泗濠楚各州、漣水軍也因爲岳茶陳舊劣質，減價出售。共計虧損錢一萬四千餘貫，被勾院吏盧守仁所揭發，降授衛尉少卿，貶黜判官李琯爲本曹員外郎，賜盧守仁錢十五萬。不久出朝爲廣州知州。至道初年，就地授右諫議大夫。太宗聽説他清廉公正，下詔獎勵他。二年，調任廣南東西路都轉運使，很快召回任給事中。過了一個月，同知樞密院事。

李惟清倜儻自信，有機謀。處理事務嚴厲苛刻，所到之處稱爲强幹。然而因爲是由俗吏被提升，没有威望。纔幾個月，真宗即位，加官刑部侍郎，又任御史中丞。離開樞密院後，心情不舒暢，肆意彈劾攻擊。咸平元年，去世，享年五十六歲，贈户部尚書。

兒子李永錫，因恩蔭官至光禄寺丞。喜愛涉獵學問撰寫文章，崇尚意氣很少約束，喜好交友。馮拯、王濟、皇甫選經常與他往來，每天在家中聚集舉子，談論時政。真宗即將到河朔，李永錫還在服父喪，上表説大話，依次誹謗近臣，自稱有達到太平消滅敵人的方法。選用爲户部判官，趁廷對，揣着表章進呈，又自行舉薦宣揚。真宗駐駕大名，召他前往，考試對策不符合旨意，貶爲瀧水縣主簿。選任爲南劍州團練副使，隨即恢復光禄寺丞。六年，又因與行爲不正的人

非類，監和州商税，後至右贊善大夫。

次子永德，至殿中丞。

論曰：張宏爲樞副，當用兵之際，循默備位；趙昌言爲御史中丞，屢上書言兵，乃兩易之。中丞可使循默者居之乎？宋失政矣。昌言識李沆，器王旦；陳恕取士得王曾，舉代得寇準；皆可謂知人之明。然趙好獎拔，而頗樹黨與，終以取敗；陳典貢舉，務黜南士，以避嫌疑，皆非君子所爲也。昌言尚氣敢言，恕爲宋人能吏之首，庶足稱矣。劉昌言感趙普之遇，身後經理其家；然委親鄉里，十年而不迎侍，厚薄失措，又何取乎？張洎初勸李煜勿降，既而不能死之，“犬吠非主”之對，徒以辯舌，僥倖得免。厥後揣摩百端，讒毁正直，利口之士，鮮不爲反覆小人也。李惟清居臺端，恨失政柄，恣情鷙擊。舊史稱爲俗吏，又奚責焉。

交往定罪，任監和州商税，後來官至右贊善大夫。

次子李永德，官至殿中丞。

論曰：張宏爲樞密副使，在用兵之時，緘默無言空據職位；趙昌言爲御史中丞，多次上書談論軍事，於是調换他們的職位。御史中丞可以讓緘默無言的人來擔任嗎？宋的治政有失誤啊。趙昌言識别李沆，器重王旦；陳恕科舉録取王曾，推舉接替者寇準；都可説有知人之明。然而趙昌言喜好獎勵提拔，大結黨羽，最終因此導致敗落；陳恕主管科舉考試，一定要貶斥南方士人，以避免嫌疑，都不是君子所做的事。劉昌言崇尚義氣敢於直言，陳恕是宋人中最能幹的官吏，值得稱道。劉昌言有感於趙普的知遇，在趙普死後料理其家事；然而把親人拋棄在故鄉，十年不迎接侍奉，厚薄顛倒，豈足可取？張洎最初勸李煜不要投降，亡國後又不能殉國而死，“狗朝着不是主人者吠叫”的回答，衹是巧言善辯，僥幸得以免除死罪。以後百般揣摩，進讒言誹謗正直之人，能言善辯者，多是反覆無常的小人。李惟清位居臺端，怨恨失掉大權，任意攻擊。舊史稱爲俗吏，是對的。

# 宋史卷二百六十八

## 列傳第二十七

柴禹錫　張遜　楊守一　趙鎔　周瑩　王繼英　王顯

### 柴禹錫

柴禹錫字玄圭，大名人。少時，有客見之曰："子質不凡，若輔以經術，必致將相。"禹錫由是留心問學。時太宗居晉邸，以善應對，獲給事焉。

太平興國初，授供奉官。三年，改翰林副使，遷如京使，仍掌翰林司。每夜直，上以藩府舊僚，多召訪外事。遷宣徽北院使，賜第寶積坊。告秦王廷美陰謀，擢樞密副使。逾年，轉南院使。服勞既久，益加勤敏。

雍熙中，議廣宫城。禹錫有别業在表識中，請以易官邸，上因是薄之。又與宰相宋琪厚善。會廣州徐休復密奏轉運王延範不軌狀，且言倚附大臣，無敢動摇者。上因訪琪及禹錫曰："延範何如人？"延範與琪妻爲疏屬，甚言其忠勤，禹錫亦傍贊之。上意其交通，滋不悦。禹錫又爲琪請盧多遜故第，上益惡其朋比。坐琪以詼諧罷相，不欲顯言之也。下詔切責禹錫，以驍衛大將軍出知滄州。在任勤於政治，部民詣濱州列狀以聞。改涪州觀察使，徙澶、鎮二州駐泊部署。俄知潞州，州民乞留三載，詔獎之。徙知永興軍府，再召爲宣徽北院

柴禹錫字玄圭，大名人。少年時，有賓客見到他説："你資質不凡，如果學習經術，必定達到將相之位。"柴禹錫從此留心治學。當時太宗居於晉王府邸，因爲善於應對，得以在那裏供職。

太平興國初年，授供奉官。三年，改爲翰林副使，升任如京使，并掌翰林司。每次夜晚值班，皇上因爲是藩王府的舊官，經常召見詢問外界事務。升爲宣徽北院使，在寶積坊賞賜住宅。告發秦王廷美的陰謀，提升爲樞密副使。過了一年，轉任南院使。事奉時間已經很長，更加勤勉。

雍熙年間，商議擴建宫城。柴禹錫有别墅在規劃地域内，請求交换官邸，皇上因此輕視他。又與宰相宋琪親密友好。適逢廣州徐休復密奏轉運使王延範不合法度的情形，而且説他攀附大臣，没有敢動摇他的。皇上因此詢問宋琪和柴禹錫説："王延範是什麽樣的人？"王延範與宋琪的妻子是遠親，極力陳説他忠誠勤勉，柴禹錫也在旁邊贊助他。皇上認爲他們相互串通，更加不高興。柴禹錫又爲宋琪請求盧多遜的舊住宅，皇上更加憎恨他們勾結。把宋琪以戲謔爲罪名罷相，是不想明説這一點。下詔深切責備柴禹錫，以驍衛大將軍出朝爲滄州知州。在任上勤於治理，所轄百姓到濱州列舉情况上報。改任涪州觀察使，移任爲澶、鎮二州駐泊部署。不久爲潞州知州，州内百姓請求延留三年，下詔獎勵他。移任永興

使、知樞密院事。

至道初，制受鎮寧軍節度、知涇州。入謝日，上謂曰："由宣徽罷者不過防禦使爾，今委卿旌節，兼之重鎮，可謂優異矣。"禹錫流涕哽咽而已。咸平中，移知貝州。是歲，契丹兵奄至城下，禹錫内嚴備禦，寇尋引去。明年，徙陝州。

景德初，子宗慶選尚，召禹錫歸闕，令公主就第謁見，行舅姑禮，固辭不許。頃之，還鎮。未幾，卒，年六十二，贈太尉。子宗亮，太子中允；宗慶，永清軍節度。

**張遜**

張遜，博州高唐人。數歲喪父，養於叔父職方員外郎幹，後隨母歸魏仁浦家，駙馬都尉咸信，其異父弟也。太宗在晉邸，召隸帳下。

太平興國初，補左班殿直。從征太原還，遷文思副使，再遷香藥庫使。嶺南平後，交阯歲入貢，通關市。并海商人遂浮船販易外國物，闍婆、三佛齊、渤泥、占城諸國亦歲至朝貢，由是犀象、香藥、珍異充溢府庫。遜請於京置榷易署，稍增其價，聽商入金帛市之，恣其販鬻，歲可獲錢五十萬緡，以濟經費。太宗允之，一歲中果得三十萬緡。自是歲有增羨，至五十萬。

雍熙二年，録其勞，遷領嬀州刺史。三年，與安忠并命爲東上閤門使。數月，會許仲宣罷判度支，即以遜爲度支使。端拱初，遷鹽鐵使。二年，授宣徽北院使、簽署樞密院事。未幾，兼樞密副使、知院事。與同列寇準不協，每奏事，頗相矛盾。

一日，遜等晚歸私第，準與溫仲舒并轡，有狂民迎馬首拜呼萬歲。街使王賓舊與遜同事晉邸，遜又嘗舉

軍府知軍，又召回爲宣徽北院使、知樞密院事。

至道初年，授鎮寧軍節度、涇州知州。入朝拜謝之日，皇上對他説："從宣徽院免職的人不過授防禦使罷了，現在給你旌節，加重鎮，可謂特別優待了。"禹錫流淚哭泣而已。咸平年間，調任貝州知州。當年，契丹軍隊突然來到城下，柴禹錫在城内嚴密守備防禦，敵軍不久退去。第二年，移任陝州知州。

景德初年，兒子柴宗慶爲駙馬，召柴禹錫返回朝廷，讓公主到住宅去拜見，行公婆之禮，堅持推辭不被允許。稍後，返回軍鎮。没過多久，去世，享年六十二歲，贈官太尉。兒子柴宗亮，太子中允；柴宗慶，永清軍節度使。

張遜，博州高唐人。生下幾歲就喪父，被叔父職方員外郎張幹撫養，後來跟隨母親嫁到魏仁浦家，駙馬都尉魏咸信，是他同母異父的弟弟。太宗在晉王府，被召隸屬部下。

太平興國初年，補爲左班殿直。隨從征伐太原返回，升任文思副使，再改任香藥庫使。嶺南平定後，交阯每年納貢，互通關口貿易。跨海商人於是乘船販運外國貨物，闍婆、三佛齊、渤泥、占城各國也每年前來朝見納貢，從此犀角象牙、香料、奇珍異寶充滿國庫。張遜請求在京城設榷易署，稍稍提高價格，聽任商人交付金帛購買，任憑他們販賣，每年可以收入五十萬緡錢，以補貼經費。太宗許可此事，一年中果然得到三十萬緡。從此每年有增長，達到五十萬。

雍熙二年，記載他的功勞，升任領嬀州刺史。三年，與安忠同被任命爲東上閤門使。幾個月後，許仲宣罷免判度支，就任張遜爲度支使。端拱初年，改任鹽鐵使。二年，授宣徽北院使、簽署樞密院事。不久，兼樞密副使、知院事。與同事寇準不和，每次奏事，多有矛盾。

有一天，張遜等夜晚返回住宅，寇準與溫仲舒并騎而行，有個瘋人迎着馬頭叩拜呼萬歲。街使王賓從前與張遜共同在晉王府任職，張遜又曾

賓，雅相厚善，因奏民迎準拜呼萬歲。準自辯："實與仲舒同行，蓋遜令賓獨奏斥臣。"辭意俱厲，因互發其私。太宗惡之，下詔切責，遜左降右領軍衛將軍，準亦罷職。會判右金吾街仗蔡玉冒奏富人子爲州大校，黜官，命遜代掌其事。

經舉薦王賓，相互之間非常親密友好，因而上奏百姓迎着寇準下拜稱呼萬歲。寇準自己辯白："事實是與溫仲舒同行，可能是張遜讓王賓單獨上奏排斥我。"聲色俱厲，因而互相揭發隱私。太宗討厭他們，下詔嚴加責備，張遜降職右領軍衛將軍，寇準也被罷免官職。判右金吾街仗蔡玉冒名上奏富人之子爲州大校，貶官，任命張遜代管其事務。

西蜀李順爲亂，詔發兵水陸進討，以荆渚居其要害，命遜爲右驍衛大將軍、知江陵府，賜錢二百萬，白金三千兩。遜既至，會峽路諸漕卒數千人聚江陵，有告其謀變以應蜀寇，府中議欲盡誅之。遜止捕首惡楊承進等二十一人斬於市，餘黨親加慰撫，飛奏以聞。太宗嘉之，詔以其卒分配州郡。數月，遜卒，年五十六，時至道元年也。贈桂州觀察使，歸葬京師。遜小心謹慎，徒以攀附至貴顯，其訏謨獻替無聞焉。

西蜀李順作亂，下詔調軍隊從水陸兩路進討，因爲荆渚處於要害之地，任命張遜爲右驍衛大將軍、江陵府知府，賜錢二百萬，白銀三千兩。張遜到達以後，逢峽路各處漕運士兵數千人聚集在江陵，有人告發他們圖謀叛亂以響應蜀地的賊寇，府中商議要全部殺掉他們。張遜僅逮捕首惡楊承進等二十一人在市上斬首，對餘黨親自進行撫慰，飛速送奏章上報。太宗嘉奬他，下詔把這些士兵分配到州縣。數月後，張遜去世，年五十六歲，當時是至道元年。贈官桂州觀察使，運回棺柩在京城安葬。張遜小心謹慎，憑攀附達到顯貴，没有聽到過有大的謀劃和諍言進諫。

子敏中，初補供奉官。遜在宣徽，表言嘗業文，願改秩，即换大理寺丞，累至比部郎中。次子虚中，娶宗室申國公女，至供奉官、閤門祗候。敏中子先，進士及第。

兒子張敏中，起初補供奉官。張遜在宣徽院，上表説曾學文，希望改成文官，就改任大理寺丞，逐步升至比部郎中。次子張虚中，娶宗室申國公之女，官至供奉官、閤門祗候。張敏中兒子張先，進士及第。

**楊守一**

楊守一字象先，其先河南洛陽人。唐末避亂，徙家宋、鄭間。守一稍通《周易》及《左氏春秋》，事太宗於晉邸。

楊守一字象先，祖先是河南洛陽人。唐朝末年逃避戰亂，遷移到宋、鄭一帶。楊守一粗通《周易》及《左氏春秋》，在晉王府事奉太宗。

太宗即位，補右班殿直。太平興國中，出護登州兵。召還，監儀鸞司。累遷西頭供奉官，其下多貴族子弟，頗豪縱僥幸。始置三班院，令守一專其事，考核授任，漸有條制。歲餘，改翰林學士。守一初名守素，至是詔改之。

太宗即位，補爲右班殿直。太平興國年間，出朝爲登州護軍。召回，監儀鸞司。逐步提升爲西頭供奉官，他的下屬多是貴族子弟，很豪放不羈。開始設三班院，命令楊守一專管那裏的事務，考核授任，逐漸形成條理制度。一年多後，改任翰林學士。楊守一原名守素，到這時下詔改名。

七年，與趙鎔、柴禹錫、相里勳等告秦王廷美陰謀事，擢東上閤門

七年，與趙鎔、柴禹錫、相里勳等告發秦王廷美陰謀事，提升東上閤門使兼樞密都承旨。八

使兼樞密都承旨。八年，改判四方館事。雍熙中，詔護遷雲、朔歸附安慶兵屯于潞州。三年，轉内客省使，仍兼都承旨。端拱元年，授宣徽北院使、簽署樞密院事。是秋，卒，年六十四。贈太尉，中使護葬。

守一性質直勤謹，無他材術，徒以肇自王府，久事左右，適會時機，故歷職通顯，飾終之禮，率加常數焉。

子安期歷國子博士，坐事貶卒。安期子夢得，進士及第。

**趙鎔**

趙鎔字化鈞，滄州樂陵人。以刀筆事太宗於藩邸，即位，補東頭供奉官。因使吳越賜國信，及錢俶納土，遣檢校帑廪，轉内酒坊副使。以告秦王廷美陰事，遷六宅使，領羅州刺史。掌翰林司，擢東上閤門使。

郭贄參知政事，鎔以同府之舊，嘗有所請托，贄不從。鎔摭堂吏過失以聞，贄見上，白鎔私謁，即召鎔廷辯。詞屈，出爲梓、遂州都巡檢使，改左驍衛大將軍，領郡如故。代還，知滄州兼兵馬部署。鎔在郡完城塹，嚴戰具。寇嘗數百騎至境上，聞有備，引去。遷左神武大將軍。會崔翰知州，改鎔爲本州鈐轄。

又知廬州，因對，自陳願留，不許。逾年，召爲樞密都承旨，同掌三班，俄拜宣徽北院使、同知樞密院事，與柴禹錫并掌機務。嘗遣吏卒變服，散之京城察事。卒乘醉與賣書人韓玉鬥毆，不勝，因誣玉言涉指斥。禹錫等遽以聞，玉坐抵法。太宗尋知其冤，自後廉事不復聽。禹錫出鎮，鎔加知院事。真宗即位，改南院使、檢校太傅，以心疾求解。是秋，授壽州觀察使。咸平元年三月，卒，年五

年，改任判四方館事。雍熙年間，詔令統率遷移雲、朔歸附安慶兵駐屯潞州。三年，轉任内客省使，仍兼都承旨。端拱元年，授任宣徽北院使、簽署樞密院事。當年秋，去世，享年六十四歲。贈官太尉，派宦官護葬。

楊守一性情質樸正直勤勞謹慎，没有其他才能，因爲早在王府，長期在皇上左右事奉，遇到機會，所以擔任職務通達顯要，喪事禮儀，都超出了通常規格。

兒子楊安期歷國子博士，因事定罪貶官去世。楊安期兒子楊夢得，進士及第。

趙鎔字化鈞，滄州樂陵人。以刀筆吏在王府事奉太宗，太宗即位，補爲東頭供奉官。因出使吳越賞賜禮品，錢俶歸降，派爲檢校帑廪，轉任内酒坊副使。因爲告發秦王廷美陰謀的事，升爲六宅使，領羅州刺史。掌管翰林司，提拔爲東上閤門使。

郭贄任參知政事，趙鎔因爲是同府的舊交，曾有所請托，郭贄没有聽從。趙鎔搜集堂吏的過失上報，郭贄見到皇上，陳述趙鎔請托事，當即召見趙鎔在朝廷上辯論。分辯不過，出朝爲梓、遂二州都巡檢使，改授左驍衛大將軍，照舊兼任州職。任滿回京，爲滄州知州兼兵馬部署。趙鎔在州修繕城墻溝濠，修整作戰器具。敵軍曾有數百騎來到境内，聽到有防備，退去。升爲左神武大將軍。崔翰爲知州時，改趙鎔爲本州鈐轄。

又任廬州知州，趁廷對，自行陳述希望留下，不許可。過了一年，召爲樞密都承旨，同掌三班，隨即授爲宣徽北院使、同知樞密院事，與柴禹錫同掌樞密院。曾派遣吏卒改换服裝，散布在京城偵察。吏卒醉酒時與賣書人韓玉鬥毆，不能取勝，因而誣陷韓玉言語誹謗皇上。柴禹錫等急忙報告皇上，韓玉定罪伏法。太宗很快知道他的冤枉，從此以後查訪的事不再聽信。柴禹錫出朝鎮守，趙鎔加官知院事。真宗即位，改任南院使、檢校太傅，因心臟患病請求解除職務。當年秋，授壽州觀察使。咸平元年三月，去世，年五

十五。贈忠正軍節度，録其三子官。

十五歲。贈官忠正軍節度使，録用他的三個兒子爲官。

鎔少涉獵文史，美書翰，委質晋邸，以勤謹被眷。本名容，太宗改爲鎔，曰："陶鎔所以成器也。"鎔性好佛，多蓄古書畫。三子：忠輔，西京左藏庫副使；忠愿，虞部員外郎；忠厚，内殿崇班。

趙鎔少年時涉獵文史，文詞優美，托身晋王府，因爲努力小心得到寵愛。本名容，太宗改爲鎔，説："陶熔是成器的原因。"趙鎔喜好佛教，大量積存古代書畫。三個兒子：趙忠輔，西京左藏庫副使；趙忠愿，虞部員外郎；趙忠厚，内殿崇班。

## 周瑩

周瑩，瀛州景城人。右領軍衛上將軍景之子也。景家富財，好交結，歷事唐、漢、周。習水利，嘗浚汴口，導鄭州郭西水入中牟渠，修滑州河堤，累遷至是官。

周瑩，瀛州景城人。右領軍衛上將軍周景之子。周景家中富有財産，喜歡結交，曾經供職於後唐、後漢、後周。熟悉水利，曾疏浚汴口，引鄭州城西的河水進入中牟渠，修滑州黄河堤，逐步升遷到這一官職。

太宗潛邸時，瑩得給事左右。即位，補殿直，領武騎卒巡警泉、福州。卒纔數百，捕劇賊千餘，遷供奉官。天雄軍節度孫永祐、轉運使楊緘稱薦之，又使綏、銀州按邊事，還奏稱旨，擢鞍轡庫副使。

太宗未登基時，周瑩得以在左右供職。太宗即位，補爲殿直，領武騎士兵巡視泉州、福州。士兵纔幾百人，捕捉大賊一千多名，升任供奉官。天雄軍節度使孫永祐、轉運使楊緘稱贊舉薦他，又出使綏州、銀州巡視邊境事務，返回奏報符合旨意，提拔爲鞍轡庫副使。

雍熙二年，爲杭、睦五州都巡檢使兼杭州都監。會妖僧紹倫爲變，瑩擒獲之，逮捕就戮者三百餘人，人以爲酷濫。代還，改崇儀使、滄州都監。召拜西上閤門使，領鎮、定、高陽關都監，加判四方館事。與郝守濬護塞宋州决河，俄改三路排陣鈐轄，歷知天雄軍、真定二府，就遷引進使。

雍熙二年，爲杭、睦五州都巡檢使兼杭州都監。逢妖僧紹倫爲亂，周瑩捉住他，逮捕殺死的有三百多人，人們認爲殘酷而且過度。任滿回朝，改任崇儀使、滄州都監。召爲西上閤門使，領鎮、定、高陽關都監，加官判四方館事。與郝守濬統轄堵塞宋州黄河决口，不久改任三路排陣鈐轄，歷任天雄軍、真定二府知府，就地升爲引進使。

至道二年，代還。會李繼隆討西夏，詔瑩詣軍前，授以機事，還拜客省使，簽書樞密院諸房公事，俄兼提點宣徽諸房、鼓司、登聞院，與劉承珪并任。

至道二年，任滿回朝。李繼隆討伐西夏，詔令周瑩到軍中，授以軍事，回朝授任客省使，簽書樞密院諸房公事，隨即兼提點宣徽諸房、鼓司、登聞院，與劉承珪共同任職。

真宗嗣位，承珪分使河北告諭，加領富州刺史。上聞其母老病，閔之，特封武功郡太夫人。秋，拜宣徽北院使。先是，宣徽著位在樞密副使上，瑩表請居下，從之。咸平二年，

真宗繼承皇位，劉承珪分派出使河北宣告旨意，加官領富州刺史。皇上聽説他母親年老患病，同情她，特封武功郡太夫人。秋，授爲宣徽北院使。在此之前，宣徽位在樞密副使之上，周瑩上表請求居於其下，依從了他。咸平二年，大

大閱，命爲隨駕部署。從征河朔，又爲駕前馬步都部署。

三年，遷南院使、知樞密院事。會蜀平，部送脅從者數十百人至闕下。西川轉運使馬亮因入奏，請赦其罪遣還。瑩以爲當盡誅之。令瑩、亮廷議，上是亮議，悉原其罪。

五年，高陽關都部署闕，藩侯無足領之者，宰相請輟宣徽使以居其任。時王繼英任北院，上以瑩練達軍事，乃拜永清軍節度，兼領其任，爲三路排陣使。瑩隸人有錢仁度者，頗有軍功，與虎翼小校劉斌相競，爲殿直閻渥所發。以瑩故，詔勿問，止徙斌隸他軍。契丹入寇，詔步兵赴寧邊軍爲援。瑩至，則寇兵已去，即日還屯所。上聞曰："瑩何不持重少留，示以不測。輕於舉措，非將帥體也。"

景德初，丁內艱，起復，代王顯爲天雄軍都部署兼知軍府事。嘗召洺州騎士千五百人赴大名，道與寇直，力戰，有死傷者，瑩猶謂其玩寇，將悉誅之。詔賜金帛，諭瑩勿治其罪。車駕北巡，爲駕前東面貝冀路都部署。明年，改知陝州，俄徙永興軍府，又移邠州，兼環慶路都部署。時夏州內屬，詔省戍兵還營，以減饋餉之費。仍手詔諭瑩，瑩遽奏乞留，以張邊威。上謂瑩庸懦不智，以曹瑋代之，徙知澶州。

大中祥符初，改天平軍節度。明年，爲鎮定都部署兼知定州。轉運使奏其曠弛，徙知澶州，境內屢有寇盜，宰相以瑩任居將帥，不能以威望鎮靖，請徙他郡。上曰："處之閑僻，適使其自偷爾。"遂下詔督責，令其

閱兵，任命爲隨駕部署。隨從征伐河朔，又任駕前馬步都部署。

三年，升任南院使、知樞密院事。蜀地平定，押送脅從人員近百人到京。西川轉運使馬亮趁機入朝上奏，請求赦免他們的罪過遣送回去。周瑩認爲應當全部殺掉。讓周瑩、馬亮在朝廷商議，皇上認爲馬亮正確，全部赦免了他們的罪責。

五年，高陽關都部署空缺，節度使中没有足以兼任這一職務的，宰相請求停止宣徽使來擔任這一職務。當時王繼英是宣徽北院使，皇上因爲周瑩熟悉軍事，就授爲永清軍節度使，兼領這一職務，爲三路排陣使。周瑩的僕人有叫錢仁度的，很有軍功，與虎翼小校劉斌相爭，被殿直閻渥所揭發。因爲周瑩的緣故，下詔不加追究，僅調動劉斌隸屬其他軍隊。契丹入侵，詔令步兵趕赴寧邊軍救援。周瑩到達，入侵軍隊已經離去，當天返回駐地。皇上聽到後說："周瑩爲什麽不慎重些稍作停留，顯示出難以預測。舉動輕率，不是將帥之體。"

景德初年，母親去世服喪，起用復職，接替王顯爲天雄軍都部署兼知軍府事。曾召洺州騎士一千五百人前往大名，路上與盜賊相遇，努力作戰，有人死傷，周瑩還說他們輕視敵寇，將要全部殺掉他們。下詔賞賜金帛，告訴周瑩不要治他們的罪。皇帝到北方巡視，爲駕前東面貝冀路都部署。第二年，改爲陝州知州，隨即調任永興軍府，又調任邠州，兼環慶路都部署。當時夏州歸屬，詔令減少戍兵返回營地，以縮減運送糧餉的費用。於是親自書寫詔書告知周瑩，周瑩急忙上奏請求留下，來伸張邊境的聲威。皇上認爲周瑩平庸懦弱没有智謀，以曹瑋接替他，調任澶州知州。

大中祥符初年，改天平軍節度使。第二年，爲鎮定都部署兼定州知州。轉運使上奏他荒廢政事，移任澶州知州，境內多次出現盜匪，宰相因爲周瑩身居將帥之職，不能以威望取得安定，請求調往其他州。皇上說："把他安置在清閑偏僻的地方，正是使他得以自行苟且偷安。"於是下

擒捕。時發卒修河防，而軍中所給糗糧，多腐敗不可食；又役使不均，瑩不加恤，以故亡命者衆。

詔督促他，命令他捕捉。當時發動士兵築修河防，而軍中所供給的乾糧，大多腐爛不能食用；而且役使不公平，周瑩不進行體恤，所以逃走的很多。

七年，入朝，復遣還鎮。又以澶淵當契丹之衝，藉其廩給之厚，復命知澶州。九年，被疾，求還京師。卒，年六十六，贈侍中。初謚忠穆，後改元惠。録其二子供奉官普、顥爲内殿崇班，二孫永昌、永吉爲殿直。

七年，入京朝見，又遣還軍鎮。又因爲澶淵正當契丹的要道，憑藉其糧食供給充足，又任命爲澶州知州。九年，患病，請求返回京城。去世，享年六十六歲，贈官侍中。最初謚號忠穆，後改元惠。録用他的兩個兒子供奉官周普、周顥爲内殿崇班，兩個孫子周永昌、周永吉爲殿直。

瑩居樞近，無他謀略，及莅軍旅，歷藩鎮，功業無大過人者。故事，大禮覃慶，外藩無賜物例。東封歲，瑩鎮澶淵，車駕所經，故特有襲衣、金帶、器帛之賜。祀汾陰，瑩知定州，乃預上言："禮成，所賜望於治所支給。"人咸笑之。普後爲崇儀副使，顥至内殿承制。

周瑩官居軍機要職，没有其他謀略，到治理軍隊，歷任節度使，功業没有超出他人之處。以往的事例，舉行大型慶祝典禮，節度使没有賞物品的慣例。到封禪泰山那一年，周瑩鎮守澶淵，是皇帝所經過的地方，因此特有襲衣、金帶、器帛的賞賜。祭祀汾陰，周瑩爲定州知州，就預先上言："典禮完畢，賞賜物品希望從所轄地區支給。"人們都嘲笑他。周普後來爲崇儀副使，周顥官至内殿承制。

## 王繼英

王繼英，開封祥符人。少從趙普給筆札，普自罷河陽，爲少保，從者皆去，繼英趨事逾謹。普再入相，繼英隸名中書五房、院。

王繼英，開封祥符人。青年時隨從趙普做文書工作，趙普自從被罷免到河陽，授少保，隨從的人都離去，王繼英事奉更加小心。趙普再次入京任宰相，王繼英隸屬於中書五房、院。

時真宗在藩邸，選爲導吏兼内知客事。太宗召見，謂曰："汝昔事趙普，朕所備知。今奉親賢，尤宜盡節。"及建儲，授左清道率府副率兼左春坊謁者。謁者本宦職，副率品秩頗崇，非趨走左右者所宜爲，俾兼領之，執政之誤也。

當時真宗在王府，選用爲導吏兼内知客事。太宗召見，對他説："你過去事奉趙普，我是全部知道的。現在事奉親王，更應盡節。"立太子時，授左清道率府副率兼左春坊謁者。謁者原本是宦官的職務，副率的品級高，不是在左右事奉的人所應得的，使他兼領，是宰相的失誤。

真宗即位，擢爲引進使。咸平初，領恩州刺史兼掌閤門使，遷左神武大將軍、樞密都承旨，改客省使。契丹入寇，繼英密請車駕北巡，上從之，即命繼英馳傳詣鎮、定、高陽關閲視行宫儲頓，宣諭將士。俄充澶州鈐轄。會大將傅潛逗撓得罪，令繼英即軍中召還屬吏。

真宗即位，提拔爲引進使。咸平初年，領恩州刺史兼掌閤門使，升爲左神武大將軍、樞密都承旨，改任客省使。契丹入侵，王繼英秘密請求皇帝巡視北方，皇上聽從了他，就命令王繼英騎驛馬到鎮、定、高陽關察看行宫儲備情況，傳達告知將士。不久充任澶州鈐轄。適逢大將傅潛因觀望不戰而獲罪，命令王繼英到軍中召回交給官吏。

尋掌三班，拜宣徽北院使，與周瑩同知樞密院事。瑩出鎮，繼英遂冠樞宥，小心慎靖，以勤敏稱，上倚賴之。

不久掌管三班，授宣徽北院使，與周瑩同知樞密院事。周瑩出朝鎮守，王繼英就成爲樞密院首腦，小心謹慎，以辛勤敏捷著稱，皇上依靠他。

景德初，授樞密使。舊制，樞密院使祖母及母止封郡太夫人，有詔特加國封。嘗因進補軍校，白上曰："疏外之人急於攀附者，謂臣蒙蔽不爲薦引。"上曰："此輩雖有會緣，亦須因事立功，方許擢用，不可過求僥倖，卿勿復言也。"

景德初年，任樞密使。舊的制度，樞密院使的祖母和母親僅封郡太夫人，詔書破格加封王繼英的祖母和母親國太夫人的封號。曾因進諫補充軍校，告訴皇上說："關係疏遠的急於攀附，説我蒙蔽而不爲他們推薦引進。"皇上說："這些人雖然可以攀附，也須要因事立功，纔允許提拔任用，不可以過分追求僥幸，你不要再說了。"

從幸澶州，契丹請和，諏訪經略，繼英預焉。明年郊祀，加特進、檢校太傅。三年，卒，年六十一。上臨哭之，賜白金五千兩，贈太尉、侍中，謚恭懿。且爲葬其祖父，贈其妻賈長樂郡太夫人，録其子婿、門下親吏數十人。

隨從皇帝到澶州，契丹請求議和，詢問策略，王繼英參預此事。第二年郊祀，加官特進、檢校太傅。三年，去世，享年六十一歲。皇上前去哀悼他，賞賜白銀五千兩，贈官太尉、侍中，謚號恭懿。并且爲他安葬他的祖父和父親，贈他的妻子賈氏長樂郡太夫人的封號，録用他的子婿、門下親近屬吏數十人。

初，繼英幼孤，寄育外氏。既貴，外王父、諸舅有旅殯者，時方奏遣其子營葬，會卒，特詔有司給辦焉。

起初，王繼英幼年喪父，寄養在外祖家中。顯貴以後，外王父、各舅父有在旅居之地停放靈柩的，這時上奏派遣他的兒子料理安葬，適逢去世，特下詔有關部門給予辦理。

子遵式、遵誨、遵度、遵範，皆至顯官。

子王遵式、王遵誨、王遵度、王遵範，都登上顯要官位。

## 王顯

王顯字德明，開封人。初爲殿前司小吏，太宗居藩，嘗給事左右。性謹介，不好狎，未嘗踐市肆。即位，補殿直，稍遷供奉官。

王顯字德明，開封人。最初爲殿前司小吏，太宗封王時，曾在身邊供職。性情謹慎高潔，不喜歡過分親近，從未踏入集市店鋪。太宗即位，補爲殿直，後提升爲供奉官。

太平興國三年，授軍器庫副使，遷尚食使。逾年，與郭昭敏并爲東上閤門使。八年春，拜宣徽南院使兼樞密副使。是夏，制授樞密使。上謂之曰："卿世家本儒，少遭亂失學，今典朕機務，無暇博覽群書，能熟《軍戒》三篇，亦可免於面墻矣。"因取是書及道德坊宅一區賜之。

太平興國三年，任軍器庫副使，升爲尚食使。過了一年，與郭昭敏同爲東上閤門使。八年春，任宣徽南院使兼樞密副使。當年夏，皇帝發布制書任樞密使。皇上對他說："你的家族本是儒生，少年遇到戰亂拋棄了學業，現在管理我的軍機要務，没有閑暇博覽群書，能熟讀《軍戒》三篇，也可以免於面壁了。"因而取出這部書并把道德坊的一處住宅賞賜給他。

其後居位既久，機務益繁，副使趙昌言、寇準鋒氣皆鋭，慢顯，顯或

此後處於這個職位時間長了，軍機事務更加繁多，副使趙昌言、寇準氣勢都很盛，慢待王

失誤，護短終不肯改，上每面戒之。淳化二年八月，詔加切責，黜授隨州刺史，充崇信軍節度、觀察等使，遣之任。

俄知永興軍，徙延州。時夏臺、益部寇擾，顯上疏曰："間歲以來，戎事未息，李繼遷負恩於靈夏，王小波干紀於巴邛，河右坤維并興師旅。而繼遷翻然向化，遣弟入覲，願修職貢。陛下曲加容納，許其内附，示以德信，伸以恩錫，所以綏懷之者至矣。然而狼子野心，未可深信。所宜謹屯戍，固城壘，積芻糧，然後遴選才勇，付以邊任，縱有緩急，則備禦有素，彼又奚能爲患哉？至若蜀寇未平，神人共憤，謂宜申飭將帥，速期蕩平，既免老師以費財，且防事久則生變。又況邛蜀物産殷富，其間士卒驕怠，遲留顧戀，實兼有之。莫若勿憚往來，潛爲更代，既可均其勞逸，抑可免於遷延。至於河北關防所當加謹者，誠以國家方事西南，密謀興舉，若分中朝之勢力，則長外寇之奸謀矣。"

時制，沿邊糧斛不許過河西，河西青鹽不得過界販鬻，犯者不以多少，處斬。顯請犯多者依法，自餘別爲科斷，以差其罪。章上未報，移知秦州。

初，温仲舒知州日，開拓山林，諷蕃部獻其地。後朝廷雖嘗給還，而采伐如故。轉運使盧知翰請量給蕃部茶綵，以酬所獻，詔遣張從式與顯同往規度。顯言："乃者朝命以趙保吉修貢，邊城務使安静，若今動衆開斥疆境，非便。"議遂罷。

咸平初，入朝，改横海軍節度，出知鎮州。二年，曹彬卒，復拜樞密

顯，王顯有時失誤，護短始終不肯改正，皇上常當面告誡他。淳化二年八月，下詔嚴加譴責，貶官授隨州刺史，充任崇信軍節度、觀察等使，派遣他上任。

隨即爲永興軍知軍，改任延州知州。當時夏臺、益部侵擾，王顯上疏説："近年來，戰事没有停息，李繼遷在靈夏忘恩負義，王小波在巴邛違犯法紀，河右地區一齊起兵。然而李繼遷幡然改過歸附，派遣弟弟入朝覲見，願意重新進貢。陛下曲意容納，允許他歸附，向他顯示道德信義，給以恩德賞賜，安撫他到了極點。然而狼子野心，還不可深信。合宜的作法是謹慎駐守，加固城壘，積聚糧草，然後選拔有才能有勇氣的人，交給他邊疆重任，即使發生危急情況，也因平時有防禦準備，對方又怎麽能造成禍患呢？至於蜀地賊寇尚未平定，神人共憤，應當整肅將帥，短期内蕩平，既免得疲怠軍隊耗費錢財，而且可防備事久生變。又何況邛蜀物産豐富，那裏的士兵驕横懈怠，遲留顧戀，實爲兩者兼有。不如不要害怕往來，暗中進行替代，既可以平均他們的勞逸，又可以免於拖延。至於河北關防本應當加强防守，實在因爲國家正在西南地區行事，密謀發起行動，如果分散朝廷的軍力，就助長外面盜匪的奸謀了。"

當時規定，邊境沿綫的糧食不許運到黄河以西，黄河西岸的青鹽不能過邊界販賣，違犯的人不論數量多少，處以斬首。王顯請求犯法嚴重的人依法處治，其餘另外依法進行決斷，以體現罪過的差别。奏章送上還没有回答，調任秦州知州。

當初，温仲舒爲知州時，開拓山林，勸導蕃部獻出土地。後來朝廷雖曾歸還，然而依舊伐用。轉運使盧知翰請求適當發給蕃部茶和絲織品，以酬報他們的進獻，下詔派遣張從式與王顯共同前去處理。王顯説："從前朝廷命令由於趙保吉獻納貢品，邊城務必安定，如果現在驚動衆人開拓邊疆地區，不利。"議案於是中止。

咸平初年，入京朝見，改授横海軍節度使，出朝爲鎮州知州。二年，曹彬去世，又任樞密

使。郊祀，加檢校太師。真宗幸大名，內樞惟顯與副使宋湜從，言者多謂顯專司兵要，謀略非長。會湜卒，乃以參知政事向敏中權同知樞密院事。三年春，改授山南東道節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定州路行營都部署、河北都轉運使兼知定州。秋，吏民詣駐泊都部署孔守正言顯治狀，願借留。守正以聞。明年秋，加鎮、定、高陽關三路都部署，許便宜從事。十月，契丹入寇，前軍過威虜軍。比時方積雨，契丹以皮爲弦，濕緩不堪用，顯因大破之，梟獲名王、貴將十五人及羽林印二鈕，斬首二萬級。顯上言："先奉詔令於近邊布陣，及應援北平控扼之路。無何，敵騎已越亭障，顯之前陣雖有捷克，終違詔命。"上章請罪。上降手札，以慰其憂悸。

使。郊祀時，加官檢校太師。真宗到大名，樞密院僅王顯與副使宋湜隨從，進言的人大多說王顯專門管理軍事要務，謀略不是長處。適逢宋湜去世，就任命參知政事向敏中權同知樞密院事。三年春，改授山南東道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定州路行營都部署、河北都轉運使兼定州知州。秋，官吏百姓到駐泊都部署孔守正那裏陳述王顯治理的情況，希望他留下。孔守正把此事報告皇上。第二年秋，加官鎮、定、高陽關三路都部署，允許先處理後奏報。十月，契丹入侵，先鋒過了威虜軍。那時正值多雨，契丹用皮革做弓弦，受潮鬆弛無法使用，王顯因而大敗他們，殺死和俘獲名王、貴將十五人以及羽林官印二枚，斬首二萬級。王顯上言："原先奉詔在靠近邊境的地方布陣，以及救援北平扼守的道路。沒過多久，敵軍已經越過亭障，我的前陣雖然取得勝利，終究違背了詔令。"送上奏章請求處分。皇上發下親筆書信，撫慰他不要憂愁害怕。

明年，求致仕，不許，改河陽三城節度。將之鎮，時議親征契丹，顯言："盛寒在序，敵未犯塞，鑾輿輕舉，直抵窮邊，寇若不逢，師乃先老。況今繼遷未滅，西鄙不寧，儻北邊部落，與之結援，則中國之患，未可量也。議者乃於此時請復幽薊，非計之得也。凡建議大事，上下協力，舉必成功。今公卿士大夫以至庶人，尚有異同，未可謂爲萬全之舉。若能選擇將帥，訓練士卒，堅城壘而繕甲兵，亦足以待敵矣。必欲復燕薊舊地，則必修文德、養勇鋭，伺時之利，以奉行天罰而後可。"

第二年，請求退休，不允許，改爲河陽三城節度使。將要前往軍鎮，當時商議御駕親征契丹，王顯上言："嚴寒的季節就要到來，敵人沒有侵犯邊塞，皇帝輕易出行，直達邊境，敵人尚未遇到，軍隊就先疲憊了。何況現在李繼遷尚未消滅，西部邊疆不安寧，如果北部邊境的部落，與他們結成互援，那麼我國的禍患，就不可估量。議論的人却在這個時候請求收復幽薊，不是好計策。凡建議大事，上下同心協力，行動必定成功。現在公卿大夫以至庶人，還有異同，不能稱爲萬全之舉。如果能選擇將帥，訓練士兵，加固城壘整修盔甲武器，也足以防備敵人了。一定要收復燕薊舊地，就必須推行禮樂教化、蓄養勇猛將士，等候有利時機，奉行上天的懲罰而後可成。"

景德初，徙知天雄軍府。又言："祖宗以來，多命近臣統領軍旅。今後宣徽使，宜於文武群臣中擇曉達邊事者爲之。蓋位高則威名著，識遠則勳勞立故也。武臣以罪黜者，宜加容

景德初年，調任天雄軍府。又上言："太祖、太宗以來，大多任命親近大臣統領軍隊。今後宣徽使，應當在文武群臣中挑選通曉邊境事務的人充任。地位高就會威名大，見識遠就會建立功勛。武官因罪貶黜，應給以寬容，不因一次錯誤

貸，不以一眚遂廢，苟用之有恩，必得其死力，故曰使功不如使過也。至若臨敵命將，則貴專任，出師應敵，則約束將校，使相應援。全是數者，則軍威倍壯，人心增勇矣。”既而上表請赴行在，從之。是年秋，遣還鎮。

契丹入寇，上議親征。顯復陳三策，謂：“大軍方在鎮定，契丹必不南侵，車駕止駐澶淵，詔鎮定出兵，會河南軍，合擊之可也。若契丹母子虛張聲勢，以抗我師，潛遣鋭兵南攻駕前諸軍，則令鎮定之師直衝戎帳，攻其營寨，則沿河游兵不戰而自屈矣。否則遣騎兵千、步兵三千於濮州渡河，横掠澶州，繼以大軍追北掩擊，亦可出其不意也。”已而契丹請盟，趙德明遣使修貢稱藩，朝廷加賞錫，且許通青鹽以濟邊民，從顯之請也。

三年冬，被病，詔中使偕尚醫療視。明年正月，許還京師。時車駕上陵，顯謂賓佐曰：“余年位偕極，今天子道出虎牢，不得一拜屬車之塵，是遺恨也。”言訖涕下，至京，信宿卒，年七十六。車駕至鄭州，聞之，遣官苑使鄧永遷馳還護喪，贈中書令，謚忠肅。録其二子。

顯自三班不數年正樞任，獎擢之速，時無擬之者。顯吏軍司時，張永德以滑州節制爲殿前都點檢。及顯自樞密鎮孟津兼相帥，永德由太子太師爲相帥，同日宣制，永德兼大夫反在顯下，時人訝之。顯居中執政，矯情以厚胥吏，齪齪自固而已。在藩鎮頗縱部曲擾下，論者非之。

子希逸字仲莊，以蔭補供奉官。好學，尤熟唐史，聚書萬餘卷。换秩

而能免，如果對他們有恩，必定能得到他們拼死效力，所以説使功不如使過。至於臨陣任命將領，則貴在專權，出師應敵，就約束將校，讓他們相互救援。這幾項齊備，就會軍力倍加，勇氣大增。”接着上表請求到皇帝所在地去，依從他。當年秋，返回軍鎮。

契丹入侵，皇上商議御駕親征。王顯又陳述三條策略，説：“大軍正在鎮定，契丹一定不會向南侵犯，皇上衹要駐留澶淵，詔令鎮定出兵，會合黄河以南軍隊，聯合攻打他們就可以。如果契丹皇帝母子虛張聲勢，抵抗我軍，暗中派遣精鋭部隊向南進攻駕前各軍，就命令鎮定的大軍直衝敵營，攻打他們的營寨，那麼黄河沿岸的散兵就不戰自敗了。或者派遣騎兵一千、步兵三千在濮州渡過黄河，向東奪取澶州，接着用大軍追擊敗軍突然襲擊，也可以出其不意。”接着契丹求和結盟，趙德明派遣使者納貢自稱屬國，朝廷加以賞賜，并且允許流通青鹽以方便邊疆百姓，這是聽從王顯的請求。

三年冬，患病，詔令宦官帶御醫治療探望。第二年正月，允許返回京城。當時皇帝祭皇陵，王顯對賓客僚佐説：“我的年紀和地位都極高了，現在天子從虎牢關一路出行，不能够拜見皇上，這是遺憾。”説完流淚，到達京城，過了兩天去世，享年七十六歲。皇帝到鄭州，聞知此事，派遣宫苑使鄧永遷快馬趕回護喪，贈官中書令，謚號忠肅。録用他的兩個兒子。

王顯從三班不多幾年任樞密使，提拔之快，當時没有能與他相比的。王顯管理軍務時，張永德以滑州節制任殿前都點檢。王顯從樞密院鎮守孟津兼任相帥，張永德由太子太師爲相帥，同一天宣布制書，張永德兼大夫反而在王顯之下，當時的人爲此感到驚奇。王顯在朝中掌軍政，掩飾真情厚待官吏，小心地保護自己的地位而已。在藩鎮放任部屬侵害百姓，議論的人對他很有非議。

兒子王希逸字仲莊，因父蔭補供奉官。好學，特别熟悉唐史，積聚書籍一萬餘卷。改爲文

授朝奉大夫、太子中允。咸平初，改殿中丞、直史館，預修《册府元龜》，加祠部員外郎，卒。希範至如京副使。

論曰：自柴禹錫而下，率因給事藩邸，以攀附致通顯者凡七人。若守一之質直，趙鎔之勤謹，服勞雖久而益修乃職，則其被眷遇也宜矣。張遜優於理財而未免於娼嫉，周瑩練習軍旅而頗傷於酷濫，禹錫素稱勤敏而不能不涉於朋比，王顯雖謹介自將而昧於學識，故莫逃於齪齪之譏。若以勤謹被信任，耆德冠樞宥，而善終如始者，其惟繼英乎。《易》曰："君子有終，吉。"此之謂也。

官授朝奉大夫、太子中允。咸平初年，改爲殿中丞、直史館，參預編纂《册府元龜》，加官祠部員外郎，去世。王希範官至如京副使。

論曰：從柴禹錫以下，都是因爲在王府供職，靠攀附達到顯貴的共七人。像楊守一的質樸正直，趙鎔的小心謹慎，任職時間雖長而更有政績，他們受到寵愛優遇也是應該的。張遜善於理財而不能免於嫉妒，周瑩熟悉軍務而爲殘酷過度所害，柴禹錫素有勤勞的名聲而不能不涉於結黨，王顯雖然謹慎高潔而没有學識，因此不能避免謹小慎微的指責。至於因辛勞謹慎得到信任，以德成爲樞密院首腦，而能善始善終的，是王繼英。《易經》説："君子有終，吉。"説的就是這種情形。

# 宋史卷二百六十九

## 列傳第二十八

陶穀　扈蒙　王著　王祐（子）旭（孫）質
楊昭儉　魚崇諒　張澹　高錫（從子）冕

### 陶穀

陶穀字秀實，邠州新平人。本姓唐，避晉祖諱改焉。歷北齊、隋、唐爲名族。祖彥謙，歷慈、絳、澧三州刺史，有詩名，自號鹿門先生。父渙，領夷州刺史，唐季之亂，爲邠帥楊崇本所害。時穀尚幼，隨母柳氏育崇本家。

陶穀，字秀實，邠州新平人。本來姓唐，避晉祖的名諱而改姓陶。他家經歷北齊、隋、唐爲名門望族。祖父唐彥謙，歷任慈州、絳州、澧州三州刺史，作詩歌有名，自己取號叫鹿門先生。父親唐渙，領夷州刺史，唐朝末年戰亂，被邠帥楊崇本殺害。當時陶穀還年幼，跟隨母親柳氏在楊崇本家撫養長大。

十餘歲，能屬文，起家校書郎、單州軍事判官。嘗以書干宰相李崧，崧甚重其文。時和凝亦爲相，同奏爲著作佐郎、集賢校理。改監察御史，分司西京，遷虞部員外郎、知制誥。會晉祖廢翰林學士，兼掌內外制。詞目繁委，穀言多委愜，爲當時最。少帝初，賜緋袍、靴、笏、黑銀帶。天福九年，加倉部郎中。

陶穀十多歲時，能寫文章，從家中應召出來任校書郎、單州軍事判官。曾經寫信給宰相李崧求官，李崧很推重他的文章。當時和凝也是宰相，與李崧一同上奏推薦陶穀任著作佐郎、集賢校理。改爲監察御史，分司西京，升爲虞部員外郎、知制誥。適逢晉祖廢除翰林學士，陶穀兼管內外文書起草。文書名目繁多，而陶穀措辭大多委婉恰當，成爲當時之最。少帝初年，賞賜陶穀緋袍、靴、笏、黑銀帶。天福九年，加官倉部郎中。

初，崧從契丹以北，高祖入京師，以崧第賜蘇逢吉，而崧別有田宅在西京，逢吉皆取之。崧自北還，因以宅券獻逢吉，逢吉不悅，而崧子弟數出怨言。其後逢吉乃誘告崧與弟嶼、嶬等下獄，崧懼，移病不出。

起初，李崧隨從契丹到了北方，高祖進入京城，把李崧的住宅賞賜給蘇逢吉，而李崧另有地和房屋在西京，蘇逢吉全部收取。李崧從契丹回來，就把房契獻給蘇逢吉，蘇逢吉不高興，而李崧的子弟多次口出怨言。後來，蘇逢吉誘導告發李崧與弟弟李嶼、李嶬等坐牢，李崧害怕，就稱病不出來做官。

崧族子昉爲秘書郎，嘗往候崧，崧語昉曰："邇來朝廷於我有何議？"

李崧同族兄弟之子李昉爲秘書郎，曾經去問候李崧，李崧對李昉說："近來朝廷對我有什麼

昉曰："無他聞，唯陶給事往往於稠人中厚誣叔父。"崧嘆曰："穀自單州判官，吾取爲集賢校理，不數年擢掌誥命，吾何負於陶氏子哉？"及崧遇禍，昉嘗因公事詣穀，穀問昉："識李侍中否？"昉斂衽應曰："遠從叔爾。"穀曰："李氏之禍，穀出力焉。"昉聞之汗出。

議論？"李昉說："沒有聽到別的，僅有陶給事往往在衆人中對叔父深加誣陷。"李崧嘆息道："陶穀本是單州判官，我取用他爲集賢校理，不幾年就提拔他主管皇帝的封贈命令，我有什麼對不起姓陶的啊？"等到李崧遇禍，李昉曾經因爲公事到陶穀處，陶穀問李昉："認識李侍中嗎？"李昉提起衣襟回答道："是遠房堂叔。"陶穀說："李氏遇禍，我出了力。"李昉聽了這話，冒出汗來。

穀性急率，嘗與兗帥安審信集會，杯酒相失，爲審信所奏。時方姑息武臣，穀坐責授太常少卿。嘗上言："頃佐西臺，每見臺司詳斷刑獄，少有即時決者。至於閭閻夫婦小有爭訟，淹滯積時；坊市死亡喪葬，必俟臺司判狀；奴婢病亡，亦須檢驗。吏因緣爲奸，而邀求不已，經旬不獲埋瘞。望申條約以革其弊。"從之。俄拜中書舍人。嘗請教習樂工、停二舞郎，及禁民伐桑棗爲薪，并從其請。開運三年，賜金紫。

陶穀性情急躁直率，曾經同兗帥安審信聚會，因爲喝酒而互相不合，被安審信上奏皇帝。當時正姑息武臣，陶穀因此受責罰，授太常少卿。陶穀曾經上書進言："我近來到西臺，常看到臺官仔細審斷刑事案件，很少有當時判決的。甚至民間夫婦稍微發生爭吵訴訟，也積壓拖延多時；街坊的死亡喪葬，一定要等候臺官的判決書；奴婢生病死亡，也必須檢驗。小吏因此乘機勒索，而提出各種要求沒完沒了，過了十天也不能獲准埋葬。希望申張條令除去弊端。"采納了這個意見。不久爲中書舍人。陶穀曾經奏請教授訓練樂工、停止文武舞郎，以及禁止老百姓砍伐桑樹棗樹作柴燒，都聽從了他的請求。開運三年，賜他金紫。

契丹主北歸，脅穀令從行。穀逃匿僧舍中，衣布褐，陽爲行者狀。軍士意其詐，持刃陵脅者日數四。穀頗工曆數，謂同輩曰："西南五星連珠，漢地當有王者出。契丹主必不得歸國。"及耶律德光死，有孛光芒指北，穀曰："自此契丹自相魚肉，永不亂華矣。"遂歸漢，爲給事中。乾祐中，令常參官轉對。穀上言曰："五日上章，曾非舊制。百官叙對，且異昌言。徒浼天聽，無益時政，欲乞停轉對。在朝群臣有所聞見，即許不時詣閤聞奏。"從之。

契丹主回北方，脅迫陶穀跟着去。陶穀逃到僧人的房舍中躲藏，身穿粗布短衣，假裝成佛寺裏的雜役。契丹士兵猜想其中有詐，一天裏持刀威脅他很多次。陶穀很精通曆數，他告訴同輩說："西南五星連珠，漢地該有稱王的人出現，契丹主一定不能够回國。"等到耶律德光死後，有彗星的光芒指向北方，陶穀說："從此契丹内部自相殘殺，永遠不會擾亂華夏了。"於是回到後漢，任給事中。乾祐年間，皇帝命令常參官輪流對答政事。陶穀進言說："每五日上表奏事，不是舊的制度。百官依照次序應對，尚且不同於直言。白白玷污皇上的聽聞，對時政沒有好處，我想請求停止輪流應對的制度。在朝的大臣們有什麼聽到或看到的，就允許隨時到朝廷奏知。"被采納。

仕周爲右散騎常侍，世宗即位，遷户部侍郎。從征太原，時魚崇諒迎

陶穀在後周任右散騎常侍，世宗即位，升爲户部侍郎。跟隨世宗征伐太原，當時魚崇諒因接

母後至，穀乘間言曰："崇諒宿留不來，有顧望意。"世宗頗疑之。崇諒又表陳母病，詔許歸陝州就養，以穀爲翰林學士。

世宗嘗謂宰相曰："朕觀歷代君臣治平之道，誠爲不易。又念唐、晋失德之後，亂臣黠將，僭竊者多。今中原甫定，吴、蜀、幽、并尚未平附，聲教未能遠被，宜令近臣各爲論策，宣導經濟之略。"乃命承旨徐台符以下二十餘人，各撰《爲君難爲臣不易論》、《平邊策》以進。其策率以修文德、來遠人爲意，惟穀與竇儀、楊昭儉、王朴以封疆密邇江、淮，當用師取之。世宗自克高平，常訓兵講武，思混一天下。及覽其策，忻然聽納，由是平南之意益堅矣。

顯德三年，遷兵部侍郎，加承旨。世宗留心稼穡，命工刻木爲耕夫、織婦、蠶女之狀，置於禁中，思廣勸課之道，穀爲贊辭以進。顯德六年，加吏部侍郎。

宋初，轉禮部尚書，依前翰林承旨。穀在翰林，與竇儀不協。儀有公望，慮其軋己，嘗附宰相趙普與趙逢、高錫輩共排儀，儀終不至相位。

乾德二年，判吏部銓兼知貢舉。再爲南郊禮儀使，法物制度，多穀所定。時范質爲大禮使，以鹵簿清游隊有甲騎具裝，莫知其制度，以問於穀。穀曰："梁貞明丁丑歲，河南尹張全義獻人甲三百副、馬具裝二百副。其人甲以布爲裏，黄絁表之，青緑畫爲甲文，紅錦緑青絁爲下裙，絳韋爲絡，金銅玦，長短至膝。前膺爲人面二目，背連膺纏以紅錦騰蛇。馬具裝蓋尋常馬甲，但加珂拂於前膺及後鞦爾。莊宗入洛，悉焚毁。"質命

母親而遲到，陶穀乘機離間說："魚崇諒逗留不來，有觀望的意圖。"世宗很懷疑魚崇諒。魚崇諒又上表陳述母親生病，詔令允許他回陝州奉養母親，任命陶穀爲翰林學士。

世宗曾經對宰相説："我觀察歷代君臣治理天下達到太平的辦法，實在是不容易。又考慮到唐、晋失去德政以後，作亂的臣子和狡黠的將領，越位專權的人多。如今中原剛剛穩定，吴、蜀、幽、并還没有平定歸附，聲威和教化還不能達到遠方，應當命令近侍大臣各自提出對策，宣導經國濟民的方略。"於是命令承旨徐台符以下二十多人，各自撰寫《爲君難爲臣不易論》、《平邊策》進獻。這些對策大多是以整修文化德教、招引遠方人民爲主要内容，惟有陶穀與竇儀、楊昭儉、王朴認爲疆界靠近江、淮，應當出兵攻取。世宗自從攻克高平，常常訓練軍隊，講習武事，想統一天下。看了這些對策，高興地聽從采納，從此平定南方的意志更加堅定。

顯德三年，陶穀升爲兵部侍郎，加官承旨。世宗重視農業，命令工匠用木頭刻成耕夫、織婦、蠶女的模樣，放在皇宫中，思索擴大鼓勵農業和考核官吏的辦法，陶穀作贊頌的文辭進獻。顯德六年，陶穀加官吏部侍郎。

宋初，陶穀轉爲禮部尚書，照舊任翰林承旨。陶穀在翰林，與竇儀不和。竇儀有聲望，陶穀顧慮他排擠自己，曾經依附宰相趙普與趙逢、高錫等人一起排擠竇儀，竇儀終於未任宰相。

乾德二年，陶穀爲判吏部銓兼知貢舉。再爲南郊禮儀使，儀仗器物制度，大多由陶穀確定。當時范質爲大禮使，因爲鹵簿清游隊有披甲士兵和騎兵的裝備，不知其制度，因此去問陶穀。陶穀説："後梁貞明丁丑年，河南尹張全義進獻人穿的鎧甲三百副、馬的裝備二百副。其中人穿的鎧甲用布做裏子，黄色的粗綢做面子，用青緑色畫成鎧甲的花紋，紅色錦緞和緑青色粗綢做下裙，深紅色的皮帶做絡，金銅做玦，長短到膝蓋。前胸做成人臉和兩隻眼睛形狀，背連着胸用紅錦做的騰蛇纏結。馬的裝備是尋常的馬甲，僅加上珂拂在前胸和後腿上。莊宗進洛，全部燒

有司如穀說，造以給用。又乘輿大輦，久亡其制，穀創意造之，後承用焉。明德門成，詔穀爲之記。

毀。”范質命令有關部門按陶穀所說，造出來供應使用。另外，乘輿和大輦，早已不知其製作方法，陶穀設計製造，後來承襲使用。明德門建成，皇帝命令陶穀爲其作記。

乾德中，命庫部員外郎王貽孫、《周易》博士奚嶼同考試品官子弟。穀屬其子鄑於嶼，鄑書不通，以合格聞，補殿中省進馬。俄爲人所發，下御史府案問，嶼責授乾州司户，貽孫責授左贊善大夫，奪穀奉兩月。穀後累加刑部、户部二尚書。開寶三年，卒，年六十八。贈右僕射。

穀强記嗜學，博通經史，諸子佛老，咸所總覽；多蓄法書名畫，善隸書。爲人雋辨宏博，然奔競務進。見後學有文采者，必極言以譽之；聞達官有聞望者，則巧詆以排之。其多忌好名類此。初，太祖將受禪，未有禪文。穀在旁，出諸懷中而進之曰：“已成矣。”太祖甚薄之。嘗自曰：“吾頭骨法相非常，當戴貂蟬冠爾。”蓋有意大用也，人多笑之。子邴，至起居舍人。天禧四年，録穀孫寔試秘書省校書郎。

乾德年間，任命庫部員外郎王貽孫、《周易》博士奚嶼一同考試有品級官員的子弟。陶穀把兒子陶鄑托付給奚嶼，陶鄑書寫不行，却以合格上奏，補殿中省進馬。不久被人揭發，送御史府審問，奚嶼責授乾州司户，王貽孫責授左贊善大夫，陶穀被罰扣兩個月俸禄。陶穀後來接連加官刑部尚書、户部尚書。開寶三年，去世，享年六十八歲。贈官右僕射。

陶穀記憶力强，愛好學習，博通經學史學，諸子和佛教道教，都廣泛閲覽；收藏許多法書名畫，擅長隸書。他爲人精明善辯博學，然而奔走競争務求升官。看到後進的學者有文采的，必定極力稱譽；聽到顯貴的官員有名望的，則用巧言詆毀排擠。他忌恨别人而愛好名聲就像這樣。當初，太祖將要接受禪讓，没有禪讓文。陶穀站在旁邊，從懷中取出禪文進呈説：“已經寫好了。”太祖很看不起他。陶穀自己曾經説過：“我的頭骨和相貌非同一般，應當戴貂蟬冠啊。”想要被重用，人們大多笑話他。兒子陶邴，官至起居舍人。天禧四年，録用陶穀的孫子陶寔試秘書省校書郎。

## 扈蒙

扈蒙字日用，幽州安次人。曾祖洋，涿州别駕。祖智周，盧龍軍節度推官。父曾，内園使。

蒙少能文，晋天福中，舉進士，入漢爲鄠縣主簿。趙思綰叛，遣郭從義討之。郡縣吏供給皆戎服趨事，蒙冠服褒博，舉止舒緩，從義頗訝之。轉運使李穀謂曰：“蒙文學名流，不習吏事。”遂不之問。周廣順中，從歸德軍節度趙暉爲掌書記，召爲右拾遺、直史館、知制誥。蒙從弟載時爲翰林學士，兄弟并掌内外制，時號“二扈”。

扈蒙，字日用，幽州安次人。曾祖扈洋，爲涿州别駕。祖父扈智周，爲盧龍軍節度推官。父親扈曾，爲内園使。

扈蒙年少時能寫文章，後晋天福年間，舉爲進士，入後漢爲鄠縣主簿。趙思綰叛亂，派遣郭從義討伐他。州縣官吏供給都身穿軍服趕去事奉，可是扈蒙帽子衣服寬大，舉止舒緩，郭從義很驚訝。轉運使李穀對郭從義説：“扈蒙是文學名流，不熟悉吏事。”郭從義於是没有追究他。後周廣順年間，扈蒙跟從歸德軍節度使趙暉爲掌書記，應召任右拾遺、直史館、知制誥。扈蒙堂弟扈載當時爲翰林學士，兄弟一起掌管内外詔令文書，當時號稱“二扈”。

宋初，由中書舍人遷翰林學士，坐請托於同年仇華，黜爲太子左贊善大夫，稍遷左補闕，掌大名市征。六年，復知制誥，充史館修撰。開寶中，受詔與李穆等同修《五代史》，詳定《古今本草》。五年，連知貢舉。

七年，蒙上書言："昔唐文宗每召大臣論事，必命起居郎、起居舍人執筆立於殿側，以紀時政，故《文宗實録》稍爲詳備。至後唐明宗，亦命端明殿學士及樞密直學士輪修日曆，送史官。近來此事都廢，每季雖有内殿日曆，樞密院録送史館，然所記者不過臣下對見辭謝而已。帝王言動，莫得而書。緣宰相以漏泄爲虞，昧於宣播，史官疏遠，何得與聞。望自今凡有裁制之事，優恤之言，發自宸衷、可書簡策者，并委宰臣及參知政事每月輪知抄録，以備史官撰集。"從之，即以參知政事盧多遜典其事。

九年正月，受朝乾元殿，降王在列，聲明大備。蒙上《聖功頌》，以述太祖受禪、平一天下之功，其詞誇麗，有詔褒之。爲盧多遜所惡，出知江陵府。

太宗即位，召拜中書舍人，旋復翰林學士。與李昉同修《太祖實録》。太平興國四年，從征太原還，轉户部侍郎，加承旨。雍熙三年，被疾，以工部尚書致仕。未幾，卒，年七十二。贈右僕射。

自張昭、竇儀卒，典章儀注，多蒙所刊定。初，太祖受周禪，追尊四廟，親郊，以宣祖配天。及太宗即位，禮官以爲舜郊嚳，商郊冥，周郊后稷，王業所因興也。若漢高之太公，光武之南頓君，雖有帝父之尊，而無預配天之祭。故自太平興國三年、六年再郊，并以太祖配，於禮爲

宋初，扈蒙由中書舍人升爲翰林學士，因爲曾請托同年進士仇華，貶爲太子左贊善大夫，逐漸升爲左補闕，掌管大名市徵。六年，又任知制誥，充史館修撰。開寶年間，接受詔令與李穆等人一起編修《五代史》，詳細訂正《古今本草》。五年，接連知貢舉。

七年，扈蒙上書説："過去唐文宗每次召見大臣議論政事，必定命令起居郎、起居舍人執筆站在宫殿旁邊，記録時政，所以《文宗實録》稍微詳備。到了後唐明宗，也命令端明殿學士以及樞密直學士輪流寫日曆，移送史官。近來這事都被廢除，每季雖然有内殿日曆，樞密院抄録移送史館，然而所記録的不過是臣下應對拜見告辭感謝的事。帝王的言語行動，没有得以寫下來。因爲宰相擔憂泄露，不想宣揚傳播，史官被疏遠，怎麽能够參預。希望從現在起凡有裁决之事，體恤的言辭，發自帝王的心意、可寫下來的，一同委托宰相和參知政事每月輪流主持抄録，以備史官撰述收集。"被采納，就讓參知政事盧多遜主管這件事。

九年正月，太祖在乾元殿接受朝見，投降的國君在朝班行列中，太祖的聲教文明完備。扈蒙獻上《聖功頌》，陳述太祖接受禪讓、平定統一天下的功業，文詞誇張華麗，詔令表揚他。扈蒙被盧多遜憎惡，出京爲江陵府知府。

太宗即位，召回爲中書舍人，隨即又爲翰林學士。與李昉一同編修《太祖實録》。太平興國四年，跟隨出征太原返回，轉爲户部侍郎，加官承旨。雍熙三年，生病，以工部尚書退休回家。不久，去世，享年七十二歲。贈官右僕射。

自從張昭、竇儀死後，典章禮儀制度，大多由扈蒙校定。當初，太祖接受後周禪讓，爲祖宗四廟追加尊號，親自到郊外祭天，以宣祖配享上天。到太宗即位，禮官以爲舜祭天以嚳配享，商以冥配享，周以后稷配享，帝王的基業因此興盛。像漢高祖的太公，光武帝的南頓君，雖然有帝王父親的尊貴，但没有配享祭祀上天。所以，從太平興國三年、六年兩次到郊外祭天，都以太

允。太宗將東封，蒙定議曰："嚴父莫大於配天，請以宣祖配天。"自雍熙元年罷封禪爲郊祀，遂行其禮，識者非之。

蒙性沉厚，不言人是非，好釋典，不喜殺，縉紳稱善人。有笑疾，雖上前不自禁。多著述，有《鰲山集》二十卷行於世。載字仲熙，有傳，見《五代史》。

祖配享，對於禮是允當的。太宗將要東封，扈蒙議論説："尊敬父親没有比配享祭天更大的，請以宣祖配享祭天。"從雍熙元年起停止封禪改爲到郊外祭天，就舉行這樣的禮儀，有見識的人非難這種做法。

扈蒙性格深沉忠厚，不説他人的是非，喜歡佛經，不喜歡殺生，士大夫稱他爲善人。有愛笑的毛病，即使在皇帝面前也不能自我控制。著述很多，有《鰲山集》二十卷流行於世。扈載，字仲熙，有傳，見《五代史》。

**王著**

王著字成象，單州單父人。性豁達，無城府。幼能屬文，漢乾祐中，舉進士。周祖鎮大名，世宗侍行，聞著名，召置門下，因得謁見周祖。廣順中，世宗鎮澶州，辟觀察支使。隨世宗入朝，遷殿中丞；即位，拜度支員外郎。顯德三年，充翰林學士。六年，丁家艱，起復。南唐李景使其子從善來貢，會恭帝嗣位，命著伴送至睢陽，加金部郎中、知制誥，賜金紫。世宗靈駕赴慶陵，符后從行，公務悉資於著。

宋初，加中書舍人。建隆二年，知貢舉。時亳州獻紫芝，鄆州獲白兔，隴州貢黄鸚鵡，著獻頌，因以規諫。太祖甚嘉其意，下詔褒之。四年春，宿直禁中，被酒，髮倒垂被面，夜扣滋德殿門求見。帝怒，發其醉宿倡家之過，黜爲比部員外郎。乾德初，改兵部員外郎。二年，復知制誥。數月，加史館修撰、判館事。三年，就轉户部郎中。六年，復爲翰林學士，加兵部郎中，再知貢舉。開寶二年冬，暴卒，年四十二。

著少有俊才，世宗以幕府舊僚，眷待尤厚，常召見與語，命皇子出拜，每呼學士而不名。屢欲相之，以其嗜酒，故遲留久之。及世宗疾大

王著，字成象，單州單父人。性格豁達，没有城府。年少時能寫文章，後漢乾祐年間，舉爲進士。周祖鎮守大名，世宗陪從出行，聽到王著的名聲，徵召安排在部下，王著因此能够謁見周祖。廣順年間，世宗鎮守澶州，徵召王著爲觀察支使。王著跟隨世宗進入朝廷，升爲殿中丞；世宗即位，爲度支員外郎。顯德三年，充翰林學士。六年，守喪，服喪未滿而起用。南唐李景派他的兒子李從善來進貢，適逢恭帝繼承王位，命令王著陪送李從善到睢陽，給王著加官金部郎中、知制誥，賜金紫。世宗的靈車到慶陵，符后跟從前行，公務全都依靠王著。

宋初，王著加官中書舍人。建隆二年，知貢舉。當時亳州進獻紫芝，鄆州獵獲白兔，隴州貢奉黄鸚鵡，王著進獻頌文，趁機以正言相諫。太祖非常贊賞他的心意，下詔書表揚他。四年春，在皇宫中值宿，醉酒，頭髮倒垂披到臉上，夜扣滋德殿門請求接見。皇帝發怒，公布他醉酒宿娼的過錯，貶爲比部員外郎。乾德初，改爲兵部員外郎。二年，再爲知制誥。幾個月後，加官史館修撰、判館事。三年，轉爲户部郎中。六年，又爲翰林學士，加官兵部郎中，再知貢舉。開寶二年冬，暴死，年四十二。

王著年少時有才華，世宗因爲王著是幕府舊僚屬，待遇優厚，常召見與他談論，命令皇子出來拜見他，常稱呼學士而不稱呼他的名字。多次想提拔他做宰相，但因爲他嗜酒，所以拖延好

漸，太祖與范質入受顧命，謂質等曰："王著藩邸舊人，我若不諱，當命爲相。"世宗崩乃止。著善與人交，好延譽後進，當世士大夫稱之。有傳，見《五代史》。

久。到世宗病危時，太祖與范質入朝接受臨終遺詔，世宗告訴范質等人說："王著是藩鎮官邸的舊人，我如果去世，應當任命他做宰相。"世宗死後就停止這事。王著善於與人交往，喜歡爲後輩傳揚名聲，當時士大夫稱贊他。有傳，見《五代史》。

## 王祐

王祐字景叔，大名莘人。祖言，仕唐黎陽令。父徹，舉後唐進士，至左拾遺。

王祐，字景叔，大名莘縣人。祖父王言，在唐朝爲黎陽令。父親王徹，舉爲後唐進士，官至左拾遺。

祐少篤志詞學，性倜儻有俊氣。晋天福中，以書見桑維翰，稱其藻麗，由是名聞京師。鄴帥杜重威辟爲觀察支使。漢初，重威移鎮睢陽，反側不自安，祐嘗勸之，使無反漢，不聽。祐坐是貶沁州司户參軍，因作書貽鄉友以見志，辭氣俊邁，人多稱之。仕周，歷魏縣、南樂二令。

王祐年少時專心研習詞學，性格倜儻有英氣。後晋天福年間，通過書信見到桑維翰，桑維翰稱他詞藻華麗，因此聞名京城。鄴帥杜重威徵召他爲觀察支使。後漢初，杜重威移師鎮守睢陽，反覆無常，内心不安，王祐曾經勸説他，讓他不要反叛後漢，没有聽從。王祐因此被貶爲沁州司户參軍，於是他寫信給同鄉朋友以表明自己的志向，文辭優異卓越，人們多稱頌他。在後周做官，歷任魏縣、南樂兩縣縣令。

太祖受禪，拜監察御史，由魏縣移知光州，遷殿中侍御史。乾德三年，知制誥。六年，加集賢院修撰，轉户部員外郎。

太祖接受禪讓，任王祐爲監察御史，從魏縣移爲光州知州，升爲殿中侍御史。乾德三年，任知制誥。六年，加官集賢院修撰，轉爲户部員外郎。

太祖征太原，已濟河。諸州餉饋集上黨城中，車乘塞路，上聞之，將以稽留罪轉運使。趙普曰："六師方至，而轉運使以獲罪聞，敵必謂儲峙不充，有以窺我矣，非威遠之道也。俾能治劇者，往莅其州足矣。"即命祐知潞州。及至，饋餉無乏，路亦無壅。班師，召還。

太祖征伐太原，已經渡過黄河。各州的軍糧聚集上黨城中，車輛堵塞道路，皇上聽到這件事，將要按照拖延滯留加罪轉運使。趙普説："六軍剛剛到達，而轉運使以獲罪傳聞出去，敵人必定説我們儲備不充分，因此窺探我們了，這不是聲威遠播的辦法。派能够處理繁重難辦的事務的人，前去此州就足够了。"立即命令王祐爲潞州知州。到潞州後，軍糧不缺乏，道路也没有堵塞。軍隊回來，召王祐回朝。

會符彦卿鎮大名，頗不治，太祖以祐代之，俾察彦卿動静，謂曰："此卿故鄉，所謂晝錦者也。"祐以百口明彦卿無罪，且曰："五代之君，多因猜忌殺無辜，故享國不永，願陛下以爲戒。"彦卿由是獲免，故世謂祐有陰德。

適逢符彦卿鎮守大名，治理很不當，太祖用王祐代替他，派他觀察符彦卿動静，告訴王祐説："這是你的故鄉，就是所謂的衣錦還鄉了。"王祐用全家來擔保符彦卿没有罪，并且説："五代的國君，大多因爲猜忌而斬殺無辜，所以他們享有國家的年數不長，希望陛下以此爲戒。"符彦卿因此免於被治罪，所以世人説王祐有陰德。

繼以用兵嶺表，徙知襄州。湖湘平，移知潭州。召還，攝判吏部銓。時左司員外郎侯陟自揚州還，復判銓，祐判門下省，陟所注擬，祐多駁正。盧多遜與陟善，陟因訴之，多遜素惡祐不比己，遂出祐爲鎮國軍行軍司馬。

太平興國初，移知河中府。入爲左司員外郎，拜中書舍人，充史館修撰。未幾，知開封府，以病請告。太宗謂祐文章、清節兼著，特拜兵部侍郎。月餘卒，年六十四。

初，祐掌誥，會盧多遜爲學士，陰傾趙普，多遜累諷祐比己，祐不從。一日，以宇文融排張説事勸釋之，多遜滋不悦。及普再入，多遜果敗，與宇文融事頗類，識者服其先見。

祐子三人：曰懿，曰旦，曰旭。旦自有傳。初，祐知貢舉，多拔擢寒俊，畢士安、柴成務皆其所取也。後與其子旦同入兩制，居中書。懿字文德，勵志爲學，舉進士，嘗知袁州，有政績，卒，年四十九。

### 王旭

旭字仲明。嚴於治内，恕以接物，尤篤友誼。以蔭補太祝，嘗知緱氏縣。時官鄰邑者多貪猥，民有"永寧三钁，緱氏一鐮"之謡。又知雍丘縣。

真宗尹京時，素聞其能，及踐祚，三遷至殿中丞。自旦居宰府，旭以嫌不任職。王矩嘗薦旭材堪治劇，真宗召旦謂曰："前代弟兄同居要地者多矣，朝廷任才，豈以卿故屈之邪？"命授京府推官，旦固辭，改判南曹。由判國子監出知潁州，荒政修舉。

朝廷接着用兵嶺表，王祐改爲襄州知州。湖湘平定，王祐移爲潭州知州。召回朝廷，攝判吏部銓。當時左司員外郎侯陟從揚州回來，任判銓，王祐判門下省，侯陟選用官員，王祐多有駁回糾正。盧多遜與侯陟友好，侯陟因此起訴王祐，盧多遜平素憎惡王祐不依附自己，就讓王祐出朝爲鎮國軍行軍司馬。

太平興國初，王祐改爲河中府知府。入朝任左司員外郎，爲中書舍人，充任史館修撰。不久，爲開封府知府，因病請求告老。太宗説王祐的文章和高潔的節操都著名，特授他爲兵部侍郎。一個多月後去世，享年六十四歲。

當初，王祐掌管誥命，盧多遜爲學士，暗中排擠趙普，盧多遜多次諷勸王祐依附自己，王祐不聽從。一天，王祐以宇文融排擠張説的事勸説盧多遜，盧多遜更加不高興。等到趙普再次進入朝廷，盧多遜果然身敗，與宇文融的事很相似，有見識的人佩服王祐的先見之明。

王祐有三個兒子：叫王懿，王旦，王旭。王旦本書有傳。當初，王祐知貢舉，經常選拔提升出身寒微而才能傑出的人，畢士安、柴成務都是他取用的人。後來與他的兒子王旦一同進入朝廷爲知制誥，居於中書省。王懿，字文德，專心做學問，舉爲進士，曾經爲袁州知州，有政績，去世，年四十九。

王旭，字仲明。嚴格治理家事，待人寬恕，尤其忠於友誼。靠恩蔭補官太祝，曾經爲緱氏縣知縣。當時在鄰縣做官的人大多貪婪，老百姓有"永寧三把钁，緱氏一把鐮"的歌謡。王旭又爲雍丘縣知縣。

真宗爲京兆尹時，素來聽説王旭能幹，等到登皇帝位後，三次升遷王旭至殿中丞。自從王旦官居宰相，王旭因爲避嫌而没有任官職。王矩曾經推薦王旭的才能能够處理繁重難辦的事務，因此真宗召見王旦對他説："前代弟兄一同官居重要職位的多了，朝廷任用人才，難道因爲你的緣故而委屈他嗎？"命令授王旭京府推官、王旦堅決推辭，於是改判南曹。王旭由判國子監出爲潁

大中祥符間，旦既薨，揚歷中外，卓有政績，由兵部郎中出知應天府。卒，年六十八。懿子睦，旭子質，皆能其官。

州知州，潁州因此得以治理。

大中祥符年間，王旦去世後，王旭歷任朝廷內外職官，卓有政績，由兵部郎中出朝爲應天府知府。去世，享年六十八歲。王懿的兒子王睦，王旭的兒子王質，都能勝任他們的官職。

王質

質字子野。少謹厚淳約，力學問，師事楊億，億嘆以爲英妙。伯父旦見其所爲文，嗟賞之。以蔭補太常寺奉禮郎。後獻文召試，賜進士及第，被薦爲館閣校勘，改集賢校理，累遷尚書祠部員外郎。丁父憂，與諸弟飯脱粟茹蔬終喪。

通判蘇州，州守黄宗旦少質，嘗因争事，宗旦曰："少年乃與丈人抗邪?"質曰："事有當争，職也。"卒不爲屈。宗旦得盗鑄錢者百餘人，下獄治，退告質曰："吾以術鉤致得之。"喜見於色。質曰："以術鉤人置之死而又喜，仁者之政，固如是乎?"宗旦慚沮，爲薄其罪。還判尚書刑部、吏部南曹，知蔡州。州人歲時祀吴元濟廟，質曰："安有逆醜而廟食於民者。"毁之，爲更立狄仁傑、李愬像而祠之，蔡人至今號"雙廟"。以本曹郎中召爲開封府推官。

時兄雍爲三司判官，質不欲兄弟并居省府，懇辭，得知壽州，徙廬州。盗殺其徒，并貲而遁，捕得之。質論盗死，大理以謂法不當死，質曰："盗殺其徒，自首者原之，所以疑壞其黨，且許之自新，此法意也。今殺人取貲而捕獲，貸之，豈法意乎?"疏上不報。降監舒州靈仙觀，采古今煉形攝生之術，撰《寶元總録》百卷。逾年，韓琦知審刑院，請盗殺其徒、非自首者勿原。著爲令。於是鄭戩、葉清臣皆言質非罪，且稱其材，起知泰州，還度支郎中，徙荆

王質，字子野。少年時謹慎厚道淳樸簡約，致力於學，師從楊億，楊億贊嘆他才智出衆。他的伯父王旦看到他所寫的文章，贊賞他。王質以恩蔭補官太常寺奉禮郎。後因進獻文章而被召見考試，賜進士及第，被推薦任館閣校勘，改爲集賢校理，多次升官爲尚書祠部員外郎。服父喪，與諸位弟弟非衣惡食服滿了喪。

王質通判蘇州，州守黄宗旦看不起王質，曾經由於争論事情，黄宗旦説："你這個少年竟與大人對抗嗎?"王質説："事情應當争論，這是職責。"最終不爲所屈。黄宗旦捕得私鑄錢幣的一百多人，投入監獄治罪，回來告訴王質説："我用手段捕得他們。"説完喜形於色。王質説："用手段置他人於死地而後快，仁人施政，是這樣嗎?"於是，黄宗旦慚愧沮喪，給他們减輕罪行。王質回朝判尚書刑部、吏部南曹，爲蔡州知州。蔡州人逢年過節祭祀吴元濟廟，王質説："豈有悖逆邪惡者而立廟享受祭祀的。"毁了廟，改立狄仁傑、李愬的像而祭祀他們，蔡州人至今號稱"雙廟"。王質以本曹郎中召爲開封府推官。

當時王質的哥哥王雍任三司判官，王質不想兄弟一起官居中書省，懇請辭職，得任壽州知州，改知廬州。有盗賊殺了他的黨徒，吞并錢財而逃跑，捕獲到他。王質判盗賊死罪，大理寺認爲按法律不應當處死，王質説："盗賊殺死他的黨徒，自首的寬大，這樣做是用來迷惑破壞他們的黨羽，并且允許他改過自新，這是法律的意旨。現在殺人取了錢財而被捕獲，寬大他，難道是法律的意旨嗎?"奏疏上呈没有答覆。王質被降官監舒州靈仙觀，他收集古今修煉身形和養生之術，撰成《寶元總録》一百卷。過了一年，韓琦知審刑院，請求盗賊殺死他的黨徒、不是自首的不要寬大。定成了法令。於是鄭戩、葉清臣都

湖北路轉運使。

說王質無罪，并且稱贊他的才能，王質被起用爲泰州知州，升爲度支郎中，改任荆湖北路轉運使。

嘗攝江陵府事，或訴民約婚後期，民言貧無貲以辦，故違約。質問其費幾何，出私錢予之。吏捕盗人衣者，盗叩頭曰："平生不爲過，迫飢寒而至於此。"質命取衣衣之，遣去。加史館修撰、同判吏部流内銓。擢天章閣待制，出知陝州，卒。

王質曾攝江陵府事，有人控告百姓約定結婚而延誤時間，這位百姓説因爲貧困無錢辦理婚事，所以違背約期。王質問這件事的費用是多少，拿出自己的錢給他。官吏捕獲偷盗他人衣服的人，這個盗賊叩頭説："我平生不做錯事，迫於飢寒而到這種地步。"王質命令取衣服來讓他穿上，打發他離去。加官史館修撰、同判吏部流内銓。擢升天章閣待制，出朝爲陝州知州，去世。

質家世富貴，兄弟習爲驕侈，而質克己好善，自奉簡素如寒士，不喜畜財，至不能自給。初，旦爲中書舍人，家貧，與昆弟貸人息錢，違期，以所乘馬償之。質閲書得故券，召子弟示之曰："此吾家素風，爾曹當毋忘也。"范仲淹貶饒州，治朋黨方急，質獨載酒往餞。或以誚質，質曰："范公賢者，得爲之黨，幸矣。"世以此益賢之。

王質家世代富貴，兄弟習慣於驕横奢侈，而王質克制自己愛做善事，自己奉行儉約樸素如同寒士，不喜歡積蓄財物，以致不能自給。當初，王旦爲中書舍人，家境貧窮，與兄弟借貸他人帶利息的錢，違背期限，用所騎的馬來償還。王質閲覽書籍得到從前的借券，召集子弟給他們看，説道："這是我們家純樸的風尚，你們應當不要忘記。"范仲淹貶饒州，治朋黨正急，王質獨自帶酒前去餞行。有人因此責備王質，王質説："范公是賢人，能够成爲他的同黨，榮幸啊。"世人因此更加尊重他。

**楊昭儉**

楊昭儉字仲寶，京兆長安人。曾祖嗣復，唐門下侍郎、平章事、吏部尚書。祖授，唐刑部尚書。父景，梁左諫議大夫。

楊昭儉字仲寶，京兆長安人。曾祖父楊嗣復，在唐朝爲門下侍郎、平章事、吏部尚書。祖父楊授，在唐朝爲刑部尚書。父親楊景，在後梁爲左諫議大夫。

昭儉少敏俊，後唐長興中，登進士第。解褐成德軍節度推官。歷鎮、魏掌書記，拜左拾遺、直史館，與中書舍人張昭遠等同修《明宗實録》。書成，遷殿中侍御史。

楊昭儉少年時聰明英俊，後唐長興年間，登進士第。出來爲官任成德軍節度推官。歷任鎮、魏掌書記，授爲左拾遺、直史館，與中書舍人張昭遠等人一同編修《明宗實録》。書編成，升爲殿中侍御史。

天福初，改禮部員外郎。晉祖命宰相馮道爲契丹册禮使，以昭儉爲介，授職方員外郎，旋加虞部郎中，俄以本官知制誥。不逾月三拜命，時人榮之。又爲荆南高從誨生辰國信使，賜金紫。使回，拜中書舍人，又

天福初年，改爲禮部員外郎。晉祖命令宰相馮道任契丹册禮使，讓楊昭儉爲副，授職方員外郎，隨即加官虞部郎中，不久以本官爲知制誥。不超過一個月就三次授官任職，當時的人贊揚他。又爲荆南高從誨生辰國信使，賞賜他金紫。出使回來，爲中書舍人，又爲翰林學士。

爲翰林學士。

時驕將張彥澤鎮涇原，暴殺從事張式，朝廷不加罪。昭儉與刑部郎中李濤、諫議大夫鄭受益抗疏論列，請置之法。疏奏不報。會有詔令朝臣轉對，或有封事，亦許以不時條奏。昭儉復上疏曰："天子君臨四海，日有萬機，懋建諍臣，彌縫其闕。今則諫臣雖設，言路不通，藥石之論不達於聖聰，而邪佞之徒取容於左右。御史臺紀綱之府，彈糾之司，銜冤者固當昭雪，爲蠹者難免放流。陛下臨御以來，寬仁太甚，徒置兩司，殆如虛器。遂令節使慢侮朝章，屠害幕吏，始訴冤於丹闕，反執送於本藩。苟安跋扈之心，莫恤冤抑之苦。願回睿斷，誅彥澤以謝軍吏。"由是權臣忌之。會請告洛陽，不赴晉祖喪，爲有司所糾，停官。

當時驕橫的將官張彥澤鎮守涇原，殘暴地殺死從事張式，朝廷沒有加罪。楊昭儉與刑部郎中李濤、諫議大夫鄭受益上書直言論說，請求依用法律處置。疏奏沒有答覆。正逢有詔令叫在朝的大臣依次對答政事，有人上呈密封的章奏，也允許隨時分條陳奏。楊昭儉又上疏說："天子統治天下，日理萬機，設直言諫諍大臣，彌補政治的闕失。當今則是諫諍的大臣雖然設立，而向朝廷進言的道路不通暢，藥石般諫議的話不能傳到聖上的耳中，而奸邪諂媚之徒在左右討好。御史臺是執法的官府，彈劾糾察的部門，含冤的人本來應當得到昭雪，作惡的人難以避免被流放。陛下統治天下以來，過於寬厚仁慈，白白地設置了兩司，幾乎如同虛設。於是讓節度使輕視侮辱朝廷的典章，屠殺幕府的官吏，向朝廷申冤之初，反被送回當地審理。這樣是苟且安撫跋扈之心，而不能體恤冤屈之苦。希望陛下重新判決，殺掉張彥澤向軍吏謝罪。"因此權臣忌恨楊昭儉。碰巧他請求到洛陽休假，沒有奔赴晉祖的喪事，被有關部門檢舉，停了他的官。

未幾，起爲河南少尹，改秘書少監，尋復中書舍人。時河决數郡，大發丁夫，以本部帥董其役，既而塞之。晉少主喜，詔立碑記其事。昭儉表諫曰："陛下刻石紀功，不若降哀痛之詔；摛翰頌美，不若頒罪己之文。"言甚切至，少主嗟賞之，卒罷其事。周世宗愛其才，復召入翰林爲學士。歲餘，改御史中丞，多振舉臺憲故事。未幾，以鞫獄之失，與知雜御史趙礪、侍御史張糾并出爲武勝軍節度行軍司馬。

不久，起用他任河南少尹，改爲秘書少監，很快再任中書舍人。當時黄河决口危及數州，大量徵發壯丁民工，楊昭儉以本部長官主管這次勞役，很快把决口堵住。晉少主高興，下令立碑記録這件事。楊昭儉上表進諫說："陛下刻石碑記録功績，不如發布哀痛的詔令；寫文章頌美，不如頒布自責的文章。"言辭很懇切，晉少主贊賞他，最終停止這件事。周世宗愛他的才能，又徵召他入翰林爲學士。一年多以後，楊昭儉改爲御史中丞，努力整頓御史臺的舊典章制度。不久，由於審訊案件的失誤，與知雜御史趙礪、侍御史張糾一起出朝任武勝軍節度行軍司馬。

開寶二年，入爲太子詹事，以眼疾求退。六年，以工部尚書致仕。太宗即位，就加禮部尚書。太平興國二年，卒，年七十六。

開寶二年，楊昭儉進朝任太子詹事，因爲眼病請求辭官。六年，以工部尚書退休。太宗即位，就地加任禮部尚書。太平興國二年，去世，享年七十六歲。

昭儉美風儀，善談名理，事晉有直聲。然利口喜譏訾，執政大臣懼其

楊昭儉風度儀表優美，善於談論名理，事奉後晉有正直的名聲。然而言辭鋒利喜歡譏諷人，

構謗，多曲徇其意。

執政大臣害怕他陷害誹謗，大多委曲自己順從他的意思。

## 魚崇諒

魚崇諒字仲益，其先楚州山陽人，後徙於陝。崇諒初名崇遠，後避漢祖諱改之。幼能屬文，弱冠，相州刺史辟爲從事。會魏帥楊師厚卒，建相州爲昭德軍，分魏郡州縣之半以隸之。魏人不便，裨校張彥及帳下，囚節度使賀德倫歸款莊宗，崇諒奔歸陝。

魚崇諒字仲益，他的祖先是楚州山陽人，後來遷徙到陝州。崇諒最初名叫崇遠，後來因爲避漢祖的名諱而改爲崇諒。年幼時有寫文章的才能，青年時，相州刺史徵召他爲從事。適逢魏帥楊師厚去世，以相州爲昭德軍，分魏郡一半的州縣隸屬於相州。魏人不便，裨校張彥及其部下囚禁節度使賀德倫歸順莊宗，魚崇諒逃回陝州。

明宗即位，秦王從榮表爲記室。從榮誅，坐除籍，流慶州。清泰初，移華州。俄以從榮許歸葬，放還陝。三年，起爲陝州司馬。仕晉，歷殿中侍御史，鳳翔李儼表爲觀察支使。奉方物入貢，宰相薦爲屯田員外郎、知制誥。開運末，契丹入汴，契丹相張礪薦爲翰林學士。契丹主北歸，留崇諒京師。

明宗即位，秦王從榮上表推薦魚崇諒爲記室。從榮被斬殺，由於連坐魚崇諒被除去名籍，流放慶州。清泰初年，移到華州。不久允許在家鄉安葬從榮，於是放魚崇諒回陝州。三年，起用他爲陝州司馬。在後晉做官，歷任殿中侍御史，鳳翔李儼上表推薦他爲觀察支使。他進獻土產進貢，宰相推薦他任屯田員外郎、知制誥。開運末年，契丹進入汴州，契丹相張礪推薦他爲翰林學士。契丹主回北方，留魚崇諒在京城。

漢祖之入，盡索崇諒所受契丹詔敕，焚於朝堂，復令知制誥。俄拜翰林學士，就加中書舍人。隱帝即位，崇諒以母老求就養，除保義軍節度副使，領台州刺史，食郡奉。會舉師討三叛，節度使白文珂在軍前，崇諒知後事。凡供軍儲、備調發，皆促期而辦，近鎮賴之。崇諒親屬盡在鳳翔城中，逾年城破，李穀爲轉運使，庇護崇諒家數十口，皆無恙。崇諒請告，自岐迎居於陝。未幾，王仁裕罷内職，朝議請召崇諒爲學士。

漢祖進入京城時，全部搜索魚崇諒所接受契丹的詔書命令，在朝堂焚毀，又任命他爲知制誥。不久爲翰林學士，加官中書舍人。隱帝即位，魚崇諒因爲母親年老請求就近奉養，任爲保義軍節度副使，領台州刺史，領州的俸禄。適逢出兵討伐三叛，節度使白文珂在前綫，魚崇諒主持後方事宜。凡是提供軍事儲備、調取徵發，都在短時間内辦理好，附近的州軍都依賴他。魚崇諒的親屬都在鳳翔城中，過了一年，城被攻破，李穀爲轉運使，庇護魚崇諒一家數十口人，使他們都平安無事。魚崇諒請求休假，從岐州迎接他們住到陝州。不久，王仁裕被罷免朝官，朝廷議論請求召回魚崇諒爲學士。

周祖踐祚，書詔繁委，皆崇諒爲之。廣順初，加工部侍郎，充職。會兖州慕容彥超加封邑，彥超已懷反側，遣崇諒充使賜官告，仍慰撫之。時多進策人，命崇諒就樞密院引試，考定升降。

周祖登位，制書詔令繁多，都是魚崇諒起草。廣順初年，魚崇諒加官工部侍郎，充任職官。正逢兖州慕容彥超增加封地，慕容彥超已懷有不服之心，朝廷派遣魚崇諒任使者賜與他委任官職的封誥，去安撫他。當時進獻策略的人很多，皇帝命令魚崇諒到樞密院召集考試，考定他

崇諒以母老思鄉里，求解官歸養。詔給長告，賜其母衣服、繒帛、茶藥、緡錢，假滿百日，令本州月給錢三萬，米麵十五斛。俄拜禮部侍郎，復爲學士。詔令侍母歸闕，崇諒再表以母老病乞終養，優詔不允。世宗征高平，崇諒尚未至，陶穀乘間言曰："魚崇諒逗留不來，有顧望意。"世宗頗疑之。崇諒又表陳母病，詔許歸陝州就養。訖太祖朝不起。

太宗即位，詔授金紫光禄大夫、尚書兵部侍郎致仕。歲餘卒。

## 張澹

張澹字成文，其先南陽人，徙家河南。澹幼而好學，有才藻。晉開運初，登進士第。宰相桑維翰器之，妻以女。解褐校書郎，直昭文館，再遷秘書郎，充鹽鐵推官，歷左拾遺、禮部員外郎，并充史館修撰。出爲洛陽令，秩滿，授吏部員外，復充史館修撰。周恭帝初，拜右司員外郎、知制誥。

建隆二年，加祠部郎中。會秘書郎張去華上書自薦有文藝，願與澹及祠部員外郎知制誥盧多遜、殿中侍御史師頌并試，核定優劣。太祖令并試於講武殿，澹所對不應策問，責授左司員外郎。未幾，通判泰州兼海陵鹽監副使。蜀平，通判梓州，復拜祠部郎中。

開寶初，就轉倉部郎中。四年冬，以本官復知制誥。六年，會李昉責授，盧多遜使江南，内署闕學士，太祖令澹權直學士院。七年長春節，攝殿中監，進酒，命賜金紫。六月，權點檢三司事。不逾旬，疽發背卒，年五十六。太祖聞其無子，甚愍之，

們的升降。

魚崇諒因爲母親年老思念家鄉，而請求辭官回家奉養母親。詔令給他長假，賞賜他的母親衣服、繒帛、茶藥、緡錢，假期滿一百天，命令魚崇諒所在的州每月給他錢三萬，米麵十五斛。不久爲禮部侍郎，再爲學士。詔書命令他侍候母親回到朝廷，魚崇諒再次上表陳述因爲母親年老多病，請求奉養終身，詔令嘉獎但不允許。世宗征伐高平，魚崇諒還没有來到，陶穀乘機離間說："魚崇諒逗留不來，有觀望的意圖。"世宗很懷疑。魚崇諒又上表陳述母親生病，詔令允許他回陝州就近奉養母親。到太祖朝爲止不再起用。

太宗即位，下詔授給金紫光禄大夫、尚書兵部侍郎退休。一年多後去世。

張澹字成文，祖先是南陽人，後來遷居河南。張澹幼小時喜歡學習，有才思文采。後晉開運初年，進士及第。宰相桑維翰器重他，把女兒嫁給他。初入仕爲校書郎，直昭文館，兩次遷任至秘書郎，任鹽鐵推官，歷任左拾遺、禮部員外郎，都充任史館修撰。出任洛陽令，任期滿，授吏部員外郎，再充任史館修撰。周恭帝初年，爲右司員外郎、知制誥。

建隆二年，加官祠部郎中。正逢秘書郎張去華上書自薦有文藝才能，希望與張澹以及祠部員外郎知制誥盧多遜、殿中侍御史師頌一起考試，核定誰優誰劣。太祖命令在講武殿一起考試，張澹的對答不能應合策問，責降爲左司員外郎。不久，通判泰州，兼任海陵鹽監副使。蜀平定，通判梓州，又爲祠部郎中。

開寶初年，就地轉倉部郎中。四年冬，以本官再爲知制誥。六年，正逢李昉責罰降授其他的官職，盧多遜出使江南，朝廷缺學士，太祖命令張澹權直學士院。七年長春節，張澹攝殿中監，向皇帝進酒，皇帝命令賞賜他金紫。六月，權點檢三司事。没有超過十天，因背上發毒瘡而死，享年五十六歲。太祖聽說他没有兒子，非常憐憫

命中使護葬於洛陽。

澹美風儀，善談論，歷官釐務，所至皆治。初與詞臣校藝，黜居郎署，頗怏怏。晚年附會盧多遜，方再獲進用。

淳化中，太宗論及文士，曰："澹典書命而試以策，非其所長，此蓋陶穀、高錫黨張去華以阻澹爾。若使穀輩出其不意而遽試之，豈有不失律者邪?"

他，命令宦官護葬在洛陽。

張澹風度儀表俊美，喜歡談論，歷任官職處理事務，所到之處都得到治理。當初與文學侍從之臣考量文藝，被貶到郎署，頗爲怏怏不樂。晚年依附盧多遜，纔再次獲得提拔任用。

淳化年間，太宗談論到文學之士，說："張澹主管文書命令而考他對策，不是他的特長，這樣做大概是陶穀、高錫黨同張去華阻止張澹罷了。倘若使陶穀這些人出其不意而馬上測試他們，能合格嗎?"

## 高錫

高錫字天錫，河中虞鄉人。家世業儒，幼穎悟，能屬文。漢乾祐中，舉進士。王晏鎮徐州，辟掌書記；留守西洛，又辟河南府推官。坐按獄失實奪官，遷置涇州，會赦得歸。周顯德初，劉崇入寇，宰相請選將拒之。世宗鋭意親征，破崇高平，誅敗將樊愛能等，由是政無大小悉親决之，不復責成有司。錫徒步詣招諫匭上書，請擇賢任官，分治衆職，疏奏不報。世宗嘗令翰林學士及兩省官分撰俳優詞，付教坊肄習，以奉游宴。錫復上疏諫。後爲蔡州防禦推官。

高錫，字天錫，河中虞鄉人。他家世代以儒學爲業，高錫年幼時聰明，能寫文章。後漢乾祐年間，舉爲進士。王晏鎮守徐州，徵召高錫掌書記；留守西洛，又徵召他任河南府推官。高錫因爲審判案件失實而削去官職，遷移到涇州，碰上赦免得以回鄉。後周顯德初年，劉崇來侵犯，宰相請求選拔將領抵禦他。世宗意志堅決地親自征伐，在高平大敗劉崇，斬殺敗將樊愛能等，從此政事無論大小世宗全都親自決定，不再責成有關部門。高錫徒步到招諫匭上書，請求選擇賢良的人任官職，分授各職，奏疏呈上不答覆。世宗曾經命令翰林學士以及兩省官分别撰寫俳優詞，交付教坊練習，供游玩宴樂。高錫又上疏進諫。後來高錫任蔡州防禦推官。

宋初，棄官歸京師，詣匭上疏，請禁兵器，疏入不報。建隆五年，又以書干宰相范質，質奏用爲著作佐郎。明年春，遷監察御史。秋，拜左拾遺、知制誥，加屯田員外郎。

乾德初，賜緋。太宗尹京，石熙載在幕中，錫弟銑應進士舉，干熙載，望首薦。銑辭藝淺薄，熙載不許，錫深銜之，數於帝前言熙載裨贊無狀。帝具以語太宗，且曰："當爲汝擇人代之。"太宗曰："熙載勤於乃職，聞高錫嘗求薦其弟，熙載拒之，慮爲錫所構。"帝大悟，雖怒之，未有以發。會使青州，私受節帥郭崇賂

宋初，高錫放棄官職回到京城，到匭上疏，請求禁止兵器，奏疏呈上不答覆。建隆五年，高錫又寫信給范質求官，范質上奏任用他爲著作佐郎。第二年春，升爲監察御史。秋，爲左拾遺、知制誥，加官屯田員外郎。

乾德初年，賜緋。太宗爲京兆尹時，石熙載在幕府中，高錫的弟弟高銑參加進士考試，求石熙載，希望推薦他爲第一名。高銑的文辭學問淺薄，石熙載没有答應，高錫便懷恨他，多次在皇帝面前説石熙載輔助没有成績。太祖全都把這些話告訴了太宗，并且說："應當給你挑選别的人來代替他。"太宗說："石熙載勤於職守，聽說高錫曾經請求推薦他的弟弟，石熙載拒絕了他，可能是被高錫挑撥離間。"皇帝恍然大悟，雖然生

遺；又嘗致書澧州刺史爲僧求紫衣，爲人所告。事下御史府核實，責貶萊州司馬。遇赦，改均州别駕，移陳州。太平興國八年，卒。

氣，但没有揭發他。高錫出使青州，私下接受節帥郭崇的賄賂；又曾經寫信給澧州刺史爲僧人求取紫衣，被人告發。這事交給御史府核實，高錫受責罰貶爲萊州司馬。遇到赦免，改任均州别駕，遷移到陳州。太平興國八年，去世。

高冕

兄子冕。冕字子莊，周顯德中，詣闕上書，稱旨，擢爲諫議大夫。宰相范質以爲超擢太過，詔特授將仕郎，守右補闕，賜賚加等。宋初，由膳部都官員外郎累至膳部郎中，出知益州。雍熙二年，卒，年五十。贈右諫議大夫，録其子垂休爲固始主簿。

高錫哥哥之子高冕。高冕字子莊，後周顯德年間，到朝廷上書，符合皇帝的旨意，提拔爲諫議大夫。宰相范質認爲越級提拔太過分，下詔特授將仕郎，守右補闕，賞賜增加等級。宋初，由膳部都官員外郎多次升官至膳部郎中，出朝爲益州知州。雍熙二年，去世，年五十。贈官右諫議大夫，録用他的兒子高垂休任固始主簿。

論曰：自唐以來，翰林直學士與中書舍人對掌訓辭，頌宣功德，箴諫闕失，不專爲文墨之職也。宋興，亦采詞藻以備斯選，若穀之才雋，著之敏達，澹之治迹，錫之策慮，冕之敦質，咸有可觀。然豫成禪代之詔，見薄時君，終身不獲大用。及夫險詖忌前，酣醟少檢，附勢希榮，構讒謀己，皆無取焉。蒙博洽長厚，繼實儀裁定儀制，惜乎南郊之議，請去太祖以宣祖配天，爲識者所非。昭儉抗論跋扈，志除驕將，而多言歷詆，自取惡名，抑好訐爲直者與？崇諒奉親篤至，反罹間毀，終身歸養，而不復起，後蒙旌賁之典，則爲善者聳動矣。祐以百口明符彦卿無他志，且言以猜忌殺無辜者享國不長，因以杜太祖之他疑，又却盧多遜之傾趙普，以致被黜，仁者有後，宜乎子旦爲宋元臣焉。

論曰：自唐朝以來，翰林直學士與中書舍人一起掌管訓教之辭，歌頌宣揚功德，規諫缺點過失，不是專門作文章筆墨的職責。宋朝建立，也有人以詞藻準備受選拔，像陶穀的才能出衆，王著的聰敏通達，張澹的治政事迹，高錫的計謀考慮，高冕的敦厚樸實，都有可觀之處。然而預先寫好禪讓的詔書，被當時的君主看不起，而終身没有得到重用。以及那些邪諂不正妒忌别人超過自己，酗酒作樂缺少約束，趨炎附勢追求榮禄，捏造讒言爲自己圖利，都是不可取的。扈蒙知識廣博而忠厚，繼承竇儀裁定禮儀制度，可惜對於南郊的議論，請求去掉太祖而以宣祖配享祭天，因而被有識之士所非難。楊昭儉直言反對跋扈之人，立志削除驕横的將領，然而許多言論詆毁他人，自取壞名聲，抑或是喜歡告發而假裝正直嗎？魚崇諒奉養母親極爲孝順，反而遭受離間毁謗，終身回家奉養母親，而不再起用，後來承蒙褒美之禮，則使善良的人感動。王祐以全家擔保符彦卿没有其他意圖，并且説因爲猜忌而殺害無辜的人國家不會長久，藉以杜絶太祖的其他猜疑，又拒絶與盧多遜排擠趙普，以致被貶謫，仁人君子後繼有人，他的兒子王旦成爲宋代的大臣是應該的。

# 宋史卷二百七十

## 列傳第二十九

顏衎　劇可久　趙逢　蘇曉　高防
馮瓚　邊珝　王明　許仲宣　楊克讓　段思恭
侯陟　李符　魏丕　董樞

### 顏衎

顏衎字祖德，兗州曲阜人。自言兗國公四十五世孫。少苦學，治《左氏春秋》。梁龍德中擢第，解褐授北海主簿，以治行聞。再調臨濟令。臨濟多淫祠，有針姑廟者，里人奉之尤篤。衎至，即焚其廟。

後唐天成中，爲鄒平令。符習初鎮天平。習，武臣之廉慎者，以書告屬邑毋聚斂爲獻賀。衎未領書，以故規行之，尋爲吏所訟。習遽召衎笞之，幕客軍吏咸以爲辱及正人，習甚悔焉，即表爲觀察推官，且塞前事。長興初，召拜太常博士，習力奏留之。習致仕，衎東歸養親。

未幾，房知温鎮青州，復辟置幕下。知温險愎，厚斂多不法，衎每極言之，不避其患。晉祖入洛，知温恃兵力偃蹇，衎勸其入貢。知温以善終，衎之力也。知温諸子不慧，衎勸令以家財十萬餘上進。晉祖嘉之，歸功於衎。知温子彥儒授沂州刺史，衎拜殿中侍御史。

俄遷都官員外郎，充東都留守判官，改河陽三城節度副使、檢校左庶

顏衎字祖德，兗州曲阜人。自稱兗國公四十五世孫。年少時刻苦學習，研究《左氏春秋》。後梁龍德年間登第，初入仕授官北海主簿，以政績聞名。再任臨濟令。臨濟有很多濫設的祠廟，有座針姑廟，鄉人供奉尤爲誠信。顏衎到後，立即燒毀這座廟。

後唐天成年間，顏衎任鄒平令。符習最初鎮守天平。符習，是武臣中廉潔謹慎的人，用文書通告隸屬城邑不要搜刮財物進獻祝賀。顏衎還没有領到文書，所以按過去的規矩來做，隨即被吏人告發。符習立刻召來顏衎拷打，幕府的僚屬軍吏都認爲侮辱了正派的人，符習對此十分後悔，就上表推薦他做觀察推官，姑且補救此事。長興初年，召爲太常博士，符習極力上奏挽留他。符習退休，顏衎東回家鄉奉養父母。

不久，房知温鎮守青州，又徵召顏衎到幕府。房知温陰險而剛愎，加重賦斂多不合法令，顏衎常盡力直言，不迴避受害。晉祖進入洛陽，房知温憑藉兵力很傲慢，顏衎勸他進貢。房知温能够善終，是顏衎的功勞。房知温的幾個兒子不聰明，顏衎勸說他把家中的十萬多財産進獻。晉祖嘉獎，功勞歸於顏衎。房知温的兒子房彥儒授官沂州刺史，顏衎爲殿中侍御史。

不久升爲都官員外郎，充任東都留守判官，改河陽三城節度副使、檢校左庶子，知州事。過

子，知州事。居半歲，得家問，父在青州有風痹疾，衎不奏棄官去侍疾，不復有仕宦意。歲餘，父疾不能起，衎親自捫矢，未嘗少倦。晉祖聞之，召爲工部郎中、樞密直學士，連使促召至闕，辭曰："臣無他才術，未知何人誤有聞達。望放臣還，遂其私養。"晉祖曰："朕自知卿，非他人薦也。"俄廢樞密院，以本官奉朝請。逾年，上表請還侍養，授青州行營司馬。丁父憂，哀毁甚。俄召爲駕部郎中、鹽鐵判官。以母老懇辭，有詔止守本官。

未幾，復出爲天平軍節度副使。開運末，授左諫議大夫，權判河南府，召拜御史中丞。喪亂之後，朝綱不振，衎執憲頗有風采。嘗上言："纔除御史者，旋授外藩賓佐，復有以私故細事求假外拜，州郡無參謁之儀，出入失風憲之體，漸恐四方得以輕易，百辟無所準繩。請自今藩鎮幕僚，勿得任臺官；雖親王、宰相出鎮，亦不得奏充賓佐。非奉制勘事，勿得出京，自餘不令厘雜務。"詔惟辟召入幕如故，餘從其請。復抗表求侍養，改户部侍郎。衎又堅乞罷免，詔書褒許，即與其母東歸。

漢乾祐末，丁憂。服除，詔鄆州高行周津遣赴闕，衎辭以足疾，不至。周廣順初，起爲尚書右丞，俄充端明殿學士。太祖征兖州，駐城下，遣衎往曲阜祠文宣王廟。城平，以衎權知州事。歸朝，權知開封。

時王峻持權，衎與陳觀俱爲峻所引用。會峻敗，觀左遷，衎罷職，守兵部侍郎。顯德初，上表求解官，授

了半年，得到家中的音訊，父親在青州患了風痹病，顏衎没有上奏就棄官離去侍候父親的病，不再有做官的意思。一年多以後，父親病重不能起床，顏衎親自照顧父親大小便，不曾有一點厭倦。晉祖聽到這件事，徵召爲工部郎中、樞密直學士，接連派人催促召他到朝廷，顏衎推辭說："我没有其他的才能，不知何人錯誤地把我上報。希望准許我回家，使我能奉養父親。"晉祖說："我自己瞭解你，不是他人推薦。"不久，廢除樞密院，顏衎以本官爲奉朝請。過了一年，顏衎上表請求回家侍養父親，於是授青州行營司馬。父親去世服喪，他悲哀過度而身體嚴重毁損。不久召他任駕部郎中、鹽鐵判官。因爲母親年老懇切辭謝，詔令僅守本官。

不久，顏衎又出任天平軍節度副使。開運末年，授左諫議大夫，權判河南府，召回爲御史中丞。禍亂之後，朝廷綱紀不振，顏衎執行法令頗有風采。他曾經進言說："纔任命御史的，隨即又授外藩的幕賓佐吏，又因爲私人的小事請假出外任職，州没有下級進見上級的禮儀，出入失去御史之體，擔心各地得以輕視，百官没有準繩。請從今天起，藩鎮的幕僚不得任臺官；即使是親王、宰相出朝鎮守，也不得上奏充任賓佐。不是奉皇上制令調查事情，不得離開京城，此外不使他們處理雜務。"皇帝下詔祇有徵召入幕府按照原來的制度，其餘采納他的請求。顏衎又上表直言請求侍養母親，於是改爲户部侍郎。顏衎又堅決請求罷免職務，詔書褒揚并允許，他就與母親東回家鄉。

後漢乾祐末年，母親去世服喪。服喪期滿，下詔鄆州高行周由水路送他趕赴朝廷，顏衎以脚病推辭，没有到。後周廣順初年，起用顏衎爲尚書右丞，隨即充任端明殿學士。太祖征伐兖州，駐軍城下，派遣顏衎前往曲阜祭祀文宣王廟。城攻下，以顏衎權知州事。回到朝廷，權知開封。

當時王峻掌權，顏衎與陳觀一起被王峻所引薦任用。王峻失敗，陳觀降職，顏衎免職，守兵部侍郎。顯德初年，顏衎上表請求解除官職，授

工部尚書，致仕還鄉里，臺閣縉紳祖餞都門外，冠蓋相望，時人榮之。建隆三年春，卒于家，年七十四。

爲工部尚書，退休回鄉，御史臺、尚書省官員在都城門外爲他餞行，一路上官車前後不絶，當時人認爲榮耀。建隆三年春，顔衎在家中去世，享年七十四歲。

衎守章句，無文藻，然諒直孝悌，爲時所推。

顔衎遵守章節句讀，沒有文采，然而誠實正直，注重孝悌，被當時所推重。

**劇可久**

劇可久字尚賢，涿州范陽人。沉毅方正，明律令。與馮道、趙鳳爲友。後唐同光初，鳳薦於朝，補徐州司法，以幹職聞。召爲大理評事，賜緋。逾年，遷大理正，坐誤治獄責授登州司户。遇赦，召爲著作郎。仕晉，歷殿中少監、太子右諭德、大理少卿，賜金紫。晉祖崩，可久方在病告，有司糾以不赴國哀，坐免。未幾復官，遷大理卿。

劇可久字尚賢，涿州范陽人。他深沉剛毅正直，通曉律令。與馮道、趙鳳爲朋友。後唐同光初年，趙鳳在朝廷推薦他，補爲徐州司法，以幹練聞名。徵召爲大理評事，賜緋。過了一年，升爲大理正，因爲錯誤審理案件而責授登州司户。遇到赦免，召爲著作郎。在後晉做官，歷任殿中少監、太子右諭德、大理少卿，賜金紫。晉祖逝世，劇可久正因病告假，有關部門以不赴國哀檢舉他，因此被免官。不久復官，升爲大理卿。

周廣順初，改太僕卿，復爲大理卿。會鄭州民李思美妻詣御史臺訴夫私鬻鹽，罪不至死，判官楊瑛置以大辟。有司攝治瑛，瑛具伏。可久斷瑛失入，減三等，徒二年半。宰相王峻欲殺瑛，召可久謂之曰："死者不可復生，瑛枉殺人，其可恕耶？"可久執議益堅，瑛得免死。由是忤峻，改太僕卿，分司西京。顯德三年，所舉官犯贓，可久坐停任。明年，復起爲右庶子。

後周廣順初年，劇可久改爲太僕卿，再次爲大理卿。鄭州百姓李思美的妻子到御史臺告丈夫私自賣鹽，罪行不至判死刑，而判官楊瑛却處以死刑。有關部門拘捕懲治楊瑛，楊瑛全部承認。劇可久對楊瑛輕罪重判，減輕三等，判徒刑二年半。宰相王峻想殺死楊瑛，召劇可久來告訴他說："死了的人不可能復生，楊瑛冤枉殺了人，他可饒恕嗎？"劇可久堅持自己的主張更加堅定，楊瑛得以免死。因此劇可久觸犯王峻，改爲太僕卿，分司西京。顯德三年，劇可久所推薦的官吏犯了貪污罪，劇可久因此停止任職。第二年，又起用爲右庶子。

世宗以刑書深古、條目繁細，難於檢討。又前後敕格重互，亦難詳審，於是中書門下奏曰："伏以刑法者，御人之銜勒，救弊之斧斤，有國家者不可一日而廢也。雖堯、舜之世，亦不能捨此而致治。今奉制旨，删定律令，有以見明罰敕法之意也。竊以朝廷之所用者，《律》十二卷、《律疏》三十卷、《式》二十卷、《令》三十卷、《開成格》一十卷、《大中統

世宗認爲刑法條文深奥、條目繁瑣細碎，難於檢查。另外，前後的敕令條例重復，也難以詳細審定，於是中書門下上奏説："我認爲刑法，是駕御人的馬勒和轡頭，解救弊敗的利器，掌握國家的人一天也不能廢棄。即使堯、舜時代，也不能捨棄刑法而達到太平。今天奉皇上的命令，删定法令，有用來顯示嚴明刑罰、整飭法度的意圖。我們認爲朝廷使用的是，《律》十二卷、《律疏》三十卷、《式》二十卷、《令》三十卷、《開成格》十卷、《大中統類》十二卷，後唐以來到

類》一十二卷，後唐以來至漢末編敕三十三卷，及國朝制敕等。律令則文辭古質，或難以詳明；格敕則條目繁多，或有所疑誤。將救舞文之弊，宜伸畫一之規。所冀民不陷刑，吏有所守。臣等商議，望準制旨施行。仍命侍御史知雜事張湜、太子右庶子劇可久、殿中侍御史率汀、職方郎中鄧守中、倉部郎中王瑩、司封員外郎賈玭、太常博士趙礪、國子博士李光贊、大理正蘇曉、太子中允王伸等十人編集新格，勒成部秩。律令之有難解者，就文訓釋；格敕之有繁雜者，隨事删削；其有矛盾相違、輕重失宜者，盡從改正，無或拘牽。候畢日，委御史臺、尚書省四品以上及兩省五品以上官參詳可否，送中書門下議定。”從之。自是湜等於都省集議删定，仍令大官供膳。五年，書成，凡三十卷，目曰《刑統》。宰相請頒天下，與律、疏、令、式并行。可久復拜大理卿。

後漢末年編敕三十三卷，以及本朝的制敕等。法令則文辭古樸質實，有的難以詳細明瞭；格敕則條目繁多，有的有疑誤。如果要救治舞文弄法的弊端，應該申述統一的法規。希望百姓不陷入法律條文，官吏有法可依。我們商議，希望獲准依制書旨意施行。仍然任命侍御史知雜事張湜、太子右庶子劇可久、殿中侍御史率汀、職方郎中鄧守中、倉部郎中王瑩、司封員外郎賈玭、太常博士趙礪、國子博士李光贊、大理正蘇曉、太子中允王伸等十人編輯新條例，編成卷册。法令有難於理解的，隨文解釋；條例有繁雜之處，隨事删削；其中有矛盾違背、輕重失宜的，全部隨之改正，不受拘束牽制。等到完成之日，委任御史臺、尚書省四品以上以及中書、門下兩省五品以上的官員參酌詳審可否，然後送中書門下審議確定。”采納他的意見。從此，張湜等人在尚書省聚集討論删削確定，并命令大官供給膳食。過了五年，書編成，總共三十卷，題目叫做《刑統》。宰相請求頒行天下，與律、疏、令、式并行。劇可久再授大理卿。

建隆三年，告老，改光禄卿致仕。卒，年七十七。

建隆三年，劇可久年老辭官，改爲光禄卿退休。去世，享年七十七歲。

可久在廷尉四十年，用法平允，以仁恕稱。

劇可久掌刑獄四十年，用法公正適當，以仁慈寬厚著稱。

## 趙逢

趙逢字常夫，嬀州懷戎人。性剛直，有吏幹。父崇事劉守光爲牙校。後唐天祐中，莊宗遣周德威平幽州，因誅崇。逢尚幼，德威録爲部曲，令與諸子同就學。

趙逢字常夫，嬀州懷戎人。性情剛毅正直，有爲官的才幹。父親趙崇事奉劉守光爲牙校。後唐天祐年間，莊宗派遣周德威平定幽州，因此殺死趙崇。趙逢還年幼，周德威收録他爲部屬，讓他與幾個兒子一同上學。

及德威戰没胡柳陂，逢乃游學河朔間。久之西游，客鳳翔李從曮門下。從曮卒，侯益領節制，逢又依之。漢乾祐中，益入爲開封尹，表逢爲巡官，逢不樂，乃求舉進士。是歲，禮部侍郎、集賢殿學士司徒翊典貢舉，擢登甲科。解褐授秘書郎、直

周德威戰死在胡柳陂後，趙逢便在河朔一帶游學。很久以後，游歷到西部，客居鳳翔李從曮的門下。李從曮死後，侯益兼任節度使，趙逢又依附他。後漢乾祐年間，侯益入朝任開封尹，上表推薦趙逢做巡官，趙逢不樂意，就要求考進士。當年，禮部侍郎、集賢殿學士司徒翊主持貢舉，趙逢考中甲科。初入仕授秘書郎、直史館。

史館。周廣順中，歷左拾遺、右補闕，皆兼史職。世宗嗣位，遷禮部員外郎、史館修撰。顯德四年，改膳部員外郎、知制誥。逾年，轉水部郎中，仍掌誥命。恭帝即位，賜金紫。

宋初，拜中書舍人。太祖征澤、潞，逢從行。次河内，聞李筠擁兵入寇，又慮太行艱險，乃妄言墜馬傷足，留於懷州。駕還京，有密旨除拜，逢當草制，又稱疾不入。太祖謂宰相曰："此人得非規避行役者耶?"對曰："誠如聖言。"遂貶房州司户。會恩，量移汝州司馬。

乾德初，召赴闕，授都官郎中、知制誥，充史館修撰，判館事。二年，改判昭文館。未幾，充樞密直學士，加左諫議大夫。蜀平，出知閬州。時部内盜賊攻州城，逢防禦有功。賊既平，誅滅者僅千家。妻朱氏病死京師，詔給葬事。代還，遷給事中，充職。六年，權知貢舉。

太祖征太原，以逢爲隨軍轉運使，鑄印賜之。會發諸道丁壯數十萬，築堤壅汾水灌晋陽城。逢白太祖乞效用，即命督其版築。時方盛暑，逢於烈日中親課力役，因而遘疾，輿歸京師。開寶八年，卒。

逢揚歷清近，所至有聲，然傷慘酷，又言多詆訐，故縉紳目之爲"鐵橛"。大中祥符三年，特詔録其子極爲三班借職。

後周廣順年間，歷任左拾遺、右補闕，都兼任史官的職務。世宗繼位，升爲禮部員外郎、史館修撰。顯德四年，改爲膳部員外郎、知制誥。過了一年，轉水部郎中，仍爲知制誥。恭帝即位，賜金紫。

宋朝初年，爲中書舍人。太祖征伐澤、潞，趙逢跟隨前行。駐扎在河内，聽説李筠聚集軍隊來侵犯，又考慮太行山艱險，於是假稱從馬上掉下來傷了脚，留在懷州。太祖回到京城，有密令授官，趙逢應當起草制書，但他又稱病不去。太祖對宰相説："這個人是不是躲避公役呢?"回答説："實在如皇上所言。"於是貶趙逢爲房州司户。遇恩赦，改爲離京較近的汝州司馬。

乾德初年，徵召赴朝廷，授爲都官郎中、知制誥，充任史館修撰，判館事。二年，改判昭文館。不久，充任樞密直學士，加官左諫議大夫。蜀平定，出朝爲閬州知州。當時，轄區内盜賊攻打州城，趙逢防禦有功。盜賊平息後，被殺的將近一千家。趙逢的妻子朱氏病死在京城，皇上詔令供給安葬費用。任滿回來，升爲給事中，充任職務。六年，權知貢舉。

太祖征伐太原，任命趙逢爲隨軍轉運使，鑄印賜給他。適逢調發各路的壯丁數十萬，修築河堤堵截汾水流入晋陽城。趙逢禀告太祖請求效力，任命他監督築堤。當時正是大熱天，趙逢在烈日下親自督促工役，因而生病，乘車回到京城。開寶八年，去世。

趙逢爲官清廉，所到之處有聲望，然而苛刻殘忍，説話經常詆毁和揭發别人的陰私，所以士大夫把他看作"鐵橛"。大中祥符三年，特别下詔録用他的兒子趙極爲三班借職。

**蘇曉**

蘇曉字表東，京兆武功人。父瓚仕後唐，歷秘書少監。

長興初，曉辟鄧州從事。漢祖鎮太原，表爲觀察支使。周廣順初，由華州支使入爲大理正。以讞獄有功，遷少卿。顯德中，歷屯田郎中。

宋初，詔與竇儀、奚嶼、張希讓

蘇曉字表東，京兆武功人。父親蘇瓚在後唐做官，歷任秘書少監。

長興初年，蘇曉被徵召爲鄧州從事。漢祖鎮守太原，上表推薦他做觀察支使。後周廣順初年，由華州支使入朝任大理正。因爲議罪判案有功，升爲少卿。顯德年間，歷官屯田郎中。

宋朝初年，下詔讓蘇曉與竇儀、奚嶼、張希

等同詳定《刑統》爲三十卷及《編敕》四卷。建隆四年，權大理少卿事，遷度支郎中。乾德三年，出爲淮南轉運使，建議榷蘄、黄、舒、廬、壽五州茶，置十四場，規其利，歲入百餘萬緡。開寶三年，遷司勛郎中，改西川轉運使，仍掌京城市征。

先是，朝廷遣供備庫使李守信市木秦、隴間，守信盗官錢巨萬，既受代，爲部下所發，守信至中牟，自剄於傳舍。太祖命曉案之，逮捕甚衆。右拾遺、通判秦州馬適妻李，即守信息女。守信嘗用木爲筏以遺適，曉得守信所送書以進，太祖將捨之，曉上章固請置於法，仍籍其家。餘所連及者，多至破産，盡得所隱没官錢。擢拜曉右諫議大夫、判大理寺，賜金紫，遷左諫議大夫。七年，監在京商税。九年六月，卒，年七十三。

曉深文少恩，當時號爲酷吏。及卒，無子，有一女甚鍾愛，亦先曉卒，人以爲深刻所致。

## 高防

高防字修己，并州壽陽人。性沉厚，守禮法。累世將家。父從慶，戍天井關，與梁軍戰死。防年十六，護柩以歸。事母孝，好學，善爲詩。

初，張從恩爲北京副留守，奏攝太原府倉曹掾。從恩移澶州防禦使，表爲判官。有親校段洪進盗官木造器，市取其直。從恩聞之怒，將殺之。洪進懼，思緩其罪，紿曰："判官使爲之。"從恩召防詰之，防即引伏，洪進得免。從恩遺防錢十千、馬一匹遣之。防拜受而去，終不自明。既而悔之，命騎追及，防不得已而還，賓主如初。又居帳下歲餘，稍稍

讓等一同詳細審定《刑統》爲三十卷以及《編敕》四卷。建隆四年，蘇曉權大理少卿事，升爲度支郎中。乾德三年，出朝爲淮南轉運使，建議專賣蘄州、黄州、舒州、廬州、壽州五州的茶葉，設十四場，收其利，每年收入一百多萬緡。開寶三年，升爲司勛郎中，改任西川轉運使，仍然掌管京城的市場税收。

此前，朝廷派遣供備庫使李守信在秦、隴一帶收購木材，李守信盗竊國家錢財數額極大，已經任滿，被部下揭發，李守信到中牟，在官舍自殺。太祖命令蘇曉審查這件事，逮捕很多人。右拾遺、通判秦州馬適的妻子李氏，就是李守信的親生女。李守信曾經用木頭做筏贈給馬適，蘇曉得到李守信所送的信進呈，太祖將放棄此事，但蘇曉上表堅持請求按法律處理，把他的家財没收入官。其餘受牽連的人，大多破産，全部追回所隱藏的官錢。於是提拔蘇曉爲右諫議大夫、判大理寺，賞賜金紫，遷爲左諫議大夫。開寶七年，監在京商税。九年六月，去世，享年七十三歲。

蘇曉苛刻嚴峻缺少恩德，在當時稱爲酷吏。去世，没有兒子，有一個女兒，蘇曉很鍾愛她，也比他先死，人們認爲是他嚴酷刻薄所致。

高防字修己，并州壽陽人。性情樸實穩重，遵守禮法。他家是幾代武將之家。父親高從慶，戍守天井關，與後梁軍作戰而死。高防當時十六歲，護送靈柩回家。他侍奉母親很孝順，喜歡學習，擅長作詩。

起初，張從恩任北京副留守，上奏推薦高防代理太原府倉曹掾。張從恩移任澶州防禦使，上表推薦高防爲判官。有親校段洪進盗取國家的木材製作器物，拿到市場上出售。張從恩聽到這事發怒，將要殺他。段洪進害怕，想減緩自己的罪，便欺騙説："是高防讓我做的。"張從恩召來高防責問，高防馬上承認，段洪進得以免死。張從恩給他錢十千、馬一匹送走他。高防拜受而去，始終不説明自己代人受過。不久張從恩後悔，命令騎兵追趕高防，高防不得已而回來，賓

有言防自誣以活人，從恩益加禮重。從恩入爲樞密副使，防授國子監丞。從恩留守西洛，又爲推官。召拜殿中丞，充鹽鐵推官。以母憂去官，服除，隨從恩歷鄆、晋、潞三鎮判官。契丹入汴，晋主北行。從恩欲歸款契丹，召拜計議，防爲陳逆順，請固守臣節。爲左右所摇，從恩不用其言，遂歸契丹。既行，命副使趙行遷知留後，從恩所親王守恩爲巡檢，與防同領郡事。防與守恩謀誅行遷，以城歸漢祖。漢祖召防赴太原，加檢校金部郎中。

主友好如初。又在軍中任職一年多，漸漸有人説高防代人受過救活别人，張從恩更加禮遇敬重他。張從恩入朝任樞密副使，高防授爲國子監丞。張從恩留守西洛，高防又爲推官。朝廷召高防爲殿中丞，充任鹽鐵推官。因爲母親去世守喪而離職，服喪期滿，跟隨張從恩歷任鄆、晋、潞三鎮判官。契丹入汴，晋主北去。張從恩想歸順契丹，召高防計議，高防爲他陳述利害，請求他堅守臣子的節操。但被左右動摇，張從恩没有聽從他的意見，便歸順契丹。上路之後，命令副使趙行遷知留後，張從恩的親信王守恩爲巡檢，與高防一同領州事。高防與王守恩謀殺趙行遷，獻城歸順漢祖。漢祖召高防赴太原，加官檢校金部郎中。

乾祐初，授屯田員外郎，改浚儀令。時楊邠用事，與防有隙，未幾，免職。居數月，夢一吏以白帕裹印，自門入授防，防寤而思曰："白主刑，吾當爲主刑官乎?"俄而周祖即位，起爲刑部員外郎，吏齎印至，一如夢中所睹。改開封令，遷本府少尹，除刑部郎中。宿州民以刃殺妻，妻族受賂，僞言風狂病喑。吏引律不加考掠，具獄上請覆。防云："其人風不能言，無醫驗狀，以何爲證？且禁繫逾旬，亦當須索飲食。願再劾，必得其情。"周祖然之，卒置於法。

乾祐初年，授爲屯田員外郎，改任浚儀令。當時楊邠當權，與高防有矛盾，不久，免了高防的職。過了幾個月，高防夢見一個吏人用白帕裹着大印，從大門進來授給他，高防醒來思索説："白色象徵刑，我應當成爲掌管刑法的官嗎?"不久，周祖即位，起用他任刑部員外郎，吏人送印到來，全部如同夢中所見。改任開封令，升爲本府少尹，任爲刑部郎中。宿州一百姓用刀殺了妻子，妻子的族人接受賄賂，假説他患了瘋狂病啞了。官吏援引法律不加拷問鞭打，把定案案卷送上來請求覆核。高防説："這個人患瘋病不能説話，没有醫生檢驗的文書，以何爲證？况且拘禁超過了十天，也應當索要飲食啊。希望再審查，必定獲得真實情况。"周祖同意他的見解，最後把他法辦。

世宗尹京，判官崔頌忤旨，簡求僚佐，宰相首以防薦。周祖曰："朕方欲用之。"乃以防代頌。世宗即位，拜左諫議大夫，賜金紫、鞍勒馬。顯德二年，遷給事中。從征淮南，初下泰州，即命防權知州事兼判海陵監事。會吴師至，乃遷州民入牙城，分兵固守，以俟外援。俄而揚帥韓令坤馳騎召防，吴軍復至廣陵，防與令坤敗之。詔書嘉獎。三年，改左散騎常

世宗爲京兆尹時，判官崔頌違背聖旨，選拔判官，宰相首先推薦高防。周祖説："我正想任用他。"就以高防代替崔頌。世宗即位，授高防爲左諫議大夫，賜金紫、鞍勒馬。顯德二年，高防升任給事中。跟隨世宗征伐淮南，剛到泰州，就任命高防權知州事兼判海陵監事。正逢吴軍到來，就遷移泰州百姓進牙城，分兵堅守，等候外面的援助。不久，揚帥韓令坤派騎兵來召高防，吴軍又到廣陵，高防與韓令坤擊敗了吴軍。有詔書嘉獎他們。三年，高防改任左散騎常侍。當年

侍。其秋，召歸闕。復歷知蔡、宋二州。再從世宗南征，判行泗州，及城降，命防知州事，復知蔡州。五年，遷户部侍郎。世宗謀取蜀，以防爲西南面水陸轉運制置使，屢發芻糧赴鳳州，爲征討之備。

秋，召回朝廷。又歷任蔡州、宋州二州知州。再次跟隨世宗南征，判行泗州，泗州城投降，任命高防知州事，再任蔡州知州。五年，升爲户部侍郎。世宗想攻蜀，任命高防爲西南面水陸轉運制置使，多次徵發糧草趕到鳳州，作征討的準備。

太祖還自陳橋，防所居爲里民所略，詔賜綾絹、衣服、衾裯、鞍馬。及征李筠，防又爲潞州東北路計度轉運使。澤、潞平，拜尚書左丞，賜銀器、綵帛、鞍勒馬。

太祖從陳橋回來，高防居住的地方被同里人搶劫，下詔賜給他綾絹、衣服、衾綢、鞍馬。征伐李筠時，高防又任潞州東北路計度轉運使。澤州、潞州平定，授爲尚書左丞，賞賜銀器、綵帛、鞍勒馬。

建隆二年，出知秦州，州與夏人雜處，罔知教養，防齊之以刑，舊俗稍革。州西北夕陽鎮，連山谷多大木，夏人利之。防議建采造務，闢地數百里，築堡要地。自渭而北，夏人有之；自渭而南，秦州有之。募卒三百，歲獲木萬章。夏部尚波于等率諸族千餘人，涉渭奪木筏，殺役兵。防出與戰，俘四十七人以獻。太祖慮擾邊郡，詔諭酋帥，賜所獲之俘錦袍、銀帶以遣之，遂罷采木之役，命吴廷祚爲節度以代防。歸爲樞密直學士，復出知鳳翔。乾德元年，卒，年五十九。

建隆二年，高防出朝爲秦州知州，秦州人與西夏人雜處，没有教養，高防以刑法整治，舊的風俗逐漸改變。秦州西北的夕陽鎮，連接山谷，有很多大樹，西夏人常去砍伐。高防建議設伐木場，開闢土地數百里，在重要的地方修築城堡。從渭水以北，西夏人占有；渭水以南，秦州占有。招募士卒三百人，每年獲大木材上萬。西夏部尚波于等率各族一千多人，過渭河搶奪木筏，殺服役的士兵。高防出兵與他們作戰，俘虜了四十七人進獻。太祖擔心擾亂邊境，下詔書曉諭酋長，賜給俘虜錦袍、銀帶放走，於是停止了采木的勞役，任命吴廷祚爲節度使代替高防。高防回朝爲樞密直學士，又出朝爲鳳翔知府。乾德元年，去世，年五十九。

太祖甚悼惜，賜其子太府寺丞延緒詔曰："爾父有幹蠱之才，懷匪躬之節，朕所毗倚。遽兹淪亡，聞之蠹傷，不能自已。矧素尚清白，諒無餘資，殯殮所須，特宜優恤。今遣供奉官陳彦珣部署歸葬西洛，凡所費用，并從官給。"

太祖十分哀傷惋惜，賜高防的兒子太府寺丞高延緒詔書説："你父親有幹練的才能，心懷奮不顧身的臣節，是我的輔佐和依靠。突然在此時死亡，聽到消息令我傷悲，不能控制自己。况且他一生清白，想必没有多餘的錢財，入殮和埋葬所需，應該優厚撫恤。如今派遣供奉官陳彦珣安排歸葬西洛，所有費用，都由官府供給。"

**馮瓚**

馮瓚字禮臣，齊州歷城人。性便佞，任數，務巧進。父知兆，後唐司農卿。瓚以蔭補，解褐授秘書省校書郎，遷著作佐郎，出爲諸城令。歲滿，授太子右贊善大夫。

馮瓚字禮臣，齊州歷城人。生性巧言諂媚，善用權謀，務求投機進取。父親馮知兆，曾任後唐司農卿。馮瓚因爲恩蔭補官，初入仕爲秘書省校書郎，升任著作佐郎，出朝任諸城令。滿一年，授太子右贊善大夫。

漢初，改監察御史。周廣順元

後漢初年，改爲監察御史。後周廣順元年，

年，遷殿中侍御史。河陽判官宋仁範與洛陽嫠婦交訟，詔瓚劾之。獄成，大理斷以官當徒，追兩官告身，刑部員外郎張處素覆核無異，奏行。仁範詣闕訴其事，詔還一官，瓚洎處素俱坐降一階。顯德初，遷刑部員外郎，充三司判官。歲餘，改祠部郎中，充集賢院直學士。

升爲殿中侍御史。河陽判官宋仁範與洛陽寡婦互相控告，下詔馮瓚審訊。案件成立，大理寺判決由於做官應當判徒刑，發文書降兩級官階，刑部員外郎張處素覆核没有異議，上奏執行。宋仁範到朝廷訴説這件事情，下詔還他一級官階，馮瓚及張處素都因此降一級官階。顯德初年，升爲刑部員外郎，充三司判官。一年多以後，改爲祠部郎中，充任集賢院直學士。

宋初，轉兵部郎中，加金紫階。瓚風神俊爽，善談論，有吏材，太祖甚寵之，擢拜左諫議大夫，出知舒州。境内有菰蒲魚鱉之饒，居民采以自給，防禦使司超盡征之，瓚奏奪民利，請蠲除，從之。建隆四年春，徙知廬州。乾德三年，以本官充樞密直學士。

宋朝初年，轉爲兵部郎中，加官金紫階。馮瓚風度才華出衆，善於談論，有做官的才幹，太祖很寵愛他，越級升爲左諫議大夫，出朝爲舒州知州。舒州境内菰蒲魚鱉富足，居民采來給養自己，防禦使司超全部徵收，馮瓚上奏説這是奪取百姓之利，請求免除，采納這意見。建隆四年春，改爲廬州知州。乾德三年，以本官充任樞密直學士。

時劍外初平，卒有亡命者散匿爲盜，命瓚知梓州。無何，蜀軍校上官進率亡命三千餘人，掠民數萬，夜攻州城。瓚曰："賊乘夜奄至，此烏合之衆，以棰梃相擊，必無固志。正可持重以鎮之，旦自潰矣。"城中止有雲騎兵三百，令分守城門。瓚坐城樓，密令促其更籌，未夜分擊五鼓，賊悉遁去。因縱兵追之，擒上官進，斬於市。誘其餘黨千餘人，并釋其罪，境内獲安。

當時劍外剛平定，士卒中有亡命之徒分散躲藏起來做盜賊，任命馮瓚爲梓州知州。不久，蜀軍校上官進率領亡命徒三千多人，搶劫百姓數萬，夜裏攻打州城。馮瓚説："敵賊乘着黑夜忽然到來，這些烏合之衆，用馬鞭木棒前來攻擊，必定没有堅定的志向。正可以穩固防守來鎮懾他們，早晨自己就潰散了。"城中僅有雲騎兵三百，下令分派守護城門。馮瓚坐在城樓上，秘密命令加速敲擊報更的梆鼓，未到半夜敲五更，盜賊全部逃走。馮瓚趁機驅兵追擊他們，捕獲上官進，在街市上斬首。招降餘黨一千多人，一并解脱他們的罪行，境内獲得安定。

初，太祖欲任用瓚，常與趙普言瓚有奇材。普忌之，乃遣詣蜀平寇，潛令所親信從其行，密察其過，即亡入京師擊登聞鼓，訟瓚及監軍綾錦副使李美、通判殿中侍御史李楲受賕爲奸事。急召歸闕，親問之，詞理屢屈，乃屬吏。既而普遣人至潼關，閲其囊裝，得金帶珍玩之物，皆封題將以賂劉嶅，嶅方在太宗幕府。瓚具伏，普言法當死，太祖欲貸之，普固執不可，乃削去名籍。瓚流登州沙

起初，太祖想任用馮瓚，常常與趙普説馮瓚有奇才。趙普忌恨他，就派遣他到蜀平定盜匪，暗中命令親信跟隨他前行，秘密監察他的過失，就逃入京城擊登聞鼓，控告馮瓚以及監軍綾錦副使李美、通判殿中侍御史李楲受賄幹壞事。皇帝急速召他回朝，親自問他，馮瓚多次理屈詞窮，就把他交給獄吏。不久趙普派人到潼關，察看他的行囊，得到金帶和珍玩之物，都封條題款用來賄賂劉嶅，劉嶅那時正在太宗幕府。馮瓚全部服罪，趙普説按法律應當處死，太祖想寬免他，趙普堅持不可以，就削職爲民。馮瓚流放登州沙

門島，美配隸通州海門島，嶅免所居官。李檝者，嘗與王德裔佐王饒幕，太祖納孝明皇后，因識之。德裔輕率而檝謹厚，太祖薄德裔而厚檝，至是，檝特免配流。未幾，復爲御史。

瓚在海上凡十年不得召，開寶末，遇赦放還。太宗即位，授左贊善大夫。太平興國元年冬，與禮部員外郎賈黄中、左補闕程能分掌左藏三庫。先是，貨泉與金帛通。至是，以帑藏充溢，乃命分之。二年，復賜金紫。明年，判大理寺，改度支判官，遷秘書少監，充職。四年，上親征太原，以瓚爲隨駕三司判官。凱旋，改大理卿兼判秘書省。以足疾求解，優詔免朝請，令於本司視事。瓚抗章請退，除給事中致仕，復舊勛階。五年，卒，年六十七。子克忠，至内殿崇班、閤門祗候。

## 邊珝

邊珝字待價，華州鄭人也。曾祖頡，石泉令。祖操，下邳令。父蔚，太常卿。

珝，晋天福六年，舉進士，解褐秘書省校書郎、直洪文館。漢乾祐初，爲右拾遺，加朝散大夫。澤州饑，奉詔視民田。周廣順元年，遷右補闕。三年，轉起居舍人。顯德二年，改庫部員外郎。丁外艱，服闋，授職方員外郎，知通州。珝課鬻鹽於狼山，歲增萬餘石。

宋初，詣衛州視秋稼及掌京倉。建隆二年，兄玗自河南令入爲吏部員外郎，復以珝爲洛陽令。兄弟迭尹赤邑，時人榮之。乾德初，召爲倉部郎中。蜀平，命珝知三泉縣。開寶初，遷職方郎中，監京兆麯務，又掌建安軍榷貨，奏徙務揚州。有富民訴廣陵

門島，李美發配通州海門島，劉嶅免去所任官職。李檝，曾與王德裔輔佐王饒幕府，太祖納孝明皇后，因此認識他。王德裔輕率而李檝謹慎厚道，太祖輕視王德裔而厚愛李檝，到這時，李檝特許免除發配流放。不久，又任御史。

馮瓚在島上總共十年不得召回，開寶末年，遇赦免放回。太宗即位，授左贊善大夫。太平興國元年冬，與禮部員外郎賈黄中、左補闕程能分別掌管左藏三庫。此前，貨幣與金帛通庫。到這時，因爲國庫充溢，就下令把它們分開。二年，又賜給金紫。一年後，判大理寺，改任度支判官，升爲秘書少監，充任職務。四年，皇上親征太原，任命馮瓚爲隨駕三司判官。凱旋，改任大理卿兼判秘書省。因爲脚病請求解官，詔令嘉獎而免去朝請，命令在本部門任職。馮瓚上奏章請求退職，授給事中退休，恢復過去的勛階。五年，去世，享年六十七歲。他的兒子馮克忠，官至内殿崇班、閤門祗候。

邊珝字待價，華州鄭人。曾祖邊頡，任石泉令。祖父邊操，任下邳令。父親邊蔚，任太常卿。

邊珝，後晋天福六年，舉爲進士，初入仕爲秘書省校書郎、直洪文館。後漢乾祐初年，爲右拾遺，加官朝散大夫。澤州饑荒，奉詔令視察民田。後周廣順元年，升爲右補闕。三年，轉爲起居舍人。顯德二年，改任庫部員外郎。父親去世，服喪期滿，授職方員外郎，通州知州。邊珝在狼山徵收賣鹽税，每年增加一萬多石。

宋朝初年，到衛州視察秋收以及掌管京城倉庫。建隆二年，他的哥哥邊玗從河南縣令入朝爲吏部員外郎，又任命邊珝爲洛陽令。兄弟相繼做京城屬縣長官，受到當時人贊美。乾德初年，召邊珝任倉部郎中。蜀平定，命令他爲三泉縣知縣。開寶初年，升任職方郎中，監京兆麯務，又掌管建安軍專賣，上奏請求將榷貨務移往揚州。

尉謝圖殺其父，本部收尉囚之，官吏推劾累三百日，獄未具，州以狀聞。詔珝案鞠，盡得其實。乃富民以私憾誣告尉，即反坐之。就命權知州事，仍兼榷貨務。罷郡，又兼掌酒稅鹽礬務。未幾，丁母憂，起復，知州事。會征江表，兼領淮南轉運使。金陵平，知江北諸州轉運事。

有富裕百姓控告廣陵尉謝圖殺害他的父親，本州官府收捕謝圖囚禁，官吏審訊累計三百天，案件還沒有成立，州裏把情況上報朝廷。下詔邊珝審訊，全部得到實情。乃是富裕百姓因爲私仇誣告謝圖，因此反治富民的罪。就地任命邊珝權知州事，仍兼榷貨務。罷免州事，又兼管酒稅鹽礬務。不久，母親去世，服喪未滿而起用，知州事。征伐江表，邊珝兼領淮南轉運使。金陵平定，知江北諸州轉運事。

太宗即位，遷吏部郎中。召還，賜金紫，充廣南轉運使。初至，桂州守張頌卒。頌，濰州人，藁葬城外。舊制不許以族行，僕人乃分匿其家財，珝召官吏悉追取之，部送其柩歸濰州。又屬郡守與護軍有忿隙者，但奏令易地，不致之於罪釁。太平興國五年，代歸。拜右諫議大夫，領吏部選事。七年，移知開封府。明年夏，卒，年六十三。

太宗即位，邊珝升吏部郎中。召回，賜金紫，充任廣南轉運使。初到，桂州守張頌去世。張頌，濰州人，草草埋葬在城外。舊制不許讓家族來料理後事，僕人就分藏了他的家財，邊珝召來官吏全部追回，護送他的靈柩回到濰州。又轄區太守與護軍有仇恨的，僅上奏讓他們換地方，而不給他們治罪。太平興國五年，任滿回到朝廷。爲右諫議大夫，領吏部選事。七年，改爲開封府知府。第二年夏，去世，享年六十三歲。

珝精力有吏材，帝方欲倚用，及聞其卒，嘆惜數四，賻其家絹四百匹，錢二十萬。珝一子早卒，以其從子俊爲尉氏主簿。兄玕至金部郎中，弟玢右贊善大夫，從子倣至殿中丞，倚爲比部員外郎。

邊珝專心努力有做官的才幹，皇帝正想依靠任用，聽說他死了，嘆惜多次，贈給喪資絹四百匹，錢二十萬。邊珝的一個兒子早死，讓他的侄子邊俊爲尉氏主簿。他的哥哥邊玕官至金部郎中，弟弟邊玢官至右贊善大夫，侄子邊倣官至殿中丞，邊倚官至比部員外郎。

## 王明

王明字如晦，大名成安人。晉天福中，舉進士不第。驍騎將藥元福爲原州刺史，辟爲從事。馮暉節制靈武，表爲觀察巡官。周廣順初，元福領陳州防禦使，奏署判官。會劉崇寇晉州，命元福將兵援之，事多咨於明。

王明字如晦，大名成安人。後晉天福年間，未考中進士。驍騎將藥元福爲原州刺史，徵召他爲從事。馮暉爲靈武節度使，上表推薦他爲觀察巡官。後周廣順初年，藥元福領陳州防禦使，上奏署他爲判官。劉崇入侵晉州，命令藥元福領兵增援晉州，有事大多詢問王明。

先是，州縣吏部送丁壯餉糧，一夕，夫盡遁去。元福怒，盡驅官吏出軍門，將就戮。明馳往止之，入白元福曰："今軍儲無闕，丁夫數萬人，文吏懦不能制，斬之何益，不如寬以待之。賊敗凱旋，公無專殺之名，不

此前，州縣的官吏押送壯丁和糧餉，一天夜裏，壯丁全部逃走。藥元福大怒，把全部官吏趕出軍營，將要殺死他們。王明急速趕去阻止，進營對藥元福說："如今軍餉不缺，壯丁幾萬人，文官們懦弱不能控制，斬了他們有什麽好處，不如寬待他們。敵人打敗後凱旋，您没有隨意殺人

亦善乎?"元福感悟，盡免其死。既而崇衆宵遁，即命元福爲建雄軍節度留鎮，因奏署明爲書記，賜緋魚。

的名聲，不也很好嗎?"藥元福有所感悟，全部免去死罪。不久，劉崇的部衆夜晚逃跑，就任命藥元福爲建雄軍節度使留下鎮守，因而上奏安排王明爲書記，賜緋魚。

顯德初，元福移鎮陝，恃功多驕恣，明以直道規之，忤其左右，多毀明於元福，元福亦稍疏之。明以父病求歸省，元福數召明，明因謝絶之。詣闕上書，求任州縣，歷清平、鄄城二縣令。

顯德初年，藥元福移鎮陝州，自恃有功而驕横，王明以理規勸，抵觸了他左右的人，這些人常在藥元福面前詆毀王明，藥元福也漸漸疏遠他。王明因父親生病請求回家探望，藥元福多次召他，他趁機謝絶回去。王明到朝廷上書，請求充任州縣官，歷任清平、鄄城二縣縣令。

宋初，荆南高繼冲入覲，授彭門節鉞，以明爲武寧軍節度掌書記。乾德初，召公卿近臣各舉清白有吏幹者一人，給事中馬士元以明塞詔，召爲左拾遺。蜀平，選知榮州，代歸，遷右補闕。會用兵於嶺南，選爲荆湖轉運使。開寶三年，大舉南征，以明爲隨軍轉運使。山路險絶，舟車不通，但以丁壯數萬人轉遞，供億不闕。每下一郡一城，必先保其簿書，守其倉庫。既而賀州未下，明入與主帥計曰:"當急取之，恐援兵至，則我師勝負未可知。"諸將頗猶豫。明乃擐甲胄，率所部護送輜重卒百人，擁丁夫數千，畚鍤皆作，堙其塹，直抵城門。城中懼，開門納款，遂據有之。因抵廣州，賊衆十餘萬拒戰。是夕，大風發屋折木，衆乃驚懼。明與都部署潘美等謀，命丁夫數千人，人持二炬，間道先搗賊壘，大軍蓐食，陣以待之。俄而萬炬皆發，焚其栅。賊驚，果來犯，大軍因逆擊之，賊大敗，斬首數萬，劉鋹以城降。廣州平，爲本道轉運使。太祖嘉其功，擢授秘書少監，領韶州刺史，充轉運使。俄以潘美、尹崇珂爲嶺南轉運使，以明爲副使。明遍歷部内，視民疾苦，舊無名科斂，悉條奏除之，嶺表遂安。

宋朝初年，荆南高繼冲來朝拜皇帝，授給彭門節度使，任命王明爲武寧軍節度掌書記。乾德初年，皇帝召公卿和親近大臣各自推舉一名清白而有官吏才幹的人，給事中馬士元就推薦王明應付詔令，召他爲左拾遺。蜀平定，選爲榮州知州，任滿回朝，升爲右補闕。對嶺南用兵時，選爲荆湖轉運使。開寶三年，大舉南征，任命王明爲隨軍轉運使。山路險絶，車船不通，僅以壯丁幾萬人運送，所需供應不缺。每攻下一州一城，王明必定先保存簿籍，守住倉庫。不久，賀州没有攻下，王明去與主帥謀劃説:"應當急速攻取，恐怕援兵到來，我軍勝負就難測了。"各將官很猶豫。王明就穿上鎧甲，率護送輜重的部下一百人，聚集壯丁幾千人，畚和鍤都動用，堵塞塹道，直抵城門。城中懼怕，開門投降，終於占領其城。因此抵達廣州，賊衆十多萬人抵抗。當天夜晚，大風颳毁房屋摧折樹木，敵人驚恐害怕。王明與都部署潘美等謀劃，命令壯丁數千人，每人拿兩把火炬，從小路先搗敵營，大軍就地吃飯，嚴陣以待。很快萬把火炬齊發，焚燒他們的栅欄。敵人驚慌，果然來進犯，大軍趁機迎擊他們，敵人大敗，斬首數萬，劉鋹獻城投降。廣州平定，王明任本道轉運使。太祖嘉獎他的功勞，越級升爲秘書少監，領韶州刺史，充任轉運使。不久，任命潘美、尹崇珂爲嶺南轉運使，任命王明爲副使。王明走遍管轄地區，視察人民疾苦，舊時没有名目的税收，全部逐條上奏皇帝廢除，嶺表得到安寧。

七年，代歸，帝召見勞問，賜襲衣、金帶、鞍勒馬。是歲，將用師南唐，以明爲黄州刺史，帝密授成算。明既視事，即完葺城壘，訓練士卒，衆莫解其意。俄而王師自荆渚乘戰艦而下，即以明爲池州至岳州江路巡檢戰棹都部署。擊鄂州軍於江南，斬首三百級，又破萬餘人於武昌，殺江南軍七百人，拔樊山寨。破江州軍，斬首三千級。又破江南軍三百人於江中，獲船十餘艘。又擊敗湖口軍萬餘衆，奪戰艦五百艘。

時南唐將朱令贇自上江領衆十五萬，連大艦沿流而下，將焚采石浮梁，抵金陵爲援。明率所部舟師屯獨樹口，遣其子馳奏，請添造戰艦三百艘以襲令贇。帝曰："非應急策也，令贇朝夕至，金陵之圍解矣。"乃密遣人諭明，令樹長木於洲浦間，若帆檣之狀。令贇望見之，果疑大軍襲其後，逗撓不敢進。明移檄諸軍，相爲掎角，因督兵棹襲之。至小孤山，與諸軍合勢，大破之，擒令贇，衆赴水死者十五六。金陵平，詔明安撫諸郡，因命知洪州。太宗即位，兼領江南諸路轉運使。召爲右諫議大夫，充三司副使。

太平興國七年，與侯陟同判三司事。八年，召分三司，各命使領之，改左諫議大夫，爲鹽鐵使，遷給事中。雍熙四年，改光州刺史，出知并州。端拱元年，代還。表求换秩，改禮部侍郎。會契丹擾邊，詔以明知真定府。契丹遁去。淳化初，詔歸闕，知京朝官差遣事。二年，卒，年七十三。

子挺、扶，并進士及第。歷臺省，累爲轉運使，皆知名。挺至殿中侍御史，扶嘗直集賢院，至工部員外

七年，王明任滿回朝，皇帝召見并慰勞他，賜給成套衣服、金帶、鞍勒馬。這一年，將要用兵南唐，任命王明爲黄州刺史，皇帝秘密授給他制勝的策略。王明就職以後，立即修整城壘，訓練士卒，衆人不解他的用意。不久，朝廷的軍隊從荆渚乘戰艦而下，就任命王明爲池州至岳州江路巡檢戰棹都部署。在江南攻打鄂州軍，斬首三百級。又在武昌打敗一萬多人，殺江南軍七百人，攻下樊山寨。打敗江州軍，斬首三千級。又在長江中打敗江南軍三百人，繳獲船十多艘。又擊敗湖口軍一萬多人，奪得戰艦五百艘。

當時南唐將領朱令贇從長江上游率領部衆十五萬，大艦相連沿江而下，將要燒采石的浮橋，抵達金陵作援兵。王明率水軍屯兵獨樹口，派遣他的兒子急速上奏，請求添造戰艦三百艘襲擊朱令贇。皇帝説："這不是應急的策略，朱令贇早晚一到，金陵的圍困就解除了。"就秘密派人告訴王明，叫他在河岸間竪起長木頭，像船上的帆杆的樣子。朱令贇看到這些長木，果然懷疑大軍襲擊他們的背後，徘徊觀望不敢前進。王明給各軍發軍書，相互分兵牽制，趁機統率士兵和戰船襲擊敵人。到小孤山，與各軍會合，大敗敵人，捕獲朱令贇，敵衆投水而死的人十有五六。金陵平定，下詔王明安撫各州，并任命他爲洪州知州。太宗即位，兼領江南各路轉運使。召爲右諫議大夫，充任三司副使。

太平興國七年，王明與侯陟同判三司事。八年，命令分開三司，分别任命使臣兼領職務，王明改任左諫議大夫，爲鹽鐵使，升爲給事中。雍熙四年，改任光州刺史，出朝爲并州知州。端拱元年，任滿回朝。上表請求調换官職，改任禮部侍郎。契丹侵擾邊境，下詔任命王明爲真定府知府。契丹逃走。淳化初年，下詔回朝，知京朝官差遣事。二年，去世，享年七十三歲。

兒子王挺、王扶，都是進士及第。歷任御史臺、尚書省的官職，官至轉運使，都知名。王挺官至殿中侍御史，王扶曾直集賢院，官至工部員

郎。景德中，録幼子掞爲光禄寺主簿。大中祥符八年，又録其孫師顔爲三班借職，掞至殿中丞。

外郎。景德年間，録用他的小兒子王掞爲光禄寺主簿。大中祥符八年，又録用他的孫子王師顔爲三班借職，王掞官至殿中丞。

## 許仲宣

許仲宣字希粲，青州人。漢乾祐中，登進士第，時年十八。周顯德初，解褐授濟陰主簿，考功員外郎張乂薦爲淄州團練判官。

許仲宣字希粲，青州人。後漢乾祐年間，進士及第，當時十八歲。後周顯德初年，初入仕授爲濟陰主簿，考功員外郎張乂推薦他做淄州團練判官。

宋初赴調，引對便殿。仲宣氣貌雄偉，太祖悦之。擢授太子中允，受詔知北海軍。仲宣度其山川形勢、地理廣袤可以爲州郡，因畫圖上之，遂升爲濰州。

宋朝初年，許仲宣趕赴吏部聽候調遣，皇帝在便殿引見應答。許仲宣氣概容貌雄偉，太祖喜歡他。提拔爲太子中允，領受詔命爲北海軍知軍。許仲宣度量這個地方的山川形勢、土地廣袤可以立爲州，因此畫圖上呈皇帝，就升爲濰州。

初，議建牧馬監，令仲宣行視諸州，頗得善地。從征并門，掌給納，四十餘州資糧悉能集事。帝益知其强幹。開寶四年，知荆南轉運事。及征江南，又兼南面隨軍轉運事，兵數十萬，供饋無闕。南唐平，以漕輓功拜刑部郎中。中謝日，召升殿奬諭，賜緋。九年，詔知永興軍府事。

起初，議論設立牧馬監，下令許仲宣出行視察各州，獲得很多好地。跟隨征伐并門，掌管出納，四十多州的錢財和糧食全部能够調集。皇帝更加知道他能幹。開寶四年，知荆南轉運事。征伐江南，又兼南面隨軍轉運事，軍隊幾十萬，供應不缺。南唐平定，靠運輸糧餉的功勞升爲刑部郎中。受職入朝謝恩時，召他升殿奬勵表彰，賜緋。九年，下詔知永興軍府事。

太宗嗣位，遷兵部郎中，驛召赴闕，賜金紫。授西川轉運使，屬西南夷寇鈔邊境，仲宣親至大度河，諭以逆順，示以威福，夷人率服。會言事者云，江表用兵時，仲宣乾没官錢，召還，令御史臺盡索財計簿鈎校，凡數年而畢，無有欺隱。

太宗繼位，許仲宣升爲兵部郎中，乘坐驛馬召赴朝廷，賜金紫。授西川轉運使，恰值西南夷入侵掠奪邊境，許仲宣親自到大度河，以叛逆和歸順的利害相告，以威力和福運啓示，夷人全部歸服。言事官説，江表用兵時，許仲宣吞没國家錢財，因此召回朝廷，下令御史臺搜集全部財務會計簿籍查對，總共數年纔完畢，許仲宣没有欺騙和隱瞞。

改廣南轉運使，會征交州，其地炎瘴，士卒死者十二三，大將孫全興等失律，仲宣因奏罷其兵。不待報，即以兵分屯諸州。開庫賞賜，草檄書以諭交州。交州即送款内附，遣使修貢。仲宣復上章待罪，帝嘉之。

改任廣南轉運使，正值征伐交州，其地炎熱有瘴氣，十個士兵有二三個死亡，大將孫全興等人行軍無紀律，許仲宣因此上奏停止軍事行動。不等答覆，就把軍隊分駐各州。打開國庫賞賜，草擬文書告諭交州。交州就表示投降歸附，派遣使臣獻納貢品。許仲宣又上疏等待處分，皇帝嘉奬了他。

太平興國六年冬，南郊畢，遷吏部郎中。八年，與膳部郎中、知雜滕中正，兵部郎中劉保勳，刑部郎中辛

太平興國六年冬，南郊祭祀完畢，許仲宣升爲吏部郎中。八年，與膳部郎中、知雜滕中正，兵部郎中劉保勳，刑部郎中辛仲甫，都因爲長時

仲甫，皆以久次郎署，擢升諫垣，仲宣爲左諫議大夫。未幾，召還，以本官權度支。雍熙四年，出知廣州，未上，移知江陵府，俄改河南府。端拱中，遷給事中。淳化元年，卒，年六十一。

間在郎署任職，而提升爲諫官，許仲宣爲左諫議大夫。不久，召回，以本官權度支。雍熙四年，出朝爲廣州知州，未上任，調任江陵府知府，很快改任河南府知府。端拱年間，升爲給事中。淳化元年，去世，享年六十一歲。

仲宣性寬恕，倜儻不檢，有心計。初，爲濟陰主簿時，令與簿分掌縣印。令畜嬖妾，與其室争寵，令弗能禁。嬖欲陷其主，竊取其印藏之，封識如故，以授仲宣。翌日署事，發匣，則無其印，因逮捕縣吏數輩及令、簿家人，下獄鞫問，果得之於令舍竈突中。令聞之，倉皇失措，仲宣處之晏然，人服其量。嘗從征江南，都部署曹彬令取陶器數萬，給士卒爲燈具。仲宣已預料置，奉之如其數。其才幹類此。

許仲宣性情寬厚仁恕，倜儻而不約束自己的言行，有心計。當初，任濟陰主簿時，縣令與主簿分掌縣印。縣令養寵妾，與妻室争寵，縣令不能禁止。寵妾想陷害她的主人，竊取縣印藏起來，封緘標記依舊，交給許仲宣。第二天辦理公事，打開印匣，則没有縣印，於是逮捕縣府的幾個小吏以及縣令、主簿的家人，投入監獄審問，果然在縣令住房竈上的烟囱中找到。縣令聽到這件事，倉皇失措，許仲宣處之安然，人們佩服他的器量。他曾經跟隨征伐江南，都部署曹彬下令取來陶器幾萬件，給士兵做燈具。許仲宣預先料到準備好，按數奉上。他的才幹就像這樣。

子待用至國子博士，待問再舉及第，至殿中丞，待旦至比部員外郎。待用子巨源，亦登進士第。

兒子許待用官至國子博士，許待問第二次考進士考中，官至殿中丞，許待旦官至比部員外郎。許待用的兒子許巨源，也考中進士。

**楊克讓**　楊希閔

楊克讓字慶孫，同州馮翊人。高祖公略，洪州都督。晋末，舉進士不第，州將劉繼勳辟爲户曹掾。漢乾祐中，本府節度張彦成表授掌書記。

楊克讓字慶孫，同州馮翊人。高祖楊公略，爲洪州都督。後晋末年，楊克讓考進士没有考中，州將劉繼勳徵召他做户曹掾。後漢乾祐年間，本府節度使張彦成上表推薦他授爲掌書記。

周廣順初，彦成移鎮安陽、穰下，克讓以舊職從行。彦成入爲執金吾，病篤，奏稱其材可用。克讓以彦成死未葬，不忍就禄，退居别墅，俟張氏子外除。時論稱之。歷鎮寧軍掌書記。顯德二年，調授鳳翔府司録參軍，加兼監察御史，以祖母老解官歸養。未幾，改延州觀察推官，與通判宋琪并爲節度使趙贊所禮。累加朝散大夫兼殿中侍御史，連以家難去職。

後周廣順初年，張彦成移到安陽、穰下鎮守，楊克讓以舊職隨行。張彦成入朝爲執金吾，病重，上奏稱贊楊克讓的才能可以任用。楊克讓因爲張彦成死去没有安葬，不忍心就職，因此退居别墅，等候張氏的兒子授官外地。當時的輿論稱贊他。歷任鎮寧軍掌書記。顯德二年，調任鳳翔府司録參軍，加官兼監察御史，因爲祖母年老而解除官職歸家奉養。不久，改爲延州觀察推官，與通判宋琪一同被節度使趙贊禮遇。多次升官爲朝散大夫兼殿中侍御史，接連發生家難而離職。

太祖素知其名，會贊入覲，復稱其才，即起爲左補闕，掌蘄口榷貨

太祖平素知道楊克讓的名聲，適逢趙贊朝見皇帝，又稱贊他的才能，就起用他任左補闕，掌

務。乾德六年，知果州。上言願畢喪事，特賜緡錢，許葬畢赴任。開寶三年，就命爲西川轉運副使，蜀民懷其善政，璽書褒美。代歸闕下，疏民利病十事，稱旨。太祖召升殿，賜坐勞問，面賜金紫。將大用，爲侯陟所沮，事見《陟傳》。

管斷口專賣事務。乾德六年，爲果州知州。上書請求希望辦完喪事，特別賜給緡錢，允許安葬完畢後赴任。開寶三年，就地任命爲西川轉運副使，蜀地的百姓懷念他的善政，御璽文書予以褒揚贊美。任滿回到朝廷，上書陳述十件關於老百姓的利弊的事，符合皇帝的旨意。太祖召他上殿，賜坐并慰問他，當面賜金紫。將要重用，被侯陟阻止，事見本書《侯陟傳》。

征南唐，命克讓知昇州行府。昇州平，就知州事兼水陸計度轉運使事，加兵部員外郎。太平興國初，就加刑部郎中、知大名府。會錢俶、陳洪進來歸疆土，以克讓爲兩浙西南路轉運使。泉州民嘯聚爲盜，克讓在福州，即率其屯兵至泉州，與王明、王文寶共討平之。四年，徙知廣州，俄兼轉運市舶使。明年，卒，年六十九。

征伐南唐，任命楊克讓爲昇州行府知府。昇州平定，就地任知州兼水陸計度轉運使，加官兵部員外郎。太平興國初年，就地加官刑部郎中，爲大名府知府。正逢錢俶、陳洪進來歸附，任命楊克讓爲兩浙西南路轉運使。泉州百姓聚集做強盜，楊克讓在福州，立即率領駐軍到泉州，與王明、王文寶共同平定他們。四年，升爲廣州知州，不久兼任轉運市舶使。第二年，去世，享年六十九歲。

克讓少好學，手寫經籍，盈於篋笥。多收圖畫墨迹。歷官廉謹幹局，所至有聲。每視事，自旦至暮，或通夕，斷決如流，無有凝滯，當時稱爲能吏。

楊克讓年少時喜歡學習，親筆抄寫經書，裝滿書箱。收集很多圖畫墨迹。歷任官職廉潔謹慎辦事幹練，所到之處有名聲。每次辦公，從早到晚，或者通宵，判斷裁決如同流水，沒有延滯，當時稱爲能吏。

子希閔字無間。生而失明，令諸弟讀經史，一歷耳輒不能忘。屬文善緘尺，趙普守西洛，府中箋疏，皆希閔所爲。將奏署本府掾，固辭不受，普優加給贍。張齊賢、李沆、薛惟吉、張茂宗繼領府事，皆優待之。卒，年三十九，有集二十卷。自教三子：日華，日嚴，日休，皆登進士第。日華都官員外郎，日嚴職方員外郎，日休殿中丞。希閔弟希甫，淳化三年進士，至屯田員外郎。從子日宣，亦登進士第。

兒子楊希閔字無間。生下來眼瞎，請幾個弟弟讀經書史書，一經過他的耳朵就不會忘記。寫文章擅長寫書啓，趙普爲西洛守，府中條奏，都是楊希閔所寫。趙普將要上奏安排他做本府屬官，他堅決推辭不接受，趙普優厚給他增加供養。張齊賢、李沆、薛惟吉、張茂宗相繼領府事，都優待他。去世，年三十九歲，有文集二十卷。自己教授三個兒子：楊日華、楊日嚴、楊日休，都考中進士。楊日華官至都官員外郎，楊日嚴官至職方員外郎，楊日休官至殿中丞。楊希閔的弟弟楊希甫，淳化三年進士，官至屯田員外郎。侄子楊日宣，也考中進士。

**段思恭**

段思恭，澤州晉城人。曾祖約，定州司户。祖袒，神山令。父希堯，晉祖鎮太原，辟爲從事，與桑維翰同

段思恭，澤州晉城人。曾祖段約，爲定州司户。祖父段袒，爲神山令。父親段希堯，晉祖鎮守太原時，徵召爲從事，與桑維翰同在幕府。

幕府。晉有天下，希堯累歷清顯。思恭以門蔭奏署鎮國軍節度使官。天福中，希堯任棣州刺史兼權鹽礬制置使。思恭解官侍養，奉章入貢，改國子四門博士，賜緋。開運初，出爲華、商等州觀察支使。劉繼勳節制同州，辟爲掌書記。繼勳入朝，會契丹入汴，軍士喧噪，請立思恭爲州帥，思恭諭以禍福，拒而弗從，乃止。

漢祖建國，授左補闕。隱帝時，蝗，詔遍祈山川。思恭上言："赦過宥罪，議獄緩刑，苟獄訟平允，則災害不生。望令諸州速決重刑，無致淹濫，必召和氣。"從之。歷度支、駕部。周顯德中，定濱州田賦，世宗嘉之，賜金紫。丁外艱，服闋，拜左司員外郎。

建隆二年，除開封令，遷金部郎中。乾德初，平蜀，通判眉州。時亡命集衆，攻逼州城，刺史趙廷進懼不能敵，將奔嘉州，思恭止之，因率屯兵與賊戰彭山。軍人皆觀望無鬥志，思恭募軍士先登者厚賞，於是諸軍賈勇，大敗賊，思恭矯詔以上供錢帛給之。後度支請按其罪，太祖憐其果幹，不許，令知州事。丁母憂，起復，俄召爲考功郎中，知泗州。

會馮繼業自靈州舉宗來朝，帝以思恭代知州事，仍語之曰："馮繼業言靈州非衛、霍名將鎮撫之不可，汝其往哉！"思恭曰："臣奉詔而往，必能治之。"帝壯之，賜窄衣、金帶、錢二百萬，仍以塗涉諸部，令別齎金帛以遺之。思恭下車，矯繼業之失，綏撫夷落，訪求民病，悉條奏免之。俄而回鶻入貢，路出靈州，交易於市，思恭遣吏市硇砂，吏爭直，與之競。思恭釋吏，械其使，數日貰之。使還訴其主，復遣使齎牒詣靈州問

後晉擁有天下，段希堯歷任清要顯達的官位。段思恭靠門蔭上奏任爲鎮國軍節度使官。天福年間，段希堯任棣州刺史兼權鹽礬制置使。段思恭解除官職奉養父母，奉表章入朝，改官國子四門博士，賜緋。開運初年，出朝爲華州、商州等州觀察支使。劉繼勳爲同州節度使，徵召爲掌書記。劉繼勳入朝，正逢契丹入汴，兵士喧嘩鼓噪，請求立段思恭爲州帥，段思恭曉以禍福，拒絕不從，於是停止。

漢祖建國，授段思恭左補闕。隱帝時，蝗災，下詔普遍祭祀山川。段思恭上言："赦免過失寬恕罪行，討論案件放寬刑罰，假如判決案件訴訟公正適當，那麼災害就不會發生。希望下令各州快速判決重刑，不要拖延，必然招來祥和之氣。"予以采納。歷任度支、駕部。後周顯德年間，查定濱州田賦，世宗嘉獎他，賜金紫。父親去世，喪滿除服，授爲左司員外郎。

建隆二年，任開封令，升爲金部郎中。乾德初年，平定蜀，通判眉州。當時亡命之徒聚集，進攻迫近州城，刺史趙廷進恐懼不能抵擋，準備逃奔嘉州，段思恭阻止了他，於是率屯兵與盜賊在彭山交戰。軍人都觀望沒有鬥志，段思恭厚賞在前面衝鋒的士兵，於是各軍勇猛，大敗賊寇，段思恭假稱皇帝的詔令，用上供錢帛給他們。後來度支請求審訊他的罪過，太祖憐惜他果敢幹練，沒有允許，命令他知州事。母親去世，喪期未滿而起用，隨即召爲考功郎中，任泗州知州。

適逢馮繼業從靈州帶領宗族來朝見，皇帝任命段思恭代知州事，於是對他說："馮繼業說靈州如果不是衛青、霍去病這樣的名將鎮守安撫是不行的，你可前往！"段思恭說："我奉詔令而去，必定能夠治理好。"皇帝認爲他豪壯，賞賜窄衣、金帶、錢二百萬，并因沿途要經過各部，命令另外帶錢帛來贈送他們。段思恭到任，改正馮繼業的過失，安撫夷人部落，訪問百姓疾苦，全部逐條上奏免除。不久，回鶻人進貢，路過靈州，在市場上交易，段思恭派遣小吏買硇砂，小吏爭論價格，與他們爭逐。段思恭釋放小吏，用刑具銬上使臣，幾天後寬免了他。使臣回去告訴

故，思恭理屈不報。自是數年，回鶻不復朝貢。

他的國主，又派使臣送文書到靈州詢問緣由，段思恭理屈而没有回答。從此後數年，回鶻不再朝拜進貢。

久之，遷右諫議大夫，知揚州。朝廷方經略江表，命思恭兼沿江巡檢。每出巡，委州事於通判，以牌印、鼓角、金鉦自隨。驛書自京師來者，令齎至其所，事多稽滯。因與通判李岩相告訐，詔以屬吏。思恭辭不直，責授太常少卿，改知宿州。太宗即位，遷將作監、知秦州。坐擅借官庫銀造器，又妄以貢奉爲名，賤市狨毛虎皮爲馬飾，爲通判王廷範所發，降授少府少監、知邢州。太平興國六年，遷少府監。雍熙元年，南郊畢，表乞復舊官，再爲右諫議大夫。二年，知壽州。端拱初，遷給事中，尋知陝州。淳化三年，卒，年七十三。

長久以後，段思恭升右諫議大夫，爲揚州知州。朝廷正治理江表，任命段思恭兼任沿江巡檢。每次出巡，把州事委托給通判，而牌印、鼓角、金鉦自己隨身携帶。驛站傳遞從京城來的文書，讓送到他的住處，事情大多拖延。因爲與通判李岩互相告發，下詔交由司法官吏審理。段思恭供辭不實，被責罰降授爲太常少卿，改爲宿州知州。太宗即位，升將作監、任秦州知州。因爲擅自借官庫白銀製造器皿犯法，又假藉貢奉朝廷爲名，低價購買狨毛虎皮做馬騎飾物，被通判王廷範揭發，降職爲少府少監、邢州知州。太平興國六年，升爲少府監。雍熙元年，南郊祭祀完畢，上表乞請恢復舊官，再次爲右諫議大夫。二年，任壽州知州。端拱初年，升爲給事中，不久爲陝州知州。淳化三年，去世，享年七十三歲。

思恭以門資歷顯官，不知書，無學術；然踐更吏事，所至亦著勤績。子惟一至太常博士、三司度支判官。從子惟幾，第進士，仕至兵部員外郎。

段思恭靠門第歷任顯要官職，不讀書，没有學術；然而經歷官事，所到之處也有顯著的業績。他的兒子段惟一官至太常博士、三司度支判官。侄子段惟幾，進士及第，官至兵部員外郎。

### 侯陟

侯陟，淄州長山人。漢末，舉明經。周廣順初，試校書郎，爲西州回鶻國信使判官，還補雷澤主簿。司門員外郎姚恕凡四薦陟，爲襄城令、汝州防禦判官、濮陽襄邑令。

侯陟，淄州長山人。後漢末年，考中明經科。後周廣順初年，試任校書郎，爲西州回鶻國信使判官，回來後補爲雷澤主簿。司門員外郎姚恕四次推薦侯陟，任爲襄城令、汝州防禦判官、濮陽襄邑令。

建隆初，爲宛句令，以清幹聞。二年，擢爲左拾遺，仍知縣事。節度袁彦頗爲不法，陟抗章言之，彦上表謝，自陳無罪，太祖亦不窮治。四年，令兼領本縣屯兵，俄改淮南轉運使，賜緋衣、黑銀帶，遷右補闕。乾德三年，就改侍御史。明年，入爲左司員外郎、度支判官。朝議欲以本官領省事，改度支員外郎，依前充判官。開寶五年，復爲左司員外郎。六

建隆初年，侯陟任宛句令，以清廉幹練聞名。二年，提拔爲左拾遺，仍知縣事。節度使袁彦很不守法紀，侯陟上書直言他的罪行，袁彦上表答辯，自己説没有罪過，太祖也不徹底追究。四年，下令侯陟兼領本縣屯兵，不久改任淮南轉運使，賜緋衣、黑銀帶，升爲右補闕。乾德三年，就地改爲侍御史。第二年，入朝任左司員外郎、度支判官。朝廷議論想以本官領省事，改爲度支員外郎，仍舊充任判官。開寶五年，又任左司員外郎。六年，權判吏部銓，不久賜金紫。十

年，權判吏部銓，俄賜金紫。十二月，詔與户部員外郎、知制誥王祐等同知貢舉，未鎖宿，出知揚州。會出師收金陵，陟以所部敗南唐軍千人於宣化城。俄爲部下所訟，追赴闕，陟度理窮，乃求哀盧多遜，多遜素與陟善，爲其畫計。時江表未拔，太祖厭兵，南土暑熾，軍卒疫死，方議休兵，以爲後圖。陟適從揚州來，知金陵危甚，多遜令上急變求見。陟時被病，令掖入，即大言曰："南唐平在朝夕，陛下奈何欲班師，願急取之。臣若誤陛下，願夷三族。"上屏左右，召升殿問狀，遂寢前議，并赦陟罪，復知吏部選事。

太平興國初，遷户部郎中。俄而選人有妄冒，事發，詞涉於陟。南曹雷德驤將奏劾之，陟造便殿自首，出爲河北轉運使。征太原，爲太原東路轉運使。駕還，次鎮州，命先還上都供頓軍需。以功遷左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事。五年，同知貢舉。開寶末，趙普在中書，陟嘗上疏言其短。至是，普再入相，陟頗憂恚。六年，南郊畢，加給事中。七年，三司使王仁贍左降，以陟與王明同判三司。八年，卒，贈工部尚書。

陟有吏幹，性狡獪，好進，善事權貴，巧中傷人。太祖嘗召刑部郎中楊克讓，命坐與語，且諭以將大用。陟素忌克讓，偵知之。因奏事，上問識楊克讓否，陟曰："臣與克讓甚善，知其人才識，朝廷佳士也。近聞其自言上許以大用，多市白金作飲器以自奉，臣頗怪之。"上怒，亟令克讓出典郡。其險詖如此。

二月，下詔侯陟與户部員外郎、知制誥王祐等人同知貢舉，没有到考試之日，出朝爲揚州知州。朝廷出兵收復金陵，侯陟以他的軍隊在宣化城打敗南唐軍一千人。不久被部下控告，追赴朝廷，侯陟考慮自己無理可辯，於是向盧多遜哀求，盧多遜平素與侯陟友善，爲他謀劃計策。當時江表還没有攻下，太祖厭倦戰争，南方暑熱，軍中士卒得瘟疫而死，正議論停止戰争，以後再作圖謀。侯陟正從揚州來，知道金陵十分危急，盧多遜叫他上奏有緊急事求見。侯陟當時生病，讓人扶他進去，就大聲説："南唐平定在旦夕，陛下爲何想班師，希望急速攻取。我如果誤導陛下，情願滅三族。"皇上屏退左右，召他上殿詢問情況，最終取消以前的主張，并赦免侯陟的罪行，又爲知吏部選事。

太平興國初年，侯陟升爲户部郎中。不久選人有假冒，事情敗露，供詞牽涉到侯陟。南曹雷德驤將上奏彈劾他，侯陟到便殿自首，出朝爲河北轉運使。征伐太原，侯陟爲太原東路轉運使。皇帝回朝，駐扎鎮州，命令侯陟先回京城辦理軍需供應。因功勞升左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事。五年，同知貢舉。開寶末年，趙普在中書省，侯陟曾經上書説過他的短處。到這時，趙普再次任宰相，侯陟十分憂愁怨恨。六年，南郊祭祀完畢，加官給事中。七年，三司使王仁贍被貶降級，侯陟與王明同判三司。八年，去世，贈官工部尚書。

侯陟有做官的才能，生性狡猾詭變，喜歡進取，善於事奉權貴，巧言中傷他人。太祖曾經召見刑部郎中楊克讓，命令他坐下與他説話，并且告訴他將被重用。侯陟平素嫉妒楊克讓，得知這件事。上奏時，皇上問是否認識楊克讓，侯陟説："我與楊克讓很友好，知道他的才能，他是朝廷中優秀人才。近來聽他自己説皇上答應重用他，他買了很多銀子製作飲酒器具供自己用，我對此很奇怪。"皇上發怒，立即命令楊克讓離開朝廷任太守。侯陟奸險就像這樣。

## 李符

李符字德昌，大名内黄人。漢

李符字德昌，大名内黄人。後漢乾祐年間，

乾祐中，郭從義討趙思綰於京兆，辟符在幕府，表爲京兆府户曹掾。歷鄜縣主簿、保義軍節度推官。丁内艱，服除，調汝州防禦判官，權知州事。右庶子楊恪薦爲大理正。乾德中，知歸州轉運司制置。

郭從義在京兆討伐趙思綰，徵召李符在幕府，上表推薦他爲京兆府户曹的屬官。歷任鄜縣主簿、保義軍節度推官。母親去世，服喪期滿，調任汝州防禦判官，權知州事。右庶子楊恪推薦他爲大理正。乾德年間，知歸州轉運司制置。

歸朝，以京西諸州錢帛不登，選知京西南面轉運事。奏便宜百餘條，凡四十八事，命著爲令，賜緋魚。因奏對稱旨，遷起居郎。後荆湖轉運許仲宣隨軍討南唐，詔符赴荆湖調發芻糧，符領船數千艘順流而下。事畢，賜金紫。符又建議鑿横江河以通漕運，發和州三縣丁壯給其役。太祖欲幸西京，有事于南郊。符上書陳八難曰："京邑凋弊，一也；宫闕不備，二也；郊廟未修，三也；百司不具，四也；畿内民困，五也；軍食不充，六也；壁壘未設，七也；千乘萬騎盛暑扈行，八也。"不從。禮畢還京，改比部員外郎、判刑部。

回到朝廷，由於京西各州的錢帛没有上繳，因此挑選他知京西南面轉運事。他上奏一百多條可便宜而行的事，總共四十八件事，皇帝命令寫成法令，賜緋魚。他因爲回答皇帝的提問符合旨意，升爲起居郎。後來荆湖轉運使許仲宣隨軍討伐南唐，下詔李符赴荆湖調發糧草，李符率領船隻數千順流而下。事情完成，賜金紫。李符又建議鑿通横江河以通漕運，徵發和州三縣的壯丁作勞役。太祖想到西京去，在南郊祭祀。李符上書陳述八難説："京都地區凋敝，是第一；宫殿不具備，是第二；郊祭的廟堂没有修建，是第三；百官不全，是第四；京都地區百姓貧困，是第五；軍糧不充足，是第六；軍事營壘還没有設立，是第七；成千上萬車馬在大暑天氣從行，是第八。"皇帝不聽從。禮儀完畢後回到京城，李符改任比部員外郎、判刑部。

太平興國初，遷駕部，轉祠部郎中，知廣州兼轉運使。二年，符圖海外諸城及嶺外花木各一以獻。在任有善政，民爲立生祠。五年，召爲右諫議大夫、判吏部銓兼大理寺理。三司副使范旻得罪，以符代之。賜白金三千兩。車駕幸大名，領行在三司。未幾，坐與官屬競課最，罷職守本官。

太平興國初年，李符改爲駕部員外郎，轉祠部郎中，爲廣州知州兼轉運使。二年，李符繪製海外各城以及嶺外的花木各一種進獻。在任期間有善政，百姓爲他立生祠。五年，召入朝廷任右諫議大夫、判吏部銓兼大理寺理。三司副使范旻犯罪，任命李符代替他。賞賜李符白金三千兩。皇帝到大名，任命領行在三司。不久，李符與屬吏競争政績之最而獲罪，罷職守本官。

七年春，開封尹秦王廷美出守西京，以符知開封府。廷美事發，太宗令歸第省過。趙普令符上言："廷美在西洛非便，恐有他變，宜遷遠郡，以絶人望。"遂有房陵之貶。普恐泄言，坐符用刑不當，貶寧國軍行軍司馬。盧多遜貶崖州也，符白普曰："珠崖雖遠在海中，而水土頗善。春州稍近，瘴氣甚毒，至者必死，願

七年春，開封尹秦王趙廷美出守西京，以李符爲開封府知府。趙廷美事情敗露，太宗叫他回家反省過錯。趙普叫李符進言："趙廷美在西洛不合適，恐怕有變故，應該遷到遠州，以斷絶他的人望。"於是有房陵之貶。趙普恐怕泄露消息，以李符用刑不當，貶他爲寧國軍行軍司馬。盧多遜貶謫崖州時，李符對趙普説："珠崖雖然遠在海中，然而水土很好。春州稍微近些，瘴氣很毒，到的人必定死去，希望將盧多遜移到這個

徙多遜處之。"普不答。先是，太宗尹京，符因宋琪薦弭德超事藩邸。符貶，德超爲樞密副使，屢稱其冤。會德超以事貶，帝惡其朋黨，徙符嶺表，普移符知春州。至郡歲餘卒，年五十九。

符無文學，有吏幹，好希人主意以求進用，終以此敗。至道二年，郊祀，追復右諫議大夫。祥符五年，録其子璜試將作監主簿。

地方。"趙普没回答。此前，太宗爲京兆尹時，李符通過宋琪推薦弭德超而事奉太宗王府。李符貶謫，弭德超爲樞密副使，多次聲稱李符冤屈。弭德超因事貶謫，皇帝憎恨他們結爲朋黨，遷李符到嶺表，趙普調移李符爲春州知州。到州一年多死去，享年五十九歲。

李符没有文才，有做官的才幹，喜歡迎合皇上的旨意以求提拔任用，終於因此失敗。至道二年，南郊祭祀，追任爲右諫議大夫。祥符五年，録用他的兒子李璜試任將作監主簿。

**魏丕**

魏丕字齊物，相州人，頗涉學問。周世宗鎮澶淵，辟司法參軍。有盜五人獄具，丕疑其冤，緩之。不數日，果獲真盜，世宗嘉其明慎。歷頓丘、冠氏、元城三縣令。世宗即位，改右班殿直。自陳本以儒進，願受本資官。世宗曰："方今天下未一，用武之際，藉卿幹事，勿固辭也。"未幾，出監明靈寨軍。世宗征淮甸，丕獲江南諜者四人，部送行在。詔奬之，賜錢十萬，遷供奉官、供備庫副使。

太祖即位，改作坊副使。時楊承信帥河中，或言其反側未安，命丕賜承信生辰禮物，陰察之。還，言其無狀。太祖嘗召對，語丕曰："作坊久積弊，爾爲我修整之。"丕在職盡力，以久次轉正使。開寶九年，領代州刺史。凡典工作十餘年，討澤潞、維揚，下荆廣，收川峽，征河東，平江南，太祖皆先期諭旨，令修創器械，無不精辦。舊床子弩射止七百步，令丕增造至千步。及改綉衣鹵簿，亦專敕丕裁製。丕撤本坊舊屋，爲舍衢中，收僦直及鬻死馬骨，歲得錢七千餘緡，工匠有喪者均給之。太祖幸洛郊祀，三司使王仁贍議雇民車牛運法物，太祖以勞民，不悦，召丕議之。

魏丕字齊物，相州人，頗有學問。周世宗鎮守澶淵，徵召爲司法參軍。有五個盜賊要判案定罪，魏丕懷疑他們冤枉，給以緩期。没過幾天，果然捕獲真正的盜賊，周世宗嘉奬他明察謹慎。歷任頓丘、冠氏、元城三縣縣令。周世宗即位，改爲右班殿直。自稱原本以儒學進用，希望改爲文官。周世宗說："現在天下還没有統一，正是用武之時，要憑藉你的才幹辦事，不要固執地推辭。"不久，出朝爲監明靈寨軍。周世宗征伐淮甸，魏丕捕獲江南間諜四人，押送到周世宗所在地。下詔嘉奬他，賞賜錢十萬，升爲供奉官、供備庫副使。

宋太祖即位，魏丕改爲作坊副使。當時楊承信統帥河中，有人説他反覆無常歸附未安，太祖命令魏丕賜給楊承信生日禮物，暗中觀察他。魏丕回來，説没有什麼異常。太祖曾經召他應對，對魏丕說："作坊長久積弊，你爲我修整。"魏丕在職盡力，因爲年資長轉爲作坊使。開寶九年，領代州刺史。共主管工作十多年，討伐澤潞、維揚，攻下荆廣，收復川峽，征伐河東，平定江南，太祖都在事先曉諭旨意，下令修造兵器，無不精心操辦。舊床子弩射程僅七百步，下令魏丕增造到一千步。改服飾儀仗時，也專門下詔魏丕裁製。魏丕拆除本坊的舊房子，在大街上造房，收租賃錢以及賣死馬的骨頭，每年得錢七千多緡，工匠中有喪事的人都給錢。太祖到洛郊祭，三司使王仁贍議論雇百姓的車和牛運送郊祀所用的器物，太祖認爲勞苦百姓，不高興，召魏丕議

丕請揀本坊匠少壯者二千餘，分爲遞鋪輸之，時以爲便。

論這事。魏丕請求挑選本坊年少健壯的工匠二千多人，分站輸送，當時認爲方便。

雍熙四年，代郝正爲户部使。端拱初，遷度支使。是冬，出爲黄州刺史。還朝，召對便坐，賜御書《急就章》、《朱邸集》。丕退作歌以獻，因自述願授臺省之職。太宗面諭曰："知卿本儒生，然清望官奉給不若刺史之優也。"淳化初，改汝州刺史。歷知鳳州，改襄州。境内久旱，丕以誠禱之，一夕，雨沾足。明年，召還，屢求退居西洛，不許。

雍熙四年，魏丕代郝正爲户部使。端拱初年，升爲度支使。當年冬，出朝爲黄州刺史。回到朝廷，皇帝召他在别室應對，賞賜親筆書寫的《急就章》、《朱邸集》。魏丕退下後作歌進獻，趁機自述希望授以中央機構的職務。太宗當面對他説："知道你本來是儒生，然而有清高名望官職的俸禄不如刺史的優厚。"淳化初年，改任汝州刺史。歷任鳳州知州，改任襄州。境内長久乾旱，魏丕以誠意祈禱，一晚，大雨充足。第二年，召回朝廷，多次請求退居西洛，不答應。

四年，表求致仕，授左武衛大將軍，仍領汝州刺史。俄判金吾街仗。初，六街巡警皆用禁卒，至是，詔左右街各募卒千人，優以廩給，使傳呼備盜。丕以新募卒引對，遂分四營，營設五都，一如禁兵之制。五年，改領郢州刺史。俄改領復州，遷左驍衛大將軍。咸平二年，卒，年八十一。

四年，上表請求退休，授爲左武衛大將軍，仍領汝州刺史。很快改爲判金吾街仗。起初，六街巡警都用禁兵，到這時，下詔左右街各招募士卒一千人，由官府優厚地供給糧食，使他們傳遞呼應警戒盜賊。魏丕因爲新招士卒而被皇帝召見應答，確定分成四營，每營設五都，一切按照禁軍的制度。五年，魏丕改領郢州刺史。不久改領復州刺史，升爲左驍衛大將軍。咸平二年，去世，享年八十一歲。

丕好歌詩，頗與士大夫游接，有時稱。南唐主李煜妻卒，遣丕充吊祭使，且使觀其意趣。煜邀丕登昇元閣賦詩，丕有"朝宗海浪拱星辰"之句，以風動之。太宗嘗賜詩，令丕與柴禹錫和焉。

魏丕喜歡誦詩，常與士大夫來往，有聲譽。南唐主李煜的妻子死去，派遣魏丕充任吊祭使，并且使他觀察李煜的動向。李煜邀請魏丕登昇元閣賦詩，魏丕有"朝宗海浪拱星辰"之句，來勸導他。太宗曾經賜詩，讓魏丕與柴禹錫唱和。

## 董樞

董樞，真定元氏人。後唐清泰中，以獻書授校書郎。累歷賓佐。晋天福中，爲左拾遺、知樞密院表奏。周廣順初，爲左補闕。世宗即位，詔常參官各奏封事，樞上平吴策。淮南平，遷浚儀令。恭帝即位，遷殿中侍御史。

董樞，真定元氏人。後唐清泰年間，靠獻書授校書郎。歷任賓客僚佐。後晋天福年間，擔任左拾遺、知樞密院表奏。後周廣順初年，任左補闕。周世宗即位，下詔常參官各自上奏密封的奏章，董樞上奏平吴的策略。淮南平定，升爲浚儀令。恭帝即位，升殿中侍御史。

太祖乾德初，遷主客員外郎。上書請伐蜀，蜀平，通判劍州。會全師雄叛，攻劍。刺史張仁謙足疾不能戰，欲棄城走。樞固爭，戰賊敗之，

太祖乾德初年，董樞升主客員外郎。上書請求征伐蜀，蜀平定，通判劍州。全師雄叛變，攻打劍州。刺史張仁謙有脚病不能出戰，想棄城逃跑。董樞力爭，迎戰打敗叛賊，趁機招降剩下

因招餘衆降。仁謙飲樞令醉，密殺降數百，誣奏樞與賊通。會中使自成都還，備言其事，太祖并召之，庭辯曲直，仁謙遂屈。下御史臺鞫之，黜宋州教練使，以樞嘗貢西伐計，遷比部郎中。三年，出兼桂陽監使，上書請伐廣南。詔益桂陽戍卒三千，令樞統之。

開寶二年，又上方略。會劉鋹令內侍曾居實侵桂陽，樞擊退之。三年，大舉伐鋹，令樞率兵趨連口，克之。改兵部郎中，權知連州兼行營招撫使。嶺南平，賜錢三百萬。四年，移知襄州，又爲河北轉運使，改判西京留司御史臺。

初，樞罷桂陽監，以右贊善大夫孔璘代之。璘通《三禮》，嘗講學於河朔，擢第，歷州縣。及升朝，莅桂陽，歲滿，以太子洗馬趙瑜代之。

瑜，趙州人。家世豪右，自言諳練邊事。開寶中，命爲易州通判，歲滿，移桂陽。瑜至，即稱疾，遂以著作郎張侃代之。侃至月餘，奏瑜在任累月，得羨銀數十斤，雖送官而不具數聞，計樞與璘隱沒可知矣。詔下御史案之，獄具。有司計盜贓法，俱當死。太祖曰："趙瑜非自盜，但不能發擿耳。"樞、璘并坐死，瑜决杖流海島。擢侃爲屯田員外郎。

論曰：顏衎振舉風憲，不避强禦。劇可久居廷尉之任，以平允聞。趙逢果斷之士，而獨尚嚴酷，處之要密之職，則非所宜。蘇曉鋭意深刻，樂致人罪，後嗣衰謝，厥報不誣。高防陳逆順以聳臣節，體明慎而究疑獄，治迹清操，没而彌章。若其自誣以救人之死，古人何加焉。馮瓚省關市之苛賦，設方略以擊賊，功若可

的部衆。張仁謙與董樞喝酒使其喝醉，秘密殺死投降的數百人，誣奏董樞通賊。恰巧宦官從成都回來，詳細說了這件事，太祖一同召他們來，在朝堂上辯論是非，張仁謙屈服。下到御史臺審訊，貶爲宋州教練使，因爲董樞曾經進獻伐蜀的計策，升爲比部郎中。三年，出朝爲兼桂陽監使，上書請求攻打廣南。下詔增加桂陽駐守士兵三千人，任命董樞統率他們。

開寶二年，董樞又呈上計策。正逢劉鋹讓內侍曾居實入侵桂陽，董樞擊退他們。三年，朝廷大舉征伐劉鋹，命令董樞率兵急速趕到連口，攻下連口。改爲兵部郎中，權知連州兼行營招撫使。嶺南平定，賞賜錢三百萬。四年，改爲襄州知州，又任河北轉運使，改爲判西京留司御史臺。

起初，董樞罷免桂陽監，任命右贊善大夫孔璘代替他。孔璘精通《三禮》，曾經在河朔講學。進士及第，歷任州縣官。等到升爲朝官，莅臨桂陽，滿一年後，任命太子洗馬趙瑜代替他。

趙瑜，趙州人。家族世代爲豪强大族，自稱熟悉邊防之事。開寶年間，任命爲易州通判，任滿，移任桂陽。趙瑜到任，就稱病，就任命著作郎張侃代替他。張侃到任一月多，上奏趙瑜在任幾個月，得到盈餘的銀子幾十斤，雖然送到官府但不報告數字，估計董樞和孔璘已吞没。皇帝下詔御史審訊這件事，判案定罪。有關部門依盜贓法，都應當處死。太祖說："趙瑜不是自己盜取，而是不能揭發罷了。"董樞、孔璘一并處死，趙瑜判决杖刑流放海島。提拔張侃爲屯田員外郎。

論曰：顏衎整頓御史臺，不避强權勢力。劇可久任廷尉之職，以公正聞名。趙逢是果敢之士，而惟獨崇尚嚴酷，處在機要秘密的職位，則不是他所適宜的。蘇曉務求嚴峻刻薄，樂於治他人的罪，後裔衰微，這樣的報應恰當。高防陳述利害關係以守節操，體察明智慎重而審查難於判明的案件，政績清廉而有節操，死後更加顯揚。像他自己承擔罪名以拯救他人免死，古人也難相比。馮瓚減少集市繁重賦税，設計謀來擊敗盜

稱，而巧宦任數，竟致傾敗，理固然矣。邊珝、王明、許仲宣、楊克讓當官效用，以清幹稱。然仲宣寬簡持重，造次不撓，蓋人之難能者。王明累參戎事，預立戰功，至若開諭元福，止其暴誅，此赴蹈之仁也。段思恭遏亂兵，擊群寇，便宜從事，以著奇績，斯亦可矣。然不能動遵規矩，速訟左降者再焉。侯陟吏才適用，患在忮刻。李符博通時務，乃事深文，以致投荒自弊，遂爲口實。魏丕久典工效，以濟戎用，至於平反冤盗之獄，救楊承信之誣，善尤可稱。董樞論平吳伐蜀及取廣南，咸克舉之，且多戰功，而以貪墨取敗。惜哉！

賊，功勞或許可以稱道，然而他長於鑽營善使心計，最終導致失敗，理應如此。邊珝、王明、許仲宣、楊克讓做官效力，以清廉幹練著稱。然而許仲宣寬大持重，輕易不屈服，是難能可貴的。王明多次參預軍事，事先便立戰功，至於開導藥元福，阻止他殘暴殺人，這是赴湯蹈火的仁愛。段思恭遏止亂兵，擊退群寇，先斬後奏，創造了卓越的功績，也可稱道。然而行動不能遵守規矩，很快被告發而再次降職。侯陟的才能適合做官，毛病在於固執刻薄。李符通曉時務，却苛刻嚴峻，導致貶謫到邊遠的地方自取滅亡，成爲口實。魏丕長久主管作坊，以助軍隊使用，至於平反冤盗之案，解救楊承信被誣陷，善行尤其可以稱道。董樞議論平定吳征伐蜀以及攻取廣南，都攻克，并且立了很多戰功，却因爲貪污導致失敗。可惜啊！

# 宋史卷二百七十一

## 列傳第三十

馬令琮　杜漢徽　張廷翰　吴虔裕　蔡審廷　周廣
張勳　石曦　張藏英　陸萬友　解暉　李韜　王晋卿
郭廷謂 (子)延濬 (從子)延澤　趙延進　輔超

### 馬令琮

馬令琮，本名令威，避周祖名改之，大名人。父全節，《五代史》有傳。全節歷橫海、定遠、昭義、彰德、定武、天雄六節度，皆署令琮爲牙校，累授彰德牙内都指揮使、檢校尚書左僕射，領勤州刺史。令琮少善騎射，嘗從其父平安州及與鎮州安重榮戰，皆有功，由是知名。

晋開運二年，全節卒，令琮起復，拜隰州刺史。漢祖開國，爲西京巡檢使。周祖受命，改陳州刺史。征兖州，爲京城四門外巡檢。世宗嗣位，移隨州。顯德二年，入爲虎捷左第一軍都指揮使。六年，兼領建州刺史。

太祖即位，出刺懷州。李筠叛，將親征，召三司張美餉兵食，美言河内密邇上黨，令琮日夜儲蓄以俟王師。太祖善之，命授團練使。執政言令琮方供億大軍，不可移他郡，故升懷州爲團練，以令琮充使，又充先鋒都指揮使。澤、潞平，爲昭義兵馬鈐轄。逾年被疾，詔許歸郡。乾德元年，卒，年三十九。太祖甚憐之，録其子延恩爲殿直。

馬令琮，本名令威，避周祖的名諱而改，大名人。父親馬全節，《五代史》有傳。馬全節歷任橫海、定遠、昭義、彰德、定武、天雄六節度使，都安排馬令琮做牙校，先後授彰德牙内都指揮使、檢校尚書左僕射，領勤州刺史。馬令琮年少時擅長騎馬射箭，曾經跟隨父親平定安州以及與鎮州安重榮交戰，都有功，因此知名。

後晋開運二年，馬全節去世，馬令琮服喪未滿起用，爲隰州刺史。漢祖開國，任爲西京巡檢使。周祖爲帝，改任陳州刺史。征伐兖州，擔任京城四門外巡檢。世宗繼位，移任隨州。顯德二年，入朝爲虎捷左第一軍都指揮使。六年，兼領建州刺史。

太祖即位，出朝爲懷州刺史。李筠叛變，太祖將親自征伐，召三司張美供給軍隊糧餉，張美説河内靠近上黨，馬令琮日夜儲蓄以等候朝廷的軍隊。太祖認爲好，命令授馬令琮團練使。宰相説馬令琮正供應大軍，不可調移其他州，因此升懷州爲團練州，任命馬令琮充當團練使，又充任先鋒都指揮使。澤、潞平定，馬令琮任爲昭義兵馬鈐轄。過了一年生病，下詔允許回州。乾德元年，去世，終年三十九歲。太祖很憐憫他，録用他的兒子馬延恩爲殿直。

### 杜漢徽

杜漢徽，京兆長安人。父阿孫，爲太原威勝軍使。漢徽有膂力，善騎射，年十七，仕後唐武皇爲廳直隊長。天成中，累遷護聖軍使。

晉天福六年，與慕容鄴等討安州李金全，生禽指揮使孫厚，以功遷興順指揮使。八年，從征鎮州安重榮，改護聖指揮使，贈阿孫爲左贊善大夫。開運二年，以所部戍深州，破契丹於樂壽，殺獲甚衆。

漢初，從高行周討杜重威於鄴，屢爲流矢所中，身被重創，猶力戰，觀者壯之。又率所部戍鎮州，破契丹於靈壽，獲車馬甚衆。

周世宗征劉崇，漢徽有戰功，補龍捷左第五軍都虞候，移所部屯安平縣，破契丹於縣南，獲器甲車帳，遷本軍左第四軍都虞候。

宋初，補本軍都校，領茂州刺史，改領潮州。從平李筠，又從平李重進，録功居多。建隆三年，出爲天長軍使，移雄武軍使，知屯田事。是冬，被病，即以符印授通判宋鸞，請告歸京。家人勸其求醫藥，漢徽笑曰："我在戎行四十年，大小百餘戰，不死幸矣，安用藥爲?"未幾，卒。

杜漢徽，京兆長安人。父親杜阿孫，擔任太原威勝軍使。杜漢徽有體力，擅長騎馬射箭，十七歲，侍奉後唐武皇爲廳直隊長。天成年間，多次升官爲護聖軍使。

後晉天福六年，杜漢徽與慕容鄴等人討伐安州李金全，活捉指揮使孫厚，因爲有功升爲興順指揮使。八年，跟隨征伐鎮州安重榮，改任護聖指揮使，贈杜阿孫官爲左贊善大夫。開運二年，帶領軍隊戍守深州，在樂壽打敗契丹，殺死和俘獲很多。

後漢初年，跟隨高行周在鄴討伐杜重威，多次被流箭射中，身負重傷，還奮力作戰，看到的人認爲他勇敢。他又率領部隊戍守鎮州，在靈壽打敗契丹，繳獲車馬很多。

周世宗征伐劉崇，杜漢徽立有戰功，補爲龍捷左第五軍都虞候，帶領軍隊駐守安平縣，在縣南打敗契丹，繳獲兵器鎧甲戰車和帳篷，升本軍左第四軍都虞候。

宋朝初年，補爲本軍都校，領茂州刺史，改領潮州刺史。跟隨平定李筠，又跟隨平定李重進，取得功勞很多。建隆三年，出朝爲天長軍使，調任雄武軍使，知屯田事。當年冬，生重病，將符印給通判宋鸞，請假回京。家人勸他求醫問藥，杜漢徽笑着説："我在軍隊四十年，大小百餘戰，不死已幸運了，何須用藥?"不久，去世。

### 張廷翰

張廷翰，冀州信都人。父慎圖，仕周爲兵部郎中。廷翰少慷慨，有智略，善騎射。晉天福中，冀州刺史張建武召補牙校，其後刺史李冲署爲本州牢城軍校。契丹入中原，署其黨何行通爲刺史，契丹主道殂，州人共殺行通，推廷翰知州事。

漢初，就拜刺史，廷翰盡捕殺行通者戮於市。爲政寬厚簡易，民甚愛之。周廣順初，召赴闕，周祖見其貌魁偉，謂樞密使王峻曰："冀州近

張廷翰，冀州信都人。父親張慎圖，在後周官爲兵部郎中。張廷翰年少時意氣慷慨，有智慧謀略，擅長騎馬射箭。後晉天福年間，冀州刺史張建武徵召他補爲牙校，此後的刺史李冲安排他爲本州牢城軍校。契丹進入中原，安排他們的黨羽何行通爲刺史，契丹主半道死去，州裏的人共同殺死何行通，推舉張廷翰知州事。

後漢初年，張廷翰就地爲刺史，張廷翰拘捕所有殺何行通的人在街市上殺死。他處理政務寬厚簡易，百姓很愛戴他。後周廣順初年，召赴朝廷，周祖見他容貌魁偉，對樞密使王峻説：

邊，雖更擇人，亦無逾廷翰者。”即日遣還。在郡八年，契丹將高牟翰數擾邊，皆爲廷翰擊走。

“冀州靠近邊境，即使再挑選人，也没有超過張廷翰的。”當天派遣他回去。在州八年，契丹將領高牟翰多次擾亂邊境，都被張廷翰打跑。

廷翰家富於財，歲遣人齎金帛北入市善馬，常得數百匹，貢獻外悉遺貴近，甚獲美譽。顯德中，歷棣、海、沂三州團練使，屢率兵敗淮人，移萊州。

張廷翰家多有財產，每年派遣人帶着金帛到北方買好馬，常常得到幾百匹，除貢獻皇帝外全部送給權貴大臣，很得贊美稱譽。顯德年間，歷任棣州、海州、沂州三州團練使，多次率兵打敗淮人，調任萊州團練使。

宋初，又歷冀、亳二州。乾德二年，卒，年四十七。

宋朝初年，又歷任冀州、亳州二州團練使。乾德二年，去世，終年四十七歲。

### 吴虔裕

吴虔裕，許州許田人。父徽，左屯衛將軍。虔裕少爲郡吏，漢祖鎮許，愛其精謹，署以右職。及移鎮太原，以虔裕從。開國，擢爲引進使，轉内客省使。時鎮州節度劉在明卒，遣虔裕率兵巡護。隱帝即位，召爲宣徽北院使。

吴虔裕，許州許田人。父親吴徽，曾爲左屯衛將軍。吴虔裕年輕時曾是州小吏，漢祖鎮守許，喜愛他精明謹慎，給他安排武職。等到漢祖移鎮太原，讓吴虔裕跟隨。開國後，提拔吴虔裕擔任引進使，轉爲内客省使。當時鎮州節度使劉在明去世，派遣吴虔裕率兵巡視守護。隱帝即位，召任宣徽北院使。

周祖討三叛，以虔裕爲河中行營都監，率護聖諸軍五千以往。李守貞出兵五千餘，設梯橋，分五路於長連城西北以禦周祖。周祖令虔裕率大軍横擊之，蒲人敗走，奪其梯橋，殺傷大半。師還，賜襲衣、玉帶。

周祖討伐三叛，任命吴虔裕爲河中行營都監，率領護聖各軍五千人前往。李守貞出兵五千多，設梯橋，分五路在西北接連排開抵禦周祖。周祖命令吴虔裕率領大軍攔擊敵人，蒲人敗走，奪取他們的梯橋，殺死殺傷大半。回師，賜襲衣、玉帶。

會樞密使楊邠上言求解職，隱帝遣人諭邠曰：“樞機之任，非卿不可，卿何聽間離而爲此請耶?”使至而虔裕在坐，即颺言曰：“機要重地，非可久處，俾後來者迭居可也。”使還以白帝，帝怒，出虔裕爲鄭州防禦使。乾祐末，誅大臣，急詔入朝，命將兵守澶州。及留子陂戰敗，遂降周祖。

正逢樞密使楊邠上言請求解職，隱帝派人開導楊邠説：“樞密使的職務，非你不可，你怎麽可以聽信離間而提出這樣的請求呢?”使臣到來而吴虔裕在座，就大聲急速地説：“機要重地，不可久留，使後來的人輪流擔任是可以的。”使臣回去禀告皇帝，皇帝發怒，調出吴虔裕爲鄭州防禦使。乾祐末年，誅殺大臣，急速詔令吴虔裕入朝，命令他統領軍隊守衛澶州。等到留子陂戰敗，他就投降周祖。

廣順初，遣還，賜以襲衣、玉帶、鞍勒馬。從周祖討慕容彦超，破之。改汝州防禦使，歷右衛、左金吾衛二大將軍兼街仗使。

廣順初年，返回，賞賜襲衣、玉帶、鞍勒馬。跟隨周祖討伐慕容彦超，將其打敗。改爲汝州防禦使，歷任右衛、左金吾衛二大將軍兼街仗使。

太平興國六年，遷右千牛衛上將軍，仍判左街仗事。虔裕掌金吾三十

太平興國六年，升右千牛衛上將軍，仍然判左街仗事。吴虔裕主管警衛儀仗三十多年，端拱

餘年，端拱初，卒，年八十八，贈太尉。

初年，去世，享年八十八歲，贈官太尉。

虔裕性簡率，言多輕肆。右金吾上將軍王彦超告老，虔裕語人曰："我縱僵仆殿階下，斷不學王彦超七十致仕。"人傳笑之。每朝會及從游宴，太宗憐其壽高，常慰撫之。子延彬至儀鸞副使，延彬子仁美至内殿崇班。

吴虔裕性情簡易率直，言語大多輕佻放肆。右金吾上將軍王彦超告老還鄉，吴虔裕對人説："我即使倒在殿堂的臺階下，絶對不學王彦超七十歲退休。"人們相傳取笑他。每次朝見以及參與游宴，太宗憐惜他年老，常常撫慰他。他的兒子吴延彬官至儀鸞副使，吴延彬的兒子吴仁美官至内殿崇班。

## 蔡審廷

蔡審廷，磁州武安人。曾祖凝，邢州别駕。祖綰，武安遠城三冶使。父顒，洺州長史。審廷少能騎射，晋初，應募補護聖散都頭。

蔡審廷，磁州武安人。曾祖蔡凝，任邢州别駕。祖父蔡綰，任武安遠城三冶使。父親蔡顒，任洺州長史。蔡審廷年輕時能騎馬射箭，後晋初年，響應招募補爲護聖散都頭。

周顯德初，擢爲殿前散員，轉鐵騎副兵馬使。從世宗戰高平有功，遷軍使。太祖爲殿前都點檢，從世宗征淮南，審廷隸麾下，預戰紫金山，改副指揮使。

後周顯德初年，提拔爲殿前散員，轉爲鐵騎副兵馬使。跟隨周世宗征戰高平有功，升爲軍使。宋太祖任殿前都點檢時，跟隨周世宗征伐淮南，蔡審廷隸屬於部下，參與征戰紫金山，改爲副指揮使。

宋初，授殿前散都頭指揮使。從征李筠，攻澤州先登，爲飛石傷足，帝賜以良藥、美酒。及車駕還京，幸其官署問之，賜賚甚厚。尋轉内殿直都虞候，俄改伴飯都指揮使。建隆中，領富州刺史兼内外馬步軍副都軍頭。

宋朝初年，授殿前散都頭指揮使。跟從征伐李筠，攻打澤州衝鋒在前，被飛石傷了脚，皇帝賜給良藥、美酒。等到皇帝回京，到他的官署慰問他，賞賜十分豐厚。不久，轉爲内殿直都虞候，接着改爲伴飯都指揮使。建隆年間，領富州刺史兼内外馬步軍副都軍頭。

乾德初，授冀州刺史。征太原時，爲北面步軍都指揮使，屯兵易州。審廷訓練士卒甚整，太祖過鎮陽，見於行在所，賜名馬、寶劍，命爲鎮州兵馬都鈐轄。開寶八年，卒，年六十九。

乾德初年，授冀州刺史。出征太原時，擔任北面步軍都指揮使，駐軍易州。蔡審廷訓練士兵很整肅，太祖過鎮陽，在皇上所在地接見他，賞賜他名馬、寶劍，任命爲鎮州兵馬都鈐轄。開寶八年，去世，享年六十九歲。

## 周廣

周廣字大均，其先應州神武川人。父密，事晋歷鄜、延、晋三鎮節度使。周廣順初，至太子太師致仕。廣幼從其父爲牙校。漢初，授供奉官。未幾，擢左千牛衛將軍。

周廣字大均，祖先是應州神武川人。父親周密，事奉後晋歷任鄜、延、晋三鎮節度使。後周廣順初年，官至太子太師而辭官回家。周廣年幼時跟隨父親當牙校。後漢初年，授供奉官。不久，升爲左千牛衛將軍。

周祖命將討慕容彦超於兖州，以

周祖命令將領到兖州討伐慕容彦超，任命周

廣爲行營都監。賊平，録功遷右武衛將軍。俄改右神武將軍，充鎮淮軍兵馬都監。從世宗征淮南。既得江北數州，即命廣勞來安集，民甚德之。因領常州刺史兼内外馬步軍都軍頭。淮南平，改眉州刺史。

宋初，授隰州刺史。乾德三年，遷潘州團練使，令訓練雄武諸營。開寶二年，從征太原，爲攻城樓櫓戰棹都部署，師還，加内外馬步軍副都軍頭。六年，改右屯衛大將軍，領郡如故。太平興國二年，卒。

廣爲行營都監。賊軍平定，周廣記功升爲右武衛將軍。接着改爲右神武將軍，充任鎮淮軍兵馬都監。跟隨周世宗出征淮南。得長江以北的幾州之後，就命令周廣招撫百姓，百姓很感激他的恩德。因而領常州刺史兼内外馬步軍都軍頭。淮南平定，改爲眉州刺史。

宋朝初年，授隰州刺史。乾德三年，升爲潘州團練使，下令訓練雄武各營。開寶二年，跟隨征伐太原，擔任攻城樓櫓戰棹都部署，軍隊回來，加官内外馬步軍副都軍頭。六年，改爲右屯衛大將軍，領州如前。太平興國二年，去世。

**張勳**

張勳，河南洛陽人。晋開運中，事留守景延廣爲典客，延廣表爲供奉官。周世宗將征淮南，以勳爲申州緣淮巡檢。因采光州機事聞于朝廷，即命勳率兵同討平之，遂監光州軍，充内外巡檢。後攻黄州，敗吴人於麻城，復破柏業山寨，目中流矢。遷内園副使。及征瀛、莫，以爲霸州兵馬都監。

張勳，河南洛陽人。後晋開運年間，事奉留守景延廣爲典客，景延廣上表推薦他爲供奉官。周世宗將要征伐淮南，任命張勳爲申州緣淮巡檢。因搜集光州的機密要事上報於朝廷，即命令張勳帶兵共同討伐平定光州，於是任監光州軍，充任内外巡檢。後來攻打黄州，在麻城打敗吴軍，又攻克柏業山寨，眼中流箭。升爲内園副使。征伐瀛、莫，任命爲霸州兵馬都監。

初，征李筠，勳從石守信董前軍，拔大會寨，及敗筠衆於太行，破澤州，皆預有功。太祖還京，命權知許州。未幾，李重進叛，又詔與石守信、李處耘先率兵進討。拔揚州，以勳爲兵馬都監，遷氈毯使。討朗陵，充前軍兵馬都監。荆湖平，以功就拜衡州刺史。乾德初，克郴州及桂陽監，以勳爲刺史兼監使。五年，代歸，至揚州卒，年六十八。太祖甚憐之，録其子廷敏爲殿直。

勳性殘忍好殺，每攻破城邑，但揚言曰“且斬”，頗有横罹鋒刃者。將赴衡州，州民皆涕泣相謂曰：“‘張且斬’至矣，吾輩何以安乎！”

起初，征伐李筠，張勳跟從石守信率領前軍，攻下大會寨，以及在太行打敗李筠，攻占澤州，都參與有功。太祖返京，任命張勳權知許州。不久，李重進反叛，又下詔張勳與石守信、李處耘先率軍隊前去討伐。攻下揚州，任命張勳爲兵馬都監，升爲氈毯使。討伐朗陵，充任前軍兵馬都監。荆湖平定，張勳因爲有功就地授爲衡州刺史。乾德初年，攻克郴州以及桂陽監，任命張勳爲刺史兼監使。五年，任滿回朝，到揚州時去世，享年六十八歲。太祖很憐惜他，録用他的兒子張廷敏爲殿直。

張勳生性殘忍，喜好殺人，每次攻破城邑，都揚言“且斬”，多有横遭殺戮的人。他將赴衡州任職，州民都流涕哭泣互相轉告説：“‘張且斬’到了，我們怎能安寧啊！”

**石曦**

石曦，并州太原人，晋祖弟韓

石曦，并州太原人，晋祖弟弟韓王石暉的

王暉之子。天福中，以曦爲右神武將軍。歷漢至周，爲右武衛、左神武二將軍。恭帝即位，初爲左衛將軍。會高麗王昭加恩，命曦副左驍衛大將軍戴交充使。建隆三年，再使高麗，遷左驍衛大將軍，護秦州屯兵。西人犯邊，曦率所領擊破之，斬渠帥十三人。

太祖征晋，曦領兵二千人自澤、潞除道至太原，壅汾水灌其城，又益兵千人，部攻遼州。俄知雄州，代，爲潭州鈐轄。開寶八年，領兵敗南唐軍二千餘于袁州，平梅山、板倉諸洞蠻寇，俘馘數千人。太平興國中，歷右神武、右羽林大將軍，連知孟、襄二州，遷領誠州刺史。

雍熙四年，改知霸州兼部署。會陳廷山謀以平戎軍叛入北邊，曦察知之，與侯延濟定計，禽廷山以獻。録其功，加領本州團練使，同知鎮州。淳化二年，移原州，遷右龍武軍大將軍。被病請告，詔特給全奉。四年，卒，年七十四，賵賻加等。

兒子。天福年間，任命石曦爲右神武將軍。經歷後漢到後周，爲右武衛、左神武二將軍。恭帝即位，起初任爲左衛將軍。高麗王王昭加恩，任命石曦爲左驍衛大將軍戴交的副使。建隆三年，再次出使高麗，升爲左驍衛大將軍，統領秦州屯兵。西人侵犯邊境，石曦率領軍隊擊敗他們，斬殺頭領十三人。

太祖征伐後晋，石曦領兵二千人從澤、潞清道到太原，堵塞汾水灌太原城，又增兵一千人，率部攻打遼州。不久任雄州知州，任滿，任爲潭州鈐轄。開寶八年，領兵在袁州打敗南唐軍二千多人，平定梅山、板倉各洞蠻寇，俘虜殲敵幾千人。太平興國年間，歷任右神武、右羽林大將軍，接連爲孟州、襄州二州知州，改領誠州刺史。

雍熙四年，改爲霸州知州兼部署。正逢陳廷山謀劃反叛以平戎軍歸入契丹，石曦偵察知道這事，與侯延濟商定計策，捉住陳廷山獻給朝廷。記下他的功勞，加官領本州團練使，同知鎮州。淳化二年，調任原州，升爲右龍武軍大將軍。生病請假，下詔特别給全部俸禄。四年，去世，享年七十四歲，助葬財物增加一等。

## 張藏英

張藏英，涿州范陽人，自言唐相嘉貞之後。唐末，舉族爲賊孫居道所害。藏英年十七，僅以身免。後逢居道於幽州市，引佩刀刺之，不死，爲吏所執。節帥趙德鈞壯之，釋而不問，以補牙職。

藏英後聞居道避地關南，乃求爲關南都巡檢使。至則微服携鐵檛，匿居道舍側，伺其出擊之，仆於地，嚙其耳啖之，遂禽歸。設父母位，陳酒肴，縛居道於前，號泣鞭之，臠其肉，經三日，刳其心以祭。即詣官首服，官爲上請而釋之。燕、薊間目爲"報仇張孝子"。

契丹用爲盧臺軍使兼榷鹽制置

張藏英，涿州范陽人，自稱是唐朝宰相張嘉貞的後代。唐朝末年，全族被盜賊孫居道殺害。張藏英年十七歲，僅以自身幸免。後來在幽州的街市上遇到孫居道，拔佩刀刺殺他，没有殺死，被吏捉住。節度使趙德鈞認爲他勇敢，釋放而没有追究，因而補爲牙職。

張藏英後來聽説孫居道到關南避難，於是請求擔任關南都巡檢使。到任就穿上布衣，携帶鐵鞭，藏在孫居道的住房旁，等他出來襲擊他，把他撲倒在地，咬掉他的耳朵吃了，把他抓了回去。設父母的靈位，擺上酒菜，綁孫居道到靈前，哭泣着鞭打他，碎割他的肉，過了三日，剜出他的心來祭奠父母。即到官府自首，官府請求上級釋放了他。燕、薊一帶視爲"報仇張孝子"。

契丹任用張藏英爲盧臺軍使兼榷鹽制置使，

使，領坊州刺史。周廣順三年，率內外親屬并所部兵千餘人，及煮鹽户長幼七千餘口，牛馬萬計，舟數百艘，航海歸周。至滄州，刺史李暉以聞。周祖頗疑之，令館於封禪寺，俄賜襲衣、銀帶、錢十萬、絹百匹、銀器、鞍勒馬。數月，世宗即位，授德州刺史。未幾，召歸，對便殿，詢以備邊之策。藏英請於深州李晏口置寨，及誘境上亡命者以隸軍，願爲主將，得便宜討擊。世宗悉從之。以爲緣邊招收都指揮使，賜名馬、金帶。藏英遂築城李晏口，累月，募得勁兵數千人。

會遣鳳翔節度王彦超巡邊，爲契丹所圍，藏英率新募兵馳往擊之，轉戰十餘里，契丹解去，改濮州刺史，仍領邊任。契丹將高牟翰以精騎數千擾邊，藏英逆擊於胡盧河北，自旦至晡，殺傷甚衆。值暮收兵，契丹遁去。後因領兵巡樂壽，契丹幽州驍將姚内斌偵知藏英兵少，以精騎二千陣於縣之北，藏英率麾下擊之，自辰及申，士皆殊死戰，内斌遂解去。世宗降璽書褒美。

征瓦橋關，爲先鋒都指揮使，敗契丹騎數百於關北。下固安縣，又改關南排陣使。宋初，遷瀛州團練使，并護關南軍。建隆三年，卒於治所，年六十九。孫鑑，自有傳。

## 陸萬友

陸萬友，蔚州靈丘人。少隸太原爲裨校。漢祖起義，擢爲護聖指揮使。隱帝即位，出爲天雄軍馬軍都指揮使。

周祖之起兵也，萬友預謀。及踐阼，擢爲散員都指揮使，領獎州刺史。世宗嗣位，遷龍捷左第三軍都指揮使。轉控鶴右廂都校、領虔州團練

領坊州刺史。後周廣順三年，率領自己的内外親屬連同所屬軍隊一千多人，以及煮鹽户老少七千多人，牛馬上萬，船幾百艘，航海歸附後周。到滄州，刺史李暉報告朝廷。周祖十分懷疑他，下令他住在封禪寺，不久賜給襲衣、銀帶、錢十萬、絹一百匹、銀器、鞍勒馬。幾個月後，周世宗即位，授德州刺史。不久，召回朝廷，在便殿對答，皇帝詢問他守邊的策略。張藏英請求在深州李晏口設關寨，以及招誘邊境的亡命徒來參軍，願意出任主將，能够自己作主討伐打擊敵人。周世宗全部采納他的建議。任命爲緣邊招收都指揮使，賞賜名馬、金帶。張藏英就在李晏口築城，連續數月，招募到精壯的士兵幾千人。

適逢派鳳翔節度使王彦超巡視邊境，被契丹包圍，張藏英率領新招募的軍隊奔馳前去攻打契丹，轉戰十多里，契丹撤走，改爲濮州刺史，仍然領邊防職務。契丹將領高牟翰帶領精鋭騎兵幾千人侵擾邊境，張藏英在胡盧河的北面迎擊他們，從早晨到下午，殺死殺傷很多。到傍晚收兵，契丹逃去。後來領兵巡視樂壽，契丹幽州的驍勇將領姚内斌偵察知道張藏英兵少，用精鋭騎兵兩千人在縣北布陣，張藏英率部下攻打，從辰時到申時，士兵都死戰，姚内斌纔撤走。周世宗下璽書嘉獎贊美。

征伐瓦橋關，擔任先鋒都指揮使，在關北打敗契丹騎兵幾百人。攻下固安縣，又改任關南排陣使。宋朝初年，升爲瀛州團練使，兼統領關南軍。建隆三年，在官署去世，享年六十九歲。孫子張鑑，本書另有傳。

陸萬友，蔚州靈丘人。年輕時隸屬太原當裨校。漢祖起義，提拔爲護聖指揮使。隱帝即位，出任天雄軍馬軍都指揮使。

周祖起兵時，陸萬友參與謀劃。等到周祖登基，提拔他爲散員都指揮使，領獎州刺史。周世宗繼位，升爲龍捷左第三軍都指揮使。轉爲控鶴右廂都校、領虔州團練使，改任虎捷右廂、領閬

使，改虎捷右厢、領閬州防禦使。恭帝嗣位，出爲安州防禦使。

州防禦使。恭帝繼位，出任安州防禦使。

宋初，歷沂、蘄二州防禦使。乾德四年，改汝州。開寶中，討南唐，造舟于采石磯以濟師，命萬友守之。江南平，爲和州防禦使。太宗嗣位，以爲晉、絳等州都巡檢使。帝征太原，克汾、石二州，以萬友爲石州都巡檢使，俄兼知石州，移巡警鳳翔、秦、隴。代歸，詔知瀛州，在郡二年，政務苟簡。雍熙二年，改右監門衛大將軍，充河陰兵馬都監。逾年卒，年七十三。萬友始業坏鏝，既貴達，不忘本，以銀爲坏鏝器數十事示子孫。性猛暴，以武勇自任，所至無善政。太宗以其勛舊，恩遇不替，聘其次女爲許王夫人。

宋朝初年，歷任沂州、蘄州二州防禦使。乾德四年，改任汝州防禦使。開寶年間，討伐南唐，在采石磯造船渡軍隊，命令陸萬友把守。江南平定，任爲和州防禦使。太宗繼位，任命爲晉州、絳州等州都巡檢使。皇帝征伐太原，攻克汾州、石州二州，任命陸萬友爲石州都巡檢使，接着兼石州知州，移任巡視警戒鳳翔、秦、隴。任滿回朝，下詔爲瀛州知州，在州二年，主持州務草率簡略。雍熙二年，改任右監門衛大將軍，充任河陰兵馬都監。一年後去世，享年七十三歲。陸萬友起先是泥瓦工，顯貴以後，不忘本，用銀做泥瓦器具幾十件給子孫看。陸萬友性情勇猛殘暴，以勇武自命，所到之處沒有善政。太宗因爲他是功勛舊臣，恩惠待遇沒有廢棄，聘他的二女兒作許王夫人。

**解暉**

解暉，洛州臨洺人。父珪，應募爲州兵，後唐天成中，西征至劍門，没於陣。暉少有勇力，以父死戎事，得隸兵籍。戍雁門，與契丹接戰，斬首七級，獲酋長一人。以功遷奉國軍隊長。

解暉，洛州臨洺人。父親解珪，響應招募當州兵，後唐天成年間，西征到劍門，死在戰陣。解暉年輕時勇敢有力氣，因爲父親死於戰事，得以隸屬兵籍。戍守雁門，與契丹交戰，斬首七人，俘獲酋長一人。因軍功升爲奉國軍隊長。

晉天福中，安重榮反鎮州，因舉兵向闕。至宗城，晉師逆戰，大破之。暉募軍中壯士百餘人夜搗賊壘，殺獲甚衆。暉頻中流矢，而督戰自若，顏色不撓，以功遷本軍列校。

後晉天福年間，安重榮在鎮州反叛，起兵攻向京城。到了宗城，後晉軍迎戰，大敗他們。解暉招募軍中壯士一百多人夜裏直搗敵人的營壘，殺死和抓獲很多。解暉屢中流箭，然而督戰自若，臉色不改，因軍功升爲本軍列校。

周廣順初，劉崇與契丹侵晉州，暉從都部署、樞密使王峻等往援之。暉率敢死士三十餘，夜入契丹帳擊之，殺獲甚衆，遷本軍第五指揮使。從世宗征淮南，率所部下黄州，禽刺史高弼，遷虎捷第一軍都虞候。

後周廣順初年，劉崇與契丹侵犯晉州，解暉跟隨都部署、樞密使王峻等前去增援晉州。解暉率敢死士兵三十多人，夜裏進入契丹的營帳偷襲，殺死和抓獲很多，升爲本軍第五指揮使。跟隨周世宗征伐淮南，率部攻下黄州，抓住刺史高弼，升爲虎捷第一軍都虞候。

宋初，步軍都軍頭，從征澤州，力戰，目中流矢。師還，策勛爲内外馬步軍副都軍頭。建隆四年，充湖廣道行營前軍戰棹都指揮使。潭州平，

宋朝初年，解暉任步軍都軍頭，跟隨征伐澤州，奮力作戰，眼中流箭。班師，記録功勛任爲内外馬步軍副都軍頭。建隆四年，充任湖廣道行營前軍戰棹都指揮使。潭州平定，下璽書褒獎曉

降璽書獎諭。僞統軍黄從志據岳州，暉率舟師討平之，生禽從志及將校十四人，俘斬數千，溺死者衆。改控鶴右第二軍都指揮使，領高州刺史。

乾德六年，詔領所部軍屯上黨，從李繼勳略太原。開寶九年，破太原軍於境上，斬首千餘級，獲馬三十四。改均州刺史。

太平興國二年，詔於潞州北亂柳石圍中築城，名威勝軍，以暉爲軍使。從征并州，與尚食使石彦贇率所部先下隆州，殺并州三百餘；禽招討使李詢等六人，以獻于行在所，賜予有加。復令與彦贇督戰士隸城西行營，分攻太原。劉繼元降，太宗以太原宫女三人賜暉，俄以功遷本州團練使，知霸州。

雍熙初，充雲、應、寰、朔、忻、代等州都巡檢使。三年，代歸本郡。淳化二年，被病，上章告老，改右千牛衛上將軍致仕。詔未至而卒，年八十。

暉鷙猛木强，每受詔征伐，常身先之。人所憚者，暉視之若甚易，由是頻立戰功，金創遍體。時稱驍將。子守顒至内殿崇班、閤門祇候。

## 李韜

李韜，河朔人。有勇力膽氣，善用稍，爲禁軍隊長。周祖征三叛，韜從白文珂攻河中，兵傅其城。文珂夜詣周祖議犒軍，留韜城下。時營柵未備，李守貞乘虚來襲，營中忽見火發，知賊驟至，惶怖失據。客省使閻晉卿率左右數十人，遇韜於月城側，謂韜曰：“事急矣，城中人悉被黄紙甲，爲火光所照，色俱白，此殊易辨，奈軍士無鬥志何？”韜憤怒曰：“豈有食君禄而不爲國致死耶！”即援

諭。僞統軍黄從志占據岳州，解暉率領水軍討伐平定了他，活捉黄從志以及將校十四人，俘虜和斬殺幾千，淹死的人很多。解暉改任控鶴右第二軍都指揮使，領高州刺史。

乾德六年，下詔解暉統領部屬屯兵上黨，跟隨李繼勳奪取太原。開寶九年，解暉在邊境上打敗太原軍，斬首一千多級，繳獲馬三十四。改任均州刺史。

太平興國二年，下詔在潞州北面的亂柳石圍中修築城堡，取名威勝軍，任命解暉爲軍使。跟隨征伐并州，與尚食使石彦贇率部下先攻下隆州，殺死并州軍三百多；捉住招討使李詢等六人，到皇帝所在地進獻，皇帝賞賜有加。又下令與石彦贇監督兵士隸屬城西行營，分別進攻太原。劉繼元投降，太宗以太原三個宫女賞賜解暉，不久按功勞升爲本州團練使，任霸州知州。

雍熙初年，解暉任雲州、應州、寰州、朔州、忻州、代州等州都巡檢使。三年，任滿回到本州。淳化二年，生病，向皇帝上表請求告老還鄉，改爲右千牛衛上將軍退休。詔令没有傳到而去世，享年八十歲。

解暉勇猛質直剛强，每次接受詔令征伐，常常衝鋒在前。人們所畏懼的，在解暉看來好像很容易，因此頻頻立戰功，箭刃所傷遍及全身。當時稱爲驍將。他的兒子解守顒官至内殿崇班、閤門祇候。

李韜，河朔人。勇敢有膽識，善於用長矛，任爲禁軍隊長。周祖征伐三叛，李韜跟隨白文珂攻打河中，軍隊逼近城邑。白文珂夜晚進見周祖商議犒勞軍隊，把李韜留在城下。當時軍營的柵欄没有完備，李守貞乘虚來襲擊，軍營中忽然看到大火燃起，知道叛賊突然來到，惶恐而不知所措。客省使閻晉卿帶領左右幾十人，在月城一側遇到李韜，對李韜說：“事情緊急，城中的人全部披上黄紙鎧甲，被火光所照，顔色會變白，這容易辨認，但是軍士們没有鬥志怎麽辦呢？”李韜憤怒地說：“難道有吃皇上的俸禄而不爲國捐

稍而進，軍中死士十餘輩隨韜犯賊鋒。蒲有猛將躍馬持戈擬韜，韜刺之，洞胸而墜。又連殺數十人，蒲軍遂潰，因擊大破之，守貞自是閉壘不敢出。俄驍將王三鐵降，城遂平，韜由此知名。累遷軍校，出爲趙州刺史，移慈州，乾德六年，卒。

軀的嗎?"就揮矛前進，軍中敢死之士十多人跟隨李韜進攻敵人前鋒。蒲軍有猛將躍馬持戈直指李韜，李韜刺死了他，穿胸墜落下馬。李韜又連殺數十人，蒲軍於是潰退，趁機進擊大敗他們，李守貞從此關閉營門不敢出來。接着驍將王三鐵投降，城被平定，李韜由此知名。多次升官爲軍校，出朝爲趙州刺史，調任慈州刺史，乾德六年，去世。

## 王晉卿

王晉卿，河朔人。少勇敢，爲鄉里所推。周世宗在澶淵，晉卿以武藝求見，得隸帳下。及即位，補東頭供奉官。從戰高平，征淮甸，每遣宣傳密旨，甚親信之。洎北征，爲先鋒都監，督戰有功，詔權控鶴都虞候。克關南，授軍器庫使。顯德四年，爲龍捷右第一軍都指揮使，領彭州刺史。恭帝即位，出爲濱州刺史。

王晉卿，河朔人。青少年時很勇敢，被鄉里推重。周世宗在澶淵，王晉卿以武藝求見，得以隸屬部下。世宗即位，王晉卿補爲東頭供奉官。跟隨征戰高平，征伐淮甸，每次派遣他傳達宣布秘密旨令，很親信他。北征時，任爲先鋒都監，督戰有功，下詔權控鶴都虞候。攻克關南，任軍器庫使。顯德四年，任爲龍捷右第一軍都指揮使，領彭州刺史。恭帝即位，出朝爲濱州刺史。

乾德中，爲興州刺史。四年，移漢州。時蜀初平，寇盜充斥，晉卿嚴武備，設方略，禽捕剪滅，靡有遺漏，自是雖劇賊無敢窺其境。然以賄聞，太祖惜其才而不問。秩滿歸闕，以疾求頤養，改左監門衛將軍、奉朝請。貢重錦十匹、銀千兩以謝，詔不納，以其黷貨愧之也。

乾德年間，爲興州刺史。四年，調任漢州刺史。當時蜀剛平定，盜匪比比皆是，王晉卿整肅軍隊，制定策略，拘捕消滅盜匪，没有遺漏，從此即使勢力强大的盜賊也不敢窺視他的轄區。然而因爲受賄被朝廷知道，太祖憐惜他能幹而不追究。任滿回朝，因爲患病請求休養，改爲左監門衛將軍、奉朝請。他上供重錦十匹、銀一千兩答謝太祖，下詔不接受，以他曾貪污納賄而羞辱他。

未幾，詔戍北邊，疆埸清肅。開寶四年，復授莫州刺史。在郡謹斥候，善撫循，士卒皆樂爲之用，邊民安堵。六年八月，卒，年六十七。

不久，太祖下詔王晉卿戍守北部邊疆，邊境寧靜。開寶四年，又授莫州刺史。在州小心巡察，妥善安撫，士兵都樂意被他使用，邊民安居樂業。六年八月，去世，享年六十七歲。

## 郭廷謂

郭廷謂字信臣，徐州彭城人。父全義，仕南唐爲濠州觀察使。廷謂幼好學，工書，善騎射。補殿前承旨，改濠州中軍使，李景每令偵中朝機事入奏。全義卒，擢莊宅使、濠州監軍。

郭廷謂字信臣，徐州彭城人。父親郭全義，在南唐官爲濠州觀察使。郭廷謂幼時喜歡學習，擅長書法，善於騎馬射箭。補爲殿前承旨，改授濠州中軍使，李景常命令他偵察中原國家的機密事情入奏。郭全義死後，提拔郭廷謂爲莊宅使、濠州監軍。

周世宗攻淮右，南人屢敗，城中

周世宗攻打淮右，南人屢屢失敗，城中很害

甚恐，廷謂與州將黄仁謙爲固禦之計。周師遣諜以鐵券及其壘，廷謂拒之。城中負販之輩率不逞，廷謂慮其亡逸，籍置大寺，遣兵守之，給日食，俾製防城具，隨其所習，以故周師卒不得覘城中虛實。

怕，郭廷謂與州將黄仁謙制定堅守防禦的策略。後周軍隊派遣間諜帶着皇帝頒賜的鐵券到他們的軍營，郭廷謂拒絶。城中擔貨販賣的人大都不滿意，郭廷謂擔心他們逃跑，登記并安置他們到大寺中，派兵把守，每天供給飯食，教他們製造防城器具，任其做熟悉的事，因此，後周軍隊不能知道城中的虛實。

周師爲浮梁渦口，命張從恩、焦繼勳守之，廷謂語仁謙曰："此濠、壽之患也。彼以騎士勝，故利於陸；我以舟師鋭，故便於水。今夏久雨，淮流泛溢，願假舟兵二千，斷其橋，屠其城，直抵壽春。"仁謙初沮其議，不得已從之，即輕棹銜枚抵其橋，麾兵斷笮，悉焚之。周師大衄，死者不可計，焚其資糧而還。以功授武殿使。

後周軍隊在渦口搭浮橋，命令張從恩、焦繼勳守衛，郭廷謂對黄仁謙説："這是濠、壽之禍。對方靠騎兵取勝，所以陸地對他們有利；我方因爲水軍精鋭，所以水對於我們有利。今年夏天長久下雨，淮河流域泛濫，希望借水兵二千，截斷他們的浮橋，踏平他們的城，直達壽春。"黄仁謙起初阻止他的提議，不得已而順從了他，就駕輕舟悄悄地抵達對方的浮橋，指揮兵士砍斷竹索，把船全部燒毀。後周軍隊大敗，死的人不計其數，焚燒他們的錢糧回來。郭廷謂因有功授武殿使。

周師退保定遠，又募壯士爲負販狀，入定遠，偵軍多寡及守將之名。還曰："武行德、周務勍也。"廷謂曰："是可圖也。"又籍鄉兵萬餘洎卒五千，日夕訓練，依山銜枚設伏以破之，周師大潰，行德單騎脱走。時有以玉帛子女餉廷謂者，悉拒之，唯取良馬二百匹以獻。以功爲滁州刺史、上淮巡檢應援兵馬都監。

後周軍隊退守定遠，郭廷謂又招募壯士裝扮成商販，進入定遠，偵察軍隊多少以及守將的名字。回來説："守將是武行德、周務勍。"郭廷謂説："這可以圖謀。"又招來鄉兵一萬多以及士兵五千人，日夜訓練，依山悄悄設伏兵攻打他們，後周軍大敗，武行德單騎逃走。當時有人拿玉帛和子女饋贈郭廷謂，都被他拒絶，衹選取良馬二百匹進獻朝廷。以功勞任命爲滁州刺史、上淮巡檢應援兵馬都監。

及紫金山之戰，南唐諸將多歸降者，獨廷謂以全軍還守濠州，追不能及。時濠守欲棄城走，廷謂止之。俄加本州團練使，繕戈甲，治溝壘，常若敵至。是秋，周師復至，表于景請援，且言周兵四臨，乞卑辭請和，以固鄰好。夜出敢死士千餘襲周營，焚頭車洞屋，周師蹂躪死者甚衆。既而援兵不至，周師急擊，廷謂集諸軍壘門之外，南望大慟而降于周。

到紫金山之戰時，南唐諸將大多歸附投降，惟獨郭廷謂保全軍隊回守濠州，不能追到他。當時濠州太守想棄城逃跑，郭廷謂阻止他。很快加官爲本州團練使，修理兵器鎧甲，整治壕溝營壘，嚴陣以待。當年秋，後周軍隊又來到，郭廷謂上奏表給李景請求增援，并且説後周軍隊四面臨近，請言辭謙恭地講和，以鞏固近鄰友好。夜晚出動敢死的士兵一千多人襲擊後周軍營，焚燒頭車洞屋，後周軍隊踐踏而死的人很多。然而援軍不來，後周軍隊急速反擊，郭廷謂集合各軍到軍營門外，向南眺望極度悲痛地投降後周。

至山陽，見世宗，特加宴勞，賜

郭廷謂到山陽，見到周世宗，周世宗特加宴

金帶、襲衣、良馬、器皿，拜亳州防禦使。以其弟本州馬步都校廷讃爲和州刺史。命攻天長軍，降其將馬贇。又爲樓櫓戰棹左右厢都監，俄歸譙郡。

宋初，從征上黨，再知亳州。乾德二年，代還，改絳州防禦使。兩川平，馮瓚知梓州，爲僕夫所訟，召廷謂爲静江軍節度觀察留後以代之。州承舊政，有莊宅户、車脚户，皆隸州將，鷹鷂户日獻雉兔，田獵户歲入皮革；又有鄉將、都將、鎮將輩互擾閭里，廷謂悉除之。開寶五年，卒，年五十四。

廷謂性恭謹，事母以孝聞，未嘗不束帶立侍。子延濬。廷謂兄廷諭，仕南唐爲太子洗馬致仕，宋初至秘書監。廷諭子延澤。

郭延濬

延濬字利川。幼謙和。初，廷謂爲静江軍節度使，延濬爲桂州牙内都指揮使。廷謂卒，太祖録延濬爲供奉官，屢使西北，宣諭機事。

太平興國初，以内庭宣索及殿前賜賚、移文庫務，未有專領之者，乃置合同憑由印，命延濬與内藏庫副使劉蒙正掌之。又領八作司，及督治汴河。

雍熙三年，改崇儀使。詔與翟守素、田仁朗、王繼恩往河北，分路按行諸州城壘，發鎮兵葺之。端拱二年，詔建河北方田，命延濬等五人共往規畫，會罷其務而止。

淳化四年，李順亂，改西京作坊使，充成都十州都巡檢使。時成都將陷，延濬單騎入城，與郭載議募亡卒退保劍門，賊數千來躡其後，擊破之。王繼恩率兵至，以延濬爲先鋒壕寨使，即領兵倍道先進。賊出探騎數

會慰勞他，賞賜金帶、襲衣、良馬、器皿，任爲亳州防禦使。讓他的弟弟本州馬步都校郭廷讃爲和州刺史。命令他進攻天長軍，招降他們的將領馬贇。郭廷謂又任樓櫓戰棹左右厢都監，不久回到譙郡。

宋朝初年，郭廷謂跟隨征伐上黨，再任亳州知州。乾德二年，任滿回朝，改爲絳州防禦使。兩川平定，馮瓚爲梓州知州，被僕夫控告，朝廷召郭廷謂爲静江軍節度觀察留後來代替他。梓州承襲過去的政策，有莊宅户、車脚户，都隸屬州將，鷹鷂户每日獻野鷄和兔子，田獵户每年繳納皮革；又有鄉將、都將、鎮將這些人相互侵擾鄉里，郭廷謂全部廢除這些制度。開寶五年，去世，享年五十四歲。

郭廷謂生性謙恭謹慎，侍奉母親以孝聞名，從未衣冠不整地侍候母親。他的兒子郭延濬。郭廷謂的兄長郭廷諭，在南唐任太子洗馬退休，宋朝初年官至秘書監。郭廷諭的兒子郭延澤。

郭延濬字利川。年幼時謙和。起初，郭廷謂爲静江軍節度使，郭延濬爲桂州牙内都指揮使。郭廷謂去世，太祖録用郭延濬爲供奉官，多次出使西北，傳布告知機要事宜。

太平興國初年，由於宫廷内要錢物以及殿前賞賜、移送文書到皇家藏庫之事，没有專管的人，於是立契約文書的憑據印章，命令郭延濬與内藏庫副使劉蒙正掌管。郭延濬又領八作司，以及監督治理汴河。

雍熙三年，郭延濬改任崇儀使。下詔與翟守素、田仁朗、王繼恩前往河北，分路巡行各州的城壘，徵調守兵修葺。端拱二年，下詔建河北方田，任命郭延濬等五人一同前去規劃，因停止這一事而中止。

淳化四年，李順叛亂，郭延濬改任西京作坊使，充任成都十州都巡檢使。當時成都即將陷落，郭延濬單騎入城，與郭載商議招募亡命的士兵退守劍門，叛賊數千人隨後而來，打敗了他們。王繼恩領兵到來，任命郭延濬爲先鋒壕寨使，立即領兵兼程先行。叛賊派出偵察騎兵幾十

十，延濬悉禽之，盡得賊機事。延濬易旗變號，賊不知覺，斬關掩入，斬千餘級。

人，郭延濬把他們抓獲，全部獲得叛賊的機密要事。郭延濬改換旗子變更番號，叛賊没有發覺，衝破關口殺入，斬首一千多級。

繼恩又請延濬知漢州，州經兵燹，廨舍、橋梁、城寨悉毁。延濬募軍民葺之，又率州帑以應軍須。録功，改洛苑使。又命率兵屯遂州，劍門鈐轄、轉運使劉錫言其勞，詔書嘉奬。

王繼恩又請求任郭延濬爲漢州知州，漢州經過戰爭，官舍、橋梁、城郭和營壘全部焚毁。郭延濬招募軍民修繕，又竭盡州裏庫藏供應軍隊。記録功勞，改爲洛苑使。又任命他領兵屯駐遂州，劍門鈐轄、轉運使劉錫上報他的功勞，皇帝下詔嘉奬他。

真宗初，改内園使。代還，會河朔用兵，延濬馳往邊城，按視寨壘。咸平二年，疾卒。子有倫，爲供奉官、閤門祇候。

真宗初年，改爲内園使。任滿回朝，趕上河朔用兵，郭延濬急速前往邊城，巡視營寨。咸平二年，生病而死。他的兒子郭有倫，爲供奉官、閤門祇候。

## 郭延澤

延澤字德潤，南唐試秘書省正字。乾德中，四遷著作佐郎，轉殿中丞、知建州。淳化二年，太宗聞延澤洎右贊善大夫董元亨皆好學，博通典籍，詔宰相召問經史大義，皆條對稱旨，命爲史館檢討。歷國子《周易》博士、國子博士。咸平中，求休退，授虞部員外郎致仕。居濠州城南，有小園以自娱，其咏牡丹千餘首。聚圖籍萬餘卷，手自刊校。范杲、韓丕皆與之游。景德初，卒。元亨亦至虞部員外郎，嘗纘《玄門碑誌》三十卷。

郭延澤字德潤，南唐試秘書省正字。乾德年間，四次升官爲著作佐郎，轉爲殿中丞、建州知州。淳化二年，太宗聽説郭延澤以及右贊善大夫董元亨都喜歡學習，博通典籍，下詔宰相召來詢問經學史學的大義，他們都依條回答符合皇帝的旨意，任命爲史館檢討。歷任國子《周易》博士、國子博士。咸平年間，請求休職退官，授爲虞部員外郎退休。他居住在濠州城南，有個小園聊以自娱，他咏牡丹的詩有一千多首。收集圖籍一萬多卷，親手刊定校正。范杲、韓丕都與他交往。景德初年，去世。董元亨也官至虞部員外郎，曾經編輯《玄門碑誌》三十卷。

## 趙延進

趙延進，澶州頓丘人。父暉，周太子太師。暉爲偏將時，趙在禮據鄴。延進頗親學，嘗與軍中少年入民家，競取財賄，延進獨持書數十編以歸，同輩哂之。

趙延進，澶州頓丘人。父親趙暉，爲後周太子太師。趙暉爲偏將時，趙在禮占據鄴。趙延進很愛學習，曾經與軍中少年進入百姓的家中，競取財物，惟獨趙延進却拿幾十本書回來，同輩們笑話他。

漢末，暉領鳳翔節度，未赴鎮，王景崇據城反，命暉爲都招討使擊之。延進年十八，屢當軍鋒。景崇平，延進奉捷奏以入，授鳳翔牙内指揮使，領貴州刺史。暉徙宋州，亦從爲牙職，改領榮州刺史。睢陽有盗數百，各立酋帥，爲民患。延進以父

後漢末年，趙暉領鳳翔節度使，還没有到軍鎮，王景崇據城反叛，任命趙暉爲都招討使進攻他。趙延進十八歲，多次充當軍隊的先鋒。王景崇平定，趙延進送捷報入朝，授任鳳翔牙内指揮使，領貴州刺史。趙暉調任宋州，趙延進也隨任牙職，改領榮州刺史。睢陽有强盗數百人，各自擁立首領，成爲民衆的禍患。趙延進以父親之

命，領牙兵千餘悉禽戮之，詔書褒美。

丁外艱，表求持服。既終喪，周世宗征淮南，延進獻萬縑以助軍，仍請對，世宗召見之。時延進有從兄爲虎捷都虞候、帳前橫衝指揮使，世宗指延進語之曰："爾弟拳勇有謀，將授以禁軍大校。"延進自陳好讀書，不願也。翌日，授右千牛衛將軍、濠州兵馬鈐轄。從征瓦橋關，爲隨駕金吾街仗使。

宋初，遷右羽林軍將軍、濠州都監。會伐蜀，以襄州當川路津要，命爲鈐轄，同知州務。蜀平，專領郡事。漢江水歲壞堤，害民田，常興工修護，延進累石爲岸，遂絶其患。入爲兩浙、漳泉國信使。開寶二年，授右龍武將軍，知靈州，以母老願留，得權判右金吾街仗使，歷知河中府、梓相青三州。

太平興國中，大軍平并州，討幽薊，皆爲攻城八作壕寨使。嘗詔督造炮具八百，期以半月，延進八日成，太宗親試之，大悦。又令主城北諸洞子。及班師，命與孟玄喆、藥可瓊留屯定州。

遼人擾邊，命延進與崔翰、李繼隆將兵八萬禦之，賜陣圖，分爲八陣，俾以從事。師次滿城，遼騎坌至，延進乘高望之，東西亘野，不見其際。翰等方按圖布陣，陣去各百步，士衆疑懼，略無鬥志。延進謂翰等曰："主上委吾等以邊事，蓋期於克敵爾。今敵衆若此，而我師星布，其勢懸絶，彼若持我，將何以濟！不如合而擊之，可以决勝。違令而獲利，不猶愈於辱國乎？"翰等曰："萬一不捷，則若之何？"延進曰："儻有喪敗，則延進獨當其責。"於是改爲

命，領牙兵一千多人全部抓獲和殺死了强盜，詔書褒揚贊美。

父親去世，趙延進上表請求守喪。喪服期滿以後，周世宗征伐淮南，趙延進進獻萬匹縑資助軍隊，請求應對，世宗召見了他。當時趙延進有堂兄爲虎捷都虞候、帳前橫衝指揮使，世宗指着趙延進對他説："你的弟弟勇武有謀，將授爲禁軍大校。"趙延進自己説喜歡讀書，不願受武職。第二天，授右千牛衛將軍、濠州兵馬鈐轄。跟從征伐瓦橋關，任爲隨駕金吾街仗使。

宋朝初年，趙延進升爲右羽林軍將軍、濠州都監。攻打蜀時，因爲襄州正當川路的交通要道，任命趙延進爲鈐轄，同知州務。蜀平定，專門領州事。漢江的水每年毁壞堤岸，危害民田，經常發動工役修護，趙延進壘石成岸，就杜絶了禍患。趙延進入朝任爲兩浙、漳泉國信使。開寶二年，授任右龍武將軍，靈州知州，因爲母親年老希望留下，獲得權判右金吾街仗使，歷任河中府知府、梓州 相州 青州三州知州。

太平興國年間，大軍平定并州，討伐幽薊，趙延進都任攻城八作壕寨使。曾經下詔督造炮具八百副，期限半月，趙延進八天完成，太宗親自試用，大爲高興。又下令他掌管城北的各個洞子。班師時，命令他與孟玄喆、藥可瓊留駐定州。

遼人侵擾邊境，命令趙延進與崔翰、李繼隆帶兵八萬抵禦他們，賜給陣圖，分爲八陣，以使他們行事。軍隊駐宿在滿城，遼的騎兵聚集而來，趙延進登高瞭望，敵軍東西綿延，不見邊際。崔翰等人按圖布陣，各陣相距一百步，士兵們疑惑畏懼，没有多少鬥志。趙延進對崔翰等人説："皇上以邊防之事委任我們，是期望戰勝敵人而已。如今敵人多成這樣，而我們的軍隊零星布陣，氣勢相差太遠，敵人如果挾持我們，我們將怎麽辦呢！不如合并起來進攻他們，可以決一勝負。違背命令而獲勝，不勝過辱國嗎？"崔翰等説："萬一不勝，則怎麽辦？"趙延進説："如果失敗，那麽延進獨自擔當責任。"於是改爲二

二陣，前後相副。士衆皆喜，三戰大破之，獲人馬、牛羊、鎧甲數十萬。以功遷右監門衛大將軍、知鎮州。及代，吏民數千守闕借留，詔許留一年。

俄改右領軍衛大將軍，出爲高陽關、平戎軍都監兼緣邊巡檢，改鈐轄。知揚州，召入，授右屯衛大將軍，徙知相州。遷右驍衛大將軍，改知鄧州。淳化初，飛蝗不入境，詔褒之。還，判右金吾街仗事。至道二年，拜右金吾衛大將軍。咸平二年，卒，年七十三，贈左武衛上將軍。

延進姿狀秀整，涉獵經史，好作詩什，士流以此多之。延進妻即淑德皇后之妹，故在顯德、興國中，頗任以腹心。子昂，太平興國二年登進士第，至户部郎中、直昭文館。

陣，前後互相幫助。士兵們都高興，三次交戰大敗敵人，俘獲人馬、牛羊、鎧甲幾十萬。因爲有功趙延進升右監門衛大將軍、鎮州知州。等到任滿，官吏百姓幾千人守在城門，要求留用他，下詔允許留任一年。

不久，趙延進改爲右領軍衛大將軍，出朝爲高陽關、平戎軍都監兼緣邊巡檢，改爲鈐轄。任揚州知州，召入朝，授右屯衛大將軍，調爲相州知州。改爲右驍衛大將軍，改爲鄧州知州。淳化初年，蝗蟲不入境内，下詔表揚他。回朝，爲判右金吾街仗事。至道二年，爲右金吾衛大將軍。咸平二年，去世，享年七十三歲，贈官左武衛上將軍。

趙延進形貌俊秀嚴整，涉獵經史，好作詩篇，士流因此贊許他。趙延進的妻子是淑德皇后的妹妹，所以在顯德、太平興國年間，常常用爲心腹。兒子趙昂，太平興國二年進士及第，官至户部郎中、直昭文館。

## 輔超

輔超，忻州秀容人，家世業農。超少勇悍有力，晋開運中，應募隸澶州軍籍。漢乾祐中，趙思綰據永興叛，周祖護諸將討之，督兵攻城。超率驍勇十七人升雲梯，斫北門樓，樓壞而入，士卒繼進，城遂陷，以功補小校。

顯德中，從太祖征淮南，常執鋭前驅，定滁、泗，破淮陰，下揚州，以功轉日騎副兵馬使。

宋初，從平上黨，再遷内直都知。太宗即位，以超爲馬軍都軍頭。會親征太原，冒矢石攀堞先登，身被十三創，帝嘉其勇，賜錦袍、銀帶、帛五十段。詰朝，再乘城，中流矢者八，復加厚賜。大舉襲范陽，分兵三路，超隸偏將米信，爲田重進先鋒，取飛狐、蔚州，遷馬步軍副都軍頭。俄出補曹州馬步軍都指揮使，領峰州刺史，改欒州。召歸，轉都軍頭。

輔超，忻州秀容人，他家世代從事農業。輔超青年時勇悍有力，後晋開運年間，響應招募隸屬澶州軍籍。後漢乾祐年間，趙思綰占據永興叛亂，周祖總領諸將討伐他，督兵攻城。輔超帶領驍勇軍士十七人登雲梯，砍北城門樓，樓壞入城，士兵緊跟前進，城被攻陷，輔超因爲有功而補爲小校。

顯德年間，輔超跟隨太祖征伐淮南，常常持鋒利的兵器衝鋒在前，平定滁、泗，攻占淮陰，攻下揚州，因爲立功轉爲日騎副兵馬使。

宋朝初年，輔超跟隨平定上黨，兩次升遷爲内直都知。太宗即位，任命輔超爲馬軍都軍頭。太宗親征太原，輔超冒着箭石攀上女墻先登城樓，身受十三處傷，皇帝嘉獎他勇敢，賞賜錦袍、銀帶、帛五十段。第二天早晨，再登城，中流箭八處，又增加優厚的賞賜。大舉襲擊范陽，分兵三路，輔超隸屬於偏將米信，擔任田重進的先鋒，攻取飛狐、蔚州，升爲馬步軍副都軍頭。接着出補爲曹州馬步軍都指揮使，領峰州刺史，改欒州刺史。召回，轉任都軍頭。

淳化三年，出爲德州刺史，坐誣奏使者毆殺驛吏，責授右監門衛將軍、領誠州刺史。五年，復加都軍頭、領澄州刺史。真宗即位，加領獎州團練使，真拜萊州團練使，以年老願留京師，從之。景德元年，卒，年七十七。

淳化三年，出朝爲德州刺史，因爲誣奏使臣毆殺驛吏而犯法，責降爲右監門衛將軍、領誠州刺史。五年，又加官都軍頭、領澄州刺史。真宗即位，加領獎州團練使，實授萊州團練使，因爲年老希望留在京城，聽從他。景德元年，去世，享年七十七歲。

論曰：太祖有天下，凡五代之臣，無不以恩信結之，既以安其反側，亦藉其威力，以鎮撫四方。故一時諸將吴虔裕、蔡審廷之徒，數從征討，咸有勞績焉。若馬令琮守河内，儲兵食以迎王師；解暉擊湖南，冒鋒鏑以禽敵將：此忠藎驍果，尤可稱者。漢徽之疾危辭藥，藏英之爲親復仇，亦皆一節之美。惟張勳嗜殺，晋卿冒貨，雖立威著勤，所不取也。

論曰：太祖擁有天下，凡是五代的臣子，都以恩德信義結交他們，既用來安撫他們反覆，也依靠他們的威力，以鎮撫四方。所以一時諸將吴虔裕、蔡審廷這些人，多次跟隨征討，都有功勞業績。像馬令琮守河内，儲備軍糧來迎接朝廷的軍隊；解暉攻打湖南，冒着刀鋒箭鏃擒拿敵將：這是竭盡忠心驍勇果敢，最可稱道的人。杜漢徽病危不用醫藥，張藏英爲親人復仇，也都是值得贊美的氣節。惟有張勳好殺人，王晋卿貪財，即使有威望功勞，也是不可取的。

# 宋史卷二百七十二

## 列傳第三十一

楊業（子）延昭（等） 王貴（附） 荆罕儒（從孫）嗣
曹光實（從子）克明 張暉 司超

### 楊業

楊業，并州太原人。父信，爲漢麟州刺史。業幼倜儻任俠，善騎射，好畋獵，所獲倍於人。嘗謂其徒曰："我他日爲將用兵，亦猶用鷹犬逐雉兔爾。"弱冠事劉崇，爲保衛指揮使，以驍勇聞。累遷至建雄軍節度使，屢立戰功，所向克捷，國人號爲"無敵"。

太宗征太原，素聞其名，嘗購求之。既而孤壘甚危，業勸其主繼元降，以保生聚。繼元既降，帝遣中使召見業，大喜，以爲右領軍衛大將軍。師還，授鄭州刺史。帝以業老於邊事，復遷代州兼三交駐泊兵馬都部署，帝密封橐裝，賜予甚厚。會契丹入雁門，業領麾下數千騎自西陘而出，由小陘至雁門北口，南嚮背擊之，契丹大敗。以功遷雲州觀察使，仍判鄭州、代州。自是契丹望見業旌旗，即引去。主將戍邊者多忌之，有潛上謗書斥言其短，帝覽之皆不問，封其奏以付業。

雍熙三年，大兵北征，以忠武軍節度使潘美爲雲、應路行營都部署，命業副之。以西上閤門使、蔚州刺史王侁，軍器庫使、順州團練使劉文裕

楊業，并州太原人。父親楊信，是後漢麟州刺史。楊業少年時倜儻而能見義勇爲，擅長騎馬射箭，喜歡打獵，每次所獲獵物比別人多一倍。他曾經對同伴説："我以後當將軍領兵打仗，也就像用鷹犬追逐野鷄野兔一樣罷了。"二十歲事奉劉崇，爲保衛指揮使，以驍勇聞名。多次升官到建雄軍節度使，屢立戰功，出戰能勝，國人稱他叫"無敵"。

太宗征伐太原，素來聽説楊業的名聲，曾經懸賞要得到他。不久太原這座孤城難以守住，楊業勸他的主上劉繼元投降，以保全生命。劉繼元投降後，太宗派遣宦官召見楊業，大爲高興，任命爲右領軍衛大將軍。軍隊回京，授鄭州刺史。皇帝認爲楊業對邊防事務熟悉，再次升他爲代州兼三交駐泊兵馬都部署，太宗密封囊裝，賞賜給他十分豐厚。適逢契丹入侵雁門，楊業率領部下數千騎兵從西陘出發，由小路到雁門北口，從南面背後攻擊他們，契丹大敗。因功升爲雲州觀察使，仍判鄭州、代州。從此，契丹的軍隊一看到楊業的軍旗，就領兵離開。戍守邊境的主將大多忌恨他，有人暗中上書誹謗他，太宗看到這些奏書都不問，把這些奏書封好交給楊業。

雍熙三年，大軍北征，任命忠武軍節度使潘美爲雲、應路行營都部署，任命楊業爲他的副職。任命西上閤門使、蔚州刺史王侁，軍器庫使、順州團練使劉文裕監護這支軍隊。各軍接連

護其軍。諸軍連拔雲、應、寰、朔四州，師次桑乾河，會曹彬之師不利，諸路班師，美等歸代州。

攻下雲州、應州、寰州、朔州四州，大軍駐宿桑乾河邊，正逢曹彬的軍隊失利，各路軍隊收兵返回，潘美等回到代州。

未幾，詔遷四州之民於内地，令美等以所部之兵護之。時，契丹國母蕭氏，與其大臣耶律漢寧、南北皮室及五押惕隱領衆十餘萬，復陷寰州。業謂美等曰："今遼兵益盛，不可與戰。朝廷止令取數州之民，但領兵出大石路，先遣人密告雲、朔州守將，俟大軍離代州日，令雲州之衆先出。我師次應州，契丹必來拒，即令朔州民出城，直入石碣谷。遣强弩千人列於谷口，以騎士援於中路，則三州之衆，保萬全矣。"侁沮其議曰："領數萬精兵而畏懦如此。但趨雁門北川中，鼓行而往。"文裕亦贊成之。業曰："不可，此必敗之勢也。"侁曰："君侯素號無敵，今見敵逗撓不戰，得非有他志乎？"業曰："業非避死，蓋時有未利，徒令殺傷士卒而功不立。今君責業以不死，當爲諸公先。"

不久，下詔遷移雲州、應州、寰州、朔州四州的百姓到内地，命令潘美等率領軍隊護送他們。當時，契丹國母蕭氏，與他的大臣耶律漢寧、南北皮室及五押惕隱率領十幾萬軍隊，又攻陷寰州。楊業對潘美等説："現在遼兵更加强大，不可與他們交戰。朝廷衹命令我們護送幾州的百姓，衹要帶領軍隊出了大石路，先派人秘密通告雲州、朔州守將，等大軍離開代州的時候，下令雲州的百姓先出城。我軍駐宿應州，契丹軍隊必定會來阻截，這時就命令朔州的百姓出城，直接進入石碣谷。派遣强弩手一千人在谷口列陣，用騎兵在半路救援，那麽三州的百姓，就萬無一失了。"王侁反對他的主張説："帶領幾萬精兵却害怕得這樣。儘管朝雁門北面的平川中，擊鼓前往。"劉文裕也贊成他。楊業説："不能這樣，這是必定失敗的陣勢。"王侁説："你平時號稱無敵，如今見到敵人逗留不與他們交戰，難道有其他的意圖嗎？"楊業説："我不是貪生怕死，是因爲時機不利，白白地使士兵傷亡而功業不能建立。如今你責備我楊業不肯犧牲，那我就先於諸公出戰。"

將行，泣謂美曰："此行必不利。業，太原降將，分當死。上不殺，寵以連帥，授之兵柄。非縱敵不擊，蓋伺其便，將立尺寸功以報國恩。今諸君責業以避敵，業當先死於敵。"因指陳家谷口曰："諸君於此張步兵强弩，爲左右翼以援，俟業轉戰至此，即以步兵夾擊救之，不然，無遺類矣。"

臨出兵時，楊業流着淚對潘美説："這次出兵必定不利。我本是太原的降將，本分當死。皇上不殺我，反而寵信我，委任我任統帥，授予兵權。我不是放縱敵人不攻打，而是想等候有利時機，以戰功來報答國家的恩典。如今諸位責備我躲避敵人，我楊業應當首先戰死在敵人的面前。"於是指着陳家谷口説："諸位在這裏安排步兵和强弩手，分成左右兩翼來支援，等我楊業戰到這裏，就用步兵夾擊敵人救援我，否則，將全軍覆没。"

美即與侁領麾下兵陣於谷口。自寅至巳，侁使人登托邏臺望之，以爲契丹敗走，欲争其功，即領兵離谷口。美不能制，乃緣灰河西南行二十里。俄聞業敗，即麾兵却走。業力

潘美就與王侁率領部下在陳家谷口布陣。從寅時到巳時，王侁派人登上托邏臺瞭望，以爲契丹敗走，想要争楊業的功勞，就領兵離開谷口。潘美不能制止，就沿着灰河向西南前進二十里。不多時聽説楊業失敗，立即指揮軍隊撤退。楊業

戰，自午至暮，果至谷口。望見無人，即拊膺大慟，再率帳下士力戰，身被數十創，士卒殆盡，業猶手刃數十百人。馬重傷不能進，遂爲契丹所擒，其子延玉亦没焉。業因太息曰："上遇我厚，期討賊捍邊以報，而反爲奸臣所迫，致王師敗績，何面目求活耶！"乃不食，三日死。

奮力作戰，從中午到傍晚，果然到了陳家谷口。望見没有人，就捶胸大哭，再次率領部下奮力戰鬥，身負幾十處傷，士兵們幾乎全部戰死，楊業還親手殺了幾十上百個敵人。馬受重傷不能前進，於是被契丹軍隊捉住，他的兒子楊延玉也犧牲。楊業因此嘆息説："皇上待我恩厚，本希望討伐敵人保衛邊疆來報答，却被奸臣逼迫，導致朝廷軍隊大敗，我還有什麽臉面活下來呢！"於是絶食，三天後遇難。

帝聞之痛惜甚，俄下詔曰："執干戈而衛社稷，聞鼓鼙而思將帥。盡力死敵，立節邁倫，不有追崇，曷彰義烈！故雲州觀察使楊業誠堅金石，氣激風雲。挺隴上之雄才，本山西之茂族。自委戎乘，式資戰功。方提貔虎之師，以效邊陲之用；而群帥敗約，援兵不前。獨以孤軍，陷於沙漠；勁果猋厲，有死不回。求之古人，何以加此！是用特舉徽典，以旌遺忠；魂而有靈，知我深意。可贈太尉、大同軍節度，賜其家布帛千匹，粟千石。大將軍潘美降三官；監軍王侁除名，隸金州；劉文裕除名，隸登州。"

太宗聽到這個消息十分痛惜，很快下詔説："拿着兵器保衛國家，聽到戰鼓聲而想到將帥。盡力與敵人死戰，樹立名節卓越超群，如果不予追封尊崇，怎麽表彰忠義節烈！已故雲州觀察使楊業忠誠堅强如金石，氣概激蕩風雲。他是隴上傑出的雄才，山西的望族。自從投身軍隊，以求取戰功。正率領勇猛的軍隊，爲邊陲效力；然而各軍主將違約，援軍不上前。自己率孤軍，陷入沙漠；剛强果敢，迅疾猛烈，死不回頭。對比古人，誰能超過！因此特别舉行盛典，來表彰他的忠誠；魂若有靈，應當知曉我的深意。可贈予太尉、大同軍節度使，賞賜他家布帛千匹，粟千石。大將軍潘美降三級官；監軍王侁削職爲民，在金州服役；劉文裕削職爲民，在登州服役。"

業不知書，忠烈武勇，有智謀。練習攻戰，與士卒同甘苦。代北苦寒，人多服氈罽，業但挾纊，露坐治軍事，傍不設火，侍者殆僵仆，而業怡然無寒色。爲政簡易，御下有恩，故士卒樂爲之用。朔州之敗，麾下尚百餘人，業謂曰："汝等各有父母妻子，與我俱死無益也，可走還報天子。"衆皆感泣不肯去。淄州刺史王貴殺數十人，矢盡遂死。餘亦死，無一生還者。聞者皆流涕。

楊業没有讀過書，但忠烈勇武，足智多謀。練習攻防戰術時，與士卒同甘共苦。代州北部地區苦於寒冷，人們大多穿皮毛衣，楊業衹披絲綿衣，在露天處理軍中事務，旁邊不生火，侍從的人幾乎要凍僵倒下，而楊業神情愉快，没有寒冷的樣子。他處理政務簡要，統領部下有恩德，所以士兵樂意爲他所用。朔州失敗時，部下還有一百多人，楊業對他們説："你們各有父母妻子兒女，與我一同戰死没有什麽好處，你們可以逃走，回朝廷報告皇上。"大家都感動流淚不肯離去。淄州刺史王貴殺死幾十個敵人，箭用完後戰死。其餘將士也都戰死，没有一個活着回來的人。聽説的人都流淚。

業既没，朝廷録其子供奉官延朗爲崇儀副使，次子殿直延浦、延訓并

楊業死後，朝廷録用他的兒子供奉官楊延朗爲崇儀副使，次子殿直楊延浦、楊延訓同爲供奉

爲供奉官，延瓌、延貴、延彬并爲殿直。

官，楊延瓌、楊延貴、楊延彬同爲殿直。

**楊延昭**

延昭本名延朗，後改焉。幼沉默寡言，爲兒時，多戲爲軍陣，業嘗曰："此兒類我。"每征行，必以從。太平興國中，補供奉官。業攻應、朔，延昭爲其軍先鋒，戰朔州城下，流矢貫臂，鬥益急。以崇儀副使出知景州。時江、淮凶歉，命爲江、淮南都巡檢使。改崇儀使，知定遠軍，徙保州緣邊都巡檢使，就加如京使。

楊延昭本名楊延朗，後來改名。楊延昭年幼時沉默寡言，兒童時期，常常擺列軍陣作爲游戲，楊業曾經說："這個孩子像我。"楊業每次征伐出行，必定讓他跟隨。太平興國年間，楊延昭補爲供奉官。楊業攻打應州、朔州，楊延昭是先鋒，在朔州城下作戰，流箭穿過手臂，可他戰鬥更加勇猛。後來，楊延昭以崇儀副使出朝爲景州知州。當時長江、淮河流域災年歉收，任命他爲長江、淮南都巡檢使。改爲崇儀使，定遠軍知軍，調任保州緣邊都巡檢使，就地加官如京使。

咸平二年冬，契丹擾邊，延昭時在遂城。城小無備，契丹攻之甚急，長圍數日。契丹每督戰，衆心危懼，延昭悉集城中丁壯登陴，賦器甲護守。會大寒，汲水灌城上，旦悉爲冰，堅滑不可上，契丹遂潰去，獲其鎧仗甚衆。以功拜莫州刺史。時真宗駐大名，傅潛握重兵頓中山。延昭與楊嗣、石普屢請益兵以戰，潛不許。及潛抵罪，召延昭赴行在，屢得對，訪以邊要。帝甚悦，指示諸王曰："延昭父業爲前朝名將，延昭治兵護塞，有父風，深可嘉也。"厚賜遣還。

咸平二年冬，契丹侵擾邊境，楊延昭當時在遂城。遂城小沒有戰備，契丹進攻他們很急，合圍數日。契丹每次督戰，將士們感到危險恐懼，楊延昭集中城中全部的少壯男子登城，發給武器鎧甲守護。正值嚴寒，他們從井裏打上水澆灌到城上，早晨全部變成了冰，堅硬滑溜敵人攻不上城，契丹軍潰散而去，獲得他們很多鎧甲和兵器。楊延昭因爲立功升爲莫州刺史。當時真宗在大名，傅潛握有重兵停留在中山。楊延昭與楊嗣、石普屢次請求增兵進行決戰，傅潛不允許。等到傅潛犯罪，召楊延昭奔赴皇帝所在地，屢次得到對答，詢問邊防要事。皇帝很高興，指示各位王說："楊延昭的父親楊業是前朝的名將，楊延昭訓練士兵守護邊塞，有父親的風範，是深可嘉許的。"優厚賞賜派他回去。

是冬，契丹南侵，延昭伏鋭兵於羊山西，自北掩擊，且戰且退。及西山，伏發，契丹衆大敗，獲其將，函首以獻。進本州團練使，與保州楊嗣并命。帝謂宰相曰："嗣及延昭，并出疏外，以忠勇自效。朝中忌嫉者衆，朕力爲保庇，以及於此。"五年，契丹侵保州，延昭與嗣提兵援之，未成列，爲契丹所襲，軍士多喪失。命李繼宣、王汀代還，將治其罪。帝曰："嗣輩素以勇聞，將收其後效。"

當年冬，契丹向南侵犯，楊延昭埋伏精兵在羊山西面，從北面突然襲擊，邊打邊退。到了西山，伏兵出擊，契丹軍大敗，俘獲他們的將領，匣裝他的頭來進獻。楊延昭進升本州團練使，與保州楊嗣一同任命。皇帝對宰相說："楊嗣和楊延昭，都出於被疏遠見外，因而用忠誠勇敢報效國家。朝中忌嫉的人很多，我盡力保護，纔到這樣的境地。"五年，契丹侵犯保州，楊延昭與楊嗣領兵增援保州，還未列好陣勢，被契丹襲擊，死亡很多士兵。任命李繼宣、王汀替代他們并召其回朝，將懲治他們的罪。皇帝說："楊嗣等人

即宥之。六年夏，契丹復侵望都，繼宣逗遛不進，坐削秩，復用延昭爲都巡檢使。時講防秋之策，詔嗣及延昭條上利害，又徙寧邊軍部署。

景德元年，詔益延昭兵滿萬人，如契丹騎入寇，則屯静安軍之東。令莫州部署石普屯馬村西以護屯田。斷黑盧口、萬年橋敵騎奔衝之路，仍會諸路兵掎角追襲，令魏能、張凝、田敏奇兵牽制之。時王超爲都部署，聽不隸屬。延昭上言："契丹頓澶淵，去北境千里，人馬俱乏，雖衆易敗，凡有剽掠，率在馬上。願飭諸軍，扼其要路，衆可殲焉，即幽、易數州可襲而取。"奏入不報，乃率兵抵遼境，破古城，俘馘甚衆。

及請和，真宗選邊州守臣，御筆録以示宰相，命延昭知保州兼緣邊都巡檢使。二年，追叙守禦之勞，進本州防禦使，俄徙高陽關副都部署。在屯所九年，延昭不達吏事，軍中牒訴，常遣小校周正治之，頗爲正所罔，因緣爲奸。帝知之，斥正還營而戒延昭焉。大中祥符七年，卒，年五十七。

延昭智勇善戰，所得奉賜悉犒軍，未嘗問家事。出入騎從如小校，號令嚴明，與士卒同甘苦，遇敵必身先，行陣克捷，推功於下，故人樂爲用。在邊防二十餘年，契丹憚之，目爲楊六郎。及卒，帝嗟悼之，遣中使護櫬以歸，河朔之人多望柩而泣。録其三子官，其常從、門客亦試藝甄叙之。子文廣。

平時以勇敢聞名，以後可以將功補過。"就寬免他們。六年夏，契丹又侵犯望都，李繼宣徘徊不前，論罪削去官階，再次任用楊延昭爲都巡檢使。當時議論秋季邊防的策略，下詔楊嗣和楊延昭分條呈述利弊，楊延昭又改任寧邊軍部署。

景德元年，下詔增加楊延昭的軍隊超過一萬人，假如契丹的騎兵入侵，就駐扎在静安軍的東面。命令莫州部署石普駐扎馬村的西面來保護屯田。切斷黑盧口、萬年橋這些敵人騎兵奔馳衝鋒的道路，并集中各路軍隊分兵牽制追擊敵人，命令魏能、張凝、田敏出奇兵牽制敵軍。當時王超爲都部署，聽從他的指揮但不隸屬於他。楊延昭進言："契丹停留在澶淵，距北部邊境一千里，人馬都疲乏，即使衆多也容易打敗，凡有所搶劫掠奪，全都擱在馬上。我希望整飭各軍，扼住他們的要道，敵衆可以殲滅，那麽幽、易幾州可以襲擊而取得。"奏章送入朝廷没有答覆，於是率領軍隊抵達遼的邊境，攻破古城，俘虜殲滅很多敵人。

宋與遼訂立和約後，真宗選拔邊州的守臣，親筆抄録給宰相看，任命楊延昭爲保州知州兼緣邊都巡檢使。二年，追記防禦的功勞，進升本州防禦使，不久調任高陽關副都部署。在駐所九年，楊延昭不擅長治理軍事，軍中的訴狀，常常派小校周正處理，漸漸被周正欺騙，周正趁機幹壞事。皇帝知道這事，斥責周正回到軍營，并警告楊延昭。大中祥符七年，去世，享年五十七歲。

楊延昭智勇善戰，所得俸禄和賞賜全部犒勞軍隊，不曾過問家事。他出入乘騎侍從如同小校，號令嚴明，與士兵同甘共苦，遇到敵人必定衝鋒在前，指揮軍隊能够取勝，把功勞推給下屬，所以人們樂意爲他效用。他在邊境防衛二十多年，契丹人害怕他，稱他叫楊六郎。他去世後，皇帝哀悼他，派遣宦官護送靈柩回鄉，河朔的人大多望着靈柩而哭泣。朝廷録用他的三個兒子做官，經常跟隨他的侍從、門客也考試武藝，選拔叙用。他的兒子楊文廣。

### 楊文廣

文廣字仲容。以班行討賊張海有功，授殿直。范仲淹宣撫陝西，與語奇之，置麾下。從狄青南征，知德順軍，爲廣西鈐轄，知宜、邕二州，累遷左藏庫使、帶御器械。治平中，議宿衛將，英宗曰："文廣，名將後，且有功。"乃擢成州團練使、龍神衛四厢都指揮使，遷興州防禦使。秦鳳副都總管韓琦使築篳篥城，文廣聲言城噴珠，率衆急趨篳篥，比暮至其所，部分已定。遲明，敵騎大至，知不可犯而去，遺書曰："當白國主，以數萬精騎逐汝。"文廣遣將襲之，斬獲甚衆。或問其故，文廣曰："先人有奪人之氣。此必争之地，彼若知而據之，則未可圖也。"詔書褒諭，賜襲衣、帶、馬。知涇州、鎮戎軍，爲定州路副都總管，遷步軍都虞候。遼人争代州地界，文廣獻陣圖并取幽燕策，未報而卒，贈同州觀察使。

楊文廣字仲容。因爲跟隨討伐賊寇張海有功，授爲殿直。范仲淹任陝西宣撫使，與他交談很賞識他，安排在部下。跟從狄青南征，任德順軍知軍，爲廣西鈐轄，任宜州、邕州二州知州，多次升官爲左藏庫使、帶御器械。治平年間，議論宫禁值宿警衛的將領，英宗説："楊文廣，是名將的後代，并且有功勞。"提拔他爲成州團練使、龍神衛四厢都指揮使，升任興州防禦使。秦鳳副都總管韓琦派他修築篳篥城，楊文廣揚言在噴珠築城，帶領部屬急忙趕赴篳篥，傍晚到這個地方，部署已經確定。黎明，敵人的騎兵大量到來，知道不可侵犯而離去，留下信説："自當禀告我們的國主，用數萬精鋭的騎兵驅逐你們。"楊文廣派遣將領襲擊他們，斬殺俘獲很多。有人問其事的緣故，楊文廣説："行動在别人之前有壓倒别人的氣勢。這裏是必争之地，他們如果知道而占領，那麽我們就難以取勝。"詔書褒揚他，賜襲衣、帶、馬。後來，楊文廣任涇州知州、鎮戎軍知軍，爲定州路副都總管，升爲步軍都虞候。遼人争奪代州地界，楊文廣獻上陣圖和攻取幽燕的策略，没有得到答覆而去世，贈官同州觀察使。

### 王貴

王貴者，并州太原人。廣順初，補衛士。宋初，累遷至散員都指揮使、馬步軍都軍頭，領勝州刺史。太平興國二年，出爲淄州刺史。受詔從潘美北征，攻沁州，頗立戰功。及從楊業，爲遼兵所圍，親射殺數十人，矢盡，張空拳又擊殺數人，遂遇害。年七十三。擢其子文晟供奉官，文昱殿直。

王貴其人，并州太原人。廣順初年，補爲衛士。宋朝初年，幾次提拔而官至散員都指揮使、馬步軍都軍頭，領勝州刺史。太平興國二年，出朝爲淄州刺史。接受詔令跟隨潘美北征，攻打沁州，立了很多戰功。跟隨楊業以後，被遼兵包圍，親自射殺幾十人，箭用完，張開空弓又擊殺了幾人，纔遇害。享年七十三歲。提拔他的兒子王文晟爲供奉官，王文昱爲殿直。

### 荆罕儒

荆罕儒，冀州信都人。父基，王屋令。罕儒少無賴，與趙鳳、張輦爲群盗。晋天福中，相率詣范陽，委質燕王趙延壽，得掌親兵。開運末，延壽從契丹主德光入汴，署罕儒

荆罕儒，冀州信都人。父親荆基，做過王屋令。荆罕儒少年時是無賴，與趙鳳、張輦結成盗夥。後晋天福年間，相繼到了范陽，歸順燕王趙延壽，得以掌管近衛兵。開運末年，趙延壽跟隨契丹主德光入汴，安排荆罕儒任密州刺

密州刺史。漢初，改山南東道行軍司馬。周廣順初，爲率府率，奉朝請，貧不能振。

顯德初，世宗戰高平，戮不用命者，因求驍勇士。通事舍人李延傑以罕儒聞，即召赴行在，命爲招收都指揮使。會征太原，命罕儒率步卒三千先入敵境。罕儒令人負束芻徑趨太原城，焚其東門。擢爲控鶴、弩手、大劍直都指揮使。從平淮南，領光州刺史，改泰州，爲下蔡守禦都指揮使兼舒、蘄二州招安巡檢使。四年，泰州初下，真拜刺史兼海陵、鹽城兩監屯田使。明年三月，世宗幸泰州，以罕儒爲團練使，賜金帶、銀器、鞍勒馬。六年春，軍吏耆艾詣闕請留，恭帝詔褒之。

建隆初，升鄭州防禦，以罕儒爲使，改晉州兵馬鈐轄。罕儒恃勇輕敵，嘗率騎深入晉境，人多閉壁不出，虜獲甚衆。是年冬，復領千餘騎抵汾州城下，焚其草市，案兵以退。夕次京土原，劉鈞遣大將郝貴超領萬餘衆襲罕儒，黎明及之。罕儒遣都監、氈毯副使閻彦進分兵以禦貴超。罕儒錦袍衷甲據胡床享士，方割羊臂臑以啖，聞彦進小却，即上馬麾兵徑犯賊鋒。并人攢戈舂之，罕儒猶格鬬，手殺十數人，遂遇害。劉鈞素畏罕儒之勇，常欲生致，及聞其死，求殺罕儒者戮之。太祖痛惜不已，擢其子守勳爲西京武德副使。因索京土原之不效命者，黜慈州團練使王繼勳爲率府率，閻彦進爲殿直，斬其部下龍捷指揮使石進德等二十九人。

罕儒輕財好施。在泰州，有煮海之利，歲入巨萬，詔聽十收其八，用猶不足。家財入有籍，出不問其數。有供奉官張奉珪使泰州，自言後唐

史。後漢初年，改爲山南東道行軍司馬。後周廣順初年，爲率府率，奉朝請，因貧困而不能振作。

顯德初年，世宗攻戰高平，殺不執行命令的人，以此徵求驍勇之士。通事舍人李延傑禀報了荆罕儒，就召他奔赴世宗所在地，任命爲招收都指揮使。征伐太原，命令荆罕儒帶領步兵三千人先進入敵境。荆罕儒派人背着糧草直奔太原城，焚燒城東門。提拔爲控鶴、弩手、大劍直都指揮使。跟隨平定淮南，領光州刺史，改爲泰州刺史，任爲下蔡守禦都指揮使兼舒、蘄二州招安巡檢使。四年，泰州剛攻下，實任爲刺史兼海陵、鹽城兩監屯田使。第二年三月，世宗到泰州，任命荆罕儒爲團練使，賞賜金帶、銀器、鞍勒馬。六年春，軍士官吏老少到朝廷請求他留任，恭帝下詔表揚了他。

建隆初年，鄭州升爲防禦建置，任命荆罕儒爲防禦使，改任晉州兵馬鈐轄。荆罕儒有勇力而輕敵，曾率領騎兵深入後晉的境内，人們大多關閉營門不出戰，俘獲很多。當年冬，又率領一千多騎兵抵達汾州城下，焚燒草市，按兵撤退。夜晚駐宿在京土原，劉鈞派遣大將郝貴超率領一萬多人襲擊荆罕儒，黎明到達。荆罕儒派遣都監、氈毯副使閻彦進分兵抗禦郝貴超。荆罕儒穿着錦袍内束衣甲靠着坐椅宴飲士兵，正割羊前腿煮着吃，聽到閻彦進稍有退却，立即上馬指揮士兵直衝敵人前鋒。并州軍集中兵器對付他，荆罕儒仍然格鬥，親手殺了十多人，纔遇害。劉鈞平時畏懼荆罕儒的勇敢，常想活捉他，聽説他死後，便找出殺害荆罕儒的人給殺了。太祖痛惜不已，提拔他的兒子荆守勳爲西京武德副使。因此追查京土原之戰不捨命報效的人，貶黜慈州團練使王繼勳爲率府率，貶黜閻彦進爲殿直，斬他們的部下龍捷指揮使石進德等二十九人。

荆罕儒輕財好施。在泰州，有煮海鹽之利，每年收入極多，下詔聽任他十分上繳八分，但費用還不够。他的家庭財産的收入有簿籍，支出不問數目多少。有供奉官張奉珪到泰州，自稱後唐

張承業之子。罕儒曰："我生平聞張特進名，幸而識其子。"厚加禮待，遺錢五十萬，米千斛。

張承業的兒子。荆罕儒説："我生平聽説張特進的名字，有幸認識他的兒子。"便對他優厚地加以禮遇，送錢五十萬，米一千斛。

罕儒雖不知書，好禮接儒士。進士趙保雍登科覆落，客游海陵。罕儒問其所欲，保雍以將歸京師，且言緣江榷務以絲易茗有厚利。罕儒立召主藏奴，令籍藏中絲，得四千餘兩，盡以與之。然好勇善戰，不顧勝負。常欲削平太原，志未果而及於敗，人皆惜之。罕儒兄延福。延福孫嗣。

荆罕儒雖然没有讀過書，但喜歡以禮接交儒士。進士趙保雍考試及第在吏部覆試時落榜，旅游到海陵。荆罕儒問他的要求，趙保雍説將回京城，并且説沿長江的專賣以絲交换茶葉有厚利。荆罕儒立即召來管理庫藏的奴僕，下令登記庫藏的絲，得到四千多兩，全部給了趙保雍。但荆罕儒好勇善戰，不顧勝負。常想削平太原，壯志未酬身先死，人們都惋惜他。荆罕儒的哥哥荆延福。荆延福的孫子荆嗣。

## 荆嗣

嗣，乾德初，應募爲控鶴卒，從李繼勳討河東。繼勳擇悍勇百人，間道截洛陽寨。嗣出行間請行，手斬五十餘級，賊焚寨宵遁。進薄汾河，賊將楊業扼橋路，嗣與衆轉戰，賊退逾橋。殺業所部兵千計，射中業從騎，獲旗鼓鎧甲甚衆，業退保城。進焚南門，奪羊馬城，矢集于面。賊數千夜來薄寨，繼勳選勇敢五百人接戰，而嗣爲冠。及旦，戰數合，多所斬馘。

荆嗣，乾德初年，響應招募爲控鶴卒，跟隨李繼勳討伐河東。李繼勳選擇强悍勇士一百人，抄小路阻截洛陽寨。荆嗣請求前去，親手斬殺五十多人，敵人燒毁軍壘在夜裏逃跑。逼近汾河，敵將楊業扼守橋梁道路，荆嗣與敵轉戰，賊軍退過了橋。殺死楊業所部士兵數以千計，射中楊業的隨從騎兵，獲得軍旗、戰鼓和鎧甲很多，楊業退保城中。他們燒毁南門，奪取羊馬城，箭紛紛射落在面前。夜晚，幾千敵人逼近營壘，李繼勳挑選五百名勇敢兵士接戰，而荆嗣作先鋒。等到天亮，交戰幾個回合，斬殺和俘虜很多人。

從太祖征太原，賊來拒，焚洞子。遣殿前楊信領百人援之，嗣預焉，率先陷陣。召見，補御龍直。太平興國初，三遷至天武軍校。太宗再征太原，嗣自陳願率一隊先登，命主城西洞子。車駕巡師，嗣登城，手刃數賊，足貫雙箭，中手炮，折二齒。太宗見之，亟召賜錦袍、銀帶。從征幽州，隸殿前崔翰，斬三十級，補龍猛副指揮使。

荆嗣跟隨太祖征伐太原，賊軍來抗拒，焚燒洞子。太祖派遣殿前楊信率領一百人增援，荆嗣參與，率先衝鋒陷陣。太祖召見，補爲御龍直。太平興國初年，三次升遷爲天武軍校。太宗再次征伐太原，荆嗣陳訴希望率領一支軍隊先攻，太宗命令他主管城西洞子。太宗巡視軍隊，荆嗣登上城墻，親手殺死幾個賊人，而他的脚被兩枝箭射穿，中了手炮，斷了兩個牙齒。太宗看到他，立即召來賞賜錦袍、銀帶。跟隨征伐幽州，隸屬於殿前崔翰，斬首三十級，補爲龍猛副指揮使。

五年，契丹侵雄州，據龍灣堤。嗣隸袁繼忠，繼忠令率千兵力戰奪路。内侍有至州閲城壘者，出郛外，敵進圍之，亟出兵接戰，十數合，斬騎卒七百餘。嗣軍夜相失，在古城莊

五年，契丹入侵雄州，占據龍灣堤。荆嗣隸屬於袁繼忠，袁繼忠命令他率領一千士兵奮戰奪取道路。有個宦官到州裏察看城壘，出到外城外，敵人上來包圍他，荆嗣立即出兵接戰，十多個回合，斬殺騎兵七百多人。荆嗣的軍隊在夜裏

外，三鼓突敵圍，壁于莫州城下，又領百人斧敵望櫓，斬五十級。敵爲橋界河，將遁，嗣邀擊之，殺獲甚衆。六年，從崔彦進捍契丹于静戎北，寨于唐興口。彦進遣嗣率所部度河，與契丹戰，敗之，追奔二十餘里。

八年，李繼遷寇邊，嗣從袁繼忠、田欽祚戍三叉口，爲前鋒，斬賊千餘，追之，獲牛羊、鎧甲、弓矢數千計。進至萬井口、狐路谷，餘賊復來請戰。初以雄武千人爲後殿，爲賊所掩。繼忠命嗣援之，凡數戰，始與雄武合隊，因列陣格鬥，復奪人馬七百餘。欽祚夜還，依山爲營，賊亦寨其下。募勁卒五十往襲之，嗣爲其帥。抵賊所，刺殺百餘人，焚其寨而還，詔賜錦袍、銀帶。

雍熙三年，從田重進、譚延美率師入遼境，疾戰飛狐口，遼師不利，重進引全師合擊，遼騎引去。進至飛狐城北，遼將大鵬翼率衆復至。重進陣壓東偏，數戰不勝，命嗣出西偏，麾兵薄山崖，以短兵接戰。遼兵敗，投崖而下，手斬百餘級。散卒千餘在野，嗣呵止之，悉斷弦折筈來降，追至河槽，復擊退。餘衆屯土嶺，裨將黄明與戰不勝，將退，嗣謂之曰："汝且頓兵於此，爲我聲援，我當奪此嶺。"遂力戰，追奔五十餘里，抵倉頭而還。又領招收卒千人，克倉頭、小治二寨。黄明與戰，克直谷寨，命嗣屯焉。

數日，遼人復致師，重進與戰，奔突往來，大軍頗擾。重進召嗣合戰，悉走之，奪炮具、鎧冑。賊乘夜復圍直谷、石門二寨，重進遣嗣以精兵五百濟之，嗣曰："敵二萬餘，今

走失，在古城莊外，三擂戰鼓突破敵人的包圍，在莫州城下安下軍營，又率領一百多人用斧頭砍敵人瞭望樓，斬首五十級。敵人在界河上建橋，將要逃跑，荆嗣阻擊他們，殺死俘虜了很多人。六年，跟隨崔彦進在静戎北面抵禦契丹軍，在唐興口設營寨。崔彦進派遣荆嗣率領軍隊渡河，與契丹軍交戰，打敗他們，追趕二十多里。

八年，李繼遷入侵邊境，荆嗣跟從袁繼忠、田欽祚戍守三叉口，作爲前鋒，殺敵一千多人，追擊他們，繳獲牛羊、鎧甲、弓箭數以千計。前進到萬井口、狐路谷，剩餘的敵人又來請戰。最初以雄武軍一千人作後軍，被敵人突然襲擊。袁繼忠命令荆嗣增援他們，幾次交戰，與雄武軍合爲一隊，擺開陣勢格鬥，又奪得人馬七百多。田欽祚夜裏回來，依山扎營，敵人也在山下扎寨。招募精壯兵士五十人前去襲擊他們，荆嗣爲統帥。到了敵人所在地，刺殺一百多人，燒毁他們的營寨而回，下詔賞賜錦袍、銀帶。

雍熙三年，荆嗣跟從田重進、譚延美率領軍隊進入遼境，迅速攻戰飛狐口，遼軍失利。田重進帶領全軍聯合攻擊，遼軍騎兵退走。他們進到飛狐城北面，遼將大鵬翼率領軍隊又到來。田重進布陣壓住東邊，多次交戰没有取勝，命令荆嗣出戰西邊，指揮軍隊逼近山崖，以短兵接戰。遼兵戰敗，投崖而下，荆嗣親手斬首一百多級。遼兵散失的一千多人在原野上，荆嗣大聲喝止他們，全都毁壞弓弦折斷箭尾來投降，追到河道，又把他們擊退。其餘的遼軍駐扎在土嶺，副將黄明與他們交戰没有取勝，將要撤退，荆嗣對他説："你暫且把軍隊停留在這裏，爲我聲援，我將奪下這個山嶺。"於是奮力作戰，追趕遼軍五十多里，到達倉頭而回來。荆嗣又率領招收士兵一千人，攻克倉頭、小治兩寨。黄明參與戰鬥，攻克直谷寨，命令荆嗣駐守在這裏。

過了幾天，遼軍又來，田重進與他們交戰，奔馳衝擊，大軍很混亂。田重進召來荆嗣聯合作戰，把遼軍全部趕跑，奪得炮具、鎧甲和頭盔。賊軍乘夜晚又包圍直谷、石門兩寨，田重進派遣荆嗣率五百精鋭士兵接濟他們，荆嗣説："敵人

援師甚寡，難以解圍。"重進頗憂之。嗣曰："譚師屯小治，綰兵二千，願間道以往，邀其策應。"中夜，匹馬詣延美，延美曰："敵勢若此，何可解也?"嗣曰："請移全軍就平川，植旗立隊，别擇三二百人張白旗於道側。彼見旗幟綿亘遠甚，謂大軍繼至，嗣自以所部五百疾驅往鬥，必克其寨。"延美許焉。一日凡五七戰，遼兵遂引去，咸如嗣所料。

有兩萬多，如今援軍很少，難以解圍。"田重進很擔憂。荆嗣説："譚延美的軍隊駐守小治，控制着士兵兩千，希望抄小路前去，邀請他配合協同作戰。"半夜，獨自騎馬到達譚延美處，譚延美説："敵人的勢力如此，怎能解圍?"荆嗣説："請把全部軍隊轉移到平川，樹起旗幟排列隊伍，另外挑選二三百人在路旁張開白旗。他們看到旗幟綿延很遠，認爲大軍相繼到來，我以五百士兵急速趕去戰鬥，必定攻克他們的營寨。"譚延美答應。一天之中總共五到七次戰鬥，遼兵纔退去，都如荆嗣所料。

蔚州之降也，重進先命嗣率勇士數十人縋入，見守將，得其實狀。翌日，將受降，而敵反拒大軍所出之路，遂與鬥，殺傷甚衆，屢縋入城，取守將之歸服者。重進之壘，糧運頗乏，嗣遣降卒輦州廪濟之。遼援兵大至，副都指揮使江謙妄言惑衆，嗣即斬之。悉收兵斂輜重還重進寨，與遼人轉戰。時軍校五人，其四悉鬥死，至大嶺，嗣與戰，敗走之。師還，太宗引見便殿，重進言其有勞，補本軍都虞候。

蔚州投降時，田重進先命令荆嗣率領幾十個勇士用繩子拴住翻進城，見到守將，獲得真實的情況。第二天，將要受降，可敵人反而守住大軍的出路，就與他們戰鬥，殺死殺傷很多人，荆嗣多次用繩子拴住入城，奪走守將中歸順的人。田重進的營壘，糧食匱乏，荆嗣派遣投降的士兵運送蔚州糧倉的糧食接濟他們。遼軍援兵大隊到來，副都指揮使江謙胡言亂語迷惑衆人，荆嗣立即斬了他。全部收集兵衆物資回到田重進的軍營，與遼軍輾轉作戰。當時有軍校五人，其中四人都戰死，到了大嶺，荆嗣與遼軍交戰，打跑他們。軍隊回到京城，太宗在便殿接見他們，田重進説荆嗣有功，補爲本軍都虞候。

又從李繼隆禦敵於北平寨，將赴滿城，道遇敵，疾戰，俘獲甚衆。又戰于鸞女祠，繼隆遣步卒二千，伏定州古城，爲敵所攻，命嗣援之。至唐河橋，嗣扼橋路出戰，解敵圍數重，與伏兵合，分爲三隊，背水爲陣。敵將于越率騎百餘隊臨烽臺求戰，嗣整兵與戰，數合，得與繼隆會，又陣於東偏，大敗之。繼隆以聞，詔嘉獎之，遷本軍都指揮使，領澄州刺史。

荆嗣又跟隨李繼隆到北平寨防禦敵人，將赴滿城，路上遇到敵人，奮力交戰，俘獲敵人很多。又在鸞女祠交戰，李繼隆派遣步兵二千，埋伏在定州古城，被敵人攻打，命令荆嗣增援他們。到唐河橋，荆嗣扼守橋路出戰，解除敵人的幾重包圍，與伏兵會合，分成三隊，背水布陣。敵將于越率領一百多隊騎兵到烽火臺求戰，荆嗣整飭軍隊與他們交戰，幾個回合後，得與李繼隆會合，又在東邊擺開陣勢，大敗遼軍。李繼隆上報朝廷，下詔令嘉獎荆嗣，升本軍都指揮使，領澄州刺史。

至道二年，加御前忠佐馬步軍頭，屯定州。遼人入侵，隸范廷召，提偏師捍遼兵於嘉山。廷召徙高陽，命嗣以兵二千爲殿。過平敵城，遼衆

至道二年，荆嗣加官御前忠佐馬步軍頭，駐守定州。遼軍入侵，隸屬范廷召，統領偏師在嘉山抵禦遼兵。范廷召移師高陽，命令荆嗣帶兵二千作殿後。經過平敵城，遼軍十多萬人到來，荆

十餘萬來，嗣屢出戰。及桑贊、秦翰來援，夜二鼓，敵再至，嗣曰："彼不利夜戰，我當破其寨，以趣大軍。"即與贊、翰合勢，戒所部望敵炬火多處并力衝之，詰旦，至瀛州。咸平三年，加領本州團練使，出爲郎山路都巡檢使，破敵寨於蒲陰，俘獲甚衆。

嗣多次出戰。等到桑贊、秦翰來增援，夜裏二更，敵人再次到來，荆嗣說："對方不擅長夜戰，我們應當攻破他們的營寨，以趕赴大軍。"就同桑贊、秦翰合并軍力，告誡軍隊望見敵人火把多的地方就合力衝擊他們，第二天早晨，到瀛州。咸平三年，荆嗣加官領本州團練使，出朝爲郎山路都巡檢使，在蒲陰攻破敵人的營寨，俘獲很多。

四年，命嗣領萬人斷西山路。會敵遽至，大兵不及進而止。五年，真拜蔡州團練使、趙州部署。逾年，徙滄州。是冬，遼人入侵，命率所部自齊州抵淄、青警備。景德初，又命與劉漢凝、田思明率兵至冀州防邊。俄赴澶州行在所。會遼人請和，復遣還任。歷鄆州、鳳翔、永興部署。車駕幸亳州，留爲舊城内同都巡檢使。大中祥符七年，改虢州防禦使、邠寧環慶副部署，卒。嗣起行間，以勞居方面，經百五十餘戰，歿。兄子信、貴，并爲左侍禁，貴至内殿崇班。

四年，命令荆嗣帶領一萬人截斷西山的道路。正逢敵軍急速來到，大軍來不及前進而中止。五年，實授爲蔡州團練使、趙州部署。過了一年，調任滄州。當年冬，遼軍入侵，命令率軍隊從齊州抵達淄州、青州警戒以防不測。景德初年，又命令他與劉漢凝、田思明率兵到冀州防衛邊境。不多時赴澶州皇帝所在地。正值遼人請和，又返回任職。歷任鄆州、鳳翔、永興部署。皇帝到亳州，荆嗣留任舊城内同都巡檢使。大中祥符七年，改爲虢州防禦使、邠寧環慶副部署，去世。荆嗣由士兵逐漸提升，以功勞成爲獨當一面的大將，經歷一百五十多次戰鬥，身亡。他哥哥的兒子荆信、荆貴，都爲左侍禁，荆貴官至内殿崇班。

## 曹光實

曹光實，雅州百丈人。父疇，爲蜀静南軍使，控扼邛峽，以捍蠻夷。光實少武勇，有膽氣，輕財好施，不事細行，意豁如也。疇卒，光實嗣職，遷永平軍節度管内捕盜游奕使。

曹光實，雅州百丈人。父親曹疇，爲蜀静南軍使，扼守邛峽，以防禦蠻夷。曹光實青年時勇武，有膽氣，輕財好施，不拘小節，意氣豁達。曹疇死後，曹光實繼任職位，升爲永平軍節度管内捕盜游奕使。

乾德中，太祖命王全斌等平蜀。俄而盜賊群起，夷人張忠樂者，嘗群行攻劫，且憾光實殺其徒黨，率衆數千，中夜奄至，環其居，鼓噪并進。光實負其母，揮戈突圍以出，賊衆辟易不敢近，賊殺其族三百餘口。又發冢墓，壞其棺槨。光實詣全斌具以事白，誓雪冤憤。時蜀中諸郡未下，乃圖雅州地形要害，兼陳用兵攻取之策，請官軍先下之。全斌壯其志，令

乾德年間，太祖命令王全斌等人平定蜀。不多時盜賊聚集起事，夷人有個張忠樂，常結夥搶劫，并且恨曹光實殺了他的徒黨，率領徒衆幾千人，夜半突然來到，包圍曹光實住房，喧鬧前進。曹光實背着他的母親，揮戈突圍出來，賊衆驚退不敢靠近他，盜賊殺了他的家族三百多人。又挖開墳墓，毁壞棺槨。曹光實拜見王全斌把事情詳細禀告他，發誓要洗雪冤仇。當時蜀中各州還没有攻下，曹光實就畫雅州地形要害圖，并陳述用兵攻取的策略，請求官軍先攻下。王全斌認

率兵先導，果克其城，獲忠樂而甘心焉。全斌乃署光實爲義軍都指揮使。殘寇猶據沈黎，光實以所部盡平之。遂以光實知黎、雅二州兼都巡檢使，安集勞來，蠻族懷之。

六年秋，全斌遣入貢京師，遂言境内安乂，乞罷義軍歸農。太祖喜，謂左右曰："此蜀中傑俊也。"詔升殿勞問久之，以爲黎州刺史。開寶三年，改唐州刺史。及平交、廣，群盜未息，以光實爲嶺南諸州都巡檢使。既至，捕逐群盜，海隅以寧。太平興國二年，就遷本州團練使。車駕征河東，以光實知威勝軍事，令調軍食。光實入告，願提一旅奮鋭先登，帝曰："資糧事重，亦足宣力也。"河東平，命爲汾、遼、石、沁等州都巡檢使。五年，改汝州團練使。大軍北征，與潘美分道出雁門。光實爲前鋒，遇敵迎擊，敗之，斬首數千級，優詔嘉獎。

李繼捧之入朝也，以光實爲銀、夏、綏、麟、府、豐、宥州都巡檢使。繼捧弟繼遷逃入蕃落，爲邊患，光實乘間掩襲至地斤澤，俘斬甚衆，破其族帳，獲繼遷母妻及牛羊萬計。繼遷僅免，使人紿光實曰："我數奔北，勢窘不能自存矣，公許我降乎？"因致情款陳甥舅之禮，期某日降於葭蘆川。光實信之，且欲專其功，不與人謀。及期，繼遷先設伏兵，令十數人近城迎致光實，光實從數百騎往赴之。繼遷前導北行，將至其地，舉手麾鞭而伏兵應之，光實遂遇害，卒，年五十五。帝聞之驚悼，賵賻加等，以其子大理評事克讓爲右贊善大夫，克恭爲殿直。淳化二年，又録克己爲奉職，後至内殿承制；克廣至閤門祗

爲他志意雄壯，命令他率領軍隊在前引導，果然攻下這座城，俘獲張忠樂而甘心。王全斌就安排曹光實爲義軍都指揮使。殘存盜賊還占據沈黎，曹光實統領部下全部平定。就任命曹光實爲黎州、雅州二州知州兼都巡檢使，安撫居民慰勞歸順者，蠻族懷念他。

六年秋，王全斌派他進京納貢，并説蜀境内平安無事，乞請取消義軍回鄉務農。太祖高興，對身邊的人説："此人是蜀中的俊傑。"下詔升殿慰勞詢問很久，任命爲黎州刺史。開寶三年，改任唐州刺史。平定交、廣以後，群盜没有停止，任命曹光實爲嶺南諸州都巡檢使。到任後，捕捉驅逐群盜，沿海地區得以安寧。太平興國二年，就地升爲本州團練使。皇帝親征河東，任命曹光實知威勝軍事，命令他徵調軍糧。曹光實向皇帝報告，希望統領一支奮勇的尖兵先行，皇帝説："錢糧的事情重大，也足以發揮能力。"河東平定，任命爲汾州、遼州、石州、沁州等州都巡檢使。五年，改爲汝州團練使。大軍北征，與潘美分道出擊雁門。曹光實任前鋒，遇敵迎擊，打敗他們，斬首幾千級，特頒詔書嘉獎。

李繼捧入朝時，任命曹光實爲銀州、夏州、綏州、麟州、府州、豐州、宥州都巡檢使。李繼捧的弟弟李繼遷逃入蕃族部落，成爲邊境的禍患，曹光實乘機突然襲擊到地斤澤，俘虜殺死很多，打敗他們的部族，俘獲李繼遷的母親妻子和牛羊萬數。李繼遷一人得以逃脱，派人欺騙曹光實説："我多次臨陣脱逃，形勢窘迫不能保存自己了，你允許我投降嗎？"因此表達衷情願行甥舅之禮，期望某日在葭蘆川投降。曹光實相信他，并且想獨占這份功勞，所以不與别人謀劃。到了約定的日子，李繼遷先埋下伏兵，使十多人靠近城迎接曹光實，曹光實讓幾百騎兵跟隨前去赴約。李繼遷在前引導向北走去，將要到達那個地方，便舉手揮鞭而伏兵響應，曹光實就此遇害，去世，年五十五歲。皇帝聽到這個消息震驚悲傷，助喪財物增加一等，任命他兒子大理評事曹克讓爲右贊善大夫，曹克恭爲殿直。淳化二

候。從子克明。

年，又録用曹克己爲奉職，後來官至内殿承制；曹克廣官至閤門祗候。他的侄子曹克明。

### 曹克明

克明字堯卿。既生，會敵攻百丈縣，父光遠遇害，姆抱克明匿葦蒲中得免。既長，喜兵法，善騎射，從父光實奇之。補爲衙内都虞候。光實擊敵于葭蘆川，戰歿，克明時護輜重在後，聞光實死，懼軍亂，秘不發喪。陽令人西來傳光實命還軍銀州，而潛與僕張貴入敵中，獲光實尸以還，葬京師，繇是顯名。

曹克明字堯卿。出生時，正值敵人攻打百丈縣，父親曹光遠遇害，保姆抱着曹克明躲在葦蒲中得以幸免。長大以後，喜歡兵法，擅長騎馬射箭，得叔父曹光實賞識。補爲衙内都虞候。曹光實在葭蘆川擊殺敵人，戰死。曹克明當時在後面護送軍需物資，聽到曹光實死去，害怕軍隊混亂，保密不發喪。還讓人從西面來傳達曹光實的命令回軍銀州，而暗中與僕從張貴深入敵人中，獲得曹光實的尸體回來，在京城安葬，由此出名。

初，蜀人留京師者禁不得還鄉里，克明以母老間道歸。李順反，聞克明將家子，且有名，欲脅以官。克明携母遁山谷，夜止神祠中，夢有人叱之起，既覺而去，賊果至。及賊陷雅州，克明募衆數萬人以迎王師，遂復名山、火井、夾江等九縣。分兵嘉、眉、邛三州，立七寨以邀賊。復收雅州，斬六十餘人，賊將何承禄等走雲南。蜀平，擢西頭供奉官、黎州兵馬監押。以餘寇未息，權邛州駐泊巡檢。

起初，留在京城的蜀人被禁而不得回家鄉，曹克明因爲母親年老而抄小路回鄉。李順造反，聽説曹克明是將家子弟，并且有名聲，想脅迫來做官。曹克明帶上母親逃到山谷，夜晚住在神祠中，夢見有人大聲喝斥他起床，醒來後離去，賊人果然來到。等到賊人攻陷雅州後，曹克明招募幾萬人來迎接朝廷的軍隊，於是收復名山、火井、夾江等九縣。分兵嘉州、眉州、邛州三州，建七座營寨攔截敵人。又收復雅州，殺死六十多人，賊將何承禄等人逃到雲南。蜀平定，擢升西頭供奉官、黎州兵馬監押。因爲殘餘的賊寇没有平息，任他爲權邛州駐泊巡檢。

明年，峽路潰卒鄧紹等復起攻雅州，克明又平之。還軍邛州，遇賊王珂，戰于延貢鎮，擊以矛，中左踝。後又設伏山下，以數十騎與賊接戰，克明僞北，而所部失期，伏不發。克明挺身走，賊追急，乃倚大石引弓三發，斃三人，由是獲免。入朝，改内殿崇班，爲温、台等七州都巡檢使。

第二年，峽路敗兵鄧紹等人又起兵進攻雅州，曹克明又平定他們。回軍邛州，遇到盜賊王珂，在延貢鎮交戰，用矛擊殺他，刺中左脚踝。後來又在山下設伏兵，用數十騎兵與盜賊接戰，曹克明假裝敗北，而軍隊錯過期限，伏兵没有出擊。曹克明挺身逃走，盜賊急追，他就靠在大石上拉開弓射了三箭，殺死三人，因此幸免於難。入朝，改爲内殿崇班，任爲温州、台州等七州都巡檢使。

景德中，蠻寇邕州，改供備庫副使、知邕州。左右江蠻洞三十六，克明召其酋長，諭以恩信，是歲承天節，相率來集。克明慰拊，出衣服遺之，感泣而去。獨如洪峒恃險不至，

景德年間，蠻寇入侵邕州，曹克明改爲供備庫副使、邕州知州。左右江有蠻洞三十六處，曹克明召集他們的酋長，以恩德信義曉諭他們，當年的承天節，相約來集會。曹克明慰撫他們，拿衣服送給他們，這些酋長感動得流淚而去。惟

克明諭兩江防遏使黄衆盈引兵攻之，斬其首領陸木前，梟于市。

宜州澄海軍校陳進反。時鬱江暴漲，州城摧圮，克明率丁夫伐木爲連舫，維之水上，狀如郛郭。又多張旗幟，浮巨筏，陳兵其上，爲守禦備。募溪峒兵三千，而黄衆盈亦濟兵千五百，將趣象州。會巡撫使曹利用約克明會兵，行次貴州，遇賊大敗之，斬首四百餘級。賊平，利用專其功。代還，真宗問南方事，對稱旨，賜一子官，遷供備庫使，江、淮、兩浙都大提舉捉賊。克明使人捕賊，輒出私錢資之，以故人人盡力。視賊中趫勇者，釋縛，使還捕其黨，前後獲千餘人。知江寧府張詠以其事聞，賜錢四十萬，領平州刺史，知辰州。

撫水蠻叛，徙宜、融、桂、昭、柳、象、邕、欽、廉、白十州都巡檢使兼安撫使。既至，蠻酋獻藥一器，曰“谿峒藥”，藥箭中人，以是解之可不死。克明曰：“何以驗之？”曰：“請試以鷄犬。”克明曰：“當試以人。”乃取藥箭刺酋股而飲以藥，即死，群蠻慚懼而去。

是年冬，安撫都監王文慶、馬玉出天河寨東，克明與中人楊守珍出環州樟嶺西，磴道危絶，林木深阻，蠻多伏弩以待。玉所向力戰，屢敗蠻軍。是時朝廷意在招附，數詔諭克明，而克明亦憚深入，屢移文止玉。玉至如門團，爲蠻所扼，不得進。克明遷延顧望，月餘，乃至撫水州，與知州蒙承貴等約盟而還。

未幾，知桂州兼管勾溪峒公事，始置溪峒司。又奏閲廣南兩路土軍爲忠敢軍。州人覆茅爲屋，歲多火，克

獨如洪峒憑藉險要地勢不來，曹克明告訴兩江防遏使黄衆盈領兵攻打他們，斬殺他們的首領陸木前，在街市懸首示衆。

宜州澄海軍校陳進謀反。當時鬱江水暴漲，州城摧毁坍塌，曹克明率領丁夫砍伐樹木做成連接的船，在水上連結，樣子像外城。又張挂很多旗幟，漂浮巨大的木筏，布兵在上面，作爲守護防備。招募溪峒士兵三千人，而黄衆盈也支援士兵一千五百人，將趕赴象州。正逢巡撫使曹利用邀約曹克明會合兵力，行軍駐宿貴州，遇到叛賊大敗他們，斬首四百多級。叛賊平定，曹利用獨占這份功勞。曹克明任滿回朝，真宗問到南方的事情，應對符合皇帝的旨意，賜他一個兒子爲官，升爲供備庫使，江、淮、兩浙都大提舉捉賊。曹克明派人捕賊，總是拿出自己的錢財資助他們，所以人人盡力。他看到盗賊中勇捷的人，便解除捆綁，派他們回去捕捉他們的同黨，前後抓獲一千多人。江寧府知府張詠把這事上報，賞賜曹克明錢四十萬，領平州刺史，爲辰州知州。

撫水蠻叛亂，調任宜州、融州、桂州、昭州、柳州、象州、邕州、欽州、廉州、白州十州都巡檢使兼安撫使。到任以後，蠻人酋長獻藥一器皿，説是“溪峒藥”，藥箭射中人，用這種藥治可以不死。曹克明説：“用什麽來試驗？”回答説：“請用鷄狗來試驗。”曹克明説：“應當用人來試。”於是取出藥箭刺酋長的大腿而讓他喝藥，立即死去，蠻人慚愧害怕而離去。

當年冬，安撫都監王文慶、馬玉出兵天河寨東面，曹克明與宦官楊守珍出兵環州樟嶺西面，登山的石路極度危險，林木茂盛阻隔，蠻人多埋伏弓弩手等待他們。馬玉所向奮力作戰，多次打敗蠻軍。這時朝廷的意圖在於招降歸附，多次下詔告訴曹克明，而曹克明也害怕深入，多次送文書阻止馬玉。馬玉到了如門團，被蠻人阻截，不能前進。曹克明拖延觀望，一個多月後，纔到撫水州，與知州蒙承貴等人訂立盟約而回來。

不久，曹克明爲桂州知州兼管勾溪峒公事，初次設溪峒司。又上奏徵編廣南兩路地方軍爲忠敢軍。州人蓋茅草建屋，每年有很多火災，曹克

明選北軍教以陶瓦，又激江水入城，以防火災。代還，知滁州，徙鼎州。會交阯李公蘊寇邕州，以文思使復知邕州。既至，遣人入交阯諭以利害，公蘊拜表謝罪。遷西上閤門使，歷知登、舒、邵三州，復徙鼎州，卒。

明挑選北方軍人教他們燒製陶瓦，又攔江水流進州城，以防火災。任滿回朝，爲滁州知州，調鼎州。正值交阯李公蘊入侵邕州，曹克明以文思使又任邕州知州。到任後，派人進交阯曉以利害，李公蘊上奏表謝罪。曹克明升爲西上閤門使，歷任登州、舒州、邵州三州知州，又調鼎州，去世。

**張暉**

張暉，幽州大城人。後唐清泰初，隸控鶴軍，累遷奉國、弩手都頭。晉開運末，與武行德奪契丹甲船於河陰。行德領河陽，以暉爲弩手指揮使，復令引兵趣懷州。契丹將遁去，因領州軍。漢祖入汴，暉迎於滎陽，授懷州刺史。乾祐初，郢州刺史慕容業治多不法，以暉爲緣漢都巡檢使，領唐州，屯兵至郢州，即代業。還京，改郢州刺史。

張暉，幽州大城人。後唐清泰初年，隸屬控鶴軍，多次升官爲奉國、弩手都頭。後晉開運末年，在河陰與武行德奪取契丹甲船。武行德領河陽，任命張暉爲弩手指揮使，又命令他領兵趕赴懷州。契丹將領逃走，張暉因此領州軍。漢祖入汴，張暉到滎陽迎接，授爲懷州刺史。乾祐初年，郢州刺史慕容業治理大多不法，任命張暉爲緣漢都巡檢使，領唐州，駐軍到郢州，立即取代慕容業。回到京城，改爲郢州刺史。

周廣順初，劉崇寇晉、絳，召暉爲步軍左廂排陣使。師還，改沂州刺史。三年，吏民詣闕舉留，俄改冀州。會詔築李晏口、束鹿、安平、博野、百八橋、武強等城，命暉護其役，逾月而就。從世宗征淮甸，充壕寨都指揮使。既拔楚、泗，即授泗州。未幾，改耀州，俄爲西南面橋道使。

後周廣順初年，劉崇入侵晉州、絳州，召張暉爲步軍左廂排陣使。軍隊回師，改任沂州刺史。三年，官吏百姓到京城提出挽留，不久改爲冀州刺史。下詔修築李晏口、束鹿、安平、博野、百八橋、武強等城，命令張暉監護這項勞役，過了一個月完成。跟從世宗征伐淮甸，充任壕寨都指揮使。攻下楚州、泗州後，就授泗州刺史。不久，改爲耀州刺史，接着任爲西南面橋道使。

宋初，從征澤、潞，爲行營壕寨使，先登陷陣。事平，遷華州團練使，在郡頗有治狀。建隆二年，太原未下，詔入覲問計，暉對曰："澤、潞經李筠之叛，瘡痍未復，軍旅一興，恐人力重困。不若戢兵育民，俟富庶而後爲謀。"乃賜襲衣、金帶、鞍勒馬，令還州。朝廷方議伐蜀，遷鳳州團練使兼緣邊巡檢壕寨橋道使。暉盡得山川險易，因密疏陳之，太祖覽之大悅。乾德二年，大軍西下，乃以暉充西川行營先鋒都指揮使。督兵

宋朝初年，跟隨征伐澤州、潞州，爲行營壕寨使，率先衝鋒陷陣。戰事平息，升爲華州團練使，在州很有政績。建隆二年，太原還没有攻下，下詔張暉入朝拜見皇上并詢問計策，張暉回答説："澤州、潞州經歷李筠反叛，創傷還没有恢復，軍隊一發動，恐怕人力嚴重不足。不如息兵養民，等到富庶以後再圖謀。"就賞賜襲衣、金帶、鞍勒馬，讓他回本州。朝廷正議論伐蜀，改爲鳳州團練使兼緣邊巡檢壕寨橋道使。張暉盡得山川形勢的險易，秘密上疏陳述，太祖看了非常高興。乾德二年，大軍西下，任命張暉充當西川行營先鋒都指揮使。督促軍隊開闢大散關道

開大散關路，躬撫士卒，且役且戰，人忘其勞。十二月，至青泥嶺，卒。

天禧五年，暉妻年百五歲，家貧，詣闕自陳。詔賜束帛，録其孫永德爲三班借職。

路，親自安撫士兵，一邊勞役一邊戰鬥，人們忘記勞頓。十二月，到青泥嶺，去世。

天禧五年，張暉的妻子年紀一百零五歲，家裏貧窮，到朝廷陳述。下詔賞賜束帛，録用他的孫子張永德爲三班借職。

**司超**

司超，大名元城人。初事邢帥安叔千。漢祖在太原，超往依之，隸帳下爲小校。漢祖將渡河，遣超先領勁騎，由晋、絳趨河陽。及入汴，以超爲鄆州必敵指揮使。時京東諸州寇盜充斥，以超爲宋、宿、亳三州游奕巡檢使。改宿州西固鎮守禦都指揮使，移屯潁州下蔡鎮。屢與淮人戰，有功。

司超，大名元城人。最初事奉邢帥安叔千。漢祖在太原，司超前往依附他，隸屬於帳下做了小校。漢祖將要渡黄河，派遣司超先率領精鋭的騎兵，由晋州、絳州奔赴河陽。進入汴州以後，任命司超爲鄆州必敵指揮使。當時京東各州賊盗充斥，任命司超爲宋州、宿州、亳州三州游奕巡檢使。改爲宿州西固鎮守禦都指揮使，改屯潁州下蔡鎮。多次與淮人作戰，有戰功。

周世宗命宰相李穀討淮南，以超爲步軍先鋒副都指揮使，又爲廬、壽、光、黄等州巡檢使。大敗淮人三千餘衆於盛唐縣，獲棹船四十餘艘，禽其監軍高弼、果毅指揮使許萬以獻。時黄州未下，即命超遥領刺史兼樓櫓戰棹右厢都校。師還，改光州刺史，敗吴軍千餘於麻城北。顯德四年冬，與王審琦攻舒州，敗吴軍三千，先禽刺史施仁望獻於行在。即以超爲舒州團練使。

周世宗命令宰相李穀討伐淮南，任命司超爲步軍先鋒副都指揮使，又爲廬州、壽州、光州、黄州等州巡檢使。在盛唐縣大敗淮軍三千多，繳獲戰船四十多艘，捉住他們的監軍高弼、果毅指揮使許萬來進獻。當時黄州還没有攻下，就任命司超遥領黄州刺史兼樓櫓戰棹右厢都校。軍隊回還，改任光州刺史，在麻城北面打敗吴軍一千多人。顯德四年冬，與王審琦攻打舒州，打敗吴軍三千，最先捉住刺史施仁望進獻到皇帝所在地。即任命司超爲舒州團練使。

宋初，命副宋偓領舟師巡撫江徼，月餘特詔升舒州爲防禦，以超充使。太祖討李重進，以爲前軍步軍都指揮使，及平，遣歸治所。建隆三年春，遷蔡州防禦使。

宋朝初年，太祖命令司超作宋偓的副職率領水軍巡撫長江邊界，一個多月後特别下詔升舒州爲防禦州，任命司超充當防禦使。太祖討伐李重進，任命爲前軍步軍都指揮使，等到平定，派他回到舒州治所。建隆三年春，升爲蔡州防禦使。

乾德六年，改絳州防禦使，徙晋州兵馬鈐轄。是秋，又副趙贊爲邠州行營都部署，進攻河東。及太祖親征，爲行營前軍步軍都指揮使，改鄭州防禦使。開寶七年，朝廷將討江左，以超久在淮右，習知江山險易，徙蘄州防禦使，行至淮西卒，年七十一。天禧元年，録其孫文睿爲三班奉職。

乾德六年，改任絳州防禦使，調任晋州兵馬鈐轄。當年秋，又爲趙贊副職任邠州行營都部署，進攻河東。太祖親征時，爲行營前軍步軍都指揮使，改任鄭州防禦使。開寶七年，朝廷將要討伐江左，因爲司超長久在淮右，熟悉江山形勢的險易，因此調任蘄州防禦使，行到淮西去世，享年七十一歲。天禧元年，録用他的孫子司文睿爲三班奉職。

職。

論曰：昔許子卒於師，葬之加等。《春秋》書之，所以褒臣節而儆官守也。業、罕儒、光實咸當捍城之寄，臨戎力戰，歿于敵境。雖罕儒恃勇不戒，光實甘賊遷之言，失在輕敵，然其忘軀徇節，誠可嘉也。業本太原驍將，感太宗寵遇，思有以報。常勝之家，千慮一失。然其素得士心，部卒不忍離去，從之以歿，則忠義之風概可見矣。嗣與延昭并克紹勛伐。延昭久居邊閫，總戎訓士，威名方略，聞于敵人，於嗣爲優。暉於危時則有陷陣之功，平日則獻息戎之諫。超頻戰以清淮海，其忠誠勇果，率有可尚者焉。

論曰：從前許子在軍中死去，安葬的禮遇增加一等。《春秋》上記録這件事，是爲了褒揚臣子的節操而警戒居官守職者。楊業、荆罕儒、曹光實全都承擔捍衛邊城的重托，面對敵人奮力作戰，死在敵境。儘管荆罕儒憑勇力不够謹慎，曹光實聽信李繼遷之言，失敗在於輕敵，然而他們以身殉國，實在可嘉。楊業原本是太原的驍將，感激太宗的寵遇，想有所報答。常勝之將，千慮一失。然而他深得人心，戰士們都不忍離去，跟隨他戰死，可見其忠臣義士之風。荆嗣和楊延昭都能够繼承先輩的功績。楊延昭長期居守邊疆，統率軍隊訓練士卒，他的威名與謀略，在敵人中傳揚，比荆嗣優秀。張暉在危難時有衝鋒陷陣的功勞，平時則進獻平定寇敵的諫言。司超多次作戰以掃清淮海，他忠誠勇敢，有很多值得推崇的地方。

# 宋史卷二百七十三

## 列傳第三十二

李進卿 (子)延渥　楊美　何繼筠 (子)承矩
李漢超 (子)守恩　郭進 牛思進(附)
李謙溥 (子)允正　姚内斌　董遵誨　賀惟忠　馬仁瑀

### 李進卿

李進卿，并州晋陽人。少以驍勇隷護聖軍。晋天福中，杜重威帥師敗安重榮於宗城，進卿力戰有功，擢爲興順軍校。周祖開國，命領所部兵戍靈壽，久之，遷龍捷指揮使。顯德初，從世宗戰高平，改鐵騎指揮使，歷散員左射都校，改鐵騎及内殿直都虞候。

李進卿，并州晋陽人。年輕時因爲驍勇隷屬護聖軍。後晋天福年間，杜重威統率軍隊在宗城打敗安重榮，李進卿奮力作戰有功，提升爲興順軍校。周祖開國，命令李進卿統領軍隊戍守靈壽，很久之後，升龍捷指揮使。顯德初年，跟隨世宗征戰高平，改爲鐵騎指揮使，歷任散員左射都校，改爲鐵騎及内殿直都虞候。

宋初，領貴州刺史，三遷鐵騎左厢都指揮使，領乾州團練使。乾德初，遷控鶴左厢都指揮使，改漢州團練使。二年，轉虎捷左厢都指揮使，領澄州團練使。是歲冬，伐蜀，以進卿爲歸州路行營步軍都指揮使，拔巫山寨，下夔、萬二州。蜀平，録功拜侍衛親軍步軍都虞候，領保順軍節度。開寶二年，太祖親征河東，留進卿爲在京都巡檢，潁州刺史常暉、淄州刺史韓光愿分爲河南北巡檢。及還，改親軍馬軍都虞候。六年，遷步軍都指揮使，領静江軍節度。卒，年五十九，贈侍中。子延渥、延信。延信至内殿崇班。

宋朝初年，李進卿領貴州刺史，升遷三次爲鐵騎左厢都指揮使，領乾州團練使。乾德初年，改爲控鶴左厢都指揮使，改任漢州團練使。二年，轉爲虎捷左厢都指揮使，領澄州團練使。當年冬，伐蜀，任命李進卿爲歸州路行營步軍都指揮使，攻取巫山寨，攻下夔州、萬州二州。蜀平定，記録功勞升爲侍衛親軍步軍都虞候，領保順軍節度使。開寶二年，太祖親征河東，留下李進卿任在京都巡檢，潁州刺史常暉、淄州刺史韓光愿分别任河南、河北巡檢。太祖回師後，李進卿改任親軍馬軍都虞候。六年，升爲步軍都指揮使，領静江軍節度使。去世，享年五十九歲，贈官侍中。他的兒子李延渥、李延信。李延信官至内殿崇班。

### 李延渥

延渥以蔭補供奉官，尋爲閤門祗

李延渥因爲恩蔭補爲供奉官，不久任爲閤門

候，三遷至西京左藏庫使。咸平初，歷知平戎寧邊順安軍、保州、威虜軍鈐轄，又知冀州。六年，徙瀛州。

景德初，契丹大舉擾邊，經胡盧河，逾關南，十月，抵城下。晝夜鼓噪，四面夾攻。旬日，其勢益張，唯擊鼓伐木之聲相聞，驅奚人負板秉燭乘墉而上。延渥率州兵强壯，又集巡檢史普所部乘城，發礌石巨木擊之，皆纍纍而墜，殺傷甚衆。翌日，契丹主與其母親鼓衆急擊，發矢如雨。延渥分兵拒守益堅，契丹遁去，死者三萬餘，傷者倍之，獲鎧甲、兵矢、竿牌數百萬，驛書以聞。賜延渥錦袍、金帶，將士緡錢，遷延渥本州團練使。以通判、太子中允陸元凱爲國子博士，賜緋；推官李翔爲太子中允；録事參軍蔡亨爲右贊善大夫；侍禁、兵馬監押王誨，殿直、貝冀同巡檢史普爲内殿崇班，充職如故。

初，戍棚垂板護城纔數寸許，契丹射之，矢集其上凡二百餘。及請葺城，詔取板視之，真宗頗稱其勞。又聞城守之際，陸元凱流矢中面，史普勇敢不避敵，復遷元凱屯田員外郎，普尚食副使。普尋卒，又録其子昭度爲右侍禁，昭儉爲奉職。

二年，延渥徙知邢州，歷天雄軍、貝州副都部署，知冀、貝、博三州。大中祥符八年，入朝，以疾，連賜告，换右領軍衛大將軍，領演州團練使。明年，從其請，以左武衛大將軍致仕。天禧初，卒。子宗禹，爲内殿崇班。

祗候，升遷三次爲西京左藏庫使。咸平初年，歷知平戎寧邊順安軍、保州、威虜軍鈐轄，又爲冀州知州。六年，調爲瀛州知州。

景德初年，契丹大舉侵擾邊境，經過胡盧河，越過關南，十月，抵達城下。日夜鼓噪，四面夾攻。過了十天，他們的氣勢更加囂張，擊鼓和伐木的聲音交相傳來，驅趕奚人背木板拿火炬登城墻而上。李延渥率領州兵壯丁，又聚集巡檢史普軍登上城墻，發射礌石大木打擊他們，敵兵接連不斷地墜下城墻，殺死殺傷很多。第二天，契丹主和他的母親親自鼓動部隊加緊進攻，射箭像雨一樣。李延渥分兵拒守更加堅固，契丹軍逃走，死了三萬多人，受傷的加倍，繳獲鎧甲、兵器箭矢、盾牌幾百萬，由驛站上報。賞賜李延渥錦袍、金帶，賞賜將士緡錢，提升李延渥爲本州團練使。任命通判、太子中允陸元凱爲國子博士，賜緋；推官李翔爲太子中允；録事參軍蔡亨爲右贊善大夫；侍禁、兵馬監押王誨，殿直、貝冀同巡檢史普爲内殿崇班，充任的職務如同過去。

起初，護城戍棚垂下木板，纔幾寸，契丹用箭射，箭集中上面總共二百多枝。等到請求修城，下詔取下木板來看，真宗很是稱贊他們的功勞。又聽説守城的時候，陸元凱被流箭射中了臉，史普勇敢而不躲避敵人，又升陸元凱爲屯田員外郎，史普爲尚食副使。史普稍後死去，又録用他的兒子史昭度爲右侍禁，史昭儉爲奉職。

二年，李延渥調任邢州知州，歷任天雄軍、貝州副都部署，爲冀州、貝州、博州三州知州。大中祥符八年，入朝，因爲生病，接連賜給病假，换官右領軍衛大將軍，領演州團練使。明年，依從他的請求，以左武衛大將軍退休。天禧初年，去世。兒子李宗禹，爲内殿崇班。

## 楊美

楊美，并州文水人。本名光美，避太宗舊名改焉。美狀貌雄偉，武力絶人，以豪俠自任。漢乾祐中，周祖征三叛，美杖策詣軍門求見，周祖

楊美，并州文水人。本名光美，避太宗的舊名而改。楊美形貌雄偉，武力超人，以豪俠自任。後漢乾祐年間，周祖征伐三叛，楊美執鞭到軍門求見，周祖召見與他交談，認爲他豪邁，

召與語，壯之，留帳下 廣順初，累遷禁軍大校，從世宗征淮南，以功擢鐵騎都指揮使，領白州刺史。

太祖與美有舊，即位，以爲内殿直都知。建隆三年，升青州北海縣爲軍，以美爲軍使，爲政尚簡易，民皆德之。乾德二年，召還，北海民數百詣闕乞留，詔諭之不去，笞爲首者始罷。遷馬步軍都頭。會討蜀，以美爲歸州路戰棹左右廂都指揮使。蜀平，遷内外馬步軍副都軍頭，領恩州團練使。開寶二年，改領端州防禦使。六年，加都軍頭，領宣州觀察使。俄授虎捷左右廂都指揮使，領河西軍節度。會遣党進、潘美征太原，命美爲行營馬軍都虞候。太平興國二年冬，出爲保静軍節度。三年夏，以疾求解官歸京師，尋醫藥，詔遣内侍與道士馬志視之。未幾，卒，年四十八，贈侍中，命中使護葬。美爲人任氣好施，凡得予賜及奉禄，盡賙給親戚故舊。死之日，家無餘財，人多嘆息之。

留在帳下。廣順初年，多次升遷爲禁軍大校，跟從世宗征伐淮南，因爲立功提升鐵騎都指揮使，領白州刺史。

太祖與楊美有舊誼，太祖即位，任命爲内殿直都知。建隆三年，升青州北海縣爲軍，任命楊美爲軍使，他治政崇尚簡易，百姓都感激他。乾德二年，召回，北海百姓數百人到京城乞請挽留，下詔曉諭他們而不離去，用竹板抽打爲首的人纔停止請求。楊美升爲馬步軍都頭。正值討伐蜀，任命楊美爲歸州路戰棹左右廂都指揮使。蜀平定，升爲内外馬步軍副都軍頭，領恩州團練使。開寶二年，改領端州防禦使。六年，加官都軍頭，領宣州觀察使。不久授爲虎捷左右廂都指揮使，領河西軍節度。適逢派遣党進、潘美征伐太原，任命楊美爲行營馬軍都虞候。太平興國二年冬，楊美出朝爲保静軍節度使。三年夏，因病請求解官回京，尋醫問藥，下詔派遣宦官與道士馬志探望他。不久，去世，終年四十八歲，贈官侍中，命令宦官護送安葬。楊美爲人講義氣，喜歡施捨，凡是得到賞賜以及俸禄，全部送給親戚和故交老友。死的時候，家裏没有多餘的錢財，人們多爲他嘆息。

## 何繼筠

何繼筠字化龍，河南人。父福進，歷事後唐至周，累官忠武、成德、天平三節度。繼筠幼時與群兒戲，必分行伍爲戰陣之象。晋初，補殿直。周祖討三叛，表繼筠從行。賊平，改供奉官。

廣順初，福進鎮真定，署衙内都校，嘗領偏師出土門，與并人戰，斬首數千級，以功領欽州刺史。契丹將高模翰率二千騎擾深、冀，以葦筏度胡盧河。繼筠與虎捷都指揮使劉誠誨率兵拒之，至武强，獲老稚千餘人，模翰遁去。俄隨福進入朝，爲内殿直都知。福進卒，起復，爲濮州刺史，領兵戍静安軍。契丹内侵，繼筠逆擊

何繼筠字化龍，河南人。父親何福進，歷官後唐到後周，多次升官至忠武、成德、天平三節度使。何繼筠幼時與兒童們游戲，必定把隊伍分成兩軍戰陣的樣子。後晋初年，補爲殿直，周祖討伐三叛，上表推薦何繼筠隨行。叛賊削平，何繼筠改爲供奉官。

廣順初年，何福進鎮守真定，以何繼筠爲衙内都校，曾經率領偏師出土門，與并軍作戰，斬首數千級，因爲有功領欽州刺史。契丹將領高模翰率二千騎兵侵擾深州、冀州，用蘆葦做成筏渡過胡盧河。何繼筠與虎捷都指揮使劉誠誨率領軍隊抵禦他們，到了武强，俘獲契丹老幼一千多人，高模翰逃走。稍後隨何福進入朝，任爲内殿直都知。何福進去世，何繼筠服喪未滿起用，任爲濮洲刺史，領兵戍守静安軍。契丹入侵内地，

敗之，改棣州刺史。世宗征瓦橋關，命繼筠以所部兵出百井道，破并人數千衆。恭帝即位，以爲西北面行營都監。

建隆二年，升棣州爲團練，以繼筠充使。三年，命爲關南兵馬都監。乾德四年，加本州防禦使。開寶元年秋，命昭義節度李繼勳等征太原，以繼筠爲先鋒部署。至濄河與并人遇，擊走之，奪汾河橋，敗其衆於城下，獲馬五百匹，擒其將張環、石贇以獻。二年春，太祖親征晉陽，契丹來援。繼筠時屯兵陽曲縣，驛召至行在所，授以方略，命將精騎數千赴石嶺關拒契丹，謂之曰："翌日亭午，俟卿來奏捷也。"至期，帝御北臺以俟。見一騎自北來，亟遣逆問之，乃繼筠子承睿來獻捷。生擒刺史二人，獲生口百餘，斬首千餘級，馬七百餘匹，器甲甚衆。初，并人恃契丹爲聲援，及捷奏，太祖命以所獲首級、鎧甲示城下，并人喪氣。繼筠以功拜建武軍節度，判棣州。

三年，來朝，詔賜鞍馬、戎仗，令戍邊。四年秋，來朝，疽發背，車駕幸其第，錫賚甚厚。未幾，卒，年五十一。帝親臨之，爲之流涕，從容謂侍臣曰："繼筠捍邊有功，朕不早授方鎮者，慮其數奇耳。今纔領節制，果至淪没，良可惜也。"贈侍中，賻絹五百匹，中使護喪，令以生平所佩劍及介冑同葬。

繼筠深沉有智略，前後備邊二十年，與士卒同甘苦，得其死力。善揣邊情，邊人畏伏，多畫像祠之。子承矩。

何承矩

承矩字正則。幼爲棣州衙内指揮使，從繼筠討劉崇，擒其將胡澄以

何繼筠迎擊并打敗他們，改爲棣州刺史。世宗征伐瓦橋關，命令何繼筠統領軍隊從百井的道路出擊，打敗并軍數千人。恭帝即位，任命爲西北面行營都監。

建隆二年，升棣州爲團練州，命何繼筠充任團練使。三年，任命爲關南兵馬都監。乾德四年，加官本州防禦使。開寶元年秋，命令昭義節度使李繼勳等征伐太原，任命何繼筠爲先鋒部署。到了濄河與并軍相遇，打跑他們，奪取汾河橋，在城下打敗他們的軍隊，繳獲馬五百匹，捉住他們的將領張環、石贇進獻。二年春，太祖親征晉陽，契丹來增援。何繼筠當時駐兵陽曲縣，急召他到太祖所在地，授以計謀策略，命令率領精鋭騎兵幾千人趕赴石嶺關抵禦契丹，對他説："明天正午，等你的捷報。"到了期限，太祖到北臺等候。見一人騎馬從北邊來，急忙派人迎上去詢問，是何繼筠的兒子何承睿來獻俘虜和戰利品。活捉刺史二人，俘虜一百多人，斬首一千餘級，繳獲馬七百多匹，兵器鎧甲很多。起初，并軍依靠契丹援救，捷報上奏後，太祖命令用所獲得的首級、鎧甲在城下示衆，并軍喪失士氣。何繼筠因爲立功升爲建武軍節度使，判棣州。

三年，何繼筠來朝，下詔賞賜鞍馬、戎仗，命令戍守邊疆。四年秋，來朝，背上生毒瘡，皇帝到他的住宅，賞賜很優厚。不久，去世，享年五十一歲。皇帝親自吊唁，爲他流淚，從容地對侍臣説："何繼筠捍衛邊疆有功，我不早授以藩鎮之職的原因，是擔心他命運不好遇事不利罷了。如今纔任節度使，果然導致死亡，實在可惜。"贈官侍中，助喪絹五百匹，宦官護喪，命令把他生平所佩帶的劍和鎧甲帽盔一同埋葬。

何繼筠深沉有智謀，前後守邊二十年，與士兵同甘共苦，得到他們以死效力。他善於揣度邊境情形，邊境人民敬服，很多人畫他的像供奉他。兒子何承矩。

何承矩字正則。少年時爲棣州衙内指揮使，跟從何繼筠討伐劉崇，捉住他們的將領胡澄來進

獻。開寶四年，授閑厩副使。太平興國三年，漳、泉陳洪進納士，詔承矩乘傳監泉州兵。會仙游、莆田、百丈寇賊嘯聚，承矩與喬維岳、王文寶討平之，以功就遷閑厩使。疏爲政之害民者數十事上之，悉被容納。會改使名，即爲崇儀使。五年，知河南府。時調丁男百十輩轉送上供綱，承矩以爲橫役，奏罷其事。徙知潭州，凡六年，囹圄屢空，詔嘉獎之。入爲六宅使。端拱元年，領潘州刺史，命護河陽屯兵。

米信知滄州，以其不習吏事，命承矩知節度副使，實專郡治。時契丹撓邊，承矩上疏曰："臣幼侍先臣關南征行，熟知北邊道路、川源之勢。若於順安寨西開易河蒲口，導水東注于海，東西三百餘里，南北五七十里，資其陂澤，築堤貯水爲屯田，可以遏敵騎之奔軼。俟期歲間，關南諸泊悉壅闐，即播爲稻田。其緣邊州軍臨塘水者，止留城守軍士，不煩發兵廣戍。收地利以實邊，設險固以防塞，春夏課農，秋冬習武，休息民力，以助國經。如此數年，將見彼弱我强，彼勞我逸，此禦邊之要策也。其順安軍以西，抵西山百里許，無水田處，亦望選兵戍之，簡其精鋭，去其冗繆。夫兵不患寡，患驕慢而不精；將不患怯，患偏見而無謀。若兵精將賢，則四境可以高枕而無憂。"太宗嘉納之。

屬霖雨爲災，典者多議其非便。承矩引援漢、魏至唐屯田故事，以折衆論，務在必行。乃以承矩爲制置河北緣邊屯田使，俾董其役。事具《食貨志》。由是自順安以東瀕海，廣袤數百里，悉爲稻田，而有莞蒲蜃蛤之饒，民賴其利。

獻。開寶四年，授爲閑厩副使。太平興國三年，漳、泉陳洪進獻出土地，下詔何承矩乘驛車監督泉州的軍隊。正值仙游、莆田、百丈的盜賊聚集鬧事，何承矩與喬維岳、王文寶討伐平定他們，因爲立功就地升遷閑厩使。分條陳述施政中危害百姓的幾十件事上奏，全部采納。適逢改使臣的名稱，任命他爲崇儀使。五年，爲河南府知府。當時徵調壯丁百十人轉送上交朝廷的貨物，何承矩認爲是濫用勞役，上奏停止這事。調任潭州知州，總共六年，監獄屢空，下詔嘉獎他。入朝爲六宅使。端拱元年，領潘州刺史，命令監河陽屯兵。

米信爲滄州知州，因爲不熟悉治理民事，任命何承矩知節度副使，實際專管州事。當時契丹擾亂邊境，何承矩上奏疏說："我幼時侍奉家父在關南征戰，熟悉北部邊疆道路、河流的形勢。如果在順安寨的西面鑿開易河蒲口，引水向東注入大海，東西三百多里，南北五七十里，憑藉沼澤，築堤貯水作爲屯田，可以遏制敵人的騎兵快速行動。等過一年的時間，關南各片湖泊全被填塞，就播種成爲稻田。那些處於邊境面臨塘水的州軍，僅留下守城的士兵，不必煩勞安排軍隊廣泛戍守。收取地利以充實邊境，設置險阻以防守邊防要塞，春夏務農，秋冬練武，休養民衆，以幫助國家財力。這樣經過幾年，將出現敵弱我强，敵勞我逸，這是防禦邊疆的主要策略。其中順安軍以西，到西山一百里左右，没有水田的地方，也希望挑選士兵戍守，選拔精鋭，去除老弱。軍隊不擔心人少，而擔心傲慢而不精鋭；將領不擔心膽小，而擔心存偏見而没有謀略。如果兵精將賢，那麽四境可以高枕無憂。"太宗贊許并采納。

連綿大雨成災，主管的人大多認爲他的主張不好。何承矩援引漢、魏到唐的屯田例子，來説服衆人，務必施行。任命何承矩爲制置河北緣邊屯田使，使他主持這件事。事載本書《食貨志》。因此從順安以東瀕臨大海，廣闊數百里，全部成爲稻田，而有莞蒲蜃蛤的出産，百姓依賴得益。

淳化四年，擢爲西上閤門使、知滄州，逾年徙雄州。御書印紙録其功最，仍賜以弓劍。承矩推誠御衆，同其甘苦。邊民有告機事者，屏左右與之款接，無所猜忌，故契丹動息皆能前知。

淳化四年，何承矩被提升爲西上閤門使、滄州知州，過一年調任雄州知州。皇帝親筆書寫并加印記録功居第一，於是賞賜他弓劍。何承矩以誠信統領軍隊部衆，同他們共甘苦。邊民有報告機密事情的，摒退左右，真誠接待，没有什麽猜忌，所以契丹的動止進退都能够提前知道。

至道元年，契丹精騎數千夜襲城下，伐鼓縱火，以逼樓堞。承矩整兵出拒，遲明，列陣酣戰久之，斬馘甚衆，擒其酋所謂鐵林相公者，契丹遁去。是年春，府州嘗敗契丹衆，承矩條殺獲以諭州民，或揭於市，契丹愧忿，故有是役。太宗意其輕率致寇，復命與滄州安守忠兩换其任。魏廷式使河北，得雄州功狀，抗表上言。又遣内侍劉勍核實，及麾下士有功者千餘人，皆進擢賚賜。

至道元年，契丹精鋭騎兵幾千人深夜襲擊城下，擊鼓放火，以逼城樓。何承矩整軍出來抵禦，黎明，布陣酣戰很久，斬首俘獲很多，捉住他們叫做鐵林相公的首領，契丹軍逃走。當年春，府州曾經打敗契丹軍隊，何承矩逐條列出殺死和俘虜的人來告示州民，有的在街市上公布，契丹忿恨，所以有這次戰役。太宗認爲何承矩輕率導致敵人入侵，又命令他與滄州安守忠兩人交换官職。魏廷式出使河北，獲得雄州功績的真實情况，上表直言。皇帝又派宦官劉勍核實，何承矩以及部下將士有功勞的一千多人，都提拔賞賜。

真宗嗣位，復遣知雄州，賜承矩詔曰："朕嗣守鴻業，惟懷永圖，思與華夷，共臻富壽。而契丹自太祖在位之日，先帝繼統之初，和好往來，禮幣不絶。其後尅復汾、晋，疆臣貪地，爲國生事，信好不通。今者聖考上仙，禮當訃告。汝任居邊要，洞曉詩書，凡有事機，必能詳究，輕重之際，務在得中。"承矩貽書契丹，諭以懷來之旨，然未得其要。

真宗繼位，又派遣何承矩爲雄州知州，賜詔説："我繼守鴻業，心懷千秋大業，想與天下各族，共同達到永久富裕。然而契丹從太祖在位之日起，先帝即位之初，和好往來，禮物不斷。此後用武力收復汾州、晋州，駐守邊疆的臣子貪求土地，給國家造成事端，信使不通。今天聖明的父親仙逝，按理應當報喪。你擔任邊防要地之職，通曉詩書，凡有大事，必能詳細探究，輕重之間，務必處理得當。"何承矩送信給契丹，把安撫的意圖告訴他們，然而未得要領。

咸平二年，契丹南侵，屢遣内侍以密詔問禦遏之計，密封以獻。嘗詔聽邊民越拒馬河塞北市馬。承矩上言曰："緣邊戰棹司自淘河至泥姑海口，屈曲九百餘里，此天險也。太宗置寨二十六，鋪百二十五，廷臣十一人，戍卒三千餘，部舟百艘，往來巡警，以屏奸詐，則緩急之備，大爲要害。今聽公私貿市，則人馬交度，深非便宜，且寨、鋪皆爲虚設矣。"疏奏，即停前詔，屢被手札褒飭。

咸平二年，契丹向南侵犯，多次派遣宦官用密詔詢問何承矩防禦阻遏的計策，何承矩密封奏表進獻。曾經下詔聽任邊民越過拒馬河邊塞北面買馬。何承矩進言説："緣邊戰棹司從淘河到泥姑海口，綿延九百多里，這是天險。太宗設寨二十六個，鋪一百二十五個，朝廷臣子十一人，戍守士兵三千多人，軍用船隻一百艘，往來巡視警戒，以排除奸詐，作爲緩急的軍備，這是大事。如今聽任公家私人集市貿易，人馬互相渡過，深感不當，并且寨、鋪都成爲虚設。"疏上奏後，就撤銷前次的詔令，何承矩多次受到皇帝親筆批

覆的表揚和鼓勵。

三年，召還，拜引進使。州民百餘詣闕貢馬，乞借留承矩，詔書嘉獎，復遣之。承矩上言曰：

契丹輕而不整，貪而無親，勝不相讓，敗不相救。以馳騁爲容儀，以弋獵爲耕釣。櫛風沐雨，不以爲勞；露宿草行，不以爲苦。復恃騎戰之利，故頻年犯塞。臣聞兵有三陣：日月風雲，天陣也；山陵水泉，地陣也；兵車士卒，人陣也。今用地陣而設險，以水泉而作固，建設陂塘，綿亘滄海，縱有敵騎，安能折衝？昨者契丹犯邊，高陽一路，東負海，西抵順安，士庶安居，即屯田之利也。今順安西至西山，地雖數軍，路纔百里，縱有丘陵岡阜，亦多川瀆泉源，因而廣之，制爲塘埭，自可息邊患矣。

今緣邊守將多非其才，不悦詩書，不習禮樂，不守疆界，制御無方，動誤國家，雖提貔虎之師，莫遏犬羊之衆。臣按兵法，凡用兵之道，校之以計而索其情，謂將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衆孰强，士卒孰練，賞罰孰明，此料敵制勝之道也。知此而用戰者必勝，否則必敗。夫惟無慮而易敵者必擒於人也。伏望慎擇疆吏，出牧邊民，厚之以奉禄，使悦其心，借之以威權，使嚴其令。然後深溝高壘，秣馬厲兵，爲戰守之備。修仁立德，布政行惠，廣安輯之道。訓士卒，闢田疇，勸農耕，畜芻粟，以備凶年。完長戟，修勁弩，謹烽燧，繕保戍，以防外

三年，召回何承矩，授爲引進使。州民一百多人到朝廷給皇帝進獻馬，乞請留下何承矩，下詔書嘉獎何承矩，又派遣了他。何承矩進言説：

契丹輕率而不端整，貪婪而没情義，勝利了不相禮讓，失敗了不相救助。他們以馳騁爲容貌儀表，以射獵爲耕種釣魚。櫛風沐雨，不認爲勞累；露天住宿，涉草而行，不認爲辛苦。又憑騎兵作戰的長處，所以連年侵犯邊塞。我聽説軍隊有三種陣勢：日月風雲，是天陣；山陵水泉，是地陣；兵車士卒，是人陣。如今以地陣而設險要，以水泉而作固守，建設池塘，綿延貫通滄海，縱有敵人騎兵，又怎麽能戰勝我軍？前不久契丹侵犯邊境，高陽一路，東面背靠大海，西向到達順安，士人庶民安居，就是屯田的好處。如今順安西到西山，地區内即使有幾個軍，路程纔一百里，縱有丘陵山岡，也有很多河渠泉源，加以擴大，築成塘堰，自然可以止息邊境的戰争。

如今邊境沿綫的將領大多無能，不喜歡詩書，不熟悉禮樂，不把守疆界，統率没有辦法，常常貽誤國家，即使統領勇猛的軍隊，也不能遏止柔弱的敵人。我考察兵法，大凡用兵之道，以計謀較量而取其實情，認爲將領誰有才幹，天時地利誰可得到，法令誰執行，軍隊誰强大，士卒誰訓練，賞罰誰分明，這是估計敵人而取得勝利的法寶。知道這些而用於戰争的人必定勝利，否則必定失敗。惟有無所憂慮而輕視敵人的人必定被人擒獲。我希望謹慎地選擇邊疆官吏，前去統治邊民，給他們豐厚的俸禄，使他們高興，給他們權力，使他們嚴格法令。然後深挖壕溝高築營壘，秣馬厲兵，作戰鬥防守的準備。修行仁愛樹立道德，頒布政令施行恩惠，擴大安撫之路。訓練士卒，開墾田畝，鼓勵農耕，儲藏糧草，以防備災年。修繕長戟，修整强弩，謹慎狼烟烽火，整治堡壘，

患。來則禦之，去則備之，如此則邊城按堵矣。

以防外患。敵人到來就抗禦，離去就防備，如果這樣，那麼邊境就安定了。

臣又聞古之明王，安集吏民，順俗而教，簡募良材，以備不虞。齊桓、晉文皆募兵以服鄰敵，故强國之君，必料其民有膽勇者聚爲一卒，樂進戰效力以顯忠勇者聚爲一卒，能逾高赴遠輕足善鬥者聚爲一卒，此三者兵之練鋭，内出可以决圍，外入可以屠城。况小大異形，强弱異勢，險易異備。卑身以事强，小國之形也。以蠻夷伐蠻夷，中國之形也。故陳湯統西域而郅支滅，常惠用烏孫而邊部寧。且聚膽勇、樂戰、輕足之徒，古稱良策，請試行之。

我又聽説古代聖明的帝王，安撫官吏百姓，順應民俗而教化，選拔招募良材，以防備不測。齊桓公、晉文公都招募軍隊征服鄰近敵人，所以强國的君主，必定選百姓中有膽量和勇氣的人集中編爲一軍，樂於向前攻戰效力以顯示忠誠勇敢的人集中編爲一軍，能够跨越而奔赴遠方行走迅捷而善於戰鬥的人集中編爲一軍，這三種人是士兵中熟練而精鋭的部分，從裏面出擊可以突破包圍，從外面進攻可以攻占全城。况且小國大國的態度不同，强國弱國的形勢不同，地形險要平易的防備不同。以卑微的身份事奉强國，這是小國的態度。以蠻夷攻打蠻夷，是中原之國的態度。所以陳湯統西域而郅支滅亡，常惠用烏孫而邊境地區安寧。并且集中有膽量和勇氣、樂於戰鬥、行走迅捷的人，古時稱爲良策，請求試行。

且邊鄙之人，多負壯勇，識外邦之情僞，知山川之形勝。望於邊郡置營召募，不須品度人才，止求少壯有武藝者萬人。俟契丹有警，令智勇將統而用之，必顯成功，乃中國之長算也。

而且邊遠地方的人，大多依仗强壯勇敢，知道外邦的真假，知道山川地勢之險要。希望在邊境設軍營招募，不必品評人才，僅需年輕力壯有武藝的一萬人。等契丹有緊急情况，命令智勇將領統率而用他們，必定能成功，這是我國的長遠之計。

又如榷場之設，蓋先朝從權立制，以惠契丹，縱其渝信犯盟，亦不之廢，似全大體。今緣邊榷場，因其犯塞，尋即停罷。去歲以臣上言，於雄州置場賣茶，雖貲貨并行，而邊氓未有所濟。乞廷訪大臣，議其可否，或文武中有抗執獨議，是必别有良謀。請委之邊任，使施方略，責以成功。苟空陳浮議，上惑聖聽，衹如靈州，足爲證驗，况兹契丹又非夏州之比也。

又比如專賣場所的設立，是前朝權宜變通的制度，給契丹恩惠，即使他們背棄信義違背盟約，也不廢止，似乎爲了保全大體。如今邊境沿綫的專賣場，因其侵犯邊塞，不久就停止。去年因爲我進言，在雄州設場賣茶，雖然財貨都通行，但是對邊境百姓没有什麼幫助。請詢問大臣，議論可不可以，或者文臣武官中有人堅持自己的主張和獨立的見解，這必定是另有好的計謀。請委任以邊防重任，使他施展謀略，要求他取得成功。假如空談虛議，皇上迷惑，就像靈州，足以作驗證，况且契丹又不是夏州可比。

四年十月，建議選鋭兵於乾寧軍，挽刀魚船自界河直趣平州境，以

四年十月，何承矩建議挑選精鋭的軍隊到乾寧軍，牽拉刀魚船從界河直奔平州境，來牽制西

牽西面之勢。五年，詔兼領制置屯田使。始建榷場，或者謂承矩意在繼好，然契丹無厭，未足誠信，徒使公行窺伺。會契丹有殺斥候卒者，復罷之。時契丹數窺邊城，大浚渠，頗撓其役。詔承矩握兵深入其境，以分其勢。承矩以無騎兵，第遣數千卒出混泥城，襲之而還。

面的局勢。五年，下詔兼領制置屯田使。開始建立專賣場所，有人認爲何承矩的意圖在於繼續友好，然而契丹不會滿足，没有誠信，白白讓他們公開窺伺我國。適逢契丹有人殺放哨的士兵，又停止榷場。當時契丹多次窺伺邊境城市，大規模疏通河道，很是阻撓這項工程。詔令何承矩領兵深入契丹境内，分散他們的力量。何承矩因爲没有騎兵，祇派遣幾千士兵從混泥城出發，襲擊契丹而回來。

景德元年，入朝，進領英州團練使。真宗謂宰相曰："承矩讀書好名，以才能自許，宜擇善地處之。"冬，出知澶州。承矩自守邊以來，嘗欲朝廷懷柔遠人，爲息兵之計。及是，車駕按巡本部，卒與契丹和，益加嘆賞。韓杞之至也，命郊勞之。明年春，復知雄州。是歲，契丹始遣使奉幣。承矩以朝廷待邊人之禮悠久可行者，悉疏以聞。手詔嘉納，仍聽事有未盡者便宜裁處。

景德元年，入朝，提拔爲領英州團練使。真宗對宰相説："何承矩愛讀書喜歡名聲，以才能自許，應該選擇好的地方安排他。"當年冬，出朝爲澶州知州。何承矩自從守衛邊境以來，常常希望朝廷安撫招徠遠方之人，以爲停止戰争的策略。到這時，皇帝到澶州，最終與契丹講和，因此對何承矩更加贊賞。韓杞到來時，命何承矩到郊外迎接慰勞。第二年春，又爲雄州知州。當年，契丹開始派遣使者接受財幣。何承矩以朝廷對待邊人之禮長久可行的，全部上報。皇帝手書詔令贊許采納，聽任事情不完善的可自行處理。

三年，真拜雄州團練使。時邊兵稍息，農政未修。又置緣邊安撫使，命承矩爲之，且詔邊民誘其復業。承矩曰："契丹聞之，必謂誘其部屬也。"乃易詔文爲水旱流民之意。王欽若時知樞密，援漢蟲達、周仲居改詔，請罪承矩。帝曰："承矩任邊有功，當優假之。"第詔自今朝旨未便者，奏稟進止。

三年，實授雄州團練使。當時邊境戰事停息，農業還没有修復。又設緣邊安撫使，命令何承矩擔任，并且下詔邊民恢復農業。何承矩説："契丹如果聽到這件事，必定認爲是引誘他們的部屬。"就改變詔文爲因爲水旱災害而流落外地的人的意思。王欽若當時知樞密院，援引漢朝蟲達、周仲居改變詔書的例子，請求治何承矩的罪。皇帝説："何承矩擔任守邊的職務有功勞，應當優厚寬待他。"祇下詔從今以後朝廷的意旨有不恰當的，上奏稟報後再説。

承矩頗有識鑒，典長沙日，李沆、王旦爲佐，承矩厚待之，以爲有公輔器。善推步，自知冥數，乃以老疾求僻郡。詔自擇其代，承矩以李允則爲請。乃授承矩齊州團練使，遣之任，至郡裁七日，卒，年六十一。特贈相州觀察使，賻錢五十萬，絹五百匹，中使護葬。

何承矩很能識别人才，主管長沙的時候，李沆、王旦爲佐吏，何承矩厚待他們，認爲他們有三公輔相的才能。他擅長推算天文曆法之學，自己知道天定壽命，就以年老生病請求到偏遠州。下詔讓他自己選擇代替他的人，何承矩推薦李允則。於是授何承矩齊州團練使，派遣他任職，到齊州纔七天，去世，享年六十一歲。特贈官相州觀察使，喪資五十萬，絹五百匹，宦官護喪。

以其子龜齡爲侍禁；昌齡、九齡

授他兒子何龜齡爲侍禁；何昌齡、何九齡爲

爲殿直；遐齡爲齋郎。緣邊泊涿、易州民，聞承矩卒，皆相率詣雄州發哀飯僧。昌齡娶齊王女太和縣主，至內殿崇班。昌齡子象中，爲閤門祇候。

殿直；何遐齡爲齋郎。邊境地區及涿州、易州的百姓，聽到何承矩去世，都相約到雄州哀悼施飯給僧人。何昌齡娶齊王的女兒太和縣主，官至內殿崇班。何昌齡的兒子何象中，爲閤門祇候。

**李漢超**

李漢超，雲州雲中人。始事鄴帥范延光，不爲所知。又事鄆帥高行周，亦不見親信。會周世宗鎮澶淵，漢超遂委質焉。即位，補殿前指揮使，三遷殿前都虞候。

李漢超，雲州雲中人。起初事奉鄴帥范延光，不爲人知。又事奉鄆帥高行周，也不被親近信任。周世宗鎮守澶淵，李漢超委身於周世宗。世宗即位，李漢超補爲殿前指揮使，升遷三次爲殿前都虞候。

宋初，改散指揮都指揮使，領綿州刺史，累遷控鶴左廂都校，領恩州團練使。從平李重進，尋遷齊州防禦使兼關南兵馬都監。漢超在關南，人有訟漢超强取其女爲妾及貸而不償者，太祖召而問之曰："汝女可適何人？"曰："農家也。"又問："漢超未至關南，契丹如何？"曰："歲苦侵暴。"曰："今復爾耶？"曰："否。"太祖曰："漢超，朕之貴臣也，爲其妾不猶愈於農婦乎？使漢超不守關南，尚能保汝家之所有乎？"責而遣之。密使諭漢超曰："亟還其女并所貸，朕姑貰汝，勿復爲也。不足於用，何不以告朕耶？"漢超感泣，誓以死報。在郡十七年，政平訟理，吏民愛之，詣闕求立碑頌德。太祖詔率更令徐鉉撰文賜之。

宋朝初年，改任散指揮都指揮使，領綿州刺史，多次升遷爲控鶴左廂都校，領恩州團練使。隨從平定李重進，不久升爲齊州防禦使兼關南兵馬都監。李漢超在關南，有人控告李漢超强娶他的女兒爲妾以及借錢不償還，太祖召來詢問他說："你的女兒可以嫁什麼樣的人？"回答說："農家。"又問："漢超還没有到關南時，契丹怎樣呢？"回答說："每年苦於被侵犯暴掠。"又問："今天還是這樣嗎？"回答說："不是。"太祖說："漢超，是我的貴臣，做他的妾不是超過做農家婦嗎？假使漢超不守衛關南，還能保住你家所有東西嗎？"責備并遣走了他。太祖秘密派人對漢超說："趕快還人家的女兒連同所借的錢，我姑且寬恕你，再也不能如此。錢不够用，爲什麼不告訴我呢？"李漢超感動流淚，發誓以死相報。在關南十七年，治政訴訟公平合理，官吏百姓愛戴他，到朝廷請求給他立碑歌頌功德。太祖下詔率更令徐鉉撰文賞賜他。

霸州監軍馬仁瑀嘗兄事漢超，多自肆，擅發麾下卒入遼境，剽奪人口、羊馬，由是二將交惡。太祖慮其生變，遣中使賜漢超、仁瑀金帛，令和解之。太平興國初，遷應州觀察使，判齊州，仍爲關南巡檢。二年八月，卒於屯所。太宗甚悼惜，贈太尉、忠武軍節度，中使護葬。漢超善撫士卒，與之同甘苦，死之日，軍中皆流涕。子守恩。

霸州監軍馬仁瑀曾經把李漢超當作兄長來事奉，自己非常放肆，擅自派部下進入遼境，搶奪人口、羊馬，因此二將關係惡化。太祖擔心他們發生變故，派遣宦官賞賜李漢超、馬仁瑀黄金幣帛，命令他們和解。太平興國初年，李漢超升爲應州觀察使，判齊州，仍任關南巡檢。二年八月，去世於任所。太宗很哀痛惋惜，贈官太尉、忠武軍節度使，宦官護喪。李漢超善於安撫士卒，與他們同甘共苦，死的那天，軍中的人都痛哭流涕。兒子李守恩。

李守恩

守恩，少驍果善戰，有父風。初補齊州牙職。開寶二年，太祖親征太原，漢超爲北面行營都監，守恩從父軍中。會契丹遣兵援河東，至定州西嘉山，將入土門，守恩領牙兵數千騎戰敗之。斬首三千級，獲戰馬、器甲甚衆，擒首領二十七人。隨漢超見于行在，賜戎服、金帶、器幣、緡錢，太祖謂左右曰："此稚子能若是，他日將帥才也。"漢超卒，擢爲驍猛軍校，累官至隴州刺史、知靈州。與轉運使陳緯部芻糧過瀚海，爲賊所邀，守恩及子廣文助教象之、隴州衙内指揮使望之、弟寄班守忠皆没。真宗聞之震悼，特贈守恩洪州觀察使。次子祐之、順之、用之、潤之、慶之、成之、藏之。

李守恩，少年時驍勇果敢，善於作戰，有父親的風範。起初補爲齊州牙職。開寶二年，太祖親征太原，李漢超任北面行營都監，李守恩跟隨在父親的軍中。正值契丹派兵增援河東，到了定州西面的嘉山，將進入上門，李守恩率領牙兵幾千騎戰敗他們。斬首三千級，繳獲戰馬、兵器鎧甲很多，捉住首領二十七人。李守恩隨李漢超在皇帝所在地朝見，賞賜戎服、金帶、器幣、緡錢，太祖對左右説："這個小孩能像這樣，他日會是將帥之才。"李漢超死後，李守恩被提拔爲驍勇軍校，多次升官任隴州刺史、靈州知州。與轉運使陳緯統率軍隊送糧草過瀚海，被賊攔截，李守恩以及兒子廣文助教李象之、隴州衙内指揮使李望之、弟弟寄班李守忠都犧牲。真宗聞訊震驚悲傷，特贈官李守恩洪州觀察使。兒子依次爲李祐之、李順之、李用之、李潤之、李慶之、李成之、李藏之。

郭進

郭進，深州博野人。少貧賤，爲鉅鹿富家傭保。有膂力，倜儻任氣，結豪俠，嗜酒蒲博。其家少年患之，欲圖殺進，婦竺氏陰知其謀，以告進，遂走晉陽依漢祖。漢祖壯其材，留帳下。晉開運末，契丹擾邊。漢祖建號太原。契丹主道殂，漢祖將入汴，進請以奇兵間道先趨洺州，因定河北諸郡。累遷乾、坊二州刺史。少帝即位，改磁州。

周廣順初，移淄州。二年，吏民詣觀察使舉留。是秋，遷登州刺史。會群盜攻劫居民，進率鎮兵平之，部内清肅，民吏千餘人詣闕請立《屏盜碑》，許之。顯德初，移衛州。衛、趙、邢、洺間多亡命者，以汲郡依山帶河，易爲出没，伺間椎剽，吏捕之輒遁去，故累歲不能絶其黨類。進備知其情狀，因設計發擿之，數月間剪滅無餘，郡民又請立碑記其事。改洺

郭進，深州博野人。小時候貧賤，是鉅鹿富人家的雇工。有體力，倜儻而不加約束，結交豪俠，嗜酒賭博。富家少年視爲禍患，想圖謀殺了郭進，他的媳婦竺氏暗中知道他的計謀，告訴郭進，郭進於是逃跑到晉陽依附漢祖。漢祖賞識其才能，留作部下。後晉開運末年，契丹侵擾邊境。漢祖在太原建立國號。契丹主半途死亡，漢祖將進入汴州，郭進請求用奇兵抄小道先奔赴洺州，平定河北各州。多次升官爲乾州、坊州二州刺史。少帝即位，改爲磁州刺史。

後周廣順初年，郭進調任淄州刺史。二年，官吏百姓到觀察使處請求留下他。當年秋，改任登州刺史。正逢群盜搶劫當地百姓，郭進率領兵士鏟平他們，轄區内清平，百姓官吏一千多人到朝廷請求立《屏盜碑》，允許。顯德初年，調任衛州。衛州、趙州、邢州、洺州一帶有很多亡命徒，因爲汲郡依山傍河，强盜容易出没，窺測時機，殺人劫財，吏人追捕就逃走，所以連續多年不能鏟絶寇黨。郭進詳細知道他們的真實情況，因此設計相互揭發檢舉，幾個月時間消滅無餘，

州團練使，有善政，郡民復詣闕請立碑頌德，詔左拾遺鄭起撰文賜之。進嘗於城四面植柳，壕中種荷芰蒲薍，後益繁茂。郡民見之有垂涕者，曰："此郭公所種也。"

建隆初，太祖親征澤、潞，遷本州防禦使，充西山巡檢。嘗與曹彬、王全斌入太原境，獲數千人。開寶二年，太祖親征河東，以進爲行營前軍馬軍都指揮使。九年，命將征河東，以進爲河東道、忻代等州行營馬步軍都監，招徠山後諸州民三萬七千餘口。太平興國初，領雲州觀察使，判邢州，仍兼西山巡檢，賜京城道德坊第一區。

四年，車駕將征太原，先命進分兵控石嶺關，爲都部署，以防北邊。契丹果犯關，進大破之，又攻破西龍門寨，俘馘來獻，自是并人喪氣。時田欽祚護石嶺軍，恣爲奸利諸不法事，進雖力不能禁，亦屢形於言。進武人，性剛烈，戰功高，欽祚以他事侵之，心不能甘，自經死，年五十八，欽祚以暴卒聞。太宗悼惜久之，贈安國軍節度，中使護葬。後頗聞其事，因罷欽祚內職，出爲房州團練使。

進有材幹，輕財好施，然性喜殺，士卒小違令，必置於死，居家御婢僕亦然。進在西山，太祖遣戍卒，必諭之曰："汝輩謹奉法。我猶貸汝，郭進殺汝矣。"其御下嚴毅若此。然能以權道任人，嘗有軍校自西山詣闕誣進者，太祖詰知其情狀，謂左右曰："彼有過畏罰，故誣進求免爾。"遣使送與進，令殺之。會并人入寇，進謂誣者曰："汝敢論我，信有膽氣。今捨汝罪，能掩殺并寇，即薦汝於

當地百姓又請求立碑來記這件事。郭進改爲洺州團練使，有善政，當地百姓又到朝廷請求立碑頌揚他的功德，下詔令左拾遺鄭起撰文賜給他。郭進曾經在城的四周種植柳樹，護城河裏種荷芰蒲薍，後來更加繁茂。州民看到後，有人流下眼淚，說："這是郭公種的。"

建隆初年，太祖親征澤州、潞州，郭進升爲本州防禦使，充任西山巡檢。曾經與曹彬、王全斌進入太原境內，俘獲幾千人。開寶二年，太祖親征河東，任命郭進爲行營前軍馬軍都指揮使。九年，命令將領征伐河東，任命郭進爲河東道、忻州代州等州行營馬步軍都監，招徠山後各州百姓三萬七千多人。太平興國初年，領雲州觀察使，判邢州，仍兼西山巡檢，賜給京城道德坊一處宅第。

四年，皇帝將征伐太原，先命令郭進分兵控制石嶺關，任爲都部署，以防禦契丹。契丹果然侵犯石嶺關，郭進大敗他們，又攻破西龍門寨，俘虜和割下敵人左耳來進獻，從此，并州軍喪失膽氣。當時田欽祚統率石嶺軍，恣意做奸邪不法的事，郭進雖然自己不能禁止他，但也多次說到這些事。郭進是武人，性格剛烈，戰功高，田欽祚用其他事情欺凌他，郭進不甘心，上吊自殺而死，享年五十八歲，田欽祚以暴死上報朝廷。太宗悲傷惋惜很久，贈官安國軍節度使，宦官護喪。後來逐漸聽到事情真相，因此罷了田欽祚內職，出朝爲房州團練使。

郭進有才幹，輕財好施，然而生性喜歡殺人，士兵稍稍違背命令，必置於死地，在家對待婢女僕人也一樣。郭進在西山，太祖派遣戍守的士卒，必定對他們說："你們小心遵守法律。我寬大你們，郭進却要殺你們。"他統領部下嚴厲果斷就像這樣。然而他能以權術用人，曾經有個軍校從西山到朝廷誣告郭進，太祖審訊知道這事的真相，對左右說："他有過錯害怕懲罰，所以誣陷郭進請求免罪罷了。"派遣使臣把他送給郭進，下令殺了他。適逢并軍入侵，郭進對誣告的人說："你敢議論我，實在有膽量勇氣。現在饒

朝；如敗，可自投河東。"其人踴躍聽命，果致克捷。進即以聞，乞遷其職，太祖從之。

了你的罪，能趁其不備殺了并寇，就在朝廷推薦你；如果失敗，可自己投奔河東。"這人踴躍聽從命令，果然取得勝利。郭進就把他上報朝廷，請求提升他的職務，太祖聽從了他。

初，開寶中，太祖令有司造宅賜進，悉用筒瓦。有司言，舊制非親王公主之第不可用。帝怒曰："進控扼西山十餘年，使我無北顧憂。我視進豈減兒女耶？亟往督役，無妄言。"太平興國初，又賜宅一區。

當初，開寶年間，太祖下令有關部門建造宅第賞賜郭進，全部用筒瓦。有關部門說，過去的制度如果不是親王和公主的宅第不可以用筒瓦。皇帝生氣說："郭進把守西山十多年，使我没有北邊的顧慮和擔憂。我待郭進難道還能次於兒女嗎？趕快去督促勞役，不要胡說。"太平興國初年，又賞賜郭進一所宅第。

## 牛思進

牛思進者，祁州無極人。少從軍，以膂力聞。嘗取强弓絓於耳，以手引之令滿。又負墻立，力士二人撮其乳曳之，嶷不動，軍中咸異之。太平興國四年，知平定軍，從征河東，石嶺關部署郭進卒，命思進代之。師還，以功改本州團練使。七年，授右千牛衛上將軍致仕，卒。

牛思進，祁州無極人。少年時從軍，以體力聞名。曾經取强弓絆住耳部，用手拉滿弓。又背墻站立，兩個大力士用手指抓着他的乳頭拽他，他屹立不動，軍中都認爲他奇異。太平興國四年，爲平定軍知軍，跟隨征伐河東，石嶺關部署郭進死後，任命牛思進代替他。軍隊回還，因爲立功改本州團練使。七年，授爲右千牛衛上將軍退休，去世。

## 李謙溥

李謙溥字德明，并州盂人。性慷慨，重然諾。父蕘，後唐清泰中，晋祖鎮并門，署爲參謀。天福初，爲開封府推官，使契丹還，上言："屈節外國，非久長策。"時晋祖方父事契丹，不悦其言，出爲汝州魯山令，卒官。

李謙溥字德明，并州盂人。生性慷慨，重視許諾。父親李蕘，後唐清泰年間，晋祖鎮守并門，安排他爲參謀。天福初年，任爲開封府推官，出使契丹回來，進言："屈服外國，不是長久之計。"當時晋祖正把契丹當父親事奉，厭惡他的話，出朝爲汝州魯山令，在任所去世。

謙溥少通《左氏春秋》。從晋祖入汴，補殿直，奉使契丹。少帝即位，改西頭供奉官，漢初，遷東頭。周祖討三叛及守鄴都，謙溥往來宣密命，周祖愛之。廣順初，遷供備庫副使。世宗征劉崇，遼州刺史張乙堅壁不下，遣謙溥單騎説之，乙以城降，以功改閑厩使。師還，留爲晋州兵馬都監。以偏師入河東境，頻致克捷，世宗詔褒美之。

李謙溥年輕時通曉《左氏春秋》。跟隨晋祖進入汴京，補爲殿直，奉命出使契丹。少帝即位，改任西頭供奉官，後漢初年，升爲東頭供奉官。周祖討伐三叛以及守衛鄴都，李謙溥往來宣諭皇帝的密令，周祖喜愛他。廣順初年，升爲供備庫副使。世宗征伐劉崇，遼州刺史張乙堅守壁壘，攻不下來，派遣李謙溥一人騎馬游説他，張乙以城投降，李謙溥因爲立功改爲閑厩使。軍隊回還，留任晋州兵馬都監。以偏師進入河東境内，頻頻取得勝利，世宗下詔褒揚贊美。

會隰州刺史孫義卒，時世宗親征

隰州刺史孫義死去，當時世宗親征淮南，李

淮南，謙溥謂節帥楊廷璋曰："大寧，咽喉要地，不可闕守。且車駕出征，若俟報，則孤城陷矣。"廷璋即署謙溥權隰州事。至郡，亟命浚城隍，嚴兵備，凡八日，并人果以數千騎來寇。時盛暑，謙溥單衣持扇，從二小吏登城，徐步按視戰具。并人退舍，後旬餘，大發衝車攻城。謙溥募敢死士，得百餘人，短兵堅甲，銜枚夜縋出城。會廷璋兵至，合勢夾攻，掩其不及。并人大擾，悉衆遁去。追北數十里，斬首千餘級，時顯德四年也。明年五月，攻破孝義縣，以功領衢州刺史，監軍如故。世宗北征，召赴行在。恭帝即位，爲澶州巡檢使，詔城莫州，數旬而就。改丹州刺史。

謙溥對節度使楊廷璋說："大寧，是咽喉要地，不可缺太守。并且皇上出征，如果等候上報，那麽孤城就陷落了。"楊廷璋就安排李謙溥權隰州事。到了隰州，立即命令挖深護城河，嚴格軍事防備，總共八天，并軍果然以幾千騎兵入侵。時值盛夏，李謙溥穿着單衣拿着扇子，帶兩個小吏登上城樓，慢步巡視作戰器械。并軍退却，十多天後，大量出動衝車攻城。李謙溥招募敢死士兵，得到一百多人，持短兵器，穿堅固鎧甲，口中銜枚，夜裏用繩子墜出城外。正逢楊廷璋的部隊趕到，會合夾攻，突然襲擊。并軍大亂，全軍逃走。追擊敗軍幾十里，斬首一千多級，這時是顯德四年。明年五月，攻占孝義縣，李謙溥因爲立功領衢州刺史，監軍如舊。世宗北征，召李謙溥赴皇帝所在地。恭帝即位，李謙溥任爲澶州巡檢使，下詔築莫州城，幾十天就完成。改任丹州刺史。

建隆四年，移慈州，兼晉、隰緣邊都巡檢，行石州事，以興同寨爲治所。冬，將有事于南郊。太祖命四路進兵，略地太原。鄭州刺史孫延進、絳州刺史沈繼深、通事舍人王睿等師出陰地，以謙溥爲先鋒，會霍邑。謙溥因畫攻取之策，繼深等共沮之，延進不能用。軍還，出白壁關，次谷口，謙溥語諸將曰："王師深入敵境，今既退軍，彼必乘我，諸君當備之。"諸將不答，謙溥獨令所部擐甲。俄追騎果至，延進等倉皇走谷中，獨謙溥麾兵拒之，并人引退。未幾，移隰州刺史。

建隆四年，李謙溥調任慈州刺史，兼晉、隰緣邊都巡檢，行石州事，以興同寨作爲官署。冬天，將在南郊祭祀。太祖命令四路進兵，奪取太原。鄭州刺史孫延進、絳州刺史沈繼深、通事舍人王睿等軍出陰地，任命李謙溥爲先鋒，會師霍邑。李謙溥主張攻取，沈繼深等人共同阻止他，孫延進不能用。軍隊回還，出白壁關，駐宿谷口，李謙溥對諸將說："朝廷的軍隊深入敵境，如今既然退兵，敵人必定追擊我們，諸軍應當防備。"諸將没有答話，李謙溥獨自命令軍隊披上鎧甲。不多時追擊的騎兵果然到來，孫延進等人倉皇逃到谷中，惟獨李謙溥帶兵抵禦他們，并軍撤退。不久，李謙溥調任隰州刺史。

開寶元年，命李繼勳等征太原，以謙溥爲汾州路都監。太祖征晉陽，爲東寨都監。前軍副部署党進遣謙溥伐木西山以給軍用，未至，聞鼓聲，乃并人逼西寨。大將趙贊禦之，并衆未退，謙溥麾所部赴之。太祖遽至觀戰，怪其赴援者非精甲，問之，乃謙溥也，帝甚喜。謙溥在州十年，敵人

開寶元年，命令李繼勳等人征伐太原，任命李謙溥爲汾州路都監。太祖征伐晉陽，任爲東寨都監。前軍副部署党進派遣李謙溥到西山伐木供給軍用，還没有到，就聽到鼓聲，是并軍逼近西寨。大將趙贊抵禦他們，并軍還没有退去，李謙溥指揮軍隊趕來。太祖很快來觀戰，責怪趕來增援的不是精銳，問他們，是李謙溥的軍隊，皇帝很高興。李謙溥在州裏十年，敵人不敢侵犯。有

不敢犯境。有招收將劉進者，勇力絶人，謙溥撫之厚，藉其死力，往來境上，以少擊衆。并人患之，爲蠟丸書以間進，佯遺書道中，晋帥趙贊得之以聞。太祖令械進送闕下，謙溥詰其事，進伏請死。謙溥曰："我以舉宗四十口保汝矣。"即上言進爲并人所惡，此乃反間也。奏至，帝悟，遽令釋之，賜以禁軍都校戎帳、服具，進感激，願擊敵自效。

招收的將領劉進其人，氣力超過他人，李謙溥撫慰他優厚，靠他出死力，往來在邊境上，以少擊多。并軍怕他，寫蠟丸信來離間劉進，假裝把信遺失在路上，晋帥趙贊得到後上報朝廷。太祖命令給劉進上刑具送到朝廷，李謙溥審訊這件事，劉進服罪請求處死。李謙溥說："我以全家四十口人擔保你。"就向皇帝進言説劉進被并軍所恨，這是反間計。奏章送到，皇帝醒悟，立即下令釋放他，賜他禁軍都校戎帳、服具，劉進感激，希望殺敵效力。

開寶三年，召謙溥爲濟州團練使。後邊將失律，復爲晋、隰緣邊巡檢使，邊民聞之喜，争相迎勞於道左。六年，領兵入太原，連拔七寨。八年，以疾求歸，肩輿抵洛，太祖遣中使領太醫就視之。至京師，疾篤，累上章辭禄，不許。明年春，卒，年六十二。太祖甚痛惜之，賻贈有加，葬事官給。

開寶三年，召李謙溥任濟州團練使。後來邊防將領不遵守紀律，李謙溥又任晋、隰緣邊巡檢使，邊民聽到後很高興，争相在道旁迎接慰勞他。六年，他領兵進入太原，接連攻下七寨。八年，因爲生病請求回朝，坐轎到洛，太祖派遣宦官領太醫前去看望。到了京城，病情加重，多次上章辭官，没有答應。明年春，去世，享年六十二歲。太祖很痛惜，贈給助喪財物有所增加，葬費由官方供給。

謙溥與宣祖同里閈，弟謙昇與太祖爲布衣交。其母閻嘗厚待太祖，及即位，數迎入宫中，使左右掖之，不令拜，命坐飲食，話及舊故，賜賚優厚。雍熙中，太宗爲許王納謙昇女爲夫人，以謙昇爲如京副使。謙溥子允則、允正，允則至寧州防禦使。從子允恭爲内殿崇班、閤門祗候。

李謙溥與宣祖同鄉，弟弟李謙昇與太祖是布衣之交。他們的母親閻氏曾經厚待太祖，太祖即位，多次接她進宫，使左右扶持她，不讓她跪拜，叫她坐下飲食，談到舊交，賞賜優厚。雍熙年間，太宗爲許王娶李謙昇的女兒作夫人，任命李讓昇爲如京副使。李謙溥的兒子李允則、李允正，李允則官至寧州防禦使。李謙溥的侄子李允恭爲内殿崇班、閤門祗候。

## 李允正

允正字修己，以蔭補供奉官。太平興國中，掌左藏庫，屢得升殿奏事，太宗頗記憶其舊故。雍熙中，與張平同掌三班，俄爲閤門祗候。四年，遷閤門通事舍人。時女弟適許王，以居第質于宋偓，太宗詰之曰："爾父守邊二十餘年，止有此第耳，何以質之？"允正具以奏，即遣内侍輦錢贖還，搢紳咸賦詩頌美。

李允正字修己，以恩蔭補爲供奉官。太平興國年間，掌管左藏庫，多次得以上殿奏事，太宗多記起他們的舊交。雍熙年間，李允正與張平同時掌管三班，不久任爲閤門祗候。四年，升爲閤門通事舍人。當時他的妹妹嫁給許王，把居住的宅第抵押給宋偓，太宗問他説："你父親守邊二十多年，僅有這一宅第，你爲什麽抵押給他人呢？"李允正把情況全部上奏，就派遣宦官用車拉錢贖回還他，士大夫都賦詩頌美。

淳化中，命討戎、瀘州叛蠻。遷西上閤門副使。太宗慮京城獄囚淹

淳化年間，命令討伐戎州、瀘州叛亂蠻人。李允正升爲西上閤門副使。太宗擔心京城監獄的

繫，命允正提總之。嘗請詔御史臺給開封府司録司、左右軍巡、四排岸司印紙作囚簿，署禁繫月日，條其罪犯，歲滿較其殿最。詔從其請。逾年，開封府上言："京師浩穰，禁繫尤衆，御史府考較之際，胥吏奔命，有妨推鞫，況無欺隱，不煩推校。"卒罷之。允正又提點左右藏，屢乘傳北面，經度邊要。五年，爲衛州修河部署。會建清遠軍積石寨，命詣瀚海部分其役。還，拜西上閤門使、并州駐泊鈐轄。俄代張永德知州事，徙代州。

囚犯拖延不決，任命李允正統管這事。李允正曾經請求下詔御史臺給開封府司録司、左右軍巡、四排岸司用蓋印的紙張作囚犯的簿籍，寫上關押的月日，條列記録他們的罪行，滿一年後比較政績優劣。下詔聽從他的請求。過了一年，開封府上言："京城人口衆多，拘禁在押的人尤其多，御史府考查政績的時候，小吏奔走應命，影響審訊囚犯，况且如果没有欺騙隱瞞，就不必煩勞考校。"最終停止這種做法。李允正又任提點左右藏，多次乘坐驛車到北方，視察管理邊防要事。五年，任爲衛州修河部署。正值建清遠軍積石寨，任命他到瀚海部署這項工程。回來，升爲西上閤門使、并州駐泊鈐轄。不久代替張永德知州事，調任代州知州。

咸平初，使西蜀詢訪民事，還，進秩東上閤門使，歷知鎮、莫二州。又爲并代馬步軍鈐轄。契丹擾邊，車駕駐大名，允正與高瓊率太原軍出土門路來會，召見便殿。所部有廣鋭騎士數百，皆素練習，命允正引以入，賜緡錢。遣屯邢州，與石保吉逐遼人，遼人遁去。俄以兵會大名，復還并代。

咸平初年，李允正出使西蜀察訪民事，回來，提升官階任東上閤門使，歷任鎮州、莫州二州知州。又爲并代馬步軍鈐轄。契丹侵擾邊境，皇帝駐宿在大名，李允正與高瓊率領太原軍從土門路來會合，在便殿召見。李允正部下有廣鋭騎兵幾百人，都訓練有素，皇帝命令李允正帶來，賞賜緡錢。派遣他們駐守邢州，與石保吉驅逐遼人，遼軍逃走。不久帶兵到大名會合，又回并代。

五年，合涇原儀渭、邠寧環慶兩路爲一界，命王漢忠爲都部署，驛召允正爲鈐轄兼安撫都監，即日上道。又命與錢若水同詣洪德、懷安沿邊諸寨經度邊事，加領誠州刺史。七月，罷兩路之職，復任并代鈐轄。每錢若水按巡邊壘，即詔權莅州事。進四方館使，代馬知節爲鄜延部署，兼知延州，改客省使，知定州兼鎮定都鈐轄。

五年，合并涇原儀渭、邠寧環慶兩路爲同一地區，任命王漢忠爲都部署，通過驛傳召李允正爲鈐轄兼安撫都監，即日上路。又命令他與錢若水同到洪德、懷安沿邊各寨巡視管理邊事，加官領誠州刺史。七月，免去兩路的職務，又任爲并代鈐轄。錢若水常常巡視邊防營寨，下詔代理統管州事。李允正升爲四方館使，代替馬知節任鄜延部署，兼延州知州，改爲客省使，定州知州兼鎮定都鈐轄。

大中祥符三年，累表求還。至京師，將祀汾陰，以疾難於扈從，命爲河陽部署以便養。會張崇貴卒，趙德明頗逾軼，亟詔徙允正爲鄜延部署，内侍密詔存諭。禮成，領河州團練使。允正頗知書，性嚴毅，疏財，喜

大中祥符三年，李允正多次上表請求回朝。到京城，皇帝將祭祀汾陰，他因爲生病不能隨行，任命爲河陽部署以便養病。恰值張崇貴去世，趙德明超越職權，急忙下詔調任李允正爲鄜延部署，宦官秘密傳詔書慰諭。禮儀完成，領河州團練使。李允正很有知識，性情嚴厲果敢，疏

自修飭。素病痀僂，以是罕在要近，累典邊任，多殺戮。是秋，徙知永興軍，卒，年五十一。

遠錢財，喜歡修養品德。素來患痀僂病，因此很少在朝廷，多次執掌邊防重任，殺人很多。當年秋，調任永興軍知軍，去世，年五十一歲。

### 姚内斌

姚内斌，平州盧龍人。仕契丹，爲關西巡檢、瓦橋關使。周顯德六年，太祖從世宗北征，兵次瓦橋關，内斌率衆五百人以城降。世宗以爲汝州刺史，吏民詣闕舉留，恭帝詔褒之。内斌本名犯宣祖諱下一字，遂改今名。從平李筠，改虢州刺史。西夏數犯西鄙，以内斌爲慶州刺史兼青、白兩池榷鹽制置使。在郡十數年，西夏畏伏，不敢犯塞，號内斌爲"姚大蟲"，言其武猛也。

姚内斌，平州盧龍人。在契丹做官，爲關西巡檢、瓦橋關使。後周顯德六年，太祖跟隨世宗北征，軍隊駐宿瓦橋關，姚内斌率軍五百以城投降。世宗任命他爲汝州刺史，官吏百姓到京城提出挽留，恭帝下詔書表揚他。姚内斌的本名犯宣祖下一字的諱，於是改爲今名。他跟隨平定李筠，改爲虢州刺史。西夏兵幾次侵犯西部邊疆，任命姚内斌爲慶州刺史兼青、白兩池榷鹽制置使。在慶州十多年，西夏害怕懾服，不敢侵犯邊塞，稱姚内斌叫"姚大蟲"，説他威武勇猛。

初，内斌降，其妻子皆在契丹。乾德四年，子承贊密自幽州來歸。五年，幽州民田光嗣等又以内斌兒女六人間道來歸，太祖并召見，賜以衣服、緡錢、鞍馬，令中使護送還内斌。開寶四年，召赴闕，上待之甚厚，遣歸治所。七年春，暴得疾，卒，年六十四。遣中使護喪，歸葬洛陽，常賻外，賜其子田三十頃。承贊爲供奉官、閤門祇候，死于陣；承鑒至殿中丞。

當初，姚内斌投降，他的妻子兒女都在契丹。乾德四年，他的兒子姚承贊秘密從幽州回來。五年，幽州的百姓田光嗣等人又帶着姚内斌的兒女六人抄小路回來，太祖一同召見他們，賜給衣服、緡錢、鞍馬，命令宦官護送給姚内斌。開寶四年，召姚内斌赴朝廷，皇上待他很優厚，派他回到官署。七年春，突然得病，去世，享年六十四歲。派遣宦官護喪，運回來葬到洛陽，除常規助喪費外，賞賜他的兒子田三十頃。姚承贊爲供奉官、閤門祇候，死於戰陣；姚承鑒官至殿中丞。

### 董遵誨

董遵誨，涿州范陽人。父宗本，善騎射，隸契丹帥趙延壽麾下，嘗以事説延壽不能用。及延壽被執，舉族南奔。漢祖得之，擢拜隨州刺史，署遵誨隨州牙校。周顯德初，世宗北征，大將高懷德，遵誨之舅也，表遵誨從行。師次高平，與晋人遇。將接戰，晋兵未成列，懷德命遵誨先出奇兵擊之，晋人潰，大軍繼進，遂敗之。

董遵誨，涿州范陽人。父親董宗本，擅長騎馬射箭，隸屬契丹帥趙延壽部下，曾經以事情勸説而趙延壽不采納。趙延壽被抓獲以後，全家南逃。漢祖得到他，提升爲隨州刺史，安排董遵誨爲隨州牙校。周顯德初年，世宗北征，大將高懷德，是董遵誨的舅舅，上表推薦董遵誨隨行。軍隊駐宿高平，與晋軍遭遇。將要接戰，晋兵還没有形成隊形，高懷德命令董遵誨先出奇兵突擊他們，晋軍潰敗，大軍跟進，打敗了他們。

二年，討秦、鳳，大將韓通又表遵誨自隨。與賊戰于唐倉，先登陷

二年，討伐秦州、鳳州，大將韓通又上表推薦董遵誨跟隨自己。與敵人在唐倉交戰，董遵誨

陣，擒蜀招討使王鸞以獻，克秦、鳳二州。師還，録其前後功，補東西班押班，又遷驍武指揮使。四年，從世宗征淮南，攻合肥，下之。六年，從韓通平雄、霸二州。

太祖微時，客游至漢東，依宗本，而遵誨憑藉父勢，太祖每避之。遵誨嘗謂太祖曰："每見城上紫雲如蓋，又夢登高臺，遇黑蛇約長百尺餘，俄化龍飛騰東北去，雷電隨之，是何祥也?"太祖皆不對。他日論兵戰事，遵誨理多屈，拂衣而起。太祖乃辭宗本去，自是紫雲漸散。及即位，一日，便殿召見，遵誨伏地請死，帝令左右扶起，因諭之曰："卿尚記往日紫雲及龍化之夢乎?"遵誨再拜呼萬歲。俄而部下有軍卒擊登聞鼓，訴其不法十餘事，太祖釋不問。遵誨益惶愧待罪，太祖召而諭之曰："朕方赦過賞功，豈念舊惡耶？汝可勿復憂，吾將録用汝。"遵誨再拜感泣。又問遵誨："母安在?"遵誨奏曰："母氏在幽州，經患難睽隔。"太祖因令人賂邊民，竊迎其母，送與遵誨。遵誨遣外弟劉綜貢馬以謝，太祖解其所服真珠盤龍衣，命齎賜之。綜曰："遵誨人臣，豈敢當此。"太祖曰："吾方委以方面，不此嫌也。"

會李筠叛澤、潞，令遵誨從慕容延釗討之，遷馬軍都軍頭，因留之鎮守。三年，召歸，再遷爲散員都虞候。乾德六年，以西夏近邊，授通遠軍使。遵誨既至，召諸族酋長，諭以朝廷威德，刲羊釃酒，宴犒甚至，衆皆悦服。後數月，復來擾邊，遵誨率兵深入其境，擊走之，俘斬甚衆，獲羊馬數萬，夷落以定。太祖嘉其功，就拜羅州刺史，使如故。太宗即位，兼領靈州路巡檢。

首先衝鋒陷陣，抓獲蜀招討使王鸞來進獻，攻克秦州、鳳州二州。軍隊回來，記録他前後的功勞，補爲東西班押班，又升爲驍武指揮使。四年，跟從世宗征伐淮南，進攻合肥，攻下。六年，跟從韓通平定雄州、霸州二州。

太祖没有顯達的時候，曾到漢東客游，依靠董宗本，而董遵誨憑藉父親的勢力，太祖常迴避他。董遵誨曾經對太祖説："常看到城樓上空紫雲如同車蓋，又夢見登上高臺，遇到黑蛇長約一百多尺，一會兒化作龍飛往東北去，雷電隨後，這是何吉兆?"太祖都不回答。他日談論戰事，董遵誨的理由大多被駁倒，拂衣而起。太祖就辭别董宗本離去，從此紫雲漸散。太祖即位後，一天，在便殿召見董遵誨，董遵誨伏地稱死罪，太祖命令左右把他扶起，告訴他説："你還記得從前紫雲和化龍的夢嗎?"董遵誨再次下拜呼萬歲。不久董遵誨部下有一士兵擊登聞鼓，控告他違法的十多件事，太祖不加追究。董遵誨更加惶恐待罪，太祖召來告訴他説："我正在赦免罪過獎賞功勞，難道會念前惡嗎？你不要再擔憂，我將録用你。"董遵誨兩次跪拜感動流淚。太祖又問董遵誨："你母親何在?"董遵誨上奏説："母親在幽州，經過患難分開很久。"太祖於是讓人賄賂邊民，偷偷接來他的母親，送給董遵誨。董遵誨派遣表弟劉綜給太祖進獻馬來感謝，太祖脱下他所穿的真珠盤龍衣，命令賞賜給他。劉綜説："董遵誨是臣下，豈敢接受。"太祖説："我正委任他一方的軍政事務，不要疑忌。"

李筠在澤、潞反叛，下令董遵誨跟隨慕容延釗討伐他，董遵誨升爲馬軍都軍頭，留下他鎮守。三年，召回，再升爲散員都虞候。乾德六年，因爲西夏靠近邊境，授爲通遠軍使。董遵誨到任後，召集各族的酋長，曉諭朝廷的威德，殺羊斟酒，宴飲犒勞很周到，大家都心悦誠服。幾個月後，又來侵擾邊境，董遵誨率兵深入他們的境内，打跑他們，俘虜和殺死很多，繳獲羊馬幾萬，夷人部落得以平定。太祖嘉獎他的功勞，就地授爲羅州刺史，使職如同過去。太宗即位，董遵誨兼領靈州路巡檢。

遵誨不知書，豁達無崖岸，多方略，能挽强命中，武藝皆絶人。在通遠軍凡十四年，安撫一面，夏人悦服。嘗有剽略靈武進奉使鞍馬、兵器者，遵誨部署帳下欲討之，夏人懼，盡歸所略，拜伏請罪，遵誨即慰撫令去。自是各謹封略，秋毫不敢犯。歷太祖、太宗朝，委遇始終不替，許以便宜制軍事。太平興國六年，卒，年五十六。帝軫悼久之，遣中使護葬，賵賻加等，録其子嗣宗、嗣榮爲殿直。

董遵誨没有讀過書，但豁達而没有城府，多有謀略，能拉硬弓射箭中的，武藝都超絶於人。在通遠軍總共十四年，安撫一方，夏人心悦誠服。曾經有人搶劫靈武進奉使的鞍馬、兵器，董遵誨部署部下要討伐他們，夏人害怕，全部歸還所搶走的東西，跪拜請罪，董遵誨慰撫他們，叫他們離去。從此各自嚴守疆界，秋毫不敢侵犯。經歷太祖、太宗朝，委任和禮遇始終没有廢棄，允許他自行處理軍事。太平興國六年，去世，年五十六歲。皇帝痛悼許久，派遣宦官護葬，贈給助喪財物增加一等，録用他的兒子董嗣宗、董嗣榮爲殿直。

## 賀惟忠

賀惟忠，忻州定襄人。少勇敢，善騎射。周祖將兵討三叛，惟忠謁於道左，自陳其有武藝，周祖悦之，即留置所部。洎開國，得隸世宗帳下，奏補供奉官，不辭，輒入朝。世宗怒之，及嗣位，終不遷擢。

初授儀鸞副使，令知易州，捍邊有功，尋遷正使。開寶二年，太祖駐常山，以惟忠爲本州刺史兼易、定、祁等州都巡檢使。嘗中流矢，六年，金瘡發而卒。太祖聞之嗟悼，即以其子昭度爲供奉官。

惟忠性剛果，知書，洞曉兵法，有方略。在易州繕完亭障，撫士卒，得其死力，每乘塞用兵，所向必克，威名震北邊，故十餘年間契丹不敢南牧。昭度至西京作坊使。淳化中，知通遠軍，有罪當棄市，减死流商州。

賀惟忠，忻州定襄人。年輕時勇敢，善於騎馬射箭。周祖率兵討伐三叛，賀惟忠在路旁謁見，自己陳述有武藝，周祖喜歡他，就把他留下來安置在自己部下。到開國時，他得以隸屬世宗部下，上奏補爲供奉官，他没有辭謝，就入朝。世宗生氣，繼位後，始終不提拔他。

起初授儀鸞副使，令他爲易州知州，他保衛邊疆有功，不久升爲正使。開寶二年，太祖在常山，任命賀惟忠爲本州刺史兼易州、定州、祁州等州都巡檢使。他曾中流箭，六年，箭傷發作而去世。太祖聽到這個消息嘆息悲傷，授他兒子賀昭度爲供奉官。

賀惟忠性情剛强果敢，有文化知識，深通兵法，有謀略。在易州修治完善邊塞碉堡，安撫士卒，得到他們拼死效力，每次守衛邊塞用兵打仗，所向必勝，威名震動契丹，所以十多年間契丹不敢南侵。賀昭度官至西京作坊使。淳化年間，爲通遠軍知軍，有罪應當處死，減免死罪流放商州。

## 馬仁瑀

馬仁瑀，大名夏津人。十餘歲時，其父令就學，輒逃歸。又遣於鄉校習《孝經》，旬餘不識一字。博士笞之，仁瑀夜中獨往焚學堂，博士僅以身免。常集里中群兒數十人，與之戲，爲行陣之狀，自稱將軍，日與之

馬仁瑀，大名夏津人。十多歲時，他的父親讓他從師學習，總是逃回家。又派他到鄉校學習《孝經》，十多天不識一字。博士用竹板打他，馬仁瑀夜裏獨自前去焚燒學堂，博士僅幸免於死。馬仁瑀常常集中鄉里兒童幾十人，與他游戲，做行軍布陣的樣子，自稱將軍，每天與他們

約，鞭其後期者，群兒皆畏伏。又市果均給之，益相親附。及長，善射，挽弓二百斤。

漢乾祐中，周祖鎮鄴，仁瑀年十六，願隸帳下，周祖素聞其勇，既見甚喜，留置左右。廣順初，補内殿直。世宗嗣位，命衛士習射苑中，仁瑀弓力最勁，而所發多中，賜錦袍、銀帶。會太原劉崇入寇，世宗親征至高平，周師不利，諸將多引退。仁瑀謂衆曰："主辱臣死，安用我輩！"乃控弦躍馬，挺身出陣射賊，斃者數十人，士氣益振，大軍乘之，崇遂敗績。

世宗至上黨，諸將坐失律誅者七十餘人。擢仁瑀爲弓箭控鶴直指揮使，及還京，又遷散指揮使。從征淮南，至楚州，攻水寨。寨中建飛樓高百尺餘，世宗觀之，相去殆二百步，樓上望卒厲聲嫚罵，世宗怒甚，命左右射之，遠莫能及。仁瑀引滿，應弦而顛。及淮南平，身被數十創，賜以良藥，遷内殿直都虞候。又從平三關。恭帝嗣位，詔從太祖北伐。

初以佐命功授散員都指揮使，領貴州刺史，俄遷鐵騎右廂都指揮使，又爲虎捷左廂都指揮使，領扶州團練使。從平澤、潞，以功領常州防禦使，改龍捷左廂都指揮使。建隆二年，改領岳州防禦使，俄又移領漢州。

初，詔仁瑀等領荆湖諸郡，不數歲，復其地。至是，將征蜀，又詔領川、峽諸郡，遂平之。先是，薛居正知貢舉，仁瑀私囑所與者，榜出，無其人。聞喜宴日，仁瑀酒酣，携所囑者詣居正切責之。爲御史中丞劉温叟所劾，帝優容之。王繼勳以后族驕恣，凌蔑將帥，人皆引避。獨仁瑀詗

相約，鞭打那些遲到的人，兒童們都畏懼佩服。馬仁瑀又買果子平均分給他們，他們更加親近依附他。長大以後，擅長射箭，拉二百斤弓。

後漢乾祐年間，周祖鎮守鄴，馬仁瑀十六歲，希望隸屬部下，周祖平素聽説他勇敢，見到他很高興，留下安置在左右。廣順初年，補爲内殿直。世宗繼位，命令衛士在御苑練習射箭，馬仁瑀弓力最大，而所發的箭大多射中，賞賜錦袍、銀帶。太原劉崇入侵，世宗親征到高平，後周軍失利，將領們大多撤退。馬仁瑀對衆人説："皇上受辱臣下赴死，爲何用我們這些人！"於是拉弓上馬，挺身出陣射殺敵人，殺死幾十人，士氣更加振作，大軍乘勢進擊，劉崇於是失敗。

世宗到上黨，將領們因戰事失利被殺了七十多人。提拔馬仁瑀爲弓箭控鶴直指揮使，回京以後，又升爲散指揮使。跟隨征伐淮南，到了楚州，攻打水寨。寨中建凌空高樓高一百多尺，世宗觀察，相距大概二百步，樓上瞭望的士兵大聲謾罵，世宗很憤怒，命令左右射他，因爲遠而射不到。馬仁瑀拉滿弦，那個士兵應弦倒下。淮南平定後，馬仁瑀身受幾十處傷，賞賜他良藥，升爲内殿直都虞候。又跟隨平定三關。恭帝即位，下詔跟隨太祖北伐。

起初馬仁瑀因爲輔佐立國的功勞授爲散員都指揮使，領貴州刺史，不久升爲鐵騎右廂都指揮使，又爲虎捷左廂都指揮使，領扶州團練使。跟隨平定澤、潞，因爲立功領常州防禦使，改爲龍捷左廂都指揮使。建隆二年，改爲領岳州防禦使，不久，又調爲領漢州防禦使。

起初，下詔馬仁瑀等領荆湖各州，幾年後，收復這個地區。到這時，將要征伐蜀，又下詔他領川、峽各州，平定這些地區。此前，薛居正知貢舉，馬仁瑀私下請求録用所結交的人，出榜，没有這個人。聞喜宴的日子，馬仁瑀喝醉了酒，帶上所請托之人到薛居正處責備他。被御史中丞劉温叟彈劾，皇帝寬容了他。王繼勳憑藉是皇后親族驕横不法，欺凌蔑視將帥，人們都迴避他。

氣不相下，嘗攘臂欲毆之。會帝將講武郊外，遂欲相圖，各勒所部兵私市白梃。太祖密知之，詔罷講武，出仁瑀爲密州防禦使。

獨有馬仁瑀不相讓，曾經捋袖露臂想打他。正逢皇帝將在郊外講習武事，於是想互相報復，各自統率士兵私自買白色棍棒。太祖秘密知道了這件事，下詔停止講習武事，馬仁瑀出京爲密州防禦使。

太祖征晉陽，命仁瑀率師巡邊，至上谷、漁陽。契丹素聞仁瑀名，不敢出，因縱兵大掠，俘生口、牛羊數萬計。駕還，仁瑀歸治所。明年，群盜起兗州，賊首周弼、毛襲甚勇悍，材貌奇偉，弼號曰“長脚龍”。監軍討捕數不利，詔仁瑀掩擊。仁瑀率帳下十餘卒入泰山，擒弼，盡獲其黨，魯郊遂寧。

太祖征伐晉陽，命令馬仁瑀率軍巡視邊境，到了上谷、漁陽。契丹平時知道馬仁瑀勇敢善戰，不敢出兵，乘機派兵搶奪，得俘虜、牛羊數以萬計。太祖回還，馬仁瑀回到官署。第二年，盜賊在兗州起事，盜賊首領周弼、毛襲十分勇猛强悍，身材面貌奇特雄偉，周弼外號“長脚龍”。監軍多次討伐追捕失敗，下詔馬仁瑀襲擊。馬仁瑀率領部下十多個士兵進入泰山，捉住周弼，捕獲全部黨徒，魯郊就此安寧。

開寶四年，遷瀛州防禦使。兄子嘗因醉誤殺平民，繫獄當死。民家自言非有宿憾，但過誤爾，願以過失殺傷論。仁瑀曰：“我爲長吏，而兄子殺人，此怙勢爾，非過失也。豈敢以私親而亂國法哉?”遂論如律，給民家布帛爲棺斂具。太平興國初，移知遼州。四年，車駕征太原，命仁瑀與成州刺史慕容超、飛龍使白重貴、八作使李繼昇分兵攻城。及征范陽，命仁瑀率禁兵擊契丹於盧龍北，契丹兵奔潰。師還，遷朔州觀察使，判瀛州事。七年，卒，年五十。贈河西軍節度，葬事官給。

開寶四年，升爲瀛州防禦使。他哥哥的兒子因爲酒醉誤殺平民，拘禁在監獄中罪當處死。平民家自稱没有舊恨，祇是過失誤殺罷了，希望按過失殺死殺傷定罪。馬仁瑀説：“我是長官，我哥哥的兒子殺人，這是仗勢欺人，不是過失。怎麽敢因爲是自己的親屬而違犯國法呢?”便按法律定罪，給平民家布帛作喪葬費。太平興國初年，馬仁瑀調任遼州知州。四年，皇帝征伐太原，命令馬仁瑀與成州刺史慕容超、飛龍使白重貴、八作使李繼昇分兵攻城。征伐范陽時，命令馬仁瑀率領禁軍在盧龍北面進擊契丹，契丹兵奔逃潰敗。軍隊回來，升爲朔州觀察使，判瀛州事。七年，去世，年五十歲。贈官河西軍節度，葬費由官方供給。

論曰：宋初，交、廣、劍南、太原各稱大號，荆湖、江表止通貢奉，契丹相抗，西夏未服。太祖常注意於謀帥，命李漢超屯關南，馬仁瑀守瀛州，韓令坤鎮常山，賀惟忠守易州，何繼筠領棣州，以拒北敵。又以郭進控西山，武守琪戍晉州，李謙溥守隰州，李繼勳鎮昭義，以禦太原。趙贊屯延州，姚内斌守慶州，董遵誨屯環州，王彦昇守原州，馮繼業鎮靈武，

論曰：宋朝初年，交州、廣州、劍南、太原各自稱帝立國，荆湖、江表僅是通使進貢，契丹對抗，西夏没有臣服。太祖常常注意尋求主帥人選，任命李漢超駐軍關南，馬仁瑀守衛瀛州，韓令坤鎮守常山，賀惟忠守衛易州，何繼筠領棣州，抵禦契丹。又任命郭進控制西山，武守琪戍守晉州，李謙溥守衛隰州，李繼勳鎮守昭義，防禦太原。趙贊駐軍延州，姚内斌守衛慶州，董遵誨駐軍環州，王彦昇守衛原州，馮繼業鎮守靈武，防備西夏。其中親族在京師的，撫慰他們很

以備西夏。其族在京師者，撫之甚厚。郡中管榷之利，悉以與之。恣其貿易，免其所過征稅，許其召募亡命以爲爪牙。凡軍中事皆得便宜，每來朝必召對命坐，厚爲飲食，錫賚以遣之。由是邊臣富貲，能養死士，使爲間諜，洞知敵情；及其入侵，設伏掩擊，多致克捷，二十年間無西北之憂。以至命將出師，平西蜀，拓湖湘，下嶺表，克江南，所向遂志，蓋能推赤心以馭群下之所致也。

若李進卿、楊美亦專師西征，而美居北海，以樂易結民心，誠得爲政之本。延渥、承矩、守恩、允正皆紹先業，以勛名著。承矩議屯田，贊和好，其謀甚遠。守恩以果敢死事。宋之武功，於斯爲盛焉。

優厚。州中官府專賣之利，全部拿來給他們。聽任他們貿易，免除他們的稅收，允許他們招募亡命之徒做士兵。凡是軍中的事情都能够自行處理，每次到朝廷必定召來回答提問叫他們坐下，豐厚地提供飲食，賞賜錢財送他們回去。因此守邊大臣富裕，能够供養敢死之士，使他們作間諜，十分瞭解敵情；敵人入侵時，設下伏兵突然襲擊，常常取得勝利，二十年間沒有西部北部的憂患。以致任命將領出動軍隊，平定西蜀，開拓湖湘，攻取嶺表，攻克江南，都能所向披靡，這是以真誠之心來駕馭衆將的結果。

像李進卿、楊美也專權率軍西征，而且楊美在北海，靠和樂平易得民心，確實得到治理政務的根本。李延渥、何承矩、李守恩、李允正都繼承前輩的事業，以功勛著名。何承矩議論屯田，贊成和好，他的謀略很長遠。李守恩以果敢爲國事效死。宋代的武功，以這時候最爲興盛。

# 宋史卷二百七十四

## 列傳第三十三

王贊　張保續　趙玭　盧懷忠　王繼勳　丁德裕　張延通　梁迥
史珪　田欽祚　侯贇　王文寶　翟守素　王侁　劉審瓊

### 王贊

王贊，澶州觀城人。少爲小吏，累遷本州馬步軍都虞候。周世宗鎮澶淵，每旬決囚，贊引律令辨析中理，問之，知其嘗事學問，即署右職。及即位，補東頭供奉官，累遷右驍衛將軍、三司副使。時張美爲使，世宗問："京城衛兵歲廩幾何?"美不能對，贊代奏甚析，美因是銜之。及征關南，言於世宗，以贊爲客省使，領河北諸州計度使。五代以來，姑息藩鎮，有司不敢繩以法。贊所至，發擿奸伏，無所畏忌，振擧綱領，號爲稱職，由是邊臣切齒。師還，復爲三司副使。

王贊，澶州觀城人。青年時是小吏，多次升官爲本州馬步軍都虞候。周世宗鎮守澶淵，每十天判決囚犯死刑時，王贊援引律令辨析合理，問他，知道他曾經做過學問，就給他安排重要職位。世宗即位後，王贊補爲東頭供奉官，多次升遷爲右驍衛將軍、三司副使。當時張美任三司使，世宗問："京城衛兵每年官糧多少?"張美不能回答，王贊代替他上奏很清楚，張美因此懷恨他。等到征伐關南，張美向世宗進言，任命王贊爲客省使，統領河北諸州計度使。五代以來，姑息藩鎮節度使，有關部門不敢繩之以法。王贊所到之處，揭發檢舉奸邪隱患，無所顧忌，振擧綱領，號爲稱職，因此守邊之臣對他切齒痛恨。軍隊回來，又任爲三司副使。

建隆初，始平李重進，太祖素知贊材幹，可委以完葺，即令知揚州。既行，舟覆於閶橋下，溺死，親屬隨没者三人。上甚嗟悼，謂左右曰："溺吾樞密使矣!"蓋將大用也。賻其家絹三百匹，米麥各二百斛。

建隆初年，剛平定李重進，太祖平時知道王贊的才幹，可以委任他完成州事，就讓他爲揚州知州。出發後，在閶橋下翻船，淹死，親屬跟隨淹死的有三人。皇上很悲傷，對左右説："淹死了我的樞密使!"大概是將要大用。贈助喪絹三百匹，米麥各二百斛。

### 張保續

張保續字嗣光，京兆萬年人。父洪，唐左武衛上將軍，保續以蔭補太廟齋郎。梁貞明中，調補臨濟尉，選充四方館通事舍人。後唐天成初，領瓜州官告國信副使，郊祀，改右贊

張保續字嗣光，京兆萬年人。父親張洪，在唐朝爲左武衛上將軍，張保續以恩蔭補爲太廟齋郎。後梁貞明年間，補爲臨濟尉，選任爲四方館通事舍人。後唐天成初年，領瓜州官告國信副使。舉行郊祀，改爲右贊善大夫。

善大夫。

晉天福中，歷太府、光禄二少卿，職同正，領通事舍人。開運二年，契丹入寇，杜重威、李守貞、符彦卿等率兵禦之。命保續馳騎往來軍中諭機事。既而大破敵於陽城，使還，以本官充西上閤門副使。明年，使荆南，復命轉東上閤門副使。契丹犯闕，被驅北徙，留范陽，歲餘逃歸。

後晉天福年間，張保續歷任太府、光禄二少卿，職務同正職，領通事舍人。開運二年，契丹入侵，杜重威、李守貞、符彦卿等人領兵抵禦。命令張保續騎馬奔馳往來軍中傳諭機密要事。不久在陽城大敗敵人，回來，以本官充任西上閤門副使。第二年，出使荆南，又任命他轉爲東上閤門副使。契丹出兵侵犯京城，他被驅趕北上，留在范陽，一年多後逃了回來。

漢乾祐初，出爲隴州防禦使。周祖革命，召爲東上閤門副使，從平慕容彦超。累遷引進副使、知閤門事。世宗即位，授西上閤門使。明年，進秩東上閤門使。從上征淮南，會壽州納款，遣保續先往慰撫，及劉仁贍率將卒出降，以功遷判四方館事，就遷客省使。從平瓦橋關，奉使吴越。

後漢乾祐初年，張保續出朝爲隴州防禦使。周祖立國，召張保續任爲東上閤門副使，跟隨平定慕容彦超。多次升遷爲引進副使、知閤門事。世宗即位，授西上閤門使。第二年，進升爲東上閤門使。跟隨皇上征伐淮南，正值壽州歸順，派遣他先去撫慰，劉仁贍率領將士出來投降，他因爲有功升爲判四方館事，就地升爲客省使。跟隨平定瓦橋關，奉命出使吴越。

宋初，遷衛尉卿，判四方館、客省、閤門事。保續性介直，好儉素，在閤門前後四十年，善宣贊辭，令聽者傾聳。累使藩國不辱命，歷事六朝，未嘗有過。從征李筠，以足疾留河内，後歸京師。建隆三年，卒，年六十四。

宋朝初年，張保續升爲衛尉卿，判四方館、客省、閤門事。張保續性情耿直，喜歡節儉樸素，在閤門前後四十年，擅長宣讀頌辭，能使人傾耳敬聽。多次出使藩國不辱使命，經歷六朝爲官，不曾有過錯誤。跟隨征伐李筠，因爲脚病留在河内，後來回到京城。建隆三年去世，享年六十四歲。

**趙玭**

趙玭，澶州人。家富於財。晉天福中，以納粟助邊用，補集賢小史，調濮州司户參軍。刺史白重進以其年少，欲試以事，因以滯獄授之。玭爲平決，悉能中理。重進移刺虢、成二州，連辟爲從事。會契丹構難，秦帥何重建獻地於蜀，孟知祥署高彦儔秦州節度，成爲支郡，因署玭秦、成、階等州觀察判官。

趙玭，澶州人。家裏富有錢財。後晉天福年間，因爲交納糧食資助邊防之用，補爲集賢小史，調爲濮州司户參軍。刺史白重進認爲他年輕，想試用他任事，因而把拖延的刑事案件交給他處理。趙玭判案，都能切中事理。白重進調任虢州、成州二州刺史，連續徵召他爲從事。正逢與契丹結成冤仇，秦帥何重建把地盤獻給蜀，孟知祥安排高彦儔爲秦州節度使，成州成了支州，因此安排趙玭任秦州、成州、階州等州觀察判官。

周顯德初，命王景帥兵討秦鳳。彦儔出兵救援，未至，聞軍敗，因潰

後周顯德初年，命令王景率領軍隊討伐秦鳳。高彦儔出兵救援，没有到，聽説兵敗，因而

歸。玭閉門不納，召官屬諭之曰："今中朝兵甲無敵於天下，自用師西征，戰無不勝。蜀中所遣，將皆武勇者，卒皆驍鋭者，然殺戮遁逃之外，幾無孑遺。我輩安忍坐受其禍？去危就安，當在今日。"衆皆俯伏聽命。玭遂以城歸朝。世宗欲命以藩鎮，宰相范質不可，乃授郢州刺史，歷汝、密、澤三州刺史。

潰逃回來。趙玭閉門不接納，召集官屬對他們説："如今中原朝廷的軍隊無敵於天下，自從用兵西征，戰無不勝。蜀中派遣的，將領都是勇武的人，士兵都是驍勇精鋭的人，然而除了被殺戮和遁逃之外，幾乎没有生還者。我們這些人怎麽忍心坐着承受這樣的災禍？避離危險以求安全，應當在今天。"大家都俯首聽命。趙玭於是以城歸附後周。世宗想任命他爲節度使，宰相范質認爲不可，便授郢州刺史，歷任汝州、密州、澤州三州刺史。

建隆中，入爲宗正卿。乾德初，出爲泰州刺史。二年，改左監門衛大將軍、判三司。玭狂躁婞直，多忤上旨，太祖頗優容之。嘗廉得宰相趙普私市秦、隴大木事，潜以奏白，然懼普知，因稱足疾求解職。五年春，罷使，守本官。自是累獻密疏，皆留中不出，常疑普中傷。六年，詣闕，納所授告命，詔勒歸私第。又請退居鄆州，不許。玭不勝忿，逾年，伺普入朝，馬前揚言其短。上聞之，召玭及普於便殿，面質其事。玭大言詆普販木規利，上怒，促令集百官逐普，且諭其事。王溥等奏玭誣罔大臣，普事得解。上詰責玭，命武士撾之，令御史鞫於殿庭。普爲營救，得寬其罰，黜爲汝州牙校。太平興國三年，卒，年五十八。

建隆年間，趙玭入朝爲宗正卿。乾德初年，出朝爲泰州刺史。二年，改爲左監門衛大將軍、判三司。趙玭急躁剛直，常常不合皇上的旨意，太祖頗爲寬容他。他曾經查訪得知宰相趙普私自出售秦州、隴州木材的事，暗中把這事奏報皇帝，然而懼怕趙普知道，因此説有脚病請求解除官職。五年春，罷使職，守本官。從此多次獻上秘密奏疏，都留在禁中不批示，常常懷疑是趙普中傷他。六年，到朝廷，交納授任官職的告命，下詔勒令回到私人住宅。他又請求退居鄆州，不允許。趙玭十分忿恨，過了一年，探知趙普入朝，在馬前大聲宣揚趙普的短處。皇上聽到這件事，召趙玭及趙普到便殿，當面對質這件事。趙玭極力詆毁趙普販賣木材謀取私利，皇上發怒，急令集中百官驅逐趙普，并且告訴他們這件事。王溥等人上奏趙玭誣蔑大臣，趙普的事得以解決。皇上責問趙玭，命令武士鞭打他，叫御史在宫殿審訊。趙普營救他，得以放寬對他的懲罰，貶爲汝州牙校。太平興國三年，去世，享年五十八歲。

## 盧懷忠

盧懷忠，瀛州河間人。少有膂力，善騎射。漢乾祐初，寓居河中，值李守貞之叛，周祖圍其城，懷忠夜逾城出見，陳攻取便宜。河中平，奏補供奉官。從征慕容彦超於兖州。顯德初，監沂州軍，以所部破海州，功居多。世宗議北征，先遣懷忠按視出師道路。三關平，遷如京副使。

盧懷忠，瀛州河間人。少年時有體力，擅長騎馬射箭。後漢乾祐初年，客居河中，正值李守貞叛亂，周祖包圍這座城，盧懷忠夜裏翻城出來拜見，陳述攻取的策略。河中平定，上奏補爲供奉官。跟隨到兖州征伐慕容彦超。顯德初年，監沂州軍，帶領軍隊攻占海州，功勞頗多。世宗議論北征，先派盧懷忠察看出兵的道路。三關平定，升爲如京副使。

宋初，遷内酒坊副使。會朗州軍亂，太祖將出師致討，遣懷忠使荆南，因謂曰："江陵人情去就，山川向背，我欲盡知之。"懷忠使還奏曰："繼冲甲兵雖整，而控弦不過三萬；年穀雖登，而民苦於暴斂。南通長沙，東距金陵，西迫巴蜀，北奉朝廷。觀其形勢，蓋日不暇給矣。"太祖召宰相范質等謂曰："江陵四分五裂之國，今出師湖南，假道荆渚，因而下之，萬全策也。"即以懷忠爲前軍步軍都監。荆湖平，以功遷内酒坊使。

宋朝初年，盧懷忠升爲内酒坊副使。正值朗州軍作亂，太祖將出兵去討伐，派遣盧懷忠出使荆南，因而對他説："江陵人情的依違，山川的向背，我想全都知道。"盧懷忠出使回來上奏説："繼冲的軍備武器雖然整齊，然而士兵不過三萬；一年穀物雖然豐收，然而百姓苦於横徵暴斂。他們南面靠近長沙，東面到達金陵，西南逼近巴蜀，北面是我國。觀察他們的形勢，大概是日不暇給了。"太祖召宰相范質等人對他們説："江陵是四分五裂的國家，如今出兵湖南，向荆渚借道，乘此攻下，是萬全之策。"就任命盧懷忠爲前軍步軍都監。荆湖平定，盧懷忠因爲立功升爲内酒坊使。

乾德二年，改判四方館事，知江陵府。四年，王師伐蜀。江陵當峽、江會衝，以供億之勞，遷客省使。又明年，使江南還，中途遇疾，肩輿歸京師。太祖遣醫丸艾以賜之，未幾卒，年四十九。大中祥符四年，録其子熙爲校書郎。

乾德二年，盧懷忠改爲判四方館事，江陵府知府。四年，朝廷軍隊伐蜀。江陵是峽、長江匯合的要衝，盧懷忠以提供軍需的功勞，升爲客省使。又明年，出使江南回來，途中生病，用便轎抬回京城。太祖派醫生送藥丸艾草賜給他，不久去世，年四十九歲。大中祥符四年，録用他的兒子盧熙爲校書郎。

**王繼勳**

王繼勳，陝州平陸人。隷河中府爲牙校。李守貞之叛，令繼勳據潼關，爲郭從義所破，走還河中。俄白文珂、劉詞領兵至城下，守貞又遣繼勳與其愛將聶知遇夜出攻河西寨，復爲漢兵所敗，被創而遁。繼勳度守貞必敗，遂逾城出降，周祖奏補供奉官。廣順初，領汾州刺史，充晋、磁、隰等州緣邊巡檢，歷憲、麟、石、磁四州刺史。

王繼勳，陝州平陸人。隷屬於河中府做牙校。李守貞反叛，下令王繼勳據守潼關，被郭從義攻破，逃回河中。不久，白文珂、劉詞領兵到了城下，李守貞又派遣王繼勳與他的愛將聶知遇夜裏出兵攻打河西寨，又被後漢兵打敗，受傷而逃走。王繼勳估計李守貞必定失敗，於是翻城出來投降，周祖奏補爲供奉官。廣順初年，領汾州刺史，充任晋州、磁州、隰州等州緣邊巡檢，歷任憲州、麟州、石州、磁州四州刺史。

宋初，遷磁州團練使，坐境上用兵失律、荆罕儒陷陣，責授右監門衛率。初平荆襄，命權知道州，未幾，授本州刺史。州境與廣南接，劉鋹屢引兵入寇，繼勳因上言嶺表可圖之狀。及王師南伐，以爲賀州道行營馬步軍都監。繼勳有武勇，在軍陣，常用鐵鞭、鐵槊、鐵檛，軍中目爲"王

宋朝初年，升爲磁州團練使，因在邊境上用兵失利、荆罕儒陣亡而得罪，責降授爲右監門衛率。平定荆襄之初，任命他權知道州，不久，授本州刺史。道州邊境與廣南相接，劉鋹多次領兵入侵，王繼勳因此進言嶺表可以圖謀的情况。等到朝廷軍隊南伐，任命爲賀州道行營馬步軍都監。王繼勳有武有勇，在戰場上，常常使用鐵鞭、鐵槊、鐵檛，軍中稱他叫"王三鐵"。

三鐵”。

**丁德裕**

丁德裕，洺州臨洺人。父審琦，彰武軍節度。周廣順初，以蔭補供奉官。

宋初，歷通事舍人、西上閤門副使。建隆三年，遷東上閤門使。從慕容延釗平荆湖，以功授引進使。又與潘美、尹崇珂克郴州，遷客省使。

乾德五年，遷内客省使。時成都初平，群寇大起，用爲西川都巡檢使，與閤門副使張延通同率師討之，擒賊帥康祚，磔於市。歲餘，盡平其黨。頗與延通不協，歸朝，告其陰事，延通坐棄市。又奏轉運使、禮部郎中李鉉嘗醉酒言涉指斥，上怒，驛召鉉下御史案之。鉉言德裕在蜀日屢以事請求，多拒之，皆有狀。御史以聞。太祖悟，止坐鉉酒失，責授左贊善大夫。

未幾，德裕亦出知潞州。會征江南，遣德裕爲常州行營兵馬都監，領吴越兵，助主帥進討。常州平，命權知州事。又改昇州東南路行營都監，敗潤州軍五千餘於城下。及拔潤州，移領常、潤等州經略巡檢使。德裕以傾險爲衆所惡，恃勢剛狠，不恤士卒，黷貨無厭，越人苦之。錢俶奏其事，貶房州刺史，卒。

丁德裕，洺州臨洺人。父親丁審琦，爲彰武軍節度使。後周廣順初年，丁德裕以恩蔭補爲供奉官。

宋朝初年，歷任通事舍人、西上閤門副使。建隆三年，升東上閤門使。跟隨慕容延釗平定荆湖，因爲立功授引進使。又與潘美、尹崇珂攻克郴州，升爲客省使。

乾德五年，升爲内客省使。當時成都剛剛平定，盜賊大規模起事，朝廷任他爲西川都巡檢使，與閤門副使張延通共同率軍討伐盜賊，捉獲賊帥康祚，碎尸街市。一年多以後，全部鏟平他們的黨羽。他漸漸與張延通不合，回到朝廷，告發張延通不可告人之事，張延通犯罪處死棄尸街市。他又上奏轉運使、禮部郎中李鉉曾經酒醉時説話斥責朝廷，皇上發怒，驛傳召來李鉉下御史臺審訊。李鉉説丁德裕在蜀時多次以事請求，大多拒絶他，都有事實。御史據以上報。太祖醒悟，僅定李鉉酒醉過失，責降授爲左贊善大夫。

不多時，丁德裕也出朝爲潞州知州。征伐江南，派遣他任常州行營兵馬都監，統領吴越兵，輔助主帥進軍討伐。常州平定，任命他權知州事。又改任昇州東南路行營都監，在城下打敗潤州軍五千多人。攻下潤州後，調爲領常州、潤州等州經略巡檢使。丁德裕因爲奸詐被衆人所憎惡，依仗勢力傲慢凶狠，不體恤士兵，貪污受賄没有滿足，越人被他所苦。錢俶奏報他的事，貶爲房州刺史，去世。

**張延通**

張延通，潞州潞城人。父彦成，周右金吾衛上將軍。延通性穎悟，有才幹，蔭補供奉官。

宋初，歷通事舍人，遷東上閤門副使。開寶中，爲西川兵馬都監。太祖以蜀寇未平，命同内客省使丁德裕、引進副使王班、内臣張嶼領兵屯蜀部。德裕頗專恣，延通面質其短，德裕銜之；又與張嶼不協，延通亦爲

張延通，潞州潞城人。父親張彦成，在後周爲右金吾衛上將軍。張延通生性聰明，有才幹，以恩蔭補爲供奉官。

宋朝初年，歷任通事舍人，升爲東上閤門副使。開寶年間，爲西川兵馬都監。太祖因爲蜀地盜寇没有平定，命令他同内客省使丁德裕、引進副使王班、内臣張嶼領兵駐守蜀地。丁德裕專斷横行，張延通當面説他的短處，丁德裕懷恨他；丁德裕又與張嶼不和，張延通也爲他們和解，丁

和解之，德裕疑延通與嶼爲黨，益不悦。會太祖征太原，有使自行在至，備言太祖當盛暑躬冒矢石，勞頓萬狀。延通曰："主上勤勞若此，而吾輩日享安樂。"蓋言不自安也。德裕不答。會張嶼先歸闕，太祖賜予甚厚。延通、德裕繼至，則召延通顧問，而待德裕稍薄。德裕頗疑懼，遂奏延通嘗對衆言涉指斥，且多不法事，指嶼爲黨。太祖怒，即收延通、張嶼及王班下御史臺鞫之，延通等引伏。太祖始欲捨之，及引問，延通抗對不遜，遂斬之。嶼、班并内臣王仁吉并杖脊，嶼配流沙門島，班許州，仁吉西窑務，時開寶二年也。

## 梁迥

梁迥，博州聊城人。少爲吏部小史。周世宗在藩邸日，得給事左右。及嗣位，補殿直，改供奉官，四遷至左藏庫使。

太祖將討西蜀，以迥監秦州戍兵。蜀平，改監霸州兵，轉宫苑使。從征太原還，會命蜀州刺史聶章爲沁州兵馬部署，以迥監其軍。無何，并人入寇，迥與閻彦進同率兵擊敗之，以功遷東上閤門使。開寶五年，命爲廣南道兵馬都監，兼諸州巡檢。

八年，奉使江南。迥素貪冒，外務矯飾，初若嚴毅不可犯，雖饋食亦不受，江南人頗憚之。既而奉以貲貨，殆直數萬緡，迥即大喜過望，登舟縱酒，繼日宴樂。及歸，戀戀不發，人多笑之。暨王師伐金陵，命迥與潘美、劉遇率步兵先赴荆南。且以迥護行營步兵及左廂戰棹，與吴人戰采石，殺獲甚衆。江南平，以功領順州團練使。

太宗即位，判四方館事，領禁軍

德裕懷疑張延通與張嶼是同黨，更加不高興。太祖征伐太原，有使臣從太祖所在地來，詳盡地講述太祖面對盛暑親自冒着箭石的危險，萬般辛苦勞累。張延通説："皇上如此勤勞，而我們這些人每天享受安樂。"是説自己心裏不安。丁德裕没有回答。張嶼先回朝廷，太祖的賜給很豐厚。張延通、丁德裕緊隨來到，太祖就召張延通詢問，而對待丁德裕稍薄了些。丁德裕很恐懼懷疑，於是上奏張延通曾經對着衆人説話指責朝廷，并且多行不法之事，指責張嶼是同黨。太祖發怒，即刻拘捕張延通、張嶼和王班在御史臺審訊，張延通等人招供。太祖起初想開脱他們，等到帶來詢問，張延通直言回答而不恭敬，於是斬了他。張嶼、王班連同宦官王仁吉一起杖刑脊背，張嶼發配流放沙門島，王班發配許州，王仁吉降爲西窑務，當時是開寶二年。

梁迥，博州聊城人。青年時爲吏部小史。周世宗在王府時，得以在左右供職。世宗繼位以後，補爲殿直，改爲供奉官，四次升遷到左藏庫使。

太祖將要討伐西蜀，任命梁迥監秦州戍兵。蜀平定，梁迥改任監霸州兵，轉爲宫苑使。跟隨征伐太原回來，正值任命蜀州刺史聶章爲沁州兵馬部署，任命梁迥爲監軍。不久，并軍入侵，梁迥與閻彦進共同率兵擊敗他們，梁迥因功升爲東上閤門使。開寶五年，任命爲廣南道兵馬都監，兼諸州巡檢。

八年，奉命出使江南。梁迥平素貪財圖利，外表務求掩飾真情，起初好像嚴厲堅定，即使饋贈食物也不接受，江南人很怕他。然而送給他財貨，差不多值幾萬緡，梁迥就大喜過望，登船縱酒，連日宴飲作樂。等到回來時，還戀戀不捨，不想出發，人們大多笑話他。朝廷軍隊攻打金陵時，命令梁迥與潘美、劉遇率兵先赴荆南。并且任命梁迥統率行營步兵以及左廂戰棹，與吴人在采石交戰，殺死俘獲很多。江南平定，梁迥因功領順州團練使。

太宗即位，梁迥判四方館事，領禁軍戍守澤

戍澤州。太平興國三年，錢俶來朝，命往淮、泗迎勞。夏，汴水大决，詔迥發畿内丁男三千護塞汴口。

州。太平興國三年，錢俶來朝，命令梁迥前去淮州、泗州迎接慰勞。夏天，汴水大決口，下詔梁迥徵發京畿壯丁三千人護堤并堵塞汴水決口。

四年，征太原，以迥爲行營前軍馬步軍都監，督軍攻城，中流矢四。車駕還，命與孟玄喆、崔翰率兵屯定州，以功遷引進使。五年，受詔與潘美城并州於三交，及築緣邊堡障。七年，李繼遷寇邊，以迥領兵護銀、夏州。八年，召歸，授唐州防禦使，令赴職。

四年，征伐太原，任命梁迥爲行營前軍馬步軍都監，監督軍隊攻城，中流箭四次。皇帝回來，命令他與孟玄喆、崔翰率兵駐守定州，因功升爲引進使。五年，受詔與潘美在三交修築并州城，以及修築沿邊城堡。七年，李繼遷侵犯邊境，任命梁迥領兵保衛銀州、夏州。八年，召回，授唐州防禦使，下令赴任。

雍熙二年，繼遷誘殺都巡檢使曹光實，乘勢數寇邊。復召迥爲銀、夏都巡檢使，赴邊捍禦之。三年夏，卒於銀州官舍，年五十九。

雍熙二年，李繼遷誘殺都巡檢使曹光實，乘勢多次侵犯邊境。又召梁迥任銀、夏都巡檢使，赴邊抵禦李繼遷。三年夏，梁迥在銀州官署去世，享年五十九歲。

迥性粗率，尤不喜文士，故事，節帥出鎮及來朝，便殿宴勞，翰林學士皆預坐。開寶中，迥爲閤門使，白太祖曰："陛下宴犒將帥，安用此輩預坐？"自是罷之。至淳化中，翰林學士蘇易簡白於太宗，始復預焉。大中祥符八年，録迥子廷翰爲奉職。

梁迥生性粗疏直率，尤其不喜歡文士，舊例，節度使出鎮以及來到朝廷，在便殿設宴慰勞，翰林學士都參與坐席。開寶年間，梁迥爲閤門使，奏告太祖説："陛下設宴犒勞將帥，豈用這些人參與坐席？"從此停止。到淳化年間，翰林學士蘇易簡上奏太宗，纔恢復參與。大中祥符八年，録用梁迥兒子梁廷翰爲奉職。

## 史珪

史珪，河南洛陽人。父暉，晋嚴衛指揮使。珪少以武勇隸軍籍，周顯德中，遷小校。太祖領禁衛，以珪給事左右。及受禪，用爲御馬直隊長，四遷馬步軍副都軍頭兼控鶴、弓弩、大劍都指揮使。開寶六年，加都軍頭，領毅州刺史。

史珪，河南洛陽人。父親史暉，在後晋爲嚴衛指揮使。史珪青年時因有勇武獲得軍籍，後周顯德年間，升小校。太祖統率宫禁侍衛軍，任命史珪供職左右。宋太祖登上皇位，任用史珪爲御馬直隊長，四次升遷爲馬步軍副都軍頭兼控鶴、弓弩、大劍都指揮使。開寶六年，加官都軍頭，領毅州刺史。

太祖初臨御，欲周知外事，令珪博訪。珪廉得數事白於上，驗之皆實，由是信之，後乃漸肆威福。民有市官物不當價者，珪告其欺罔，當置法，列肆無不側目。上聞之，因下詔曰："古人以獄市爲寄者，蓋知小民唯利是從，不可盡法而繩之也。况先甲之令，未嘗申明。苟陷人於刑，深非理道。將禁其二價，宜示以明文，

太祖登上皇位之初，想詳細知道宫廷外的事，命史珪廣泛訪察。史珪查訪得到幾件事奏報皇上，驗證都是事實，從此信任他，後來史珪漸漸作威作福。有百姓賣給官府的貨物價格太高，史珪告發他欺騙，應當法辦，店鋪没有不怨恨的。皇上聽説這件事，因而下詔説："古人把訴訟和買賣相依托的原因，大概是知道小民唯利是圖，不可都繩之以法。况且先前的法令，未曾申明。如果因此使人受刑，不合治理之道。要禁止

自今應市易官物，有妄增價直欺罔官錢者，案鞫得實，并以枉法論。其犯在詔前者，一切不問。”自是珪不復敢言。

時德州刺史郭貴知邢州，國子監丞梁夢昇知德州，貴族人親吏之在德州者，頗爲奸利，夢昇以法繩之。貴素與珪善，遣人以其事告珪，圖去夢昇。珪悉記於紙，將伺便言之。一日，上因言：“爾來中外所任，皆得其人。”珪遽曰：“今之文臣，亦未必皆善。”乃探懷中所記以進，曰：“衹如知德州梁夢昇欺蔑刺史郭貴，幾至於死。”上曰：“此必刺史所爲不法。夢昇，真清强吏也。”因以所記紙付中書曰：“即以夢昇爲贊善大夫。”既又曰：“與左贊善。”珪以譖不行，居常怏怏。

九年，坐漏泄禁中語，出爲光州刺史。會歲饑，淮、蔡民流入州境，珪不待聞，即開倉减價以糶，所全活甚衆，吏民詣闕請植碑頌德者數百人。太平興國初，以爲揚、楚等九州都巡檢使。

四年，征太原，命珪與彰信軍節度劉遇攻城北面。從征幽州，坐所部逗撓失律，責授定武行軍司馬。數月，召爲右衛將軍、領平州刺史。督浚惠民河，自尉氏達京九十里，數旬而畢，民咸便之。會江、淮民麴謀首等數十百人聚爲盜，命珪率龍猛騎兵五百往捕，悉獲之。六年，遷隰州刺史，知保州、静戎軍。上緣邊便宜十五事，皆從之。

雍熙中，從曹彬征幽州，爲押陣部署，以所部下涿州。師還，卒，年六十一。珪多智數，好以甘言小惠取譽於人，故所至不忍其去云。

他們用高價買，應該明確告示，從今應市買官物，如果有胡亂增加物價欺騙官錢的人，審訊得到實情，一并按違法論處。在詔令頒布以前犯法的，都不追究。”從此史珪不再敢上奏。

當時德州刺史郭貴爲邢州知州，國子監丞梁夢昇爲德州知州，郭貴在德州的家族親人屬吏，頗爲作奸謀利，梁夢昇繩之以法。郭貴平時與史珪友善，派人把這些事告訴史珪，企圖除去梁夢昇。史珪全部記在紙上，將等候時機上奏。一天，皇上説：“近來中央和地方任命的人，都得到合適人選。”史珪急忙説：“如今的文臣，也未必都是好的。”於是伸手取出懷中所記的紙進呈，説：“就像德州知州梁夢昇欺負蔑視刺史郭貴，幾乎置於死地。”皇上説：“這必定是刺史所做的事違法。梁夢昇是清廉强幹的官吏。”於是，把所記的紙交給中書説：“立即任命梁夢昇爲贊善大夫。”既而又説：“授他左贊善。”史珪因爲誣陷不成，常常怏怏不樂。

九年，史珪因泄露宫廷中的秘密犯罪，出朝爲光州刺史。光州饑荒，淮州、蔡州的百姓流亡到光州境内，史珪不等上報，就開倉减價出售穀物，保全活命的人很多，官吏百姓有幾百人到朝廷請求立碑頌揚他的德行。太平興國初年，任命他爲揚、楚等九州都巡檢使。

四年，征伐太原，命令史珪與彰信軍節度使劉遇攻城的北面。史珪跟隨征伐幽州，因所領軍隊徘徊觀望，責降授定武行軍司馬。幾個月後，召爲右衛將軍、領平州刺史。監督疏浚惠民河，從尉氏到京城九十里長，幾十天就完成，百姓都認爲好。江、淮百姓麴謀首等幾十上百人聚集做强盗，命令史珪率領龍猛騎兵五百人前去捕捉，全部抓獲。六年，升爲隰州刺史，保州知州、静戎軍知軍。呈上沿邊可以自行處理的事十五件，都被采納。

雍熙年間，史珪跟隨曹彬征伐幽州，爲押陣部署，帶領軍隊攻下涿州。軍隊回還，去世，享年六十一歲。史珪有智謀，喜歡以甜言蜜語小恩小惠取信於人，所以他到的地方人們不忍他離去。

## 田欽祚

田欽祚，潁州汝陰人。父令方，漢虢州團練使。帳下伶人靖邊庭妻有美色，令方私之，邊庭不勝忿。會陝西三叛連衡，關輔間人情大擾。邊庭率其徒數人夜縋入州廨，害令方，因掠郡民投趙思綰，至潼關，與守關使者戰，遂敗散。朝廷録欽祚爲殿直，改供奉官。

田欽祚，潁州汝陰人。父親田令方，在後漢爲虢州團練使。部下優伶靖邊庭的妻子有美色，田令方私通她，靖邊庭很怨恨。適逢陝西三叛聯盟，關輔一帶人情大亂。靖邊庭率領門徒幾人夜裏用繩子攀入虢州官署，殺害田令方，搶劫州民投奔趙思綰，到了潼關，與守關人交戰，失敗逃散。朝廷録用田欽祚爲殿直，改爲供奉官。

周世宗征淮南，爲前軍都監。從征關南還，會塞澶淵决河，命欽祚領禁兵護役，因令督治澶州城。淮人寇高密，刺史王萬威求濟師，命欽祚領州兵援之，既至，圍解。

周世宗征伐淮南，田欽祚爲前軍都監。跟隨征伐關南回來，正值堵塞澶淵的黄河决口，命令田欽祚率領禁軍監護勞役，并命令他監督修建澶州城。淮軍入侵高密，刺史王萬威請求援軍，命令田欽祚率領州兵增援他們，到了以後，圍困解除。

宋初，遷閤門通事舍人。乾德二年冬，討蜀，爲北路先鋒都監，令乘傳往來宣達機事。孟昶降，奉捷書馳奏，遷西上閤門副使。蜀土寇亂，又遣欽祚率師討平之。四年春，并人寇樂平，從羅彦瓌拒之，獨以所部三千人破寇，擒副將一人，俘獲甚衆，以功遷西上閤門使。開寶二年，又與何繼筠破賊兵于石嶺關，領賀州刺史，判四方館使。

宋朝初年，田欽祚升爲閤門通事舍人。乾德二年冬，伐蜀，爲北路先鋒都監，命令他往返宣布傳達機密要事。孟昶投降，奉送捷報飛馳上奏，升爲西上閤門副使。蜀地盗匪作亂，又派遣田欽祚率軍討平他們。四年春，并軍入侵樂平，田欽祚跟隨羅彦瓌抵禦，單獨率領軍隊三千人打敗敵寇，捉住副將一人，俘獲很多，因功升爲西上閤門使。開寶二年，又與何繼筠在石嶺關打敗敵兵，領賀州刺史，判四方館使。

三年，契丹寇中山，以欽祚爲定州路兵馬都部署。與戰遂城，自旦及晡，殺傷甚衆。欽祚馬中流矢踣，騎士王超授欽祚以馬，軍復振，敵解去。朝廷將議討江表，遣欽祚覘之，還奏合旨，江南所得寶貨直三千萬，悉以賜欽祚。會興師，首命欽祚與曹彬、李漢瓊率騎軍先赴江陵，就命爲昇州西南路行營馬軍兼左厢戰棹都監。領兵敗吴軍萬餘于溧水，斬其主帥李雄等五人，擒裨將二人。進圍金陵，爲南面攻城部署。既平，以功加領汾州防禦使。

三年，契丹侵犯中山，任命田欽祚爲定州路兵馬都部署。與契丹軍在遂城交戰，從清晨到傍晚，殺死殺傷很多。田欽祚的馬中流箭倒下，騎士王超把馬給田欽祚，軍隊又振作起來，敵人撤走。朝廷將議論討伐江表，派遣田欽祚去偵察，回來後上奏符合皇帝的旨意，江南所得的珍貴貨物價值三千萬，全部拿來賞賜田欽祚。起兵時，首先命令田欽祚與曹彬、李漢瓊率領騎兵先到江陵，就地任命田欽祚爲昇州西南路行營馬軍兼左厢戰棹都監。領兵在溧水打敗吴軍一萬多人，斬殺他們的主帥李雄等五人，捉住副將二人。進軍包圍金陵，任爲南面攻城部署。金陵平定後，因功加官領汾州防禦使。

太平興國初，遷引進使，爲晋州

太平興國初年，田欽祚升爲引進使，任晋州

都鈐轄。太原驍將楊業率衆寇洪洞縣，欽祚擊敗之，斬首千餘級，獲馬數百。太宗賜欽祚白金五千兩，令市宅。四年，從征太原，護前鋒騎兵，屯石嶺關以捍契丹。

欽祚性剛戾負氣，多所忤犯，與主帥郭進不協。進戰功高，屢爲欽祚所陵，心不能甘，遂自縊死。初，賊兵奄至，進出戰，欽祚但閉壁自守，既去，又不追。所受月奉芻粟，多販鬻規利，爲部下所訴，責授睦州團練使。車駕北巡，以爲幽州西路行營壕寨都監。六年秋，改房州團練使，逾年，又改柳州。嶺外多瘴氣，因遘疾，累表乞生還闕下。上憐之，遷郢州團練使。在郡二年，入覲，欽祚見上，涕泣不已。以爲銀、夏、綏、宥都巡檢使，俄召還。會征幽州，命欽祚與宣徽南院使郭守文爲排陣使。時欽祚已被病，受詔不勝喜，一夕，卒。

欽祚性陰狡，尤不喜儒士，好狎侮同列，人多惡之。子承誨，仕至供奉官、閤門祗候；承説至崇儀副使。

**侯贇**

侯贇，并州太原人。父義，漢遼州刺史。贇以蔭補殿前承旨。周顯德中，再遷至供奉官，使江南，復命領三門、集津發運使。

宋初，爲諸衛將軍。先是，朝廷歲仰關中穀麥以給用，贇掌其事歷三十年，國用無闕。累遷至右武衛將軍。開寶中，歷知建安軍、揚徐二州，皆有善政。太宗即位，移知福州，改右衛將軍。太平興國二年，錢俶初納土，詔贇馳往兩浙諸州閲視軍儲芻茭，累遷右衛大將軍。

七年，知靈州，按視蕃落，宴犒以時，得邊士心，部内大治，遷左

都鈐轄。太原驍將楊業率衆入侵洪洞縣，田欽祚擊敗他們，斬首一千多，獲得馬數百匹。太宗賜給田欽祚白金五千兩，讓他買住宅。四年，跟隨征伐太原，監督前鋒騎兵，駐守石嶺關抵禦契丹。

田欽祚性情剛愎自用，常冒犯別人，與主帥郭進不和。郭進戰功很高，多次被田欽祚欺凌，心裏不痛快，於是自縊而死。起初，敵兵突然到來，郭進出戰，田欽祚衹是關閉堡壘守護自己，敵兵離去後，又不追擊。他每月所得的俸禄和糧草，大多用來販賣謀取私利，被部下告發，責降爲睦州團練使。皇帝北巡，任命爲幽州西路行營壕寨都監。六年秋，改爲房州團練使，過了一年，又改爲柳州團練使。嶺外瘴氣很多，他因此生病，接連上表乞求活着回到京城。皇上憐憫他，改任郢州團練使。在州二年，入朝進見，田欽祚見到皇上，哭泣不已。任命爲銀、夏、綏、宥都巡檢使，不久召回。征伐幽州，任命田欽祚與宣徽南院使郭守文爲排陣使。當時田欽祚已經生病，接受詔令後很高興，一天傍晚，死去。

田欽祚生性陰險狡猾，尤其不喜歡文臣，喜歡欺侮同事，人們大多憎惡他。兒子田承誨，官至供奉官、閤門祗候；田承説官至崇儀副使。

侯贇，并州太原人。父親侯義，在後漢任遼州刺史。侯贇由恩蔭補爲殿前承旨。後周顯德年間，兩次提升爲供奉官，出使江南，又任命爲領三門、集津發運使。

宋朝初年，侯贇爲諸衛將軍。此前，朝廷每年依靠關中的穀麥來供給所用，侯贇掌管這件事歷時三十年，國家所用不缺。多次升官到右武衛將軍。開寶年間，歷任建安軍知軍、揚徐二州知州，都有善政。太宗即位，調任福州知州，改爲右衛將軍。太平興國二年，錢俶剛歸順，下詔侯贇急速前去兩浙各州檢閲視察軍隊儲備糧草，多次升遷爲右衛大將軍。

七年，侯贇爲靈州知州，巡視蕃族部落，按季節設宴犒勞，得到沿邊部落的人心，他統轄的

衛。在朔方凡十餘年，上念久次，求可代者而難其人。淳化二年，卒于官，年七十四，贈本衛上將軍。

地區治理得很好，升左衛將軍。在朔方共十多年，皇上惦念他長久居留邊地，尋求可以替代他的人而難以找到。淳化二年，在任所去世，享年七十四歲，贈官本衛上將軍。

## 王文寶

王文寶，開封陽武人，以任子補殿直。太平興國初，累遷至軍器庫使。嘗使契丹。會陳洪進獻漳、泉地，以文寶監泉州兵。群盜大起，文寶與轉運使楊克讓、知州喬惟岳共討平之。以功領嬀州刺史，加内弓箭庫使。

王文寶，開封陽武人，以父親恩蔭補爲殿直。太平興國初年，多次提升爲軍器庫使。曾經出使契丹。陳洪進進獻漳州、泉州的土地，任命王文寶監督泉州軍隊。强盜大批出現，王文寶與轉運使楊克讓、知州喬惟岳共同討平他們。王文寶因爲立功領嬀州刺史，加官内弓箭庫使。

二年，京西轉運使程能議開新河，自襄、漢至京師，引白河水注焉，以通湘、潭之漕。詔發唐、鄧、汝、潁、許、蔡、陳、鄭丁夫數萬赴其役，又發諸州兵萬人助之。命文寶與六宅使李繼隆、作坊副使李仁祐、劉承珪分往護作。既而地高水下，不能通，卒堙廢焉。雍熙四年，改東上閤門使，歷知涇、延二州。會遼人寇通遠軍，命文寶率師致討，還遷判四方館事。

二年，京西轉運使程能議論開鑿新的河道，從襄、漢到京城，引白河水注入其中，以溝通湘、潭的漕運。下詔徵發唐州、鄧州、汝州、潁州、許州、蔡州、陳州、鄭州的壯丁幾萬人投入這一勞役，又徵發各州士兵一萬人幫助他們。命令王文寶與六宅使李繼隆、作坊副使李仁祐、劉承珪分别前往監督勞役。然而因爲地勢高水位低，不能通水，終於堵塞廢棄。雍熙四年，王文寶改爲東上閤門使，歷任涇州、延州二州知州。遼人侵犯通遠軍，命令王文寶率軍前去討伐，回來後升判四方館事。

文寶歷内職三十年，雅好言外事，太祖、太宗頗信任之，中外咸畏其口，出爲高陽關兵馬鈐轄。淳化二年，卒于官。

王文寶歷任内職三十年，很喜歡談論外事，太祖、太宗十分信任他，朝廷和地方官都害怕他説話，出京任爲高陽關兵馬鈐轄。淳化二年，在任職期間去世。

## 翟守素

翟守素，濟州任城人。父溥，晋左司禦率府率。守素以父任爲殿直，歷漢、周，遷供奉官，領承天軍使。乾德中，爲引進副使，從王全斌伐蜀，以往來馳告軍事爲職。蜀平，擢判四方館事。以兩川餘寇未殄，慮致騷動，再令守素入蜀經略諸郡，分兵以防遏之。

翟守素，濟州任城人。父親翟溥，在後晋爲左司禦率府率。翟守素靠父親任官而授殿直，經歷後漢、後周，升供奉官，領承天軍使。乾德年間，任爲引進副使，跟隨王全斌征伐蜀，職務是往來奔馳報告軍事。蜀平定，提升爲判四方館事。因爲兩川殘餘盜匪還没有消滅，擔心引起戰亂，所以再次命令翟守素入蜀治理各州，分兵防備和遏止他們。

開寶中，會麟、府内屬戎人争地不决，因致擾亂，命守素馳往撫喻。守素辨其曲直，戎人悦服。從征太

開寶年間，麟州、府州内屬戎人争奪土地没能決斷，因而導致擾亂，命令翟守素急速前去安撫曉諭。翟守素辨明其中的是非曲直，戎人心悦

原，命海州刺史孫方進圍汾州，守素監其軍，轉引進使。

開寶三年，命爲劍南十州都巡檢使，東上閤門使郭崇信副之。賜守素錢五百萬，入謝日，復遣爲岐帥符彦卿官告使。守素辭以錫賚優厚，不敢更當奉使之詔，上不許。九年，吴越國王錢俶來朝，命守素護諸司供帳，迎勞郊外。并壘未下，詔與洺州防禦使郭進率兵深入其境，蹈藉禾稼，守素多所虜獲。太宗即位，遷客省使，領憲州刺史。

太平興國三年夏，河决滎陽，詔守素發鄭之丁夫千五百人，與卒千人領護塞之。是秋，梅山洞蠻恃險叛命，詔遣守素率諸州屯兵往擊之。值霖雨彌旬，弓弩解弛，不堪用，明日，將接戰，守素一夕令削木爲弩。及旦，賊奄至，交射之，賊遂敗。乘勝逐北，盡平其巢穴。先是，數郡大吏、富人多與賊帥包漢陽交通，既而得其書訊數百封，守素并焚之，反側以定。

俄而錢俶獻浙右之地，詔守素爲兩浙諸州兵馬都監，安撫諸郡，人心甚悦，即以知杭州。歲滿，爲西京巡檢使。秦王廷美以事勒歸私第，以守素權知河南府兼留守司事，屬洛陽歲旱艱食，多盜，上憂之，守素既至，漸以寧息。未幾，遷商州團練使。

雍熙二年，改知延州。自劉廷讓敗于君子館，河朔諸州城壘多圮。四年，詔守素與田仁朗、王繼恩、郭延濬分路按行，發諸州鎮兵增築，護其役。賜白金三十兩，留充天雄軍兵馬鈐轄、知大名府，改知潞州。會建方田，命爲代北方田都部署、并州兵馬鈐轄，從屯夏州，改知鳳翔府。

誠服。跟隨征伐太原，命令海州刺史孫方進包圍汾州，翟守素爲監軍，轉爲引進使。

開寶三年，任命爲劍南十州都巡檢使，東上閤門使郭崇信爲副使。賜給翟守素錢五百萬，入朝拜謝時，又派遣他爲岐帥符彦卿官告使。翟守素以賞賜優厚推辭，不敢再擔當奉使之詔，皇上不允許。九年，吴越國王錢俶來朝見，命令翟守素監督各司供應飲食起居，到郊外迎接慰勞。并軍的營壘没有攻下，下詔翟守素與洺州防禦使郭進率兵深入他們的境内，踐踏莊稼，翟守素俘獲的人很多。太宗即位，升爲客省使，領憲州刺史。

太平興國三年夏，黄河在滎陽决口，下詔翟守素徵發鄭州壯丁一千五百人，與士兵一千人護堤堵塞决口。當年秋，梅山洞蠻依憑天險叛逆，下詔派遣翟守素率各州的屯兵去攻打他們。正值連綿大雨十多天，弓弩受潮鬆弛，不能使用，第二天，將要接戰，翟守素下令一夜削木做弩。天亮後，賊兵突然襲來，交相射殺，賊寇於是失敗。乘勝追擊敗北的賊寇，全部鏟平他們的巢穴。此前，數州的大官、富人多與敵帥包漢陽交往勾結，平賊後得到他們的書信幾百封，翟守素全部燒毁，反叛得以安定。

不久，錢俶進獻浙右的土地，下詔翟守素任兩浙諸州兵馬都監，安撫各州，人們非常高興，就讓他爲杭州知州。任職期滿，任爲西京巡檢使。秦王廷美因犯事被勒令回到私人的宅第，任命翟守素權知河南府兼留守司事，洛陽年旱饑荒，多盗賊，皇上對此憂慮，翟守素到任以後，盗賊漸漸得以安定。不久，升爲商州團練使。

雍熙二年，改爲延州知州。自從劉廷讓在君子館失敗，河朔各州的城堡大多毁壞。四年，下詔翟守素與田仁朗、王繼恩、郭延濬分路巡視，徵發各州鎮守的士兵增修城堡，監督這一工役。賞賜白金三十兩，留下充任天雄軍兵馬鈐轄、大名府知府，改爲潞州知州。立方田時，任命爲代北方田都部署、并州兵馬鈐轄，跟隨駐軍夏州，改爲鳳翔府知府。

淳化中，夏帥趙保忠上言，其弟繼遷誘戎人爲寇，且求援師。詔守素率兵復屯夏州，未幾，又徙石州，以老病上疏求歸本郡，從之。三年，卒，年七十一。

淳化年間，夏帥趙保忠進言，他的弟弟趙繼遷引誘戎人入侵，并且請求援軍。下詔翟守素率兵又駐守夏州，不久，又移軍石州，以年老有病上疏請求回本州，聽從他。三年，去世，享年七十一歲。

守素逮事四朝，綿歷内職五十餘年。性謹慎，寬仁容衆，所至有治績。凡斷大辟獄，雖罪狀明白，仍徧詢僚采，僉同而後决；屬吏有過不面折，必因公宴援往事之相類者言其獲咎，以微警之。新進後生多至節帥，而守素久次不遷，殊無隕穫意，時論以此多之。

翟守素連續事奉四朝，擔任内職五十多年。生性謹慎，寬厚仁義容納衆人，所到的地方爲政有成績。凡是斷决死刑的案件，即使罪狀明白，仍然廣泛詢問僚屬，大家的意見相同而後纔判决；屬吏有過錯他不當面斥責，必定趁着公宴上援引同類事談及他犯有錯誤，以稍作警告。新入仕的大多做到節度使，而翟守素長久停頓不升官，却没有喪失志氣，當時的輿論以此稱贊他。

## 王侁

王侁字祕權，開封浚儀人。父朴，周樞密使，侁以父任太僕寺丞。朴卒，世宗幸其第，召見諸孤，以侁爲東頭供奉官。開寶中，征江南，命侁率師戍桐城。王師渡江，與樊若水同知池州，領兵敗江南軍四千餘于宣州。金陵平，加閤門祇候。

王侁字祕權，開封浚儀人。父親王朴，在後周任樞密使，王侁靠父親而任太僕寺丞。王朴去世，世宗到他們的宅第，召見孤兒們，授王侁爲東頭供奉官。開寶年間，皇上征伐江南，命令王侁率軍戍守桐城。皇帝的軍隊渡過長江，王侁與樊若水同知池州，領兵在宣州打敗江南軍四千多人。金陵平定，加爲閤門祇候。

太平興國初，預討梅山洞蠻。契丹使來貢，詔侁送于境上。還，使靈州、通遠軍。及旋，言主帥所留牙兵，率與邊人交結，頗桀黠難制，歲久當慮，請悉代之。太宗因遣侁調内郡卒往代之。戍者聞代，多不願還。侁察其中旅拒者斬之以徇，衆皆悚息，遂將以還。一歲中數往來西邊，多奏便宜，上多聽用，遷通事舍人。

太平興國初年，王侁參與討伐梅山洞蠻。契丹使者來進貢，下詔王侁送到邊境上。回來，巡視靈州、通遠軍。等到回來，談到主帥所留下的牙兵，都與邊人勾結，頗爲凶暴狡詐難以控制，時間一久將令人擔憂，請全部替换他們。太宗因此派遣王侁徵調内州士兵代替他們。戍守的士兵聽到被取代，大多不願意回來。王侁查出其中違抗代還的人斬了他們來警告衆人，大家都驚恐，就帶他們回還。王侁一年之中多次往來西部邊境，多次上奏對國家有利的事，皇上大多聽取采用，升爲通事舍人。

四年，從征太原，以侁護陽曲、塌地、石嶺關諸屯，賜厩馬介胄。五月，即城下轉東上閤門副使。晋陽平，留爲嵐、憲巡檢。九年，代還，遷西上閤門使，賜錢百萬。河西三族首領折遇乜叛入李繼遷，侁帥師討擒之，以功領蔚州刺史。王師北征，命

四年，跟隨征伐太原，任命王侁監督陽曲、塌地、石嶺關各屯，賞賜厩馬和鎧甲頭盔。五月，就在城下轉爲東上閤門副使。晋陽平定，留下擔任嵐、憲巡檢。九年，替换回朝，升爲西上閤門使，賞賜錢一百萬。河西三族的首領折遇乜反叛投奔李繼遷，王侁率軍討伐并擒獲他，因功勞領蔚州刺史。皇帝的軍隊北征，任命他爲并州

爲并州駐泊都監，又爲雲、應等州兵馬都監。

侁性剛愎，以語激楊業，業因力戰陷於陣，侁坐除名，配隸金州，事載《楊業傳》。會赦，移均州團練副使。淳化五年召還，道病，至京師卒。

弟僎，供奉官、閤門祗候，坐征交阯軍敗誅；備、偃并進士及第，偃至太常博士。

朴弟格，宋初爲右補闕、直史館，至都官員外郎、廣南轉運使。格子侗，太平興國進士，至都官員外郎。

駐泊都監，又任雲、應等州兵馬都監。

王侁剛愎自用，以言語激怒楊業，楊業因而奮力作戰在陣上被俘，王侁因此被削職爲民，發配金州服役，事情載於本書《楊業傳》。遇赦，王侁調任均州團練副使。淳化五年召回，途中生病，到京城去世。

他的弟弟王僎，授供奉官、閤門祗候，因征伐交阯軍失敗而被處死；王備、王偃都進士及第，王偃官至太常博士。

王朴的弟弟王格，宋朝初年任右補闕、直史館，官至都官員外郎、廣南轉運使。王格的兒子王侗，太平興國年間進士，官至都官員外郎。

## 劉審瓊

劉審瓊，涿州范陽人。家素貧。漢乾祐中，湘陰公鎮彭門，審瓊始隸帳下。周祖受命，遁去，依永興軍節度劉詞，頗委任之。詞卒，屬太祖節鎮，給事左右；及受禪，補殿直。從平澤、潞，改供奉官。

開寶中，累遷至軍器庫使。會樞密使李崇矩門人鄭伸擊登聞鼓，誣告崇矩受太原席羲叟黄金，私結翰林學士扈蒙，以甲科私羲叟，引審瓊爲證。上怒，召審瓊詰問，審瓊具言其誣枉，得解，遂出知鎮州。

七年，太宗征河東，駐蹕月餘，儲偫無闕，遷領檀州刺史，知潭州。州素多火，日調民積水爲防，民甚勞之。審瓊至，悉罷之，以爲民便。徙知河陽。淳化三年，受代歸，陳衰老乞正受郡符。上閔其舊人，授坊州刺史。至道三年，卒于官。

審瓊嘗給事外諸侯，雅善酒令博鞠，年八十餘，筋力不衰，髭髮黳黑。孫爽，進士及第，後爲祠部員外郎、秘閣校理。

劉審瓊，涿州范陽人。家裏素來貧困。後漢乾祐年間，湘陰公鎮守彭門，劉審瓊隸屬於他的部下。周祖登基，劉審瓊逃走，依附永興軍節度使劉詞，十分信任他。劉詞去世，正逢太祖任節度使，劉審瓊供職左右；太祖登基後，劉審瓊補爲殿直。跟隨平定澤州、潞州，改爲供奉官。

開寶年間，多次升官爲軍器庫使。樞密使李崇矩的門人鄭伸擊登聞鼓，誣告李崇矩接受太原席羲叟的黄金，私下勾結翰林學士扈蒙，把進士甲科私下給席羲叟，引劉審瓊作證。皇上十分生氣，召劉審瓊責問，劉審瓊詳細説明鄭伸誣陷冤枉人，得到解脱，出朝任鎮州知州。

七年，太宗征伐河東，駐留一個多月，儲備不缺，劉審瓊升爲領檀州刺史，潭州知州。潭州多火災，每日徵調百姓蓄水防備，百姓很勞累。劉審瓊到任，停止這種做法，以使百姓便利。調任河陽知府。淳化三年，接受替换回朝，説自己衰老而乞求正受太守信符。皇上憐憫他是舊人，授他坊州刺史。至道三年，在任期間去世。

劉審瓊曾經供職於地方諸侯，擅長酒令和博鞠，年紀八十多歲，體力不衰，鬍子頭髮烏黑。他的孫子劉爽，進士及第，後任祠部員外郎、秘閣校理。

論曰：王贇奮迹小校，有奉公之節，繩奸列郡，不畏强禦；保續單車出使，不辱君命；懷忠識荆渚之將危；繼勳知番禺之可取；侯贇久治邊郡；文寶數護屯兵：斯各一時之效也。德裕、梁迥、欽祚、王侁皆練習戎旅，頗著勛勞，然率强戾而乏温克，以速於戾，斯乃明哲之所戒。玭以剛險蒙悔吝，珪以發擿肆威福，其不逞者歟！守素不事躁競，審瓊克享期頤。《易》曰"視履考祥，其旋元吉"，此之謂也。

論曰：王贇從小校奮起發迹，有奉公的節操，制裁各州的奸惡，不畏横暴；張保續單車出使，不辱君王的使命；盧懷忠知道荆渚將要危急；王繼勳知道番禺可以取得；侯贇長期治理邊州；王文寶多次監督駐軍：這是各人一時的功績。丁德裕、梁迥、田欽祚、王侁都熟悉軍事，頗有功勛勞績，然而都强横凶暴而缺乏温和克制，以致招致犯罪，這是明哲者所戒。趙玭因爲剛愎和陰險而蒙受災禍，史珪因爲揭發檢舉而極力恃勢弄權，他們可稱是爲非作歹之人！翟守素不做浮躁競争的事，劉審瓊能够享受長壽。《易》説："視履考祥，其旋元吉"，就是這個意思。



# 宋史卷二百七十五

## 列傳第三十四

劉福　安守忠　孔守正　譚延美　元達　常思德
尹繼倫　薛超 丁罕 趙瑫(附)
郭密 傅思讓 李斌(附)　田仁朗　劉謙

### 劉福

劉福，徐州下邳人。少倜儻，魁岸有膂力。周顯德中，世宗征淮南，福徒步謁見于壽春，世宗奇之，因留麾下。每出戰，則令福率衛士爲先鋒，與破紫金山寨。淮南平，録功授懷德指揮使。

宋初，遷横海指揮使，率所部隸步帥劉光毅，由峽路征蜀。比至成都，孟昶已降。大將王全斌部送降卒歸京師，至綿州，降卒盜庫兵，劫蜀舊將全師雄以叛，焚廬舍，剽財貨以去。刺史成彦饒以同、華兵百餘人守其城，全斌遣米光緒將七百騎及福所部以屯護之。光緒盡殺師雄妻孥，師雄領叛卒，益聚村民十餘萬衆，攻城益急。會龍捷指揮使田紹斌率精鋭百騎，由東山西北行，福領所部由山南行，出賊不意夾擊之。賊衆大潰，斬首及溺江死者以萬計，以功授虎捷都虞候。繼隸曹彬麾下，平江南，還，授指揮使，領蔚州刺史。從太宗克并、汾，遷馬步都軍頭、武州團練使。端拱初，出爲洺州防禦使。二年，改雄州防禦使兼本州兵馬部署。雄州地控邊塞，常屯重兵。福至部，

劉福，徐州下邳人。少年時倜儻，身體魁梧，有膂力。後周顯德年間，世宗征伐淮南，劉福徒步到壽春謁見，世宗賞識他，因此留在部下。每次出戰，命令劉福率領衛士作先鋒，參與攻破紫金山寨。淮南平定，記録功勞授劉福爲懷德指揮使。

宋朝初年，劉福升遷横海指揮使，率領部下隸屬於步帥劉光毅，由峽路征伐蜀。將近到達成都，孟昶已經投降。大將王全斌押送投降的士兵回京城，到了綿州，投降的士兵盜竊兵器庫中的兵器，劫持蜀舊將全師雄叛變，焚燒房屋，奪取財貨而去。刺史成彦饒率領同州、華州的士兵一百多人守綿州城，王全斌派遣米光緒率領七百騎兵以及劉福軍駐守保衛。米光緒殺死全師雄的妻子兒女，全師雄率領叛兵，增聚村民十多萬人，攻城更加急迫。正逢龍捷指揮使田紹斌率精鋭騎兵一百人，由東山向西北行進，劉福率軍由山南行進，出其不意夾擊他們。賊衆大潰敗，斬首以及溺江而死的人數以萬計，劉福因功授虎捷都虞候。繼而隸屬曹彬部下，平定江南，回來，授爲指揮使，領蔚州刺史。跟隨太宗攻克并州、汾州，升爲馬步都軍頭、武州團練使。端拱初年，出任洺州防禦使。二年，改爲雄州防禦使兼本州兵馬部署。雄州地區控制着邊塞，常常駐守重兵。劉福到任後，巡視城堡，調動鎮兵修治完

按行城壘，調鎮兵以給繕完，出私錢以資宴犒，寇雖大至，而恃以無恐矣。淳化初，遷涼州觀察使、判雄州事。二年，卒，年六十四。贈太傅。

福雖不學，而御下有方略，爲政簡易，人甚德之，領雄州五年，郡境寧謐。福既貴，諸子嘗勸起大第，福怒曰："我受祿厚，足以僦舍以庇。汝曹既無尺寸功以報朝廷，豈可營度居室，爲自安計乎?"卒不許。既死，上聞其言，賜其子白金五千兩，使市第宅。

善，拿出自己的錢以宴會犒勞他們，敵人即使大規模到來，也可有所依仗而無所顧忌。淳化初年，升爲涼州觀察使、判雄州事。二年，去世，享年六十四歲。贈官太傅。

劉福雖然不學無術，但率領部下有方法謀略，處理政務簡略平易，人們受其恩德，領雄州五年，境内安寧平静。劉福顯貴以後，幾個兒子曾經勸他建大宅，劉福憤怒地説"我受禄豐厚，足以租房居住。你們没有一點功勞以報答朝廷，難道可以營造居室，爲自己安逸打算嗎?"終於没有答應。死了以後，皇上得知他説的話，賜給他的兒子白金五千兩，使他們買第宅。

## 安守忠

安守忠字信臣，并州晋陽人。父審琦，爲周平盧軍節度，封陳王。晋天福八年，審琦出領山南東道，以守忠爲牙内指揮使，領繡州刺史。周顯德四年春，改鞍轡庫使。會淮南初下，命守忠馳往宣諭。時藩臣驕蹇，遇朝使多簡傲，守忠抗以正禮，無所辱命。未幾，改衛州刺史。

宋初，入爲左衛將軍。建隆四年，湖南初平，命爲永州刺史。乾德中，護河陰屯兵。蜀平，太祖知遠俗苦苛虐，南鄭爲走集之地，故特命守忠知興元府以撫綏之。四年，改漢州刺史。時寇難甫平，使車旁午，公帑不足，守忠出私錢以給用。每遣使，太祖必戒之曰："安守忠在蜀，能律己以正，汝行見之，當效其爲人也。"開寶初，改濮州刺史。會河决澶州，命守忠副潁州團練使曹翰護役，河决遂塞。五年，知遼州。民有陰召并寇謀内應者，事泄，守忠悉斬以徇。九年，命將征太原，守忠受詔與孫晏宣由遼州入，既而與路羅寨監押馬繼恩遇，乃相與會兵入賊境，燔寨四十餘，獲牛羊數千。議將深入，會上崩，乃班師。

安守忠字信臣，并州晋陽人。父親安審琦，在後周爲平盧軍節度使，封陳王。後晋天福八年，安審琦出領山南東道，任命安守忠爲牙内指揮使，領繡州刺史。後周顯德四年春，改爲鞍轡庫使。正值淮南剛攻下，命令安守忠急速前去宣布告諭。當時藩鎮大臣傲慢不順從，接待朝廷使者大多很傲慢，安守忠以正禮相待，没有屈辱使命。不久，改爲衛州刺史。

宋朝初年，安守忠入朝爲左衛將軍。建隆四年，湖南剛平定，任命他爲永州刺史。乾德年間，監督河陰駐軍。蜀平定，太祖知道邊遠地區苦於嚴厲殘暴，南鄭是交通要衝，所以特别任命安守忠爲興元府知府加以安撫。四年，改爲漢州刺史。當時戰争剛剛平息，朝廷使臣來往紛繁，官府庫藏的金帛不足，安守忠拿出自己的錢來提供使用。每次派遣使臣，太祖必定告誡他們説："安守忠在蜀，能嚴以律己，你們此行見到他，應當效法他的爲人。"開寶初年，改爲濮州刺史。黄河在澶州决口，命令安守忠爲潁州團練使曹翰的副職監督這項勞役，黄河决口終於堵住。五年，任遼州知州。有人暗中召并軍入侵謀劃作内應，事情敗露，安守忠把他們全部斬首示衆。九年，朝廷任命將領征伐太原，安守忠接受詔令與孫晏宣由遼州進入，不久與路羅寨監押馬繼恩相遇，於是會合兵力深入敵境，燒毁四十多寨，繳獲牛羊數千。商議將深入敵境，正值皇上去世，

於是回軍。

太平興國初，移知靈州，在官凡七年。雍熙二年，改知易州，徙夏州。每西戎犯邊，戰無不捷，録功就拜濮州團練使。端拱中，知滄州，改瀛州，兼高陽關駐泊部署，遷瀛州防禦使。初，守忠嘗夢一“濮”字方丈餘，及領是郡幾二十年，於是始寤。淳化二年，徙知雄州。方與僚佐宴飲，有軍校謀變，擐甲及闈，閽者倉卒入白。守忠言笑自若，徐顧坐客曰：“此輩酒狂爾，擒之可也。”人服其量焉。明年，加耀州觀察使，兼判雄州。未幾，召還，條陳邊事，敷奏稱旨，賜錢五百萬。五年，又知滄州。至道初，移雄州。三年，復知滄州，拜感德軍節度觀察留後。徙宋州，兼制置營田使。威德兼著，吏民不忍其去。咸平三年，入覲，遣還未行，暴卒，年六十九，贈太尉。録其子繼昌爲供備庫副使，婿王世及爲光禄寺丞。

太平興國初年，安守忠調任靈州知州，在任共七年。雍熙二年，改任易州知州，調任夏州知州。每次西戎侵犯邊境，安守忠戰無不勝，記録功勞就地授爲濮州團練使。端拱年間，任滄州知州，改爲瀛州知州，兼高陽關駐泊部署，升爲瀛州防禦使。起初，安守忠曾經夢見一“濮”字一丈多見方，等到領濮州近二十年後，纔覺悟夢兆。淳化二年，轉爲雄州知州。正與僚屬宴飲時，有軍校陰謀叛變，披甲到了門口，守門人倉促進去禀報。安守忠談笑自如，慢慢回頭看着座上客人説：“這人飲酒發瘋罷了，捉住他就可以了。”人們佩服他的膽量。第二年，加官耀州觀察使，兼判雄州。不久，召回，分條陳述邊境之事，符合皇帝旨意，賜給錢五百萬。五年，又爲滄州知州。至道初年，轉爲雄州知州。三年，再爲滄州知州，授爲感德軍節度觀察留後。轉任宋州，兼制置營田使。聲威德行都顯著，官吏百姓不忍他離去。咸平三年，入朝晋見皇帝，派遣回去還未出行，突然死去，享年六十九歲，贈官太尉。録用他的兒子安繼昌爲供備庫副使，女婿王世及爲光禄寺丞。

守忠謹愨淡薄，爲治簡静。太祖居藩日，素相厚善，及受禪後，每優任之，守忠處之益謙。從征太原，多與謀略，人罕知之者。所至藩郡，樂施予，豐宴犒，且喜與士大夫游從，故時論多與之。初，審琦以愛妾故，爲隸人所戕。守忠終身不養妓妾，而喜佞佛，蓋有所懲云。

安守忠謹慎忠厚淡薄名利，處理政務簡要平静。太祖爲節度使時，對他很好，太祖登上皇位後，常優先任用他，安守忠由此更加謙遜。跟隨征伐太原，參與謀略較多，人們很少知道這些事。他所到的藩鎮，樂於施予，設豐盛的宴席犒勞，并且喜歡與士大夫游樂，所以當時的輿論贊許他。當初，安審琦因爲愛妾的緣故，被奴僕殺害。安守忠終身不養妓妾，而喜愛佛教，大概是有所警戒。

## 孔守正

孔守正，開封浚儀人。幼事後唐明宗子許王從益。漢初，爲東西班承旨，事魏王承訓。周世宗征淮南，以材勇選爲東班承旨。

孔守正，開封浚儀人。小時候事奉後唐明宗的兒子許王從益。後漢初年，任東西班承旨，事奉魏王承訓。周世宗征伐淮南，因爲智謀勇武選任東班承旨。

宋初，補内殿直，兼領驍雄、吐渾指揮。從劉廷翰平蜀，還，遷驍雄副指揮使。開寶中，太祖征太原，守

宋朝初年，補爲内殿直，兼領驍雄、吐渾指揮。跟隨劉廷翰平定蜀，回來，升驍雄副指揮使。開寶年間，太祖征伐太原，孔守正隸屬於何

正隸何繼筠麾下。會契丹遣兵來援晉陽，守正接戰於石嶺關，大敗之，斬首萬級，獲其將王破得。時宋師之陷敵者數百人，守正以騎軍馳之，盡奪以還。

太平興國中，累遷日騎東西班指揮使。太宗親征晉陽，守正分主城西洞屋，領步卒大呼先登，繼與內侍蔡守恩等率騎兵力戰，晉軍遂潰。從征范陽，至金臺驛，詔與劉仁蘊先趨岐溝關。時城未下，守正夜超垣，度鹿角，臨機橋，以大軍將至，說關使劉禹使降。禹解懸橋，守正遂入城，撫諭其軍民，以城守屬綦廷朗，而己赴行在。時契丹兵在涿州東，守正與傅潛率御前東西班分兩陣馳擊之，逐北二十餘里，降其羽林兵數百人。繼與高懷德、劉廷翰合兵追之，至桑乾河。契丹自是不敢近塞。以勞再遷日騎都指揮使，領濡州刺史。

端拱初，遷龍衛都指揮使，領長州團練使，出鎮真定。是年秋，出爲潁州防禦使。未幾，太宗以其練習戎旅，特置龍衛、神衛四廂都指揮使以授之。改領振州防禦使。明年，拜殿前都虞候，領容州觀察使。一日，侍宴北苑，上入玄武門，守正大醉，與王榮論邊功于駕前，忿爭失儀，侍臣請以屬吏，上弗許。翌日，俱詣殿廷請罪，上曰："朕亦大醉，漫不復省。"遂釋不問。俄命爲定州行營副部署，受詔詣保州軍開道，遇敵于曹河，與戰數合，梟首三十餘，獲馬五十四，上聞而壯之。

淳化初，擢高陽關副都部署。軍中小將有詈其校長者，守正械送闕下，取裁於上，未嘗專決焉。明年，護浚惠民河，塞澶州决河，就命知州

繼筠部下。契丹派兵來援助晉陽，孔守正在石嶺關迎戰，大敗他們，斬首一萬級，俘獲他們的將領王破得。當時陷入敵軍的宋軍有幾百人，孔守正以騎兵驅馬進擊，全部把他們奪了回來。

太平興國年間，孔守正多次升遷爲日騎東西班指揮使。太宗親征晉陽，孔守正進攻城西洞屋，率領步兵大聲呼喊着先登上城墻，接着與內侍蔡守恩等人率騎兵奮力作戰，晉軍潰敗。跟隨征伐范陽，到了金臺驛，詔令孔守正與劉仁蘊先奔赴岐溝關。當時尚未攻下城，孔守正夜裏翻過城墻，越過鹿角，到達有機關裝置的橋，呼喊大軍將到，勸說關使劉禹投降。劉禹放下吊橋，孔守正就進了城，安撫曉諭城中的軍民，把守城之事委托綦廷朗，自己趕赴皇帝所在地。當時契丹軍在涿州的東面，孔守正與傅潛率御前東西班分兩陣驅馬進擊他們，追逐敗軍二十多里，使他們的羽林軍幾百人投降。接着與高懷德、劉廷翰合兵追擊他們，到了桑乾河。契丹從此不敢靠近邊塞。孔守正因功再次升爲日騎都指揮使，領濡州刺史。

端拱初年，孔守正升爲龍衛都指揮使，領長州團練使，出鎮真定。當年秋，出任潁州防禦使。不久，太宗認爲他熟悉軍事，特設龍衛、神衛四廂都指揮使授給他。改領振州防禦使。第二年，爲殿前都虞候，領容州觀察使。一天，在北苑陪皇上宴飲，皇上進了玄武門，孔守正大醉，與王榮在皇帝面前議論邊功，憤怒爭執而失禮，侍臣請求把他們交給官吏治罪，皇上不同意。第二天，都到殿廷請罪，皇上說："我也大醉，全都不清醒。"開脱而沒有追究。接着任命孔守正爲定州行營副部署，受詔到保州軍開路，在曹河遇到敵人，與他們交戰幾個回合，斬首三十多級，繳獲馬五十四，皇上聽到這個消息而贊許他。

淳化初年，孔守正擢升高陽關副都部署。軍中有一小將責駡他的隊長，孔守正給他帶上枷鎖送到朝廷，請求皇上裁决，未曾專擅判决。第二年，孔守正監督疏浚惠民河，堵住黄河在澶州决

軍。改慎州觀察使，還，領代州部署，連移并代、夏綏、麟府三鎮。與李繼遷戰大橫岡，援范廷召出塞，破賊于白池，至行莊，焚掠甚衆，改代、夏二州部署。

真宗即位，復徙代州。咸平初，授昌化軍節度觀察留後。守正上言："四任雁門，邊亭久安，願徙東北以自效。"會夏人入寇，改定州行營副都部署。四年，移彰德軍留後，以風疾妨政，改安化軍留後。景德初，復以不任職，代。時議防秋北鄙，守正猶屢表請行。上閔之，不許。無何，卒，年六十六，贈泰寧軍節度使。

口處，就地任命知州軍。改爲慎州觀察使，回來，領代州部署，連續轉任并代、夏綏、麟府三鎮。與李繼遷在大橫岡交戰，援助范廷召出塞，在白池打敗賊軍，到了行莊，燒毁掠奪很多，改爲代、夏二州部署。

真宗即位，孔守正又轉爲代州部署。咸平初年，授昌化軍節度觀察留後。孔守正進言："四次任職雁門，邊塞長期安寧，希望轉到東北以便效力。"夏人入侵，改爲定州行營副都部署。四年，移爲彰德軍留後，因爲得風病難以處理政務，改爲安化軍留後。景德初年，又因爲不勝任職務，被替换。當時議論北部邊境的防衛，孔守正還多次上表請求出行。皇上憐憫他，没有答應。不久，去世，享年六十六歲，贈官泰寧軍節度使。

## 譚延美

譚延美，大名朝城人。軀幹壯偉。少不逞，遇群盗聚謀將行剽劫，延美即趨就之。及就捕，法皆抵死，延美以與盗素不相識，獲免。自後往來澶、魏間，爲盗于鄉里，鄉里患之。周世宗鎮澶淵，募置帳下。即位，補殿前散都頭。從征淮南，以勞遷控鶴軍副指揮使。又從克三關。時太祖領禁兵，留督牙隊。

建隆元年，補控鶴指揮使，稍遷都虞候、馬步副都軍頭。征湖南，與解暉分領行營戰棹都指揮使。時汪端寇攻朗州甚急，招討慕容延釗遣延美率兵赴之，大敗賊衆，擒端以還。擢鐵騎副指揮使，領睦州刺史，四遷至内殿直都知。

太平興國初，爲蘄州刺史，連徙廬、壽、濠、光州軍巡檢使，劇賊之爲害者悉就捕。六年，徙知威虜軍。雍熙三年，舉兵北伐，命延美爲幽州西面行營都監，與田重進出飛狐北。俄遇敵，延美曰："彼恃衆易我，宜出其不意先攻之。"即麾騎軍直進，

譚延美，大名朝城人。體格壯健魁偉。少年時不得志，遇到群盗聚集謀劃將行搶劫，譚延美就跟隨他們。等到被逮捕，按法律都犯了死罪，譚延美因爲與强盗素不相識，獲得免死。他從此往來澶、魏之間，在家鄉做盗賊，家鄉人把他作爲禍害。周世宗鎮守澶淵，招募他安排到部下。世宗即位，補爲殿前散都頭。跟隨征伐淮南，因功升控鶴軍副指揮使。又跟隨攻克三關。當時太祖統率禁軍，留下他統領牙隊。

建隆元年，譚延美補爲控鶴指揮使，逐漸升爲都虞候、馬步副都軍頭。征伐湖南，他與解暉分别領行營戰棹都指揮使。當時汪端侵犯朗州非常緊急，招討使慕容延釗派遣譚延美率兵趕赴那裏，大敗賊衆，抓獲汪端返回。擢升鐵騎副指揮使，領睦州刺史，經過四次升遷爲内殿直都知。

太平興國初年，譚延美任蘄州刺史，接連調任廬州、壽州、濠州、光州軍巡檢使，把禍害當地的大盗全部逮捕。六年，調任威虜軍知軍。雍熙三年，舉兵北伐，任命譚延美爲幽州西面行營都監，與田重進出兵飛狐北。不久，遇到敵人，譚延美説："對方依仗人多輕視我們，應當出其不意先攻打他們。"指揮騎兵一直前進，敵兵將

敵兵將潰，大軍繼至，遂敗之，斬首五百，獲其將大鵬翼以獻，以功擢本州防禦使。逾年，改亳州，出爲鎮州鈐轄。

端拱元年，徙知寧遠軍。一旦，契丹兵抵城下，延美開門以示之，不敢入。圍城數日，開門如故，民出取芻糧者無異平日，契丹卒疑之，遂引去。二年，進邕州觀察使，判亳州，兼知代州。是時任邊郡者，皆令兼領内地一州，處其家屬。徙知潞、陝、涇州。咸平四年，以左領軍衛上將軍致仕。六年，卒，年八十三，贈建武軍節度。子繼倫至崇儀副使，雍虞部員外郎。

要潰散時，宋大軍緊接而來，打敗了他們，斬首五百級，俘獲他們的將領大鵬翼進獻，因功擢升本州防禦使。一年後，改任亳州，出朝爲鎮州鈐轄。

端拱元年，譚延美調任寧遠軍知軍。一天早晨，契丹兵到了城下，譚延美打開城門給他們看，契丹兵不敢進去。圍城幾天，城門一直開着，百姓出城取糧草跟平時没有不同，契丹兵最終懷疑怕中計，就撤走。二年，譚延美升爲邕州觀察使，判亳州，兼代州知州。這時，任職邊州的人，都讓他們兼領内地一州，安排他們的家屬。譚延美調爲潞州、陝州、涇州等州知州。咸平四年，以左領軍衛上將軍退休。六年，去世，享年八十三歲，贈官建武軍節度使。他的兒子譚繼倫官至崇儀副使，譚雍官至虞部員外郎。

### 元達

元達，初名守旻，洺州雞澤人。身長八尺餘，負膂力，善射。家業農，不任作苦，委耒耜，慨嘆而去之。事任俠，縱酒。嘗醉，見道旁槐樹，拔劍斬之，樹立斷。達私喜曰："吾聞李將軍射石虎飲羽，今樹爲我斷，豈神助歟?"嘗從少年數十百人欲起爲盜，里中父老交戒之，乃止。時郡以户籍調役，達當送徒闕下，行數舍，乃悉縱之，曰："吾觀汝曹，亦丈夫也，豈樂爲是哉? 可善自爲計，吾亦從此逝矣!"已而郡遣追捕，至則達援弓引滿待之，追者不敢近。由是亡命山林間，爲鄉里患。

太宗居晉邸時，達求見，得隸帳下。嘗侍太宗習射園亭，命之射，達射四發不中的，已而連中。上喜，爲更其名曰達。及即位，補御龍直隊長。雍熙初，累遷嬀州刺史，繼領本州團練使。時州郡部送亡命者至闕，左右諷殺之，達奏曰："此類竄匿者衆，豈能盡殺之哉? 不如赦之，以開

元達，最初名叫守旻，洺州雞澤人。身高八尺多，有體力，擅長射箭。他家從事農業，元達不想受勞作之苦，拋棄耕作，感慨嘆息而離家。他做事見義勇爲，放縱飲酒。曾經喝醉，見路旁的槐樹，拔劍砍樹，樹立刻斷了。元達私下高興地說："我聽説李將軍射石虎，箭深入石中。如今樹被我砍斷，難道是神助嗎?"他曾跟幾十上百個少年想發起做强盗，家鄉父老交相告誡他們，纔停止。當時州按户籍徵調勞役，元達負責送服役的人到京城，行走了數十百里，全部把他們放了，説："我看你們也是男子漢，難道樂意做這樣的事嗎? 可以自己好好打算，我也從此消失了!"事後州官派人追捕，追到時元達就把弓拉滿等待他們，追捕的人不敢靠近。因此逃亡成爲强盗，成爲鄉村的禍害。

太宗在晉王府邸的時候，元達求見，得以隸屬部下。曾經侍候太宗在園亭練習射箭，太宗叫他射箭，元達射四次不中箭靶，然後連連射中。太宗高興，爲他改名叫達。太宗即位後，元達補爲御龍直隊長。雍熙初年，多次升遷爲嬀州刺史，繼而領本州團練使。當時州吏押送亡命之徒到朝廷，皇帝左右的人勸説殺了他們，元達上奏説："這樣逃匿的人很多，怎麽能全部把他們殺

其自新之路，且以成好生之德。”上悦，因悉原之。端拱二年，擢侍衛步軍都虞候，領幽州刺史。歷北面行營都部署，由常山鎮入爲京城巡檢。淳化四年，卒，年四十二，贈昭化軍節度。

達雖奮自草野，歷職戎署，至交士夫，能折節盡禮，人以是稱之。

了呢？不如赦免他們，開自新之路，并且成全愛惜生靈的德行。”皇上喜悦，因而全部原諒他們。端拱二年，元達擢升侍衛步軍都虞候，領幽州刺史。歷任北面行營都部署，由常山鎮進朝廷任京城巡檢。淳化四年，去世，年四十二歲，贈官昭化軍節度使。

元達雖然由民間奮發而起，但歷任軍職，結交士大夫，能够屈己下人而合禮，人們因此稱譽他。

## 常思德

常思德，開封人。周顯德初，以材勇應募，隸天武軍，累遷神衛都虞候。雍熙初，從曹彬征幽州，因署牙校。尋鎮威虜軍。端拱初，以弓箭直都虞候領溪州刺史。淳化中，李順叛蜀，命往夔、峽招捕，師次達州新寧縣，調近州土兵掩殺賊徒三千餘人于梁山。時雷有終領大軍抵合州境上，賊衆二萬來拒。思德與尹元、裴莊等合擊之，合州遂平。賊帥田奉正、蘇榮據果州，思德因其遁而追捕之，斬首八百。果州既定，餘賊保渠州，及走廣安、梁山。乃分兵爲二：抵廣安、梁山者，思德領之；趣渠州者，元、莊領之。合力進討，盡殲其黨。自是川峽賴以安静，無復寇患，以功真授汝州刺史。

初，曹彬北征不利，至涿州，左右皆潰散，獨思德以所部護至易州。語人曰：“既備戎行，則與主帥同死生可也；若視利害以爲去就，將何面目以見君父乎？”太宗嘗聞其言，至是，陛辭，深加慰勞，且諭之曰：“爲臣以忠實爲本，汝少壯時，既以驍勇自效，且能盡心于主將，事朕之日雖久，而忠實如一。今雖老，亦當盡心乃職，庶無負乎朕之委寄也。”

未幾，移慶州路副都部署，屯邠州。咸平初，與李繼隆同部芻糧赴靈

常思德，開封人。後周顯德初年，靠才幹勇武響應招募，隸屬於天武軍，多次升遷爲神衛都虞候。雍熙初年，跟隨曹彬征伐幽州，因而安排爲牙校。不久鎮守威虜軍。端拱初年，以弓箭直都虞候領溪州刺史。淳化年間，李順在蜀中叛亂，命令他前往夔州、峽州招降捕捉，軍隊駐扎在達州新寧縣，調附近州的土兵在梁山襲擊殺死賊徒三千多人。當時雷有終率領大軍到合州邊境，賊衆二萬人來抵抗。常思德與尹元、裴莊等人聯合攻打他們，合州就此平定。賊帥田奉正、蘇榮盤據果州，常思德趁他們逃跑時追捕，斬首八百級。果州平定後，殘餘的賊衆保守渠州，又跑到廣安、梁山。官軍分兵爲二：到廣安、梁山的，由常思德率領；奔赴渠州的，由尹元、裴莊率領。合力進討，全部殲滅他們。從此川峽得以安静，不再有盗匪的禍患，常思德因功實授汝州刺史。

起初，曹彬北征失利，到了涿州，左右都潰散，惟獨常思德以所率軍保護曹彬到易州。對人説：“既然領兵一同出戰，就應與主帥同生共死；如果看利害來决定進退去留，將有什麽臉面來見皇上呢？”太宗聽到了他的話，到這時，辭别皇上，便對他深加慰勞，并且開導他説：“大臣以忠實爲本，你年輕力壯時，已經以驍勇效力，并且能盡心於主將，事奉我的時間雖然長久，但忠實如一。如今即使老了，也應當盡心本職，希望不要辜負我的期望。”

不久，常思德調任慶州路副都部署，駐守邠州。咸平初年，與李繼隆同時押送糧草赴靈州。

州。以疾改陳留都監，換左神武大將軍。二年，卒，年六十五。

因爲生病改爲陳留都監，換任左神武大將軍。二年，去世，享年六十五歲。

## 尹繼倫

尹繼倫，開封浚儀人。父勳，郢州防禦使。嘗內舉繼倫以爲可用，太祖以補殿直，權領虎捷指揮，預平嶺表，下金陵。太宗即位，改供奉官。從征太原，還，遷洛苑使，充北面緣邊都巡檢使。

尹繼倫，開封浚儀人。父親尹勳，任郢州防禦使。曾經以內親推舉尹繼倫認爲可用，太祖任命他補爲殿直，權領虎捷指揮，參與平定嶺表，攻下金陵。太宗即位，改爲供奉官。跟隨征伐太原，回來，升遷洛苑使，充任北面緣邊都巡檢使。

端拱中，威虜軍糧餽不繼，契丹潛議入寇。上聞，遣李繼隆發鎮、定兵萬餘，護送輜重數千乘。契丹將于越諜知之，率精銳數萬騎，將邀于路。繼倫適領兵巡徼，路與寇直，于越徑趨大軍，過繼倫軍，不顧而去。繼倫謂其麾下曰："寇蔑視我爾。彼南出而捷，還則乘勝驅我而北，不捷亦且泄怒於我，將無遺類矣。爲今日計，但當卷甲銜枚以躡之。彼銳氣前趣，不虞我之至，力戰而勝，足以自樹。縱死猶不失爲忠義，豈可泯然而死，爲胡地鬼乎！"衆皆憤激從命。繼倫令軍中秣馬，俟夜，人持短兵，潛躡其後，行數十里，至唐河、徐河間。天未明，敵去大軍四五里，會食訖將戰，繼隆方陣于前以待，繼倫從後急擊，殺其將皮室一人。皮室者，契丹相也。皮室既擒，衆遂驚潰。于越方食，失箸，爲短兵中其臂，創甚，乘善馬先遁。寇兵隨之大潰，相蹂踐死者無數，餘黨悉引去。契丹自是不敢窺邊，其平居相戒，則曰：當避"黑面大王"，以繼倫面黑故也。以功領長州刺史，仍兼巡檢。

端拱年間，威虜軍糧食供應不繼，契丹暗中商議入侵。皇上聽到此事，派遣李繼隆徵發鎮州、定州的士兵一萬多人，護送軍用物資幾千車。契丹于越大將軍偵察知道這件事，率數萬精銳的騎兵，將在路上攔截。尹繼倫正好領兵巡邏，路上與敵寇相遇，于越大將軍徑直催促大軍，經過尹繼倫的軍隊，看也不看就離開。尹繼倫對他的部下説："敵人蔑視我們。他們南去如果勝利，回來就乘勝驅趕我們而回北方，如果不勝也將對我們發泄忿怒，我們將無一幸存了。爲今之計，應當暗藏兵甲不出聲響地跟隨在他們後面。他們鋭氣十足地向前趕，不會考慮我們的到來，我們奮力作戰而取勝，足以自己有所建樹。即使死了還不失爲忠義，怎麽可以被消滅而死，成爲胡地的鬼呢！"大家都憤激從命。尹繼倫命令軍中喂飽了馬，等待夜晚，人人拿短兵器，悄悄跟隨在敵軍後面，行走幾十里，到了唐河、徐河一帶。天還没亮，敵人距宋大軍四五里，正值吃完飯後將要作戰，李繼隆布置方陣在前面等待敵人，尹繼倫從後面急速進擊，殺了他們的皮室將領一人。皮室，是契丹的宰相。皮室被擒以後，敵軍就驚駭逃散。于越大將軍正吃飯，丢下筷子，被短兵器擊中手臂，傷很重，騎好馬先逃跑。敵寇軍隊隨之大潰敗，相互踐踏而死的人無數，剩餘的人全部撤走。契丹從此不敢窺視邊境，他們平時互相告誡，就説：應當避開"黑面大王"，因爲尹繼倫臉黑的緣故。尹繼倫因功領長州刺史，仍兼巡檢。

淳化初，著作佐郎孫崇諫自契丹逃歸，太宗詢以邊事，極言徐河之戰

淳化初年，著作佐郎孫崇諫從契丹逃回，太宗以邊防的事詢問他，他極力説徐河戰役契丹喪

契丹爲之奪氣，故每聞繼倫名，則倉皇不知所措。於是遷繼倫尚食使，領長州團練使，以勵邊將。淳化五年，李繼隆奉詔討夏州，以繼倫爲河西兵馬都監。未幾，以深州團練使領本州駐泊兵馬部署。

失了膽氣，所以每次聽到尹繼倫的名字，就倉皇不知所措。於是升尹繼倫爲尚食使，領長州團練使，以鼓勵邊防將領。淳化五年，李繼隆奉詔討伐夏州，任命尹繼倫爲河西兵馬都監。不久，以深州團練使領本州駐泊兵馬部署。

至道二年，分遣將帥爲五道，以討李繼遷。時大將李繼隆由靈環路往，逗撓不進，上怒，急召繼倫至京師，授靈、慶兵馬副都部署，欲以夾輔繼隆也。時繼倫已被病，强起受詔。上素聞其嗜酒，以上尊酒賜而遣之。即日乘驛赴行營，至慶州卒，年五十。上聞之嗟悼，賻賵加等，遣中使護其喪而歸葬焉。

至道二年，分别派遣將帥爲五路，討伐李繼遷。當時大將李繼隆由靈環路前往，徘徊觀望不前進，皇上發怒，緊急召尹繼倫到京城，任靈、慶兵馬副都部署，想用他來輔佐李繼隆。這時尹繼倫已經生病，勉强起來接受詔令。皇上聽説他嗜酒，拿上等酒賜給他而派遣他。尹繼倫當日乘驛車趕赴行營，到慶州去世，年五十歲。皇上聽到這個消息嘆息悲傷，贈給助喪財禮增加等級，派宦官負責他的喪事而回鄉安葬。

**薛超**

薛超，遼州平城人。少有勇力。乾德初，應募爲虎捷卒。從崔彦進伐蜀平，録功補虞候，遷十將。太平興國初，四遷至天武指揮使。從征太原，領游騎千人備禦鎮、定境上，以張軍勢。及車駕還，契丹頻寇鎮、定，侵掠無已。超從大將劉廷翰率兵至徐河，賊將領騎十餘出挑戰，超躍馬直前，連射數人斃，敵勢遂却。大軍乘之奮擊，斬首萬餘級。以功加步軍都軍頭，遷神衛軍都校，領叙州刺史。

薛超，遼州平城人。少年時勇敢有膽力。乾德初年，響應招募當了虎捷兵。跟隨崔彦進伐蜀并平定，記録功勞補爲虞候，升爲十將。太平興國初年，經四次提拔爲天武指揮使。跟隨征伐太原，率領流動騎兵一千人在鎮州、定州的邊境上防備，以擴大軍勢。皇帝回朝，契丹頻頻入侵鎮州、定州，侵犯掠奪没完没了。薛超跟隨大將劉廷翰率兵到徐河，賊將率領十多個騎兵出來挑戰，薛超躍馬直前，連續射死幾人，敵人退却。大軍乘此奮勇進擊，斬首一萬多級。因功加官步軍都軍頭，升神衛軍都校，領叙州刺史。

雍熙三年，從潘美北征，至雁門、西陘，路與契丹遇，又戰敗之。追至寰州，斬首五百餘級，其將趙彦辛以城降。超連被創，流血濡甲縷，部分軍士自若，乘勝抵應州，其節度副使艾正以城降。還，加馬步軍都軍頭。淳化初，屯鎮州，遷天武指揮使，領澄州團練使。至道元年，卒，年五十七。

雍熙三年，跟隨潘美北征，到雁門、西陘，路上與契丹軍相遇，又戰敗他們。追到寰州，斬首五百多級，他們的將領趙彦辛以城投降。薛超接連受傷，流血浸濕鎧甲的絲縷，但仍神色自如地部署軍士，乘勝抵達應州，契丹節度副使艾正以城投降。回朝，薛超加官馬步軍都軍頭。淳化初年，駐守鎮州，升天武指揮使，領澄州團練使。至道元年，去世，年五十七歲。

**丁罕**

丁罕者，潁州人。應募補衛士，

丁罕，潁州人。響應招募補爲衛士，多次升

累遷指揮使。從劉廷翰戰徐河，以奪橋功遷本軍都虞候。累遷天武指揮使，領獎州團練使。淳化三年，出爲澤州團練使、知霸州。會河溢壞城壘，罕以私錢募築，民咸德之。五年，以容州觀察使領靈環路行營都部署，與李繼遷戰，斬首俘獲以數萬計。至道中，率兵從大將李繼隆出青岡峽，賊聞先遁，追十日程，不見而返。三年，真拜密州觀察使、知威虜軍，徙貝州。咸平二年，卒。子守德，能世其家。

遷爲指揮使。跟隨劉廷翰在徐河戰鬥，靠奪橋的功勞升本軍都虞候。多次升遷爲天武指揮使，領獎州團練使。淳化三年，出任澤州團練使、霸州知州。正值黄河溢水毀壞城堡，丁罕拿出自己的錢募人修築，百姓都感激他。五年，丁罕以容州觀察使領靈環路行營都部署，與李繼遷交戰，斬首俘獲的人以數萬計。至道年間，丁罕率兵跟隨大將李繼隆出兵青岡峽，賊寇聽到消息先逃跑，追了十天的路程，没有看見而返回。三年，丁罕實任密州觀察使、威虜軍知軍，移貝州。咸平二年，去世。他的兒子丁守德，能够繼承家業。

## 趙瑫

趙瑫者，貝州清河人。由衛士累遷龍衛指揮使。亦以徐河戰功，加鎮州團練使，至兵馬部署。至道二年，卒于官，年七十。贈歸義軍節度使。

趙瑫，貝州清河人。由衛士多次升遷爲龍衛指揮使。也靠徐河的戰功，加官鎮州團練使，官至兵馬部署。至道二年，在任職時去世，享年七十歲。贈官歸義軍節度使。

## 郭密

郭密，貝州經城人。軀幹雄偉，膂力絶人。幼孤，隨母適同郡王乙，因冒姓王氏。以知瀛州馬仁瑀薦，隸晉王帳下，給事左右。太宗即位，補指揮使，復姓郭氏。至淳化間，凡八遷，移貝州駐泊兵馬部署。會夏人寇邊，以密有武略，擢領安州觀察使，充靈州兵馬都部署。訓練士卒，號令嚴肅，夏人畏服，邊境賴以寧謐。至道二年，卒，年五十八。贈保順軍節度。

郭密，貝州經城人。身軀雄偉，體力超人。幼年時喪父，隨母親嫁給同州的王乙，因而改姓王。因爲瀛州知州馬仁瑀的推薦，隸屬於晉王部下，供職左右。太宗即位，補爲指揮使，恢復姓郭。到淳化年間，總共八次升遷，調任貝州駐泊兵馬部署。夏人侵犯邊境，因爲郭密有軍事謀略，擢升領安州觀察使，充任靈州兵馬都部署。訓練士兵，號令嚴肅，夏軍畏懼佩服，邊境靠他得以安寧平静。至道二年，去世，年五十八歲。贈官保順軍節度使。

## 傅思讓

傅思讓者，冀州信都人。少無賴，有勇力，善騎射。太宗居晉邸，補親事都校。即位，補衛士直長，累遷至平州刺史。奉詔破契丹兵于唐興口。端拱中，四遷爲容州觀察使、知莫州，移隴州。上命殿中丞林特同判州事，以夾輔之，以思讓所爲多不法故也。至道二年，卒，年七十四。贈

傅思讓，冀州信都人。少年無賴，勇敢有體力，擅長騎馬射箭。太宗在晉王邸時，補爲親事都校。太宗即位，補爲衛士直長，多次升遷爲平州刺史。奉詔在唐興口打敗契丹兵。端拱年間，經四次升遷爲容州觀察使、莫州知州，調任隴州知州。皇上命令殿中丞林特同判州事，以輔佐他，是因爲傅思讓所做的事大多違法的緣故。至道二年，去世，享年七十四歲。贈官保順軍節

保順軍節度。

度使。

### 李斌

李斌者，青州人。太宗在晉邸，聞其狀貌魁偉，召置左右。即位，補御龍直副指揮使。太平興國中，以天武指揮使領鄭州刺史。七年，坐嘗受秦王廷美饋遺，貶曹州都校。雍熙三年，遷營州刺史。四年，領溪州團練使，連爲貝、冀二州駐泊都監。淳化中，繼領萊州、洺州團練使。勤於政理，人服其清慎，轉運使陳緯以狀聞於朝。至道初，拜桂州觀察使，仍判洺州，徙滄州。及代，吏民不忍其去，鄰境亦上其善狀，詔書褒美之。咸平三年，卒，年六十一。

李斌，青州人。太宗在晉王府時，聽說他狀貌魁偉，召來安置在左右。太宗即位，補爲御龍直副指揮使。太平興國年間，以天武指揮使領鄭州刺史。七年，因爲接受秦王廷美的饋贈受牽連，貶爲曹州都校。雍熙三年，升爲營州刺史。四年，領溪州團練使，連任貝、冀二州駐泊都監。淳化年間，接連領萊州、洺州團練使。勤於政事，人們佩服他的清廉謹慎，轉運使陳緯向朝廷報告他的事迹。至道初年，爲桂州觀察使，判洺州，調任滄州。任滿離職，官吏人民不忍心他離去，鄰近地區也上奏他的事迹，下詔褒揚他。咸平三年，去世，享年六十一歲。

### 田仁朗

田仁朗，大名元城人。父武仕晉，昭義軍節度使。仁朗以父任西頭供奉官。太祖即位，從討李重進，攻城有功，還，與右神武統軍陳承昭浚五丈河，以通漕運。

乾德中，討蜀，命仁朗爲鳳州路壕寨都監。伐木除道，大軍以濟，録功遷染院副使。太祖征太原，與陳承昭壅汾水灌城。城將陷，會班師。俄遷内染院使，數日改左藏庫使。爲中官所譖，太祖怒，立召詰之，至殿門，命去冠帶。仁朗神色不撓，從容曰："臣嘗從破蜀，秋毫無犯，陛下固知之。今主藏禁中，豈復爲奸利以自污？"太祖怒釋，止停其職。

開寶六年，起爲榷易使。七年，以西北邊内侵，選知慶州。仁朗至，率麾下往擊之，短兵將接，前鋒稍却，仁朗斬指揮使二人，軍中震恐，爭乞效命，遂大破之。其酋長相率請和，仁朗烹牛置酒與之約誓，邊境乃寧，璽書褒美。

田仁朗，大名元城人。父親田武在後晉做官，爲昭義軍節度使。田仁朗靠父親而任西頭供奉官。太祖即位，田仁朗跟隨討伐李重進，攻城有功，回來，與右神武統軍陳承昭疏浚五丈河，以通漕運。

乾德年間，討伐蜀，任命田仁朗爲鳳州路壕寨都監。伐木修路，大軍得以前進，田仁朗記録功勞升遷染院副使。太祖征伐太原，與陳承昭堵塞汾水灌太原城。城將要陷落，恰值班師。很快升遷内染院使，幾天後改爲左藏庫使。被宦官誣告，太祖發怒，立即召他來責問，到了殿門，命令除去官帽朝帶。田仁朗神色不變，從容地說："我曾經跟隨攻克蜀，秋毫無犯，陛下原本知道這些。今天在宫中主管庫藏，難道還會做奸惡謀利的事來玷污自己？"太祖怒氣消解，僅停罷他的職務。

開寶六年，田仁朗被起用爲榷易使。七年，因爲西北邊境被入侵，選爲慶州知州。田仁朗到任，率部下攻打敵軍，將要以短兵器交戰，前鋒稍稍退却，田仁朗殺掉指揮使二人，軍中震動恐懼，爭相請求捨命報效，終於大敗敵人。敵人的酋長相約來請和，田仁朗煮牛設酒與他們訂立盟約，邊境這纔安寧，皇上下璽書褒揚他。

太平興國初，秦州羌爲寇，命仁朗屯兵清水。會李飛雄事敗，召爲西上閤門使。四年，征太原，命仁朗與閤門祗候劉緒按行太原城四面壕寨，閱視攻城梯衝、器械。太原平，留仁朗爲兵馬鈐轄，閑廄使武再興、軍器庫副使賈湜并爲巡檢。俄命仁朗與再興役民築榆次新城。從幸大名，又命爲滄州鈐轄，俄遷東上閤門使、知秦州。九年，判四方館事。會議東封，命仁朗自京抵泰山，督役治道。

太平興國初年，秦州羌人入侵，命令田仁朗駐兵清水。恰值李飛雄事敗，召田仁朗爲西上閤門使。四年，征伐太原，命令田仁朗與閤門祗候劉緒巡行太原城四面的城壕營寨，視察攻城的雲梯、衝車、器械。太原平定，留下田仁朗任兵馬鈐轄，閑廄使武再興、軍器庫副使賈湜一同任巡檢。接着命令田仁朗與武再興招募百姓修築榆次新城。跟隨皇帝到大名，又任命爲滄州鈐轄，很快升爲東上閤門使、秦州知州。九年，判四方館事。適逢議論東封泰山，命令田仁朗從京城到達泰山，監督勞役修路。

李繼遷爲亂，命仁朗率兵巡銀、夏。歲餘召還。未幾，繼遷攻麟州，誘殺曹光實，遂圍三族寨。命仁朗與閤門使王侁、副使董愿、宮苑使李繼隆，馳傳發邊兵數千擊之。仁朗次綏州，奏請益兵，留月餘俟報。會三族寨將折遇乜殺監軍使者，與繼遷合。太宗聞之大怒，亟遣軍器庫使劉文裕自三交乘疾置代仁朗。繼遷乘急攻撫寧寨，仁朗不知爲文裕所代，喜謂諸將曰："敵人逐水草散保岩險，常烏合爲寇，勝則進，敗則走，無以窮其巢穴。今繼遷嘯聚羌、戎數萬，盡鋭以攻孤壘，撫寧小而固，兵少而精，未可以旬浹破。當留信宿，俟其困，以大兵臨之，分强弩三百，邀其歸路，必成擒矣。"仁朗部署已定，欲示閑暇，日縱其樗博，不恤軍事。

李繼遷作亂，命令田仁朗率兵巡視銀州、夏州。一年多召回。不久，李繼遷進攻麟州，誘殺曹光實，包圍三族寨。命令田仁朗與閤門使王侁、副使董愿、宮苑使李繼隆，由驛站飛傳發守邊的士兵幾千人進攻他們。田仁朗駐扎在綏州，奏請增兵，停留一個多月等候答覆。正逢三族寨將領折遇乜殺了監軍使者，與李繼遷聯合。太宗聽到這事大怒，趕緊派遣軍器庫使劉文裕從三交駕車急速替代田仁朗。李繼遷乘着危急進攻撫寧寨，田仁朗不知被劉文裕所替代，高興地對將領們説："敵人追隨有水源草地的地方，分散保衛險要之處，常常倉促集合來侵犯，勝利就前進，失敗就逃走，不能窮追他們的巢穴。如今李繼遷號召并集合羌人、戎人幾萬人，派出精鋭的部隊來進攻孤單的營壘，撫寧小但堅固，兵少但精鋭，不可能在十天内攻克。應當留下兩夜，等待他們困乏，以大軍逼近他們，分派强弩手三百人，在他們回去的路上攔截他們，必定能捕捉李繼遷了。"田仁朗布置已定，想示以閑暇，每天盡情地賭博，不審察軍事。

上知之，遣使召仁朗赴闕，下御史按問仁朗請益兵及陷三族狀。仁朗對曰："所召銀、綏、夏兵，其州皆留防城，不遣。所部有千餘人，皆曹光實舊卒，器甲不完，故請益兵。況轉輸芻粟未備，三族寨與綏相去道遠，非元詔所救。昨臣已定擒繼遷策，會詔代臣，其謀不果。"因言：

皇上知道了，派使臣召田仁朗到朝廷，下御史臺審訊他請求增兵以及陷落三族寨的情況。田仁朗回答説："徵召銀州、綏州、夏州的軍隊，因這些州都留人防城，而没有派遣。我的軍隊有一千多人，都是曹光實的老兵，兵器鎧甲不完備，所以請求增兵。況且運輸的糧草没有準備，三族寨與綏州相距路遠，不是最初的詔書所能援救的。最近我已經定下捕捉李繼遷的計策，正好

"繼遷得部落情，願降優詔懷來之，或以厚利啖諸酋長密圖之；不爾，恐他日難制，大爲邊患。"御史以其狀聞，上大怒，切責憲府官吏曰："仁朗不恤軍政，得爲過乎？"大理遂當仁朗乏軍興及征人違期二十日以上，坐死，上特貸之，下詔責授商州團練副使，馳驛發遣。

下詔替代了我，這個計謀没有實現。"趁機説："李繼遷得到部落人心，希望降下優待的詔書招降他，或者用厚利引誘酋長們秘密謀取他；不這樣，恐怕他日難以制服，成爲邊疆的大患。"御史把他的情况報告皇上，皇上大怒，嚴詞譴責御史臺的官吏説："田仁朗不管軍政，能成爲罪嗎？"大理寺於是判田仁朗耽誤軍用物資徵集調撥以及出征的人違失期限二十天以上，定死罪，皇上特別寬免他，下詔書責降爲商州團練副使，飛快發遣。

是役也，仁朗計已决，爲王侁等所構，逗撓不進軍，故及於貶。後數月，上知其無罪，召拜右神武軍大將軍。部修河北東路諸州城池，數月而就。留知雄州，加領澄州刺史。時河北用兵，大藩多用節將，朝議以通判權位不倫，選諸司使有吏幹者佐之，以仁朗知定州節度副使事。俄召赴闕，未聞命而卒，年六十，時端拱二年也。

這次戰役，田仁朗計策已經决定，被王侁等人誣陷，徘徊觀望而不進軍，所以被貶責。幾個月後，皇上知道他没有罪，召授右神武軍大將軍。指揮修河北東路各州的城池，幾個月就完工。留爲雄州知州，加領澄州刺史。當時河北用兵，大的軍鎮多用節度使，朝廷議論認爲通判的權位不相稱，挑選各部門能幹的人輔佐他們，任命田仁朗知定州節度副使事。接着召回朝廷，没有聽到任命而死去，享年六十歲，這時是端拱二年。

仁朗性沉厚，有謀略。頗涉書傳，所至有善政。雅好音律，尤臻其妙。時内職中咸以仁朗爲稱首，故死之日人多惜之。

田仁朗性情穩重，有謀略。讀過很多典籍史傳，所到之處有善政。很喜歡音樂，知其奥妙。當時在朝内供職的官員都稱道田仁朗爲第一，所以死的時候人們很惋惜。

## 劉謙

劉謙，博州堂邑人。曾祖直，以純厚聞于鄉黨，里有盗其衣者，置不問。州將廉知，俾人故竊其衣，亦不訴理，即召詰前盗衣者，俾還之。直紿云："衣乃自以遺少年，非竊也。"州將義之，賜以金帛，不受而去。父仁罕，輕俠自任。五代末，寇盗充斥，仁罕率衆斷澶州浮橋以潰賊，因誘獲數十人，出芻粟給官軍，補内黄鎮將。嘗因事至酒家，遇群寇暴集，以計悉梟其首，携詣西京留守向拱，補汜水鎮將，俄爲散都頭。宋初，遷許州龍衛副指揮使。會王師征廣南，爲前鋒，還，改同州都校，

劉謙，博州堂邑人。曾祖劉直，因爲純樸厚道聞名於鄉人間，鄉人偷他的衣服，他置之不問。州將查訪知道，派人故意偷他的衣服，他也不控告理會，召來責問上次偷衣服的人，把衣服還給他。劉直爲其開脱説："衣服是我自己送給少年的，不是他偷的。"州將認爲他仁義，賜給金帛，他没有接受而離去。父親劉仁罕，以輕財重義爲己任。五代末年，盗匪充斥，劉仁罕率衆人截斷澶州的浮橋以瓦解盗賊，因而引誘抓獲了幾十人，劉仁罕交納糧草給官軍，補爲内黄鎮將。曾因事到酒店，遇到成群强盗突然聚集，用計全部砍了他們的頭，帶着去拜訪西京留守向拱，補爲汜水鎮將，接着任爲散都頭。宋朝初年，升許州龍衛副指揮使。正值朝廷的軍隊攻打

卒。

謙少感概，不拘小節。初詣嶺表省父，仁罕資以金帛，令北歸行商。還堂邑舊墅，嘗爲鄉里惡少所辱，謙不勝怒，毆殺之。亡命京師，遂應募從軍，補衛士，稍遷内殿直都知。至道初，真宗升儲邸，增補宫衛，太宗御便坐，親選諸校，授謙西頭供奉官、東宫親衛都知，賜袍笏、靴帶、器幣。真宗即位，擢授洛苑使。謙起行伍，不樂禁職，求换秩，改殿前左班指揮使，給諸司使奉料。咸平初，遷御前忠佐馬步軍都軍頭，領勤州刺史，加殿前右班都虞候。上幸大名，至北苑，屬謙有疾，遣歸將護，謙懇請從行。既俾其二子隨侍，仍挾尚醫以從，御厨調膳以給之。疾瘳，毁所服鞍勒以遺中使，上聞，賜白金二百兩。駕還，改捧日左厢都指揮使，領本州團練使。四年，遷捧日、天武四厢都指揮使，領本州防禦使，權殿前都虞候。

時高翰爲天武左厢都校，有卒負債殺人，瘞尸翰營中，累日，發土得之。上怒翰失檢察，執見于便殿。謙即前奏："翰職在巡邏及閲教諸軍，不時在營，本營事宜責之軍頭。"上爲釋翰罪。

景德初，加侍衛馬軍都虞候，改領潯州防禦使，俄權步軍都指揮使。明年冬，制授殿前副都指揮使、振武軍節度。先是，謙久權殿前都虞候，俄擢曹璨正授，謙頗形慨嘆。至是，璨副馬軍，而升謙領禁衛焉。河北屯兵，常以八月給冬衣。謙上言邊城早寒，請給以六月。後以爲例。無何，以足疾求典郡，上召見敦勉之。

大中祥符初，從東封，上升泰

廣南，劉仁罕爲前鋒，回來，改任同州都校，去世。

劉謙少年時感情激憤，不拘小節。當初到嶺表探望父親，劉仁罕資助給他金帛，讓他回到北方經商。他回到堂邑舊别墅，曾被家鄉惡少侮辱，劉謙忍不住發怒，打死了他。逃命到京城，於是響應招募從軍，補爲衛士，逐漸升爲内殿直都知。至道初年，真宗立爲太子，增補宫禁衛士，太宗到别室，親自挑選兵校，授劉謙爲西頭供奉官、東宫親衛都知，賞賜袍笏、靴帶、器幣。真宗即位，擢升洛苑使。劉謙出身行伍，不願在宫禁任職，請求换官級，改爲殿前左班指揮使，供給各司使俸禄。咸平初年，升遷御前忠佐馬步軍都軍頭，領勤州刺史，加官殿前右班都虞候。皇上到大名，到了北苑，劉謙有病，派回調養護理，劉謙懇切請求隨行。就派他的兩個兒子跟隨侍候，帶上御醫跟隨，御厨調治膳食供養。病愈，他取下自己的衣服馬鞍和馬絡頭給宦官，皇上聽到這件事，賜給他白金二百兩。皇帝回來，劉謙改任捧日左厢都指揮使，領本州團練使。四年，升遷捧日、天武四厢都指揮使，領本州防禦使，權殿前都虞候。

當時高翰爲天武左厢都校，有個士兵負債殺人，把尸體埋葬在高翰的軍營中，幾天後，挖土得到尸體。皇上怨怒高翰失於檢察，捉拿到便殿求見。劉謙上前奏道："高翰的職責在於巡邏和教練諸軍，不常在軍營中，本營的事應該責罰軍頭。"皇上就開脱了高翰的罪過。

景德初年，劉謙加官侍衛馬軍都虞候，改領潯州防禦使，不久權步軍都指揮使。第二年冬，授殿前副都指揮使、振武軍節度使。此前，劉謙長期權殿前都虞候，不久提拔曹璨正式任此職，劉謙頗爲感慨嘆息。到這時，曹璨爲馬軍副使，而提升劉謙統領宫廷警衛。河北屯兵，常常在八月時發給冬天衣服。劉謙進言邊境早寒，請求在六月時發給。後來成爲慣例。没過多久，劉謙因爲脚病請求任州職，皇上召見并慰勉他。

大中祥符初年，劉謙跟隨真宗東封泰山，皇

山，詔都總山下馬步諸軍，與西京左藏庫副使趙守倫閱視山門，設施有法，著籍者乃得上焉。禮成，進授都指揮使，移領保静軍節度。明年八月，卒，年六十，贈侍中。初，謙將應募，與同軍王仁德訊於日者。日者指謙謂仁德曰："爾當爲此人厩吏。"及謙帥殿前，仁德果隸役厩中。

子懷懿，後爲東染院副使；懷詮，内殿崇班，閤門祇候。

論曰：宋初諸將，率奮自草野，出身戎行，雖盗賊無賴，亦厠其間，與屠狗販繒者何以異哉？及見於用，皆能卓卓自樹，由御之得其道也。劉福御下有方略，所至著績，受禄雖厚，而不爲燕安之謀，可謂國爾忘家者矣。守忠練達邊事，褆身謙慎，弭卒校之變於談笑之頃，非善於行權者不能也。仁朗沈毅有謀，累從征討，綏州之役，不惟無功，而反坐逗撓，豈其計之不善哉？特爲讒邪所構爾。自餘諸子，皆積戰功以取通侯。若延美之開門示敵，思德之翼衛主帥，繼倫之襲擊契丹，薛超之裹創赴戰，元達之請赦亡命，郭密之訓撫士卒，斯皆忠義仁勇，有足稱者。罕、瑫、思讓，若斌、若謙，雖乏奇功，而亦克共乃職，能寡過者也。守正素練戎旅，累任邊要，而矜勞肆忿，視於勞謙之君子，能無愧乎。

上登泰山，詔令他總管山下的馬步各軍，與西京左藏庫副使趙守倫巡視山門，安排有方，入名册的纔可以登山。禮儀完成，劉謙進升都指揮使，移領保静軍節度使。第二年八月，去世，享年六十歲，贈官侍中。起初，劉謙將響應招募，與同一軍的王仁德詢問看相算命的人。算命的人指着劉謙對王仁德説："你當成爲這個人的養馬官。"等到劉謙統率殿前軍，王仁德果然隸屬劉謙爲養馬官。

劉謙的兒子劉懷懿，後來任東染院副使；劉懷詮，任内殿崇班，閤門祇候。

論曰：宋初的各位將領，大都從民間奮發起家，出身行伍，即使是盗賊無賴，也身列其間，與殺狗和販賣絲綢的人有什麽不同呢？等到被任用，都能有卓越的建樹，這是由於駕馭他們得法。劉福統率下屬有方略，所到之處都有治績，受禄雖厚，但不作享受的打算，可稱得上是爲國忘家的人。安守忠熟悉邊防事務，立身謙虚謹慎，在談笑之間消除士兵軍官的謀變，如果不是善於行使權力的人是不能做到的。田仁朗沉穩堅毅有智謀，多次跟隨征討，綏州戰役，不僅無功，反而因爲怯陣避敵被治罪，難道是他的計謀不好嗎？衹是被讒佞奸邪之人誣陷罷了。其餘諸位，都累積戰功而獲得功名爵位。至於譚延美開門示敵，常思德護衛主帥，尹繼倫襲擊契丹，薛超包扎傷口出戰，元達請求赦免亡命之徒，郭密訓誨安撫士卒，都是忠義仁愛而勇敢，足以稱道。丁罕、趙瑫、傅思讓，如李斌、如劉謙，雖然缺乏奇功，但也能够勝任職責，減少過失。孔守正熟悉軍事，多次任邊疆要職，但誇耀功績肆意泄忿，與勤勞謙恭的君子相比，能不慚愧嗎？



# 宋史卷二百七十六

## 列傳第三十五

劉保勳　滕中正　劉蟠　孔承恭　宋璫

袁廓　樊知古　郭載(附)　臧丙　徐休復　張觀　陳從信

張平　(子)從吉　王繼昇　(子)昭遠　尹憲　王賓　安忠

### 劉保勳

劉保勳字脩業，河南人。父處讓，仕後唐，入晋拜樞密使，出爲彰德軍節度。保勳少好騎射。後唐清泰中，裁十許歲，攝潞州左司馬，隨父署彰德軍衙内都校。父卒，補供奉官。習刑名之學，頗工詩。因獻詩，宰相桑維翰奇之，奏擢爲太常丞。歷漢爲秘書丞。周廣順初，有薦其詳練法律，兼大理正，遷工部員外郎。歷掌鄆宋楚三州鹽、麯、商税。

宋初，拜户部。遭母喪，起復，出掌蘄口榷茶。徙雲安監鹽制置使，歲滿，出羡餘百萬，轉運使欲以狀聞，保勳曰："貪官物爲己功，可乎?"乃止。開寶初，遷司封員外郎、監左藏庫。六年，知宋州。太平興國初，遷祠部郎中，通判晋州。二年，選爲江南西路轉運使，賜錢百萬。三年，徙兩浙東北路。太宗征晋陽，改户部郎中，爲隨軍轉運使兼勾當北面轉運事。又與侯陟同勾當軍前諸事。會陝西北路轉運使雷德驤調發沁州軍糧後期，詔劾德驤，以保勳代之。太原平，命知并州。逾年，召入判大理寺，出知昇州。是冬，召歸，點檢三

劉保勳字脩業，河南人。父親劉處讓，在後唐做官，入後晋爲樞密使，出朝爲彰德軍節度使。劉保勳少年時喜歡騎馬射箭。後唐清泰年間，纔十來歲，代理潞州左司馬，跟隨父親署爲彰德軍衙内都校。父親去世，補爲供奉官。他學習刑名之學，擅長寫詩。因爲獻詩，受到宰相桑維翰賞識，上奏提升爲太常丞。經歷後漢爲秘書丞。後周廣順初年，有人推薦他熟悉法律，兼任大理正，升工部員外郎。歷任掌管鄆州、宋州、楚州三州的鹽、麯和商税。

宋朝初年，劉保勳在户部任職。遭逢母親去世，服喪期未滿而起用，出朝爲掌管蘄口茶葉專賣。調任雲安監鹽制置使，任職期滿，交納賦税結餘一百萬，轉運使想上報這事，劉保勳説："以公家財物作爲自己的功勞，可以嗎?"這纔停止。開寶初年，劉保勳升司封員外郎、監左藏庫。六年，爲宋州知州。太平興國初年，升祠部郎中，通判晋州。二年，選任爲江南西路轉運使，賜給錢一百萬。三年，調往兩浙東北路。太宗征伐晋陽，改爲户部郎中，爲隨軍轉運使兼勾當北面轉運事。又與侯陟一同擔任勾當軍前諸事。正逢陝西北路轉運使雷德驤調發沁州軍糧延誤期限，下詔彈劾雷德驤，任命劉保勳代替他。太原平定，任命劉保勳爲并州知州。過了一年，召入朝判大理寺，出朝爲昇州知州。當年冬，召

司開拆司，會鹽鐵使闕，又命權領其事。遷兵部郎中兼判三司勾院。

回，任命點檢三司開拆司，正值鹽鐵使位缺，又任命他代領鹽鐵使事。升兵部郎中兼判三司勾院。

八年，拜右諫議大夫，俄知開封府。寡婦劉詣府訴夫王前妻子元吉置堇食中，毒己將死。按驗獄成，元吉妻撾登聞鼓訴冤，事下御史臺。其實劉有奸狀，元吉知之，劉慚悸成疾，故誣告之。保勳坐奪奉三月，俄以辛仲甫代之。未幾，復判大理寺。雍熙二年，權御史中丞兼勾當差遣院。是秋，罷權中丞。

八年，劉保勳爲右諫議大夫，接着爲開封府知府。寡婦劉氏到開封府控告丈夫王某前妻的兒子王元吉放烏頭到食物中，毒害自己快要死去。審訊檢驗案件成立，王元吉的妻子敲登聞鼓訴説冤枉，事情交給御史臺。其實劉氏有通奸情況，王元吉知道後，劉氏慚愧害怕成病，所以誣告他。劉保勳因此罰扣薪俸三個月，隨即任命辛仲甫取代他。不久，又判大理寺。雍熙二年，權御史中丞兼勾當差遣院。當年秋，罷免權御史中丞。

三年春，命曹彬等征幽州，保勳以本官知幽州行府事。子利涉以開封府兵曹督芻粟隨軍，常從其父。會王師不利，濟拒馬河，更相蹂躪，多死。保勳馬陷淖中，利涉自後掀出之，力不勝，人馬相擠壓，遂俱死。時年六十二。上命恤其後。保勳三子：二子先保勳死，季子隨没，以其孫巨川爲嗣，授秘書正字。端拱初，特召贈工部侍郎。

三年春，命令曹彬等人攻打幽州，劉保勳以本官爲幽州知州行知府事。兒子劉利涉以開封府兵曹監督糧草跟隨軍隊，常常隨從父親。朝廷的軍隊失敗，渡拒馬河，相互踐踏，死了很多人。劉保勳的馬陷在泥淖中，劉利涉從後面把馬掀出來，氣力不足，人馬相互擠壓，就都死去。劉保勳當時六十二歲。皇上命令周濟他的後代。劉保勳有三個兒子：二兒子先劉保勳而死，小兒子隨後死去，由他的孫子劉巨川做繼承人，授秘書正字。端拱初年，特別下詔追贈工部侍郎。

保勳性純謹，少寐，未嘗忤物，精於吏事，不憚繁劇。嘗語人曰："吾受君命未嘗辭避，接同僚未嘗失意，居家積貲未嘗至千錢。"及死，聞者皆痛惜之。至道三年，又録其次孫世長爲正字。咸平初，保勳妻卒，詔賜錢十萬。巨川，累爲比部郎中。

劉保勳性情忠厚謹慎，睡眠少，不曾得罪人，精於治政，不怕事務繁重。曾經對人説："我接受君王的命令未曾推辭迴避，與同僚未曾意見不合，居家積財未曾到一千錢。"死後，聽到的人都痛惜他。至道三年，又録用他的第二個孫子劉世長爲正字。咸平初年，劉保勳的妻子去世，下詔賜錢十萬。劉巨川，多次升官爲比部郎中。

## 滕中正

滕中正字普光，青州北海人。曾祖瑶，高郵令。祖煦，即墨令。父保裔，興平令。中正弱冠，舉進士不第。周顯德中，滑帥向拱奏辟爲掌書記。拱移鎮彭門，會中正丁外艱，復表奪情，仍署舊職，加朝散大夫。拱鎮襄陽，以中正爲襄、均、房、復觀

滕中正字普光，青州北海人。曾祖滕瑶，任高郵令。祖父滕煦，任即墨令。父親滕保裔，任興平令。滕中正加冠成人，考進士未考中。後周顯德年間，滑帥向拱上奏徵召爲掌書記。向拱移鎮彭門，正值滕中正的父親去世，又上表奪情起用，仍署任舊職，加官朝散大夫。向拱鎮守襄陽，任命滕中正爲襄、均、房、復觀察判官。等

察判官。及留守西洛，又奏署河南府判官、檢校户部員外郎。

乾德五年，度支員外郎侯陟表中正有材幹，入爲殿中侍御史。兩川平，選知興元府，判西京留臺，俄通判河南府留守司事。太祖雩祀西洛，以祗事之勤，轉倉部員外郎。

太宗即位，遷考功員外郎，授四川東路轉運使。太平興國五年，召爲膳部郎中兼侍御史知雜事。六年，命與中書舍人郭贄、户部郎中雷德驤同知京朝官考課。中正嘗薦舉監察御史張白知蔡州，假貸官錢二百貫糴粟麥以射利，坐棄市。中正降爲本曹員外郎，依舊知雜。未幾，又擢拜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

雍熙元年春，大宴，上歡甚，以虛盞示群臣。宰相言飲酒過度，恐有失儀之責。上顧謂中正曰："今君臣相遇，有失者勿彈劾也。"因是伶官盛言宴會之樂。上曰："朕樂在時平民安。"是冬乾明節，群臣上壽酒，既三行，上目中正曰："三爵之飲，實惟常禮，朕欲與群臣更舉一巵，可乎?"中正曰："陛下聖恩甚厚，臣敢不奉詔。"殿上皆稱萬歲。

二年，以年老辭，出知河南府。未幾，被病罷，分司西京。淳化初，判留司御史臺，命其子玄錫權河南司録以便養。二年，卒，年八十四。

中正性峻刻，連鞫大獄，時議以爲深文。權中丞日，振舉綱憲，人以稱職許之。二子并舉進士，玄錫至刑部郎中，玄晏後名世寧，至工部郎中。

**劉蟠**

劉蟠字士龍，濱州渤海人。漢乾祐二年舉進士，解褐益都主簿。

宋初，歷安遠軍及河陽節度推

到留守西洛，又上奏署任滕中正爲河南府判官、檢校户部員外郎。

乾德五年，度支員外郎侯陟上表推薦滕中正有才幹，入朝任殿中侍御史。兩川平定，挑選爲興元府知府，判西京留臺，接着通判河南府留守司事。太祖在西洛祭祀祈雨，滕中正因爲事奉盡力，轉爲倉部員外郎。

太宗即位，滕中正升遷考功員外郎，授爲四川東路轉運使。太平興國五年，召入爲膳部郎中兼侍御史知雜事。六年，命令與中書舍人郭贄、户部郎中雷德驤一同主持京朝官的考核。滕中正曾經向朝廷推薦任用監察御史張白爲蔡州知州，張白借官錢二百貫買入粟麥謀取私利，犯罪處死。滕中正降爲本曹員外郎，依舊爲知雜御史。不久，又擢升爲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

雍熙元年春，舉行大宴，皇上非常高興，喝完酒拿空酒杯給群臣看。宰相説飲酒過度，擔心有失禮的責罰。皇上回頭對滕中正説："今天君臣相遇，有失禮的地方不要彈劾。"因此伶官盛説宴會之樂。皇上説："我樂在年代太平百姓安居。"當年冬的乾明節，群臣向皇上敬壽酒，舉酒三回後，皇上看着滕中正説："飲酒三爵，實在是常禮，我想與群臣再飲一杯，可以嗎?"滕中正説："陛下的聖恩非常深厚，臣子們怎敢不接受詔令。"宫殿上都高呼萬歲。

二年，滕中正因爲年老辭官，出朝爲河南府知府。不久，因生病而罷官，分司西京。淳化初年，判留司御史臺，任命他的兒子滕玄錫權河南司録以便奉養。二年，去世，享年八十四歲。

滕中正性格嚴厲苛刻，接連審訊大的刑獄，當時輿論認爲他苛刻嚴峻。權御史中丞時，整頓法紀，人們贊許他稱職。他的兩個兒子一同考中進士，滕玄錫官至刑部郎中，滕玄晏後來改名滕世寧，官至工部郎中。

劉蟠字士龍，濱州渤海人。後漢乾祐二年考中進士，初入仕任益都主簿。

宋朝初年，劉蟠歷任安遠軍及河陽節度推

官、保義軍掌書記。乾德五年，召拜監察御史，典染院事。初，蘇曉掌京城市征，頗幹集，及卒，選蟠代之。冬，命爲太宗生辰使。開寶七年，與殿中丞劉德言同知淮南諸州轉運事。太平興國初，就遷倉部員外郎，改轉運使，歲漕江東米四百萬斛以給京師，頗爲稱職。秩滿，部内僧道乞留，詔許再任，賜金紫，改駕部員外郎。八年，丁内艱，時以諸州綱運留滯，起復，知京城陸路發運司事。

會河决韓村，大發丁夫塞之，命蟠調給其餉，未幾河塞。朝廷方議封禪，以蟠爲東封水陸計度轉運使，會詔罷其禮。俄遷工部郎中，充河北水路轉運使。改刑部郎中，就充水陸轉運使，入判本部事。籍田畢，遷左諫議大夫。淳化初，兼同考京朝官差遣。二年，暴中風眩，上遣太醫視之，賜以金丹。卒，年七十三。賜錢十萬給其喪事。

蟠性清介寡合，能攻苦食淡，專事苛刻，好設奇詐，以售知人主。典染作日，太祖多臨視之，蟠偵車駕至，輒衣短後衣，芒屩持梃以督役，頭蓬不治，遽出迎謁。太祖以爲勤事，賜錢二十萬。嘗受詔巡茶淮南，部民私販者衆。蟠乘羸馬，僞稱商人，抵民家求市茶，民家不疑，出與之，即擒置于法。

子鍇，初以父蔭爲大理評事，咸平二年，擢進士第。嘗獻《幸太學頌》。真宗中夜觀書，得鍇頌，頗嘉賞之，出以示輔臣，且言鍇幼孤，能自立，召試，命直史館。累遷至户部郎中、鹽鐵副使。

## 孔承恭

孔承恭字光祖，京兆萬年人。唐

官、保義軍掌書記。乾德五年，召入爲監察御史，主管染院事務。起初，蘇曉掌管京城的市場稅收，辦事幹練，死了以後，選拔劉蟠代替他。冬，命劉蟠任太宗生辰使。開寶七年，與殿中丞劉德言同知淮南諸州轉運事。太平興國初年，就地升倉部員外郎，改爲轉運使，每年漕運江東米四百萬斛供給京城，頗爲稱職。任滿，統轄區内的僧人道士請求留下他，下詔允許他連任，賜給金紫，改爲駕部員外郎。八年，母親去世，當時因爲各州的綱運拖延時間，所以他服喪未滿就起用，知京城陸路發運司事。

黄河在韓村决口，大規模徵發壯丁堵塞决口，命令劉蟠調集供給他們糧餉，不久黄河决口堵住。朝廷正議論封禪，任命劉蟠爲東封水陸計度轉運使，恰逢頒布詔令停止封禪。接着升工部郎中，充任河北水路轉運使。改爲刑部郎中，就地任水陸轉運使，入朝判本部事。皇帝親耕籍田禮儀完畢，劉蟠升左諫議大夫。淳化初年，兼任同考京朝官差遣。二年，突然中風，皇上派太醫給他看病，賜給金丹。去世，享年七十三歲。賜錢十萬助辦他的喪事。

劉蟠性情清高耿直而很少與人投合，能够惡衣菲食，專門做苛刻的事，喜歡設新異的詭計，以取得君上的賞識。主管染院作坊時，太祖常親臨視察，劉蟠偵察知道皇帝來到，就穿上後幅較短的衣服，穿着草鞋拿着木棒監督勞作，頭髮蓬亂不整，急忙出來迎接拜謁。太祖以爲他勤於事務，賜給他錢二十萬。劉蟠曾經受詔巡視淮南的茶葉買賣，轄區内私自販賣的百姓很多。劉蟠騎着瘦馬，假稱商人，到百姓家求購茶葉，百姓家不懷疑，拿出來給他，就把他們抓起來法辦。

兒子劉鍇，最初因父親的恩蔭爲大理評事，咸平二年，進士及第。曾經進呈《幸太學頌》。真宗半夜看書，得到劉鍇的頌，頗爲贊賞，拿出給輔佐大臣看，并且説劉鍇小時候爲孤兒，能够自立，召來試用，任命直史館。多次升遷爲户部郎中、鹽鐵副使。

孔承恭字光祖，京兆萬年人。唐昭宗東遷，

昭宗東遷，舉族隨之，遂占籍河南。五世祖戣，《唐書》有傳。戣孫迥，萊州刺史。迥子昌庶，虞部郎中。昌庶子莊，仕晋爲右諫議大夫。由戣至莊，皆登進士第。承恭，莊之子也。以門蔭授秘書省正字，歷温、安豐二縣主簿。時王審琦節制壽春，以承恭名家子，奏攝節度推官。府罷，調補鄭州録事參軍，入爲大理寺丞。獻宫詞，托意求進。太祖怒其引喻非宜，免所居官，放歸田里。

全家族跟隨，於是成爲河南籍貫。五世祖孔戣，《唐書》有傳。孔戣的孫子孔迥，任萊州刺史。孔迥的兒子孔昌庶，任虞部郎中。孔昌庶的兒子孔莊，在後晋做官，任右諫議大夫。從孔戣到孔莊，都進士及第。孔承恭，是孔莊的兒子。因門蔭授爲秘書省正字，歷任温、安豐二縣主簿。當時王審琦任壽春節度使，因爲孔承恭是名門子弟，上奏推薦他代理節度推官。幕府撤銷，孔承恭調補鄭州録事參軍，入朝任大理寺丞。獻宫詞，寄托心意以求進用。太祖非常生他引喻不當的氣，免去他所任的官，放回家鄉。

太宗即位，以赦復授舊官。時初榷酒，以承恭監西京酒麴，歲增課六千萬。遷大理正，議獄平允，擢庫部員外郎，判大理少卿事。遷屯田、兵部二郎中，同考校京朝官課第。端拱三年，下詔曰："九寺三監，國之羽儀，制度聲名，往往而在。各有副貳，率其司存，品秩素高，職任尤重。郎吏遷授，斯爲舊章。比聞搢紳之流，頗以臺閣自許，目爲散地，甚無謂焉。朕將振之，自我而始。其以兵部郎中孔承恭爲太常少卿，魏羽爲秘書少監，户部郎中柴成務爲光禄少卿，魏庠爲衛尉少卿，張洎爲太僕少卿，吕端爲大理少卿，臧丙爲司農少卿，袁廓爲鴻臚少卿，工部郎中張雍爲太府少卿。"又以屯田郎中雷有終爲少府少監，虞部郎中索湘爲將作少監。時裴祚、慎從吉、宋雄先爲少卿，皆改授東宫官。

太宗即位，因爲赦免又授孔承恭舊官。當時開始專賣酒，任命孔承恭監西京酒麴，每年增加税收六千萬。升遷大理正，議論案件公正適當，擢升庫部員外郎，判大理少卿事。升遷屯田、兵部二郎中，同考查京朝官的政績等級。端拱三年，下詔令説："九寺三監，是國家的楷模，制度名聲，往往由此體現。各有副職，率領官吏，品第級别向來很高，職責任務尤其重要。從郎官中提拔授任，這是老規矩。近來聽説士大夫之流，以省臺中樞自許，把寺監看作閑散官職，這是很不妥的。我將振興它，從我開始。這就任命兵部郎中孔承恭爲太常少卿，魏羽爲秘書少監，户部郎中柴成務爲光禄少卿，魏庠爲衛尉少卿，張洎爲太僕少卿，吕端爲大理少卿，臧丙爲司農少卿，袁廓爲鴻臚少卿，工部郎中張雍爲太府少卿。"另任命屯田郎中雷有終爲少府少監，虞部郎中索湘爲將作少監。當時裴祚、慎從吉、宋雄先前爲少卿，都改授爲東宫官。

又詔承恭與左散騎常侍徐鉉刊正道書，俄以疾求解官，且言早游嵩、少間，樂其風土，願卜居焉。上召見，哀其羸瘠，出御藥賜之，授將作監致仕。以其子玢同學究出身，爲登封縣尉，俾就禄養。未果行而卒，年六十二。

皇帝又下詔孔承恭與左散騎常侍徐鉉訂正道家書籍，不久孔承恭因爲生病請求解去官職，并且説早年游嵩山、少室一帶，喜歡那兒的風土，希望定居在那兒。皇上召見，憐憫他瘦弱，拿出御藥賜給他，授將作監退休。賜他的兒子孔玢同學究出身，爲登封縣尉，讓他用俸禄來侍奉父親。没有實現而去世，享年六十二歲。

承恭少疏縱，及長能折節自勵。

孔承恭少年時放縱，長大以後能屈己下人自

嘗上疏請令州縣長吏詢訪耆老，求知民間疾苦、吏治得失；及舉令文“賤避貴，少避長，輕避重，去避來”，請詔京邑并諸州於要害處設木牌刻其字，違者論如律。上皆爲行之。尤奉佛，多蔬食，所得奉禄，大半以飯僧。嘗勸上不殺人，又請於征戰地修寺及普度僧尼，人多言其迂闊云。

我勉勵。曾經上書請求命令州縣長官詢訪長老，關心民間疾苦、官吏治理的得失；以及列舉法令文字“賤避貴，少避長，輕避重，去避來”，請求下詔京城和各州在要害的地方設立木牌刻上這些字，違背的人按法律論處。皇上都實行。孔承恭尤其信奉佛教，常惡衣菲食，所得的俸禄，大半拿來施飯給僧人。他曾勸皇上不要殺人，又請求在征戰的地方修寺和普度僧尼，人們常說他迂腐不切實際。

## 宋璫

宋璫字寶臣，華州渭南人。父鸞，監察御史。璫，乾德中進士及第，拔萃登科，解褐青城主簿。好寫書，秩滿，載數千卷以歸。吴廷祚鎮永興，辟掌書奏。廷祚卒，復調下邽主簿，擢著作佐郎、知綿州。太宗即位，改右贊善大夫，爲峽路轉運副使。代還，召對，賜緋魚。復出知秦州，有善政，就拜監察御史，充陝西轉運使，以韋亶代知秦州，璫去州未百日，亶坐事繫獄。上以璫前有治績，賜錢五十萬，再命知秦州，安集諸戎，部内清肅。

雍熙初，轉比部員外郎。在任凡六年，召歸，面賜金紫，授度支判官。俄遷屯田郎中、知益州，屬歲饑多盜，璫始至，以方略擒捕招輯，盜皆首伏屏息，下詔嘉獎。端拱初，就拜右諫議大夫。時兩川轉運使副皆坐事免，以璫爲西川轉運使，加左諫議大夫，改知陝州。

淳化中，三吴歲饑、疾病，民多死，擇長吏養治之，命璫知蘇州。璫體豐碩，素病足，至州，地卑濕，疾益甚。人或勸其謝疾北歸，璫曰：“天子以民病俾我綏撫，我以身病而辭焉，非臣子之義也。”既而太白犯南斗，曰：“斗爲吴分，民方饑，天象如此，長吏得無咎乎！”四年，卒，

宋璫字寶臣，華州渭南人。父親宋鸞，任監察御史。宋璫，乾德年間進士及第，考中拔萃科，初入仕任青城主簿。喜歡抄書，任滿，裝滿幾千卷回來。吴廷祚鎮守永興，徵召他掌管文書奏章。吴廷祚去世，又調他任下邽主簿，擢升著作佐郎、綿州知州。太宗即位，改爲右贊善大夫，爲峽路轉運副使。任滿回朝，召見對答皇帝的詢問，賜緋魚。又出朝爲秦州知州，有善政，就任監察御史，充任陝西轉運使，任命韋亶替任秦州知州，宋璫離開秦州還沒到一百天，韋亶因事拘禁入監獄。皇上認爲宋璫以前爲政有成績，賜錢五十萬，再次命令他爲秦州知州，安撫戎族各部，管轄地區内太平無事。

雍熙初年，宋璫轉爲比部員外郎。在任總共六年，召回，當面賜他金紫，授爲度支判官。不久升遷屯田郎中、益州知州，當年饑荒强盗很多，宋璫剛到，用謀略擒捕招撫，强盗都自首服罪而不再爲盗，皇帝下詔嘉獎。端拱初年，就地授爲右諫議大夫。當時兩川轉運使和副使都因事獲罪免職，任命宋璫爲西川轉運使，加官左諫議大夫，改爲陝州知州。

淳化年間，三吴年成饑荒、疾病，百姓很多死亡，選擇州官撫恤治理，任命宋璫爲蘇州知州。宋璫身體肥大，早就有脚病，到了蘇州，地勢低窪潮濕，脚病更加厲害。有人勸他因病引退回北方，宋璫說：“天子因爲百姓的疾苦使我來安撫，我因爲自己的病而辭官，不是臣子的道義。”不久太白星衝犯南斗，他說：“斗是吴的分野，老百姓正在鬧饑荒，天象如此，長官能没有

年六十一。上聞之嗟悼，録其子明遠爲蒲城主簿，俾護其喪歸葬焉。

過失嗎！”四年，去世，享年六十一歲。皇上聽到這個消息悲嘆惋惜，録用他的兒子宋明遠爲蒲城主簿，以使他護喪回鄉安葬。

璫性清簡，歷官三十年，未嘗問家事，唯聚書以貽子孫。且曰：“使不忘本也。”明遠，淳化三年進士，後爲都官員外郎。次子柔遠，亦舉進士及第。垂遠，閤門祇候。

宋璫生性清廉簡樸，歷任官職三十年，不曾過問家事，僅積聚書籍留給子孫。并且説：“這是使他們不要忘本。”宋明遠，淳化三年進士，後來爲都官員外郎。次子宋柔遠，也是進士考試及第。宋垂遠，爲閤門祇候。

### 袁廓

袁廓，劍州梓潼人。在蜀舉進士及第。入宋，補雙流縣主簿。又爲西平縣主簿，勾稽漏籍，得民丁萬餘，州將薦其勤職。就遷上蔡令，又以課最，擢太子右贊善大夫。令於御史府分領推事，掌榷貨務。廓性夸誕，敢大言，好詆訐，太祖以奇士待之。

袁廓，劍州梓潼人。在蜀舉爲進士考試及第。入宋，補爲雙流縣主簿。又爲西平縣主簿，核查遺漏的户籍，得民夫一萬多人，州將推薦他勤於職事。就地升上蔡令，又因爲考核政績爲上等，擢升爲太子右贊善大夫。命令在御史府分領推事，掌管榷貨務。袁廓生性誇大虚妄，敢説大話，喜歡詆毁誹謗，太祖把他當作傑出士子對待。

太宗即位，遷殿中丞，出知楚州。歸掌京師市征，歲中增課數萬緡，上嘉之，賜緋魚，賚錢百萬。會錢俶盡籍土宇以獻，命廓按籍浙中，諸州軍倉庫之物悉輸京師，得以便宜從事。仍詔每公宴别席而坐，以寵異之。復命知鄆州，會河决溢入城，浸居人廬舍，至冬月結爲冰。廓大發民鑿取，以竹輿舁出城，散積之。使者至，謂其有略，致水不入城，乃以狀聞，拜監察御史。至春凍解，州地下，流澌溢入爲民患。

太宗即位，袁廓升爲殿中丞，出朝爲楚州知州。回來掌管京城的市場税收，一年之中增税幾萬緡，皇上嘉獎他，賜緋魚，賞錢一百萬。正逢錢俶以全部土地房屋進獻，命令袁廓到浙中查驗登記，各州軍倉庫儲藏的貨物全部運送京城，可以自行作主辦事。於是下詔每逢公宴另設席位給他坐，以寵幸顯示他不同尋常。又任命爲鄆州知州，正值黄河决口，水漫入城，淹没人民房屋，到冬天結成了冰。袁廓徵發百姓鑿冰，用竹籃抬出城，分散堆積起來。使者到，稱他有謀略，使得水不入城，就把情况上報朝廷，任爲監察御史。到了春天解凍，因爲鄆州地勢低下，河流化冰漫入城中，成爲老百姓的禍患。

會秦王廷美遷置房州，以崇儀副使閻彦進知州事，廓通判州事，并賜白金三百兩。廓俄轉殿中侍御史，召爲户部判官，命與陳恕、李惟清專計度芻糧事，改户部員外郎。又爲度支判官。籍田，轉本曹郎中，判户部勾院。

秦王廷美遷移安置房州，任命崇儀副使閻彦進知州事，袁廓通判州事，一同賜白金三百兩。袁廓不久轉爲殿中侍御史，召任户部判官，命令與陳恕、李惟清專門處置糧草之事，改任户部員外郎。又爲度支判官。皇帝行籍田禮，袁廓轉爲本曹郎中，判户部勾院。

廓强項好争，數與判使等較曲直於上前，聲氣俱厲，上每優容之。然

袁廓要强而好争論，多次與判官使臣等人在皇上面前争論是非曲直，説話的聲音與氣勢都很

勾稽精密，由是部領擁積，爲郡吏所訴，詔御史辨問，廓謁見宰相趙普自理。屬鄭州團練使侯莫陳利用得罪，廓嘗與利用書札往還稔昵。普謂之曰："職司常事，此不足云，與利用交結款密，於理可乎?"廓驚慚泣下，不能對。數日，出知溫州。就遷鴻臚少卿。

嚴厲，皇上常寬容他。然而他考查精密，因此統管的事務堆積，被州官控告，詔令御史查問，袁廓拜見宰相趙普爲自己申訴。正逢鄭州團練使侯莫陳利用獲罪，袁廓曾與侯莫陳利用書信往來熟稔親近。趙普對他說："主管官員通常的事情，這不值得說，與侯莫陳利用交結真誠親密，在情理上可以嗎?"袁廓震驚慚愧而哭泣流淚，不能回答。幾天以後，出朝爲溫州知州。就地遷鴻臚少卿。

同郡袁仁甫掌州之關征，素以宗盟之分，頗相親善，一旦不協，互有論奏。上遣光祿寺丞牛韶往按驗，韶至，并攝繫獄置對。上疑廓被誣，驛召赴闕。廓性剛褊，被詰治峻急，詔書未至，以憤死。上聞，甚追悼之。復驗仁甫所訴，多無實狀，免韶官，貶仁甫商州長史，贈廓右諫議大夫。録其子丘賀爲奉禮郎，始十歲。上猶念廓不已，又詔削仁甫名籍，配隸商州。

同州人袁仁甫掌管溫州關稅，平時因爲同宗情誼，相互頗爲親密友好，一旦不和，彼此上奏論述。皇上派光祿寺丞牛韶去審查，牛韶到，把他們拘捕囚禁在監獄中審訊。皇上懷疑袁廓被誣陷，急召他赴朝。袁廓性情剛直而狹隘，受不了嚴厲審訊，詔書還未到，就因怨憤而死。皇上聽到這個消息，很追悼他。又查驗袁仁甫的控告，大多不真實，免去牛韶的官，貶袁仁甫爲商州長史，贈官袁廓右諫議大夫。録用他的兒子袁丘賀爲奉禮郎，纔十歲。皇上還追念袁廓不已，又下詔將袁仁甫削職爲民，發配商州。

## 樊知古

樊知古，字仲師，其先京兆長安人。曾祖偁，濮州司户參軍。祖知諭，事吳爲金壇令。父潛，事李景，任漢陽、石埭二縣令，因家池州。知古嘗舉進士不第，遂謀北歸。乃漁釣采石江上數月，乘小舟載絲繩，維南岸，疾棹抵北岸，以度江之廣狹。開寶三年，詣闕上書，言江南可取狀，以求進用。太祖令送學士院試，賜本科及第，解褐舒州軍事推官。嘗啓於上，言老母親屬數十口在江南，恐爲李煜所害，願迎至治所。即詔煜令遣之。煜方聞命，即厚給齎裝護送至境上。

樊知古，字仲師，祖先是京兆長安人。曾祖樊偁，做過濮州司户參軍。祖父樊知諭，事奉吳爲金壇令，父親樊潛，事奉李景，任漢陽、石埭二縣縣令，因而在池州安家。樊知古曾舉進士考試不中，於是謀求回北方。在采石江上捕魚釣魚幾個月，乘小船裝載絲繩，連結南岸，急忙行船到北岸，測量長江的寬窄。開寶三年，到朝廷上書，説江南可以攻取的情況，以求進用。太祖下令送學士院考試，賜本科及第，初入仕爲舒州軍事推官。曾經向皇上陳述，説老母和親屬幾十口人在江南，恐怕被李煜殺害，希望迎接到官署所在地。皇上就下詔李煜遣送他們。李煜剛聽到命令，就豐厚地贈與行裝護送到邊境上。

七年，召拜太子右贊善大夫。會王師征江表，知古爲鄉導，下池州。八年，以知古領州事。先是，州民保險爲寇，知古擊之，連拔三寨，擒其

七年，召樊知古爲太子右贊善大夫。朝廷軍隊攻打江表，樊知古作嚮導，攻下池州。八年，任命樊知古領池州事。在此之前，池州百姓守衛險要地勢做盜寇，樊知古攻打他們，接連攻下三

魁以獻，餘皆潰散。方議南征，命高品石全振往湖南造黄黑龍船，以大艦載巨竹絙，自荆南而下，遣八作使郝守濬等率丁匠營之。議者以謂江濤險壯，恐不能就，乃於石牌口試造之，移置采石，三日橋成，不差尺寸，從知古之請也。

金陵平，擢拜侍御史，令乘傳按行江南諸州，詢訪利民，復命知江南東路轉運事。數日，改授江南轉運使，賜錢一百萬。先是，江南諸州官市茶十分之八，復征其餘分，然後給符聽其所往，商人苦之。知古請蠲其稅，仍差增所市之直，以便於民。江南舊用鐵錢，十當銅錢之一，物價翔踴，民不便，知古亦奏罷之。先是，李煜用兵，權宜調斂，知古悉奏爲常額。豫章洪氏嘗掌昇州榷酤，逋鐵錢數百萬。至是，知古挾微時嘗辱於洪氏，責償銅錢以快意。

太宗即位，授庫部員外郎。召歸，换金紫，賜錢百萬，命爲京西北路轉運使。太平興國六年，加虞部郎中，就改知邠州，移鳳翔府，入爲鹽鐵判官，出領荆湖轉運使。雍熙初，遷比部郎中。會河朔用兵，分諸郡爲兩路，以給漕輓。遷知古爲東路轉運使，遷駕部郎中，賜錢五十萬。知古本名若水，字叔清，因召見，上問之曰："卿名出何書?"對曰："唐尚書右丞倪若水亮直，臣竊慕之。"上笑曰："可改名'知古'。"知古頓首奉詔。倪若水實名"若冰"，知古學淺，妄引以對，人皆笑之。

端拱初，遷右諫議大夫、河北東西路都轉運使，賜白金千兩。兩路各置轉運副使，都轉運使之名自知古始。二年，詔加河北西路招置營田使。奏請修城木五百餘萬、牛革三百

寨，抓獲他們的首領進獻，其餘衆都潰散。正議論南征，命令高品石全振去湖南造黄黑龍船，用大戰船裝載大竹繩，從荆南而下，派遣八作使郝守濬等人率領工匠營造。議論的人認爲長江波濤險惡，恐怕不能靠近，就在石牌口試造，轉移到采石，三天後橋建成，不差尺寸，是采納樊知古的建議。

金陵平定，樊知古擢升爲侍御史，命令立即巡行江南各州，訪問利民之事，又命令主持江南東路的轉運事務。幾天後，改授江南轉運使，賜錢一百萬。此前，江南各州官買茶葉占十分之八，又徵收其餘部分的税，然後發給憑證聽任其來往，商人被這種規定所苦。樊知古請求減免他們的税，并略微增加買價，以方便於百姓。江南舊時用鐵錢，十當銅錢一，物價飛漲，百姓不便，樊知古也上奏停止使用鐵錢。此前，李煜用兵，隨時徵收賦税，樊知古上奏都成爲常税。豫章洪氏曾經主管昇州專賣酒，拖欠鐵錢幾百萬。到這時，樊知古懷着在未顯達時曾被洪氏侮辱之心，責罰他歸還銅錢使心情痛快。

太宗即位，授樊知古爲庫部員外郎。召回，改授金紫，賜錢一百萬，任命爲京西北路轉運使。太平興國六年，加官虞部郎中，就地任邠州知州，調任鳳翔府知府，入朝任鹽鐵判官，出朝領荆湖轉運使。雍熙初年，升爲比部郎中。正值河朔用兵，分各州爲兩路，以供應運輸糧餉。升樊知古爲東路轉運使，改爲駕部郎中，賜錢五十萬。樊知古本名樊若水，字叔清，皇上召見，問他説："你的名字出自哪部書?"回答説："唐朝的尚書右丞倪若水忠誠耿直，我仰慕他。"皇上笑着説："可以改名'知古'。"樊知古叩頭接受。倪若水實際名叫"若冰"，樊知古學識淺薄，胡亂回答，人們都笑話他。

端拱初年，樊知古升爲右諫議大夫、河北東西路都轉運使，賞賜白金一千兩。兩路各設轉運副使，都轉運使的名稱從樊知古開始。二年，下詔加官河北西路招置營田使。上奏請求修城的木材五百多萬、牛革三百萬。皇上説："萬里長城

萬。上曰：“萬里長城豈在於此？自古匈奴、黄河，互爲中國之患。朕自即位以來，或疆埸無事，則有修築河堤之役。近者邊烽稍警，則黄河安流無害，此蓋天意更迭垂戒，常令惕厲。然而預備不虞，古之善教，深溝高壘，亦王公設險之義也。所請過當，不亦重困吾民乎？”乃詔有司量以官物給之。

難道在這裏嗎？自古匈奴、黄河，成爲中國的禍患。我從即位以來，有時邊疆無事，就修築黄河堤壩。近來邊境上的烽火漸有警報，黄河流水平安没有危害，這是天意交替告誡，應當使我們警惕謹慎。然而預備不測，是古人的教導，深挖溝高築壘，也是王公諸侯設防的意思。你的請求過分，不也加重困乏我的百姓嗎？”於是下詔有關部門酌量拿官府的物資給他。

會度支使李惟清上言河北軍儲無備，請發河南十七軍州轉粟以赴。太宗曰：“農事方殷，豈可更興此役？”惟清固以爲請，上遣左正言馮拯乘傳與知古計之。知古即言：“河北軍儲可以均濟足，俟農隙令民轉餉。”拯復命，太宗曰：“不細籌之，則民果受弊矣。”未幾，入朝奏事稱旨，拜給事中。俄爲户部使。

度支使李惟清進言河北的軍隊没有糧食儲備，請求徵調河南十七個軍州運送糧食應急。太宗説：“農事正多，怎麽可以再用農民運送？”李惟清堅决提出請求，皇上派左正言馮拯乘坐驛站馬車與樊知古謀劃這件事。樊知古就説：“河北的軍隊儲備可以協調接濟充足，等農事閑暇時下令百姓轉送糧餉。”馮拯完成使命後回報，太宗説：“如果不細心謀劃，老百姓就要受害。”不久，樊知古入朝奏事符合皇帝旨意，任爲給事中。接着任户部使。

知古有才力，累任轉運使，甚得時譽。及在户部，頻以職事不治，詔書切責，名益減。素與陳恕親善，恕時參知政事，太宗言及計司事有乖違者，恕具以告。後因奏事，知古遂自解。上問：“從何得知？”曰：“陳恕告臣。”上怒恕泄禁中語，且嫉知古輕侻，故兩罷之。出知古知梓州，未至，改西川轉運使。

樊知古有才能，多次任轉運使，甚得當時稱譽。等到在户部任職，多次因爲職責事務處理不妥，皇帝下詔嚴詞譴責，名聲降低。樊知古平時與陳恕親密友好，陳恕當時任參知政事，太宗談到掌管財政的三司辦事有失誤的地方，陳恕全部告訴樊知古。後來因爲奏事，樊知古就自我辯解。皇上問：“從什麽地方得知？”回答説：“是陳恕告訴我的。”皇上氣憤陳恕泄露宫禁中的話，并且憎恨樊知古輕佻狂放，所以罷了他們兩人的官。樊知古出朝爲梓州知州，還未到，改爲西川轉運使。

知古自以嘗任三司使，一旦掌漕運劍外，鬱鬱不得志，常稱足疾，未嘗按行郡縣。蜀中富饒，羅紈錦綺等物甲天下，言事者競商榷功利。又土狹民稠，耕種不足給，繇是兼并者益糴賤販貴以規利。

樊知古自己認爲曾任三司使，所以一旦降爲主管劍外的漕運，鬱鬱不得志，常稱脚病，不曾巡視州縣。蜀中富饒，羅紈錦綺等物資爲天下第一，上書言事的人議論商業專賣之利。又因土地狹小人口稠密，耕種不够供給，因此，富商大賈更加低價買入糧高價賣出謀取私利。

淳化中，青城縣民王小波聚徒爲亂，謂其衆曰：“吾疾貧富不均，今爲汝輩均之。”附者益衆，遂攻陷青

淳化年間，青城縣百姓王小波聚集徒黨作亂，對他的徒衆説：“我仇視貧富不均，如今爲你們平均貧富。”依附的人日益衆多，於是攻陷

城縣，掠彭山，殺其令齊元振。巡檢使張玘與鬥于江源縣，射小波，中其額，旋病創死，玘亦被殺。衆遂推小波妻弟李順爲帥。初，小波黨與裁百人，州縣失於備禦，故所在蜂起，至萬餘人。攻蜀州，殺監軍王亮及官吏十餘人；陷邛州，害知州桑保紳、通判王從式及諸僚吏，逐都巡檢使郭允能。允能率麾下與戰新津江口，爲賊所殺，同巡檢、殿直毛儼徒步以身免。賊勢益張，衆至數萬人，陷永康軍、雙流、新津、温江、郫縣，縱火大掠，留其黨守之。往攻成都，燒西郭門，不利，引去。陷漢州、彭州，旋陷成都。

青城縣，搶掠彭山，殺害縣令齊元振。巡檢使張玘與他們在江源縣戰鬥，射王小波，射中他的額頭，隨即因創傷病死，張玘也被殺死。大家於是推薦王小波的妻弟李順作帥。起初，王小波同黨纔一百人，州縣不作防備，所以，到處蜂擁而起，到了一萬多人。攻打蜀州，殺死監軍王亮和官吏十多人；攻陷邛州，殺害知州桑保紳、通判王從式以及部屬，趕走都巡檢使郭允能。郭允能率領部下與他們在新津江口交戰，被賊殺害，同巡檢、殿直毛儼步行而得以自身免死。賊勢日益囂張，徒衆多到幾萬人，攻陷永康軍、雙流、新津、温江、郫縣，縱火大肆搶劫，留下他們的徒黨守衛。前去攻打成都，燒西郭門，没有勝利，撤走。攻陷漢州、彭州，隨即攻陷成都。

時已詔知梓州、右諫議大夫張雍代知古爲轉運使。雍未至，知古與知府郭載及屬官走東川。詔復令掌兩川漕運。知古具伏擅離所部，制置無狀，上特宥之，以本官出知均州。視事旬日，憂悸卒，年五十二。上猶嗟憫，賜其子漢公同學究出身。

當時已經下詔令知梓州、右諫議大夫張雍代替樊知古作轉運使。張雍未到，樊知古與知府郭載和屬官逃到東川。詔書又命令樊知古掌管兩川的漕運。樊知古具狀承認擅自離開治所，處理不當，皇上特别寬恕了他，以本官出爲均州知州。任職十天，憂悸而死，年五十二歲。皇上哀憐他，賜他的兒子樊漢公同學究出身。

知古明俊有吏幹，辭辯捷給，及任西川，不能弭盗而逃，雖獲宥，終以慚死云。

樊知古聰明而能幹，能言善辯應對敏捷，等到任職西川，不能消除盗匪而逃跑，雖然獲得寬恕，但最終因爲羞愧死去。

## 郭載

郭載字咸熙，開封浚儀人。父暉，右監門衛將軍、義州刺史。載蔭爲右班殿直，累遷供奉官、閤門祗候。雍熙初，提舉西川兵馬捕盗事，太宗賜鞍馬、器械、銀錢以遣之。四年，以積勞加崇儀副使。召還，上言："川峽富人俗多贅婿，死則與其子均分其財，故貧者多。"詔禁之。端拱二年，擢引進副使、知天雄軍，入同勾當三班，出知秦州兼沿邊都巡檢使。先是，巡邊者多領兵騎以威戎人，所至頗煩苦之。載悉減去，戎人感悦。遷西上閤門使，改知成都府。

郭載字咸熙，開封浚儀人。父親郭暉，爲右監門衛將軍、義州刺史。郭載靠恩蔭而爲右班殿直，多次升官爲供奉官、閤門祗候。雍熙初年，提舉西川兵馬捕盗事，太宗賞賜鞍馬、器械、銀錢派他去。四年，郭載因爲積累功勞加官崇儀副使。召回，進言："川峽富人的習俗多入贅女婿，死了就跟他的兒子均分財産，所以貧困的人多。"下詔令禁止這一習俗。端拱二年，郭載擢升引進副使、知天雄軍，入朝同勾當三班，出朝爲秦州知州兼沿邊都巡檢使。此前，巡行邊境的人大多率領武裝騎兵威脅戎人，所到的地方戎人很勞苦。郭載全部減去，戎人感激喜歡。升遷爲西上閤門使，改爲成都府知府。

載在天雄軍，屢奏市糴朝臣段獻可、馮侃等所市粗惡，軍人皆曰"此物安可充食"。太宗頗疑，使覆驗之，及報，與載奏同。獻可等皆坐削官，仍令填償。及載受代，獻可等所市皆支畢，復有羨數。三司判勾馮拯以聞，太宗召度支使魏羽詰之。羽曰："獻可等所市不至粗惡，亦無欠數。臣與侃親舊，是以未敢白。"太宗曰："此公事爾，何用畏避？"因詔宰相謂曰："此乃郭載力奏，朕累與卿等議，皆云有實，今支畢，頗有羨餘，軍士復無詞訴。郭載，朕向以純誠待之，何爲矯誣及此。然已委西川，俟還日別當詰責。"於是獻可等悉復官。

載行至梓州，時李順已構亂，有日者潛告載曰："益州必陷，公往當受禍，少留數日可免。"載怒曰："吾受詔領方面，阽危之際，豈敢遷延邪？"即日入成都。順兵攻城益急，不能拒守，乃與樊知古率僚屬斬關出，以餘衆由梓州趨劍門，隨招安使王繼恩統兵討順，平之，復入成都。月餘，憂患成病，卒，年四十。

載前在蜀，頗能爲民除害，故蜀民悅之。再至成都，即值兵亂，及隨繼恩平賊，亦有所全濟。故其死也，成都人多嘆惜之。

**臧丙**

臧丙字夢壽，大名人。弱冠好學。太平興國初，舉進士，解褐大理評事，通判大寧監，官課民煮井爲鹽，丙職兼總其事。先是，官給錢市薪，吏多侵牟，至歲課不充，坐械繫者常數十百人。丙至，召井戶面付以錢，既而市薪積山，歲鹽致有羨數。

郭載在天雄軍，多次上奏告發買糧的朝臣段獻可、馮侃等人所買的東西粗糙不好，軍人都說"這樣的東西怎麼可以當作食物"。太宗很懷疑，派人復核驗證，報告後，與郭載所奏相同。段獻可等人都因犯罪而削去官職，并令他們填補償還。等到郭載任滿離職，段獻可等人買的糧食都支取完畢，還有盈餘。三司判勾馮拯把這事報告朝廷，太宗召見度支使魏羽詰問這事。魏羽說："段獻可等人所買的不至於粗糙不好，也沒有虧欠。我與馮侃是親戚故舊，因此不敢禀告。"太宗說："這是公事，怎能畏懼迴避？"因而下詔對宰相說："這是郭載極力奏告，我多次與你們議論，都說屬實，如今支取完畢，很有盈餘，軍士再沒有文詞訴訟。郭載，我向來以真誠待他，他爲什麼誣告到這種地步。然而已經委任他西川，等回來時另當追問責罰。"於是段獻可等人都恢復官職。

郭載走到梓州，當時李順已經作亂，有個占卜的人悄悄告訴郭載說："益州必定陷落，你去會遭到災禍，稍留幾天可以免災。"郭載憤怒地說："我受詔領一方的事務，面臨危險之際，怎麼敢拖延呢？"當日進入成都。李順的軍隊攻城更加急迫，不能抵禦防守，就與樊知古率領僚屬衝出城門而去，帶餘下的部衆由梓州奔赴劍門，跟隨招安使王繼恩統率軍隊討伐李順，鏟平了他們，郭載又進了成都。一個多月後，郭載憂患成病，死去，年四十歲。

郭載生前在蜀，很能爲民除害，所以蜀地百姓喜歡他，第二次到成都，正值兵亂，到跟隨王繼恩平定盜賊，他也曾幫助百姓。所以他死時，成都人大多惋惜他。

臧丙字夢壽，大名人。加冠成人時愛好學習。太平興國初年，考取進士，初入仕任大理評事，通判大寧監，官方攤派百姓煮井水爲鹽，臧丙兼管這件事。此前，官方給錢買柴，小吏多侵占，以至於每年稅收不足，獲罪戴上鐐銬拘禁的常有幾十到上百人。臧丙到任，召來井户當面付給錢，不久買柴堆積如山，每年的鹽以至於有盈

太宗平晉陽，以丙爲右贊善大夫、知遼州。丙素剛果，有吏幹。會同年生馮汝士以秘書丞知石州，與監軍不協，一夕剚刃於腹而死，事可疑。丙上疏言，汝士死非自殺，乞按治。上覽奏驚駭，即遣使鞫之，召丙問狀。丙曰："汝士居牧守之任，不聞有私罪，而言自殺。若使冤死不明，不加宿直者以罪，今後書生不能治邊郡矣。"上嘉其直，改著作郎，俄遷右拾遺、直史館。加工部員外郎，充河東轉運使，俄兼本路營田使。代歸，授户部郎中、同知審官院。

朝廷方以九寺亞列爲重，改司農少卿。淳化二年，拜右諫議大夫，出知江陵府。歲餘，疾。上聞之，遣中使及尚醫馳往視之，逾月卒，年五十三。上軫悼之，以其子待用爲四門助教。

丙舊名愚，字仲回。既孤，常夢其父召丙偶立於庭，向空指曰："老人星見矣。"丙仰視之，黄明潤大，因望而拜。既寤，私喜曰："吉祥也。"以壽星出丙入丁，乃改名焉，至是無驗。丙於禮不當更名，古人戒數占夢，無妄喜也。待用歷金部郎中、東染院使、賀州刺史。次子列進士及第，至太常丞。

### 徐休復

徐休復字廣初，濮州鄄城人。太平興國初，舉進士，解褐大理評事、通判。轉運使薦其材，代歸，授太子右贊善大夫，改著作郎、直史館，賜緋魚，遷左拾遺。六年，加右補闕，充兩浙東北路轉運副使，移知明州。七年秋，被召赴闕，明年，授庫部員外郎、知制誥。九年，出知廣州，是

餘。

太宗平定晉陽，任命臧丙爲右贊善大夫、遼州知州。臧丙素來剛毅果敢，有吏才。適逢同榜登科的生員馮汝士以秘書丞爲石州知州，與監軍不和，一天夜裏，用刀刺入腹中而死，事情可疑。臧丙上書説，馮汝士不是自殺，請求審查處理。皇上閲覽奏書很驚駭，立即派使臣審問，召來臧丙詢問情況，臧丙説："馮汝士在州長官的職位，没有聽説有私罪，而説自殺。如果使他冤死不明，不給值班侍衛人加罪，那麽今後書生不能治理邊州了。"皇帝嘉獎他行爲正直，改任著作郎，不久升遷右拾遺、直史館。加官工部員外郎，充任河東轉運使，不久兼本路營田使。任滿回朝，任户部郎中、同知審官院。

朝廷正以九寺按等級的高低排列爲重，臧丙改爲司農少卿。淳化二年，爲右諫議大夫，出朝爲江陵府知府。一年多後，生病。皇上聽説後，派宦官和御醫疾速前去看望，過了一個月死去，年五十三歲。皇上痛悼他，任命他的兒子臧待用爲四門助教。

臧丙原名愚，字仲回。父死後，常常夢見父親召臧丙相對着站在庭院裏，向空中指着説："老人星出現了。"臧丙仰頭看去，黄色光明亮，因而仰望下拜。醒了以後，私下高興地説："吉祥。"認爲壽星出丙入丁，於是改了名字，到這時没有應驗。臧丙按照禮不應該改名，古人告誡多次圓夢，不要妄自高興。臧待用歷任金部郎中、東染院使、賀州刺史。次子臧列進士及第，官至太常丞。

徐休復字廣初，濮州鄄城人。太平興國初年，考中進士，初入仕任大理評事、通判。轉運使推薦他的才幹，任滿回朝，授太子右贊善大夫，改爲著作郎、直史館，賜緋魚，升爲左拾遺。六年，加官右補闕，充任兩浙東北路轉運副使，改爲明州知州。七年秋，被召趕赴朝廷，第二年，授爲庫部員外郎、知制誥。九年，出任廣州知州，當年，加官水部郎中；雍熙二年，就地

歲，加水部郎中；雍熙二年，就遷比部郎中，充樞密直學士，賜金紫，依舊知州事。

休復與轉運使王延範不協，乃奏延範私養術士，厚待過客，撫部下吏有恩，發書與故人韋務昇作隱語，偵朝廷事，反狀已具。詔遣內侍閻承翰與休復同按劾之，遂抵於法。

端拱初，加左諫議大夫，召爲户部使。淳化元年，罷使，遷給事中，連知青、潞二州。休復先上言，以父母藁葬青社，願得領州事，因營丘壠。至青州逾年，但聚財殖貨，終不言葬事。至潞州數月，瘍生於腦。既而疾甚，若見王延範，休復但號呼稱死罪，後數日卒，年五十三。休復無他能，掌誥命甚不稱職，履行不見稱於搢紳云。

升比部郎中，充樞密直學士，賜金紫，依舊主持州事。

徐休復與轉運使王延範不和，就向皇帝進言說王延範私養方士，厚待過往客人，體恤部下小吏有恩，發信給舊友韋務昇作暗語，偵探朝廷的事情，謀反罪狀已備。皇帝下詔派内侍閻承翰與徐休復去審查，終於依法處理。

端拱初年，徐休復加官左諫議大夫，召爲户部使。淳化元年，罷免户部使，升爲給事中，接連任青、潞二州知州。徐休復起先進言，因爲父母寄葬在青州土地廟，希望能够領青州事，營造墳墓。到青州滿一年，衹積聚財貨，始終不説安葬的事。到潞州幾個月，惡瘡生於腦。不久病情厲害，好像看到了王延範，徐休復衹是大聲喊叫"死罪"，幾天後死去，年五十三歲。徐休復没有其他才能，掌管朝廷誥命非常不稱職，節操不被士大夫所稱頌。

## 張觀

張觀字仲賓，常州毗陵人。在江南登進士第。歸宋，爲彭原主簿。太平興國初，移興元府掾，復舉進士不第，調鷄澤主簿。再求試，特授忠武掌書記，就改觀察判官。上請復刺史及不遣武德卒詣外州偵事，頗稱旨，召拜監察御史，充桂陽監使。獻所業文，賜進士及第。

會三司言劍外賦税輕，詔觀乘傳按行諸州，因令稍增之。觀上疏言："遠民不宜輕動撓，因而撫之，猶慮其失所，况增賦以擾之乎？設使積粟流衍，用輸京師，愈煩漕輓之力，固不可也。或以分兵就食，亦非安存之策，徒斂怨於民，未見國家之利。"太宗深以爲然，因留不遣。

其後復上疏曰：

臣憑藉光寵，備位風憲，每遇百官起居日，分立于庭，司察

張觀字仲賓，常州毗陵人。在江南進士及第。歸附宋朝，任彭原主簿。太平興國初年，改爲興元府的屬官，又考進士考不中，調任鷄澤主簿。再次請求考試，特别授任忠武掌書記，就地改任觀察判官。向皇上進言請求恢復刺史以及不派遣皇城司的兵卒到外州偵查事情，符合皇帝的旨意，召任監察御史，充任桂陽監使。進獻自己的文章，賜進士及第。

三司説劍外的賦税輕，下詔張觀出使巡行各州，因此下令稍爲增加賦税。張觀上書説："邊遠的百姓不應該輕易改變政策，繼續安撫他們，還擔心做得不合適，何况增加賦税來擾亂他們呢？假使積聚的糧食充盈，因而運送到京城，更加煩勞運送糧餉的勞力，本來是不可以的。或者分兵就食，也不是安撫的策略，白白招致百姓的怨恨，還不見國家的利益。"太宗認爲是這樣，因此留下他不派遣。

以後，張觀又上書説：

我憑藉皇恩，任職御史臺，每次遇到百官隨宰相入見的日子，站班在朝廷上，監督

不如儀者舉之。因見陛下天慈優容，多與近臣論政，德音往復，頗亦煩勞。至於有司職官，承意將順，簿書叢脞，咸以上聞，豈徒褻黷至尊，實亦輕紊國體。況帝王之道，言則左史書之，動則右史書之，列于緗素，垂爲軌範，不可不慎也。若夫方今之急者，遠人未服，邊鄙不寧；陰陽未序，倉廩猶虛；淳朴未還，奢風尚熾；縣道未治，逋逃尚多；刑法未措，禁令猶密；墜典未復，封祀猶闕：凡此數者，皆朝廷之急務也。誠願陛下聽斷之暇，宴息之餘，體貌大臣，以之揚榷，使沃心造膝，極意論思，則治體化源，何所不至。

不按照禮儀的人而檢舉他們。因看到陛下天生慈愛優厚寬容，常常與大臣談論政事，說話問答，也是很煩勞。至於有關部門的官員，承逢聖意趨就附和，官署文書煩瑣細碎，都拿來報告皇上，難道僅是褻瀆至尊，其實也是輕視擾亂國家體制。何況帝王之道，言語由左史記下來，行動由右史記下來，列到書卷上，流傳而效法，不可不慎重。至於說到當今急迫的事情，遠方的人還沒有歸附，邊疆不安寧；陰陽尚未調和，糧倉還空虛；淳樸民風還沒有恢復，奢侈的風氣還盛；各縣還沒有治理，欠稅逃跑的人還很多；刑法還沒有完善，禁令還很多；已廢除的典章制度還沒有恢復，封禪祭祀還有闕失：凡這幾個方面，都是朝廷的緊急事務。真誠地希望陛下在聽政裁斷的閑暇，宴飲休息的空餘，禮遇大臣，商榷這些事情，使聖上心受啓發而促膝談心，盡意議論思考，那麼，治理國家教化天下，没有什麼達不到的。

臣又嘗讀唐史，見貞觀初始置崇文館，命學士、耆儒更直互進，聽朝之際，則入内殿講論文義，商榷時政，或日旰忘倦，或宵分始罷，書諸信史，垂爲不朽。況陛下左右前後，皆端士偉人，伏望釋循常之務，養浩然之氣，深詔近臣，闡揚玄風，上爲祖宗播無疆之休，下爲子孫建不拔之業。與夫較量金穀，剖析毫厘，以有限之光陰，役無涯之細務者，安可同年而語哉！

我又曾讀唐史，看到貞觀初設崇文館，命令學士、碩儒輪流值班到宫廷，聽朝的時候，就進内殿講論文章，商討當時政治，有時天晚了忘記疲倦，有時夜半纔停下，寫在那些翔實的史籍上，流傳不朽。况且陛下的左右前後，都是正直的士人和偉大的人物，希望聖上放下尋常的事務，培養浩然之氣，詔令大臣，宣揚清静無爲的教化，上爲祖宗傳播無邊無際的美德，下爲子孫建立牢不可破的功業。至於計算錢糧，分析一毫一厘，以有限的時光，做没有邊際的瑣事，怎麼可以同日而語呢！

上覽而稱之，召賜緋魚，以爲度支判官。

皇上看了稱贊他，召賜緋魚，任命爲度支判官。

歲餘，遷左司，改鹽鐵判官。嘗因奏事白上曰："陛下務敦淳化，殿宇采飾，皆徹去之，惟尚朴素，天下幸甚。然於服御器用，臣願亦從純儉。"上曰："朕庶事簡約，至於所

一年多後，張觀升遷左司，改爲鹽鐵判官。曾因奏報事情而對皇上說："陛下致力於敦厚教化，殿宇彩色的裝飾，都撤去，而崇尚樸素，天下非常幸運。然而對於服飾車馬用具，我希望也純樸節儉。"皇上說："我諸事簡易，至於穿的衣

服，多用絁絹，皆經浣濯爾，卿言甚善。"觀頓首謝。觀數在省署及長春殿次中，諮事於其使李惟清，辨說抵牾，失禮容，惟清不能甘，因奏解其任。觀抗章論列，上亦察其無失，故未幾復授舊職。又諫罷治佛寺，不報。俄出爲諸路茶鹽制置副使，上疏言，更茶鹽之制，於理非便，不合旨。改知黃州，遷揚州，皆有善政。

會三司改舊貫，均州縣之籍以分其職，召爲三司河東道判官。有詔計司官屬不得越局言他事，觀自以任諫官，乃上書指陳拾遺補闕之職，言事固當然，不奉詔。上怒，謂宰相曰："朕俾警三司僚屬各率其職，非令諫官不言時務，觀乃妄有援引，以諷刺朕，姑爲容忍，不欲深責。"乃令出知道州，移廣南西路轉運使。坐奏交州黎桓爲亂兵所殺、丁濬復位事不實，被劾。獄未具，卒於桂州，年五十三。觀廣覽漢史，雅好論事，辭理切直，有古人之風焉。

論曰：保勳從其子以死事，宋瓚忘其身以恤民，臧丙信友誼以明枉，其所履歷，皆有足觀。中正粗振風紀而峻深寡恕，袁廓剛狷夸誕以徼寵任，承恭平恕知止而好佞佛，固皆未盡於善。知古首獻征南之謀，遂階試用，而其攬轡舊都，猶尋宿怨，與昔人所謂不以私怨惡廢鄉黨之好者異矣。郭載肆爲矯誣，而懷恚以死；休復虧慎終之孝，而樂致人於禍，庸何議焉。若觀之獻納忠讜，識達體要，則又可嘉者也。

## 陳從信

陳從信字思齊，亳州永城人。恭謹強力，心計精敏。太宗在晉邸，令

服，多用綢絹，都經過洗滌，你說的很好。"張觀叩頭謝恩。張觀多次在內閣和長春殿休息，向這裏的使臣李惟清詢問事情，辯說抵觸，失去禮節儀態，李惟清不甘心，於是上奏解去張觀的職務。張觀上書直言一一辯論，皇帝也察覺他沒有過失，所以不久又授舊職。張觀又進諫停止修治佛寺，不答覆。不久出任諸路茶鹽制置副使，上書說，改革茶鹽的制度，在道理上不恰當，不合皇上的旨意。改爲黃州知州，改任揚州知州，都有善政。

三司改革舊制，以州縣的户籍來分配他們的職責，召張觀任三司河東道判官。詔令三司的屬官不得越過部門談論其他事，張觀自以爲任諫官，就上書指明陳述拾遺補闕的職責，說事情本來應該這樣，不遵奉詔令。皇上發怒，對宰相說："我警告三司的僚屬各自遵守職責，不是叫諫官不談論時務，張觀就胡亂地加以援引，來譏諷我，姑且容忍他，不想深加責備。"就命令他出朝任道州知州，改廣南西路轉運使。因爲奏報交州黎桓被亂兵所殺、丁濬復位的事不合事實，被彈劾。還沒判案定罪，死在桂州，年五十三歲。張觀廣泛閱覽漢史，很喜歡談論事情，言辭情理懇切正直，有古人的風範。

論曰：劉保勳隨着他的兒子報效國家而死，宋瓚忘記自身而體恤百姓，臧丙相信友誼而使冤枉查明，他們歷任官職，都有可取之處。滕中正粗整風紀而嚴峻刻薄缺少寬容，袁廓剛直急躁誇大虛妄求取寵愛，孔承恭公正寬容進取知止而迷信佛教，都沒有達到十全十美。樊知古首獻征伐南方的計謀，就被試用，然而他初到舊都任職，還要報過去的仇怨，與前人所謂不因私怨而有損同鄉之誼不同了。郭載肆意作僞誣陷，而心懷憤恨而死；徐休復不對父母恭敬送終，而喜歡造成他人災禍，何以評議。像張觀進獻忠誠正直的意見，見識透徹體現要領，却又是值得稱道的人。

陳從信字思齊，亳州永城人。恭敬謹慎強壯有力，心思計算精到敏捷。太宗在晉王府時，命

典財用，王官事無大小悉委焉。累官右知客押衙。開寶三年秋，三司言：倉儲月給止及明年二月，請分屯諸軍盡率民船，以資江、淮漕運。太祖大怒，責之曰："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爾不素計而使倉儲垂盡，乃請屯兵括民船以運，是可卒致乎？今設汝安用，苟有所闕，當罪汝以謝衆！"三司使楚昭輔懼，詣太宗求寬釋，使得盡力。

令他主管財物費用，王宮裏事無大小全部委任給他。多次升官任右知客押衙。開寶三年秋，三司說：倉庫的儲存按月供應僅能到明年二月，請分駐各地的軍隊都率領民船，以資助長江、淮河的漕運。太祖大怒，斥責他說："國家如果沒有九年的儲蓄叫不足，你平時不計算而使倉庫的儲備將近用完，於是請求駐軍搜括民船來運送，這可以匆忙送來嗎？如今要你這三司使有何用，假使有所缺少，應當定你的罪來向大家謝罪！"三司使楚昭輔害怕，到太宗那兒請求寬大開脫，使他得以竭盡全力。

太宗既許，召從信問之，對曰："從信嘗游楚、泗，知糧運之患。良以舟人之食，日歷郡縣勘給，是以凝滯。若自發舟計日往復并支，可以責其程限。又楚、泗運米于舟，至京復輦入倉，宜宿備運卒，令即時出納，如此，每運可減數十日。楚、泗至京千里，舊八十日一運，一歲三運；若去淹留之虚日，則歲可增一運焉。今三司欲籍民舟，若不許，則無以責辦，許之，則冬中京師薪炭殆絕矣。不若募舟之堅者漕糧，其損敗者任載薪炭，則公私俱濟。今市米騰貴，官價斗錢七十，賈者失利，無敢致於京師，雖居商厚儲亦匿而不糶，是以米益貴，民將餓殍。若聽民自便，即四方奔湊，米多而價自賤矣。"太宗明日具奏，太祖可之，其事果集焉。

太宗已經答應，召來陳從信詢問，回答說："我陳從信曾游楚州、泗州，知道糧運的禍患。確實因爲船員的費用，每天由經過的州縣核實供應，因此停滯拖拉。如果從開船時計算日程往返一同支付，可以責令他們遵守路程期限。另外，楚州、泗州用船運米，到京城又用車運入糧倉，應當早準備運送的士兵，叫他們按時運出運入，這樣，每次運輸可減少幾十天。楚州、泗州到京城有一千里，舊例八十天運一次，一年運三次；如果除去拖延停留的時間，那麽每年可以增加一次運輸。如今三司想用民船，如果不同意，那麽不能責成辦理，答應他們，那麽冬天京城的柴炭恐怕斷絕了。不如募集結實的船運送糧食，其中損傷敗壞的船任其運載柴炭，那麽公私都有利。如今市場上的米價昂貴，官價每斗七十錢，做買賣的人失去利潤，不敢送到京城，即使商棧儲存多也藏起來不賣，因此米價更貴，百姓將要餓死。如果聽任百姓自行貿易，就會使四處奔來聚集，米多而價格自然賤了。"太宗第二天具體奏報，太祖認爲可以，這件事果然成功。

太宗即位，遷東上閤門使，充樞密都承旨。會八作副使綦廷珪因疾假滿不落籍，愈日不朝參，即入班中，宣徽使潘美、王仁贍并坐奪奉一季，從信與閤門使商鳳責授閑廄使、閤門祗候，餘抵罪有差。太平興國三年，改左衛將軍，復爲樞密都承旨。太宗征并汾，以爲大内副部署。七年，坐

太宗即位，陳從信升爲東上閤門使，充任樞密都承旨。適逢八作副使綦廷珪因爲病假滿沒有入籍，過了日期沒有上朝參拜，就進入朝班中，宣徽使潘美、王仁贍一同因此獲罪而扣去一個季度薪俸，陳從信與閤門使商鳳責罰授爲閑廄使、閤門祗候，其餘的人抵罪不等。太平興國三年，改爲左衛將軍，再次爲樞密都承旨。太宗征伐并汾，任命爲大内副部署。七年，因爲秦王廷美的

秦王廷美事，以本官罷。明年，分使三部，以從信爲度支使，賜第于浚儀寶積坊，加右衛大將軍。九年，卒，年七十三，贈太尉。

事情犯罪，以本官罷除職務。第二年，撤銷三司改爲三部，任命陳從信爲度支使，賞賜宅第在浚儀寶積坊，加官右衛大將軍。九年，去世，享年七十三歲，贈官太尉。

從信好方術，有李八百者，自言八百歲，從信事之甚謹，冀傳其術，竟無所得。又侯莫陳利用者，所爲多不法，始因從信推薦，人以是少之。

陳從信喜歡方術，有個叫李八百的人，自稱八百歲，陳從信對他非常恭謹，希望傳習他的方術，最終一無所得。另有侯莫陳利用這個人，行爲大多不法，起初因爲陳從信推薦，人們因此不稱道他。

## 張平　張從式　張從吉

張平，青州臨朐人。弱冠寓單州，依刺史羅金山。金山移滁州，署平馬步都虞候。太宗尹京兆，置其邸。及秦王廷美領貴州，復署爲親吏。後數年，有譖平匿府中錢物，秦王白太宗鞫之，無狀，秦王益不喜，遂遣去。太宗憐其非罪，以屬徐帥高繼冲，繼冲署爲鎮將。平嘆曰："吾命雖蹇，後未必不爲福也。"

張平，青州臨朐人。加冠成人後寓居單州，依附刺史羅金山。羅金山調任滁州，安排張平爲馬步都虞候。太宗爲京兆尹，安排他到官邸。秦王廷美領貴州時，又安排爲親近官吏。幾年後，有人誣陷張平隱藏官府中的錢物，秦王禀告太宗審訊他，没有招供，秦王越發不喜歡他，就把他遣走。太宗憐憫他不是犯罪，把他托付給徐帥高繼冲，高繼冲安排爲鎮將。張平嘆息説："我命雖苦，以後未必不是福。"

太宗即位，召補右班殿直，監市木秦、隴，平悉更新制，建都務，計水陸之費，以春秋二時聯巨筏，自渭達河，歷砥柱以集于京。期歲之間，良材山積。太宗嘉其功，遷供奉官、監陽平都木務兼造船場。舊官造舟既成，以河流湍悍，備其漂失，凡一舟調三户守之，歲役户數千。平遂穿池引水，繫舟其中，不復調民。有寇陽拔華者，往來關輔間，爲患積年。朝廷命内侍督數州兵討之，不克。平以好辭遣人説之，遂來歸。改崇儀副使，仍領其務。凡九年，計省官錢八十萬緡。

太宗即位，召張平補爲右班殿直，在秦州、隴州監督買木材，張平全部更新制度，設都務，計算水陸運費，在春秋兩季連接大筏，從渭河到黄河，經砥柱集中到京城。一年之間，好木材堆積如山。太宗嘉獎他的功勞，升爲供奉官、監陽平都木務兼造船場。從前造船完成後，因爲河流湍急，爲防備漂失，一條船徵調三户人家守護，每年服役的人家有幾千户。張平鑿水池引水，把船拴在池中，不再徵調民户。有個叫陽拔華的强盗，往來於關輔地區，成爲禍患多年。朝廷任命宦官率領幾個州的州軍討伐他，没有取勝。張平派人以好話勸説他，便來歸附。張平改爲崇儀副使，仍然統領本官事務。總共九年，總計節省官錢八十萬緡。

雍熙初，召還，同知三班事，遷如京使。三年，改西上閤門使。纔三月，又改客省使。四年，代王明爲鹽鐵使。平掌陽平署積年，是秋，聞陝西轉運使李安發其舊爲陽平奸利，憂恚成疾而卒，年六十三。廢朝，贈右

雍熙初年，張平被召回，同知三班事，升爲如京使。三年，改爲西上閤門使。纔三個月，又改爲客省使。四年，接替王明爲鹽鐵使。張平主管陽平官署多年，當年秋，聽説陝西轉運使李安揭發他過去治理陽平時作奸謀利，因而憂憤成疾而死，享年六十三歲。皇上停止朝會，贈官右千

千牛衛上將軍，官給葬具。

平好史傳，微時遇異書，盡日耽玩，或解衣易之。及貴，聚書數千卷。在彭門日，郡吏有侮平者數輩，後悉被罪配京窑務。平子從式適董其役，見之，以語平。平召至第，爲設酒饌勞之，曰："公等不幸，偶罹斯患，慎勿以前爲念。"給以緡錢，且戒從式善視之。未幾，遇赦得原，時人稱其寬厚。

從式事太宗藩邸，累官文思使。次子從吉，以蔭補殿直，轉供奉官，知宜州，屢破溪蠻。轉運使堯叟上其狀，累遷内殿崇班、閤門祇候。在任凡八年，代還，爲如京副使。咸平中，知環州，嘗與宋沆率兵襲西夏，小衄，部署張凝表其專，責授内殿崇班。俄知澧州，復舊秩。景德四年，宜州軍校陳進叛，命副曹利用爲廣南東西路安撫使，將兵討之。次象州大鳥寨，與賊戰，進爲先鋒郭志言所刺，遂入城，斬首六十級。以平賊功，改莊宅副使。未還，卒，年四十九。

### 王繼昇

王繼昇，冀州阜城人。性純質謹愿。事太宗於藩邸，太宗信任之。即位，補供奉官，累遷軍器庫副使。陳洪進來獻漳、泉之地，以繼昇爲泉州兵馬都監。會游洋洞民萬餘叛，攻泉，繼昇潛率精騎二百夜擊破之，擒其魁，械送闕下，餘黨悉平。召還，遷軍器庫使，領順州刺史，知諸道陸路發運事。

雍熙四年，以諸道水陸發運并爲一司，命繼昇與刑部員外郎董儼同掌其事，號爲稱職。俄遷右神武軍將軍。端拱初，改領本州團練使，三

牛衛上將軍，官方供給埋葬費用。

張平喜歡史傳，貧賤時遇到異書，整天專心研習，有時脱下衣服來交换。顯貴以後，收集書籍幾千卷。在彭門的時候，州裏有幾個欺侮張平的小吏，後來全部被判罪發配京城燒製陶器。張平的兒子張從式正好督察這裏的勞役，看到他們，告訴張平。張平把他們召到宅第，爲他們擺上酒食慰勞他們，説："你們幾人不幸，偶然遭難，千萬不要把過去放在心上。"給他們緡錢，并且告誡張從式好好對待他們。不久，遇到赦免而得到寬大，當時的人稱道張平寬厚。

張從式在太宗王府事奉，多次升官爲文思使。張平次子張從吉，靠恩蔭補爲殿直，轉爲供奉官，宜州知州，多次打敗溪蠻。轉運使堯叟向皇上報告他的功績，多次升遷到内殿崇班、閤門祇候。在任總共八年，任滿回朝，任爲如京副使。咸平年間，爲環州知州，曾經與宋沆率兵襲擊西夏，稍有失敗，部署張凝上表説他獨斷專行，降爲内殿崇班。不久爲澧州知州，恢復以前的官階。景德四年，宜州軍校陳進反叛，命令他爲曹利用副職任廣南東路、廣南西路安撫使，率領軍隊討伐。駐扎在象州大鳥寨，與叛賊交戰，陳進被先鋒郭志言所刺，於是進了城，斬首六十級。因爲平定叛賊的功勞，張從吉改爲莊宅副使。没有回朝，死去，年四十九歲。

王繼昇，冀州阜城人。生性純樸誠實。在太宗王府做事，太宗信任他。太宗即位，王繼昇補爲供奉官，多次升遷爲軍器庫副使。陳洪進獻上漳州、泉州的土地，任命王繼昇爲泉州兵馬都監。正值游洋洞的百姓一萬多人反叛，攻打泉州，王繼昇悄悄率領精鋭騎兵二百人夜裏打敗他們，捉住他們的首領，戴上刑具送到京城，其餘的徒黨全部平定。召回，升爲軍器庫使，領順州刺史，主持各路的陸路轉運事宜。

雍熙四年，因爲各路的水路和陸路轉運合并爲一個部門，任命王繼昇與刑部員外郎董儼共同主管這件事，很稱職。接着王繼昇升爲右神武軍將軍。端拱初年，改領本州團練使，三個月後，

月，卒，年六十四。太宗頗嗟悼，贈洋州觀察使，葬事官給。子昭遠。

死去，享年六十四歲。太宗非常痛惜，贈官洋州觀察使，葬事由官府辦理。兒子王昭遠。

### 王昭遠

昭遠，形質魁偉，色黑，繼昇名之“鐵山”。有膂力，善騎射。少時，入山捕鷹鶻，值澗水暴漲十餘丈，昭遠升大樹，經宿得免。嘗涉河，冰陷，二公傍共援出之，昭遠神色自若。喜與里中惡少游處，一日，衆祀里神，昭遠適至，有以博投授之，謂曰：“汝他日儻有節鉞，試擲以卜之。”昭遠一擲，六齒皆赤。

王昭遠，形體魁偉，膚色黝黑，王繼昇給他取名“鐵山”。王昭遠有過人的體力，擅長騎馬射箭。年少時，進山捕捉鷹鶻，正值山澗的水暴漲十多丈，王昭遠爬上大樹，過了一夜得以免死。曾經過河，冰塌陷了，兩人從旁邊共同把他拉了出來，他神色自若。王昭遠喜歡與鄉中的惡少游玩相處，一天，大家祭祀鄉神，王昭遠恰好來到，有人把博投授給他，說道：“你以後有可能成武將，試着投擲占卜。”王昭遠一投擲，六齒都是紅色。

南游京師，事太宗於晉邸，特被親遇，常呼其小字。及即位，補殿前指揮使，稍遷都知。從征太原，先登，爲流矢所中，血漬甲縷，戰益急。會劉繼元降，命守城門，籍兵仗。又從征范陽，多所擒獲，超散員指揮使。

王昭遠南游京城，在晉王府事奉太宗，特別被信任厚待，常常稱呼他的小名。太宗即位後，王昭遠補爲殿前指揮使，慢慢地升爲都知。跟隨征伐太原，搶先登城，被流箭射中，血浸透鎧甲，作戰更加勇猛。劉繼元投降後，命令他把守城門，登記兵器。又跟隨征伐范陽，擒獲很多，越級提升爲散員指揮使。

涪王之遷房陵也，禁衛諸校楊均、王榮等以依附被譴，獨昭遠無所預，太宗以爲忠。再遷東西班都虞候，轉殿前班都指揮使，領賓州刺史。改馬步軍都軍頭，命乘傳鎮、定、高陽關，募兵以備契丹。又爲冀州駐泊都監，俄授澤州團練使、洺州都部署。太宗屢稱其能，可備急使。

涪王貶至房陵時，宮禁侍衛校官楊均、王榮等人因爲依附而被貶謫，惟獨王昭遠沒有受牽連，太宗認爲他忠誠。再次升遷爲東西班都虞候，轉爲殿前班都指揮使，領賓州刺史。改任馬步軍都軍頭，命令他出使鎮州、定州、高陽關，招募軍隊防禦契丹。又任冀州駐泊都監，不久授爲澤州團練使、洺州都部署。太宗多次稱贊他能幹，可以在緊急時使用。

端拱初，召爲殿前都虞候，領勤州防禦使。命有司治綾錦院爲公署，掘地得鐵若山形，或言此地即鐵山故營，又與昭遠幼名合，聞者異之。太宗嘗草書紈扇，作古詩賜諸將，意多比諷，其賜昭遠，尤加賞遇。二年，領沙州觀察使，再爲并代副都部署。至道中，李繼遷擾西鄙，絶靈武糧道，命昭遠爲靈州路都部署，護二十五州芻粟，竟達靈武，繼遷不敢犯。

端拱初年，王昭遠被召任殿前都虞候，領勤州防禦使。命令有關部門以綾錦院做公署，挖地獲得像山形狀的鐵，有人說此地就是鐵山的舊營壘，又與王昭遠的小名相合，聽說的人認爲奇異。太宗曾經草書絹織團扇，作古詩賜給將領們，詩意多寓比喻，其中賞賜王昭遠的，更加優待。端拱二年，王昭遠領沙州觀察使，再任并代副都部署。至道年間，李繼遷擾亂西部邊疆，斷絶靈武的糧道，任命王昭遠爲靈州路都部署，監運二十五州的糧草，終於到達靈武，李繼遷不敢進犯。

真宗即位，徙定州行營都部署。未幾，拜保静軍節度使，充天雄軍都部署，知府事。咸平二年，移知河陽，數月卒，年五十六。時車駕在大名，爲廢朝，贈太尉，謚惠和，中使護葬。

昭遠頗知書，性吝嗇，所至無善政。母弟昭懿亦事晋邸，至捧日都虞候。弟昭遜，西京作坊使。初，祖母郭氏嘗對昭遠母指昭遠曰："此兒有貴相，他日必至公侯。"指昭懿曰："此兒奉錢過二萬，不能勝矣。"果皆如其言。

昭遠子懷普，九歲事太宗左右，至西京左藏庫使、平州刺史。懷一，供備庫副使。懷正，内殿承制。懷英，内殿崇班。

## 尹憲

尹憲，并州晋陽人。開寶中，事太宗於藩邸。太宗即位，擢爲殿直，充延州保安軍使，改供奉官。太平興國四年，護府州屯兵，與鄜州三族會攻嵐州，破敵千餘衆，擒僞知嵐州事馬延忠，拔緣河諸寨。以功轉西京作坊副使，入朔州界，破寧武軍，殺其軍使，獲人馬、器甲甚衆。

改護夏州兵，轉供備庫使。殺戮三汊、醜奴莊、岌伽羅膩葉十四族，及誘其渠帥。屢降詔書褒美。雍熙初，詔就知夏州，攻破李繼遷之衆于地斤澤，繼遷遁走，俘獲四百餘帳。奏請於所部抽移諸帳，别置騎兵，號曰平寨，以備其用，詔從之。俄殺蘆關及南山野狸數族，諸族遂擾。代還，爲洪州巡檢。未幾，命護莫州屯兵。

三年，詔知瀛州兼兵馬鈐轄，領富州刺史，遷東上閤門使。端拱二年，知滄州，移邢州，皆兼鈐轄。淳

真宗即位，王昭遠調任定州行營都部署。不久，爲保静軍節度使，充任天雄軍都部署，掌管府事。咸平二年，調任河陽知府，幾個月後死去，終年五十六歲。當時皇帝在大名，爲他停止朝會，贈官太尉，謚號惠和，派宦官護喪。

王昭遠讀書多，生性吝嗇，所到之處没有善政。同母兄弟王昭懿也事奉晋王府，官至捧日都虞候。弟弟王昭遜，官至西京作坊使。起初，祖母郭氏曾對王昭遠的母親指着王昭遠説："這個孩子有富貴相，以後必定爲公侯。"指着王昭懿説："這個孩子的俸錢超過二萬，就不能勝任了。"果然都如同她所説的。

王昭遠兒子王懷普，九歲侍奉在太宗左右，官至西京左藏庫使、平州刺史。王懷一，官至供備庫副使。王懷正，官至内殿承制。王懷英官至内殿崇班。

尹憲，并州晋陽人。開寶年間，在王府事奉太宗。太宗即位，提拔爲殿直，充任延州保安軍使，改爲供奉官。太平興國四年，監府州屯兵，與鄜州三族會合攻打嵐州，打敗敵軍一千多人，抓獲僞嵐州知事馬延忠，攻下沿黄河各寨。因爲功勞轉升西京作坊副使。進入朔州界，攻占寧武軍，殺了他們的軍使，俘獲人馬、武器和鎧甲很多。

尹憲改爲監夏州軍，轉升供備庫使。殺戮了三汊、醜奴莊、岌伽羅膩葉十四族，以及誘降他們的首領。皇帝多次下詔書褒揚他。雍熙初年，下詔就地任夏州知州，在地斤澤打敗李繼遷的部隊，李繼遷逃走，俘獲四百多部族。上奏請求在自己軍隊中抽人調任各個部族，另設騎兵，取名叫平寨，準備隨時使用，皇帝下詔聽從。接着殺了蘆關和南山野狸幾個族，各族於是叛亂。尹憲任滿回朝，任爲洪州巡檢。不久，命他護莫州屯兵。

三年，皇帝下詔尹憲爲瀛州知州兼兵馬鈐轄，領富州刺史，升爲東上閤門使。端拱二年，爲滄州知州，調任邢州知州，都兼鈐轄。淳化初

化初，與王文寶并命爲四方館使，連護鎮、定州屯兵。改知貝州，移高陽關兵馬鈐轄。五年，知定州，與兵馬部署王榮不協。榮素粗暴，因忿毆憲仆地，憲怏怏致疾，數日卒，年六十三。

年，與王文寶一起任命爲四方館使，接連護鎮州、定州屯兵。改爲貝州知州，調任高陽關兵馬鈐轄。五年，爲定州知州，與兵馬部署王榮不和。王榮一向性情粗暴，忿恨而毆打尹憲倒地，尹憲怏怏不樂而生病，幾天後去世，享年六十三歲。

## 王賓

王賓，許州許田人。小心謹愿。年十餘，事宣祖左右，及長，善騎射。太宗領兗海節制，太祖以署府中右職。太平興國初，補東頭供奉官、亳州監軍。賓妻妒悍，賓不能制，時監軍不許挈家至任所，妻擅至亳，賓具白上。太宗召其妻，俾衛士捽之，杖百，以妻忠靖卒，一夕死。遷賓儀鸞副使，領内酒坊。

王賓，許州許田人。小心誠實忠厚。十多歲時，在宣祖左右侍奉，長大後，擅長騎馬射箭。太宗領兗海節度使，太祖安排王賓任幕府重要職位。太平興國初年，王賓補爲東頭供奉官、亳州監軍。王賓的妻子嫉妒蠻横，王賓難以駕馭，當時監軍不允許帶家屬到任職的地方，其妻擅自到亳州，王賓禀告皇上。太宗召來他的妻子，叫衛士揪住她，打一百杖，把她發配給忠靖士兵爲妻，一天晚上死去。改王賓爲儀鸞副使，領内酒坊。

從征太原，又從征范陽，與彰信節度劉遇攻城東面。五年，車駕北巡，副王仁贍爲大内都部署。

王賓跟隨征伐太原，又跟隨征伐范陽，與彰信節度使劉遇攻打城的東面。五年，皇帝北巡，爲王仁贍副職任大内都部署。

七年，改洛苑使。會汴漕壅滯，軍食不給，詔别置水陸發運兩司，以賓有心計會，領演州刺史，與儒州刺史許昌裔同掌其事。凡四年，儲積增羨，號爲稱職，俄改右神武將軍。

七年，王賓改爲洛苑使。正逢汴河漕運堵塞不通，軍糧供應不上，下詔另設水陸發運兩司，認爲王賓懂會計，領演州刺史，與儒州刺史許昌裔一同掌管這件事。總共四年，積蓄增多有盈餘，很稱職，不久改爲右神武將軍。

黎陽當舟車交會，禁兵常屯萬餘，以度支使張遜薦，命賓護黎陽軍，兼領黄、御兩河發運事，俄領本州團練使。以賓請黎陽建通利軍，命就知軍事。賓規起公署、郵館，供帳之器咸具。加本軍大將軍，歲别給錢二百萬，俄兼河北水陸路轉運使。

黎陽是車船交會之地，禁軍常駐一萬多人，因爲度支使張遜推薦，任命王賓監黎陽軍，兼領黄、御兩河的發運事務，接着領本州團練使。因爲王賓請求將黎陽改爲通利軍，任命他就地任知軍。王賓規劃建公署、郵館，設備都具備。加官本軍大將軍，每年另給錢二百萬，不久兼任河北水陸路轉運使。

貝州兵屯無壁壘，分寓邸肆，賓選隙地築舍千二百餘以處之。優詔褒美，召爲右羽林大將軍、判左金吾兼六軍諸衛儀仗司事。淳化四年，出知揚州兼淮南發運使，徙爲通許鎮都監。至道元年，卒，年七十三，賻贈加等。

貝州屯兵没有營壘，分住在客舍和店鋪裏，王賓選空地建房舍一千二百多間給他們居住。特地下詔對他褒揚，召爲右羽林大將軍、判左金吾兼六軍諸衛儀仗司事。淳化四年，出朝爲揚州知州兼淮南發運使，調任通許鎮都監。至道元年，去世，享年七十三歲，贈給助喪財物增加等級。

賓事宣祖、太祖、太宗殆六十年，最爲勤舊，故恩寵尤異，前後賜賚數千萬，俱奉釋氏。在黎陽日，按見古寺基，即以奉錢修之，掘地丈餘，得數石佛及石碣，有賓姓名，賓異其事以聞。詔名寺爲淳化，賜新印經一藏、錢三百萬以助之。

王賓事奉宣祖、太祖、太宗幾乎六十年，是功勛卓著的舊臣，所以恩寵尤其不同，前後賞賜財物幾千萬，全部獻給佛寺。在黎陽的時候，巡視看到古寺的地基，拿出俸錢來修建，挖地一丈多，得到幾個石佛和石碣，有王賓的姓名，王賓認爲這件事異常而上報。下詔取寺名爲淳化，賞賜新印的經一部、錢三百萬作資助。

## 安忠

安忠，河南洛陽人。祖叔千，仕晉累任方鎮，以太子太師致仕。父延韜，左清道率府率。忠形質魁岸，不知書，纔通姓名而已。事太宗藩邸，殆二十年。太宗即位，授東頭供奉官，掌弓箭庫。遷内弓箭庫副使、西京作坊使，掌翰林司、内衣庫，提點醫官院，掌屯兵于雄州。

安忠，河南洛陽人。祖父安叔千，在後晋做官逐漸升任節度使，以太子太師的身份退休。父親安延韜，爲左清道率府率。安忠體貌雄偉，不讀書，僅僅知道姓名而已。在太宗王府事奉，差不多二十年。太宗即位，授爲東頭供奉官，掌管弓箭倉庫。升爲内弓箭庫副使、西京作坊使，掌管翰林司、内衣庫，提點醫官院，在雄州主管屯兵。

會曹彬敗于拒馬河，忠分寨兵布列緣邊，以備游騎，又鑿河葺城壁。俄徙威虜軍，又隸鎮定路大陣之左厢，就擢東上閤門使。與大將李繼隆、田重進、崔翰追契丹兵祁州北，詔書獎飭。端拱元年，移護高陽關屯兵。契丹侵鎮、定，又與崔翰拒之。傅潛陣于瀛州，忠當城之西面。二年，徙知壽州，逾月移貝州，有劇賊十二人久爲民患，忠捕之，悉獲。

曹彬在拒馬河戰敗，安忠分寨兵沿着邊境分布設防，防禦契丹騎兵，又開鑿河修葺城墻。不久調任威虜軍，又隸屬於鎮定路大陣的左厢，就地提升爲東上閤門使。與大將李繼隆、田重進、崔翰追逐契丹軍隊到祁州以北，詔書獎勵。端拱元年，調任監高陽關駐軍。契丹入侵鎮州、定州，又與崔翰抵禦他們。傅潛在瀛州布陣，安忠在城的西面抵抗。二年，調任壽州知州，一個月後調任貝州知州，有十二個大盜長期成爲百姓的禍患，安忠捕捉他們，全部抓獲。

淳化四年，判左金吾街仗。王賓出知揚州，以忠代爲左龍武軍大將軍。忠泣請："諸衛將軍列在朝外，不得迎左右，願復舊職。"上笑曰："環列之官，古官也。大將軍三品，汝終不知朝廷表著之位。"因從其請，俄復東上閤門使，充淮南諸州兵馬鈐轄。至道三年，以病求歸，至泗州卒，年六十四。天禧元年，録其孫惟慶爲殿直。

淳化四年，安忠爲判左金吾街仗。王賓出朝爲揚州知州，由安忠接替他任左龍武軍大將軍。安忠哭着請求："各衛將軍在朝廷外，不能奉迎左右，希望恢復舊職。"皇上笑着説："環衛官，是古代的官。大將軍是三品，你畢竟不知道朝廷顯貴之官。"因而聽從他的請求，接着又任東上閤門使，充任淮南諸州兵馬鈐轄。至道三年，因病請求回朝，到泗州死去，享年六十四歲。天禧元年，録用他的孫子安惟慶爲殿直。

論曰：太宗居潜，左右必求忠厚强幹之士。及即位，修舊邸之功，陳

論曰：太宗在王府時，其左右必定尋求忠厚强幹之士。即位以後，論王府之人的功績，陳從

從信、張平、王繼昇、尹憲、王賓、安忠六人者，咸備任使，又皆畀以兵食之重寄，而各振舉其職焉，有足稱者矣。然平不修舊怨，庶幾進於士夫之度。從信所進邪佞以術蠱惑上心，猶不免於近侍之常態歟！

信、張平、王繼昇、尹憲、王賓、安忠六人，都充任使臣，又都授軍權俸祿，而各自奉行自己的職責，足以稱道。然而張平不報舊時的怨恨，近似於士大夫的風度。陳從信以奸邪諂媚蠱惑皇上的心，免不了有宦官常態！

# 宋史卷二百七十七

## 列傳第三十六

張鑑　姚坦　索湘　宋太初　盧之翰　鄭文寶
王子輿　劉綜　卞袞　許驤　裴莊　牛冕 張適(附)　樂崇吉
袁逢吉　韓國華　何蒙　愼知禮 (子)從吉

### 張鑑

張鑑字德明，瀛州團練使藏英之孫。父裔，以蔭補供奉官。鑑本將家，幼能嗜學，入衛州霖落山肄業，凡十餘年。太平興國三年，擢進士第，釋褐大理評事、監泰州柴墟榷務。升朝，爲太子右贊善大夫、知婺州，就遷著作郎。還拜監察御史。奉詔决獄江左，頗雪冤滯。歷殿中侍御史。

會命曹彬等進討幽州，問群臣以方略，鑑上疏極言不可。論者以鑑燕人，沮議非忠也，太宗置不問。與趙延進同掌左藏，延進恃恩逾規，鑑廷奏之。有旨罷延進，以鑑判三司度支、憑由催欠司。時三部各置憑由催欠，鑑請并爲一，從之。王明、李惟清薦其能，用爲江南轉運使。本部有大姓爲民患者，鑑以名聞。太宗盡令部送魁首及妻子赴闕，以三班職名羈縻之，江左震肅。又建議割瑞州清江、吉州新淦、袁州新喻三縣置臨江軍，時以爲便。召還，特被慰獎。梓州符昭愿驕僭不法，即以鑑代之。遷刑部員外郎、判大理寺，遷屯田郎中、判三司都催欠司，改都勾院，擢

張鑑字德明，瀛州團練使張藏英的孫子。父親張裔，靠恩蔭補爲供奉官。張鑑出身將軍之家，幼時能够愛好學習，進入衛州霖落山修習學業，總共十多年。太平興國三年，進士及第，初入仕爲大理評事、監泰州柴墟榷務。升爲朝官，任爲太子右贊善大夫、婺州知州，就地升著作郎。回朝爲監察御史。奉詔判决江左的刑案，昭雪冤屈積案很多。歷官爲殿中侍御史。

正逢命令曹彬等進討幽州，皇上向大臣們詢問方針策略，張鑑上書極力主張不可以。論者認爲張鑑是燕人，阻止進軍的主張不是忠心，太宗置之不問。張鑑與趙延進一同掌管左藏庫，趙延進恃恩超越法規，張鑑在朝廷上奏皇上。有旨罷免趙延進，任命張鑑判三司度支、憑由催欠司。當時三部各設憑由催欠司，張鑑請求合并爲一，聽從了他。王明、李惟清推薦他的才能，任用爲江南轉運使。本地區有世家大族成爲老百姓的禍患，張鑑把他們的名字上報皇帝。太宗命令當地全部押送其家族首領和他們的妻子兒女趕赴朝廷，以三班職名拘禁他們，江左震驚肅静。張鑑又建議割瑞州清江、吉州新淦、袁州新喻三縣設立臨江軍，當時認爲便利。召回朝廷，特别受到慰勞獎勵。梓州符昭愿傲慢違法，立即任命張鑑取代他。升爲刑部員外郎、判大理寺，改爲

拜樞密直學士、知通進、銀臺、封駁司，又掌三班。上言供奉官以下不考校殿最，恐無沮勸，即詔鑑兼磨勘職。改三司爲左右計，分天下爲十道，鑑奏其非便。未幾，果復舊。

屯田郎中、判三司都催欠司，改爲都勾院，提升爲樞密直學士、知通進、銀臺、封駁司，又掌管三班。上奏説供奉官以下不考核政績優劣，擔心没有獎懲，便下詔張鑑兼磨勘之職。改三司爲左右計，分天下爲十道，張鑑上奏説這種做法不方便。不久，果然恢復舊制。

淳化中，盗起西蜀，王繼恩討平之，而御軍無政，其下恃功暴横。益州張詠密奏，請命近臣分屯師旅，即遣鑑與西京作坊使馮守規偕往。召對後苑門，面授方略。鑑曰："益部新復，軍旅不和，若聞使命驟至，易其戎伍，慮或猜懼，變生不測。請假臣安撫之名。"太宗稱善。鑑至蜀，繼恩猶偃蹇，不意朝廷聞其縱肆。鑑之行，付以空名宣頭及廷臣數人，鑑與詠即遣部戍卒出境，繼恩麾下使臣亦多遣東還，督繼恩輩分路討捕殘寇，而鑑等招輯反側。事平歸朝，未至，拜左諫議大夫、户部使。

淳化年間，盜賊在西蜀起事，王繼恩討伐平定他們，然而管理軍隊没有政績，他的下屬仗着功勞而凶暴强横。益州張詠秘密上奏，請求命令大臣分駐軍隊，就派張鑑與西京作坊使馮守規一同前往。召他們在後苑門應對，皇上當面授給方針策略。張鑑説："益部剛收復，軍隊不和，如果聽到使命突然到來，替换他們的軍隊，擔心有的猜疑畏懼，發生難以預料的變故。請給我安撫之名。"太宗稱好。張鑑到了蜀，王繼恩仍然傲慢，對朝廷聽説他放縱恣肆不以爲意。張鑑到蜀時，給他空名任命書及朝臣幾人，張鑑與張詠就率領戍守的士兵出境，王繼恩部下的使臣也大多被向東調遣回去，監督王繼恩等人分路討捕殘餘的盜匪，而張鑑等人招撫不安分隊伍。事情平息後回朝，還未到京，任爲左諫議大夫、户部使。

會五路進兵討西夏，令鑑乘傳往環州，與李繼隆議護送芻糧入靈州。及還，上疏曰：

> 關輔之民，數年以來，并有科役，畜産蕩盡，室廬頓空。加以浦洛之行，曾經剽劫。原州之役，又致遷延。非獨令之弗從，實緣力所不逮。况復先棄糧草，見今逐處追科，本户税租，互遣他州送納，往返千里，費耗十倍，愁苦怨嘆，充塞路岐，自春徂冬，曾無暫息，糇糧乏絶，力用殫窮。顧此疲羸，尤堪軫恤。今若復有差率，益致流亡，縱令驅迫，必恐撓潰。願陛下特垂詔旨，無使重勞，因兹首春，俾務東作。

分兵五路進軍攻打西夏時，命令張鑑乘驛車前往環州，與李繼隆商議護送糧草進靈州。張鑑回來後，上書説：

> 關輔的老百姓，幾年以來，全都有苛税勞役，家畜産業蕩盡，住房全空。加上浦洛之行，曾經遭遇搶劫。原州之戰，又造成搬遷拖延。不僅是命令不聽從，實在是由於力所不及。何况又先抛棄糧草，現今到處追加徵税，本地户口的賦税田租，交互派遣到别的州送交，往返千里，費用損耗十倍，愁苦怨嘆，充塞路口，從春到冬，未曾有暫時的停息，乾糧困乏斷絶，勞力使用窮盡。看看這些疲勞瘦弱之民，尤其值得顧念憐憫。現在如果再有徵收，更加造成逃亡，縱使驅趕逼迫，必定擾亂逃散。希望陛下特别賜以詔書，不要加重勞役，趁着孟春，使老百姓致力於春耕。

況靈州一方，僻居絶塞，雖西陲之舊地，實中夏之蠹區。竭物力以供須，困甲兵而援送，蕭然空壘，祇益外虞。不若以賜繼遷，使懷恩奉籍，稍息飛輓之役。事當深慮，理要預防。若待川决而後防，火熾而方戢，則焚溺之患深矣，雖欲拯救，其可得乎?

況且靈州一方，地處荒遠邊塞，雖然是西部邊境舊地，實際上是中原的寄生地區。竭盡物力來供應軍需，士兵運送困苦，營壘蕭條空虛，徒然增加外來憂患。不如賜給李繼遷，使他懷念恩情奉上版籍，使急運糧食的勞役稍有停息。事情應當深加考慮，先作預防。如等河水决口以後預防，火勢盛了纔滅火，那麽焚毀和淹没的憂患已加深了，即使想拯救，已來不及了。

尋詔鑑專督軍糧，以軍興法從事，饋運頗集。

不久下詔張鑑專門督察軍糧，以軍興法令行事，運送很見成效。

真宗即位，遷給事中，使如故。咸平初，改工部侍郎，出知廣州。居二年，民條其政績上請刻石。三年，移知朗州。溪洞群蠻數寇擾，鑑召酋豪，諭以威信，皆俯伏聽命。

真宗即位，張鑑升爲給事中，使命如同原職。咸平初年，改爲工部侍郎，出朝爲廣州知州。任職二年，百姓把他的政績分列條目上報請求刻碑。三年，調任朗州知州。溪洞衆蠻多次侵擾，張鑑召來酋長豪族，曉以威望信譽，他們都俯首聽命。

初，鑑在南海，李夷庚爲通判，謝德權爲巡檢，皆與之不協。二人密言鑑以貲付海賈，往來貿市，故徙小郡。至是，鑑自陳有親故謫瓊州，每以奉米附商舶寄贍之，又言夷庚、德權憸人貪凶之狀。上意稍釋。召還，以疾徙知相州。有芝草生於監牧之室，鑑表其祥異，以爲河朔弭兵款附之兆。優詔答之。景德初，卒，年五十八。子士廉爲殿中丞，士宗太子洗馬，士程屯田員外郎。

起初，張鑑在南海，李夷庚任通判，謝德權任巡檢，都跟他不和。二人秘密奏報張鑑把錢財交給海外商人，往來貿易，所以被調往小州任職。到了這時，張鑑自稱有親戚故舊貶謫瓊州，常以自己的俸禄米托商船帶去供養他們，又説到李夷庚、謝德權小人貪財凶狠的情况。皇上的成見稍稍解除。召回，因爲生病調任相州知州。有芝草生在州官的房間，張鑑上奏説吉祥奇異，認爲是河朔停止戰爭而歸附的徵兆。下詔嘉獎他。景德初年，去世，時年五十八歲。兒子張士廉爲殿中丞，張士宗爲太子洗馬，張士程爲屯田員外郎。

## 姚坦

姚坦字明白，曹州濟陰人。開寶中，以《尚書》擢第，調補將陵尉。歷隰州推官、將作監丞、知潯州。太平興國三年召還，爲著作佐郎，通判唐州。

姚坦字明白，曹州濟陰人。開寶年間，以《尚書》進士及第，調補爲將陵尉。歷任隰州推官、將作監丞、潯州知州。太平興國三年召回，爲著作佐郎，通判唐州。

八年，諸王出閤，詔給、諫以上，於朝班中舉年五十以上通經有文行者，以備宫僚，乃以户部員外郎王適、監察御史趙齊爲衛王府諮議，左

八年，諸王離開朝廷到自己的封地，下詔給事中、諫官以上，在朝官中推舉年紀五十歲以上通曉經書而有德行的人，作爲諸王的屬官，便任命户部員外郎王適、監察御史趙齊爲衛王府諮

贊善大夫戴玄爲本府翊善；水部員外郎趙令圖爲廣平郡王府諮議，國子博士閻象爲本府翊善；又以起居舍人楊可法、國子博士楊幼英、左贊善大夫杜新及坦并爲皇子翊善，國子博士邢昺爲諸王府侍講，坦仍賜緋魚。太宗召適等謂曰："諸子生長深宮，未知世務，必資良士贊導，使日聞忠孝之道。汝等皆朕所慎簡，各宜勉之。"坦歷殿中丞、倉部員外郎，賜金紫。遷本曹郎中，轉考功，仍爲益王府翊善。

坦性木强固滯。王嘗於邸中爲假山，費數百萬，既成，召賓僚樂飲，置酒共觀之。坦獨俯首，王强使視之，曰："但見血山耳，安得假山！"王驚問故，坦曰："在田舍時，見州縣催租，捕人父子兄弟，送縣鞭笞，流血被體。此假山皆民租稅所爲，非血山而何?"是時太宗亦爲假山，聞而毁之。

王少佚豫，坦即醜詆，王頗鄙其爲人。自是坦每暴揚其事，上嘗誡之曰："元傑知書好學，亦足爲賢王矣。少不中節，亦須婉辭規諷，况無大故而詆訐之，豈裨贊之道邪?"頃之，左右乃教王詐稱疾不朝。太宗日使視疾，逾月不瘳，甚憂之。召王乳母問狀，乳母曰："王本無疾，徒以姚坦檢束，居常不得自便，王不樂，故成疾。"上怒曰："吾選端士，輔王爲善。王不能用規諫，而又詐疾，欲使朕去正人以自便，何可得也。且王年少，必爾輩爲之謀耳。"因命捽致後苑，杖之數十。召坦慰諭曰："卿居王宮，能以正爲群小所疾，大爲不易。卿但如是，勿慮讒間，朕必不聽。"王薨，改衛尉少卿，判吏部南曹。他日因事得對，上以其舊人，召

議，左贊善大夫戴玄爲本府翊善；水部員外郎趙令圖爲廣平郡王府諮議，國子博士閻象爲本府翊善；又任命起居舍人楊可法、國子博士楊幼英、左贊善大夫杜新以及姚坦都爲皇子翊善，國子博士邢昺爲諸王府侍講，姚坦并賞緋魚。太宗召王適等人對他們説："皇子們生長在深宫，還不知世務，要依靠良士引導，使他們每天聽到忠孝之道。你們這些人都是我謹慎選拔的，各自應該努力去做。"姚坦歷任殿中丞、倉部員外郎，賜金紫。升爲倉部郎中，轉爲考功郎中，仍任益王府翊善。

姚坦生性木訥固執。益王曾經在官邸中造假山，花費幾百萬，建成以後，召賓客僚屬奏樂飲宴，擺上酒而一同觀賞。姚坦獨自低下了頭，王强使他觀看，他説："僅看見血山罷了，豈有假山！"王驚奇地詢問緣故，姚坦説："在村舍時，看到州縣催租，逮捕人家的父子兄弟，送縣裹用鞭子抽打，流血滿身。這假山都是百姓的租税所建成的，不是血山又是什麽?"這時太宗也造假山，聽説後毁掉了假山。

王稍有悠閑安樂，姚坦就辱駡，王很鄙視他的爲人。從此，姚坦常暴露他的事情，皇上曾經告誡他説："元傑有文化喜歡學習，也足以做賢王了。稍有不符合節操，也必須用委婉的言辭規勸，何况没有重大事故而詆毁攻擊他，難道是輔佐之道嗎?"不久，王左右的人就教王假稱有病而不朝見皇帝。太宗每天派人看望他的病情，過了一個月還未痊愈，很擔心。召來王的乳母詢問情况，乳母説："王本來没有病，衹是因爲姚坦的約束，起居常常不得自由，王不快樂，所以有了病。"皇上非常氣憤地説："我選正直之士，輔佐王做好事。王不能采納勸誡，而又假稱有病，想使我除去正直的人得到自由，怎麽能得到呢。而且王年少，必定是你們這些人爲他謀劃的。"因此命令揪到後苑，用杖打幾十下。召來姚坦慰解説："你身居王宫，能够以正道而被小人們所憎恨，非常不容易。你儘管這樣做，不要擔心讒言的離間，我必定不聽。"王去世，姚坦改爲衛

升殿與語。坦言及故府，意短諸王而稱己之敢言，坦退，上謂近臣曰：“坦在宫邸，不能以正理誨諭，事有微失，即從而揚之，此賣直取名耳。”

尉少卿，判吏部南曹。後來因爲事情得以應對，皇上認爲他是老臣，召來上殿與他談話。姚坦談到從前的王府，意思是指斥諸王的缺點而稱揚自己敢説話，姚坦退下去後，皇上對大臣説：“姚坦在宫邸，不能用正道教誨曉諭，事情有微小過失，就張揚開來，這是出賣正直而取得名聲罷了。”

景德初，求補郡，俾知鄧州，轉運使表其治狀，詔嘉獎之。大中祥符初，復知光州。二年，卒，年七十五。

景德初年，姚坦請求補爲州官，任爲鄧州知州，轉運使上奏他治績的情況，下詔嘉獎他。大中祥符初年，又爲光州知州。二年，去世，享年七十五歲。

## 索湘

索湘字巨川，滄州鹽山人。開寶六年進士，釋褐鄆州司理參軍。

索湘字巨川，滄州鹽山人。開寶六年進士，初入仕爲鄆州司理參軍。

齊州有大獄，連逮者千五百人，有司不能决，湘受詔按鞫，事隨以白。太平興國四年，轉運使和峴薦其能，遷太僕寺丞，充度支巡官。改太子右贊善大夫，轉殿中丞，充推官，拜監察御史。九年，河决，壞民田，命與户部推官元玘同按行。會詔下東封，與劉蟠同知泰山路轉運事，又爲河北轉運副使。湘經度供饋，以能幹聞。事集，加屯田員外郎。

齊州有大案，牽連逮捕一千五百人，司法部門不能判决，索湘接受詔令審訊，事情隨即得以明白。太平興國四年，轉運使和峴推薦他，升爲太僕寺丞，充任度支巡官。改爲太子右贊善大夫，轉爲殿中丞，充任推官，任監察御史。九年，黄河决口，毁壞民田，命令他與户部推官元玘共同巡察。下詔到東岳舉行封禪典禮，索湘與劉蟠共同掌管泰山路轉運事，又任爲河北轉運副使。索湘掌管供給，以能幹聞名。事情成功後，加官屯田員外郎。

明年，契丹入寇，王師衄於君子館，敵兵乘勝據中渡橋，塞土門，將趨鎮州。諸將計議未定，湘爲田重進畫謀，結大陣東行，聲言會高陽關兵，敵以爲然，即擁衆邀我于平虜城。夜二鼓，率兵而南，徑入鎮陽，據唐河，乘其無備破寨柵。及敵兵覺，悉遁走。雍熙中，召爲鹽鐵判官，改駕部員外郎。端拱二年，河北治方田，命副樊知古爲招置營田使。會議罷，復爲河北轉運使。轉虞部郎中，選爲將作少監。

第二年，契丹入侵，朝廷的軍隊在君子館失敗，敵兵乘勝占據中渡橋，堵塞土門，將要趕赴鎮州。將領們計議未定，索湘給田重進謀劃，集結大隊向東行進，聲言會合高陽關的軍隊，敵人上當，就聚衆在平虜城攔截我軍。夜裏二更時，帶兵向南，直接進入鎮陽，占據唐河，乘敵人没有防備而攻破營寨柵欄。等到敵兵發覺，全部逃走。雍熙年間，召索湘爲鹽鐵判官，改爲駕部員外郎。端拱二年，河北實行方田，命令索湘輔佐樊知古擔任招置營田使。正逢議論取消方田，索湘又爲河北轉運使。轉爲虞部郎中，選爲將作少監。

居無何，有訟其擅易庫縑以自用者，坐授膳部員外郎、知相州。時有群盗聚西山下，謀斷澶州河橋入攻

没過多久，有人控告索湘擅自换府庫中的縑來供自己使用，索湘降授爲膳部員外郎、相州知州。當時有群盗聚集在西山下，謀劃切斷澶州

磁、相州，援旗伐鼓，白晝鈔劫。鄰郡發兵千人捕逐，無敢近。湘擇州軍得精鋭三百人，偵其入境，即掩擊而盡擒之。轉運使王嗣宗以狀聞，詔復舊官，命爲河東轉運使。湘以忻州推官石宗道、憲州録事胡則爲幹職，命以自隨，所至州郡，勾檢其簿領焉。二人後皆歷清要。明年，王超等率師趨烏白池，抵無定河。水源涸絶，軍士渴乏。時湘已輦大鍬千枚至，令鑿井，衆賴以濟。

河橋進攻磁州、相州，扛着旗子敲着大鼓，白天抄掠搶劫。鄰州徵調士兵一千人追捕，没有人敢靠近。索湘挑選州軍得到精鋭的士兵三百人，偵察盜匪入境，突然襲擊而全部把他們抓獲。轉運使王嗣宗把情況上報，下詔恢復索湘過去的官位，任命爲河東轉運使。索湘讓忻州推官石宗道、憲州録事胡則做辦事官，命令跟隨自己，所到的州縣，檢查其簿册。二人後來都歷任清要的職位。第二年，王超等率領軍隊趕赴烏白池，到達無定河。無定河水源乾涸，軍士乾渴疲乏。這時索湘已經運送一千把大鍬到了，下令鑿井，大家得以度日。

真宗即位，入爲右諫議大夫。復充河北轉運使，屬郡民有幹釀，歲輸課甚微，而不逞輩因之爲奸盗。湘奏廢之。德州舊賦民馬以給驛，又役民爲步遞，湘代以官馬兵卒，人皆便之。會内殿崇班閻日新建議，請於静戎、威虜兩軍置場鬻茶，收其利以資軍用。湘言非便，遂止。又言事者請許榷場商旅以茶藥等物販易於北界，北界商旅許於雄、霸州市易，資其懋遷，庶息邊患。詔湘詳議以聞，乃上言曰："北邊自興置榷場，商旅輻湊，制置深得其宜。今若許其交相販易，則沿邊商人深入戎界，竊爲非便。又北界商人若至雄、霸，其中或雜奸僞，何由辨明？况邊民易動難安，蕃戎之情宜爲羈制。望且仍舊爲便。"會有詔規度復修定州新樂、蒲陰兩縣，湘以其地迫窄，非屯兵之所，遂奏罷之。

真宗即位，索湘入朝爲右諫議大夫。又充任河北轉運使，所屬州的百姓有釀酒的，每年納税很少，不法之徒因此作奸犯盜。索湘上奏廢止。德州過去用百姓馬匹供驛站使用，又役使百姓徒步運送，索湘用官方的馬和士兵來代替，人們都認爲便利。正逢内殿崇班閻日新建議，請求在静戎、威虜兩軍設場賣茶葉，收取利潤來資助軍用。索湘説不好，就停止。另外，議事的人請求允許榷場的行商拿茶葉藥品等物到北方邊界販賣交易，北方邊界的行商允許在雄州、霸州的市場交易，資助他們貿易，希望止息邊境禍患。下詔索湘詳細研究上報，索湘於是進言説："北部邊境自從興建榷場，行商像輻輳聚集，制度深得人心。如今允許他們相互販賣交易，那麼沿邊境的商人深入戎族境内，我認爲不便。另外北方邊界的商人如果到了雄州、霸州，其中或許夾雜奸詐虚假之徒，憑什麼辨明呢？况且邊疆的百姓容易挑動難於安定，蕃族應約制適宜。希望還是沿襲舊制爲好。"適逢有詔令規劃再次建定州新樂、蒲陰兩縣，索湘認爲這兩個地方狹窄，不是駐軍的地方，就上奏停止。

湘少文而長於吏事，歷邊部，所至必廣儲蓄爲備豫計，出入軍旅間，頗著能名。先是，邊州置榷場，與蕃夷互市，而自京輦物貨以充之，其中茶茗最爲煩擾，復道遠多損敗。湘建議請許商賈緣江載茶詣邊郡入中，既

索湘缺少文采而擅長官吏的事，歷任邊境地區，所到的地方必定擴大儲蓄作預備打算，出入於軍隊中，很有能幹的名聲。在此以前，邊境州設立榷場，與蕃族夷人交易，而從京城車運貨物來補充，其中茶葉香茗最爲煩勞百姓，又因道路遠損耗多。索湘建議請求允許商人沿江運茶到邊

免道途之耗，復有征算之益。又威虜、静戎軍歲燒緣邊草地以虞南牧，言事者又請於北寨山麓中興置銀冶，湘以爲召寇，亦奏罷之。

州而向朝廷交錢，既免除道路的損耗，又有收税的好處。另外威虜軍、静戎軍每年火燒沿着邊境的草地來防備向南放牧，議事的人又請求在北寨的山麓中興建煉銀礦，索湘認爲這會招來敵人入侵，也上奏廢除。

咸平二年，入爲户部使。受詔詳定三司編敕，坐與王扶交相請托，擅易板籍，責授將作少監。三年，出知許州，徙荆南，復爲右諫議大夫、知廣州。四年，卒，詔遣其子希顔護喪傳置歸鄉里。

咸平二年，索湘入朝爲户部使。接受詔令詳細審定三司的編敕，因與王扶私相囑托，擅自改易户籍而犯罪，責罰降授爲將作少監。三年，出爲許州知州，移荆南，又任右諫議大夫、廣州知州。四年，去世，皇帝下詔派遣他的兒子索希顔治理喪事，由驛站送回鄉里安葬。

## 宋太初

宋太初字永初，澤州晋城人。太平興國三年，舉進士，解褐大理評事、通判戎州，以善政聞。有詔褒美，遷將作監丞、贊善大夫、通判晋州，轉太常丞。雍熙三年，通判成都府，賜緋魚。會詔求直言，著《守成箴》以獻。淳化初，遷監察御史。時北面用兵，選爲雄州通判。入判度支勾院。二年，爲京西轉運副使。未幾，移河東。四年，遷正使。改殿中侍御史。

宋太初字永初，澤州晋城人。太平興國三年，考中進士，初入仕爲大理評事、通判戎州，因有善政聞名。下詔褒揚贊美，升將作監丞、贊善大夫、通判晋州，轉爲太常丞。雍熙三年，通判成都府，賜緋魚。正值下詔徵求直言，宋太初撰寫《守成箴》進獻。淳化初年，升爲監察御史。當時遼國出兵威脅邊境，選任雄州通判。入朝判度支勾院。二年，任京西轉運副使。不久，調任河東。四年，升正使。改爲殿中侍御史。

至道初，遷兵部員外郎，充鹽鐵副使，賜金紫。時陳恕爲使，太初有所規畫必咨恕，未嘗自用爲功，恕甚德之。會西鄙有警，轉餽艱急，改刑部郎中，充陝西轉運使。二年，命白守榮、馬紹忠護芻糧，分三番抵靈州。轉運副使盧之翰違旨并往，爲戎人所剽。上怒，捕太初及副使秘書丞竇玭繫獄。太初責懷州團練副使，之翰、玭悉除名，之翰貶許州司馬，玭商州司户掾。明年，起太初爲祠部郎中，知梓州。俄復舊秩。

至道初年，宋太初升任兵部員外郎，充任鹽鐵副使，賜金紫。當時陳恕是正使，宋太初有事必定詢問陳恕，不曾自作主張争功，陳恕很以爲他有德。正巧西部邊境有緊急情况，轉輸糧食艱難急切，宋太初改爲刑部郎中，充任陝西轉運使。二年，命令白守榮、馬紹忠督運糧草，分三批抵達靈州。轉運副使盧之翰違背旨意全部前運，被戎人所搶劫。皇上發怒，逮捕宋太初以及副使秘書丞竇玭關入獄中。宋太初責降爲懷州團練副使，盧之翰、竇玭削職爲民，盧之翰貶爲許州司馬，竇玭貶爲商州司户掾。第二年，起用宋太初爲祠部郎中，梓州知州。不久恢復過去的官級。

真宗嗣位，召還，復命經度陝西餽運事。咸平初，拜右諫議大夫、知江陵府。蠻寇擾動，太初以便宜制

真宗繼位，召回朝廷，任命規劃陝西的糧食運輸事情。咸平初年，爲右諫議大夫、江陵府知府。蠻寇侵擾，宋太初先斬後奏加以制服，下詔

遏，詔奬之。三年，再知梓州。明年，益州雷有終以母老求還，詔太初就代。時分川峽爲四路，各置轉運使。上以事有緩急，難於均濟，命太初爲四路都轉運使，要切之務，俾同規畫。太初與鈐轄楊懷忠頗不協，時蜀土始安，上慮其臨事矛盾，亟召太初還。會御史中丞趙昌言等坐事被劾，命權御史中丞。先是，按劾有罪必豫請朝旨，太初以爲失風憲體，獄成然後聞上，時論韙之。俄出知杭州。太初有宿疾，以浙右卑濕不便，求近地，得廬州。疾久頗昏忘，不能治大郡，連徙汝、光二州。景德四年，卒，年六十二。録其弟繼讓，試校書郎。

獎勵他。三年，再爲梓州知州。第二年，益州雷有終因爲母親年老請求回家，皇帝下詔宋太初代替他。當時分川峽爲四路，各設轉運使。皇上認爲事情有緩有急，難以平均接濟，命令宋太初爲四路都轉運使，緊要急切的事務，共同規劃。宋太初與鈐轄楊懷忠不和睦，當時蜀地剛剛安定，皇上擔心他們面臨事情時有矛盾，趕緊召宋太初回來。恰值御史中丞趙昌言等因事犯罪被彈劾，命令他權御史中丞。在此之前，審查揭發有罪必須預先請求朝廷的旨意，宋太初以爲有失監察的體制，案件成立然後報告皇上，當時的輿論認爲正確。接着，宋太初出爲杭州知州。他有老毛病，浙右土地低窪潮濕不便，請求到近地任職，得任廬州。疾病時間長糊塗健忘，不能治理大州，接連調任汝州、光州二州。景德四年，去世，享年六十二歲。録用他的弟弟宋繼讓，試校書郎。

太初性周慎，所至有幹職譽。嘗著《簡譚》三十八篇，自序略曰："廣平生纂文史老釋之學，嘗謂《禮》之中庸，伯陽之自然，釋氏之無爲，其歸一也。喜以古聖道契當世之事，而患未博也，忽外物觸於耳目，内機發於性情，因筆而簡之，以備闕忘耳。"子傳慶，後爲太子中舍。

宋太初生性周密謹慎，所到的地方有幹練的名譽。曾經寫《簡譚》三十八篇，自序大略説："推廣平生繼承的文史道教佛教的學説，曾經認爲《禮》的中庸，伯陽的自然，佛教的無爲，宗旨是一致的。喜歡用古代聖人的道理契合當代的事，而怕還不博學，忽有外在的事物觸動，内心的機智生發，於是簡要記載下來，以防備闕失遺忘。"他的兒子宋傳慶，後來任太子中舍。

## 盧之翰

盧之翰字維周，祁州人。曾祖玄暉，鴻臚卿。祖知誨，天雄軍掌書記。父宏，蔡州防禦判官。之翰少篤學，家貧，客游單州，防禦使劉乙館於門下。乙徙錢塘，之翰隨寓其郡。太平興國四年，舉進士，不得解，詣登聞自陳，詔聽附京兆府解試。明年登第，解褐大理評事、知臨安縣，三遷殿中丞，通判洺州。

會契丹入寇，之翰募城中丁壯，决漳、御河以固城壁，虜不能攻。吏民詣闕求借留。召還，遷太常博士，爲河東轉運副使，徙京西轉運副使，

盧之翰字維周，祁州人。曾祖盧玄暉，是鴻臚卿。祖父盧知誨，天雄軍掌書記。父親盧宏，蔡州防禦判官。盧之翰年輕時勤於學習，家裏貧困，旅游單州，防禦使劉乙收他爲門客。劉乙遷移錢塘，盧之翰跟隨居住。太平興國四年，舉爲進士，没有把他合格的文卷呈送禮部，到登聞鼓院自己陳述，下詔附在京兆府初試。第二年進士中榜，初任爲大理評事、臨安縣知縣，三次提升而爲殿中丞，通判洺州。

正值契丹入侵，盧之翰招募城中的壯丁，决漳河、御河加固城墻，敵人不能進攻。官吏百姓到朝廷請求他留任。召回，升太常博士，爲河東轉運副使，調任京西轉運副使，改爲工部員外

改工部員外郎。建議導渠河合于淮，達許州，以便漕運。以勞加户部員外郎。又改陝西轉運使，還吏部員外郎。至道初，李順亂蜀，命兼西川安撫轉運使。賊平，還任。

之翰嘗薦李憲爲大理丞，憲坐贓抵死，之翰當削三任。時副使鄭文寶議城清遠軍，又禁蕃商貨鹽，之翰心知其非便，以文寶方任事，不敢異其議。及文寶得罪，之翰并前愆，左授國子博士，領使如故。尋復舊職。會調發芻糧輸靈州，詔分三道護送，命洛苑使白守榮、馬紹忠領其事。之翰違旨擅并爲一，爲李繼遷邀擊于浦洛河，大失輜重。詔國子博士王用和乘傳逮捕，繫獄鞫問。之翰坐除名，貶許州司馬。明年，起爲工部員外郎，同勾當陝西轉運使。真宗即位，復吏部員外郎，充轉運使。以久次，召拜禮部郎中，賜金紫。復遣之任。

咸平元年，以疾命國子博士張志言代還。未幾，復出爲京西轉運使。先是，朝廷議城故原州以張守備，之翰沮罷之，其後西鄙不寧，修葺爲鎮戎軍。之翰坐横議非便，黜知歸州，便道之官，限五日即發。三年，授廣南西路轉運使。會廣州索湘卒，就改太常少卿，知州事。之翰無廉稱，又與轉運使凌策不協，陰發其事。五年，徙知永州，未行，卒，年五十七。

郎。建議引渠河水合到淮河，到達許州，以方便漕運。因功勞加官户部員外郎。又改爲陝西轉運使，升爲吏部員外郎。至道初年，李順在蜀作亂，命令盧之翰兼西川安撫轉運使。李順平定，回任本職。

盧之翰曾經推薦李憲爲大理丞，李憲因犯貪贓罪被處死，盧之翰應當削減三級官階。當時副使鄭文寶議論在清遠軍築城，又禁止外族商人賣鹽，盧之翰心裏知道這種做法不好，因爲鄭文寶正主事，所以不敢對他的主張提出異議。等到鄭文寶獲罪，盧之翰連同以前的過失，降授國子博士，領使職如同過去。很快恢復舊職。適逢調發糧草運送靈州，下詔分三路監送，命令洛苑使白守榮、馬紹忠統領這件事。盧之翰違背聖旨擅自并爲一路，被李繼遷在浦洛河阻擊，大大損失軍用物資。詔令國子博士王用和速去逮捕，關押在監獄中審訊。盧之翰因此被除名，貶爲許州司馬。第二年，起用爲工部員外郎，同勾當陝西轉運使。真宗即位，恢復吏部員外郎，充任轉運使。因爲長久任職，召爲禮部郎中，賜金紫。又派遣他赴任。

咸平元年，因爲盧之翰生病命令國子博士張志言替換他回來。不久，又出任京西轉運使。此前，朝廷議論在舊原州築城擴充守備，因盧之翰阻止而停止，這以後西部邊境不安寧，修築爲鎮戎軍。盧之翰因非難不合適而獲罪，貶爲歸州知州，直接上路赴任，限五日立即出發。三年，授爲廣南西路轉運使。恰值廣州索湘去世，就地改爲太常少卿，爲知州事。盧之翰没有廉潔的名聲，又與轉運使凌策不和，暗中揭發他的事。五年，調任永州知州，尚未前行，去世，享年五十七歲。

## 鄭文寶

鄭文寶字仲賢，右千牛衛大將軍彦華之子。彦華初事李煜，文寶以廕授奉禮郎，掌煜子清源公仲寓書籍，遷校書郎。入宋，煜以環衛奉朝請，文寶欲一見，慮衛者難之，乃被蓑荷笠以漁者見，陳聖主寬宥之意，宜謹

鄭文寶字仲賢，右千牛衛大將軍鄭彦華的兒子。鄭彦華本來事奉李煜，鄭文寶靠恩廕授爲奉禮郎，掌管李煜的兒子清源公仲寓的書籍，升校書郎。入宋，李煜授環衛奉朝請，鄭文寶想見他一面，擔心侍衛爲難他，就披上蓑衣戴上竹笠以漁人的身份求見，陳述聖主寬恕的意思，應該

節奉上，勿爲他慮。煜忠之。後補廣文館生，深爲李昉所知。

太平興國八年，登進士第，除修武主簿。遷大理評事、知梓州録事參軍事。州將表薦，轉光禄寺丞。留一歲，代歸。獻所著文，召試翰林，改著作佐郎，通判潁州。丁外艱，起知州事。召拜殿中丞，使川、陝均税。次渝、涪，聞夔州廣武卒謀亂，乃乘舸泛江，一夕數百里，以計平之。授陝西轉運副使，許便宜從事。會歲歉，誘豪民出粟三萬斛，活飢民八萬六千口。既而李順亂西蜀，秦隴賊趙包聚徒數千，將趨劍閣以附之。文寶移書蜀郡，分兵討襲，獲其渠魁，餘黨殲焉。

文寶前後自環慶部糧越旱海入靈武者十二次，曉達蕃情，習其語，經由部落，每宿酋長帳中，其人或呼爲父。遷太常博士。内侍方保吉出使陝右，頗恣横，且言文寶與陳堯叟交游，爲薦其弟堯佐。驛召令辨對，途中上書自明。太宗察其事，坐保吉罪，厚賜文寶而遣之。俄又召至闕下，文寶奏對辯捷，上深眷遇。俄加工部員外郎。時龍猛卒戍環慶，七年不得代，思歸謀亂。文寶矯詔以庫金給將士，且自劾，請代償。詔蠲其所費。

先是，諸羌部落樹藝殊少，但用池鹽與邊民交易穀麥，會餽輓趨靈州，爲繼遷所鈔。文寶建議以爲“銀、夏之北，千里不毛，但以販青白鹽爲命爾。請禁之，許商人販安邑、解縣兩池鹽於陝西以濟民食。官獲其利，而戎益困，繼遷可不戰而屈”。乃詔自陝以西有敢私市者，皆抵死，募告者差定其罪。行之數月，

謹守節操，事奉皇上，不要有疑慮。李煜認爲他忠誠。鄭文寶後來補廣文館的生員，深受李昉賞識。

太平興國八年，鄭文寶進士及第，任爲修武主簿。升大理評事、知梓州録事參軍。州將上表推薦，轉爲光禄寺丞。留任一年，替换回來。獻上所寫文章，召到翰林考試，改爲著作佐郎，通判潁州。父親去世，服喪後起用爲知州事。召爲殿中丞，出使川、陝均税。暫住渝、涪，聽説夔州的廣武卒陰謀作亂，就乘船在長江上航行，一晚幾百里，用計策平定叛亂。授爲陝西轉運副使，允許依據情况而方便行事。正值年成歉收，他誘導富豪拿出三萬斛糧，救活飢民八萬六千人。不久李順在西蜀叛亂，秦隴的盗賊趙包聚集徒黨幾千人，將奔赴劍閣依附李順。鄭文寶移送文書到蜀郡，分兵討伐襲擊，捕獲他們的首領，殲滅其餘的徒黨。

鄭文寶前後從環慶押送糧食穿越旱海進入靈武十二次，通曉外族的情况，熟悉他們的語言，經過部落，每次住宿在酋長的帳中，這些人有的稱他爲父親。升太常博士。内侍方保吉出使陝右，很恣肆蠻横，并且説鄭文寶與陳堯叟交游，爲其推薦他的弟弟陳堯佐。急召來讓答辯，鄭文寶途中上書自我辯白。太宗審察這事，方保吉獲罪，豐厚賞賜鄭文寶而派走了他。接着又召到朝廷，鄭文寶奏報回答口才敏捷，皇上對他深加器重。隨即加官工部員外郎。當時龍猛卒戍守環慶，七年没有得到替换，想回家而謀亂。鄭文寶假托皇帝詔令拿府庫黄金賞給將士，并且彈劾自己，請求代爲賠償。下詔免除他所花費的錢。

在此之前，各羌人部落種植糧食非常少，祇用池鹽與邊民交换穀麥，恰值運送糧食趕赴靈州，被李繼遷所搶劫。鄭文寶建議“銀州、夏州的北面，千里不長草木，祇是靠販賣青白鹽爲生。請求禁止他們，允許商人在陝西販賣安邑、解縣兩地的池鹽來接濟百姓糧食。官方獲取其中的利益，而戎人更加困窘，李繼遷可以不戰而屈服”。於是下詔從陝以西有敢私自賣鹽的，都處死，被募求告發的鹽販按差别定罪。推行幾個

犯者益衆。戎人乏食，相率寇邊，屠小康堡。内屬萬餘帳亦叛。商人販兩池鹽少利，多取他徑出唐、鄧、襄、汝間邀善價，吏不能禁。關、隴民無鹽以食，境上騷擾。上知其事，遣知制誥錢若水馳傳視之，悉除其禁，召諸族撫諭之，乃定。

月，犯法的人越來越多。戎人缺乏糧食，相互聚集起來入侵邊境，屠殺小康堡。歸屬的一萬多帳也叛變。商人販賣兩地的池鹽利潤少，大多尋取其他途徑從唐州、鄧州、襄州、汝州之間出來求得好價錢，官吏不能禁止。關、隴百姓没有鹽吃，邊境上騷擾。皇上知道這些事，派遣知制誥錢若水急行視察，全部解除禁令，召來各族安慰撫恤，於是安定。

朝廷議城古威州，遣内侍馮從順訪于文寶，文寶言：

朝廷議論在古威州築城，派遣内侍馮從順詢問鄭文寶，鄭文寶説：

威州在清遠軍西北八十里，樂山之西。唐大中時，靈武朱叔明收長樂州，邠寧張君緒收六關，即其地也。故壘未圮，水甘土沃，有良木薪秸之利。約葫蘆、臨洮二河，壓明沙、蕭關兩戍，東控五原，北固峽口，足以襟帶西凉，咽喉靈武，城之便。

威州在清遠軍西北八十里，樂山的西面。唐大中時，靈武朱叔明收取長樂州，邠寧張君緒收取六關，就是這個地方。舊有的堡壘没有坍塌，泉水甘美土地肥沃，有良木柴草的便利。正逢制約葫蘆、臨洮二河，逼近明沙、蕭關兩個邊防城堡，東面控制五原，北面鞏固峽口，足以如衣襟腰帶環繞西凉，成爲靈武的咽喉，這是築城的好處。

然環州至伯魚，伯魚抵青岡，青岡拒清遠皆兩舍，而清遠當群山之口，扼塞門之要，芻車野宿，行旅頓絶。威州隔城東隅，豎石盤互，不可浚池。城中舊乏井脉，又飛烏泉去城尚千餘步，一旦緣邊警急，賊引平夏勝兵三千，據清遠之衝，乘高守險，數百人守環州甜水谷、獨家原，傳箭野貍十族，脅從山中熟户，党項孰敢不從。又分千騎守磧北清遠軍之口，即自環至靈七百里之地，非國家所有，豈威州可禦哉？請先建伯魚、青岡、清遠三城，爲頓師歸重之地。

然而從環州到伯魚，伯魚到青岡，青岡距離清遠都是兩舍路程，而清遠正當群山的關口，扼住塞門的要害，車馬在野外露宿，來往旅客停宿斷絶。威州隔城的東邊，峭石盤結，不能挖通水池。城中過去缺乏地下水，外加飛烏泉距城還有一千多步，一旦邊境有緊急情况，賊寇帶領平夏的精兵三千，占據清遠要衝，登高守住險要，幾百人把守環州甜水谷、獨家原，傳遞令箭給野貍十族，脅從山中歸化的人家，党項人豈敢不聽從。又分一千騎兵守住漠北清遠軍的關口，這樣從環州到靈州的七百里之地，不爲國家所有，難道威州可以抵禦嗎？請先建伯魚、青岡、清遠三城，作爲屯兵倚重之地。

古人有言："金城湯池，非粟不能守。"俟二年間，秦民息肩，臣請建營田積粟實邊之策，修五原故城，專三池鹽利，以金

古人説過："金城湯池，没有糧食不能守。"等兩年時間，秦州的百姓負擔減輕，我請求制定營田積糧、充實邊境的策略，修繕五原舊城，專賣三池鹽利，用金帛利誘党

帛啖党項酋豪子弟，使爲朝廷用。不唯安朔方，制豎子，至於經營安西，綏復河湟，此其漸也。

詔從其議。

文寶至賀蘭山下，見唐室營田舊制，建議興復，可得粳稻萬餘斛，減歲運之費。清遠據積石嶺，在旱海中，去靈、環皆三四百里，素無水泉。文寶發民負水數百里外，留屯數千人，又募民以榆槐雜樹及猫狗鴉烏至者，厚給其直。地舄鹵，樹皆立枯。西民甚苦其役，而城之不能守，卒爲山水所壞。又令寧、慶州爲水磑，亦爲山水漂去。

繼遷酋長有嵬囉嵬悉俄者，文寶以金帛誘之，與手書要約，留其養子爲質，令陰圖繼遷，即遣去。謂之曰："事成，朝廷授汝以刺史。"文寶又預漆木爲函，以備馳獻繼遷之首。又發民曳古碑石詣清遠軍，將圖紀功。而嵬囉等盡以事告繼遷，繼遷上表請罪。上怒文寶，猶含容之。既而文寶復請禁鹽，邊民冒法抵罪者甚衆。太常博士席義叟决獄陝西，廉知其事，以語中丞李昌齡，昌齡以聞。文寶又奏減解州鹽價，未滿歲，虧課二十萬貫，復爲三司所發。乃命鹽鐵副使宋太初爲都轉運使，代文寶還。下御史臺鞫問，具伏，下詔切責，貶藍山令。未幾，移枝江令。

真宗即位，徙京山。咸平中，召還，授殿中丞，掌京南榷貨。時慶州發兵護芻糧詣靈州，文寶素知山川險易，上言必爲繼遷所敗。未幾，果如其奏。轉運使陳緯没於賊，繼遷進陷清遠軍。時文寶丁内艱，服未闋，即命相府召詢其策略。文寶因獻《河西隴右圖》，叙其地利本末，且言靈州

項的酋長和豪强子弟，使他們爲朝廷所用。不僅安定朔方，制服外族，至於經營安西，平復河湟，這是開頭。

下詔采納他的主張。

鄭文寶到賀蘭山下，看到唐朝的舊營田，建議興建恢復，可得粳稻一萬多斛，減去每年運輸的費用。清遠據有積石嶺，在旱海中，距離靈州、環州都是三四百里，素來没有水泉。鄭文寶發動百姓到數百里外背水，留下駐兵幾千人，又招募百姓携帶榆樹、槐樹、雜樹以及猫、狗、鴉、烏來到的人，多給他們錢。土地瘠薄鹽鹼，樹都立刻枯死。西部的老百姓很被勞役所苦，而城不能守住，最終被山水毁壞。鄭文寶又下令寧州、慶州造水碾，也被山水冲走。

李繼遷的酋長中有個叫嵬囉嵬悉俄的人，鄭文寶用金帛引誘他，與他親手寫下盟約，留下他的養子作爲人質，叫他暗中圖謀李繼遷，就遣他走了。對他説："事成，朝廷授給你刺史。"鄭文寶又預先做好漆木頭盒子，準備驅馬急速獻李繼遷的首級。又徵發百姓拖古碑石到清遠軍，打算記功。然而嵬囉等人把事情詳細報告給李繼遷，李繼遷上表請罪。皇上非常生鄭文寶的氣，但還是寬容了他。不久鄭文寶又請求禁鹽，邊民冒犯法律達到死罪的人很多。太常博士席義叟到陝西判决刑案，探查知道這件事，告訴中丞李昌齡，李昌齡報告皇帝。鄭文寶又上奏請減低解州的鹽價，不滿一年，虧税二十萬貫，又被三司揭發。於是命令鹽鐵副使宋太初爲都轉運使，替换鄭文寶回來。交付御史臺審問，全部認罪，下詔深切譴責，貶官藍山令。不久，調任枝江令。

真宗即位，鄭文寶調任京山。咸平年間，召回，授爲殿中丞，掌管京南專賣貨物。當時慶州發兵監送糧草到靈州，鄭文寶素來知道山川的險易，上奏説必定被李繼遷打敗。不久，果然如同他的上奏。轉運使陳緯與賊軍作戰犧牲，李繼遷攻陷清遠軍。當時鄭文寶母親去世，服喪期未滿，就命宰相召來詢問他的策略。鄭文寶因而獻上《河西隴右圖》，叙述這一地區地形的來龍去

不可棄。時方遣大將王超援靈武，即復文寶工部員外郎，爲隨軍轉運使。至環州，或言靈州已陷，文寶乃易其服，引單騎冒大雪，間道抵清遠故城，盡得其實，遂奏班師。就除本路轉運使，上疏請再葺清遠軍。都部署王漢忠言其好生事，遂徙河東轉運使。嘗上言管内廣鋭兵萬餘，難得資糧，請徙置近南諸州，又欲令强壯户市馬，備征役。宰相李沆等以爲廣鋭州兵，皆本州守城，置營必慮安土重遷，徙之即致紛擾；又强壯散處村落，無所拘轄，勒其市馬，亦恐非便。上復令文寶條對，文寶固執前議，且言土人久留，恐或生事。上曰："前令團并軍伍，改置營壁，欲其互移本貫，行之已久。"而文寶確陳其利，因命錢若水詳度以聞。若水所對，與沆等同，遂罷之。

脉，并且説靈州不可放棄。當時正派遣大將王超援助靈武，立即起用鄭文寶爲工部員外郎，做隨軍轉運使。到了環州，有人説靈州已經陷落，鄭文寶就變换他的衣服，帶領一個騎兵冒着大雪，抄小路到達清遠故城，全部獲得真實情况，於是上奏回兵。鄭文寶就地任本路轉運使，上疏請求再次修葺清遠軍。都部署王漢忠説他好生事，於是調任河東轉運使。他曾經進言管區内廣鋭兵一萬多人，難得錢糧，請求移到靠近南邊各州安置，又想使强壯户買馬，準備徵兵役。宰相李沆等人認爲廣鋭州兵，都用於本州守城，設置營壘必考慮人民安土重遷，遷移他們就會招來動亂不安；另外，强壯之户散居村落，没有什麽拘束管轄，勒令他們買馬，也恐怕不合適。皇上又叫鄭文寶逐條回答提問，鄭文寶頑固堅持前面的主張，并且説土人長時期居留一地，擔心可能生事。皇上説："以前命令集中合并軍隊，改設營壘，想要他們相互移動原籍，實行已經很久。"然而鄭文寶陳述其中的好處，於是命令錢若水詳細揣度利害上報。錢若水的回答，與李沆等人相同，於是停止。

先是，麟、府屯重兵，皆河東輸饋，雖地里甚邇，而限河津之阻。土人利於河東民罕至，則芻粟增價。上嘗訪使邊者，言河裁闊數十步，乃詔文寶於府州、定羌軍經度置浮橋，人以爲便。會繼遷圍麟州，令乘傳晨夜赴之，圍解。遷刑部員外郎，賜金紫。頃之，寇準薦其熟西事，可備驅策，因復任陝西轉運使。嘗出手札，密戒令邊事與僚屬計議，勿得過有須索，重擾于下。後有言其張皇者，詔徙京西，以朱台符代之。

在此以前，麟州、府州駐守重兵，都是黄河以東輸送糧食，雖然路程很近，但受到黄河渡口阻塞的限制。當地人的利益在於黄河以東的老百姓很少來，那麽糧草增值。皇上曾經詢問出使邊疆的人，説黄河纔寬幾十步，就下詔鄭文寶在府州、定羌軍規劃造浮橋，人們認爲方便。適逢李繼遷包圍麟州，下令鄭文寶日夜兼程趕去，包圍解除。鄭文寶升刑部員外郎，賜金紫。接着，寇準推薦他熟悉西部事情，可以任職，因而又任陝西轉運使。他曾拿出手札，秘密命令邊事與所屬官吏商議，不得犯勒索的錯誤，加重擾亂下民。後來有人説他張狂，皇帝下詔調任京西，由朱台符代替他。

景德元年冬，契丹犯邊，又徙河東。文寶安輯所部，募鄉兵，張邊備，又領蕃漢兵赴河北，手詔褒諭。未幾，復莅京西。契丹請和，文寶陳經久之策，上嘉之。三年，召還，未

景德元年冬天，契丹侵犯邊境，又調任河東。鄭文寶安撫所屬部隊，招募鄉兵，擴充邊防守備，又率領外族和漢族士兵奔赴河北，皇帝親手寫詔書褒奬。不久，又到京西。契丹求和，鄭文寶陳述長久的策略，皇上嘉奬他。三年，召

至遇疾，表求藩郡散秩。詔聽不除其籍，續奉養疾，以其子鄆州推官於陵爲大理寺丞、知襄城縣，以便其養。大中祥符初，改兵部員外郎。車駕祀汾陰還，文寶至鄭州請見。上以其久疾，除忠武軍行軍司馬。文寶不就，以前官歸襄城別墅。六年，卒，年六十一。

文寶好談方略，以功名爲己任。久在西邊，參預兵計，心有餘而識不足；又不護細行，所延薦屬吏至多，而未嘗擇也。晚年病廢，從子爲邑，多撓縣政。能爲詩，善篆書，工鼓琴。有集二十卷，又撰《談苑》二十卷，《江表志》三卷。

**王子輿**

王子輿字希孟，密州莒人。曾祖甲，以義勇爲鄉人所推。唐末，淄、青、徐、兗皆南結吳人以拒梁，梁得三鎮，吳人北侵益急，沂、密尤被其害。州民聚爲八寨以捍寇，遂署甲爲八寨都指揮使。祖徽，襲父職，晉末，賊帥趙重進掠高密，徽戰没。父璉，復嗣其事。周世宗平淮南，始去兵即農，厚自封殖。

子輿少業文詞，太平興國八年舉進士，解褐北海主簿。歷大理評事，知臨海縣，改光祿寺丞。使西蜀决獄還，知興國軍。淳化中，雷有終爲江、浙、荆湖茶鹽制置使，奏子輿爲判官。轉太子中允，改著作郎，江、淮、兩浙制置茶鹽，就轉太常博士。真宗即位，遷殿中侍御史。因入對，與三司論列利害，以子輿爲長。轉度支員外郎。子輿以每事上計司，移報稽滯，求兼省職，乃命爲鹽鐵判官，仍領制置，增歲課五十餘萬貫。咸平三年，就命兼充淮南轉運使。

子輿精於吏事，久掌茶鹽漕運，

回，未到而生病，上表請求授大州散官。皇帝下詔聽從而不除去官籍，繼續給他俸禄養病，讓他的兒子鄆州推官鄭於陵任大理寺丞、襄城縣知縣，以方便奉養他。大中祥符初年，鄭文寶改爲兵部員外郎。皇帝祭祀汾陰回來，鄭文寶到鄭州求見。皇上認爲他長期生病，任爲忠武軍行軍司馬。鄭文寶不就任，按以前的官職回襄城別墅。六年，去世，享年六十一歲。

鄭文寶喜歡談策略，以功名爲己任。長久在西部邊疆，參預軍事謀劃，心有餘而才不足；又不注意小節，所引薦的屬官很多，但不注重挑選。晚年因病廢職，跟隨兒子居住縣城，常常擾亂縣政。能够寫詩，擅長篆書，善於彈琴。有文集二十卷，又撰《談苑》二十卷，《江表志》三卷。

王子輿字希孟，密州莒人。曾祖王甲，因爲義勇被鄉人所推重。唐朝末年，淄州、青州、徐州、兗州都向南結交吳人來抵禦後梁，後梁得到三鎮，吳人向北侵犯更加急切，沂州、密州尤受其害。州民聚成八寨來抵禦入侵，於是安排王甲爲八寨都指揮使。祖父王徽承襲父親的職務，後晉末年，賊帥趙重進掠奪高密，王徽戰死。父親王璉，又繼承職事。周世宗平定淮南，纔離開軍隊從事農業，家産很多。

王子輿少年時學習文詞，太平興國八年考中進士，初入仕爲北海主簿。歷任大理評事，臨海縣知縣，改爲光祿寺丞。出使西蜀判决刑事案件回來，爲興國軍知軍。淳化年間，雷有終任江、浙、荆湖茶鹽制置使，奏請王子輿做判官。後來王子輿轉升太子中允，改爲著作郎，江、淮、兩浙茶鹽制置使，就地轉任太常博士。真宗即位，升殿中侍御史。因而入朝對答皇帝的詢問，與三司評論利害，以王子輿爲優。轉爲度支員外郎。王子輿認爲每件事上報三司，來回報告拖延積壓，因而請求兼任省職，朝廷於是任命他任鹽鐵判官，仍領制置使，增加年税五十多萬貫。咸平三年，就地任命兼任淮南轉運使。

王子輿精於官事，長久掌管茶鹽和漕運，深

周知利害，裁量經制，公私便之。所至郡縣，以公事申請者，文牒紛委，頃刻待報，子輿皆即决遣，曾無凝滯。明年，表求代，詔許自擇。子輿以卞衮、劉師道名聞，即命衮與師道爲轉運使。召子輿，拜右諫議大夫、户部使。五年二月，方奏事便殿，俄疾作仆地，命中使掖之以出，至第卒。以子道宗方幼，命三司判官朱台符檢校其家。子輿止一子，而三女皆幼。道宗尋卒，家寓楚州。子輿妻劉還父母家，子輿旅櫬在京師。景德中，官借船移柩，還葬其里，鬻京師居第，以錢寄楚州官庫，以備三女資送。從其從弟之請也。

知利害，裁斷量度管理節制，公私認爲合適。所到州縣，因爲公事提出申請的，公文堆積，立刻等待答覆，王子輿都立即裁决打發，不曾有積壓拖延。第二年，王子輿上表請求讓人替換，皇帝下詔允許他自行選擇替代的人。王子輿把卞衮、劉師道兩人姓名上報，就任命卞衮與劉師道爲轉運使。召來王子輿，任右諫議大夫、户部使。五年二月，正在便殿奏事，忽然疾病發作而倒地，皇帝命令宦官攙扶他出來，到家中死去。因爲他的兒子王道宗正年幼，命令三司判官朱台符查核他的家。王子輿僅有一個兒子，而三個女兒都幼小。王道宗不久死去，家寓居楚州。王子輿的妻子劉氏回父母家，王子輿的靈柩在京城。景德年間，官方借船移送靈柩，回葬他的故里，賣京師居住的宅第，把錢寄放於楚州官庫，準備作三個女兒出嫁的財禮。這是聽從他的堂弟的請求。

## 劉綜

劉綜字居正，河中虞鄉人。少依外兄通遠軍使董遵誨，遵誨嘗遣貢馬。太祖嘉其敏辯，將授三班之職。綜自陳素習詞業，願應科舉。及還，上解真珠盤龍衣，以賜遵誨。綜辭曰："遵誨人臣，安敢當此賜！"上曰："吾委遵誨以方面，不以此爲疑也。"

雍熙二年，舉進士第，解褐邛州軍事推官。就改永康軍判官，遷大理評事，通判眉州，轉太僕寺丞。代還，對便殿，因言："蜀地富庶，安寧已久，益州長吏，望慎擇其人。"上嘉之，改太子中允。未幾，李順果爲亂，復召見，面賜緋魚。尋爲三門發運司水陸轉運使，通判大名府。連丁家難，起知建安軍。

先是，天長軍及揚州六合縣民輸賦非便，綜奏請降天長軍爲縣，隸揚州，以六合縣隸建安軍，自是民力均濟。時淮南轉運使王嗣宗兼發運事，規畫多迂滯。綜因上言請復置都

劉綜字居正，河中虞鄉人。年少時依附表兄通遠軍使董遵誨，董遵誨曾派他給皇帝進獻馬。太祖嘉獎他敏捷善辯，將要授任他三班的官職。劉綜自己説平時學習詞學，希望參加科舉考試。等到回來，皇上解下真珠盤龍衣，叫他賜給董遵誨。劉綜推辭説："董遵誨是臣子，怎麼敢承受這樣的賞賜！"皇上説："我委任董遵誨一方的軍政，不因此懷疑。"

雍熙二年，劉綜進士及第，初入仕任邛州軍事推官。就地改任永康軍判官，升遷大理評事，通判眉州，轉爲太僕寺丞。任滿替換回來，在便殿回答皇帝的詢問，於是説："蜀地富庶，安寧已久，益州的長官，希望謹慎選擇這一人選。"皇上嘉獎他，改爲太子中允。不久，李順果然作亂，又召見，當面賜緋魚。接着任爲三門發運司水陸轉運使，通判大名府。父母接連去世，服喪期滿後起用爲建安軍知軍。

此前，天長軍和揚州六合縣百姓交納賦税不方便，劉綜請求降天長軍爲縣，隸屬揚州，讓六合縣隸屬建安軍，從此民力平均得當。當時淮南轉運使王嗣宗兼任發運事務，處置大多遲緩拖延。劉綜因此向皇上進言請求恢復設置都大發運

大發運司，專幹其職。至道三年，遷太常丞，職事修舉，多稱薦者。

司，專門擔負發運職責。至道三年，劉綜升遷太常丞，履行職事及時得當，有很多人稱道舉薦他。

咸平初，命代王欽若判三司都理欠憑由司，出爲河北轉運副使。嘗言："州縣幕職官，以昏耄放罷者，其間有實廉謹之士，或幼累無托，或居止無定，全藉禄廪以濟朝夕，一旦停罷，則飢寒無依，似傷和氣。望自今并除致仕官。"又言："法官斷獄，皆引律令之文，以定輕重之罪，及其奏御，復云慮未得中，别取進止，殊非一成不變之道，且復煩於聖斷。望降旨約束，不得復然。"時河北承兵寇之後，民户凋弊，吏部所銓幕職州縣官皆四方之人，不習風俗，且有懷土之思，以是政事多因循不舉。綜議請自今并以河朔人充之，冀其安居，勤於職事。

咸平初年，任命劉綜代替王欽若判三司都理欠憑由司，出任河北轉運副使。曾說："幕職州縣官，因爲年老糊塗而罷官的人，其中有實際上廉潔謹慎的，或者有幼兒拖累没有寄托，或者居住没有固定的地方，全靠俸禄度過一朝一夕，一旦停俸罷官，則飢寒無靠，似乎傷了和氣。希望從今天起都爲退休官。"又說："法官判决刑案，都援引律令條文，來定輕重的罪，等到他們向皇帝上奏，又說考慮還不恰當，另外取得聖旨，尤其不是一成不變的道理，并且又煩擾皇上聖明的判决。希望降下旨令管束，不得再這樣。"當時河北正在軍隊的騷擾之後，民户凋敝，吏部所授任的幕職州縣官都是各地方的人，不熟悉當地風俗，并且有懷鄉的思想，因此政事大多因循守舊不興辦。劉綜建議請從今天起都用河朔人充任，希望他們安居，對分内應執掌之事盡心盡力。

夏人擾西邊，環慶大屯士馬，詔徙綜爲陝西轉運副使，轉太常博士。時梁鼎議禁解鹽，官自貨鬻，乃命綜與杜承睿制置青白鹽事。綜條上利害，力言非便，卒罷其事。

夏人騷擾西部邊境，環慶駐守大批士兵和馬匹，下詔任命劉綜爲陝西轉運副使，轉爲太常博士。當時梁鼎議論禁止私賣解鹽，由官方自己買賣，於是命令劉綜與杜承睿謀劃青白鹽之事。劉綜分條向朝廷報告利害，極力說不合適，終於停止這件事。

時靈州孤危，獻言者或請棄之，綜上言曰："國家財力雄富，士卒精鋭，而未能剪除凶孽者，誠以賞罰未行，而所任非其材故也。今或輕從群議，欲棄靈州，是中賊之奸計矣。且靈州民淳土沃，爲西陲巨屏，所宜固守，以爲捍蔽。然後於浦洛河建軍城，屯兵積糧爲之應援，此暫勞永逸之勢也。况鎮戎軍與靈州相接，今若棄之，則原、渭等州益須設備，較其勞費十倍而多，則利害之理昭然可驗矣。"俄充轉運使。

當時靈州孤單危險，有人進言請求放棄，劉綜上言說："國家財力雄厚富裕，士兵精鋭，而不能剪除凶惡孽種的原因，實在是因爲賞罰没有實行，而任官不稱職的緣故。如今有人輕易聽從大家的議論，想放棄靈州，這是中了賊人的奸計。再說靈州百姓淳樸土地肥沃，是西部邊陲的大屏障，應該牢固把守，作爲屏藩。然後在浦洛河建立軍城，駐兵積糧接應救援，這是一勞永逸的形勢。况且鎮戎軍與靈州相接，今天如果放棄靈州，那麽原、渭等州更須設立防備，比建浦洛河城的辛勞和費用十倍還多，那麽利害的道理明白地可以驗證了。"接着充任轉運使。

四年，又獻議於鎮戎軍置屯田務，又録唐《安國鎮制置城壕鎮戎古

四年，劉綜又獻上建議在鎮戎軍設屯田務，又抄録唐《安國鎮制置城壕鎮戎古記》的石刻本

記》石本以進，詔從其請。俄詣闕奏事稱旨，賜金紫、緡錢五十萬，復遣莅職。又嘗言："天下州郡長吏，審官皆據資例而授，未爲得人。自今西川、荆湖、江、浙、福建、廣南知州，或地居津要，或户口繁庶之處，望親加選任。其執政舊臣及給、舍以上知州處，亦擇官通判。又京朝官當任遠官者，率以父母未葬爲辭，意求規免。請自今父母委未葬者，許請告營辦。審官投狀，并明言父母已葬，方許依例考課，違者并罷其官。"從之。

進獻，下詔采納他的請求。接着劉綜到朝廷奏事符合皇帝的旨意，賞金紫、緡錢五十萬，再派他履職。劉綜又曾說："天下州縣的長官，審察官都據資歷和慣例來任命，得不到合適的人選。從今以後西川、荆湖、江、浙、福建、廣南的知州，有的地理上居於水陸要衝，有的是户口衆多的地方，希望皇上親自加以選任。那些執政的舊臣以及給事中、舍人以上品官做知州的地方，也挑選官員通判。另外京朝官應當委任遠方官的，幾乎都以父母未葬爲由，想求依例免除。請從現在起父母確實没有安葬的，允許請假營辦葬事。審察官投訴行狀文書，一并説明父母已經埋葬，纔允許按例考核政績，違反的人都罷免他們的官職。"采納他的建議。

五年，拜工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六年，遷起居舍人，再爲河北轉運使。時兩河用兵，邊事煩急，轉漕之任，尤所倚辦。綜繼領其職，號爲詳練。至是眷矚甚厚，警急之際，輒資其奏處。契丹請和，乃遣近臣諭以擢用之意。景德三年，召拜户部員外郎、樞密直學士、勾當三班院。綜言："御史員數至少，每奉朝請，劾制獄，多以他官承之，甚紊彝制。望詔兩制以上各舉材堪御史者充，三院共置十員。若出使按獄，所經州郡，官吏能否，生民利病，刑獄枉濫，悉得察舉。"四年，西幸，道出河陽境上，時節度王顯被疾還京，以綜權知孟州事。未幾召還，復出知并州，以政績聞。州民乞留，優詔嘉獎。歸朝，知審官院，改吏、禮二部郎中，充職，兼知通進、銀臺、封駁司。

五年，劉綜任爲工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六年，升爲起居舍人，再任河北轉運使。當時兩河用兵，邊防事務頻繁急迫，運糧的任務，尤其依賴辦理。劉綜繼續領這一職務，很詳審熟練。至此皇帝對他更加厚待，緊急的時候，就依賴他奏請裁處。契丹請和，派親近大臣曉以提拔重用的意思。景德三年，召爲户部員外郎、樞密直學士、勾當三班院。劉綜說："御史的人數最少，每次奉朝請，彈劾制令案件，大多以其他官員承擔，很是打亂常規制度。希望下詔兩制以上各推舉才能勝任御史的人充當，三院共設十人。如果出使巡察案件，所經過的州縣，官吏有没有才能，民生的利害，刑事案件冤獄擴大，全都得調查報告。"四年，皇帝巡幸西部，路出河陽境上，當時節度使王顯生病回京，任命劉綜代理孟州知州之事。不多久召回，又出爲并州知州，以政績上報。州民乞請留任，特爲下詔嘉獎。回到朝廷，知審官院，改爲吏、禮二部郎中，擔任職務，兼知通進、銀臺、封駁司。

大中祥符四年，館伴契丹使，因作《大雪歌》以獻。即命同知貢舉，以李宗諤代爲館伴使。俄權知開封府。綜以貴要交結富民，爲之請求，或托爲親屬，奏授試秩，緣此謁見官司，頗紊公政，因建議請加抑止；又

大中祥符四年，劉綜任爲館伴契丹使，因此作《大雪歌》進獻。就命令他同知貢舉，任命李宗諤替代他做館伴使。不久劉綜權知開封府。劉綜認爲權貴交結富民，爲他們請求，或者托爲親屬，奏請授給官品，依此拜見百官，很是擾亂公務，因而建議請求加以抑止；另外，文武官員在

文武官居遠任，而家屬寓京師，其子孫弟侄無賴者，望嚴行約束，并其交游輩劾罪，從之。七年，以末疾求典河中，真宗以太寧宮廟長吏奉祠，綜艱於拜起，慮不克恭事，命知廬州。明年，罷學士，授左諫議大夫。八年，卒，年六十一。

綜强敏有吏材，所至抑挫豪右，振舉文法，時稱幹治。然尚氣好勝，不爲物論所許。子建中、正中，并贊善大夫。弟綽，淳化三年進士，官刑部郎中。

**卞衮**

卞衮字垂象，益州成都人。父震，工爲詩。舉蜀進士，渝州刺史南光海辟爲判官。蜀平，仍舊職。會賊杜承褒率衆圍城，援兵不至，震躬率士卒，且戰且拒，爲流矢所中，創甚，不能臨軍。而州兵重傷，卷甲宵遁，刺史陳文襲不能遏賊，遂入據郡城，以僞官厚賄誘震，震皆斬其使。賊有東章者，本州兵校也。因遣人述朝廷威德，諭以禍福，章懼且信，因伏兵擊其黨類。承褒之衆素不爲備，即時大潰，震與文襲分部餘卒夾攻之，賊衆遂平。文襲坐陷失州城，削籍爲民。震以前功得贖，以虢州録事參軍卒。

太平興國八年，衮登進士第，累遷大理評事、知將樂縣，改光禄寺丞、通判泗州。遷著作佐郎、廣南轉運司承受公事，俄通判宣州。淳化中，上命采庶僚中廉幹者，給御書印紙，俾書課最，仍賜實奉以旌異之，衮預焉。改太常丞。咸平初，遷監察御史，爲淮南轉運副使、同荆湖發運事，以幹職聞，就加殿中侍御史。入

遠方任職，而家屬居住京城，他們的兒子孫子弟弟侄子行爲無賴的，希望嚴行管束，連同與他們交游的人予以彈劾治罪，采納他的建議。七年，因爲四肢有病請求主管河中，真宗授以太寧宮廟長官祠禄官，劉綜跪拜起立艱難，考慮不能勝任恭敬從事，任命爲廬州知州。第二年，罷免學士職務，授左諫議大夫。八年，去世，享年六十一歲。

劉綜剛强敏捷，有做官的才能，所到之處壓制豪强大族，整頓法制，當時被稱爲幹練。然而尚氣好勝，不被輿論贊許。他的兒子劉建中、劉正中，都做到贊善大夫。他的弟弟劉綽，淳化三年進士，官至刑部郎中。

卞衮字垂象，益州成都人。父親卞震，擅長寫詩。舉爲蜀進士，渝州刺史南光海徵召做判官。蜀平定，仍任舊職。適逢盗賊杜承褒率徒衆圍城，援兵不到，卞震親自率領士兵，一邊戰鬥一邊抵抗，被流箭射中，傷得很厲害，不能親臨軍隊。而州兵受到重創，收起兵器夜裏逃走，刺史陳文襲不能阻止賊軍，於是賊軍進入并占據州城，用僞官職位和豐厚的財物引誘卞震，卞震都斬殺他們的使者。賊軍有個叫東章的人，是本州的兵校。派人對他講清朝廷的威嚴與恩德，曉以禍福，東章害怕并且相信，於是埋伏軍隊襲擊他的同黨。杜承褒的隊伍平時不作防備，立即大敗，卞震與陳文襲分别率領剩餘的士兵夾攻他們，賊人的部隊於是鏟平。陳文襲因犯失陷州城罪，削去官職爲百姓。卞震靠以前的功勞得以贖罪，以虢州録事參軍的官職去世。

太平興國八年，卞衮進士及第，多次升遷爲大理評事、將樂縣知縣，改爲光禄寺丞、通判泗州。升爲著作佐郎、廣南轉運司承受公事，接着通判宣州。淳化年間，皇上命令選擇百官中廉潔幹練的人，發給皇上手迹印製的紙，使寫出最優秀的人，并賜給實際的俸禄表彰嘉奬，卞衮在其中。改爲太常丞。咸平初年，升監察御史，爲淮南轉運副使、同荆湖發運事，以辦事能幹上報，就地加官殿中侍御史。入朝判三司開拆司，再爲

判三司開拆司，再爲淮南轉運使兼發運使。咸平六年，并三司使之職而分置副貳，以衮爲刑部員外郎，充鹽鐵副使。景德初，疽發於背卒，年四十五。録其弟扆爲臨潁主簿，子咸爲將作監主簿。

淮南轉運使兼發運使。咸平六年，合并三司使的職務而分設副佐的官員，任命卞衮爲刑部員外郎，充任鹽鐵副使。景德初年，背生毒瘡死去，年四十五歲。録用他的弟弟卞扆爲臨潁主簿，兒子卞咸爲將作監主簿。

衮明敏有吏幹，累掌財賦，清心治局，號爲稱職。然性慘毒，掊克嚴峻，專事捶楚，至有"大蟲"之號。真宗嘗謂近臣曰："衮公忠盡瘁，無所畏避，人罕能及，然頃在外任，頗傷残酷，所至州縣，纖微之過，無所容貸。大凡督察部下，糾逖愆違，非有大故，所宜矜恕，官吏自當畏威懷惠，不敢貳過，公家之事亦無不濟。乃知爲吏之方，適中爲善也。"

卞衮聰明敏捷，有做官的才能，連續掌管財賦，以清白治理司局，被認爲稱職。然而性情殘忍狠毒，搜括財税嚴厲刻薄，專門進行拷打，以致有"大蟲"的外號。真宗曾對親近的臣子説："卞衮秉公忠誠，竭盡心力，無所畏懼迴避，人們很少能做到，然而近來在外任職，頗因殘酷而使德行損傷，所到州縣，細微的過錯，没有任何寬免。大凡督察部下，矯正過錯，如果没有大的事故，應該體恤寬恕，官吏自己應當畏懼權威懷念恩惠，不敢再次犯錯，公家的事情也没有辦不成的。知道做官的方法，適中爲好。"

## 許驤　許唐

許驤字允升，世家薊州。祖信，父唐，世以財雄邊郡。後唐之季，唐知契丹將擾邊，白其父曰："今國政廢弛，狄人必乘釁而動，則朔、易之地，民罹其災。苟不即去，且爲所虜矣。"信以資産富殖，不樂他徙，唐遂潛齎百金而南。未幾，晋祖革命，果以燕薊賂契丹，唐歸路遂絶。嘗擁商貲於汴、洛間，見進士綴行而出，竊嘆曰："生子當令如此！"因不復行賈，卜居睢陽，娶李氏女，生驤，風骨秀異。唐曰："成吾志矣！"

許驤字允升，世代居住薊州。祖父許信，父親許唐，世代以財富稱雄邊州。後唐末年，許唐知道契丹將擾亂邊境，告訴他的父親説："如今國家的政治敗壞鬆弛，狄人必定乘隙而動，那麼朔州、易州地區，百姓遭災。假如不立即離開，將要被俘虜了。"許信認爲資産富足，不樂意遷移到其他地方，許唐於是悄悄携帶一百金到南方。不久，晋祖受天命改朝换代，果然用燕薊賄賂契丹，許唐回去的路於是斷絶。許唐曾聚集貨物在汴、洛一帶販賣，看到進士們連接成行而出，私下嘆息説："生兒子應當讓他像這樣！"因而不再經商，定居睢陽，娶李氏女，生許驤，風骨秀異。許唐説："成全我的志願了！"

郡人戚同文以經術聚徒，唐携驤詣之，且曰："唐頃者不辭父母，死有餘恨，今拜先生，即吾父矣。又自念不學，思教子以興宗緒，此子雖幼，願先生成之。"驤十三，能屬文，善詞賦。唐不識字，而罄家産爲驤交當時秀彦。

同州人戚同文以經術招集門徒，許唐帶許驤拜訪他，并且説："許唐從前没有辭别父母，死有餘恨，今天拜見先生，就是我的父親。又自己念及不曾讀書，想教育孩子來興盛祖先的家業，這孩子雖然幼小，希望先生成全他。"許驤十三歲，能寫文章，擅長詞賦。許唐不識字，而傾盡家産爲許驤交結當時才華出衆的人。

驤，太平興國初，詣貢部，與吕

許驤，太平興國初年，到貢部，與吕蒙正齊

蒙正齊名，太宗尹京，頗知之。及廷試，擢甲科，解褐將作監丞、通判益州，賜錢二十萬。遷右贊善大夫。五年，轉右拾遺、直史館，改右補闕。六年，出爲陝府西北路轉運副使。會罷副使，徙知鄜州。召還，爲比部員外郎。歷知宣、昇二州。

雍熙二年，改江南轉運副使。洪、吉上供運船水損物，主吏懼罪，故覆舟，鞫獄者按以欺盜，當流死者數百人。驤馳往訊問，得其情實以聞，多獲輕典，優詔褒之。又上言："劫盜配流，遇赦得原，還本鄉，仇告捕者，多所殺害，自今請以隸軍。"詔可。遷正使。端拱初，拜主客郎中。俄徙知福州，累表求還，不俟報，入朝，召對便殿，延問良久。改兵部郎中，領西川轉運使，以久處外任爲辭，擢授右諫議大夫，就命知益州。召歸，上言："蜀民浮窳易搖，宜擇忠厚者撫之，爲備豫。"既而李順叛，衆頗伏其先見。命知審官院，遷御史中丞，以疾固讓，不許。占謝日，命坐勞問，出良藥賜之曰："此朕所服得驗者。"後驤以久病不能振職。真宗即位，改工部侍郎。屢求小郡養疾，因入朝失儀，爲御史所糾，特詔不問，命知單州。咸平二年，卒，年五十七。贈工部尚書。賜其子宗壽出身。驤雖無他才略，而人以儒厚長者稱之。宗壽後爲殿中丞。

名，太宗爲京兆尹，很瞭解他。等到廷試，考中甲科，初入仕爲將作監丞、通判益州，賞賜錢二十萬。升右贊善大夫。五年，轉右拾遺、直史館，改爲右補闕。六年，出任陝府西北路轉運副使。恰值取消副使，調任鄜州知州。召回，爲比部員外郎。歷任宣、昇二州知州。

雍熙二年，許驤改爲江南轉運副使。洪州、吉州上交朝廷賦税的運輸船遭水損壞貨物，主管官吏害怕獲罪，故意弄翻了船，審理案件的官員以欺盜罪查辦，罪當流放處死的有幾百人。許驤飛快前去審訊，得到這件事的真實情况上報，許多人獲得從輕處罰，皇上下詔對他褒獎。許驤又進言："搶劫的盜賊發配流放，遇到赦免獲得恕罪，回到本鄉，仇視那些告發逮捕他們的人，許多人被殺害，從現在起請把他們隸屬軍隊。"下詔可以。許驤升遷正使。端拱初年，升爲主客郎中。接着調任福州知州，多次上表請求回來，不等答覆，進京上朝，皇帝在便殿召見他應對，詢問許久。改爲兵部郎中，領西川轉運使，以長期在外任職爲由推辭，擢升右諫議大夫，就地任爲益州知州。召回，進言："蜀地百姓輕浮容易動搖，應該選擇忠厚的人安撫他們，作爲防備。"不久李順叛亂，大家非常佩服他的預見。命令知審官院，升爲御史中丞，因爲生病堅决辭讓，没有答應。上朝辭謝時，皇帝命令他坐下慰問，拿出好藥賜給他説："這是我服食有效驗的。"後來許驤因爲長期生病不能振作任職。真宗即位，改爲工部侍郎。多次求小州養病，因爲入朝有失禮儀，被御史檢舉，特别下詔不追問，任命爲單州知州。咸平二年，去世，享年五十七歲。贈官工部尚書。賞賜他的兒子許宗壽出身。許驤雖然没有其他才能謀略，然而人們稱道他爲儒家敦厚長者。許宗壽後來爲殿中丞。

## 裴莊

裴莊字端己，閬州閬中人。曾祖琛，後唐昭州刺史。祖遠，河東觀察支使。父全福，鄠縣令。莊在蜀，以明經登第。歸宋，歷虹縣尉、

裴莊字端己，閬州閬中人。曾祖父裴琛，在後唐做過昭州刺史。祖父裴遠，做過河東觀察支使。父親裴全福，做過鄠縣令。裴莊在蜀，以明經科考試中榜。歸附宋朝，歷任虹縣尉、高陵

高陵主簿，本府召權司理掾。轉運使雷德驤以威望自任，嘗巡按至境，官屬皆出迎候。莊獨視事本局，徐謁道周，德驤稱其有守。徙權忻州録事參軍。先是，并州徘積軍儲，條制甚峻，掌出納者常十餘人，及莊代之，獨任其事。擢授絳州防禦推官，提點并、嵐二州緡帛芻糧，改遼州判官，仍莅舊局

主簿，本府召來代理司理的屬官。轉運使雷德驤自命有威望，曾到境内巡察，官屬都出來迎接等候。裴莊獨自在本官署處理政事，慢慢在路邊謁見，雷德驤稱他有操守。調動爲權忻州録事參軍。此前，并州儲積軍事儲備，條令制度很嚴厲，掌管出納的通常有十多人，等到裴莊代替他們，獨自擔任這些事。擢升爲絳州防禦推官，提點并、嵐二州緡錢布帛和糧草，改爲遼州判官，仍然到舊官署辦事。

雍熙三年，命將巡邊，以莊掌隨軍糧料。内客省使楊守一稱薦之，授大理寺丞。時遷雲、朔降户於汝、洛，遣莊安輯之。俄通判忻州，未上道，會魏咸信出鎮澶州，改命爲通判。未逾年，咸信表其能，遷太子中允。端拱初，潘美鎮真定，又辟爲通判。時契丹掠趙、深，邊將無功，莊上書以爲“周世宗誅樊愛能、何徽二將，遂取淮南，克巴蜀。願陛下申明紀律，無使玩寇”。又言：“緣邊寨柵，戍兵既寡，戎人易以襲取，咸請廢罷，以益州兵。”會詔建方田，莊復上言：“大役兵師，慮生事於邊鄙。”上善之。

雍熙三年，皇帝命令將領巡視邊境，由裴莊掌管監軍的糧食俸禄。内客省使楊守一稱道舉薦他，授爲大理寺丞。當時遷移雲州、朔州降服的人家到汝州、洛陽，派遣裴莊安排他們。接着裴莊通判忻州，還没有上路，適逢魏咸信離朝出任鎮守澶州，改任命裴莊爲澶州通判。没滿一年，魏咸信上奏推薦他的才能，升太子中允。端拱初年，潘美鎮守真定，又徵召他做通判。當時契丹搶掠趙州、深州，邊防將領没有功勞，裴莊上書認爲“周世宗殺樊愛能、何徽二將，就取得淮南，攻克巴蜀。希望陛下申明紀律，不要玩忽職守”。又説：“沿邊營寨柵欄，戍守軍隊已經很少，戎人容易襲擊占領，請全部廢止，用來增加州兵。”適逢下詔建立方田，裴莊又進言：“大規模役使軍隊，擔心在邊疆生事。”皇上認爲他説的好。

淳化三年，召訪以邊事，稱旨，面賜緋魚，令授清資官。翌日，拜監察御史、荆湖南路轉運使。未行，改三司鹽鐵判官。上疏請給兩省官諫紙，又引故事，禁屠月勿報重刑。會劉式建議請廢緣江榷務，莊力言其非便。出爲荆湖北路轉運使。五年，李順亂蜀，命與雷有終并兼峽路隨軍轉運、同知兵馬事。或言莊本蜀人，不宜此任，上益倚信之，許以便宜。事平，轉殿中侍御史，歷工部、司封二員外郎，特召問討賊方略。

淳化三年，皇帝召裴莊詢問邊事，符合旨意，當面賞賜緋魚，下令授他清貴的官職。第二天，任爲監察御史、荆湖南路轉運使。還没有去，改爲三司鹽鐵判官。上疏請求發給兩省官員進諫的紙，又援引先例，在禁止屠宰的月份不批覆重刑。正值劉式建議請求廢除沿長江的專賣事務，裴莊極力説這種做法不合適。出任荆湖北路轉運使。五年，李順在蜀叛亂，朝廷命令裴莊與雷有終一起兼任峽路隨軍轉運、同知兵馬事。有人説裴莊本來是蜀人，不適合擔任這一職務，皇上更加依仗信任他，允許他可以方便行事。事情平定，轉爲殿中侍御史，歷任工部、司封二員外郎，皇帝特别召來詢問討伐敵人的計謀策略。

至道二年，遣將五路出討李繼

至道二年，朝廷派遣將領分五路出兵討伐李

遷，莊陰料師出無功，因請加恩繼遷，俟其倔强拒命，則按甲塞外，俘擒未晚。既而諸將果敗績。俄遷祠部郎中。真宗即位，遷度支，充河東轉運使。上章言："慶邠延州、通遠軍，咸處邊要，請武幹如姚内斌、董遵誨者任之。"又言："田紹斌嘗被疑，韓崇業本秦王婿，程德玄始事晋邸，初甚親近，後疏遠外遷，皆懷怨望，不宜委以戎寄。"未幾，移知蘇州。

繼遷，裴莊暗中料定軍隊出征没有功效，因而請求給李繼遷加恩，等他倔强抗拒命令，那麽屯兵在塞外，俘虜擒獲不晚。不久，將軍們果然失敗。接着裴莊升遷祠部郎中。真宗即位，升爲度支，充任河東轉運使。上奏章説："慶州、邠州、延州、通遠軍，都處於邊防要地，請用勇武幹練像姚内斌、董遵誨這樣的人擔任。"又説："田紹斌曾經被懷疑，韓崇業本是秦王的女婿，程德玄開始事奉晋王府邸，起初十分親近，後來疏遠而遷任外地，都心懷不滿，不應該委以軍務。"不久，裴莊調任蘇州知州。

咸平二年，命巡撫江南。使還，言池州、興國軍得良吏，餘無足稱者。且言："朝廷所命知州、通判，率以資考而授，至有因循偷安，無政術而繼得親民者；其素藴公器有政績者，偶緣公坐，則黜司冗務，真僞莫辨，僥倖滋甚。自今望慎選其人，勿以資格補授，有政績者加以恩禮。"

咸平二年，朝廷命令裴莊巡撫江南。出使回來，説池州、興國軍得到好官吏，其餘没有值得稱道的。并且説："朝廷所任命的知州、通判，都依據資歷來授任，以致有人因循苟安，没有治政方法而繼續得以擔任州官的；那些有治國才能而有政績的人，偶爾因公犯罪，就被貶黜爲辦理冗雜事務，真假不辨，僥幸更加厲害。從現在起希望慎重選擇這些官員，不依靠資格補授，有政績的人應加以恩遇。"

是年秋，契丹犯塞，命爲河北轉運使。時傅潜統大軍駐定州北，莊屢條奏其無謀略，慮或失幾。會王顯掌樞密，顯與潜俱起攀附，頗庇之，莊奏至多不報。徙知越州。俄傅潜得罪，莊因上言："顯、潜皆非材，致誤邊事，請行嚴誅，以肅群議。"未幾，徙知宣州。會詔百辟上封直言，莊條列四事：一曰去暴征，二曰省煩刑，三曰擇吏職，四曰敦稼政。疏奏，詔令開陳其所宜行先後，莊對甚悉。改司封郎中。景德中，命安撫兩浙，奏能吏二十人，慢官者五人，多所升黜。又知潞、邢二州。

這年秋天，契丹侵犯邊塞，朝廷任命裴莊爲河北轉運使。當時傅潜統率大軍駐扎在定州北面，裴莊多次分條上奏傅潜没有謀略，擔心可能錯失機會。正值王顯掌管樞密院，王顯與傅潜都以攀附進升，很是庇護他，裴莊的上奏大多不答覆。調任爲越州知州。接着傅潜獲罪，裴莊因而進言："王顯、傅潜都不是有才能的人，以致耽誤邊事，請采取嚴厲的懲罰，來平息大家的議論。"不久，裴莊調任宣州知州。恰值皇帝下令公卿百官呈上密封奏章直言，裴莊分條列舉四件事：一是去除殘酷賦税，二是省却煩瑣刑法，三是選擇官吏職位，四是敦促農業生産。奏議呈上，下詔命令開列這些應該做的事情的先後次序，裴莊的回答很詳盡。改爲司封郎中。景德年間，命令他安撫兩浙，分别奏報能幹官吏二十人，怠慢的官吏五人，多數被升遷或降職。裴莊又爲潞、邢二州知州。

大中祥符初，東封，改鴻臚少卿，入判登聞鼓院。祀汾陰，遷太僕

大中祥符初年，舉行東岳封禪大典，裴莊改爲鴻臚少卿，入朝判登聞鼓院。祭祀汾陰，升太

少卿，爲北岳加號册禮副使，撰《北行記》三卷以獻。六年，出知襄州。明年，車駕幸南京，莊以逮事太宗恩例，授太府卿，權判西京留司御史臺。天禧二年，入判刑部，以疾分司西京。郊祀，改光禄卿，求歸上都，以便醫藥。卒，年八十一。録其孫慶孫，試將作監主簿。

莊有吏幹，頗無清操，慷慨敢言，太宗獎其忠讜，多所聽納。好爲規畫，然寡學術。嘗建議請置廣聽院西垣學士，聞者嗤之。晚年退居，製棺櫝以自隨，喜接賓客，終日無倦。子奂，咸平三年進士，屯田郎中；稷，左班殿直，閤門祇候。

僕少卿，任爲北岳加號册禮副使，撰《北行記》三卷進獻。六年，出任襄州知州。第二年，皇帝到南京，裴莊因爲趕上事奉太宗的恩賞舊例，授爲太府卿，權判西京留司御史臺。天禧二年，入朝判刑部，因病分司西京。郊祀時，改爲光禄卿，請求回京城，以便於醫治。去世，享年八十一歲。録用他的孫子裴慶孫，試將作監主簿。

裴莊有做官的才幹，很没有清廉操守，慷慨敢於説話，太宗嘉獎他忠誠正直，他的主張許多被聽取采納。他喜歡規劃，然而少有學術。曾經建議請求設廣聽院西垣學士，聽説的人嗤笑他。晚年退居，製成薄板小棺隨着自己，喜歡接交賓客，整天不疲倦。他的兒子裴奂，咸平三年進士，任屯田郎中；裴稷，任左班殿直，閤門祇候。

## 牛冕

牛冕字君儀，徐州彭城人。太平興國三年進士，解褐將作監丞、通判郴州，徙和州。加左贊善大夫，遷太常丞、知滁州，以勤政聞。召歸，轉監察御史。

端拱元年，召試文章，遷左正言、直史館。出知潤州，徙泉州，未至，就命爲福建轉運使，加左司諫。建議廢邵武軍歸化金坑，土人便之。至道初，召入，進秩兵部員外郎，知潭州。至郡裁數日，復召拜兼侍御史知雜事。

真宗在東宫，冕嘗奉使賜生辰禮幣，即位尚記其名，改工部郎中。永熙陵復土，會闕中丞，命爲儀仗使。時三司各設官局，多不均濟。冕請合爲一使，分設其貳，則事務不煩而辦，其後卒用冕議。

咸平元年，選知益州，仍拜右諫議大夫。兩川自李順平後，民罹困苦，未安其業，朝廷緩於矜恤，故戍卒乘符昭壽之虐，嘯集爲亂。冕與轉

牛冕字君儀，徐州彭城人。太平興國三年進士，初入仕爲將作監丞、通判郴州，調任和州。加官左贊善大夫，升太常丞、滁州知州，因爲勤政上報。召回，轉爲監察御史。

端拱元年，召牛冕考試文章，升左正言、直史館。出爲潤州知州，調泉州，没有到，就地任命爲福建轉運使，加官左司諫。牛冕建議廢除邵武軍歸化的金礦，當地人認爲便利。至道初年，召入朝廷，提升官階爲兵部員外郎，潭州知州。到潭州剛幾天，又召爲兼侍御史知雜事。

真宗在東宫爲太子時，牛冕曾奉太宗命前去賜生日禮幣，即位後還記得他的名字，改爲工部郎中。永熙陵覆土，恰巧缺中丞，任命牛冕爲儀仗使。當時三司各設官局，許多事不能平衡互通。牛冕請求合并爲一使，分别各設副使，事務不煩瑣而好辦理，此後終於采用牛冕的主張。

咸平元年，選牛冕爲益州知州，仍爲右諫議大夫。兩川自從李順平定後，百姓遭受困苦，不安心他們的本業，朝廷在憐惜撫恤上遲緩，所以戍守的士兵趁着符昭壽的殘暴，號召衆人集合作

運使張適委城奔漢州，詔遣赴闕，至京兆，劾其罪，并削籍，冕流儋州，適爲連州參軍。冕遇赦，移欽、英二州，歷鄂、海二州別駕，淮南節度副使。

大中祥符初，真宗語宰相曰："冕素純善，黜棄久矣，量宜甄敘。"即起知漣水軍，俄復爲祠部員外郎。卒，年六十四。子昭儉至殿中丞。

張適

張適者，太平興國五年進士。任藩郡，有治績，以廉敏稱。爲水部員外郎、知鄜州。獲對，太宗喜其詞氣俊邁，賜緋魚。旋改京東轉運副使，加直集賢院，一日三被寵遲，時人榮之。徙西川轉運使，坐貶，後起爲彰信軍節度副使、知淮陽軍，卒。

欒崇吉

欒崇吉字世昌，開封封丘人。少爲吏部令史，上書言事，調補臨淄主簿。會令坐贓敗，即命崇吉代之。復以書判優等，改舒州團練判官，未行，留爲中書刑房堂後官。改太子右贊善大夫，出掌揚州榷務。未幾，遷殿中丞，復爲堂後官兼提點五房公事。

崇吉明習文法，清白勤事。至道初，擢度支員外郎、度支副使。時以堂後官著作佐郎楊文質爲秘書丞，提點五房事，上召見謂曰："汝見擢用欒崇吉否？當自勖勵。"崇吉俄加祠部郎中。真宗時，累擢爲江南轉運使。代還，判刑部兼鼓司、登聞院。後遷司農少卿、知洪州。有司歲斂民財造舟，崇吉至，奏罷之。以疾徙濠州，遷衛尉少卿，以將作監致仕，卒。子二人：源，虞部員外郎；沂，殿中丞。

亂。牛冕與轉運使張適棄城逃奔漢州，下詔遣送他們趕赴朝廷，到京兆，彈劾他們的罪行，一起削去名籍，牛冕流放儋州，張適爲連州參軍。牛冕遇到赦免，轉到欽、英二州，歷任鄂、海二州別駕，淮南節度副使。

大中祥符初年，真宗對宰相說："牛冕平時純樸善良，貶黜長久了，應該甄別任用。"立即起用爲漣水軍知軍，接着又任祠部員外郎。去世，享年六十四歲。兒子牛昭儉官至殿中丞。

張適，太平興國五年進士。在大州任職，有政績，以廉潔敏捷著稱。任水部員外郎、鄜州知州。獲得應對，太宗喜歡他言辭氣概豪邁，賞賜緋魚。隨即改爲京東轉運副使，加官直集賢院，一天三次被寵幸優待，當時人們很羨慕他。調任西川轉運使，犯罪被貶官，後來起用爲彰信軍節度副使、淮陽軍知軍，去世。

欒崇吉字世昌，開封封丘人。年輕時爲吏部令史，上書談論事情，調補臨淄主簿。適逢縣令犯貪贓罪敗露，就命令欒崇吉取代他。又因爲書判優等，改爲舒州團練判官，没有動身，留任中書刑房堂後官。改爲太子右贊善大夫，出任掌揚州榷務。不久，升遷殿中丞，又任堂後官兼提點五房公事。

欒崇吉熟悉法令條文，清白廉潔而勤於事務。至道初年，擢升度支員外郎、度支副使。當時任命堂後官著作佐郎楊文質爲秘書丞，提點五房事，皇上召見并告訴他說："你見到提拔任用欒崇吉嗎？應當自我勉勵。"欒崇吉不久加官祠部郎中。真宗時，多次提升爲江南轉運使。任滿回朝，判刑部兼鼓司、登聞院。後來升司農少卿、洪州知州。有關官署每年徵收百姓財物造船，欒崇吉來到，奏請停止。欒崇吉因病調任濠州，升遷衛尉少卿，以將作監退休，去世。兒子二人：欒源，任虞部員外郎；欒沂，任殿中丞。

## 袁逢吉

袁逢吉字延之，開封鄢陵人。曾祖儀，仕唐，以軍功至黄州刺史。祖光甫，尉氏令。父蟾，大理評事。逢吉四歲，能誦《爾雅》、《孝經》，七歲兼通《論語》、《尚書》。周太祖召見，發篇試之，賜束帛以賞其精習。開寶八年，擢《三傳》第，釋褐清江尉。知州王明薦其能，就除豐城令。明年，又與轉運使張去華條上治狀，以《春秋》博士召。端拱初，遷國子博士、度支推官。又判户部勾院、度支、憑由理欠司。淳化中，改户部判官。歷水部司門員外郎。出爲西京轉運使，轉水部郎中。宰相吕蒙正稱其有經術，宜任學官。會蜀叛，方籍其吏資，授西川轉運使。至道初，徙荆湖北路。

袁逢吉字延之，開封鄢陵人。曾祖袁儀，在唐作官，因軍功官到黄州刺史。祖父袁光甫，爲尉氏令。父親袁蟾，爲大理評事。袁逢吉四歲時，能够背誦《爾雅》、《孝經》，七歲時兼通《論語》、《尚書》。周太祖召見，開篇考試他，賞賜束帛以嘉獎他精通熟悉。開寶八年，以《三傳》登第，初入仕爲清江尉。知州王明推薦他的才能，就地任豐城令。第二年，袁逢吉又與轉運使張去華分條呈上治理情況，以《春秋》博士召見。端拱初年，升國子博士、度支推官。又判户部勾院、度支、憑由理欠司。淳化年間，改爲户部判官。歷任水部司門員外郎。出任西京轉運使，轉爲水部郎中。宰相吕蒙正稱贊他有經學學術，適宜任學官。正值蜀叛亂，以他做官的資歷，任西川轉運使。至道初年，調任荆湖北路。

時賊方平，夔、峽猶聚官軍，供饋出於荆楚，逢吉憚涉遠，不赴軍前計度，坐乏糧餉罷職，知夔州。會遣使川、陕采訪，因條上知州、通判有治迹者七人，逢吉與朱協、李虚己、薛顔、邵曄、查道、劉檢預焉，皆賜詔褒諭。歷司門、庫部二郎中。

當時叛賊剛剛削平，夔、峽還聚集着官軍，供給由荆楚提供，袁逢吉害怕走遠路，不趕到軍中籌計用度，犯缺乏糧餉罪而被罷職，爲夔州知州。正值朝廷派使臣到川、陕采訪，因而分條呈上有施政成績的知州、通判七人，袁逢吉與朱協、李虚己、薛顔、邵曄、查道、劉檢在其中，都賜詔令褒獎曉諭。袁逢吉歷任司門、庫部二郎中。

咸平中，復爲京東轉運使。連知福、江、陳、襄四州。大中祥符中，權西京留司御史臺，徙知汝州，以逮事太祖，拜鴻臚少卿。七年，卒，年六十九。

咸平年間，袁逢吉又爲京東轉運使。接連爲福州、江州、陳州、襄州四州知州。大中祥符年間，權西京留司御史臺，調任汝州知州，因爲趕上事奉太祖的恩例，爲鴻臚少卿。七年，去世，享年六十九歲。

逢吉性修謹，練達時務。初，鄆州牧馬草地侵民田數百頃，牒訴連上，凡五遣使按視，不决。逢吉受命往，則悉還所侵田，民咸德之。兄及甫，歷京東、峽路轉運副使，至駕部郎中。逢吉子成務，至比部員外郎、京東轉運副使。從子楚材，至虞部員外郎。

袁逢吉性情謹慎，閱歷多而通曉時務。起初，鄆州牧馬的草地侵占民田幾百頃，訴訟的文書接連呈上，總共五次派遣使臣巡察，没有解决。袁逢吉受命前往，全部歸還了所侵占的田地，百姓都感激他。他的哥哥袁及甫，歷任京東、峽路轉運副使，做到駕部郎中。袁逢吉的兒子袁成務，官至比部員外郎、京東轉運副使。侄子袁楚材，官至虞部員外郎。

## 韓國華

韓國華字光弼，相州安陽人。太平興國二年舉進士，解褐大理評事、通判瀘州，就遷右贊善大夫。代還，除彰德軍節度判官，遷著作佐郎、監察御史。

韓國華字光弼，相州安陽人。太平興國二年考取進士，初入仕任大理評事、通判瀘州，就地遷右贊善大夫。任滿回朝，爲彰德軍節度判官，升遷著作佐郎、監察御史。

雍熙中，假太常少卿使高麗。時太宗將北征，以高麗接遼境，屢爲其所侵，命齎詔諭之，且令發兵西會。既至，其俗頗獷驁，恃險遷延，未即奉詔。國華移檄，諭以朝廷威德，宜亟守臣節，否則天兵東下，無以逃責。於是俯伏聽命，使還，賜緋魚。雍熙三年，改右拾遺、直史館，判鼓司、登聞院，俄充三司開拆推官。四年，判本司，遷左司諫，充鹽鐵判官。

雍熙年間，臨時給以太常少卿官銜出使高麗。當時太宗將北征，因爲高麗連接遼的邊境，屢次被他們所侵犯，命令送詔書告訴他們知道，并且下令發兵在西面會合。韓國華到了以後，他們的習慣很粗放不受約束，憑險要地勢拖延時間，没有立即奉行詔令。韓國華移送檄文，告訴他們朝廷的威嚴與恩德，應當立即遵守做臣子的節操，否則朝廷軍隊東下，無以逃脱責罰。於是俯首聽命，出使回來，賞賜緋魚。雍熙三年，改爲右拾遺、直史館，判鼓司、登聞院，接着充任三司開拆推官。四年，判本司，升左司諫，充任鹽鐵判官。

淳化二年，契丹請和，朝議疑其非實，遣國華使河朔以察之。既至，盡得其詐以聞。每歲後苑賞花，三館學士皆得預。三年春，國華與潘太初因對，自言任兩省清官兼計司職，不得侍曲宴，願兼館職，即日命并直昭文館。後二日，陪預苑宴。三司屬官兼直館，自國華等始。未幾，授刑部員外郎，歷判三司勾院，復爲鹽鐵判官，又爲左計判官，尋都判三勾，賜金紫，改兵部員外郎、屯田郎中、京東轉運使，徙陝西路。舊制，川、陝官奉緡悉支鐵錢，資用多乏，國華奏增其數。加都官郎中，入判大理寺，改職方郎中。以詳定失中，命梁顥代之。知河陽、潞州，轉運使言其善綏輯，供億幹辦，詔獎之。

淳化二年，契丹求和，朝廷議論懷疑其不實，派遣韓國華出使河朔來觀察他們。到了以後，全部獲得他們是欺騙上報。每年後苑賞花，三館學士都得參與。三年春天，韓國華與潘太初因爲回答皇帝詢問，自己説任兩省的清官兼任計司的職務，不能參加宫中的宴會，希望兼任館職，當天任命他們一同直昭文館。兩天後，陪同并參與苑中宴會。三司屬官兼直館，從韓國華等人開始。不久，授刑部員外郎，歷判三司勾院，再次任鹽鐵判官，又任左計判官，隨即都判三勾，賜金紫，改爲兵部員外郎、屯田郎中、京東轉運使，調任陝西路轉運使。舊制度，川、陝官員的俸錢全部支付鐵錢，錢財費用大多缺乏，韓國華奏請增加數額。加官都官郎中，入朝判大理寺，改爲職方郎中。因爲審查决定失當，命令梁顥替换他。韓國華爲河陽知府、潞州知州，轉運使説他善於安撫，供給幹練，下詔嘉獎他。

景德中，假秘書監使契丹，又爲江南巡撫，入權開封府判官。真宗朝陵，魏咸信自曹州召入扈從，命國華權州事。俄改太常少卿，出知泉州。

景德年間，臨時給韓國華秘書監官銜出使契丹，又任江南巡撫，入朝權開封府判官。真宗朝拜祖陵，魏咸信從曹州召入朝廷隨從，任命韓國華代理州裏的事務。接着韓國華改爲太常少卿，

大中祥符初，遷右諫議大夫。四年，代還，至建州，卒于傳舍。年五十五。賜其子琉出身。

國華偉儀觀，性純直，有時譽。子琚、璩、琦，并進士及第。琦相英宗、神宗，自有傳。

出爲泉州知州。大中祥符初年，升右諫議大夫。四年，任滿回朝，走到建州，死在旅館中。享年五十五歲。賞賜他的兒子韓琉出身。

韓國華儀表壯美，性情純樸正直，當時有聲譽。兒子韓琚、韓璩、韓琦，都是進士及第。韓琦任英宗、神宗時的宰相，本書有傳。

## 何蒙

何蒙字叔昭，洪州人。少精《春秋左氏傳》。李煜時，舉進士不第，因獻書言事，署録事參軍。入宋，授洺州推官。

何蒙字叔昭，洪州人。年輕時精通《春秋左氏傳》。李煜時，進士考試不中，因而上書談論事情，安排爲録事參軍。入宋，授爲洺州推官。

太平興國五年，調遂寧令。時太宗親征契丹還，作詩以獻。召見賞嘆，授右贊善大夫。三遷至水部員外郎，通判廬州。時郡中火燔廨舍，榷務俱盡。蒙假民器，貸鄰郡麯米爲酒，既而課增倍。户部使上其狀，詔賚緡錢奬之。稍遷司門。巡撫使潘慎修薦其材敏，驛召至京，因面對，訪以江、淮茶法，蒙條奏利害稱旨，賜緋魚及錢十萬。後二日復對，又上淮南酒榷便宜，特改庫部，復賜錢二十萬，因命至淮右提總其事，自是歲有羨利。使還，知温州，未行，留提舉在京諸司庫務。求外任，復命知温州。坐舉人不當，削一官。

太平興國五年，何蒙調遂寧令。當時太宗親征契丹回來，何蒙作詩奏獻。被召見而贊賞，授爲右贊善大夫。三次升遷到水部員外郎，通判廬州。當時州裏大火燒毁官署和住房，專榷務全部燒光。何蒙借老百姓的器具，借鄰州的酒麯和米釀酒，然後税收增加一倍。户部使報告他的治狀，下詔賞賜緡錢奬勵他。逐漸升爲司門。巡撫使潘慎修推薦他才能敏捷，急召他到京城，因而當面應對，皇帝問他江、淮的茶法，何蒙分條奏報利害，符合皇帝的旨意，賜緋魚和錢十萬。兩天後再次應對，又上報淮南酒專賣的好處，特别改爲庫部郎中，又賜錢二十萬，因而命令到淮右統領酒專賣，從此每年盈利。出使回來，爲温州知州，没有上路，留爲提舉在京諸司庫務。請求到外地任職，又任命爲温州知州。因推舉人不恰當而犯罪，削去一級官階。

真宗即位，復前資，因上言請開淮南鹽禁。時卞衮、楊允恭輩方以禁鹽爲便，共排抑之，出知梧州。頃之，改水部郎中。上所著《兵機要類》十卷。時審官擬知漢陽軍，及引對，改知鄂州。大中祥符初，轉庫部。四年，加太府少卿。未幾，知太平州，又知袁州。州民多采金，蒙建議請以代租税。上曰："若此則農廢業矣。"不許。俄徙濠州。六年，上表謝事，授光禄少卿致仕，命未下，卒，年七十七。

真宗即位，恢復何蒙以前的官資，因而上言請求解除淮南的鹽禁。當時卞衮、楊允恭這些人正認爲禁鹽有好處，共同排斥壓制他，因此出朝爲梧州知州。不多時，改爲水部郎中。獻上自己著作的《兵機要類》十卷。當時審官擬定何蒙爲漢陽軍知軍，等到皇帝召來應對，改爲鄂州知州。大中祥符初年，轉爲庫部郎中。四年，加官太府少卿。不久，爲太平州知州，又爲袁州知州。州民大多采金礦，何蒙建議請求以開礦代替租税。皇上説："如果這樣那麽農民廢棄農業了。"没有允許。接着何蒙調任濠州。六年，上表辭職，授爲光禄少卿退休，命令還没有下達，

## 慎知禮

慎知禮，衢州信安人。父温其，有詞學，仕錢俶，終元帥府判官。知禮幼好學，年十八，獻書于俶，署校書郎。未幾，命爲掌書記。

宋初，介俶子惟濬入覲，歸署營田副使。太平興國三年，從俶歸朝。授鴻臚卿，歷知陳州、興元府。知禮母年八十餘，居宛丘，懇求歸養，退處十年，搢紳稱其孝。及母服除，表請納禄。至道三年，以工部侍郎致仕。知禮自幼至白首，歲讀《五經》，周而後止。每開卷，必正衣冠危坐，未嘗少懈焉。咸平初，卒，年七十一。子從吉。

## 慎從吉

從吉字慶之，錢俶之婿也。爲元帥府長史。歸宋，歷將作少監。會擇朝士有望者補少列，改太子右庶子。真宗升儲，换衛尉少卿。真宗即位，復爲右庶子，還詹事。從吉自歸朝，居散秩幾三十年，頗以文酒自娱，士大夫多與之游。景德初，上言求領事務，判刑部。頗留意法律，條上便宜，天下所奏成案率多糾駁，取本司所積負犯人告身鬻之，以市什器。大中祥符初，改授衛尉卿，糾察在京刑獄，拜右諫議大夫，判吏部銓。初，選人試判多藉地而坐，從吉以公錢市莞席給之。臨事敏速，勤心公家，所至務皦察，多請對陳事，上謂其無隱。

八年，改給事中，權知開封府。既受命，召戒之曰："京府浩穰，凡事太速則誤，太緩則滯，惟須酌中耳。請屬一無所受。"裁數月，有咸平縣民張斌妻盧氏，訴侄質被酒詬

去世，享年七十七歲。

慎知禮，衢州信安人。父親慎温其，有詞學，在錢俶那裏做官，官至元帥府判官。慎知禮幼年喜歡學習，十八歲，獻書給錢俶，署爲校書郎。不久，任命爲掌書記。

宋初，慎知禮輔助錢俶的兒子錢惟濬朝見皇帝，回來署爲營田副使。太平興國三年，跟隨錢俶歸附朝廷。授爲鴻臚卿，歷任陳州知州、興元府知府。慎知禮的母親八十多歲，住在宛丘，他懇求回去奉養，回到家居住十年，士大夫稱贊他孝順。服母喪期滿後，慎知禮上表請求辭去官爵。至道三年，以工部侍郎退休。慎知禮自幼到白頭，年年讀《五經》，讀完一遍停下來。每次打開書卷，必定理好衣帽端正坐着，未曾稍有懈怠。咸平初年，去世，享年七十一歲。兒子慎從吉。

慎從吉字慶之，是錢俶的女婿。任爲元帥府長史。歸附宋朝，歷任將作少監。適逢選擇有聲望的朝中官員補充缺職，改爲太子右庶子。真宗立爲太子，慎從吉换爲衛尉少卿。真宗即位，又任右庶子，升詹事。慎從吉自從歸附朝廷，擔任閑散官職將近三十年，常常以飲酒賦詩自娱，許多士大夫與他游玩。景德初年，上言請求領事情，爲判刑部。他很注意法律，分條上報朝廷有利而宜辦的事，天下所奏報的已經辦理的案卷，許多被他糾正，拿本部門積餘的犯人的授官文憑賣，用來買日常器具。大中祥符初年，慎從吉改授衛尉卿，糾察在京刑獄，任爲右諫議大夫，判吏部銓。起初，候選官員考試時常常坐在地上，慎從吉用公款買草席給他們。慎從吉臨事敏捷迅速，對公家事務盡心盡力，所到之處務求明察，常常請求應對陳述事情，皇上説他没有隱瞞。

八年，慎從吉改爲給事中，權知開封府。接受任命後，皇帝召他來告誡説："京城人口衆多，凡事太快就錯誤，太慢則停滯，必須參酌折中。請托之事一點也不接受。"纔幾個月，有咸平縣百姓張斌的妻子盧氏，控告侄子張質酒醉辱罵無

悖。張素豪族，質本養子，而證左明白，質賄于吏。從吉子大理寺丞鋭時督運石塘河，往來咸平，爲請于縣宰，斷復質劉姓，第令與盧同居。質洎盧迭爲訟，縣聞於府。從吉命户曹參軍吕楷就縣推問。盧之從叔虢略尉昭一賂白金三百兩於楷，楷久不决。盧兄文質又納錢七十萬于從吉長子大理寺丞鈞，鈞以其事白從吉，而隱其所受。盧又詣府列訴，即下其事右軍巡院。昭一兄澄嘗以手書達錢惟演，云寄語從吉，事逮鈞、鋭，請緩之。從吉頗疑懼，密請付御史臺。即詔御史王奇、直史館梁固鞫之。獄成，從吉坐削給事勒停，惟演罷翰林學士，楷、鈞免官配隸衡、郢州，鋭、文質皆削一官，澄、昭一并决杖配隸。

禮。張姓向來是豪强大族，張質本來是養子，而且證據確鑿，張質向官吏行賄。慎從吉的兒子大理寺丞慎鋭當時監督石塘河的運輸，往來於咸平，爲張質向縣令請求，判决恢復張質姓劉，住宅讓他與盧氏共同居住。張質與盧氏交替訴訟，縣向府報告。慎從吉命令户曹參軍吕楷到縣裏審問。盧氏的堂叔虢略尉盧昭一賄賂吕楷白金三百兩，吕楷長久不判决。盧氏的哥哥盧文質又給慎從吉的長子大理寺丞慎鈞錢七十萬，慎鈞把事情報告給慎從吉，但隱瞞了他接受錢財。盧氏又到官府陳述控告，就把這件事交給右軍巡院。盧昭一的哥哥盧澄曾把親筆信上交錢惟演，説是托話給慎從吉，事情牽涉慎鈞、慎鋭，請放寬判决。慎從吉很懷疑害怕，秘密請求交給御史臺處治。皇帝立即下詔御史王奇、直史館梁固審訊這件事。案件審訊完成，慎從吉因罪削去給事并勒令停職，錢惟演罷翰林學士，吕楷、慎鈞免官發配衡州、郢州服役，慎鋭、盧文質都削去一級官階，盧澄、盧昭一一同判杖刑并發配服役。

又高清者，庫部郎中士宏之子，景德中舉進士，宰相寇準以弟之女妻之。寇氏卒，故相李沆家復婿之。歷官以賄聞，頗恃姻援驕縱，被服如公侯家，以是欺蠹小民。知太康縣，民有詣府訴家産者，清納其賄，時已罷任，即逃居他所。鋭嘗就清貸白金七十兩，清以多納賄賂，事將敗，求以爲助。時方鞫盧氏獄，從吉請對，發其事，欲以自解。逮清等繫獄，命比部員外郎劉宗言、御史江仲甫劾之。清枉法當死，特杖脊黥面，配沙門島；鋭又削衛尉寺丞；從吉坐首露在已發，當贖銅，特削諫議大夫。天禧三年，起爲衛尉卿。明年，判登聞鼓院。坐與寇準親善，以光禄卿致仕。未幾卒，年七十。

又有個人叫高清，是庫部郎中高士宏的兒子，景德年間考取進士，宰相寇準把弟弟的女兒嫁給他做妻子。寇氏去世，前宰相李沆家又招他爲女婿。高清歷任官職以受賄聞名，常常倚仗姻親援助而驕横放縱，穿戴衣服如同公侯之家，以此欺負小民。爲太康縣知縣，百姓有人到府訴訟家産的，高清收了他的賄賂，當時已經罷官，就逃到其他地方居住。慎鋭曾向高清借白金七十兩，高清因爲收受很多賄賂，事情將要敗露，請求慎鋭幫助。當時正審訊盧氏的案子，慎從吉請求奏對，揭發這件事，想以此解脱自己。等到高清等人拘禁獄中，命令比部員外郎劉宗言、御史江仲甫彈劾他們。高清貪贓枉法應當處死，特旨杖打脊背在面部刺字，發配沙門島；慎鋭又削去衛尉寺丞；慎從吉因坦白罪行在案發之後而被治罪，應當以銅贖罪，特别削去諫議大夫。天禧三年，起用爲衛尉卿。第二年，判登聞鼓院。因與寇準親密友好，以光禄卿退休。不久去世，享年七十歲。

從吉喜爲詩，時有警語。兼工醫

慎從吉喜歡寫詩，時常有警句。同時擅長醫

術。子孫登仕者甚衆，第進士升朝曳朱紱者數人。家富於財，尤能治生，多作負販器僦賃，以至鬻棺櫝於市。又善爲饌具，分遺權要。晚年進趨彌篤，以至于敗，物論鄙之。子鏞，金部度支員外郎、秘閣校理；鍇，太常博士。

論曰：八政之首食貨，以國家之經費不可一日而無也。然生之有道而用之有節，則存乎其人焉爾。張鑑將命西蜀，處制得宜，庶乎可與行權者也。子輿裁損經制，索湘議罷鬻茶，許驤謹守儒行，知禮篤信經學，國華不辱君命，皆有足稱者焉。太初自謂達性命之蘊，而卒流於釋、老之歸，文寶久任邊郡，而不免以生事蒙黜，劉綜著勞朔、易而短於經術，從吉勤於公務而疏於訓子，固未得爲盡善也。自餘諸子，之翰虧潔白之操，卞衮乏仁恕之道，冕之棄其城守，坦之疏於輔導，則君子所不予也。

術。子孫作官的人很多，有幾人進士及第升爲朝官。家財富有，尤其能經營家業，製作很多擔貨販賣的器物租賃給人，甚至在市場上賣薄板棺材。又擅長製作餐具，分送權貴。慎從吉晚年進取更甚，以至於失敗，時論鄙視他。兒子慎鏞，官至金部度支員外郎、秘閣校理；慎鍇，官至太常博士。

論曰：八政的首要是財貨，因爲國家的經費不可一天沒有。然而生財有道而用之適當，在於用人。張鑑奉命西蜀，處置合宜，可給予專權行事。王子輿删削裁减，經理節制，索湘主張停止賣茶，許驤謹慎遵守儒家行爲，慎知禮篤信經學，韓國華不辱皇帝的使命，都有值得稱道的地方。宋太初自認爲悟到了性命的底蘊，而最終流於佛、老，鄭文寶長期在邊州任職，而不免因生事蒙受貶黜，劉綜在朔州、易州功勞顯著，然而缺少經學，慎從吉對於公務勤懇而對於教育子女疏忽，不能算是盡善盡美。其餘各位，盧之翰玷虧潔白的操守，卞衮缺乏仁恕的思想，牛冕放棄他守衛的城池，姚坦疏於輔助勸導，則是君子所不贊同的。

# 宋史卷二百七十八

## 列傳第三十七

馬全義 (子)知節　雷德驤 (子)有終 (孫)孝先 (曾孫)簡夫
王超 (子)德用

### 馬全義

馬全義，幽州薊人。十餘歲學擊劍，善騎射。十五，隸魏帥范延光帳下。延光叛，晉祖征之，以城降，悉籍所部來上。全義在籍中，因補禁軍。以不得志，遂遁去。漢乾祐中，李守貞鎮河中，召置帳下。及守貞叛，周祖討之，全義每率敢死士，夜出攻周祖壘，多所殺傷。守貞貪而無謀，性多忌克，全義屢爲畫策，皆不能用。城陷，遂變姓名亡命。

馬全義是幽州薊人。十多歲時就學習擊劍，善於騎馬射箭。十五歲時，隸屬魏帥范延光部下。范延光反叛，晉高祖征討他，范延光以城投降，把部下的名册全部登記呈上。馬全義在名册之中，因此被充入禁軍。因不得志，就偷偷地逃跑。後漢乾祐年間，李守貞鎮守河中，把馬全義召來安置在府中。等到李守貞反叛，周太祖前去征討他，馬全義經常率領敢死之士，在夜間出動攻打周太祖的營壘，殺傷了很多人。李守貞貪婪而没有謀略，生性又忌妒刻薄，馬全義多次替他出謀劃策，都不被采用。城被攻陷，就變换姓名出逃。

周廣順初，世宗鎮澶淵，全義往事之。從世宗入朝，周祖召見，補殿前指揮使，謂左右曰："此人忠於所事，昔在河中，屢挫吾軍，汝等宜效之。"世宗即位，遷右番行首。從世宗戰高平，以功遷散員指揮使。從征淮南，以功遷殿前指揮使、右番都虞候。恭帝即位，授鐵騎左第二軍都校、領播州刺史。

後周廣順初年，世宗鎮守澶淵，馬全義前往投奔他。跟從世宗入朝，周太祖召見他，補任殿前指揮使，對左右説："此人忠誠於所事奉的人，以前在河中時，屢次挫敗我軍，你等應好好效法他。"世宗即位，升任右番行首。跟隨世宗在高平作戰，因功升任散員指揮使。跟從征伐淮南，因功升任殿前指揮使、右番都虞候。恭帝即位，授任他爲鐵騎左第二軍都校、兼播州刺史。

宋初，歷内殿直都知、控鶴左廂都校、領果州團練使。從征李筠，筠退保澤州，城小而固，攻之未下。太祖患之，召全義賜食御榻前問計，對曰："筠守孤城，若并力急攻，立可

北宋初年，歷任内殿直都知、控鶴左廂都校、兼果州團練使。跟從征伐李筠，李筠退保澤州，城池小而堅固，攻打未能攻下。太祖爲此很憂慮，召來馬全義，在御榻前賜食并詢問計策，馬全義回答道："李筠困守孤城，如果合力猛攻，

殄滅；儻緩之，適足長其奸爾。”太祖曰：“此吾心也。”即麾兵急擊之。全義率敢死士數十人乘城，攀堞而上，爲飛矢貫臂，流血被體。全義拔鏃臨敵，士氣益奮，遂克其城。遷虎捷左廂都校、領睦州防禦使。

又從征李重進，領控鶴、虎捷兩軍爲後殿。賊平班師，録功居多，改龍捷左廂都校、領江州防禦使。俄被疾，太祖遣太醫診視，仍諭密旨曰：“俟疾間，當授以河陽節制。”全義疾已亟，但叩頭謝。數日卒，年三十八。特贈檢校太保、大同軍節度使。子知節。

**馬知節**

知節字子元，幼孤。太宗時，以蔭補供奉官，賜今名。年十八，監彭州兵，以嚴莅衆，衆憚之如老將。又監潭州兵，時何承矩爲守，頗以文雅飾吏治，知節慕之，因折節讀書。雍熙間，護兵博州，契丹入邊，敗我師於君子館。先是，知節完城繕甲，儲積芻粟，吏民以爲生事。既而契丹果至，以有備，引去。

徙知定遠軍。時議調河南十三州之民輸餉，河北轉運使樊知古適至軍議事，知節曰：“軍少粟多，簸其紅腐，尚當得十之六七。”知古從之，果獲粟五十萬斛，分給諸屯，遂省河南之役。時部民入保避寇，卒有盜婦女首飾者，護軍止笞遣之。知節曰：“民避外患而來，反罹内寇，此而可恕，何以肅下?”即命斬之。知深、慶二州，遷西京作坊使。

旋知梓州。李順之叛，詔與王繼恩同討賊。繼恩恃勢自任，惡知節不

即刻就可將他殲滅；倘若拖延進攻，正足以增長他的奸謀。”太祖道：“這正是我所想的。”就指揮士兵猛烈進攻。馬全義率領敢死之士幾十人登上城頭，攀附女墻而上，被流箭射穿胳臂，流血遍體。馬全義拔出箭頭面對敵人，士氣愈加奮發，於是攻克澤州。升任虎捷左廂都校、兼睦州防禦使。

又跟從征討李重進，統領控鶴、虎捷兩軍殿後。平定李重進後班師回朝，計算功勞居多，改任龍捷左廂都校、兼江州防禦使。不久生病，太祖派太醫前去爲他診治，并宣布密旨說：“等病痊愈後，就授你爲河陽節度使。”馬全義病情已很危急，但仍叩頭謝恩。數日後去世，享年三十八歲。特別追贈檢校太保、大同軍節度使。他的兒子名知節。

馬知節字子元，從小就成爲孤兒。太宗時，憑藉恩蔭補任供奉官，被賜給現在的名字。十八歲時，任彭州監軍，以威嚴治衆，大家像敬畏老將一樣敬畏他。又任潭州監軍，當時何承矩爲守臣，多用文雅作吏治之道，知節仰慕他，就改變平素志行開始讀書。雍熙年間，任博州護軍，契丹入侵邊境，在君子館打敗宋軍。在此之前，知節修建城池整治武備，儲積糧草，官吏百姓以爲惹事。不久契丹軍隊果然到來，因爲博州有防備，引兵退去。

調任定遠軍知軍。當時議論調發河南十三州的百姓運輸糧餉，河北轉運使樊知古正好來到軍中商議事情，知節說：“軍少糧多，簸除掉腐爛發紅的糧食，還可得到十分之六七。”樊知古同意了他的意見，果然獲得糧食五十萬斛，分發給各屯軍隊，於是省免了河南的工役。當時所屬百姓進入城堡躲避敵人，士兵有盜竊婦女首飾的，護軍衹是把他鞭打後遣走。知節說：“百姓是爲躲避外患而來，反却遭受内寇之禍，這都可以寬恕，又拿什麼來整肅部下呢?”立即命令將其處死。任深、慶二州知州，又升任西京作坊使。

不久任梓州知州。李順叛亂，詔令知節與王繼恩一同討賊。王繼恩依仗權勢任憑己意行事，

附己，遣守彭州，付以羸兵三百，彭之舊卒，悉召還成都。知節累請益兵，不從。賊衆十萬攻城，知節力戰，自晨抵晡，士多死，慨然嘆曰："死賊手，非壯夫也。"即横槊潰圍出，遲明，援兵至，復鼓噪入，賊遂潰去。太宗聞而嘆曰："賊衆我寡，知節不易當也。"授益州鈐轄，加益、漢九州都巡檢使，還内園使。會韓景祐帳下劉旴脅牙兵爲亂，連下州縣，衆逾二千，知節領兵三百，追至蜀州，與戰，旴走邛州。知節曰："賊破邛州，必乘勝渡江薄我，既息而後戰，官軍雖倍，制之亦勞，不如乘其弊急擊之，破之必矣。"遂行。次方井鎮，與旴遇，殺之無噍類。

厭惡知節不依附自己，派他防守彭州，交給他三百名瘦弱士兵，彭州舊有的士兵，全都召回成都。知節屢次請求增加兵員，不被聽從。賊寇十萬人攻打彭州，知節奮力作戰，從清晨到黄昏，士兵大多死亡，他慷慨地嘆息説："死於賊人之手，不是壯士。"就横持長矛突圍而出，將近天亮時，援兵來到，又吶喊着攻入城中，賊人於是潰退。太宗聽説後感嘆地説："賊衆我寡，知節不容易抵擋啊。"任益州鈐轄，加授益、漢九州都巡檢使，升任内園使。恰逢韓景祐部將劉旴脅迫牙兵作亂，接連攻占州縣，部衆超過二千人，知節率領三百名士兵，追到蜀州，與他們作戰，劉旴逃往邛州。知節説："賊人如果攻破邛州，必定會乘勝渡江逼近我軍，等到休息後再戰，官軍人數雖然是賊人的兩倍，制服他們也很辛勞，不如趁其困弊加緊攻擊，就一定會擊敗它。"於是前行。到達方井鎮，與劉旴遭遇，把賊人殺得片甲不留。

咸平初，領登州刺史，知秦州。州嘗質羌酋支屬餘二十人，逾二紀矣。知節曰："羌亦人爾，豈不懷歸?"悉遣之。羌人感之，訖終，更不犯塞。時州有銀坑，歲久礦竭，課額弗除，主吏破産，償之不足。知節請蠲之，章三上，乃允。還西上閤門使，知益州兼本路轉運使。自乾德後，歲漕蜀物，動逾萬計。時籍富民以部舟運，坐沉覆破産者衆。知節請代督以省校而程其漕事，自是蜀人賴以免患。

咸平初年，領登州刺史，任秦州知州。秦州曾經把羌人酋長支屬二十人作爲人質，已經有二十多年了。知節説："羌人也是人，難道他們不想回家嗎?"全部遣回。羌人感激他，從此不再進犯邊塞。當時秦州有銀礦，年代久遠礦産已盡，但税額并没有廢除，主吏破盡家産，也不够償還。知節請求朝廷免除税額，三次呈上奏章，纔得到允許。升任西上閤門使，知益州兼本路轉運使。自從乾德以後，每年漕運蜀州的物産，動輒超過萬數。當時登録富民來負責船運，因船隻沉没而破産的人很多。知節請求代爲督管以便審察考核漕事，從此蜀人賴以免去禍患。

徙知延州兼鄜延駐泊部署。邊寇將至，方上元節，遽命張燈啓關，累夕宴樂，寇不測，即引去。會鎮州程德玄政事曠弛，徙知節代之。詔發澶、魏等六州糧輸定武，時兵交境上，知節曰："糧之來，是資盗也。"止令於舟車所至收之，寇無所得而遁。

升任延州知州兼鄜延駐泊部署。邊寇將要來到，正好是上元節，知節就命令張燈開關，接連幾個晚上宴飲作樂，敵人不知底細，就退去了。正逢鎮州程德玄政事廢弛，移調知節代替他。詔令調發澶、魏等六州糧食運往定武，當時邊境上正在交戰，知節説："糧食到來，是在資助盗賊啊。"衹命令在船車所到之處收取，敵人一無所得而逃走。

車駕在澶淵，時王超擁兵數十萬

皇帝在澶淵，當時王超擁有幾十萬軍隊屯駐

屯真定，逗留不進。知節移書誚讓之，超始出兵，猶以中渡無橋爲辭。知節預命度材，一夕而具。景德中，徙知定州，未幾，拜東上閤門使、樞密都承旨，擢拜簽書樞密院事。

真定，逗留不前進。知節移送文書責備他，王超纔出兵，還是以中渡無橋爲藉口。知節預先準備了渡橋的材料，一晚上就完成了。景德年間，移知定州，不久，任東上閤門使、樞密都承旨，提拔拜任簽書樞密院事。

當是時，契丹已盟，中國無事，大臣方言符瑞，而知節每不然之，嘗言"天下雖安，不可忘戰去兵"以爲戒。自陳年齒未衰，五七年間尚可驅策，如邊方有警，願預其行，但得副都部署名及良馬數匹、輕甲一聯足矣。上以爲然，因命製鋼鐵鎖子甲以賜焉。進宣徽北院使，加兼樞密副使。時王欽若爲樞密使，知節薄其爲人，遇事敢言，未嘗少屈。每廷議，得其不直，輒面詆之。時欽若寵顧方隆，知節愈不爲下。

當時，契丹已經結盟，宋太平無事，大臣們開始議論符瑞之事，但知節常不以爲然，曾經說"天下雖然安定，但不可以忘戰去兵"作爲警誡。自己陳述年紀尚未衰老，五七年間還可以被任用，如果邊地有警，願意參預行動，衹要得到副都部署名號及幾匹良馬、一隊輕裝士兵就足够了。皇帝認爲是如此，因而命令製造鋼鐵鎖子甲賜給他。進任宣徽北院使，加兼樞密副使。當時王欽若爲樞密使，知節鄙視他的爲人，遇事敢於說話，未曾稍有屈服。每次在朝廷議事，得知王欽若不公正之處，就當面斥責他。當時王欽若受皇帝的寵愛正厚，知節更加不肯向他低頭。

大中祥符七年，出爲潁州防禦使、知潞州。天禧初，移知天雄軍，召拜宣徽南院使、知樞密院事。以疾乞罷，除彰德軍留後、知貝州兼部署。將行，真宗閔其癯瘁，止命歸鎮。時上黨、大名之民已爭來迎謁。未幾，卒，年六十五。贈侍中，謚正惠。

大中祥符七年，知節出任潁州防禦使、潞州知州。天禧初年，移知天雄軍，召拜宣徽南院使、知樞密院事。因病請求罷職，被授爲彰德軍留後、知貝州兼部署。將要赴任，真宗憐憫他瘦弱憔悴，衹命他返回鎮所。當時上黨、大名的百姓已爭相前來迎接拜見。不久，知節去世，終年六十五歲。追贈侍中，謚號正惠。

知節將家子，慷慨以武力智謀自許，又能好書，賓友儒者，所與善厚，必一時豪傑，論事謇謇未嘗有所顧忌，故聞其風者，亦知其爲正直云。

知節是將家之子，性格豪爽，以武力智謀自許，又能喜好讀書，以賓友之禮對待儒生，凡與他交好的，必定是一時豪傑，議論事情公正坦直從不有所顧忌，因此聽到關於他的傳聞的人，也就知道他爲人的正直了。

## 雷德驤

雷德驤字善行，同州郃陽人。周廣順三年，舉進士，解褐磁州軍事判官。召爲右拾遺，充三司判官，賜緋魚。顯德中，入受詔均定隨州諸縣民田屋税，稱爲平允。

雷德驤字善行，同州郃陽人。後周廣順三年，考中進士，開始做官任磁州軍事判官。召爲右拾遺，充任三司判官，賜給緋魚袋。顯德年間，入朝接受詔命公平規定隨州各縣民田屋税，以公平正直被稱道。

宋初，拜殿中侍御史，改屯田員外郎、判大理寺。其官屬與堂吏附會宰相趙普，擅增刑名，因上言，欲求

北宋初年，任殿中侍御史，改任屯田員外郎、判大理寺。他的屬下官吏與中書省吏員依附宰相趙普，擅自增加刑罰名目，因而上言，想求

見太祖以白其事。未引對，直詣講武殿奏之，辭氣俱厲。太祖詰之，德驤對曰：“臣值陛下日旰未食，方震威嚴爾。”帝怒，令左右曳出，詔置極典。俄怒解，黜爲商州司户參軍。刺史知德驤舊爲省郎，以客禮之。及奚嶼知州，希宰相旨，至則倨受庭參。德驤不能堪，出怨言，嶼銜之。適有言德驤至郡爲文訕上者，嶼召德驤與語，潛遣吏紿其家人取得之，即械繫德驤，具狀以聞。太祖貸其罪，削籍徙靈武。數年，其子有鄰擊登聞鼓，訴中書不法事，趙普由是出鎮河陽。召德驤爲秘書丞，俄分判御史臺三院事，又兼判吏部南曹。開寶七年，同知貢舉。太祖崩，以德驤爲吴越國告哀使。還，遷户部員外郎兼御史知雜事，改職方員外郎，充陝西、河北轉運使。歷禮部、户部郎中，入爲度支判官。

見太祖報告此事。還未及被引見應對，徑直來到講武殿上奏，言辭語氣都很嚴厲。太祖責問他，德驤回答説：“臣逢陛下天晚尚未吃飯，正震發威嚴罷了。”太祖發怒，命令左右侍從把他拖出去，詔令處以死刑。不久怒氣消解，貶他爲商州司户參軍。刺史知道德驤過去擔任省部郎官，就用客禮相待。等到奚嶼任刺史，迎合宰相的旨意，到任後就傲慢地接受屬吏在公堂上的參見。德驤不能忍受，口出怨言，奚嶼懷恨在心。正好有人説德驤到州後寫文章毁謗皇帝，奚嶼召德驤談話，暗中派官吏欺騙他的家人拿到文章，立即給德驤戴上枷鎖拘禁起來，開列罪狀報告朝廷。太祖寬恕了他的罪行，削去官籍流放到靈武。幾年後，德驤的兒子雷有鄰擊登聞鼓，控告中書省非法之事，趙普因此被外放鎮守河陽。召回德驤任秘書丞，不久分判御史臺三院事，又兼判吏部南曹。開寶七年，同知貢舉。太祖去世，以德驤爲吴越國告哀使。回朝後，升任户部員外郎兼御史知雜事，改任職方員外郎，充任陝西、河北轉運使。歷任禮部、户部郎中，入朝擔任度支判官。

太平興國四年，車駕征太原，爲太原西路轉運使。六年，同知京朝官考課，俄遷兵部郎中。七年，以公累降本曹員外郎，出知懷州，未幾，復舊官。又命爲兩浙轉運使，其子殿中丞有終亦爲淮南轉運使，父子同日受詔，搢紳榮之。俄遷右諫議大夫。

太平興國四年，皇上親自出征太原，德驤任太原西路轉運使。六年，同知京朝官考課，不久升任兵部郎中。七年，因公事受牽連降爲兵部員外郎，出任懷州知州，不久，恢復原官。又任命爲兩浙轉運使，他的兒子殿中丞雷有終也被任爲淮南轉運使，父子同一天接受詔命，士大夫爲他們感到榮耀。不久升任右諫議大夫。

雍熙二年，徵歸朝，同知京朝官考課。初，帝謂宰相曰：“朕前日閲班籍，擇官爲河北轉運使，所患不能周知群臣履行。自今令德驤録京朝官履歷功過之狀引對，既得漸識群臣，擇才委任，且使有官政者樂於召對，負瑕累者耻於顧問，可以爲懲勸矣。”

雍熙二年，被徵召返回朝廷，同知京朝官考課。當初，太宗對宰相説：“朕前天閲覽朝官名册，挑選官員任河北轉運使，所擔心的是不能够全部知悉群臣的履歷。從現在開始命令雷德驤記録京朝官的履歷功過的情狀召見應對，既可逐漸熟悉群臣，擇才委任，又使任職有政績的人樂於被召見應對，有過失的人羞於接受詢問，就可以懲罰邪惡勸勉向善了。”

端拱初，遷户部侍郎。會趙普再入相，宣制之日，德驤方立班，不覺墜笏，遽上疏乞歸田里。太宗召見安

端拱初年，升任户部侍郎。恰逢趙普再次入朝擔任宰相，宣布敕命之日，德驤正在朝班之中，不由自主掉落笏板，就上疏請求回歸田里。

諭之，賜白金三千兩，罷知考課，止以本官奉朝請。會議事尚書省，乘酒叱起居員外郎鄭構爲盜，御史奏劾，下御史臺案問，具伏，帝止令罰月奉而釋之。訖趙普出守西洛，帝終保全之。

淳化二年，爲其婿如京副使衛濯訟有鄰子秘書省校書郎孝先内亂，帝素憐德驤，恐暴揚其醜，不以孝先屬吏，止除名配均州；德驤坐失教，責授感德軍行軍司馬；并其子少府少監有終責授衡州團練副使。德驤因慚憤成疾，三年，卒，年七十五。有終爲三司鹽鐵副使，表乞追復舊官，從之。德驤無文采，頗以强直自任，性褊躁，多忤物，不爲士大夫所與。

太宗召見并安慰他，賜給他白銀三千兩，罷知考課，衹以本官的身份奉朝請。正逢在尚書省議事，德驤乘着酒興叱責起居員外郎鄭構爲盜，御史上奏彈劾，下交御史臺審理，完全認罪，太宗衹令扣罰月俸而釋免了他的罪行。一直到趙普出任西洛知州，太宗始終保全他。

淳化二年，他的女婿如京副使衛濯控告有鄰的兒子秘書省校書郎雷孝先家亂，太宗素來憐惜德驤，恐怕張揚他的家醜，没有把孝先交給官吏處置，衹是除去名籍流配均州；德驤因有失教導，責罰授感德軍行軍司馬；他的兒子少府少監有終也同被責罰授衡州團練副使。德驤因慚愧憤恨患病，淳化三年，去世，終年七十五歲。有終時任三司鹽鐵副使，上表請求恢復德驤原官，得到批准。德驤没有文學才能，頗以剛强正直自任，性情狹隘急躁，多與人不和，不被士大夫所友好。

## 雷有鄰

有鄰，開寶中，舉進士不第。其父既竄靈武，意宰相趙普擠抑之。時堂後吏胡贊、李可度在職歲久，或稱其請托受賕，而秘書丞王洞與德驤同年登第，有鄰每造謁洞，洞多以家事委之。一日，洞令有鄰市白金半鋌，因曰："此令吾子知，要與胡將軍。"蓋謂贊也。時又有詔，應攝官三任解由全者許投牒有司，即得召試録用。有鄰素與前攝上蔡主簿劉偉交游，知偉雖嘗三攝，而一任失其解由，偉造僞印，令其兄前進士侁書寫之，因是得試送銓。遂具章告其事，并下御史府按鞫。有鄰出入贊家，故其事多實。獄具，偉坐棄市，洞等并决杖除名，贊、可度仍籍其家。有鄰授秘書省正字，賜公服靴笏、銀鞍勒馬、絹百匹。自是累上疏密告人陰事。俄被病，白晝見偉入室，以杖棰其背。有鄰號呼聞于外，數日而死。賜德驤錢十萬，以給喪事。

雷有鄰，在開寶年間應試進士没有考中。其父既已被流放到靈武，認爲是宰相趙普在加以排擠抑制。當時堂後吏胡贊、李可度在職時間很久，有人説他們有請托受賄的行爲，而秘書丞王洞與德驤同年及第，有鄰經常去看望王洞，王洞多把家事委托給他。有一天，王洞讓有鄰購買半鋌白銀，并且説："這事要讓你知道，銀子是送給胡將軍的。"指的是胡贊。當時又有詔令，代理官員三期任職的證明文書齊全的允許呈遞文狀給有關部門，就可得到召試録用。有鄰一向和原上蔡代理主簿劉偉有來往，知道劉偉雖曾代理過三任官職，却有一任丢失了證明文書，劉偉製造假印，讓他的兄長原進士劉侁書寫文書，因此得以被召試并交由吏部選授官職。於是有鄰備文條列上告其事，都被下交御史府審問。有鄰多次往來胡贊家，因此他指控之事都被證實。結案判决，劉偉被處以死刑，王洞等一同杖責後除去名籍，胡贊、李可度又被抄没家産。有鄰被授秘書省正字，賜給官服靴笏、銀鞍勒馬和一百匹絹。從此他多次上疏密告他人的隱秘之事。不久得病，在白天看到劉偉進入他的居室，用杖打他的

背部。有鄰號呼之聲一直傳到外面，幾天後死去了。賜給德驤十萬錢幣，以供喪事所需。

雷有終

有終字道成，幼聰敏，以蔭補漢州司户參軍。時侯陟典選，木强難犯，選人聽署於庭，無敢嘩者。有終獨抗言，願爲大郡治獄掾，陟叱之曰："年未三十，安可任此官?"有終不爲沮。署萊蕪尉。知監、左拾遺劉祺以有終年少，頗易之，有終發其奸贓，祺坐罪杖流海島，以有終代知監事。先是，三司補吏爲冶官，率以貲進，多恣横。至是，受署者憚有終，率多避免。太宗即位，聞其名，遣内侍伍守忠同掌監事，且察其治迹。守忠至裁周月，即還奏有終强濟之狀，亟詔爲大理寺丞。會德驤任陜西轉運，奏爲解州通判，特許德驤不巡察是州。有終入奏鹽池利害，改贊善大夫，令還權知軍事，省通判。太平興國六年，遷殿中丞、知密州，徙淮南轉運副使，賜緋魚，改太常博士。時德驤主漕兩浙，往往省于境上，時人榮之。

雍熙中，王師北征，命爲蔚州飛狐路隨軍轉運使。入爲鹽鐵判官，歷户部、度支副使，賜金紫，出知昇州。淳化初，就遷少府少監、知廣州。二年，女弟婿衛濯訟其家法不謹，有終坐親累，責授衡州團練副使，奪章服。俄丁外艱，行及許田，召歸，入對，賜錢八十萬，起爲都官員外郎，歷度支、鹽鐵副使，復金紫。時以江南、嶺外茶鹽價不一，細民冒禁私販，多陷重辟，詔有終領江、淮、兩浙、荆湖、福建、廣南路茶鹽制置使，就出鹽産茶之地，以便宜裁制。使還，改工部郎中、知大名

雷有終字道成，從小聰明，以恩蔭補任漢州司户參軍。當時侯陟掌管選授官職，他的性格質直剛强不能冒犯，選人都在大庭聽受安排，没有敢喧嘩的。衹有有終大聲發言，希望任大州審理案件的掾吏，侯陟叱責他説："年齡不到三十，怎麽可以擔任此官?"有終不因此而沮喪。署任萊蕪尉。知監、左拾遺劉祺以有終年紀小，很輕視他，有終揭發他的貪污行爲，劉祺因此得罪被杖責後流放海島，以有終代理監事。在此之前，三司補充吏員擔任冶官，大多憑藉財産進身，很是放肆横行。到此時，受任冶官的這些人畏懼有終，大都辭職退避。太宗即位，聽説他的名聲，派内侍伍守忠一同掌管監事，來觀察他的政績。守忠到後纔一個月，就回朝上奏有終精幹的情狀，馬上下詔任命他爲大理寺丞。正逢德驤任陜西轉運使，上奏任用他爲解州通判，特别允許德驤不必巡察解州。有終入朝陳奏鹽池的利弊，改任贊善大夫，命令他回州代理軍事，去掉通判一職。太平興國六年，升任殿中丞、密州知州，調任淮南轉運副使，賜給緋魚袋，改任太常博士。當時德驤主管兩浙漕運，有終常到州境上去探望父親，時人以此爲榮。

雍熙年間，朝廷軍隊北征，任命爲蔚州飛狐路隨軍轉運使。入朝任鹽鐵判官，歷任户部、度支副使，賜給金章紫綬，出任昇州知州。淳化初年，就地升任少府少監、廣州知州。二年，妹婿衛濯控告其家法不嚴，有終因親屬關係牽連坐罪，責罰授任衡州團練副使，并剥奪金章紫綬。不久遭逢父親喪事，行到許田，被召回朝，入見應對，賜錢八十萬，起用爲都官員外郎，歷任度支、鹽鐵副使，恢復金章紫綬之賜。當時因爲江南、嶺外茶、鹽的價格不一，平民們不顧禁令私自販賣，大多被處以極刑，詔命有終領江、淮、兩浙、荆湖、福建、廣南路茶鹽制置使，前往出産茶鹽的地方，斟酌事宜，自行處理裁決。出使回來，改任工部郎中、大名府知府，不到一個

府，不逾月，復爲少府少監，徙知江陵。

李順之亂，王師西征，命與裴莊爲峽路隨軍轉運使、同知兵馬事。調發兵食，規畫戎事，皆有節制。師行至峽中，遇盜格鬥，衆渴乏，會天雨，軍士以兜牟承水飲之，且行且戰，進至廣安軍。軍壘瀕江，三面樹柵。會夜陰晦，賊衆奄至，鼓譟舉火，士伍恐懼，有終安坐櫛髮自若。賊圍既合，有終引奇兵出其後擊之，賊衆驚擾，赴水死者無算。就拜右諫議大夫、知益州。次簡州，寓佛舍，度賊必至，命左右重閉，召土人嚴更警備，初夕，間道而出。賊圍守數重，及壞寺入，惟擊柝者在焉。俄兼同招安使。賊平，改知許州。三年，改給事中、知并州。

真宗嗣位，加工部侍郎。咸平二年，代還，知審刑院，俄授户部使。三年，將巡師大名，遣有終乘馹先詣澶州督納糧草。車駕還，次德清軍，會益州奏至，神衛戍卒以正旦竊發，害兵馬鈐轄符昭壽，擁都虞候王均爲亂，逐知州牛冕。即日，拜有終瀘州觀察使、知益州兼川峽兩路招安捉賊事。御厨使李惠、洛苑使石普、供備庫副使李守倫并爲招安巡檢使，給步騎八千，命往招討。又以洺州團練使上官正爲東川都鈐轄，西京作坊使李繼昌爲峽路都鈐轄，崇儀副使高繼勳、王阮并爲益州駐泊都監，供奉官、閤門祇候孫正辭爲諸州都巡檢使。

正月三日，均率衆陷漢州，進攻綿州，旬日不能下，趣劍門。先是，知劍州、秘書丞李士衡度寇必至，城不能守，悉徙官帑保劍門，焚其倉

月，又任少府少監，調任江陵知州。

李順作亂，朝廷軍隊西去征討，任命有終與裴莊爲峽路隨軍轉運使、同知兵馬事。調發軍餉，籌劃軍事，都有法度。軍隊前進到峽谷中，遇到賊寇進行格鬥，衆人又渴又累，正逢天下雨，士兵們用頭盔接水來喝，一邊前行一邊作戰，進至廣安軍。軍營靠着江岸，三面樹立栅欄。恰逢夜間陰沉昏暗，賊衆突然到來，大聲呼喊高舉火把，士兵們慌恐不安，有終却端坐着梳理頭髮，安然自若。賊人的包圍圈合攏之後，有終引領奇兵出發到敵人背後攻打他們，賊衆驚慌混亂，投水而死的無法數清。就地任右諫議大夫、益州知州。到達簡州，寓居在寺廟裏，估計賊人一定會來，命令隨從之人重重防護，召集當地人嚴更警備，在初更時分，從小路繞行而出。賊人包圍了好幾重，等到摧毁寺廟進入，那裏祇有打更之人。不久兼同招安使。賊寇平定，改任許州知州。三年，改任給事中、并州知州。

真宗繼位，加任工部侍郎。咸平二年，被代回朝，知審刑院，不久任户部使。三年，皇帝將到大名巡察軍隊，派有終乘坐驛馬先到澶州督促繳納糧草。皇帝返回，停駐在德清軍，正好益州派人來奏報，神衛營的戍守士兵在正月初一暗中起事，害死兵馬鈐轄符昭壽，擁戴都虞候王均作亂，驅逐了知州牛冕。當天，任有終爲瀘州觀察使、知益州兼川峽兩路招安捉賊事。御厨使李惠、洛苑使石普、供備庫副使李守倫一同爲招安巡檢使，配給八千名步兵騎兵，命令他們前去招討。又以洺州團練使上官正爲東川都鈐轄，西京作坊使李繼昌爲峽路都鈐轄，崇儀副使高繼勳、王阮同爲益州駐泊都監，供奉官、閤門祇候孫正辭爲諸州都巡檢使。

正月三日，王均率領賊衆攻陷漢州，進攻綿州，十天不能攻下，就前往劍門。此前，知劍州、秘書丞李士衡估計賊寇一定會來，劍州城守不住，就把官庫財物全部運到劍門來保守，焚燒

庫，又署榜招軍卒之流逸者，得數千人。已而賊果至，士衡與劍門都監、左藏庫副使裴臻逆擊之。時風雪連日，均衆無所掠，唯食敗糟，臻與戰，斬首數千級。賊衆疲劇宵遁，還保益州。士衡即馳騎入奏，上嘉之，拜士衡度支員外郎，賜緋；臻崇儀使、領峰州刺史，仍舊職。

知蜀州、供奉官、閤門祇候楊懷忠聞變，即調鄉丁會十一路巡檢兵，刻期進討。蜀民不從賊者相率抗禦，儕伍謂之“清壇衆”。擇“清壇”之魁七十餘人，悉補巡檢將，遣判官高本馳驛以聞。十七日，懷忠率衆入益州，焚城北門，至三井橋。時均尚留劍門，與賊將鲁麻胡陣于江瀆廟前，自晨至晡，戰數合，懷忠兵勢不敵，退還所部。懷忠部下多李順舊黨，頗貪剽劫，故敗績焉。

懷忠移文嘉、眉七州，調軍士丁男來會。二月，再攻益州。時均方遣逆黨趙延順攻邛、蜀，懷忠逆與之戰，賊稍退。懷忠與轉運使陳緯，麾兵由子城南門直入軍資庫，與緯署其庫籥。均衆皆銀槍綉衣，爲數隊分列子城中。賊兵出通遠門，與懷忠戰數合，會暮，懷忠復退軍笮橋，背水列陣，寨櫧木橋南，以捍邛、蜀之路。賊故不復能南略，自清水垻、温江、金馬三道來攻櫧木寨，出官軍後，焚江原神祠，斷邛、蜀援路。懷忠三路分兵以抗之，斬首五百餘級，驅其餘衆入皁江，獲甲弩甚衆。乘勝逐賊至益州南十五里，寨于雞鳴原以俟王師。均亦閉成都東門以自固。

是月，有終等至，令石普先與綿、漢都巡檢張思鈞收復漢州，進壁升仙橋。賊出攻寨，有終擊走之。一日，均開城僞爲遁狀，有終與上官

糧倉，又張榜招納流散的軍士，得到幾千人。不久賊人果然到來，士衡與劍門都監、左藏庫副使裴臻迎擊他們。當時連日颳風下雪，賊衆無處掠奪，衹吃些粗食剩飯，裴臻與他們交戰，斬首數千級。賊衆疲困至極連夜逃遁，返回保守益州。士衡馬上疾速入朝奏報，皇上贊揚了他，任士衡爲度支員外郎，賜給紅色官服；裴臻爲崇儀使、兼峰州刺史，并保留原職。

蜀州知州、供奉官、閤門祇候楊懷忠聞聽變亂，立即調集鄉丁會同十一路巡檢兵，約定期限進軍討伐。蜀地百姓不願跟從賊人的相繼進行抵禦，結合起來稱爲“清壇衆”。懷忠選擇“清壇衆”中的七十多名首領，全部補爲巡檢將，派判官高本乘驛馬飛速上報。十七日，懷忠率領衆人進入益州，焚毁州城北門，到達三井橋。當時王均還留駐在劍門，與賊將鲁麻胡在江瀆廟前列陣，從早晨一直到傍晚，交戰數個回合，懷忠兵勢不敵，退回所部。懷忠的部下多爲李順舊黨，頗爲貪圖搶掠，因此作戰失敗。

懷忠移送檄文給嘉、眉七州，調發軍士壯丁來會合。二月，再次進攻益州。當時王均正派逆黨趙延順攻打邛、蜀，懷忠迎戰，賊人稍微退却。懷忠與轉運使陳緯指揮士兵由子城南門直入軍資庫，與陳緯一同管理庫籥。王均等賊衆都持銀槍穿綉衣，分成幾隊列於子城中。賊兵從通遠門出來，與懷忠交戰數合，逢天色已晚，懷忠又退軍到笮橋，背水列陣，在櫧木橋南樹立營寨，以阻遏邛、蜀的通道。賊人因此不能再向南攻略，從清水垻、温江、金馬三道出發來攻打櫧木寨，繞到官軍背後，焚燒江原神祠，斷絕了邛、蜀的救援之路。懷忠兵分三路來抵抗他們，斬首五百多級，把賊人餘衆驅趕進入皁江，繳獲了大量的盔甲弓箭。乘勝追趕賊人一直到益州南面十五里的地方，在雞鳴原建立營寨以等待朝廷軍隊。王均也封閉成都東門來固守。

當月，有終等來到，命令石普先與綿、漢都巡檢張思鈞收復漢州，進駐升仙橋。賊人出來攻打營寨，有終打跑了他們。一天，王均打開城門裝出要逃跑的樣子，有終與上官正、石普率兵徑

正、石普率兵徑入，官軍分剽民財，部伍不肅。賊閉關發伏，布床榻於路口，官軍不得出，因爲所殺。有終等緣堞而墜，李惠死之，退保漢州。益州城中民皆奔迸四出，復爲賊黨分騎追殺，或囚縶之，支解族誅以恐衆。又脅士民僧道之少壯者爲兵，先刺手背，次髡首，次黥面，給軍裝，令乘城，與舊賊黨相間。有終署榜招之，至則署其衣袂釋之，日數百人。

三月，進攻彌牟寨，斬首千餘級，復爲賊所拒。四月，賊由升仙橋分路來寇，并軍於東偏，有終率兵逆擊，大敗之，殺千餘人，奪其傘蓋、金槍等物，均單騎還城。有終遣其子奉禮郎孝若馳奏，上召孝若問敗賊之由，笑謂左右曰："均鼠竊爾，雖嬰城自守，計日可擒矣。"孝若因言嘗習武藝，願改秩以效，即補供奉官。俄以刑部員外郎馬亮爲轉運使，國子博士張志言副之，供備庫副使張煦爲綿、漢都巡檢使。楊懷忠又分所部寨於合水尾、浣花等處，樹機石、設笓籬以拒之。

賊自升仙之敗，徹橋塞門，官軍進至清遠江，爲梁而度。有終與石普屯於城北門之西，依壕爲土山，分設鹿角，又得舊草場，造梯衝洞車攻具，普專主之。高繼勳、張煦、孫正辭攻城東，上官正、李繼昌、王阮攻城西，楊懷忠與巡檢殿直、閤門祇候馬貴攻城南，賊將趙延順盡驅凶黨以拒。既而延順中流矢死，又遣其黨丁重萬立城門上，官軍射之，殪。每攻城，輒會雨，城滑不能上，官軍及丁夫爲洞屋以進，賊又鑿地道出掩之，溺壕中死者千餘，軍勢小衄。時方暑濕，軍士多疾，有終市藥他州療之。

直入城，官軍各自剽掠民財，隊伍不整肅。賊人閉關發動伏兵，把床榻遍布在路口，官軍無法出城，因此大多被殺死。有終等人攀越城墻跳下去，李惠死去，有終退回保守漢州。益州城中的百姓四散逃出，又被賊黨分騎追殺，或者囚禁他們，加以肢解滅族來恐脅衆人。又强迫士民僧道中年輕力壯者當兵，先刺手背，其次剃去頭髮，再其次在額上刺字，發給他們軍裝，令他們守城，與原先的賊黨相雜在一起。有終張榜招納他們，到來後就在他們的衣袖上簽名然後釋放了他們，每天有幾百人。

三月，進攻彌牟寨，斬首千餘級，又受到賊人的阻拒。四月，賊人從升仙橋分道來進犯，在東邊集合軍隊，有終率兵迎擊，大敗賊衆，殺死一千多人，奪取了傘蓋、金槍等器物，王均單騎逃回城中。有終派兒子奉禮郎孝若疾馳上奏，皇上召見孝若詢問擊敗賊人的情形，笑着對左右侍從說："王均衹是鼠竊之輩，雖環城固守，計日就可擒獲了。"孝若藉機稱自己曾經練習過武藝，願意改變官秩效力，當即補爲供奉官。不久以刑部員外郎馬亮爲轉運使，國子博士張志言爲副使，供備庫副使張煦爲綿、漢都巡檢使。楊懷忠又分派部下在合水尾、浣花等處建立營寨，樹立發射石頭的機械、設置笓籬戰格來抵拒賊人。

賊人在升仙橋失敗之後，就拆除橋梁關閉城門，官軍進至清遠江，架設橋梁度過。有終與石普駐扎在城北門的西面，靠着城壕壘建土山，分設鹿角，又得到舊草場，製造梯衝洞車等攻城器具，由石普專管此事。高繼勳、張煦、孫正辭攻打城東，上官正、李繼昌、王阮攻打城西，楊懷忠與巡檢殿直、閤門祇候馬貴攻打城南，賊將趙延順驅使全部賊黨抗拒。不久趙延順被流箭射中而死，又派其同黨丁重萬站到城門上，官軍用箭射他，丁重萬斃命。每次攻城，總是遇到下雨，城墻濕滑無法登上，官軍和壯丁一起修建洞屋來攻城，賊人又挖地道出來襲擊，淹死在護城河中的有一千多人，官軍的氣勢受到小的挫折。時逢暑天潮濕，士兵有很多人生病，有終派人從別的

是月，詔洛苑使、入内副都知秦翰爲兩川捉賊招安使。有終與翰叶議，於城北魚橋又築土山。八月，克城北羊馬城，遂設雁翅敵棚，覆洞屋以進，逼羅城。九月，城北洞屋成，賊對設敵樓以抗官軍，有終遣卒焚之，賊自是銷沮，築月城以自固。有終募敢死士間道以入，賊爲藥矢，中者立死。有終令卒蒙氈秉燧以入，悉焚其望櫓機石，先遣東西南寨鼓噪攻城，有終與石普分主洞屋以進。普穴城爲暗門，門成，賊攢戟於前，無敢進者。有二卒請行，許以厚賞，乃麾戈直衝之，賊鋒稍却，遂入城。

有終登城樓下瞰，賊之餘衆，猶寨天長觀前，於文翁坊密設炮架。高繼勳白于馬亮，請給秸秆油粆，衆執長戟巨斧，秉炬以進，悉焚之。楊懷忠焚其寨天長觀前，追至大安門，復敗焉。是夕二鼓，均與其黨二萬餘南出萬里橋門，突圍而遁。有終疑有伏，遣人縱火城中。詰朝，與秦翰登門樓，牙吏有受僞署官職者，捕得，立樓下，傍積薪，厝火其上，索男子魁壯者令辨之，曰某嘗受某職，即命左右捽投火中。自晨至晡，焚死者數百人，時謂冤酷。均既走，度合水尾，由廣都略陵、榮，趣富順監，所過斷橋塞路，焚倉庫而去。

初，有終遣懷忠領虎翼軍追之，後二日，石普繼往，以全軍爲後援。十月，均至富順，其將校以筏度江，趨戎、瀘蠻境。朝廷每歲孟冬朔，詔富順監具酒肴，犒内屬蠻酋。是日裁設具，而均黨適至，皆食焉。聞懷忠追騎將至，均心易之，謂其黨曰："速降懷忠。"令其衆負檐以行。懷忠

州買藥來爲他們治療。

當月，詔命洛苑使、入内副都知秦翰爲兩川捉賊招安使。有終和秦翰商議，又在城北魚橋修築土山。八月，攻克城北羊馬城，於是設置雁翅形的敵棚，覆蓋在洞屋上前進，逼近羅城。九月，城北的洞屋建成，賊人對設敵樓來與官軍抗衡，有終派遣士兵把它焚燒掉，賊人從此被削弱，修築月城來鞏固自己。有終招募敢死之士從小道入城，賊人在箭頭上敷上毒藥，被射中的立刻死去。有終命令士兵蒙着氈子手持火把進入，把敵人的望櫓機石全部燒掉，先派東西南各寨大聲呼喊着攻城，有終與石普分頭使用洞屋進攻。石普在城墻上挖洞作爲暗門，暗門挖成，賊人攢聚矛戟於門前，没有人敢前進。有兩個士兵請求前往，許以重賞，於是兩人揮戈徑直衝擊，賊人的鋒芒稍有收斂，官軍乘勢進入城中。

有終登上城樓向下觀察，賊人的餘衆仍在天長觀前設營，在文翁坊密集地設置炮架。高繼勳向馬亮請求供給秸秆麻滓，衆士兵手持長戟大斧，舉着火把前進，把炮架全部燒掉。楊懷忠燒毁了天長觀前的敵營，追趕到大安門，又打敗賊人。當晚二更時分，王均和同黨二萬多人向南出萬里橋門，突圍逃去。有終疑心有埋伏，派人在城中放火。到天亮時，有終與秦翰登上門樓，牙吏中有接受僞任官職的，抓捕到他們，立於門樓之下，旁邊堆積柴草，在上面點起火，索拿男子中魁壯的讓他們辨認，供説某人曾受某職，就命左右將其投入火中。從早上到傍晚，燒死了好幾百人，時人認爲此舉殘酷冤濫。王均逃出後，度過合水尾，從廣都而出攻略陵、榮，前往富順監，一道上斷橋塞路，焚燒倉庫而去。

起初，有終派懷忠帶領虎翼軍去追趕賊人，兩天後，石普接着前往，以全軍作爲後援。十月，王均到達富順，手下將校乘筏渡江，奔向戎、瀘蠻人境内。朝廷在每年的十月初一，都詔令富順監備辦酒食，犒勞歸附朝廷的蠻人首領。這天纔開始擺設酒宴，而王均等正好趕到，就都在此進食。聽説懷忠追趕的騎兵將到，王均内心裏輕視他，對他的同黨説："趕快去降服懷忠。"

距富順六十里，於楊家市少憩，賊衆在後者邀戰，懷忠遣騎士登高原覘賊，且語其左右曰："縱賊度江，後悔無及，聞石侯將至，當以奇兵取之。"乃臨江列陣擊之，餘黨散走，有拏舟將度江而遁者，懷忠合强弩射之，溺死甚衆。懷忠張旗鳴鼙入城，均方在監署中，其衆多醉，均窘蹙縊死。虎翼軍校魯斌斬其首詣懷忠，獲僭僞法物、旌旗、甲馬甚衆，禽其黨六千餘人，逆徒殲焉。懷忠旋軍出北門，石普之衆始至，奪均首馳歸成都，梟于北市。

均本隸開封散從直，後補軍校。初，神衛軍之戍成都者，以均及董福分二指揮以領之。福御衆有法，部下皆優足；均縱其下飲博，軍裝亦以給費。是歲，車駕幸河朔，符昭壽與牛冕大閱於東郊，蜀人趨觀之，二軍衣服鮮弊不等，均衆因是慚憤。益州知州與鈐轄二廨并禁旅爲牙隊，歲除，冕以酒肴犒部士，而昭壽既驕恣，復肆侵虐，冕亦寬弛無政，故詰朝合起爲亂。

神衛卒既殺昭壽，是日，成都官吏方相與賀正，聞變皆奔竄，牛冕與轉運張適縋城而出，惟都巡檢使劉紹榮冒刃格鬥。既而衆寡不敵，叛卒尚未有主，或欲奉紹榮爲帥者，紹榮攝弓罵曰："我燕人也，比棄鄉土來歸本朝，豈能與汝同逆，汝亟殺我，我肯負朝廷哉！"衆未敢動。監軍王澤與均適至，乃謂均曰："汝所部爲亂，盍自往招安。"均既往，叛卒即擁之爲主，紹榮自經死。均僭號大蜀，改元化順，署置官稱，設貢舉，以張鍇爲謀主。

鍇本名美，太原舊卒，後爲神衛

命令徒衆背負着剩餘的酒食出發。懷忠距離富順還有六十里，在楊家市歇脚，走在後面的賊衆邀戰，懷忠派騎兵登上高地觀測賊情，并對左右說："放賊過江，就後悔莫及了，聽說石侯將到，應當用奇兵攻取他們。"於是臨江列陣發動攻擊，餘黨逃散，有取過船隻將要渡江逃跑的，懷忠集合强弩射擊他們，淹死了很多人。懷忠大張旗鼓進入城内，王均正在監署中，部衆大多昏醉，王均困迫之下自縊而死。虎翼軍校魯斌斬下王均的首級送給懷忠，繳獲僭越僞造的器仗、旌旗、甲馬非常多，擒捉了賊黨六千多人，叛逆之人全被殲滅。懷忠回師出北門，石普的部隊纔來到，奪取王均的首級飛馳送往成都，懸於北市示衆。

王均原本是開封府衙的一名差役，後來補爲軍校。起初，在成都戍守的神衛軍，由王均和董福分任指揮來統領他們。董福管理得當，部下都很富足；王均放任部下飲酒賭博，軍裝也被用來充作費用。這年，皇上到河朔，符昭壽和牛冕在東郊舉行大閱兵，蜀地百姓争着前往觀看，兩軍的軍裝鮮亮破舊截然不同，王均的部衆因此慚愧憤恨。益州知州與鈐轄兩個官署都是用禁軍作爲衛隊，年終，牛冕設置酒宴犒勞部下，而昭壽既驕横放縱，又大肆進行侵凌殘害，牛冕爲政也寬鬆無能，因此軍士們在清晨聚合起來發動了變亂。

神衛軍士殺死昭壽後，當天，成都的各級官吏正一道慶賀元旦，聽説事變後都奔走逃竄，牛冕與轉運使張適用繩索從城墻上吊下來纔逃出，祇有都巡檢使劉紹榮冒着刀鋒與叛兵格鬥。不久衆寡不敵，叛兵尚未有首領，有人想擁奉紹榮爲主帥，紹榮張開弓箭罵道："我本是燕地人，拋離鄉土來歸本朝，豈能與你等一同爲逆，你們趕緊殺了我，我絶不會辜負朝廷的！"衆叛兵没有人敢動手。監軍王澤和王均正好來到，王澤對王均説："你的部下作亂，你當自己去招安他們。"王均到後，叛兵們就擁立他爲首領，紹榮自刎而死。王均僭越號稱大蜀，改年號爲化順，署任官職，設立貢舉，以張鍇作爲主謀。

張鍇本名美，原在太原當兵，後來成爲神衛

小校。狡獪，嘗歷戰陣，粗習陰陽，以熒惑同惡，故勸均爲亂。均實戇懦無謀，嘗言："官軍若至，我當先路出迎，自陳被脅之狀。"鍇聞之，擇軍中子弟署寄班，以防守均，令不與人接見。官軍圍城，每射箭招誘，及令均子弟至城下，均皆不之知。得箭書，鍇悉焚之。自起至敗，所守止一城而已。均初署親軍爲天降虎翼，後果爲虎翼軍所殺。

小校。爲人詭詐，曾經歷過戰陣，粗略瞭解陰陽之學，利用它來炫惑共同作惡之人，因此勸説王均叛亂。王均實際上愚蠢懦弱没有計謀，曾經説："官軍如到來，我當先行出迎，自述被脅迫的情形。"張鍇聽到此話後，就在軍隊中挑選兵丁充作寄班，來防守王均，不讓他與外人見面。官軍圍城，每次用箭發射書信招誘，以及令王均的兒子和兄弟來到城下勸降，王均都不知曉。得到箭書，張鍇把它們全燒了。從起兵到失敗，他們所據守的祇有一個城池而已。王均開始時署任親兵稱爲天降虎翼，後來果然被虎翼軍所殺。

賊既平，遣承受供奉官楊崇勳乘傳告捷，賜崇勳錦袍、銀帶、器幣，有終加保信軍節度觀察留後，以秦翰爲内園使、恩州刺史，石普爲冀州團練使，高繼勳、王阮并爲崇儀使，孫正辭爲内殿崇班，李繼昌爲獎州刺史，張煦爲供備庫副使，楊懷忠爲供備庫副使，馬貴爲供奉官。是役也，懷忠之功居最，爲石普所忌，朝廷微聞之，遣寄班安守忠按視戰所，盡得其功狀，以故懷忠復遷崇儀使，領恩州刺史。

平定叛賊後，派遣承受供奉官楊崇勳乘坐驛車前去告捷，賞賜崇勳錦袍、銀帶、器幣，有終加任保信軍節度觀察留後，以秦翰爲内園使、恩州刺史，石普爲冀州團練使，高繼勳、王阮都爲崇儀使，孫正辭爲内殿崇班，李繼昌爲獎州刺史，張煦爲供備庫副使，楊懷忠爲供備庫副使，馬貴爲供奉官。在這場戰役中，楊懷忠的功勞最大，被石普所嫉妒，朝廷略聞此事，派寄班安守忠視察戰地，全部獲得了楊懷忠立功的情況，因此楊懷忠又被升任崇儀使，兼恩州刺史。

四年，有終代還，命爲涇原儀渭鎮戎路都部署，辭不拜。改知永興軍府，徙秦州。景德初，徙爲并代副都部署，賜黄金四百兩。丁内艱，起復，契丹入寇，上幸澶淵，詔有終率所部由土門抵鎮州，與大兵會。既而王超、桑贊逗撓無功，唯有終赴援，威聲甚振，河北列城，賴其雄張。俄而契丹修好，命還屯所，就判并州，召拜宣徽北院使、檢校太保。二年七月，暴疾卒，年五十九，贈侍中。録其子孝若爲内殿崇班、閤門祗候，孝傑爲内殿崇班，孝緒爲供奉官，孝恭爲侍禁，親族、門客、給事輩遷補者八人。

四年，有終被代回朝，任命他爲涇原儀渭鎮戎路都部署，推辭不受。改任永興軍知府，調往秦州。景德初年，調任并代副都部署，賞賜黄金四百兩。遭逢母親喪事，守喪未滿被重新任用，契丹入侵，皇上駕臨澶淵，詔令有終率部下從土門抵達鎮州，與大軍會合。不久王超、桑贊逗留不進未建寸功，祇有有終前往支援，威聲大振，河北各城，依靠他纔勢力轉盛。不久契丹重修舊好，命令有終返回駐地，就地兼判并州，召授宣徽北院使、檢校太保。二年七月，暴病身亡，終年五十九歲，追贈侍中。録用他的兒子孝若爲内殿崇班、閤門祗候，孝傑爲内殿崇班，孝緒爲供奉官，孝恭爲侍禁，他的親屬、門客、給事中有八人得到升遷補用。

有終倜儻自任，不拘小節，有幹

有終灑脱自信，不拘小節，有辦事的才幹，

局，沈敏善斷，不畏強禦，輕財好施。歷典藩閫，能撫士卒，豐於宴犒，官用不足，則傾私帑及榷錢以給之。家無餘財，奉身甚薄，常所御者銅鞍勒馬而已。第在崇仁里者，德驤所創，有終在蜀嘗貸備用庫錢數百萬，奏納其第償之，優詔蠲免。爲宣徽使，特給廉鎮公用錢歲二千貫。身没之日，宿負猶不啻千萬，官爲償之。王繼英在樞密，頗忌有終進用，屢言其在蜀及守邊厚費以收士卒心，真宗不之信，卒保護焉。

沉着敏捷善於決斷，不畏強暴，輕財好施。歷任藩鎮長官，都能撫慰士卒，犒勞豐富，官費不足，就竭盡自己的財物以及税錢來供給他們。家中没有剩餘的財物，對待自身非常刻薄，經常騎乘的馬衹有銅鞍馬勒而已。在崇仁里的住宅，是德驤所修建的，有終在蜀地時曾經借貸了備用庫錢幾百萬，上奏請求以他的住宅來抵償，皇上頒發嘉獎詔令予以免除。任宣徽使時，朝廷特别給予觀察使公用錢每年二千貫。去世時，以前拖欠的錢財還有一千多萬，官府替他作了償還。王繼英在樞密院時，很忌妒有終得到重用，多次進言説他在蜀地以及守邊時大加耗費錢財來收買士兵之心，真宗没有相信，最終保護了他。

## 雷孝先

孝先字子思，有鄰子也。舉進士，試秘書省校書郎，知天長縣。以衛濯訟其内亂，除籍配均州。後復知宛丘縣，李繼隆判陳州，薦其能，加試大理評事。契丹内寇，真宗幸大名，孝先以部芻糧河北，首至行在，擢太常寺奉禮郎。

孝先字子思，是有鄰的兒子。考中進士，試任秘書省校書郎，天長縣知縣。因衛濯控告他家内亂之事，被除去官籍流配均州。後來又任宛丘縣知縣，李繼隆任陳州通判，推薦孝先的才能，加試大理評事。契丹入侵，真宗到大名，孝先因押送糧草到河北，首先來到皇上所在地，提升爲太常寺奉禮郎。

王均反益州，隨季父有終進討，孝先率先鋒與賊戰升仙橋，斬首數百，得均金槍黄傘以獻，改將作監丞。

王均在益州叛亂，隨從叔父有終進軍討伐，孝先率領先鋒部隊與賊人在升仙橋交戰，斬敵首數百級，繳獲王均的金槍黄傘獻上，改任將作監丞。

李繼遷陷靈州，朝廷調兵，軍費多出於民，關内大擾。孝先請益募商人入粟塞下，償以茶鹽。召對稱旨，命馳驛陝西，與轉運使鄭文寶議立規畫，後多施行。累遷尚書屯田員外郎。嘗建置三司拘收司，以檢天下財利出入之數，詔如其請。

李繼遷攻陷靈州，朝廷調發軍隊，軍費大多出於民間，關内大受擾動。孝先請求增加招募商人到邊塞獻糧，用茶鹽來償還。被召見應對，符合旨意，命令他乘驛馬前往陝西，與轉運使鄭文寶一同進行商議規劃，後來其事多被施行。累次升遷任尚書屯田員外郎。曾建議設置三司拘收司，來檢查天下錢財進出的數量，詔令同意他的請求。

知興元府，坐保任失實，降通判華州，徙知鄆州。宰相寇準舉，换内園使、知貝州。會慈州民張熙載詐稱黄河都總管，籍並河州郡芻糧數，至貝州。孝先覺其奸，捕繫獄。孝先欲因此爲奇功，以動朝廷，迫司理參軍

任興元府知府，因推舉人不合實際，降任華州通判，調任鄆州知州。宰相寇準舉薦他，换任内園使、貝州知州，正遇上慈州百姓張熙載詐稱是黄河都總管，受命登記沿河州郡糧草數目，來到貝州。孝先覺察出他的奸僞，把他逮捕下獄。孝先想藉此來建立奇功，以打動朝廷，强迫司理

紀瑛教熙載僞爲契丹諜者，號景州刺史兼侍中、司空、太靈宫使，部送京師。樞密院按得孝先所教狀，謫澤州都監，利、虢三州，改環慶路兵馬鈐轄、知邠州。逾年，領昭州刺史，爲益州鈐轄，再遷左藏庫使，擢西上閤門使、涇原路鈐轄兼知渭州，復知邠州，徙耀州，以右領軍衛大將軍、昭州刺史，分司西京卒。子簡夫。

### 雷簡夫

簡夫字太簡，隱居不仕。康定中，樞密使杜衍薦之，召見，以秘書省校書郎簽書秦州觀察判官。公事既罷，居長安，自以處士起，不復肯隨衆調官，多爲岐路求辟薦。時三白渠久廢，京兆府遂薦簡夫治渠事。先時，治渠歲役六縣民四十日，用梢木數百萬，而水不足。簡夫用三十日，梢木比舊三之一，而水有餘。知坊州，徙閬州，用張方平薦，知雅州。

既而辰州蠻酋彭仕羲内寇，三司副使李參、侍御史朱處約安撫不能定，繼命簡夫往。至則督諸將進兵，築明溪上下二寨據其險要，拓取故省地石馬崖五百餘里。仕羲内附。擢三司鹽鐵判官，以疾出知虢、同二州，累遷尚書職方員外郎，卒，録其子壽臣爲郊社齋郎。

簡夫始起隱者，出入乘牛，冠鐵冠，自號“山長”。關中用兵，以口舌捭闔公卿。既仕，自奉稍驕侈，騶御服飾，頓忘其舊，里閭指笑之曰：“牛及鐵冠安在?”

### 王超

王超，趙州人。弱冠長七尺餘。太宗尹京，召置麾下。及即位，以隸御龍直。淳化二年，累遷至河西軍節度使、殿前都虞候。

參軍紀瑛教熙載假作是契丹的間諜，號稱爲景州刺史兼侍中、司空、太靈宫使，押送京城。樞密院審察得到了孝先所指教作僞的情况，把他貶任爲澤州都監，利、虢三州，改任環慶路兵馬鈐轄、邠州知州。第二年，領昭州刺史，任益州鈐轄，又改任左藏庫使，提升爲西上閤門使、涇原路鈐轄兼渭州知州，又任邠州知州，調到耀州，以右領軍衛大將軍、昭州刺史的身份，在西京任職時去世。兒子簡夫。

簡夫字太簡，隱居不去做官。康定年間，樞密使杜衍推薦他，得到召見，以秘書省校書郎簽書秦州觀察判官。公事完成後，居住長安，自認爲是以隱士被起用，不再肯隨同衆人調任官職，多通過别的途徑來求得徵召薦舉。當時三白渠廢棄已久，京兆府於是推薦簡夫來治理渠事。先前，治理該渠每年要役使六個縣的百姓四十天，用去梢木幾百萬株，而渠水仍然不足。簡夫用了三十天的工夫，梢木也祇用了往日的三分之一，而水量充足。任坊州知州，調到閬州，因張方平的推薦，又任雅州知州。

不久辰州蠻首領彭仕羲入侵，三司副使李參、侍御史朱處約對他進行安撫，却不能平定，接着命令簡夫前往。到了之後就督促諸將進兵，修築明溪上下二寨來據守險要之地，拓取了原帥府所轄地石馬崖五百多里。仕羲歸附朝廷。簡夫被提升爲三司鹽鐵判官，因病出任虢、同二州知州，多次升遷任尚書職方員外郎，去世，録用他的兒子壽臣爲郊社齋郎。

簡夫開始隱居時，出入乘牛，頭戴鐵冠，自號“山長”。關中發動戰爭，簡夫以口舌拉攏公卿。做官以後，對自己的日常供奉逐漸奢侈，車馬服飾，全然忘却了舊日模樣，鄉里之人指着他笑道：“牛和鐵冠到了哪裏呢?”

王超，趙州人，二十歲時身高七尺有餘。太宗任京尹，把他召至麾下。到太宗即位，他隸屬御龍直。淳化二年，累升到河西軍節度使、殿前都虞候。

真宗嗣位，以翊戴功，加檢校太傅、領天平軍節度。咸平二年秋，大閱禁兵二十萬于東郊，超執五方旗以節進退，上御戎幄觀之，面賜褒獎。從幸大名，與都虞候張進并爲先鋒。都大點檢傅潛逗撓得罪，以超爲侍衛馬步軍都虞候、鎮州行營都部署，又帥鎮、定、高陽關三路。契丹入邊，與戰于遂城西，俘馘二萬計，斬其裨王騎將十五人，手詔褒美。

李繼遷陷清遠軍，以超將西面行營之師禦之，徙帥永興軍。宰相言超材堪將帥，遂以超帥定州路行營，王繼忠副之。尋加鎮、定、高陽關三路都部署，密遣中使賜以御弓矢，許便宜從事。加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尉。咸平六年，遼師大入，超召鎮州桑贊、高陽關周瑩率兵會定州，瑩以非詔旨不至。遼兵圍望都，超、贊率兵赴之，陣于縣南六里。繼忠在陣東偏，契丹出其背，遮絶糧道，人馬乏困，繼忠馳前與契丹戰，超、贊遂旋師，繼忠孤軍没焉。上即遣劉承珪、李允則馳往，察退衄之狀，且言鎮州副部署李福、拱聖軍都指揮使王昇當戰先旋，福坐削籍流封州，昇决杖配隸瓊州。

景德初，上親巡澶淵，召超赴行在，復緩師期，契丹遂深入。會南北通好，故薄其責，止罷超三路帥，爲崇信軍節度使，徙知河陽。又移鎮建雄，知青州。卒，贈侍中，再贈尚書令，追封魯國公，謚武康。

超爲將善部分，御下有恩。與高瓊同典禁旅，嘗休假他適，過營壘，軍校不時將迎，瓊即命棰罰，超以爲非公行，不當加罪，人稱其恕。然臨軍寡謀，拙於戰鬥。子德用。

真宗繼位，以擁戴之功，加任檢校太傅、領天平軍節度。咸平二年秋天，在東郊大規模檢閱二十萬禁軍，王超手持五方旗指揮方陣進退，皇上親自到軍營觀看，當面對王超給予褒獎。跟從皇上到大名，與都虞候張進同爲先鋒。都大點檢傅潛逗留顧望得罪，任命王超爲侍衛馬步軍都虞候、鎮州行營都部署，又統領鎮、定、高陽關三路。契丹侵入邊境，王超在遂城以西與他們作戰，俘虜斬殺敵人二萬名，并斬殺了契丹的副王騎將十五人，皇帝親筆寫詔書予以褒獎贊美。

李繼遷攻陷清遠軍，命令王超率領西面行營的軍隊去抵禦他，調任永興軍主帥。宰相上言王超的才能堪任將帥，於是任王超爲定州路行營主帥，王繼忠爲副帥。不久加任鎮、定、高陽關三路都部署，皇上秘密派遣宦官賜以御用弓箭，允許他可以斟酌事宜自行決斷事務。又加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尉官銜。咸平六年，遼軍大規模入侵，王超召命鎮州桑贊、高陽關周瑩率兵在定州會合，周瑩以不是皇上旨意爲藉口没有來。遼軍圍攻望都，王超、桑贊率兵赴援，在縣南六里的地方列下陣勢。繼忠在陣東邊，契丹從他的背後出發，阻絶了運糧通道，人馬困乏，繼忠馳馬上前與契丹交戰，王超、桑贊藉機退兵，繼忠孤軍陷没。皇上立即派劉承珪、李允則飛馳前去，察看敗退的情形，他們却説是鎮州副部署李福、拱聖軍都指揮使王昇臨戰先退，李福因此被削除官籍流放封州，王昇處以杖刑發配瓊州。

景德初年，皇上親自巡視澶淵，召王超趕往皇上駐地，王超又延緩了出兵日期，契丹於是深入境地。正逢與契丹講和通好，因此減輕了對他的責罰，祇罷免他三路主帥之職，任命爲崇信軍節度使，調任河陽知州。又移鎮建雄，任青州知州。後去世，追贈侍中，又贈尚書令，追封爲魯國公，謚號武康。

王超做將領善於部署，管理部下有恩惠。與高瓊一同掌管禁軍，曾在休假之日到别處去，經過軍營，軍校没有及時出迎，高瓊立即命令施以杖責，王超認爲不是因公出行，不應加罪於軍校，人們都稱贊他的寬仁。然而他指揮軍隊没有

謀略，不善於臨陣戰鬥。其子德用。

王德用

德用字元輔。父超爲懷州防禦使，補衙内都指揮使。至道二年，分五路出兵擊李繼遷，超帥兵六萬出綏、夏，德用年十七，爲先鋒，將萬人戰鐵門闕，斬首十三級，俘掠畜産以數萬計。進師烏白池，他將多失道不至，虜鋭甚，超按兵不進，德用請乘之，得精兵五千，轉戰三日，敵勢却。德用曰："歸師迫險必亂。"乃領兵距夏州五十里，絶其歸路，下令曰："亂行者斬!"一軍肅然，超亦爲之按轡。繼遷躡其後，左右望見隊伍甚嚴整，莫敢近。超撫其背曰："王氏有子矣。"

累遷内殿崇班，以御前忠佐爲馬軍都軍頭，出爲邢、洺、磁、相巡檢。盗張洪霸相聚界上，吏不能捕。德用以氈車載勇士，詐爲婦人飾，過邯鄲。賊果來邀，勇士奮出，悉禽之。徙督捕陝西東路，盗賊相戒曰："此禽張洪霸者。"皆相率逃去。爲環慶路指揮使，尋以奏事忤旨，責授鄆州馬步軍都指揮使。歷内殿直都虞候、殿前左班都虞候、柳州刺史，遷捧日左厢都指揮使、英州團練使。

天聖初，以博州團練使知廣信軍。城壞久不治，德用率禁軍增築之，有詔褒諭。徙冀州，歷龍神衛、捧日、天武四厢都指揮使、康州防禦使、侍衛親軍步軍馬軍都虞候。召還，又爲并、代州馬步軍副都總管，遷殿前都虞候、步軍副都指揮使，歷桂州、福州觀察使。

章獻太后臨朝，有求内降補軍吏者，德用曰："補吏，軍政也，不可與。"太后固欲與之，卒不奉詔，乃止。太后崩，有司請衛士坐甲，德用

德用字元輔。父親王超任懷州防禦使，他被補任衙内都指揮使。至道二年，朝廷兵分五路攻打李繼遷，王超率六萬軍隊從綏、夏出發，德用時年十七歲，擔任先鋒，率領一萬人戰於鐵門闕，斬敵首十三級，俘獲禽畜數萬。進軍到烏白池，其他將領大多迷失道路没有來到，敵人非常精鋭，王超按兵不進，德用請求掩襲他們，得到五千精兵，轉戰三天，敵軍退却。德用説："歸師迫險必亂。"於是領兵到距離夏州五十里之地，來阻絶敵人的退路，下令道："擾亂行列的斬首!"全軍肅然，王超也爲此按轡緩行。繼遷跟踪其後，左右望見王超的隊伍十分嚴整，没人敢近前。王超撫摸着德用的脊背説："王氏有子了。"

多次升遷任内殿崇班，以御前忠佐的身份擔任馬軍都軍頭，出任邢、洺、磁、相巡檢。盗賊張洪霸在州界上聚集同夥，官吏抓不到他們。德用用氈車載着勇士，假扮爲婦人，經過邯鄲。賊人果然來邀截，勇士奮然而出，把他們全部擒獲。調任陝西東路督捕，盗賊相互告誡道："這是擒捉張洪霸的人。"都接二連三逃去。任環慶路指揮使，不久因奏事觸犯旨意，責罰授任鄆州馬步軍都指揮使。歷任内殿直都虞候、殿前左班都虞候、柳州刺史，升任捧日左厢都指揮使、英州團練使。

天聖初年，以博州團練使的身份任廣信軍知事。城池毁壞很長時間没有修治，德用率領禁軍進行了增修，皇上頒詔褒奬他。調任冀州知州，歷任龍神衛、捧日、天武四厢都指揮使，康州防禦使、侍衛親軍步軍馬軍都虞候。召回朝廷，又任并、代二州馬步軍副都總管，升任殿前都虞候、步軍副都指揮使，歷任桂州、福州觀察使。

章獻太后臨朝聽政，有人請求從宫内直接發出詔令補授自己爲軍官，德用説："補官，是軍政大事，不能授與他。"太后堅持要授任，德用最終不奉詔，纔停止。太后去世，有關部門請求

曰："非故事也。"不奉詔。

仁宗閱太后閣中，得德用前奏軍吏事，奇之，以爲可大用，拜檢校太保、簽書樞密院事。德用謝曰："臣武人，幸得以馳驅自效，賴陛下威靈，待罪行閒足矣。且臣不學，不足以當大事。"帝遣使者趣入院，遂爲副使。久之，以奉國軍節度觀察留後同知院事，遷知院，歷安德軍，加檢校太尉、定國軍節度使、宣徽南院使。趙元昊反，德用請自將討之，不許。

德用狀貌雄毅，面黑，頸以下白皙，人皆異之。言者論德用貌類藝祖，御史中丞孔道輔繼言之，且謂德用得士心，不宜久典機密，遂罷爲武寧軍節度使、徐州大都督府長史。有言德用市馬於府州者，上其券，乃市於商人者。言者猶不已，降右千牛衛上將軍、知隨州。州置判官，家人皆惶恐，德用擧止言色如平時，惟不接賓客而已。徙知曹州，或謂德用曰："孔中丞害公，今死矣。"德用曰："中丞言官，豈害我者？朝廷亡一忠臣，可惜也。"起爲保静軍節度觀察留後、知青州。

改澶州。陝西用兵久無功，契丹遣劉六符來求復關南地，以兵壓境。德用見帝流涕言："臣前被罪，陛下赦而不誅，今不足辱命。"帝慰勞曰："河北方警，藉卿鎮撫之。"又賜手詔慰勉，拜保静軍節度使。歲大熟，六符見德用拜曰："此公仁政所及也。"徙真定府、定州路都總管，還奏事，復以宣徽南院使判成德軍。未行，徙定州路都總管。日訓練士卒，久之，士殊可用。

契丹使諜者來覘，或請捕殺之。

設置警衛，德用說："這不合舊典。"没有接受詔令。

仁宗在太后房中翻看，得到德用以前上奏補授軍官一事的奏章，很賞識他，認爲可以重用，任他爲檢校太保、簽書樞密院事。德用辭謝說："臣是習武之人，有幸得以奔走效勞，依賴陛下顯赫的聲威，待罪軍中已足够了。而且臣没有學問，不足以擔當大事。"仁宗派使臣去催促他進入樞密院，於是任爲副使。不久，以奉國軍節度觀察留後同知院事，升任知院，後又在安德軍任職，加檢校太尉、定國軍節度使、宣徽南院使。趙元昊反叛，德用請求自己率兵去征討，不被允許。

德用外貌雄偉剛毅，面色發黑，脖頸以下却很白皙，人們都很驚奇。諫官們議論說德用的形貌類似藝祖，御史中丞孔道輔接着上言，并且說德用深得士心，不宜長久掌管機密大事，於是罷免爲武寧軍節度使、徐州大都督府長史。有人上言說德用從府州買馬，德用呈上買馬證券，却是從商人手裏買到的。議論的人仍然不止，德用被貶降爲右千牛衛上將軍、隨州知州。州裏設置了判官，家人都惶恐不安，德用的擧止言談仍如平時，衹是不接待賓客而已。調任曹州知州，有人對德用說："孔中丞陷害您，如今他已死了。"德用說："中丞是諫議之官，哪裏會陷害我呢？朝廷失去一位忠臣，可惜啊。"被起任爲保静軍節度觀察留後、青州知州。

改任澶州知州。陝西用兵作戰很長時間都没有功效，契丹派劉六符來要求收復關南之地，派軍隊逼近國境。德用拜見皇帝流淚說道："臣先前得罪，陛下赦免而没有誅殺，今日不值得再交付使命。"皇上慰勞他道："河北正有警報，藉助你來鎮守安撫它。"又賞賜親筆詔書慰問勉勵，拜任保静軍節度使。當年大豐收，六符拜見德用說："這是您施行仁政所致啊。"改任真定府、定州路都總管，回朝奏事，又以宣徽南院使身份任成德軍判官。未及赴任，調任定州路都總管。每日訓練士兵，時間一久，士兵都可被使用。

契丹派間諜來刺探軍情，有人請求逮捕殺掉

德用曰：“第舍之，彼得實以告，是服人之兵以不戰也。”明日大閱，援桴鼓之士皆踊躍，進退坐作，終日不戮一人。乃下令，具糗糧，聽吾鼓聲，視吾旗幟所向。覘者歸告契丹，謂漢兵將大入。既而復議和，遂徙陳州，又徙河陽。不行，入奉朝請，出判相州，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澶州。徙鄭州，封祁國公，還爲會靈觀使。

他。德用說：“姑且放過他，讓他獲得實情回報，這是以不戰來折服别人的軍隊啊。”第二天舉行大檢閲，持戰鼓的士兵都歡欣鼓舞，進退坐起，終日不殺一人。於是下令，準備乾糧，聽我鼓聲，視我旗幟所指方向前進。間諜回去報告契丹，說漢軍將要大舉進兵。不久又重新議和，於是德用被調往陳州，又調任河陽。没有赴任，入朝任奉朝請，又出任相州判官，後任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澶州。調到鄭州，封爲祁國公，返回任會靈觀使。

德用素善射，雖老不衰。侍射瑞聖園，辭曰：“臣老矣，不能勝弓矢。”帝再三諭之，持二矢未發。帝顧之，使必中，乃收弓矢謝，一發中的，再發又中。帝笑曰：“德用欲中即中爾，孰謂老且衰乎?”賜襲衣、金帶，加檢校太師，復判鄭州，徙澶州，改集慶軍節度使，封冀國公。皇祐三年，上疏乞骸骨，以太子太師致仕，大朝會綴中書門下班。

德用一向擅長射箭，雖年老没有衰退。侍奉皇上在瑞聖園射箭，推辭說：“臣老了，不能使用弓箭了。”皇上再三勸諭他，德用拿兩枝箭還没有發射。皇上回頭看他，讓他一定射中，於是德用收起弓箭謝恩，然後發箭，一發中靶，再發又中。皇上笑道：“德用想要射中就能中的了，誰說他年老而又力衰了呢?”賞賜成套衣服、金帶，加檢校太師銜，又判鄭州，調往澶州，改任集慶軍節度使，封冀國公。皇祐三年，上疏乞求辭職，以太子太師官銜退休，大朝會時備位於中書門下班列。

德用將家子，習知軍中情僞，善以恩撫下，故多得士心。雖屢臨邊境，未嘗親矢石、督攻戰，而名聞四夷，雖閭閻婦女小兒，皆呼德用曰“黑王相公”。

德用是將門子弟，熟悉軍中情形，善於施以恩惠安撫部下，因此大多能贏得軍心。雖然屢次任職邊境各州，未曾親冒箭石，監督攻戰，而却名聞四夷，即使是民間的婦女小孩，都稱呼德用爲“黑王相公。”

帝嘗遣使問邊事，德用曰：“咸平、景德中，賜諸將陣圖，人皆死守戰法，緩急不相救，以至于屢敗。誠願不以陣圖賜諸將，使得應變出奇，自立異效。”帝以爲然。

皇上曾經派遣使臣向他詢問邊事，德用說：“咸平、景德年間，賜給諸將戰陣圖，人們都死守圖上所畫的作戰方法，緩急之際不去相互救援，以至於多次失敗。誠心希望不要把陣圖賜予諸將，使他們能够隨機應變，使用奇計，建立特殊的功勞。”皇上認爲他的意見正確。

德用雖致仕，乾元節上壽，預班廷中。契丹使語譯者曰：“黑王相公乃復起耶?”帝聞之，起爲河陽三城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鄭州。至和元年，遂以爲樞密使，命入謁拜。明年，富弼相，契丹使耶律防至，德用與防射玉津園。防曰：“天

德用雖已退休，在乾元節爲皇上祝壽，他也陪列於朝班中。契丹使者對翻譯說：“黑王相公竟又重新起用了嗎?”皇上聽說後，就起任德用爲河陽三城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鄭州。至和元年，就任他爲樞密使，命他入朝拜謁。第二年，富弼做了宰相，契丹使者耶律防來朝，德用與耶律防在玉津園射箭。耶律防說：

子以公典樞密而用富公爲相，將相皆得人矣。"帝聞之喜，賜弓一，矢五十。後封魯國公，求去位至六七，乃以爲忠武軍節度使、景靈宫使，又以爲同群牧制置使。有詔五日一會朝，聽子孫一人扶掖。卒，年七十九，贈太尉、中書令，謚武恭。加賜其家黄金。

德用諸子中，咸融最鍾愛，晚年頗縱之，多不法，後更折節自飭，官至左藏庫使、眉州防禦使。

論曰：全義、德驤，遇知太祖、太宗，超復翊戴真宗，宜致崇顯，然堇堇無愈人者，而各有子勒勛於國籍。若知節生將家，喜讀書，立朝争事，以剛正稱天下，其邦之司直歟。有終起進士，明幹知兵，平蜀巨賊，振聲鄰敵，可謂"肇敏戎公"矣。至於精神折衝，名聞四夷，矯矯虎臣，則德用其有焉。

"天子以公掌管樞密而用富弼做宰相，將相都適得其人了。"皇上聽説後很高興，賞賜德用一張弓，五十枝箭。後封爲魯國公，他多次請求辭去官位，就任命他爲忠武軍節度使、景靈宫使，又任爲同群牧制置使。詔令每隔五天參加一次朝會，聽由子孫一人攙扶。去世，終年七十九歲，追贈太尉、中書令，謚號武恭。加賜其家黄金。

德用在幾個兒子中，最爲鍾愛咸融，晚年時很放縱他，多行不法之事，後來咸融改變操行自加整飭，官至左藏庫使、眉州防禦使。

論曰：全義、德驤，受到太祖、太宗的知遇，王超又輔佐擁戴真宗，位至崇高顯貴也是應該的，然而他們自身不曾建立超人的功業，却各自有兒子被記録功勛在國家典籍中。像那知節生於武將之家，喜歡讀書，在朝廷上争論事情，以剛正被天下人稱道，是國家糾正人的過失者！有終從進士起家，明智幹練知悉軍事，平定蜀地强寇，聲震四鄰敵國，可謂是"盡心竭力於兵事"了。至於以精神制勝，名聞四夷，勇武之虎臣，則有德用此人。

# 宋史卷二百七十九

## 列傳第三十八

王繼忠　傅潛 張昭允(附)　戴興　王漢忠
王能　張凝　魏能　陳興　許均
張進　李重貴　呼延贊　劉用　耿全斌　周仁美

### 王繼忠

王繼忠，開封人。父珫，爲武騎指揮使，戍瓦橋關，卒。繼忠年六歲，補東西班殿侍。真宗在藩邸，得給事左右，以謹厚被親信。即位，補内殿崇班，累遷至殿前都虞候、領雲州觀察使，出爲深州副都部署，改鎮、定、高陽關三路鈐轄兼河北都轉運使，遷高陽關副都部署，俄徙定州。

王繼忠，開封人。其父親王珫，任武騎指揮使，戍守瓦橋關，後去世。王繼忠六歲時，補爲東西班殿侍。真宗在王府時，得以事奉左右，因恭謹厚道被親信。真宗即皇帝位，王繼忠補爲内殿崇班，屢經升遷至殿前都虞候、遥領雲州觀察使，出任深州副都部署，改任鎮、定、高陽關三路鈐轄兼河北都轉運使，升任高陽關副都部署，不久移任定州。

咸平六年，契丹數萬騎南侵，至望都，繼忠與大將王超及桑贊等領兵援之。繼忠至康村，與契丹戰，自日昳至乙夜，敵勢小却。遲明復戰，繼忠陣東偏，爲敵所乘，斷餉道，超、贊皆畏縮退師，竟不赴援。繼忠獨與麾下躍馬馳赴，服飾稍異，契丹識之，圍數十重。士皆重創，殊死戰，且戰且行，旁西山而北，至白城，遂陷于契丹。真宗聞之震悼，初謂已死，優詔贈大同軍節度，賵賻加等，官其四子。

咸平六年，契丹幾萬騎兵向南進犯，到達望都，王繼忠與大將王超及桑贊等人率領軍隊支援。王繼忠到達康村，與契丹戰鬥，從日落到晚上二更，敵人氣勢稍稍退却。天亮再戰，王繼忠陣勢偏東，被敵人所乘，斷絶糧餉道路，王超、桑贊都畏縮退軍，竟然不前去援助。王繼忠獨自與部下躍馬奔馳前去，服裝衣飾稍不同，契丹認出來，包圍幾十層。士兵都受重傷，殊死戰鬥，邊戰邊走，沿西山而向北，到達白城，於是被契丹俘獲。真宗聽到這一消息後感到震驚哀悼，開始認爲王繼忠已死，優詔追贈爲大同軍節度使，增加等級送給財物以幫助辦喪事，任命他的四個兒子爲官。

景德初，契丹請和，令繼忠奏章，乃知其尚在。朝廷從之，自是南北戢兵，繼忠有力焉。歲遣使至契

景德初年，契丹請和，命令王繼忠上奏奏章，纔知道他還活着。朝廷批准了他的建議，從此南北息兵，王繼忠有功於此。朝廷每年派使者

丹，必以襲衣、金帶、器幣、茶藥賜之，繼忠對使者亦必泣下。嘗附表懇請召還，上以誓書約各無所求，不欲渝之，賜詔諭意。契丹主遇繼忠甚厚，更其姓名爲耶律顯忠，又改名宗信，封楚王，後不知其所終。子懷節、懷敏、懷德、懷政。

到契丹，必定以襲衣、金帶、器幣、茶葉藥物賜給他，王繼忠對使者也必定淚下。曾附奏表請求召回他，皇帝因盟書約定各無所求，不想改變盟約，賜詔書曉諭旨意。契丹主待王繼忠很優厚，更改他的姓名爲耶律顯忠，又改名宗信，封楚王，後不知其所終。其子爲懷節、懷敏、懷德、懷政。

真宗宮邸攀附者，繼忠之次有王守俊至濟州刺史，蔚昭敏至殿前都指揮使、保静軍節度，翟明至洺州團練使，王遵度至磁州團練使，楊保用至西上閤門使、康州刺史，鄭懷德至御前忠佐馬步軍都軍頭、永州團練使，張承易至禮賓使，吴延昭至供備庫使，白文肇至引進使、昭州團練使，彭睿至侍衛馬軍副都指揮使、武昌軍節度，靳忠至侍衛馬軍都虞候、端州防禦使，郝榮至安國軍節度觀察留後，陳玉至冀州刺史，崔美至濟州團練使，高漢美至鄭州團練使，楊謙至御前忠佐馬步軍副都軍頭、河州刺史。

真宗東宮王府攀附的人，王繼忠之後有王守俊官至濟州刺史，蔚昭敏官至殿前都指揮使、保静軍節度使，翟明官至洺州團練使，王遵度官至磁州團練使，楊保用官至西上閤門使、康州刺史，鄭懷德官至御前忠佐馬步軍都軍頭、永州團練使，張承易官至禮賓使，吴延昭官至供備庫使，白文肇官至引進使、昭州團練使，彭睿官至侍衛馬軍副都指揮使、武昌軍節度使，靳忠官至侍衛馬軍都虞候、端州防禦使，郝榮官至安國軍節度觀察留後，陳玉官至冀州刺史，崔美官至濟州團練使，高漢美官至鄭州團練使，楊謙官至御前忠佐馬步軍副都軍頭、河州刺史。

## 傅潛

傅潛，冀州衡水人。少事州將張廷翰。太宗在藩邸，召置左右。即位，隸殿前左班，三遷東西班指揮使。征太原，一日，再中流矢。又從征范陽，先到涿州，與契丹戰，生擒五百餘人。翌日，上過其所，見積尸及所遺器仗，嘉嘆之。師旋，擢爲内殿直都虞候。上對樞密言："潛從行有勞，賞薄。"復加馬步都軍頭、領羅州刺史，改捧日右厢都指揮使、領富州團練使，遷日騎、天武左右厢都指揮使，領雲州防禦使。

傅潛，冀州衡水人。年輕時事奉州將張廷翰。太宗在王府時，將其召到身邊予以安置。太宗即位，傅潛隸屬於殿前左班，三次升遷爲東西班指揮使。出征太原時，一天之内，兩次被流箭所中。又隨從征討范陽，先行到達涿州，與契丹交戰，生擒其五百餘人。第二天，皇帝路過此地，見到遍地都是堆積的尸體和遺棄的器仗，不禁爲之贊嘆。回師之後，擢升爲内殿直都虞候。皇帝對樞密説："傅潛隨行出征多有功勞，獎賞不够。"又加封馬步都軍頭、兼羅州刺史，改任捧日右厢都指揮使、兼富州團練使，遷任日騎、天武左右厢都指揮使，兼雲州防禦使。

雍熙三年，命大將曹彬北征，以潛爲幽州道行營前軍馬步軍都指揮使。師敗於拒馬河，責授右領軍衛大將軍，自檢校司徒降爲右僕射，仍削

雍熙三年，命令大將軍曹彬北征，以傅潛爲幽州道行營前軍馬步軍都指揮使。軍隊敗於拒馬河，降級任命爲右領軍衛大將軍，自檢校司徒降爲右僕射，并削功臣爵邑。第二年，起用爲内外

功臣爵邑。明年，起爲内外馬步都軍頭、領潘州防禦使，尋拜殿前都虞候、領容州觀察使。端拱初，加殿前副都指揮使、領昭化軍節度，出爲高陽關都部署。淳化二年四月，拜侍衛馬步軍都虞候、領武成軍節度。至道中，出爲延州路都部署，改鎮州。

真宗即位，領忠武軍節度，數月召還。咸平二年，復出爲鎮、定、高陽關三路行營都部署。契丹大入，緣邊城堡悉飛書告急，潛麾下步騎凡八萬餘，咸自置鐵檛、鐵棰，爭欲奮擊。潛畏懦無方略，閉門自守，將校請戰者，則醜言罵之。

無何，契丹破狼山寨，悉鋭攻威虜，略寧邊軍及祁、趙，游騎出邢、洺，鎮、定路不通者逾月。朝廷屢間道遣使，督其出師，會諸路兵合擊，范廷召、桑贊、秦翰亦屢促之，皆不聽。廷召等怒，因詬潛曰："公恇怯乃不如一嫗爾。"潛不能答。都鈐轄張昭允又屢勸潛，潛笑曰："賊勢如此，吾與之角，適挫吾鋭氣爾。"然不得已，分騎八千、步二千付廷召等，於高陽關逆擊之，仍許出兵爲援。洎廷召等與契丹血戰而潛不至，康保裔遂戰死。

及車駕將親征，又命石保吉、上官正自大名領前軍赴鎮、定與潛會。潛卒逗遛不發，致敵騎犯德、棣，渡河湊淄、齊，劫人民，焚廬舍。上駐大名而邊捷未至，且諸將屢請益兵，潛不之與；有戰勝者，潛又抑而不聞。上繇是大怒，乃遣高瓊單騎即軍中代之，令潛詣行在。至，則下御史府，命錢若水同劾按，一夕獄具。百官議法當斬，從駕群臣多上封請誅之，上貸其死，下詔削奪潛在身官爵，并其家屬長流房州。潛子内殿崇

馬步都軍頭、兼潘州防禦使，不久任命爲殿前都虞候、兼容州觀察使。端拱初年，加封殿前副都指揮使、兼昭化軍節度使，出任高陽關都部署。淳化二年四月，任命爲侍衛馬步軍都虞候、兼武成軍節度使。至道年間，出任延州路都部署，改任鎮州。

真宗即位後，傅潛兼忠武軍節度使，數月後被召回。咸平二年，又出任鎮、定、高陽關三路行營都部署。契丹大舉入侵，邊境城堡全部疾速傳送告急文書，傅潛部下共有八萬步兵騎兵，全都自置鐵檛、鐵棰，争相想要奮力出擊。傅潛膽怯軟弱胸無韜略，閉門自守，將士們有請戰的，則被他惡語相加。

不久，契丹攻陷狼山寨，傾其全部精鋭攻打威虜，進犯寧邊軍及祁、趙，擔任巡邏突擊的騎兵出兵邢、洺，鎮、定路不能通行超過一個月之久。朝廷多次從小路派遣使臣，督促他出兵，會同各路兵合擊，范廷召、桑贊、秦翰也多次催促他，傅潛一概不聽。范廷召等人發怒，就羞辱他説："您怯懦得還不如一個老太婆呢。"傅潛無言以答。都鈐轄張昭允又屢次勸説傅潛，傅潛笑着説："賊兵勢力如此强大，我與之較量，衹不過是挫我的鋭氣而已。"然而不得已，分派騎兵八千、步兵兩千交給范廷召等人，在高陽關迎擊契丹，并許諾出兵支援。及范廷召等人與契丹浴血奮戰而傅潛却没有來到，康保裔於是戰死。

等到皇帝將要親征，又命令石保吉、上官正從大名率領前軍奔赴鎮、定與傅潛會合。傅潛始終故意拖延按兵不動，致使敵人騎兵進犯德、棣，渡過黄河直奔淄、齊，劫掠百姓，焚燒房屋。皇帝停駐大名而邊境的捷報不到，且諸將多次請求增兵，傅潛就是不予發兵；有作戰得勝者，傅潛又壓制他們不予上奏。皇帝由此而大怒，就派高瓊單騎到軍中取代他，命令傅潛前往皇帝所在地。到達後，則將其交付御史府，命令錢若水統一審查核實罪狀，一個晚上判罪定案。百官斟酌法度當判斬首，隨駕群臣多呈進緘封好的奏章請求誅殺他，皇帝赦免其死罪，下詔書削

班從範，亦削籍隨父流所，仍籍没其貲産。五年，會赦，徙汝州。景德初，起爲本州團練副使，改左千牛衛上將軍，分司西京。大中祥符四年，車駕西巡至洛，因令從駕還京，遷左監門大將軍，還其宅。久之，判左金吾街仗。天禧元年，卒。

奪傅潛所有的官職爵位，連同其家屬長期流放到房州。其子内殿崇班傅從範，也被削去官籍隨父流放房州，并没收所有資産。咸平五年，恰好遇赦，遷徙汝州。景德初年，起用爲本州團練副使，改任左千牛衛上將軍，分司西京。大中祥符四年，皇帝西巡到洛，於是令其隨駕回京，升爲左監門大將軍，歸還其宅第。長久以後，兼左金吾街仗。天禧元年，去世。

## 張昭允

張昭允者，字仲孚，衛州人。以父秉廕，試大理評事。潘美妻以女，奏换右班殿直，以久次，遷通事舍人。端拱初，契丹内擾，命爲雄州監軍。敵騎乘秋掠境上，昭允與知州田仁朗選鋭卒襲其帳，敗走之。進西上閤門副使，提總左右藏金銀錢帛。

張昭允，字仲孚，衛州人。以其父張秉的恩廕，試官大理評事。潘美把女兒嫁給他爲妻，奏請調换爲右班殿直，以久居官位，升爲通事舍人。端拱初年，契丹内侵，任命其爲雄州監軍。敵人的騎兵趁着秋天在邊境擄掠，張昭允與知州田仁朗挑選精鋭士兵襲擊他們的營帳，使其戰敗逃走。晋升爲西上閤門副使，提總左右藏金銀錢帛。

昭允以諸州絹常度外長數尺，請裂取付工官備他用，歲獲羨餘。既而士卒受冬服，度之不及程，出怨言，昭允坐免官。俄起爲崇儀副使，累遷西上閤門使、河西馬步軍鈐轄，屯石州。會討李繼遷，王超出夏、綏州路，領後陣，超深入數百里，逾白池，道阻糧絶，昭允以所部援之，戎人大敗。

張昭允以各州的絹常比規定長出數尺，請求將其裁下交付工官以備他用，每年都獲得盈餘。不久士兵們領到冬裝，經測量都不够標準尺寸，産生怨言，張昭允獲罪罷官。不久起用爲崇儀副使，屢經升遷爲西上閤門使、河西馬步軍鈐轄，駐石州。恰逢討伐李繼遷，王超出兵夏、綏州路，領後陣，王超率軍深入數百里，越過白池，道路險阻糧食斷絶，張昭允以所部增援他，戎人大敗。

真宗即位，以昭允章懷皇后姊婿，頗被親信。咸平二年，命爲鎮、定、高陽關行營馬步都鈐轄。時傅潛爲都部署，畏懦城守，昭允屢勸其出兵，潛按兵不動。潛既得罪，昭允亦削奪官爵，長流通州。景德二年，起爲楚州團練副使，改右神武將軍。大中祥符元年，卒。昭允喜筆札，習射，曉音律。子正中、居中。

真宗即位，因張昭允是章懷皇后的姐夫，對其頗爲親近信任。咸平二年，任命其爲鎮、定、高陽關行營馬步都鈐轄。當時傅潛擔任都部署，膽怯軟弱據城而守，張昭允屢次勸其出兵，傅潛始終按兵不動。傅潛既已獲罪，張昭允也被削奪官職爵位，長期流放通州。景德二年，起用爲楚州團練副使，改任右神武將軍。大中祥符元年，去世。張昭允喜歡寫文章，熟習射技，通曉音律。其子爲張正中、張居中。

## 戴興

戴興，開封雍丘人。年十餘歲，以勇力聞里中。及長，身長七尺餘，美髭髯，眉目如畫。太宗在藩邸，興

戴興，開封雍丘人。十幾歲時，以膽量和氣力聞名鄉里。等到長大成人，身高七尺有餘，鬍鬚很美，眉目如畫。太宗在王府時，戴興登府

詣府求見，奇之，留帳下。即位，補御馬左直，遷直長，再遷御龍直副指揮使。從征太原，先登，中流矢，補御龍弓箭直指揮使，遷都虞候。一日，帝問興曰："汝頗有尊屬否？"對曰："臣父延正、兄進皆力田。"即召延正爲諸衛將軍，進爲天武軍使。俄以興領嚴州刺史，改天武左厢都指揮使、領勝州團練使。

求見，太宗很看重他，將其留在帳下。太宗即位，補官爲御馬左直，升爲直長，又升官擔任御龍直副指揮使。從征太原，率先登城，被流矢所中，補爲御龍弓箭直指揮使，升爲都虞候。有一天，皇帝問戴興說："你有什麽輩分高的親屬嗎？"回答説："臣的父親戴延正、兄長戴進都在種田。"隨即徵召戴延正爲諸衛將軍，戴進爲天武軍使。不久以戴興兼嚴州刺史，改任天武左厢都指揮使、兼勝州團練使。

雍熙三年，曹彬等北征失律，諸將多坐黜免，以興爲侍衛步軍都虞候、領雲州防禦使。契丹撓邊，命興屯澶州以備非常，改本州觀察使，充天雄軍副都部署。

雍熙三年，曹彬等人北征失利，諸將多獲罪被黜免，任命戴興爲侍衛步軍都虞候、兼雲州防禦使。契丹侵擾邊境，命令戴興屯兵澶州以防備突發事變，改任爲本州觀察使，擔任天雄軍副都部署。

端拱初，遷步軍都指揮使、領鎮武軍節度，賜襲衣、金帶、鞍勒馬。歷澶州、天雄軍都部署，改殿前副都指揮使，出帥鎮、定二州。時盜賊群起，會五巡檢兵討之，逾月不能克。興陰勒所部潛出擊之，擒戮殆盡。未幾，徙高陽關，遷殿前都指揮使、領定國軍節度，賜白金萬兩，歲加給錢七百萬。

端拱初年，升任步軍都指揮使、兼鎮武軍節度使，賞賜成套的衣服、金帶、鞍銜具備的馬。歷任澶州、天雄軍都部署，改任殿前副都指揮使，出任鎮、定二州安撫使。當時盜賊群起，會合五巡檢兵討伐他們，超過一個月不能取勝。戴興暗中率部偷襲他們，幾乎將其全部活捉殺死。不久，遷任高陽關，升爲殿前都指揮使，兼定國軍節度使，賞賜白銀萬兩，年加給錢七百萬。

淳化五年，出爲定武軍節度，歲加給錢千萬。西北未平，徙夏州路行營都部署、知州事。時五路討李繼遷，興所部深入千餘里，不見賊。會太宗崩，三上表求赴國哀，不俟報上道。及至京師，以擅離所部，左遷左領衛上將軍。咸平初，兼判左金吾街仗，俄出知京兆府，卒，贈太尉，遣中使護其喪歸葬鄉里。録其子永和、永豐。

淳化五年，出任定武軍節度使，年加給錢千萬。西北之地尚未平定，遷任夏州路行營都部署、知州事。當時五路討伐李繼遷，戴興率部深入千餘里，没有發現賊寇。遇上太宗駕崩，多次上表請求赴京參加國喪，不等回報隨即上路。等到達京城，以擅離職守罪，降職爲左領衛上將軍。咸平初年，兼判左金吾街仗，不久出知京兆府，後去世，追贈爲太尉，派遣宦官護其靈柩歸葬鄉里。賜其子戴永和、戴永豐官位俸禄。

**王漢忠**

王漢忠字希傑，徐州彭城人。少豪蕩，有膂力，形質魁岸，善騎射。節帥高繼冲欲召至帳下，漢忠不往。因毆殺里中少年，遂亡。經宿復蘇，其父遣人追及於蕭縣，漢忠不肯

王漢忠字希傑，徐州彭城人。年輕時豪放不羈，膂力過人，形體偉岸，善於騎射。節帥高繼冲想將其召至帳下，王漢忠不肯前往。因鬥毆殺了鄉里少年，就逃走了。經過一夜被害者蘇醒了，其父派人在蕭縣追上了他，王漢忠不肯回

還，西至京師。太宗在藩邸，召見，奇其材力，置左右。即位，補殿前指揮使，累遷內殿直都知。從征太原，先登，流矢中眸，戰益急，上壯之，遷東西班指揮使。劉繼元降，以所部安撫城中。師還，改殿前左班指揮使，三遷右班都虞候、領涿州刺史。雍熙中，改馬步軍都軍頭。

端拱初，出爲賓州團練使，歷冀、貝二州部署，徙天雄軍。二年，入爲侍衛馬軍都虞候、領洮州觀察使、高陽關副都部署。契丹南侵，漢忠合諸軍擊敗之，斬馘甚衆。淳化初，徙定州。五年，遷殿前都虞候。

真宗即位，自中山召歸。俄復出爲高陽關都部署，進領威塞軍節度。咸平三年，又爲涇原、環慶兩路都部署兼安撫使，還侍衛馬軍都指揮使，改鎮定高陽關都部署、三路都排陣使。契丹掠中山，漢忠率諸將陣于野，契丹遁，追斬甚衆，獲其貴將，加殿前副都指揮使，改領保静軍節度。

五年，罷西面經略使，命漢忠爲邠寧環慶兩路都部署，李允正、宋沆爲鈐轄，領戍兵二萬五千人，委漢忠分道控制。數月召還，坐違詔無功，責爲左屯衛上將軍，出知襄州，常奉外增歲給錢二百萬。未上道，暴得疾卒。贈太尉，以其長子內殿崇班從吉爲閤門祇候，次子從政、從益爲左右侍禁。

漢忠有識略，軍政甚肅，每行師，詰旦，必行香祝曰："願軍民無犯吾令，違者一毫不貸。"故所部無盜。性剛果，不務小節，輕財樂施。好讀書，頗能詩。喜儒士，待賓佐有禮，名稱甚茂，以是自矜尚，群帥不悦。

去，向西到了京城。太宗在王府，召見了他，很看重他的材力，將其安置在身邊。太宗即位後，補爲殿前指揮使，屢經升遷爲內殿直都知。隨行出征太原，率先登城，被流矢射中眼珠，作戰更加奮勇，皇帝贊許他，升爲東西班指揮使。劉繼元投降，以其部下安撫城中。班師回京，改任殿前左班指揮使，三次升遷爲右班都虞候，兼涿州刺史。雍熙年間，改任馬步軍都軍頭。

端拱初年，出任賓州團練使，歷任冀、貝二州部署，遷任天雄軍。端拱二年，入朝爲侍衛馬軍都虞候、兼洮州觀察使、高陽關副都部署。契丹向南入侵，王漢忠會合諸軍將其擊敗，殺敵甚多。淳化初年，遷任定州。淳化五年，升任殿前都虞候。

真宗即位，自中山將其召回。不久又出任高陽關都部署，晉升爲威塞軍節度使。咸平三年，又任涇原、環慶兩路都部署兼安撫使，改任侍衛馬軍都指揮使，改任鎮定高陽關都部署、三路都排陣使。契丹擄掠中山，王漢忠率領諸將在郊外布陣，契丹逃走，追殺斬獲甚衆，活捉其地位顯要的將領，加封殿前副都指揮使，改領保静軍節度使。

咸平五年，罷西面經略使，任命王漢忠爲邠寧環慶兩路都部署，李允正、宋沆爲鈐轄，統率戍兵二萬五千人，交付王漢忠分道控制。數月後召回京城，以有違詔令無功獲罪，貶爲左屯衛上將軍，出任襄州知州，固定的俸禄之外每年增加供給錢二百萬。尚未赴任，得暴病而死。追贈爲太尉，以其長子內殿崇班王從吉爲閤門祇候，次子王從政、王從益爲左右侍禁。

王漢忠有見識和謀略，軍政整肅，每次出兵，清晨，必焚香禱告説："願軍民不違犯我的法令，違者毫不寬恕。"所以其部下從無偷盜搶劫之事發生。性格剛强果敢，不拘小節，輕視財物樂善好施。愛好讀書，頗能作詩。喜歡儒士，對待幕賓佐吏有禮，頗有盛名，因此驕矜自大，衆將不悦。

漢忠没後，其子從吉詣闕上書訟父冤，因歷詆群臣有行賂樹黨及蒙蔽邊防屯戍艱苦之事。真宗命樞密王繼英等問狀，從吉止誦狀中語，他無所對。上以從吉付御史，具伏，乃進士楊逢爲之辭。從吉坐除名，配隨州；逢杖配春州。

## 王能

王能，廣濟定陶人。初事州將袁彦，太宗在晋邸，召置左右。即位，補内殿直，六遷至殿前左班指揮使，進散員都虞候。久之，領潘州刺史，再遷殿前右班都虞候兼御前忠佐馬步軍都軍頭。咸平初，自捧日右厢都指揮使出爲濟州團練使、知静戎軍。建議决鮑河，斷長城口，北注雄州塘水，爲戎馬限，方舟通漕，以實塞下。又開方田，盡静戎、順安之境。北邊來寇，能擊走之。

初，真宗詢軍校勤勇者，委以方面，因語宰相曰："聞王能、魏能頗宣力公家，陳興、張禹珪亦有聲于時，才固難全，拔十得五，亦有助也。"景德初，擢本州防禦使，與魏能、張凝并命出爲邢洺路都部署，俄改鎮定高陽關三路行營都部署、押策先鋒。護城祁州，躬率丁夫，旦暮不離役所，宴犒周洽。會詔使自北至者言之，手詔褒飭，連徙天雄軍、高陽關二部署，改定州副都部署。

大中祥符二年，詔合鎮、定兩路部署爲一，命能領之。明年召入，拜侍衛步軍副都指揮使、領曹州觀察使。祀汾陰，留爲京城巡檢兼留司殿前司事。禮成，加領振武軍節度，復爲鎮定副都部署兼知定州。八年，表求入覲，許之。

先是，節帥陛見，必飲於長春殿，掌兵者則不預。至是，特令用藩

王漢忠去世後，其子王從吉赴京上書爲父伸冤，詆毁群臣有收受賄賂、樹立黨羽及蒙蔽邊防屯戍艱苦之事。真宗令樞密王繼英等査問案情，王從吉衹背誦訴狀中所説的，并無其他事實根據。皇帝將其交付御史，完全認罪，乃是進士楊逢爲其提供訴辭。王從吉獲罪被除去官籍，發配隨州；楊逢被先施杖刑，發配春州。

王能，廣濟定陶人。起初事奉州將袁彦，太宗在晋王府時，將其召來安置在身邊。太宗即位後，王能補官爲内殿直，六次升遷至殿前左班指揮使，晋升爲散員都虞候。過了一段時間後，兼任潘州刺史，再任殿前右班都虞候兼御前忠佐馬步軍都軍頭。咸平初年，自捧日右厢都指揮使出任濟州團練使、知静戎軍。建議决開鮑河，截斷長城口，北注雄州塘水，以限制北方少數民族入侵，兩船相并開通漕運，以充實北方邊境地區。又施行屯田守邊開闢方田，遍及静戎、順安之境。北方敵寇入侵，王能予以擊退。

當初真宗徵求軍校中勤勉勇敢者，委以地方軍政要職，曾對宰相説："聽説王能、魏能頗爲朝廷效力，陳興、張禹珪也有名聲於當時，人才固然難全，拔十得五，亦有所助。"景德初年，擢升爲本州防禦使，與魏能、張凝一并任命出任邢洺路都部署，不久改任鎮定高陽關三路行營都部署、押策先鋒。在祁州護城，親自率領丁夫，早晚不離役所，設宴犒賞十分周到。恰逢有從北方來的詔使言及此事，皇帝手詔褒獎，接連升任天雄軍、高陽關二部署，改任定州副都部署。

大中祥符二年，詔令鎮、定兩路部署合二爲一，命王能兼任。第二年徵召入京，任命爲侍衛步軍副都指揮使、兼曹州觀察使。皇帝在汾陰祭祀，王能留任京城巡檢兼留司殿前司事。禮畢，加封兼任振武軍節度使，又任鎮定副都部署兼知定州。大中祥符八年，上表請求入朝覲見，予以批准。

以前，節度使謁見皇帝，必宴飲於長春殿，掌管軍隊的人則不得參加。至此，特令使用藩臣

臣例。有司言："能既赴坐，則殿前馬軍帥皆當侍立。"繇是特令諸帥預坐，自是掌兵者率以爲例。俄還屯所，改領静江軍節度。

天禧元年，轉都指揮使、領保静軍節度。是冬，代還，入見，以足疾免舞蹈，賜宴。累表求解，特與告醫療。二年，制授彰信軍節度，罷軍職赴鎮，以地近其鄉里，寵之也。明年，卒，年七十八。贈太尉，而録其子守信等官。

## 張凝

張凝，滄州無棣人。少有武勇，倜儻自任。鄉人趙氏子以材稱，凝耻居其下，因挾弓與角勝負。約築土百步射之，凝一發洞過，矢激十許步，抵大樹而止，觀者嘆服。節帥張美壯之，召置帳下。太宗在藩邸，聞其名，以隸親衛。即位，補殿前指揮使，稍遷散祗候班都虞候。

淳化初，以其有材幹，與王斌、王憲并授洛苑使，凝領繡州刺史，賜襲衣、金帶，每頒賚必異等。出爲天雄軍駐泊都監，移貝州，改高陽關行營鈐轄、六宅使。真宗踐阼，加莊宅使，遷北作坊使。

咸平初，契丹南侵，凝率所部兵設伏於瀛州西，出其不意，腹背奮擊，挺身陷敵。凝子昭遠，年十六，從行。即單騎疾呼，突入陣中，掖凝出，左右披靡不敢動。明年，契丹兵大至，車駕幸大名，凝與范廷召於莫州東分據要害，斷其歸路。契丹宵遁，凝縱兵擊之，盡奪所掠生口、資畜。徙鎮、定、高陽關路前陣鈐轄，遷趙州刺史。

四年，召還，代潘璘爲邠寧環慶靈州路副部署兼安撫使。時斥堠

之例。有關官吏説："王能既然赴坐，則殿前馬軍帥都應當侍立。"由此特令諸帥參預入席，從此掌管軍隊的人大都以此爲例。不久返回屯田駐所，改兼静江軍節度使。

天禧元年，轉任都指揮使、兼保静軍節度使。當年冬天，由外任重新被調回朝廷任職，入朝謁見，因爲脚病被免去臣下見皇帝的禮儀，賜宴。多次上表請求解職，特予准假治病。天禧二年，皇帝下令任命王能爲彰信軍節度使，罷軍職赴鎮，以其地臨近他的家鄉，是對他的恩寵。第二年，去世，時年七十八歲。追贈爲太尉，而予以其子王守信等官位俸禄。

張凝，滄州無棣人。年輕時威武勇猛，灑脱自信。同鄉趙氏之子以才力著稱，張凝以自己居其下爲耻，就挾弓與之一決勝負。築土約百步之遥用箭來射，張凝一箭將其洞穿，箭又向前飛行十幾步，觸到大樹而止，旁觀的人爲之嘆服。節度使張美贊許他的勇敢，將其召置帳下。太宗在王府，聞其名，以其隸屬於親衛。太宗即位，補官爲殿前指揮使，逐漸升爲散祗候班都虞候。

淳化初年，因爲他有才幹，與王斌、王憲一并被任命爲洛苑使，張凝兼任繡州刺史，賞賜成套的衣服、金帶，每次頒賜必定超出一般等級。出任天雄軍駐泊都監，移任貝州，改任高陽關行營鈐轄、六宅使。真宗即位，加封莊宅使，改任北作坊使。

咸平初年，契丹向南入侵，張凝率領所屬部隊在瀛州以西設伏，出其不意，腹背奮擊，衝鋒陷陣。張凝之子張昭遠，年十六歲，隨行作戰。即單槍匹馬大聲疾呼，衝入陣中，抓住張凝的胳膊將其拉出，左右敵軍皆潰逃而不敢妄動。第二年，契丹軍隊大舉進犯，皇帝親臨大名，張凝與范廷召在莫州以東分别把守要地，斷其歸路。契丹半夜逃走，張凝縱兵追擊，將被其掠走的人口、資財全部奪回。升任鎮、定、高陽關路前陣鈐轄，改任趙州刺史。

咸平四年，徵召返回，代潘璘爲邠寧環慶靈州路副部署兼安撫使。當時斥堠數擾，轉運使

數擾，轉運使劉綜懼飛輓不給，問計於凝。凝曰："今當深入，因敵資糧，不足慮也。"乃自白豹鎮率兵入敵境，生擒賊將，燒蕩三百餘帳、芻糧八萬，斬首五千餘，獲牛馬、器甲二萬，降九百餘人。慶州蕃族胡家門等桀黠難制，凝因襲破之。又熟户與生羌錯居，頗爲誘脅，凝引兵至八州原、分水嶺、柔遠鎮，降岺[illegible]等百七十餘族，合四千户，邊境獲安。就加寧州團練使。

劉綜擔心糧草不能及時運到，向張凝問計。張凝說："如今大軍深入，要依靠敵人供給糧食，不足以爲此事憂慮。"於是從白豹鎮率兵進入敵境，生擒賊軍將領，燒毀三百多座營帳、糧草八萬，斬首五千餘，繳獲牛馬、器甲二萬，收降九百餘人。慶州一帶蕃族胡家門等凶暴狡猾難以制服，張凝於是襲擊打敗了他們。另外那些居邊守塞的少數民族與强悍的羌人雜居，頗爲其所誘脅，張凝率兵到八州原、分水嶺、柔遠鎮，收降岺[illegible]等一百七十餘族，共四千户，邊境地區得以安定。隨即加封寧州團練使。

景德初，遷本州防禦使，代楊嗣爲定州路行營副部署，徙保州駐泊，又兼北面安撫使。時王超爲總帥，以大兵頓中山，朝議擇凝與魏能、田敏、楊延昭分握精騎，俟契丹至，則深入以牽其勢。超嘗請四人悉隸所部，上以本設奇兵撓敵之心腹，若復取裁大將，則無以責效，乃令凝等不受超節度。時魏能逗撓，退保城壁，衆皆憤悱，責讓能，凝獨默然。或問之，凝曰："能粗材險愎，既不爲諸君所容，吾復切言之，使其心不自安，非計也。"上聞而嘉其有識。

景德初年，升任本州防禦使，代楊嗣任定州路行營副部署，調往保州駐守，又兼任北面安撫使。當時王超擔任總帥，以大部隊駐扎在中山，朝廷決議挑選張凝與魏能、田敏、楊延昭等人各自率領精騎，等待契丹到達後，則深入敵後以牽制其勢力。王超曾經奏請將此四人全部歸屬自己指揮，皇帝認爲本來建立奇兵以擾敵要害，若再由大將裁決，則無以取得成效，於是令張凝等人不受王超的節制調度。當時魏能因怯陣而避敵觀望，退守城堡，衆人都十分憤慨，責備魏能，惟獨張凝沉默不語。有人問他，張凝說："魏能粗疏少才陰險固執，既不爲大家所容，我再責備他，使他心中不安，這是考慮不周。"皇帝聽說後贊許他有見地。

車駕觀兵澶淵，凝率衆抵易州。既而契丹受盟北歸，所過猶侵剽不已，遂以凝爲緣邊安撫使，提兵躡其後，契丹乃不敢略奪。改高陽關部署。明年，議勞，就加殿前都虞候，卒。

皇帝在澶淵顯示軍威，張凝率兵抵達易州。不久契丹接受盟約向北撤回，所過之地仍侵掠不已，於是以張凝爲緣邊安撫使，率兵跟在他們的後邊，契丹這纔不敢掠奪。改任高陽關部署。第二年，評議功勞予以褒獎，即加封殿前都虞候，後去世。

凝忠勇好功名，累任西北，善訓士卒，繕完器仗，前後賞賜多以犒師，家無餘貲，京師無居第。真宗悼惜之，贈彰德軍節度，遣中使護喪還京，官給葬事，厚恤其家。子昭遠。

張凝爲人忠勇好功名，多次任職西北，善於訓練士兵，修繕器仗，前後所獲的賞賜多用以犒勞部隊，家無餘財，京城無宅第。真宗對他的去世感到哀傷惋惜，追贈彰德軍節度使，派中使護喪返回京城，官府出資辦理喪事，優厚地撫恤其家人。其子爲張昭遠。

## 魏能

魏能，鄆人也。少應募，隸雲騎

魏能，鄆人。年輕時應徵，隸屬於雲騎軍，

軍，後選補日騎左射，又隸殿前班，七遷散員左班都知。舊制，諸軍辭見，才器勇敢或迥異出群者，許將校交舉以任，使毋枉其志。能時戍外藩，咸未有舉者。太宗曰："能材勇過人，朕可自保。"由是進用之。

端拱二年，加御前忠佐馬軍副都軍頭，歷殿前左班都虞候、領溪州刺史，加秩轉馬步軍都軍頭。咸平三年，真拜黃州刺史。明年，爲鎮、定、高陽關三路前陣鈐轄。五年，知鄭州團練使，復任威虜軍。

契丹入寇，能當城西，與諸將合戰，無憚色，大敗其衆，斬首二萬級。契丹統軍鐵林相公來薄陣，能發矢殪之，并其將十五人，奪甲馬、兵械益衆。契丹復入，能率州軍逆戰南關門，遣其子正與都監劉知訓間道絶敵行勢，戰數十合，退薄西山下，破走之，獲器甲十八萬。契丹嘗謀入鈔，能偵知，即發兵逆擊，生擒酋帥，殄滅殆盡。

六年，改威虜軍部署，知軍事。士民詣闕下乞留能，詔嘉之。能建言戍卒逸邊境者，請沒其妻與子爲奴婢。上慮嚴迫，聽緩期自新，違以法坐。會浚順安軍營田河道以扼寇，徙莫州路部署。石普屯兵順安之西境，詔能與楊延昭、田敏掎角爲備。景德初，破敵長城口，追越陽山，斬首級、獲兵器益衆，詔賜錦袍、金帶。復以所部禦寇于順安。

六月，召拜防禦使，復出爲寧邊軍路部署。詔推能果略，再任以威虜，使副精兵伺敵動止。邊人百餘掠居民，樹蕃僧爲帥，能與田敏、楊勳合兵設伏擊之，擒其帥。賊來逼城，能出兵拒之，小衄，即却陣入城，張凝以兵擊却之。會詔能與凝領偏師分

後選補日騎左射，又隸屬殿前班，七次升遷任散員左班都知。按照成例，諸軍在朝廷辭别或謁見天子時，對於才器勇敢或迥異出衆者，允許將校交相舉薦以任職，使他們不枉其志。魏能當時戍守外藩，全無舉薦者。太宗説："魏能的才能勇武過人，朕可以保舉。"魏能因此被選拔任用。

端拱二年，加封御前忠佐馬軍副都軍頭，歷任殿前左班都虞候，兼溪州刺史，加秩轉馬步軍都軍頭。咸平三年，實授黄州刺史。第二年，任鎮、定、高陽關三路前陣鈐轄。咸平五年，知鄭州團練使，復任威虜軍。

契丹入侵，魏能在城西抵擋，與諸將一起作戰，毫無懼色，大敗敵軍，斬首二萬級。契丹統軍鐵林相公逼近陣前，魏能放箭將他射死，連同其將十五人，奪得甲馬、兵械很多。契丹再次進犯，魏能率領州軍在南關門迎戰，派遣其子魏正與都監劉知訓從小路切斷敵人的歸路，戰鬥數十合，撤到西山脚下，將敵軍擊潰，繳獲器甲十八萬。契丹曾圖謀入侵劫掠，魏能偵察得知後，隨即發兵迎擊，生擒其首領，殲敵殆盡。

咸平六年，改任威虜軍部署，知軍事。士民赴京城乞請留任魏能，詔令予以褒獎。魏能建議戍邊的士兵逃跑過邊境的，請將其妻與子籍入爲奴婢。皇帝認爲過於嚴厲，判爲緩期自新，違者以法論罪。恰逢疏浚順安軍營田河道以扼制敵寇入侵，改任莫州路部署。石普在順安的西境屯兵，詔令魏能與楊延昭、田敏成掎角之勢保持戒備。景德初年，在長城口大破敵軍，越過陽山追擊他們，斬敵首級、繳獲兵器甚多，詔令賞賜錦袍、金帶。又率所部在順安禦敵。

六月，徵召任命爲防禦使，又出任寧邊軍路部署。詔令推許魏能的果敢和謀略，再度任以威虜軍，使副精兵伺敵動静。有邊民一百多人劫掠當地居民，立外族僧人爲首領，魏能與田敏、楊勳合兵設伏打擊他們，活捉了他們的首領。賊寇前來逼近城池，魏能出兵拒敵，小敗，即撤回城内，張凝率兵將賊寇擊退。恰逢詔令魏能與張凝

道入幽、易，牽制契丹之勢，能畏懦不前，且不戢所部，多俘奪人馬。俄徙屯定州，及遣凝躡迹北行，能粗險，自度無功，心愧，多怨辭，以訕聞。朝議謂能剛猾少檢，不可專任，乃命綦政敏爲鈐轄，俾同職焉。

率領非主力部隊分道進入幽、易，牽制契丹的兵力，魏能畏懼怯懦不敢前往，并且不約束部下，多掠奪人馬。不久調往定州屯兵，等到派遣張凝跟踪北上，魏能爲人粗疏險惡，自認爲没有功勞，心愧，怨言很多，就上奏毁謗他人。朝廷評議認爲魏能强悍狡猾行爲不檢，不能獨自委以職事，就任命綦政敏爲鈐轄，使其共同行使職責。

明年，師還大名。時王能、曹璨各領兵歸闕，即城下，鈐轄孫全照遣能、璨之師由北門分道先入，能師繼之。能怒全照之後己，即疾驅競入，全照射之，能嘖喈不堪，奪全照弓以去。翌日，詣判府王欽若誣全照射傷押隊閤門楊凝，詞頗紛競。全照密疏能摧兵退縮，師緩失期，及師旋不整狀。上初聞能逗遛，微怒。會全照奏，乃質實于張凝、白守素等，即責授右羽林將軍，出爲鞏縣都監。明年，以自陳，特改官右驍衛大將軍、虢州都監，累遷加領康州團練使。大中祥符八年，卒。録其子正爲閤門祇候，靖爲三班奉職。

第二年，軍隊返回大名。當時王能、曹璨各領兵回京城，到達城下，鈐轄孫全照令王能、曹璨的部隊由北門分道先入，魏能的部隊接着入城。魏能對孫全照安排自己後進城很生氣，即疾馳争着進城，孫全照用箭射他，魏能大聲呼叫不能忍受，搶奪孫全照的弓離去。第二天，前去判府王欽若處誣告孫全照射傷押隊閤門楊凝，所言頗爲紛起競進。孫全照秘密上奏魏能損兵退縮，行軍誤期，及班師不整狀。皇帝當初聽説魏能延誤進兵，就有些生氣。恰逢孫全照上奏，就與張凝、白守素等人核實情况，隨即責罰任命爲右羽林將軍，出任爲鞏縣都監。第二年，以其自己陳述，特改任右驍衛大將軍、虢州都監，屢經升遷加領康州團練使。大中祥符八年，去世。録用其子魏正爲閤門祇候，魏靖爲三班奉職。

## 陳興

陳興，澶州衛南人。開寶中，應募爲卒，得隸御龍右直。太宗征河東，幸幽陵，興常從，特被賞賜，累遷天武指揮使。端拱中，改御前忠佐步軍副都軍頭。王超爲并代部署，奏興隨軍，遣戍汾州。明年，李繼隆行營河西，興隸麾下，部清朔、龍衛諸軍，克綏、夏、銀州，繼隆命權知夏州。尋還屯所，受詔提轄河東緣邊城池、器甲、芻糧。至道初，繼隆薦其材幹，召補御龍弩直都虞候。咸平初，爲馬軍都軍頭、領蒙州刺史。三年，真授憲州刺史、知霸州，徙滄州副都部署，移石、隰駐泊。會城綏州，詔與錢若水往視利害，事具《若水傳》。

陳興，澶州衛南人。開寶年間，應徵入伍，隸屬於御龍右直。太宗征河東，親臨幽陵，陳興經常隨行，特被賞賜，屢經升遷任天武指揮使。端拱年間，改任御前忠佐步軍副都軍頭。王超擔任并代部署，奏請皇帝要陳興隨軍同行，派他戍守汾州。第二年，李繼隆在河西任行營，陳興隸屬其麾下，指揮清朔、龍衛諸軍，攻克綏、夏、銀州，李繼隆命權知夏州。不久返回屯兵之所，受詔提轄河東緣邊城池、器甲、糧草。至道初年，李繼隆舉薦他富有才幹，召補爲御龍弩直都虞候。咸平初年，任馬軍都軍頭、兼蒙州刺史。咸平三年，實授憲州刺史、知霸州，升任滄州副都部署，調往石、隰屯駐。適逢要在綏州築城，詔令與錢若水前往視察地勢的便利與險要，此事載於本書《若水傳》。

又徙涇原儀渭鎮戎軍部署。上言鎮戎軍去渭州瓦亭寨七十餘里，中有二堡，請留兵三百人戍之。俄與曹瑋、秦翰領兵抵鎮戎軍西北武延鹹泊川，掩擊蕃寇章埋族帳，斬二百餘級，生擒三百餘人，奪鎧甲、牛羊、駝馬三萬計。詔書嘉獎，賜金帶、錦袍、器幣。繼遷所部康奴族，往歲鈔劫靈州援糧，恃險與衆，尤桀黠難制。復與秦翰等合衆進討，窮其巢穴，俘老幼、獲器畜甚衆，盡焚掘其窖藏。復詔褒之，仍加賜賚。其年，六谷大首領潘羅支言，欲率諸蕃擊賊，請會兵靈州。上以道遠難刻師期，詔興俟羅支報至，即勒所部過天都山以援，勿須奏命。會繼遷死，事寢。景德三年，還本州團練使、知徐州。

興起行伍，有武略，所至頗著聲績。真宗言軍校之材，必以興爲能。大中祥符初，召爲龍神衛四厢都指揮使、領登州防禦使，出爲邠寧環慶路副都部署兼知邠州。坐擅釋劫盜，罷軍職，改叙州防禦使、知懷州。六年，卒。

**許均**

許均，開封人。父邈，太常博士。均，建隆中應募爲龍捷卒，征遼州，以功補武騎十將，賜錦袍、銀帶。開寶中，遷武騎副兵馬使。從曹彬征金陵，率衆陷水寨，流矢貫手。改本軍使。從征河東、攻隆州城，先登，陷之，中八創。遷副指揮使，前後屢被賞賚。出屯杭州，妖僧紹倫結黨爲亂，均從巡檢使周瑩悉擒殺之。

端拱初，補指揮使。從李繼隆、秦翰赴夏州，擒趙保忠，令均率兵衛守。改龍衛第四指揮使，俄屯夏州，賊來犯境，一日十二戰，走之。又從

又移任涇原儀渭鎮戎軍部署。上言鎮戎軍和渭州瓦亭寨相距七十餘里，中間有二堡，奏請留兵三百人戍守。不久與曹瑋、秦翰領兵抵達鎮戎軍西北武延鹹泊川，襲擊蕃寇章埋族軍營，斬首二百餘級，生擒三百餘人，奪取鎧甲、牛羊、駱駝及馬匹總計三萬。下詔書嘉獎，賞賜金帶、錦袍、禮器玉帛。繼遷所部康奴族，往年抄掠靈州援糧，聚衆恃險，尤爲凶暴狡猾難以制服。又與秦翰等合兵進行討伐，徹底搗毀其巢穴，俘獲其老幼、繳獲戰利品甚多，放火焚燒挖掘其窖藏財物。再度下詔褒獎，并予以賞賜。當年，六谷大首領潘羅支上言，欲率領諸蕃打擊賊寇，請求在靈州會師。皇帝以路途遥遠難以約定會師時間，詔令陳興等到羅支報告到達，即率所部翻越天都山去增援，不須上奏請示。適逢繼遷去世，此事於是作罷。景德三年，升任本州團練使、知徐州。

陳興出身行伍，有武藝韜略，所到之處頗有聲譽功績。真宗談起軍校之才，必定認爲陳興是這方面的人才。大中祥符初年，徵召爲龍神衛四厢都指揮使、兼登州防禦使，出任邠寧環慶路副都部署兼知邠州。因擅自釋放劫盜而獲罪，被罷免軍職，改叙州防禦使、知懷州。大中祥符六年，去世。

許均，開封人。其父許邈，爲太常博士。許均，建隆年間應徵爲龍捷卒，出征遼州，以軍功補爲武騎十將，賞賜錦袍、銀帶。開寶年間，升任武騎副兵馬使。跟隨曹彬出征金陵，率兵攻陷水寨，被流矢射穿手掌。改任本軍使。隨行征討河東，攻打隆州城，率先登城，攻下隆州，全身八處負傷。升任副指揮使，前後多次受獎。外任屯駐杭州，妖僧紹倫結黨作亂，許均跟隨巡檢使周瑩將其全部擒獲斬殺。

端拱初年，補爲指揮使。跟隨李繼隆、秦翰赴夏州，擒獲趙保忠，命令許均率兵守衛。改任龍衛第四指揮使，不久屯駐夏州，賊寇前來犯境，一日之内連續作戰十二次，將賊寇擊退。又

石普擊賊于原州牛欄寨，深入，獲牛羊、漢生口甚衆。普表上其功，遷第三軍指揮使。

跟隨石普在原州牛欄寨攻打賊寇，率兵深入，繳獲牛羊、漢人奴隸甚多。石普上奏其功，升任第三軍指揮使。

咸平初，以御前忠佐馬軍都軍頭戍秦州。王均之亂，遣乘傳之蜀，隸雷有終麾下，守魚橋門，又從秦翰追殺賊黨於廣都，降其衆七千餘。驛召授東西班都虞候、領順州刺史。五年，稍遷散員都虞候。嘗召見，訪以北面邊事，翌日，真拜磁州刺史、深州兵馬鈐轄。六年，改涇州駐泊部署。數月，知鎮戎軍。嘗出巡警，至隴山木峽口，真宗以其無故離城，慮有狂寇奔突，詔書戒敕。俄以其不明吏治，用曹瑋代之，徙爲邠州駐泊部署，改永興軍部署。車駕將巡澶淵，詔均與知府向敏中及鳳翔梁鼎同提總諸州巡檢捕盜事，至河陽，召赴行在。

咸平初年，以御前忠佐馬軍都軍頭戍守秦州。王均作亂時派其出使蜀地，隸屬雷有終麾下，守衛魚橋門，又跟隨秦翰在廣都追殺賊黨，收降他們七千多人。緊急徵召任命爲東西班都虞候、兼順州刺史。咸平五年，逐漸遷任散員都虞候。皇帝曾召見他，詢問北面邊境的情況，第二天，實授磁州刺史、深州兵馬鈐轄。咸平六年，改任涇州屯駐部署。數月之後，任鎮戎軍知軍。曾經出行巡查警戒，到達隴山木峽口，真宗因爲他無故離城，擔心有狂寇奔襲，下詔書予以告誡。不久以其治政的成績不顯著，用曹瑋接替他，升任邠州駐泊部署，改任永興軍部署。皇帝將要出巡澶淵，詔令許均與知府向敏中及鳳翔梁鼎同提總諸州巡檢捕盜事，到達河陽，召其前往皇帝所在地。

時有王長壽者，本亡命卒，有勇力，多計慮，聚徒百餘。是春，抵陳留剽劫，縣民捕之不獲，朝廷遣使益兵，逐之澶、濮間。會契丹南侵，夾河民庶驚擾，長壽結黨愈衆，人皆患之。均至胙城，長壽與其徒五千餘人入縣鈔掠，均部下徒兵裼袒與鬥。均以方略誘之，生擒長壽，斬獲惡黨皆盡。上以方禦敵，未欲因捕賊獎均，但賞均部下卒，被傷者賜帛遷級焉。明年，追叙前勞，擢爲本州團練使，尋出知代州。四年秋，均被疾，以米鋭代還，未至而均卒。録其子懷忠爲奉禮郎，懷信爲侍禁。幼子懷德，自有傳。

當時有個叫王長壽的人，本爲亡命之徒，有勇力，多計謀，聚衆一百多人。當年春天，流竄到陳留劫掠，縣民無法將其抓獲，朝廷遣使增兵，將其驅逐到澶、濮之間。適逢契丹向南入侵，黄河兩岸人心惶惶，王長壽的勢力越來越大，人們都以此爲患。許均到達胙城，王長壽與所部五千餘人入縣抄掠，許均所屬步兵赤膊與之交手。許均用計策引誘他們，活捉了王長壽，將惡黨徹底斬獲。皇帝因爲正在禦敵，不想因捕獲賊寇獎賞許均，衹獎賞許均手下的士兵，負傷者因此賜帛升級。第二年，追叙前功，擢升爲本州團練使，不久出任代州知州。四年秋天，許均患病，以米鋭接替他返回，尚未到達許均就去世了。録用其子許懷忠爲奉禮郎，許懷信爲侍禁。幼子許懷德，本書另有傳記。

## 張進

張進，兗州曲阜人，拳勇善射，挽强及石餘。應募曹州，隸鎮兵。太祖親選勇士，奇進才力，以補控鶴官，積勞至御龍弩直都虞候、領恩州

張進，兗州曲阜人，拳勇善射，力挽硬弓達石餘。在曹州應徵，隸屬鎮兵。太宗親選勇士，看重張進的才力，以其補控鶴官，積功官至御龍弩直都虞候、兼恩州刺史。至道年間，兼御

刺史。至道中，兼御前忠佐步軍都軍頭。太宗嘗幸內厩，進以親校執鉞前導，體質瑰岸，迥出儕輩。太宗熟視異之，擢爲天武右厢都指揮使、領賀州團練使。

咸平初，遷昭州防禦使，充龍神衛四厢都指揮使、京城左右厢巡檢。未幾，遷捧日、天武四厢都指揮使。二年秋，閲武近郊，進與殿前都指揮使王超親執金鼓，節其進退，軍容甚肅。從上北征，又與超管勾大陣及先鋒策應。三年，權殿前都虞候，遷侍衛步軍都虞候、鎮州副部署，徙天雄軍部署。會河决鄆州王陵口，發數州丁男塞之，命進董其役，凡月餘畢，詔褒之。移并代副都部署。

李繼遷寇麟州，州將遣單介間道乞師太原。諸將以無詔旨，猶豫未决，進獨抗議，發兵赴援，既至而圍解，手詔褒美。契丹侵中山，命進率廣鋭二萬騎，由土門會兵鎮、定，未至而敵退，復歸晋陽。景德元年，卒，上遣中使護喪還京，官給葬事。子元晋，至內殿崇班、閤門祗候。天禧末，録其次子元素爲三班借職。

## 李重貴

李重貴，孟州河陽人。姿狀雄偉，善騎射。少事壽帥王審琦，頗見親信，以甥妻之，補合流鎮將。鎮有群盗，以其尚少，謀夜入劫鈔。重貴知之，即築栅課民習射，盗聞之潰去。太宗在藩邸，知其勇幹，召隸帳下。即位，補殿前指揮使，累遷至龍衛左第四軍都指揮使、領河州刺史，改捧日右厢都指揮使、領蠻州團練使。

至道二年，出爲衛州團練使。未行，會命將五路討李繼遷，以重貴爲麟府州濁輪寨路都部署。得對便殿，

前忠佐步軍都軍頭。太宗曾親臨御馬房，張進以親校身份持鉞作爲前導，體貌偉岸，在行列中很突出。太宗注視他覺得他與衆不同，擢升他爲天武右厢都指揮使、兼賀州團練使。

咸平初年，升任昭州防禦使，擔任龍神衛四厢都指揮使、京城左右厢巡檢。不久，升任捧日、天武四厢都指揮使。咸平二年秋天，在近郊檢閲軍隊，張進與殿前都指揮使王超親執金鼓，以節制進退，軍容甚爲整肅。跟隨皇帝北征，又與王超管理大陣及先鋒策應。咸平三年，權殿前都虞候，升任侍衛步軍都虞候、鎮州副部署，升任天雄軍部署。適逢黄河在鄆州王陵口决口，徵調數州丁男阻塞决口之處，令張進督辦此事。總共一個多月事情結束，下詔書予以褒獎。升任并代副都部署。

李繼遷入侵麟州，州將派一個人從小路向太原請求增兵。諸將因無詔旨，猶豫不决，惟獨張進力排衆議，發兵出援，援兵一到麟州解圍，皇帝手詔予以褒獎。契丹入侵中山，命令張進率廣鋭軍二萬騎，由土門會師鎮、定，尚未到達敵軍已退，又回到晋陽。景德元年，去世，皇帝派宦官護喪回京，官府出資辦理喪事。其子張元晋，官至內殿崇班、閤門祗候。天禧末年，録用其次子張元素爲三班借職。

李重貴，孟州河陽人。體貌魁偉，善於騎射。年輕時事奉壽帥王審琦，很被親近信任，以外甥女嫁給他爲妻，補爲合流鎮將。鎮上有成群的盗賊，認爲他還年輕，謀劃半夜入鎮搶掠。李重貴得知後，即修築栅欄督促百姓習射，盗賊聽説後潰逃。太宗在王府，得知他勇敢幹練，將其召至帳下聽令。太宗即位後，補其爲殿前指揮使，屢經升遷爲龍衛左第四軍都指揮使、兼河州刺史，改任捧日右厢都指揮使、兼蠻州團練使。

至道二年，出任衛州團練使。尚未赴任，適逢命五路討伐李繼遷，以李重貴爲麟府州濁輪寨路都部署。得以在便殿回答皇帝的問話，於是

因言："賊居沙磧中，逐水草牧畜，無定居，便戰鬥，利則進，不利則走。今五路齊入，彼聞兵勢太盛，不來接戰，且謀遠遁。欲追則人馬乏食，將守則地無堅壘。賊既未平，臣輩何顏以見陛下。"太宗善之，出御劍以賜，又累遣使撫勞。既而諸將果無大功。及還，命爲代并副都部署。真宗即位，加本州防禦使，徙高陽關行營副都部署。

咸平二年，契丹南侵，議屯兵楊疃，張凝領先鋒遇敵，重貴率策應兵酣戰，全軍而還。范廷召自定州至，遇契丹兵交戰，康保裔大陣爲敵所覆，重貴與凝赴援，腹背受敵，自申至寅，疾力戰，敵乃退。時諸將頗失部分，獨重貴與凝全軍還屯。凝議上將士功狀，重貴喟然曰："大將陷沒而吾曹計功，何面目也！"上聞而嘉之。

明年春，以勞進階及食邑，徙知貝州，召至勞問，復遣入郡。是冬，徙滄州駐泊副都部署兼知州事。以疾求還京就醫藥，既愈，連爲邢州、天雄軍二部署，又知冀州。景德初，車駕幸澶淵，召還，爲大内都部署。明年春，出知鄭州，以疾甚，授左武衛大將軍、領潘州防禦使，改左羽林軍大將軍致仕。大中祥符三年，卒。

說："賊寇住在沙漠之中，隨水草而游牧，從無定居，便於戰鬥，有利則進，不利則逃。今五路大軍一齊進攻，他們聽到兵勢太盛，不來迎戰，且謀遠逃。我們若想追擊則人馬乏食，想堅守則地無壁壘。賊寇既不能平定，臣等有何顏面見陛下。"太宗認爲他說得好，取出御劍賜給他，又多次遣使慰勞。不久諸將果然没有立下大功。等到回師，任命他爲代并副都部署。真宗即位，加封本州防禦使，改任高陽關行營副都部署。

咸平二年，契丹向南入侵，議定屯兵楊疃，張凝領先鋒遭遇敵軍，李重貴率策應人馬與之激戰，保全軍隊而返。范廷召自定州到達，遇到契丹軍隊交戰，康保裔大陣被敵兵覆滅，李重貴與張凝率部增援，腹背受敵，自申時直到寅時，奮力拼殺，敵軍纔退去。當時諸將的兵力頗有喪失，惟獨李重貴與張凝保全部隊返回駐地。張凝評議上奏將士們的功勞，李重貴喟然感嘆道："大將覆没而我們還在計功，有什麽顏面！"皇帝聽說後贊許他。

第二年春天，以功勞晋升官階增加食邑，改任貝州知州，徵召慰問，又派遣到州。當年冬天，改任滄州駐泊副都部署兼知州事。因病奏請回京尋醫問藥，痊愈之後，連任邢州、天雄軍二部署，又知冀州。景德初年，皇帝親臨澶淵，徵召返回，任大内都部署。第二年春天，出任鄭州知州，因病重，任命爲左武衛大將軍、兼潘州防禦使，改任左羽林軍大將軍退休。大中祥符三年，去世。

## 呼延贊

呼延贊，并州太原人。父琮，周淄州馬步都指揮使。贊少爲驍騎卒，太祖以其材勇，補東班長，入承旨，遷驍雄軍使。從王全斌討西川，身當前鋒，中數創，以功補副指揮使。太平興國初，太宗親選軍校，以贊爲鐵騎軍指揮使。從征太原，先登乘城，及堞而墜者數四，面賜金帛獎之。七年，從崔翰戍定州，翰言其

呼延贊，并州太原人。其父呼延琮，任後周淄州馬步都指揮使。呼延贊少年時是驍騎兵，宋太祖認爲他有才能且勇敢，補選他任東班頭領，入朝領受皇帝聖旨，升任驍雄軍使。他隨王全斌討伐西川，親自擔任前鋒，身受數處創傷，以戰功補爲副指揮使。太平興國初年，宋太宗親自選拔軍校，任命呼延贊爲鐵騎軍指揮使。他隨太宗征討太原，率先登城，從城上矮墻掉下四次，皇帝當面賞賜金帛獎勵他。太平興國七年，

勇，擢爲馬軍副都軍頭，稍遷内員寮直都虞候。

他跟隨崔翰戍守定州，崔翰説他勇猛，提拔他爲馬軍副都軍頭，不久升任内員寮直都虞候。

雍熙四年，加馬步軍副都軍頭。嘗獻陣圖、兵要及樹營寨之策，求領邊任。召見，令之作武藝。贊具裝執鞭馳騎，揮鐵鞭、棗槊，旋繞廷中數四，又引其四子必興、必改、必求、必顯以入，迭舞劍盤槊。賜白金數百兩及四子衣帶。

雍熙四年，加授爲馬步軍副都軍頭。他曾向上進獻軍隊陣圖、軍事要領和軍隊駐營扎寨的策略，請求到邊疆領兵任職。宋太宗召見他，命令表演武藝。呼延贊穿上戰裝，執鞭驅馬，揮動鐵鞭、棗木長矛，在庭中旋繞多次，他又帶他的四個兒子必興、必改、必求、必顯加入，輪流舞劍揮矛。皇帝賞賜白銀數百兩，賞給他四個兒子衣服綢帶。

端拱二年，領富州刺史。俄與輔超并加都軍頭。淳化三年，出爲保州刺史、冀州副都部署。至屯所，以無統御材，改遼州刺史。又以不能治民，復爲都軍頭、領扶州刺史，加康州團練使。

端拱二年，呼延贊兼任富州刺史。不久，他與輔超一起被加授爲都軍頭。淳化三年，他外任保州刺史、冀州副都部署。到達軍隊駐扎的地點，因爲没有統領駕馭人的才能，改任遼州刺史。又因没有才能治民，再任都軍頭、兼任扶州刺史，又加授康州團練使。

咸平二年，從幸大名，爲行宫内外都巡檢。真宗嘗補軍校，皆叙己功，或至歡嘩，贊獨進曰："臣月奉百千，所用不及半，忝幸多矣。自念無以報國，不敢更求遷擢，將恐福過災生。"再拜而退，衆嘉其知分。三年，元德皇太后園陵，命掌護儀衛，及還而卒。

咸平二年，呼延贊隨宋真宗巡幸大名。擔任行宫内外都巡檢。宋真宗曾補選軍校，人人都叙説自己的功勞，有的人甚至喧嘩争執起來。惟獨呼延贊上奏説："我每月的俸禄成百上千，所用不到月俸的一半，皇上照顧我已很多了。我自己想没有什麽報效國家，不敢再求升遷，且恐怕福太多而災禍産生。"再次拜謝皇帝便退下，大家都稱贊他知本分。咸平三年，爲元德皇太后造墓地，任命他掌管護儀衛，等回來後他就死了。

贊有膽勇，鷙悍輕率，常言願死於敵。遍文其體爲"赤心殺賊"字，至於妻孥僕使皆然，諸子耳後别刺字曰："出門忘家爲國，臨陣忘死爲主。"及作破陣刀、降魔杵；鐵折上巾，兩旁有刃，皆重十數斤；絳帕首，乘騅馬，服飾詭異。性復鄙誕不近理，盛冬以水沃孩幼，冀其長能寒而勁健。其子嘗病，贊封股爲羹療之。贊卒後，擢必顯爲軍副都軍頭。

呼延贊有膽量勇氣，勇猛强勁，隨和率直，經常説願意戰死在敵軍中。他遍身紋有"赤心殺賊"這幾個字，甚至他的妻子、兒子、僕人都在身上紋有這幾個字。他的幾個兒子耳朵後面另外刺字曰："出門忘家爲國，臨陣忘死爲主。"他創製兵器破陣刀、降魔杵；鐵折上巾，兩邊有鋒利的刀刃，兵器都重達十幾斤；他頭戴絳色裹頭巾，騎着雜毛色的馬，身上的穿戴奇異。他性格俗陋怪異，不近情理，隆冬時把水澆在幼孩身上，希望小孩長大後耐寒且强壯。他的兒子曾經生病，他就割下自己大腿上的肉熬湯給兒子治病。呼延贊死後，朝廷提升其子呼延必顯任軍副都軍頭。

**劉用**

劉用，相州人。祖萬進，河中府馬步軍都指揮使。父守忠，左驍衛大將軍致仕。用曉音律，善騎射，事太宗于晉邸。即位，補軍職，累遷散都頭都虞候。端拱初，爲馬步軍副都軍頭、領涼州刺史、鎮定招安使，轉捧日都指揮使。李順亂蜀，爲西路行營鈐轄。賊平，遷祁州刺史。至道初，爲河西、烏白池都鈐轄，斬首千餘級，奪馬五百匹，改高陽關副都部署。

劉用，相州人。其祖父劉萬進，爲河中府馬步軍都指揮使。其父劉守忠，以左驍衛大將軍退休。劉用通曉音律，善於騎射，曾在晉邸事奉太宗。太宗即位，補選軍職，屢經升遷爲散都頭都虞候。端拱初年，擔任馬步軍副都軍頭、兼涼州刺史、鎮定招安使，轉捧日都指揮使。李順在蜀作亂，爲西路行營鈐轄。賊寇被平定後，改任祁州刺史。至道初年，作河西、烏白池都鈐轄，斬首千餘級，繳獲戰馬五百匹，改任高陽關副都部署。

真宗即位，加本州團練使、并州副都部署。咸平中，徙貝州，俄知瀛州，復爲高陽關副都部署。時烽候數警，用建議益邊兵，俟其南牧，即率驍鋭出東路以牽制其勢，因圖上地形。上召宰相閱視，可其奏，且令轉運使於保州、威虜静戎順安軍預備資糧。

真宗即位，加授爲本州團練使、并州副都部署。咸平年間，改任貝州，不久任瀛州知州，又任高陽關副都部署。當時狼烟四起，劉用建議增設邊境駐軍，待其南下入侵，就率領驍勇的精鋭從東路出擊以牽制其兵力。於是獻上所繪地形圖。皇帝召宰相查閲，予以准奏，并令轉運使在保州、威虜静戎順安軍準備物資糧食。

六年，命將三路出師捍敵，詔用與劉漢凝、田思明領兵五千，由東路會石普、孫全照掎角攻之。未幾，换鎮州副部署。景德初，爲邢州部署。車駕北征，用以城守之勞，進爵邑，歷知齊、陳、潞三州。大中祥符二年，卒。

咸平六年，命將三路出師禦敵，詔令劉用與劉漢凝、田思明領兵五千，由東路與石普、孫全照會合成掎角之勢攻擊。不久，换任鎮州副部署。景德初年，任邢州部署。皇帝北征，劉用因守城之功，進封爵邑，歷任齊、陳、潞三州知州。大中祥符二年，去世。

**耿全斌**

耿全斌，冀州信都人。父顥，懷順軍校。全斌少豐偉，顥攜謁陳摶，摶謂有藩侯相。顥戍西蜀，全斌往省，乘舟泝江，夜大風失纜，漂七十里，至曙風未止，舟忽泊岸，人頗異之。後游京師，屬太宗在藩邸，全斌候拜于中衢，自薦材幹，得召試武藝，以善左射，隸帳下。即位，補東班承旨，稍遷驍猛副兵馬使。

耿全斌，冀州信都人。其父耿顥，爲懷順軍校。耿全斌少年時高大魁偉，耿顥帶着他謁見陳摶，陳摶説其有藩侯之相。耿顥戍守西蜀，耿全斌前去省親，乘船泝江，夜裏大風吹開纜繩，船漂七十里，直至天亮大風未止，而船忽然停泊在岸邊，人們對此感到很驚奇。後游歷京師，恰好太宗在王府，耿全斌在四通八達的大道上等候拜見太宗，自我推薦其才幹，得以召試武藝，以善於左射，安置在帳下。太宗即位，補選其爲東班承旨，不久升任驍猛副兵馬使。

從征太原，還，遇契丹于蒲陰，

跟隨出征太原，返回，在蒲陰遭遇契丹兵，

追擊至徐河，因據水口要害。遷補日騎副兵馬使、雲騎軍使，屯瀛州。與契丹戰，所乘馬兩中流矢死，凡三易乘，戰不却，契丹爲引去。端拱初，擊蕃部于宥州，敗之。歷雲騎指揮使、御前忠佐馬軍副都軍頭，改馬軍都軍頭，戍深州，累轉散直都虞候、領順州刺史，改殿前左班都虞候、馬步軍都軍頭。

一直追擊到徐河，於是據守水口要地。升補爲日騎副兵馬使、雲騎軍使，屯駐瀛州。與契丹作戰，所騎戰馬兩次被流矢射中而死，共換過三次戰馬，奮戰不止，契丹爲之撤退。端拱初年，在宥州攻打蕃部，將其打敗。歷任雲騎指揮使、御前忠佐馬軍副都軍頭，改任馬軍都軍頭，戍守深州，多次轉任散直都虞候、兼順州刺史，改任殿前左班都虞候、馬步軍都軍頭。

全斌在軍中有能名。真宗嘗召問邊事，全斌口陳利害，甚稱旨。因謂輔臣曰："元澄、鄭誠、耿全斌，人多稱之。觀其詞氣，若有志操，止在宿衛，無以見其才，宜以邊郡試之。"遂拜雄州刺史、知深州，徙石隰部署以備河西。繼遷死，全斌率兵入伏落關，誘蕃部來歸者數千人。俄知安肅軍，嘗繪山川險易，爲圖以獻。

耿全斌在軍中有能幹的名聲。真宗曾召見他詢問邊事，耿全斌口述利害關係所在，非常符合皇帝的旨意。真宗對輔臣說："元澄、鄭誠、耿全斌，人們經常稱贊他們。觀察他們的言詞氣概，像有志向操守，僅僅身爲宿衛，不能表現出他們的才能，應派往邊州試用他們。"於是任命爲雄州刺史、知深州，改石隰部署以戒備河西。繼遷死後，耿全斌率兵進入伏落關，誘使蕃部來投降的達數千人。不久擔任安肅軍知軍，曾繪出山川地形的險要與便利，製圖獻上。

契丹來侵，自山北抵河滸，全斌遣子從政焚橋寨，分率精兵擊走之。改冀州刺史、高陽關鈐轄，擢從政爲侍禁、寄班祗候。大中祥符初，封禪泰山，以爲濮州鈐轄。其年，還京師，卒。

契丹來犯，自山北到達黃河邊，耿全斌派遣其子耿從政焚毀橋寨，分別率領精兵將其擊退。改任冀州刺史、高陽關鈐轄，擢升耿從政爲侍禁、寄班祗候。大中祥符初年，在泰山封禪，任命耿全斌爲濮州鈐轄。當年，返回京師，去世。

**周仁美**

周仁美，深州人。開寶中，應募隸貝州驍捷軍。關南李漢超選備給使，屢捕獲契丹諜者。從漢超戰于西嘉山，身中重創，補隊長。漢超上其功，隸殿前班，賜衣帶、鞍勒馬、什物、奴婢、器械。命王繼恩引入縱觀，過祗候庫，太祖問其力能負錢幾許，仁美曰："臣可勝七八萬。"太祖曰："可惜壓死。"止命負四萬五千，因賜之。稍遷右班都知、御前忠佐馬軍副都軍頭，戍環州。

周仁美，深州人。開寶年間，應徵入伍隸屬貝州驍捷軍。關南李漢超選備給使，多次捕獲契丹間諜。跟隨李漢超在西嘉山作戰，身受重創，補爲隊長。李漢超上奏其功，隸殿前班，賞賜衣帶、鞍勒馬、日用雜物、奴婢、器械。命王繼恩將其帶進來縱觀，經過祗候庫，太祖問其力能背起多少錢，周仁美說："臣能背七八萬。"太祖說："可惜壓死。"衹令其背四萬五千，於是賞賜給他。不久升任右班都知、御前忠佐馬軍副都軍頭，戍守環州。

時牛耶泥族累歲爲寇，仁美與陳德玄、宋思恭往擊之，斬首三千級，

當時牛耶泥族連年爲寇，周仁美與陳德玄、宋思恭前去攻打，斬首三千級，繳獲牛羊三百餘

獲牛羊三百餘，發戎族囷窖以餉師。又與思恭討募窟泉岌拖族，格鬥斬八十餘級。至道初，石昌牛耶泥族復叛，德玄令仁美提兵撫輯之。仁美謂石昌鎮主和文顯曰："此賊不除，邊患未弭。"因厚設殽酒，召酋長二十八人縛送州獄，自是諸族慴畏。

二年，又與馬紹忠、白守榮、田紹斌部芻糧趣清遠軍，仁美爲先鋒，至岐子平，與虜角，走之。明日，又戰于浦洛河，自巳至戌，戰數十合，進壁乾河。紹忠、守榮皆敗走，紹斌退止浦洛，獨仁美所部不滿三千，身中八創，護芻糧、官吏直抵清遠。紹斌繼至，深嘆其勇幹，表上其功。

時運糧民道路被傷者相繼，仁美領徒援護，悉抵環州。又遇虜於槖駝路，擊走之。先是，諸蕃每貢馬京師，爲繼遷邀擊，仁美領騎士爲援，賊不敢犯。補澶州龍衛軍都虞候，部署李繼隆奏留麾下，選軍中伉健者千人，令仁美領之，屢入敵境，戰有功。

俄還澶州。召見，會令諸軍射，仁美自陳筋力未衰，願對殿廷發二矢，上許之。既而前奏曰："臣老於戎門，多戍外郡，罕曾入覲京闕。前後征行，體被三十餘創，今日得對萬乘，千載之幸。儻或備員宿衛，立殿庭下一日足矣。"上顧傅潛而笑，潛亦稱其武幹，力留，補馬步軍副都軍頭。

潛屯北面，常以自隨。契丹攻蒲陰，仁美領萬騎解其圍。又從王超屯鎮、定、儀、渭，累遷龍衛軍都指揮使、領順州刺史，復屯鎮、定。時州有亡命卒聚盜，剽村閭爲患，王超委仁美招捕。仁美選勇敢卒，詐亡命趣

頭，打開戎族的糧倉以補充軍糧。又與思恭討伐募窟泉岌拖族，格鬥斬首八十餘級。至道初年，石昌牛耶泥族又反叛，陳德玄令周仁美帶兵安撫他們。周仁美對石昌鎮主和文顯說："此賊不除，邊患不息。"於是設豐盛的美酒佳肴，召酋長二十八人將其捆綁押進州中監獄，從此各族心存畏懼。

至道二年，又與馬紹忠、白守榮、田紹斌押送糧草奔赴清遠軍，周仁美擔任先鋒，到達岐子平，與胡虜接戰，將其擊退。第二天，又戰於浦洛河，從巳時到戌時，戰至數十合，進駐并構築工事固守乾河。馬紹忠、白守榮都失敗逃跑，田紹斌退到浦洛，惟獨周仁美所部不滿三千人，自己身受八處創傷，保護着糧草、官吏直抵清遠。田紹斌接着趕到，贊嘆他的勇敢和才幹，上奏他的功勞。

當時運糧的百姓在路上受傷的人相繼而至，周仁美帶人援助護送，全部到達環州。又在槖駝路遇到敵虜，把他們打跑。以前，諸蕃經常向京師貢馬，被繼遷攔擊，周仁美率領騎兵爲援，賊寇不敢來犯。補爲澶州龍衛軍都虞候，部署李繼隆奏請皇帝將其留在麾下，挑選軍中强健者千人，令周仁美率領他們，多次深入敵境，立有戰功。

不久返回澶州。皇帝召見，適逢令諸軍射箭，周仁美自己陳説筋骨尚未衰老，願對殿廷射兩箭，皇帝允准。不久又上前奏道："臣老於軍門，多戍守外州，鮮有進京朝見，前後出征作戰，身受三十多處創傷，今日得見天子，實爲千載之幸。若能擔當宿衛，站立在殿庭之下一日也知足啊。"皇帝回頭看着傅潛而笑，傅潛也贊許他的勇武才幹，極力想留下他，補爲馬步軍副都軍頭。

傅潛在北面屯駐，周仁美經常隨行。契丹攻打蒲陰，周仁美率領萬騎爲其解圍。又跟隨王超屯駐鎮、定、儀、渭，屢經升遷任龍衛軍都指揮使、兼順州刺史，又屯駐鎮、定。當時州中有亡命之徒聚集爲盜，打家劫舍成爲禍患，王超托付周仁美將其招降收捕。周仁美挑選勇敢的士兵，

賊所，得其要領，即自往諭以禍福，留賊中一日。超忽失仁美，求之甚急。詰旦，仁美至，具道其事，乃出庫錢付仁美爲賞。不數日，賊悉降，凡得二百餘人，以隸軍籍。

假裝逃命到賊寇的住所，摸清他們的情况，隨即親自前往那裏對他們曉以利害，留住在賊中一日。王超忽然失去周仁美，找得很急。第二天早晨，周仁美到了，講明事情經過，於是出庫錢交給周仁美作爲獎賞。没幾天，賊寇全部投降，共得二百餘人，以之編入軍籍。

景德中，徙屯陳州，入掌軍頭引見司。大中祥符元年，從駕泰山，命檢視山下諸壇牲牢祭饌。明年，出爲磁州團練使、知衛州，俄改滄州部署，移高陽關副部署。八年，擢爲龍神衛四廂都指揮、領獎州防禦使，遷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改領端州防禦使，權京新城内都巡檢。先是，巡兵捕亡卒盗賊，不獲皆有罰，而獲者無賞。仁美因差立賞格以聞，詔從其請。天禧三年，卒。

景德年間，遷徙屯駐陳州，入朝掌管軍頭引見司。大中祥符元年，隨從皇帝到泰山，令其檢驗查看山下各壇祭祀所用的牲畜和食品。第二年，出任磁州團練使、知衛州，不久又改任滄州部署，改任高陽關副部署。景德八年，擢升爲龍神衛四廂都指揮、兼獎州防禦使，升爲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改兼端州防禦使，權京新城内都巡檢。以前，巡兵抓捕逃兵盗賊，抓不到的人都受罰，而抓到的人也得不到獎賞。周仁美制定出不同的懸賞等級上奏，詔令准許了他的請求。天禧三年，去世。

論曰：繼忠臨陣赴敵，以死自效，其生也亦幸而免，然在朔庭貴寵用事，議者方之李陵，而大節固已虧矣。潛爲三路帥，握兵八萬餘，大敵在前，逗撓畏縮，致康保裔以無援戰没，此而不誅，宋於是乎失刑矣。興、均輩或由藩邸進，或自行伍起，一時際會，出則書勛轅門，入則拱扈岩陛，求其如古名將，則未之見也。

論曰：王繼忠臨陣作戰，以死報國，却活了下來幸免於難，然而在北方異族那裏受寵用事，評論的人把他比作李陵，而氣節確已蕩然無存。傅潛作爲三軍統帥，手握重兵八萬多人，大敵當前，怯陣畏縮，致使康保裔因無援兵而戰死，其罪如此却不誅殺，宋朝的刑法於是失去公正。陳興、許均之流有的由王府得以進身，有的自行伍而被起用，一時之間遇到機會，出則軍中立功，入則護衛朝廷，但他們比之古代名將，就差得遠了。

# 宋史卷二百八十

## 列傳第三十九

田紹斌　王榮　楊瓊　錢守俊　徐興
王杲　李重誨　白守素　張思鈞　李琪　王延範

### 田紹斌

田紹斌，汾州人。仕河東劉鈞爲佐聖軍使，戍遼州。周顯德四年，領五十騎來歸，鈞屠其父母家屬。世宗召補驍武副指揮使。

田紹斌，是汾州人。曾在河東劉鈞手下任佐聖軍使，駐守遼州。在後周顯德四年，率領五十餘名部屬投歸世宗，劉鈞將其父母親屬斬殺殆盡。世宗將其召補爲驍武副指揮使。

宋初，隨崔彥進征李筠，攻大會寨，破之，以功遷龍捷指揮使。又敗筠於澤州茶碾村，筠退保澤州，紹斌鑿濠圍守，流矢中左目，前軍部署韓令坤以其事聞。及太祖召見于潞州，紹斌殺晉軍益衆，奪其鎧甲。又從討李重進于揚州，壁城南，圍三日，城潰，斬首逾千級。賜袍帶、緡帛，尋補馬軍副都軍頭、龍衛指揮使。下荆湖，平嶺南，率皆從行。討蜀，隸大將劉延讓麾下。會全師雄寇神泉，紹斌率所部敗其黨數千，時漢、劍道梗，因賴以寧，太祖遣使孫晏齎詔賜賚有加。凡在蜀三歲，剽盜殄除。還，改龍捷都虞候。

宋朝初年，田紹斌跟隨崔彥進征討李筠，攻打大會寨，攻克，以此功勞升遷爲龍捷指揮使。此後又大敗李筠於澤州茶碾村，李筠退保澤州，田紹斌指揮部下挖濠設障，四面圍守，被流箭射中左眼，前軍部署韓令坤將此事上報。被太祖召見於潞州，紹斌殺晉軍更多，并奪取了他們的鎧甲。其後又隨軍征討李重進於揚州，駐扎在城南，圍攻三日，終於破城，斬殺敵人首級逾千。以功受賜袍帶、錢和絲織品，不久補授爲馬軍副都軍頭、龍衛指揮使。此後，南下荆湖，討平嶺南，紹斌都隨軍征討。征討蜀地時，紹斌隸屬於大將軍劉延讓麾下。正逢全師雄進犯神泉，紹斌率其部下大敗數千犯敵，當時通往蜀地的漢、劍道都不太通暢，因此依賴紹斌而得以安寧，太祖派遣孫晏帶着詔書對紹斌褒獎賞賜有加。紹斌在蜀三年，盜賊盡除、四境平安。還朝後，改授龍捷都虞候。

嘗盜官馬，貿直盡償博進，事發，獄具，有司引見講武殿，紹斌稱死罪。太祖知其驍勇，欲宥之，執於門外，遣内侍私謂之曰："爾今死有餘責。"紹斌曰："若恩貸臣死，當盡

紹斌曾盜賣官馬，所得之錢盡做賭資，事發後，獄成結案，有司把他押解到講武殿去面見太祖，紹斌連稱死罪。太祖素知其驍勇，想寬恕他，先將其捆執於門外，又派内侍私下對他說："你現在真是死有餘辜。"紹斌連忙說："如寬恩

節以報。”俄復引見，釋之，且密賜白金。

會征江南，擇諸軍借事得五百人，爲步鬥軍，令紹斌領之，及率雲騎二千，抵昇州城下，克獲居多。太祖親討河東，命紹斌從何繼筠扼契丹兵于北百井，奪賊鼓幟而還。

太平興國初，擢龍衛軍指揮使、領江州刺史。二年，梅山洞蠻叛，命與翟守素分往擊之。至邵州，聞蠻酋苞漢陽死，去其居十里，大潰其衆，擒蠻二萬，令軍中取利劍二百斬之，餘五千遣歸諭諸洞，自是其黨帖服。太宗賜以金帛、緡錢、金帶、鞍馬。歷天武、日騎軍指揮使，改馬步都軍頭，出戍鎮、定、高陽關。

曹彬之攻幽州也，命爲先鋒指揮，數遇契丹兵鬥，奪牛羊、器甲。師還，召見便殿，加領溪州團練使，復遣屯北面。端拱元年，拜冀州防禦使，尋改解州。

淳化中，爲河中、同、丹、坊、鄜、延、横嶺蕃界都巡檢使。會鄭文寶議城席雞城寨爲清遠軍，紹斌與文寶領其役。城畢，以文寶之請，命爲知軍事。至道元年，拜會州觀察使，仍判解州，俄充靈州馬步軍部署。領徒入蕃討賊，斬首二千級，獲羊、馬、橐駝二萬計，馬以給諸軍之闕者。捷聞，手詔嘉諭之。數部金粟帛詣靈武、清遠，遠人讋服不擾。

未幾，皇甫繼明、白守榮等督轉餉於靈州，紹斌率兵援接，抵鹹井。賊逾三千餘，來薄陣。且行且鬥，至耀德，凡殺千人。寇復尾後，紹斌爲方陣，使被傷者居中，自將騎三百、步弩三百，與敵兵确于浦洛河，大敗之。

饒我不死，此生當盡忠以報。”過了一會兒又被引見，將他釋放，事後又秘密地賞賜他白金。

在會征江南的時候，從諸軍中選擇了五百名士兵，爲步鬥軍，命紹斌統領，又率領雲騎兵二千，抵達昇州城下，攻克和俘獲的數他最多。太祖親征河東時，命紹斌隨從何繼筠扼制契丹兵於北百井，奪其戰鼓和軍旗而還。

太平興國初年，提升紹斌爲龍衛軍指揮使，并領江州刺史一職。二年，梅山洞蠻反叛，命令紹斌與翟守素分頭夾擊。到了邵州，聽説蠻人的首領苞漢陽已死，奔襲距其巢穴十里，大敗其衆，擒獲蠻兵二萬，紹斌令軍中取利劍二百口將戰俘斬殺，剩下五千名放歸傳諭諸洞，從此各洞叛蠻盡皆帖服。太宗賞賜他金銀絲綢、成串的錢、金帶和鞍馬。歷任天武、日騎軍指揮使，改升馬步都軍頭，出任鎮、定、高陽關鎮守。

曹彬攻幽州的時候，命紹斌爲先鋒指揮，數次與契丹兵遭遇戰鬥，奪得牛羊、兵器和鎧甲。班師歸來後，被召見於便殿，賞賜加領溪州團練使，并派遣他屯兵北面。端拱元年，官拜冀州防禦使，不久改任解州。

淳化年間，紹斌歷任河中、同、丹、坊、鄜、延、横嶺蕃界都巡檢使。當時與鄭文寶商議擴建席雞城寨爲清遠軍城，紹斌與文寶共領此事。完工後，由文寶提請，紹斌被任命爲該城知軍事。至道元年，又被任命爲會州觀察使，仍舊管理解州，很快又授職靈州馬步軍部署。後又率領士兵入蕃討賊，斬首二千級，繳獲羊、馬、駱駝二萬餘，馬都補給了諸軍缺馬者。捷報報上去後，傳來手詔嘉獎諭示。多次押送金銀、糧食、絲織品等到靈武、清遠，邊遠之人感恩畏服不再作亂。

没過多久，皇甫繼明、白守榮等督辦轉運糧餉於靈州，紹斌率兵前去迎接和支援，行到鹹井，遇到三千多賊兵，來對陣挑戰。且戰且走，行至耀德，已殺賊千人。賊寇依然不退，尾隨其後，紹斌列方陣，使受傷者居中，自領騎兵三百、步行弓箭手三百，與敵兵決戰於浦洛河，大敗敵寇。

初，守榮與紹斌爲期，既而繼明卒，故後一日，遂爲賊所圍。守榮等欲擊之，紹斌曰："蕃戎輕佻，勿棄輜重與戰，當按轡結陣徐行。"守榮等忿曰："若但率兵來迎，勿預吾事。"紹斌因率所部去輜重四五里。繼遷初見紹斌旌旗，不敢擊。守榮等自欲邀功，與戰。賊先伏兵，以羸騎挑戰，已而伏發，守榮等戰敗，丁夫愕眙遁，蹂踐至死者衆。紹斌率所部徐還，一無遺失。至清遠，與張延州會食。見濠中人裸而呼曰："我白守榮也。"繩引而上，解衣遺之，遣內侍馬從順驛聞。太宗益嘉之，優詔褒美。

起初，守榮與紹斌相約行事，後來繼明死，所以遲來一天，於是被賊兵所包圍。守榮等想要主動出擊，紹斌說："蕃戎輕佻，我們决不能放下輜重與之戰鬥，我們應當結陣慢行。"守榮等忿忿地說："你衹管率兵來迎就行了，不要干預我們的事。"紹斌衹好率領自己帶來的部隊離開他們四五里。賊寇繼遷先看見紹斌的旌旗，不敢攻擊。守榮等人却邀功心切，與之展開戰鬥。賊先布下伏兵，然後以瘦馬弱兵出來挑戰，不久伏兵大發，守榮等戰敗，士兵與壯丁驚慌逃竄，互相踐踏致死者甚衆。紹斌率部屬徐徐退還，無傷亡損失。返回至清遠，與張延州相會。忽見濠溝中一個赤裸着身子的人大呼："我是白守榮。"於是用繩子把他拉上來，脱衣服給他穿上，派遣內侍馬從順乘驛馬上報此戰况。太宗更加贊許，優詔褒獎有加。

時命李繼隆、范廷召討繼遷，就命紹斌爲本州都部署兼內外都巡檢使。繼隆以浦洛之敗上聞，言紹斌握兵不顧，自言"靈武非我不能守"，欲圖方面，有異志。太宗怒曰："此昔嘗背太原來投，今又首鼠兩端，真賊臣也。"即遣使捕繫詔獄鞫問，貶右監門衛率府副率，虢州安置。

時命李繼隆、范廷召征討繼遷，就命紹斌爲本州都部署兼內外都巡檢使。繼隆舊事重提以浦洛之敗上奏朝廷，説紹斌握兵而不援救，而且大言"靈武非我不能守"，想排除異己，獨霸一方，有異志。太宗見報後大怒，說："此人過去曾背叛太原來投靠，而今又首鼠兩端，真是賊臣。"隨即派出使者將紹斌逮捕下獄訊問，貶官爲右監門衛率府副率，調到虢州安置。

真宗即位，召還，授右監門衛大將軍、領叙州刺史，尋改萊州防禦使，詔還其所籍居第，賜良馬十匹。調環慶靈州清遠軍部署。慶州有野雞族數爲寇掠，道路患之。嘗有驍捷卒二十餘往邠州，爲其掠奪，即馳告紹斌。紹斌召其酋帥三人，斷臂、馘、劓放還，寇感而化，帖服。紹斌素勇悍，與同職頗不叶。轉運使宋太初每按部靈州、清遠，多貿市，紹斌語發其私，太初心銜之，及還朝，言紹斌之過。尋赴召，直其事。

等到真宗即位，將紹斌召回來，授右監門衛大將軍、領叙州刺史，很快又改授萊州防禦使，并下詔書發還其被没收的宅第，另賜良馬十匹。又調任環慶靈州清遠軍部署。慶州有野雞族多次入侵搶掠，行路之人以之爲患。曾有勇敢矯捷二十餘名士卒前往邠州，被其搶掠，隨後立即騎馬報告了紹斌。紹斌召其部落首領三人，斷臂、割左耳、割鼻子後而放還，賊寇爲不殺而感化，從此帖服。紹斌素來勇猛剽悍，與同僚不太和洽。轉運使宋太初每次因公到了靈州、清遠，多將物品在市場上貿易，紹斌總是直言不諱地揭發其隱私，太初心中銜恨，等到回到朝裏，就言説紹斌的不是。不久讓紹斌回朝，對直其事。

咸平二年，北面寇警，復命爲鎮、定、高陽關路押先鋒，隸傅潛。

咸平二年，北面傳來敵寇入侵的警訊，於是任命紹斌爲鎮、定、高陽關路押先鋒，隸屬傅潛

潛遣與石普并戍保州，普陰與知州楊嗣議出兵擊討之。及夜，普、嗣未還，紹斌疑其敗衄，即領兵援之。普、嗣果爲賊所困，度嚴凉河，頗喪師衆。及紹斌至，即合兵疾戰，獲一百四十餘人，以勞遷邢州觀察使。潛屯中山，紹斌三馳書於潛，且言："邊衆大至，但列兵唐河南，背城與戰，慎無窮追。"潛性巽懦，聞之益不敢出，賊衆益熾，焚劫城寨。車駕駐大名，召潛屬吏，詞逮紹斌，即遣使械繫下御史臺鞫問，免官，黜爲左衛率府副率，送往上都，禁其出入。五年，授右千牛衛將軍致仕。

麾下。傅潛派他和石普共同防守保州，石普暗中和知州楊嗣商議私下出兵討敵。到了夜裏，石普與楊嗣仍然没有回來，紹斌就懷疑其戰敗，立即領兵去增援。石普與楊嗣果然被賊所圍困，過嚴凉河，喪師頗重。等到紹斌率領援兵到來時，立即合兵作戰，俘獲敵人一百四十餘名，以此功勞升遷邢州觀察使。傅潛屯兵中山，紹斌三次修書派人騎馬送給傅潛，信中説："邊衆大至，衹陳兵唐河南岸，背靠城池與之作戰，切不可離城追殺。"但傅潛生性謙順懦弱，聞此一説更不敢出戰，賊衆氣焰愈熾，焚城劫寨。皇上車駕駐扎在大名，召傅潛的屬吏詢問，屬吏的供詞牽連到紹斌，立即派使者用器械將紹斌拘捕送到御史臺審問，并免去現任官職，貶爲左衛率府副率，送往上都，禁其出入。咸平五年，纔又授予右千牛衛將軍退職。

景德初，起爲左龍武軍將軍、永城兵馬都監。三年，遷左監門衛大將軍。帝以紹斌久失職，不宜在衝要，乃徙考城都監。大中祥符初，領長州刺史。從東封，朝覲壇就班，軍士建充庭旗，旗倒，壓紹斌仆地，遽起無傷。時紹斌已老，其壯健若此。遷左領軍衛大將軍、領康州團練使、鞏縣都監。二年，卒，年七十七。

景德初年，起復爲左龍武軍將軍、永城兵馬都監。三年，遷升左監門衛大將軍。皇帝因紹斌長時間不任職，不宜放到重要地方，於是把他調到考城任都監。大中祥符初年，又領長州刺史。隨從去東封泰山，列身朝班朝見天子，軍士在官衙裏建充庭旗，旗倒，把紹斌壓倒在地上，立刻爬起却没受傷。當時紹斌已老，可見其身體健壯。後又升遷爲左領軍衛大將軍、兼領康州團練使、鞏縣都監。大中祥符二年，紹斌死，時年七十七歲。

紹斌長兵間，習戰法，其後累以格鬥立功，然性暴戾，故屢被黜。子守信，爲内殿崇班、閤門祗候。

紹斌長於治軍，熟悉戰法，其後一直以戰鬥立功，然性情暴躁，所以屢遭降職和罷免。兒子守信，爲内殿崇班、閤門祗候。

## 王榮

王榮，定州人。父洪嗣，仕晋爲本州十縣游奕使。榮少有膂力，事瀛州馬仁瑀爲厮役。太宗在藩邸，得隸左右。即位，補殿前指揮使，稍遷本班都知、員僚直都虞候。盜發棣州，州兵不能捕，榮往討擒之。加御前忠佐馬步軍都軍頭、領懿州刺史。坐受秦王廷美宴勞，出爲濮州馬軍教練使。未行，馬仁瑀子告榮與秦王

王榮，定州人。父親王洪嗣，曾在後晋官任本州十縣游奕使。王榮在少年時就體力過人，在瀛州馬仁瑀家爲僕役。當太宗還是諸侯王的時候，王榮便得以在諸侯王的府邸裏侍候左右。太宗登位後，補授王榮爲殿前指揮使，稍後便升遷爲本班都知、員僚直都虞候。盜發棣州，州兵不能擒捕，王榮率部將其擒獲。加封御前忠佐馬步軍都軍頭、領懿州刺史。坐受秦王廷美的宴席犒勞，出任爲濮州馬軍教練使。還未成行，馬仁

親吏善，因狂言“我不久當得節帥”，坐削籍流海島。

瑀的兒子告發王榮與秦王親近的吏屬親善友好，他於是口出狂言說“我不久就會成爲節制一方的大帥”，結果被削去官籍，流放海島。

雍熙中，召還，爲副軍頭。端拱初，改員寮左右直都虞候兼都軍頭，復領懿州刺史。累遷龍衛都指揮使、領羅州團練使。率兵戍遂城，邊騎來寇，擊敗之，擒千餘人。召拜侍衛馬軍都虞候、峰州觀察使，出爲定州行營都部署。榮粗率，所爲不中理，侵取官地蒔蔬，吝惜公錢，不以勞將士，且母老不迎養，供給甚薄。太宗聞而怒曰：“忠臣出於孝子之門，榮事親若此，竄逐之餘，凶行弗悛，豈可復置左右，效晋帝養成張彦澤邪?”即詔罷，督責，授右驍衛大將軍。

雍熙年間，王榮被召還，爲副軍頭。端拱初年，改任員寮左右直都虞候兼都軍頭，重領懿州刺史一職。屢次遷升爲龍衛都指揮使、領羅州團練使。率兵守衛遂城時，邊境外的敵騎來侵犯，被王榮打敗，并擒敵千餘人。以功召拜爲侍衛馬軍都虞候、峰州觀察使，出任定州行營都部署。王榮粗略率直，所作所爲常不在理，貪小便宜常取公地裏種植的蔬菜，吝惜公錢，剋扣將士，并且連老母親也不迎養，供給甚是薄少。太宗聽到後大怒，説：“忠臣出於孝子之門，王榮對待生身母親尚且如此，流放之餘，凶行難改，又怎麼能把他安置在我的左右，難道讓我效仿晋帝養成張彦澤的故事嗎?”隨即下詔免職，督察責罰，降任爲右驍衛大將軍。

寄班供奉官張明護定州兵，睹榮不法，間嘗規正。榮護短，每疾其攻己。莊宅使王斌亦監軍是州，素與榮善，意明構榮之罪，因摭明以報怨。下樞密院問狀，皆不實。上怒，語左右曰：“張明起賤微中，以蹴鞠事朕，潔己小心，見於輩流。夫刑罰之加，必當其罪。今王斌以榮故而曲奏明罪，欲致刑憲，苟失其當，適足以快榮之心，而誣罔得以肆行矣。且榮凌轢同類，事君與親鮮竭其力。國家賞罰之柄，非所敢私，將帥之職，非裨校同。朕豈黨張明而棄王榮哉，奈何不求直於理之當也。”遂賜勞明緡錢、束帛，榮遷右羽林軍大將軍。

寄班供奉官張明爲定州護軍，看到王榮所行不法，經常規正。但王榮護短，總是恨他以言語攻擊自己。莊宅使王斌也在定州任監軍，素來與王榮友善，覺着張明在構設王榮罪名，因而搜集張明過失爲王榮報怨。把張明下到樞密院審訊，結果所控罪名皆不實。聖上震怒，對左右說：“張明出身貧寒，以踢球之戲侍奉我，但潔己小心，常見於此輩。給一個人要加以刑罰，必須與其所犯之罪相當纔行。而今王斌因與王榮交好的緣故歪曲事實，妄奏張明有罪，欲使其受到刑罰懲處，顯失其當，祇能使王榮一人感到高興，而這樣做就會使誣陷和欺罔得以肆行。且王榮欺凌同類，事君與事親很少盡心盡力。國家賞罰之權，豈敢有私，而對將帥之職的要求，又怎能與裨校一級相同。我并非袒護張明而拋棄王榮，奈何不求直於理也說不過去。”於是賜給張明成串的錢和成匹的絲織品，將王榮調任右羽林軍大將軍。

真宗即位，領獎州刺史，尋授濱州防禦使，遷涇原儀渭駐泊部署。咸平二年，車駕北征，召爲貝冀行營副都部署。師旋，復還涇原。明年，援

真宗即位後，王榮調領獎州刺史，隨後又授濱州防禦使，遷升涇原儀渭駐泊部署。咸平二年，車駕北征，召王榮爲貝冀行營副都部署。北征回師後，王榮復還涇原。第二年，讓王榮押送

送靈武芻糧，疏於智略，不嚴斥候，至積石，夜爲蕃寇所劫，營部大亂，衆亡殆盡。法當誅，恕死，除名配均州。六年，起爲左衛將軍。

支援靈武的糧食和草料，王榮輕心大意，不注意偵察敵人動向，行至積石時，夜裏被蕃寇劫營而毫無防備，營部大亂，死傷殆盡。論法當誅，最後恕其死罪，除去官職發配均州。咸平六年，又起用爲左衛將軍。

景德初，權判左金吾街仗司事。上觀兵澶淵，契丹游騎涉河冰抵濮州境，命爲黄河南岸都巡檢使，與鄭懷德自行在領龍衛兵追襲。時已詔滄州部署荆嗣先率所部屯淄、青，遣榮等合兵邀擊之。二年，遷左神武軍大將軍、領恩州刺史。郊祀，改左龍武軍、領達州團練使。大中祥符中，遷左衛大將軍、領昌州防禦使。六年，朝太清宫，命爲河南府駐泊都監。九年，卒，年七十。官其一子。榮善射，嘗引强注屋棟，矢入木數寸，時人目爲“王硬弓”。

景德初年，代理判左金吾街仗司事一職。聖上閱兵澶淵，契丹的游騎踏冰過河侵入濮州境内，皇上命王榮爲黄河南岸都巡檢使，與鄭懷德自皇上臨時停駐處領龍衛兵追襲。當時已詔命滄州部署荆嗣先期率兵屯扎在淄、青一帶，派遣王榮等合兵阻攔攻擊。二年，調任左神武軍大將軍、領恩州刺史。在皇上郊外祭祀時，又改任左龍武軍、領達州團練使。大中祥符年間，又調任左衛大將軍、領昌州防禦使。六年，朝拜太清宫，命爲河南府駐泊都監。九年，去世，時年七十歲。去世後官蔭其一子。王榮一生善於射箭，曾經拉强弓射向房屋的脊檩，箭頭入木數寸，被當時人們視爲“王硬弓”。

## 楊瓊

楊瓊，汾州西河人。幼事馮繼業，以材勇稱。太宗召置帳下。即位，隸御龍直，三遷神勇指揮使。從征太原，以勞補御龍直指揮使。雍熙初，改弩直都虞候兼御前忠佐馬步都軍頭、領顯州刺史。

楊瓊，汾州西河人。小時候跟隨侍奉馮繼業，以其聰明才智和勇敢爲人稱道。後被太宗召來安置在帳下聽用。太宗即位後，楊瓊改隸屬於御龍直，三次升遷爲神勇指揮使。跟隨征討太原，以功勞補授爲御龍直指揮使。雍熙初年，又改任弩直都虞候兼御前忠佐馬步都軍頭、領顯州刺史。

淳化中，李順叛蜀，瓊往夔、峽擒賊招安，領兵自峽上，與賊遇，累戰抵渝、合，與尹元、裴莊分路進討，克資普二州、雲安軍，斬首數千級。詔書嘉獎，遣使即軍中真拜單州刺史。

淳化年間，李順在蜀反叛，楊瓊前往夔、峽一帶擒賊招降，領兵從峽往上行，途中與賊兵相遇，經過數次苦戰方纔抵達渝、合一帶，與尹元、裴莊分路進討，攻克資、普二州及雲安軍，殺敵數千名。皇帝下詔書嘉獎，并派遣使者直接到軍中實授楊瓊爲單州刺史。

至道初，召還供職。明年，徙知霸州兼鈐轄。未幾，改防禦使，靈慶路副都部署、河外都巡檢使。賊累寇疆，瓊固捍有功。導黄河，溉民田數千頃。敗賊於合河鎮北，擒獲人畜居多。賊騎五百掠城下，擊破之，追北三十里。并賜詔嘉諭。

至道初年，召還在朝供職。第二年，調任知霸州兼鈐轄。没過多久，又改任爲防禦使，靈慶路副都部署、河外都巡檢使。賊兵屢次侵犯疆界，楊瓊固守捍衛有功。引導黄河之水灌溉民田數千頃。敗賊兵於合河鎮北，擒獲人畜無數。賊騎五百曾攻掠城下，被楊瓊打敗，追趕敗軍三十里。受到賜詔的嘉獎和褒諭。

咸平二年，命爲涇原儀渭邠寧環慶清遠軍靈州路副都部署。尋徙鎮、定、高陽關三路押策先鋒，屯定州之北。明年，副王超爲鎮州都部署，再遷環慶，徙定州。四年，召還，以鄜州觀察使充靈、環十州軍副都部署兼安撫副使。嘗遣使諭旨，賊若寇清遠及青岡、白馬寨，即合兵與戰。是秋，果長圍清遠，頓積石河。清遠屢走間使詣瓊請濟師，瓊將悉出兵爲援，鈐轄内園使馮守規、都監崇儀使張繼能曰："敵近，重兵在前，繼無以進，不可悉往。"乃止。命副部署海州團練使潘璘、都監西京左藏庫劉文質率兵六千赴之，且曰："伺我之繼至。"瓊逗遛不進，頓慶州。

咸平二年，被任命爲涇原儀渭邠寧環慶清遠軍靈州路副都部署。很快又調任鎮、定、高陽關三路押策先鋒，屯兵定州之北。第二年，又作爲王超的副手被任命爲鎮州都部署，遷升環慶，調定州。咸平四年，召回朝裏，又以鄜州觀察使的身份充任靈、環十州軍副都部署兼安撫副使。曾經有使者持旨諭示，賊兵若是侵入清遠及青岡、白馬寨，即可合兵與之戰鬥。當年秋天，賊兵果然圍攻清遠，大兵停留在積石河。清遠守軍屢次派人到楊瓊處請求發兵支援，楊瓊準備發出全部人馬去增援，鈐轄内園使馮守規、都監崇儀使張繼能説："敵兵離得很近，重兵在前，進攻不利將無以爲繼，所以切不可全部出動。"於是楊瓊停止了全軍增援的計劃。衹是命副部署海州團練使潘璘、都監西京左藏庫劉文質率兵六千馳援，并説："注意我的行動再前進。"結果楊瓊逗留不前，停留在慶州。

寇鼓兵攻南門，其子阿移攻北門，堙壕斷橋以戰。瓊遣鈐轄李讓督精卒六百往援，至則城陷矣。賊泊青岡城下，瓊與守規、繼能方緩行出師，及聞清遠之敗，益恇怯不前。順州刺史王懷普謂瓊曰："青岡地遠水泉，非屯師計，願棄之。"瓊合謀焚芻糧兵仗，驅老幼以出。瓊却師，退保洪德寨，寇威浸熾，未嘗交一鋒。事聞于上，傳召瓊輩，悉繫御史獄，治罪當死。兵部尚書張齊賢等議請如律，詔特貸命，削官，長流崖州，繼能、守規輩同坐，籍其家業。明年，移道州。

在清遠戰場上，敵寇鼓兵猛攻南門，寇首之子阿移又率兵攻北門，填壕斷橋猛攻不已。楊瓊又派遣鈐轄李讓督領六百名精兵前往增援，但等兵至城已失守。另一股賊停頓青岡城下，楊瓊與守規、繼能方纔緩緩地出兵，等到清遠戰敗失守的消息傳來後，更加膽怯害怕不敢前行。順州刺史王懷普對楊瓊説："青岡這個地方遠離水源，不是屯兵堅守的地方，不如放棄了吧。"楊瓊與其他幾人商議後，放火焚燒了糧食草料和兵仗，驅趕老幼百姓出城。楊瓊退兵，退保洪德寨，這樣一來更加助長了敵人的威風和氣焰，實際上楊瓊等尚未與敵人交鋒一戰。戰況傳報到聖上那裏，傳召楊瓊等人，全部拘捕下到御史獄，治罪應當處死。兵部尚書張齊賢等合議奏請按照刑律處分，特詔寬免一死，削去官職，長期流放崖州，繼能、守規等同樣坐罪，抄没其家産。第二年，移送道州。

景德初，起爲右領軍衛將軍，分司西京。累遷左領軍衛大將軍、領賀州團練使、知兖州。有州卒自言得神術，能飛行空中，州人頗惑，瓊捕至，折其足，奏戮之。五年，卒，年

景德初年，楊瓊又被起用爲右領軍衛將軍，分司西京。累次遷升爲左領軍衛大將軍、領賀州團練使、兖州知州。有個州卒自言獲得神術，能在空中飛行，州中許多人被其迷惑，楊瓊把他抓起來，弄折其足，奏請殺之。景德五年，去世，

六十七。録其子舜臣爲奉職。長子舜賓，内殿崇班、閤門祇候。

時年六十七歲。録用其子舜臣爲奉職。其長子舜賓爲内殿崇班、閤門祇候。

## 錢守俊

錢守俊，濮州雷澤人。少勇鷙，嘗爲盗陂澤中，稱“轉陂鶻”。周顯德中，應募爲鐵騎卒。早事太祖，從征淮南，戰紫金山，下壽春，獲戰艦千餘艘。繼從克關南。宋初，補禁衛，隸散員直。乾德中，轉殿前班都知。尋征太原，方戰，矢中左足，拔而復進，格鬥不已。還，改東西班指揮使，遷馬步軍副都軍頭。

錢守俊，濮州雷澤人。少年時就勇敢而凶猛，曾經在水邊和沼澤裏當强盗，人稱“轉陂鶻”。在後周顯德年間，應招募而當了鐵騎卒。早年跟隨太祖，征淮南，戰紫金山，下壽春，繳獲戰艦千餘艘。接着又跟隨着攻克關南。宋初，補入禁衛軍，隸屬散員直。乾德年間，轉爲殿前班都知。接着出征太原，戰鬥剛起，箭中左足，拔箭而繼續前進，帶傷格鬥不已。回來後，改任東西班指揮使，遷升馬步軍副都軍頭。

太平興國四年，命與張紹勍、李神祐、劉承珪率師屯定州，以備北邊。俄加秩領演州刺史，移屯趙州。又從征范陽，師還，道遇敵，戰于徐河，斬首千級，奪馬百匹。雍熙三年，命將北征，田重進出飛狐道，守俊以偏師爲援，邊騎雲集，守俊按甲從容進戰，大敗之。連護屯兵于趙、定。代還，掌軍頭引見司。

太平興國四年，受命與張紹勍、李神祐、劉承珪率師屯兵定州，以防備北邊。不久又加官領演州刺史，移兵屯扎趙州。又隨從出征范陽，回師時，途中遇敵，大戰於徐河，斬敵千名，奪馬百匹。雍熙三年，受命北征，田重進出飛狐道，守俊以偏師爲援軍，邊境戰騎雲集，守俊率領甲兵從容進戰，大敗敵人。連護屯駐的士兵於趙州、定州一帶。更替回來後，掌領軍頭引見司。

淳化三年，出爲單州團練使。又明年，改還齊州。時河西蕃部内擾，命以副都部署鎮其地。既而徙屯石州，數改官。時有言守俊病且老，握重兵不堪其職。召還，授左領軍衛大將軍、領潘州防禦使、權金吾街仗。大中祥符三年，卒，年八十一。

淳化三年，出任單州團練使。又明年，改調齊州。當時河西蕃部内侵，受命以副都部署身份鎮守其地。不久又移師屯兵石州，多次改授官職。當時有人傳言守俊病而又老，手握重兵已是不堪其職。後受召還朝，被授爲左領軍衛大將軍、領潘州防禦使、權金吾街仗。大中祥符三年，去世，時年八十一。

守俊累從軍征討，前後中三十六創。景德中，録其子允慶爲奉職。弟守信，官崇儀副使；守榮，内園使。

守俊多次從軍征戰，前後三十六次受傷。景德中期，録用其子允慶爲奉職。弟弟守信，官爲崇儀副使；守榮，爲内園使。

## 徐興

徐興，青州人。以拳勇得隸兵籍。周顯德中，從太祖征淮右。宋初，隸御龍直。會平澤、潞，上其功，補控鶴軍使。征晉陽，部卒壅汾水灌并州城，益多其勞。還，遷本軍副指揮使。

徐興，青州人。以拳勇入兵籍。周顯德中期，隨從太祖征淮右。宋初，隸屬於御龍直。參加平討澤、潞二州，依據其戰功，補授控鶴軍使。征討晉陽，與其部士卒堵塞汾水灌淹并州城，其辛勞最多。還師後，遷升本軍副指揮使。

太平興國初，從潘美趣團柏谷，

太平興國初，隨從潘美趕赴團柏谷，奮力與

奮與賊鬥，有果敢氣，人莫能勝。生擒僞兵馬都監李美，身被重創，無所回撓。加指揮使。太宗征太原，討幽薊，興從戰，屢中流矢，以著迹聞。補天武都虞候，累遷秩，出爲洺州部署。初議建方田，命興董其事，尋復輟。端拱中，修鎮、定城，逾月訖工。改莫州防禦使、知静戎軍，歷祁、博二州。

咸平中，爲涇、原、環、慶十州部署。詔督轉靈武芻糧，道積石，率掠於寇。興以步兵畏愞，戰不利，時王榮援兵不應，遂敗走。坐削籍，流郢州。會赦，入爲右衛將軍，遷左監門衛大將軍。景德二年，卒，年六十八。

賊搏鬥，有一往無前之果敢之氣，人莫能勝，無人敢敵。生擒僞兵馬都監李美，身受重創，而無所回顧。加任爲指揮使。太宗征太原，討幽薊，徐興隨從作戰，多次中箭受傷，以功績卓著而聞名。補授天武都虞候，多次遷升晋級，出任爲洺州部署。開始商議要建方田，命徐興督辦其事，没多久就擱置中止。端拱中期，修築鎮、定城，逾月完工。改任莫州防禦使、知静戎軍，後歷任祁、博二州。

咸平中期，爲涇、原、環、慶十州部署。接受詔命督辦轉運靈武糧草，道經積石，因輕率大意而被賊寇劫掠。徐興率部與賊戰而步兵畏敵，戰鬥不利，而王榮的援兵又不來接應，於是敗走。因此而被削去官籍，流放郢州。適逢大赦，入爲右衛將軍，後調任左監門衛大將軍。景德二年，去世，時年六十八歲。

## 王杲

王杲，齊州人。周顯德中，應募爲卒。從世宗收三關，隸先鋒。宋初，征澤、潞，平揚州，杲應選從行，既獲戰功，乃拔遷散指揮使，累轉馬軍副都軍頭，屯并州。雍熙中，爲龍衛右第二軍都虞候。會遣趙保忠還夏州，命杲引兵護送。及還，保忠以方物贐，杲拒不納，太宗知之，詔賜白金百兩。遷右第一軍，屯鎮州。

契丹入寇，隸大將郭守文，捍城，杲守北關，寇退，命督餉藁趣威虜軍。還抵徐河，時尹繼倫與寇戰小衄，杲適遇賊河上，即按兵拒之，殺賊，奪所乘馬。守文上聞，得召見問狀，補都軍頭、領勤州刺史。命監河北，有能聲，尋命閲教定州諸軍騎射，入掌軍頭引見司。

王杲，齊州人。後周顯德中期，應募入伍爲卒。隨從世宗收三關時，隸屬先鋒。宋朝初年，大軍征澤、潞，平揚州，王杲被選中得以隨行，由於獲得戰功，於是被提拔遷升爲散指揮使，逐步轉任馬軍副都軍頭，屯駐并州。雍熙中期，任龍衛右第二軍都虞候。適逢派遣趙保忠還夏州，命王杲引兵護送。等到了目的地，保忠以地方物産相贈，王杲謝絶不收，太宗知道後，下詔賞賜白金百兩。遷升右第一軍，屯駐鎮州。

契丹入侵，王杲隸屬於大將郭守文，保衛城池，王杲守北關，敵寇退兵後，受命督運糧草趕赴威虜軍。回程走到徐河，當時尹繼倫與敵寇激戰小敗，王杲恰遇賊於河上，立即排兵拒敵，殺賊，并奪所乘馬。大將郭守文將此事上報，王杲得太宗召見并詢問了當時狀况，補授都軍頭、領勤州刺史。受命監察河北，有能幹的名聲，很快又受命檢閲教練定州諸軍騎射，入掌軍頭引見司。

李順亂，與尹元并爲西川招安使，敗賊，斬首萬級，以功真拜唐州刺史。時賊雖平，道路尚梗，餘黨或保山林以肆奸，杲與石普等追捕於彭

李順叛亂，王杲與尹元并爲西川招安使，大敗賊兵，斬首萬級，以功實授唐州刺史。當時賊亂雖平，道路依然不太通暢，亂賊餘黨隱匿山林以肆虐，王杲與石普等追捕亂賊餘黨直到彭州，

州，於是始平。至道初，乃還。復遷靈州副部署，道環州，留改并州，徙知夏州。會趙保吉歸款，召還，次伏落津，移知石州，徙石隰副部署。未幾，以轉餉河西失期，降右千牛衛大將軍。咸平五年，出爲亳州永城縣都監。被召，將入見，以疾亟弗果，卒，年六十四。

賊亂始平。至道初年，纔還師。又遷任靈州副部署，上任走到環州，又留下改任并州，又遷知夏州。正值趙保吉歸順，召還朝，行至伏落津，移知石州，遷石隰副部署。没過多久，因轉運糧餉没有按期到達河西，被降爲右千牛衛大將軍。咸平五年，出任亳州永城縣都監。被朝廷召見，將要起程入見，以病重没有成行，後病逝，年六十四歲。

### 李重誨

李重誨，應州金城人。祖高，後唐莊宅使、奬州刺史。父彦榮，仕契丹，署環州刺史；重誨嘗爲其應州馬步軍都指揮使。太平興國五年，潘美出師禦寇，重誨從其節度使蕭咄李迎戰于代州北嶺，大敗。美斬咄李，擒重誨以獻。太宗召見，補鄧州馬步軍都指揮使。會趙普出鎮，奏監州軍。

李重誨，應州金城人。祖父李高，後唐時任莊宅使、奬州刺史。父親李彦榮，出仕契丹，任環州刺史；重誨曾在家鄉應州任馬步軍都指揮使。太平興國五年，潘美出師抵禦賊寇，重誨跟隨節度使蕭咄李迎戰於代州北嶺，大敗。潘美斬了蕭咄李，生擒李重誨獻上。太宗召見，補授鄧州馬步軍都指揮使。恰逢趙普出任鎮守，奏請爲州監軍。

雍熙三年，召還，爲武州刺史，出爲忻州都巡檢、緣邊十八寨招安制置使，賜服帶、鞍馬。北兵寇邊，重誨以所部邀戰，敗之，獲羊馬、鎧甲甚衆，賜詔嘉美。會嶺蠻叛，改廣、桂、融、宜、柳州招安捉賊使，聽便宜從事。

雍熙三年，召回，任武州刺史，出爲忻州都巡檢、緣邊十八寨招安制置使，并賜給服帶、鞍馬。北兵犯邊，重誨以其所統率的部屬迎戰，打敗了北兵，繳獲羊馬、鎧甲很多，受到賜詔嘉奬和贊美。逢嶺蠻叛亂。改任重誨爲廣、桂、融、宜、柳州招安捉賊使，允許他便宜行事。

至道初，累遷涇原儀渭鎮戎軍鈐轄。咸平三年，徙邠寧環慶路。坐轉餉靈武不嚴斥候，至積石爲虜騎掠於道，營部大亂，除名，流光州。五年，起爲内殿崇班、鄜延駐泊都監，俄遷崇儀使。景德中，趙德明既納款，或言以麟、府謀有他志。上以涇原地要兵衆，慮有緩急，遂徙重誨爲鈐轄。復遷益州，改皇城使。大中祥符六年，卒，年六十八。

至道初年，重誨經多次升遷爲涇原儀渭鎮戎軍鈐轄。咸平三年，調遷邠寧環慶路。因轉運糧餉至靈武路上不注意偵察，行至積石時被虜騎搶掠於道上，營部大亂，爲此被除名，流放光州。五年，起用爲内殿崇班、鄜延駐泊都監，很快又調任爲崇儀使。景德中期，趙德明歸順朝廷，有人言及麟、府謀有不忠之志。聖上覺得涇原地理位置重要而兵員衆多，考慮到緩急之需，就調重誨爲鈐轄。復調遷益州，改任皇城使。大中祥符六年，去世，享年六十八歲。

重誨純愨寡過。真宗悼其没於遠土，命其子乘傳往護柩歸，聽止驛舍之别次。子禹謨，録爲將作監主簿。弟重睿，歷官澄州團練使。子禹偁，

重誨一生樸實謹慎，少有過錯。真宗哀悼其死在遠離家鄉的地方，故命其子可以乘坐驛站的車馬去護送靈柩回來，回途中靈柩可以停放在驛站别院。把重誨的兒子禹謨録用爲將作監主簿。

閤門祗候。

弟弟重睿，任官至澄州團練使。兒子禹偁，任閤門祗候。

**白守素**

白守素，開封人。祖延遇，仕周至鎮國軍節度。父廷訓，宋初爲龍捷都指揮使、領博州刺史。守素以蔭補東班承旨。太平興國五年，遷補右班殿直，以善射，授供奉官、帶御器械，三遷至供備庫使。

白守素，開封人。祖父延遇，在周做官至鎮國軍節度。父親廷訓，宋初爲龍捷都指揮使、領博州刺史。守素以蔭補東班承旨。太平興國五年，調補右班殿直，因爲善於射箭，被授予供奉官、帶御器械，三次升遷官至供備庫使。

咸平三年春，契丹犯邊，命與王能戍邢州，俄又與麥守恩、石贇領先鋒禦之。敵退，復與荆嗣督河北、京東捕賊。四年，命爲鎮州行營鈐轄，領騎兵攝大陣西偏，屢當格鬥。俄改定州鈐轄，復徙鎮州。王繼忠之陷也，宋師還度河，敵人乘之，守素據橋，有矢數百，每發必中，敵不敢近，遂引去。

咸平三年春天，契丹侵犯邊境，受命與王能戍衛邢州，很快又與麥守恩、石贇領先鋒之職抵禦敵人。退敵後，又與荆嗣督河北、京東捕賊。四年，受命爲鎮州行營鈐轄，領騎兵在大陣西側面壓陣，屢次與敵交戰。很快改任定州鈐轄，復調鎮州。王繼忠守地被攻破，宋師還在渡河，敵人乘機猛攻，守素據守橋上，有箭數百枝，每發必中，敵人無人敢靠近，最後祇好退去。

真宗與輔臣議三路禦賊，咸曰："威虜扼北道，要害尤甚，請分騎兵六千屯之，命魏能爲部署。"上曰："能頗强愎，尤難共事，聞守素久練邊計，張銳性頗和善，參知戎務，庶克相濟。"乃命守素、銳爲鈐轄，戍順安以貳之。

真宗與輔佐大臣商議三路禦敵，都説："威虜占據北道，這個要害非常重要，請分六千騎兵屯守那裏，讓魏能爲部署。"真宗説："魏能個性非常强梁而且剛愎自用，與人尤難共事，聽説守素久已訓練和制定衛邊的方法，而張銳性格和善，參知軍機，正可相輔相成。"於是就任命守素、張銳爲鈐轄，戍衛順安以互相協助。

景德元年，契丹侵長城口，守素與能發兵破之，追北過陽山，斬首級、獲器械甚衆，賜錦袍、金帶。俄徙屯冀州，轉運使劉綜舉其智勇，材任將帥，加領康州刺史。又提騎卒戍静戎軍，兼莅營田之役，俄爲鎮、定鈐轄。是冬，契丹復内侵，守素敗其前鋒，獲車重，又入敵境，俘擒甚衆。及請和，省邊戍之職，與曹璨留任鎮、定。追叙前勞，加合州團練使。

景德元年，契丹入侵長城口，守素與魏能發兵將其擊敗，追敗軍追過陽山，斬首級、獲器械甚多，皇上爲此賜錦袍、賞金帶。守素很快又調任冀州屯駐，轉運使劉綜向上報告認爲守素有文才武略，智勇雙全，是將帥之才，於是又命其加領康州刺史。又提調騎兵守衛静戎軍，兼現場指揮營造屯墾大田的工程，不久又調任爲鎮、定鈐轄。當年冬天，契丹又來入侵，守素不僅打敗其先鋒，繳獲了車輛和輜重，又深入敵境，擒獲了許多俘虜。到敵人請和，撤銷邊境戍衛之職，與曹璨留任鎮、定二州。追叙前邊的功勞，加任合州團練使。

大中祥符三年，命副李迪使契丹。守素居邊歲久，名聞北庭，頗畏

大中祥符三年，命其任李迪副職出使契丹。守素居邊歲久，名聞北庭，北人頗畏服他。皇上

伏之。上慮其不欲行，密遣内侍詢於守素，守素頓首感咽，即以崔可道代焉。再遷南作坊使。大中祥符五年，卒，上甚惜之，常賻外别賚錢五十萬，令護喪還京師，録其一子官。

有意派守素出使又擔心他不願意，所以密遣内侍探詢於守素，守素頓首感激而泣咽，立即以崔可道代替。再調遷爲南作坊使。大中祥符五年，去世，皇上甚感惋惜，所以在正常的賻金之外另賜予錢五十萬，并下令將守素的靈柩由任所護送回京師，録其一子爲官。

## 張思鈞

張思鈞，邢州沙河人。祖中正，漢澤州刺史。思鈞少善擊劍、挽强，善博奕。初應募爲卒，晋開運間，遷廣鋭軍使。周廣順初，從聶知遇攻河東，破其衆三千餘。從向訓東征，爲捉生將，擒小校張萬于江猪嶺。又從符彦卿與并人鬥代州，留爲南北兩關巡檢。

張思鈞，邢州沙河人。祖父中正，任漢澤州刺史。思鈞年輕時就善於擊劍、挽强弓，同時還善下棋。初應招募當兵，在晋開運年間，遷升廣鋭軍使。在周廣順初年，跟隨聶知遇攻河東，破其衆三千餘。又隨從向訓東征，爲捉生將，活捉小校張萬於江猪嶺。再隨從符彦卿與并人格鬥於代州，後留爲南北兩關巡檢。

宋初，補龍衛指揮使。李繼勳下遼州，戰帶甲祠，斬首萬餘級，追奔至長城，擒其將莫山、鮑淑，掠人騎二百餘。俄屯潞州，合戰三十餘。乾德中，以勞秩遷都虞候。開寶三年，郭進、田欽祚戍三交，嘗從戰於石嶺關，斬首萬五千餘級。閤門祇候齊延琛、苗杲陷軍中，思鈞鼓勁騎突入，奪還。何繼筠入晋境，思鈞隸麾下，拔南橋徑度。大將之出，必辟爲先鋒。太平興國初，屯定州，領兵援磁窑，戰敗其衆，身中五十創，奮不顧，乃逐賊，薄軍城，奪馬及鎧甲居多。未幾，邊人復攻，逆戰城下，斬首萬餘級。上嘉之，命賜服帶，領河州刺史。

宋初，補授爲龍衛指揮使。李繼勳攻陷遼州，戰帶甲祠，斬首萬餘級，追敵至長城，擒獲敵將莫山、鮑淑，奪取敵騎二百餘。不久又屯駐潞州，會戰三十餘次。乾德中期，以功勞次序晋遷都虞候。開寶三年，郭進、田欽祚守三交，曾經隨從作戰於石嶺關，斬首一萬五千餘級。閤門祇候齊延琛、苗杲陷入敵軍重圍之中，思鈞率勁騎突入敵軍，救出齊延琛和苗杲。何繼筠入晋境，思鈞隸屬其麾下，奪取南橋而直接過河。大將出征，必任用他爲先鋒。太平興國初期，屯駐定州，領兵增援磁窑，戰敗其衆，身受創傷五十多處，仍奮不顧身，乃戰退賊兵，直薄軍城，奪得許多馬匹及鎧甲。没多久，賊兵復攻，拒敵戰於城下，斬首萬餘級。皇上嘉獎他，命令賜予服帶，并領任河州刺史。

雍熙三年，邊人寇河間，劉廷讓會戰君子館，命思鈞翼從。時天大寒，弓不得彀，援兵不至，於是敗績，陷留軍中數年，役役不得還。端拱初，自契丹始逃歸，授澄州刺史、知齊州。思鈞以武進，素不知民政，僅逾月，即徙濮、鄆、濱、棣州巡檢。至道中，改鄜延巡檢使。會葺右

雍熙三年，邊人入侵河間，劉廷讓會戰於君子館，命思鈞以側翼相從。當時天氣大寒，弓難拉滿，援兵又不至，終致戰敗，陷留亂軍之中數年，勞作不息而難以回還。端拱初年，纔從契丹逃歸，授澄州刺史、知齊州。思鈞以武進升，素來不知民政，任職僅逾月，即調遷濮、鄆、濱、棣州巡檢。至道中期，改任鄜延巡檢使。修築右堡寨，并擊退來犯敵寇。没多久，賊寇直逼保安

堡寨，擊寇走之。未幾，寇逼保安軍，與曹璨往援，追躡五十餘里，至木場，寇乃遁去。

真宗即位，徙益州鈐轄兼綿、漢九州都巡檢使。咸平中，以王均之亂，出兵保綿州。賊陷漢州，思鈞進攻，克之，斬僞刺史苗進，又與石普敗賊彌牟寨。巴西尉傅翱有善馬，思鈞求之，翱不與。思鈞平賊，心恃功居多，召翱至，責以轉餉後期，斬之。上聞其事，傳召付御史臺鞫治，罪當斬，特貸之，削籍流封州。

六年，起爲左司禦率府率、考城監軍。車駕幸澶淵，召詣行在，命李繼隆、石保吉同議兵事，賜服御有加。景德二年，爲西京水北都巡檢使，俄分司西京。召對行在，上憫其老，授唐州防禦副使，徙鄭州。大中祥符二年，再遷左千牛衛將軍。四年七月，卒，年八十九。子承恩，爲三班奉職。

思鈞起行伍，征討稍有功。質狀小而精悍，太宗嘗稱其“樓羅”，自是人目爲“小樓羅”焉。

**李琪**

李琪，河南伊闕人。幼生長兵家，得給事宣祖，左右太祖，以材力稱，進備執御。及受禪，命補鎮職。太宗在京府，復令事之。由是累遷效忠都虞候、開封府馬步軍副都指揮使、領富州刺史。嘗請對，自言經事太祖，而京師無居宅，太宗以官第假之。

琪性素鄙，歷事三朝，而行不加修。每分遣士卒守護關梁，必覘其贈遺，視所厚薄爲重輕。太宗知之，遂改授屯衛大將軍，領郡如故，乃顧曰：“吾欲置琪於無過之地爾。”加左武衛大將軍。景德中，以老且病，表

軍，思鈞與曹璨前去增援，跟踪追殺五十餘里，到木場，敵寇乃逃去。

真宗即位，思鈞又調任爲益州鈐轄兼綿、漢九州都巡檢使。咸平年間，因王均叛亂，出兵保綿州。叛賊攻陷漢州，思鈞進攻，又奪了回來，并斬殺僞刺史苗進，又與石普打敗賊寇於彌牟寨。巴西尉傅翱有匹良馬，思鈞想求取，傅翱不給。思鈞平賊後，心恃功高，召來傅翱，責怪其轉運糧餉拖後日期，斬之。皇上聽説後，傳命召回思鈞交付御史臺審訊定罪，罪當斬，特加寬貸，削去官職流配封州。

六年，起復爲左司禦率府率、考城監軍。皇上巡察到了澶淵，召思鈞到皇上所駐的行在所，命與李繼隆、石保吉同議軍事，并加等賞賜衣服和坐騎。景德二年，官爲西京水北都巡檢使，很快又任職於西京。召到行在所與皇上談論軍國政事時，皇上憐憫其年紀已老，改授唐州防禦副使，遷移鄭州。大中祥符二年，再遷任左千牛衛將軍。四年七月，去世，享年八十九歲。子承恩，爲三班奉職。

思鈞起於軍旅，征戰頗有功勞。身體形狀小而精悍，太宗常稱他爲“樓羅”，自是人們都視爲“小樓羅”。

李琪，河南伊闕人。幼年時就生長在軍人家裏，得以供職於宣祖，追隨太祖左右，以才能見稱，進而在皇上左右執役。等到皇帝正式登基，補任鎮職。太宗在京府，又受命去其府中侍奉。由是多次升遷爲效忠都虞候、開封府馬步軍副都指揮使、領富州刺史。曾經請求應對，自言侍奉過太祖，而在京師却無居宅，太宗以官第借給他。

李琪本性素來粗俗低下，歷事三朝，而行事從不加檢點。每當分配士卒守護關梁，必先看送的禮品，視其厚薄爲重輕。太宗知曉後，於是改授爲屯衛大將軍，領任的郡城依舊，然後環顧大家説：“我衹是想把李琪安置在一個無過之地而已。”加左武衛大將軍。景德中期，以年老有病

求五日一赴起居，俄爲臺諫所糾，令赴常參。真宗念其舊，特賜給月奉以養。大中祥符元年，卒，年八十四。

爲由，上表請求五日一上朝，很快又被御史諫官所糾正，令赴常參。真宗念其舊，特賜給月俸以養老。大中祥符元年，去世，年八十四歲。

## 王延範

王延範，江陵人。形貌奇偉，喜任俠，家富於財。父保義，爲荆南高氏行軍司馬兼領武泰軍留後。高從誨奏署延範太子舍人。後隨從誨孫繼冲入覲，薦爲大理寺丞，知泰州。累遷司門員外郎。

王延範，江陵人。形貌奇偉，喜打抱不平，家富有財。父親保義，爲荆南高氏行軍司馬兼領武泰軍留後。高從誨奏請署任延範爲太子舍人。後隨從誨孫子繼冲朝見，被推薦爲大理寺丞，知泰州。累遷升爲司門員外郎。

太平興國九年，爲廣南轉運使。性豪率尚氣，尤好術數。嘗通判梓州，有杜先生以左道惑衆，謂延範曰：“汝意有所之，我常陰爲之助。”延範心喜，敢爲恣横。後爲江南轉運使，有劉昻賣卜於吉州市，其言多驗，謂延範曰：“公當偏霸一方。”又有徐肇爲延範推九宫算法，得八少一，肇驚起曰：“君侯大貴不可言，當如江南李國主。”前戎城主簿田辨自言善相，謂延範曰：“君是坐天王形、頻伽眼、仙人鼻、雌龍耳、虎望，有大威德，猛烈富貴之相也。即日當乘四門輦。”至是，有豹入其公宇，噬傷數吏，從者皆恐栗，不敢進，延範獨拔戟前逐，刺殺之，益以此自負。與廣州掌務殿直趙延貴、將作監丞雷說會宿，觀天象，延貴指西方一大星曰：“此所謂‘火星入南斗，天子下殿走’者也。”雷說出《星經》證之，乃太白行度經南斗，延貴謬爲火星也。

太平興國九年，爲廣南轉運使。性格豪率尚氣，尤好星相、占卜之術。曾任通判於梓州，有杜先生以左道惑衆，對延範說：“你衹要想幹什麽，我經常會在暗中相助。”延範聽後心喜，行爲更加放肆。後任江南轉運使，有劉昻賣卜於吉州市，其所說多有應驗，對延範說：“你應該成爲一方之霸。”又有徐肇爲延範推九宫算命，得八少一，徐肇驚起說：“君侯大貴不可言，當如江南李國主。”前戎城主簿田辨自稱善於相法，對延範說：“君是坐天王形、頻伽眼、仙人鼻、雌龍耳、虎望，有大威德，猛烈富貴之相。日後當乘四門輦。”至此，有豹子闖入公廨，咬傷數名屬吏，其他的人都恐懼而戰栗，不敢進，惟獨延範拔戟向前驅逐，將豹刺殺，從此更加自負。與廣州掌務殿直趙延貴、將作監丞雷說晚上聚會一起觀天象，延貴指西方一大星說：“此所謂‘火星入南斗，天子下殿走’者。”雷說又拿出《星經》來證明，實際上是太白星運行度經南斗，延貴謬認爲火星而已。

延範日夕與掌市舶陸坦議欲發兵，會坦代歸，延範寓書左拾遺韋務昇爲隱語，偵朝廷機事。延範奴視僚屬，峻刑多怨。會懷勇小將張霸給使轉運司，延範因事杖之，霸知延範與知廣州徐休復不協，詣休復告延範將謀不軌及諸不法事。休復馳奏之。

延範朝夕與掌市舶陸坦商議想發兵謀反，正逢陸坦代替回朝，延範寄書給左拾遺韋務昇爲隱語，偵察朝廷機密。延範奴視僚屬，嚴峻刑罰而招致多怨。適逢懷勇小將張霸辦事來到轉運司，延範因事杖之，張霸知道延範與廣州知州徐休復不和睦，直接到休復那裏告發延範將圖謀不軌及諸多不法之事。休復立即遣使騎馬上奏。太宗派

太宗遣高品閻承翰乘傳，會轉運副使李瑨暨休復雜治延範，具伏。與昴、辨、坦俱斬廣州市，籍没延範家，務昇除名配商州，延貴等皆抵罪，賜霸錢十萬。

論曰：紹斌從征討，凡逾百戰，未嘗以爲懼；屢被廢斥，未嘗以爲慊。太祖宥盜馬罪，引見賜予，屈法使過，用能致其力也。榮薄事親，下詔督過。瓊折州卒足以釋妖惑。王杲辭贓于夏。思鈞拔身自歸，當斬而貸。琪以鄙稱。守俊、興輩以勇得備給使。守素久練邊計，人頗畏伏。重誨雖將略不足，亦有可稱。大抵武夫悍卒，不能無過，而亦各有所長；略其過而用其長，皆足以集事。至於一勝一負，兵家常勢，顧其大節何如耳。若榮也，薄其所生，大節虧矣，屢以罪黜，宜哉。

遣高品官閻承翰乘坐傳車，會同轉運副使李瑨與休復聚集一起查治延範，全部交待伏罪。與劉昴、田辨、陸坦俱斬於廣州市，抄没延範家産，務昇除名流配商州，延貴等皆抵罪，賞賜張霸錢十萬。

論曰：紹斌隨從征討，凡逾百戰，未曾感到害怕；屢被廢斥，也没有覺得嫌恨。太祖寬恕了盜馬罪，引見賜予，委屈法律寬於過錯，是爲了用其能致其力。王榮薄涼事親，下詔督其悔過。楊瓊折斷州卒之足以解釋妖言之惑。王杲謙讓不受禮品於夏州。思鈞身陷敵境能拔身自歸，犯罪該死，當斬而貸。李琪以粗鄙著稱。錢守俊、徐興以勇猛得以備職給使。守素久練邊防計略，人頗畏服。重誨雖然爲將謀略不足，亦有可稱道之處。大概來説武夫悍卒，不能無過，而亦各有所長；略其過而用其長，都可以成事。至於一勝一負，兵家常勢，總要看其大節如何。例如王榮，薄待其生身母親，大節虧矣，屢屢因罪受黜，那是應該的。

# 宋史卷二百八十一

## 列傳第四十

吕端　畢士安（曾孫）仲衍 仲游　寇準

### 吕端

吕端字易直，幽州安次人。父琦，晋兵部侍郎。端少敏悟好學，以蔭補千牛備身。歷國子主簿、太僕寺丞、秘書郎、直弘文館，换著作佐郎、直史館。

太祖即位，遷太常丞、知浚儀縣，同判定州。開寶中，西上閤門使郝崇信使契丹，以端假太常少卿爲副。八年，知洪州，未上，改司門員外郎、知成都府，賜金紫。爲政清簡，遠人便之。

會秦王廷美尹京，召拜考功員外郎，充開封府判官。太宗征河東，廷美將有居留之命，端白廷美曰："主上櫛風沐雨，以申吊伐，王地處親賢，當表率扈從。今主留務，非所宜也。"廷美由是懇請從行。尋坐王府親吏請托執事者違詔市竹木，貶商州司户參軍。移汝州，復爲太常丞、判寺事。出知蔡州，以善政，吏民列奏借留。改祠部員外郎、知開封縣，遷考功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使高麗，暴風折檣，舟人怖恐，端讀書若在齋閣時。遷户部郎中、判太常寺兼禮院，選爲大理少卿，俄拜右諫議大夫。

吕端字易直，幽州安次人。父親吕琦是五代時晋的兵部侍郎。吕端少年時聰敏好學，因爲先輩的功勞補任千牛備身。歷任國子主簿、太僕寺丞、秘書郎、直弘文館，轉任著作佐郎、直史館。

太祖即位，吕端遷任太常丞、知浚儀縣，同判定州。開寶年間，西上閤門使郝崇信出使契丹，用吕端代理太常少卿爲助手。八年，命吕端知洪州，未到任，改任爲司門員外郎、知成都府，賜金紫。吕端治政清廉簡明，遠方之人得以安寧。

逢秦王廷美作京師主管，吕端應他召引被拜爲考功員外郎，充任開封府判官。太宗出兵攻打河東，有意命令廷美居守京師，吕端對廷美説："主上櫛風沐雨，以征伐不義表明天意，秦王您處在近親且有賢明的地位，當首先跟隨護從。現在您主持留守事務，對您來説不合適。"廷美於是向太宗懇請隨行。不久被牽連到王府的親近官吏向管理人員説情違法買賣竹木的案子中，貶爲商州司户參軍。後來調任汝州，又爲太常丞、判寺事。出朝知蔡州，因有好的政績，官吏百姓都依程序奏報要求借留一任。改授祠部員外郎、知開封縣，升任考功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出使高麗國時，大風暴折斷船的桅杆，舵手非常害怕，而吕端仍舊讀書像是在房間裏一樣。升任户部郎中、判太常寺兼禮院，選任爲大理少卿，很快被拜任右諫議大夫。

許王元僖尹開封，又爲判官。王薨，有發其陰事者，坐裨贊無狀，遣御史武元穎、内侍王繼恩就鞫于府。端方决事，徐起候之，二使曰："有詔推君。"端神色自若，顧從者曰："取帽來。"二使曰："何遽至此？"端曰："天子有制問，即罪人矣，安可在堂上對制使？"即下堂，隨問而答。左遷衛尉少卿。會置考課院，群官有負譴置散秩者，引對，皆泣涕，以饑寒爲請。至端，即奏曰："臣前佐秦邸，以不檢府吏，謫掾商州，陛下復擢官籍辱用。今許王暴薨，臣輔佐無狀，陛下又不重譴，俾亞少列，臣罪大而幸深矣！今有司進退善否，苟得潁州副使，臣之願也。"太宗曰："朕自知卿。"無何，復舊官，爲樞密直學士，逾月，拜參知政事。

許王元僖主管開封，吕端又任判官。許王去世，有告發他的隱私的人，吕端因輔助不力，皇上派御史武元穎、内侍王繼恩去府中審訊。吕端正在辦案，就慢慢站起來等着，二使説："有詔令審察您。"吕端神色自若，看着跟班的人説："拿帽子來。"二使説："何必惶恐如此？"吕端説："天子有詔責問我，就是有罪過的人，怎麽能在堂上與奉詔訊問的使者對質？"隨即下堂，隨問而答。降職任衛尉少卿。逢設置考課院，群官中有獲皇帝譴責而置於無固定職位和俸禄的官員，召來對答，都哭泣傷心，因爲飢寒上奏請求解决。問到吕端，馬上奏説："臣下以前佐助秦王，因爲在府中任事行爲失檢，受批評去商州幫助工作，承蒙陛下重新提拔任用我。今許王暴病去世，臣作輔助工作没有規矩，陛下没有重責我，祇是使我附列官職，臣已經是罪過大而幸蒙深恩了！現在有關部門考慮妥當處理，如果有機會得到潁州副使的職位，是臣的願望。"太宗説："我自瞭解你。"不久，官復舊職，任樞密直學士，過了一個月，詔任參知政事。

時趙普在中書，嘗曰："吾觀吕公奏事，得嘉賞未嘗喜，遇抑挫未嘗懼，亦不形于言，真台輔之器也。"歲餘，左諫議大夫寇準亦拜參知政事。端請居準下，太宗即以端爲左諫議大夫，立準上。每獨召便殿，語必移晷。擢拜户部侍郎、平章事。

當時趙普在中書省，曾經説："我觀察吕公奏請辦事，不以物喜，不以貶懼，也不形喜怒於言表，真是作臺輔之臣的人才啊。"一年多後，左諫議大夫寇準也官拜參知政事。吕端請求位居寇準之下，太宗即任吕端爲左諫議大夫，位在寇準之前。每次單獨在便殿召見，一定會談話很長時間。進官拜任户部侍郎、平章事。

時吕蒙正爲相，太宗欲相端，或曰："端爲人糊塗。"太宗曰："端小事糊塗，大事不糊塗。"决意相之。會曲宴後苑，太宗作《釣魚詩》，有云："欲餌金鉤深未達，磻溪須問釣魚人。"意以屬端。後數日，罷蒙正而相端焉。初，端兄餘慶，建隆中以藩府舊僚參預大政，端復居相位，時論榮之。端歷官僅四十年，至是驟被獎擢，太宗猶恨任用之晚。端爲相持重，識大體，以清簡爲務。慮與寇準同列，先居相位，恐準不平，乃請參

當時吕蒙正爲宰相，太宗想任命吕端爲相，有人説："吕端爲人糊塗。"太宗説："吕端小事糊塗，大事不糊塗。"决意任他爲相。適逢在後苑辦酒宴，太宗作《釣魚詩》，詩中説："欲餌金鉤深未達，磻溪須問釣魚人。"屬意吕端作相。後數日，罷免吕蒙正相位而任吕端。先前，吕端的兄長吕餘慶，在建隆年間因是藩王府以前的幕僚而得以參預過大的政治活動，吕端又居於相位，當時的輿論認爲他家很榮耀。吕端歷任官職僅四十年，到這時驟然被褒獎提升，太宗仍遺憾用他太遲。吕端做宰相時持重、識大體，以治政清明簡要爲目標。顧慮與寇準同班而列，先居相

知政事與宰相分日押班知印，同升政事堂，太宗從之。時同列奏對多有異議，惟端罕所建明。一日，内出手札戒諭："自今中書事必經吕端詳酌，乃得聞奏。"端愈謙讓不自當。

位，恐怕寇準心有不平，於是奏請參知政事與宰相分日押班管印，同在政事堂辦公，太宗同意了。當時同僚奏報對答多有不同意見，衹有吕端少有建白。一天，從宫内傳皇帝手諭："自今以後中書報奏的事，必由吕端先行詳審酌定，纔能上奏皇帝。"吕端從此愈加謙讓而不自以爲是。

初，李繼遷擾西鄙，保安軍奏獲其母。至是，太宗欲誅之，以寇準居樞密副使，獨召與謀。準退，過相幕，端疑謀大事，邀謂準曰："上戒君勿言於端乎？"準曰："否。"端曰："邊鄙常事，端不必與知，若軍國大計，端備位宰相，不可不知也。"準遂告其故，端曰："何以處之？"準曰："欲斬於保安軍北門外，以戒凶逆。"端曰："必若此，非計之得也，願少緩之，端將覆奏。"入曰："昔項羽得太公，欲烹之，高祖曰：'願分我一杯羹。'夫舉大事不顧其親，況繼遷悖逆之人乎？陛下今日殺之，明日繼遷可擒乎？若其不然，徒結怨仇，愈堅其叛心爾。"太宗曰："然則何如？"端曰："以臣之愚，宜置於延州，使善養視之，以招來繼遷，雖不能即降，終可以繫其心，而母死生之命在我矣。"太宗撫髀稱善曰："微卿，幾誤我事。"即用其策。其母後病死延州，繼遷尋亦死，繼遷子竟納款請命，端之力也。進門下侍郎兼兵部尚書。

起初，李繼遷騷擾西部偏僻地方。保安軍奏報説抓獲了他的母親。這時，太宗想殺她，任寇準作樞密副使，單獨召見相與謀劃。寇準告退時，路過宰相辦公的地方，吕端疑心是商量大事，邀約寇準對他説："皇帝告誡您勿告訴我嗎？"寇準説："没有。"吕端説："邊遠地方的平常事，吕端不必參與知道，如果是軍國大事，吕端位居宰相，不可不知道。"寇準於是告訴他緣故，吕端問："怎樣處分呢？"寇準回答説："想要在保安軍北門外處斬，以告誡要謀反的人。"吕端説："必欲如此，并不是能達到目的的辦法，但願稍緩執行，吕端要再一次奏報。"入宫對皇帝説："以前項羽得劉邦的父親太公，想要把他煮了。高祖劉邦説：'我願分一杯湯。'凡是要作大事的人都不顧及自己的親人，何況繼遷這樣悖逆不孝之人呢？陛下今天殺了他的母親，明天就能擒獲繼遷了嗎？如果不能，是空結人怨罷了，衹是愈加堅定了反叛之心。"太宗説："那麽如何處理呢？"吕端説："以臣下的愚見，應關在延州，使人好好的善待看護她，以此招來繼遷，雖不能馬上投降，最終可以使他牽心，而且他母親的生死之權在我們手中。"太宗拍着大腿稱好説："若没有卿，幾乎壞了我的事。"隨即用了他的計策。後來繼遷的母親在延州病死，繼遷不久也死了，繼遷的兒子最終投降奏請開釋，是吕端的功勞。進任爲門下侍郎兼兵部尚書。

太宗不豫，真宗爲皇太子，端日與太子問起居。及疾大漸，内侍王繼恩忌太子英明，陰與參知政事李昌齡、殿前都指揮使李繼勳、知制誥胡旦謀立故楚王元佐。太宗崩，李皇后命繼恩召端，端知有變，鎖繼恩於閣内，使人守之而入。皇后曰："宫車

太宗有病，當時真宗爲皇太子，吕端與太子每天問候太宗起居情况。等到太宗的病逐漸加重，内侍王繼恩顧忌太子英明，私下與參知政事李昌齡、殿前都指揮使李繼勳、知制誥胡旦策劃立以前的楚王元佐爲太子。太宗去世後，李皇后命繼恩召吕端進見，吕端知道有變故，把繼恩鎖在閣内，派人看守而後去見李皇后。皇后説：

已晏駕，立嗣以長，順也，今將如何？”端曰：“先帝立太子正爲今日，今始棄天下，豈可遽違命有異議邪？”乃奉太子至福寧庭中。真宗既立，垂簾引見群臣，端平立殿下不拜，請卷簾，升殿審視，然後降階，率群臣拜呼萬歲。以繼勳爲使相，赴陳州；貶昌齡忠武軍司馬；繼恩右監門衛將軍，均州安置；旦除名流潯州，籍其家貲。

“太宗皇帝已經去世，以長子繼承皇位，是合乎順序的。現在將要怎樣呢？”吕端説：“先帝立太子正是爲了今天這樣的情況，現在皇帝剛離開國家，怎能馬上就違背皇命而有異議呢？”於是護送太子到福寧殿大堂上。真宗登皇位，垂簾接見群臣，吕端直立在殿堂之下，不下拜，請真宗捲起簾幕，升殿接見，然後吕端走下臺階，率群臣拜呼萬歲。讓繼勳作使相，赴陳州；貶降李昌齡爲忠武軍司馬；貶繼恩爲右監門衛將軍，安置在均州；胡旦被除了名籍發配到潯州，并没收他的家資。

真宗每見輔臣入對，惟於端肅然拱揖，不以名呼；又以端軀體洪大，宮庭階戺稍峻，特令梓人爲納陛。嘗召對便殿，訪軍國大事經久之制，端陳當世急務，皆有條理，真宗嘉納。加右僕射，監修國史。明年夏，被疾，詔免常參，就中書視事。上疏求解，不許。十月，以太子太保罷。在告三百日，有司言當罷奉，詔賜如故。車駕臨問，端不能興，撫慰甚至。卒，年六十六，贈司空，謚正惠，追封妻李氏涇國夫人，以其子藩爲太子中舍，荀大理評事，蔚千牛備身，藹殿中省進馬。

真宗每次在朝堂召見輔臣問詢情況，衹對吕端肅然拱手禮敬，不直呼其名字；又因爲吕端身體肥胖，宮庭的臺階有些陡峻，特命木匠爲他加了級階。曾經在便殿召吕端問答，詢問他關於軍國大計以及能長治久安的政策，吕端向真宗陳述當務之急，都有條有理，真宗嘉許接受了他的意見。加官右僕射，監修國史。第二年夏天，吕端得病，詔命免除他一般的朝拜，衹去中書省辦公。吕端上書要求解職，不被皇帝批准。十月，以太子太保的身份退職。告假三百天後，有關部門奏説應當停止俸禄，詔命賜給俸禄像以前一樣。皇帝親臨吕端的家中探問，吕端不能起身，皇帝撫慰有加。去世，享年六十六歲，追贈爲司空，賜謚號正惠，追封他的妻子李氏爲涇國夫人，任他的兒子吕藩爲太子中舍，吕荀爲大理評事，吕蔚爲千牛備身，吕藹爲殿中省進馬。

端姿儀瓌秀，有器量，寬厚多恕，善談謔，意豁如也。雖屢經擯退，未嘗以得喪介懷。善與人交，輕財好施，未嘗問家事。李惟清自知樞密改御史中丞，意端抑己，及端免朝謁，乃彈奏常參官疾告逾年受奉者，又構人訟堂吏過失，欲以中端。端曰：“吾直道而行，無所愧畏，風波之言不足慮也。”

吕端儀態豐滿秀美，有器量，寬厚仁愛，善談笑，胸襟豁達。雖然屢次遭到貶退，從未以失敗爲意。善與人結交，輕錢財好施捨，從不過問家事。李惟清從知樞密院改任御史中丞，以爲吕端壓制自己，等到吕端因病免於列班朝拜，於是參劾奏報有常參官因病請假但好幾年還拿俸禄的，又誣陷有人訴訟堂吏的過失，想藉此中傷吕端。吕端説：“我按道理作事，没有什麽可害怕的，風言風語不足憂慮。”

端祖兗，嘗事滄州節度劉守文爲判官。守文之亂，兗舉族被害。時父琦方幼，同郡趙玉冒鋒刃紿監者曰：

吕端的祖父吕兗，曾經從事於滄州節度使劉守文爲判官。守文後來謀反，吕兗被滅家族。當時他的父親吕琦正年幼，同郡的人趙玉冒着被殺

"此予之弟，非吕氏子也。"遂得免。玉子文度爲耀帥，文度孫紹宗十餘歲，端視如己子，表薦賜出身。故相馮道，鄉里世舊，道子正之病廢，端分奉給之。端兩使絶域，其國嘆重之，後有使往者，每問端爲宰相否，其名顯如此。

的危險騙監刑的人説："此男子是我弟弟，不是吕家的子弟。"於是得免於死。趙玉的兒子趙文度作耀帥的時候，文度的孫子紹宗衹有十多歲，吕端視爲己出，上表推薦他被賜予出身。前宰相馮道，是吕端的同鄉世代之交，馮道的兒子正之有殘疾，吕端分俸禄供給他。吕端兩次出使偏遠的國家，那個國家的君主感嘆他的才幹并很看重他。以後再有派去的使者，每次都問詢吕端做宰相否，他的聲名就是如此的顯揚。

景德二年，真宗聞端後嗣不振，又録蔚爲奉禮郎。藩後病足，不任朝謁，請告累年，有司奏罷其奉，真宗特令復舊官，分司西京，給奉家居養病。端不蓄貲産，藩兄弟貧匱，又迫婚嫁，因質其居第。真宗時，出内府錢五百萬贖還之，又别賜金帛，俾償宿負，遣使檢校家事。藩、荀皆至國子博士，蔚至太子中舍。

景德二年，真宗聽説吕端的後輩都没有起色，就又録用吕蔚爲奉禮郎。吕藩後來患足疾，不能按時朝見，請假幾年，有關部門奏請罷去他的俸禄，真宗特命恢復他的官職，分屬西京，給俸禄許他家居養病。吕端不善積蓄錢財，吕藩兄弟很貧困，又迫於辦理婚嫁之類的事，所以把房子抵押了。真宗在位時，從宫中出錢五百萬贖回還給吕家，又另賜金銀布帛，償還以往的債務，派人幫助檢理家務。吕藩、吕荀都官至國子博士，吕蔚作到太子中舍。

## 畢士安

畢士安字仁叟，代州雲中人。曾祖宗昱，本縣令。祖球，本州别駕。父乂林，累辟使府，終觀城令，因家焉。士安少好學，事繼母祝氏以孝聞。祝氏曰："學必求良師友。"乃與如宋，又如鄭，得楊璞、韓丕、劉錫爲友，因爲鄭人。

畢士安字仁叟，代州雲中人。曾祖宗昱是本縣縣令。祖父畢球，任本州别駕。父親乂林，多次受使府徵召，終於觀城縣令任上，於是在那裏安家。士安小時好學，侍奉繼母祝氏有孝順的名聲。祝氏説："學習必須找良師益友。"於是和他一起去宋地，又一起去鄭地，得到楊璞、韓丕、劉錫爲朋友，因此成爲鄭地人。

乾德四年，舉進士。邠帥楊廷璋辟幕府，掌書奏。開寶四年，歷濟州團練推官，專掌管榷，歲課增羡。改兖州觀察推官。太平興國初，爲大理寺丞，領三門發運事。吴越錢俶納土，選知台州，言："錢氏上圖籍，有司皆張侈賦數，今湖海新民始得天子命吏，宜有安輯，願一用舊籍。"詔從之。明年，遷左贊善大夫，徙饒州，改殿中丞。召還，爲監察御史。復出知乾州，以母老願降任就養，改監汝州稻田務。

乾德四年，參加科舉考中進士。邠州元帥楊廷璋徵召他到幕府，主管文書和奏章之事。開寶四年，歷任濟州團練推官，專門掌管重要的徵税工作，使每年的税額有所增加。改任兖州觀察推官。太平興國初年，任大理寺丞，領三門發運事。吴越國的錢俶歸順時，士安選知台州，上呈文説："錢氏的土地上了我們的版籍，有關部門都主張大大增加當地的税賦，現在這些海湖新歸順的百姓剛剛接受天子的使命，應有所安撫，希望沿用以往的慣例。"詔命同意了。第二年，升任左贊善大夫，調任饒州，改任殿中丞。奉召還朝，任監察御史。又出任知乾州，奏請因爲母親

年老願意降官任職就近奉養，改監汝州稻田務。

雍熙二年，諸王出閤，慎擇僚屬。以虞部郎中王龜從兼陳王府記室參軍，水部員外郎王素兼韓王府記室參軍，秘書丞張茂直兼益王府記室參軍，士安遷左拾遺兼冀王府記室參軍。太宗召謂曰："諸子生長宮庭，未閑外事，年漸成人，必資良士贊導，使日聞忠孝之道，卿等勉之。"賜襲衣、銀帶、鞍勒馬。

雍熙二年，各位皇子出朝到封地，慎重選用僚臣幕府。任虞部郎中王龜從兼陳王府記室參軍，水部員外郎王素兼韓王府記室參軍，秘書丞張茂直兼益王府記室參軍，士安遷任左拾遺兼冀王府記室參軍。太宗召對他們說："各皇子生長在宮庭，年齡漸長，一定要選用優良的士大夫予以輔導幫助，使他們每天聽到忠孝的道理，卿等盡力勸導他們吧。"賜給他們襲衣、銀帶、鞍勒馬。

士安本名士元，以"元"犯王諱遂改焉。遷考功員外郎。端拱中，詔王府僚屬各獻所著文，太宗閱視累日，問近臣曰："其才已見矣，其行孰優?"或以士安對。上曰："正協朕意。"俄以本官知制誥，王請對願留府邸，不許。淳化二年，召入翰林爲學士。大臣以張洎薦，太宗曰："洎視畢士安詞藝踐歷固不減，但履行遠在下爾。"士安以父名乂林抗章引避，朝議謂二名不偏諱，不聽。

士安本名士元，因爲"元"字犯了皇家的避諱所以改名。遷任考功員外郎。端拱年間，詔命王府僚幕各獻上自己的著述，太宗閱覽了幾天，問詢近臣說："他們的才幹已經看見了，他們的行爲誰最優秀呢?"有的回答是士安。皇帝說："正符合我的心意。"不久以本官任知制誥一職，冀王被召見問話時請求留他在府邸，沒有准許。淳化二年，士安應召入翰林院爲學士。有大臣推薦張洎，太宗說："張洎比畢士安才藝閱歷固然不差，但實踐却還在其下。"士安認爲父親的名字乂林違背有關規矩應避諱，朝臣討論說兩個名字不犯忌諱，不聽從士安的意見。

三年，與蘇易簡同知貢舉，加主客郎中，以疾請外，改右諫議大夫、知潁州。真宗以壽王尹開封府，召爲判官；及爲皇太子，以兼右庶子遷給事中；登位，命權知開封府事，拜工部侍郎、樞密直學士。時近臣有怙勢强取民間定婚女，其家訴於府，士安因對奏，還之。宮府常從爲廷職者，每授任於外，必令士安戒勵。

三年，他與蘇易簡同知貢舉，加官主客郎中，因爲有病請求外調，改任右諫議大夫、知潁州。真宗以壽王主管開封府，召士安爲判官。等到爲皇太子，士安以兼右庶子的身份遷任給事中。即位後，命他代理知開封府事，官拜工部侍郎、樞密直學士。當時有近臣依仗有權有勢而强娶民間已訂婚的女子，女家訴訟到官府，士安把此事報告上奏，得以歸還女方。宮府的常從擔任朝廷所任命官職的，每次出外任職，一定要讓士安訓示警誡。

咸平初，辭府職，拜禮部侍郎，復爲翰林學士。詔選官校勘《三國志》、《晋》《唐書》。或有言兩晋事多鄙惡不可流行者，真宗以語宰相，士安曰："惡以戒世，善以勸後。善惡之事，《春秋》備載。"真宗然之，遂命刊刻。士安以目疾求解，改兵部侍

咸平初年，辭去王府的職務，拜任禮部侍郎，又任翰林學士。詔命他選官校勘《三國志》、《晋書》、《唐書》。其中有人議論說兩晋時期的記事多半浮淺有害，不可流傳於世，真宗對宰相說起此事，士安說："顯示惡用來警戒世人，顯示善來勸勉後人。善惡的事，《春秋》全部記録。"真宗肯定士安的觀點，於是命令刊刻《晋書》。

郎，出知潞州，特加月給之數。入爲翰林侍讀學士。景德初，兼秘書監。契丹謀入境，士安首疏五事應詔，陳選將、餉兵、理財之策，真宗嘉納。

士安因爲眼睛有病，請求解職，改任他爲兵部侍郎，出知潞州，特命給他加月俸。入朝爲翰林侍讀學士。景德初年，受任兼秘書監。契丹人籌劃入侵宋朝，士安應詔提出五項提議上奏疏，是關於選軍事將領、軍需之用、理財的策略，真宗嘉獎并采納。

李沆卒，進士安吏部侍郎、參知政事，入謝，真宗曰："未也，行且相卿。"士安頓首。真宗曰："朕倚卿以輔相，豈特今日。然時方多事，求與卿同進者，其誰可？"對曰："宰相者，必有其器，乃可居其位，臣駑朽，實不足以勝任。寇準兼資忠義，善斷大事，此宰相才也。"真宗曰："聞其好剛使氣。"又對曰："準方正，慷慨有大節，忘身徇國，秉道疾邪，此其素所蓄積，朝臣罕出其右者，第不爲流俗所喜。今天下之民雖蒙休德，涵養安佚，而西北跳梁爲邊境患，若準者正所宜用也。"真宗曰："然，當藉卿宿德鎮之。"未閱月，以本官與準同拜平章事。士安兼監修國史，居準上。

李沆去世後，進任士安爲吏部侍郎、參知政事，入朝謝恩，真宗說："還没有完，不久將任你爲宰相。"士安跪拜。真宗說："我倚重您爲輔政的大臣，哪裏衹是今天開始。但是，現在正是多事之秋，到哪裏能找到和您一樣可進朝爲相的，他是誰呢？"回答說："作宰相的人，必有作宰相的器量、才能，纔可以居宰相之位，臣愚老，實在不能勝任。寇準有才能并有忠肝義膽，善於决定大事，正是宰相的人才。"真宗說："聽説他剛愎自用意氣用事。"士安又回答說："寇準爲人剛正，慷慨有氣節，捨身爲國，公正嫉惡如仇，這是平素所積聚表現出來的品質，朝臣罕有出其右者，所以不爲淺薄庸俗的人所喜歡。現在天下的百姓雖蒙聖恩德政，休養生息安居樂業，而西北那些跳梁小醜竟成爲邊境的禍患，像寇準這樣的正當其用。"真宗說："好，但要藉用您以往的威望來稍加管束他。"没過一月，士安以本官與寇準一起任平章事。士安兼任監修國史，位置在寇準之上。

準爲相，守正嫉惡，小人日思所以傾之。有布衣申宗古告準交通安王元傑，準皇恐，莫知所自明。士安力辯其誣，下宗古吏，具得奸罔，斬之，準乃安。

寇準爲宰相，剛正嫉惡，奸邪小人日夜想傾覆他。有個平民申宗古狀告寇準私下勾結安王元傑，寇準惶恐不安，不知怎樣爲自己辯解。士安極力爲他分辯説是誣告，把宗古關起來審問，得到了奸罔的供辭，斬了他，寇準纔安心。

景德元年九月，契丹統軍撻覽引兵分掠威虜、順安、北平，侵保州，攻定武，數爲諸軍所却；益東駐陽城淀，遂攻高陽，不得逞，轉窺貝、冀、天雄，兵號二十萬。真宗坐便殿，問策安出。士安與寇準條所以禦備狀，又合議請真宗幸澶淵。士安言澶淵之行，當在仲冬；準謂當亟往，不可緩。卒用士安議。

景德元年九月，契丹的統軍撻覽率領契丹兵分別搶掠了威虜、順安、北平，侵占了保州，攻打定武，幾次被各守軍打退。增兵東駐陽城淀，又攻打高陽，没有得逞，轉而窺伺貝、冀、天雄等地，號稱二十萬軍兵。真宗在便殿召見群臣，問出兵的對策。士安和寇準逐條陳述防禦的情狀，又與大家合議請真宗駕臨澶淵。士安建議澶淵之行，應在仲冬時節，寇準認爲應當當即前往，不能緩行。最後用了士安的主張。

初，咸平六年，雲州觀察使王繼忠戰陷契丹。至是，爲契丹奏請議和，大臣莫敢如何。獨士安以爲可信，力贊真宗當羈縻不絶，漸許其成。真宗謂敵悍如此，恐不可保。士安曰："臣嘗得契丹降人，言其雖深入，屢挫不甚得志，陰欲引去而耻無名，且彼寧不畏人乘虛覆其巢穴，此請殆不妄。繼忠之奏，臣請任之。"真宗喜，手詔繼忠，許其請和。

當初，咸平六年，雲州觀察使王繼忠攻打契丹被包圍。到這時，爲契丹奏請議和，大臣們都不敢説什麽。惟獨士安認爲可信，力主贊成真宗同意議和以籠絡利用，逐漸達到目的。真宗認爲契丹這樣强悍，恐没有保證。士安説："臣曾經獲契丹投降之人，説他們雖然能深入我國，但也屢遭挫折而不得志，私下想引退，又耻於没有建功立業。况且他們也害怕别人乘虚而入，再顛覆自己的巢穴，此議和的請求恐怕不是瞎説的。繼忠的奏請，臣下請聽任他。"真宗高興，親自寫詔書給繼忠，允許了他請求議和的奏章。

時已詔巡幸，而議者猶哄哄，二三大臣有進金陵及成都圖者。士安亟同準請對，力陳其不可，惟堅定前計。真宗嚴兵將行，太白晝見，流星出上台北貫斗魁。或言兵未宜北，或言大臣應之。士安適卧疾，移書準曰："屢請舁疾從行，手詔不許，今大計已定，唯君勉之。士安得以身當星變而就國事，心所願也。"已而少間，追至澶淵，見于行在。時已聚兵數十萬，契丹大震，猶乘衆掠德清。至澶北鄙，爲伏弩發射，撻覽死，衆潰遁去。

當時已下詔書御駕親征，而議論的人仍然衆説紛紜，兩三個大臣有進呈金陵或成都的地圖要求遷往的。士安和寇準極力呈請上殿奏議，力陳不可行的理由，祇能堅定前計。真宗嚴整軍隊將要出行，這時太白星白天顯現，又有流星出現在上台星向北貫北斗第一星。有人説是軍隊不應向北行軍的徵兆，有人説是大臣不適宜的徵兆。士安正有病卧床，寫信給寇準説："屢次奏呈要求帶病隨行，皇帝親自寫詔書不允許，現在軍國大計已定，惟有請君勉力施行。士安願意以自身應星象之變而便國事，這是我的願望。"過了不久，追到澶淵，相見在駐地。這時宋朝已經集結軍隊數十萬，契丹震恐，但仍乘亂率衆劫掠德清。到了澶淵北邊偏僻地區，被埋伏的弓箭手伏擊，撻覽被射殺，契丹軍潰敗逃走。

會曹利用自契丹使還，具得要領；又與其使者姚東之俱來，講和之議遂定。歲遺契丹銀絹三十萬，朝論皆以爲過。士安曰："不如此，契丹所顧不重，和事恐不能久。"及罷兵，從還，乃按邊要選良守將易置之：雄州以李允則，定州馬知節，鎮州孫全照，保州楊延昭，它所擇用各得其任。令塞上得境外牛馬類者悉還之，通互市，除鐵禁，招流亡，廣儲蓄。未幾，夏州趙德明亦款塞内附。二方既定，中外略安。量時制法，次第施行。復置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等科，以

適逢曹利用從契丹出使歸還，全部得到了契丹要旨，又和他們的使者姚東之一起來，講和的策略纔定下來。每年贈送契丹人銀兩、絹帛三十萬，朝中衆臣都認爲太過分了。士安説："不這樣，契丹人得到的不多，講和的局面不會維持太長。"等到雙方罷兵，隨從還朝，就按邊防的要旨選擇良將更换設置鎮守，雄州用李允則，定州用馬知節，鎮州用孫全照，保州用楊延昭，其他鎮所各用其良將任守。命令塞上所獲境外的牛馬之類都送還，設立市場與塞外民族通商，解除鐵禁，招來流亡百姓安居樂業，廣泛儲備糧食物資。没有幾天，夏州的趙德明也投降歸附。契丹、宋國既定議和，内地、邊疆都安定。於是因

廣取士。

二年，章七八上，以病求免，優詔不允。遣使敦論，不得已，復起視事。十月晨朝，至崇政殿廬，疾暴作，真宗步出臨視，已不能言。詔内侍竇神寶以肩輿送歸第，卒，年六十八。車駕臨哭，廢朝五日，贈太傅、中書令，謚文簡。以皇城使衛紹欽治葬，有司給鹵簿。録其子世長爲太子中舍，慶長爲大理寺丞；孫從古爲將作監主簿。

士安端方沉雅，有清識，醞藉，美風采，善談吐，所至以嚴正稱。年耆目眊，讀書不輟，手自讎校，或親繕寫。又精意詞翰，有文集三十卷。嘗謂人曰："僕仕宦無赫赫之譽，但力自規檢，庶幾寡過爾。"凡交游無黨援，唯王祐、吕端見引重，王旦、寇準、楊億相友善，王禹偁、陳彭年皆門人也。禹偁，濟州人。幼時以事至士安官舍，士安識其非常童，留之，教以學，譽業日顯。後遂登科進用，更在士安前。及士安知制誥，其命乃禹偁詞也。

士安没後，真宗謂寇準等曰："畢士安善人也，事朕南府、東宫，以至輔相。飭躬慎行，有古人之風，遽此淪没，深可悼惜。"及王旦爲相，面奏："陛下前稱畢士安清慎如古人，在位聞之感嘆。仕至輔相，而四方無田園居第，没未終喪，家用已屈，真不負陛下所知。然使其家假貸爲生，宜有以周之者，竊謂當出上恩，非臣敢爲私惠。"真宗感嘆，賜白金五千兩。

子世長至衛尉卿，慶長至太府卿。孫從善光禄少卿，從古駕部郎

時、因地制定政策，按程序施行。又設置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等考試取士科目，廣取良才。

二年，士安上奏七、八次，因病請求免職，真宗下優待的詔書不允許。派遣使臣敦請告諭，不得已又起來處理政務。十月早晨上朝，到崇政殿值班，疾病暴發，真宗走出來看視，士安已不能説話。詔命内侍竇神寶用轎子送回府邸，去世，享年六十八歲。皇帝親自到府中哭喪慰問，廢止朝見五天，追贈太傅，中書令，賜謚號文簡。派皇城使衛紹欽爲他主理喪事，有關部門給鹵簿。録用他的兒子世長爲太子中舍，慶長爲大理寺丞，孫子從古爲將作監主簿。

士安儒雅端方，有獨到見解，爲人寬容含蓄，很有風度文采，善於談吐，所到之處有嚴正的名聲。年紀大眼睛有病，仍讀書不輟，親手校對，或親自謄寫。又精通寫詞作文章，有文集三十卷。曾經對人説："我作官没有什麽赫赫功名，不過是力求自我約束，希望少些過錯而已。"凡人際交往不結黨，惟看重王祐、吕端，與王旦、寇準、楊億相友善，王禹偁、陳彭年是他的學生。禹偁是濟州人，年幼時因爲有事到士安的官舍，士安看出他不是一般的兒童，留下他教他學習，聲名和學業日益突出。後來就科考得中被朝廷任用，職位還排在士安之前。等到士安被任命爲知制誥，這個任命還是禹偁起草的。

士安去世後，真宗對寇準等説："畢士安是好人，在我的王府、東宫作事，直到輔佐我治理全國。他端正自己慎言慎行，有古人的風範，一下子過世，讓人深深悼念。"等到王旦作宰相時，面奏皇帝説："陛下以前稱贊畢士安清廉慎重一如古人，在位的人聽説後都十分感嘆。官至宰相，而自己在四方土地上没有田園和房屋，去世未辦完喪事，家用就很短缺了，真不負陛下所知遇。但是使他的家人借貸度日，應該有人周濟他們，我認爲這些應出於皇上的恩賜，不是臣敢給予私惠的。"真宗聽奏後感嘆，賜給士安後人白銀五千兩。

兒子世長官至衛尉卿，慶長官至太府卿。孫子從善任光禄少卿，從古任駕部郎中，從厚、從

中，從厚、從誨檢校水部員外郎，從簡博羅令，從道殿中丞，從範山南西道節度推官，從益太常寺太祝，從周朝散郎、知洋州。曾孫仲達、仲偃仕至郡守，仲衍、仲游、仲愈。

誨任檢校水部員外郎，從簡任博羅令，從道任殿中丞，從範任山南西道節度推官，從益任太常寺太祝，從周任朝散郎、知洋州。曾孫仲達、仲偃官至太守，還有三個曾孫叫仲衍、仲游、仲愈。

畢仲衍

仲衍字夷仲，以蔭爲陽翟主簿。張昪，縣人也，方鎮許，請於朝，欲興鄉校，既具材計工，又聽民自以其力輸助。邑子馬宏以口舌橫閭里，譾謂諸豪曰："張公興學，而縣令乃因以取諸民，由十百而至千萬未已也，君將不堪。誠捐百金予我，我能止役。"豪信其能，予百金。宏即詣府宣言："縣吏盡私爲學之費，又將賦於民。"昪果疑焉，敕縣且止，又揭其事於道。令欲上疏辯，仲衍曰："亡益也，不如取宏治之，不辯自直矣。"會攝縣事，即逮捕驗治，五日得其奸，言于昪，流宏鄧州，一縣相賀。給事中張問居里中，謂仲衍曰："諺云'鋤一惡，長十善'，君之謂也。"

仲衍，字夷仲，以祖上的功勞得以蔭封任官爲陽翟主簿。張昪是他同縣的鄉親，剛鎮守許地時上奏朝廷，想辦鄉學，準備用材計算用工後，又聽任百姓憑自己的力量予以贊助。邑人馬宏因言語刻薄橫行巷里，輕慢地對各位豪紳說："張公要興辦學校，而縣令就因此向各位取財，從數十數百到幾千幾萬還嫌不够，你們將會不堪忍受的。如果能給我百金，我能制止此事。"豪紳信以爲真，給他百金。馬宏立即到官府宣稱："縣吏都私下侵吞辦學的費用，又將稅賦加重攤派在百姓身上。"張昪果然懷疑，命令縣吏暫時停止，又在道府揭發這件事。縣令想呈文辯解，仲衍說："無益處，不如把馬宏抓來審問他，不辯自明了。"適逢他代理縣令辦公，馬上逮捕審訊馬宏，五天後得到馬宏供認奸謀的供辭，呈文報張昪，把馬宏發配到鄧州，全縣慶賀。給事中張問在家，告訴仲衍說："諺語說'根鋤一惡，助長十善'，說的就是您。"

舉進士中第，調沈丘令。歐陽修、吕公著薦之，入司農爲主簿，升丞。吴充引爲中書檢正。奉使契丹，宴射連破的，衆驚異之。且偉其姿容，密使人取其衣爲度，製服以賜。時預其元會，盡能記其朝儀節奏，圖畫歸獻。後錢勰出使，契丹主猶問："畢少卿何官？今安在？"

參加考試得中進士，調任沈丘令。由歐陽修、吕公著推薦，入朝在司農任主簿，升爲司農丞。又被吴充引薦做了中書檢正。奉旨出使契丹，在酒宴時作射箭的游戲連連射中目標，衆人大爲驚異。而且他容貌不凡身材魁偉，契丹王秘密取來他的衣服量取尺寸，作出衣服賜給他。當時參加契丹元旦朝會，全部能記住他們的禮儀安排次序，畫出圖回來後獻給皇帝。後來錢勰出使契丹，契丹主還問："畢少卿任什麽官職？現在是否安好？"

王珪與充不相能，以仲衍爲充所用，數求罪過欲傷之，卒無可乘，但留滯不遷。經四年，乃以秘閣校理同知太常禮院，爲官制局檢討官，制文字千萬計，區别分類，損益刪補，皆

王珪與吴充相處不融洽，以爲仲衍是吴充所任用的人，幾次挑剔他的過錯想中傷他，始終無隙可乘，但一直把他留在原職位上不給予升遷。過了四年，纔以秘閣校理的身份同知太常禮院，任官制局檢討官，制令文字有千萬數，區别分

曲盡其當。凡從中問其事，必須仲衍然後報，他人不知也。撰《中書備對》三十卷，士大夫家争傳其書。

類，增減删補，都能够説出理由，處置得合乎道理。凡是皇帝詢問這方面的事，必須經過仲衍認可然後報奏，别的人不知道。他撰著了《中書備對》三十卷，士大夫家都争相傳閲。

高麗使入貢，詔館之。上元夕，與使者宴東闕下，作詩誦聖德，神宗次韻賜焉，當時以爲寵。官制行，帝自擢起居郎，王珪留除命，謂爲太峻，争於前。帝連稱曰："是當得爾。"未幾，暴得疾，一夕卒，年四十三。帝遣中使唁其家，賻錢五十萬。

高麗國派使者來獻貢，詔命安排在館舍下榻。上元節晚上，與高麗使者在東闕下宴飲，仲衍作詩歌頌聖德，神宗依韵和詩賜給他，當時的士人都認爲他得寵。官制推行，皇帝親自任命提升他爲起居郎，王珪留下任命書不發，認爲提升過快，在皇帝面前争辯。皇帝連連説："是他應當得到的。"没過多久，得了暴病，一天晚上去世。享年四十三歲。皇帝派宦官去他家吊唁，給喪葬費五十萬。

### 畢仲游

仲游字公叔，與仲衍同登第，調壽丘柘城主簿、羅山令、環慶轉運司幹辦公事。從高遵裕西征，運期迫遽，陝西八十縣餽輓之夫三十萬，一旦悉集，轉運使范純粹、李察度受其賦而給之食，必曠日乃可。會僚屬議，皆不知所爲，以諉仲游。仲游集諸縣吏，令先效金帛緡錢之最，戒勿啓扃鐍，共簿其名數以爲質，預飭具斛量數千，洞撤倉庾墻壁，使贏糧者至其所，人自槩槪，輸其半而以半自給，不終朝霍然而散。翌日，大軍遂行。純粹、察嘆且謝曰："非君幾敗吾事。"

仲游字公叔，與仲衍同榜考中進士，調任壽丘柘城主簿、羅山令、環慶轉運司幹辦公事。跟從高遵裕西征，轉運軍用物資的期限非常緊迫，陝西八十縣的運挑夫和纖夫有三十萬，一旦都集中，轉運使范純粹、李察考慮接受交上來的租糧而給他們配發給養，必很多天纔能辦完。召集幕僚討論這件事，都不知如何辦理，因此都推托委派仲游。仲游召集各縣縣吏，先令按金帛緡錢的最大數額，告誡不要開鎖，連同賬簿名稱數量作爲抵押，預先安排數千斛，拆掉糧倉墻，叫運糧的來，自己酌糧，一半運送一半自用，不到一天都豁然而散。第二天一早，大軍就進發了。范純粹、李察嘆服并感謝他説："如不是您的辦法，幾乎壞了我們的事。"

元祐初，爲軍器衛尉丞。召試學士院，同策問者九人，乃黄庭堅、張耒、晁補之輩。蘇軾異其文，擢爲第一。加集賢校理、開封府推官，出提點河東路刑獄。韓縝以故相在太原，按視如列郡，縝奴告有卒剽其衣於公堂之側，縝怒，將置卒於理。仲游曰："奴衣服鮮薄而敢掠之於帥牙，非人情也。"取以付獄治，卒得免。太原銅器名天下，獨不市一物；懼人以爲矯也，且行，買二茶匕而去。縝

元祐初年，任軍器衛尉丞。召他到學士院考試，同時被考策問的人有九個，就是黄庭堅、張耒、晁補之等人。蘇軾特别看重他的文章，升爲第一。加官集賢校理、開封府推官，出京任提點河東路刑獄。當時韓縝以前宰相的身份在太原，按規矩應看作是太守同等待遇，韓縝的家奴告狀有兵卒於公堂的側廳搶他的衣服，韓縝大爲生氣，要把兵卒押解到監獄。仲游説："家奴的衣服不值錢，而士兵竟敢在帥府搶劫，這不合情理。"把這案子交付給負責審訊的官吏審問，最終使士兵得以免冤。太原的銅器天下有名，仲游

曰："如公叔可謂真清矣。"

不買一件，因怕人説自己矯情，等到快走時，買了兩個銅勺子走了。韓縝説："像公叔這樣的人纔是真清廉啊。"

召拜職方、司勳二員外郎，改秘閣校理、知耀州。是歲大旱，仲游先民之未飢，揭喻境内曰："郡振施與平糴若干萬碩。"實虚張其數。富室知有備，亦相勸發廩。凡民就食者十七萬九千口，無一人去其鄉。

召回朝拜任職方、司勳二員外郎，又改任秘閣校理、知耀州。這年大旱，仲游在饑荒没有在民間發生時，發榜曉諭全境的百姓説："州内賑災用的和平價收購的糧食有好幾萬斤之多。"其實是虚張其勢而多報數。富裕人家都知道他有準備，所以都相勸開倉賣糧。凡是百姓買糧度荒的共有十七萬九千人，州内没有一個人離開鄉土。

徽宗時，歷知鄭、鄆二州，京東、淮南轉運副使。入爲吏部郎中，言孔子廟自顔回以降，皆爵命於朝，冠冕居正；而子鯉、孫伋乃野服幅巾以祭，爲不稱。詔皆追侯之。

徽宗時，歷任知鄭、鄆二州，京東、淮南轉運副使。入朝任吏部郎中，呈文説孔子廟中自顔回以下的孔子弟子都用朝廷的爵位分封，使他們帶上冠帽受正位的祭祀，而孔子的兒子孔鯉、孫子孔伋仍然穿平常的服裝帶頭巾祭祀他們，不相稱。詔令都追封他們侯的爵位。

仲游早受知於司馬光、呂公著，不及用；范純仁尤知之，當國時，又適居母喪，故未嘗得尺寸進。然亦墮黨籍，坎壈散秩而終，年七十五。

仲游早年受司馬光、呂公著的知遇，没有趕上被朝廷任用。范純仁非常瞭解他的才能，當政的時候，仲游適逢在家爲母親守喪，所以從未在功名上得到一點進步。然而他被黨禍牽連，坎坷一生，一直是没有固定官職薪俸的散官直到去世，享年七十五歲。

仲游爲文切於事理而有根柢，不爲浮誇詭誕、戲弄不莊之語。蘇軾在館閣，頗以言語文章規切時政。仲游憂其及禍，貽書戒之曰：

> 孟軻不得已而後辯，孔子欲無言，古人所以精謀極慮，固功業而養壽命者，未嘗不出乎此。君自立朝以來，禍福利害繫身者未嘗言，顧直惜其言爾。夫言語之累，不特出口者爲言，其形于詩歌、贊于賦頌、托于碑銘、著于序記者，亦語言也。今知畏於口而未畏於文，是其所是則見是者喜，非其所非則蒙非者怨；喜者未能濟君之謀，而怨者或已敗君之事矣。天下論君之文，如孫臏之用兵，扁鵲之醫疾，固所指

仲游作文章論時政很有根基能切中時弊，從不寫浮誇荒誕、戲弄不鄭重的言詞。蘇軾在館閣時，經常講言論及作文章勸諫時政。仲游擔心他招致禍端，寫書信勸誡他説：

> 孟軻不得已纔辯白，而孔子想無所建議，古人之所以殫精竭慮，鞏固已有的功業而怡養壽命的，未嘗不是用此辦法。您自從做朝官以來，那些禍福利害繫身的都没有建言，是考慮到應當少説話啊。言語所産生的連累，不衹是指説話發議論，那些在詩歌裏形容的、在賦頌裏稱贊的、在碑文銘文裏寄托的、在序記裏寫明的都是言論。現在知道害怕禍從口出，而不知害怕禍從文出，你所同意的觀點被認同的人見到就高興，你不同意的觀點被你批評的人因此而怨恨你；喜歡你的人未必能幫助你實現你的計劃，而怨恨你的人就已經敗壞了你的計劃了。天下談論

名者矣。雖無是非之言，猶有是非之疑，又况其有耶？官非諫臣，職非御史，而非是人所未是，危身觸諱以游其間，殆猶抱石而救溺也。

您的文章，像談論孫臏的兵法，扁鵲的醫術，都是指名道姓的說。雖然没有是非之詞，却有是非的嫌疑，又况且確實有所指責呢？做官不是做諫官，職能不是御史的職能，而一定要指責别人的不是，定有危及自身觸犯忌諱的危險，處在中間，恐怕像是抱着石頭去救溺水的人一樣啊。

司馬光爲政，反王安石所爲，仲游予之書曰：

司馬光當政時，一反王安石的政策，仲游寫信給他說：

昔安石以興作之說動先帝，而患財之不足也，故凡政之可以得民財者無不用。蓋散青苗、置市易、斂役錢、變鹽法者，事也；而欲興作、患不足者，情也。苟未能杜其興作之情，而徒欲禁其散斂變置之事，是以百說而百不行。今遂廢青苗，罷市易，蠲役錢，去鹽法，凡號爲利而傷民者，一掃而更之，則向來用事於新法者必不喜矣。不喜之人，必不但曰‘青苗不可廢，市易不可罷，役錢不可蠲，鹽法不可去’；必操不足之情，言不足之事，以動上意，雖致石人而使聽之，猶將動也。如是，則廢者可復散，罷者可復置，蠲者可復斂，去者可復存矣。則不足之情，可不預治哉？

以往安石以革新說服先帝，但是擔心的是財力不足以支持改革，所以凡是政策施行可以斂聚民財的無不施用。這些就是青苗法、置市易、斂役錢、變鹽法，都是爲了改革；因爲要革新，纔憂慮錢財不足，這是情理。如果現在不能杜絶他要革新的理由，而衹是想要禁止他散斂變置的，這衹能是百勸百不行。現在一下廢除青苗法，罷易市，免役錢，去鹽法，凡是號稱有利而害民的，一掃而除都變更了，那麽一直執行新法的人一定不喜歡。不高興的人，一定不但會說‘青苗不可廢，市易不可罷，役錢不可蠲，鹽法不可去’，必然會拿不能的理由談不能的事情，以勸動皇帝的心意，一定要使石人聽了，也好像是要爲之動心了。如果是這樣，那麽廢了的還可以復興，罷免的可以又設置，免去的可以再收回來，去掉的可以再存下來。那些說不足的理由，能不預先防備嗎？

爲今之策，當大舉天下之計，深明出入之數，以諸路所積之錢粟一歸地官，使經費可支二十年之用。數年之間，又將十倍於今日。使天子曉然知天下之餘於財也，則不足之論不得陳於前，然後所論新法者，始可永罷而不可行矣。

當今的策略，應當闡發天下大計，使大家都明白一出一入的差别之數，用各路所積攢的錢糧，歸當地官調用。使經費達到可以用二十年。幾年之間，又可以達到十倍於現在。這樣使皇帝知道天下富裕有財物，那麽使國家不足的論調不能在皇帝面前陳述。然後使持有新法觀點的人，纔永遠罷免不再主張實行了。

昔安石之居位也，中外莫非其人，故其法能行。今欲救前日之敝，而左右侍從、職司、使

以前安石在當權時，朝野都是他用的人，所以新法得以推行。現在要補救先前的弊端，但左右侍從、職司、使臣，十有七八

者，十有七八皆安石之徒，雖起二三舊臣，用六七君子，然累百之中存其十數，烏在其勢之可爲也。勢未可爲而欲爲之，則青苗雖廢將復散，況未廢乎？市易雖罷且復置，況未罷乎？役錢、鹽法亦莫不然。以此救前日之敝，如人久病而少間，其父子兄弟喜見顏色而未敢賀者，以其病之猶在也。

都是安石的人，雖然又起用了兩三舊臣，又用了六七個有道德的君子，然而數以幾百計的人中衹有十幾個，沒有勢力之可爲。聲勢未達到而想要去做，則青苗法雖廢除也將會復立，況且現在還未廢置呢？市易雖罷除又將會設置，況且還未罷除呢？役錢、鹽法的情況也是這樣。以此來補救以前的弊端，如久病之人而稍有痊愈，他的父子兄弟面露高興之色但還不敢祝賀的，是因爲病根還在。

光、軾得書聳然，竟如其慮。

司馬光、蘇軾看了他的書信而驚詫，最後不幸而如其所言。

### 畢仲愈

仲愈歷國子監丞、諸王府侍講、知鳳翔府，坐兄仲游陷黨籍，例廢黜。徽宗曰："畢仲衍被遇先帝，可除罪籍。"以仲愈爲都官郎中，擢秘書少監，卒。

仲愈歷任國子監丞、諸王府侍講、知鳳翔府，被牽連在他的兄長仲游黨禍之争的案子，被依例廢黜不用。徽宗説："畢仲衍，是先帝看重的，可解除罪名。"任仲愈爲都官郎中，提升爲秘書少監，去世。

### 寇準

寇準字平仲，華州下邽人也。父相，晉開運中，應辟爲魏王府記室參軍。準少英邁，通《春秋》三傳，年十九，舉進士。太宗取人，多臨軒顧問，年少者往往罷去。或教準增年，答曰："準方進取，可欺君邪？"後中第，授大理評事，知歸州巴東、大名府成安縣。每期會賦役，未嘗輒出符移，唯具鄉里姓名揭縣門，百姓莫敢後期。累遷殿中丞、通判鄆州。召試學士院，授右正言、直史館，爲三司度支推官，轉鹽鐵判官。會詔百官言事，而準極陳利害，帝益器重之。擢尚書虞部郎中、樞密院直學士，判吏部東銓。嘗奏事殿中，語不合，帝怒起，準輒引帝衣，令帝復坐，事决乃退。上由是嘉之，曰："朕得寇準，猶文皇之得魏徵也。"

寇準字平仲，華州下邽人。父親寇相，後晉開運年間，應朝廷徵召任魏王府記室參軍。寇準年少時才智超群，通曉《春秋》三傳，十九歲時，考取進士。宋太宗選擇人才，大多御前殿面試，年紀小的考生往往被太宗免除。有人教寇準多報年齡，寇準回答説："我正在努力進取，可以欺騙君主嗎？"後來寇準被録用，授職大理評事，任歸州巴東、大名府成安縣知縣。每到徵繳賦役的期限，他未曾擅自下達徵調命令，衹把鄉里要交納賦役人的姓名張貼在縣衙門口，百姓沒有敢過期不交納的。他接連升至殿中丞、鄆州通判。朝廷召他到學士院考試，授右正言、直史館，任三司度支推官，轉任鹽鐵判官。適逢宋太宗詔百官議政事，寇準盡力陳述利弊，太宗更加器重他。提拔他任尚書虞部郎中、樞密院直學士，判吏部東銓。他曾在殿中奏陳政事，跟太宗的言語不合，太宗發怒起身準備回宫，寇準就拉太宗的衣服，請太宗坐下，議完政事再退朝。太宗因此嘉奬他，説："朕得到寇準，好像文皇得到魏徵一樣。"

淳化二年春，大旱，太宗延近臣問時政得失，衆以天數對。準對曰："《洪範》天人之際，應若影響；大旱之證，蓋刑有所不平也。"太宗怒，起入禁中。頃之，召準問所以不平狀，準曰："願召二府至，臣即言之。"有詔召二府入，準乃言曰："頃者祖吉、王淮皆侮法受賕，吉贓少乃伏誅；淮以參政沔之弟，盗主守財至千萬，止杖，仍復其官，非不平而何?"太宗以問沔，沔頓首謝，於是切責沔，而知準爲可用矣。即拜準左諫議大夫、樞密副使，改同知院事。

淳化二年春，大旱，宋太宗邀請近臣詢問時政得失，大家都説旱災是天命。寇準回答説："《洪範》講天道與人事之間的關係，二者互相感應；發生大旱就是驗證，大概是刑法不公。"太宗發怒，起身回後宫。片刻，太宗召寇準問刑法不公的依據，寇準説："希望陛下把中書省和樞密院的大臣召來，我就説。"皇帝下詔請二府大臣入宫，寇準於是奏説："不久前祖吉、王淮都藐視法令收受賄賂，祖吉貪污不多就被判處死刑；王淮因爲是參政王沔的弟弟，偷盗國家資財上千萬，却衹是處以杖刑，并恢復他的官職，這不是不公平又是什麼呢?"太宗以此事問王沔，王沔叩頭認罪，太宗於是嚴詞斥責了王沔，從而也認識到寇準是可重用的人。隨即任命寇準爲左諫議大夫、樞密副使，改同知樞密院事。

準與知院張遜數爭事上前。他日，與温仲舒偕行，道逢狂人迎馬呼萬歲，判左金吾王賓與遜雅相善，遜嗾上其事。準引仲舒爲證，遜令賓獨奏，其辭頗厲，且互斥其短。帝怒，謫遜，準亦罷知青州。

寇準與知樞密院張遜多次在皇上面前爭論政事。一天，他同温仲舒一道走，在路上遇狂人迎着馬喊萬歲，判左金吾王賓與張遜平日彼此交好，張遜慫恿王賓向皇帝上奏這件事。寇準請温仲舒做證人，張遜要王賓單獨上奏，他的措辭很嚴厲，而且互相指責對方的短處。皇帝發怒，貶謫張遜，寇準也被罷官外任青州知州。

帝顧準厚，既行，念之，常不樂。語左右曰："寇準在青州樂乎?"對曰："準得善藩，當不苦也。"數日，輒復問。左右揣帝意且復召用準，因對曰："陛下思準不少忘，聞準日縱酒，未知亦念陛下乎?"帝默然。明年，召拜參知政事。

宋太宗非常顧念寇準，寇準走後，太宗思念他，經常悶悶不樂。太宗問身邊的人："寇準在青州快樂嗎?"回答説："寇準得一美差，當然不苦惱。"過了幾天，太宗又問起寇準。身邊的人揣度皇帝的意思是想召回任用寇準，於是回答説："陛下思念寇準一點也没忘記他，聽説寇準每天縱酒，不知道他是否也想念陛下?"太宗默然無語。第二年，太宗召回寇準任參知政事。

自唐末，蕃户有居渭南者。温仲舒知秦州，驅之渭北，立堡柵以限其往來。太宗覽奏不懌，曰："古羌戎尚雜處伊、洛，彼蕃夷易動難安，一有調發，將重困吾關中矣。"準言："唐宋璟不賞邊功，卒致開元太平。疆埸之臣邀功以稔禍，深可戒也。"帝因命準使渭北，安撫族帳，而徙仲舒鳳翔。

自唐朝末年起，少數民族有居住在渭水南邊的。温仲舒任秦州知州，把他們趕到渭水以北，設立堡柵用以限制他們的往來。宋太宗看到温仲舒的奏摺後不高興，説："古時羌戎尚且與漢人雜居於伊、洛，這些少數民族人易衝動難安撫，一經調發，將會嚴重地困擾我關中。"寇準説："唐朝宋璟不獎賞邊地戰功，終於取得開元時的太平。邊疆的官員爲求取戰功以致釀成禍害，很值得警戒。"太宗於是命寇準出使渭北，安撫這

至道元年，加給事中。時太宗在位久，馮拯等上疏乞立儲貳，帝怒，斥之嶺南，中外無敢言者。準初自青州召還，入見，帝足創甚，自褰衣以示準，且曰："卿來何緩耶？"準對曰："臣非召不得至京師。"帝曰："朕諸子孰可以付神器者？"準曰："陛下爲天下擇君，謀及婦人、中官，不可也；謀及近臣，不可也；唯陛下擇所以副天下望者。"帝俯首久之，屏左右曰："襄王可乎？"準曰："知子莫若父，聖慮既以爲可，願即決定。"帝遂以襄王爲開封尹，改封壽王，於是立爲皇太子。廟見還，京師之人擁道喜躍，曰："少年天子也。"帝聞之不懌，召準謂曰："人心遽屬太子，欲置我何地？"準再拜賀曰："此社稷之福也。"帝入語后嬪，宮中皆前賀。復出，延準飲，極醉而罷。

二年，祠南郊，中外官皆進秩。準素所喜者多得臺省清要官，所惡不及知者退序進之。彭惟節位素居馮拯下，拯轉虞部員外郎，惟節轉屯田員外郎，章奏列銜，惟節猶處其下。準怒，堂帖戒拯毋亂朝制。拯憤極，陳準擅權，又條上嶺南官吏除拜不平數事。廣東轉運使康戩亦言：呂端、張洎、李昌齡皆準所引，端德之，洎能曲奉準，而昌齡畏懦，不敢與準抗，故得以任胸臆，亂經制。太宗怒，準適祀太廟攝事，召責端等。端曰："準性剛自任，臣等不欲數爭，慮傷國體。"因再拜請罪。及準入對，帝語及馮拯事，自辯。帝曰："若廷辯，失執政體。"準猶力爭不已，又持中書簿論曲直於帝前，帝益不悦，因嘆曰："鼠雀尚知人意，况人乎？"遂罷

些少數民族，而調温仲舒到鳳翔。

至道元年，寇準加任給事中。當時宋太宗在位很久，馮拯等人上奏請求立太子，太宗發怒，貶馮拯到嶺南，朝廷内外無人敢言。寇準剛從青州被召回，入見太宗，太宗的脚傷得很重，親自撩起衣服給寇準看，并且説："你爲何來遲呢？"寇準回答説："我没得到陛下的召見不敢回京城。"皇帝説："朕的兒子哪一個可以繼承帝位？"寇準説："陛下替國家選擇儲君，與婦人、宦官商量，是不可以的；與親信大臣商量，也不可以；希望陛下選擇能符合天下意願的。"皇帝低頭思考了很長時間，屏退身邊隨從，説："襄王可以嗎？"寇準説："知子莫若父，皇上考慮後認爲他可以，希望馬上决定。"太宗便讓襄王任開封尹，改封爲壽王，立爲皇太子。太子拜謁太廟後回去，京城的人擁道歡呼雀躍説："真是少年天子。"太宗聽説後不高興，召見寇準説："人心很快歸屬太子，想把我放在什麽位置呢？"寇準再次拜賀太宗説："這是國家的福氣。"太宗入宫告訴皇后嬪妃，宫中的人都前來祝賀。太宗再次出宫，延請寇準喝酒，喝得大醉纔結束。

至道二年，在南郊舉行祭天，朝廷内外官員都進升官職。寇準平素所喜歡的人大多得任臺省清閑要職，他所討厭的不相知的人貶退一級升職。彭惟節職位向來居於馮拯之下，馮拯轉任虞部員外郎，彭惟節轉任屯田員外郎，但在奏章排列官銜中，彭惟節仍處在馮拯之下。寇準發怒，在公堂張貼告示告誡馮拯不要擾亂朝廷制度。馮拯非常憤慨，上陳寇準擅權行事，又逐條列上嶺南官吏授職不公的幾件事。廣東轉運使康戩也上奏説：呂端、張洎、李昌齡都是寇準所引薦的，呂端對寇準有恩，張洎能曲意奉承他，而李昌齡膽小軟弱，不敢與他抗争，所以寇準任憑自己的臆斷，擾亂法紀。宋太宗發怒，適逢寇準主持太廟祭祀事宜，便召呂端等人責問。呂端説："寇準性情剛烈自信，我們這些人不想多争，擔心有傷國體。"於是再拜請罪。到寇準入見回答皇帝，皇帝説到馮拯的事，寇準爲自己申辯。皇帝説："如果在朝廷辯論，有失執政大臣之體。"寇準還

準知鄧州。

是爭辯不止，又拿中書省的官員名册在皇帝面前論是非對錯，皇帝更不高興，因而嘆息説：“鼠雀尚且懂人意，何況人呢?”於是罷寇準的相職任命爲鄧州知州。

真宗即位，遷尚書工部侍郎。咸平初，徙河陽，改同州。三年，朝京師，行次閿鄉，又徙鳳翔府。帝幸大名，詔赴行在所，遷刑部，權知開封府。六年，遷兵部，爲三司使。時合鹽鐵、度支、户部爲一使，真宗命準裁定，遂以六判官分掌之，繁簡始適中。

真宗即位，寇準改任尚書工部侍郎。咸平初年，調河陽任職，又任職於同州。咸平三年，寇準去京城朝見，走到閿鄉時，又被調至鳳翔府任職。真宗巡幸大名，詔令寇準到行營，升任刑部，代理開封府知府。咸平六年，他升職兵部，任三司使。當時把鹽鐵、度支、户部合爲一使，真宗命令寇準裁決定奪，於是他用六個判官分掌這些事，機構繁簡開始適中。

帝久欲相準，患其剛直難獨任。景德元年，以畢士安參知政事，逾月，并命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準以集賢殿大學士位士安下。是時，契丹内寇，縱游騎掠深、祁間，小不利輒引去，徜徉無鬥意。準曰：“是狃我也。請練師命將，簡驍鋭據要害以備之。”是冬，契丹果大入。急書一夕凡五至，準不發，飲笑自如。明日，同列以聞，帝大駭，以問準。準曰：“陛下欲了此，不過五日爾。”因請帝幸澶州。同列懼，欲退，準止之，令候駕起。帝難之，欲還内。準曰：“陛下入則臣不得見，大事去矣，請毋還而行。”帝乃議親征，召群臣問方略。

真宗很久就想任寇準爲宰相，擔心他剛直，難以獨當此任。景德元年，讓畢士安爲參知政事，一個月後，一起任命畢士安和寇準任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寇準以集賢殿大學士身份位處畢士安之下。這時，契丹軍侵入宋境内，放縱游動的騎兵到深、祁之間掠奪，稍有不利就退去，徘徊而没有戰鬥的意圖。寇準説：“這是讓我方習以爲常而放鬆戒備。請訓練軍隊任命將領，選擇勇猛精鋭之兵據守要害之地防備敵人。”這年冬天，契丹軍果然大舉入侵。告急的文書一夜共五次，寇準不采取行動，飲酒談笑自如。第二天，同僚把此事告訴了真宗，真宗十分驚駭，問寇準。寇準説：“陛下想了結這件事，不超過五天。”於是請真宗親征澶州。同僚大臣害怕，想退出，寇準制止了他們，命令他們等候皇帝起駕。真宗恐懼親征，想回内宫。寇準説：“陛下入後宫臣不得見，國家的大事也就完了，請不要回宫而采取行動。”真宗於是商議親征的事，召集群臣詢問制敵策略。

既而契丹圍瀛州，直犯貝、魏，中外震駭。參知政事王欽若，江南人也，請幸金陵；陳堯叟，蜀人也，請幸成都。帝問準，準心知二人謀，乃陽若不知，曰：“誰爲陛下畫此策者，罪可誅也。今陛下神武，將臣協和，若大駕親征，賊自當遁去。不然，出奇以撓其謀，堅守以老其師，勞佚之

不久契丹兵包圍了瀛州，一直侵犯到貝、魏，朝廷内外極度吃驚。參知政事王欽若，是江南人，請求真宗去金陵；陳堯叟，是蜀人，請求真宗去成都。真宗問寇準，寇準知道王、陳兩人的計謀，於是表面裝作不知道，説：“誰替陛下出這種計策，其罪可處死。現在陛下神武，將領大臣團結協作，如果陛下大駕親征，敵寇自然會逃走。不這樣，出奇兵擾亂敵人的戰略，堅守使

勢，我得勝算矣。奈何棄廟社欲幸楚、蜀遠地，所在人心崩潰，賊乘勢深入，天下可復保邪?”遂請帝幸澶州。

及至南城，契丹兵方盛，衆請駐蹕以覘軍勢。準固請曰：“陛下不過河，則人心益危，敵氣未懾，非所以取威決勝也。且王超領勁兵屯中山以扼其亢，李繼隆、石保吉分大陣以扼其左右肘，四方征鎮赴援者日至，何疑而不進?”衆議皆懼，準力争之，不決。出遇高瓊於屏間，謂曰：“太尉受國恩，今日有以報乎?”對曰：“瓊武人，願效死。”準復入對，瓊隨立庭下，準厲聲曰：“陛下不以臣言爲然，盍試問瓊等。”瓊即仰奏曰：“寇準言是。”準曰：“機不可失，宜趣駕。”瓊即麾衛士進輦，帝遂渡河，御北城門樓，遠近望見御蓋，踊躍歡呼，聲聞數十里。契丹相視驚愕，不能成列。

帝盡以軍事委準，準承制專決，號令明肅，士卒喜悦。敵數千騎乘勝薄城下，詔士卒迎擊，斬獲太半，乃引去。上還行宫，留準居城上，徐使人視準何爲，準方與楊億飲博，歌謔歡呼。帝喜曰：“準如此，吾復何憂。”相持十餘日，其統軍撻覽出督戰。時威虎軍頭張瓌守床子弩，弩撼機發，矢中撻覽額，撻覽死，乃密奉書請盟。準不從，而使者來請益堅，帝將許之。準欲邀使稱臣，且獻幽州地。帝厭兵，欲羈縻不絶而已。有譖準幸兵以自取重者，準不得已許之。帝遣曹利用如軍中議歲幣，曰：“百萬以下皆可許也。”準召利用至幄，語曰：“雖有敕，汝所許毋過三十萬，過三十萬，吾斬汝矣。”利用至軍，

敵兵疲憊，以逸代勞之勢，預計可得勝利。怎麽會放棄宗廟社稷跑到遥遠的楚、蜀之地，所在之處人心離散，敵寇乘機長驅直入，國家還能保住嗎?”於是請真宗親征澶州。

剛到澶州南城，契丹兵勢正旺，衆人請求停留暫住觀察軍事形勢。寇準堅决請求説：“陛下不過黄河，人心就會更恐慌，敵軍氣勢不可怕，這不是可憑藉威勢取勝的。况且王超率領勁兵屯駐中山扼守着咽喉之地，李繼隆、石保吉分别設大陣扼住敵人的兩邊，四方將軍統帥前來救援的天天到達，爲何遲疑不前進呢?”衆人商議都懼怕前進，寇準力争，真宗不能决定。寇準出來在門前遇見高瓊，對他説：“太尉你受到國家的恩澤，現在用什麽來報答呢?”高瓊回答説：“我是武人，願以死效力。”寇準又進來見真宗，高瓊跟隨站在堂下，寇準嚴肅地説：“陛下不認爲我説得對，可試問高瓊等人。”高瓊立即上奏説：“寇準説得對。”寇準説：“機不可失，應趕快親自率兵征討。”高瓊馬上指揮衛士推來輦車，真宗於是渡過黄河，來到澶州北城門樓，遠近士兵看見皇帝的黄羅傘蓋，歡呼跳躍，歡呼聲傳到幾十里外。契丹兵面面相覷很驚懼，擺不成陣。

真宗把軍中事務全委托給寇準，寇準奉旨獨自决策，號令清明嚴肅，宋兵喜悦。敵人數千騎兵乘勝迫近澶州城下，他命令宋兵迎擊，殺死俘敵大半，敵人於是退去。真宗回到行宫，留下寇準坐在城上，慢慢派人看寇準做什麽，寇準正在與楊億飲酒賭輸贏，唱歌玩笑歡呼。真宗高興地説：“寇準如此，我又憂慮什麽。”雙方相持十幾天，敵統軍撻覽出來督戰。當時威虎軍頭張瓌守床子弩，弩弓摇動，機關發動，射中撻覽前額，撻覽死去，契丹就秘密派使者持信請求結好。寇準不答應，而契丹使者求和更堅决，宋真宗將要答應。寇準希望使其稱臣，獻出幽州地區。真宗厭惡戰争，想不斷籠絡契丹。有人誣陷寇準希望征戰來抬高自己的地位，寇準不得已同意結盟。真宗派曹利用到軍中商議每年給契丹的錢數，并説：“百萬以下的數目都可答應。”寇準召曹利用到幄帳，對他説：“雖然有皇上的許諾，你答應

果以三十萬成約而還。河北罷兵，準之力也。

契丹不能超過三十萬，超過三十萬，我砍你的頭。”曹利用到遼軍，果然以三十萬達成和約而回。河北消除兵禍，這是寇準出的力。

準在相位，用人不以次，同列頗不悦。它日，又除官，同列因吏持例簿以進。準曰：“宰相所以進賢退不肖也，若用例，一吏職爾。”二年，加中書侍郎兼工部尚書。準頗自矜澶淵之功，雖帝亦以此待準甚厚。王欽若深嫉之。一日會朝，準先退，帝目送之，欽若因進曰：“陛下敬寇準，爲其有社稷功邪?”帝曰：“然。”欽若曰：“澶淵之役，陛下不以爲耻，而謂準有社稷功，何也?”帝愕然曰：“何故?”欽若曰：“城下之盟，《春秋》耻之；澶淵之舉，是城下之盟也。以萬乘之貴而爲城下之盟，其何耻如之!”帝愀然爲之不悦。欽若曰：“陛下聞博乎? 博者輸錢欲盡，乃罄所有出之，謂之孤注。陛下，寇準之孤注也，斯亦危矣。”

寇準居宰相位，用人不分資格，同僚頗不高興。一天，又任命官員，同僚拿着有關官員按舊例搞的名册送上。寇準説：“宰相是用來推薦賢能貶退無能無德之人的，如果按舊例辦，衹是一個官職而已。”景德二年，寇準加任中書侍郎兼工部尚書。寇準頗以澶淵的功勞自誇，真宗也因此對寇準很好。王欽若很嫉妒他。有一天上朝，寇準先退，真宗目送他退出，王欽若趁機奏説：“皇上敬重寇準，是因爲他對國家有功嗎?”真宗説：“是。”王欽若説：“澶淵之戰皇上不感到耻辱，却説寇準對國家有功，爲什麽呢?”真宗很驚訝，問：“有什麽緣故嗎?”王欽若説：“在自己城下與敵結盟，《春秋》以此爲耻；澶淵之舉，就是城下之盟。皇上以萬乘之尊却與敵結城下之盟，還有什麽耻辱能與之相比!”真宗聽後變得不高興。王欽若説：“皇上聽説過賭博嗎? 賭徒快把錢輸光時，就盡其所有去賭，這叫孤注一擲。陛下，就是寇準的一把賭注，這也太危險了。”

由是帝顧準寖衰。明年，罷爲刑部尚書、知陕州，遂用王旦爲相。帝謂旦曰：“寇準多許人官，以爲己恩。俟行，當深戒之。”從封泰山，遷户部尚書、知天雄軍。祀汾陰，命提舉貝、德、博、洺、濱、棣巡檢捉賊公事，還兵部尚書，入判都省。幸亳州，權東京留守，爲樞密院使、同平章事。

從此，真宗對寇準漸漸疏遠。第二年，降爲刑部尚書、陕州知州。於是任用王旦爲宰相。真宗對王旦説：“寇準多次以官職許諾人，把這當作自己對别人的恩惠。等你行使相權，應深以爲戒。”寇準隨真宗封泰山，升任户部尚書、知天雄軍。祭祀汾陰，任命寇準爲貝、德、博、洺、濱、棣提舉，管理巡檢捉賊公事，升任兵部尚書，入判都省。真宗巡幸亳州，寇準代理東京留守，任樞密院使、同平章事。

林特爲三司使，以河北歲輸絹闕，督之甚急。而準素惡特，頗助轉運使李士衡而沮特，且言在魏時嘗進河北絹五萬而三司不納，以至闕供，請劾主吏以下。然京師歲費絹百萬，準所助纔五萬。帝不悦，謂王旦曰：“準剛忿如昔。”旦曰：“準好人懷惠，又欲人畏威，皆大臣所避；而準乃爲

林特任三司使，因爲河北每年納絹減少，督促十分急迫。而寇準向來討厭林特，多幫助轉運使李士衡而詆毁林特，并説在魏州時曾運往河北絹五萬匹而三司没有接納，以至於現在缺少供用，請彈劾主吏及以下屬官。然而京城每年耗費絹百萬匹，寇準所籌助的纔五萬。真宗不高興，對王旦説：“寇準剛直急躁易怒像過去一樣。”王旦説：“寇準喜歡使人思念他的恩惠，又想使人

己任，此其短也。”未幾，罷爲武勝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判河南府。徙永興軍。

敬畏他，這都是大臣所應避免的；而寇準仍舊自以爲是，這是他的缺點。”没多久，寇準被罷職爲武勝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判河南府。又調永興軍任職。

天禧元年，改山南東道節度使，時巡檢朱能挾内侍都知周懷政詐爲天書，上以問王旦。旦曰：“始不信天書者準也。今天書降，須令準上之。”準從上其書，中外皆以爲非。遂拜中書侍郎兼吏部尚書、同平章事、景靈宫使。

天禧元年，寇準改任山南東道節度使，當時巡檢朱能携同内侍都知周懷政假作天書，真宗問王旦。王旦説：“最初不相信天書的人是寇準。現在天書降下，必須讓寇準進獻天書。”寇準跟隨送上天書，朝廷内外都認爲這不對。真宗於是升任寇準爲中書侍郎兼吏部尚書、同平章事、景靈宫使。

三年，祀南郊，進尚書右僕射、集賢殿大學士。時真宗得風疾，劉太后預政於内，準請間曰：“皇太子人所屬望，願陛下思宗廟之重，傳以神器，擇方正大臣爲羽翼。丁謂、錢惟演，佞人也，不可以輔少主。”帝然之。準密令翰林學士楊億草表，請太子監國，且欲援億輔政。已而謀泄，罷爲太子太傅，封萊國公。時懷政反側不自安，且憂得罪，乃謀殺大臣，請罷皇后預政，奉帝爲太上皇，而傳位太子，復相準。客省使楊崇勳等以告丁謂，謂微服夜乘犢車詣曹利用計事，明日以聞。乃誅懷政，降準爲太常卿、知相州，徙安州，貶道州司馬。帝初不知也，他日，問左右曰：“吾目中久不見寇準，何也？”左右莫敢對。帝崩時亦言惟準與李迪可托，其見重如此。

天禧三年，在南郊祭祀，寇準進升爲尚書右僕射、集賢殿大學士。當時真宗得中風病，劉太后在内干預朝政，寇準秘密地向真宗請示説：“皇太子爲人們所期望，希望皇上以國家爲重，把帝位傳給他，選擇正直的大臣輔佐他。丁謂、錢惟演，是奸佞小人，不可用來輔佐少主。”真宗同意。寇準密令翰林學士楊億起草詔表，請皇太子監國，想引楊億輔政。旋即計劃泄露，降職任太子太傅，封爲萊國公。當時周懷政輾轉不安，擔心獲罪，於是謀劃殺大臣，請皇帝解除皇后干預朝政，尊奉真宗爲太上皇，而傳帝位給太子，恢復寇準宰相職。客省使楊崇勳等人把此事告訴了丁謂，丁謂穿便裝在晚上乘牛車到曹利用家謀劃此事，第二天把該事報告皇后。於是處死周懷政，降寇準任太常卿、相州知州，接着又調到安州任職，貶爲道州司馬。真宗起先不知此事，一天，他問隨從説：“我很久不見寇準，怎麽回事？”隨從没人敢回答。真宗死時也説衹有寇準和李迪可委托大事，可見寇準被看重達到如此程度。

乾興元年，再貶雷州司户參軍。初，丁謂出準門至參政，事準甚謹。嘗會食中書，羹污準鬚，謂起，徐拂之。準笑曰：“參政國之大臣，乃爲官長拂鬚邪？”謂甚愧之，由是傾構日深。及準貶未幾，謂亦南竄，道雷州，準遣人以一蒸羊逆境上。謂欲見準，準拒絶之。聞家僮謀欲報仇者，

乾興元年，寇準再次被貶爲雷州司户參軍。當初，丁謂出自寇準門下任職至參政，他事奉寇準很小心。曾經在中書省一起吃飯，寇準的鬍鬚沾上了菜湯，丁謂起身爲寇準慢慢擦拭鬍鬚。寇準笑着説：“參政是國家的大臣，是替長官擦鬍鬚的嗎？”丁謂十分羞愧，從此他排擠陷害寇準一天比一天厲害。寇準貶官没多久，丁謂也被放逐到嶺南，路過雷州，寇準派人送一隻蒸羊在境

乃杜門使縱博，毋得出，伺謂行遠，乃罷。

天聖元年，徙衡州司馬。初，太宗嘗得通天犀，命工爲二帶，一以賜準。及是，準遣人取自洛中，既至數日，沐浴，具朝服束帶，北面再拜，呼左右趣設卧具，就榻而卒。

初，張詠在成都，聞準入相，謂其僚屬曰："寇公奇材，惜學術不足爾。"及準出陜，詠適自成都罷還，準嚴供帳，大爲具待。詠將去，準送之郊，問曰："何以教準?"詠徐曰："《霍光傳》不可不讀也。"準莫諭其意，歸取其傳讀之，至"不學無術"，笑曰："此張公謂我矣。"

準少年富貴，性豪侈，喜劇飲，每宴賓客，多闔扉脱驂。家未嘗爇油燈，雖庖匽所在，必然炬燭。

在雷州逾年。既卒，衡州之命乃至，遂歸葬西京。道出荆南公安，縣人皆設祭哭於路，折竹植地，挂紙錢，逾月視之，枯竹盡生笋。衆因爲立廟，歲時享之。無子，以從子隨爲嗣。準殁後十一年，復太子太傅，贈中書令、萊國公，後又賜謚曰忠愍。皇祐四年，詔翰林學士孫抃撰神道碑，帝爲篆其首曰"旌忠"。

論曰：吕端諫秦王居留，表表已見大器，與寇準同相而常讓之，留李繼遷之母不誅。真宗之立，閉王繼恩於室，以折李后異謀，而定大計；既立，猶請去簾，升殿審視，然後下拜，太宗謂之"大事不糊塗"者，知臣莫過君矣。宰相不和，不足以定大

上。丁謂想見寇準，寇準拒絶了。寇準聽説有家僮謀劃要報仇，就堵上門放任這些家僮賭博，不准出門，等到丁謂走遠纔作罷。

天聖元年，寇準調任衡州司馬。當初，太宗曾得到貴重的通天犀，命令工匠做成二根犀帶，賜給寇準一根。到這時，寇準派人從洛家中取這根犀帶，取回幾天後，洗完澡，穿上朝服繫上犀帶，朝北面拜幾拜，喊隨從趕快擺設卧具，躺在床上死去。

起先，張詠在成都，聽説寇準當宰相，對自己的僚屬説："寇公是奇才，可惜學問權術不够。"等到寇準出使陜州，張詠恰好從成都罷職回來，寇準尊敬地供給帳幕，熱情款待。張詠將離去，寇準送他到郊外，問他説："您有什麽教我的?"張詠緩緩地説："《霍光傳》不可不讀。"寇準没明白他的意思，回來取書讀之，讀到"不學無術"時，笑着説："這是張公説我。"

寇準少年即得富貴，性情豪爽奢侈，喜歡狂飲，每次宴請賓客，多閉門解馬。他的家中未曾燃油燈，即使厨房厠所這些地方，一定要燃着蠟燭。

寇準在雷州一年多。死後，調任衡州司馬的命令纔到，於是歸葬西京。路過荆南公安縣，該縣百姓都設祭在路上哭吊，折斷竹子插在地上，并挂着紙錢，過一個月再來看，枯竹全部都生出竹笋。衆人於是爲寇準建廟，逢年過節用祭品供奉。寇準没兒子，以侄子寇隨做繼嗣。寇準死後十一年，朝廷恢復其太子太傅，贈中書令、萊國公，後來又賜給謚號忠愍。皇祐四年，詔令翰林學士孫抃爲寇準撰寫神道碑，仁宗在碑文之首用篆文寫"旌忠"二字。

論曰：吕端勸諫秦王居留，每次上表都顯露出能擔當大事的才能，與寇準同爲宰相而常謙讓他，留下李繼遷之母而不殺。真宗將立時，鎖王繼恩於家室，以挫敗李后另立皇帝的圖謀，使大局穩定；真宗即位，則請除去垂簾，升殿審視，然後率群臣下拜呼萬歲，太宗説他是"大事不糊塗"的人，瞭解臣子莫過於君王。宰相之間不

計。畢士安薦寇準，又爲之辨誣。契丹大舉而入，合辭以勸真宗，遂幸澶淵，終却巨敵。及議歲幣，因請重賄，要其久盟；由是西夏失牽制之謀，隨亦内附。景德、咸平以來，天下乂安，二相協和之所致也。準於太宗朝論建太子，謂神器不可謀及婦人、謀及中官、謀及近臣，此三言者，可爲萬世龜鑒。澶淵之幸，力沮衆議，竟成雋功，古所謂大臣者，於斯見之。然挽衣留諫，面詆同列，雖有直言之風，而少包荒之量。定策禁中，不慎所與，致啓懷政邪謀，坐竄南裔。勳業如是而不令厥終，所謂"臣不密則失身"，豈不信哉！

和，不足以管好國家大事。畢士安舉薦寇準，又爲寇準所受冤屈進行辯解。契丹大舉入侵宋朝，合辭勸真宗出征，於是真宗巡幸澶淵，終於使强敵退却。真宗商議每年付契丹的錢數，因請求重賄，要長期結盟；從此西夏失去與契丹的牽制之謀，隨後也歸順了。景德、咸平以來，天下太平安定，這是兩個宰相協作的結果。寇準在太宗面前論及立太子，説到帝位不可與婦人謀議，不可與宦官謀議，不可與近臣謀議，這三句話，可爲萬代鑒戒。真宗巡幸澶淵，盡力阻止衆人畏戰的議論，建立了突出的功勛，自古所説的大臣，就在此見到了。然而挽住皇帝的衣服勸諫，當面指責同事，雖然有剛直敢言的作風，但缺少寬容别人的度量。定太子即位之策於宫禁中，因結交不慎，以致引發了周懷政的邪惡計謀，因此獲罪放逐南方邊地。功業如此，而不能善終，這就是"臣不密則失身"，真是如此！

# 宋史卷二百八十二

## 列傳第四十一

李沆（弟）維　王旦　向敏中

### 李沆

李沆字太初，洺州肥鄉人。曾祖豐，泰陵令。祖滔，洺州團練判官。父炳，從邢帥薛懷讓辟，爲觀察支使。懷讓徙同州，又爲掌書記，歷邠州、鳳翔判官，拜殿中侍御史、知舒州。太祖征金陵，緣淮供億，惟舒尤甚，以勞加侍御史，卒。

李沆字太初，洺州肥鄉人。曾祖父李豐，任泰陵縣令。祖父李滔，任洺州團練判官。父親李炳，被邢州主帥薛懷讓徵辟任觀察支使。薛懷讓調同州任職，李炳又跟隨他掌領書記，歷任邠州、鳳翔判官，升任殿中侍御史、舒州知州。宋太祖征伐金陵，沿淮河一綫供給，惟有舒州供給甚多，因功勞加官侍御史，後死去。

沆少好學，器度宏遠，炳嘗語人曰："此兒異日必至公輔。"太平興國五年，舉進士甲科，爲將作監丞、通判潭州，遷右贊善大夫，轉著作郎。相府召試約束邊將詔書，既奏御，太宗甚悦，命直史館。雍熙三年，右拾遺王化基上書自薦，太宗謂宰相曰："李沆、宋湜，皆嘉士也。"即命中書并化基召試，并除右補闕、知制誥。沆位最下，特升于上，各賜錢百萬。又以沆素貧，多負人錢，别賜三十萬償之。四年，與翰林學士宋白同知貢舉。謗議雖衆，而不歸咎于沆。遷職方員外郎，召入翰林爲學士。

李沆年少時喜歡學習，胸懷遠大，李炳曾對别人説："這個兒子他日一定會官至公輔。"太平興國五年，李沆考中進士甲科，任將作監丞、潭州通判，升任右贊善大夫，轉任著作郎。宰相府召他考試寫約束邊將的詔書，上奏給皇上御覽，宋太宗看後很高興，授任直史館。雍熙三年，右拾遺王化基上書親自推薦李沆，太宗對宰相説："李沆、宋湜，都是有才能的人。"即刻命中書并王化基一起召他們考試，一起授他們右補闕、知制誥。李沆職位最低，特别升其職於上，每人賜錢一百萬。又以李沆素來貧困，多欠别人的錢，另外賜錢三十萬償債。雍熙四年，李沆與翰林學士宋白同知貢舉。議論朝廷過失的人雖然很多，而皇帝没有歸咎於李沆。升李沆任職方員外郎，召入翰林院當學士。

淳化二年，判吏部銓。嘗侍曲宴，太宗目送之曰："李沆風度端凝，真貴人也。"三年，拜給事中、參知政事。四年，以本官罷，奉朝請。未幾，丁内艱，起復，遂出知昇州。未

淳化二年，李沆判吏部銓。他曾侍奉宫中宴會，太宗用目光看着他説："李沆風度端莊穩正，確實是顯貴的人。"淳化三年，授李沆給事中、參知政事。淳化四年，以本官罷免，奉朝請。没多久，李沆遭遇母親喪事，服喪期間又被起用，

行，改知河南府。真宗升儲，遷禮部侍郎兼太子賓客，詔東宫待以師傅禮。真宗即位，遷户部侍郎、參知政事。咸平初，以本官平章事，監修國史，改中書侍郎。

於是外任昇州知州。尚未成行，又改授知河南府。真宗被立爲太子時，李沆升任禮部侍郎兼太子賓客，太宗詔令太子以師傅之禮對待李沆。真宗即位，任命李沆爲户部侍郎、參知政事。咸平初年，李沆以本官平章事、監修國史，改任中書侍郎。

會契丹犯邊，真宗北幸，命沆留守，京師肅然。真宗還，沆迎于郊，命坐置酒，慰勞久之。累加門下侍郎、尚書右僕射。真宗問治道所宜先，沆曰："不用浮薄新進喜事之人，此最爲先。"問其人，曰："如梅詢、曾致堯等是矣。"後致堯副温仲舒安撫陝西，於閤門疏言仲舒不足與共事。輕鋭之黨無不稱快，沆不喜也，因用他人副仲舒，罷致堯。帝嘗語及唐人樹黨難制，遂使王室微弱，蓋奸邪難辨爾。沆對曰："佞言似忠，奸言似信，至如盧杞蒙蔽德宗，李勉以爲真奸邪，是也。"真宗曰："奸邪之迹，雖曰難辨，然久之自敗。"

適逢契丹侵犯邊境，真宗親自北征，命令李沆留守京城，京城安定平静。真宗回京城，李沆在城郊迎接，真宗命他坐下擺好酒，連連慰勞他。李沆屢次升職至門下侍郎、尚書右僕射。真宗詢問治國適宜先采取的方法，李沆説："不任用那些浮華淺薄和好事的人，這是最先要做的。"真宗問這些人指誰，李沆説："像梅詢、曾致堯等就是這類人。"後來曾致堯任副職同温仲舒安撫陝西，曾在閤門向皇帝奏言説温仲舒這人不值得與他共事。那些新貴們對這事無不稱快，李沆很不高興，於是用别人任温仲舒的副職，罷免曾致堯。真宗曾説起唐代人結黨難以控制，於是使王室衰弱，大概是奸邪難以辨别吧。李沆回答説："諂媚之人説話像忠心，狡詐之人説話似可信，至於像盧杞蒙蔽欺騙唐德宗，李勉認爲他是真正的奸邪之人，就是這樣。"真宗説："奸邪之人的形迹，雖然説難以辨别，然而時間長了會自己敗露。"

一夕，遣使持手詔欲以劉氏爲貴妃，沆對使者引燭焚詔，附奏曰："但道臣沆以爲不可。"其議遂寢。駙馬都尉石保吉求爲使相，復問沆，沆曰："賞典之行，須有所自。保吉因緣戚里，無攻戰之勞，台席之拜，恐騰物議。"他日再三問之，執議如初，遂止。帝以沆無密奏，謂之曰："人皆有密啓，卿獨無，何也？"對曰："臣待罪宰相，公事則公言之，何用密啓？夫人臣有密啓者，非讒即佞，臣常惡之，豈可效尤？"

一天晚上，真宗派使臣持手詔想升劉氏爲貴妃，李沆當着使臣用蠟燭燒掉詔書，附帶上奏説："衹説李沆認爲不行。"皇帝的這個主張就此停辦。駙馬都尉石保吉請求任使相，真宗又問李沆，李沆説："執行獎賞制度，須要本人有政績。石保吉憑藉親戚鄉里的關係，没有攻城作戰之功，却要授使相，恐怕會使衆人的非議到處流傳。"後來真宗又再三問起石保吉的事，李沆像當初那樣堅持原議，該事就停止了。真宗因李沆没有密奏，對他説："别人都有密奏，你獨獨没有，爲什麽？"李沆回答説："我蒙皇恩授以宰相之職，公事就公開説明它，何必用秘密上奏的方式？一般秘密奏言的大臣，不是説壞話的人就是諂媚之人，我平常就憎恨他們，怎麽能照樣去做？"

時李繼遷久叛，兵衆日盛，有圖取朔方之意。朝廷困於飛輓，中外咸以爲靈州乃必争之地，苟失之，則緣邊諸郡皆不可保。帝頗惑之，因訪於沆。沆曰："繼遷不死，靈州非朝廷有也。莫若遣使密召州將，使部分軍民空壘而歸，如此，則關右之民息肩矣。"方衆議各異，未即從沆言，未幾而靈州陷，帝由是益重之。

當時李繼遷反叛已很久，兵力日益强盛，有圖謀奪取朔方的意圖。朝廷難以迅速運送糧食，朝廷内外都認爲靈州是兵家必争之地，如果失去靈州，那麽周圍各州都不能保住。皇帝對此頗爲困惑，就向李沆詢問。李沆説："李繼遷不死，靈州就不能爲朝廷所占有。不如派使者秘密詔令各州將領，分别統領軍隊和百姓都撤出城堡而歸到一處，若這樣，那麽關右的百姓就可得到休養生息了。"此時衆人的意見各不相同，没有立即采納李沆的建議，没多久靈州就陷落了，真宗從此更加看重李沆。

沆爲相，王旦參政事，以西北用兵，或至旰食。旦嘆曰："我輩安能坐致太平，得優游無事耶?"沆曰："少有憂勤，足爲警戒。他日四方寧謐，朝廷未必無事。"後契丹和親，旦問何如，沆曰："善則善矣，然邊患既息，恐人主漸生侈心耳。"旦未以爲然。沆又日取四方水旱盗賊奏之，旦以爲細事不足煩上聽。沆曰："人主少年，當使知四方艱難。不然，血氣方剛，不留意聲色犬馬，則土木、甲兵、禱祠之事作矣。吾老，不及見此，此參政他日之憂也。"沆没後，真宗以契丹既和，西夏納款，遂封岱、祠汾，大營宫觀，蒐講墜典，靡有暇日。旦親見王欽若、丁謂等所爲，欲諫則業已同之，欲去則上遇之厚，乃以沆先識之遠，嘆曰："李文靖真聖人也。"當時遂謂之"聖相"。

李沆任宰相，王旦任參知政事。因爲西北邊地有戰事，有時政務繁忙不能按時吃飯。王旦嘆息説："我們這班人怎麽纔能輕易獲得太平，悠閑自得没事呢?"李沆説："稍微有些愁勞辛苦，足以作爲警戒。將來四方安寧，國家未必没有大事發生。"後來契丹與宋和親，王旦問這怎麽樣，李沆説："好當然是好，然而邊疆的憂患停止後，恐怕皇上漸漸産生奢侈放縱的想法。"王旦對此不以爲然。李沆又每日拿四方水旱災害盜賊之類的事上奏真宗，王旦認爲這些細小的事不值得煩勞皇帝處理。李沆説："皇上年少，應當讓皇上知道四方的艱難。不這樣，皇上血氣方剛，不是留意聲色犬馬，那麽就會大興土木、甲兵、向宗祠求福等事就發生了。我年老了，等不到看見這些，這是你參知政事將來的憂患。"李沆死後，真宗認爲契丹已經修和，西夏歸順，就封岱山、祭汾陰，大規模營建宫觀，求索比較舊的典章制度，没有閑停下來的時日。王旦親眼看見王欽若、丁謂等人的所作所爲，想向皇帝進諫却又與他們一起共事，想離去却又念及皇帝待己很好，王旦這纔認識到李沆事先預知很遠，嘆息説："李文靖真是聖人。"當時就稱他爲"聖相"。

寇準與丁謂善，屢以謂才薦於沆，不用。準問之，沆曰："顧其爲人，可使之在人上乎?"準曰："如謂者，相公終能抑之使在人下乎?"沆笑曰："他日後悔，當思吾言也。"準後爲謂所傾，始伏沆言。

寇準與丁謂友好，多次以丁謂有才能向李沆推薦，李沆不用丁謂。寇準問李沆，李沆説："看他爲人處事，怎麽可以讓他職位居於别人之上?"寇準説："像丁謂這樣的人，宰相你一直能壓抑他使他居於别人之下嗎?"李沆笑着説："將來後悔，就會想起我的話。"寇準後來被丁謂所

排斥，纔信服李沆的話。

沆爲相，接賓客，常寡言。馬亮與沆同年生，又與其弟維善，語維曰："外議以大兄爲無口匏。"維乘間達亮語，沆曰："吾非不知也。然今之朝士得升殿言事，上封論奏，了無壅蔽，多下有司，皆見之矣。若邦國大事，北有契丹，西有夏人，日旰條議所以備禦之策，非不詳究。薦紳如李宗諤、趙安仁，皆時之英秀，與之談，猶不能啓發吾意；自餘通籍之子，坐起拜揖，尚周章失次，即席必自論功最，以希寵獎，此有何策而與之接語哉？苟屈意妄言，即世所謂籠罩。籠罩之事，僕病未能也。"沆又嘗言："居重位實無補，惟中外所陳利害，一切報罷之，此少以報國爾。朝廷防制，纖悉備具，或徇所陳請，施行一事，即所傷多矣，陸象先曰'庸人擾之'是已。憸人苟一時之進，豈念厲民耶？"沆爲相，常讀《論語》，或問之，沆曰："沆爲宰相，如《論語》中'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尚未能行。聖人之言，終身誦之可也。"

李沆任宰相，接待賓客，經常很少說話。馬亮與李沆同年考中進士，又與他的弟弟李維交好，他對李維説："外面議論説你大哥是没口的葫蘆。"李維趁機把馬亮的話告訴了哥哥，李沆説："我不是不知道。然而現在的朝士得以入殿議事，上密書論政事，全無遮蔽，多下達到各級部門，大家都可看見它。比如國家大事，北邊有契丹，西邊有夏人，我白天晚上逐項商議所要防備抵禦的策略，没有不詳細探究的。薦舉士紳如李宗諤、趙安仁，都是當時傑出的人才，我與他們談論，尚不能啓發我的思想；其餘的新進仕宦之人，他們坐起拜揖，尚且亂了典章順序，入席必定自論功勞最多，以希求得到寵愛獎賞，如此有什麽策劃值得與他們交談呢？如果委屈自己的意願亂説，就是世人所説的籠絡。籠絡之事，是我怨恨不能做的。"李沆又曾説："處在重要的職位實在没有益處，衹有朝廷内外官員所陳述的利害，一切都要批覆所言之事作罷，以報答國家。國家的防禦制度，連細小的都得準備好，或者向衆人宣示他們的陳請，實行一件事，就要受到很多傷害，陸象先説'庸人擾之'就是這樣。奸邪小人衹圖一時升官，哪裏能考慮會殘害人民呢？"李沆任宰相，經常讀《論語》，有人問他，李沆説："我任宰相，像《論語》中説的'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尚且没能執行。聖人的話，終身誦讀就是。"

景德元年七月，沆待漏將朝，疾作而歸，詔太醫診視，撫問之使相望於道。明日，駕往臨問，賜白金五千兩。方還宫而沆薨，年五十八。上聞之驚嘆，趣駕再往，臨哭之慟，謂左右曰："沆爲大臣，忠良純厚，始終如一，豈意不享遐壽！"言終又泣下。廢朝五日，贈太尉、中書令，謚文靖。録其弟國子博士贄爲虞部員外郎，光禄寺丞源爲太子中舍、屯田員外郎，直集賢院維爲户部員外郎。子宗簡爲大理評事。甥蘇昂、妻兄之子

景德元年七月，李沆在殿廷上等待上朝的時刻，疾病發作而回家，真宗詔令太醫診斷病情，來安撫問候的使臣相望於道。第二天，真宗親臨慰問，賞賜銀子五千兩。皇帝剛回宫而李沆就去世了，終年五十八歲。真宗聽説李沆死訊很震驚，爲之嘆息，急忙起駕再去李沆家，吊喪哭泣極度悲哀，對隨從説："李沆做大臣，忠心善良純正厚道，始終如一，怎麽會想到他不長壽！"真宗説完又流下了淚。停朝五天，贈太尉、中書令，謚號文靖。録用李沆的弟弟國子博士李贄任虞部員外郎，光禄寺丞李源任太子中舍、屯田員外郎，直集賢院李維任户部員外郎。李沆之子李

朱濤，并同進士出身。乾興元年，仁宗即位，詔配享真宗廟庭。

宗簡任大理評事。李沆外甥蘇昂、妻兄之子朱濤一起賜同進士出身。乾興元年，宋仁宗即位，詔令李沆的靈位配享真宗的廟庭。

沆性直諒，内行修謹，言無枝葉，識大體。居位慎密，不求聲譽，動遵條制，人莫能干以私。公退，終日危坐，未嘗跛倚。治第封丘門内，廳事前僅容旋馬。或言其太隘，沆笑曰："居第當傳子孫，此爲宰相廳事誠隘，爲太祝、奉禮廳事已寬矣。"至於垣頽壁損，不以屑慮。堂前藥闌壞，妻戒守舍者勿葺以試沆，沆朝夕見之，經月終不言。妻以語沆，沆曰："豈可以此動吾一念哉!"家人勸治居第，未嘗答。弟維因語次及之，沆曰："身食厚禄，時有横賜，計囊裝亦可以治第，但念内典以此世界爲缺陷，安得圓滿如意，自求稱足？今市新宅，須一年繕完，人生朝暮不可保，又豈能久居？巢林一枝，聊自足耳，安事豐屋哉？"

李沆性格直爽誠信，家居時修身嚴謹，言談没有瑣碎的空話，識大體。任職時謹慎細緻，不追求名聲榮譽，行動遵守規章制度，没有人能徇私辦事。李沆公事辦完後，整天正襟危坐，未曾斜靠着。在封丘門内建有住宅，大廳前衹容馬打轉。有人説這太狹窄，李沆笑説："這住宅要傳給子孫，這裏作爲宰相官署大廳確實小了，作爲太祝、奉禮官的大廳已經够寬了。"甚至對於墻塌壁壞，他也不介意。堂屋前的花欄壞了，他的妻子告誡守屋者不要修補用來試李沆，李沆早晚都看見，經過一個月始終不説。妻子把這事告訴李沆，李沆説："怎麽能因這事改變我一貫的想法!"家人勸他好好修繕住宅，他未曾回答。弟弟李維於是説起該事，李沆説："我們吃穿朝廷厚禄，不時還有意外的賞賜，算計口袋裝的錢也可用以修理住宅，衹是想着佛家内典認爲這個世界是有缺陷的，怎麽有圓滿如意，各自求得圓滿如意呢？現在買新的住宅，須一年修繕好，人一生早晚都没法保全，又怎麽能長久居住呢？鳥在林中樹枝上做個窩，姑且感到滿足，幹嘛做華麗的房屋呢？"

沆與諸弟友愛，尤器重維，暇日相對宴飲清言，未嘗及朝政，亦未嘗問家事。沆没後，或薦梅詢可用，真宗曰："李沆嘗言其非君子。"其爲信倚如此。

李沆與幾個弟弟友愛，尤其器重李維，閑暇之日相對宴飲清談，未曾談及朝政，也未曾問起家事。李沆死後，有人向朝廷舉薦梅詢説他可用，真宗説："李沆曾説他不是君子。"李沆被真宗信任倚重達到如此程度。

## 李維

維字仲方，第進士，爲保信軍節度推官。真宗初，獻《聖德詩》，召試中書，擢直集賢院，以沆相，避知歙州。至郡，興學舍，歲時行鄉射之禮。沆没，入爲户部員外郎。

李維字仲方，進士出身，任保信軍節度推官。真宗即位初期，進獻《聖德詩》，應詔參加中書省考試，提升直集賢院，因李沆是宰相，避嫌任歙州知州。到任所，興辦學堂，每年定期行鄉射之禮。李沆去世後，入朝任户部員外郎。

契丹請和，以爲賀正旦使。真宗方幸西京，維還詣行在，具言其待遇禮厚，必保盟好。擢兵部員外郎、知制誥。自是每北使至，多命維主之。

契丹求和，李維任賀正旦使。真宗正巡幸西京，李維回朝去行宫拜訪，詳細叙説契丹待他禮厚，可以力保結盟修好。提升李維任兵部員外郎、知制誥。從這以後每當北部契丹的使者來

擢爲翰林學士，累遷中書舍人，以疾辭，出知許州。復入翰林爲學士承旨，加史館修撰。仁宗初，再遷爲尚書左丞兼侍讀學士，預修《真宗實録》，遷工部尚書。會塞下傳契丹將絶盟，復遣維往使。其主隆緒重維名，館勞加禮，使賦《兩朝悠久詩》。詩成，大喜。既還，帝欲用爲樞密副使，或斥維賦詩自稱小臣，乃寢。遷刑部尚書，辭不拜，引李士衡故事求换官，除相州觀察使，爲諫官劉隨所詆，知亳州。請赴本鎮，改河陽。久之還朝，復出知陳州，卒。

時，大多詔令李維接待。提升爲翰林學士，屢次升遷至中書舍人，因病辭去中書舍人，出外任許州知州。又回翰林院任學士承旨，兼史館修撰。仁宗初即位，再升爲尚書左丞兼侍讀學士，參加編修《真宗實録》，升任工部尚書。恰逢邊關傳來契丹將斷絶結盟的消息，朝廷又派遣李維出使契丹。契丹主隆緒很敬重李維的聲名，在館舍以隆重的禮節迎接，請李維賦《兩朝悠久詩》。詩寫完，大喜。不久回朝，皇帝想任用他爲樞密副使，有人斥責李維在《兩朝悠久詩》中自稱小臣，於是皇帝放棄了任用他的打算。遷任刑部尚書，辭謝不赴任，引用李士衡的舊例要求换官，任相州觀察使，被諫官劉隨所指責毁謗，貶任亳州知州。要求回原州，改任河陽。很長時間纔回朝，又出知陳州，直到去世。

維博學，少以文章知名，至老手不廢書。景德以後，巡幸四方，典章名物，多維所參定。嘗預定《七經正義》，修《續通典》、《册府元龜》。性寬易，喜慍不見於色，獎借後進，嗜酒善謔，而好爲詩。常曰："人生觴咏自適，餘何營哉？"既没，家無餘貲。景祐元年，贈尚書右僕射。子師錫，虞部員外郎；公謹，太子中舍。

李維博學，少年時以文章好而聞名，到老年仍筆耕不輟。景德以後，四外游覽，典章名物，大部分爲李維所參酌商定。曾經參加修定《七經正義》，編修《續通典》、《册府元龜》。性情寬和平易，喜怒不表露於臉色上，勉勵推重後起之秀，喜歡喝酒善開玩笑，而且好作詩。常常説："人生飲酒賦詩自得其樂，其餘何求？"去世時，家中没有多餘的錢財。景祐元年，贈尚書右僕射。兒子李師錫，任虞部員外郎；李公謹任太子中舍。

## 王旦

王旦字子明，大名莘人。曾祖言，黎陽令。祖徹，左拾遺。父祐，尚書兵部侍郎，以文章顯於漢、周之際，事太祖、太宗爲名臣。嘗諭杜重威使無反漢，拒盧多遜害趙普之謀，以百口明符彦卿無罪，世多稱其陰德。祐手植三槐于庭，曰："吾之後世，必有爲三公者，此其所以志也。"

王旦字子明，大名府莘縣人。曾祖王言，黎陽縣令。祖父王徹，左拾遺。父親王祐，尚書兵部侍郎，以文章顯揚於後漢、後周之際，事奉太祖、太宗時爲名臣。曾經曉諭杜重威使其不反叛後漢，抵禦盧多遜殺害趙普的謀劃，極力辯明符彦卿無罪，世人多稱道他的陰德。王祐親手在庭院種植三棵槐樹，説："我的後代，必定有做三公的人，這是用來表明志向的。"

旦幼沈默，好學有文，祐器之曰："此兒當至公相。"太平興國五年，進士及第，爲大理評事、知平江縣。其廨舊傳有物怪憑戾，居多不寧，旦將至前夕，守吏聞群鬼嘯呼

王旦幼年沉默寡言，好學有文才，王祐器重他説："這個孩子可官至宰相。"太平興國五年，王旦進士及第，任大理評事、平江縣知縣。平江縣官舍舊傳有怪物占據禍亂，居住多不安寧，王旦到任前夕，看守的小吏聽見群鬼嘯呼説："宰

云："相君至矣，當避去。"自是遂絶。就改將作監丞。趙昌言爲轉運使，以威望自任，屬吏屏畏，入旦境，稱其善政，以女妻之。代還，命監潭州銀場。何承矩典郡，薦入爲著作佐郎，預編《文苑英華·詩類》。遷殿中丞、通判鄭州。表請天下建常平倉，以塞兼并之路。徙濠州。淳化初，王禹偁薦其才，任轉運使，驛召至京，旦不樂吏職，獻文召試，命直史館。二年，拜右正言、知制誥。

初，祐以宿名久掌書命，旦不十年繼其任，時論美之。錢若水有人倫鑒，見旦曰："真宰相器也。"與之同列，每曰："王君凌霄聳壑，棟梁之材，貴不可涯，非吾所及。"李沆以同年生，亦推重爲遠大之器。明年，與蘇易簡同知貢舉，加虞部員外郎、同判吏部流内銓、知考課院。趙昌言參機務，旦避嫌，引唐獨孤郁、權德輿故事辭職。太宗嘉其識體，改禮部郎中、集賢殿修撰。昌言出知鳳翔，即日以旦知制誥，仍兼修撰、判院事，面賜金紫，擇牯犀帶寵之，又令冠西閣。至道元年，知理檢院。二年，進兵部郎中。

真宗即位，拜中書舍人，數月，爲翰林學士兼知審官院、通進銀臺封駁司。帝素賢旦，嘗奏事退，目送之曰："爲朕致太平者，必斯人也。"錢若水罷樞務，得對苑中，訪近臣之可用者，若水言："旦有德望，堪任大事。"帝曰："此固朕心所屬也。"咸平三年，又知貢舉，鎖宿旬日，拜給事中、同知樞密院事。逾年，以工部侍郎參知政事。

契丹犯邊，從幸澶州。雍王元份

相到了，應逃避而去。"從此鬼怪竟然絶迹。王旦就地改任將作監丞。趙昌言爲轉運使，以威望而很自信，下屬官吏退避害怕，進入王旦管轄的境地，却稱贊他的善政，把女兒嫁給他。更替回朝，命令他監潭州銀場。何承矩任太守，推薦王旦入朝爲著作佐郎，參加編修《文苑英華·詩類》。升任殿中丞、鄭州通判。上表請求朝廷在全國建立常平倉，以堵塞兼并的路徑。改任濠州。淳化初年，王禹偁推薦他的才能，任轉運使，通過驛使被召到京城，王旦不喜歡吏員的職務，進獻文章召試，被任命爲直史館。淳化二年，任右正言、知制誥。

開始，王祐以素有名望長久主掌制書詔命，王旦不到十年繼承他的職位，當時的議論贊美這事。錢若水有識别各類人的能力，見到王旦説："這真是宰相的材料。"與王旦同事，常説："王君志向高遠，是棟梁之材，顯貴不可限量，不是我所能趕得上的。"李沆以同舉進士的身份，也推重王旦爲遠大之器。第二年，王旦與蘇易簡同知貢舉，加官虞部員外郎、同判吏部流内銓、知考課院。趙昌言參預朝廷的重要事務，王旦避嫌，引用唐代獨孤郁、權德輿的成例辭職。太宗稱贊他識大體，改任禮部郎中、集賢殿修撰。趙昌言出任鳳翔知府，當天以王旦任知制誥，仍兼任修撰、判院事，當面賜予金紫，挑選牯犀帶以示寵愛他，又令王旦位居西閣第一。至道元年，知理檢院。二年，進升兵部郎中。

真宗即位，王旦任中書舍人，幾個月後，爲翰林學士兼知審官院、通進銀臺封駁司。真宗一向認爲王旦賢能，王旦曾奏事後退下，真宗目送他説："替朕取得太平的，必定是此人。"錢若水被免除樞密院職務，得以在宫園中當面回答問題，真宗詢問大臣中可以任用的人，錢若水説："王旦有德行威望，能够勝任大事。"真宗説："這本來是朕心裏所屬的人。"咸平三年，王旦又任知貢舉，在考場内鎖閉十天，授任給事中、同知樞密院事。過了一年，以工部侍郎任參知政事。

契丹侵犯邊境，王旦隨從真宗到澶州。雍王

留守東京，遇暴疾，命旦馳還，權留守事。旦曰："願宣寇準，臣有所陳。"準至，旦奏曰："十日之間未有捷報時，當如何？"帝默然良久，曰："立皇太子。"旦既至京，直入禁中，下令甚嚴，使人不得傳播。及駕還，旦子弟及家人皆迎于郊，忽聞後有騶呵聲，驚視之，乃旦也。二年，加尚書左丞。三年，拜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監修《兩朝國史》。

契丹既受盟，寇準以爲功，有自得之色，眞宗亦自得也。王欽若惎準，欲傾之，從容言曰："此《春秋》城下之盟也，諸侯猶耻之，而陛下以爲功，臣竊不取。"帝愀然曰："爲之奈何？"欽若度帝厭兵，即謬曰："陛下以兵取幽燕，乃可滌耻。"帝曰："河朔生靈始免兵革，朕安能爲此？可思其次。"欽若曰："唯有封禪泰山，可以鎮服四海，誇示外國。然自古封禪，當得天瑞希世絶倫之事，然後可爾。"既而又曰："天瑞安可必得，前代蓋有以人力爲之者，惟人主深信而崇之，以明示天下，則與天瑞無異也。"帝思久之，乃可，而心憚旦，曰："王旦得無不可乎？"欽若曰："臣得以聖意喻之，宜無不可。"乘間爲旦言，旦黽勉而從。帝猶尤豫，莫與籌之者。會幸秘閣，驟問杜鎬曰："古所謂河出圖、洛出書，果何事耶？"鎬老儒，不測其旨，漫應之曰："此聖人以神道設教爾。"帝繇此意决，遂召旦飲，歡甚，賜以尊酒，曰："此酒極佳，歸與妻孥共之。"既歸發之，皆珠也。由是凡天書、封禪等事，旦不復異議。

大中祥符初，爲天書儀仗使，從

趙元份留守東京，遭逢急病，命令王旦急速返回，代理留守事。王旦說："希望宣召寇準，我有奏陳。"寇準到，王旦奏請說："十天之間沒有捷報時，應怎麽辦？"眞宗沉默了很久後說："立皇太子。"王旦隨即到達京城，徑直進入宮中，下命令很嚴格，使人不得傳播消息。等到眞宗返回，王旦的子弟及家人都在郊外迎接，忽然聽見後面有騎士的呵斥聲，驚異而看，是王旦。景德二年，王旦加官尚書左丞。三年，任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監修《兩朝國史》。

契丹既已接受盟約，寇準以此爲功勞，有自得之色，眞宗也自爲得意。王欽若忌恨寇準，想要排擠他，從容進言說："這是《春秋》中記載的城下之盟，諸侯以之爲耻辱，而陛下却認爲是功勞，我私下認爲不可取。"眞宗憂愁地說："有什麽辦法呢？"王欽若估計眞宗厭倦打仗，就故意說："陛下以軍隊攻取幽燕之地，纔可洗去耻辱。"眞宗說："河朔百姓纔免於戰争，朕怎麽能這樣做？可想别的方案。"王欽若說："衹有封禪泰山，可以鎮服四海，向外國誇耀顯示。但自古封禪，應得到上天降下的祥瑞希世絶倫的事情，然後纔可以。"接着又說："上天降下的祥瑞如何能一定得到，前代大概有人的力量造成的，衹要君主深信而尊崇，以明示天下，那麽與上天降下的祥瑞没有什麽不同。"眞宗思考了很久，纔表示同意，然而心裏害怕王旦，說："王旦要是認爲不行呢？"王欽若說："我可以用聖意曉諭他，没有什麽不行的。"趁機會向王旦說了，王旦勉强同意。眞宗還猶豫不决，没有與他籌劃的人。恰逢臨幸秘閣，突然問杜鎬說："古代所謂河出圖、洛出書，果真是這麽回事？"杜鎬是老儒，不能推測皇帝的旨意，隨意應付說："這是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已。"眞宗由此心意斷决，於是召王旦飲酒，非常高興，把一樽酒賜給王旦，說："這酒極佳，回去與妻子家人共同享用。"等回家後打開，都是珠寶。因此凡是天書、封禪等事，王旦不再有異議。

大中祥符初年，王旦爲天書儀仗使，隨從眞

封泰山，爲大禮使，進中書侍郎兼刑部尚書。受詔撰《封祀壇頌》，加兵部尚書。四年，祀汾陰，又爲大禮使，遷右僕射、昭文館大學士。仍撰《祠壇頌》，將復進秩，懇辭得免，止加功臣。俄兼門下侍郎、玉清昭應宫使。五年，爲玉清奉聖像大禮使。景靈宫建，又爲朝修使。七年，刻天書，兼刻玉使，選御厩三馬賜之。玉清昭應宫成，拜司空。京師賜酺，旦以慘恤不赴會，帝賜詩導意焉。《國史》成，遷司空。旦爲天書使，每有大禮，輒奉天書以行，恒邑邑不樂。凡柄用十八年，爲相僅一紀。

會契丹修和，西夏誓守故地，二邊兵罷不用，真宗以無事治天下。旦謂祖宗之法具在，務行故事，慎所變改。帝久益信之，言無不聽，凡大臣有所請，必曰："王旦以爲如何？"旦與人寡言笑，默坐終日，及奏事，群臣異同，旦徐一言以定。歸家或不去冠帶，入静室獨坐，家人莫敢見之。旦弟以問趙安仁，安仁曰："方議事，公不欲行而未决，此必憂朝廷矣。"

帝嘗示二府《喜雨詩》，旦袖歸曰："上詩有一字誤寫，莫進入改却否？"王欽若曰："此亦無害。"而密奏之。帝愠，謂旦曰："昨日詩有誤字，何不來奏？"旦曰："臣得詩未暇再閲，有失上陳。"惶懼再拜謝，諸臣皆拜，獨樞密馬知節不拜，具以實奏，且曰："王旦略不辨，真宰相器也。"帝顧旦而笑焉。天下大蝗，使人於野得死蝗，帝以示大臣。明日，執政遂袖死蝗進曰："蝗實死矣，請示于朝，率百官賀。"旦獨不可。後數日方奏事，飛蝗蔽天，帝顧旦曰："使百官方賀，而蝗如此，豈不爲天

宗封禪泰山，任大禮使，升中書侍郎兼刑部尚書。奉詔撰寫《封祀壇頌》，加官兵部尚書。大中祥符四年，祭祀汾陰，王旦又爲大禮使，升任右僕射、昭文館大學士。仍撰寫《祠壇頌》，將再次進升官秩，王旦懇切辭謝得免，衹加封功臣。不久兼任門下侍郎、玉清昭應宫使。五年，爲玉清奉聖像大禮使。景靈宫建造，又爲朝修使。七年，刻天書，兼刻玉使，挑選皇帝馬厩中的三匹馬賜給王旦。玉清昭應宫建成，授任司空。京城舉行皇帝特許的聚會歡飲，王旦因守喪没有赴會，真宗賜詩開導他。《國史》修成，升司空。王旦爲天書使，每有大禮，就奉天書行事，常憂愁不安。爲皇帝信任而掌握大權共十八年，爲宰相僅十二年。

適逢契丹議和，西夏發誓駐守故地，兩邊軍隊被解除不用，真宗以無爲治理天下。王旦認爲祖宗的法制都在，務必實行原有的成例，謹慎改變。真宗愈來愈信任他，言無不聽，凡是大臣有請奏，必定説："王旦認爲如何？"王旦與人交往很少言笑，終日默坐，等到奏議事情，群臣意見不一，王旦緩緩地説一句話來决定。回到家裏有時不脱下帽子腰帶，進入静室獨坐，家人没人敢去見他。王旦的弟弟拿此事問趙安仁，趙安仁説："剛剛議論國事，王公不打算實行而没有决定，這必定是在憂慮朝廷的事。"

真宗曾經出示御作的《喜雨詩》給樞密院、中書門下二府，王旦放入袖内回去説："皇帝的詩有一字誤寫，不知能否呈奏更改？"王欽若説："無關緊要。"却秘密上奏此事。真宗不高興，對王旦説："昨天詩有誤字，爲什麽不來上奏？"王旦説："我得到詩没有時間再閲，有失上陳。"惶恐再次跪拜謝罪，衆臣都跪拜，衹有樞密馬知節不跪拜，按實際情况上奏，并且説："王旦疏略不辨明錯誤，真是宰相之才。"真宗看着王旦而笑。天下發生大蝗災，皇帝派人在荒野取得死蝗蟲，把它給大臣看。第二天，執政大臣就把死蝗蟲放入袖内進獻説："蝗蟲實實在在死了，請示於朝廷，率領百官慶賀。"惟獨王旦不同意。幾天後正奏事，飛蝗遮蔽天空，真宗看着王旦説：

下笑耶?”

“假使百官剛剛慶賀，而蝗災如此，豈不被天下笑話嗎?”

宫禁火災，旦馳入。帝曰：“兩朝所積，朕不妄費，一朝殆盡，誠可惜也。”旦對曰：“陛下富有天下，財帛不足憂，所慮者政令賞罰之不當。臣備位宰府，天災如此，臣當罷免。”繼上表待罪，帝乃降詔罪己，許中外封事言得失。後有言榮王宫火所延，非天災，請置獄劾，當坐死者百餘人。旦獨請曰：“始火時，陛下已罪己詔天下，臣等皆上章待罪。今反歸咎於人，何以示信？且火雖有迹，寧知非天譴耶?”當坐者皆免。

宫中發生火災，王旦急忙進宫。真宗説：“兩朝積累下來的，朕不妄加花費，一朝燒盡，確實可惜。”王旦回答説：“陛下富有天下，財物絲帛不足慮，所慮的是政令賞罰的不適當。我備位宰相府，天災如此，我應該罷免職務。”接着上奏表等待處置，真宗於是降下詔書罪責自己，允許朝廷内外奏事談論利弊得失。後來有人説是榮王宫的火蔓延所致，不是天災，請求審訊彈劾，應受牽連而死的有一百多人。王旦獨自請求説：“開始發生火災時，陛下已經責怪自己詔令天下，我們都上奏章待罪。現在反而歸咎於人，怎麽能表示信用？况且火災雖然有迹象，豈知不是上天的譴責?”應牽連而死的人都得以免罪。

日者上書言宫禁事，坐誅。籍其家，得朝士所與往還占問吉凶之説。帝怒，欲付御史問狀。旦曰：“此人之常情，且語不及朝廷，不足罪。”真宗怒不解，旦因自取嘗所占問之書進曰：“臣少賤時，不免爲此。必以爲罪，願并臣付獄。”真宗曰：“此事已發，何可免?”旦曰：“臣爲宰相執國法，豈可自爲之，幸於不發而以罪人。”帝意解。旦至中書，悉焚所得書。既而復悔，馳取之，而已焚之矣。繇是皆免。仁宗爲皇太子，太子諭德見旦，稱太子學書有法。旦曰：“諭德之職，止於是耶?”張士遜又稱太子書，旦曰：“太子不在應舉，選學士不在學書。”

占候卜筮的人上書談論皇宫的事情，被殺。抄他的家時，得到朝官與他往來占問吉凶的書信。真宗發怒，打算交付給御史查明情狀。王旦説：“這是人之常情，而且言説没有涉及朝廷，不足罪責。”真宗怒氣没有消釋，王旦因而自動取出曾經所占問的書信進獻説：“我年輕低賤時，不免也有這樣的事。如果一定要以之爲罪，希望把我一起交付牢獄。”真宗説：“這事已被揭發，怎麽可以免除呢?”王旦説：“我身爲宰相執行國家的法令，怎麽可以自己爲之，僥幸於没有被揭露而以罪治人。”真宗的心意消釋。王旦到中書省，全部焚燒所得的書信。過一會兒皇帝又後悔，急忙去取，但已經焚燒了。由於這樣都得以免罪。仁宗爲皇太子時，太子諭德見到王旦，稱贊太子學習書法有章法。王旦説：“諭德的職責，衹是這樣嗎?”張士遜又稱許太子的書法，王旦説：“太子不在於應試科舉，挑選學士不在於學習書法。”

契丹奏請歲給外别假錢幣。旦曰：“東封甚近，車駕將出，彼以此探朝廷之意耳。”帝曰：“何以答之?”旦曰：“止當以微物而輕之。”乃以歲給三十萬物内各借三萬，仍諭次年額内除之。契丹得之，大慚。次年，復

契丹奏請每年另外給予錢幣。王旦説：“東去封禪的日子很近，皇帝將出行，契丹以此來探聽朝廷的意思而已。”真宗説：“怎麽樣回答他?”王旦説：“衹應給以微小之物而輕視他。”於是以每年給三十萬物内各借三萬，并告明在第二年歲給額内扣除。契丹得到諭旨，大爲慚愧。第二

下有司："契丹所借金幣六萬，事屬微末，今仍依常數與之，後不爲比。"西夏趙德明言民饑，求糧百萬斛。大臣皆曰："德明新納誓而敢違，請以詔責之。"帝以問旦，旦請敕有司具粟百萬于京師，而詔德明來取之。德明得詔，慚且拜曰："朝廷有人。"

年，又下令有關官府："契丹所借金幣六萬，事屬微末，現仍然依照常數給予他，後不爲例。"西夏趙德明說百姓饑荒，求取糧食一百萬斛。大臣們都說："趙德明剛剛締結盟約就敢於違背，請以詔書斥責他。"真宗因而詢問王旦，王旦請求敕令有關官吏備辦粟米一百萬斛於京城，而詔令趙德明來領取。趙德明得到詔書後，慚愧而拜謝說："朝廷有人才。"

寇準數短旦，旦專稱準。帝謂旦曰："卿雖稱其美，彼專談卿惡。"旦曰："理固當然。臣在相位久，政事闕失必多。準對陛下無所隱，益見其忠直，此臣所以重準也。"帝以是愈賢旦。中書有事送密院，違詔格，準在密院，以事上聞。旦被責，第拜謝，堂吏皆見罰。不逾月，密院有事送中書，亦違詔格，堂吏欣然呈旦，旦令送還密院。準大慚，見旦曰："同年，甚得許大度量？"旦不答。寇準罷樞密使，托人私求爲使相，旦驚曰："將相之任，豈可求耶！吾不受私請。"準深憾之。已而除準武勝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準入見，謝曰："非陛下知臣，安能至此？"帝具道旦所以薦者。準愧嘆，以爲不可及。準在藩鎮，生辰，造山棚大宴，又服用僭侈，爲人所奏。帝怒，謂旦曰："寇準每事欲效朕，可乎？"旦徐對曰："準誠賢能，無如呆何。"真宗意遂解，曰："然，此正是呆爾。"遂不問。

寇準幾次說王旦的短處，王旦專門稱贊寇準。真宗對王旦說："你雖然稱贊他的優點，他却專門談你的缺點。"王旦說："論理本來是這樣。我在宰相的職位上時間長，政事闕失必定多。寇準對陛下無所隱瞞，更加見其忠心正直，這是我之所以敬重寇準的原因。"真宗因此更加認爲王旦有德行。中書省有事送往樞密院，違反詔書格式，寇準在樞密院，把事情報告真宗。王旦被叱責，祇是拜謝，堂吏都被處罰。没過一個月，樞密院有事送往中書省，也違反詔書格式，堂吏興奮地呈給王旦，王旦命令送回樞密院。寇準很慚愧，拜見王旦說："我們同科考中，你怎麼會有如此大的度量？"王旦没有應答。寇準被免除樞密使，托人私下求授使相，王旦驚異地說："將相的任命，怎麼可以求取呢！我不接受私下請托。"寇準很是怨恨他。不久任命寇準爲武勝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寇準入朝拜見，感謝說："不是陛下瞭解我，怎麼能得此任？"真宗說出是由於王旦的薦舉。寇準慚愧感嘆，認爲自己趕不上王旦。寇準在藩鎮，生日那天，建造彩棚大宴，服飾用度過分奢侈，被他人上奏。真宗生氣，對王旦說："寇準每件事都想要仿效朕，行嗎？"王旦緩緩地回答說："寇準確實賢能，但愚能怎麽辦。"真宗怒氣於是消釋，說："對，這正是愚而已。"於是不再過問此事。

翰林學士陳彭年呈政府科場條目，旦投之地曰："内翰得官幾日，乃欲隔截天下進士耶？"彭年皇恐而退。時向敏中同在中書，出彭年所留文字，旦瞑目取紙封之。敏中請一覽，旦曰："不過興建符瑞圖進爾。"

翰林學士陳彭年呈給政府科場條目，王旦把它丢到地上說："内翰得官幾天，就想要隔斷天下進士嗎？"陳彭年惶恐而退。當時向敏中同在中書省，拿出陳彭年所留下的文字，王旦閉上眼睛取紙封住。向敏中請求一看，王旦說："不過是興建符瑞圖進獻罷了。"後來陳彭年與王曾、

後彭年與王曾、張知白參預政事，同謂旦曰："每奏事，其間有不經上覽者，公批旨奉行，恐人言之以爲不可。"旦遜謝而已。一日奏對，旦退，曾等稍留，帝驚曰："有何事不與王旦來?"皆以前事對。帝曰："旦在朕左右多年，朕察之無毫髮私。自東封後，朕諭以小事一面奉行，卿等謹奉之。"曾等退而愧謝，旦曰："正賴諸公規益。"略不介意。

帝欲相王欽若，旦曰："欽若遭逢陛下，恩禮已隆，且乞留之樞密，兩府亦均。臣見祖宗朝未嘗有南人當國者，雖古稱立賢無方，然須賢士乃可。臣爲宰相，不敢沮抑人，此亦公議也。"真宗遂止。旦沒後，欽若始大用，語人曰："爲王公遲我十年作宰相。"欽若與陳堯叟、馬知節同在樞府，因奏事忿争。真宗召旦至，欽若猶嘩不已，知節流涕曰："願與欽若同下御史府。"旦叱欽若使退。帝大怒，命付獄。旦從容曰："欽若等恃陛下厚顧，上煩譴呵，當行朝典。願且還内，來日取旨。"明日，召旦前問之，旦曰："欽若等當黜，未知坐以何罪?"帝曰："坐忿争無禮。"旦曰："陛下奄有天下，使大臣坐忿争無禮之罪，或聞外國，恐無以威遠。"帝曰："卿意如何?"旦曰："願至中書，召欽若等宣示陛下含容之意，且戒約之。俟少間，罷之未晚也。"帝曰："非卿之言，朕固難忍。"後月餘，欽若等皆罷。

旦嘗與楊億評品人物，億曰："丁謂久遠當何如?"旦曰："才則才矣，語道則未。他日在上位，使有德者助之，庶得終吉；若獨當權，必爲身累爾。"後謂果如言。

旦爲兗州景靈宫朝修使，内臣周

張知白參預政事，一同對王旦説："每次奏事，其中有不經過皇帝閲覽的，您批旨遵照實行，恐怕有人認爲不可以。"王旦衹道歉謝罪而已。一天回答皇帝的提問，王旦退出，王曾等人稍留，真宗驚奇地問："有什麽事不與王旦一起來?"都以前事應對。真宗説："王旦在朕身邊多年，朕考察他没有絲毫的私心。自從東去封禪後，朕諭示他小事情獨自决斷，你們恭謹奉行。"王曾等人退出後愧謝，王旦説："正是依仗諸公規勸補益。"毫不介意。

真宗打算以王欽若爲宰相，王旦説："王欽若遇到陛下，恩典禮遇已經隆厚，且把他留在樞密院，兩府也公平。我見前朝從没有南人掌權的，雖然古稱立賢無方，但必須是賢士纔可以。我作爲宰相，不敢阻止壓制人才，這也是公議。"真宗於是停止。王旦死後，王欽若纔被大加任用，告訴他人説："王公使我推遲十年當宰相。"王欽若與陳堯叟、馬知節同在樞密院，因爲奏事憤怒相争。真宗把王旦召來，王欽若還是喧鬧不停，馬知節流淚説："希望與王欽若一起下御史府。"王旦叱責王欽若讓他退下。真宗大怒，命令交付獄案。王旦從容進言説："王欽若等人依恃陛下的厚顧，陛下煩於譴責呵斥，應實行朝廷刑典。希望暫且回宫，明天取旨。"第二天，真宗召王旦前去詢問，王旦説："王欽若等人應該貶退，不知因什麽罪?"真宗説："因無禮憤怒相争。"王旦説："陛下擁有天下，假使大臣因無禮憤怒相争的罪狀，或許被外國聽説，恐怕不能威懾邊遠之地。"真宗説："你的意見如何?"王旦説："希望到中書省，召王欽若等人宣示陛下寬容的意思，并且警告他們。等一段時間後，再罷免他們也不晚。"真宗説："不是你的話，朕必難以忍住。"此後一個多月，王欽若等人都被罷免。

王旦曾經與楊億評品人物，楊億説："丁謂以後會怎麽樣?"王旦説："才能是有才能，説治道就未必。將來他在高位，讓有德行的人助他，可能得以終身吉祥；如果他獨攬大權，必定被自身牽累。"後來丁謂果然像王旦所説的那樣。

王旦爲兗州景靈宫朝修使，宦官周懷政陪同

懷政偕行，或乘間請見，旦必俟從者盡至，冠帶出見于堂皇，白事而退。後懷政以事敗，方知旦遠慮。內臣劉承規以忠謹得幸，病且死，求爲節度使。帝語旦曰："承規待此以瞑目。"旦執不可，曰："他日將有求爲樞密使者，奈何?"遂止。自是內臣官不過留後。

旦爲相，賓客滿堂，無敢以私請。察可與言及素知名者，數月後，召與語，詢訪四方利病，或使疏其言而獻之。觀才之所長，密籍其名，其人復來，不見也。每有差除，先密疏四三人姓名以請，所用者帝以筆點之。同列不知，爭有所用，惟旦所用，奏入無不可。丁謂以是數毁旦，帝益厚之。故參政李穆子行簡，以將作監丞家居，有賢行，遷太子中允。使者不知其宅，真宗命就中書問旦，人始知行簡爲旦所薦。旦凡所薦，皆人未嘗知。旦没後，史官修《真宗實録》，得內出奏章，始知朝士多旦所薦云。

諫議大夫張師德兩詣旦門，不得見，意爲人所毁，以告向敏中，爲從容明之。及議知制誥，旦曰："可惜張師德。"敏中問之，旦曰："累於上前言師德名家子，有士行，不意兩及吾門。狀元及第，榮進素定，但當靜以待之爾。若復奔競，使無階而入者當如何也。"敏中啓以師德之意，旦曰："旦處安得有人敢輕毁人，但師德後進，待我薄爾。"敏中固稱："適有闕，望公弗遺。"旦曰："第緩之，使師德知，聊以戒貪進、激薄俗也。"

石普知許州，不法，朝議欲就劾。旦曰："普武人，不明典憲，恐

出行，有時趁機會請見，王旦一定等待隨從都到，戴上帽子繫上腰帶出來在大廳會見，禀告事情後退出。後來周懷政因事敗露，纔知王旦長遠的考慮。宦官劉承規因忠心謹慎得到寵愛，得病快要死了，請求爲節度使。真宗告訴王旦說："劉承規等待節度使以瞑目。"王旦堅持不可以，說："以後將有人請求爲樞密使，怎麽辦?"於是停止了這一做法。從此宦官官職不超過留後。

王旦爲宰相，賓客滿堂，没人敢因私請托。王旦考察可與交談以及素有名望的人，幾個月後，召來與他談話，詢問訪求四方利弊，或者讓他陳述其議論進獻。觀察有才能者的長處，秘密登記他的名字，其人再來，不接見。每有差遣任命，先秘密疏陳三四人姓名以請示，所録用的人真宗用筆標記。同事不知道此事，爭論有所任用，惟獨王旦所用，奏入没有不采用的。丁謂因此多次毁謗王旦，真宗更加厚愛他。已故參政李穆的兒子李行簡，以將作監丞的身份在家居住，有德行，升太子中允。朝廷使臣不知道他的住所，真宗命使臣到中書省問王旦，人們纔知道李行簡是王旦所推薦的。凡是王旦所薦舉的，都是人們從不知道的。王旦死後，史官修撰《真宗實録》，得到內廷出示的奏章，纔知道朝廷上人多是王旦所推薦的。

諫議大夫張師德兩次到王旦家，没有見面，認爲是有人毁謗他，把此事告訴向敏中，替他慢慢辯白。等到議論知制誥，王旦說："可惜張師德。"向敏中詢問他，王旦說："我屢次在皇帝面前說張師德是名家子弟，有士人行操，没料到兩次到我家。狀元及第，榮升高位已定，應當冷靜地等候。如果他再爲名利而奔走競爭，使没有門徑求官的人該如何呢。"向敏中陳述張師德的意思，王旦說："我這裏怎麽能够有人敢輕率毁謗他人，衹是張師德後輩，對待我輕薄而已。"向敏中堅持稱："如果有空缺，希望您不要忘記。"王旦說："暫且緩一緩，使師德知道，聊以勸誡貪圖進用、激勵薄俗。"

石普知許州，違反法令，朝廷議論打算就此彈劾。王旦說："石普是武人，不清楚典章法令，

恃薄效，妄有生事。必須重行，乞召歸置獄。”乃下御史按之，一日而獄具。議者以爲不屈國法而保全武臣，真國體也。薛奎爲江、淮發運使，辭旦，旦無他語，但云：“東南民力竭矣。”奎退而曰：“真宰相之言也。”張士遜爲江西轉運使，辭旦求教，旦曰：“朝廷榷利至矣。”士遜迭更是職，思旦之言，未嘗求利，識者曰：“此運使識大體。”張詠知成都，召還，以任中正代之，言者以爲不可。帝問旦，對曰：“非中正不能守詠之規。他人往，妄有變更矣。”李迪、賈邊有時名，舉進士，迪以賦落韵，邊以《當仁不讓於師論》以“師”爲“衆”，與注疏異，皆不預。主文奏乞收試，旦曰：“迪雖犯不考，然出於不意，其過可略。邊特立異説，將令後生務爲穿鑿，漸不可長。”遂收迪而黜邊。

恐怕他依恃微功，妄自惹起事端。必須從重執行，請求召他回來審訊。”於是傳送御史審查，一天而獄案備辦。議者認爲不屈國法而保全武臣，這是真正的國體。薛奎爲江、淮發運使，向王旦辭别，王旦没有其他話。衹是説：“東南民力困乏了。”薛奎退而説：“這真是宰相的言論。”張士遜爲江西轉運使，向王旦辭别求教，王旦説：“朝廷專賣之利太多了。”張士遜輪流改任發運使這個職位，想到王旦的話，從没有求取利益，認識他的人説：“這個轉運使識大體。”張詠知成都，朝廷召他回來，以任中正代替他，諫官認爲不可以。皇帝問王旦，王旦回答説：“非任中正不能守張詠的規矩。其他人前往，妄有變更了。”李迪、賈邊在當時享有聲名，考進士，李迪以賦落韵，賈邊以《當仁不讓於師論》把“師”字理解爲“衆”，與注疏不同，都落榜。主考官奏請收試，王旦説：“李迪雖然没有考中，但是出於粗心大意，他的過失可以忽略不計。賈邊特地立異説，將令年輕人務爲穿鑿附會，一開始就不能助長這種風氣。”於是録用李迪而貶退賈邊。

旦任事久，人有謗之者，輒引咎不辨；至人有過失，雖人主盛怒，可辨者辨之，必得而後已。素羸多疾，自東魯復命，連歲求解，優詔褒答，繼以面諭，委任無貳。天禧初，進位太保，爲兗州太極觀奉上寶册使，復加太尉兼侍中，五日一赴起居，入中書，遇軍國重事，不限時日入預參决。旦愈畏避，上疏懇辭，又托同列奏白。帝重違其意，止加封邑。一日，獨對滋福殿，帝曰：“朕方以大事托卿，而卿疾如此。”因命皇太子出拜，旦皇恐走避，太子隨而拜之。旦言：“太子盛德，必任陛下事。”因薦可爲大臣者十餘人，其後不至宰相惟李及、凌策二人，亦爲名臣。旦復求避位，帝睹其形瘁，憫然許之。以太尉領玉清昭應宫使，給宰相半奉。

王旦任事時間長，有人毁謗他，他往往反省自己不加争辯；至於他人有過失，即使是皇帝盛怒，可以争辯的就争辯，必得而後已。王旦素來體弱多病，從東魯回覆君命，連年請求解除職務，皇帝下詔褒美嘉獎他，繼而當面曉諭，委任没有疑忌。天禧初年，進位太保，爲兗州太極觀奉上寶册使，又加太尉兼侍中，五天一次前往起居院，到中書省，遇到軍國大事，不限定時間參預決策。王旦更加害怕迴避，上疏懇請辭退，又委托同僚奏請報告。皇帝難以違背他的意思，衹加封邑。一天，獨自在滋福殿應對，皇帝説：“朕正以大事委托你，而你的病這樣嚴重。”因而命皇太子出來拜見，王旦惶恐逃避，皇太子跟隨他而跪拜。王旦説：“太子盛德，一定能承擔陛下的事業。”因而推薦可以有所作爲的大臣十多人，其後没有位至宰相的衹有李及、凌策二人，也爲名臣。王旦又請求辭職，皇帝看到他身體有病，憐惜地答應了他的請求。王旦以太尉的身份

初，旦以宰相兼使，今罷相，使猶領之，其專置使自旦始焉。尋又命肩輿入禁，使子雍與直省吏挾扶，見于延和殿。帝曰："卿今疾亟，萬一有不諱，使朕以天下事付之誰乎?"旦曰："知臣莫若君，惟明主擇之。"再三問，不對。時張詠、馬亮皆爲尚書，帝歷問二人，亦不對。因曰："試以卿意言之。"旦强起舉笏曰："以臣之愚，莫如寇準。"帝曰："準性剛褊，卿更思其次。"旦曰："他人，臣所不知也。臣病困，不能久侍。"遂辭退。後旦没歲餘，竟用準爲相。

旦疾甚，遣内侍問者日或三四，帝手自和藥，并薯蕷粥賜之。旦與楊億素厚，延至卧内，請撰遺表。且言："忝爲宰輔，不可以將盡之言，爲宗親求官；止叙生平遭遇，願日親庶政，進用賢士，少减焦勞之意。"仍戒子弟："我家盛名清德，當務儉素，保守門風，不得事於泰侈，勿爲厚葬以金寶置柩中。"表上，真宗嘆之，遂幸其第，賜白金五千兩。旦作奏辭之，稿末自益四句云："益懼多藏，况無所用，見欲散施，以息咎殃。"即舁至内閫，詔不許。還至門，旦已薨，年六十一。帝臨其喪慟，廢朝三日，贈太師、尚書令、魏國公，謚文正，又别次發哀。後數日，張旻赴鎮河陽，例宜飲餞，以旦故，不舉樂。録其子、弟、侄、外孫、門客、常從，授官者十數人。諸子服除，又各進一官。已而聞旦奏稿自益四句，取視，泣下久之。旦有文集二十卷。乾興初，詔配享真宗廟廷。及建碑，仁宗篆其首曰："全德元老之碑。"

領玉清昭應宫使，給予宰相一半的俸禄。

開始，王旦以宰相的身份兼任使臣，現在罷免宰相，還是掌領使臣職務，其專門設立使臣從王旦開始。不久又命坐轎子進入禁宫，讓他的兒子王雍與直省官吏扶持，在延和殿見皇帝。皇帝說："你現在病得很重，萬一有不測，讓朕把天下事交付給誰呢?"王旦說："知臣莫若君，惟賢明的君主選擇。"皇帝再三詢問，王旦也不回答。當時張詠、馬亮都任尚書，皇帝遍問二人，也不回答。皇帝因而說："試以你的意思說說。"王旦勉强起身舉着朝笏說："以我的愚見，都不如寇準。"皇帝說："寇準性情剛直狹隘，你再思考其次的人。"王旦說："其他人，是我所不知道的。我因病困乏，不能侍奉很久。"於是辭别退下。王旦死後一年多，皇帝終於任用寇準爲宰相。

王旦病重，皇帝派内侍探望一天有時達三四次，皇帝親手和藥，并同山藥粥一起賜給他。王旦與楊億向來交好，邀請楊億到卧室内，請他撰寫遺表。并且說："臣愧爲宰相，不能用臨終之言，替宗族親戚求取官職；衹叙生平遭遇，希望每天親自處理各種政務，進用賢士，稍减煩勞之心。"又告誡子弟："我家盛名清德，應致力於儉樸，保守門風，凡事不得太奢侈，不要搞厚葬把黄金財寶放入棺柩中。"遺表呈上，真宗爲之感嘆，於是臨幸王旦的住宅，賜給五千兩銀子。王旦寫奏章辭謝，稿子末尾自加四句說："更加害怕多藏財産，况且没有什麽用處，現在想要散發施捨，以平息罪責禍害。"馬上讓人抬他到宫内小門，詔令不准許。纔到家門，王旦已經去世，終年六十一歲。皇帝親臨其喪非常悲傷，停止上朝三天，贈王旦太師、尚書令、魏國公，謚號文正，又另外發喪哀悼。幾天後，張旻前往鎮守河陽，按照成例應飲酒餞行，因王旦的原因，没有舉行宴樂。録用其兒子、弟弟、侄兒、外孫、門客、常從，十多人被授予官職。諸子守喪期滿，又各自進升一級官職。隨即聽説王旦奏稿中自加四句話，皇帝取來看，流了很長時間的淚。王旦著有文集二十卷。乾興初年，詔令配享真宗廟庭。等到建造墓碑，仁宗用篆書寫碑名說："全

旦事寡嫂有禮，與弟旭友愛甚篤。婚姻不求門閥。被服質素，家人欲以繒錦飾氈席，不許。有貨玉帶者，弟以爲佳，呈旦，旦命繫之，曰："還見佳否?"弟曰："繫之安得自見?"旦曰："自負重而使觀者稱好，無乃勞乎!"亟還之。故所服止於賜帶。家人未嘗見其怒，飲食不精潔，但不食而已。嘗試以少埃墨投羹中，旦惟啖飯，問何不啜羹，則曰："我偶不喜肉。"後又墨其飯，則曰："吾今日不喜飯，可别具粥。"旦不置田宅，曰："子孫當各念自立，何必田宅，徒使爭財爲不義爾。"真宗以其所居陋，欲治之，旦辭以先人舊廬，乃止。宅門壞，主者徹新之，暫于廡下啓側門出入。旦至側門，據鞍俯過，門成復由之，皆不問焉。三子：雍，國子博士；冲，左贊善大夫；素，别有傳。

## 向敏中

向敏中字常之，開封人。父瑀，仕漢符離令。性嚴毅，惟敏中一子，躬自教督，不假顔色。嘗謂其母曰："大吾門者，此兒也。"敏中隨瑀赴調京師，有書生過門，見敏中，謂鄰母曰："此兒風骨秀異，貴且壽。"鄰母入告其家，比出，已不見矣。及冠，繼丁内外憂，能刻厲自立，有大志，不屑貧窶。

太平興國五年進士，解褐將作監丞、通判吉州，就改右贊善大夫。轉運使張齊賢薦其材，代還，爲著作郎。召見便殿，占對明暢，太宗善之，命爲户部推官，出爲淮南轉運副使。時領外計者，皆以權寵自尊，所至畏憚，敏中不尚威察，待僚屬有

德元老之碑”。

王旦事奉寡嫂有禮節，與弟弟王旭友愛甚篤。婚姻不求門第。被子衣服質樸，家人打算用絲錦裝飾氈席，王旦不同意。有人賣玉製的腰帶，弟弟認爲很好，呈給王旦，王旦命弟弟繫上，說："還能看見好不好?"弟弟說："繫着它自己怎麽能看得見?"王旦說："自己負重而讓觀看的人稱好，這不是徒勞嗎!"弟弟趕快歸還玉帶。因此王旦所繫的衹是賜給的帶子。家人從没有見他發過怒，飲食不乾净，衹是不吃而已。曾試着以少許烟灰放入肉湯中，王旦衹吃飯，問他爲何不吃肉湯，就說："我偶爾不喜歡吃肉。"後來又把烟灰放到飯中，就說："我今天不想吃飯，可以另外備辦稀飯。"王旦不購置田産房宅，說："子孫應有自立的觀念，何必要有田地房宅，僅僅是讓他們爭奪財産陷於不義而已。"真宗認爲王旦所居的房子簡陋，想要修治，王旦以先人的舊舍爲藉口辭謝，纔停止。住宅門壞了，修理的人把門徹底更新，暫時在走廊下開側門出入。王旦到側門，憑依馬鞍俯身經過，宅門修成又由宅門進出，從不過問。三個兒子：王雍，國子博士；王冲，左贊善大夫；王素，另外有傳。

向敏中字常之，開封人。父親向瑀，在後漢時任符離縣令。性情嚴肅剛毅，衹有向敏中一個兒子，親自教育督促，不憑藉臉色。曾對他的母親說："光大我門庭的，是這個孩子。"敏中隨從向瑀調赴京城，有書生從門前經過，看見敏中，對鄰居的母親說："這孩子風骨秀異，尊貴而且高壽。"鄰母入告其家人，等到出來時，書生已不見了。等到二十歲，敏中父母相繼去世，但能刻苦自立，有遠大的志向，不計較貧寒。

太平興國五年敏中爲進士，脱去布衣任將作監丞、吉州通判，就地改任右贊善大夫。轉運使張齊賢推薦他的才能，更替回朝，爲著作郎。皇帝在便殿召見他，對答明暢，太宗稱許他，任命他爲户部推官，出任淮南轉運副使。當時領外州轉運使的人，都因權寵妄自尊大，所到之處令人畏懼，敏中不崇尚威察，對待同僚下屬有禮，勤

禮，勤於勸勖，職務修舉。或薦其有武幹者，召入，將授諸司副使。敏中懇辭，仍獻所著文，加直史館，遣還任。以耕籍恩，超左司諫，入爲户部判官、知制誥。未幾，權判大理寺。

時没入祖吉贓錢，分賜法吏，敏中引鍾離意委珠事，獨不受。妖尼道安構獄，事連開封判官張去華，敏中妻父也，以故得請不預決讞。既而法官皆貶，猶以親累落職，出知廣州。入辭，面叙其事，太宗爲之感動，許以不三歲召還。翌日，遷職方員外郎，遣之。是州兼掌市舶，前守多涉譏議。敏中至荆南，預市藥物以往，在任無所須，以清廉聞。就擢廣南東路轉運使，召爲工部郎中。太宗飛白書敏中洎張詠二名付中書，曰："此二人，名臣也，朕將用之。"左右因稱其材，并命爲樞密直學士。

時通進、銀臺司主出納書奏，領於樞密院，頗多壅遏，或至漏失。敏中具奏其事，恐遠方有失事機，請别置局，命官專莅，校其簿籍，詔命敏中與詠領其局。太宗欲大任敏中，當塗者忌之。會有言敏中在法寺時，皇甫侃監無爲軍榷務，以賄敗，發書歷詣朝貴求爲末減，敏中亦受之。事下御史，按實，嘗有書及門，敏中睹其名，不啓封遣去。俄捕得侃私僮詰之，云其書尋納筒中，瘞臨江傳舍。馳驛掘得，封題如故。太宗大驚異，召見，慰諭賞激，遂决於登用。未幾，拜右諫議大夫、同知樞密院事。自郎中至是百餘日，超擢如此。時西北用兵，樞機之任，專主謀議，敏中明辨有才略，遇事敏速，凡二邊道路、斥堠、走集之所，莫不周知。至

於勸勉，任職期間，事務處理及時得當。有人推薦他有軍事才幹，皇帝召他入朝，打算授諸司副使。敏中懇切辭謝，并且進獻所寫的文章，加官直史館，派遣回原任。因皇帝親耕籍田恩典，越級提拔爲左司諫，入爲户部判官、知制誥。不久，暫代判大理寺。

當時没收祖吉的贓款，分别賜給執法官吏，敏中援引鍾離意推脱寶珠事件，惟獨没有接受。妖尼道安構成犯罪，事情牽連到開封判官張去華，張去華是敏中的岳父，因爲這個緣故請求不參預審判定案。不久法官都被貶斥，敏中還是因親戚連累降職，出任廣州知州。入朝辭謝，向皇帝當面叙述此事，太宗爲之感動，答應不到三年就召他回朝。第二天，升任職方員外郎，派遣他去上任。廣州兼管市舶事務，前任知州很被非議。敏中到荆南，預買藥物前往廣州，在任時無所需求，以清正廉潔聞名。就地提拔爲廣南東路轉運使，召爲工部郎中。太宗以飛白體書寫敏中及張詠二人姓名交付中書省，説："這二個人，是名臣，朕將任用他們。"左右侍臣因而稱贊他們的才能，二人一同被任命爲樞密直學士。

當時通進司、銀臺司負責收發書奏，由樞密院管領，頗多堵塞，有時甚至於遺失。敏中據實奏説此事，擔心邊遠地區有失事機，請求另外設置機構，任命官員專門掌管，校正簿書典籍，詔令敏中與張詠掌領這個機構。太宗想要大加任用敏中，當權大臣忌妒他。恰逢有人説敏中在法寺時，皇甫侃監無爲軍榷務，因賄賂敗露，寫信給朝廷大臣請求從輕發落，敏中也接到了此信。事情傳到御史臺，查考實情，曾經有書信送到敏中家，敏中看到了他的名字，未啓封就打發使臣離去。不久捕到皇甫侃的私僮問此事，説那封信不久被丢進筒中，埋在臨江傳舍。趕緊去挖掘得到書信，封題如故。太宗大爲驚異，召見敏中，安慰賞賜勉勵，於是决定升用。不久，任右諫議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從任郎中到這時一百多天，如此越級提拔。當時西北有戰事，樞密院的職責，專門負責圖謀計議，敏中明辨有才能謀略，遇事敏捷，凡是西北二邊道路、哨所、要塞，没

道初，遷給事中。

真宗即位，敏中適在疾告，力起，見于東序，即遣視事。進户部侍郎。會曹彬爲樞密使，改爲副使。咸平初，拜兵部侍郎、參知政事。從幸大名，屬宋湜病，代兼知樞密院事。時大兵之後，議遣重臣慰撫邊郡，命爲河北、河東安撫大使，以陳堯叟、馮拯爲副，發禁兵萬人翼從。所至訪民疾苦，宴犒官吏，莫不感悦。四年，以本官同平章事，充集賢殿大學士。

故相薛居正孫安上不肖，其居第有詔無得貿易，敏中違詔質之。會居正子惟吉嫠婦柴將携貲産適張齊賢，安上訴其事，柴遂言敏中嘗求娶己，不許，以是陰庇安上。真宗以問敏中，敏中言近喪妻不復議婚，未嘗求婚於柴，真宗因不復問。柴又伐鼓，訟益急，遂下御史臺，并得敏中質宅之狀。時王嗣宗爲鹽鐵使，素忌敏中，因對言，敏中議娶王承衍女弟，密約已定而未納采。真宗詢于王氏得其實，以敏中前言爲妄，罷爲户部侍郎，出知永興軍。

景德初，復兵部侍郎。夏州李繼遷兵敗，爲潘羅支射傷，自度孤危且死，屬其子德明必歸宋，曰："一表不聽則再請，雖累百表，不得請勿止也。"繼遷卒，德明納款，就命敏中爲鄜延路緣邊安撫使，俄還京兆。

是冬，真宗幸澶淵，賜敏中密詔，盡付西鄙，許便宜從事。敏中得詔藏之，視政如常日。會大儺，有告禁卒欲倚儺爲亂者，敏中密使麾兵被甲伏廡下幕中。明日，盡召賓僚兵官，置酒縱閲，無一人預知者。命儺

有不知道的。至道初年，升任給事中。

真宗即位，敏中剛好有疾告假，盡力起身，真宗在宫室的東厢接見了他，馬上派遣他就職治事。進升户部侍郎。恰逢曹彬爲樞密使，敏中改任樞密副使。咸平初年，授任兵部侍郎、參知政事。跟隨真宗巡幸大名，正值宋湜生病，代理兼知樞密院事。當時是大戰之後，朝廷議論派重臣慰問安撫邊州，任命敏中爲河北、河東安撫大使，以陳堯叟、馮拯爲副使，派一萬禁兵護衛隨從。所到之地訪問百姓疾苦，設宴犒勞官吏，没有不感動高興的。咸平四年，敏中以安撫大使同平章事，充任集賢殿大學士。

已故宰相薛居正的孫子薛安上不孝，他的居宅有詔命不得買賣，敏中違反詔令買其宅。適逢薛居正的兒子薛惟吉的寡婦柴氏將携帶資産嫁給張齊賢，薛安上控告此事，柴氏於是説敏中曾向自己求婚，没有答應，因此暗中庇護薛安上。真宗因而問敏中，敏中説不久前喪妻不再談論婚事，從没有向柴氏求婚，真宗因此不再追究。柴氏又擊鼓申冤，訴訟越來越急迫，於是把此事下轉到御史臺，并得到敏中買宅的狀文。當時王嗣宗爲鹽鐵使，向來忌妒敏中，因而回答説，敏中議娶王承衍的妹妹，密約已定但没有備禮行聘。真宗詢問王氏得到實情，以敏中以前説不再議婚事是妄語，罷免他爲户部侍郎，出任永興軍知軍。

景德初年，恢復兵部侍郎。夏州李繼遷兵敗，被潘羅支射傷，自己估計勢孤力危快要死去，囑咐他的兒子趙德明一定歸附宋朝，説："一次表奏没有得到批准就再次請求，即使累計上百次表奏，没能得到批准就不停止。"李繼遷去世，趙德明歸順，就任命敏中爲鄜延路緣邊安撫使，不久返回京兆。

當年冬天，真宗巡幸澶淵，賜給敏中密詔，把西部邊地之事全部交付給他，允許他隨機處理。敏中得到詔書後收藏起來，像平常一樣處理政務。恰逢臘月禳祭以驅除瘟疫，有人報告禁兵打算趁禳祭時作亂，敏中秘密派麾下軍隊身披鎧甲埋伏在走廊下帷幕中。第二天，把賓客僚屬軍

入，先馳騁于中門外，後召至階，敏中振袂一揮，伏出，盡擒之，果各懷短刃，即席斬焉。既屏其尸，以灰沙掃庭，張樂宴飲，坐客皆股栗，邊藩遂安。時舊相出鎮，不以軍事爲意。寇準雖有重名，所至終日游宴，則以所愛伶人或付富室，輒厚有得。張齊賢倜儻任情，獲劫盜或至縱遣。帝聞之，稱敏中曰："大臣出臨四方，惟敏中盡心於民事爾。"於是有復用之意。二年，又以德明誓約未定，徙敏中爲鄜延路都部署兼知延州，委以經略，改知河南府兼西京留守。

官全部召來，設酒宴聽任檢閱，没有一人預先知道。命令禳祭的人進入，先是馳騁於中門外，後召到階臺，敏中振衣一揮，伏兵出來，把禁兵全部擒住，果然各懷短刀，當場斬殺。接着除去尸體，用灰沙打掃院庭，張樂宴飲，在座的客人都兩腿發抖，邊藩於是安定。當時舊相出外鎮守，不管軍事。寇準雖然有重名，所到之處整天游玩宴樂，并以所喜愛的歌妓交付給富户，往往所得豐厚。張齊賢倜儻任情，擒獲劫掠盜竊犯有時甚至釋放遣發。真宗聽説這些事，稱贊敏中説："大臣出任外職於四方，衹有敏中盡心於民事而已。"於是有再用敏中的意思。景德二年，又因趙德明盟約没有决定，遷任敏中爲鄜延路都部署兼知延州，委任他策劃處理，改任河南府知府兼西京留守。

大中祥符初，議封泰山，以敏中舊德有人望，召入，權東京留守。禮成，拜尚書右丞。時吏部選人多稽滯者，命敏中與温仲舒領其事。俄兼秘書監，又領工部尚書，充資政殿大學士，賜御詩褒寵。祀汾陰，復爲留守。敏中以厚重鎮静，人情帖然，帝作詩遣使馳賜之。拜刑部尚書。五年，復拜同平章事，充集賢殿大學士，加中書侍郎。尋充景靈宫使，宫成，進兵部尚書，爲兖州景靈宫慶成使。

大中祥符初年，議論封禪泰山，以敏中德高有聲望，召入朝廷，代理東京留守。封禪成功，授尚書右丞。當時吏部選人多有延誤，朝廷命敏中與温仲舒掌領其事。不久敏中兼任秘書監，又領工部尚書，充任資政殿大學士，賜給御詩褒獎寵愛。真宗祭祀汾陰，敏中又爲留守。敏中因厚重鎮静，人情安定，真宗作詩派使臣馳馬賜給他。授官刑部尚書。大中祥符五年，再授同平章事，充集賢殿大學士，加中書侍郎。不久充任景靈宫使，宫建成，進升兵部尚書，爲兖州景靈宫慶成使。

天禧初，加吏部尚書，又爲應天院奉安太祖聖容禮儀使。進右僕射兼門下侍郎，監修國史。是日，翰林學士李宗諤當對，帝曰："朕自即位，未嘗除僕射，今命敏中，此殊命也，敏中應甚喜。"又曰："敏中今日賀客必多，卿往觀之，勿言朕意也。"宗諤既至，敏中謝客，門闌寂然。宗諤與其親徑入，徐賀曰："今日聞降麻，士大夫莫不歡慰相慶。"敏中但唯唯。又曰："自上即位，未嘗除端揆，非勛德隆重，眷倚殊越，何以至此。"

天禧初年，加官吏部尚書，又爲應天院奉安太祖聖容禮儀使。進升右僕射兼門下侍郎，監修國史。這天，翰林學士李宗諤當值應對，真宗説："朕自即位以來，從未任命過僕射，現任命敏中，這是特殊的任命，敏中應該很高興。"又説："敏中今天的賀客一定很多，你前往看看，不要説是朕的意思。"李宗諤到達後，敏中謝絶客人，門庭寂静無聲。李宗諤與他的親信徑直入内，從容祝賀説："今天聽説降下任命的詔書，士大夫莫不歡慰相慶。"敏中衹是謙卑應答。李宗諤又説："自從皇上即位以來，從未授任宰相，不是因功勞道德深受器重，關心倚重超過一般，

敏中復唯唯。又歷陳前世爲僕射者勛德禮命之重，敏中亦唯唯，卒無一言。既退，使人問庖中，今日有親賓飲宴否，亦無一人。明日，具以所見對。帝曰："向敏中大耐官職。"徙玉清昭應宫使。以年老累請致政，優詔不許。三年重陽，宴苑中，暮歸中風眩，郊祀不任陪從。進左僕射、昭文館大學士，奉表懇讓，又表求解，皆不許。明年三月卒，年七十二。帝親臨，哭之慟，廢朝三日，贈太尉、中書令，謚文簡。五子、諸婿并遷官，親族授官者又數人。

敏中姿表瑰碩，有儀矩，性端厚豈弟，多智，曉民政，善處繁劇，慎於采拔。居大任三十年，時以重德目之，爲人主所優禮，故雖衰疾，終不得謝。及追命制入，帝特批曰："敏中淳謹温良，宜益此意。"其恩顧如此。有文集十五卷。

子傳正，國子博士；傳式，龍圖閣直學士；傳亮，駕部員外郎；傳師，殿中丞；傳範，娶南陽郡王惟吉女安福縣主，爲密州觀察使，謚惠節。

傳亮子經，定國軍留後，謚康懿。經女即欽聖憲肅皇后也，以后族贈敏中燕王、傳亮周王、經吴王。敏中餘孫繹、絳，并官太子中書。

論曰：宋至真宗之世，號爲盛治，而得人亦多。李沆爲相，正大光明，其焚封妃之詔以格人主之私，請遷靈州之民以奪西夏之謀，無愧宰相之任矣。沆嘗謂王旦，邊患既息，人主侈心必生，而聲色、土木、神仙祠禱之事將作，後王欽若、丁謂之徒果

何以至此。"敏中又是謙卑應答。李宗諤又歷陳前代爲僕射的人勛德禮命之重，敏中仍謙卑應答，終無一言。李宗諤退出後，派人問厨房，今天有親戚賓客設宴飲酒没有，也没有一人。第二天，李宗諤全以所見到的應對。真宗説："向敏中很經得起官職。"改任玉清昭應宫使。因年老屢次請求辭官，特詔不准許。天禧三年重陽節，在皇苑中宴飲，傍晚回去中風眩病，郊祀没有任陪從。進升左僕射、昭文館大學士，上表奏懇求辭讓，又上表請求解除職務，都没有得到批准。第二年三月去世，終年七十二歲。真宗親自臨喪，哭得很傷心，停止朝會三天，贈敏中太尉、中書令，謚號文簡。敏中的五個兒子、衆女婿一同升官，親族授官的又有幾人。

敏中資態儀表奇偉高大，有禮節規矩，性情端厚平易近人，多智謀，通曉民政，善於處理繁重的事務，對選用提拔慎重。他居重要職位三十年，當時以重德稱道，被皇帝所優禮，因此雖然衰老生病，終不能辭謝官職。等到追贈的制書入朝，真宗特批説："敏中淳厚恭謹温和善良，更加適合此意。"其關心照顧如此。敏中著有文集十五卷。

兒子傳正，國子博士；傳式，龍圖閣直學士；傳亮，駕部員外郎；傳師，殿中丞；傳範，娶南陽郡王趙惟吉女安福縣主爲妻，任密州觀察使，謚號惠節。

傳亮的兒子向經，定國軍留後，謚號康懿。向經的女兒即是欽聖憲肅皇后，因后族追贈敏中燕王、傳亮周王、向經吴王。敏中其餘的孫子向繹、向絳，都任官太子中書。

論曰：宋朝至真宗之世，號稱盛世之治，而得到的人才也很多。李沆任宰相時，光明正大，他焚燒封劉氏爲貴妃的詔書用以糾正真宗的偏私，請求遷徙靈州的百姓以打消西夏侵占的圖謀，無愧於宰相的重任。李沆曾對王旦説過，邊患平息了，天子的奢靡之心就會産生，而留意於聲色犬馬，大興土木，祭拜神仙寺廟之事就會去

售其佞。又告真宗不可用新進喜事之人，中外所陳利害皆報罷之，後神宗信用安石變更之言，馴至棼擾。世稱沆爲“聖相”，其言雖過，誠有先知者乎！王旦當國最久，事至不膠，有謗不校，薦賢而不市恩，救罪輒宥而不費辭。澶淵之役，請于真宗曰：“十日不捷，何以處之?”真宗答之曰：“立太子。”契丹逾歲給而借幣，西夏告民饑而假糧，皆一語定之，偉哉宰相才也。惟受王欽若之説，以遂天書之妄，斯則不及李沆爾。向敏中耻受贓物之賜以遠其汚，預避市舶之嫌以全其廉，堅拒皇甫侃之書以免其累，拜罷之際，喜愠不形，亦可謂有宰相之風焉。

作，後來王欽若、丁謂之流果然被李沆言中，顯露出奸妄小人的嘴臉。又告訴真宗不可以選用新貴和好事之人，朝廷内外官員所陳述的利害不予采納，後來神宗相信并采用王安石的變法之言，逐漸招致混亂。世人稱李沆爲“聖相”，這樣稱雖然有點過分，但的確有先知者呀！王旦當宰相的時間最久，有事從不辯白，有人謗毁他也不計較，舉薦賢才任職也不圖回報，對犯人寬容而不怕多費言辭。真宗親征澶淵之役，行前王旦請命於真宗説：“十日之内没有捷報，怎麽辦?”真宗回答説：“立太子。”契丹超出每年朝廷所給而借錢，西夏以百姓饑荒而借糧，全都一句話就解决了，真是偉大的宰相之才呀。惟獨相信了王欽若的話，以放任天書的妄言，這就是不及李沆的地方。向敏中耻於收受賜予的贓款以遠離污濁，爲了保全一生的廉潔而事先迴避掌管市舶受賄的嫌疑；堅决拒收皇甫侃要求從輕發落的書信以避免受他牽累；在授任或罷免官職的時候，喜怒不形於色，也可以説有宰相的風範。

# 宋史卷二百八十三

## 列傳第四十二

王欽若 林特(附) 丁謂 夏竦 (子)安期

### 王欽若

王欽若字定國，臨江軍新喻人。父仲華，侍祖郁官鄂州，會江水暴至，徙家黃鶴樓，漢陽人望見樓上若有光景，是夕，欽若生。欽若早孤，郁愛之。太宗伐太原時，欽若纔十八，作《平晋賦論》獻行在。郁爲濠州判官，將死，告家人曰：“吾歷官逾五十年，慎於用刑，活人多矣，後必有興者，其在吾孫乎！”

王欽若，字定國，臨江軍新喻人。父親王仲華，陪從祖父王郁在鄂州做官，逢長江水暴漲，遷家黃鶴樓，漢陽人望見黃鶴樓上好像有光彩，這晚，王欽若出生。王欽若早年喪父，王郁疼愛他。太宗征伐太原時，王欽若纔十八歲，作《平晋賦論》進獻到太宗的行營。王郁任濠州判官，將死時告訴家人說：“我當官五十多年，對用刑很慎重，使許多人能活命，以後必定有大興我家的人，大概是我的孫兒！”

欽若擢進士甲科，爲亳州防禦推官，遷秘書省秘書郎，監廬州稅。改太常丞、判三司理欠憑由司。時毋賓古爲度支判官，嘗言曰：“天下逋負，自五代迄今，理督未已，民病幾不能勝矣。僕將啓蠲之。”欽若一夕命吏勾校成數，翌日上之。真宗大驚曰：“先帝顧不知邪？”欽若徐曰：“先帝固知之，殆留與陛下收人心爾。”即日放逋負一千餘萬，釋繫囚三千餘人。帝益器重欽若，召試學士院，拜右正言、知制誥，召爲翰林學士。蜀寇王均始平，爲西川安撫使。所至問繫囚，自死罪以下第降之，凡列便宜，多所施行。還，授左諫議大夫、參知政事，以郊祀恩，加給事中。

王欽若被選拔爲進士甲科，任亳州防禦推官，升任秘書省秘書郎，監廬州稅。改任太常丞、判三司理欠憑由司。當時毋賓古任度支判官，曾談論說：“天下百姓拖欠賦税，從五代至現在，催辦從未停止過，百姓飢苦不能承受。我要啓奏皇上減免它。”王欽若命官吏一晚查考校核出數目，第二天上奏皇帝。真宗大吃一驚，說：“先帝竟然不知道嗎？”王欽若慢慢說：“先帝當然知道，大概是留給皇上收攬民心。”當天下令減免百姓所欠賦税一千多萬，釋放囚徒三千多人。真宗更加器重王欽若，召試學士院，授右正言、知制誥，召爲翰林學士。蜀地寇賊王均剛被平定，王欽若出任西川安撫使。他所到之處詢問囚犯，從死罪以下的依次減罪，凡列舉對國家有利合乎時宜的事，大多實行。王欽若回朝，被授任左諫議大夫、參知政事，因郊祀之恩，又加任給事中。

河陰民常德方訟臨津縣尉任懿賂

河陰人常德方上告臨津縣尉任懿賄賂王欽若

欽若得中第，事下御史臺劾治。初，欽若咸平中嘗知貢舉，懿舉諸科，寓僧仁雅舍。仁雅識僧惠秦者與欽若厚，懿與惠秦約，以銀三百五十兩賂欽若，書其數於紙，令惠秦持去。會欽若已入院，屬欽若客納所書于欽若妻李氏，惠秦減所書銀百兩，欲自取之。李氏令奴祁睿書懿名於臂，并以所約銀告欽若。懿再入試第五場，睿復持湯飲至貢院，欽若密令奴索取銀，懿未即與而登科去。仁雅馳書河陰，始歸之。德方得其書，以告御史中丞趙昌言，昌言以聞。既捕祁睿等，亦請逮欽若屬吏。

祁睿本亳小吏，雖從欽若久，而名猶隸亳州。欽若乃言："嚮未有祁睿，惠秦亦不及門。"帝方顧欽若厚，命邢昺、閻承翰等於太常寺别鞫之。懿更云妻兄張駕識知舉官洪湛，嘗俱造湛門；始但以銀屬二僧，不知達主司爲誰。昺等遂誣湛受懿銀，湛適使陝西還，而獄已具。時駕且死，睿又悉遁去，欽若因得固執祁睿休役後始傭於家，它奴使多新募，不識惠秦，故皆無證驗。湛坐削籍，流儋州，而欽若遂免。方湛代王旦入知貢舉，懿已試第三場，及官收湛贓，家無有也，乃以湛假梁顥白金器輸官，湛遂死貶所。人知其冤，而欽若恃勢，人莫敢言者。

景德初，契丹入寇，帝將幸澶淵。欽若自請北行，以工部侍郎、參知政事判天雄軍，提舉河北轉運司，真宗親宴以遣之。素與寇準不協，及還，累表願解政事，罷爲刑部侍郎、資政殿學士。尋判尚書都省，修《册

得以考中進士，真宗把此事下達御史臺處理。當初，王欽若於咸平年間曾知貢舉，任懿應試諸科，住在僧仁雅的房舍。僧仁雅認識的僧惠秦與王欽若交好，任懿與僧惠秦約定，用三百五十兩銀子賄賂王欽若，把銀子數量寫在紙上，令僧惠秦送給王欽若。正好王欽若已入貢院，僧惠秦托王欽若的門客拿所寫的銀數給王欽若的妻子李氏，僧惠秦把任懿所寫的銀數減去一百兩，想私吞。李氏命奴僕祁睿將任懿的名字寫在手臂上，并把所約定的賄銀數告訴王欽若。任懿再次入試第五場，祁睿又持茶水到貢院，王欽若密令奴僕索取賄銀，任懿没有馬上給賄銀就登科上任而去。僧仁雅急送信到河陰，纔討回賄銀。常德方獲得這封索賄信，把它告訴御史中丞趙昌言，趙昌言把它奏告真宗。隨即逮捕祁睿等人後，又請求逮捕王欽若的屬吏。

祁睿本是亳州的小吏，雖然跟隨王欽若很久，而其名籍仍隸屬亳州。王欽若於是説："從前没有祁睿，僧惠秦也不在我的門下。"真宗正厚待王欽若，命令邢昺、閻承翰等人在太常寺另外查問。任懿改口説他妻子的哥哥張駕認識知舉官洪湛，曾一起造訪洪湛的家。當初衹把銀子托付二僧，不知他們所送達的主考官員是誰。邢昺等人於是誣告洪湛接受任懿的賄銀，洪湛剛好出使陝西回朝，而官司已經辦好。這時張駕將死，祁睿又逃走，王欽若因而得以堅持説祁睿是辭去差役後纔雇到家裏的，其他奴僕多爲剛雇傭的，不認識僧惠秦，所以該案都没有證據。洪湛坐罪革職，流放儋州，而王欽若得以免罪。正好洪湛代替王旦入知貢舉，任懿已試第三場，等到官府查收洪湛的贜物，家裏没有，就把洪湛借梁顥的銀器繳納官府，洪湛遂死在貶所。人們知道洪湛受冤，而王欽若依仗權勢，没有人敢説。

景德初年，契丹入侵，真宗將親征澶淵。王欽若自己請求北行，以工部侍郎、參知政事判天雄軍，提舉河北轉運司，真宗親自設宴送他前往。王欽若平素與寇準不和，等到回朝，他多次上表願解去參知政事，罷爲刑部侍郎、資政殿學士。不久又判尚書都省，修纂《册府元龜》，有

府元龜》，或褒贊所及，欽若自名表首以謝，即繆誤有所譴問，戒書吏但云楊億以下，其所爲多此類也。歲中，改兵部，升大學士、知通進銀臺司兼門下封駁事。初，欽若罷，爲置資政殿學士以寵之，準定其班在翰林學士下。欽若訴於帝，復加“大”字，班承旨上。以尚書左丞知樞密院事，修國史。

褒獎贊揚之處，王欽若把自己的名字寫在奏表首位向皇帝謝恩，在出現差錯有所譴責時，王欽若告誡書吏要他衹說是楊億以下的人做的，他所作所爲大都是如此。年中，他改任兵部侍郎，升爲大學士、知通進銀臺司兼門下封駁事。起初，王欽若罷職，真宗爲他設置資政殿學士之職以寵愛他，寇準把他的等級定在翰林學士之下。王欽若向真宗訴說，真宗又爲他增加“大”字爲大學士，其班位在承旨之上。王欽若又以尚書左丞知樞密院事，修纂國史。

大中祥符初，爲封禪經度制置使兼判兖州，爲天書儀衛副使。先是，真宗嘗夢神人言“賜天書於泰山”，即密諭欽若。欽若因言，六月甲午，木工董祚於醴泉亭北見黄素曳草上，有字不能識，皇城吏王居正見其上有御名，以告。欽若既得之，具威儀奉導至社首，跪授中使，馳奉以進。真宗至含芳園奉迎，出所上《天書再降祥瑞圖》示百僚。欽若又言至岳下兩夢神人，願增建廟庭；及至威雄將軍廟，其神像如夢中所見，因請構亭廟中。封禪禮成，遷禮部尚書，命作《社首頌》，遷户部尚書。從祀汾陰，復爲天書儀衛副使，遷吏部尚書。明年，爲樞密使、檢校太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初，學士晁迥草制，誤削去官，有詔仍帶吏部尚書。聖祖降，加檢校太尉。欽若居第在太廟後堧，自言出入呵導不自安，因易賜官第於安定坊。七年，爲同天書刻玉使。

大中祥符初年，王欽若任封禪經度制置使兼兖州通判，任天書儀衛副使。此前，真宗曾夢見神人說：“賜天書於泰山。”就悄悄告訴了王欽若。王欽若於是說，六月甲午日，木匠董祚在醴泉亭北邊看見黄色的絹書飄浮在草地上，上面有字不認識，皇城官吏王居正看見上面有御名，報告了這事。王欽若得到天書後，以威嚴的儀容舉止捧着它走到社首，跪着授給宦官，宦官捧着它飛馳進獻真宗。真宗來到含芳園恭迎天書，真宗拿出所獻上的《天書再降祥瑞圖》給百官看。王欽若又說到泰山下兩次夢見神人，希望增建廟庭；等到威雄將軍廟，其神像像夢中所見到的一樣，於是請求在廟中建亭。封禪之禮完成，王欽若升任禮部尚書，受命作《社首頌》，升任户部尚書。他隨真宗祭祀汾陰，又任天書儀衛副使，升任吏部尚書。第二年，王欽若任樞密使、檢校太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起初，學士晁迥草擬制書，因有錯誤削去官職，皇帝下詔仍令他領吏部尚書職。聖祖降，加任檢校太尉。王欽若的住宅在太廟後面的空地，他說出入時開路喝斥自己心中不安，於是真宗改賜給他宅第在定安坊。大中祥符七年，任同天書刻玉使。

馬知節同在樞密，素惡欽若，議論不相下。會瀘州都巡檢王懷信等上平蠻功，欽若久不决，知節因面詆其短，争於帝前。及趣論賞，欽若遂擅除懷信等官，坐是，罷樞密使，奉朝請。改刻玉副使、知通進銀臺司。復拜樞密使、同平章事。上玉皇尊號，

馬知節同王欽若在樞密院，一向厭惡王欽若，議論政事争執不下。恰逢瀘州都巡檢王懷信等人上奏平蠻之功，王欽若很久還没批决，馬知節於是當面詆毁王欽若的短處，在真宗面前争辯。等到催促論功行賞，王欽若竟擅自授王懷信等人官職，因此獲罪，王欽若被罷免樞密使，改爲奉朝請。改任刻玉副使，知通進銀臺司。後又

遷尚書右僕射、判禮儀院，爲會靈觀使。有龜蛇見拱聖營，因其地建祥源觀，命欽若總領之。尋拜左僕射兼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明年，爲景靈使，閲《道藏》，得趙氏神仙事迹四十人，繪于廊廡。又明年，商州捕得道士譙文易，畜禁書，能以術使六丁六甲神，自言嘗出入欽若家，得欽若所遺詩。帝以問欽若，謝不省，遂以太子太保出判杭州。

仁宗爲皇太子，自以東宫師保請歸朝，復爲資政大學士。詔日赴資善堂侍講皇太子。會輔臣兼領三少，欽若以品高求换秩，拜司空，尋除山南道節度使、同平章事、判河南府。與宰相丁謂不相悦，以疾請就醫京師，不報。令其子從益移文河南府，輿疾而歸。謂言欽若擅去官守，命御史中丞薛映就第按問。欽若惶恐伏罪，降司農卿，分司南京，奪從益一官。

仁宗即位，改秘書監，起爲太常卿、知濠州，以刑部尚書知江寧府。仁宗嘗爲飛白書，適欽若有奏至，因大書“王欽若”字。是時，馮拯病，太后有再相欽若意，即取字緘置湯藥合，遣中人齎以賜，且口宣召之。至國門而人未有知者。既朝，復拜司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玉清昭應宫使、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

帝初臨政，欽若謂平時百官叙進，皆有常法，爲《遷叙圖》以獻。《真宗實録》成，進司徒，以郊祀恩，封冀國公。知邵武軍吴植病，求外徙，因殿中丞余諤以黄金遺欽若，未至，而植復遣牙吏至欽若第問之。欽若執以送官，植、諤皆坐貶。初，欽若安撫西川，植爲新繁縣尉，嘗薦舉

升任樞密使、同平章事。王欽若向皇上進獻玉皇尊號，升任尚書右僕射、判禮儀院，爲會靈觀使。有龜蛇出現在拱聖營，在此地建祥源觀，命王欽若總領管理。不久任左僕射兼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第二年，任景靈使，查閲《道藏》，得到趙氏神仙事迹四十人，把他們畫在走廊上。又過了一年，商州捉到道士譙文易，他收藏禁書，能以法術驅使六丁六甲神，自説曾出入王欽若的家，得到王欽若的贈詩。真宗以該事問王欽若，王欽若推辭不知此事，於是王欽若以太子太保外任判杭州。

仁宗爲皇太子時，親自以王欽若爲東宫老師的名義保請他回朝，又任資政大學士。真宗詔令王欽若每天去資善堂爲皇太子侍講。正好輔臣兼任三少，王欽若以自己官品高請求調换官秩，被授司空，不久授任山南道節度使、同平章事、判河南府。王欽若與宰相丁謂不和，以疾病請求到京城求醫，未答覆。王欽若叫兒子王從益移文河南府，帶病回到京城。丁謂説王欽若擅離職守，命御史中丞薛映到他住宅追究。王欽若惶恐認罪，被降職爲司農卿，分管南京，削去王從益一級官。

仁宗即位，王欽若改任秘書監，被起用爲太常卿、濠州知州，以刑部尚書知江寧府。仁宗曾用飛白體，恰巧王欽若有奏摺到，仁宗就大書“王欽若”三字。此時，馮拯生病，皇太后有再次任王欽若爲宰相之意，就取來仁宗所寫三字的紙放在盛湯藥的盒子裏，派宦官送去賜給王欽若，且口頭宣召他。至宫門却没有人知道。朝見後，再授王欽若爲司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玉清昭應宫使、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

仁宗皇帝剛親臨朝政，王欽若説平時百官升遷，都有固定的制度，作《遷叙圖》獻上。《真宗實録》編成，王欽若進升司徒，因郊祀之恩，被封冀國公。知邵武軍吴植生病，請求外調，通過殿中丞余諤把黄金送給王欽若，尚未送到，而吴植又派牙吏到王欽若家裏詢問此事。王欽若執拿牙吏送官府，吴植、余諤都因罪貶官。起初，王欽若安撫西川，吴植任新繁縣尉，王欽若

之。至是，亦當以失舉坐罪，詔勿問。兼譯經使，始赴傳法院，感疾亟歸。帝臨問，賜白金五千兩。既卒，贈太師、中書令，謚文穆，録親屬及所親信二十餘人。國朝以來宰相恤恩，未有欽若比者。

曾舉薦他。至此，王欽若也應當按失察判罪，仁宗下詔不予追究。王欽若兼任譯經使，剛去傳法院，感染疾病急忙回家。仁宗親臨慰問，賜白銀五千兩。王欽若死後，贈太師、中書令，謚號文穆，録用他的親屬及親信二十多個人。宋開國以來，宰相蒙受撫恤恩惠，没有能與王欽若相比的。

欽若嘗言："少時過圃田，夜起視天中，赤文成'紫微'字。後使蜀，至褒城道中，遇異人，告以他日位至宰相。既去，視其刺字，則唐相裴度也。"及貴，遂好神仙之事，常用道家科儀建壇場以禮神，朱書"紫微"二字陳於壇上。表修裴度祠於圃田，官其裔孫，自撰文以紀其事。

王欽若曾説："我小時候到圃田，晚上起來看天空，紅色的花紋成'紫微'兩字。後來出使蜀地，去褒城的路上，遇見異人，他告訴我將來位至宰相。他離去後，看他的名帖，是唐朝宰相裴度。"王欽若富貴後，於是喜好神仙之事，常常按道家科儀建壇場用以敬神，用紅筆寫"紫微"二字陳放在壇上。向皇帝上表修建裴度祠於圃田，授官給裴度後裔子孫，親自撰文以記録裴度的事迹。

真宗封泰山、祀汾陰，而天下爭言符瑞，皆欽若與丁謂倡之。嘗建議躬謁元德皇太后別廟，爲莊穆皇后行期服。議者以謂"天子當絶傍期，欽若所言不合禮"。又請置先蠶并壽星祠，升天皇北極帝坐於郊壇第一龕，增執法、孫星位，別制王公以下車輅、鼓吹，以備拜官、婚葬。所著書有《鹵簿記》、《彤管懿範》、《天書儀制》、《聖祖事跡》、《翊聖真君傳》、《五嶽廣聞記》、《列宿萬靈朝真圖》、《羅天大醮儀》。欽若自以深達道教，多所建明，領校道書，凡增六百餘卷。

真宗封禪泰山、祭祀汾陰，天下爭相談論符籙吉兆，這都是王欽若與丁謂首倡的。王欽若曾建議皇帝親自拜謁元德皇太后別廟，爲莊穆皇后服喪一年。有人議論説"天子應當斷絶一周年的服喪限制，王欽若所説的不符合禮制"。王欽若又請求設置先蠶和壽星祠，升天皇北極帝座星爲郊祭壇上第一龕，增加執法星、孫星的位子，另外製作王公以下的車輅、鼓吹，以準備授官、婚嫁、喪葬時使用。王欽若所著的書有《鹵簿記》、《彤管懿範》、《天書儀制》、《聖祖事跡》、《翊聖真君傳》、《五嶽廣聞記》、《列宿萬靈朝真圖》、《羅天大醮儀》。王欽若自認爲很通曉道教，多有所創獲發明，領校道書，總計增加六百多卷。

欽若狀貌短小，項有附疣，時人目爲"癭相"。然智數過人，每朝廷有所興造，委曲遷就，以中帝意。又性傾巧，敢爲矯誕。馬知節嘗斥其奸狀，帝亦不之罪。其後仁宗嘗謂輔臣曰："欽若久在政府，觀其所爲，真奸邪也。"王曾對曰："欽若與丁謂、林特、陳彭年、劉承珪，時謂之'五鬼'。奸邪險僞，誠如聖諭。"

王欽若體形矮小，脖子上長有贅瘤，當時人稱之爲"癭相"。然而他智謀心計過人，每當朝廷有施工建造，他能委屈遷就，以便符合皇帝的心意。他又性情狡詐，敢做詭詐虚妄的事。馬知節曾斥責他的狡詐，皇帝也没有治他的罪。其後仁宗曾對輔佐大臣説："王欽若長久擔任朝廷官職，觀察他的所作所爲，確實是奸邪。"王曾回答説："王欽若與丁謂、林特、陳彭年、劉承珪，當時稱他們爲'五鬼'。奸猾邪惡、陰險詐僞，

欽若子從益，終贊善大夫，追賜進士及第。後無子，以叔之子爲後。

的確像皇上所說。”

王欽若的兒子王從益，死前任贊善大夫，被追賜進士及第。没有兒子，以叔叔的兒子作爲後代。

林特

林特字士奇。祖揆，仕閩爲南劍州順昌令，因家順昌。特少穎悟，十歲，謁江南李景，獻所爲文，景奇之，命作賦，有頃而成，授蘭臺校書郎。江南平，僞官皆入見，特袖文以進。太宗以爲長葛尉，改遂州録事參軍。代還，命中書引對，授大理寺丞、通判隴州，有治狀。田重進鎮永興，太宗以重進武人，選特與楊覃并爲通判，人賜白金二百兩，給實奉。會出兵五路討李繼遷，督所部轉芻粟，先期以辦。吕蒙正辟通判西京留守事。蒙正入相，薦之，入判三司户部勾院。

林特字士奇。祖父林揆，在閩地做官任南劍州順昌縣令，因此家居順昌。林特少年時聰明過人，十歲時，拜謁江南李景，獻上所作文章，李景引以爲奇，命他作賦，很快就完成了，授爲蘭臺校書郎。江南平定後，僞官都入見皇帝，林特從袖中取出文章進獻。太宗任林特爲長葛尉，改任遂州録事參軍。被人代回，命其到中書省對答，授大理寺丞、通判隴州，有政績。田重進鎮永興，太宗以重進是武人，挑選林特與楊覃一起任通判，每人賜給白銀二百兩，給予實俸。恰逢出兵五路討伐李繼遷，督所部運輸糧草，先期做好準備。吕蒙正徵召他爲西京通判留守事。吕蒙正入朝任宰相，舉薦林特，入判三司户部勾院。

梁鼎制置陜西青白鹽，前後上議異同，真宗選特與知永興軍張詠同商利害，所奏合旨。累遷尚書祠部員外郎，爲户部副使，詔赴内朝。三司副使預内朝，自特始。徙鹽鐵副使。

梁鼎掌管陜西青白鹽，先後向皇帝陳述不同的意見，真宗選林特與永興軍知軍張詠一同商議利弊，他們的奏議符合皇帝的旨意。屢遷尚書祠部員外郎，任爲户部副使，詔命赴内朝。三司副使參與内朝議政，從林特開始。改任鹽鐵副使。

真宗北征，命同知留司三司公事，遷司封員外郎。車駕謁陵，爲行在三司副使，詔與劉承珪、李溥比較江淮茶法。因裁定新制，歲增課百餘萬，特遷祠部郎中。封泰山，祀汾陰，皆爲行在三司副使。以右諫議大夫權三司使、修玉清昭應宫副使。將祀太清宫，遣特儲供具，爲行在三司使。禮成，進給事中，爲修景靈宫副使兼修兖州景靈宫、太極觀。昭應宫成，遷尚書工部侍郎，真拜三司使。樞密使寇準言特奸邪，又數與争事，帝爲出準，特在職如故。後罷三司，以户部侍郎同玉清昭應宫副使。兖州宫觀成，遷吏部侍郎。天禧元

真宗北征，詔命林特任同知留司三司公事，升司封員外郎。皇帝拜祭祖陵，任林特爲行在三司副使，詔命與劉承珪、李溥考查江、淮茶法。因制定了新的法令，年增税一百多萬兩，林特升任祠部郎中。皇帝封禪泰山，祭祀汾陰，林特都任行在三司副使。以右諫議大夫權三司使、修玉清昭應宫副使。皇帝將祭祀太清宫，派遣林特置備供具，任爲行在三司使。祭祀畢，升任給事中，任修景靈宫副使兼修兖州景靈宫、太極觀。昭應宫建成，升任尚書工部侍郎，實授三司使。樞密使寇準進言説林特是奸邪小人，又幾次與他争論事情，皇帝因此放逐寇準，林特的官職依然如故。後來免去三司使，以户部侍郎任同玉清昭應宫副使。兖州的景靈宫和太極觀建成，改吏部侍郎。天禧元年，任爲修上《聖祖實册》副使，

年，爲修上《聖祖寶册》副使，轉尚書右丞。

轉任尚書右丞。

時天下完富，丁謂以符瑞、土木迎帝意，而以特有心計，使幹財利佐之。然特亦天性邪險，善附會，故謂始終善特，當時與陳彭年等號“五鬼”，語在《王欽若傳》。

當時國家富足，丁謂以有吉兆、大興土木來奉迎皇帝的心意，而且以林特有心計，使皇帝任他爲主管財利的輔佐官員。然而林特也是天性奸詐陰險，善於阿諛奉承的小人，所以丁謂始終與林特友善，當時他倆與陳彭年等人號稱“五鬼”，此話記録在《王欽若傳》。

仁宗在東宫，以工部尚書兼太子賓客，改詹事。丁謂欲引爲樞密副使，而李迪執不可。仁宗即位，進刑部尚書、翰林侍讀學士。謂貶，特亦落職知許州。還朝，以户部尚書知通進銀臺司、判尚書都省、勾當三班院。特體素羸，然未嘗一日謁告，及得疾，纔五日而卒。贈尚書左僕射。太后遣中使祀奠。

仁宗爲太子時，林特以工部尚書兼任太子賓客，改任太子詹事。丁謂想將林特舉薦爲樞密副使，而李迪執意不批准。仁宗即位，林特升任刑部尚書、翰林侍讀學士。丁謂被貶職，林特也降職爲許州知州。調回朝廷後，以户部尚書知通進銀臺司、判尚書都省、主管三班院。林特身體一向瘦弱，然而未曾告假一天，直到得病，纔五天就去世了。皇帝贈尚書左僕射。太后派宦官吊唁。

特精敏，喜吏職，据案終日不倦。真宗數訪以朝廷大事，特因有所中傷，人以此憚焉。奉詔撰《會計録》三十卷。又爲《東封西祀朝謁太清宫慶賜總例》三十六卷。

林特精明聰慧，喜歡任職治事，伏案工作終日不知疲倦。真宗幾次以朝廷大事徵求意見，林特都中傷别人，世人因此害怕他。奉詔編撰《會計録》三十卷。又編修《東封西祀朝謁太清宫慶賜總例》三十六卷。

子濰、洙。濰亦有吏能，歷官至三司鹽鐵副使，以秘書監致仕，卒。洙，官至司農卿、知壽州，臨事苛急，鼓角將夜入州廨，拔堂檻鐵鈎擊殺之。

兒子林濰、林洙。林濰也有當官的才能，歷任官職至三司鹽鐵副使，以秘書監退休，去世。林洙官至司農卿、知壽州，辦事苛刻急躁，鼓角將夜晚闖入州府内，拔出堂檻中的鐵鈎將林洙殺死。

## 丁謂

丁謂字謂之，後更字公言，蘇州長洲人。少與孫何友善，同袖文謁王禹偁，禹偁大驚重之，以爲自唐韓愈、柳宗元後，二百年始有此作。世謂之“孫、丁”。淳化三年，登進士甲科，爲大理評事、通判饒州。逾年，直史館，以太子中允爲福建路采訪。還，上茶鹽利害，遂爲轉運使，除三司户部判官。峽路蠻擾邊，命往體量。還奏稱旨，領峽路轉運使，累遷尚書工部員外郎，會分川峽爲四

丁謂，字謂之，後來改字爲公言，蘇州長洲人。年輕時與孫何友善，同把文章藏在袖子裏拜見王禹偁，王禹偁很驚奇重視他們，認爲從唐朝韓愈、柳宗元以後，二百年纔有如此之作。世人稱他們爲“孫、丁”。淳化三年，丁謂中進士甲科，任大理評事、饒州通判。過一年，任直史館，以太子中允銜任福建路采訪使。回朝後，上奏茶鹽的利弊，於是任轉運使，升三司户部判官。峽州路少數民族騷擾邊境，朝廷命令他前去考察解決。回朝上奏符合皇帝的意圖，任峽州路轉運使，多次升官至尚書工部員外郎，恰好分川

路，改夔州路。

峽爲四路，改任夔州路轉運使。

初，王均叛，朝廷調施、黔、高、溪州蠻子弟以捍賊，既而反爲寇。謂至，召其種酋開諭之，且言有詔赦不殺。酋感泣，願世奉貢。乃作誓刻石柱，立境上。蠻地饒粟而常乏鹽，謂聽以粟易鹽，蠻人大悦。先時，屯兵施州而饋以夔、萬州粟。至是，民無轉餉之勞，施之諸寨，積聚皆可給。特遷刑部員外郎，賜白金三百兩。時溪蠻別種有入寇者，謂遣高、溪酋帥其徒討擊，出兵援之，擒生蠻六百六十，得所掠漢口四百餘人。復上言：黔南蠻族多善馬，請致館，犒給緡帛，歲收市之。其後徙置夔州城寨，皆謂所經畫也。居五年，不得代，乃詔舉自代者，於是入權三司鹽鐵副使。未幾，擢知制誥，判吏部流内銓。

起初，王均反叛，朝廷調遣施、黔、高、溪州蠻族武裝抵禦王均，不久這些少數民族武裝反而成爲賊寇。丁謂到此，召集少數民族酋長，開導曉諭他們，且説皇帝有詔赦免不殺他們。酋長感動流涕，願意世代進貢。於是立誓言刻於石柱，竪立在邊境上。少數民族地區富産糧食而缺乏食鹽，丁謂允許用糧食交换食鹽，當地人十分高興。以前，朝廷駐軍施州却吃夔州、萬州的糧食。至此，百姓没有轉運軍餉的勞役，施州各寨，積蓄聚集起來的糧食都可以自給。朝廷特别升丁謂爲刑部員外郎，賞賜白銀三百兩。當時溪蠻另外一些部落入境騷擾，丁謂調遣高、溪少數民族首領率其兵討擊，又派宋兵援助他們，俘生蠻六百六十人，獲得他們所搶掠的漢人四百多口。丁謂又上奏説："黔南的少數民族大多擅長養馬，請轉告三館衙門，犒賞綿帛，每年收購馬匹。"此後又遷徙少數民族定居於夔州城寨，都是丁謂所治理籌劃的。丁謂位居此職五年，朝廷找不到合適的人選代替他，就下詔求自願替代該職的人，丁謂於是入朝爲權三司鹽鐵副使。没多久，被提拔爲知制誥，判吏部流内銓。

景德四年，契丹犯河北，真宗幸澶淵，以謂知鄆州兼齊、濮等州安撫使，提舉轉運兵馬巡檢事。契丹深入，民驚擾，争趣楊劉渡，而舟人邀利，不時濟。謂取死罪紿爲舟人，斬河上，舟人懼，民得悉渡。遂立部分，使并河執旗幟，擊刁斗，呼聲聞百餘里，契丹遂引去。明年，召爲右諫議大夫、權三司使。上《會計録》，以景德四年民賦户口之籍，較咸平六年之數，具上史館，請自今以咸平籍爲額，歲較其數以聞，詔奬之。尋加樞密直學士。

景德四年，契丹入侵河北，真宗親征澶淵，任丁謂爲鄆州知州兼齊、濮等安撫使，提舉轉運兵馬巡檢事。契丹侵入内地，百姓驚慌騷亂，争着奔向楊劉渡，而船主高價求利，不按時開船渡河。丁謂拿犯了死罪的人假扮成船主，斬殺在黄河岸邊，船主畏懼，百姓得以坐船渡過黄河。丁謂於是安排軍隊，使士兵沿着黄河岸執旗幟，擊打刁斗，呼喊聲百里外可聽到，契丹兵隨即退去。第二年，丁謂被召任爲右諫議大夫、權三司使。他進獻《會計録》，按照景德四年百姓納税户口的名册，比較咸平六年的數額，全部送上史館，請求從今以後以咸平年間賦税名册作爲定額，每年比較該定額報告當年賦税情况，皇帝下詔嘉獎他。不久他加任樞密直學士。

大中祥符初，議封禪，未决，帝問以經費，謂對"大計有餘"，議乃决。因詔謂爲計度泰山路糧草使。

大中祥符初，朝廷商議封禪，未定下來，真宗問此行的經費情况，丁謂答以"估計有餘"，封禪之事纔定下來。於是詔令丁謂任計度泰山路

初，議即宮城乾地營玉清昭應宮，左右有諫者。帝召問，謂對曰："陛下有天下之富，建一宮奉上帝，且所以祈皇嗣也。群臣有沮陛下者，願以此論之。"王旦密疏諫，帝如謂所對告之，旦不復敢言。乃以謂爲修玉清昭應宮使，復爲天書扶侍使，遷給事中，真拜三司使。祀汾陰，爲行在三司使。建會靈觀，謂復總領之。遷尚書禮部侍郎，進户部，參知政事。建安軍鑄玉皇像，爲迎奉使。朝謁太清宮，爲奉祀經度制置使、判亳州。帝賜宴賦詩以寵其行，命權管勾駕前兵馬事。謂獻白鹿并靈芝九萬五千本。還，判禮儀院，又爲修景靈宮使，摹寫天書刻玉笈，玉清昭應宮副使。大内火，爲修葺使。歷工、刑、兵三部尚書，再爲天書儀衛副使，拜平江軍節度使、知昇州。

糧草使。起初，商議在宮城乾地建玉清昭應宮，真宗身邊人有進諫反對的。真宗召丁謂詢問，丁謂回答："皇上擁有天下的財富，修建一宮奉侍天帝，況且是用以祈求皇嗣的。群臣中有阻止皇上的，希望用此反駁他們。"王旦秘密上疏進諫，真宗按丁謂所回答的告訴他，王旦不再敢言。真宗於是以丁謂任修玉清昭應宮使，又任天書扶侍使，升任給事中，實授三司使。祭祀汾陰時，任行在三司使。建造會靈觀，丁謂又總管該事。調任尚書禮部侍郎，升户部，參知政事。建安軍鑄造玉皇像，任迎奉使。朝拜太清宮，任奉祀經度制置使、判亳州。真宗賜宴賦詩以使他此行榮耀，任命他暫代管勾駕前兵馬事。丁謂進獻白鹿和靈芝九萬五千棵。回朝後，丁謂判禮儀院，又任修景靈宮使，摹寫天書雕刻玉書箱，爲玉清昭應宮副使。皇宮内着火，丁謂任修葺使。歷任工、刑、兵三部尚書，又任天書儀衛副使，授平江軍節度使、昇州知州。

天禧初，徙保信軍節度使。三年，以吏部尚書復參知政事。是歲，祀南郊，輔臣俱進官。故事，當爲宰相而除樞密使，始得遷僕射，乃以謂檢校太尉兼本官爲樞密使。時寇準爲相，尤惡謂，謂媒蘖其過，遂罷準相。既而拜謂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玉清昭應宮使。周懷政事敗，議再貶準，帝意欲謫準江、淮間，謂退，除道州司馬。同列不敢言，獨王曾以帝語質之，謂顧曰："居停主人勿復言。"蓋指曾以第舍假準也。

天禧初年，丁謂調任保信軍節度使。天禧三年，以吏部尚書官復任參知政事。這年，南郊祭祀，輔佐大臣一同升官。先例，曾爲宰相而授官樞密使，纔能升僕射，真宗衹以丁謂任檢校太尉兼本官爲樞密使。當時寇準當宰相，他特别厭惡丁謂，丁謂誣陷寇準，寇準於是被罷免宰相職務。旋即授丁謂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玉清昭應宮使。周懷政之事敗露，主張再貶寇準，真宗本意想貶寇準到江、淮之間，丁謂降其職，任寇準爲道州司馬。同僚大臣不敢言，衹有王曾用真宗的話質問丁謂，丁謂反而説："讓寇準居住的人不要再説了。"這是指王曾把房屋借給寇準之事。

其後詔皇太子聽政，皇后裁制於内，以二府兼東宮官，遂加謂門下侍郎兼太子少傅，而李迪先兼少傅，乃加中書侍郎兼尚書左丞。故事，左右丞非兩省侍郎所兼，而謂意特以抑迪也。謂所善林特，自賓客改詹事，謂欲引爲樞密副使兼賓客，迪執不可，

此後真宗詔令皇太子趙禎聽政，皇后在内宮裁決發令，丁謂以二府兼任東宮官職，於是加官門下侍郎兼太子少傅，而李迪已經先兼少傅，丁謂就加中書侍郎兼尚書左丞。先例，左右丞不由兩省的侍郎兼任，而丁謂企圖特以此抑制李迪。丁謂所親善的林特，從賓客改任詹事，丁謂想引薦他任樞密副使兼賓客，李迪堅持不答應，因而

因大詬之。既入對，斥謂奸邪不法事，願與俱付御史雜治，語在《迪傳》。帝因格前制不下，乃罷謂爲户部尚書，迪爲户部侍郎；尋以謂知河南府，迪知鄆州。明日，入謝，帝詰所争狀，謂對曰："非臣敢争，乃迪忿詈臣爾，願復留。"遂賜坐。左右欲設墩，謂顧曰："有旨復平章事。"乃更以杌進，即入中書視事如故。仍進尚書左僕射、門下侍郎、平章事兼太子少師。天章閣成，拜司空。乾興元年，封晋國公。

大罵李迪。李迪入見皇帝，斥責丁謂奸邪違法之事，願與丁謂一起交付御史共受處理，此語見《李迪傳》。皇帝於是糾正前制令未下，就罷丁謂任户部尚書，李迪任户部侍郎，不久讓丁謂知河南府，李迪知鄆州。第二天，丁謂入宫謝恩，皇帝責問他們所争的情形，丁謂回答説："不是我敢與他争，而是李迪怨恨辱駡我，我希望再留任。"皇帝遂賜座給他。左右正要設墩，丁謂對他們説："有聖旨恢復我任平章事。"左右就换成小凳進來，立即入中書省像過去一樣管理政事。丁謂又升任尚書左僕射、門下侍郎、平章事兼太子少師。天章閣建成，授丁謂司空。乾興元年，封丁謂爲晋國公。

仁宗即位，進司徒兼侍中，爲山陵使。寇準、李迪再貶，謂取制草改曰："當醜徒干紀之際，屬先王違豫之初，罹此震驚，遂至沈劇。"凡與準善者，盡逐之。是時二府定議，太后與帝五日一御便殿聽政。既得旨，而謂潛結内侍雷允恭，令密請太后降手書，軍國事進入印畫。學士草制辭，允恭先持示謂，閲訖乃進。蓋謂欲獨任允恭傳達中旨，而不欲同列與聞機政也。允恭倚謂勢，益横無所憚。

仁宗即位，丁謂升任司徒兼侍中，爲山陵使。寇準、李迪再次貶官，丁謂取詔令草稿改爲："當惡徒干預朝綱之際，恰好是先王有病初起，遭遇這種令人震驚的事，使先王病情加劇。"凡是與寇準友好的，全部放逐。當時二府定奪商議，太后與皇帝每五天親臨一次便殿聽政。既得皇帝下旨，而丁謂暗中交結内侍雷允恭，要他秘密請求太后降下手書，軍國大事的處理衹送入蓋印。學士起草皇帝的詔書，雷允恭先拿給丁謂看，丁謂閲畢纔送給皇帝。丁謂想衹任雷允恭傳達皇帝聖旨，而不想讓同僚大臣參與聞知機密大政。雷允恭倚仗丁謂的勢力，更加横行無所憚懼。

允恭方爲山陵都監，與判司天監邢中和擅易皇堂地。夏守恩領工徒數萬穿地，土石相半，衆議日喧，懼不能成功，中作而罷，奏請待命。謂庇允恭，依違不决。内侍毛昌達自陵下還，以其事奏，詔問謂，謂始請遣使按視。既而咸謂復用舊地，乃詔馮拯、曹利用等就謂第議，遣王曾覆視，遂誅允恭。

雷允恭剛任山陵都監，與判司天監邢中和擅自更换皇陵堂地。夏守恩帶領工匠數萬人開鑿挖地，土石各占一半，衆人的議論一天比一天大，害怕不能成功，半途停下來，上奏請示待命。丁謂包庇雷允恭，故意拖着不作處理。内侍毛昌達從山陵下回來，把這事奏報皇帝，皇帝問丁謂，丁謂纔請求派使臣去調查。不久大家都説再使用舊地，於是詔令馮拯、曹利用等人到丁謂家商議，派王曾再去視察，遂誅殺雷允恭。

後數日，太后與帝坐承明殿，召拯、利用等諭曰："丁謂爲宰輔，乃與宦官交通。"因出謂嘗托允恭令後苑匠所造金酒器示之，又出允恭嘗干

幾天後，太后與仁宗坐在承明殿，召馮拯、曹利用等人曉諭説："丁謂任宰相，竟然與宦官交結串通。"於是拿出丁謂曾托雷允恭令皇宫後苑工匠所造金酒器給他們看，又拿出雷允恭曾找

謂求管勾皇城司及三司衙司狀，因曰："謂前附允恭奏事，皆言已與卿等議定，故皆可其奏；且營奉先帝陵寢，而擅有遷易，幾誤大事。"拯等奏曰："自先帝登遐，政事皆謂與允恭同議，稱得旨禁中。臣等莫辨虛實，賴聖神察其奸，此宗社之福也。"乃降謂太子少保，分司西京。故事，黜宰相皆降制，時欲亟行，止令拯等即殿廬召舍人草詞，仍榜朝堂，布諭天下。追其子珙、珝、玘、珷一官，落珙館職。

先是，女道士劉德妙者，嘗以巫師出入謂家。謂敗，逮繫德妙，內侍鞫之。德妙通款，謂嘗教言："若所爲不過巫事，不若托言老君言禍福，足以動人。"於是即謂家設神像，夜醮于園中，允恭數至請禱。及帝崩，引入禁中。又因穿地得龜蛇，令德妙持入內，紿言出其家山洞中。仍復教云："上即問若，所事何知爲老君，第云'相公非凡人，當知之'。"謂又作頌，題曰"混元皇帝賜德妙"，語涉妖誕。遂貶崖州司户參軍。諸子并勒停。玘又坐與德妙奸，除名，配隸復州。籍其家，得四方賂遺，不可勝紀。其弟誦、説、諫悉降黜。坐謂罷者自參知政事任中正而下十數人。在崖州逾三年，徙雷州，又五年，徙道州。明道中，授秘書監致仕，居光州，卒。詔賜錢十萬、絹百匹。

謂機敏有智謀，憸狡過人，文字累數千百言，一覽輒誦。在三司，案牘繁委，吏久難解者，一言判之，衆皆釋然。善談笑，尤喜爲詩，至於圖畫、博奕、音律，無不洞曉。每休沐會賓客，盡陳之，聽人人自便，而謂

丁謂取管勾皇城司及三司衙司的憑證，接着説："丁謂先前依靠雷允恭奏事，都説已經同你們這些人商議好了，所以我都准許他的奏議，而且營建奉侍先帝的陵寢，竟擅自更易陵地，幾乎誤了大事。"馮拯等人奏説："自從先帝故去，政事都是丁謂與雷允恭一同議定的，他們聲稱是得旨於皇上。我們這些人没有能辨别真假，仰仗英明的皇上明察他們的邪惡，這是國家之福啊。"於是降丁謂爲太子少保，分司西京。先例，罷免宰相都要下正式詔令，當時要立即執行，衹令馮拯等人就殿廬内召舍人草擬詔詞，仍舊張榜公布在朝堂上，發布曉諭天下。追奪丁謂之子丁珙、丁珝、丁玘、丁珷一級官，解除丁珙的館職。

先前，女道士劉德妙，曾以巫師身份出入丁謂家中。丁謂事敗，官府逮捕劉德妙，内侍審訊她。劉德妙與丁謂友好，丁謂曾教她説："你所作的不過是求神占卜，不如假托老君言禍福之事，足以使人心動。"於是她就在丁謂家設神像，晚上在園中設壇祭祀，雷允恭多次來祈禱。到真宗死去，引她進入宫中。又由於鑿地得龜蛇，令劉德妙拿入内宫，欺騙説它們出自他家山洞中。丁謂又教她説："皇上如果問你，所奉侍的怎麽知道是老君，你衹説'宰相不是凡人，應當知道這事'。"丁謂又作頌，標題是"混元皇帝賜德妙"，辭語牽涉妖言荒誕。遂貶丁謂爲崖州司户參軍。丁謂諸子一并勒令停職。丁玘又犯與劉德妙通奸罪，被除名，發配復州服勞役。籍没丁謂的家，抄得四方賄賂贈送的物品，無法統計。他的弟弟丁誦、丁説、丁諫全部降職罷官。因丁謂事件犯罪罷官的從參知政事任中正以下達十幾人。丁謂在崖州滿三年，調到雷州，又過五年，調到道州。明道年間，丁謂被授秘書監退休，住在光州時死去。皇帝下詔賜錢十萬、絹百匹。

丁謂機智敏捷有智謀，陰險狡猾超過常人，文章累計數十萬字，他瀏覽一遍就能背誦。任職三司，案件文書繁多積壓，官吏很久難以解決的，他一句話就判決了，衆人都解除憂慮。他善談笑，特别喜歡做詩，甚至對圖畫、博奕、音律，没有不通曉的。每次休假見賓客，全部陳設

從容應接於其間，莫能出其意者。

各種娱樂玩具，聽憑客人自己選擇，而丁謂在這些人之間從容應酬接待，没有能超出他的意料的。

真宗朝營造宫觀，奏祥異之事，多謂與王欽若發之。初，議營昭應宫，料功須二十五年，謂令以夜繼晝，每繪一壁給二燭，七年乃成。真宗崩，議草遺制，軍國事兼取皇太后處分，謂乃增以“權”字；及太后稱制，又議月進錢充宫掖之用，由是太后深惡之，因雷允恭遂并録謂前後欺罔事竄之。

真宗時營造宫觀，上奏吉祥災異之事，多爲丁謂與王欽若發起的。起初，商議營建昭應宫，預料工期需二十五年，丁謂下令夜以繼日地幹，每繪一壁要供應兩枝蠟燭，七年就建成了。真宗逝世，商議草擬遺詔，軍國大事同時要取得皇太后處理同意，丁謂就增加“權”字；等到太后稱制聽政，他又主張每月送錢充作後宫用度，因此太后很厭惡他，由於雷允恭事件就一起審查丁謂前後欺君蒙騙之事而放逐他。

在貶所，專事浮屠因果之説，其所著詩并文亦數萬言。家寓洛陽，嘗爲書自克責，叙國厚恩，戒家人毋輒怨望，遣人致于洛守劉燁，祈付其家。戒使者伺燁會衆僚時達之，燁得書不敢私，即以聞。帝見感惻，遂徙雷州，亦出於揣摩也。謂初通判饒州，遇異人曰：“君貌類李贊皇。”既而曰：“贊皇不及也。”

丁謂在貶所，專門研究佛家因果之説，他所著的詩和文章也有數萬字。他家人寓居洛陽，他曾寫信克責自己，叙説國家的厚恩，告誡家人不要總是心懷不滿，他派人送信給洛陽太守劉燁，請劉燁把信交給他家人。他告誡送信的人等劉燁會見衆同僚時送給劉燁，劉燁得到丁謂的信不敢私自處理，立即把它送呈皇帝。仁宗看信後受感動，起了惻隱之心，就調丁謂到雷州，這也説明丁謂會揣摩人的心理。丁謂最初通判饒州時，遇見奇異的人説：“你的容貌像李贊皇。”旋即又説：“李贊皇不如你。”

**夏竦　夏安期**

夏竦字子喬，江州德安人。父承皓，太平興國初，上《平晋策》，補右侍禁，隸大名府。契丹内寇，承皓繇間道發兵，夜與契丹遇，力戰死之，贈崇儀使，録竦爲潤州丹陽縣主簿。

夏竦字子喬，江州德安人。父親夏承皓，太平興國初年，上呈《平晋策》，補爲右侍禁，隸屬大名府。契丹入侵内地，夏承皓由小路發兵，夜晚與契丹遭遇，力戰死在戰場，贈崇儀使，録用夏竦爲潤州丹陽縣主簿。

竦資性明敏，好學，自經史、百家、陰陽、律曆，外至佛老之書，無不通曉。爲文章，典雅藻麗。舉賢良方正，擢光禄寺丞，通判台州。召直集賢院，爲國史編修官、判三司都磨勘司，累遷右正言。帝幸亳州，爲東京留守推官。仁宗初封慶國公，王旦數言竦材，命教書資善堂。未幾，同修起居注，爲玉清昭應宫判官兼領景

夏竦資質明達聰慧，喜好讀書，從經史、百家、陰陽、律曆，外到佛老之書，無不通曉。文章典雅修飾華麗。考中賢良方正科，提升爲光禄寺丞、台州通判。召爲直集賢院，爲國史編修官、判三司都磨勘司，多次升官至右正言。皇帝臨幸亳州，夏竦爲東京留守推官。仁宗初封慶國公，王旦幾次説到夏竦的才能，命夏竦在資善堂教書。不久，同修起居注，爲玉清昭應宫判官兼領景靈宫、會真觀事，升任尚書禮部員外郎、知

靈宫、會真觀事，遷尚書禮部員外郎、知制誥。史成，遷户部。景靈宫成，遷禮部郎中。

制誥。國史修成，升户部。景靈宫建成，升禮部郎中。

竦娶楊氏，楊亦工筆札，有鈎距。及竦顯，多内寵，寖與楊不諧，楊悍妒，即與弟婿疏竦陰事，竊出訟之；又竦母與楊母相詬詈，偕訴開封府，府以事聞，下御史臺置劾，左遷職方員外郎、知黄州。後二年，徙鄧州，又徙襄州。屬歲饑，大發公廩，不足，竦又勸率州大姓，使出粟，得二萬斛，用全活者四十餘萬人。仁宗即位，遷户部郎中，徙壽、安、洪三州。洪俗尚鬼，多巫覡惑民，竦索部中得千餘家，敕還農業，毁其淫祠以聞。詔江、浙以南悉禁絶之。

夏竦娶楊氏爲妻，楊氏也工於書信文章，有機謀。等到夏竦顯貴，受皇帝寵愛，漸漸與楊氏不和，楊氏凶悍妒忌，就與弟妹陳述夏竦的隱私之事，偷偷地出來控告他；又夏竦母親與楊氏母親互相辱駡，一同告到開封府，開封府把事情報告朝廷，傳送御史臺立案彈劾，降夏竦爲職方員外郎、知黄州。後二年，移鄧州，又調任襄州。適值荒年，大肆散發公庫糧食，不能滿足，夏竦又勸説帶領本州大姓，使其拿出糧食，得到兩萬斛，因此而被救活的人有四十多萬。仁宗即位，夏竦升任户部郎中，移任壽、安、洪三州。洪州習俗崇尚鬼神，多女巫男巫蠱惑百姓，夏竦搜索州内得到一千多家，敕令返歸農業，毁掉其祭祀祠堂，以之報告朝廷。詔命江、浙以南全部禁絶。

竦材術過人，急於進取，喜交結，任數術，傾側反覆，世以爲奸邪。當太后臨朝，嘗上疏乞與修《真宗實録》，不報。既而丁母憂，潜至京師，依中人張懷德爲内助，宰相王欽若雅善竦，因左右之，遂起復知制誥，爲景靈判官、判集賢院，以左司郎中爲翰林學士、勾當三班院兼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又兼譯經潤文官。遷諫議大夫，爲樞密副使、修國史，遷給事中。初，武臣賞罰無法，吏得高下爲奸，竦爲集前比，著爲定例，事皆按比而行。改參知政事、祥源觀使。增設賢良等六科，復百官轉對，置理檢使，皆竦所發。與宰相吕夷簡不相能，復爲樞密副使，遷刑部侍郎。史成，進兵部，尋進尚書左丞。

夏竦才智過人，急於升官，喜歡結交，相信占卜，反覆無常，世人以他爲奸邪。當時太后臨朝，他曾上疏請求參與編修《真宗實録》，没有得到答覆。不久母親去世守喪，暗中到京城，依附宦官張懷德爲内助，宰相王欽若向來欣賞夏竦，因而幫助他，於是重新起用爲知制誥，任景靈判官、判集賢院，以左司郎中爲翰林學士、主管三班院兼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又兼任譯經潤文官。升任諫議大夫，爲樞密副使、修國史，升給事中。開始，武臣賞罰没有規定，胥吏得以上下作弊狼狽爲奸，夏竦爲此搜集先例比照，登録下來作爲定例，事情都按此比照實行。改任參知政事、祥源觀使。增設賢良方正等六科，恢復百官輪流上朝對答，設置理檢使，都是夏竦所發明。與宰相吕夷簡不相容，再次爲樞密副使，升刑部侍郎。國史修成，進升兵部侍郎，不久進升尚書左丞。

太后崩，罷爲禮部尚書、知襄州，改潁州。京東薦饑，徙青州兼安撫使。逾年，罷安撫，遷刑部尚書，

太后去世，夏竦被罷免爲禮部尚書、知襄州，改任潁州知州。京東接連饑荒，移任青州兼安撫使。過了一年，被解除安撫使，升任刑部尚

徙應天府。寶元初，以户部尚書入爲三司使。趙元昊反，拜奉寧軍節度使、知永興軍，聽便宜行事。徙忠武軍節度使、知涇州。還，判永興軍兼陝西經略、安撫、招討，進宣徽南院使。與陳執中論兵事不合，詔徙屯鄜州。

初，竦在涇州，朝廷遣龐籍就計事。竦上奏曰：

頃者繼遷逃背，屢寇朔方。至道初，洛苑使白守榮等率重兵護糧四十萬，遇寇浦洛河，糧卒并没，守榮僅以身免。吕端始欲發兵，繇麟府、鄜延、環慶三路趣平夏，襲其巢穴，太宗難之。後命李繼隆、丁罕、范廷召、王超、張守恩五路入討。繼隆與罕合兵，行旬日，不見賊；守恩見賊不擊；超及廷召至烏白池，以諸將失期，士卒困敝，相繼引還。時繼遷當繼捧入朝之後，曹光實掩襲之餘，遁逃窮蹙，而猶累歲不能剿滅。先皇帝鑒追討之敝，戒疆吏謹烽候、嚴卒乘，來即驅逐之，去無追捕也。

然拓跋之境，自靈武陷没之後，銀、綏割棄已來，假朝廷威靈，其所役屬者不過河外小羌爾。况德明、元昊相繼猖獗，以繼遷窮蹙，比元昊富實，勢可知也；以先朝累勝之士，較當今關東之兵，勇怯可知也；以興國習戰之師，方沿邊未試之將，工拙可知也；繼遷竄伏平夏，元昊窟穴河外，地勢可知也。若分兵深入，糗糧不支，師行賊境，利於速戰。儻進則賊避其鋒，退則敵躡其後，老師費糧，深可虞也。

書，移任應天府。寶元初年，夏竦以户部尚書入爲三司使。趙元昊反叛，授任奉寧軍節度使、知永興軍，聽任全權處理。移任忠武軍節度使、涇州知州。返回，判永興軍兼陝西經略使、安撫使、招討使，升宣徽南院使。與陳執中論軍事意見不一致，詔命夏竦移駐鄜州。

開始，夏竦在涇州，朝廷派龐籍前來計議事情。夏竦上奏説：

近來李繼遷背叛，屢次入侵朔方。至道初年，洛苑使白守榮等人率領重兵護送糧食四十萬，與敵人在浦洛河遭遇，糧食士兵全部覆没，白守榮僅僅保住了性命。吕端開始打算發兵，由麟府、鄜延、環慶三路奔赴平夏，襲擊敵人的巢穴，太宗不同意。後來命令李繼隆、丁罕、范廷召、王超、張守恩五路進討。李繼隆與丁罕合兵，走了十天，不見敵人；張守恩看見敵人不攻擊；王超及范廷召到達烏白池，因衆將錯過約定時間，士兵困乏疲敝，相繼率領所部返回。當時李繼遷在李繼捧歸附朝廷之後，曹光實偷襲他的餘部，逃跑後十分困窘，但還是連年不能剿滅。先皇帝鑒於追討的弊病，告誡邊疆官吏謹守邊境哨所、嚴整軍隊守備，敵人來到就驅逐出去，敵人離開不要追捕。

然而拓跋之境地，自從靈武陷没之後，銀州、綏州割讓放棄以來，假藉朝廷聲威，其所役屬的不過是黄河外小羌而已。何况趙德明、趙元昊相繼猖獗，以李繼遷的困窘，與元昊的富實相比，情勢可知；以先朝累勝的士兵，與當今關東軍隊比較，勇敢怯弱可知；以興國習戰的軍隊，與邊境地區没有嘗試過征戰的軍隊相比，優劣可知；李繼遷伏匿在平夏，元昊藏身在河外，地理形勢可知了。如果分兵深入，軍糧供給不上，軍隊行進在敵人境内，有利於速戰。倘若前進則敵人避開其鋒鋭，後退則敵人尾追其後，勞師費糧，這是值得擔心的事。如果徹底消滅其

若窮其巢穴，須涉大河，長舟巨艦，非倉卒可具也。若浮囊挽梗，聯絡而進，我師半渡，賊乘勢掩擊，未知何謀可以捍禦？臣以爲不較主客之利，不計攻守之便，而議追討者，非良策也。

因條上十事。時邊臣多議征討，朝廷鄉之，而竦言出師非便。既而詔以涇原、鄜延兩路兵進討，會元昊稍求納款，范仲淹請留鄜延兵，繇是涇原兵亦不行。中國之師，卒不出塞。

竦上十事：一、教習强弩以爲奇兵；二、羈縻屬羌以爲藩籬；三、詔唃厮囉父子并力破賊；四、度地形險易遠近、寨栅多少、軍士勇怯，而增减屯兵；五、詔諸路互相應援；六、募土人爲兵，州各一二千人，以代東兵；七、增置弓手、壯丁、獵户以備城守；八、並邊小寨，毋積芻糧，賊攻急，則棄小寨入保大寨，以完兵力；九、關中民坐累若過誤者，許人入粟贖罪，銅一斤爲粟五斗，以贍邊計；十、損并邊冗兵、冗官及减騎軍，以舒饋運。當時頗采用之。

其募土人爲兵，令下而楊偕奏言："西兵比繼遷時十增七八，縣官困於供億，今州復益一二千人，則歲費不貲；若訓習士卒，使之精鋭，選任將帥，求之方略，自然以寡擊衆，以一當百矣。竦云'土兵訓練可代東兵'，此虛言也。自德明納款以來，東兵猶不可代，况今日乎？"朝廷下竦議，竦奏："陝西防秋之敝，無甚東兵，不慣登陟，不耐寒暑，驕懦相習，廩給至厚。土兵便習，各護鄉土，山川道路，彼皆素知，歲省芻糧巨萬。且收聚小民，免饑餓爲盗，代兵東歸，以衛京師，萬世利也。偕欲

巢穴，必須渡過大河，使用長船巨艦，不是倉促可以備辦的。如果用浮囊連結成橋而前進，我軍渡到一半，敵人乘勢突然襲擊，不知有什麽謀略可以抗擊抵禦？我認爲不比較主客之利，不計較攻守之便，而議論追討，這不是良策。

因而條陳上奏十件事。當時邊疆大臣多建議征討，朝廷趨向這一觀點，但夏竦却説出師不適宜。不久詔令以涇原、鄜延兩路軍隊進討，恰逢元昊有意請求歸順，范仲淹請求留下鄜延軍隊，由於這樣涇原軍隊也没有出征。中原的軍隊，始終没有出邊塞。

夏竦上奏十件事：一、教習强弩作爲奇兵；二、利用歸附的羌人作爲屏障；三、詔令唃厮囉父子協力破敵；四、估計地形險易遠近、營壘防禦工事多少、軍士勇敢怯弱情况，而增减屯駐軍隊；五、詔令各路互相應援；六、招募當地人爲兵，每州各一二千人，以代替東部的軍隊；七、增置弓手、壯丁、獵户以備城池守禦；八、凡是邊地小寨，不要蓄積糧草，敵人攻得急，就放棄小寨保大寨，以保存兵力；九、關中百姓因受牽連及犯過錯的，允許他們納糧贖罪，一斤銅爲五斗糧，以供給邊地；十、减少所有邊地的冗兵、冗官及减少騎兵，以緩解運輸。當時多采用了他的建議。

招募當地人爲兵，命令下達但楊偕上奏説："西部的軍隊比李繼遷時增加了十分之七八，縣官爲供給之大所困擾，現在州又增加一二千人，那麽一年費用無可計量；如果訓練教習士兵，使之精鋭，選任將帥，尋求方略，自然會以少擊多，以一當百。夏竦説'土兵訓練可以代替東兵'，這是空話。自從趙德明歸順以來，東兵還不可替代，何况今天呢？"朝廷下達給夏竦議論，夏竦上奏："陝西防備秋季入侵的弊端，不比東兵嚴重，不習慣登高，不耐寒暑，驕横懦弱相襲，發放口糧很豐厚。土兵宜於習俗，各護衛鄉土，山川道路，他們都熟悉，每年節省糧草無數。而且收聚百姓，避免因飢餓成爲盗賊，代兵東歸，以護衛京城，這是萬代之利。楊偕想要以

以寡擊衆，殆虚言也。”

偕復奏云：

自古將帥深入殊庭，霍去病止將輕騎八百，直棄大將軍數百里赴利，斬捕過當；又將萬騎逾烏盭，討遬僕，涉狐奴，歷五王國，過焉支山千有餘里，合兵鏖臯蘭下，殺折蘭王、盧侯王，執昆邪王子，收休屠祭天金人。趙充國亦以萬騎破先零。李靖以驍騎三千破突厥，又以精騎一萬至陰山，斬首千餘級，俘男女十餘萬，擒頡利以獻。自漢以來，用少擊衆，不可勝數。竦在涇原守城壘，據險阻，來則禦之，去則釋之，不聞出師也。竦懼戰或敗衄，托以兵少爲辭爾。

竦言土兵各護鄉土，自古兵有九地，士卒近家，謂之散地，言其易離散也。第以近事言之，閤門祗候王文恩出師敗北，而土兵皆竄走，惟東兵僅二百人，殺敵兵甚衆。以此知兵之强弱，不繫東西，在將有謀與無謀爾。今邊郡參用東兵、土兵，若盡罷東兵，亦非計也。古人有言：“非隴西之民有勇怯，乃將吏之制巧拙異也。”今防邊東兵，人月受米七斗五升，土兵二石五斗，而竦乃言東兵廩給至厚，又不知之甚也。竦又言募土兵訓練以代東兵，且土兵數萬，須募足訓練，雖三二歲未得成效，兵精猶恐奔北，豈有驟加訓練而能取勝哉？

竦議遂屈。

竦雅意在朝廷，及任以西事，頗依違顧避，又數請解兵柄。改判河中府，徙蔡州。慶曆中，召爲樞密使。諫官、御史交章論：“竦在陝西畏懦

少擊衆，這纔是空話。”

楊偕又奏説：

自古以來將帥深入敵境，霍去病衹率領輕騎八百，直棄大將軍幾百里出戰，斬殺捕獲過當；又率領一萬騎兵越過烏盭，征討遬僕，經過狐奴，歷經五個王國，過焉支山一千多里，合兵激戰於臯蘭下，殺死折蘭王、盧侯王，活捉昆邪王的兒子，收得休屠祭天金人。趙充國也以一萬騎兵擊破先零。李靖以三千驍勇騎兵擊破突厥，又以一萬精鋭騎兵到達陰山，斬首一千多級，俘虜男女十多萬，擒獲頡利進獻。從漢代以來，以少擊多，不可勝數。夏竦在涇原防守城壘，占據險阻，敵人來到就抵禦，敵人離開就放鬆，没有聽説他出師。夏竦害怕戰争或者傷敗，是以兵少爲托辭而已。

夏竦説土兵各護鄉土，自古用兵有九種地勢，士兵近家，叫做散地，這是説其易於離散。衹以近事來説，閤門祗候王文恩出師敗北，而土兵都流竄逃走，僅有東兵二百人，殺死敵兵很多。因此知兵的强弱，不在於東西，在於將領有謀略與没有謀略而已。現在邊州參用東兵、土兵，如果全部廢除東兵，也不是計策。古人有言：“不是隴西的百姓有勇敢有怯懦，而是將領官吏的管束巧妙笨拙不同。”現在防守邊地的東兵，每人每月受米七斗五升，土兵二石五斗，而夏竦説東兵口糧供給豐厚，這是過分無知了。夏竦又説招募土兵訓練以代替東兵，而且土兵幾萬，必須募足訓練，即使是三二年未必見成效，兵精還恐怕敗逃，哪有短期加以訓練而能取勝的？

夏竦的建議於是被廢棄。

夏竦向來意在朝廷做官，等到委任以西部邊事，很是遲疑顧忌，又幾次請求解除兵權。改判河中府，移任蔡州。慶曆年間，召爲樞密使。諫官、御史先後上奏列舉其罪狀：“夏竦在陝西畏

不肯盡力，每論邊事，但列衆人之言，至遣敕使臨督，始陳十策。嘗出巡邊，置侍婢中軍帳下，幾致軍變。元昊嘗募得竦首者與錢三千，爲賊輕侮如此。今復用之，邊將體解矣。且竦挾詐任數，奸邪傾險，與吕夷簡不相能。夷簡畏其爲人，不肯引爲同列，既退，乃薦之以釋宿憾。陛下孜孜政事，首用懷詐不忠之臣，何以求治?”會竦已至國門，言者論不已，請不令入見。諫官余靖又言：“竦累表引疾，及聞召用，即兼驛而馳。若不早决，竦必堅求面對，叙恩感泣，復有左右爲之地，則聖聽惑矣。”章累上，即日詔竦歸鎮，竦亦自請還節。徙知亳州，改授吏部尚書。歲中，加資政殿學士。

縮懦弱不肯盡力，每次議論邊事，祇列陳大家的言論，到朝廷派敕使前來督促，纔陳述十策。曾經出巡邊地，把侍婢安排在中軍帳下，幾乎導致軍隊嘩變。元昊曾懸賞得到夏竦首級者給錢三千，他被敵人輕視侮慢如此。現在又任用他，邊地將要解體了。而且夏竦憑藉奸詐施用心計，奸邪險詐，與吕夷簡不相容。吕夷簡害怕他的爲人，不肯作爲同事，辭官隱退後，又推薦夏竦來消除歷來的怨恨。陛下專心政事，首先任用胸懷欺詐不忠的臣子，何以求得治理呢?”恰逢夏竦已經到達京都城門，説話的人議論不停，請求不許他入見。諫官余靖又説：“夏竦屢次上表因病辭官，等到聽説召用，馬上兼程疾馳而來。如果不早早决定，夏竦必定堅持要求皇帝當面召見詢問，叙説恩典感動流淚，加上有人幫助他，那麽皇上的視聽就被迷惑了。”奏章接連上呈，當天詔命夏竦返歸蔡州，夏竦也自己請求返回。移知亳州，改授吏部尚書。年中，加官資政殿學士。

竦之及國門也，帝封彈疏示之，既至亳州，上書萬言自辨。復拜宣徽南院使、河陽三城節度使、判并州。請復置宦者爲走馬承受。明年，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大名府。又明年，召入爲宰相。制下而諫官、御史復言：“大臣和則政事修，竦前在關中，與執中論議不合，不可使共事。”遂改樞密使，封英國公。

夏竦到達京城城門時，皇帝封送彈劾的奏疏給他看，到亳州後，他上書萬言自我辯護。再授任宣徽南院使、河陽三城節度使、并州通判。夏竦請求重新設置宦官爲走馬承受。第二年，任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大名府通判。第三年，召入爲宰相。制書下達而諫官、御史又上奏：“大臣和睦則政事修明，夏竦以前在關中，與陳執中議論不合，不能使他們共事。”於是改任樞密使，封英國公。

請析河北爲四路。親事官夜入禁中，欲爲亂，領皇城司者皆坐逐，獨楊懷敏降官，領入内都知如故。言者以爲竦結懷敏而曲庇之。會京師同日無雲而震者五，帝方坐便殿，趣召翰林學士張方平至，謂曰：“夏竦奸邪，以致天變如此，宜出之。”罷知河南府，未幾，赴本鎮，加兼侍中。饗明堂，徙武寧軍節度使，進鄭國公，錫賚與輔臣等。將相居外，遇大禮有賜，自竦始。尋以病歸，卒。贈太師、中書令。賜謚文正，劉敞言：

請求分河北爲四路。親事官晚上進入宫中，想要作亂，掌領皇城司的人都因此被貶逐，惟獨楊懷敏降官，照舊掌領入内都知。諫官認爲夏竦勾結楊懷敏而曲意庇護他。恰逢京城同一天天上没有雲彩而五次震響，皇帝纔坐在便殿，急召翰林學士張方平到，張方平對皇帝説：“夏竦奸惡邪佞，致使天變如此，應把他逐出朝廷。”免官降知河南府，不久，前往本鎮，加兼侍中。明堂祭祀，改夏竦爲武寧軍節度使，進封鄭國公，賞賜與輔佐大臣相同。將相居外鎮，遇大禮有賞賜，從夏竦開始。不久因病回家，去世。贈太師、中書令。賜謚號文正，劉敞上奏説：“世人

"世謂竦奸邪，而謚爲正，不可。"改謚文莊。

竦以文學起家，有名一時，朝廷大典策屢以屬之。多識古文，學奇字，至夜以指畫膚。文集一百卷。其爲郡有治績，喜作條教，於閭里立保伍之法，至盜賊不敢發，然人苦煩擾。治軍尤嚴，敢誅殺，即疾病死喪，拊循甚至。嘗有龍騎卒戍邊，群剽，州郡莫能止，或密以告竦。時竦在關中，俟其至，召詰之，誅斬殆盡，軍中大震。其威略多類此。然性貪，數商販部中。在并州，使其僕貿易，爲所侵盜，至杖殺之。積家財累巨萬，自奉尤侈，畜聲伎甚衆。所在陰間僚屬，使相猜阻，以鈎致其事，遇家人亦然。

子安期，字清卿，以父任爲將作監主簿，召試，賜進士出身。累遷太常博士，擢提點荆湖南道刑獄。除開封府推官，徙判官，判三司鹽鐵勾院，出爲京西轉運使。盜起部中，剽劫州縣，而光化軍戍卒相繼叛，勢且相合，安期督將吏捕斬殆盡。徙河東轉運使，累遷尚書工部郎中，徙江、淮發運使，入爲三司户部副使。會元昊納款，西邊罷兵，命往陝西與諸路經略安撫司議損邊費，頗奏省吏員及汰邊兵之不任役者五萬人。擢天章閣待制，遂爲陝西都轉運使。徙河北，進兵部郎中。

時竦爲樞密使，爲請還所遷官，丐淮、浙一郡。復以爲工部郎中、江淮發運使，徙知永興軍。進龍圖閣直學士、吏部郎中、知渭州。簡弓箭手，得驍勇萬人爲步兵，騎又半之，教以戰陣法，繇是士兵勝他路。又籍塞下閑田，募人耕種，歲得穀數萬斛，以備振發，名曰貸倉。

認爲夏竦奸邪，而謚號爲正，不可以。"改謚文莊。

夏竦以文學起家，有名於一時，朝廷大典策書多次讓他執筆。多識古文，學習奇字，到晚上用手指畫在皮膚上。有文集一百卷。他任職州郡有治績，喜歡制定條文法令，在閭里立保伍之法，致使盜賊不敢行動，但人們苦於苛煩騷擾。治軍尤其嚴格，敢於誅殺，倘若有疾病死喪，撫慰很周到。曾經有龍騎士兵戍守邊地，群起劫掠，州郡不能制止，有人秘密報告夏竦。當時夏竦在關中，等他來到後，召見士兵詰問，誅殺斬首將盡，軍中大震。他的威嚴方略多類此。但生性貪婪，幾次在州中交易。在并州，指使他的奴僕貿易，爲奴僕所侵盜，以致用杖殺死他們。積累家財無數，日常生活花費尤其奢侈，蓄養聲伎很多。所到之處暗中離間部下，使其互相猜疑，以挑起事端，對待家人也是這樣。

兒子夏安期，字清卿，因父恩爲將作監主簿，應召考試，賜進士出身。多次升遷爲太常博士，又提升任提點荆湖南道刑獄。授任開封府推官，遷任判官，判三司鹽鐵勾院，出朝任京西轉運使。强盜在管區内作亂，攻擊劫掠州縣，而光化軍的戍守部隊相繼反叛，有裏應外合之勢，安期督統將士、官吏將叛兵强盜捕殺殆盡。調任河東轉運使，又幾次升遷任尚書工部郎中，又調任江、淮發運使，入朝任三司户部副使。逢元昊歸附，西部邊境停止軍事行動，皇帝命他去陝西與各路經略安撫司討論減少邊境的軍費，多有奏報主張減省吏員及淘汰邊兵中不能勝任兵役的共五萬人。提升爲天章閣待制，於是作了陝西都轉運使。調任到河北，進升爲兵部郎中。

這時夏竦爲樞密使，爲安期奏請還領原職，請求管領淮、浙一州。皇帝又讓他任工部郎中、江淮發運使，徙知永興軍。進授龍圖閣直學士、吏部郎中、知渭州。他檢閲弓箭手，得其中驍勇出衆的一萬人爲步兵，五千人爲騎兵，教他們陣戰之法，因此他訓練的士兵勝於其他各路。又登記塞下的閑置土地，招募人耕種，一年得糧穀數萬斛，以準備賑災發放，名叫貸倉。

還右諫議大夫，進樞密直學士，徙延州。未至，丁父憂。服除，辭所進職，復爲龍圖閣直學士兼侍讀，提舉集禧觀。以學士復知延州，州東北阻山，無城郭，虜騎嘗乘之。安期至，即大築城。時方暑，士卒有怨言，安期益令廣袤計數百步，令其下曰："敢言者斬。"躬自督役，不逾月而就。元昊請畫疆界，朝廷欲遣使，以問安期。安期對曰："此不足煩王人，衙校可辦也。"議遂决。暴得疾，卒，詔遣中使護其喪以歸。

後來升任右諫議大夫，進授樞密直學士，調任延州。還未到任，逢父親去世守喪。服喪期滿，辭去所進升之職，又授爲龍圖閣直學士兼侍讀，提舉集禧觀。以學士身份又知延州，延州東北方有山阻隔，没有城郭，外虜騎兵總是襲擊延州。安期到後，立即大興修築城墻。當時剛入暑天，士卒有怨言，安期愈發命令更擴充城圍數百步，令他的下屬傳命説："再有敢言的斬首。"親自監督勞役，不過一個月，城墻建成。當時元昊請求劃量疆界，朝廷意欲派使者前往談判，以此事問安期，安期回答説："此事不足以煩人主，有小吏衙校即可辦理。"議論就决定了。得了暴病，去世，皇帝下詔派宦官護送他的棺椁回鄉。

安期雖乘世資，頗以才自厲，朝廷數器使之，然無學術，而求入侍經筵，爲世所譏。其奉養聲伎，不減其父云。

安期雖以世代功業得官，很以才幹自許，朝廷幾次委以重任，但無學識，却請求入侍經筵，爲當時的人所譏笑。他蓄養歌伎，人説不弱於他的父親。

論曰：王欽若、丁謂、夏竦，世皆指爲奸邪。真宗時，海内乂安，文治洽和，群臣將順不暇，而封禪之議成於謂，天書之誣造端於欽若，所謂以道事君者，固如是耶？竦陰謀猜阻，鈎致成事，一居政府，排斥相踵，何其患得患失也！欽若以贓賄干吏議，其得免者幸矣。然而黨惡醜正，幾敗國家，謂其尤者哉。

論曰：王欽若、丁謂、夏竦，世人都指責他們爲奸邪之輩。真宗時，海内安定，文武之治融洽平和，群臣將領没有空閑，而泰山封禪的議論是丁謂的主張，天書的誣案開端於王欽若，所謂以學説主張服務於君王的，難道是如此嗎？夏竦爲人陰險好猜疑，羅織成獄，一旦爲宰相，排斥異己的行爲接踵而來，是多麽的患得患失啊！王欽若用賄賂的手段干涉官吏們的評議，其中得以免遭罹難的何其有幸。然而黨禍醜惡，幾乎敗亡國家，丁謂是最壞的。

# 宋史卷二百八十四

## 列傳第四十三

陳堯佐 (兄)堯叟 (弟)堯咨 (從子)漸　宋庠 (弟)祁

### 陳堯佐

陳堯佐字希元，其先河朔人。高祖翔，爲蜀新井令，因家焉，遂爲閬州閬中人。

父省華字善則，事孟昶爲西水尉。蜀平，授隴城主簿，累遷櫟陽令。縣之鄭白渠爲鄰邑强族所據，省華盡去壅遏，水利均及，民皆賴之，徙樓煩令。端拱三年，太宗親試進士，伯子堯叟登甲科，占謝，辭氣明辨，太宗顧左右曰："此誰子?"王沔以省華對。即召省華爲太子中允，俄判三司都憑由司，改鹽鐵判官，遷殿中丞。河决鄆州，命省華領州事。俄爲京東轉運使，超拜祠部員外郎、知蘇州，賜金紫。時遇水災，省華復流民數千户，殍者悉瘞之，詔書褒美。歷户部、吏部二員外郎，改知潭州。

陳堯佐字希元，其先輩爲河朔人。高祖陳翔，爲蜀州新井縣令，因而安家在那裏，於是爲閬州閬中人。

父親陳省華字善則，事奉孟昶爲西水縣尉。蜀平定後，任隴城主簿，屢次升官至櫟陽縣令。縣屬鄭白渠爲鄰縣强族所占據，陳省華全部去除堵塞，使水利公平得到，民衆都依靠他，轉任樓煩縣令。端拱三年，太宗親自殿試進士，長子陳堯叟登甲科，當面致辭道謝，言詞聲調清楚明晰，太宗問左右説："這是誰的兒子?"王沔以陳省華之子回答。隨即召陳省華爲太子中允，不久判三司都憑由司，移任鹽鐵判官，升任殿中丞。黄河決口於鄆州，詔命陳省華掌領鄆州政事。不久任京東轉運使，越級任祠部員外郎、知蘇州，賜金魚袋和紫衣。當時正趕上水災，陳省華救濟流民幾千户，餓死的人全部埋葬，皇帝下詔書褒獎贊美他。任户部、吏部二員外郎，轉任潭州知州。

省華智辨有吏幹，入掌左藏庫，判吏部南曹，擢鴻臚少卿。景德初，判吏部銓，權知開封府，轉光禄卿。舊制，卿監坐朵殿，太宗以省華權莅京府，别設其位，升於兩省五品之南。省華以府事繁劇，請禁賓友相過，從之。未幾，因疾求解任，拜左諫議大夫，再表乞骸骨，不許，手詔存問，親閲方藥賜之。三年，卒，年

陳省華聰明善辯有做官的才幹，入朝掌領左藏庫，判吏部南曹，提升鴻臚少卿。景德初年，判吏部銓，暫代開封府知府，轉任光禄卿。原來規定，卿監坐朵殿，太宗以陳省華暫代管理京府，另設立位，升於兩省五品之下。陳省華以官府政事非常繁忙，請求賓客親友不要拜訪，大家都聽從。不久，因病請求解職，拜爲左諫議大夫，再次表奏辭官，未准許，皇帝手詔問候，親自看藥方配藥賜給他。景德三年，去世，享年六

六十八，特贈太子少師。

堯佐進士及第，歷魏縣、中牟尉，爲《海喻》一篇，人奇其志。以試秘書省校書郎知朝邑縣，會其兄堯叟使陝西，發中人方保吉罪，保吉怨之，誣堯佐以事，降本縣主簿。徙下邽，遷秘書郎、知真源縣，開封府司録參軍事，遷府推官。坐言事忤旨，降通判潮州。修孔子廟，作韓吏部祠，以風示潮人。民張氏子與其母濯于江，鱷魚尾而食之，母弗能救。堯佐聞而傷之，命二吏拏小舟操網往捕。鱷至暴，非可網得，至是，鱷弭受網，作文示諸市而烹之，人皆驚異。

召還，直史館，知壽州。歲大饑，出奉米爲糜粥食餓者，吏人悉獻米至，振數萬人。徙廬州，以父疾請歸，提點開封府界事，後爲兩浙轉運副使。錢塘江篝石爲堤，堤再歲輒壞。堯佐請下薪實土乃堅久，丁謂不以爲是，徙京西轉運使，後卒如堯佐議。徙河東路，以地寒民貧，仰石炭以生，奏除其税。又減澤州大廣冶鐵課數十萬。徙河北，母老祈就養，召糾察在京刑獄，爲御試編排官，坐置等誤降官，監鄂州茶場。

天禧中，河决，起知滑州，造木龍以殺水怒，又築長堤，人呼爲"陳公堤"。初營永定陵，復徙京西轉運使，入爲三司户部副使，徙度支，同修《真宗實録》。不試中書，特擢知制誥兼史館修撰，知通進、銀臺司。進樞密直學士、知河南府，徙并州。每汾水暴漲，州民輒憂擾，堯佐爲築堤，植柳數萬本，作柳溪，民賴其利。

召同修《三朝史》，代弟堯咨同

十八歲，特贈太子少師。

陳堯佐進士及第，歷任魏縣、中牟縣尉，撰寫《海喻》一篇，人們驚奇他的志向。以試秘書省校書郎知朝邑縣，恰逢其兄陳堯叟出使陝西，揭發宦官方保吉的罪行，方保吉怨恨他，以事誣陷陳堯佐，降爲朝邑縣主簿。移任下邽縣主簿，升任秘書郎、真源知縣，任開封府司録參軍事，升開封府推官。因言事忤逆聖旨，降爲潮州通判。修建孔子廟，造韓吏部祠，以教化潮州人民。百姓張氏的兒子與其母親在江中洗澡，鱷魚尾隨而吃掉其子，母親不能營救。陳堯佐聽説後爲之傷心，命令兩個小吏乘小船拿着網前去捕捉。鱷魚最爲凶暴，不能網到，到這時，鱷魚順服被網住，陳堯佐寫文章把鱷魚示衆街市而烹之，人們都感到驚異。

召陳堯佐回朝，任直史館、知壽州。當年大饑荒，陳堯佐拿出俸米做成粥供飢餓的人吃，官吏都獻出大米，賑濟幾萬人。改任廬州，因父親患病請求辭官回家，提點開封府界事，後來爲兩浙轉運副使。錢塘江用竹籠裝石築堤，堤第二年就毁壞。陳堯佐請求放進柴薪裝滿泥土以堅固耐久，丁謂不以爲是，陳堯佐改任京西轉運使，後終於按陳堯佐的建議實行。改任河東路轉運使，河東土地貧瘠百姓貧困，依靠石炭爲生，奏請朝廷免除税收。又減少澤州大廣冶鐵課税幾十萬。改任河北，母親年老請求就近侍養，召他糾察在京刑獄，爲御試編排官，因安排等次失誤被降官，監鄂州茶場。

天禧年間，黄河决口，起用任滑州知州，製造木籠以減輕水浪冲擊，又修築長堤，人們稱作"陳公堤"。開始營造永定陵，又改任京西轉運使，入爲三司户部副使，改任度支副使，同修《真宗實録》。没有應試中書，破格提升爲知制誥兼史館修撰，知通進司、銀臺司。進升樞密直學士、知河南府，改任并州。每次汾水暴漲，并州百姓往往憂慮，陳堯佐爲他們修築堤防，栽植柳樹幾萬株，修造柳溪，百姓靠此受益。

召他同修《三朝史》，替代弟弟陳堯咨同知

知開封府，累遷右諫議大夫，爲翰林學士，遂拜樞密副使。祥符知縣陳詁治嚴急，吏欲罪詁，乃空縣逃去，太后果怒；而詁連吕夷簡親，執政以嫌不敢辨。事下樞密院，堯佐獨曰："罪詁則奸吏得計，後誰敢復繩吏者?"詁由是得免。以給事中參知政事，遷尚書吏部侍郎。

太后崩，執政多罷，以户部侍郎知永興軍。過鄭，爲郡人王文吉以變事告，下御史中丞范諷劾治，而事乃辨。改知廬州，徙同州，復徙永興軍。初，太后遣宦者起浮圖京兆城中，前守姜遵盡毁古碑碣充磚甓用，堯佐奏曰："唐賢臣墓石，今十亡七八矣。子孫深刻大書，欲傳之千載，乃一旦與瓦礫等，誠可惜也。其未毁者，願敕州縣完護之。"徙鄭州。會作章惠太后園陵，州供張甚嚴，賜書褒諭。既而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以災異數見，罷爲淮康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鄭州。以太子太師致仕，卒，贈司空兼侍中，謚文惠。

堯佐少好學，父授諸子經，其兄未卒業，堯佐竊聽已成誦。初肄業錦屏山，後從种放於終南山，及貴，讀書不輟。善古隸八分，爲方丈字，筆力端勁，老猶不衰。尤工詩。性儉約，見動物必戒左右勿殺，器服壞，隨輒補之，曰："無使不全見棄也。"號"知餘子"。自誌其墓曰："壽八十二不爲夭，官一品不爲賤，使相納禄不爲辱，三者粗可歸息於父母栖神之域矣。"陳摶嘗謂其父曰："君三子皆當將相，惟中子貴且壽。"後如摶言。有《集》三十卷，又有《潮陽編》、《野廬編》、《愚丘集》、《遣興集》。

開封府，累遷右諫議大夫，爲翰林學士，於是授官樞密副使。祥符知縣陳詁治理嚴厲苛刻，手下官吏打算加罪陳詁，就使縣空逃去，太后果然憤怒；但陳詁與吕夷簡連親，執政大臣以嫌疑不敢爭辯。事情傳至樞密院，陳堯佐獨自説："懲處陳詁則奸吏得計，以後誰敢再約束胥吏呢?"陳詁因此得以免罪。陳堯佐以給事中爲參知政事，升任尚書吏部侍郎。

太后去世，執政大臣多被免除職務，陳堯佐以户部侍郎知永興軍。經過鄭州，被郡人王文吉以反叛事告發，傳送御史中丞范諷彈劾處理，而事情纔辨明。改任廬州知州，改任同州，又改任永興軍。開始，太后派宦官在京兆城中起造佛塔，前任長官姜遵把古碑古碣全部毁掉充作磚瓦，陳堯佐上奏説："唐代賢臣墓碑，現在已損失十分之七八了。子孫鐫刻大字，是想傳之千載，一旦與瓦礫等同，實在可惜。那些没有被毁壞的，希望敕令州縣完整保護。"改任鄭州。恰逢修造章惠太后園陵，鄭州備辦陳設之物很嚴格，賜書褒獎。不久授任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因災異多次出現，罷爲淮康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鄭州。以太子太師退休，去世後，贈司空兼侍中，謚號文惠。

陳堯佐從小愛好學習，父親教授諸位兒子經書，其兄長没有完成學業，堯佐偷聽已經可以背誦了。開始肄業錦屏山，後師從种放於終南山，等到顯貴，讀書没有中斷。善於古隸八分，寫一丈見方的字，筆力端正遒勁，年老不衰。尤其工於詩。生性勤儉節約，看見動物必定告誡左右侍從不要殺害，器物衣服壞了，就隨時縫補，説："無非是使之不全部被丢棄。"號稱"知餘子"。自己寫墓志説："年壽八十二不爲夭折，官一品不爲低賤，使相接受俸禄不爲耻辱，這三者大略可以歸息於父母栖神之地了。"陳摶曾對他的父親説："你三個兒子都當爲將相，惟有中子顯貴而且年壽高。"後來果像陳摶所説的那樣。陳堯佐有《集》三十卷，又有《潮陽編》、《野廬編》、《愚丘集》、《遣興集》。

## 陳堯叟

堯叟字唐夫，解褐光禄寺丞、直史館，與省華同日賜緋，遷秘書丞。久之，充三司河南東道判官。時宋、亳、陳、潁民饑，命堯叟及趙况等分振之。再遷工部員外郎、廣南西路轉運使。嶺南風俗，病者禱神不服藥，堯叟有《集驗方》，刻石桂州驛。又以地氣蒸暑，爲植樹鑿井，每三二十里置亭舍，具飲器，人免暍死。會加恩黎桓，爲交州國信使。初，將命者必獲贈遺數千緡，桓責賦斂於民，往往斷其手及足趾。堯叟知之，遂奏召桓子，授以朝命，而却其私覿。又桓界先有亡命來奔者，多匿不遣，因是海賊頻年入寇。堯叟悉捕亡命歸桓，桓感恩，并捕海賊爲謝。

堯叟字唐夫，初任官爲光禄寺丞、直史館，和省華同一天被皇帝賜與紅色衣，升秘書丞。很久之後，充任三司河南東道判官。當時宋、亳、陳、潁百姓遭受饑荒，詔命堯叟及趙況等分别賑濟災民。又升任工部員外郎、廣南西路轉運使。嶺南地區風俗，是有病的人祈禱神靈而不服藥，堯叟著有《集驗方》，刻在桂州驛站的碑上。又因爲當地氣候潮濕暑熱，讓百姓種樹挖井，每二三十里設置客舍，配齊餐飲用具，以防人因爲中暑而死。適逢加恩赦免黎桓，任交州國信使。當初，要去發布命令的人必定會獲得贈錢數千緡，因此黎桓對百姓重加税賦搜刮百姓，以至於常常對不能交納税賦的百姓砍斷他們的手指及脚趾。堯叟知道後，就以詔書召見黎桓的兒子，授以朝廷的命令，而推却私下的饋贈。又有黎桓管轄内的以前來逃亡投奔的人，多藏匿不被遣送，所以海盗年年入侵。堯叟全部捕獲了這些亡命之徒還給黎桓，黎桓感恩，并捕獲海盗來表示感謝。

先是，歲調雷、化、高、藤、容、白諸州兵，使輦軍糧泛海給瓊州。其兵不習水利，率多沉溺，咸苦之。海北岸有遞角場，正與瓊對，伺風便一日可達，與雷、化、高、太平四州地水路接近。堯叟因規度移四州民租米輸于場，第令瓊州遣蜑兵具舟自取，人以爲便。

先前，每年調雷、化、高、藤、容、白各州的州兵，使他們押解軍糧渡海供給瓊州。那些不熟悉水性之人，大多沉溺，都以此爲苦。海的北岸有遞角場，正對着瓊州，看準風向便一日可達，與雷、化、高、太平四州地方的水路接近。堯叟因此將這四州百姓所交的租米運到市場，再命令瓊州派遣蜑兵置船自取，人人都認爲這樣便利。

咸平初，詔諸路課民種桑棗，堯叟上言曰："臣所部諸州，土風本異，田多山石，地少桑蠶。昔云入蠶之綿，諒非五嶺之俗，度其所産，恐在安南。今其民除耕水田外，地利之博者惟麻苧爾。麻苧所種，與桑柘不殊，既成宿根，旋擢新幹，俟枝葉裁茂則刈穫之，周歲之間三收其苧。復一固其本，十年不衰。始離田疇，即可紡績。然布之出，每端止售百錢，蓋織者衆、市者少，故地有遺利，民艱資金。臣以國家軍須所急，布帛爲

咸平初年，詔令各路的百姓規定他們種植桑樹棗樹，堯叟上奏説："臣所管理各州，風俗人情不同，田裏山石多，地方很少種植桑樹養蠶。以前説的進貢蠶絲織的綿布，恐怕不是五嶺地區的習慣，我揣測它的産地，恐怕是在安南。現在百姓除耕種水田外，當地最有利於種植的衹有麻苧。麻苧的栽種與桑樹、柘樹一樣，衹要長成了老根，旋即就可以發出新枝，等枝葉繁茂就可以收穫，一年之間可收苧三次。反復鞏固它的根本，可以十年不衰。麻苧一離開田地，就可以用於紡織。然而布匹織成，每匹衹賣百錢，所以織布的人多、賣布的人少，所以地有開發的餘利，

先，因勸諭部民廣植麻苧，以錢鹽折變收市之，未及二年，已得三十七萬餘匹。自朝廷克平交、廣，布帛之供，歲止及萬，較今所得，何止十倍。今樹藝之民，相率競勸；杼軸之功，日以滋廣。欲望自今許以所種麻苧頃畝，折桑棗之數，諸縣令佐依例書曆爲課，民以布赴官賣者，免其算稅。如此則布帛上供，泉貨下流，公私交濟，其利甚博。”詔從之。代還，加刑部員外郎，充度支判官。

但百姓缺乏資金。臣認爲國家軍需之急，以布帛爲最重要，所以勸導告諭所管轄的百姓廣爲種植麻苧，用錢和鹽折换布匹收買，不到二年，已收得三十七萬餘匹。自從朝廷收復交州、廣州以來，布帛的供應，每年衹有萬匹，比較現在所獲得的，何止十倍。現在專門從事種植的百姓，一同競相鼓勵；梭織的功效，日益廣泛。我希望從現在起允許用種植麻苧的頃畝，折桑樹棗樹之數，各縣令幫助我規定寫出記録作爲依據，百姓用麻布到公家的市場出賣的，免去他的税。因此布帛的供奉，錢幣的流通，對公家對私人都很便利，這樣做的好處非常大。”詔令聽從他的意見。任職期滿被替代還朝，加官任刑部員外郎，充度支判官。

未幾，會撫水蠻酋蒙令國殺使臣擾動，命堯叟爲廣南東西兩路安撫使，賜金紫遣之。事平，還兵部，拜主客郎中、樞密直學士、知三班兼銀臺通進封駁司、制置群牧使。

不久，適逢撫水蠻的首領蒙令國殺使臣擾亂，命令堯叟爲廣南東西兩路安撫使，賜給他金魚袋和紫衣派他前往。叛亂平息，調任兵部，授主客郎中、樞密直學士、知三班兼銀臺通進封駁司、制置群牧使。

河决澶州王陵口，詔往護塞之，遂與馮拯同爲河北、河東安撫副使。時中外上封奏者甚衆，命與拯詳定利害，及與三司議減冗事。俄與拯并拜右諫議大夫、同知樞密院事。有言三司官吏積習依違，文牒有經五七歲不决者，吏民抑塞，水旱災沴，多由此致。請委逐部判官檢覆判决，如復稽滯，許本路轉運使聞奏，命官推鞠，以警弛慢。乃詔堯叟與拯舉常參官幹敏者，同三司使議減煩冗，參决滯務。堯叟請以秘書丞直史館孫冕同領其事，凡省去煩冗文帳二十一萬五千餘道，又減河北冗官七十五員。

黄河在澶州王陵口决口，詔命堯叟前往督促堵塞决口，於是與馮拯同任河北、河東安撫副使。當時朝野内外上奏章議論此事的很多，特命堯叟和馮拯周密地審定利害，并和三司議定裁减冗雜的事。不久和馮拯一起拜爲右諫議大夫、同知樞密院事。有人上奏説三司官吏積習不改，依然違反期限，公文奏報有達五七年都不能批覆的，官吏百姓的願望被壓抑，水旱災害日益嚴重，多是因此導致的。堯叟奏請委派官吏逐一勘查覆審判决，如果還有滯留不辦的，允許本路轉運使上報朝廷，命令官員勘查覆審，用以警告那些輕慢的官員。於是詔命堯叟和馮拯推薦常參官中幹練機敏的，和三司使一起討論裁减繁雜的事務和多餘的官員，參預决斷淹滯的政務。堯叟奏請讓秘書丞直史館孫冕一同管理這件事，總共省去煩雜冗長的文案賬目二十一萬五千餘道，又裁减河北冗官七十五員。

五年，郊祀，進給事中。會王繼英爲樞密使，以堯叟簽署院事，奉秩恩例悉同副使，遷工部侍郎。真宗幸

咸平五年，南郊祭祀，進升爲給事中。逢王繼英爲樞密使，讓堯叟爲簽署院事，俸禄和官級恩賜全部和副使相同，升任工部侍郎。真宗親臨

澶淵，命乘傳先赴北寨按視戎事，許以便宜。景德中，遷刑部、兵部二侍郎，與王欽若并知樞密院事。真宗朝陵，權東京留守。每裁劓刑禁，雖大辟亦止面取狀，亟决遣之，以故獄無繫囚。真宗曰："堯叟素有裁斷，然重事宜付有司按鞫而詳察之。"因密加詔諭。

俄兼群牧制置使。始置使，即以堯叟爲之，及掌樞密，即罷其任；至是，以國馬戎事之本，宜得大臣總領，故又委堯叟焉。自是多立條約。又著《監牧議》，述馬政之重。預修國史。

大中祥符初，東封，加尚書左丞。詔撰《朝覲壇碑》，進工部尚書，獻《封禪聖製頌》，帝作歌答之。祀汾陰，爲經度制置使、判河中府。禮成，進户部尚書。時詔王欽若爲《朝覲壇頌》，表讓堯叟，不許。别命堯叟撰《親謁太寧廟頌》，加特進，賜功臣。又以堯叟善草隸，詔寫途中御製歌詩刻石。

五年，與欽若并以本官檢校太傅、同平章事，充樞密使，加檢校太尉。從幸太清宫，加開府儀同三司。未幾，與欽若罷守本官，仍領群牧。明年，復與欽若以本官檢校太尉、同平章事，充樞密使。堯叟素有足疾，屢請告。九年夏，帝臨問，勞賜加等。疾甚，表求避位，遣閤門使楊崇勳至第撫慰，以詢其意。堯叟詞志頗確，優拜右僕射、知河陽。肩輿入辭，至便坐，許三子扶掖升殿，賜詩爲餞，又賜仲子希古緋服。

天禧初，病亟，召其子執筆，口占奏章，求還輦下，詔許之。肩輿至京師，卒，年五十七。廢朝二日，贈

澶淵時，詔命堯叟迅速先到北寨視察軍事，恩許他可以自主行事。景德年間，改任刑部、兵部二侍郎，與王欽若同知樞密院事。真宗祭掃皇陵，堯叟代理東京留守。堯叟每次依律據案量刑，雖是死刑犯也要當面取得供詞，立刻判决發送，因此堯叟手下没有扣押不判的罪犯。真宗説："堯叟一貫有决斷，然而重案應該交付有關部門復審核議周密詳察。"因此秘密下詔告諭他。

不久兼群牧制置使。開始設置使官時，就用堯叟作爲此官，等到他主管樞密院，就罷去了此職；到這個時候，因爲國馬是戰事的根本，應由大臣來總領，所以又委派堯叟擔任。從此多訂立規定。又著《監牧議》，説明馬政重要。參預修國史。

大中祥符初年，舉行封禪儀式，堯叟加官尚書左丞。詔令撰寫《朝覲壇碑》，進工部尚書，獻《封禪聖製頌》，皇帝作詩歌酬答。祭祀汾陰，堯叟爲經度制置使、判河中府。祭祀完畢，進升户部尚書。當時皇帝詔命王欽若作《朝覲壇頌》，上表推薦堯叟，不被允許。另外命令堯叟撰寫《親謁太寧廟頌》，加特進，賜封功臣。又因爲堯叟善寫草隸，詔命謄寫途中皇帝所作的詩歌并且刻石成碑。

五年，和王欽若同以本官任檢校太傅、同平章事，充樞密使，加官檢校太尉。跟從皇帝臨幸太清宫，加官開府儀同三司。没多長時間，與王欽若一同罷去以上職務仍守本官，還兼領群牧。第二年，又與王欽若同以本官兼任檢校太尉、同平章事，充樞密使。堯叟平常有足病，多次奏請告假。九年夏天，皇帝親臨慰問，勞賜加等。病加重，上表請求離職，皇帝派閤門使楊崇勳到他的府第安撫慰問，因此詢問他的意見。堯叟表達心志非常堅定，下表彰詔書拜任爲右僕射、知河陽。乘轎子入宫辭謝，給他設置便座，并允許三個兒子攙扶他上殿，并且賜詩爲他餞行，又賜第二個兒子希古紅色朝服。

天禧初年，病重，召唤他的兒子爲他執筆，口述奏章，請求回到京城，詔令允許。乘轎子到京城，去世，享年五十七歲。皇帝命令停止上朝

侍中，謚曰文忠，録其孫知言、知章爲將作監主簿。長子師古賜進士出身，後爲都官員外郎。希古至太子中舍，坐事除籍。

堯叟偉姿貌，强力，奏對明辨，多任知數。久典機密，軍馬之籍，悉能周記。所著《請盟録》三集二十卷。

母馮氏，性嚴。堯叟事親孝謹，怡聲侍側，不敢以貴自處。家本富，禄賜且厚，馮氏不許諸子事華侈。景德中，堯叟掌樞機，弟堯佐直史館，堯咨知制誥，與省華同在北省，諸孫任官者十數人，宗親登科者又數人，榮盛無比。賓客至，堯叟兄弟侍立省華側，客不自安，多引去。舊制登樞近者，母妻即封郡夫人。堯叟以父在朝母止從父封，遂以妻封表讓于母，朝廷援制不許。父既卒，帝欲褒封其母，以問王旦。旦曰："雖私門禮制未闕，公朝降命亦無嫌也。"乃封上黨郡太夫人，進封滕國，年八十餘無恙，後堯叟數年卒。

兩日，追贈侍中，賜謚號文忠，録用他的孫子知言、知章爲將作監主簿。長子師古賜予進士出身，後來任都官員外郎。希古官至太子中舍，被牽連犯罪去除名籍。

堯叟身材相貌偉岸，有力，寫奏報、對答明白清楚，兼任多職心中有數。長久管軍事，軍馬的簿籍，全部都能周詳地記録。所著《請盟録》三集二十卷。

母親馮氏，生性嚴謹。堯叟侍奉母親，孝順恭敬，和言悦色地孝順侍候，不敢以尊貴自處。家産本來富有，俸禄和賞賜豐厚，而馮氏不許各子奢華從事。景德年間，堯叟執掌樞密院，弟弟堯佐直史館，堯咨知制誥，與省華同在北省任職，他的各位孫子當官的有十多人，同宗的親戚科舉得中的又有好幾人，家族榮耀興盛没人可比。每有賓客到來，堯叟兄弟站着在省華旁邊侍奉，賓客都心有不安，多半離開。以前的制度做官升至樞密部門，母親妻子立刻可封郡夫人。堯叟因爲父親在朝爲官，母親衹能隨從父親的蔭封，於是把妻子的封號上表轉讓給母親，朝廷援引舊制不批准。父親去世後，皇帝想褒獎賜封他的母親，因此問王旦。王旦説："雖然封贈禮制不缺，朝廷降封也可以。"便封上黨郡太夫人，進封滕國，年紀八十多歲没有病，在堯叟死後數年纔去世。

## 陳堯咨　陳漸

堯咨字嘉謨，舉進士第一，授將作監丞、通判濟州，召爲秘書省著作郎、直史館、判三司度支句院，始合三部句院兼總之。擢右正言、知制誥。崇政殿試進士，堯咨爲考官，三司使劉師道屬弟幾道以試卷爲識驗，坐貶單州團練副使。復著作郎、知光州。

尋復右正言、知制誥，知荆南。改起居舍人，同判吏部流内銓。舊格，選人用舉者數遷官，而寒士無以進，堯咨進其可擢者，帝特遷之。改右諫議大夫、集賢院學士，以龍圖閣

堯咨字嘉謨，是進士考試第一名，授將作監丞、通判濟州，應召任秘書省著作郎、直史館、判三司度支句院，開始合并三部的句院一起總管。進升爲右正言、知制誥。皇帝在崇政殿考試進士，堯咨作爲考官，三司使劉師道同輩兄弟幾道拿試卷替人考試，堯咨被牽連，貶爲單州團練副使。後來恢復任著作郎、知光州。

不久又官復右正言、知制誥，知荆南。改任起居舍人，同判吏部流内銓。以前的規定，凡是選任官員用科考中舉的人可以幾次升官，而没有功名的人則没有辦法進升，堯咨舉薦他們中間可以提升的人，皇帝特許提升他們。改任右諫議大

直學士、尚書工部郎中知永興軍。長安地斥鹵，無甘泉，堯咨疏龍首渠注城中，民利之。然豪侈不循法度，敞武庫，建視草堂，開三門，築甬道，出入列禁兵自衛。用刑慘急，數有杖死者。嘗以氣凌轉運使樂黄目，黄目不能堪，求解去，遂徙堯咨知河南府。既而有發堯咨守長安不法者，帝不欲窮治，止削職徙鄧州，才數月，復知制誥。

堯咨性剛戾，數被挫，忽忽不自樂。堯叟進見，帝問之，對曰："堯咨豈知上恩所以保佑者，自謂遭讒以至此爾!"帝賜詔條其事切責，乃皇恐稱謝。還，判登聞檢院，復龍圖閣直學士。坐失舉，降兵部員外郎。喪母，起復工部郎中、龍圖閣直學士、會靈觀副使。邊臣飛奏唃厮囉立文法召蕃部欲侵邊，以爲陜西緣邊安撫使。再遷右諫議大夫、知秦州，徙同州，以尚書工部侍郎權知開封府。入爲翰林學士，以先朝初榜甲科，特詔班舊學士蔡齊之上。

換宿州觀察使，知天雄軍，位丞郎上。堯咨内不平，上章固辭，皇太后特以隻日召見，敦諭之，不得已，拜命。自契丹修好，城壁器械久不治，堯咨葺完之。然須索煩擾，多暴怒，列軍士持大梃侍前，吏民語不中意，立至困仆。以安國軍節度觀察留後知鄆州。建請浚新河，自魚山至下杷以導積水。拜武信軍節度使、知河陽，徙澶州，又徙天雄軍。所居棟摧，大星霣于庭，散爲白氣。已而卒，贈太尉，謚曰康肅。

堯咨於兄弟中最爲少文，然以氣節自任。工隸書。善射，嘗以錢爲

夫、集賢院學士，以龍圖閣直學士、尚書工部郎中知永興軍。長安到處都是鹽碱地，没有好水，堯咨疏通龍首渠引入城中，百姓都得到他的好處。然而他過分蠻橫不遵循法度，開武庫，建築視草堂，打開三門，修築甬道，出入都排列禁兵保護自己。用刑慘烈峻急，多有受杖刑至死的人。曾經盛氣凌辱轉運使樂黄目，黄目不堪忍受，請求解職離去，於是調任堯咨知河南府。後來又有揭發堯咨治守長安時不法行爲的人，皇帝不想追究治罪，衹削職調任鄧州，纔幾個月，又官復知制誥。

堯咨性情剛硬乖戾，幾次受挫，終日鬱悶不樂。堯叟進見，皇帝問他這件事，堯叟回答説："堯咨哪裏知道皇上對他加以保護的恩德，自己認爲遭受讒言以至於此!"皇帝賜詔書逐條加以責備，纔惶恐謝罪。回來後，判登聞檢院，又任龍圖閣直學士。犯了失於舉報的過錯，降任兵部員外郎。爲母親守喪，起用爲工部郎中、龍圖閣直學士、會靈觀副使。邊疆的官吏快馬奏報唃厮囉寫文誥約請蕃部想侵犯邊境，皇帝任堯咨爲陜西緣邊安撫使。又遷任右諫議大夫、知秦州，改任同州，以尚書工部侍郎代理知開封府。入朝爲翰林學士，因爲他是先朝初榜的第一名，特地詔命列班在舊學士蔡齊之上。

調任宿州觀察使，知天雄軍，位在丞郎以上。堯咨心裏不平，上奏章堅決推辭，皇太后特别在單日召見他，敦促勸諭他，不得已，接受任命。自從和契丹結盟和好，城墻兵器很長時間没有整治，堯咨修葺完備了它。然而必須的費用索取繁雜困擾，多有暴怒的時候，於是排列軍士拿大棍侍立在前，官吏百姓語言稍不中意，立刻被打倒在地。以安國軍節度觀察留後知鄆州。上奏章建議開鑿新河道，從魚山到下杷以疏導積水。任武信軍節度使、知河陽，調任澶州，又調任天雄軍。所居住房屋的正梁被摧毁，有大流星隕落在庭院中，又散爲白氣。不久去世，追贈太尉，謚號康肅。

堯咨在兄弟中寫文章最少，然而認爲自己有氣節。工於隸書。擅長射箭，曾經以銅錢爲目

的，一發貫其中。兄弟同時貴顯，時推爲盛族。子述古，太子賓客致仕；博古，篤學能文，爲館閣校勘，早卒。

標，一箭射中。堯咨兄弟同朝顯貴，當時被輿論推崇爲盛族。兒子述古，以太子賓客退休；博古，好學能文，任館閣校勘，早死。

從子漸字鴻漸，少以文學知名於蜀。淳化中，與其父堯封皆以進士試廷中，太宗擢漸第，輒辭不就，願擢其父，許之。至咸平初，漸始仕，爲天水縣尉。時學者罕通揚雄《太玄經》，漸獨好之，著書十五篇，號《演玄》，奏之。召試學士院，授儀州軍事推官。舉賢良方正科，不中，復調隴西防禦推官，坐法免歸，不復有仕進意，蜀中學者多從之游。堯咨不學，漸心薄之。堯咨後貴顯，與漸益不同，因言漸罪戾之人，聚徒太盛，不宜久留遠方。即召漸至京師，授潁州長史。丁謂等知其無他，得改鳳州團練推官，遷耀州節度推官。卒，有文集十五卷，自號金龜子。

侄子陳漸字鴻漸，少年時因爲會寫文章揚名於蜀地。淳化年間，和他的父親堯封都憑藉進士參加廷試，太宗提升陳漸的名次，馬上推辭不答應，希望提升他的父親，太宗准許。到咸平初年，陳漸纔開始做官，任天水縣尉。當時學者很少有能通讀揚雄《太玄經》的，惟獨陳漸喜歡閱讀它，著書十五篇，號稱《演玄》，以此奏報。應召考試學士院，授儀州軍事推官。參加賢良方正科考試，不中，又調任隴西防禦推官，違反法令被免職回家，不再有做官進取的心意，蜀中的學者多與之交往。堯咨不學無術，陳漸心裏鄙薄他。堯咨後來顯貴，與陳漸越發不同，所以議論陳漸是怪僻的人，聚集學徒太多，不宜長時間留在遠方。馬上徵召陳漸到京城，授任潁州長史。丁謂等人知道他沒有別的過錯，得以改任鳳州團練推官，改任耀州節度推官。去世，有文集十五卷，自號金龜子。

## 宋庠

宋庠字公序，安州安陸人，後徙開封之雍丘。父玘，嘗爲九江掾，與其妻鍾禱于廬阜。鍾夢道士授以書曰："以遺爾子。"視之，《小戴禮》也，已而庠生。他日見許真君像，即夢中見者。

宋庠字公序，安州安陸人，後來遷居開封的雍丘。父親宋玘，曾任九江掾，與妻子鍾氏在廬阜祈禱。鍾氏夢見道士授給她書說："把它送給你兒子。"一看，是《小戴禮》，不久宋庠出生。一天看見許真君的像，就是她夢中所見到的道士。

庠，天聖初，舉進士，開封、試禮部皆第一，擢大理評事、同判襄州。召試，遷太子中允、直史館，歷三司户部判官，同修起居注，再遷左正言。郭皇后廢，庠與御史伏閤爭論，坐罰金。久之，知制誥。時親策賢良、茂才等科，而命與武舉人雜視。庠言："非所以待天下士，宜如本朝故事，命有司設次具飲膳，斥武舉人令別試。"詔從之。

宋庠，天聖初年，考中進士，開封府考試、禮部試都是第一名，提拔任大理評事、同判襄州。皇帝召他考試，升爲太子中允、直史館，歷任三司户部判官，同修起居注，又升左正言。郭皇后被廢，宋庠與御史向皇帝上奏時爭辯，被處以罰金。過了很久，宋庠又任知制誥。當時仁宗親自考賢良、茂才等科，而命令他們與武舉人混雜一起考。宋庠說："這不是用以對待天下士人的方法，宜按本朝的先例，命令有關部門設休息室安排飲食，安排武舉人令他們另外考試。"仁宗下詔按他的建議辦。

兼史館修撰、知審刑院。密州豪王澥私釀酒，鄰人往捕之，澥紿奴曰："盗也。"盡使殺其父子四人。州論奴以法，澥獨不死。宰相陳堯佐右澥，庠力争，卒抵澥死。改權判吏部流内銓，遷尚書刑部員外郎。仁宗欲以爲右諫議大夫、同知樞密院事，中書言故事無自知制誥除執政者，乃詔爲翰林學士。帝遇庠厚，行且大用矣。

庠初名郊，李淑恐其先己，以奇中之，言曰："宋，受命之號；郊，交也。合姓名言之爲不祥。"帝弗爲意，他日以諭之，因改名庠。寶元中，以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庠爲相儒雅，練習故事，自執政，遇事輒分别是非。嘗從容論及唐入閤儀，庠退而上奏曰：

入閤，乃有唐隻日於紫宸殿受常朝之儀也。唐有大内，又有大明宫，宫在大内之東北，世謂之東内，高宗以後，天子多在。大明宫之正南門曰丹鳳門，門内第一殿曰含元殿，大朝會則御之；第二殿曰宣政殿，謂之正衙，朔望大册拜則御之；第三殿曰紫宸殿，謂之上閤，亦曰内衙，隻日常朝則御之。天子坐朝，須立仗於正衙殿，或乘輿止御紫宸，即唤仗自宣政殿兩門入，是謂東、西上閤門也。

以本朝宫殿視之：宣德門，唐丹鳳門也；大慶殿，唐含元殿也；文德殿，唐宣政殿也；紫宸殿，唐紫宸殿也。今欲求入閤本意，施於儀典，須先立仗文德庭，如天子止御紫宸，即唤仗自東、西閤門入，如此

宋庠兼任史館修撰、知審刑院。密州士豪王澥私自釀酒，鄰居前往捕捉他，王澥欺騙奴僕説："他們是强盜。"叫來所有奴僕殺死鄰居父子四人。密州官府按法律將奴僕判死罪，王澥獨没判死罪。宰相陳堯佐庇護王澥，宋庠力争要治罪，終於判王澥死罪。宋庠改權判吏部流内銓，升尚書刑部員外郎。仁宗想任命宋庠爲右諫議大夫、同知樞密院事，中書省説本朝先例没有從知制誥授宰相職務者，於是詔令宋庠爲翰林學士。仁宗對宋庠很器重，行將重用他。

宋庠起初叫宋郊，李淑擔心他領先自己，以名字的奇異中傷他，上奏説："宋，是朝廷接受天命的稱號；郊，就是交。把姓名合在一起來説是不吉祥的。"仁宗没把這當作一回事，有一天，仁宗把這事告訴了宋庠，因此改名爲庠。寶元年間，宋庠以右諫議大夫任參知政事。宋庠任宰相，十分儒雅，熟練通曉舊時的事，自從他執政，遇事總是要分辨是非對錯。他曾從容評論唐朝人入閤禮儀，宋庠退朝後上奏説：

入閤，乃是唐朝逢單日在紫宸殿接受平常朝見的禮儀。唐代有大内，又有大明宫，大明宫在大内的東北，世人稱之爲東内，唐高宗以後，天子多住在東内。大明宫的正南門叫丹鳳門，門内第一殿叫含元殿，大朝會時皇帝就使用它；第二殿叫宣政殿，稱作正衙，每月朔望日大册封拜官時皇帝就使用它；第三殿叫紫宸殿，稱作上閤，也叫内衙，逢單日大臣朝見皇帝就使用它。天子坐朝，必須在正衙殿前設立儀仗隊，或者乘車衹到紫宸殿，即唤儀仗從宣政殿兩個門進來，這叫做東、西上閤門。

以本朝宫殿來看：宣德門，相當於唐朝的丹鳳門；大慶殿，相當於唐朝含元殿；文德殿，相當於唐朝宣政殿；紫宸殿相當於唐朝紫宸殿。如今想要求取入閤本來的含意，在儀典中實行，必須先在文德殿設立儀仗，如果天子衹到紫宸殿，即唤儀仗從東、西閤門進來，像這樣就差不多與舊禮節

則差與舊儀合。但今之諸殿，比於唐制南北不相對爾。又按唐自中葉以還，雙日及非時大臣奏事，别開延英殿，若今假日御崇政、延和是也。乃知唐制每遇坐朝日，即爲入閤，其後正衙立仗因而遂廢，甚非禮也。

相合。衹是現在的各殿，與唐制比較南北不相對稱。又考察唐自中葉以來，逢雙日以及大臣不定時奏議政事，另開延英殿，好像現今假日皇帝到崇政殿、延和殿一樣。可知唐制每遇上朝日，就是入閤，此後正衙設立儀仗因而逐漸廢棄了，很不符禮制。

庠與宰相吕夷簡論數不同，凡庠與善者，夷簡皆指爲朋黨，如鄭戩、葉清臣等悉出之，乃以庠知揚州。未幾，以資政殿學士徙鄆州，進給事中。參知政事范仲淹去位，帝問宰相章得象，誰可代仲淹者，得象薦宋祁。帝雅意在庠，復召爲參知政事。慶曆七年春旱，用漢災異策免三公故事，罷宰相賈昌朝，輔臣皆削一官，以庠爲右諫議大夫。帝嘗召二府對資政殿，出手詔策以時事，庠曰："兩漢對策，本延岩穴草萊之士，今備位政府而比諸生，非所以尊朝廷，請至中書合議條奏。"時陳執中爲相，不學少文，故夏竦爲帝畫此謀，意欲困執中也。論者以庠爲知體。

宋庠與宰相吕夷簡的主張屢次不同，凡是宋庠與之友好的，吕夷簡都指爲朋黨，如鄭戩、葉清臣等人全部被降職，降宋庠爲揚州知州。没多久，宋庠以資政殿學士調職鄆州，升爲給事中。參知政事范仲淹離開宰相位，仁宗問宰相章得象，誰是可以替代范仲淹的人，章得象推薦宋祁。仁宗向來在意宋庠，又召他任參知政事。慶曆七年春旱，沿用漢朝災異時罷免三公的舊例，罷免宰相賈昌朝，輔佐大臣均削官一級，以宋庠任右諫議大夫。仁宗曾召中書省和樞密院二府官員在資政殿回答問題。仁宗出示手詔策問時事，宋庠説："兩漢時回答策問，本是招請居於岩穴草萊的隱士，如今把政府官員放在與那些考生相比的位置上，這是不尊敬朝廷的，請求到中書省一起商議逐條上奏。"當時陳執中任宰相，他没有學問缺少知識，所以夏竦替仁宗策劃此計謀，意圖想使陳執中困窘。議論者認爲宋庠識大體。

明年，除尚書工部侍郎，充樞密使。皇祐中，拜兵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享明堂，遷工部尚書。嘗請復群臣家廟，曰："慶曆元年赦書，許文武官立家廟，而有司終不能推述先典，因循顧望，使王公薦享，下同委巷，衣冠昭穆，雜用家人，緣偷襲弊，甚可嗟也。請下有司論定施行。"而議者不一，卒不果復。

第二年，宋庠拜官尚書工部侍郎，充任樞密使。皇祐年間，宋庠拜官兵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祭祀明堂，升工部尚書。他曾請求恢復諸大臣的家廟，説："慶曆元年赦書，允許文武官員建立家廟，而有關部門終究不能從以前的典章制度中推尋根據，因而遵循舊例猶豫不決，致使王公進獻祭品祭祀，到同一個曲折小巷子裏去，王公的祖先，混雜在普通人家中，依照這樣沿襲着弊病，很令人嘆息。請皇上下令有關部門議定執行。"但大臣議論不一致，終未能恢復家廟。

三年，祁子與越國夫人曹氏客張彦方游。而彦方僞造敕牒，爲人補官，論死。諫官包拯奏庠不戢子弟，

皇祐三年，宋祁的兒子與越國夫人曹氏的門客張彦方交往。而張彦方僞造皇帝敕牒，替人補官，被判死罪。諫官包拯奏説宋庠不嚴格管教

又言庠在政府無所建明，庠亦請去。乃以刑部尚書、觀文殿大學士知河南府，後徙許州，又徙河陽，再遷兵部尚書。入覲，詔綴中書門下班，出入視其儀物。以檢校太尉、同平章事充樞密使，封莒國公。數言："國家當慎固根本，畿輔宿兵常盈四十萬，羡則出補更戍，祖宗初謀也，不苟輕改。"既而與副使程戡不協，戡罷，而御史言庠昏惰，乃以河陽三城節度、同平章事、判鄭州，徙相州。以疾召還。

英宗即位，移鎮武寧軍，改封鄭國公。庠在相州，即上章請老，至是請猶未已。帝以大臣故，未忍遽從，乃出判亳州。庠前後所至，以慎静爲治，及再登用，遂沉浮自安。晚愛信幼子，多與小人游，不謹。御史吕晦請敕庠不得以二子隨，帝曰："庠老矣，奈何不使其子從之。"至亳，請老益堅，以司空致仕。卒，贈太尉兼侍中，謚元獻。帝爲篆其墓碑曰"忠規德範之碑"。

庠自應舉時，與祁俱以文學名擅天下，儉約不好聲色，讀書至老不倦。善正訛謬，嘗校定《國語》，撰《補音》三卷。又輯《紀年通譜》，區别正閏，爲十二卷。《掖垣叢志》三卷，《尊號録》一卷，《别集》四十卷。天資忠厚，嘗曰："逆詐恃明，殘人矜才，吾終身弗爲也。"沈邈嘗爲京東轉運使，數以事侵庠。及庠在洛，邈子監麴院，因出借縣人負物，杖之，道死實以他疾。而邈子爲府屬所惡，欲痛治之以法，庠獨不肯，曰："是安足罪也！"人以此益稱其長者。弟祁。

子弟，又説宋庠在朝廷對政事無所建樹，宋庠也請求去職。於是命宋庠以刑部尚書、觀文殿大學士知河南府，後調許州任職，又調到河陽，再升任兵部尚書。宋庠朝見皇帝，詔令他的服飾、等級同中書門下班，出入朝廷看他的儀物。以檢校太尉、同平章事充任樞密使，封爲莒國公。他多次説："國家應當謹慎固守根本，京城地區的衛戍兵平常要滿四十萬，剩餘的兵力就外調補充更戍，祖宗當初的謀略，不能輕易隨便改變。"不久他與樞密副使程戡不和，程戡罷職，而御史説宋庠糊塗懈怠，仁宗於是命他任河陽三城節度使、同平章事、判鄭州，又調相州任職。因病召回京城。

英宗即位，宋庠改鎮武寧軍，改封鄭國公。宋庠任職相州時，就向皇帝上書請求辭官養老，到這時還不停地請求。英宗因爲他是大臣的緣故，不忍心馬上答應，就讓宋庠出判亳州。宋庠前後所到的地方，以謹慎清静的方式治理，等到再受朝廷起用，不管沉浮自求安樂。他晚年寵愛信任幼子，多與小人交往，不慎重。御史吕晦請英宗下令不准宋庠的兩個兒子跟隨他，英宗説："宋庠年老了，爲什麽不讓他的兒子跟隨他呢？"宋庠到亳州，請求回家養老的態度更堅决，以司空退休。去世，贈太尉兼侍中，謚號元獻。英宗爲宋庠用篆文撰寫墓碑曰"忠規德範之碑"。

宋庠從應考時，與宋祁都以文章學問名揚天下，他生活節儉不好聲色，讀書到老不倦。他擅長考證書中的訛謬，曾校定《國語》，撰寫《補音》三卷。又編輯《紀年通譜》，用以區别正閏年月，該書爲十二卷。《掖垣叢志》三卷，《尊號録》一卷，《别集》四十卷。他天性忠厚，曾説："叛逆狡詐、依恃神靈、殘害他人、恃才傲物，我終生不做。"沈邈曾任京東轉運使，多次以事欺負宋庠。至宋庠在洛陽時，沈邈的兒子監麴院，因出借縣人欠下東西，他用杖打人，人死在路上，實際上是由於其他的病所致。而沈邈之子爲府吏所憎恨，府吏想要按法律從嚴處治他，宋庠惟獨不同意，他説："這怎麽够得上治罪呢！"人們根據這件事愈加稱他是年高有德之人。弟弟

## 宋祁

祁字子京，與兄庠同時舉進士，禮部奏祁第一，庠第三。章獻太后不欲以弟先兄，乃擢庠第一，而置祁第十。人呼曰“二宋”，以大小别之。釋褐復州軍事推官。孫奭薦之，改大理寺丞、國子監直講。召試，授直史館，再遷太常博士、同知禮儀院。有司言太常舊樂數增損，其聲不和。詔祁同按試。李照定新樂，胡瑗鑄鍾磬，祁皆典之，事見《樂志》。預修《廣業記》成，遷尚書工部員外郎、同修起居注、權三司度支判官。方陝西用兵，調費日蹙，上疏曰：

兵以食爲本，食以貨爲資，聖人一天下之具也。今左藏無積年之鏹，太倉無三歲之粟，南方冶銅匱而不發，承平如此，已自凋困，良由取之既殫、用之無度也。朝廷大有三冗，小有三費，以困天下之財。財窮用褊，而欲興師遠事，誠無謀矣。能去三冗、節三費，專備西北之屯，可曠然高枕矣。

何謂三冗？天下有定官無限員，一冗也；天下廂軍不任戰而耗衣食，二冗也；僧道日益多而無定數，三冗也。三冗不去，不可爲國。請斷自今，僧道已受戒具者姑如舊，其他悉罷還爲民，可得耕夫織婦五十餘萬人，一冗去矣。天下廂軍不擇孱小尪弱而悉刺之，纔圖供役，本不知兵，又且月支廩粮，歲費庫帛，數口之家，不能自庇，多去而爲盗賊，雖廣募之，無益也。其已在籍者請勿論，其他悉驅之南畝，又得力耕者數十萬，二冗去矣。

叫宋祁。

宋祁字子京，與兄長宋庠同時考中進士，禮部上奏宋祁第一名，宋庠第三名。章獻太后不想以弟在兄長之前，就提拔宋庠爲第一名，而置宋祁第十名。人們稱呼“二宋”，以大宋、小宋來分別。宋祁初做官任復州軍事推官。孫奭推薦他，改任大理寺丞、國子監直講。皇帝召試，授直史館，再升太常博士、同知禮儀院。有關官吏說太常舊樂幾次增減，其聲律不協調。詔命宋祁一同查考。李照定新樂，胡瑗鑄造鐘磬，宋祁都予以掌管，事見本書《樂志》。他參與編修《廣業記》完成，升尚書工部員外郎、同修起居注、權三司度支判官。此時正是陝西有戰事，調度費用日益緊張，宋祁上疏說：

兵以食爲本，食以財貨爲資用，這是聖人統一天下所具備的條件。現在左藏庫没有積年的銀子，太倉没有三年的糧食，南方冶銅缺乏而不能運來，承擔平時用度是這樣，已經自行凋敝困乏，這確是由於取之既盡，用之無度。朝廷大的方面有三冗，小的方面有三費，以使天下的財務困乏。財用困乏，而想要興兵邊事，確實是没有計謀。如果能夠除去三冗、節制三費，專備西北屯兵，那麼可以高枕無憂了。

什麼叫三冗？天下有限定的官職而没有限定的官員數目，這是一冗；天下廂兵没有戰事而消耗衣食，這是二冗；和尚道士日益增多而没有定數，這是三冗。三冗不去除，不可以治理國家。請陛下決斷從現在開始，僧道已經受戒具的姑且照舊，其他的全部還俗爲百姓，可以得到耕田的農夫織布的婦女五十多萬人，一冗就去除了。天下厢兵不論怯懦瘦弱而全部録取，祇圖提供勞役，本來不懂軍事，而且每月支領庫糧，每年花費的庫帛，幾口之家，不能自理，多離去而爲盜賊，即使廣加招募，没有益處。其中已經在軍籍的不論，其他的人全都驅趕務農，又得力耕者幾十萬，二冗去除了。國家郡縣，向

國家郡縣，素有定官，譬以十人爲額，常以十二加之，即遷代、罪謫，隨取之而有。今一官未闕，群起而逐之，州縣不廣於前，而官五倍於舊，吏何得不苟進，官何得不濫除。請詔三班審官院内諸司、流内銓明立限員，以爲定法。其門蔭、流外、貢舉等科，實置選限，稍務擇人，俟有闕官，計員補吏，三冗去矣。

何謂三費？一曰道場齋醮，無有虚日，且百司供億，至不可貲計。彼皆以祝帝壽、奉先烈、祈民福爲名，臣愚以爲此主者爲欺盗之計爾。陛下事天地、宗廟、社稷、百神，犧牲玉帛，使有司端委奉之、歲時薦之，足以竦明德、介多福矣，何必希屑屑之報哉？則一費節矣。二曰京師寺觀，或多設徒卒，添置官府，衣糧率三倍他處。居大屋高廡，不徭不役，坐蠹齊民，其尤者也。而又自募民財，營建祠廟，雖曰不費官帑，然國與民一也，捨國取民，其傷一焉，請罷去之，則二費節矣。三曰使相節度，不隸藩要。夫節相之建，或當邊鎮，或臨師屯，公用之設，勞衆而饗賓也。今大臣罷黜，率叨恩除，坐靡邦用，莫此爲甚。請自今地非邊要、州無師屯者，不得建節度；已帶節度，不得留近藩及京師，則三費節矣。

臣又聞之，人不率則不從，身不先則不信。陛下能躬服至儉，風示四方，衣服起居，無逾舊規，後宫錦綉珠玉，不得妄費，則天下響應，民業日豐，

來有固定的官職，譬如以十人爲額，常常以十二加之，即使升遷轉調、因罪謫貶，隨時有人取而代之。現在没有一個官職空缺，群起而追逐，州縣不比以前擴大，而官員却是過去的五倍，胥吏怎麽會不苟且進用，官員怎麽會不濫加任命。請求詔命三班審官院内諸司、流内銓明確限員，作爲不變的制度。其門蔭、流外、貢舉等科，實置選限，逐漸致力於選擇人才，等待有缺官，按定額補吏，三冗除去了。

什麽叫三費？一是道場齋戒祭祀，没有停過一天，而且官府供給，以至於不可計量。這些都以祝禱皇帝福壽、供奉先烈、祈求百姓福運爲名，我認爲這是主持的人爲欺盗之計而已。陛下事奉天地、宗廟、社稷、百神，祭祀用百牲玉帛，使官吏穿着禮服恭敬尊奉，每年按時令祭獻，足以肅敬明德，接近多福了，何必希求瑣細的報答呢？則一費節省了。二是京城寺觀，有的多設步兵，增置官府，衣服糧食都是其他地方的三倍。居住大屋高廊，不服徭役，不費力而損害平民，這是特别嚴重的。而且又自行捐募民財，營建祠廟，雖然説不花費官錢，但國家與百姓是一個整體，捨國取民，其傷害是一樣的，請朝廷廢除它，那麽二費節省了。三是使相節度，不隸屬大州。大概節度使相的設立，或者在邊鎮，或者臨近軍隊駐屯的地方，公用錢的設立，是爲了慰勞衆人而款待賓客。現在大臣被罷免貶退，都貪念朝廷授予官位，不勞而消耗國家財用，没有比這更爲嚴重的。請朝廷從今以後不是邊郡要地、没有軍隊駐屯的州，不得建立節度；已經帶節度使，不得留在近郡及京城，那麽三費節省了。

我又聽説，人不做表率則不被服從，不先身體力行則不被信任。陛下能親身節儉，流傳於四方，衣服起居，不逾越原來的規模，後宫錦綉珠玉，不得妄加花費，那麽天下響應，百姓生業日益豐厚，人心不動摇，

人心不摇，師役可舉，風行電照，飲馬西河。蠢爾戎首，在吾掌中矣！

軍事戰役可以發動，風行電照，飲馬西河。愚蠢的戎人首領，在我手掌中了！

徙判鹽鐵句院，同修禮書。次當知制誥，而庠方參知政事，乃以爲天章閣待制，判太常禮院、國子監，改判太常寺。庠罷，祁亦出知壽州，徙陳州。還知制誥、權同判流内銓，以龍圖閣直學士知杭州，留爲翰林學士。提舉諸司庫務，數厘正弊事，增置勾當公事官，其屬言利害者，皆使先稟度可否，而後議於三司，遂著爲令。徙知審官院兼侍讀學士。庠復知政事，罷祁翰林學士，改龍圖學士、史館修撰，修《唐書》。累遷右諫議大夫，充群牧使。庠爲樞密使，祁復爲翰林學士。

宋祁改任鹽鐵句院判官，同修禮書。按官級應爲知制誥，但宋庠正任參知政事，於是以他爲天章閣待制，判太常禮院、國子監，改判太常寺。宋庠被罷免，宋祁也出外任壽州知州，改任陳州知州。回朝任知制誥、權同判流内銓，以龍圖閣直學士知杭州，留下爲翰林學士。提舉諸司庫務，幾次糾正弊端之事，增置勾當公事官，其部屬言利弊的，都讓先稟告估計可不可以，然後再報三司議論，隨後登録爲法令。改知審官院兼侍讀學士。宋庠恢復參知政事，罷宋祁爲翰林學士，改龍圖學士、史館修撰，修撰《唐書》。累遷右諫議大夫，充任群牧使。宋庠任樞密使，宋祁又爲翰林學士。

景祐中，詔求直言，祁奏："人主不斷是名亂。《春秋》書：'殞霜，不殺菽。'天威暫廢，不能殺小草，猶人主不斷，不能制臣下。"又謂："與賢人謀而與不肖者斷，重選大臣而輕任之，大事不圖而小事急，是謂三患。"其意主於强君威，别邪正，急先務，皆切中時病。

景祐年間，皇帝下詔求直言，宋祁上奏説："皇帝不果斷這是叫亂。《春秋》上載：'降霜，不能傷害豆類。'天威暫時停廢，不能傷害小草，就像皇帝不果斷，不能控制臣下。"又認爲："讓賢明的人謀劃而讓不賢能的人决斷，重視選擇大臣但輕視任用他們，大事不圖謀但小事急着辦，這叫做三患。"宋祁的意思是主張强化君主的權威，分别邪惡正直，辦首先必須做的事，都切中時弊。

會進温成皇后爲貴妃。故事，命妃皆發册，妃辭則罷册禮。然告在有司，必俟旨而後進。又凡制詞，既授閤門宣讀，學士院受而書之，送中書，結三省銜，官告院用印，乃進内。祁適當制，不俟旨，寫告不送中書，徑取官告院印用之，亟封以進。后方愛幸，覬行册禮，得告大怒，擲于地。祁坐是出知許州。甫數月，復召爲侍讀學士、史館修撰。祀明堂，遷給事中兼龍圖閣學士。坐其子從張彦方游，出知亳州。兼集賢殿修撰。

恰逢進温成皇后爲貴妃。按照過去的舊例，任命妃子都發封册，妃辭謝就免去册封之禮。但文告在官員手裹，必須等待諭旨然後進獻。又凡是詔書，既授予閤門宣讀，學士院接受而書寫，送到中書省，具結三省頭銜，官告院蓋印，纔進呈宫内。宋祁正好執掌制書，不等諭旨，寫文告不送中書省，直接取官告院的印章蓋上，迅速封口進呈。皇后正受寵愛，希望舉行册封禮儀，得到文告大怒，把它拋到地上。宋祁因此出知許州。剛幾個月，又召爲侍讀學士、史館修撰。祭祀明堂，升任給事中兼龍圖閣學士。因他的兒子跟從張彦方游學牽連，出知亳州。兼任集賢殿修撰。

歲餘，徙知成德軍，遷尚書禮部侍郎。請弛河東、陝西馬禁，又請復唐馱幕之制。居三月，徙定州，又上言：

天下根本在河北，河北根本在鎮、定，以其扼賊衝，爲國門户也。且契丹摇尾五十年，狼態猘心，不能無動。今垂涎定、鎮，二軍不戰，則薄深、趙、邢、洺，直擣其虚，血吻婪進，無所顧藉。臣竊慮欲兵之强，莫如多穀與財；欲士訓練，莫如善擇將帥；欲人樂鬥，莫如賞重罰嚴；欲賊顧望不敢前，莫如使鎮重而定强。夫耻怯尚勇，好論事，甘得而忘死：河北之人，殆天性然。陛下少勵之，不憂不戰。以欲戰之士，不得善將，雖鬥猶負。無穀與財，雖金城湯池，其勢必輕。

今朝廷擇將練卒，制財積糧，乃以陝西、河東爲先，河北爲後，非策也。西賊兵鋭士寡，不能深入，河東天險，彼憚爲寇。若河北不然，自薊直視，勢同建瓴，賊鼓而前，如行莞衽。故謀契丹者當先河北，謀河北者捨鎮、定無議矣。臣願先入穀鎮、定，鎮、定既充，可入穀餘州。列將在陝西、河東有功狀者，得遷鎮、定，則鎮、定重。天下久平，馬益少，臣請多用步兵。夫雲奔飆馳，抄後掠前，馬之長也；强弩巨梃，長槍利刀，什伍相聯，大呼薄戰，步之長也。臣料朝廷與敵相攻，必不深入窮追，毆

一年多後，改任成德軍知軍，升尚書禮部侍郎。宋祁請求朝廷放鬆對河東、陝西買馬的禁令，又請求恢復唐代在沙漠用畜負載的制度。居住三個月後，改任定州知州，又上書説：

天下根本在於河北，河北根本在於鎮州、定州，因爲它們扼制敵人的要衝，是國家的門户。而且契丹五十年來乞食於我國，像狼一樣的姿態和瘋狗一樣的心，不能没有動静。現在契丹垂涎定州、鎮州，雙方軍隊不必交戰，就已迫近深、趙、邢、洺四州，直搗我國腹地，他們血染唇吻，貪功冒進，没有什麽顧惜。我考慮想要使軍隊强大，不如多積糧食和錢財；想要訓練士兵，不如好好地挑選將帥；想要使人喜歡戰鬥，不如重賞嚴罰；想要使敵人觀望不敢向前，不如使鎮州堅固而定州强大。以怯懦爲耻辱，崇尚勇敢，喜好論事，甘願而捨生忘死：河北人，大多天性是這樣。陛下稍加勉勵他們，不擔心不能戰鬥。以想要作戰的士兵，如果没有得到良將，即使戰鬥還是失敗。没有糧食和錢財，即使是金城湯池，其勢必然減弱。

現在朝廷選將練兵，蓄財積糧，却以陝西、河東爲先，河北爲後，這不是良策。西夏敵人精鋭部隊少，不能深入，河東憑藉天險，敵人懼怕由此處入侵。像河北就不一樣，從薊州直接臨視，勢同居高臨下，敵人擊鼓而向前，如同在床席上行走。因此謀劃契丹應以河北爲先，謀劃河北捨棄鎮州、定州就不要議論了。我希望輸穀鎮州、定州，鎮州、定州既已充實，可以輸穀其餘州郡。衆將在陝西、河東立有功勞，必須遷往鎮州、定州，那麽鎮州、定州就加强了。天下平定很久，馬越來越少，我請求多使用步兵。騰奔風馳，抄後掠前，這是馬的長處；强弩巨杖，長槍利刀，隊伍相連，大呼近戰，這是步兵的長處。我估計朝廷與敵人相攻戰，一定不會深入窮追，驅使敵人離去，到邊境上就停止，這是不必用馬而步兵可用

而去之，及境則止，此不待馬而步可用矣。臣請損馬益步，故馬少則騎精，步多則鬥健，我能用步所長，雖契丹多馬，無所用之。

夫鎮、定一體也，自先帝以來爲一道，帥專而兵不分，故定揕其胸，則鎮搗其脅，勢自然耳。今判而爲二，其顯顯有害者，屯寨山川要險之地裂而有之，平時號令文移不能一，賊脫叩營壘，則彼此不相謀，尚肯任此責邪！請合鎮、定爲一路，以將相大臣領之，無事時以鎮爲治所，有事則遷治定，指授諸將，權一而責有歸，策之上也。陛下當居安思危，熟計所長，必待事至而後圖之，殆矣。

河東馬强，士習善馳突，與鎮、定若表裏，然東下井陘，不百里入鎮、定矣。賊若深入，以河東健馬佐鎮、定兵，掩其惰若歸者，萬出萬全，此一奇也。臣聞事切於用者，不可以文陳，臣所論件目繁碎，要待刀筆吏委曲可曉，臣已便俗言之，輒別上擇將畜財一封，乞下樞密院、三司裁制之。

又上《禦戎論》七篇。加端明殿學士，特遷吏部侍郎、知益州。尋除三司使。右司諫吴及嘗言祁在定州不治，縱家人貸公使錢數千緡，在蜀奢侈過度。既而御史中丞包拯亦言祁益部多游燕，且其兄方執政，不可任三司。乃加龍圖閣學士、知鄭州。《唐書》成，遷左丞，進工部尚書。以羸疾請便醫藥，入判尚書都省。逾月，拜翰林學士承旨，詔遇入直許一子主湯藥。復爲群牧使，尋卒。遺奏

了。我請求減少馬匹增加步兵，所以馬少而騎兵精鋭，步兵多則以健勇來取勝，我們能够使用步兵的長處，即使契丹馬多，也没有什麽用場。

鎮州、定州是結爲一體的，從先帝以來同屬一路，主帥專任而兵力不分散，所以定州刺其胸部，則鎮州搗其脅部，形勢使然。現在分而爲二，其明顯有害處的，軍營屯駐山川險要之地而被分裂的有之，平時號令文書不能統一，敵人出來攻打營壘，而彼此不相關，還肯承擔這責任嗎！請求合并鎮州、定州爲一路，以將相大臣掌領，没戰事的時候以鎮州爲治所，有戰事時就以定州爲治所，指揮授權衆將，權力統一而職責有所歸屬，這是上策。陛下應居安思危，審慎計議所長，一定要等到事情來到而後圖謀，就危險了。

河東馬軍强大，士兵習慣於馳馬突襲，與鎮州、定州相互爲表裏，然而東下井陘，不到一百里進入鎮州、定州。敵人如果深入，以河東健馬協助鎮州、定州的軍隊，掩襲其懈怠思歸之兵，萬無一失，這是一個奇謀。我聽説事情切合於運用的，不能够用文章陳述，我所論述的條目繁多瑣碎，要待刀筆吏修飾纔可以知道，我已乘便俗言之，另外上呈選擇將領積蓄財物一封，請求傳送樞密院、三司裁决。

又上呈《禦戎論》七篇。加官端明殿學士，特别升任吏部侍郎、知益州。不久被任命爲三司使。右司諫吴及曾經説宋祁在定州没有治理好，放縱家人借貸公錢幾千緡，在蜀地奢侈過度。不久御史中丞包拯也説宋祁在益州時多次游樂宴飲，而且他的兄長正執掌朝政，不能任三司使。於是加官龍圖閣學士、知鄭州。《唐書》修成，升左丞，進工部尚書。因體弱生病請求就便醫治，入判尚書都省。過了一個月，拜授翰林學士承旨，詔命入宫禁值班准許一個兒子負責湯藥。又爲群牧使，不久去世。宋祁遺奏説：“陛下享

曰："陛下享國四十年，東宫虚位，天下係望，人心未安。爲社稷深計，莫若擇宗室賢材，進爵親王，爲匕鬯之主。若六宫有就館之慶，聖嗣蕃衍，則宗子降封郡王，以避正嫡，此定人心、防禍患之大計也。"

又自爲誌銘及《治戒》以授其子："三日斂，三月葬，慎無爲流俗陰陽拘忌也。棺用雜木，漆其四會，三塗即止，使數十年足以腊吾骸、朽衣巾而已。毋以金銅雜物置冢中。且吾學不名家，文章僅及中人，不足垂後。爲吏在良二千石下，勿請謚，勿受贈典。冢上植五株柏，墳高三尺，石翁仲他獸不得用。若等不可違命。若等兄弟十四人，惟二孺兒未仕，以此諉莒公。莒公在，若等不孤矣。"後贈尚書。

祁兄弟皆以文學顯，而祁尤能文，善議論，然清約莊重不及庠，論者以祁不至公輔，亦以此云。修《唐書》十餘年，自守亳州，出入内外嘗以稿自隨，爲列傳百五十卷。預修《籍田記》、《集韻》。又撰《大樂圖》二卷，文集百卷。祁所至，治事明峻，好作條教。其子遵《治戒》不請謚，久之，學士承旨張方平言祁法應得謚，謚曰景文。

論曰：咸平、天聖間，父子兄弟以功名著聞于時者，於陳堯佐、宋庠見之。省華聲聞，由諸子而益著。堯佐相業雖不多見，世以寬厚長者稱之。堯叟出典方州，入爲侍從，課布帛，修馬政，減冗官，有足稱者。庠明練故實，文藻雖不逮祁，孤風雅操，過祁遠矣。君子以爲陳之家法，宋之友愛，有宋以來不多見也，嗚呼賢哉！

國四十年，仍未立太子，天下關心期望，人心没有安定。爲國家大計考慮，不如挑選宗室賢才，進封親王官爵，爲宗廟之主。如果六宫有生養之慶，聖嗣繁衍，那麽宗子降封郡王，以迴避正宗嫡子，這是安定人心、防止禍患的大計。"

又自己寫墓志銘及《治戒》以授給他的兒子説："三天殮尸，三月埋葬，小心不要爲流俗陰陽束縛忌諱。棺材用雜木，漆其四面，油漆三次就停止，使幾十年足以祭祀我的尸骨、腐朽衣服手巾而已。不要以黄金、銅、雜物放在墳中。而且我學問不及名家，文章僅僅及於中等人，不足以垂範後世。爲官在二千石下，不要請求謚號，不要接受贈典。墳上種植五棵柏樹，墳高三尺，石人雕像及其他獸像不得用。你們不可違命。你們兄弟十四人，衹有兩個小兒子没有當官，以此委托莒公。莒公在世，你們就不是孤兒了。"死後贈尚書。

宋祁兄弟都以文學顯貴，而宋祁尤其擅長文章，善於議論，但清約莊重不及宋庠，議論的人認爲宋祁没有做到公卿輔臣的職位，也是因爲這個原因。修撰《唐書》十多年，從守亳州開始，出入内外常以書稿隨身，撰寫列傳一百五十卷。參與編修《籍田記》、《集韻》。又撰寫《大樂圖》二卷，文集一百卷。宋祁所到之處，治事明白嚴峻，喜歡制定條例規則。他的兒子遵守《治戒》没有請求朝廷謚號，過了很長時間，翰林學士承旨張方平説宋祁按法應該得到謚號，謚號景文。

論曰：咸平、天聖年間，父子兄弟以功名聞名於當時的，衹見於陳堯佐、宋庠。陳省華聲名聞於世，是得益於幾個兒子。陳堯佐做宰相時的業績雖不多見，世人却稱贊他是寬厚有德的長者。陳堯叟出任州郡長官，入爲侍從，以布帛充税賦，修定馬政，減去冗官，值得稱贊。宋庠熟悉舊事，文采雖不如宋祁，但情志清高，品德高尚，遠遠超過宋祁。君子認爲陳家的家法，宋家的友愛，自宋朝以來不多見，真是賢良啊！

# 宋史卷二百八十五

## 列傳第四十四

陳執中　劉沆　馮拯（子）行己　仲己
賈昌朝（弟）昌衡（從子）炎（伯祖父）玭　梁適（孫）子美

### 陳執中

陳執中字昭譽，以父恕任，爲秘書省正字，累遷衛尉寺丞、知梧州。上《復古要道》三篇，真宗異而召之。帝屬疾，春秋高，大臣莫敢言建儲者，執中進《演要》三篇，以蚤定天下根本爲説。翌日，帝以他疏示輔臣，皆贊曰"善"。帝指其袖中曰："又有善於此者。"出之，乃《演要》也。因召對便殿，勞問久之，擢右正言。逾月，遂立皇太子。

陳執中字昭譽，因父親陳恕的功績，爲秘書省正字，多次升官爲衛尉寺丞、梧州知州。上呈《復古要道》三篇，真宗感到驚異而召見他。真宗患病，年歲已高，大臣没人敢言立太子，陳執中進獻《演要》三篇，以早定天下根本爲論點。第二天，真宗把其他奏疏出示給輔佐大臣看，都稱贊説"好"。真宗指着衣袖中説："還有比這更好的。"取出，是《演要》。因而召陳執中在便殿應對，真宗勞問了很長時間，提升他爲右正言。過了一個月，立皇太子。

明年，坐考御試進士卷差謬，貶衛尉寺丞、監岳州酒務。稍復殿中丞、通判撫州，復右正言。

第二年，因考御試進士卷子有差謬，貶爲衛尉寺丞、監岳州酒務。逐漸恢復殿中丞、撫州通判，恢復右正言。

曹利用婿盧士倫除福建運使，憚遠不行，利用爲請，乃改京東。執中嘗劾奏之，利用挾私忿，出執中知漢陽軍。及利用得罪，乃召爲群牧判官、權三司鹽鐵判官、知諫院、提舉諸司庫務，以尚書工部員外郎兼御史知雜、同判流内銓，遷三司户部副使。

曹利用的女婿盧士倫被任命爲福建轉運使，害怕路程遥遠不去赴任，曹利用替他請求，於是改任京東轉運使。陳執中曾彈劾他，曹利用懷私人怨恨，外調陳執中爲漢陽軍知軍。等到曹利用獲罪，就召陳執中爲群牧判官、權三司鹽鐵判官、知諫院、提舉諸司庫務，以尚書工部員外郎兼任御史知雜、同判流内銓，升任三司户部副使。

明道中，安撫京東，進天章閣待制。使還，知應天府，徙江寧府、揚州，再遷工部郎中，改龍圖閣直學士、知永興軍，拜右諫議大夫、同知樞密院事。

明道年間，陳執中安撫京東，進升天章閣待制。出使回來，任應天府知府，改任江寧府、揚州，再升工部郎中，改龍圖閣直學士、知永興軍，授右諫議大夫、同知樞密院事。

元昊寇延州，手詔咨訪輔臣攻守方略，執中既上對，退復奏疏曰："元昊乘中國久不用兵，竊發西垂，以游兵困勁卒、甘言悦守臣，一旦連犯亭障，延安幾至不保。此蓋范雍納詭説，失於戒嚴；劉平輕躁，喪其所部。上下紛攘，遠近震駭。自金明李士彬族破，而並邊籬落皆大壞。塞門、金明相距二百里，宜列修三城，城屯兵千人，益募弓箭手。寇大至則退保，小至則出鬥。選閤門祗候以上爲寨主、都監，以諸司使爲鄜關一路都巡檢，以兵二千屬之，使爲三寨之援。熟羌居漢地久者，委邊臣拊存之；反覆者，破逐之。至於新拊黠羌，如涇原康奴、滅臧、大蟲族，久居内地，常有叛心，不肆剪除，恐終爲患。今軍須之出，民已愁嘆，復欲遍修城池如河北之制，及夏須成，使神運之猶恐不能，民力其堪此乎？陝西地險，非如河北，惟涇州、鎮戎軍勢稍平易，若不責外守而勞内營，非策之上也。宜修並邊城池，其次如延州之鄜、同，環慶之邠、寧，不過五七處，量爲營葺，則科率減、民力蘇矣。今賊勢方張，宜静守以驕其志，蓄鋭以挫其鋒，增土兵以備守禦，省騎卒以減轉餉。然後徐議蕩平，改張節度，更須主張，將臣横議不入，則忠臣盡節而捐軀矣。"

既而議刺土兵，久不决，罷知青州。又以資政殿學士知河南府，改尚書工部侍郎、陝西同經略安撫招討使。與夏竦同知永興軍，議邊事多異同，詔令互出巡邊，乃屯涇州，令諸部曰："寇籍吾水草，鈔邊圖利，不除，且復至。"命悉焚之。表解兵柄，以爲兵尚神密，千里禀命，非所以制

元昊侵犯延州，皇帝親手寫詔書向輔佐大臣咨詢訪求攻守方略，陳執中既奏上對策，退回原位又上奏陳述説："元昊趁中原久不用兵，偷偷在西部邊陲發動戰争，用游兵困住勁兵、甜言蜜語取悦守臣，有朝一日接連侵犯邊疆堡壘，延安幾乎不能自保。這是由於范雍采納欺詐的意見，失去了森嚴的戒備；劉平輕率急躁，喪其所部。上下紛亂侵奪，遠近震動驚駭。自從金明李士彬部族被打敗，而沿邊屏障都大壞。塞門、金明相距二百里，應并列修建三座城，每城駐兵一千人，增加招募弓箭手。敵人大規模來到就退保城塞，小規模來到就出戰。選擇閤門祗候以上的官員爲寨主、都監，以諸司使爲鄜關一路都巡檢，把二千軍隊隸屬於它，使它成爲三寨的支援。熟羌久住漢地的，委托邊臣安慰巡視；反覆無常的，擊破驅逐。至於剛剛歸附的黠羌，如涇原康奴、滅臧、大蟲族，久居内地，常常有叛亂之心，不加以剪除，恐怕終爲禍患。現在軍需之出，百姓已經發愁嘆息，再想遍修城池像河北的建制，到夏天必須修成，即使是神仙運輸還恐怕不能够，民力怎麽能承受呢？陝西地勢險要，不像河北，衹有涇州、鎮戎軍地勢稍稍平易，如果不責求外面防守而煩費内部營造，這不是上策。應修建邊沿城池，其次像延州的鄜、同，環慶的邠、寧，不過五七個地方，估量來營造修葺，那麽科賦減少、民力恢復。現在敵人氣勢正張揚，應冷静防守以驕其志，養精蓄鋭以挫敗其鋒鋭，增加土兵以備守禦，減少騎兵以減糧餉轉運。然後慢慢議論蕩平敵人，調整指揮，更改戰略，將臣放縱恣肆的言論不被采納，那麽忠臣就會盡節而捐軀了。"

不久議論招納土兵，很長時間没有决斷，陳執中被罷爲青州知州。又以資政殿學士知河南府，改任尚書工部侍郎、陝西同經略安撫招討使。與夏竦一起知永興軍，議論邊事意見多不相同，詔令他們互出巡邊，陳執中屯駐涇州，命令各部説："敵人憑藉我們的水草，抄掠邊地圖謀利益，不除掉，很快會再來。"命令把水草全部焚燒。上表請求解除兵權，認爲兵貴神秘，千里

勝，宜屬四路各保疆圉。朝議善之。就知陝州，復徙青州。於是請城傳海諸州，朝廷重興役，有詔不許。執中不奉詔，卒城之。

明年，沂卒王倫叛，趣淮南，執中遣巡檢傅永吉追至采石磯，捕殺之。召拜參知政事。諫官孫甫、蔡襄極論不可，帝遣使馳賜敕告。逾年，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兼樞密使。西夏納款，與宰相賈昌朝請解樞密。七年春，旱，昌朝罷，執中降給事中。已而加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逾月復官。

皇祐初，以足疾辭位，自陳不願爲使相、大學士，學士孫抃當制，遂以尚書左丞知陳州。宰相文彥博、宋庠以爲禮薄，帖麻改兵部尚書。遷吏部、觀文殿大學士。久之，拜集慶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判大名府。河决商胡，走大名，程琳欲爲堤，不果成而去。執中乘年豐調丁夫增築二百里，以障横潰。以吏部尚書復拜同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每朝退，閉中書東便門，以防漏泄。三司勾當公事及監場務官，權勢所引者，皆奏罷之，内外爲之肅然。

會張貴妃薨，治喪皇儀殿，追册爲后。王洙、石全彬務以非禮導帝意，執中隨輒奉行，至以洙爲員外翰林學士，全彬領觀察使，給留後奉。久之，嬖妾笞小婢出外舍死，御史趙抃列八事奏劾執中，歐陽脩亦言之。至和三年春，旱，諫官范鎮言："執中爲相，不病而家居。陛下欲弭災變，宜速退執中以快中外之望。"既而御史中丞孫抃，與其屬郭申錫、毋湜、范師道、趙抃請合班論奏，詔令輪日入對，卒罷執中爲鎮海軍節度

稟承命令，不是用來制勝的辦法，應囑托四路各自保衛邊疆。朝廷贊同他的意見。就地任陝州知州，又轉任青州知州。於是請求近海各州築城，朝廷重視興起工役，有詔命不准許。陳執中没有奉行詔命，終於築成城池。

第二年，沂州士兵王倫反叛，奔向淮南，陳執中派巡檢傅永吉追到采石磯，捕殺王倫。召授參知政事。諫官孫甫、蔡襄極力論述不可以，皇帝派使臣疾馳賜予敕告。過了一年，授陳執中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兼樞密使。西夏歸順，陳執中與宰相賈昌朝請求解除樞密使的職務。慶曆七年春，天大旱，賈昌朝被罷免，陳執中被降爲給事中。不久加官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過了一個月恢復原官。

皇祐初年，陳執中因足疾辭去職位，自己陳述不願意爲使相、大學士，學士孫抃起草文書，於是以尚書左丞知陳州。宰相文彥博、宋庠認爲禮數輕了，貼黄修改詔書改兵部尚書。升吏部尚書、觀文殿大學士。過了很長一段時間，授集慶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判大名府。黄河在商胡决口，流向大名，程琳打算修築堤防，最終没有成功而離去。陳執中趁年豐徵調民夫增築二百里大堤，以阻止横溢潰决的河水。以吏部尚書又授予同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每次退朝，關閉中書東便門，以防止泄露。三司勾當公事及監場務官，凡因權勢所引薦的，陳執中都奏請罷免，朝廷内外爲之肅然。

恰逢張貴妃去世，在皇儀殿治喪，追封爲皇后。王洙、石全彬謀求以不符合禮儀引導皇帝的心意，陳執中隨即奉行，以致以王洙爲員外翰林學士，石全彬掌領觀察使，給予留後的俸禄。過了很長時間，陳執中的寵妾鞭笞小婢出外舍死亡，御史趙抃列舉八件事奏劾陳執中，歐陽脩也加以彈劾。至和三年春，天大旱，諫官范鎮説："陳執中爲宰相，没有生病而閑居在家。陛下想要消除災變，應速貶退陳執中以快朝廷内外人心。"不久御史中丞孫抃，與其屬官郭申錫、毋湜、范師道、趙抃請求聯合論奏，詔令按日輪流入對，終於罷免陳執中爲鎮海軍節度使、同平章

使、同平章事、判亳州。逾年辭節，改尚書左僕射、觀文殿大學士，封英國公，徙河南府，又徙曹州，皆不赴。過都，以疾賜告，就第拜司徒、岐國公致仕，卒，贈太師兼侍中。

執中在中書八年，人莫敢干以私，四方問遺不及門，惟殿前都指揮使郭承祐數至其家，爲御史所言，遂詔中書、樞密自今非聚廳無見賓客。及議謚，禮官韓維曰："執中以公卿子，遭世承平，因緣一言，遂至貴顯。天子以後宮之喪，問所以葬祭之禮，執中位上相，不能總率群司考正儀典，知治喪皇儀非嬪御之禮，追册位號於宮闈有嫌，建廟用樂逾祖宗舊制，皆白而行之，此不忠之大者。閨門之內，禮分不明，夫人正室疏薄自絀，庶妾賤人悍逸不制，其治家無足言者。宰相不能秉道率禮，正身齊家，方杜門深居，謝絕賓客，曰：'我無私也，我不黨也。'豈不陋哉？謚法：'寵禄光大曰榮'，'不勤成名曰靈'。執中出入將相，以一品就第，寵禄光大矣；得位行政，賢士大夫無述焉，不勤成名矣：請謚曰榮靈。"後改謚恭襄，詔謚曰恭。帝篆其墓碑曰"褒忠之碑"。

事、判亳州。過了一年，陳執中辭謝節度使，改任尚書左僕射、觀文殿大學士，封英國公，移任河南府，又移任曹州，都没有赴任。經過都城，因病賜假回家，於居所授司徒、岐國公退休，去世，贈太師兼侍中。

陳執中在中書省八年，人們不敢以私事求他，四方問候贈送不到門庭，衹有殿前都指揮使郭承祐幾次到他家，被御史上奏，於是詔令中書省、樞密院從今以後不是聚廳議政不要接見賓客。等到討論謚號，禮官韓維說："陳執中以公卿子弟，遭逢承平之世，因爲一句話的緣故，就至於尊貴顯赫。天子因後宮的喪禮，詢問用來葬祭之禮，陳執中位居宰相，不能統率百官考正儀典，明知在皇儀殿治喪違反嬪御之禮，在後宮追册位號有疑惑，建廟使用禮樂超越祖宗舊制，都上報而實行，這是最大的不忠。家門之內，禮分不明，夫人正室疏遠淡薄，庶妾賤人凶悍懶散不能制止，其治家之道不足以言說。宰相不能秉承道德遵循禮節，端正自身以禮治家，衹能閉門深居，謝絕賓客，說：'我没有私心，我没有偏私。'難道不醜陋嗎？按謚法：'寵禄光大曰榮'，'不勤成名曰靈'。陳執中出入將相，以一品辭官，寵禄光大了；得到職位實行政治，賢士大夫没有述說，是不勤成名了：請謚號叫榮靈。"後改謚號恭襄，詔命謚號叫恭。皇帝用篆書書寫他的墓碑稱"褒忠之碑"。

子世儒，官至國子博士，妻李與群婢殺世儒所生母，世儒與謀，皆棄市。

兒子陳世儒，官至國子博士，妻子李氏與衆婢女殺死陳世儒的生母，陳世儒參與謀劃，都被在街市執行死刑，并將尸體暴露街頭。

## 劉沆

劉沆字冲之，吉州永新人。祖景洪。始，楊行密得江西，衙將彭玕據州自稱太守，屬景洪以兵，欲脅衆附湖南，景洪僞許之。復以州歸行密，退居不仕。及徐温建國，以禮聘之，不起，官其子煦爲殿直都虞候。父素，不仕，以財雄里中，喜賓客。景洪嘗告人曰："我不從彭玕，幾活

劉沆字冲之，吉州永新人。祖父劉景洪。當初，楊行密得到江西，衙將彭玕占據州府自稱太守，囑咐景洪帶兵，將要脅迫衆人歸附湖南，景洪假意答應。又把州府歸還行密，退居不再作官。等到徐温建國，禮聘他出來作官，不出仕，封景洪的兒子劉煦爲殿直都虞候。父親劉素，不作官，以有財産雄居故鄉中，喜好宴請賓客。劉景洪曾經告訴別人說："我不跟從彭玕，這一舉

萬人，後世當有隆者。”因名所居北山曰後隆山。山有牛僧孺讀書堂，即故基築臺曰聰明臺。沆母夢衣冠丈夫曰牛相公來，已而有娠，乃生沆。

動幾乎存活了萬人，後世當有興盛我族的人。”所以把所居之地北山稱爲後隆山。北山有牛僧孺讀書堂，景洪即在原來的基礎上築臺叫聰明臺。劉沆的母親夢見有個穿儒者服裝的男子說：牛相公來了，不久有孕在身，於是劉沆出生。

及長，倜儻任氣。舉進士不中，自稱“退士”，不復出，父力勉之。天聖八年，始擢進士第二，爲大理評事、通判舒州。有大獄歷歲不决，沆數日决之。章獻太后建資聖浮圖，内侍張懷信挾詔命，督役嚴峻，州將至移疾不敢出，沆奏罷懷信。再遷太常丞、直集賢院，出知衡州。大姓尹氏欺鄰翁老子幼，欲竊取其田，乃僞作賣券，及鄰翁死，遂奪而有之。其子訴于州縣，二十年不得直，沆至，復訴之。尹氏持積歲税鈔爲驗，沆曰：“若田千頃，歲輸豈特此耶？爾始爲券時，嘗如敕問鄰乎？其人固多在，可訊也。”尹氏遂伏罪。遷太常博士，歷三司度支、户部判官、同修起居注，擢右正言、知制誥、判吏部流内銓。奉使契丹，館伴杜防强沆以酒，沆沾醉拂袖起，因駡之，坐是出知潭州。又降知和州，改右諫議大夫、知江州。

等他長大，倜儻有義氣。科考進士不中，自稱“退士”，不再參加科考，父親力勸他。天聖八年，纔選拔爲進士第二名，官任大理評事、通判舒州。有大案經年不能斷决，劉沆幾天就判决。章獻太后建資聖塔，内侍張懷信仗恃詔命，督促勞役太苛嚴，州將至稱病不敢出，劉沆上奏罷免了懷信。後來又升任太常丞、直集賢院，出任知衡州。州中大姓尹氏欺負鄰居老翁、幼子，想要竊取占據其田地，於是假造賣契，等到鄰居老翁去世，於是奪取了他家田地。其子向州縣政府提出訴訟，二十年得不到審清，劉沆到了，又向他訴冤。尹氏拿着多年交税憑證作證驗，劉沆說：“如果有田千頃，每年的租税哪能祇有這一點？你開始做券證時，曾經按敕法徵求鄰居的意見嗎？他家多有人在，可以訊問。”尹氏於是服罪。又遷升太常博士，歷官三司度支、户部判官、同修起居注，升任右正言、知制誥、判吏部流内銓。奉詔出使契丹，館伴杜防勉强劉沆喝酒，劉沆沾酒既醉拂袖而起，因此駡他，獲罪貶爲知潭州。又降官知和州，又改任右諫議大夫、知江州。

時湖南蠻猺數出寇，至殺官吏。以沆爲龍圖閣直學士、知潭州兼安撫使，許便宜從事。沆大發兵至桂陽，招降二千餘人，使散居所部，而蠻酋降者皆奏命以官。又募土兵分捕餘黨，破桃油平、能家源，斬馘甚衆。已而賊復出，殺裨將胡元，坐降知鄂州，徙京南，遷給事中，徙洪州。還，知審刑院，除知永興軍。頃之，以龍圖閣學士權知開封府，數發隱伏。祀明堂，遷尚書工部侍郎。逾年，拜參知政事。

當時湖南少數民族瑶人爲寇數次出擾，甚至於殺官吏。皇帝任劉沆爲龍圖閣直學士、知潭州兼任安撫使，特許自行處理有關事務。劉沆發大軍至桂陽，招降二千多瑶人，使他們散居在他管轄的地區，而那些少數民族酋長投降的，劉沆都奏報皇帝爲他們請官。又招募民兵捕捉餘黨，攻破桃油平、能家源，斬殺敵人很多。不久强盜又復出，殺了副將胡元，劉沆被牽連獲罪降知鄂州，調任京南，升任給事中，調任洪州。後又回朝，知審刑院，授任知永興軍。不久，以龍圖閣學士權知開封府，數次發現隱匿的罪行。祭祀明堂後，升任尚書工部侍郎。過了一年，拜任參知政事。

初，沆在府，有張彥方者，客越國夫人曹氏家，受富民金，爲僞告敕。既敗繫獄，沆抵彥方死，辭不及曹氏。曹氏，張貴妃母也。沆既用，諫官、御史皆謂沆於彥方獨不盡，疑以此進，爭論之，帝不聽。貴妃薨，追册皇后，沆爲監護使。數月，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改園陵使。御史中丞孫抃、御史范師道、毋湜言，宰相不當爲贈后典葬，不報。既葬，賜后閤中金器數百兩，力辭，而請其子瑾試學士院，遂帖職。

當初，劉沆在官府，有個叫張彥方的人，客居越國夫人曹氏家中，接受殷富人家的金錢，僞造告敕。事敗被羈押在獄，劉沆判決彥方死罪，但判詞不涉及曹氏。曹氏，是張貴妃的母親。劉沆已經被任用，諫官、御史都認爲劉沆獨對彥方的案子没有盡到職責，懷疑他以此案的判刑爲加官進爵的手段，爭論不休，皇帝不聽從。貴妃去世，被追封爲皇后，劉沆爲監護使。數月後，授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改任園陵使。御史中丞孫抃、御史范師道、毋湜上奏説，宰相不應當爲追封的皇后主持喪儀，不答覆。葬禮完畢，賜給皇后閤中金器數百兩，力辭不受，而奏請准許他的兒子劉瑾在學士院試用，於是兼職。

時中書可否多用例，人或援例以訟，而法有不行。沆進言三弊曰："近臣保薦辟請，動逾數十，皆浮薄權豪之流交相薦舉。有司以之貿易，而遂使省、府、臺、閣華資要職，路分、監司邊防寄任，授非公選，多出私門。又職掌吏人遷補有常，而或減選出官、超資换職、堂除便家、先次差遣之類。此近臣保薦之弊一也。審官、吏部銓、三班當入川、廣，乃求近地，當入近地，又求在京，及堂除升陟省府、館職、檢討之類。此近臣陳丐親屬之弊二也。其敘錢穀管庫之勞、捕賊昭雪之賞，常格雖存，僥倖猶甚。以法則輕，以例則厚，執政者不能持法，多以例與之。此敘勞干進之弊三也。願詔中書、樞密，凡三事毋用例，餘聽如舊。"事既施行，而衆頗不悦，尋如舊。

當時中書省能否多用成例斷案，或者官員援引成例予以訟獄，而這些在法令中没有明確行文。劉沆進奏呈説有三種弊端，説："近臣對於保舉人才特别奏報，動輒超過數十人，都是浮淺的權貴豪强之流相互推薦。有關部門也拿這作交易，於是使省、府、臺、閣有豐厚報酬的要職，路分、監司邊防的重任，所任非公認的人選，多出於私心。又有職掌的官吏按正常規定以補備遷升，而現在或減免考察期選官出任的，超資换官的，朝堂依家任受官員的，先後差遣之類的事都發生。這是近臣保薦官吏的第一種弊端。審官、吏部銓選八官、三班應當派遣入川、廣之地的人，於是求换近地，應當派往近地的，又求在京城作官，及朝廷任官，提升涉及省府、館職、檢討都類此。此是近臣爲親族陳述請求的第二個弊端。那些管錢管庫的勞酬，官吏捕盜昭雪的賞賜，一般的法規雖有，但僥幸枉法冒領的人更多。用法則輕判，引用案例則寬厚，執政者執法不公平，多用成例予以寬減。這是説自己有功勞而求進的第三個弊端。希望下詔中書省、樞密院，凡此三事，不要施用成例，其餘可聽任如舊制。"皇帝同意後施行，而衆臣很不高興，不久又如舊。

文彥博、富弼復入爲相。彥博爲昭文館大學士，弼監修國史，沆遷兵

文彥博、富弼又入朝爲相。文彥博爲昭文館大學士，富弼監修國史，劉沆任兵部侍郎，班位

部侍郎，位在弼下。論者以爲非故事，由學士楊察之誤，乃帖麻改沆監修國史，弼爲集賢殿大學士。沆既疾言事官，因言："自慶曆後，臺諫官用事，朝廷命令之出，事無當否悉論之，必勝而後已，專務抉人陰私莫辨之事，以中傷士大夫。執政畏其言，進擢尤速。"沆遂舉行御史遷次之格，滿二歲者與知州。御史范師道、趙抃歲滿求補郡，沆引格出之，中丞張昪等言沆挾私出御史。時樞密使狄青亦因御史言，罷知陳州，沆奏曰："御史去陛下將相，削陛下爪牙，此曹所謀，臣莫測也。"昪等益論辨不已，罷沆爲觀文殿大學士、工部尚書、知應天府。遷刑部尚書，徙陳州。

沆長於吏事，性豪率，少儀矩。然任數，善刺探權近過失，陰持之以軒輕取事，論者以此少之。卒，贈左僕射兼侍中。知制誥張瓌草詞詆沆，其家不敢請謚。帝爲篆墓碑曰"思賢之碑"。子瑾，嘗爲天章閣待制，坐法免，後以功復職。

在富弼之下。議論的人認爲不合以前的舊規矩，因爲學士楊察失誤，於是改正劉沆爲監修國史，富弼爲集賢殿大學士。劉沆既然疾恨言事官，因此上呈文說："自慶曆年後，臺諫官行事，朝廷命令發出，無論事情是否妥當，都討論它，非要自己勝利纔作罷。專門從事參劾別人隱私而且不能辯明的事情，用以中傷士大夫。執政官員害怕被參劾，所以他們進升特別快。"劉沆於是舉行編寫御史遷任次序的格式，規定任職滿二年的，授與知州之職。御史范師道、趙抃期滿請求補郡職，劉沆引用格條派遣他們，中丞張昪等呈文說劉沆挾私心委任御史。當時樞密使狄青也因爲御史的奏劾罷知陳州，劉沆奏說："御史離間陛下的將相，削奪陛下的心腹，這是他們所要謀取的，臣不理解。"張昪等愈加辯論不止，於是罷免劉沆爲觀文殿大學士、工部尚書、知應天府。遷任刑部尚書，調任陳州。

劉沆善於管理，性格豪爽，少禮儀規矩。然而任意用權術，好刺探權貴近臣的過失，背地裏掌握以乘機興事，議論的人以此批評他。去世後，追贈他爲左僕射兼侍中。知制誥張瓌起草詞章批評劉沆，他的家人不敢爲他請求追謚。皇帝爲他篆寫墓碑叫"思賢之碑"。兒子劉瑾，曾經當過天章閣待制，被犯法的人牽連，被免去職務，後來又以勛功復職。

## 馮拯

馮拯字道濟。父俊，事漢湘陰公劉贇。贇死，俊與從行千餘人繫侍衛獄，周太祖赦出之，授檢校太子賓客，戍安遠軍駁馬鎮，辭不行，因徙居河陽。

拯以書生謁趙普，普奇其狀，曰："子富貴壽考，宜不下我。"舉進士，補大理評事、通判峽州，權知澤州，徙坊州，遷太常丞。江南旱，命馳傳振貸貧乏，察官吏能否，還奏稱旨。權知石州，擢右正言，歲餘代歸。出使河北，與轉運使樊知古計邊儲。還判三司户部理欠憑由司，爲度

馮拯字道濟。父親馮俊，爲後漢湘陰公劉贇做事。劉贇死去，劉俊與從行的千餘人被拘禁在侍衛獄，周太祖赦免了他，授任檢校太子賓客，駐守在安遠軍駁馬鎮，推辭不去，因此遷徙居住河陽。

馮拯以書生的身份謁見趙普，趙普認爲他狀貌奇偉，說："你當富貴長壽，應不在我之下。"後來中進士，補官大理評事、通判峽州，代理知澤州，調到坊州，升任太常丞。江南大旱，詔命乘驛馬飛馳傳達賑濟貧困百姓的命令，并考察官員執行的好壞，回朝覆奏皇帝滿意。後來代理知石州，升右正言，一年多又派官替換他回朝。後出使河北，與轉運使樊知古籌集邊防糧食儲備。

支判官。

淳化中，有上封請立皇太子者，拯與尹黃裳、王世則、洪湛伏閤請立許王 元僖，太宗怒，悉貶嶺外。拯知端州，既至，上言請遣使括諸路隱丁，更制版籍及議鹽法通商，凡十餘事。太宗欲召還參知政事，寇準素不悅拯，乃徙知鼎州。改通判廣州。郊祀畢，覃恩，拯與通判彭惟節皆遷尚書員外郎，惟節以太常博士爲屯田員外，而拯以左正言爲虞部員外。拯書名舊在惟節上，及奏事如故，準切責之。拯上書言準阿意不平，準坐此罷。

拯以母喪請內徙，命知江州。真宗即位，進比部員外郎。御史中丞李惟清表爲推直官，判三司度支勾院，遷駕部。咸平初，坐試開封進士賦涉譏訕，下拯御史臺，未幾釋之。

明年，兼侍御史知雜事。時西北用兵，王超、傅潛將兵出定、瀛間，觀望玩寇，拯極論之，不報。超等果逗撓覆軍。命拯按傅獄，抵潛罪，竄流之。擢祠部郎中、樞密直學士，權判吏部流內銓。以審官及銓法未備，建請凡廕補京官，試讀一經，書家狀通習爲中格，始得仕。同勾當三班院。向敏中宣撫河北、河東，拯及陳堯叟爲副，宴餞長春殿。

明年，以右諫議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帝欲修綏州，謀諸輔臣，拯與宰相向敏中等皆曰便。宰相呂蒙正、參知政事王旦 王欽若皆曰宜棄勿修。帝遣洪湛馳驛往視，還，上七利二害，卒修完之。時上封者言："三司多滯務，州郡稟疑事，吏民訴理冤獄，依違不決者輒數歲，水旱或由於

還判三司户部理欠憑由司，爲度支判官。

淳化年間，有上書奏請立皇太子的，馮拯與尹黃裳、王世則、洪湛在朝閤跪請立許王 元僖，太宗大怒，將他們全部貶謫到嶺外。馮拯知端州，到任後，奏請派遣官使搜檢各路隱瞞的人口，重新製作地圖及議定鹽法通商等十餘事。太宗想召還馮拯任參知政事，寇準一向不喜歡馮拯，於是調任爲知鼎州。改任通判廣州。祭天完畢，廣施恩赦，馮拯與通判彭惟節都得以升任尚書員外郎，惟節以太常博士任屯田員外，而馮拯以左正言爲虞部員外。馮拯以前列名在惟節之上，到奏報請示時如舊例，寇準深爲責備這個作法。馮拯上書說寇準心懷不滿，寇準因此被罷官。

馮拯以爲母守喪爲由奏請往內地調動，詔命知江州。真宗即位後，進任比部員外郎。御史中丞李惟清上表奏請爲推直官，判三司度支勾院，改任駕部。咸平初年，因考試開封進士賦涉嫌譏刺朝政案被牽連，把馮拯下御史臺獄，没有幾天就釋放了。

第二年，兼任侍御史知雜事。當時西北有戰争，王超、傅潛領兵出征定、瀛之間，但觀望消極，馮拯極言此事，不答覆。王超等果然因爲怯陣而全軍覆没。命令馮拯勘問傅潛的罪情，判傅潛之罪，流放了他。升任祠部郎中、樞密直學士，權判吏部流內銓。因爲審官及選官的銓法不完備，請求凡以恩蔭補京官，要應選之人試讀一經，寫家狀通習爲合乎格式，纔得以作官。同勾當三班院。向敏中爲宣撫使奉詔去河北、河東，馮拯及陳堯叟爲副使，皇帝爲他們在長春殿設宴餞行。

第二年，以右諫議大夫同知樞密院事。皇帝想修建綏州，與輔臣籌謀，馮拯與宰相向敏中等都説可以。宰相呂蒙正、參知政事王旦 王欽若都説應放棄不要修。皇帝派遣洪湛乘驛馬去視察，回來後，呈上七條好處和二條害處的意見，所以全部修好了它。當時上奏的人説："三司多拖延政務，州郡稟報疑難之事，官吏百姓上訴要求審理冤案，違反期限不能判决的動輒數年，水

此。”詔拯選幹强吏同三司使裁冗事、督舉稽留，遂與判度支勾院孫冕省帳牘二十一萬五千本，并廢冗官十五員。

災、旱災或許是由此而發生的吧。”詔令馮拯選擇强幹的吏員與三司的官吏裁奪冗雜事務、監督審查處理淹滯之事，於是馮拯與判度支勾院孫冕檢查賬本二十一萬五千本，并廢冗員十五名。

還尚書工部侍郎、簽書樞密院事。賜手札訪邊事，拯謂：“備邊之要，不扼險以制敵之衝，未易勝也。若於保州、威虜間，依徐、鮑河爲陣，其形勢可取勝矣。前歲王顯違詔不趨要地，契丹初壓境，王師未行，而契丹騎已入鈔，賴霖雨乃遁去。比王超奏敵已去，而東路奏敵方來，既聚軍中山以救望都，而兵困糧匱，將臣陷歿幾盡，超等僅以身免。今防秋，宜於唐河增屯兵至六萬，控定武之北爲大陣，邢州置都總管爲中陣，天雄軍置鈐轄爲後陣，罷莫州、狼山兩路兵。”從之。

後來馮拯改任尚書工部侍郎、簽書樞密院事。特賜給手札巡訪邊務，馮拯說：“守備邊防的要點，若不扼守險要以制敵，就不容易勝利。像對於保州、威虜地區，依徐河、鮑河布陣，那樣形勢就可取勝了。前年王顯違背詔命不從險要之地布陣，當時契丹剛大兵壓境，王師未到，而契丹的鐵騎已入境劫掠，賴有連綿的大雨天纔逃走。等到王超奏報敵人已撤離，而東路奏敵人剛來，馬上聚集軍隊在中山以救援望都，但是兵乏糧缺，將帥士兵陷落犧牲殆盡，王超等僅單身逃脱免於陣亡。現在秋防時期，應在唐河增加屯兵到六萬人，控制住定武之北爲大陣，邢州設置都總管形成中陣，天雄軍設置鈐轄爲後陣，撤走莫州、狼山兩路兵。”皇帝同意了。

景德中，爲參知政事，再遷兵部侍郎。攝事享太廟，有司供帳幔，守奉人宿廟室前，喧囂不肅，拯以聞。詔專爲廟享製帟幕什器，藏宗正寺，禁吏卒登廟階。

景德年間，馮拯爲參知政事，再遷任兵部侍郎。在太廟主持祀享之事，有關部門供應帳幔，守奉人睡在廟堂前，喧鬧不整肅，馮拯奏報皇帝。詔令專爲廟享祭祀用特製的簾幕、物器，藏於宗正寺，禁止小吏、士卒登宗廟的臺階。

王濟上編敕，帝以其煩簡不一，語輔臣曰：“顯德敕尤煩，蓋世宗嚴急，出于一時之意，臣下莫敢言其失也。”王旦進曰：“詔敕宜簡，近亦傷於煩。”拯對曰：“開寶間，除諸州通判敕，刑獄、錢穀悉條列約束，今則略矣。”時契丹始盟，拯言邊方騷動，武臣幸之以爲利。帝曰：“朝廷以信爲守，然戒備不可廢也，此外，當静治以安吾民爾。爾其奉承之。”

王濟呈上編敕，皇帝因爲敕條繁簡不一，對輔臣説：“顯德編敕尤其條目煩多，大約因爲世宗用法嚴峻急切，出於一時的考慮，臣下没有敢指出失誤的。”王旦進言説：“詔令所下的敕條應簡便易行，近來也傷於過煩。”馮拯回答説：“開寶年間，任命各州通判的敕文，刑獄、錢糧庫管都有條例約束，現在則都省略了。”當時正與契丹結盟，馮拯上呈文説邊境有騷亂，武臣反而慶幸認爲有利可圖。皇帝説：“朝廷雖然信守盟約，然而戒備不可鬆懈廢棄，此外，當以無爲而治以安撫百姓。你們要奉旨承辦。”

大中祥符初，嚴貢舉糊名法。拯與王旦論選舉帝前，拯請兼考策論，不專以詩賦爲進退。帝曰：“可以觀才識者，文論也。”拯論事多合帝意如此。封泰山，爲儀仗使。禮成，進

大中祥符初年，嚴申貢舉糊名法。馮拯和王旦在皇帝面前討論科舉的制度，馮拯奏請加考“策論”，不專以詩賦爲録取標準。皇帝説：“可以知道有才識的人，是他的文論啊。”馮拯評論事物是如此符合皇帝心意的。泰山封禪時，馮拯

尚書左丞。以疾在告，數請罷，帝以手詔諭旨，又命宰相王旦就第勸拯起視事。

從祀汾陰，爲儀仗使，遷工部尚書。復以疾求罷，拜刑部尚書、知河南府，聽以府事委官屬。七年，除御史中丞，又以疾辭，除户部尚書、知陳州。真宗嘗謂王旦曰："拯固求閑郡，何邪？"旦對曰："馬知節嘗譏拯好富貴，所欲節度使爾。拯恐爲知節所量，不敢請大藩，殆爲此也。"再知河南府，遷兵部尚書，入判尚書都省，以吏部尚書、檢校太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充樞密使。其冬，拜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太子少傅、同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進左僕射。

乾興元年，進封魏國公，遷司空兼侍中。輔臣會食資善堂，召議事，丁謂獨不預。謂知得罪，頗哀請。錢惟演遽曰："當致力，無大憂也。"拯熟視惟演，惟演踧踖。及對承明殿，太后怒甚，語欲誅謂。拯進曰："謂固有罪，然帝新即位，亟誅大臣，駭天下耳目。謂豈有逆謀哉？第失奏山陵事耳。"太后怒少解。謂既貶，拯代謂爲司徒、玉清昭應宫使、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又爲山陵使，奉安真宗御容于西京。尋在病告，帝賜白金五千兩，拯叩頭稱謝。五上表願罷相，拜武勝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兼侍中、判河南府。即卧内賜告及旌纛，遣内司賓撫問。還奏其家儉陋，被服甚質。太后賜以衾裯錦綺屏，然拯平居自奉侈靡，顧禁中不知也。既卒，贈太師、中書令，謚文懿。

拯氣貌嚴重，宦者傳詔至中書，不延坐。工部尚書林特嘗詣第，累日不得通，白以咨事，使詣中書；既

爲儀仗使。封禪完畢，進升尚書左丞。以患病休假，數次自請罷免，皇帝親自寫詔書告諭旨意，又命宰相王旦去馮拯府第勸他處理政事。

又隨從皇帝祭祀汾陰，爲儀仗使，升任工部尚書。又因爲患病請求罷歸，詔命任刑部尚書、知河南府，聽憑他以府事委任官屬。七年，任御史中丞，又因爲有病辭官，被任命爲户部尚書、知陳州。真宗曾經對王旦説："馮拯一味的求任閑職，爲什麽呢？"王旦回答説："馬知節曾經譏諷馮拯好富貴，所想要的是節度使。馮拯恐怕被知節所計較，不敢奏請授節度使，都是因爲此事。"後再知河南府，遷任兵部尚書，入判尚書都省，以吏部尚書、檢校太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充樞密使。這年冬天，拜任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太子少傅、同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進升左僕射。

乾興元年，進封魏國公，升任司空兼侍中。輔政的大臣在資善堂聚餐，召集議事，丁謂獨不參加。丁謂知道自己得罪皇帝，多方哀憐求情。錢惟演馬上説："應當用心致力，没有大憂。"馮拯注目看着惟演，惟演非常局促。等到在承明殿對答皇帝的提問，太后非常生氣，談到要誅殺丁謂。馮拯進奏説："丁謂固然有罪，然而皇帝新繼大位，急誅大臣，會驚動天下的輿論。丁謂難道有謀逆之罪嗎？在於失報山陵的事情而已。"太后怒氣稍減。丁謂被貶謫後，馮拯代替丁謂任司徒、玉清昭應宫使、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又任山陵使，奉旨在西京安放真宗皇帝的遺容。不久又以病告退，皇帝賜白金五千兩，馮拯叩頭謝恩。五次上奏表自願罷相，後來拜任武勝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兼侍中、判河南府。就在卧室賜告并給予旌旗，皇帝派遣内司賓安撫慰問。回來後奏報他家中簡陋，被服的質量不好。太后賜給他綢緞被子和綿綺屏風，然而馮拯平時自己安排的很侈靡，這些宫内不知道。死後，追贈太師、中書令，賜謚號文懿。

馮拯氣度威嚴相貌莊重，宦官到中書省傳達詔書，他從不請坐。工部尚書林特曾經到他府第拜訪，幾日不得通報，告訴林特有公事，到中書

至，又遣堂吏謂之曰：“公事何不自達朝廷？”卒不見，特大愧而去。錢惟演營入相，拯以太后姻家力言之，遂出惟演河陽。子行己、伸己。

省；林特到中書省後，又派堂吏對林特說：“有公事何不自己上報朝廷？”一直不見，林特大愧而去。錢惟演活動入相之事，馮拯以他是太后親戚力言，於是外派惟演到河陽。有兒子馮行己、馮伸己。

### 馮行己

行己字肅之，以父任爲右侍禁、涇原路駐泊都監、知憲州，因治狀增秩。歷石、保、霸、冀、莫五州，所至有能稱。

馮行己字肅之，因父親是高官，被委派作右侍禁、涇原路駐泊都監、知憲州，因治理有好的政績而增加奉秩。歷任石、保、霸、冀、莫五州長官，所任之地有能幹的名聲。

夏人既納款，疆候播言契丹治兵幽燕，大爲戰具。議者欲解西備北，行己言：“遼、夏爲與國，元昊入貢，容懷詭計，幽燕治兵，或爲虛聲，邊鄙之虞，恐不在河朔也。”

西夏人已經歸附，那些大藩鎮的頭領又揚言契丹人在幽燕地區練兵，大加裝備武器。討論的人想要解除西邊警報而在北邊備戰，行己上奏說：“遼國、西夏國是盟國，元昊進貢，而心懷詭計，契丹人在幽燕地區練兵，可能是虛張聲勢，邊疆的空隙之處，恐怕不在河朔地區。”

皇祐中，知定州，韓琦薦爲路鈐轄。徙知代州，管幹河東緣邊安撫事。夏人掠麟州，蕃部且盜耕屈野河西田，遇官軍逴邏者，輒聚射。詔行己計之。行己言：“此奸民無忌憚，非君長過，不宜以細故啓大釁，但加戒敕足矣。”

皇祐年間，知定州，經韓琦舉薦任路鈐轄官。調任知代州，管幹河東緣邊安撫事。西夏人劫掠麟州，蕃部人還盜種屈野河西的農田，遇官軍巡邏時，則聚集射擊。詔令行己解決。行己上奏說：“這是奸民肆無忌憚，不是州郡長官的過錯，不應以小緣故大動干戈，祇要加以警告就足夠了。”

五臺山寺調廂兵義勇繕葺，爲除和糴穀三萬，行己謂不可損歲入之儲，以事不急之務。進西上閤門使，四遷客省使，更高陽關、秦鳳、定州、大名府路馬步總管，以衛州防禦使致仕，預洛陽耆英之集。元祐中，終金州觀察使，年八十四。

五臺山寺調鄉兵和義勇軍兵修葺，爲此平價收購三萬錢的穀物，行己認爲不能動用每年的儲備糧，因爲修廟是不急之務。後來進升爲西上閤門使，四遷客省使，調任高陽關、秦鳳、定州、大名府路馬步總管，在衛州防禦使任上退休，參與洛陽年高有德之人的集會。元祐年間，在任金州觀察使時去世，年八十四。

### 馮伸己

伸己字齊賢，以蔭補右侍禁。累遷西頭供奉官，授閤門祇候、桂州兵馬都監。轉運使俞獻可辟知廉州。久之，安化蠻擾邊，獻可又薦知宜州。

伸己字齊賢，因有蔭封補右侍禁。幾次升遷任西頭供奉官，授閤門祇候、桂州兵馬都監。轉運使俞獻可徵召他知廉州。很久以後，安化蠻侵掠邊境，獻可又推薦他知宜州。

天聖中，改桂、宜、融、柳、象沿邊兵馬都監，遂專溪峒事。以禮賓使復知宜州。代還，道改供備庫使、知邕州。治舍有井，相傳不敢飲，飲

天聖年間，改任桂、宜、融、柳、象沿邊兵馬都監，於是專管溪峒少數民族事務。又以禮賓使知宜州。期滿被替代還朝，在路途中改任供備庫使、知邕州。治所有一口井，相傳不能飲用，

輒死。伸己日汲自供，終更無恙。旁城數里，有金花木，土俗言花開即瘴起，人不敢近。伸己故以花盛時酣燕其下，亦復無害。明道恭謝，改東染院使、領榮州刺史、梓夔路兵馬鈐轄，遷洛苑使、知桂州兼廣西鈐轄。道江陵，會安化蠻犯邊，官軍不利，仁宗遣中人趣伸己討之。伸己日夜疾馳至宜州，繕器甲，募丁壯，轉糧餉，由三路以進。伸己臨軍，單騎出陣，語酋豪曰："朝廷撫汝甚厚，汝乃自取滅亡耶！今我奉天子命來，汝聽吾言則生，不則無噍類矣。"衆仰泣羅拜曰："不圖今日再見馮公也。"明日，蠻渠棄兵械率衆降軍門。

飲用即死。伸己每天汲取井水自供，始終無恙。鄰城距離幾里，産金花木，當地風俗説金花木開花時，瘴氣散發，人不敢近前。伸己故意在花盛開時，酣飲宴請在花下，也没有傷害。明道恭謝，改東染院使、領榮州刺史、梓夔路兵馬鈐轄，改任洛苑使、知桂州兼廣西鈐轄。主管江陵道，逢安化蠻侵犯邊境，官軍防守不利，仁宗派宦官催促伸己討伐。伸己日夜兼程疾馳到宜州，修理兵甲，招募壯丁，轉運軍餉，由三路進發。伸己到了軍中，單騎出陣，對酋長們説："朝廷撫慰你們，賞賜甚厚，你們乃自取滅亡嗎！我今天奉天子之命前來，你們聽我的則可活命，不然則無活人了。"敵衆仰望他哭泣下拜説："不想今日得以再見馮公了。"第二天蠻首都丢棄兵甲，率衆投降於軍門。

初，部卒以覆將畏匿，伸己曰："紀律不明，主將也，戰士何罪？"請於朝，貸其死。以勞遷西上閤門使、知宜州。樂善蠻寇武陽，伸己遣諭禍福，蠻大悦，悉還所掠。又莫世堪負險强黠，抄劫邊户，爲疆埸患。伸己設伏擒捕，皆置于法。遷果州團練使。在宜二年，徙桂州，改右武衛大將軍，守本官分司西京，卒。

最初，部卒因爲打了敗仗害怕想逃匿，伸己説："紀律不明，是主將的責任，戰士何罪？"爲他們呈請朝廷寬免死罪。以勞績升任西上閤門使、知宜州。樂善蠻進犯武陽時，伸己派人曉諭福禍的道理，樂善蠻大悦，全部歸還所搶的東西。又有叫莫世堪的强盗，依恃險要，搶掠抄劫邊民，是邊防的大患。伸己設置埋伏擒獲，都把他們繩之於法。又改任果州團練使。在宜州二年，調任桂州，改任右武衛大將軍，任本官分司西京，去世。

始，安化蠻叛，區希範應募擊賊。賊平，希範詣闕，自言其功。朝廷下宜州，伸己謂希範無功妄要賞，遂編管全州。其後希範遁歸，謀爲亂，欲殺伸己，嶺外騷然，議者皆罪伸己焉。

開始，安化蠻反叛，區希範應招募攻打强盗。盗賊平息，希範到京城，自言其功。朝廷派使下宜州核實，伸己説希範無功亂要賞賜，於是把他發配全州編管。其後希範逃回，謀亂，想要殺伸己，嶺外地區嘩然，評論的人都認爲是伸己的過失。

## 賈昌朝

賈昌朝字子明，真定獲鹿人。晋史官緯之曾孫也。

賈昌朝字子明，真定獲鹿人。後晋史官賈緯的曾孫。

天禧初，真宗嘗祈穀南郊，昌朝獻頌道左，召試，賜同進士出身，主晋陵簿。賜對便殿，除國子監説書。孫奭判監，獨稱昌朝講説有師法。他日書路隨、韋處厚傳示昌朝曰："君

天禧初年，真宗曾經在南郊祈禱五穀豐收，賈昌朝在路旁進獻頌詞，召他應試，賜同進士出身，爲晋陵縣主簿。皇帝在便殿賜對，被任命爲國子監説書。孫奭判國子監，獨稱贊賈昌朝講説有師法。後來孫奭書寫路隨、韋處厚的傳記給昌

當以經術進，如二公。”爲穎川郡王院伴讀。再遷殿中丞，歷知宜興、東明縣。奭侍讀禁中，以老辭，薦昌朝自代，召試中書，尋復國子監說書。上言：“禮，母之諱不出於宫。今章獻太后易月制除，猶諱父名，非尊宗廟也。”詔從之。景祐中，置崇政殿說書，以授昌朝。誦說明白，帝多所質問，昌朝請記録以進，賜名《邇英延義記注》，加直集賢院。

太平興國寺災，是夕，大雨震雷。朝廷議修復，昌朝上言：“《易·震》之象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近年寺觀屢災，此殆天示警告，可勿繕治，以示畏天愛人之意。”西域僧獻佛骨、銅像，昌朝請加賜遣還，毋以所獻示中外。悉行其言。天章閣置侍講，亦首命昌朝。累遷尚書禮部郎中、史館修撰。

劉平爲元昊所執，邊吏誣平降賊，議收其家。昌朝曰：“漢族殺李陵，陵不得歸，而漢悔之。先帝厚撫王繼忠家，終得繼忠用。平事未可知，使收其族，雖平在，亦不得還矣。”乃得不收。擢知制誥、權判吏部流内銓兼侍講。初，銓法，縣令奉錢滿萬二千，乃舉令。昌朝曰：“法如此，則小縣終不得善令。請概舉令，而與之奉如大縣。”

進龍圖閣直學士、權知開封府，遷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兼判國子監。議者欲以金繒啖契丹使攻元昊，昌朝曰：“契丹許我有功，則責報無窮矣。”力止之。乃上言曰：“太祖初有天下，監唐末五代方鎮武臣、土兵牙校之盛，盡收其威權，當時以爲萬世之利。及太宗時，將帥率多舊人，猶能仗威靈，禀成算，出師禦寇，所

朝看說：“您應以經術進用，如同路、崔二公。”任穎川郡王院伴讀。又升殿中丞，歷任宜興、東明知縣。孫奭侍讀宫中，因年老辭職，推薦昌朝代替自己，召試中書省，不久恢復國子監說書。上書說：“按禮制，母之名諱不出於宫。現在章獻太后改變月制任命官員，還忌諱父名，這不是尊重宗廟。”詔令聽從他的意見。景祐年間，設置崇政殿說書，來授予賈昌朝。賈昌朝朗誦講說明白，皇帝多所質問，賈昌朝請求記録以進獻，賜名《邇英延義記注》，加賈昌朝直集賢院。

太平興國寺發生火災，當晚，下大雨雷聲震天。朝廷議論修復，賈昌朝上言：“《易·震》的卦象說：‘雷重震響，君子因恐懼修身省過。’近年寺觀接連發生火災，這大概是上天發出警告，可以不加修繕治理，以顯示畏天愛人的意思。”西域僧人獻佛骨、銅像，賈昌朝請朝廷加賜遣送回去，不要以其所獻出示中外。他的言論得到全部實行。天章閣設置侍講，也首先任命昌朝。昌朝多次升遷任尚書禮部郎中、史館修撰。

劉平被元昊所擒獲，邊吏誣陷劉平投降敵人，建議拘押他的家人。昌朝說：“漢朝族誅李陵，李陵不能歸，而漢朝後悔。先帝優厚撫恤王繼忠家屬，終於得王繼忠效力。劉平的事情還不清楚，派人拘押他的族人，即使劉平在世，也不能回來了。”於是得以不拘押其家人。昌朝被提升爲知制誥、權判吏部流内銓兼侍講。開始，按照銓選法，縣令的俸禄錢滿一萬二千，纔薦舉縣令。昌朝說：“法令如此，那麽小縣終不能得到好縣令。請求一同薦舉縣令，而且給與像大縣一樣的俸禄。”

賈昌朝進升龍圖閣直學士、權知開封府，升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兼判國子監。議者打算用精美貴重的絲織品利誘契丹使他們攻打元昊，昌朝說：“契丹應允立有功勞，那麽責求報答無窮了。”極力制止這樣做。於是上言說：“太祖開始有天下，鑒於唐末五代方鎮武臣、土兵將校的强大，全部收其威勢和權力，當時認爲是萬世之利。等到太宗時，將帥多爲舊人，還是能够依仗聲威，禀承已定的計劃，出師抵禦敵人，所向之

向有功。近歲恩倖子弟，飾厨傳，釣名譽，多非勳勞，坐取武爵，折衝攻守，彼何自而知哉？然邊鄙無事，尚得自容。自西羌之叛，士不練習，將不得人，以屢易之將馭不練之士，故戰則必敗。此削方鎮太過之弊也。況親舊、恩倖，出即爲將，素不知兵，一旦付以千萬人之命，是驅之死地矣。此用親舊、恩倖之弊也。今楊崇勳、李昭亮尚任邊鄙，望速選士代之。方鎮守臣無數更易，刺史以上，宜慎所授，以待有功。此救弊之一端也。”又上備邊六事：

其一曰馭將帥。自古帝王，以恩威馭將帥，賞罰馭士卒，用命則軍政行而戰功集。太祖脱裘帽賜王全斌曰：“今日居此幄，尚寒不可禦，况伐蜀將士乎？”此馭之以恩也。曹彬、李漢瓊討江南，太祖召彬至前，立漢瓊等於後，授以劍曰：“副將以下，不用命者得專戮之。”漢瓊等股栗而退，此馭之以威也。太祖雖削武臣之權，然一時賞罰及用財集事，皆聽其專，有功則賞，有敗則誅。今每命將帥，必先疑貳，非近倖不信，非姻舊不委。今陝西四路，總管而下，鈐轄、都監、巡檢之屬，悉參軍政，謀之未成，事已先漏，甲可乙否，上行下戾，主將不專號令，故動則必敗。請自今命將，去疑貳，推恩惠，務責以大效，得一切便宜從事。偏裨有不聽令者，以軍法論，此馭將之道也。

其二曰復土兵。今河北河東强壯、陝西弓箭手之類，土兵

處均有戰功。近年來受到寵幸的子弟，修飾供應過客食住和車馬的館舍，沽名釣譽，大多不是功勛勞績，不勞而取武官爵位，擊退敵人攻打防守，他們從何處而知呢？但邊境無事，還能自容。自從西羌反叛，士兵不訓練，將領不得其人，以屢次更换的將領駕馭没有訓練的士兵，因此戰則必敗。這是削弱藩鎮太過分的弊病。況且親近舊人、恩寵子弟，出任即爲將領，素來不懂軍事，一旦交付給他千萬人的生命，這是驅千萬人於死地。這是任用親近的人、恩寵子弟的弊病。現在楊崇勳、李昭亮還在邊地任事，希望迅速選派士人代替他們。藩鎮守臣不要數次更换，刺史以上的，應該審慎授予，以待有功。這是挽救弊病的一個方面。”又上呈邊事戒備六事：

其一叫駕馭將帥。自古以來的帝王，用恩典和威權駕馭將帥，用獎賞和懲罰駕馭士兵，服從命令則軍政實行而且戰功成就。太祖脱下裘帽賜給王全斌説：“今天居住在這帳幄裏，還覺得寒冷不可抵禦，何况征伐蜀地的將士呢？”這是用恩典駕馭的例子。曹彬、李漢瓊討伐江南，太祖召曹彬到跟前，讓李漢瓊等人站在後面，授劍給曹彬説：“副將以下，不服從命令的可以用此劍殺之。”李漢瓊等人兩腿發抖而退，這是用威權駕馭的例子。太祖雖然削去武臣的權柄，但一時賞罰和用財之事，都聽任其單獨處理，有功就獎賞，有害就誅殺。現在每任命將帥，必先猜疑，不是親信不用，不是姻親故舊不委任。現在陝西四路，總管以下，鈐轄、都監、巡檢這些官員，全都參預軍政，謀劃還没有形成，事情已先泄露，甲認爲可以乙認爲不行，上面讓做的下面違反，主將不能單獨號令，因此動則必敗。請求從今以後任命將領，去掉疑忌，實行恩惠，務必責以大戰功，得一切全權處理。副將有不聽從命令的，以軍法論處，這是駕馭將領的辦法。

其二叫恢復土兵。現在河北河東的强壯、陝西弓箭手之類，這是土兵遺留下來的

遺法也。河北鄉軍，其廢已久，陝西土兵，數爲賊破，存者無幾。臣以謂河北、河東强壯，已召近臣詳定法制，每鄉爲軍。其材能絶類者，籍其姓名遞補之。陝西蕃落弓箭手，貪召募錢物，利月入糧奉，多就黥涅爲營兵。宜優復田疇，使力耕死戰，世爲邊用，可以減屯戍、省供饋矣。内地州縣，增置弓手，如鄉軍之法而閲試之。

其三曰訓營卒。太祖朝，令諸軍毋得食肉衣帛，營舍有粥酒肴則逐去，士卒有服繒綵者笞責之。異時被鎧甲、冒霜露，戰勝攻取，皆此曹也。今營卒驕惰，臨敵無勇。舊例三年轉員，謂之落權正授，雖未能易此制，即不必一例使爲總管、鈐轄，擇有才勇可任將帥者授之。况今之兵仗製造，殊不適用。宜按八陣、五兵之法，以時教習。使啓殿有次序、左右有形勢，前却相附，上下相援，令之曰："失一隊長，則斬一隊。"何慮衆不爲用乎?

其四曰制遠人。今四夷蕩然與中國通，在北則臣契丹，其西則臣元昊，二國合從，有掎角中國之勢。借使以歲幣覊縻之，臣恐不可勝算。古之備邊，西有金城、上郡，北則雲中、鴈門。今自滄之秦，綿亘數千里，無山河之阻，獨恃州縣鎮戍爾。歲所供贍，又不下數千萬，一穀不熟，或至狼狽。契丹近歲兼用燕人治國，建官一同中夏。元昊據河南列郡而行賞罰，此中國患也。宜度西方諸國如沙州、唃廝、明珠、滅臧之族，近北如黑水女

辦法。河北鄉兵被廢除已經很久，陝西土兵幾次被敵人擊敗，存者没有多少。我認爲河北、河東的强壯，已經召近臣詳細制定法令制度，每鄉爲一軍。那些才能獨特的人，登記其姓名遞補。陝西蕃落弓箭手，貪圖招募錢物，貪月入糧食俸禄之利，多就地在臉上刺字染黑爲營兵。應優先免除已耕田畝的税收，使其力耕死戰，世代爲邊地效力，可以減少守邊士兵、節省供應物資。内地州縣，增加設置弓手，按鄉軍之法而檢閲他們。

其三叫訓練營兵。太祖時，命令諸軍不得吃肉穿絲帛，營舍有賣酒菜的就趕走，士兵有人穿彩色絲綢的鞭打譴責。以後披鎧甲、冒霜露，戰勝攻取，都是這些人。現在營兵驕横懶惰，面對敵人没有勇氣。按照原有的成例三年轉員，叫做落權正授，雖然不能改變這一制度，但不必一律使其成爲總管、鈐轄，挑選有才能勇敢可以任將帥的人授給。况且現在的兵器製造，很不適用。應按照八陣、五兵的法則，按時教習。使其先後有次序、左右有陣勢，前進退却相附，上下相援，命令他們説："失去一個隊長，就斬一隊。"爲什麽擔心衆人不爲效力呢?

其四叫控制外國人。現在四夷動摇與中原交往通好，在北方就臣服契丹，在西部就臣服元昊，兩國聯合，有夾擊中原之勢。假使用歲幣籠絡他們，我擔心不能制勝。古代防備邊疆，西邊有金城、上郡，北邊則有雲中、雁門。現在從滄州到秦州，綿延横亘幾千里，没有山川江河的險阻，僅僅憑藉州縣戍守而已。每年所供給，又不少於幾千萬，一旦穀物不豐收，又處於困窘中。契丹近年兼用燕人治理國家，設置官員一如中原。元昊占據黄河以南各州而實行賞罰，這是中原的禍患。應估量西邊各國如沙州、唃廝、明珠、滅臧的部族，鄰近北方的如黑水女真、高麗、新羅之類，過去與中原交往，招募人

真、高麗、新羅之屬，舊通中國，募人往使，誘之使歸我，則勢分而釁生，體解而瓦裂矣。

其五曰綏蕃部。屬户者，邊垂之屏翰也。延有金明，府有豐州，皆戎人内附之地。朝廷恩威不立，强敵迫之，塞上諸州，藐焉孤壘，蕃部既壞，土兵亦衰，破敵之日，未可期也。臣請陝西緣邊諸路，守臣皆帶"安撫蕃部"之名，擇其族大有勞者爲酋帥，如河東折氏之比，庶可爲吾藩籬之固也。

其六曰謹覘候。古者守封疆，出師旅，居則有行人之覘國，戰則有前茅之慮無，其謹如此。太祖命李漢超鎮關南，馬仁瑀守瀛州，韓令坤鎮常山，賀惟忠守易州，何繼筠領棣州，郭進控山西，武守琪戍晉陽，李謙溥守隰州，董遵誨屯環州，王彦昇守原州，馮繼業鎮靈武。管榷之利，悉輸之軍中，聽其貿易，而免其征税。邊臣富於財，得以爲間諜，羌夷情狀，無不預知。二十年間，無外顧之憂。今日西鄙任邊事者，敵之情狀與山川、道路險易之勢，絶不通曉。使蹈不測之淵，入萬死之地，肝腦塗地，狼狽相藉，何以破敵制勝耶？願監藝祖任將帥之制，邊城財用悉以委之。募敢勇之士爲爪牙，臨陣自衛，無殺將之辱；募死力爲覘候，而望敵知來，無陷兵之耻。

書奏，多施行之。

昌朝請度經費，罷不急。詔與三司合議，歲所省緡錢百萬。又言："朝臣七十，筋力衰者，宜依典故致

前去出使，誘使他們歸附我朝，那麼勢力分散而事端發生，自然分裂瓦解了。

其五叫安撫蕃部。歸屬户，是邊地的藩衛屏障。延有金明，府有豐州，都是外族人内附的地方。朝廷没有樹立恩典和威嚴，强敵逼近，邊塞上的各州，像孤單的堡壘，蕃部既崩潰，士兵也衰敗，擊破敵人的日子，是不能够期盼的。我請求陝西沿邊各路，守臣都帶"安撫蕃部"的名頭，挑選其族大有勞績的人爲酋帥，例如河東折氏之類，希望可以作爲屏障。

其六叫謹慎偵察敵情。古代人防守邊疆，派出軍隊，平日就有使者觀察，打仗就有先頭部隊戒備意外，他們如此謹慎。太祖命令李漢超鎮守關南，馬仁瑀防守瀛州，韓令坤鎮守常山，賀惟忠防守易州，何繼筠掌領棣州，郭進控制山西，武守琪戍守晉陽，李謙溥防守隰州，董遵誨駐守環州，王彦昇防守原州，馮繼業鎮守靈武。管理專賣之利，全部輸往軍隊中，聽任其貿易，而且免徵其賦税。邊臣錢財充足，得以使用間諜，羌夷的情况，没有不預先知道的。二十年間，没有外敵之憂。現在西邊擔任守邊重任的人，對敵人的情况與山川、道路險阻平易的地勢，完全不通曉。致使陷入不能預料的深淵，進入非死不可的地方，肝腦塗地，狼狽相藉，怎樣來破敵制勝呢？希望借鑒藝祖任用將帥的制度，將邊城財用全部委托給邊臣。招募勇敢的士人爲心腹，臨陣自衛，没有殺將的耻辱；招募效死力的人來偵察敵情，而瞭望敵人知道來否，没有失陷戰敗的耻辱。

書奏上，大多得到施行。

昌朝請求估計經費，免去不急之費。詔令與三司一起商議，一年所節省的緡錢有一百萬。昌朝又上奏説："朝廷大臣七十歲，精力衰弱的人，

仕，有功狀可留者勿拘。”因疏耄昏不任事者八人，令致仕。慶曆三年，拜參知政事。上言：“用兵以來，天下民力頗困。請詔諸路轉運使，毋得承例折變科率，須科折者，悉聽奏裁。雖奉旨及三司文移，於民不便者，亦以上聞。”

以工部侍郎充樞密使，尋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仍兼樞密使。居兩月，拜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元昊歸石元孫，議賜死。昌朝獨曰：“自古將帥被執，歸者多不死。”元孫由是得免。詔有司議升祔奉慈廟三后，有司論不一。昌朝曰：“章獻母儀天下，章懿誕育聖躬，宜如祥符升祔元德皇后故事。章惠於陛下有慈保之恩，當別享奉慈廟如故。”乃奉二后神主，升祔真宗廟。密詔遷中外官一等，優賜諸軍，昌朝與同列力疏，乃止。又詔遷二府官，益固辭。元昊既款附，請宰相罷兼樞密使。

六年，日食。帝謂昌朝等曰：“謫見于天，願歸罪朕躬。卿宜究民疾苦，思所以利安之。”昌朝對曰：“陛下此言，足以弭天變，臣敢不夙夜孜孜以奉陛下。”帝又曰：“人主懼天而修德，猶人臣畏法而自新也。”昌朝因頓首謝。明年春，旱，帝避正寢，減膳。昌朝引漢災異册免三公故事，上表乞罷。

參知政事吴育數與昌朝争議上前，論者多不直昌朝。有向綬者知永静軍，疑通判譖己，誣以事，迫令自殺。高若訥知審刑院，附昌朝議，欲從輕坐。吴育力争，綬卒減死一等。未幾，若訥爲御史中丞，言大臣廷争不肅，故雨不時若，遂罷育，而除昌朝武勝軍節度使、檢校太傅、同中

應依照已有的成例辭官，有功績可以留用的不限。”因而疏陳年老湖塗不任事的八人，令其退休。慶曆三年，昌朝被授任參知政事。上奏說：“征戰以來，天下民力很困乏。請朝廷詔令各路轉運使，不得承襲舊例折變徵收賦税，必須折變的，全部聽從上奏裁決。即使奉旨以及按三司文書，對百姓不適宜的，也要向上級報告。”

賈昌朝以工部侍郎充任樞密使，不久授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并兼任樞密使。居官兩個月，又拜授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元昊歸還石元孫，議論賜死。昌朝惟獨說：“自古以來將帥被捉，生還的人多不死。”石元孫由於這樣得免一死。詔令官員討論升祭奉慈廟三個太后，官員議論不一致。昌朝說：“章獻太后母儀天下，章懿太后生養聖體，應按祥符年間升祭元德皇后的舊例。章惠太后於陛下有養育之恩，應另外享祭奉慈廟如故。”於是尊奉二后神位，升附祭真宗廟。密詔升朝廷内外官一等，優厚賜與各軍，昌朝與同僚極力疏陳，纔停止。又詔令升中書、樞密二府官，更加堅決辭謝。元昊既投誠歸附，昌朝請求祇任宰相罷免兼任的樞密使。

慶曆六年，發生日食。仁宗對昌朝等人說：“譴責見於上天，希望歸罪朕自己。你們應探究百姓疾苦，思考用來有利安定百姓的辦法。”昌朝回答說：“陛下這話，足以消除天變，我怎敢不日夜孜孜以事奉陛下。”仁宗又說：“帝王畏天而修德，就像人臣害怕法令而自己改正錯誤。”昌朝因而下跪拜謝。第二年春天，旱災，仁宗迴避正殿，減少膳食。昌朝援引漢代發生災異時册封罷免三公的成例，上表奏請求免職。

參知政事吴育幾次與賈昌朝在皇帝面前争議，論者多認爲賈昌朝不公正。有叫向綬的人爲永静軍知軍，懷疑通判説自己的壞話，以事情誣陷通判，强迫命令其自殺。高若訥知審刑院，附和賈昌朝意見，打算從輕處理。吴育力争，向綬最終減死一等。不久，高若訥爲御史中丞，説大臣在朝堂争辯不嚴肅，所以下雨不及時，於是罷免吴育，而任命賈昌朝爲武勝軍節度使、檢校太

書門下平章事、判大名府兼北京留守司、河北安撫使。帝賜銀飾肩輿。尋以討貝州賊有功，移山南東道節度使。楊偕言賊發昌朝部中，不當賞。弗從。

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大名府兼北京留守司、河北安撫使。仁宗賜給他銀飾轎子。不久以討伐貝州賊有功，改任山南東道節度使。楊偕説賊發於昌朝部下，不應奬賞。朝廷没有采納他的意見。

契丹聚亡卒勇伉者，號“投來南軍”。邊法，卒亡自歸者死。昌朝除其法，歸者輒還補，於是來者稍衆，因廉知契丹事。契丹遂拒亡卒，黜南軍不用。邊人以地外質，契丹故稍侵邊界。昌朝爲立法，質地而主不時贖，人得贖而有之，歲餘，地悉復。

契丹聚集勇猛强壯的逃兵，號稱“投來南軍”。按照邊境法，士兵逃亡自己返回者死。昌朝廢除這一法令，返回的就升補，於是歸來的人逐漸多起來，因而查訪知道契丹的情况。契丹於是拒絶逃兵，廢黜宋逃軍不用。邊人把地向外抵押，契丹因此逐漸侵占邊界。昌朝爲之立法令，抵押土地而地主不按時贖回，别人可以贖回而且占有，一年多時間，土地全部恢復。

三司使葉清臣移用河北庫錢，昌朝格詔不與，清臣論列不已，遂出清臣河陽，徙昌朝判鄭州。過闕入覲，留爲祥源觀使，拜尚書右僕射、觀文殿大學士、判尚書都省，朝會班中書門下，視其儀物。歲中求外，復除山南東道節度使、右僕射、檢校太師兼侍中、判鄭州。固辭僕射、侍中，改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賜中謝，自昌朝始也。

三司使葉清臣移用河北庫錢，賈昌朝擱置詔書不批發，葉清臣列罪告發不停，於是調葉清臣到河陽，外放賈昌朝判鄭州路。到宫廷入覲皇帝，留用爲祥源觀使，拜授尚書右僕射、觀文殿大學士、判尚書都省，朝會時立班中書門下，視其儀物。這年賈昌朝請求外任，又被任命爲山南東道節度使、右僕射、檢校太師兼侍中、判鄭州。堅决辭謝僕射、侍中，改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賜入朝謝恩，從賈昌朝開始。

母喪去位，服除，判許州。召對邇英閣，帝問《乾》卦，昌朝上奏曰：“《乾》之上九稱：‘亢龍有悔。’悔者，凶災之萌，爻在亢極，必有凶災。不言凶而言悔者，以悔有可凶可吉之義，修德則免悔而獲吉矣。‘用九，見群龍無首，吉’。聖人用剛健之德，乃可決萬機。天下久盛，柔不可以濟，然亢而過剛又不能久。獨聖人外以剛健决事，内以謙恭應物，不敢自矜爲天下首，乃吉也。”手詔優答。又言：“漢、唐都雍，置三輔内翼京師，朝廷都汴，而近京諸郡皆屬他道，制度不稱王畿。請析京東之曹州，京西之陳、許、滑、鄭，皆隸開封府，以四十二縣爲京畿。”帝納之。

母親去世，賈昌朝離開職位，守喪期滿，任許州通判。皇帝在邇英閣召他應對，皇帝問《乾》卦，賈昌朝上奏説：“《乾》的上九稱：‘亢龍有悔。’悔者，是凶災的萌芽，爻在亢極，必定有凶災。不説凶而説悔，因爲悔有能凶能吉之意，修養道德就免去悔而獲得吉了。‘用九，見群龍無首，吉’。聖人以剛健的道德，就可以决斷萬機。天下長久昌盛，軟弱不可以成功，但正直而過於剛强又不能長久。衹有聖人對外以剛健决斷事情，對内以謙讓恭儉應對萬物，不敢自誇爲天下第一，這纔是吉。”皇帝親手寫詔書贊美他的回答。賈昌朝又説：“漢代、唐代以雍州爲都城，設置三輔在内羽翼京城，朝廷以汴州爲都城，但臨近京城諸郡都隸屬其他路，按制度不稱王畿。請分京東的曹州，京西的陳、許、滑、鄭四州，都隸屬開封府，以四十二縣爲京畿。”皇

將行，命講讀官餞于資善堂。復判大名府兼河北安撫使。時河決商胡，昌朝請復故道，不從。語在《河渠志》。六塔功敗，濱、棣、德、博民多水死，昌朝振救之甚力。内侍劉恢往視，還言河决趙征村，與帝名嫌爲不祥，時皆謂昌朝使之以摇當國者。嘉祐元年，進封許國公，又兼侍中，尋以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爲樞密使。

三年，宰相文彦博請罷，諫官、御史恐昌朝代彦博，乃相與言昌朝建大第，别創客位以待宦官，宦官有矯制者，樞密院釋不治。遂以鎮安軍節度使、右僕射、檢校太師、侍中兼充景靈宫使，出判許州。又以保平軍節度、陜州大都督府長史移大名府兼安撫使。英宗即位，徙鳳翔節度使，加左僕射、鳳翔尹，進封魏國公。治平元年，以侍中守許州，力辭弗許。明年，以疾留京師，乃以左僕射、觀文殿大學士判尚書都省，卒，年六十八，謚曰文元。御書墓碑曰“大儒元老之碑”。所著《群經音辨》、《通紀》、《時令》、《奏議》、《文集》百二十二卷。

昌朝在侍從，多得名譽。及執政，乃不爲正人所與，而數有攻其結宦官、官人者。初，昌朝侍講時，同王宗道編修資善堂書籍，其實教授内侍，諫官吴育奏罷之。及張方平留唐詢，而詢譖育，世以爲昌朝指也。然言者謂昌朝釋宦官矯制，後驗問無事實云。

子章，館閣校勘，蚤世。青，朝請大夫。弟昌衡。

賈昌衡

昌衡字子平。舉進士，爲梓州路轉運判官。賈人請富順井鹽，吏視賄

帝采納了他的建議。將要赴任，命令講讀官在資善堂爲他餞行。再判大名府兼河北安撫使。當時黄河在商胡决口，昌朝請求恢復原先的河道，没有得到同意。記録在本書《河渠志》。六塔工程失敗，濱、棣、德、博四州百姓多溺死，昌朝賑救很得力。宦官劉恢前往巡視，回朝説黄河在趙征村决口，對於皇帝的名諱不吉祥，當時都認爲賈昌朝使之以動摇當權的人。嘉祐元年，進封許國公，又兼任侍中，不久以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爲樞密使。

嘉祐三年，宰相文彦博請求罷官，諫官、御史擔心賈昌朝代替文彦博的宰相職位，於是交相説賈昌朝建造大宅，另外創立客位以待宦官，宦官有人假造詔書，樞密院赦免不予治罪。於是賈昌朝以鎮安軍節度使、右僕射、檢校太師、侍中兼充景靈宫使，出判許州。又以保平軍節度、陜州大都督府長史改任大名府兼安撫使。英宗即位，賈昌朝改任鳳翔節度使，加官左僕射、鳳翔尹，進封魏國公。治平元年，以侍中守許州，極力辭謝没有得到准許。第二年，因病留在京城，就以左僕射、觀文殿大學士判尚書都省，去世，終年六十八歲，謚號文元。皇帝親自寫墓碑叫“大儒元老之碑”。所著《群經音辨》、《通紀》、《時令》、《奏議》、《文集》一百二十二卷。

賈昌朝在任侍從官時，得到許多名譽。等到執掌朝政，於是不被正人君子所看重，而且屢次有人攻擊他交結宦官、宫人。開始，賈昌朝任侍講時，同王宗道編修資善堂書籍，實際上是教授宦官，諫官吴育奏請罷免他。等到張方平留用唐詢，而唐詢説吴育的壞話，世人認爲是賈昌朝指使。然而言者認爲賈昌朝赦免宦官假造詔書之罪，後來驗證没有事實根據。

兒子賈章，任館閣校勘，早年去世。賈青，爲朝請大夫。弟弟賈昌衡。

賈昌衡字子平。考中進士，任梓州路轉運判官。商人請求經營富順井鹽，吏人以賄賂多少安

多寡爲先後，昌衡一隨月日給之。瀘州邊夷蠻，故時守以武吏，昌衡請由東銓調選。蠻驅馬來市，官第其良駑爲二等，上者送秦州，下者輒輕估直而抑買，昌衡請嚴禁之。徙提點淮南刑獄、廣東轉運使，徙兩浙路。

熙寧更法度，核吏治，昌衡數以利害聞，神宗獎其論奏忠益。召爲户部副使、提舉市易司，課羨，增秩右諫議大夫，加集賢殿修撰、知河南府，歷陳、鄆、應天府、鄧州。以正議大夫致仕，卒。從子炎。

賈炎

炎字長卿，以昌朝蔭，更歷管庫，積遷至工部侍郎。政和中，以顯謨閣待制知應天府，徙鄆州、永興。初，陝西行鐵錢久，幣益輕。蔡京設法盡斂之，更鑄夾錫錢，幣稍重。京去相，轉運使李譓、陳敦復見所斂已多，遽請罷鑄。鐵錢既復行，其輕加初，自關以西皆罷市，民不聊生。炎獨一切弛禁，聽從其便。其後，宣徽使童貫又以兩者重輕相形，遂盡廢夾錫不得用，民益以爲苦。炎徙知延安，因表言："錢法屢變，人心愈惑。今人以爲利者，臣見其害；以爲是者，臣見其非。中産之家，不過畜夾錫錢一二萬，既棄不用，則惟有守錢而死耳。邊甿生理蕭條，官又一再變法，鄜延去敵迫近，民殊不安。民不安則邊不可守，願得内郡以養母。"乃命爲潁州，未行，復留。又與貫制疆事不合，貫沮之，改河陽，又改鄧州。加直學士、知永興。入對，留爲工部侍郎。貫簽書樞密院河西北兩房，侍從邀炎俱往賀，炎曰："故事無簽書兩房者，彼非執政，何賀爲?"會以疾卒，年五十八。贈銀青光禄大夫。

排先後，昌衡一律隨日期給鹽。瀘州邊境夷蠻，以前由武官管轄，昌衡請求由中書省選調文官。蠻人趕馬來賣，官府分好馬爲二等，上等送秦州，下等壓低馬價而强買，昌衡請求嚴禁如此。改任提點淮南刑獄、廣東轉運使，改任兩浙路。

熙寧變法，考核吏治，昌衡多次上奏其利弊，神宗嘉獎他的上奏忠誠有益。召入任户部副使、提舉市易司，收入有贏餘，加官爲右諫議大夫，加集賢殿修撰、知河南府，歷任陳、鄆、應天府、鄧州州府長官。以正議大夫退休，去世。侄子賈炎。

賈炎字長卿，由於賈昌朝的恩蔭，曾任管庫官，多次升遷至工部侍郎。政和年間，以顯謨閣待制知應天府，改任鄆州、永興知州。當初，陝西久用鐵錢，鐵錢日輕。蔡京設法全部收回，改鑄夾錫錢，錢稍重。蔡京罷相，轉運使李譓、陳敦復知道聚財很多，立即請求停鑄夾錫錢。恢復鐵錢後，更加貶值，從關以西都罷市，民不聊生。賈炎自主全部開禁，任由百姓使用何種錢。後來，宣徽使童貫又認爲兩者輕重相似，於是廢夾錫錢不用，百姓更是叫苦。賈炎改任延安，由此上奏章説："錢法多次變更，人心動摇。現在别人認爲是利，我認爲是害；别人認爲對的，我認爲錯了。中等資産之家，不過有夾錫錢一二萬，既已不能用，則祇能守錢而死。邊境生産生活蕭條，官府又一再變法，鄜延離敵境很近，百姓很不安。百姓不安則邊境難守，我請求到内地州任職以侍養母親。"於是命任潁州知州，未出發，又將他留任。與童貫在管理邊事上不和，童貫反對，改任河陽，又改任鄧州。加直學士、知永興。入朝對答，留下授工部侍郎。童貫任簽書樞密院河西、河北兩房，侍從請賈炎一起去祝賀，賈炎説："以前没有簽書兩房的，他不是宰相，有何可賀?"不久因病去世，年五十八。贈銀青光禄大夫。

## 賈琰

昌朝伯祖父琰。琰字季華，晋中書舍人、給事中緯之子也。以蔭授臨淄、雍丘主簿，歷通判澧州。太宗尹京，奏以爲開封府推官，加左贊善大夫。及即位，超拜左正議大夫、樞密直學士。未幾，擢三司副使。太平興國二年，卒。

賈昌朝伯祖父賈琰。賈琰字季華，後晋中書舍人、給事中賈緯之子。以恩蔭授臨淄、雍丘主簿，歷任澧州通判。太宗爲京尹時，奏薦爲開封府推官，加左贊善大夫。太宗即位，越級升爲左正議大夫、樞密直學士。不久，擢升三司副使。太平興國二年，去世。

琰風神峻整，有吏幹，佐太宗居幕府凡五年，勤於所職。昆弟五人，琰最幼，及琰歷官而諸兄相繼死。琰拊循孤幼，聚族凡百口，分給衣食，庭無間言，士大夫以此稱之。

賈琰風度神采肅穆嚴整，有管理吏政的才幹，佐助太宗做幕僚共五年，勤勉於自己的工作。兄弟五人，賈琰最小，等到賈琰任官職時，而諸位兄長已相繼去世。賈琰撫恤孤幼，收養而聚攏的族親大概有百口，分給衣食，家庭中没有閑話，士大夫們因此稱贊他。

琰子湜、汾。湜至軍器庫使。交阯黎桓之篡丁璿也，朝廷以孫全興將兵討焉。湜與王僎同掌軍事，黎桓僞降，全興信之，軍遂北，湜、僎并坐失律誅。汾至殿中丞。湜子昌符，賜同學究出身。汾子昌齡，第進士，爲屯田員外郎。

賈琰有兒子賈湜、賈汾。賈湜官至軍器庫使。交阯黎桓篡奪了丁璿的權，朝廷派孫全興率兵討伐他。當時賈湜與王僎共同在孫全興軍中掌管軍事，黎桓詐降，孫全興相信了他，於是軍隊打了敗仗，賈湜和王僎一起因爲作戰失利獲罪被殺。賈汾官至殿中丞。賈湜的兒子昌符，被賜予同學究出身。賈汾的兒子昌齡，進士出身，任屯田員外郎。

## 梁適

梁適字仲賢，東平人，翰林學士顥之子也。少孤，嘗輯父遺文及所自著以進，真宗曰："梁顥有子矣。"授秘書省正字。爲開封工曹，知崑山縣。徙梧州，奏罷南漢時民間折税。更舉進士，知淮陽軍，又奏减京東預買紬百三十萬。論景祐赦書不當録朱梁後，仁宗記其名，尋召爲審刑詳議官。

梁適字仲賢，東平人，是翰林學士梁顥的兒子。年少時失去父親，曾經編輯父親的遺文及自己的著作進呈，真宗説："梁顥有兒子啊!"授任秘書省正字。作開封工曹，知崑山縣。調任梧州時，上奏請罷免南漢時民間的折税。又考中進士，知淮陽軍，又上奏要求减免京東預買綢一百三十萬。又評論景祐時赦宥的公文不應録有朱梁的後代，仁宗記住了他的名字，不久被徵召爲審刑詳議官。

梓州妖人白彦歡依鬼神以詛殺人，獄具，以無傷讞。適駁曰："殺人以刃或可拒，而詛可拒乎？是甚於刃也。"卒論死。有鳥似鶴集端門，稍下及庭中，大臣或倡以爲瑞，適曰："此野鳥入宫庭耳，何瑞之云？"

梓州邪教之人白彦歡藉鬼神以詛咒殺人，結案，因爲殺人没有傷口要求查核。梁適反駁説："殺人用刀或許可以抗拒，而咒語可以對抗嗎？這是更甚於刀刃的啊。"最終以死罪論處。當時有鳥像鶴聚集在端門上，稍後又飛下到朝堂的庭院中，大臣或有倡議認爲是祥瑞之兆，梁適説："此是野鳥飛入宫庭罷了，何瑞之有？"

嘗與同院燕肅奏何次公案，帝顧曰："次公似是漢時人字。"肅不能對，適進曰："蓋寬饒、黄霸皆字次公。"帝悦，因詢適家世，益器之。他日宰相擬適提點刑獄，帝曰："姑留之，俟諫官有闕，可用也。"遂拜右正言。

林瑀由中旨侍講天章閣，適疏其過。又言："夏守贇爲將無功，不宜復典宥密。"會婦黨任中師執政，以嫌改直史館，修起居注。奉使陝西，與范仲淹條邊機十餘事。進知制誥、權發遣開封府。歲餘，出知兖州。萊蕪冶鐵爲民病，當役者率破産以償，適募人爲之，自是民不憂冶户，而鐵歲溢。再遷樞密直學士、知延州。告歸治葬，過京師，得入見，自言前爲朋黨擠逐，留爲翰林學士，御史交劾之，以侍讀學士知澶州，徙秦州。入知審刑院，擢樞密副使。

張堯佐一日除四使，言者争之力，帝頗怒。適曰："臺諫論事，職耳。堯佐恩實過，恐非所以全之。"遂奪二使。儂智高入寇，移嫚書求邕、桂節度，帝將受其降。適曰："若爾，嶺外非朝廷有矣。"乃遣狄青討之。賊平，帝曰："向非適言，南方安危，未可知也。"遷參知政事。契丹欲易國書稱南北朝，適曰："宋之爲宋，受之於天，不可改也。契丹亦其國名，自古豈有無名之國哉。"遂止。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大璫王守忠求爲節度使，適持不可；張貴妃治喪皇儀殿，又以爲不可。將以適爲園陵使，適言國朝以來無此制，由是寖與陳執中不合。

曾經和審刑院的同事燕肅奏請皇帝處斷何次公的案件，皇帝看着他說："次公好像是漢朝時人的名字。"燕肅不能回答，梁適進言說："蓋寬饒、黄霸都字次公。"皇帝高興，詢問梁適的家世，愈加器重他。後來宰相打算讓梁適任提點刑獄，皇帝說："姑且留下他，等到諫官有空缺時，可以用他。"於是授右正言。

林瑀由宮中傳旨任天章閣侍講爲皇帝講經，梁適對皇帝數落林瑀的過錯。又說："夏守贇爲將無功，不應又主管樞密院。"適逢妻子的親戚任中師執政，梁適因避嫌的原因改任直史館，修起居注。奉旨巡視陝西，與范仲淹上條陳述邊防十多件事務。進升知制誥、權發遣開封府。一年多，出朝知兖州。當時萊蕪冶鐵的勞役煩擾百姓，應去服役的人都寧可破家産以抵償勞役，梁適招募鐵匠冶煉，從此之後百姓不再因做鐵匠而憂愁，而鐵的產量每年增加。改任樞密直學士、知延州。告假回家辦理喪事，路過京城，得以入朝拜見皇帝，自己陳說以前是被朋黨排擠，皇帝留下他任翰林學士，御史又交相參劾他，所以還是以侍讀學士知澶州，調任秦州。入朝知審刑院，升任樞密副使。

張堯佐一天被命令任四使，言官力争此事，皇帝很不高興。梁適奏說："臺諫論事是他們的職責。堯佐確實受恩過多，恐怕不是保全他的辦法。"於是皇帝削奪了他的二使。儂智高侵犯時，上奏狂妄，要求任命他爲邕、桂節度，皇帝想接受他的投降并答應他的要求。梁適奏說："如果這樣，嶺外就不是朝廷可以控制的地方了。"於是派狄青討伐他。賊亂平息，皇帝說："如果不是梁適的話，南方的安危，不知會怎樣了。"升任參知政事。當時契丹人想要讓改國書稱"南北朝"。梁適奏說："宋之所以稱宋，是上天所授，不可更改。契丹也是其國名，自古哪有無名之國呢。"於是停止此議。梁適進升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當權宦官王守忠請求爲節度使，梁適堅決不同意；張貴妃在皇儀殿治喪，他又認爲不可行。想讓梁適任園陵使，梁適說宋建國以來沒有這樣的制度，由此逐漸與陳執中不

適曉暢法令，臨事有膽力，而多挾智數，不爲清議所許。御史馬遵、吴中復極論其貪黷怙權，罷知鄭州。京師茶賈負公錢四十萬緡，鹽鐵判官李虞卿案之急，賈懼，與吏爲市，内交於適子弟，適出虞卿提點陝西刑獄。及罷，帝即還虞卿三司。復加觀文殿大學士、知秦州。古渭初建寨，間爲屬羌所鈔，益兵拒守，羌復驚疑。適具牛酒，召諭其種人，且罷所益兵，羌不爲患。徙永興軍。夏人盜耕屈野河西田累年，朝廷欲正封，以適爲定國軍節度使、知并州，至則悉復侵地六百里。還，知河陽，領忠武、昭德二鎮、檢校太師，復爲觀文殿大學士，以太子太保致仕，進太傅。熙寧三年，卒，年七十，贈司空兼侍中，謚曰莊肅。

梁子美

孫子美，紹聖中，提舉湖南常平。時新復役法，子美先諸路成役書，就遷提點刑獄。建中靖國初，除尚書郎中，中書舍人鄒浩封還之，改京西轉運副使。諫議大夫陳次升又言："子美緣章惇姻家，連使湖外，承迎其旨意，一時逐臣在封部者，多被其虐，不宜使在近畿。"及徙成都路，累遷直龍圖閣、河北都轉運使，傾漕計以奉上，至捐緡錢三百萬市北珠以進。崇寧間，諸路漕臣進羨餘，自子美始。北珠出女真，子美市於契丹，契丹嗜其利，虐女真捕海東青以求珠。兩國之禍蓋基於此。子美用是致位光顯。

宣和四年，以疾罷爲開府儀同三司、提舉嵩山崇福宫。卒，贈少保。子美爲郡，縱侈殘虐，然有幹才，所至辦治云。

和。

梁適通曉法令，遇事有膽量，但是多挾帶謀算，不爲士大夫們所贊許。御史馬遵、吴中復極力批評他貪污依仗權勢，被貶知鄭州。京城的茶商欠税款四十萬貫，鹽鐵判官李虞卿責查很急切，商人懼怕，與小吏交易賄賂，私下交結梁適的子弟，於是梁適把虞卿派出任提點陝西刑獄。到罷出後，皇帝立即召還虞卿三司任職。又加封爲觀文殿大學士、知秦州。古渭地區開始建營寨時，時常被屬地羌人所搶掠，增兵拒守，羌族首領又有懷疑。當時梁適在任多備禮物美酒。召唤告諭其族百姓，罷置所增之兵，羌人不再禍害。調任永興軍。西夏人搶地耕種屈野河西農田已經多年，朝廷想要歸正封地，用梁適任定國軍節度使、知并州，到任後全部收復被侵占的土地六百里。回朝，命他知河陽，領忠武、昭德二鎮、檢校太師，又授爲觀文殿大學士，在太子太保位上退休，進升爲太傅。熙寧三年去世，年七十，追贈司空兼侍中，賜謚號莊肅。

他的孫子子美，紹聖年間，皇帝命提舉湖南常平。當時，重新恢復役法，子美先於各路寫成役法的敕文，就地改提點刑獄。建中靖國初年，任尚書郎中，中書舍人鄒浩封還任命，改京西轉運副使。諫議大夫陳次升又説："子美因爲是章惇的姻親，接連出使湖外，專事迎合旨意，一時間被發配的大臣在他管區内的，多被他虐待，不應讓他在京郊爲使。"等到調任成都路，幾次升遷直龍圖閣、河北都轉運使，不久獻上漕運錢，用捐税錢三百萬買北珠進獻。崇寧年間，各路主管漕運的官員進貢餘錢，從子美開始。北珠出産在女真之地，子美在契丹國買到，契丹貪其利，强逼女真捕海東青以獲取珍珠。以後形成兩國之間的戰禍都是因爲這件事。子美用此舉使自己得到顯赫的地位。

宣和四年，以病罷爲開府儀同三司、提舉嵩山崇福宫。去世，追贈少保。子美爲太守時，放縱殘虐，但有才幹，所到之地有治理的美名。

論曰：此五人者，皆以文吏爲宰相。執中建儲一言，適契上意，不然，何超遷之驟也。然與劉沆皆寡學少文，希世用事。馮拯議論多迎合主意，昌朝明經術而尚阿私，梁適曉法令而挾智術，斯君子所不與也。若執中不受私謁，沆臨事强果，拯從容一言免謂於誅死，此又足稱者焉。

論曰：這五個人，都是以文員小吏起家做到宰相。執中建儲的主張，深稱皇帝之意，不然，怎麼會超出常規一下子就升官了呢？但他和劉沆都没有學術，希世用事。馮拯的主張多是迎合皇帝的，昌朝雖明經術但長於營私，梁適通曉法令而又挾有算計，這是君子所不屑於做的。像執中不接受人的私下拜見，劉沆遇事堅强果斷，馮拯從容一言免丁謂於將被誅殺的局面，這些又足以稱道。

# 宋史卷二百八十六

## 列傳第四十五

魯宗道　薛奎　王曙 (子)益柔　蔡齊 (從子)延慶

### 魯宗道

魯宗道字貫之，亳州譙人。少孤，鞠于外家。諸舅皆武人，頗易宗道，宗道益自奮厲讀書。袖所著文謁戚綸，綸器重之。舉進士，爲濠州定遠尉，再調海鹽令。縣東南舊有港，導海水至邑下，歲久堙塞，宗道發鄉丁疏治之，人號"魯公浦"。改歙州軍事判官，再遷秘書丞。陳堯叟辟通判河陽。

魯宗道字貫之，亳州譙人。少年時便成爲孤兒，鞠養於外公家。在外公家裏幾個舅父皆爲武人，很是簡慢和輕視宗道，於是宗道更加發奮讀書。一日拿着自己寫的文章去拜謁戚綸，戚綸非常器重他。後來考中進士，被任命爲濠州定遠尉，再調任海鹽令。在縣城東南過去有個港口，引海水直至城下，歲久堙塞，已不能使用，宗道發動鄉丁疏浚整治使之恢復通航，人們稱之爲"魯公浦"。後改任歙州軍事判官，再遷秘書丞。陳堯叟用之爲通判河陽。

天禧元年，始詔兩省置諫官六員，考所言爲殿最，首擢宗道與劉爗爲右正言。諫章由閤門始得進而不賜對，宗道請面論事而上奏通進司，遂爲故事。嘗言："守宰去民近，而無以區別能否。今除一守令，雖資材低下，而考任應格，則左司無擯斥，故天下親民者黷貨害政，十常二三，欲裕民而美化，不可得矣。漢宣帝除刺史守相，必親見而考察之。今守佐雖未暇親見，宜令大臣延之中書，詢考以言，察其應對，設之以事，觀其施爲才不肖，皆得進退之。吏部之擇縣令放此，庶得良守宰宣助聖化矣。"真宗納之。

天禧元年，皇帝下詔在兩省開始設置諫官六名，考試其諫言分爲上下等，考後首拔宗道與劉爗爲右正言。當時的規矩是：諫章必須經由閤門始得進奏而且不賜對，宗道請求當面論事因而上奏通進司，於是成爲常例。曾經說："地方官若不去與百姓接近，就没辦法區分能力大小。現在任命一名地方官，雖資質才能都不高，但祇要對上司的考核應對都合格，則肯定會升遷而不會被排除和棄絶，所以天下所謂的親民者却貪污納賄以害政，這樣的地方官十人中常有二三，有這樣的官吏而想引導教化百姓向善，那是不可能達到的。漢宣帝任用刺史守相，必定親自接見而考察之。而今天任用守佐這些官員，雖皇上没功夫親自接見，也應該讓大臣把他們請到中書省，詢問考察其言談，聽其應對，再設以事，觀察其施爲處理是否公道正派，就能得出任用與否的結論。吏部若這樣選擇縣令，差不多就能得到好的地方

宗道風聞，多所論列，帝意頗厭其數。後因對，自訟曰："陛下用臣，豈欲徒事納諫之虛名邪？臣竊耻尸禄，請得罷去。"帝撫諭良久，他日書殿壁曰"魯直"，蓋思念之也。尋除户部員外郎兼右諭德。逾年，遷左諭德、直龍圖閣。

仁宗即位，遷户部郎中、龍圖閣直學士兼侍講、判吏部流内銓。宗道在選調久，患銓格煩密，及知吏所以爲奸狀，多厘正之，悉揭科條廡下，人便之。雷允恭擅易山陵，詔與吕夷簡等按視。還，拜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

章獻太后臨朝，問宗道曰："唐武后何如主？"對曰："唐之罪人也，幾危社稷。"后默然。時有請立劉氏七廟者，太后問輔臣，衆不敢對。宗道不可，曰："若立劉氏七廟，如嗣君何？"帝、太后將同幸慈孝寺，欲以大安輦先帝行，宗道曰："夫死從子，婦人之道也。"太后遽命輦後乘輿。

時執政多任子於館閣讀書，宗道曰："館閣育天下英才，豈紈袴子弟得以恩澤處邪？"樞密使曹利用恃權驕横，宗道屢於帝前折之。自貴戚用事者皆憚之，目爲"魚頭參政"，因其姓，且言骨鯁如魚頭也。再遷尚書禮部侍郎、祥源觀使。在政府七年，務抑僥倖，不以名器私人。疾劇，帝臨問，賜白金三千兩。既卒，皇太后臨奠之，贈兵部尚書。

長官宣助聖化了。"真宗接納了他的意見。

宗道有時聽到傳聞，就反復地論述評判而且不顧場合，皇帝心裏很是討厭他這種不顧禮數的做法。後來在一次應對中，宗道就自責説："陛下用臣，豈能白白地擔當納諫這個虚名呢？臣覺得耻於像死人似的光食禄不辦事，請罷免臣吧。"皇帝聽後撫慰勸諭良久，過了些日子在殿壁書寫了"魯直"二字，以示思念此人與事。不久又授宗道户部員外郎兼右諭德。過了一年，遷任左諭德、直龍圖閣。

仁宗即位，宗道又遷任户部郎中、龍圖閣直學士兼侍講、判吏部流内銓。後來宗道已在選調之列很久，憂慮内銓的格式手續煩密，等到瞭解了官吏所以搗鬼爲奸的情况後，多糾正過來，并把一些規章制度全部寫出來貼在了廊屋墻上，以便於人們瞭解。當時有個叫雷允恭的官員擅自更换了一座山陵，皇上詔命宗道與吕夷簡等前去查驗處理。還朝後，又被拜爲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

章獻太后臨朝，問宗道説："唐武后是個什麽樣的主子？"回答説："唐之罪人也，幾乎危及到了唐的社稷江山。"太后默然。當時還有奏請建立劉氏七廟的人，太后徵求輔臣們的意見，衆臣都不敢回答。獨有宗道認爲不可，説："如果建立劉氏七廟，那麽準備繼位的國君該怎麽辦？"後來，皇帝和太后一同駕幸慈孝寺，太后要乘大安輦走在皇帝前邊，宗道説："夫死從子，婦人之道也。"太后衹得把輦讓給了皇帝，自己坐小車跟在輦後。

當時執政的官員大多把孩子送進館閣讀書，宗道説："館閣要培育天下英才，豈是紈絝子弟們享受恩澤之處？"又有樞密使曹利用依仗職權，驕横不法，宗道多次在皇帝面前挫折其氣焰。自是貴戚們行事都忌憚宗道，被稱爲"魚頭參政"，因其姓魯，上有魚字，是説骨鯁在喉，就如魚頭卡在嗓子裏。後來宗道再遷任尚書禮部侍郎、祥源觀使。在政府七年，嚴格抑制憑僥幸做官的人，從不以朝廷的爵號車服私相授受。宗道病重，皇帝親臨探問，并賜白金三千兩。不久病

宗道爲人剛正，疾惡少容，遇事敢言，不爲小謹。爲諭德時，居近酒肆，嘗微行就飲肆中，偶真宗亟召，使者及門久之，宗道方自酒肆來。使者先入，約曰："即上怪公來遲，何以爲對？"宗道曰："第以實言之。"使者曰："然則公當得罪。"曰："飲酒，人之常情；欺君，臣子之大罪也。"真宗果問，使者具以宗道所言對。帝詰之，宗道謝曰："有故人自鄉里來，臣家貧無杯盤，故就酒家飲。"帝以爲忠實可大用，嘗以語太后，太后臨朝，遂大用之。初，太常議謚曰剛簡，復改爲肅簡。議者以爲"肅"不若"剛"爲得其實云。

逝，皇太后親臨祭奠，贈兵部尚書。

宗道爲人剛正，疾惡而少有寬容，遇事敢言，不會處處小心。在任職諭德官位時，住所挨近酒肆，曾穿便服到酒肆去飲酒，偶爾遇真宗立刻要召見，使者到其家已等了好久，宗道方從酒肆歸來。使者要先歸覆命，與宗道商議說："如果聖上怪公來遲，該如何回答？"宗道說："那就如實回答。"使者又說："如果這樣你可能獲罪。"宗道說："飲酒，是人之常情；而欺君，則爲臣之大罪也。"入見後真宗果然問，使者按宗道所說如實回答，帝又質問宗道，宗道謝罪并解釋說："有故人從鄉里來，臣家裏較貧杯盤不齊備，所以就到酒家去招待客人。"聽後皇帝認爲他忠厚老實大可任用，曾把此事告訴了太后，太后臨朝後，於是大加任用。死後，太常商議給宗道的謚號爲剛簡，又改爲肅簡。後人議論認爲"肅"不如"剛"貼切實在。

## 薛奎

薛奎字宿藝，絳州正平人。父化光，善數術，嘗以平晋策干太宗行在，召見不用，罷歸。適奎始生，撫其首曰："是子必至公輔。"奎舉進士，爲州第一，乃推與里人王嚴，而處嚴下。進士及第，爲隰州軍事推官。州民常聚博僧舍，一日，盗殺寺奴取財去，博者適至，血偶涴衣，邏卒捕送州，考訊誣伏。奎獨疑之，白州緩其獄，後果得殺人者。

薛奎字宿藝，爲絳州正平人。父親薛化光，善於天文、曆法和占卜之術。曾以平晋策一文到太宗的行在所謀求進身爲官，被召見而不用，無奈歸來。恰逢薛奎降生，因而摸着他的頭說："這個孩子將來必至公輔之位。"等到薛奎考中進士，爲州裏第一，却推讓給同里人王嚴，而處於王嚴之下。進士及第後，被任命爲隰州軍事推官。州民經常在和尚們的住處聚衆賭博，一日，盗賊殺了寺奴把錢財取走，有一賭徒恰好趕來，衣服上沾了血迹，被巡邏的士卒捕送到州裏，經不住拷打訊問無辜服罪。而薛奎却心存懷疑，告訴州裏暫緩判處，後來果然捕獲了殺人者。

徙儀州推官，嘗部丁夫運糧至鹽州，會久雨，粟麥漬腐，奎白轉運盧之翰，請縱民還州而償所失。之翰怒，欲劾奏之。奎徐曰："用兵久，人疲轉餉，今幸兵食有餘，安用此陳腐以困民哉！"之翰意解，凡民所失，悉奏除之。改大理寺丞、知莆田縣。請蠲南閩時税鹹魚、蒲草錢。

移任儀州推官，曾部署丁夫運糧到鹽州，一路久雨，粟麥被雨水久漬而發霉腐變，薛奎告訴轉運盧之翰，請放運糧丁夫還鄉而後賠償損壞的糧食。之翰却發怒，準備上奏彈劾薛奎。而薛奎却不慌不忙地說："用兵時久，人們疲於轉運糧餉，現在幸而兵糧有餘，怎麽非要用此霉腐的糧食來爲難老百姓哩！"之翰聽後消除了怒意，并把凡是百姓損失的糧食，全部奏請免除。薛奎又改任大理寺丞、知莆田縣。并奏請免除了南閩時

税、鹹魚、蒲草錢。

遷殿中丞、知長水縣，徙知興州。州有錢監，歲調兵三百人采鐵，而歲入不償費。奎奏聽民自采，而所輸輒倍之。遷太常博士。向敏中薦爲殿中侍御史，出爲陝西轉運使。趙德明言延州蕃落侵其地黑林平，下詔按驗。奎閲郡籍，德明嘗假道黑林平，移文録示之，德明遂伏。未幾，坐失舉免。

薛奎又遷任殿中丞、知長水縣，又調任興州知州。州裏設有錢監，一年調兵三百人采鐵，而一年的收入抵不上一年的費用。薛奎奏請放開管制，聽任民衆自采，而所繳納的税收則成倍地增長。後又調任太常博士。向敏中舉薦爲殿中侍御史，出爲陝西轉運使。趙德明説延州蕃人部落侵入他的轄地黑林平，皇上下詔命薛奎查驗此事。薛奎查閲郡州管轄圖籍，實際上是德明經常借道經過蕃人的地方黑林平，因而移文抄録而讓德明看，德明拜服。但没過多久，薛奎却因舉薦失誤被免職。

數月，起通判陝州，改尚書户部員外郎、淮南轉運副使，遷江、淮制置發運使。疏漕河、廢三堰以便餉運，進吏部員外郎。父喪，奪哀，擢三司户部副使。與使李士衡争論事，改户部郎中、直昭文館、知延州。

數月後，又起用任命爲通判陝州，改任尚書户部員外郎、淮南轉運副使，後又遷任江、淮制置發運使。在任上疏通漕河、廢三堰以便糧餉運送，進職吏部員外郎。薛奎的父親去世了，按規矩應該解職回鄉守孝三年，但因朝廷需要，皇帝下令不許解職守喪，并提升爲三司户部副使。因與正使李士衡争論部中事情，改任户部郎中、直昭文館、知延州。

趙元昊每遣吏至京師請奉予，吏因市禁物，隱關算爲奸利，奎廉得狀，請留蜀道縑帛於關中，轉致給之。遷吏部，擢龍圖閣待制、權知開封府。爲政嚴敏，擊斷無所貸，帝益加重。使契丹，還，遷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上疏論擇人、求治、崇節儉、屏聲色，凡十數事。

趙元昊經常派遣官吏到京城請求供給，官吏藉此購買禁物，隱瞞關税牟取私利，薛奎查訪得知實情，奏請留蜀道帛絹等絲織品到關中銷售，轉致給之。後遷吏部，升龍圖閣待制、代知開封府。薛奎爲政嚴格而機敏，處理公務決斷而少寬免，皇帝更加器重。奉命出使契丹，歸來後，調任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給皇帝上疏論述選擇用人、社會治理、崇尚節儉、摒棄聲色等十幾個方面的事。

章獻太后稱制，契丹使蕭從順請見太后，且言南使至契丹者皆見太后，而契丹使來乃不得見。奎時館伴，折之曰："皇太后垂簾聽政，雖本朝群臣，亦未嘗見也。"從順乃已。

章獻太后行使帝權時，契丹使者蕭從順請求拜見太后，并且説你們的使者到了契丹都見到了太后，而我們契丹的使者來到你們這裏却誰也見不到你們的太后。薛奎當時的任務正是作爲館伴陪伴契丹使，所以立即反駁説："皇太后垂簾聽政，即使是本朝群臣，尚不得見，何况是你們?"契丹使衹好順從。

或讒云奎漏禁中語，改授集賢院學士、知并州，改秦州。州宿重兵，經費常不足，奎務爲儉約，教民水

有人向皇上進讒言説薛奎經常泄露宫中不得外傳的言語，被改授集賢院學士、知并州，又改知秦州。州裏駐有重兵，經費常不足，薛奎到任

耕，謹商算。歲中積粟三百萬，征算餘三千萬，核民隱田數千頃，得芻粟十餘萬。加樞密直學士、知益州。秦民與夷落數千人列奎治狀，請留，璽書褒諭，不許。

後首先倡導節儉，并教民衆改旱耕爲水耕，周密商稅。結果在一年中積粟糧三百萬，徵稅收三千萬，并覆查出民間没有申報也未登記在册的隱田數千頃，就此一項多得糧草十餘萬。被加任樞密直學士，調知益州。秦州的黎民百姓與夷人部落的數千人列舉薛奎治理秦州的成果，請求讓薛奎留任，得到的答覆衹是璽書褒諭，不許。

成都民婦訟其子不孝，詰之，乃曰："貧無以爲養。"奎出俸錢與之，戒曰："若復失養，吾不貸汝矣！"其母子遂如初。嘗夜燕，有戍卒殺人，人皆奔走，奎密遣捕殺之，坐客莫有知者。臨事持重明决，多此類也。

成都有一民婦訴訟其兒子不孝，在盤問中纔説："因爲貧窮而無法奉養。"薛奎拿出自己的俸禄錢給予民婦，并告誡説："若再失去奉養，我可再不借給你了！"其母子二人一如以往。有一次在夜間宴客，有守衛的士兵殺了人，周圍的人嚇得四處奔走，薛奎聞報後不動聲色，密遣人將其捕殺，座中賓客没有知道的。薛奎臨事持重果斷，此類事很多。

召爲龍圖閣學士、權三司使，遂參知政事。帝諭曰："先帝嘗以爲卿可任，今用卿，先帝意也。"俄遷給事中。帝嘗謂輔臣曰："臣事君鮮有克終者。"奎曰："保終之道，匪獨臣下然也。"歷數唐開元、天寶時事以對，帝然之。遷尚書禮部侍郎。

後被召回京師，授爲龍圖閣學士、權三司使，於是參知政事。皇帝告訴他説："先帝曾認爲你可以任用，今天重用你，可以説是先帝的意思。"不久又調任給事中。皇帝曾經對輔佐的大臣們説："爲臣的事奉君王很少有從始至終的。"薛奎却説："保持始終的道理，并非僅僅是對臣下的要求。"并歷數唐朝開元年間、天寶年間君臣相處之事講述給皇帝聽，皇帝認爲很有道理。薛奎又遷任尚書禮部侍郎。

太后謁太廟，欲被服天子衮冕，奎曰："必御此，若何爲拜？"力陳其不可，終不見聽。及太后崩，帝見左右泣曰："太后疾不能言，猶數引其衣若有所屬，何也？"奎曰："其在衮冕也。服之豈可見先帝於地下！"帝悟，卒以后服斂。因上言請逐内侍羅崇勳等。時二府大臣多罷去，奎得喘疾，數辭位，罷爲户部侍郎、資政殿學士、判尚書都省。帝手書禁方賜之，小間，入見。疾尋作，卒，贈兵部尚書，謚簡肅。

太后前去拜謁太廟，想要穿戴天子的服飾，薛奎説："若是非要這樣穿戴，是以什麽身份去拜謁呢？"并竭力勸説不可以這樣做，然而太后却一意孤行，聽而不聞。等到太后去世，皇帝見到左右大臣哭着説："在太后臨終因病重不能説話，還數次用手拉衣服好像是有事要告訴，不知是什麽意思？"薛奎説："原因就在衣服上。穿着天子的服飾又怎麽能到陰間去見先帝！"皇帝恍然大悟，趕快以太后的服飾收殮。後來因爲向皇上進言請旨逐黜内侍羅崇勳等人一事。當時二府大臣已多數被罷去官職，薛奎因患哮喘病，也數次請求辭職，終被罷除現任官位，降爲户部侍郎、資政殿學士、判尚書都省。皇帝手書宫中藥方賜之，時間不長，薛奎入見皇帝。後疾病發作，病逝，贈兵部尚書，謚簡肅。

奎性剛不苟合，遇事敢言。真宗時數宴大臣，至有沾醉者。奎諫曰："陛下即位之初，勵精萬幾而簡宴幸。今天下誠無事，而宴樂無度，大臣數被酒無威儀，非所以重朝廷也。"真宗善其言。及參政事，謀議無所避。能知人，范仲淹、龐籍、明鎬自爲吏部選人，皆以公輔許之。無子，以從子爲嗣。

薛奎性格剛强從不苟合，遇事敢言。真宗時數次大宴群臣，有喝醉的。薛奎勸諫說："陛下即位之初，應該是在紛繁的政務中勵精圖治而少出席這樣的宴會。如今天下誠然無事，而宴樂無度，大臣們許多人喝得毫無大臣的威儀，這個樣子可不是看重朝廷。"真宗認爲説得對。等到後來參與政事，發表意見無所避忌。能識别人才，范仲淹、龐籍、明鎬當時爲吏部候選人時，薛奎就都以公輔重臣許之。一生無子，以侄子爲嗣。

**王曙**

王曙字晦叔，隋東皋子績之後。世居河汾，後爲河南人。中進士第，再調定國軍節度推官。咸平中，舉賢良方正科，策入等，遷秘書省著作佐郎、知定海縣。還，爲群牧判官，考集古今馬政，爲《群牧故事》六卷，上之。遷太常丞、判三司憑由理欠司。坐舉進士失實，降監廬州茶税，再遷尚書工部員外郎、龍圖閣待制。以右諫議大夫爲河北轉運使，坐部吏受賕，降知壽州。徙淮南轉運使，勾當三班院，權知開封府。

王曙字晦叔，隋朝東皋子績之後。世居河汾，後來又遷居爲河南人。考中進士，調任定國軍節度推官。咸平中期，又應試賢良方正科，策試入等，升遷爲秘書省著作佐郎、任定海縣知縣。任滿還朝後，又任群牧判官，在任内考證收集古今馬政沿革變遷，著爲《群牧故事》六卷，獻給皇帝。又調任太常丞、判三司憑由理欠司。因舉薦進士不實，被降爲監廬州茶税，再遷任尚書工部員外郎、龍圖閣待制。以右諫議大夫出任河北轉運使，又因部屬官吏受賕，降知壽州。又調任淮南轉運使，勾當三班院，代理知開封府。

以樞密直學士知益州。繩盗以峻法，多致之死。有卒夜告其軍將亂，立辨其僞，斬之。蜀人比之張詠，號"前張後王"。入爲給事中。仁宗爲皇太子，與李迪同選兼賓客，復坐貢舉失實，黜官。復爲給事中兼群牧使。其妻，寇準女也。準罷相且貶，曙亦降知汝州。準再貶，曙亦貶郢州團練副使。起爲光禄卿、知襄州，又徙汝州。復給事中、知潞州。州有殺人者，獄已具，曙獨疑之。既而提點刑獄杜衍至，事果辨。曙爲作《辨獄記》以戒官吏。

後又以樞密直學士身份出知益州。懲治盗賊用嚴刑峻法，因而多有致死者。有個士卒在夜裏報告説軍隊將要暴亂，王曙立刻調查其真假，因謊報軍情士卒被斬首。蜀人將王曙比做張詠，號稱"前張後王"。入朝後又任給事中。當時仁宗爲皇太子，王曙與李迪共同爲太子選兼賓客，又因貢生的舉薦失實，被免官。起復後任給事中兼群牧使。其妻子，是寇準的女兒。寇準被罷免相位而且被貶官，王曙也被降職爲汝州知州。寇準再次被貶官，王曙也再次被貶爲郢州團練副使。直到後來纔起爲光禄卿、知襄州，又調汝州。官復給事中、知潞州。州裏有殺人者，已定罪結案，獨有王曙覺得可疑，不久提點刑獄杜衍至，在王曙提出疑點後的重審中事情果然真相大白。王曙因此而著《辨獄記》一書以告誡官吏。

徙河南府、永興軍，召爲御史中丞兼理檢使，理檢置使自此始。玉清

王曙後來調任河南府、永興軍，召回朝中又任御史中丞兼理檢使，理檢設置使自此開始。玉

昭應宫災，繫守衛者御史獄。曙恐朝廷議修復，上言："昔魯桓、僖宫災，孔子以爲桓、僖親盡當毁者也。遼東高廟及高園便殿災，董仲舒以爲高廟不當居陵旁，故災。魏崇華殿災，高堂隆以臺榭宫室爲戒，宜罷之勿治，文帝不聽，明年，復災。今所建宫非應經義，災變之來若有警者。願除其地，罷諸禱祠，以應天變。"仁宗與太后感悟，遂減守衛者罪。已而詔以不復繕修諭天下。

清昭應宫發生火災，將守衛者全部拘捕下入御史獄。王曙擔心朝廷商議修復之事，上奏説："古時魯桓、僖宫發生火災，孔子認爲魯桓、僖宫是親屬關係已盡應當燒毁的。遼東高廟及高園便殿火災，董仲舒認爲高廟不應當建在陵墓旁，所以纔會發生火災。魏時崇華殿火災，高堂隆認爲亭臺樓榭都應引以爲戒，應當不再修建，文帝不聽，結果第二年又被大火燒毁。而今所建宫殿不合經義，災變之來好像有所警示。但願陛下廢除其址，不再修建其觀廟，以應天變。"仁宗與太后覽章後感悟，遂減少守衛者的罪責。接着下詔告諭天下不再重修玉清昭應宫。

又請三品以上立家廟，復唐舊制。以尚書工部侍郎參知政事。以疾請罷，改户部侍郎、資政殿學士、知陜州，徙河陽。再知河南府，遷吏部。召爲樞密使，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逾月，首發疽，卒。贈太保、中書令，謚文康。

王曙又奏請允許三品以上官員立家廟，恢復唐朝舊制。并以尚書工部侍郎參知政事。又以有病爲由請求解職，被改任户部侍郎、資政殿學士、知陜州，又調河陽。再知河南府，又遷吏部。召爲樞密使，又拜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過了一個月，頭上惡瘡發作，病逝。死後贈太保、中書令，謚文康。

曙方嚴簡重，有大臣體，居官深自抑損。喜浮圖法，齋居蔬食，泊如也。初，錢惟演留守西京，歐陽修、尹洙爲官屬。修等頗游宴，曙後至，嘗厲色戒修等曰："諸君縱酒過度，獨不知寇萊公晚年之禍邪！"修起對曰："以修聞之，萊公正坐老而不知止爾！"曙默然，終不怒。及爲樞密使，首薦修等，置之館閣。有集四十卷，《周書音訓》十二卷，《唐書備問》三卷，《莊子旨歸》三篇，《列子旨歸》一篇，《戴斗奉使録》二卷，集《兩漢詔議》四十卷。

王曙循規蹈矩，端莊嚴肅，有大臣之威嚴，做官小心謹慎，自惕自勵。喜佛法，常齋居素食，淡泊自如。當初，錢惟演留守西京，歐陽修、尹洙爲其下屬官員。歐陽修等頗喜歡游玩宴樂，王曙是後來去的西京，曾聲嚴厲色地告誡歐陽修等説："諸君縱酒過度，難道惟獨不知道寇萊公晚年之禍嗎？"歐陽修起來回答説："以我聽到的，萊公正是因爲老了而不知止也！"王曙默然，而終不怒。等到做了樞密使，首先推薦歐陽修等，處於館閣重要位置上。一生著述有集四十卷，《周書音訓》十二卷，《唐書備問》三卷，《莊子旨歸》三篇，《列子旨歸》一篇，《戴斗奉使録》二卷，集《兩漢詔議》四十卷。

子益恭、益柔。

兒子益恭、益柔。

王益恭

益恭字達夫，以蔭爲衛尉寺丞。性恬淡，慕唐王龜之爲人，數解官就養。曙參知政事，治第西京，益恭勸曙引年謝事，曙不果去。終父喪，遂以尚書司門員外郎致仕，間與浮

益恭字達夫，以父蔭爲衛尉寺丞。生性恬淡，仰慕唐時王龜之爲人，數次解官就養。王曙參知政事，修建宅院於西京，益恭勸其父王曙以年老爲由退養，王曙未能果斷離任而去。益恭服滿喪期之後，以尚書司門員外郎退休，間或與和

圖、隱者出游，洛陽名園山水，無不至也。以子登朝，累遷司農少卿，卒。

尚、隱者出游，洛陽的名園山水，無處不至。後來因他的兒子也入朝爲官，益恭一生最終升遷至司農少卿，後去世。

### 王益柔

益柔字勝之。爲人伉直尚氣，喜論天下事。用蔭至殿中丞。元昊叛，上備邊選將之策。杜衍、丁度宣撫河東，益柔寓書言：河外兵餉無法，非易帥臣、轉運使不可。因條其可任者。衍、度使還，以學術政事薦，知介丘縣。慶曆更用執政，異意者指爲朋黨，仁宗下詔戒敕，益柔上書論辨，言尤切直。

益柔字勝之。爲人正直崇尚義氣，喜歡談論天下事。以父蔭官至殿中丞。元昊反叛，上奏備戰邊防選派戰將籌謀的對策。杜衍、丁度宣撫河東，益柔寄信說：河外統兵運餉無成法，非得更換帥臣、轉運使不可。因而條陳其可用者。杜衍、丁度宣撫河東還朝，以學術政事之能力舉薦益柔，出知介丘縣。慶曆更換執政大臣，凡是意見與其相異者便被指爲朋黨，仁宗下詔戒敕，益柔上書論辯，言詞尤其痛切直率。

尹洙與劉滬争城水洛事，自涇原貶慶州。益柔訟之曰："水洛一障耳，不足以拒賊。滬裨將，洙爲將軍，以天子命呼之不至，戮之不爲過；顧不敢專執之以聽命，是洙不伸將軍之職而上尊朝廷，未見其有罪也。"不聽。

尹洙因與劉滬争水洛築城之事，自涇原貶慶州。益柔爲此争辯說："水洛不過是一道屏障罷了，并不足以拒賊。劉滬是裨將，尹洙却是將軍，以天子之命呼之不至，殺了也不爲過；可是尹洙不敢將其執之以使之聽命，是尹洙没使用其將軍的職權而尊崇朝廷，如此并未見其有罪也。"結果没人聽從。

范仲淹未識面，以館閣薦之，除集賢校理。預蘇舜欽奏邸會，醉作《傲歌》。時諸人欲遂傾正黨，宰相章得象、晏殊不可否，參政賈昌朝陰主之，張方平、宋祁、王拱辰攻排不遺力，至列狀言益柔罪當誅。韓琦爲帝言："益柔狂語何足深計。方平等皆陛下近臣，今西陲用兵，大事何限，一不爲陛下論列，而同狀攻一王益柔，此其意可見矣。"帝感悟，但黜監復州酒。久之，爲開封府推官、鹽鐵判官。凡中旨所需不應法式，有司迎合以求進者，悉論之不置。

益柔與范仲淹從未見過面，范仲淹薦其入館閣，被授予集賢校理。因參與蘇舜欽府中聚會，醉後作《傲歌》。當時在座一些人想要傾覆正黨，宰相章得象、晏殊不置可否，參政賈昌朝暗中主持，張方平、宋祁、王拱辰群起而攻之不遺餘力，都列舉罪狀說益柔罪該當誅。韓琦却對皇帝說："益柔的酒後狂語哪裹值得計較。可是張方平等人却都是陛下的近臣，而今西陲正在用兵，大事那麽多，没一個爲陛下出主意，而通同一氣列狀攻擊一個王益柔，此事之意不問可知。"皇帝感悟，衹是貶黜益柔爲復州監酒。過了許久，又任爲開封府推官、鹽鐵判官。凡是帝王旨意的所需財物，或是有關部門爲迎合上意以求進奉的不合乎規定的，一律置之不理。

出爲兩浙、京東西轉運使。上言："今考課法區别長吏能否，必明有顯狀，顯狀必取其更置興作大利。夫小政小善，積而不已，然後能成其大。取其大而遺其細，將競利圖功，

後又出任兩浙、京東、京西轉運使。向皇上進言說："現今用考課法來區别長吏的能否，必須有明顯的舉措和業績，這種舉措代替舊辦法要能興大利。但小政小善，衹要積而不已，將來同樣能成其大。可是要衹是取其大而遺其細，就會

恐事之不舉者日多，而虚名無實之風日起。願參以唐四善，兼取行實，列爲三等。”不行。

流於急功近利，恐怕將來没人管理和注意的小事將日多，而衹圖虚名不務實的風氣將日漸興起。所以我認爲應參照唐時四善之法，兼取行實，列爲三等。”言上而不行。

熙寧元年，入判度支審院。詔百官轉對，益柔言：“人君之難，莫大於辨邪正；邪正之辨，莫大於置相。相之忠邪，百官之賢否也。若唐高宗之李義甫，明皇之李林甫，德宗之盧杞，憲宗之皇甫鎛，帝王之鑒也。高宗、德宗之昏蒙，固無足論；明皇、憲宗之聰明，乃蔽於二人如此。以二人之庸，猶足以致禍，况誦六藝、挾才智以文致其奸説者哉！”意蓋指王安石也。

熙寧元年，益柔又入判度支審院。皇帝下詔讓百官轉對，益柔説：“作爲皇帝的難處，最重要的就在於分辨邪正；而邪正的分辨，就在於宰相人選的選擇。而宰相的忠邪，又影響到了百官的賢否。就像唐高宗之李義甫，明皇之李林甫，德宗之盧杞，憲宗之皇甫鎛，都是帝王的借鑒。其中高宗、德宗之昏蒙，就不必説了；而以明皇、憲宗之聰明，也同樣受二相的蒙蔽。又以這二相之平庸，猶足以致禍，何况能誦六藝、挾才智而以文達到其奸説主張的人！”其意是指王安石。

判吏部流内銓。舊制，選人當改京官，滿十人乃引見。由是士多困滯，且遇舉者有故，輒不用。益柔請才二人即引見，衆論翕然稱之。直舍人院、知制誥兼直學士院。董氈遇明堂恩，中書熟狀加光禄大夫，而舊階已特進，益柔以聞。帝謂中書曰：“非翰林，幾何不爲羌夷所笑。”宰相怒其不申堂，用他事罷其兼直。遷龍圖閣直學士、秘書監，知蔡揚亳州、江寧應天府。卒，年七十二。

後來又任益柔判吏部流内銓。按舊制，候選者當改任京官時，滿十人纔引見。因此很多候選之士被困滯京城，而且遇到與舉薦者有故，即不選用。益柔主管此事後奏請二人即引見，此事一經實行，衆論翕然稱頌。益柔後又入直舍人院、知制誥兼直學士院。董氈恰遇明堂大典之恩惠，中書以書面奏請加封他光禄大夫，而舊的官階已是特進，益柔將此奏聞。皇帝對中書説：“不是翰林，怎麽能不被羌夷之人所笑。”宰相却怒其不申報有司，找其他藉口罷去益柔兼直職務。調任龍圖閣直學士、秘書監，出知蔡州、揚州、亳州、江寧應天府。後去世，享年七十二。

益柔少力學，通群書，爲文日數千言。尹洙見之曰：“贍而不流，制而不窘，語淳而厲，氣壯而長，未可量也。”時方以詩賦取士，益柔去不爲。范仲淹薦試館職，以其不善詞賦，乞試以策論，特聽之。司馬光嘗語人曰：“自吾爲《資治通鑑》，人多欲求觀讀，未終一紙，已欠伸思睡。能閱之終篇者，惟王勝之耳。”其好學類此。

益柔少年時便努力學習，通群書，著文一日數千言。尹洙見之説：“學識豐富而好學依然，著書作文而信手拈來，語句淳樸而使人振奮，氣勢壯闊而深長，才學不可測量也。”當時以詩賦取士，益柔去而不參加這種考試。後經范仲淹推薦去應試館職，因爲不善於詞賦，乞請考策論，特予准許。司馬光曾對人説：“自從我寫出了《資治通鑑》一書，人們多有想要觀讀的，但未等看完一篇，已是欠伸思睡。能讀完的，衹有王勝之一人。”其好學程度就如此類。

## 蔡齊

蔡齊字子思，其先洛陽人也。曾

蔡齊字子思，其祖先是洛陽人。其曾祖父蔡

祖綰，爲萊州膠水令，因家焉。齊少孤，依外家劉氏。舉進士第一。儀狀俊偉，舉止端重，真宗見之，顧宰相寇準曰："得人矣。"詔金吾給七騶，傳呼以寵之。狀元給騶，自齊始也。除將作監丞、通判兗州，徙濰州。以秘書省著作郎直集賢院。

仁宗初，爲司諫、修起居注，改尚書禮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錢惟演守河陽，請曲賜鎮兵錢，章獻太后將許之。齊曰："上新即位，惟演外戚，請偏賞以示私恩，不可許。"遂劾奏惟演。

以起居舍人知制誥，入爲翰林學士，加侍讀學士。太后大出金帛修景德寺，遣内侍羅崇勳主之，命齊爲文記之。崇勳陰使人誘齊曰："趣爲記，當得參知政事矣。"齊久之不上，崇勳譖之，罷爲龍圖閣學士、知河南府。參知政事魯宗道固爭留之，不能得。以親老，改密州，徙應天府，召爲右諫議大夫、御史中丞。

太后崩，遺誥以楊太妃爲皇太后，同裁制軍國事。閤門趣百官賀，齊使臺吏毋追班，乃入白執政曰："上春秋富，習知天下情僞，今始親政事，豈宜使女后相踵稱制乎！"遂罷預政。復爲龍圖閣學士、權三司使。有飛語傳荆王元儼爲天下兵馬都元帥者，捕得繫獄，連逮甚衆。帝怒，使齊按問之。齊曰："此小人無知，不足治，且無以安荆王。"帝悟，遽釋之。拜樞密副使。

交阯虐其部人，款宜州自歸者八百餘人，議者謂不可内。齊曰："蠻人去暴而歸有德，却之不祥，請給荆湖閑田使自營；若縱去，當不復還舊部，必聚而爲盜賊矣。"不從。後數年，蠻果爲亂。

綰，爲萊州膠水縣令，因而就在此安家。蔡齊少時便成爲孤兒，依附外祖父劉氏家長大。考進士第一。蔡齊生得儀表俊偉，舉止端莊，真宗見了，回頭對寇準說："得到合適的人啦。"并下詔金吾儀仗給七馬騎從，沿途傳呼，以示尊寵。狀元給以騎從，自蔡齊而始。授官將作監丞、通判兗州，又調濰州。以秘書省著作郎入直集賢院。

仁宗初，蔡齊爲司諫、修起居注，後又改任尚書禮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錢惟演鎮守河陽，奏請特別賞賜鎮兵錢，章獻太后將要允許。蔡齊說："皇上剛即位，錢惟演是外戚，奏請偏賞以示私恩，不可許。"於是上奏彈劾錢惟演。

蔡齊以起居舍人知制誥，入爲翰林學士，加侍讀學士。太后大出金錢修景德寺，派遣内侍羅崇勳主持，命蔡齊作文記述此事。羅崇勳暗中使人引誘蔡齊說："趕快作記，就可以得到參知政事了。"蔡齊久久不獻上記文，羅崇勳就進讒言，將蔡齊罷爲龍圖閣學士、出知河南府。參知政事魯宗道力爭留之，不能得。後來以親人年老爲由，改任密州，又調任應天府，後召還爲右諫議大夫、御史中丞。

太后去世，遺誥以楊太妃爲皇太后，同裁制軍國大事。百官都到皇宫側門朝賀，蔡齊却要求下屬官吏不要去湊熱鬧，并入見執政說："皇上風華正茂，且已習知天下政事，現已親理政事，豈能宜於使女后相接稱制嗎?"遂被罷免參與政事，復爲龍圖閣學士、權三司使。有謡言流傳説荆王元儼自爲天下兵馬都元帥的，捕而下獄，且連捕了許多人。皇帝發怒，讓蔡齊審訊懲處。蔡齊說："此不過小人無知，不值得處治，而且處治了又拿什麽去安撫荆王。"皇帝醒悟，并立即命將被捕者釋放。蔡齊被拜爲樞密副使。

交阯部落虐待其本部族的人，宜州收留了跑過來的八百多人，有議者説不可讓其入我境内，蔡齊說："蠻人離開暴政而歸順有德，拒之而不祥，請撥給荆湖一帶的閑田使之自食其力；若硬將其趕走，肯定不回其部族，必定要聚而爲盜賊了。"結果没人聽從他的意見。過了數年，這些

蠻人果然作亂。

蜀大姓王齊雄坐殺人除名。齊雄，太后姻家，未更赦，復官。齊曰："果如此，法撓矣！"明日，入奏事曰："齊雄恃勢殺人，不死，又亟授以官，是以恩廢法也。"帝曰："降一等與官可乎？"齊曰："以恩廢法，如朝廷何！"帝勉從之，乃抵齊雄罪。

蜀地大姓王齊雄犯了殺人罪被罷職除名，齊雄，是太后的姻親，未經赦免，便恢復官職。蔡齊說："如果這樣，那豈不歪曲擾亂了法律！"第二天，入朝奏事時說："齊雄仗勢殺人，不僅不死，又很快授以官職，這是以恩廢法。"皇帝說："降他一等給他小一點的官可以嗎？"蔡齊說："若如此以恩廢法，那讓朝廷以後怎麼辦！"皇帝衹好勉强聽從，讓齊雄抵罪。

錢惟演附丁謂，樞密題名，輒削去寇準姓氏，云"逆準不書"。齊言於仁宗曰："寇準忠義聞天下，社稷之臣也，豈可爲奸黨所誣哉！"仁宗遽令磨去。

錢惟演附和丁謂，由樞密題名，擅自削去寇準的姓名，却說"寇準自己拒而不寫"。蔡齊對仁宗說："寇準忠義名聞天下，乃社稷之良臣，豈是可以讓奸黨隨便就可以誣陷的了的！"仁宗立即命令磨去題名。

郭皇后廢，將立富人陳氏女爲后，齊極論之。拜禮部侍郎、參知政事。契丹祭天於幽州，以兵屯境上。輔臣欲調兵備邊，與齊迭議帝前，齊畫三策，料契丹必不叛盟。王曾與齊善，曾與夷簡不相能，曾罷相，齊亦以户部侍郎歸班。尋出知潁州，卒，年五十二，贈兵部尚書，謚曰文忠。潁人見其故吏朱寀會喪，猶號泣思之。

郭皇后被廢，將要册立富人陳氏之女爲皇后，蔡齊極力論説。後被拜爲禮部侍郎、參知政事。契丹到幽州去祭天，并屯兵於邊境。朝中輔臣要調兵備戰於邊境，輔臣與蔡齊輪番獻策建議於帝前，蔡齊獻三策，料定契丹不會背叛盟約。王曾與蔡齊友善，王曾與夷簡却不融洽，王曾被罷去相位，蔡齊也以户部侍郎不再參知政事而歸户部本班。不久又出知潁州，後去世，享年五十二，贈兵部尚書，謚文忠。後來潁州的百姓見了蔡齊屬下故吏朱寀去參加喪禮，仍然痛哭思念蔡齊。

齊方重有風采，性謙退，不妄言。有善未嘗自伐。丁謂秉政，欲齊附己，齊終不往。少與徐人劉顔善，顔罪廢，齊上其書數十萬言，得復官。顔卒，又以女妻其子庠。所薦龐籍、楊偕、劉隨、段少連，後率爲名臣。始，齊無子，以從子延慶爲後。既歿，有遺腹子曰延嗣。

蔡齊莊重而有風采，性格謙遜退讓，從不妄言。有善從不自誇。丁謂執政，想要蔡齊依附自己，蔡齊最終也没能如他所願。少時與徐人劉顔友好，劉顔因罪被罷官，蔡齊爲其上書洋洋數十萬言，終使劉顔得以復官。劉顔去世，蔡齊又將自己的女兒給他的兒子劉庠做了妻子。蔡齊一生所舉薦的龐籍、楊偕、劉隨、段少連，後來相繼成爲一代名臣。開始，蔡齊并没有兒子，就以從子蔡延慶爲後。等去世後，有遺腹子名爲蔡延嗣。

## 蔡延慶

延慶字仲遠，中進士第，通判明州。歷福建路轉運判官，提點京東、陝西刑獄。神宗初，以集賢校理歷開

蔡延慶字仲遠，考中進士，授官通判明州。後官歷福建路轉運判官，提點京東、陝西刑獄。神宗即位初，以集賢校理任開封府推官。在任時

封府推官。有衛士告黄衣老卒筒火入直，延慶察卒色辭，疑焉，詢之，果爲所誣，即反坐告者。事聞，帝重之，加直史館、知河中府。明年，同修起居注，直舍人院、判流内銓，拜天章閣待制、秦鳳等路都轉運使，以應辦熙河軍須功，進龍圖閣直學士。

有衛士來告發一個黄衣老卒拿着筒火入值刑獄，延慶觀察老卒的臉色和言辭，心存疑慮，仔細訊問，果然是被人誣陷，便按律讓告者反坐。事情上聞，皇帝開始看重他，乃加任延慶入直史館、知河中府。第二年，又同修起居注，入直舍人院、判流内銓，并拜爲天章閣待制、秦鳳等路都轉運使，又以應辦熙河軍需之功，進升龍圖閣直學士。

王韶進師河州，羌斷其歸路。延慶曰："兵事非吾所宜預，然主帥在難，不急援之，恐敗國事。"遂檄兵赴救，羌解去，韶得全師還。轉運判官蔡曚劾其擅興，朝廷問知狀，易曚他道。韶入朝，延慶攝熙帥。元夕張燈，羌乘隙伏兵北關下，遣其種二十九人僞請來屬，將舉火内應。延慶覘知，悉斬以徇，伏者宵潰。蕃官詐稱木征欲降，邀大將景思立來迎。延慶命毋輒出，即違節制，雖有功亦誅，思立不從，卒敗死。

王韶率師進軍河州，被羌人斷其歸路。延慶進言説："軍事本來并不是我所應該參預的，然而軍隊被困主帥危難，若不趕快救援，恐壞國家大事。"於是傳令調兵援救，羌人解圍而去，王韶得以全師歸來。可轉運判官蔡曚却彈劾其擅自興兵，朝廷問明情况，將蔡曚調到其他地方。王韶回來後入朝，延慶代理熙河兵馬統帥。在元宵夜張燈，羌人乘此機會埋伏兵馬於北關下，并派遣二十九人假裝投誠，準備舉火内應。延慶窺知其陰謀，全部斬殺，外邊伏兵連夜潰逃。又有蕃人官員詐稱木征想要投降，讓大將景思立前去迎接。延慶洞悉其謀，命令衆將不許擅自出城，誰違犯了命令，雖有功亦殺，可是景思立不聽，最終兵敗而死。

徙知成都府兼兵馬都鈐轄。本道舊不置都鈐轄，至是特命之。茂州羈縻州蠻族九，自推一人爲將統其衆，將常在州聽要束。州居群蠻中，無城塹，惟樹鹿角爲固。蠻屢夜入剽人畜，徼貨來贖。民患苦，詣郡守李琪請築城。琪上于朝，詔延慶度其利便，延慶下其事，琪已去。後守范百常以爲利，築之。蠻酋訴謂侵其土地，乞罷築，不許。蠻數百奄至，拒却之。明日，又大至，盡焚鹿角及民廬舍，引梯衝攻牙城，百常捍禦，殺二蠻酋，乃退。然游騎猶繞四山，南北路皆爲所據，城中不敢出。百常募人間道告急於成都。延慶命與之和，奏乞遣近上内臣共經蠻事。詔押班王中正往，中正受旨，凡軍事皆令與都

延慶後又調任成都府兼兵馬都鈐轄。本來那裏從不設置都鈐轄，延慶就任屬於特命。府屬茂州籠絡着州屬九個蠻族，他們自己推選一人爲將統領衆人，將常在州裏聽約束。而州就處在群蠻中，没有城池，衹有樹立鹿角以自固。蠻族人屢屢夜入搶劫人們的牲畜，然後讓人們用財物來贖取。州民飽受其害，就到郡守李琪那裏請求築城。李琪上奏於朝廷，皇帝下詔讓延慶權衡利弊來處理，延慶下達築城之命，李琪已去職。繼任郡守范百常認爲有利，便開工築城。蠻族首領前來訴説築城侵占了他們的土地，乞求停止築城，没得到同意。數百蠻人四面而來，被趕走。第二天，來的蠻人更多，盡數放火焚燒了鹿角及一些百姓的廬舍，并用木梯衝車攻打城池，范百常率衆捍衛抵禦，直到殺了兩個蠻人首領，其餘衆纔退。然而還有游騎仍在四面山上游走，南北道路全被蠻人占據，城中人不敢出城。范百常招募勇

鈐轄議。將行，言茂去成都遠，一一與議，慮失事機，請得專决。於是事無巨細皆自處，延慶不復預。監司附中正，奏延慶區理失宜，致生邊患。徙知渭州，仍降爲天章閣待制。

士繞道到成都告急。延慶命令與之和解，并上奏乞請派遣接近皇上的内臣共同處理此事。皇帝下詔命押班王中正前往，中正接受旨意，凡軍事都得與都鈐轄延慶商議。將要出行，中正又説茂州離成都太遠，一一與之商議，又恐坐失事機，請求自己可以專决。於是事無巨細皆由中正自己處理，延慶不再干預。監司附和王中正，上奏延慶處置失當，致生邊患。延慶被調知渭州，并降爲天章閣待制。

夏人禹臧苑麻疑邊境有謀，使人入塞賣馬，吏執以告。延慶曰："彼疑，故來覘。執之，是成其疑。"約馬直授之使去。疆吏入敵境攘羊馬，得而戮諸境上，且告之曰："兩境不相侵，則相保以安，故戮以戒。若有之，亦當爾也。"夏人悦服。

夏人禹臧苑麻懷疑延慶在邊境有陰謀，使人進入塞内賣馬，被守吏抓住報告了延慶。延慶説："這是他們懷疑，所以來窺視。若將其執而不放，就證實了其疑慮。"於是讓人與其商議好價錢留馬給錢讓其回去。疆吏入敵境偷搶羊馬，延慶將他殺死在邊境上，并且告訴夏人説："兩國互不侵犯邊境，就能互保平安，所以我們把他殺死以示警戒。若有這種事，我們仍然依此處理。"夏人悦服。

嘗得《安南行軍法》讀之，仿其制，部分正兵弓箭手人馬，團爲九將，合百隊，分左右前後四部。隊有駐戰、拓戰之别，步騎器械，每將皆同。以蕃兵人馬爲别隊，各隨所近分隸焉。諸將之數，不及正兵之半，乃所以制之。處老弱於城寨，較其遠近而爲區别。使蕃、漢無得相雜，以防其變。具爲書上之。時鄜延呂惠卿亦分畫兵，延慶條其不便，神宗善其議。召知開封府，拜翰林學士。以言者罷知滁州，歷瀛、洪州，復龍圖閣待制，帥高陽。閲歲，復直學士，移定武。元祐中，入爲工部、吏部侍郎。卒，年六十二，賜錢三十萬，官庀其葬。

曾得一本《安南行軍法》研讀，效仿其書中辦法，使部分正兵弓箭手人馬，團爲九將，合百隊，分左右前後四部。每隊又有駐戰、拓戰之區别，步騎器械，每將都相同。又以蕃兵人馬爲别隊，各隨所靠近的分别隸屬。而諸將之數，又不及正兵之半，所以讓正兵以控制。將老弱置於城寨，比較其遠近而爲區别。使蕃兵、漢兵不得相互混雜，以防有變。并將此法書寫上奏。其時鄜延呂惠卿也分頭謀劃兵事，延慶條列其不便，神宗贊同其議。後召延慶任知開封府，拜翰林學士。又以言官彈劾罷知滁州，歷瀛、洪州，又爲龍圖閣待制，并爲高陽帥。過了一年，復職直學士，移任定武。元祐年間，入朝爲工部、吏部侍郎。去世，享年六十二，皇上賜錢三十萬，由官府備辦其葬禮。

延慶有學問，平居簡嘿，遇事能别白是非，所至有惠政。既爲伯父齊後，齊晚得子，乃歸其宗，籍家所有付之，無一毫自予，萊人義焉。

延慶有學問，平居簡單而沉默，遇事而能分辨是非，所至之處皆有惠政。昔時既爲伯父蔡齊之後，又因蔡齊臨終有遺腹子，於是歸其本宗，將家中之所有全部付還，無一毫自取，萊州人認爲義焉。

論曰：章獻太后稱制時，群臣多希合用事，魯宗道、薛奎、蔡齊參預其間，正色孤立，無所回撓。宗道能沮劉氏七廟之議，奎正母后袞冕爲非禮，齊從容一言絶女后相踵稱制之患，真所謂以道事君者歟！曙辨奸斷獄，爲時良吏，在位又多薦拔名臣，若請群臣立家廟以復古禮，皆知爲政之本焉。

論曰：章獻太后當朝時，群臣大多迎合做事，魯宗道、薛奎、蔡齊參預其間，正色孤立，無所回曲。宗道能阻止劉氏七廟之議，薛奎能正太后而衣帝服爲非禮，蔡齊從容一言而絶女后相繼稱制之患，真所謂是以道事君者也！王曙辨奸審案，爲一時之良吏，在位時又多薦舉提拔名臣，再如奏請群臣立家廟以恢復古禮，皆知爲政之本焉。

# 宋史卷二百八十七

## 列傳第四十六

楊礪　宋湜　王嗣宗　李昌齡（從子）紘

趙安仁（父）孚（子）良規（孫）君錫　陳彭年

### 楊礪

楊礪字汝礪，京兆鄠人。曾祖守信，唐山南西道節度、同平章事，本宦官復恭假子也。祖知禮，後唐均州刺史。父仁儼，入蜀仕王氏，爲丹稜令。蜀平，補渭南主簿，累遷永和令。

礪，建隆中舉進士甲科。父喪，絶水漿數日。服除，以禄不足養母，閑居無仕進意，鄉舊移書敦諭，礪乃赴官。解褐鳳州團練推官，歲餘，又以母疾棄官。開寶九年，詣闕獻書，召試學士院，授隴州防禦推官。入遷光禄寺丞，丁内艱，起就職。久之，轉秘書丞，改屯田員外郎、知鄂州，以善政聞。

端拱初，真宗在襄邸，遷庫部，充記室參軍，賜金紫。初，廣順中，周世宗節制澶州，礪贄文見之，館接數日。世宗入朝，礪處僧舍，夢古衣冠者曰："汝能從乎？"礪隨往，睹宫衛若非人間，殿上王者秉珪南向，總三十餘。礪升謁之，最上者前有按，置簿録人姓名，礪見己名居首，因請示休咎。王者曰："我非汝師。"指一人曰："此來和天尊，異日汝主也，當問之。"其人笑曰："此去四十年，

楊礪字汝礪，爲京兆鄠人。曾祖楊守信，唐時山南西道節度、同平章事，本是宦官復恭的假子。祖父楊知禮，爲後唐均州刺史。父親楊仁儼，入蜀仕於王氏，爲丹稜令。蜀被平定，又補授渭南主簿，逐步升遷爲永和令。

楊礪，建隆時考中進士甲科。因父喪，水米不進數日。除去喪服後，因俸禄不足以贍養母親，就閑居在家無爲官晋升之意，但經不住鄉親故舊頻頻來書勸諭，楊礪纔赴官任。初次做官爲鳳州團練推官，一年多，又因母病棄官而去。開寶九年，到京城獻書，召試於學士院，授以隴州防禦推官。入朝調任光禄寺丞，因母喪守制，除服就職。年長日久，轉任秘書丞，又改任屯田員外郎、知鄂州，以善政聞名。

端拱初，真宗在襄王府邸，楊礪調庫部，充任記室參軍，被賞賜衣紫佩金。當初，在廣順年間，周世宗節制澶州，楊礪帶着文章去拜見，被招待在客舍裏數日。世宗入朝，楊礪呆在僧舍，夢見一位着古時衣冠的人對他説："你能跟我走嗎？"楊礪就隨之而行，見宫殿巍峨，守衛雄壯若非人世，殿上王者執珪而南向，約三十餘歲。楊礪升階拜見，處於最上方者面前有案，上置簿册録有人姓名，楊礪瞥見自己姓名居首，因而請求示以前途吉凶。王者説："我非汝師。"指着一人説："這是來和天尊，日後是你的主子，應當

汝功成，予名亦顯矣。”礪再拜，寤而志之。礪初名勵，以籍作礪，遂改之。至是，受命謁見藩府，歸謂子曰：“吾今見襄王儀貌，即所夢來和天尊也。”

問他。”被指之人笑着說：“此後四十年，你將成功，當然也就顯名了。”楊礪再拜，醒後記録下來。楊礪開始叫楊勵，後因名籍上寫作礪，遂改爲楊礪。此時，受命去謁見藩王府，回家後對兒子説：“我這次見到襄王面貌，即是我夢見的來和天尊。”

遷水部郎中。真宗尹開封，礪爲推官。真宗嘗問礪：“何年及第？”礪唯唯不對。後知其唱名第一，自悔失問，謂礪不以科名自伐，甚重之。儲宫建，兼右諭德，轉度支郎中。即位，拜給事中、判吏部銓。未幾，召入翰林爲學士。咸平初，知貢舉，俄拜工部侍郎、樞密副使。二年，卒，年六十九。真宗軫悼，謂宰相曰：“礪介直清苦，方當任用，遽此淪謝。”即冒雨臨其喪。礪僦舍委巷中，乘輿不能進，步至其第，嗟憫久之。廢朝，贈兵部尚書，中使護葬。

楊礪調任水部郎中。真宗管理開封府，用楊礪爲推官。真宗曾問楊礪：“你是哪一年考中進士的？”楊礪衹是吱唔而不答。後來得知楊礪科考排名第一，自悔失問，覺得楊礪不以科考排名第一而自誇，甚爲看重他。皇太子宫建立，楊礪兼右諭德，又轉度支郎中。太子即位，楊礪被拜爲給事中、判吏部銓。没多久，又被召入爲翰林學士。咸平初，又主持貢舉考試，不久任工部侍郎、樞密副使。二年，去世，享年六十九。真宗深切哀悼，對宰相説：“楊礪介直清苦，正當重用，誰知竟撒手西游。”隨即親自冒雨前去參加喪禮。楊礪租住的房子座落在小巷中，皇帝乘坐的輿車進不去，衹好步行到其家中，入目簡陋凄凉，讓皇帝感慨良久。暫廢朝事，下詔贈楊礪兵部尚書，讓中使護喪。

礪爲文尚繁，無師法，每詩一題或數十篇。在翰林，制誥迂怪，見者哂之。有文集二十卷。子嶠至祠部郎中，嶧至太常博士，峭至太子中舍。少子嵎，至道初與張庶凝刊校真宗儲邸書籍，真宗即位，皆賜進士出身、直史館。嵎至祠部郎中，庶凝至太常丞。

楊礪著文崇尚繁華，但無師法，每做詩一題有時寫數十篇。在翰林時，制作誥書分外迂怪，見者往往哂笑。有文集二十卷。兒子楊嶠官至祠部郎中，楊嶧至太常博士，楊峭至太子中舍。少子楊嵎，在至道初與張庶凝校對刊印真宗做皇儲時府邸裏的書籍，真宗即位，都賜進士出身、直史館。楊嵎官至祠部郎中，張庶凝至太常丞。

## 宋湜

宋湜字持正，京兆長安人。曾祖擇，牟平令。祖贊，萬年令。父温故，晋天福中進士，至左補闕；弟温舒，亦進士，至職方員外郎，兄弟皆有時名。湜幼警悟，早孤，與兄泌勵志篤學，事母以孝聞。温舒典耀州，湜侍行，代作箋奏，詞敏而麗。温舒拊背曰：“此兒真國器，恨吾兄不及見也。”

宋湜字持正，爲京兆長安人。曾祖宋擇，爲牟平縣令。祖父宋贊，爲萬年縣令。父親宋温故，爲後晋天福年間進士，官至左補闕；其弟宋温舒，亦爲進士，官至職方員外郎，兄弟當時皆有名氣。宋湜幼時便機敏聰慧，早年便成了孤兒，與其兄宋泌勵志苦學，侍奉母親以孝聞名。叔父宋温舒掌管耀州，讓宋湜隨行，代作公文奏章，成文快而詞句華麗。温舒撫摸着他的後背説：“這孩子真是治國之才，可惜吾兄見不到

太平興國五年進士，釋褐將作監丞、通判梓州榷鹽院，就遷右贊善大夫。宋準薦其文，拜著作郎、直史館，賜緋。雍熙三年，以右補闕知制誥，與王化基、李沆并命，仍賜白金五百兩、錢五十萬。加户部員外郎，與蘇易簡同知貢舉，俄判刑部，賜金紫。

淳化二年，祆尼道安訟大理斷獄不當，湜坐累，降均州團練副使。時母老，湜留其室奉養。移汝州，與王禹偁并召入，爲禮部員外郎、直昭文館。五年，以職方員外郎再知制誥、判集賢院，知銀臺、通進、封駁司。至道元年，爲翰林學士，知審官院、三班。又兼修國史、判昭文史館事，加兵部郎中。

真宗即位，拜中書舍人。丁內艱，起復。咸平元年冬，改給事中，充樞密副使。真宗北巡，將次大名，以扈從軍列爲行陣，親御鎧甲於中，諸王、樞密介冑以從，命湜與王顯分押後陣。駐蹕數日，常召見便殿，方奏事，疾作仆地。內侍掖出，太醫診視，撫問相繼，以疾亟聞。明年正月，真宗臨視，許以先歸，賜衾褥，曰："此朕嘗御者，雖故暗，亦足禦道途之寒。"又遣內侍護送供帳，至澶州，卒，年五十一。廢朝，贈吏部侍郎。以子綸爲太祝，純爲奉禮郎；弟某爲光禄寺丞，湛爲大理寺丞；侄孫選同學究出身。真宗再幸河朔，追悼之，加贈刑部尚書，謚曰忠定。

湜風貌秀整，有醞藉，器識冲遠，好學，美文詞，善談論飲謔，曉音律，妙於奕棋。筆法遒媚，書帖之

了。"

太平興國五年宋湜考中進士，初仕爲將作監丞、通判梓州榷鹽院，就地升遷右贊善大夫。宋準推薦其文才，被拜爲著作郎、直史館，賜緋衣。雍熙三年，以右補闕知制誥，與王化基、李沆一同受命，并賜白金五百兩、錢五十萬。加任户部員外郎，與蘇易簡同知貢舉，很快又受命判刑部，賜金。

淳化二年，祆尼道安告大理審案判决不當，宋湜受連累，被降爲均州團練副使。其時母親已老，宋湜留下其妻子在家奉養。又移任汝州，與王禹偁同時被召回朝中，任爲禮部員外郎、直昭文館。五年，以職方員外郎再任知制誥、判集賢院，知銀臺、通進、封駁司。至道元年，爲翰林學士，知審官院、三班。又兼修國史、判昭文史館事，加兵部郎中。

真宗即位，拜爲中書舍人。母喪守制，起用復職。咸平元年冬天，又改任給事中，又充任樞密副使。真宗皇帝北巡，將在大名府停留，以護衛軍列爲行軍陣式，皇帝親自統率身穿鎧甲的護衛居於正中，諸王、樞密都披甲戴盔跟隨左右，命宋湜和王顯分押後陣。駐扎停留了數日，經常召見宋湜於便殿，一次正要上前奏事，忽然病發倒地。內侍將其扶掖而出，太醫前來診視，前來探病撫問者相繼而至，太醫以病重上奏。明年正月，真宗皇帝親臨探視，并許其先歸，另賜被褥，還說："此被褥是我常用的，雖舊了些，亦足可以抵禦路途中的寒冷。"又遣內侍護送并沿途供帳，行至澶州，病逝，享年五十一。帝因而暫廢朝事，贈吏部侍郎。并任命其子宋綸爲太祝，宋純爲奉禮郎；其弟某爲光禄寺丞，另一弟宋湛爲大理寺丞；侄孫宋選同學究出身。真宗再次臨幸河朔時，睹物思人，倍加追悼，因而加贈刑部尚書，謚忠定。

宋湜風貌齊整而俊秀，有寬容而含蓄的氣度，度量見識深遠，好學，文詞華美，善談論而飲酒詼諧，通曉音樂，又長於奕棋。寫字筆法遒

出，人多傳效。喜引重後進有名者，又好趨人之急，當世士流，翕然宗仰之。有文集二十卷。

湜兄泌，太平興國二年進士，至起居郎、直史館、越王府記室參軍。

宋沆　宋澥　宋濤

温舒三子，沆、澥、濤。沆，剛率，喜談兵。太平興國五年進士，歷左正言、京西轉運使、度支判官。淳化二年，吕蒙正罷相，沆坐親黨，貶宜州團練副使，起爲太子中允，换如京副使。咸平中，遣與梅詢使西京爲安撫使，未行，罷爲環慶路都監。與知環州張從古擅發兵襲敵，不與部署叶謀，又士卒有死傷者，責授供奉官。後爲文思副使、京西提點刑獄，卒。澥有清節，居長安不仕，與种放、魏野游，多篇什酬唱。濤，端拱二年進士，歷殿中丞、知襄城縣，以政績聞，賜緋魚。歷鹽鐵判官，累遷監察御史、知虢州。純及泌子緯皆至殿中丞。

**王嗣宗**

王嗣宗字希阮，汾州人。曾祖同節，寶鼎令。祖待價，汾州防禦推官。父夢證，成州軍事判官。嗣宗少力學自奮，游京師，以文謁王祐，頗見優待。

開寶八年，登進士甲科，補秦州司寇參軍。侍御史路冲知州事，爲政苛急，盗賊群起。嗣宗乘間極言其闕失，冲大怒，繫嗣宗於獄，又教無賴民被罪者訟嗣宗治獄枉濫。朝廷遣殿中丞王廷範按之，具獲訟者誣罔狀，嗣宗乃得釋。

太宗征河東，嗣宗陳邊事，召赴行在，授大理寺丞、通判睦州，改右贊善大夫、徙河州。太宗遣武德卒潜

勁而娟秀，書貼一出，人們紛紛傳播而效仿。生平喜歡引進和看重後進有名的年輕人，又好急人所難，當時的士子之流，共同習效并宗其爲師而仰視他。有文集二十卷。

宋湜兄宋泌，爲太平興國二年的進士，官至起居郎、直史館、越王府記室參軍。

宋温舒有三子，宋沆、宋澥、宋濤。宋沆，爲人剛直坦率，喜談兵。太平興國五年進士，歷官左正言、京西轉運使、度支判官。淳化二年，吕蒙正被罷相位，宋沆坐受親黨之累，被貶爲宜州團練副使，起任爲太子中允，改任如京副使。咸平年間，派遣宋沆與梅詢出使西京爲安撫使，未等成行，又被罷爲環慶路都監。上任後與環州知州張從古擅自發兵偷襲敵人，不與部屬商議，再加上士卒又有死傷者，被責罰授爲供奉官。後又爲文思副使、京西提點刑獄，去世。宋澥有清高的節操，居長安而不做官，常與种放、魏野出游，多有詩篇相互唱和。宋濤，爲端拱二年進士，歷官殿中丞、襄城知縣，以政績卓著而聞名，賞賜緋魚。又歷鹽鐵判官，多次升遷爲監察御史、知虢州。宋純及宋泌的兒子宋緯皆官至殿中丞。

王嗣宗字希阮，汾州人。曾祖王同節，爲官寶鼎令。祖父王待價，爲汾州防禦推官。父親王夢證，爲成州軍事判官。王嗣宗少時便努力學習，奮發向上，游學京師，以文章進謁王祐，頗見優待。

開寶八年，登進士甲科，補授秦州司寇參軍。當時侍御史路冲知州事，爲政苛刻急躁，致使盗賊群起。嗣宗乘隙極力言其缺點和失誤，路冲大怒，將嗣宗捆綁下獄，又教無賴而有罪的刁民誣告嗣宗治獄枉法濫刑。朝廷派遣殿中丞王廷範前來審查，全部獲得告發者誣陷罔告的情狀，嗣宗纔得以無罪釋放。

太宗征討河東，嗣宗上陳邊防事宜，被皇帝召赴行宫，授大理寺丞、通判睦州，又改任右贊善大夫、調任河州。太宗派遣武德兵卒潜行觀察

察遠方事，嗣宗械送京師，因奏曰："陛下不委任天下賢俊，猥信此輩以爲耳目，臣竊不取。"太宗怒其横，遣使械嗣宗下吏，削秩。會赦，復官，尋以秘書丞通判澶州，並河東西，植樹萬株，以固堤防。上言："本州榷酤斗量，校以省斗不及七升，民犯法釀者三石以上坐死，有傷深峻，臣恐諸道率如此制，望詔自今并準省斗定罪。"從之。

遠方的軍事部署，結果被嗣宗逮捕械送京城，并上奏説："陛下不委派任用天下的賢才俊傑，反而濫信此輩以爲耳目，臣私下認爲不可取。"太宗怒其辦事强横，派遣使者將嗣宗帶着刑具交法官審訊，并削去官秩。後來遇大赦，纔又復官，很快以秘書丞通判澶州，沿黄河東西兩岸，植樹萬株，以固堤防。同時上疏説："本州賣酒而用斗量，校正檢查省斗，一斗實際不足七升，而民犯法私釀酒者三石以上即處死，這樣做有失刑法嚴肅，臣惟恐各地都照行如此制度，望聖上下詔自今核準省斗而給犯法者定罪。"皇帝聽從了他的建議。

入爲三司開拆推官，以左正言充河北轉運副使。時邊境用兵，崔翰爲大將，嗣宗每以苦言激其展效，就賜緋魚。太宗將議親征，嗣宗上疏言契丹必不至之狀，甚見嘉納。改左司諫，賜白金千兩。入爲度支判官，改駕部員外郎。妻病，夜抉本司署門取藥，爲直官宋鎬所發，坐罷職。頃之，出知興元府，徙京西轉運使。又移河北，賜金紫。貝州驍捷卒五十餘人謀竊發，嗣宗率吏悉擒之，優詔嘉獎。遷虞部郎中，賜錢百萬。

入朝爲三司開拆推官，以左正言充任河北轉運副使。當時邊境用兵，崔翰爲大將，嗣宗經常以苦言激勵其放開手脚爲國效力，後因功受賜緋魚。太宗將與輔臣商議親征，嗣宗上疏説契丹必不會前來進犯的情況及原因，皇帝聽後甚爲嘉許并接納了他的意見。改任嗣宗爲左司諫，賞賜白金千兩。入朝任爲度支判官，再改任駕部員外郎。妻子生病，夜裏私自撬開本司署門取藥，被值守的官員宋鎬發現，坐罪被罷職。不久，出知興元府，調京西轉運使。又移任河北，受賜金紫。貝州驍勇敏捷的五十餘名兵卒密謀暗地起事，嗣宗率吏將其全部捕獲，受到朝廷優詔嘉獎。并遷任虞部郎中，受賜錢百萬。

至道初，移河東轉運使，以爲政暴率聞。徙知耀州，又知同州，加比部郎中、淮南轉運使、江浙荆湖發運使。揚、楚間有窆家神廟，民有疾不餌藥，但竭致祀以徼福。嗣宗徹其廟，選名方，刻石州門，自是民風稍變。初，漕運經泗州浮橋，舟多覆壞，嗣宗徙置城隅，遂獲安濟。又建議外任官奉薄，貪狠者或致豐給，廉謹者終嬰貧匱，請以公田均賜之。就改職方郎中。

至道初，移任河東轉運使，以爲政暴烈而輕率聞名。調知耀州，又知同州，加任比部郎中、淮南轉運使、江浙荆湖發運使。揚、楚間有窆家神廟，百姓有病不求醫問藥，祇知竭盡物力到廟中祭祀禮拜以邀福去病。嗣宗撤銷其廟，根據當地常見病選名方，刻石於州門，自此民風稍有改變。當初，漕運船隻途經泗州浮橋，舟船多有傾覆和損壞，嗣宗移置城樓，這樣舟船就能安全渡過。又建議外任官的俸禄薄，而貪婪卑賤者收入豐厚，廉謹自律者却始終貧困，請求以公田的收入平均賜給。後就職改任職方郎中。

咸平三年，以漕運稱職，就拜太常少卿。逾年，以右諫議大夫充三司户部使，改鹽鐵使。嘗與度支使梁

咸平三年，以漕運稱職，就拜太常少卿。過了一年，以右諫議大夫充任三司户部使，又改任鹽鐵使。曾與度支使梁鼎、户部使梁顥共同條書

鼎、户部使梁顥同對，言曰：“國家經費甚繁，賦入漸少，加以冗食者衆，尤爲耗蠹，所宜裁節。若用度不足，即復重擾於民矣。况西北二邊未平，有饋運之煩，臣等會議，事可省者，願條列以聞。”從之。明年，將郊祀，嗣宗因條上應奉諸物以及工作，凡減雜物十萬六千，省工九萬九千。又言計省條奏，事有可紀者，望令判使一員，撰録送史館。詔以三司務繁，不當日有纂録，可逐季録送。

上奏，奏章内說：“國家經費甚爲繁多，而稅賦收入漸少，再加上多餘吃飯的閑人太多，尤其嚴重的是虧空損耗及蛀蝕霉變，所以宜於裁減冗員和節省開支。若用度不足，即是重復擾民。况且西北兩處邊境未平，又有糧餉運送的麻煩，臣等一塊兒商議，凡事可以節省者，願逐條列出上奏。”皇帝聽從。明年，將要舉行郊外祭祀，嗣宗就列條上呈應該供奉的各種物品及人力工作，共減少雜物十萬六千，省工九萬九千。又說凡是計劃節省的條奏，事有可記者，希望能令專設主管審查使者一員，撰寫記録送交史館。下詔將此事交於三司，但三司事務繁雜，不必每日有纂録，可以逐季録送。

會罷三部使，改左諫議大夫，知通進、銀臺司兼門下封駁事，出知并州兼并代部署。州境有卧龍王廟，每窮冬，闔境致祭，值風雪寒甚，老幼踣于道，嗣宗亟毁之。轉運使鄭文寶上其政績，有詔褒美。先是，西邊市馬，以給北邊戰士，有瘠弱者即送闕下，暑月道遠多死。嗣宗建議，以汾州地凉，接樓煩諸監，美水草，請就牧放，從之。召拜御史中丞。

正值罷去三部使，改任左諫議大夫，知通進、銀臺司兼門下封駁事，出知并州兼并代部署。并州境内有卧龍王廟，每到冬季，全境的人都來祭祀，若值風雪寒甚，老幼多有倒斃於道者，嗣宗得知後立即將廟拆毁。轉運使鄭文寶上奏其政績，朝廷有詔褒美。先前，一直是從西部邊境買馬，以供給北部邊境的戰士，其中瘦弱的馬被送往京師，到盛夏因暑熱道遠大多死於路途。嗣宗建議，汾州地方凉爽，又連接樓煩諸監地，草肥水美，奏請將馬就於汾州放牧，獲得同意。召拜爲御史中丞。

大中祥符間，真宗告謁太廟，嗣宗立班失儀，因自首。真宗謂憲官當守禮法，以其性粗略，不之責。加兼工部侍郎、權判吏部銓。嗣宗剛果率易，無所畏憚，每進見，極談時事，或及人間細務。頗輕險好進，深詆參知政事馮拯之短，遂結宰相王旦弟旭，使達意於旦以爲助。旦疾其醜行，因力庇拯，嗣宗大怒。

大中祥符年間，真宗告謁太廟，嗣宗隨從立班失儀，因而自行向皇帝認罪。真宗說身爲憲官當守禮法，又以其本性粗略，并未深責。後加任兼工部侍郎、權判吏部銓。嗣宗剛毅果敢而粗疏，無所畏懼，每次進見，總是大談時事，或是人間小事。性格頗爲輕險好進，并深加詆毁參知政事馮拯的短處，爲此結識宰相王旦的弟弟王旭，使之將仇視馮拯之意告知於王旦以爲助力。王旦憎恨其醜行，因而盡力保馮拯，嗣宗大怒。

知制誥王曾從妹適孔冕家，閨門不睦。曾從東封，至冕家啜茗中毒，得良藥乃解。事已暴露，曾密疏方行大禮，願罷推究。宰相亦以冕先聖後，將有褒擢，乃隱其事。嗣宗獨謂曾誣構冕，懼反坐，乃求寢息。會愆

知制誥王曾的從妹嫁給孔冕家，家庭不和睦。王曾隨從東封，到孔冕家喝茶中毒，後獲得良藥纔解去。事情暴露後，王曾密疏説剛舉行過大禮，不願進行追究。宰相也覺得孔冕爲聖人之後，而且正準備褒獎和提升，就將此事隱而不提。惟獨嗣宗認爲王曾誣陷孔冕，因爲害怕查實

雨，嗣宗請對，言："孔冕爲王曾所訟，儻朝旨鞫問，加之鍛煉，則冕終負冤枉。又侯德昭援赦叙緋，年考未滿，以欺詐得之，非吏部令史自首，亦無由知。沿堂行首李永錫坐贓除名，復引充舊職，尋送銓授令録。"真宗亟召王旦等詰之。旦曰："孔冕之罪，朝議特爲容隱，不令按問，誠非冤枉也。德昭據吏部奏驗，乃行制命，及其首露，即已追奪。永錫先爲縣吏，坐爲本部節度市羊不輸算除名，及沿堂闕人，李沆以其魁梧，因選擬官，復用爲副行首。在省祗事四年，陳牒乞班叙用，因復送銓。"真宗曰："止此，乃致旱邪？"嗣宗理屈，復以他辭侵旦，旦不與抗，乃已。

後要反坐，纔要求就此不提。恰逢天旱久無雨，嗣宗請求面聖以對，說："孔冕被王曾所控告，倘若朝廷下旨審問，再加刑訊，那麽孔冕終負冤枉。還有侯德昭援引赦例而叙緋，年考未滿，以欺詐而獲得，要不是吏部令史自首招供，是没有辦法知道的。再如沿堂行首李永錫因貪贓罪被除名，又引見充任舊職，很快又送銓授登記在册。"真宗聽後立即召宰相王旦等進行質問。王旦說："孔冕之罪，朝裏商議特爲容隱，不讓審查訊問，并非是冤枉。侯德昭之事根據吏部奏報查驗，已經行使制度命令，自首者一暴露，即已追奪其官秩。李永錫先爲縣吏，後坐爲本部節度買羊一直不清賬目被除名，等到沿堂缺少人手，李沆因其長得魁梧，而準備選用官吏，因此復用其爲副行首。在省謹慎辦事四年，陳送上來授官的簿録乞求歸回原班任用，因而復送選授官職處登録。"真宗說："也不過如此，難道就致旱了嗎？"嗣宗理屈，又以別的理由侵凌王旦，王旦不與其計較，此事纔算結束。

明年十月，嗣宗復請對，言："去歲八月至今年十月不雨，宿麥不登。及秋，兖、鄆苦雨，河溢害稼，刑政有失，致成災沴。孔冕冤枉，播在人口，王曾尚居近班，願示黜退，以正朝典，臣請露章以聞。"真宗語王旦等曰："曾實無罪，若嗣宗上章，亦須裁處。"旦曰："冕不善之迹甚衆，但以宣聖之後不欲窮究，謂其冤枉，感傷和氣，恐未近理。"趙安仁曰："今若再行按問，冕何能免罪？"王欽若曰："臣請審問嗣宗，若再鞫冕，不能自隱，如何區處？"明日，嗣宗復對，且謝前言之失，真宗亦優容之。其強妄多此類。

第二年十月，嗣宗又請面君奏對，說："去年八月至今年十月不雨，冬小麥歉收。到了秋季，兖、鄆又苦於雨多，河水浸溢而爲害莊稼，其原因就是刑政有失，致成災害。孔冕冤枉，已傳播在人們的口頭，王曾至今尚居陛下近班，願將其黜退，以正朝廷法典，臣請求上奏章參劾讓陛下瞭解。"真宗對王旦等人說："王曾確實無罪，可假如嗣宗真的上章，也得裁決處理。"王旦說："孔冕不善之迹有許多，但因其是宣聖之後不想窮究，說其冤枉，感傷和氣，未必在理。"趙安仁說："就是現在再行審查訊問，孔冕又何能免罪？"王欽若說："臣請審問嗣宗，他一再說孔冕冤枉，若再審訊孔冕，孔冕不能自隱，如實招供，他該如何處理？"第二天，嗣宗復來應對，并謝先前言語之失，真宗也就表示優待寬容。其強横狂妄之態，多如此類。

將祀汾陰，以永興重地，思得大臣才兼文武者鎮之。因謂宰相曰："嗣宗嘗自言知武事，可授廉車以當此任，宜召問之。"嗣宗願奉詔，即

皇帝將祭祀汾陰，以永興爲戰略重地，想找一位能文能武的大臣去鎮守。因而對宰相說："嗣宗曾說自己懂軍事，可授嗣宗擔當此重任，宜先召問。"嗣宗願意奉詔，即被拜爲耀州觀察

拜耀州觀察使、知永興軍府。真宗作詩賜之。時种放得告歸山，嗣宗逆於傳舍，禮之甚厚。放既醉，稍倨，嗣宗怒，以語譏放。放曰："君以手搏得狀元耳，何足道也！"初，嗣宗就試講武殿，搏趙昌言帽，擢首科，故放及之。嗣宗愧恨，因上疏言："所部兼并之家，侵漁衆民，凌暴孤寡，凡十餘族，而放爲之首。放弟侄無賴，據林麓樵采，周回二百餘里，奪編甿厚利。願以臣疏下放，賜放終南田百畝，徙放嵩山。"疏辭極于詬辱，至目放爲魑魅。真宗方厚待放，令徙居嵩陽避之。

四年，邠寧陳興擅釋劫盜，徙嗣宗知邠州兼邠寧環慶路都部署。城東有靈應公廟，傍有山穴，群狐處焉，妖巫挾之爲人禍福，民甚信向，水旱疾疫悉禱之，民語爲之諱"狐"音。前此長吏，皆先謁廟然後視事。嗣宗毁其廟，熏其穴，得數十狐，盡殺之，淫祀遂息。徙知鎮州，發邊肅奸贓，肅坐貶。嗣宗嘗言徙种放、掘邠狐、按邊肅，爲去三害。

居二歲，召還，授樞密副使、檢校太保。寇準爲使，嗣宗與之不叶，累表解職，授檢校太傅、大同軍節度、知許州。嗣宗嘗游是州，别墅在焉，時人以爲榮。移知河南府。天禧初，改感德軍節度，洛下訛言相驚。徙知陝州，再表請老，且求入覲，遣使召還。郊祀，改静難軍節度。既至闕下，病足，不能朝謁，乃求再知許州，不復議休退。

寇準爲相，素惡之，特命以左屯衛上將軍、檢校太尉致仕。表求面辭，以足疾艱於拜起，特免舞蹈，許

使、知永興軍府。真宗作詩賜之。此時种放已告老還鄉，嗣宗上任被迎接安排於傳舍，邀种放飲宴，禮之甚厚。种放既醉，稍露倨態，嗣宗發怒，便以言語譏諷种放。种放説："你是用手搏得狀元，何足道也！"當初，嗣宗就試於講武殿，搏落趙昌言的帽子，被拔爲狀元，所以种放提起此事。嗣宗聞之心裏愧恨，因而上疏説："在我的治下有許多兼并之家，侵占漁肉民衆，凌暴孤寡，有十餘家，而其中以种放爲最。种放的弟弟和侄兒俱爲無賴，霸占山林樵采，方圓約二百餘里，并侵奪編入户籍的田民厚利。願以臣此疏下達給种放，賜給种放終南山田百畝，讓他全家遷居嵩山。"疏中詞句對种放極力詬駡和侮辱，甚至於把种放看做是魑魅魍魎。真宗正在厚待种放，也就順勢下令讓种放移居嵩陽以避嗣宗。

四年，邠寧的陳興擅自釋放劫盜，調嗣宗任知邠州，兼邠寧環慶路都部署。在邠州城東有靈應公廟，廟旁有山洞，群狐在内爲穴，妖巫挾之爲人禍福，而周圍民衆却甚爲相信，水旱疾病瘟疫都要來祈禱，民衆在話語中還要避諱"狐"音。來此就職的長吏，皆來此處先謁廟然後視事。嗣宗上任伊始便毁其廟，熏其穴，得狐數十隻，盡數殺之，淫祀之風遂息。又調知鎮州，發現了邊肅的奸贓，邊肅因此坐罪被貶。嗣宗曾自豪地説徙种放、掘邠狐、查邊肅，爲去三害。

待了兩年，奉召還朝，授樞密副使、檢校太保。寇準爲使，嗣宗與之不和，多次上表請求解職，後來授以檢校太傅、大同軍節度、知許州。嗣宗曾游歷過許州，當初住過的别墅仍在，當時人們以此爲榮。後又移任知河南府。天禧初，又改任感德軍節度，任命一出，洛下訛言相驚。又移任知陝州，再次上表請求告老退休，并且請求入見皇帝，皇帝遣使將其召回朝廷。郊祭之後，又改任静難軍節度。既到京師，又因脚有病，行走不便，不能日日朝謁，衹好請求再知許州，這時候却再也不説要休退的話了。

寇準爲相，素來厭惡嗣宗，所以特命其以左屯衛上將軍、檢校太尉退休。嗣宗上表請求與皇帝面辭，皇帝因其脚有疾而難於拜起，特免跪拜

其子扶掖之。對數刻，賜錢百萬，還許下。準貶，朝議以嗣宗藩輔舊臣，特令月給奉五十千。嗣宗尤睦宗族，撫諸侄如己子，著遺戒以訓子孫勿得析居，又令以《孝經》、弓劍、筆硯置壙中。五年，卒，年七十八。廢朝，贈侍中。謚曰景莊。録其子二人、甥二人官。

嗣宗事三朝，最爲宿舊。所至以嚴明御下，尤傲狠，務以醜言凌挫群類。爲中丞日，嘗忿宋白、郭贄、邢昺七十不請老，屢請真宗敕其休致，又遣親屬諷激之。及嗣宗晚歲疾甚，猶享厚禄，徘徊不去，嘗謂人曰："僕惟此一事，未能免物議。"衆皆嗤之。

嗣宗好爲文，而札尤甚。奉祀之歲，近臣皆爲頌記，宰相以嗣宗所撰，不足發揮盛德，慮爲後所誚，乃不許刻石。所著有《中陵子》三十卷。

子堯臣，内殿承制；唐臣，太子中舍。從子舜臣，供奉官、閤門祗候；禹臣，太子中舍。

舞蹈，并允許由其兒子扶掖進謁。應對數刻，賜錢百萬，還於許州。寇準被貶，朝廷中有人提議説嗣宗爲藩輔舊臣，特令月給俸禄五十千。嗣宗爲人尤其和睦其本宗族之人，撫育諸侄如己子，著遺書告誡訓導子孫不得分居，又令以《孝經》、弓劍、筆硯置於墓穴中。過了五年，去世，享年七十八。皇上暫廢朝事，贈侍中。謚曰景莊。并録用其兒子二人、外甥二人爲官。

嗣宗連事三朝，最爲元老。所至之處以嚴明御下，尤爲傲慢凶狠，經常以凶言惡語凌挫同僚。當中丞的時候，忿恨宋白、郭贄、邢昺年逾七十而不退休，屢次奏請真宗免去其職務讓其退休，又派遣親屬去諷刺反激。等到他自己到了晚年又身患重病，却享受豐厚的俸禄，依戀不去，也曾對人説："我惟獨在這件事上，不能不讓人非議。"衆皆嗤之以鼻。

嗣宗好寫文章，而喜寫信尤甚。年終奉命祭祀，近臣都要寫頌記，宰相覺得嗣宗所寫的，不足以發揮盛德，恐怕被後世譏誚，乃不許刻石。一生所著有《中陵子》三十卷。

兒子堯臣，爲内殿承制；唐臣，爲太子中舍。從子舜臣，爲供奉官、閤門祗候；禹臣，爲太子中舍。

### 李昌齡

李昌齡字天錫，宋州楚丘人。曾祖確，膠水令。祖譚，邯鄲令。父運，太常卿。昌齡，太平興國三年舉進士，大理評事、通判合州。歷將作監丞、右贊善大夫、通判銀州。京城開金明池，昌齡獻詩百韵，太宗嘉之，擢右拾遺、直史館，賜緋。改右補闕，出知滁州。丁内艱，起爲淮南轉運使，轉户部員外郎、知廣州。

廣有海舶之饒，昌齡不能以廉自守，淳化二年代還。初，運嘗典許州，有第在城中，昌齡包苴輜重悉留貯焉，其至京城，但藥物藥器而已。會有言其貪者，太宗以爲誣，召賜金

李昌齡字天錫，爲宋州楚丘人。曾祖李確，官居膠水令。祖父李譚，爲邯鄲令。父親李運，任太常卿。李昌齡，太平興國三年考中進士，官任大理評事、合州通判。又歷將作監丞、右贊善大夫、銀州通判。京城開金明池，昌齡獻詩百首，太宗見而稱贊，提升爲右拾遺、直史館，并賜穿緋。後又改任右補闕，出知滁州。親死解職守喪，期滿起用任淮南轉運使，轉户部員外郎、知廣州。

廣州有海船停泊之富饒，昌齡不能廉潔自守，淳化二年任滿被替代還朝。當初李運曾經掌管許州，有府第在城中，昌齡用草席包裹着物品全部留存在那裏，等到了京城，衹帶着藥物藥器而已。正逢有人説他是貪官，太宗却認爲是誣

紫，擢禮部郎中，逾月，爲樞密直學士。昌齡上言："廣州市舶，每歲商舶至，官盡增價買之，良苦相雜，少利。自今請擇其良者，官如價給之，苦者恣其賣，勿禁。雷、化、新、白、惠、恩等州山林有群象，民能取其牙，官禁不得賣。自今宜令送官，以半價償之，有敢隱匿及私市與人者，論如法。"詔皆從之。

是秋，初置審刑院於禁中。凡獄具上奏，先申審刑院，印付大理、刑部斷覆以聞，又下審刑中覆裁决，以付中書，當者行之，否則宰相聞以論决。命昌齡知院事。月餘，又權判吏部流内銓，數日，授右諫議大夫，充户部使。

三年，改度支使，拜御史中丞。下詔御史臺，合行故事并條奏以聞，獄無大小，自中丞以下皆親臨鞫問，不得專責所司。李繼隆受命河朔征討，不赴臺辭，昌齡糾之，遣吏追還，罰奉。又劾陝西轉運使鄭文寶生事邊境，築城沙磧，輕變禁法，文寶坐貶湖外。

至道二年，以本官參知政事。占謝便殿，太宗謂曰："中書政本，當進用善良，博詢衆議，以正道臨之，即怨謗無由而生矣。"昌齡居位，頗選懦無所建明。真宗即位，加户部侍郎。坐交結王繼恩，貶忠武軍節度行軍司馬。

咸平二年，起爲殿中少監。會詔群臣言邊事，昌齡求面陳事機，不報。王均之亂，命知梓州。知雜御史范正辭劾其廣舶宿犯，亟代還，知河陽。丁外艱，起復，奉朝請，以風恙求領小郡，復得光州，就改光禄卿。疾，不能治事。轉運使以聞，命守本

嶮，召見賞賜金紫，提升爲禮部郎中，過了一個月，又任命爲樞密直學士。昌齡上疏説："廣州有市舶，每年的商船到來，官府全部高價收購，可貨物却是好壞相混雜，所以利少。自今請規定選擇好貨，官府照價給付，不好的貨任其自賣，不要禁止。雷、化、新、白、惠、恩等州山林裏有群象，民能取其牙，因官府禁止不讓其出賣。自今開始應該讓其把象牙送到官府裏，以一半的價格給付，有敢隱匿不送或私自出售者，依法論處。"皇帝下詔全部照准。

那年秋天，初設置審刑院於宫中。凡是審結的案件上奏，要先報審刑院，再印送大理寺、刑部復核然後上奏，又下令讓審刑院負責中覆裁决，然後交付中書，由當值者執行，否則就由宰相論决。任命昌齡知院事。過了月餘，又受命任權判吏部流内銓，數日後，又授右諫議大夫，充任户部使。

三年後，改任度支使，拜御史中丞。皇帝下詔給御史臺，共同按照慣例行事并條奏以聞，案件不分大小，自中丞以下都要親臨鞫問，不得專責主管部門。李繼隆受命赴河朔征討，没有到御史臺辭行，昌齡糾正，派吏追還，并罰俸禄。又彈劾陝西轉運使鄭文寶無故生事於邊境，築城於沙磧之上，并輕率改變禁法，文寶坐罪被貶湖外。

至道二年，以本官參知政事。等候謝恩於便殿，太宗對他説："中書爲政治之本，應當進用善良者，并能博詢衆議，并以正道去辦事，則怨謗之言無由而生了。"可是昌齡居於其位，很是柔弱怯懦無所建白。真宗即位，加任户部侍郎。後因結交王繼恩之罪，被貶爲忠武軍節度行軍司馬。

咸平二年，又起任爲殿中少監。適逢皇帝下詔讓群臣言説邊防事宜，昌齡請求面見皇帝陳述事機，没有答覆。王均叛亂，命昌齡知梓州。知雜御史范正辭彈劾其廣州船泊舊案，被立即由新官替任召還，知河陽。遇父喪解職守制，起復，官授奉朝請，又以患有風疾請求領任小郡，又得到了到光州的任命，就職改授光禄卿。病發，不

官分司西京。尋請致仕，真宗曰："昌齡素無清譽。"乃授秘書監，遂其請。大中祥符元年，卒，年七十二。廢朝，録子虞卿試將作監主簿。昌齡兄昌圖至國子博士，弟昌言至太子中舍。昌言子晋卿、仲卿、耀卿，并進士及第，晋卿爲秘書丞。從子紘。

能治事。轉運使上報，又命昌齡守本官分司西京。不久請求退休，真宗説："昌齡素無好名聲。"乃授其爲秘書監，准其退休。大中祥符元年，去世，享年七十二。廢朝致悼，并録用其子李虞卿試任將作監主簿。昌齡兄昌圖官至國子博士，弟昌言官至太子中舍。昌言的兒子李晋卿、李仲卿、李耀卿都考中進士，晋卿官爲秘書丞。從子李紘。

## 李紘　李緯

紘字仲綱。父克明，仕至提點廣東刑獄。紘，進士及第，試秘書省校書郎、知歙縣。地産黄金，民輸以代賦，後金竭，責其賦如故。紘奏罷之。歷知於潛、剡縣，治有惠愛。御史知雜吕夷簡薦之，改著作佐郎、監丹陽縣酒税，知靈池縣。

劉均、蔡齊舉爲御史臺推直官，拜監察御史。時召成都府樂工許朝天等補教坊，紘言："陛下即位，尚未能顯岩穴之士，而首召伶人，非所以廣德美於天下。"朝天等遂罷歸。遷殿中侍御史。閤門使王遵度領皇城，遣卒刺事，告賈人有爲契丹間諜者，捕繫皇城司按劾。命紘覆訊，紘悉得其冤，抵卒罪，降遵度曹州兵馬都監。

判三司開拆司。輔郡旱，流星墜西南有聲，會禬禳于文德殿，紘奏曰："文德殿布政會朝之正位，每災異，輒聚緇黄贊唄于其間，何以示中外？"改鹽鐵判官，歷梓州、陝西、河北路轉運使，還侍御史。建言："西北久通好，士習安佚，不知戰陣之法。宜擇良將，練精卒，去冗惰，實倉廩，豐財用，爲守禦備。"舉种世衡等數人，及奏罷貢餘物遺近臣。遷知雜事、權同判流内銓。

爲三司度支副使，使契丹。故事，奉使者以皇城卒二人與偕，察其

李紘字仲綱。父親克明，官至提點廣東刑獄。李紘進士及第，試任秘書省校書郎、知歙縣。該地産黄金，百姓交納黄金以代賦税，後金礦枯竭，而官府責令其上繳的賦税如故。李紘奏請免去其賦税。後又調知於潛、剡縣，吏治有惠愛。受到御史知雜吕夷簡的推薦，改任著作佐郎、監丹陽縣酒税，靈池縣知縣。

經劉均、蔡齊舉薦爲御史臺推直官，拜監察御史。當時召成都府的樂工許朝天等人補入教坊，李紘説："陛下剛當了皇帝，尚未顯揚山野中的隱逸之士，而首先召選樂人，并非可以廣大德美於天下。"結果許朝天等人被遣歸。李紘又遷任殿中侍御史。閤門使王遵度兼領皇城的總管，派遣士卒刺探事情，報告説商人裏有爲契丹當間諜的，就將其捕送皇城司審判。皇上命李紘復審，李紘盡知其冤枉，讓那個報告的士卒抵罪，降王遵度爲曹州兵馬都監。

李紘又任判三司開拆司。輔郡大旱，又有流星墜於西南有聲，朝廷爲祈福除殃而祭祀於文德殿，李紘上奏説："文德殿本來是布政會朝的正殿，而每遇災異，總是聚集和尚道士頌經念訣於其間，將何以示中外？"李紘被改任鹽鐵判官，歷任梓州、陝西、河北路轉運使，又遷侍御史。建議説："西北長久通好，人們習慣於安閑逸樂，而不知戰陣之法。應選擇良將，操練精兵，去除冗惰，充實糧庫，豐富財用，爲守禦而備。"并舉薦了种世衡等數人，還奏請罷除進貢的餘物送給近臣。又遷任知雜事、權同判流内銓。

李紘又任三司度支副使，出使契丹。按舊例，奉命出使者要以皇城的士卒二人同行，以便

舉措，使者悉姑息以避中傷。前此劉隨爲所誣，坐貶，久未復。紘使還，具言其枉，稍徙隨南京。除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遷刑部郎中，還，同知通進、銀臺司，進龍圖閣直學士、知秦州，卒。

觀察使者的舉措，使者一般對二士卒都采取姑息遷就的態度，以避免被其中傷。前此的使者劉隨就爲其所誣陷，而被貶職，很久未復官職。李紘出使回來後，具書上奏言其冤枉，逐漸遷徙劉隨到南京。李紘又被授予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又遷刑部郎中。還朝後任同知通進、銀臺司，進升龍圖閣直學士、知秦州，去世。

紘方介有吏材，篤於交游，與劉顏爲友，顏死，移任子恩官其子。

李紘耿直有吏才，能真誠地交友，與劉顏爲友，劉顏死後，李紘把皇上恩任給自己兒子的官銜給了劉顏的兒子。

弟緯，起家三班借職，杜衍薦爲閤門祗候，鎮戎軍瓦亭寨都監。積勞累遷至河北緣邊安撫副使。韓琦薦知保州，以左騏驥使、榮州刺史知雄州。治兵頗嚴，不事厨傳，數與宦者爭利害。積公使錢貯米三千斛爲常平倉，奏下其法他州。遷西上閤門使，留再任，卒。子師中至天章閣待制。

弟李緯，起家於三班借職，杜衍推薦爲閤門祗候，鎮戎軍瓦亭寨都監。積功勞遷升至河北緣邊安撫副使。韓琦又薦其爲保州知州，又以左騏驥使、榮州刺史知雄州。治軍頗嚴，不重視食住，數次與宦者爭利害。積公用錢貯米三千斛爲常平倉，奏准把此法推行其它州府。又遷任西上閤門使，留再任，去世。兒子李師中官至天章閣待制。

## 趙安仁 趙孚

趙安仁字樂道，河南洛陽人。曾祖武唐，虢州刺史。

趙安仁字樂道，河南洛陽人。曾祖趙武唐，爲虢州刺史。

父孚字大信。周顯德初，舉進士，調補開封尉。乾德中，爲浦江令，持父喪，服闋，攝永寧令。會親征太原，部送本邑糧饋，民懷其惠，列狀以聞，即真授其任，擢宗正丞。開寶中，初置衣庫，令孚主之。俄坐事連逮抵罪，語見《趙普傳》。

父親趙孚字大信。後周顯德初，考中進士，調補開封尉。乾德年間，爲浦江令，父喪守制，服滿，暫攝永寧令。逢皇帝親征太原，趙孚親自率人運送本縣的糧餉，百姓懷其恩惠，列狀上書以聞，即實授趙孚爲永寧令，提升爲宗正丞。開寶年間，初置衣庫，令趙孚主管。很快坐事連逮抵罪，事見《趙普傳》。

太宗即位，起爲國子監丞、知袁州。還，知開封府司録參軍事，受詔與殿中侍御史柴成務、供奉官葛彦恭、殿直郭載行視黄河，分南北岸按行，復遥堤以紓湍决。孚言治遥堤不如分水勢，於是建議於澶、滑二州立分水之制。時决河未平，重惜民力而寢焉。朝廷議行封禪，孚上《封禪頌》，召拜秘書丞，賜緋魚。受詔鞫開封獄，得其非辜者，即日授推官。遷監察御史，出知舒州，改殿中侍御

太宗即位，起用爲國子監丞、知袁州。還朝後，又任知開封府司録參軍事，受詔與殿中侍御史柴成務、供奉官葛彦恭、殿直郭載行視黄河，分南北兩岸巡行，恢復長堤以解水流疾速防止堤岸崩潰。趙孚説治長堤不如分水勢，於是建議於澶、滑二州立分水之制。當時决了的河堤尚未修復，因重惜民力而擱置下來。朝廷又議行封禪，趙孚上《封禪頌》，召拜爲秘書丞，并賞賜緋魚。受詔鞫開封獄，鞫得其無辜者，即日又授予推官一職。後又遷升監察御史，出知舒州，又改任殿中侍御史。

史。

雍熙中，詔詢文武禦戎之策。孚奏議曰：“臣愚以爲不用干戈，不勞飛輓，爲萬世之利者，敢獻其說，惟明主擇之。古者兵交使在其間，雖飛矢在上，走驛在下，蓋信義不可廢也。昔苗民逆命，帝乃誕敷文德，而有苗格。又仲尼曰：‘有能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只如并門一方，歷代難取，聖襟英斷，一舉成功。當其逆城危於累卵，生聚懷伏，而陛下猶遣通事舍人薛文寶入城諭之。日者北邊未賓，全燕猶梗，再興軍旅，將復土疆。臣竊計屯戍邊陲，故非獲已，暴露原野，豈是願爲？欲望朝廷通達國信，近鑒唐高祖之降禮，遠法周古公之讓地。聖人以百姓之心爲心，君子見幾而作，諭以禍福，示以恩威，議定邊疆，永息征戰。養民事天，濟時利物，莫過於此。臣又計彼雖嗜好不同，然去危就安，厭勞喜逸，亦人情之所同也。”上嘉之。雍熙中，廷策貢士，而安仁預爲考會，賜金紫，因顧安仁問孚年幾，安仁曰：“臣父年六十二。”上曰：“孚，名士也。”亟召對，亦賜金紫。明年，卒。

安仁生而穎悟，幼時執筆能大字，十三通經傳大旨，早以文藝稱。趙普、沈倫、李昉、石熙載咸推獎之。雍熙二年，登進士第，補梓州榷鹽院判官，以親老弗果往。會國子監刻《五經正義》板本，以安仁善楷隸，遂奏留書之。

歷大理評事、光祿寺丞，召試翰林，以著作佐郎直集賢院，賜緋。時王侯、内戚家多以銘誄爲托。太宗製九弦琴、五弦阮，時多獻賦頌，上嘉文物之盛，悉閲覽，訂其工拙。時稱

雍熙年間，皇帝下詔詢問文武禦戎之策。趙孚上奏建議説：“臣愚意認爲不動干戈，不勞拉車，爲萬世之利者，纔敢獻其説，惟明主擇之。古時雖兵交戰起而使者亦在其間，雖飛箭在天，戰馬在下，可信義不可廢去。昔日苗民逆命作亂，帝乃生鋪陳禮儀教化之心，而有苗阻逆。聖人仲尼又説：‘有能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如并門一方，歷代難取，聖上胸襟，英明果斷，以致一舉而成功。當時叛逆所守之城已危如累卵，生死難料，而陛下仍然派遣通事舍人薛文寶入城諭示。現在是北邊疆界未靖，燕地全境依然作梗，需再興軍旅，來收復疆土。然臣内心以爲增加兵力屯戍邊陲，固然是迫不得已，而讓士卒暴露原野，又豈是陛下願爲？所以我想讓朝廷給犬戎通達國信，近代可以借鑒唐高祖招降之禮，遠朝可效法周朝古公之讓地。聖人以百姓之心爲心，君子應藉機而作，對其諭以禍福，示以恩威，議定邊疆，永息征戰。養民事天，濟時利物，莫過於此。臣又覺得彼雖嗜好不同，然而去危就安，厭勞喜逸，亦人情之所同也。”皇帝嘉奬他。雍熙年間，朝廷策試貢士，而趙安仁已經預先考會，被賞賜金紫，因而皇帝對趙安仁問趙孚的年齡幾何，安仁説：“臣父今年六十二。”皇上説：“趙孚，乃名士也。”立即召見，亦賜金紫。第二年，去世。

趙安仁生而聰慧，幼時便能執筆寫大字，十三歲便能通經傳其大概精意，所以很早便因文藝被人稱贊。趙普、沈倫、李昉、石熙載都推奬他。雍熙二年，考中進士，補授梓州榷鹽院判官，以親人年老爲由没有前往上任。恰逢國子監要刻《五經正義》板本，因安仁善書楷、隸，遂奏請留下書之。

安仁官歷大理評事、光祿寺丞，又經召試翰林，以著作佐郎直集賢院，賜衣緋。一時王侯、内戚家多以銘文悼詞托其書寫。太宗製九弦琴、五弦阮，一時王公大臣紛紛呈獻賦頌，皇上嘉許文物之盛，全部閲覽，并訂其工致和拙劣。以趙

安仁、李宗諤、楊億辭雅贍，召詣中書獎諭。翌日，改遷太常丞。

真宗即位，拜右正言，預重修《太祖實録》。上出師大名，安仁上疏曰："臣以爲有急務者三，大要者五。急務三者：其一，激勵戎臣，舉勸懲之典；其二，振救邊民，行優恤之惠；其三，車駕還京，重神武之威。大要五者：其一，選將略；其二，持兵勢；其三，求軍謀；其四，修軍政；其五，愛民力。"

咸平三年，同知貢舉。未幾，知制誥，副夏侯嶠巡撫江南，還，知審刑院。嘗有將校笞所部卒死，罪議大辟。安仁以軍中之令，非嚴不整，遂獲免死。繼判尚書刑部兼制置群牧使，同知三班、審官院。景德初，翰林學士梁顥召對，詢及當世臺閣人物，上稱安仁文行。尋顥卒，即以安仁爲工部員外郎，充翰林學士。

初，孚極陳和好之利。至是，安仁從幸澶州，會北邊請盟，首命安仁撰答書，又獨記太祖時聘問書式。遼使韓杞至，首命接伴，凡覲見儀制，多所裁定。館舍夕飲，杞舉橙子曰："此果嘗見高麗貢。"安仁曰："橙橘産吴、楚，朝廷職方掌天下圖經，凡他國所産靡不知也。今給事中吕祐之嘗使高麗，未聞有橙柚。"杞失於誇誕，有愧色。杞既受襲衣之賜，且以長爲解，將辭復左衽。安仁曰："君將升殿受還書，天顔咫尺，如不衣所賜之衣，可乎？"杞乃服以入。

及姚東之至，又令安仁接伴。東之談次，頗矜兵强戰勝。安仁曰："老氏云：'佳兵者不祥之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勝而不美，而美之者，是樂殺人也，樂殺人者不得志於天下。"東之自是不敢復言。王繼忠將

安仁、李宗諤、楊億的詞文最爲雅贍，召詣中書給予獎諭。次日，安仁改任太常丞。

真宗即位，拜爲右正言，參預重修《太祖實録》。皇上出師大名府，安仁上疏說："臣以爲有急務者三，大要者五。急務三者：其一，激勵將帥，舉勸善懲惡之典；其二，拯救邊民，行優恤之惠；其三，車駕還京，重神武之威。大要五者：其一，選將略；其二，持兵勢；其三，求軍謀；其四，修軍政；其五，愛民力。"

咸平三年，安仁同知貢舉。没多久，又任知制誥，爲夏侯嶠副手巡撫江南，還朝後，任知審刑院。曾有將校將部屬士卒鞭打致死，定罪爲大辟。安仁認爲軍中之令，非嚴不整，那位犯罪將校得以免死。繼而安仁判尚書刑部兼制置群牧使，同知三班、審官院。景德初，翰林學士梁顥召對，問及當朝的大臣官員，皇上稱贊趙安仁的文行。不久梁顥去世，皇上即以安仁爲工部員外郎，充翰林學士。

當初，趙孚極力陳說和好之利。而今安仁隨從皇帝駕幸澶州，逢北邊結盟，首先命安仁撰寫答書，又獨記得太祖時聘問書的格式。遼使韓杞至，首命安仁接待陪伴，凡是接見等儀式規矩，多由其裁定。在接待館舍晚宴，韓杞舉一橙子說："此果曾見於高麗貢品。"安仁說："橙橘産於吴、楚，大宋朝廷職方掌天下圖經，凡是他國所産無不知也。而今給事中吕祐之曾出使高麗，没聽說有橙柚。"韓杞失於誇口，有愧色。韓杞受了一套衣服之賜，又以太長爲由要脱去，并說要恢復其左衽的遼國裝束。安仁說："皇帝將升殿接受還書，天顔咫尺，如不穿着所賜之衣，你說可以嗎？"韓杞乃穿衣而入。

等到姚東之至，又令安仁接待陪伴。東之在談話中，頗爲自負其兵强戰勝。安仁說："老氏說：'佳兵者不祥之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勝而不美，而美之者，是樂於殺人也，樂殺人者是不會得志於天下。"東之自是不敢復言。王繼忠率兵陷没，不能死節而反事敵，東之屢次稱贊其

兵陷没，不能死節而反事之，東之屢稱其材。安仁曰："繼忠早事藩邸，聞其稍謹，不知其他。"其敏於酬對，切中事機，類如此。時論翕然，稱其得體，上益器之，自是有意柄用。安仁又集和好以來事宜，及采古事，作《戴斗懷柔録》三卷以獻。

二年春，又與晁迥等同知貢舉。三年，以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俄修國史。大中祥符初，議封禪，與王欽若并爲泰山經制度置使、判兗州。禮畢，復拜工部侍郎。内外書詔有切要者，必經其裁。進秩刑部。五年，以兵部侍郎仍兼修史，奉祀，又同知禮儀院。八年，知貢舉。三典春闈，擇士平允，是故獨無譏誚，上再賜詩嘉之。

尋知兼宗正卿。舊制，宫闈令，凡有議奏與寺連署。上以安仁舊德，俾知寺，以次列狀取裁。寺掌玉牒屬籍，梁周翰始創其制而未備，安仁重加詳定，又爲《仙源積慶圖》，皆統例精簡。奏置修玉牒官，事具《職官志》。國史成，遷右丞。是夏，又爲景靈宫副使。屢得對言事，嘗奏曰："方今治定功成，固軼前代，陛下尚親庶政，旰食忘倦，然而君臨之大，所宜分飭有司，爲式於天下。"遂詔諸司掌常務有條例者，毋或奏禀。天禧二年，改御史中丞。請給御寶印歷，書三院御史彈糾事。五月，暴疾卒，年六十一。廢朝，贈吏部尚書，謚文定，以其子温瑜爲大理寺丞，良規爲奉禮郎，承裕爲正字。

安仁質直純愨，無所矯飾，寬恕謙退，與物無競，雖家人僕使，未嘗見其喜愠。女弟適董氏，早寡，取歸給養。其甥董靈運尚幼，躬自訓導，爲畢婚娶。幼少與宋元輿同學，元輿

才能。安仁説："繼忠早年事奉藩王邸，聞其較爲謹慎，不知其他。"其敏於應對，切中事機，類如此。時論翕然，稱其得體，皇上更加器重他，自是有意重用。安仁又收集和好以來事宜，及采古事，作《戴斗懷柔録》三卷以獻。

二年春天，又與晁迥等同知貢舉。三年，以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不久修國史。大中祥符初，朝議封禪，安仁與王欽若同爲泰山經制度置使、判兗州。封禪禮畢，復拜爲工部侍郎。朝内外書詔有重要事務者，必經其裁定。又進秩刑部。五年，以兵部侍郎仍兼修國史，奉命祭祀，又同知禮儀院。八年，復知貢舉。三典春闈，擇士平允，所以惟獨安仁無譏誚者，皇上兩次賜詩嘉奬他。

不久知兼宗正卿。按舊制，宫闈令，凡有議奏必須與寺連署。皇上以安仁舊德，使知寺事，挨次列狀取裁。寺掌玉牒屬籍，梁周翰始創其制而尚未完備，安仁到任後重加詳定，又作了《仙源積慶圖》，皆統例精簡。奏請設置修玉牒官，事詳見《職官志》。國史成，又遷任右丞。那年夏天，又爲景靈宫副使。屢次得對言事，曾上奏説："方今治定功成，應保護前代的史料不使之散失，陛下尚且親自處理各種政務，往往忘了飲食和疲倦，然而君臨之大，所宜分别命令有關部門，爲模式於天下。"遂下詔諸司掌常務有條例者，毋或奏禀。天禧二年，改任御史中丞。請給御寶印歷，記載三院御史彈糾事。五月，暴病去世，享年六十一。帝廢朝，贈吏部尚書，謚文定，以其子趙温瑜爲大理寺丞，趙良規爲奉禮郎，趙承裕爲正字。

趙安仁質樸淳厚，寬恕謙退，與物無争，雖家人僕使，也未曾見其喜怒。妹妹嫁給董氏，早寡，安仁接回家中給養。其外甥董靈運尚在幼年，安仁親自訓導，并爲其娶妻完婚。幼小時與宋元輿同學，元輿門第貴盛，待安仁甚厚。元輿

門地貴盛，待安仁甚厚。元輿蚤卒，家緒寖替，安仁屢以金帛濟之。善訓諸子，各授一經。尤嗜讀書，所得祿賜，多以購書。雖至顯寵，簡儉若平素。時閱典籍，手自讎校。三館舊闕虞世南《北堂書鈔》，惟安仁家有本，真宗命内侍取之，嘉其好古，手詔褒美。尤知典故，凡近世典章人物之盛，悉能記之。喜誨誘後進，成其聲名，當世推重之。有集五十卷。溫瑜，後爲國子博士。

早年就去世，家道凋落，安仁屢以金帛接濟。安仁善訓諸子，各授一經。尤其嗜好讀書，所得俸祿賞賜，大多用來購書。雖至顯寵，卻簡儉若平素。時閱典籍，手自披校。三館舊闕虞世南的《北堂書鈔》，惟安仁家有藏本，真宗命内侍取之，嘉許其好古，手寫詔書褒美。尤其知曉典故，凡近世典章人物衹要是有名氣的，都能記之。喜歡教誨誘導後進，成其聲名，爲當世所推重。有集五十卷。温瑜後爲國子博士。

### 趙良規

良規字元甫。父安仁奏爲秘書省正字、同判太常寺。張知白薦之，召試，賜進士及第。用王曙舉，擢集賢校理兼宗正丞，預修《會要》。坐宗正吏盜太廟神御物，出通判蘄州，徙河南府，知泰、滁二州。歷京西陝西路提點刑獄、荆湖南路轉運使，奏罷馬氏時所賦丁口米數萬石。權判三司開拆司、度支勾院，直集賢院、知廬州，積官至光祿卿，罷職。初與張憲、掌禹錫、齊廓、張子思并爲太常少卿兼館職，當進諫議大夫，而執政靳之，止遷卿。故事，卿不兼職，故皆罷。未幾，皆還之。

趙良規字元甫。經父親趙安仁奏爲秘書省正字、同判太常寺。又經張知白舉薦，召試，賜進士及第。用王曙舉，提升爲集賢校理兼宗正丞，參預修《會要》。後因宗正吏偷盜太廟神御物，出任蘄州通判，又調任河南府，知泰、滁二州。又歷京西陝西路提點刑獄、荆湖南路轉運使，奏請罷除馬氏時人口賦税米數萬石。又權判三司開拆司、度支勾院，直集賢院、知廬州，積官至光祿卿，被罷職。當初與張憲、掌禹錫、齊廓、張子思并爲太常少卿兼館職，應當進爲諫議大夫，而當朝執政吝惜不願他們進爲諫議大夫，止遷任到卿。按照舊制，卿不能兼職，所以都被罷除了其他職務。不久又都復其職。

改直秘閣、同判宗正事，遷秘書監，知同、陝、相三州。陝歲饑，百姓請閣殘税二分，爲官伐茭，以給河埽。或以爲須報乃可行，良規曰："若爾，無及矣。"檄縣遂行，而以擅命自劾。進太子賓客、權判殿中省，遷尚書工部侍郎、判本部、知濠州，卒。良規所至州郡，爲政不甚力，然善委任佐屬，祿賜多分贍族人，餘皆輸之酒家。子君錫。

後又改任直秘閣、同判宗正事，遷任秘書監，知同、陝、相三州。陝西鬧饑荒，百姓請求閣臣減税二分，讓其爲官府砍樹割草，以供給河堤防漏堵潰之用。有人認爲必須報批方可行，良規説："若這樣，就來不及啦。"遂傳檄書令各縣照此施行，同時上疏以擅命彈劾自己。進爲太子賓客、暫代判殿中省，遷任尚書工部侍郎、判本部、知濠州，去世。良規所至州郡，爲政不甚費力，然而因其善於委任輔佐的下屬，所得俸祿和賞賜，大多用來分配贍養族人，其餘的都送進了酒家。有子趙君錫。

### 趙君錫

君錫字無愧。性至孝。母亡，事

趙君錫字無愧。生性至孝。母亡，事父良規

父良規不違左右，夜則寢於傍。凡衾裯薄厚、衣服寒温、藥石精粗、飲食旨否、櫛髮翦爪、整冠結帶，如《内則》所載者，無不親之。及登進士第，以親故不願仕。良規每出，必扶掖上下，至雜立僕御中。嘗從謁文彦博，彦博異其容止，問而知之，語諸子，令視以爲法。

良規没，調知武强縣。從韓琦大名幕府。彦博及吴充在樞管，更薦之爲檢詳吏房文字，徙知大宗正丞，加秘閣校理，改宗正丞。時增諸宗院講書教授官，而逐院自備緡錢爲月饋，貧者或不能以時致，宗師輒移文督取。君錫言："國家養天下士於太學，尚不較其費，安有教育宗室令自行束脩之理！"詔悉從官給。歷開封府推官。

元祐初，遷司勛右司郎中、太常少卿，擢給事中。論蔡確、章惇有罪不宜復職；大河不可輕議東回，請亟罷修河司，以省邦費，寬民力。蘇軾出知杭州，君錫言："軾之文，追攀《六經》，蹈藉班、馬，知無不言。壬人畏憚，爲之消縮；公論倚重，隱如長城。今飄然去國，邪黨必謂朝廷稍厭直臣，且將乘隙復進，實係消長之機。不若留之在朝，用其善言則天下蒙福，聽其讜論則聖心開益，行其詔令則四方風動，而利博矣。"進刑部侍郎、樞密都承旨，拜御史中丞。即上疏勸哲宗親講學，廣諮問，爲躬政之漸。

君錫素有志行，後隨人低昂，無大建明。初稱蘇軾之賢，過賈易劾軾題詩怨謗，即繼言"軾負恩懷逆，無禮先帝，願亟正其罪"。宣仁后覽之不悦，曰："君錫全無執守。"復以吏部侍郎、天章閣待制知鄭陳澶三州、

不違左右，夜裏則寢於父親身旁。凡被褥薄厚、父親穿衣服的冷熱、藥石之精粗、飲食是否可口以至梳髮剪指、整冠結帶，一如《内則》所記載的，無不親自爲之。等到考中進士，因不願離開父親所以不願出去做官。良規每次出門，君錫必定扶掖上下，甚至經常混雜站立於僕御中。曾經隨從父親拜謁文彦博，彦博驚異其容貌舉止，問而知之，然後語於諸子，令視以爲榜樣。

良規謝世，君錫調知武强縣。隨從韓琦到大名做幕府。文彦博及吴充在樞密院，交替舉薦之爲檢詳吏房文字，調知大宗正丞，加秘閣校理，又改任宗正丞。當時增加諸宗院的講書教授官，而各院都自備緡錢爲一月的供給，貧者往往不能按時交出，而宗師總是移文去索取。君錫説："國家養天下士於太學，尚不計較其收費，那有教育宗室令自行交學費之理！"皇帝下詔全部由官府給付。後又歷開封府推官。

元祐初，遷任司勛右司郎中、太常少卿，提拔爲給事中。論説蔡確、章惇有罪不宜復職；大河不可輕議東回，并奏請立即撤銷修河司，以省經費，寬民力。蘇軾出知杭州，君錫説："蘇軾之文，可以追攀《六經》，迹蹈班、馬，知無不言。使奸佞之人害怕、忌憚，并爲之消縮；而公論倚重，隱如長城。今飄然離京，邪黨必定認爲朝廷漸厭正直之臣，并且將乘隙復進，實際關係着正消邪長之機。不如留之在朝，用其善言則天下蒙福，聽其正直之論則聖心開益，行其詔令則四方風動，爲利大矣。"君錫又進刑部侍郎、樞密都承旨，拜御史中丞。隨即上疏勸哲宗親講學，廣咨詢，爲親政之開端。

君錫素有志向和品行，後來却隨波逐流，無大建樹。當初稱蘇軾之賢，遇到賈易彈劾蘇軾題詩怨謗朝廷，即隨着説："蘇軾負恩懷逆，無禮於先帝，希望立即正其罪。"宣仁后覽之不悦，説："君錫完全没有操守。"復以吏部侍郎、天章閣待制讓其出知鄭陳澶三州、河南府，又調任

河南府，徙應天。因清明出郊，具奠謁杜衍、張昪、張方平、趙槩、王堯臣、蔡抗、蔡挺之塋，邀七家子孫，陪祭於側，時人傳其風義。紹聖中，貶少府少監，分司南京，卒，年七十二。紹興六年，贈徽猷閣直學士。

**陳彭年**

陳彭年字永年，撫州南城人。父省躬，鹿邑令。彭年幼好學，母惟一子，愛之，禁其夜讀書。彭年篝燈密室，不令母知。年十三，著《皇綱論》萬餘言，爲江左名輩所賞。唐主李煜聞之，召入宮，令子仲宣與之游。金陵平，彭年師事徐鉉爲文。太平興國中，舉進士，在場屋間頗有雋名。嘗因京城大酺，跨驢出游構賦，自東華門至闕前，已口占數千言。然佻薄好嘲咏，頻爲宋白所黜，雍熙二年始中第。

調江陵府司理參軍。因監决死囚，怖之，换江陵主簿，歷澧、懷二州推官。在懷，深爲知州喬惟岳倚任。會樊知古爲河北轉運，以親嫌，徙澤州，丁內艱免。御史中丞王化基薦其才，改衛尉寺丞，遷秘書郎，爲大理寺詳斷官。坐事出監湖州鹽稅，尋又停官。彭年素貧窶，居喪免職，賴僕人傭販以濟。真宗即位，復爲秘書郎。喬惟岳刺史海州，及知蘇、壽二州，并表彭年通判州事。

咸平三年，屢上疏言事，召試學士院，遷秘書丞、知閬州。未行，改金州。四年，上疏曰："夫事有雖小而可以建大功，理有雖近而可以爲遠計者，其事有五：一曰置諫官，二曰擇法吏，三曰簡格令，四曰省冗員，五曰行公舉。此五者，實經世之要道，致治之坦塗也。"會詔舉賢良方正，翰林學士朱昂以彭年聞，召之，

應天。在任因清明出郊外，具奠禮拜謁杜衍、張昪、張方平、趙槩、王堯臣、蔡抗、蔡挺之墳墓，并邀請七家子孫，自己陪祭於側，當時被人傳頌其風義。紹聖年間，被貶爲少府少監，分司南京。去世，享年七十二。直到紹興六年，贈徽猷閣直學士。

陳彭年字永年，撫州南城人。父親陳省躬，官爲鹿邑令。彭年自幼好學，母惟有他一子，分外鍾愛，禁止其夜間讀書。彭年點燈籠於密室，不令母知。年十三，著《皇綱論》萬餘言，爲江左名家之輩所賞識。南唐主李煜聞之，召入宮中，令兒子仲宣與之交游。金陵平定，彭年拜徐鉉爲師學文。太平興國年間，考中進士，在科場間頗有才智出衆之名。曾因京城大型飲酒娛樂，跨驢出游構思詞賦，自東華門至皇宮前，已隨口成文數千言。然其輕浮好調笑譏咏，多次被宋白黜退，直至雍熙二年始中第。

調江陵府司理參軍。因監斬死囚，十分害怕，换任江陵主簿，又歷澧、懷二州推官。在懷州時，深爲知州喬惟岳所倚重和信任。恰好樊知古任河北轉運，以親避嫌，調澤州，又因母喪守制免職。御史中丞王化基薦其才華，改任衛尉寺丞，又遷秘書郎，爲大理寺詳斷官。因坐事出任監湖州鹽稅，不久又被停職。彭年素來貧困，居喪期間被免職，全賴僕人受雇販賣以接濟生活。真宗即位，官復秘書郎。喬惟岳任海州刺史，及知蘇、壽二州，都表求彭年通判州事。

咸平三年，屢次上書言事，召試學士院，升任秘書丞、知閬州。未及成行，改任金州。咸平四年，上疏說："事情雖小也可建大功，理有雖近而可以爲遠計的，其事有五：一爲置諫官，二爲擇法吏，三爲簡化格令，四爲裁省冗員，五爲推行公舉。此五項，實爲經世治國之要道，致治世之坦途也。"適逢皇帝下詔要求舉薦賢良方正，翰林學士朱昂以彭年奏聞，朝廷召之，彭年因貧乏推辭，請求任滿再回京。

辭以貧乏，請終秩。

景德初，代還，直秘閣。杜鎬、刁衎薦其該博，命直史館兼崇文院檢討。又代潘慎修起居注，賜緋魚。獻《大寶箴》曰：

二儀之内，最靈者人。生民之中，至大者君。民既可畏，天亦無親。所輔者德，所歸者仁。恭己御下，輝光益新。載籍斯在，謀猷備陳。

内綏萬姓，外撫百蠻。治亂所始，言動之間。觀之則易，處之甚難。由是先哲，喻彼投艱。苟能慮未，乃可防閑。審求逆耳，無惡犯顔。

既庶而富，教化乃施。慈儉之政，富庶之基。鰥寡孤獨，人之所悲。發號施令，宜先及之。黄髮鮐背，心實多知。左右侍從，何尚於兹。

瞻言百辟，咸代天工。儻無虚授，可建大中。克彰慎柬，惟藉至公。知人則哲，聽德則聰。才固難備，道亦少同。葑菲罔捨，杞梓乃充。

不扶自直，惟蓬在麻。非揀莫見，惟金在沙。參備顧問，必辨忠邪。獻替以正，裨益無涯。自匿草澤，亦有國華。訪此髦士，可拒朋家。

三章之立，庶民作程。欽哉恤哉，可以措刑。七代之建，奸孽是平。本仁本義，可以弭兵。是爲齊禮，亦曰好生。有教無類，自誠而明。

宗廟社稷，饗之以恭。宫室苑囿，誠之在豐。春蒐秋獮，不廢三農。擊石拊石，用格神宗。

景德初，彭年任滿受代還京，入直秘閣。杜鎬、刁衎薦其博學多識，命其爲直史館兼崇文院檢討。又代潘慎修起居注，賜緋魚。彭年獻《大寶箴》爲：

寰宇之内，最靈的是人。生民之中，最尊貴的是君主。民心可畏，天意也没有親疏。所幫助的是德政，所歸附的是仁心。謹慎地約束自己，領導士民，效績輝煌日新。把這些記載下來，備陳祭品頌禱心情。

在内安定百姓，在外懷柔百蠻。治亂興亡的開始，就在言行之間。看着容易，做起來很難。所以聖人先哲，説明即是任重道遠。果然能考慮周全，就能防患未然。審慎以取忠言逆耳，從不厭惡不同意見。

先豐裕而富有，教化於是可以施行。仁愛清簡的政策，要有國家富庶作根基。鰥寡孤獨，人人爲之惻隱。所以發號施令時，應該考慮到他們的心意。兒童老人，心中其實善感多情。左右隨從，難道不是人同此心。

有見識的百官，都能代天行職。倘無官位虚授，可建中正之世。慎重表彰和選擇，惟求秉公而持。知人善任則賢達，從善如流則明智。才學固難全備，方法也少有一致。一德可取也不捨棄，杞梓良材方能充實。

不扶自直，是蓬草在亂麻中。不揀選則看不見，是金子在沙礫中。參與考察詢問，一定要辨奸忠。勸善規過改非以正，使國家受益無窮。自隱於民間的，也有治國的英雄。訪此俊傑之士，可以抵拒黨朋。

三章約法定立，百姓視爲準繩。體恤爲懷慎用刑典，可以平息衆惡，不再用刑。七代盛世的建立，奸孽不興。用仁義治理國家可以偃旗息兵，這是爲了宣揚禮教，也可説是上天好生。有教無類，政教自因真摯而昌明。

宗廟社稷，供奉它以恭謹心誠。宫室苑囿，真心相待就昌盛。春獵秋狩，不廢農時以待收成。擊拊石磬百獸獻舞，頂禮摩拜我

使人以悦，乃克成功。治國以政，罔或不從。

濟濟多士，用之有光。硜硜小器，謀之弗臧。忠言致益，豈讓膏粱。六藝爲樂，寧後笙簧。任賢勿貳，堯所以昌。改過不吝，湯所以王。

六合至廣，萬彙尤多。風俗靡一，嗜欲相摩。如馭朽索，若防决河。左契斯執，六轡遂和。導之以德，民免嬰羅。不懈于位，俗乃偃戈。

先王之訓，罔不咸然。吾君之治，亦取斯焉。小心翼翼，終日乾乾。三靈降鑒，百禄無愆。由兹率土，永戴先天。巍巍洪業，億萬斯年。

頃之，預修《册府元龜》。三年，遷右正言，充龍圖閣待制，賜金紫。先是，詔諫官御史舉職言事，唯彭年與侍御史賈翱數有章奏，建白彈射，真宗令中書置籍記之。加刑部員外郎。與晁迥同知貢舉，請令有司詳定考試條式。真宗因命彭年與戚綸參定，多革舊制，專務防閑。其所取者，不復揀擇文行，止較一日之藝，雖杜絶請托，然置甲等者，或非宿名之士。

大中祥符中，議建封禪，彭年預詳定儀注，上言辨正包茅之用。禮成，進秩工部郎中，加集賢殿修撰。三年，改兵部郎中、龍圖閣直學士。遷右諫議大夫兼秘書監，詔就賜食廳編次《太宗御集》，賜勛上柱國。

嘗因奏對，真宗謂之曰："儒術污隆，其應實大，國家崇替，何莫由斯。故秦衰則經籍道息，漢盛則學校

們的神。衆生歡悦，就功到自然成。用政令治國，没有百姓不服從。

人才濟濟，用他纔有光芒。雖衹有小的操守，籌劃好也會發揚。忠言對於國政的益處，不讓我們想要的美食膏粱。樂於六經爲諧洽和聲，隨着簧管樂定音響。任聘賢能不要懷疑，所以堯的國家榮昌。改正錯誤不遺餘力，所以湯的國家稱王。

天地這樣廣闊，萬邦事務繁多。風俗各有不同，好惡相差仿佛。管理這些就像駕馭用舊繩索，就像防止决河。執政者既定方略，國家就政通人和。教化百姓以德，百姓就能免災避禍。不懈怠做好工作，民風於是和順太平。

先王的訓示，不無經驗，我皇治理也取之前鑒。小心翼翼終日奮發向前。三靈降下警示，百官不敢敷衍。由此這片國土上，永遠敬愛先賢。巍巍洪業，億萬萬年。

不久，參預修訂《册府元龜》。三年，遷升右正言，充龍圖閣待制，賜金紫。先前，下詔給諫官御史提出職務内的事情，惟有彭年與侍御史賈翱數有奏章，陳述事情，指責弊端，真宗令中書置籍簿記之。加任彭年爲刑部員外郎。與晁迥同知貢舉，請令有司詳定考試條文格式。真宗因而命彭年與戚綸參考核定，多改革舊制，專務防備和禁阻有人鑽空子。其所取中者，不再揀擇其文行，衹考一日之藝，雖杜絶了請托之弊，然而取中甲等者，或許并非名宿之士。

大中祥符年間，建議封禪，彭年參預詳定禮節制度，并上言辨正裹束好的菁茅在封禪中的作用。禮成，進官秩爲工部郎中，加集賢殿修撰。三年後，改任兵部郎中、龍圖閣直學士。遷任右諫議大夫兼秘書監，詔命在賜食廳編完《太宗御集》，賜勛上柱國。

曾在奏對時，真宗對他説："儒術興衰，其影響實大，一個國家的滅亡，俱與之有關。故秦朝衰亡則經籍道息，漢朝興盛則學校興行。其後

興行。其後命歷迭改，而風教一揆。有唐文物最盛，朱梁而下，王風寖微。太祖、太宗丕變弊俗，崇尚斯文。朕獲紹先業，謹導聖訓，禮樂交舉，儒術化成，實二后垂裕之所致也。又君之難，由乎聽受；臣之不易，在乎忠直。其君以寬大接下，臣以誠明奉上，君臣之心皆歸於正。直道而行，至公相遇，此天下之達理，先王之成憲，猶指諸掌，孰謂難哉！”彭年曰：“陛下聖言精詣，足使天下知訓，伏願躬演睿思，著之篇翰。”真宗爲製《崇儒術》、《爲君難爲臣不易》二論示之。彭年復請示輔臣，刻石國子監焉。

命曆迭改，而風教一同。有唐文物最盛，朱梁而下，王風漸微。太祖、太宗大變弊俗，崇尚斯文。朕獲得繼承先業，謹導聖訓，禮樂交舉，儒術的教化成功，實乃二后留下的業績所致。又有爲君之難，在於聽受；爲臣之不易，在於忠直。爲君要以寬大待下，爲臣要以誠明奉上，君臣之心皆歸於正。直道而行，至公相遇，此乃天下之達理。先王制定法律，用之猶指諸掌，真可謂難哉！”彭年說：“陛下聖言精義，足以使天下知訓，伏願陛下親自將通達明智的思想，著之篇章。”真宗乃作《崇儒術》、《爲君難爲臣不易》二論示之。彭年又去請示輔臣，刻石於國子監。

六年，召入翰林，充學士兼龍圖閣學士，同修國史。彭年嘗謁王旦，旦辭不見。翌日，見向敏中。敏中以彭年所上文字示旦，旦瞑目不覽，曰：“是不過興建符瑞，圖進取耳。”真宗奉祀亳州太清宮，丁謂爲經度制置使，以彭年副之。又與謂同知禮儀院，禮成，加給事中。時謂懇讓進秩，彭年亦辭之，不許，又爲天書同刻玉副使。國史成，遷工部侍郎。九年，拜刑部侍郎、參知政事，判禮儀院，充會靈觀使。

六年，被召入翰林，充學士兼龍圖閣學士，同修國史。彭年曾拜謁王旦，王旦辭而不見。第二天，王旦見到向敏中。敏中以彭年所上文字給王旦看，王旦瞑目不看，說：“祇不過是興建祥瑞的徵兆，圖進取耳。”真宗奉祀亳州太清宮，丁謂爲經度制置使，以彭年爲副。又與丁謂同知禮儀院，禮成，加任給事中。當時丁謂懇讓進秩，彭年亦推辭一番，不許，又任爲天書同刻玉副使。國史成，遷任工部侍郎。九年，拜刑部侍郎、參知政事，判禮儀院，充會靈觀使。

天禧大禮，爲天書儀衛副使。又爲參詳儀制奉寶册使。正月九日，侍真宗朝天書，將詣太廟，退就中書閤中如厠，眩仆，肩輿還家。遣中使挾醫診療，旦夕存問。進兵部侍郎，表求罷奉，不許。二月，卒，年五十七。真宗親臨，涕泗久之。又睹所居陋弊，嘆息數四。廢朝，贈右僕射，謚曰文僖，録子佺期大理寺丞，孫彦先太常寺奉禮郎。真宗前後賜彭年御製歌詩凡六篇。彭年妻入謁，出彭年像示之，錫賚甚厚。

天禧大禮，爲天書儀衛副使。又爲參詳儀制奉寶册使。正月九日，侍真宗朝天書，將詣太廟，退就中書閤中上厠所，眩暈倒地，用小轎抬回家。皇帝派中使帶着醫生來家診療，旦夕存問。進彭年爲兵部侍郎，彭年表求罷去俸禄，不許。二月，病逝，享年五十七。真宗親臨，涕泗久之。又見所居簡陋，嘆息良久。暫廢朝事，贈右僕射，謚文僖，録其子陳佺期爲大理寺丞，孫子陳彦先爲太常寺奉禮郎。真宗前後賜彭年御製歌詩共六篇。彭年妻入朝進謁，出彭年畫像示之，皇上賞賜甚厚。

彭年性敏給，博聞强記，慕唐四子爲文，體制繁靡。貴至通顯，奉養無異貧約。所得奉賜，惟市書籍。大中祥符間，附王欽若、丁謂，朝廷典禮，無不參預。其儀制沿革、刑名之學，皆所詳練，若前世所未有，必推引依據以成就之。故時政大小，日有諮訪，應答該辯，一無凝滯，皆與真宗意諧。

及升內閣，李宗諤、楊億皆在後。宗諤卒，億病退，而彭年專任矣。事務既叢，形神皆耗，遂舉止失措，顛倒冠服，家人有不記其名者。奉詔同編《景德朝陵地里》、《封禪》、《汾陰》三記，《閤門》、《客省》、《御史臺儀制》，又受詔編御集及宸章，集歷代婦人文集。所著《文集》百卷，《唐紀》四十卷。

論曰：楊礪遭遇龍飛，致位崇顯，自以夢協其兆，而忠言善政，一無可述。惟棄官侍母，不以科名自伐，蓋有取焉。宋湜懿文多識，名動人主，至與李沆同命。雖去沆遠甚，然樂善好施，士類歸之，亦可尚也。王嗣宗治家能睦，爲政可稱，所至立徹淫祀，亦人之所難。至於剛愎少文，謀害王旦、王曾，與寇準相忤，其餘不足觀也矣。李昌齡累更劇任，遂階大用，黨邪徇貨，遂貽終身之玷，良可醜也。趙安仁言事，切中時弊，及答契丹書，不失祖宗規式，又能以凶器之言折敵，不使矜戰，可謂才辨之臣矣。其孫君錫於元祐反正，論格蔡確、章惇復官之命，庶幾無忝所生。陳彭年以辭藻被遇，上表獻箴，詳練儀制，若可嘉尚。乃附王欽若、丁謂，溺志爵祿，甘爲小人之歸，豈不重可嘆也哉！

彭年性格敏捷，博聞强記，慕唐四子而爲文，體制繁靡。後來雖貴爲顯要，奉養無異貧民。所得俸禄，祇用來買書。大中祥符年間，附從王欽若、丁謂，朝廷種種典禮，無不參預。其儀制沿革、刑名之學，皆所詳練，若是前世所未有，必推引依據以成就之。所以不論時政之大小，日有咨詢訪問者，而應答周遍毫無凝滯，皆合真宗之意。

及升入內閣，李宗諤、楊億皆在後。宗諤去世，楊億病退，而彭年專權。事務既多，耗神費力，遂致舉止失措，顛倒冠服，家人亦有不記其名者。奉詔同編《景德朝陵地里》、《封禪》、《汾陰》三記，《閤門》、《客省》、《御史臺儀制》，又受詔編御集及宸章，集歷代婦人文集。所著《文集》百卷，《唐紀》四十卷。

論曰：楊礪遭遇龍飛，位致崇顯，先以夢示以預兆，而忠言善政，一無可述。惟棄官侍母，不以科名自誇，也算可取之處。宋湜美文而多識，名動帝君，至於與李沆同命。雖差李沆甚遠，然而素來樂善好施，士類敬而歸之，亦值得崇尚。王嗣宗治家人口衆多而能和睦，爲政可讓人稱道，所至之處，立撤淫祀，亦爲人之所難。至於剛愎而少文，謀害王旦、王曾，與寇準相對立，其餘更不足觀也。李昌齡屢就重任，階升大用，却黨奸邪而徇私貨，遂留下終身之玷，真謂醜也。趙安仁言事，切中時弊，及答契丹書，不失祖宗規矩和格式，又能以凶器之言折服敵人，不使其誇强譽戰，可謂才辯之臣。其孫君錫於元祐年由邪歸正，論述和阻止蔡確、章惇復官之命，也許可以不羞辱爲趙安仁孫子的名聲。陳彭年以辭藻受任，上表獻箴，詳練儀制，或可嘉賞。然而附從王欽若、丁謂，溺志於官爵俸禄，甘爲小人之歸屬，豈不讓人可嘆啊。

# 宋史卷二百八十八

## 列傳第四十七

任中正 (弟)中師　周起　程琳　姜遵

范雍 (孫)子奇 (曾孫)坦　趙稹　任布　高若訥　孫沔

### 任中正

任中正字慶之，曹州濟陰人。父載，右拾遺。中正進士及第，爲池州推官。歷大理評事、通判邵州，改太府寺丞、通判濮州。以翰林學士錢若水薦，遷秘書省著作佐郎、通判大名府。

轉運使陳緯徙陝西，舉中正自代，太宗曰："朕自知之。"召爲秘書丞、江南轉運副使。中正軀幹頎長，帝擇大笏，命内臣取緋衣之長者賜之。至部，歲大稔，民出租賦、平糴皆盈羨。發運使王子輿欲悉調餉京師，中正曰："東南歲輸五百餘萬，而江南所出過半。今歲有餘，或歲少歉則數不登，患及吾民矣。"乃止。

擢監察御史、兩浙轉運使。民饑，中正不俟詔，發官廩振之。按晉州盛梁獄，論如法。遷殿中侍御史、判三司憑由司。既而有與梁善者，密中之，出爲荆湖轉運使。遷左司諫、直史館、知梓州。擢樞密直學士，代張詠知益州。在郡五載，遵詠條教，蜀人便之。知審刑院，出知并州。遷給事中、權知開封府。

大中祥符九年，拜尚書工部侍郎、樞密副使。馬知節知密院，改同

任中正字慶之，曹州濟陰人。父親任載，曾任右拾遺。中正進士及第，爲池州推官。歷任大理評事、通判邵州，改任太府寺丞、通判濮州。由翰林學士錢若水推薦，遷任秘書省著作佐郎、通判大名府。

轉運使陳緯移任陝西，舉薦中正自代，太宗說："朕自知之。"召任爲秘書丞、江南轉運副使。中正身材頎長，皇帝爲其選擇大笏，并命内臣取來緋色衣服揀長的賜之。到了任所，那年大豐收，平民交租賦、平價賣出糧食後仍有富餘。發運使王子輿欲將糧食悉數調往京師，中正說："東南一年輸送五百餘萬，而江南所出過半。今年有餘，或許哪年歉收則輸送的數量則不够，將給我們的百姓造成禍患。"於是此舉乃止。

中正後來提升爲監察御史、兩浙轉運使。民間鬧饑荒，中正不等詔下，便發官庫的糧救災。審理晉州盛梁一案，定罪如法。遷殿中侍御史、判三司憑由司。不久有與盛梁友善者，暗中中傷他，使中正出爲荆湖轉運使。遷任左司諫、直史館、知梓州。後又提升爲樞密直學士，代張詠知益州。在益州五年，遵循張詠成例，蜀人感到方便。後又出任知審刑院，出知并州。再遷給事中，代理知開封府一職。

大中祥符九年，官拜尚書工部侍郎、樞密副使。馬知節知密院，改中正同知院事。第二年，

知院事。明年，曹利用爲樞密使，復爲副使，再進兵部侍郎、參知政事。

仁宗在東宫時，以右丞兼賓客。遷工部尚書。帝既即位，乃拜兵部尚書。中正素與丁謂善，謂且貶，左右莫敢言者，中正獨營救謂，降太子賓客、知鄆州。中正弟尚書兵部員外郎、判三司鹽鐵勾院中行，右正言中師，皆坐貶。頃之，以母老徙曹州，遷禮部尚書。卒，贈尚書左僕射，謚康懿。

初，中正母入謁禁中，與陳彭年、王曾、張知白妻同見真宗，命中正母爲班首，且賜坐。中正事親孝，平居簡素，而飲食極豐美。

任中師

中師字祖聖，進士及第，試秘書省校書郎、知平陸縣。真宗將祀汾陰，命陳堯叟判河中府，以經制祀事，辟掌箋奏，累遷著作佐郎，歷知千乘、襄邑縣，改秘書丞。以張知白薦，遂爲右正言。中正貶，中師亦降太常博士、監宿州酒税。未幾，通判應天府。

曹利用辟爲群牧判官，徙知滑州，入爲開封府判官。累遷尚書度支郎中、直史館、知澶州。以太常少卿、直昭文館知廣州。視事之明日，吏白，故事當謁諸祠廟，而廨有淫祠，中師遽命撤去之。兼市舶使，市舶置使自此始。

還，爲諫議大夫、判尚書刑部。加集賢院學士，再知澶州。未行，進龍圖閣直學士、知并州，許便宜從事。改樞密直學士、知益州。先是，轉運使韓瀆急於籠利，自薪芻、蔬果之屬皆有算，而中師盡奏蠲之。

康定中，任布守河陽，數上書論事，帝欲用之。吕夷簡薦中師才不在

曹利用爲樞密使，中正復爲副使，兩次進升爲兵部侍郎、參知政事。

仁宗在東宫時，中正爲右丞兼賓客。遷工部尚書。仁宗即位後，便拜爲兵部尚書。中正素來與丁謂友善，丁謂受到貶謫，左右誰也不敢爲之辯解，獨有中正一人營救丁謂，被降爲太子賓客、知鄆州。中正弟尚書兵部員外郎、判三司鹽鐵勾院中行，右正言中師，皆連坐受貶。很快，又以母老爲由調任曹州，遷禮部尚書。去世，贈尚書左僕射，謚康懿。

當初，中正母入謁禁中，與陳彭年、王曾、張知白妻同見真宗，命中正母爲班首，并且賜坐。中正事奉雙親素來孝順，平時居處簡素，而飲食却極爲豐美。

中師字祖聖，進士及第，試秘書省校書郎、知平陸縣。真宗將要到汾陰祭祀，命陳堯叟判河中府，以便經制祀事，徵召中師，掌管大臣們的表奏，屢次升遷爲著作佐郎，歷知千乘、襄邑縣，後改任秘書丞。由於張知白的推薦，於是爲右正言。中正被貶，中師也降任爲太常博士、監宿州酒税。没多久，又調任通判應天府。

曹利用召用中師爲群牧判官，調任知滑州，入爲開封府判官。屢次升遷爲尚書度支郎中、直史館、知澶州。以太常少卿、直昭文館任廣州知事。視事第二天，有屬吏告訴他，以前的歷任知事都要先拜謁祠廟，而官署裏就有淫祠，中師立即命令拆除。兼市舶使，市舶置使自此始。

還朝後，任爲諫議大夫、判尚書刑部。加集賢院學士，再知澶州。未等成行，又進升爲龍圖閣直學士、知并州，允許便宜行事。後又改任樞密直學士、知益州。先前，轉運使韓瀆急於謀利，柴草、蔬果之類都徵税，而中師全部上報奏請免除。

康定年間，任布守河陽，數次上書論述政事，皇帝將用他。吕夷簡推薦説中師的才能决不

任布下，遂并召爲樞密副使。明年，建北京，令中師領修建。進給事中，宣撫河東，不行。求補郡，以尚書禮部侍郎、資政殿學士知永興軍。求内徙，得知陳州。

在任布之下，於是就一并被召爲樞密副使。第二年，建北京，令中師領修建。進升給事中，宣撫河東，不上任。請求補授州職，以尚書禮部侍郎、資政殿學士知永興軍。求内遷，得任知陳州。

逾年，上書言："臣老矣，家本曹人，願得守曹。"遂以知曹州。改户部侍郎。明年，請老，拜太子少傅致仕，進少師。卒，贈太子太傅，謚安惠。中師性樂易，平居自奉甚儉約，晚知養生之術，號大塊翁。

過了一年，上書説："臣老了，家本曹人，願得守曹。"於是得以知曹州。改任户部侍郎。第二年，以年高請求退休，拜太子少傅退休，進少師。去世後，贈太子太傅，謚安惠。中師性格安樂隨和，平時生活甚爲儉約，晚年知曉養生之術，號稱大塊翁。

## 周起

周起字萬卿，淄州鄒平人。生而豐下，父意異之，曰："此兒必起吾門。"因名起。幼敏慧如成人。意知衛州，坐事削官，起才十三，詣京師訟父冤，父乃得復故官。舉進士，授將作監丞、通判齊州。擢著作佐郎、直史館，累遷户部、度支判官。

周起字萬卿，淄州鄒平人。生而下肢肥大，父親周意感到驚異，説："此兒必興吾門。"因而起名起。幼時便敏慧如成人。周意知衛州時，因事被削官，周起方十三歲，便上京師爲父訴訟伸冤，父便官復原職。後舉進士，授將作監丞、通判齊州。提拔爲著作佐郎、直史館，屢屢升遷到户部、度支判官。

真宗北征，領隨軍糧草事。以右正言知制誥，權判吏部流内銓。尋爲東京留守判官，判登聞鼓院。封泰山，攝御史中丞、考制度副使，所過得采訪官吏能否及民利病以聞。東封還，近臣率頌功德，起獨以居安爲戒。進金部員外郎、判集賢院。

真宗北征，領隨軍糧草事。以右正言知制誥，權判吏部流内銓。很快又被授爲東京留守判官，判登聞鼓院。封泰山，攝御史中丞、考制度副使，所過之處皆留心采訪官吏能否及民間疾苦報上。東封還朝，皇帝近臣相率歌功頌德，而周起獨以爲要居安思危。後進升金部員外郎、判集賢院。

初置糾察刑獄司，因命起，起乃請諸已决而事有所枉及官吏非理榜掠者，并聽受訴，從之。擢樞密直學士、權知開封府。起聽斷明審，舉無留事。真宗嘗臨幸問勞，起請曰："陛下昔龍潜於此，請避正寢，居西廡。"詔從之，名其堂曰繼照。

剛開始設置糾察刑獄司，命周起首任，周起便請求已判决而事實確有冤枉者被官吏屈打成招的，聽他們口供并接受申訴，聽從。升樞密直學士、代理知開封府一職。周起理公審案，聽斷明審，乾净利索，没有遺留的事。真宗曾經親自到官衙慰問辛勞，周起奏請："陛下從前未登極時在這裏，我請求避開這個正堂，搬到堂下西廊屋去。"皇上下詔同意，并給大堂起名叫繼照。

起嘗奏事殿中，適仁宗始生，帝曰："卿知朕喜乎？宜賀我有子矣。"即入禁中，懷金錢出，探以賜起。改勾當三班院兼判登聞檢院。從祀汾陰，留權知河中府，徙永興、天雄

周起曾經在殿中奏事，恰逢仁宗在後宫降生，皇帝説："你知道我有了喜事嗎？你應該祝賀我有兒子了。"隨即進入後宫，懷揣金錢而出，掏出賞賜給周起。改任周起爲勾當三班院兼判登聞檢院。隨從祭祀汾陰，留任代知河中府，移任

軍，所至有風烈，數賜書褒諭。三遷右諫議大夫、知并州。拜給事中、同知樞密院事。進禮部侍郎，爲樞密副使。嘗與寇準過同列曹瑋家飲酒，既而客多引去者，獨起與寇準盡醉，夜漏上乃歸。明日入見，引咎伏謝。真宗笑曰："天下無事，大臣相與飲酒，何過之有？"

起素善寇準。準且貶，起亦罷爲户部郎中、知青州，又降太常少卿、知光州。稍還秘書監，徙揚、杭二州，又徙應天府。復爲禮部侍郎、判登聞鼓院。以疾請知潁州，徙陳州、汝州。卒，贈禮部尚書，謚安惠。

起性周密，凡奏事及答禁中語，隨輒焚草，故其言，外人無知者。家藏書至萬餘卷。起能書。弟超，亦能書，集古今人書并所更體法，爲《書苑》十卷，累官主客郎中。起子：延荷，以孝友聞，官殿中丞；延雋，頗雅厚，官太常少卿。

永興、天雄軍，所至之處，作風謹烈，皇帝數次賜書褒獎贊諭。三次遷升任右諫議大夫、知并州。官拜給事中、同知樞密院事。進禮部侍郎，爲樞密副使。曾與寇準到同僚曹瑋家飲酒，後來客人大都走了，惟獨周起與寇準大醉，夜深方歸。第二天上朝入見，引咎向皇帝跪伏謝罪。真宗笑着說："天下太平無事，大臣相與飲酒，何過之有？"

周起素來與寇準友好。寇準被貶，周起也被罷爲户部郎中、知青州，又降爲太常少卿、知光州。逐漸遷任秘書監，移任揚、杭二州，後又移任應天府。復爲禮部侍郎、判登聞鼓院。因病請知潁州，後徙陳州、汝州。死後，贈禮部尚書，謚安惠。

周起性格周全細密，凡是上奏事情及書面應答禁中的言語，隨後即燒去草稿，故而其言語主張，外人無從知曉。家藏書至萬餘卷。周起善於書法。弟周超也能書，集古今人的書法作品和演變體法，寫成《書苑》十卷，累官至主客郎中。周起的兒子：延荷，以孝順友善聞名，官任殿中丞；延雋，性格儒雅敦厚，官任太常少卿。

## 程琳

程琳字天球，永寧軍博野人。舉服勤辭學科，補泰寧軍節度推官。改秘書省著作佐郎、知壽陽縣，監左藏庫，召試，直集賢院。改太常博士、權三司户部判官，契丹館伴使。契丹使者謂琳曰："先皇帝嘗通使承天，太后獨無使，何也？"琳曰："南北，兄弟也。先皇帝視承天猶從母，故無嫌；今皇太后乃嫂也，禮不通問。"契丹使者語屈。後修《真宗實録》，而大中祥符以來起居注闕，琳追述上之，遂修起居注，提舉在京諸司庫務，知制誥、判吏部流内銓。

權三司使范雍使契丹，命琳發遣三司使。太倉贍軍粟陳腐不可食，歲且饑，琳盡發以貸民，凡六十萬斛，饑民賴以全活，而軍得善粟。鹽鐵官

程琳字天球，永寧軍博野人。被舉薦服勤辭學科，補授泰寧軍節度推官，改任秘書省著作佐郎、知壽陽縣，監左藏庫，通過應召考試，入直集賢院。後改任太常博士、代理三司户部判官，契丹館伴使。契丹使者對程琳説："先帝曾通使承天，而今太后獨無使，爲什麽？"程琳回答説："南北，是兄弟。先帝看待承天就像看待母親一樣，所以没有嫌疑；而當今太后是嫂子，叔嫂禮不通問。"契丹使者理屈詞窮。後又奉命編修《真宗實録》，而大中祥符以來皇帝的起居注有缺，陳琳追述補缺，於是修起居注，提舉在京諸司庫務，知制誥、判吏部流内銓。

權三司使范雍受命出使契丹，命程琳處理三司的事務。太倉供給軍隊的糧食陳腐幾乎不可食用，那年正趕上大饑荒，程琳盡數取出來借貸給災民，總數達六十萬斛，飢民賴此活命，還回來

任布請鑄大錢一當十，度支判官許申請以銅鐵雜鑄，下其議。琳曰：“第五琦用大錢，法卒不可行。乞令申試之。”鑄卒不就。

後軍隊又有了好糧食。鹽鐵官任布奏請鑄大錢以一當十，度支判官許申提請以銅鐵雜鑄，此議被廢除。程琳却說：“第五琦用大錢，法終不可行。乞請讓許申試鑄。”終不成功。

契丹遣蕭蘊、杜防來，蘊出位圖示琳曰：“中國使者坐殿上高位，今我位乃下，請升之。”琳曰：“此真宗所定，不可易。”防曰：“大國之卿，可以當小國之君。”琳曰：“南北雖兩朝，無小大之異，卿嘗坐我殿上，我顧小國耶？”防無以對。宰相將許之，琳曰：“許其小必啓其大。”

契丹派遣使者蕭蘊、杜防到來，蕭蘊拿出位置圖讓程琳看并說：“中國使者坐殿上高位，而今我的位置乃靠下，下次上殿時請給升一升。”程琳說：“這是真宗定下來的，不能變更。”杜防說：“大國的大臣，可以當小國的國君。”程琳反駁說：“南北雖然是兩個朝廷，但并無大小之分，你曾經坐在我們殿上，我們拿你當小國看待了嗎？”杜防無言以對。宰相想要答應對方的要求，程琳說：“答應其小要求，必然引來其大要求。”

以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宰相張知白尤器之，當除命，喜曰：“不辱吾筆矣。”時歲饑，上疏請罷諸土木營造，蠲被災郡縣租賦。改樞密直學士、知益州。上元張燈，州人夜聚游嬉，琳戒曰：“有火則隨救之，毋白也。”已而果有火，終宴人無知者。或告振武軍變，琳曰：“軍中動静我自知之，苟有謀，不待告也。”

以右諫議大夫代理御史中丞。宰相張知白尤其器重他，當任命發布後，知白高興地說：“這下可辱没不了我們的文筆了。”當年饑荒，上疏奏請停止各處土木營造工程，免除各受災郡縣的租賦。程琳改任樞密直學士、知益州。元宵節張燈，州衙的人夜裏聚在一起游嬉，程琳告誡他們說：“碰到失火要隨時去救，不要禀報。”後來果然有失火之處，然而直到官署宴席終了，也無人知曉。有人報告說振武軍發生了兵變，程琳說：“軍中動静我自知之，假如有什麽陰謀，不需待到有人來報告。”

遷給事中、權知開封府。王蒙正子齊雄捶老卒死，貸妻子使以病告。琳察其色辭異，令有司驗得捶死狀。蒙正連姻章獻太后家，太后謂琳曰：“齊雄非殺人者，乃其奴嘗捶之。”琳曰：“奴無自專理，且使令與己犯同。”太后嘿然，遂論如法。外戚吴氏離其夫而挈其女歸，夫訴于府。琳命還女，吴氏曰：“已納宫中矣。”琳請于帝曰：“臣恐天下人有竊議陛下奪人妻女者。”帝亟命出之。笞而歸其妻。

遷任給事中、代知開封府。王蒙正的兒子王齊雄打死一名老兵，買通其妻子兒女以病故報告。程琳觀察其妻子的神色和言辭異樣覺得有問題，下令有司檢驗出被打死的症狀。蒙正與章獻太后家連姻，太后對程琳說：“齊雄不是殺人者，是其手下奴僕打死的。”程琳說：“奴僕没有自做主張的道理，而且下令與自己動手犯罪是相同的。”太后默然無語，於是按法論罪。外戚吴氏離其夫而携其女跑回娘家，其夫告到府裏。程琳命其交還女兒，吴氏說：“已經納入宫中了。”程琳請示於皇帝說：“爲臣恐怕因此事而讓天下人背後議論陛下奪人妻女。”皇帝隨即命令從宫中遣出，鞭笞後交給其夫。

遷工部侍郎、龍圖閣學士，復爲御史中丞。不拜，以翰林侍讀學士兼

程琳遷任工部侍郎、龍圖閣學士，復爲御史中丞。不受，以翰林侍讀學士兼龍圖閣學士的身

龍圖閣學士再知開封府。改三司使，出納尤謹，禁中有所取，輒奏罷之。内侍言琳專，琳曰："三司財賦，皆朝廷有也。臣爲陛下惜，於臣何有?"帝然之。或請并天下農田税物名者，琳曰："合而爲一，易於句校，可也。後有興利之臣，復用舊名增之，是重困民，無已時也。"再遷吏部侍郎，遂參知政事，遷尚書左丞。

份再知開封府。改任三司使，開支收入尤其謹慎，禁中有所取，動輒奏請取消。内侍説程琳專横，程琳説："三司財賦，皆爲朝廷所有。我衹不過爲陛下節省，於我又有什麽呢?"皇帝同意這種説法。有人奏請合并天下農田税物名稱，程琳説："合而爲一，易於考核檢查，可行。後來有興利之臣，重復增加名目，加重黎民的負擔，没有停止的時候。"程琳再調任吏部侍郎，於是參知政事，遷尚書左丞。

時元昊反，猶遣使來朝，衆請按誅之。琳曰："遣使，常事也，殺之不祥。"後使者益驕横，大臣患之。琳曰："始不殺，無罪也；今既驕横，可暴其惡誅之，國法也，又何患耶?"又議重賄唃廝囉使討賊，得地即與之。琳曰："使唃廝囉得地，是復生一元昊矣。不若用間，使二羌勢不合，中國利也。"

當時元昊造反，還派使來朝見，衆人請按律誅殺。程琳説："派遣使者，是平常事，殺之不祥。"後來使者更加驕横，大臣們感到憂患。程琳説："開始不殺，是因爲他無罪；現在既然驕横如此，可以公布其惡行而殺之，是國法，又怕什麽呢?"朝中又商議重金賄賂唃廝囉使之出兵討賊，得到的地域可以給與他。程琳説："使唃廝囉得以擴展地域，是復生一個元昊了。不如用離間的辦法，使二羌勢不兩立，如此則對中國有利。"

故樞密副使張遜第在武成坊，其曾孫偕才七歲，宗室女生也，貧不自給。乳媪擅出券鬻第，琳欲得之，使開封府吏密諭媪，以偕幼，宜得御寶許鬻乃售。乳媪以宗室女故，入宫見章惠太后。既得御寶，琳乃市取之。又令吏市材木，買婦女。已而吏以贓敗，御史按劾得狀，降光禄卿、知潁州。

故去的樞密副使張遜的府第座落在武成坊，其曾孫張偕纔七歲，是由宗室女所生，貧窮無法自給。乳母擅自拿出産券要出賣府第，程琳想要得到，便指使開封府的屬吏秘密地告訴乳母，説張偕太小，最好能得到皇上的御印允許出售纔能賣掉。乳母以宗室女的緣故，入宫晋見章惠太后。不久得到御印，程琳便買到手中。又令屬吏購木材，買婦女。後來屬吏貪贓敗露，御史經過對吏的查驗和審訊獲得了程琳購房的情況，程琳被降爲光禄卿、知潁州。

頃之，爲户部侍郎，尋復吏部、知天雄軍。又以左丞爲資政殿學士。及建天雄軍爲北京，内侍皇甫繼明主營宫室，欲侈大以要賞。琳以爲方事邊陲，又事土木以困民，不可。既而繼明數有論奏，帝遣御史魚周詢按視，遂罷繼明，命琳獨主之。遷工部尚書，加大學士、河北安撫使。改武昌軍節度使、知永興軍、陝西安撫使。以宣徽北院使判延州，仍爲陝西

很快，又爲户部侍郎，接着又官復吏部、知天雄軍。又以左丞爲資政殿學士。等到建天雄軍爲北京時，内侍皇甫繼明主管營建宫室，想把宫室建得大而侈華以求賞。程琳以爲剛剛從事邊疆守衛，又大事土木增加百姓負擔，不可行。而繼明堅持己見數次上書論奏，皇帝就派遣御史魚周詢前來審查巡視，最後罷免繼明，命程琳一人主管。後又升遷爲工部尚書，加大學士、河北安撫使。改任武昌軍節度使、知永興軍、陝西安撫使。以宣徽北院使判延州，并爲陝西安撫使。

安撫使。

元昊死，諒祚立，方幼，三大將分治其國。議者謂可因此時，以節度使啖三將，使各有所部分，以弱其勢，可不戰而屈矣。琳曰：“幸人之喪，非所以柔遠人，不如因而撫之。”議者惜其失幾。

元昊死，諒祚立，時方幼年，三大將分治其國。朝中有議者説可趁此機會，以節度使的官銜引誘三將，使之各擁一部，從而削弱其勢，可不戰而使其屈服。程琳却説：“趁人喪事之機，不是用來懷柔遠人的辦法，不如乘此事而加以安撫。”議者嘆惜失去了機會。

既而遣使册命，夏人方圍慶陽。琳曰：“彼若貪此，可緩慶州之難矣。”具禮幣賜予之數移報之，果喜，即日迎册使，慶陽之圍亦解。嘗獲戎首，不殺，戒遣之，夏人亦相告毋捕漢民。久之，以五百户驅牛羊扣邊請降，且言：“契丹兵至衙頭矣，國中亂，願自歸。”琳曰：“彼詐也。契丹至帳下，當舉國取之，豈容有來降者？間聞夏人方捕叛者，此其是邪？不然，誘我也。”拒不受。已而賊果以騎三萬臨境上，以捕降者爲辭。琳諜知之，閉壁倒旗，戒諸將勿動，賊疑有備，遂引去。

不久朝廷派遣使者前去册封，夏人剛剛包圍了慶陽。程琳説：“他們要是貪此錢財，那就可以緩解慶陽圍困了。”就把要賜予的禮品財物具單報於夏人，果然十分高興，即日迎接册使，慶陽之圍也解。曾抓獲了戎人首領，不殺，訓誡後遣之，夏人也相告不要捕漢人。過了一段時間，有五百户驅趕牛羊扣邊門請求投降，而且説：“契丹兵已至衙頭了，國中已亂，願自歸降。”程琳説：“你們在騙我們，既然契丹兵已至帳下，那麽就應當把你們舉國吞并，豈能容許有人來投降？又曾聽説夏人正在追捕叛逃者，不知是否是真的？不然，你們就是在誘騙我。”拒不接受。没過多久賊果然以騎三萬臨境上，以捕叛降者爲藉口。程琳從諜報者得知後，閉壁倒旗，并告誡諸將不要亂動，結果賊寇懷疑已有準備，於是退去。

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大名府。琳持重不擾，前後守魏十年，度要害，繕壁壘，增守禦備。植雜木數萬，曰：“異時樓櫓之具，可不出於民矣。”人愛之，爲立生祠。改武勝軍，又换鎮安軍節度使。上書曰：“臣雖老，尚能爲國守邊。”未報，得疾卒。贈中書令，謚文簡。

拜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大名府。程琳持重而不擾，前後守魏十年，度量要害，修繕壁壘，增加防禦的準備和設施。并遍植雜木數萬株，説：“異時建樓修船等用材，可以不用從老百姓那裏出了。”人們敬愛他，爲其建立生祠。後改任武勝軍，又换任鎮安軍節度使。上書説：“臣雖老，尚能爲國守邊。”還未等發出書信，患病去世。贈中書令，謚文簡。

琳爲人敏厲深嚴，長於政事，辨議一出，不肯下人。然性嗇於財，而厚自奉養。章獻太后時，嘗上《武后臨朝圖》，人以此薄之。

程琳爲人敏厲深嚴，長於政事，辯議一出，不肯服輸。然性嗇於財，而自奉甚厚。章獻太后時，曾獻《武后臨朝圖》，人們因此鄙薄他。

## 姜遵

姜遵字從式，淄州長山人。進士及第，爲蓬萊尉，就辟登州司理參軍，開封府右軍巡判官。有疑獄，將

姜遵字從式，淄州長山人。進士及第，爲蓬萊尉，召爲登州司理參軍，開封府右軍巡判官。有疑案，將要斬首抵命，姜遵辨明無罪而釋

抵死，遵辨出之。遷太常博士，王曾薦爲監察御史，殿中侍御史，開封府判官。知吉州高惠連與遵有隙，發遵在廬陵時贓事，按驗無狀，猶降通判延州。復入爲侍御史、判户部勾院。利州路饑，以遵爲體量安撫，遷知邢州。

放。遷太常博士，王曾舉薦爲監察御史，殿中侍御史，開封府判官。知吉州高惠連與姜遵有嫌隙，揭發姜遵在廬陵時的贓事，經審驗并無此事，但還是被降爲通判延州。復入爲侍御史、判户部勾院。利州路發生饑荒，讓姜遵前去救濟安撫，并遷任知邢州。

仁宗即位，徙滑州，爲京東轉運使，徙京西。未幾，以刑部郎中兼侍御史知雜事。建言三司、開封府日接賓客，廢事，有詔禁止。歷三司副使，再遷右諫議大夫、知永興軍。奏罷咸陽富民元氏歲貢梨。召拜樞密副使，遷給事中，卒。贈吏部侍郎。

仁宗即位後，移任滑州，爲京東轉運使，移任京西。没多久，以刑部郎中兼侍御史知雜事。建言三司、開封府每日接待賓客，却廢棄公事，有詔禁止。歷任三司副使，兩次遷任後爲右諫議大夫、知永興軍。奏請停止咸陽富民元氏每年進貢梨一事。召拜樞密副使，遷任給事中，去世。贈吏部侍郎。

遵長於吏事，爲治尚嚴猛，所誅殘者甚衆。在永興，太后嘗詔營浮屠，遵毁漢、唐碑碣代磚甓，既成，得召用。

姜遵長於吏事，爲政崇尚嚴猛，被其所誅殘者甚衆。在永興時，太后曾下詔命其建塔，姜遵毁壞漢、唐碑碣以代磚甓，塔成，得到召用。

## 范雍

范雍字伯純，世家太原。曾祖仁恕，仕蜀爲宰相。祖從龜，刑部侍郎，入朝，改右屯衛將軍，後葬河南，遂爲河南人。雍中進士第，爲洛陽縣主簿。累官殿中丞、知端州。遷太常博士。寇準辟爲河南通判，還，判三司開拆司。河決滑州，選爲京東轉運副使。歷河北、陝西轉運使，入爲三司户部副使，又徙度支。以尚書工部郎中爲龍圖閣待制、陝西都轉運使。還，提舉諸司庫務，勾當三班院。

范雍字伯純，爲太原世家。曾祖仁恕，在蜀做官爲宰相。祖父從龜，爲刑部侍郎，入朝，改任右屯衛將軍，後葬在河南，便爲河南人。范雍中進士，初爲洛陽縣主簿。累官殿中丞、知端州。遷任太常博士。寇準辟用爲河南通判，還朝後，判三司開拆司。黄河决於滑州，被選爲京東轉運副使。歷任河北、陝西轉運使，入朝爲三司户部副使，又移任度支。以尚書工部郎中爲龍圖閣待制、陝西都轉運使。還朝，任提舉諸司庫務，勾當三班院。

環、原州屬羌擾邊，以雍爲安撫使。建言："屬羌因罪罰羊者，舊輸錢，而比年責使出羊，羌人頗以爲患。請輸錢如舊，罪輕者以漢法贖金。"從之。遷右諫議大夫、權三司使。

環州、原州所屬的羌民擾亂邊境，以范雍爲安撫使。建言説："所屬羌民因罪而被罰羊者，舊例輸錢即可，而近年來責使非得出羊不可，羌人頗以爲患。請輸錢如舊，罪輕者應以漢法出贖金。"從之。後遷任右諫議大夫、權三司使。

雍在京東時，平滑州水患。以勞加龍圖閣直學士。明年，拜樞密副

范雍在京東時，平滑州水患。以此功勞加升龍圖閣直學士。第二年，又拜爲樞密副使。因母

使。丁母憂，起復，還給事中。玉清昭應宫災，章獻太后泣對大臣曰："先帝竭力成此宫，一夕延燎幾盡，惟一二小殿存爾。"雍抗言曰："不若悉燔之也。先朝以此竭天下之力，遽爲灰燼，非出人意；如因其所存，又將葺之，則民不堪命，非所以畏天戒也。"時王曾亦止之，遂詔勿葺。遷尚書禮部侍郎。

太后崩，罷爲户部侍郎、知陝州，改永興軍。是歲饑疫，關中爲甚，雍爲振恤。以疾，請近郡，遂知河陽。進吏部侍郎，徙應天府，又改河南府，進資政殿學士。陳安邊六事，又請於天雄軍聚甲兵以備河北，於永興軍、河中府益募土兵以備陝西，即涇原、環慶有警，河中援之。

既而元昊反，拜振武軍節度使、知延州。因言："延州最當賊衝，地闊而寨栅疏，近者百里，遠者二百里，土兵寡弱，又無宿將爲用，而賊出入於此，請益師。"不報。元昊先遣人通款於雍，雍信之，不設備。一日，引兵數萬破金明寨，乘勝至城下。會大將石元孫領兵出境，守城者纔數百人。雍召劉平于慶州，平帥師來援，合元孫兵與賊夜戰三川口，大敗，平、元孫皆爲賊所執。雍閉門堅守，會夜大雪，賊解去，城得不陷。左遷户部侍郎、知安州。居一歲，復吏部侍郎、知河中府。

又爲資政殿學士、知永興軍兼轉運司事，遷尚書左丞，加大學士。初，完永興城，或言其非便，詔止其役，雍匿詔而趣成之。明年，賊犯定川，邠、岐之間皆恐，而永興獨不憂寇。復徙河南府，又遷禮部尚書，卒。贈太子太師，謚忠獻。

雍爲治尚恕，好謀而少成。在陝

去世服喪，喪期未滿起用，任給事中。玉清昭應宫發生大火，章獻太后哭着對大臣們說："先帝竭力建成此宫，一夕之間火燒幾乎成灰燼，惟剩一二小殿尚存。"范雍抗言說："不如全燒光了。先朝爲建此宫竭盡天下之力，一下子化爲灰燼，非出人意；如因其有所存，又將修建，則百姓不堪重負，非所以畏天戒也。"當時王曾亦阻止，於是下詔不再修建。范雍又遷任尚書禮部侍郎。

太后駕崩，范雍罷爲户部侍郎、知陝州，改永興軍。那年饑荒瘟疫流行，關中更嚴重，范雍爲此親自去賑災恤民。以有病爲由，請任近州，便知河陽。進吏部侍郎，移應天府，又改任河南府，進資政殿學士。上條陳述安邊六事，又請於天雄軍聚甲兵以備河北，於永興軍、河中府增募土兵以備陝西，到涇原、環慶有警，河中援助它。

不久元昊反叛，范雍被拜爲振武軍節度使、知延州。因言："延州最當賊進攻的要衝，地闊而寨栅稀疏，近的百里，遠的二百里，土兵寡弱，又無幹將可用，而賊寇經常出入於此，請增加軍隊。"不答覆。元昊先派人表示通好議和於范雍，范雍信以爲真，便不設防備。一日，賊引兵數萬破金明寨，乘勝掩殺到城下。正逢大將石元孫領兵出境，守城者纔數百人。范雍召劉平於慶州，劉平率師來援，會合元孫兵與賊夜戰於三川口，大敗，劉平、石元孫皆被賊所擒。范雍閉門堅守，這夜大雪，賊解圍而去，城得以不陷。貶任户部侍郎、知安州。居一歲，復爲吏部侍郎、知河中府。

又爲資政殿學士、知永興軍兼轉運司事，遷尚書左丞，加大學士。起初，要建好永興城，有人議論不妥，下詔停止這項工程，范雍隱匿詔書而急速完工。第二年，賊犯定川，邠、岐之間皆恐慌，而獨有永興城池完好，不憂賊寇。范雍復移任河南府，又遷禮部尚書，去世。贈太子太師，謚忠獻。

范雍爲政崇尚寬恕，好謀而少成。在陝西

西，嘗請於商、虢置監鑄鐵錢，後不可行；又括諸路牛以興營田，亦隨廢。頗知人，喜薦士，後多至公卿者。狄青爲小校時，坐法當斬，雍貸之。

時，曾奏請在商、虢置監鑄鐵錢，後不可行；又搜集諸路的牛興造良田，也隨即廢止。頗知人，喜薦士，後多至公卿。狄青爲小校時，犯法當斬，范雍寬免了他。

子宗傑，爲兵部員外郎、直史館，歷陝西轉運使，先雍卒。宗傑子子奇。

子宗傑，爲兵部員外郎、直史館，歷陝西轉運使，先於范雍去世。宗傑子子奇。

## 范子奇

子奇字中濟，階祖雍蔭，簽書并州判官。以唐介薦，神宗賜對，提舉修在京倉。三司使又薦，按覆營繕，匠吏積爲欺隱，懼罪，造飛語間之。神宗遣大閹張茂則察其無私，勞之曰：“爲吏當如是，無恤人言。”授户部判官，爲湖南轉運副使。建言：“梅山蠻恃險爲邊患，宜拓取之。”後章惇開五溪，議由此起。

子奇字中濟，受祖父范雍的恩蔭，任簽書并州判官。後以唐介的舉薦，神宗賜對，任提舉修在京倉。三司使又薦，前往審查營建和修繕工程，工匠和監管的小吏長期欺騙和隱瞞，畏罪，就造流言蜚語離間。神宗派遣大閹張茂則審察知道他無私，慰勞説：“爲吏就當如此，不要爲别人的閑言碎語而憂慮。”授户部判官，爲湖南轉運副使。建議説：“梅山蠻恃險爲邊患，應進取之。”後章惇開五溪，議由此起。

入判將作監。使於遼，導者改路回遠，子奇謂曰：“此去雲中有直道，旬日可至，何爲出此？”導者又欲沮子奇下馬館門外，子奇曰：“異時於中門下馬，今何以輒易？”導者計屈。歷河東、陝西、河北、京東四路轉運使，工部、左司二郎中，加直龍圖閣，使河北。諸郡猶榷鹽，奏罷之。

入朝判將作監。出使遼，嚮導改路繞遠，子奇對他説：“此去雲中有直道，十天可至，爲何要這麽走呢？”嚮導又要阻攔子奇讓在館門外邊下馬，子奇説：“以前在中門下馬，今天怎麽就變了呢？”嚮導計窮。子奇歷任河東、陝西、河北、京東四路轉運使，工部、左司二郎中，加直龍圖閣，使河北。諸郡榷鹽，奏請罷之。

元祐初，爲將作監、司農卿，復使陝西，以病解。起知鄭州，加集賢殿修撰、知河陽。召權户部侍郎，删酒户苛禁及奴婢告主給賞法。未幾，出知慶州，廣儲蓄，繕城柵，嚴守備，羈黠羌，推誠待下，人樂爲用。入爲吏部侍郎，以待制致仕，卒，年六十三。子坦。

元祐初，爲將作監、司農卿，復使陝西，以病解職。起任知鄭州，加集賢殿修撰、知河陽。召命權户部侍郎，除去酒户苛禁及奴婢告主給賞法。不久，出知慶州，廣儲蓄，修繕城柵，嚴加守備，羈縻黠羌。推誠待下，人樂爲他所用。入朝爲吏部侍郎，以待制退休，去世，年六十三。子范坦。

## 范坦

坦字伯履，以父任爲開封府推官、金部員外郎、大理少卿，改左司員外郎。押伴夏國使，應對合旨，賜進士第，權起居舍人。使於遼，復

范坦字伯履，以父任爲開封府推官、金部員外郎、大理少卿，改任左司員外郎。做客使陪伴夏國使臣，應對皆合旨意，賜進士及第，權起居舍人。出使遼，還朝覆命，寫出語録進獻。徽宗

命，具語録以獻。徽宗覽而善之，付鴻臚，令後奉使者視爲式。遷殿中監，知開封府，再命使遼。時興邊議，非時遣使以覦釁，坦以不宜始禍，辭其行。徽宗怒，責舒州團練副使，稍復集賢殿修撰，知江寧府、洪揚二州。

召爲户部侍郎，論當十及夾錫錢之弊。以便親請外，知河陽。入辭，徽宗曰："夾錫錢之害，甚於當十，宜速正之，爲一道率。"坦至，即奏罷之。政和初，復爲户部，遂改當十錢爲當三；罷淮鹽入東北；鬻諸州公田，以實常平。又上疏言："户部歲入有限，用則無窮。今節度使八十員，留後至刺史數千員，自非軍功得之，宜減其半奉；及他工技末作，一切裁損。"時以爲當。

時張商英爲相，坦多與之合。及商英去，言者論坦助爲匱竭之説，以摇衆聽；又言坦建議鬻田、改常平法、廢元符令及罷夾錫錢之罪，貶黄州團練副使，安置韶州。以赦，復徽猷閣待制，卒，年六十二。

**趙積**

趙積，字表微。其先單父人，後徙宣城。爲人誠質寬厚，少好學。吴太府卿田霖退居郡中，名有風鑒，故以女妻積。擢進士第，歷平定軍判官、台州推官。改大理寺丞、知崑山縣，通判楚州。遷殿中丞、知通州。召還，同判宗正寺，樞密直學士李濬薦爲監察御史，再遷侍御史、判登聞鼓院、開封府判官，徙三司開拆、憑由司。帝祀汾陰，爲留守推官。

遷尚書兵部員外郎、益州路轉運使，真宗諭曰："蜀遠而數亂，其利害朕所欲聞。卿至，悉條上之，祇附常奏，毋著姓名。"積至，數言部中

覽後稱善，交給鴻臚官，令以後奉使者作爲樣式。遷升殿中監，知開封府，再命使遼。當時興起關於邊防的討論，不時派使者以出使的名義探察敵方邊境地區的虚實，范坦認爲這樣做會引發戰禍，推辭出使。徽宗怒，責降舒州團練副使，逐漸復任集賢殿修撰，知江寧府、洪揚二州。

又召爲户部侍郎，論及以一當十及夾錫錢之弊。爲便於養親請求外任，知河陽。入辭時，徽宗説："夾錫錢之害，甚於當十，宜速速改正，爲一道表率。"范坦至任所，即奏請停止。政和初，復爲户部，立即改當十錢爲當三；停止淮鹽入東北；出售諸州公田，以充實常平倉。又上疏説："户部歲入有限，而支出却没有限制。現在有節度使八十名，留後及刺史數千名，自今凡不是由軍功得到這些位置的，俸禄減半；其他工技雜役，一律裁減。"當時被認爲是得當的做法。

當時張商英爲相，范坦多與之合作。及商英去位，反對派論范坦助長了匱竭之説，以動摇衆聽；又説范坦建議售公田、改常平法、廢元符令及罷夾錫錢之罪，貶范坦爲黄州團練副使，安置韶州。後得以赦免，復爲徽猷閣待制，去世，享年六十二。

趙積，字表微。其先祖爲單父人，後遷移於宣城。爲人誠樸寬厚，少時好學。吴太府卿田霖退休居住宣城郡中，相面算命頗有名氣，故以女妻趙積。後趙積被選拔爲進士第，歷任平定軍判官、台州推官。又改任大理寺丞、知崑山縣，通判楚州。後遷殿中丞、知通州。奉召還朝，任同判宗正寺，樞密直學士李濬舉薦爲監察御史，再遷侍御史、判登聞鼓院、開封府判官，徙三司開拆、憑由司。皇帝祀汾陰時，爲留守推官。

後遷任尚書兵部員外郎、益州路轉運使，真宗告諭説："蜀地遠而數亂，其中利害朕想知道。卿至，全部陳情上奏，附在日常奏摺裏，毋著姓名。"趙積至任所，數次言奏部中事，以致一日

事，至一日章數上。蒲江縣捕劫盗不得，反逮繫平民，楚掠誣服。稹適行部，意其冤，馳入縣獄，問得狀，悉縱之。遷工部郎中。

上奏數章。蒲江縣追捕劫盗不得，反而逮捕平民頂替，嚴刑拷打屈服。趙稹恰好行路經過，得知冤屈，騎馬直入縣獄，問得實情，全部釋放。遷工部郎中。

召爲侍御史知雜事、同判吏部流内銓，糾察在京刑獄。慎從吉知開封府，其子鈞、鋭受賕，事連錢惟演。稹與王曾白其奸狀，從吉坐免，惟演亦罷去。

召拜爲侍御史知雜事、同判吏部流内銓，糾察在京刑獄。慎從吉知開封府，其子慎鈞、慎鋭收受賄賂，案事牽連到錢惟演。趙稹與王曾揭發此事，從吉被免職，惟演亦被罷官。

改三司鹽鐵副使，擢右諫議大夫、集賢院學士、知益州。度支市錦六千匹，召工計歲織裁千餘匹，止以歲所織數上供。久之，或言稹不達民情，喜尊大，降知同州，徙鳳翔、京兆府，三遷工部侍郎，復糾察在京刑獄。加樞密直學士、知并州，代還，遷刑部侍郎。

後改任三司鹽鐵副使，提升爲右諫議大夫、集賢院學士、知益州。支調市錦六千匹，召工匠按歲織裁千餘匹，僅以歲所織裁數上供。久而久之，有人説趙稹不達民情，喜好妄自尊大，被降爲知同州，徙鳳翔、京兆府，三遷工部侍郎，復任糾察在京刑獄。加樞密直學士、知并州，依制調回，遷任刑部侍郎。

天聖八年，擢樞密副使，遷吏部侍郎。時，權出宫掖，稹厚結劉美人家婢，以故致位政府。命未出，人馳告稹，稹問曰："東頭？西頭？"蓋意在中書也。聞者皆以爲笑。章獻太后崩，罷爲尚書左丞、知河中府，遷禮部尚書。既病，乞骸骨，拜太子少傅致仕。卒，贈太子太保，謚僖質。

天聖八年，提升爲樞密副使，遷任吏部侍郎。當時，權勢出自宫中掖庭，趙稹厚結劉美人家婢，以此緣故得到政府職位。任命尚未發出，有人飛馳告趙稹，趙稹問道："東頭？西頭？"其意在中書。知道的人都以爲笑話。章獻太后去世，被罷爲尚書左丞、知河中府，遷任禮部尚書。既病，乞求還鄉，恩准拜太子少傅退休。去世，贈太子太保，謚僖質。

## 任布

任布字應之，河南人。後唐宰相圜四世孫也。力學，家貧，嘗從人借書以讀。進士及第，補安肅軍判官，輒刺問虜中事，上疏請飭邊備，仍奏河北利害。後契丹至澶淵，真宗識其名，特改大理寺丞、知安陽縣。通判嘉州，還，知開封府司録事，通判大名府。初置提點刑獄，選布領荆湖南路。

任布字應之，河南人。爲後唐宰相任圜的四世孫。努力學習，但家貧，曾向别人借書來讀。進士及第後，補授安肅軍判官，上任伊始則探聽敵虜中事，上疏奏請整飭邊備，并奏明河北的戰略利害關係。後契丹兵至澶淵，真宗識其名，特改任大理寺丞、知安陽縣。通判嘉州。還朝後授知開封府司録事，通判大名府。當時開始設置提點刑獄，選任任布領荆湖南路。

入權三司鹽鐵判官，判度支勾院。京城東南有泉涌出，爲築祥源觀，男女徒跣奔走瞻拜。布論之曰："明朝不宜以神怪衒愚俗。"遂忤宰相

入朝權三司鹽鐵判官，判度支勾院。京城東南有泉涌出，爲築祥源觀，男女光脚奔走瞻拜。任布評論説："開明的朝廷不應該以神鬼之術愚弄老百姓。"於是違逆了宰相的心意。恰逢又與

意。又與徐奭、麻温其試開封府進士，而奭潛發封卷視之。降監鄧州税，徙知宿州。

時越州守闕，寇準曰："越州有職分田，歲入且厚，今争者頗衆，非廉士莫可予。"乃徙布越州。有祖訟其孫者"醉酒詈我"，已而悔，日哭于庭曰："我老無子，賴此孫以爲命也。"布聞之，貸其死，上書自劾，朝廷亦不之責。

寇準貶，布亦徙建州，累遷尚書職方員外郎。丁謂既逐，稍用爲白波發運使。歲餘，判三司開拆司，出爲梓州路轉運使。富順監鹽井，歲久鹵薄而課存，主者至破産，或鬻子孫不能償。布奏除之。遷祠部郎中、權户部判官，擢江、淮制置發運使。前使者多聚山海珍異之物以餉權要，布一切罷去。

召爲三司度支副使，奉使契丹。還，加直史館、知荆南。爲鹽鐵副使，命管伴契丹使。歷兵部、刑部郎中，拜右諫議大夫、知真定府。或欲省河北兵，布言："契丹、西夏方窺伺中國，備未可弛也。"築甬道屬滹沱河，跨絶泥潦。徙滑州，改天雄軍。遷給事中、集賢院學士、知許州。未幾，爲龍圖閣直學士，徙澶州。黄德和誣劉平降賊，欲收平家，布力言平非降賊者。復徙真定，又徙河南府，未至，召爲樞密副使。

布純約自守，及秉政，無所建明。子遜嘗上書，詆大臣及布皆爲不才，御史魚周詢因奏疏曰："布不才，其子能知之。"乃以尚書工部侍郎罷知河陽。議者以周詢引遜語逐其父，爲不知體。改蔡州，授太子少保致仕，進少傅。皇祐間，詔陪祀明堂，稱疾不赴。賜一子進士出身，遷少

徐奭、麻温其考試開封府進士，而徐奭暗中啓開封卷偷看。被降爲監鄧州税，徙知宿州。

時越州守官空缺，寇準説："越州有職分田，歲入豐厚，今争者頗衆，非廉潔之士莫可授予。"調任布到越州。有祖父訟其孫子"醉酒駡我"，訟後而悔，每日啼哭於庭説："我老無子，賴此孫以爲命。"任布聞之，寬免其孫死罪，并上書自劾，朝廷亦不見責。

寇準被貶，任布也徙建州，多次遷任爲尚書職方員外郎。丁謂既被逐走，逐漸被用爲白波發運使。一年多，判三司開拆司，出爲梓州路轉運使。富順監鹽井，年歲久遠鹽少而課税依然，鹽井主直至破産，有的甚至賣去子孫尚不能完税。任布奏請除之。後遷祠部郎中、權户部判官，又提拔爲江、淮制置發運使。前使者多聚集山海珍異之物饋贈權貴和政要人物，任布到任後一切罷去。

後召爲三司度支副使，奉命出使契丹。還朝後，加任直史館、知荆南。爲鹽鐵副使，奉命管伴契丹使。歷任兵部、刑部郎中，拜右諫議大夫、知真定府。有人想裁去河北兵，任布説："契丹、西夏正窺伺中國，防備决不可鬆弛。"并築甬道通滹沱河，跨絶泥潦。又移任滑州，改天雄軍。再遷給事中、集賢院學士、知許州。没多久，又任龍圖閣直學士，徙澶州。黄德和誣衊劉平降賊，欲抄收劉平家，任布力言劉平不是降賊的情況。復調任真定，又調河南府，未上任，召爲樞密副使。

任布質樸節制自守，及秉政後，却無所建樹。其子任遜曾上書，詆毁大臣及任布皆爲庸才，御史魚周詢因此上奏説："任布不才，其子當然知道。"便以尚書工部侍郎罷知河陽。議論者以周詢引用任遜的語言逐其父，爲不知體。後任布改任蔡州，授太子少保退休，進爲少傅。皇祐年間，詔其陪祀明堂，稱疾不赴。賜一子進士出身，遷少師。

師。

始，布歸洛中，作五知堂，謂知恩、知道、知命、知足、知幸也。卒，贈太子太傅，謚恭惠。子逵，性亦恬遠，尚釋氏學，歷官爲司封郎中。

退休伊始，任布歸洛中，作五知堂，爲知恩、知道、知命、知足、知幸。去世，贈太了太傅，謚恭惠。子任逵，性格亦恬静淡遠，崇尚佛學，歷官爲司封郎中。

## 高若訥

高若訥字敏之，本并州榆次人，徙家衛州。進士及第，補彰德軍節度推官，改秘書省著作佐郎，再遷太常博士、知商河縣。縣有職分田，而牛與種皆假於民，若訥獨廢不耕。

高若訥字敏之，本爲并州榆次人，徙家衛州。進士及第，補授彰德軍節度推官，改任秘書省著作佐郎，再遷太常博士、知商河縣。縣有職分田，而牛與種子皆出於民，若訥獨廢棄而不耕作。

御史知雜楊偕薦爲監察御史裏行，遷尚書主客員外郎、殿中侍御史裏行。改左司諫、同管勾國子監，遷起居舍人、知諫院。時范仲淹坐言事奪職知睦州，余靖、尹洙論救仲淹，相繼貶斥。歐陽脩乃移書責若訥曰："仲淹剛正，通古今，班行中無比。以非辜逐，君爲諫官不能辨，猶以面目見士大夫，出入朝廷，是不復知人間有羞恥事耶！今而後，决知足下非君子。"若訥忿，以其書奏，貶脩夷陵令。未幾，加直史館，以刑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

御史知雜楊偕薦其爲監察御史裏行，遷尚書主客員外郎、殿中侍御史裏行。改左司諫、同管勾國子監，遷起居舍人、知諫院。當時范仲淹因言事被奪職降知睦州，余靖、尹洙論救仲淹，相繼被貶斥。歐陽脩乃修書責備若訥説："仲淹剛正，通曉古今，班行中無人可比。以無辜被逐，君爲諫官而不能爲其辯解，還有什麼臉面見士大夫，出入朝廷，是不復知人間有羞耻之事啊！從今而後，清楚足下非君子。"若訥忿怒，以其書上奏，貶歐陽脩爲夷陵令。没多久，又加若訥直史館，以刑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

王蒙正知蔡州，若訥言："蒙正起裨販，因緣戚里得官。向徙郴州，物論猶不平，今予之大州，可乎？"詔寢其命。大慶殿設祈福道場，若訥奏曰："大慶殿非行禮不御，非法服不坐，國之路寢也，豈可聚老、釋爲瀆慢？"閻文應爲入内都知，若訥言其肆横不法，請出之，遂出文應爲相州兵馬鈐轄。又奏三公坐而論道，今二府對纔數刻，何以盡萬幾？宜賜坐從容，如唐延英故事。

王蒙正知蔡州，若訥説："蒙正起自裨販，因戚里的關係得官。以前徙任郴州，物論猶有不平，今授其大州，怎麽可以呢？"詔令停止其命。大慶殿設祈福道場，若訥上奏説："大慶殿非行禮不進，非官服不坐，國之正寢，豈可聚道士、和尚輕慢褻瀆它？"閻文應爲入内都知，若訥説他肆無忌憚，横行不法，奏請貶出朝，於是出文應爲相州兵馬鈐轄。又奏請三公坐而論道，如今二府對答僅僅數刻，何以盡理萬機？應賜給他們從容座談的時間，如唐延英的舊例。

擢天章閣待制、知永興軍，留判吏部流内銓，出爲河東路都轉運使。召還，兼侍讀、權判尚書刑部。丁母

後提拔爲天章閣待制、知永興軍，留判吏部流内銓，又出任河東路都轉運使。召還，兼侍讀、權判尚書刑部。母亡服喪，始許着行服，給

憂，始許行服，給實奉終喪。服除，加龍圖閣直學士、史館修撰，以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時宰相賈昌朝與參知政事吴育數争事上前。明年春，大旱，帝問所以然者，若訥曰："陰陽不和，責在宰相。《洪範》，大臣不肅，則雨不時若。"於是昌朝及育皆罷，若訥遂代育爲樞密副使。

實俸至終喪。三年喪期滿除喪禮，加任龍圖閣直學士、史館修撰，以右諫議大夫代御史中丞。這時宰相賈昌朝與參知政事吴育數次在皇帝面前争論事情。第二年春，天大旱，皇帝問其所以然，若訥説："陰陽不和，責在宰相。《洪範》書載，大臣不肅，則降雨不按時節。"於是昌朝及吴育皆被罷免，若訥遂代吴育爲樞密副使。

王則據貝州，討之，逾月未下。或議招降，若訥言："河朔重兵所積，今釋不討，後且啓亂階。"及破城，知州張得一送御史臺劾治，有臣賊狀。朝廷議貸死，若訥謂："守臣不死，自當誅，况爲賊屈?"得一遂棄市。

王則占據貝州，討伐他，逾月未下。有人建議招降，若訥説："河朔重兵屯集，今寬免而不討伐，恐後開啓禍亂。"及破城，將原知州張得一送往御史臺審判治罪，有臣服於賊之罪。朝廷商議免其一死，若訥説："守臣不戰死，自當誅，何况爲賊屈服?"得一於是被斬首棄市。

以工部侍郎、參知政事爲樞密使。凡内降恩，若訥多覆奏不行。入内都知王守忠欲得節度使，固執爲不可。若訥畏愓少過，而前騶驅路人輒至死，御史奏彈之。皇祐五年，罷爲觀文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尚書左丞、同群牧制置使、判尚書都省，止命舍人草詞。卒，贈右僕射，謚文莊。

以工部侍郎、參知政事爲樞密使。凡大内降恩，若訥多覆奏不行。入内都知王守忠欲得節度使，若訥固執不可。若訥素來謹慎小心而少有過錯，而前面騎馬侍從驅路人致死，御史上奏彈劾。皇祐五年，罷爲觀文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尚書左丞、同群牧制置使、判尚書都省，祇命舍人草詞。去世，贈右僕射，謚文莊。

若訥强學善記，自秦、漢以來諸傳記無不該通，尤喜申、韓、管子之書，頗明曆學。因母病，遂兼通醫書，雖國醫皆屈伏。張仲景《傷寒論訣》、孫思邈《方書》及《外臺秘要》久不傳，悉考校訛謬行之，世始知有是書。名醫多出衛州，皆本高氏學焉。

若訥博學善記，自秦、漢以來諸傳記無不該通，尤喜申、韓、管子之書，頗明曆學。因母病，於是兼通醫書，雖國醫皆屈服。張仲景《傷寒論訣》、孫思邈《方書》及《外臺秘要》久已不傳，全都能考校訛謬推行，世始知有這些書。名醫多出衛州，皆本高氏學。

皇祐中，詔累黍定尺以制鐘律，争論連年不決。若訥以漢貨泉度一寸，依《隋書》定尺十五種上之。并損益祠祭服器，悉施用。有集二十卷。

皇祐年間，詔命排列黍粒確定尺度以製鐘律，争論連年不決。若訥以漢貨泉錢度一寸，依《隋書》定尺十五種的説法獻奏。并損益祠祭服器，悉數施用。有文集二十卷。

## 孫沔

孫沔字元規，越州會稽人。中

孫沔字元規，越州會稽人。中進士第，補

進士第，補趙州司理參軍。跌蕩自放，不守士節，然材猛過人。後以秘書丞爲監察御史裏行。

景祐元年，禮院奏用冬至日册后，沔奏："喪未祥禫而行嘉禮，非制也。"同安縣尉李安世上書指切朝政，被劾，沔奏："加罪安世，恐杜天下言者，請勿治。"黜知衡山縣。道上書言時事，再貶永州監酒。移通判潭州、知處州。復爲監察御史，再知楚州。所在皆著能迹。召爲左正言，論事益有直名。遷尚書工部員外郎，提舉兩浙刑獄，遂以起居舍人爲陝西轉運使。

時宰相吕夷簡求罷，仁宗優詔弗許。沔上書言："自夷簡當國，黜忠言，廢直道，及以使相出鎮許昌，乃薦王隨、陳堯叟代己。才庸負重，謀議不協，忿争中堂，取笑多士，政事寖廢。又以張士遜冠台席，士遜本乏遠識，至隳國事。蓋夷簡不進賢爲社稷遠圖，但引不若己者爲自固之計，欲使陛下知輔相之位非己不可，冀復思己而召用也。陛下果召夷簡還，自大名入秉朝政，于兹三年，不更一事。以姑息爲安，以避謗爲智。西州將帥累以敗聞，契丹無厭，乘此求賂。兵殲貨悖，天下空竭，刺史牧守，十不得一。法令變易，士民怨咨，隆盛之基，忽至於此。今夷簡以病求退，陛下手和御藥，親寫德音，乃謂'恨不移卿之疾在于朕躬'，四方義士傳聞詔語，有泣下者。夷簡在中書二十年，三冠輔相，所言無不聽，所請無不行，有宋得君，一人而已，未知何以爲陛下報？天下皆稱賢而陛下不用者，左右毁之也；皆謂憸邪而陛下不知者，朋黨蔽之也。比契丹復盟，西夏款塞，公卿忻忻，日望

趙州司理參軍。放縱狂妄，不守士節，然才高過人。後以秘書丞爲監察御史裏行。

景祐元年，禮院奏請用冬至日册封皇后，孫沔上奏説："喪事未除服而行嘉禮，不合禮制。"同安縣尉李安世上書指責朝政，被劾，孫沔上奏："加罪安世，恐杜絶天下建言者，請勿治罪。"黜知衡山縣。道途中又上書議論時事，再貶永州監酒。後移任通判潭州、知處州。復爲監察御史，再知楚州。所在之處皆有政績著稱。召還爲左正言，論事更有直名。遷尚書工部員外郎，提舉兩浙刑獄，遂以起居舍人爲陝西轉運使。

當時宰相吕夷簡上書自請罷免，仁宗優詔不許。孫沔上書説："自夷簡當國，黜忠言，廢直道，及以使相出鎮許昌，就薦王隨、陳堯叟取代自己。才庸而負重，謀議不和，忿争中堂，取笑多士，政事漸廢。又以張士遜任宰相，士遜本乏遠識，懈怠國事。全是夷簡不進賢士爲社稷圖遠，祗任不如己者爲鞏固自己地位之計，欲使陛下認爲輔相之位非己不可，希望復思己而召用也。陛下果召夷簡還，自大名入掌朝政，於今三年，不改一事。以姑息爲安，以避批評爲明智。西部地區將帥多失敗，契丹貪得無厭，乘此求財物。兵絶貨悖，天下空竭，刺史州官，十不得一。法令變易，士民怨恨嗟嘆，隆盛之基，忽至於此。今夷簡以病求退，陛下手和御藥，親寫德音，説'恨不得移卿之疾在於朕身'，四方義士傳聞詔語，有泣下者。夷簡在中書二十年，三任輔相，所言無不聽，所請無不行，有宋以來君臣相得，一人而已，不知何以報答陛下？天下皆稱賢而陛下不用，是左右的人詆毁他；皆謂奸邪而陛下不知者，是朋黨掩護他。今契丹復盟，西夏通好，公卿喜悦，日望和平。若因此振頓紀綱，修建廢敗，選賢任能，節用養兵，則景德、祥符之風，可復見於今了。若恬然不顧，仍以爲安，臣恐土崩瓦解之勢，不可復救。而夷簡意在説四方已寧，百事規章已正，欲因病默默而去，無一

和平。若因此振紀綱，修廢墜，選賢任能，節用養兵，則景德、祥符之風，復見於今矣。若恬然不顧，遂以爲安，臣恐土崩瓦解，不可復救。而夷簡意謂四方已寧，百度已正，欲因病默默而去，無一言啓沃上心，別白賢不肖，雖盡南山之竹，不足書其罪也。”

言啓發上心，辨别賢不肖，雖盡南山之竹，不足寫盡其罪。”

書聞，帝不之罪，議者喜其謇切。居兩月，以天章閣待制爲都轉運使，又遷禮部郎中，爲環慶路都總管、安撫經略使、知慶州。元昊死，諸將欲乘其隙，大舉滅之。沔曰：“乘危伐喪，非中國體。”三司所給特支，物惡而估高，軍士有語，優人因戲及之。沔曰：“此朝廷特賜，何敢妄言動衆！”命斬之徇。將佐爭言：“此特戲爾，不足深罪也。”沔徐呼還，杖脊配嶺南，謂之曰：“汝賴戲我前，即私議動衆，汝必死，而告者超遷矣。”明日，給特支，士無敢歡者。

奏書送達於上，皇帝不加罪，議論者喜其正直懇切。過了兩月，以天章閣待制爲都轉運使，又遷禮部郎中，爲環慶路都總管、安撫經略使、知慶州。元昊死，諸將欲乘這機會，大舉滅之。孫沔説：“乘危征討有喪事的國家，非中國體面。”三司所給的特支，物質差而估價高，軍人有所議論，伶人在戲文中説到這事。孫沔説：“此朝廷特賜，何敢妄言動衆！”命斬之示衆。將佐爭論説：“如此戲言，不足以定大罪。”孫沔慢慢呼還，杖脊發配嶺南，對他説：“你用戲污賴我在前，即私議動衆，你必死，而告你的人已超格升遷了。”第二天，發特支，軍士不敢喧嘩。

歷知陝西、河東都轉運使，又知慶州，聚戰亡遺骸葬祭之，軍中感泣。凡三知慶州，邊人服其能。遷龍圖閣直學士，又遷樞密直學士、知成都府，未至，以母喪罷。服除，爲陝西都轉運使。求知明州，會京東多盜，乃以知徐州，明購賞，嚴誅罰，盜遂止。

孫沔歷知陝西、河東都轉運使，又知慶州，他收攏戰亡軍人遺骸葬祭，軍中感泣。共三次知慶州，邊境人人服其能。遷龍圖閣直學士，又遷樞密直學士、知成都府，未到任，以母喪罷職。服喪期滿，爲陝西都轉運使。求知明州，當時京東多盜，就任他知徐州，明懸賞，嚴誅罰，亂賊於是平定。

徙秦州，時儂智高反，沔入見，帝以秦事勉之。對曰：“臣雖老，然秦州不足煩聖慮，陛下當以嶺南爲憂也。臣睹賊勢方張，官軍朝夕當有敗奏。”明日，聞蔣偕死，帝諭執政曰：“南事誠如沔所料。”宰相龐籍奏遣沔行，以爲湖南、江西路安撫使，以便宜從事，加廣南東西路安撫使。沔請益發騎兵，且增選偏裨二十八人，

移任秦州，當時儂智高反叛，孫沔入朝觀見，皇帝以秦州之事交待他。孫沔回答説：“臣雖老，然而秦州之事不足煩聖慮，陛下當以嶺南爲憂，臣觀察嶺南賊勢正囂張，官軍早晚就有敗奏。”第二天，奏報蔣偕死，皇帝對執政大臣們説：“南方戰事誠如孫沔所料。”宰相龐籍奏請派遣孫沔南行，任湖南、江西路安撫使，可隨機行事，加任廣南東西路安撫使。孫沔請增發騎兵，且增選偏裨將二十八人，求得武庫精甲五千。參

求武庫精甲五千。參知政事梁適折之曰："毋張皇！"沔曰："前日惟亡備，故至此。今指期滅賊，非可以徼倖勝，乃欲示鎮靜耶？夫實備不至而貌爲鎮静，危亡之道也。"居二日，促行，才與兵七百。沔憂賊度嶺而北，乃檄湖南北曰："大兵且至，其繕治營壘，多具宴犒。"賊疑不敢北侵。會遣狄青爲宣撫使，沔與青會。青與智高遇，戰歸仁鋪，智高敗走。青還，沔留治後事，遷給事中。及還，帝問勞，解御帶賜之，以知杭州。至南京，召爲樞密副使。

張貴妃薨，追册爲皇后，命沔讀册。故事，正后，翰林學士讀册。沔既陳不可用宰相護葬，且曰："陛下若以臣沔讀册則可，以樞密副使讀册則不可。"遂求罷職。以資政殿學士知杭州。遷大學士，徙知青州。又遷觀文殿學士、知并州。而諫官吴及、御史沈起奏沔淫縱無檢，守杭及并所爲不法，乃徙壽州。

詔按其迹，而使者奏："沔在處州時，於游人中見白牡丹者，遂誘與奸。及在杭州，嘗從蕭山民鄭旻市紗，旻高其直，沔爲恨。會旻貿紗有隱而不税者，事覺，沔取其家簿記，積計不税者幾萬端，配隸旻他州。州人許明有大珠百，沔妻弟邊珣以錢三萬三千强市之。沔愛明所藏郭虔暉畫《鷹圖》，明不以獻。初，明父禱水仙大王廟生明，故幼名'大王兒'。沔即捕按明僭稱王，取其畫鷹，刺配之。及沔罷去，明詣提點刑獄，斷一臂自訟，乃得釋。杭州人金氏女，沔白晝使吏卒舁致，亂之。有趙氏女已許嫁莘旦，沔見西湖上，遂設計取趙女至州宅，與飲食卧起。所刺配人以百數，及罷，盗其按去，後有訴冤者

知政事梁適折之説："不要張皇！"孫沔説："前日衹是失去防備，所以至此。而今要指日期待滅賊，并非可以僥幸取勝，莫非要表示鎮静嗎？如實際準備不周而貌爲鎮静，就是危亡之道。"待了兩日，催促出發，纔給與兵七百。孫沔擔憂賊兵度嶺北上，乃傳檄書到湖南北説："大兵馬上到，趕快修繕整治營壘，多備犒勞宴席。"賊疑而不敢北侵。正逢派遣狄青爲宣撫使，孫沔與狄青會合。狄青出征與智高相遇，戰於歸仁鋪，智高敗走。狄青還，孫沔留治後事，遷給事中。還朝，皇帝慰勞，解御帶賜之，任知杭州。行至南京，召爲樞密副使。

張貴妃去世，追册爲皇后，命孫沔讀册書。舊例，封爲正后，應由翰林學士讀册。孫沔既陳述不可用宰相護葬，并且説："陛下若是以臣讀册則可，以樞密副使讀册則不可。"并請求罷職。以資政殿學士知杭州。遷大學士，移任知青州。又遷觀文殿學士、知并州。而諫官吴及、御史沈起奏孫沔淫縱不檢點，守杭州及并州時所爲不合法度，謫壽州。

有詔令審查他的行迹，使者上奏："孫沔在處州時，在游人中見一名叫白牡丹的，遂誘與奸。在杭州時曾向蕭山民鄭旻買紗，鄭旻抬高紗價，孫沔因此恨他。恰好鄭旻貿紗有隱而不交税的，事情被發覺後，孫沔取其家賬簿，累計不交税者幾萬端，發配鄭旻於他州。州人許明有大珠逾百，孫沔妻弟邊珣以錢三萬三千强買。孫沔愛許明所藏郭虔暉畫的《鷹圖》，許明不願獻。當初，許明父祈禱於水仙大王廟而生許明，故幼名'大王兒'。孫沔即拘捕許明判僭稱王治罪，取其鷹畫，將許明刺配。到孫沔罷去後，許明到提點刑獄處，斷一臂自訟，纔得釋放。杭州人金氏女，孫沔在大白天指使吏卒將其用轎抬回，奸之。有趙氏女已許嫁莘旦，孫沔見於西湖上，於是設計取趙女至州宅，與其飲食起卧。在任時，所刺配人以百數，到罷任，偷看他查處案録，後有訴冤者多没有案録，不能自解。在并州，私自

多以無按，不能自解。在并州，私役使吏卒，往來青州、麟州市賣紗、絹、綿、紙、藥物。官庭列大梃，或以暴怒擊訴事者，嘗刜取盜足後筋，斷之。”奏至，乃責寧國節度副使，監司坐失察，皆被絀。其後復光禄卿，分司南京，居宿州。會恩，知濠州，以尚書禮部侍郎致仕。

英宗即位，遷户部。帝與執政議守邊者，難其人，參知政事歐陽脩奏：“孫沔向守環慶，養練士卒，招撫蕃夷，恩信最著。今雖七十，心力不衰，中間曾以罪廢，然宜棄瑕使過。”遂起爲資政殿學士、知河中府，又以爲觀文殿學士、知慶州，徙延州，道卒。

沔居官以才力聞，强直少所憚，然喜宴游女色，故中間坐廢。妻邊氏悍妒，爲一時所傳。初，陝西用兵，朝廷多假邊帥倚以集事，近臣出帥或驕恣越法。及沔廢後，真定路安撫使吕溱繼得罪，自此守帥之權宜微矣。

論曰：君子惟能立身，而後可以佐國。中正、起自陷朋黨，遵、積憸邪，沔頗知兵而以污敗。琳有才器，能斷大事，然獻《武后臨朝圖》於章獻，君子鄙之。雍任邊寄而覆軍敗將，幾不自保。若訥喜申、韓、管子之書，中師、布少所建明，殆亦未足與議也。

役使吏卒，往來青州、麟州買賣紗、絹、綿、紙、藥物。官庭陳列超過刑規的大棍，有時暴怒擊訴訟者，常剔取賊盜的足後筋，斷之。”奏至御前，責降寧國節度副使，監司被牽連定失察罪，皆被貶退。孫沔其後復任光禄寺卿，分司南京，居宿州。逢恩赦，知濠州，以尚書禮部侍郎退休。

英宗即位，遷户部。皇帝與執政大臣商議守邊將領的任命，難得其人，參知政事歐陽脩奏：“孫沔以前守環慶，養練士卒，招撫蕃夷，威信最高。今雖七十，心力不衰，中間曾以罪廢官，然應棄瑕使過。”於是起用爲資政殿學士、知河中府，又爲觀文殿學士、知慶州，徙延州，卒於道中。

孫沔居官以才力著稱，强直而少忌憚，然喜宴游女色，因此中間被廢。妻邊氏悍妒，爲一時所傳。當初，陝西用兵，朝廷中的官僚多兼任邊帥倚從集事，近臣出帥或驕恣越法。及孫沔廢後，真定路安撫使吕溱相繼獲罪，自此守帥之權宜微。

論曰：君子惟能立身，而後可以佐國。中正、周起自陷朋黨，姜遵、趙積奸邪，孫沔頗知兵而品行不好。程琳有才器，能斷大事，然獻《武后臨朝圖》於章獻，君子鄙視他。范雍任邊防重職而覆軍敗將，幾乎不自保。若訥喜申、韓、管子之書，中師、任布少有好的建樹，這些也未足與議。



# 宋史卷二百八十九

## 列傳第四十八

高瓊（子）繼勳 繼宣　范廷召　葛霸（子）懷敏

### 高瓊

高瓊，家世燕人。祖霸，父乾。五代時，李景據江南，潛結契丹，歲遣單使往復。霸將契丹之命，以乾從行使景。方至江左，諜間北使與中夏構隙，以紓疆埸之難，遂殺霸，居乾濠州，聲言爲汴人所殺。乾在濠州生三子，以江左蹙弱，尋挈族歸中朝，給田亳州之蒙城，因土著焉。

高瓊，他家世代是燕人。祖父高霸，父親高乾。五代時，李景占據江南，暗自勾結契丹，每年派單身使者往返。高霸帶着契丹的使命，讓高乾跟隨去出使江南。剛到江東，間諜離間北方使者跟中原結怨，來解除邊界的危難，於是殺了高霸，讓高乾居留在濠州，聲言被汴人殺死。高乾在濠州生了三個兒子，因爲江東困迫虛弱，不久携全家歸服中朝，在亳州的蒙城種田自給，於是成爲這裏的土著。

瓊少勇鷙無賴，爲盜，事敗，將磔于市，暑雨創潰，伺守者稍怠，即掣釘而遁。事王審琦，太宗尹京邑，知其材勇，召置帳下。太宗嘗侍宴禁中，甚醉，及退，太祖送至苑門。時瓊與戴興、王超、李斌、桑贊從，瓊左手執靮，右手執鐙，太宗乃能乘馬。太祖顧瓊等壯之，因賜以控鶴官衣帶及器帛，且勖令盡心焉。

高瓊小時候勇猛無賴，做强盜，事情敗露，即將在市上受磔刑，暑天下雨使傷口潰爛，趁看守的人稍微懈怠，就拉掉釘子逃走。事奉王審琦，太宗爲京城長官，得知他能幹勇敢，召他來安置在帳下。太宗曾經在皇宫中陪宴，大醉，等離開時，太祖送到苑門。當時高瓊和戴興、王超、李斌、桑贊跟隨，高瓊左手執馬繮，右手執鐙，太宗纔能够騎上馬。太祖看着高瓊等人覺得很雄壯，於是賞賜給控鶴官的衣帶和器皿布帛，并且勉勵讓他們盡心。

太宗即位，擢御龍直指揮使。從征太原，命押弓弩兩班，合圍攻城。及討幽薊，屬車駕倍道還，留瓊與軍中鼓吹殿後，六班扈從不及，惟瓊首率所部見行在，太宗大悦，慰勞之。太平興國四年，遷天武都指揮使、領西州刺史。明年，改爲神衛右廂都指揮使、領本州團練使。車駕巡師大

太宗即位，提升御龍直指揮使。跟隨征討太原，命令掌管弓弩兩班，包圍攻城。等到討伐幽薊，因爲車駕兼程趕路返回，留下高瓊和軍中的樂隊殿後，六班隨從跟不上，衹有高瓊首先率領部隊出現在皇帝停駐地，太宗很高興，慰勞他。太平興國四年，遷官天武都指揮使、領西州刺史。第二年，改爲神衛右厢都指揮使、領本州團練使。車駕在大名巡視軍隊，任命高瓊和日騎右

名，命瓊與日騎右廂都指揮使朱守節分爲京城内巡檢。坐事，出爲許州馬步軍都指揮使。

會有龍騎亡命卒數十人，因知州臧丙出郊，謀劫其導從以叛。瓊聞即白丙，趣還城，因自率從卒數十人，挾弓矢單騎追捕，至榆林村，及之。賊入村後舍，登墻以拒。賊首青脚狼者注弩將射瓊，瓊引弓一發斃之，遂悉擒送于州。丙上其事。會將北伐，召歸。授馬步軍都軍頭、領薊州刺史、樓船戰棹都指揮使，部船千艘赴雄州。又城易州。師還，爲天武右廂都指揮使、領本州團練使。

端拱初，遷左廂，改領富州團練使。是秋，出爲單州防禦使，改貝州部署。其出守也，與范廷召、王超、孔守正并命焉。數月，廷召等皆復補兵職，瓊頗悒悒。時王承衍鎮貝丘，公主每入禁中，頗知上於瓊厚，承衍每寬慰之。二年，召還。故事，廉察以上入朝，始有茶藥之賜，至是特賜瓊焉。三月，遷朔、易帥臣，制授瓊侍衛步軍都指揮使、領歸義軍節度，廷召輩始加觀察使，不得與瓊比。出爲并州馬步軍都部署，時潘美亦在太原，舊制，節度使領軍職者居上，瓊以美舊臣，表請居其下，從之。戍兵有以廩食陳腐嘩言者，瓊知之，一日，出巡諸營，士卒方聚食，因取其飯自啖之，謂衆曰："今邊鄙無警，爾等坐飽甘豐，宜知幸也。"衆言遂息。改鎮州都部署。至道中，就改保大軍節度，典軍如故。

真宗即位，加彰信軍節度，充太宗山陵部署，復爲并代都部署。咸平中，契丹犯塞，其母車帳至狼山大

廂都指揮使朱守節分開做京城内巡檢。因事獲罪，外任爲許州馬步軍都指揮使。

正趕上有亡命的龍騎兵卒幾十人，趁知州臧丙去郊區，圖謀劫持他的前導和隨從人員叛亂。高瓊聽説後就告訴了臧丙，催他回城，於是自己率領跟從的幾十名士兵，帶着弓箭獨自騎馬追捕，到榆林村，追上了他們。賊人進入村後的房屋，爬上墻抵禦。賊人的首領青脚狼拉弩要射高瓊，高瓊拉弓一射就射死了他，於是全部擒獲送到州中。臧丙向上稟告了這件事。正值即將北伐，召他回來。授予馬步軍都軍頭、領薊州刺史、樓船戰棹都指揮使，率領一千艘船趕赴雄州。又在易州築城。軍隊回師後，做天武右廂都指揮使、領本州團練使。

端拱初年，遷官左廂，改領富州團練使。這年秋天，外任做單州防禦使，改貝州部署。他出京鎮守，是與范廷召、王超、孔守正一起任命的。幾個月後，范廷召等人都又補軍中職務，高瓊很愁悶。當時王承衍鎮守貝丘，公主常進宫裏，很清楚皇上對高瓊很重視，王承衍常寬慰他。二年，召回。依舊例，廉察以上官員進朝，纔有茶藥的賞賜，到這時特别賜給高瓊。三月，遷任朔、易的帥臣，下制授任高瓊侍衛步軍都指揮使、領歸義軍節度使，范廷召這些人纔加官觀察使，不能同高瓊平列。出朝爲并州馬步軍都部署，當時潘美也在太原，根據舊有的制度，節度使領任軍中職務的處在上位，高瓊因潘美是舊臣，上表請求居於其下，依從了他。守軍中有因官府供給的糧食陳舊腐爛而喧鬧的，高瓊知道了，有一天，出外巡視各營，兵士們正聚集吃飯，於是拿來他們的飯自己吃，對大家説："現在邊疆没有警報，你們白白地飽食甘美豐富的東西，應當知道幸運。"大家的怨言就平息了。改鎮州都部署。至道年間，就地改爲保大軍節度使，像原來一樣統領軍隊。

真宗即位，加官彰信軍節度使，充任太宗山陵部署，又做并代都部署。咸平年間，契丹侵犯邊塞，其國主母親的車帳到了狼山大夏。皇上

夏。上親巡河朔，遣楊允恭馳往，召瓊率所部出土門，與石保吉會鎮、定。既而傅潛以逗留得罪，即召瓊代之。兵罷，復還本任。轉運使言其政績，詔褒之。

親自巡察河朔，派楊允恭騎馬急速前去，召高瓊率領部隊離開土門，與石保吉在鎮、定州會合。不久傅潛因逗留被定罪，就召高瓊代替他。戰事結束，又回歸原職。轉運使向上訴説他的政績，下詔贊揚他。

咸平三年，代還，以手創不任持笏，詔執梃入謁，授殿前都指揮使。先是，范廷召、桑贊所將邊兵臨敵退衄，言者請罪之。以問瓊，瓊對曰："兵違將令，於法當誅。然陛下去歲已釋其罪，今復行之，又方屯諸路，非時代易，臣恐衆心疑懼。"乃止。

咸平三年，替换回朝，因手受傷不能持笏，下詔讓他執棒進朝拜見，授任殿前都指揮使。在這之前，范廷召、桑贊所統領的邊疆軍兵臨敵敗退，諫官請求治他們罪。來詢問高瓊，高瓊回答説："士兵違抗將令，依法律應當誅殺。但是陛下去年已經免去了他們的罪過，現在再執行，又正屯兵於各路，不是替换的時候，臣恐怕大家心中懷疑驚懼。"這纔作罷。

景德中，車駕北巡。時前軍已與敵接戰，上欲親臨營壘，或勸南還，瓊曰："敵師已老，陛下宜親往，以督其成。"上悦，即日進幸澶淵。明年，以罷兵，料簡兵卒諸班直十年者出補軍校，年老者退爲本班剩員。瓊進曰："此非激勸之道，宿衛豈不勞乎？"自是八年者皆得叙補焉。

景德年間，車駕向北巡視。當時前軍已經和敵人交戰，皇上想親自駕臨軍營戰壘，有人勸返回南方，高瓊説："敵軍已經疲憊，陛下應當親自前往，來督促成功。"皇上很高興，當日前進駕臨澶淵。明年，因停戰，品評選擇兵士各班直到達十年的外任補爲軍中校官，年老的降職爲本班剩餘人員。高瓊進言説："這不是激勵勸勉的方法，值宿的警衛難道不勞苦嗎？"從此到達八年的都得到叙用。

馬軍都校葛霸權步軍司，會以疾在告，令瓊兼領二司。瓊從容上言曰："臣衰老，儻又有犬馬之疾，則須一將總此二職。臣事先朝時，侍衛都虞候以上常至十員，職位相亞，易於遷改，且使軍伍熟其名望，邊藩緩急，亦可選用。"上深然之。未幾，以久疾求解兵柄，授檢校太尉、忠武軍節度。三年冬，疾甚，上欲親臨問之，宰相不可，乃止。卒，年七十二，贈侍中。

馬軍都校葛霸代理步軍司，正值因病休假，讓高瓊兼領二司。高瓊從容地向上進言説："臣衰老了，假若臣生了病，那麽還須一名將領統領這兩個官職。臣事奉先朝時，侍衛都虞候以上官員常常達到十員，職位相對較低，易於升遷選任，并讓軍隊中熟悉他的名譽聲望，邊疆一旦告急，也可以選用。"皇上非常贊同。没多久，因病請求解除兵權，授予檢校太尉、忠武軍節度使。三年冬天，病得很重，皇上想親自駕臨問候他，宰相不同意，纔作罷。去世，享年七十二歲，贈官侍中。

瓊不識字，曉達軍政，然頗自任，罕與副將參議。善訓諸子：繼勳、繼宣、繼忠、繼密、繼和、繼隆、繼元。繼勳、繼宣最知名。

高瓊不識字，通曉軍中事務，但頗爲自行其是，很少同副將商議。善於訓導衆兒子：高繼勳、高繼宣、高繼忠、高繼密、高繼和、高繼隆、高繼元。高繼勳、高繼宣最知名。

### 高繼勳

繼勳字紹先，初補右班殿直。儀

高繼勳字紹先，起初補右班殿直。外表相貌

狀頎偉，太宗見而異之，召問其家世，以瓊子對。擢寄班祇候，累遷内殿崇班。

咸平初，王均據益州。以崇儀副使爲益州兵馬都監、提舉西川諸州軍巡檢公事。招安使雷有終以兵五百授繼勳，守東郭二門，會賊攻彌牟寨，繼勳引兵轉鬥至嘉州，敗之，獲黄傘、金塗槍以還。有終益以勁兵復進攻二門，克之，乃建幟城上。諸將知城拔，有終乃引軍薄天長門，賊復來拒戰。會日暮，有終欲少休，繼勳曰："賊窘矣，急擊之，無失也。"率十數騎鏖戰，身被數創，血濡甲；馬死，更馬以進。會入内都知秦翰來援，賊退保子城，不敢出。繼勳潛知賊欲夜遁，開圍使得潰去，均卒敗滅。以功遷崇儀使。賊餘黨保山藪中，時出剽劫，乃徙綿漢劍門路都巡檢使。繼勳募惡少年偵賊動靜，窮躡岩穴，掩其不備，悉擒殺之。

又徙峽路鈐轄，還朝，遷洛苑使、并代州鈐轄。徙屯岢嵐軍。契丹聚兵五萬屯草城川，繼勳登高望之，謂軍使賈宗曰："彼衆而陣不整，將不才也。我兵雖少，可以奇取勝。先伏兵山下，敵見我弱，必急攻我。我誘之南走，爾起乘之，當大潰。"轉戰至寒光嶺，伏發，契丹果敗，相蹂躪死者萬餘人，獲馬、牛、橐駝甚衆。遷弓箭庫使，賜金帶、錦袍，領榮州刺史，徙麟、府州鈐轄。

時屯兵河外，饋運不屬。繼勳扼兔毛川，援送軍食，師乃濟。徙知環州，又徙瀛州。時歲饑，募富人出粟以給貧者。明年大稔，木生連理者四，郡人上治狀請留。遷内藏庫使，

高大魁偉，太宗看到後覺得他不凡，召來詢問他的家世，他回答是高瓊的兒子。提升寄班祇候，多次升遷任内殿崇班。

咸平初年，王均占據益州。高繼勳以崇儀副使爲益州兵馬都監、提舉西川諸州軍巡檢公事。招安使雷有終把五百名士兵交給高繼勳，把守東邊外城的兩門，正值賊攻打彌牟寨，高繼勳領兵輾轉作戰到嘉州，打敗了賊兵，取得黄傘、塗金的槍返回。雷有終給他增加了强勁部隊再次進攻兩門，攻克了它，在城上樹起旗幟。衆將知道城被攻下，雷有終纔率領軍隊逼近天長門，賊軍又來抵抗。正趕上天黑，雷有終想稍稍休息，高繼勳説："賊已很困窘了，趕快攻擊它，不要耽誤了。"帶領十幾名騎兵鏖戰，身上受了幾處傷，血浸濕了鎧甲；馬死了，換馬前進。正趕上入内都知秦翰來援助，賊兵退保小城，不敢出戰。高繼勳暗中得知賊兵想夜裏逃走，放開包圍使得他們潰散而去，王均終於被消滅。因功遷崇儀使。賊的餘黨占據在深山密林中，經常出來搶劫，於是徙爲綿漢劍門路都巡檢使。高繼勳招募凶横的少年偵察賊的動静，追遍山洞，乘其不備，全抓獲殺掉了。

又徙峽路鈐轄。回到朝中，遷爲洛苑使、并代州鈐轄。調防屯兵岢嵐軍。契丹聚結了五萬軍兵駐扎在草城川，高繼勳登高眺望他們，對軍使賈宗説："他們人多但陣容不整齊，這是將領没才能啊。我方軍兵雖少，但可以以奇取勝。先在山下埋伏軍隊，敵人見我們弱，一定急着攻打我們。我們引誘他們向南逃走，你們起來追趕他們，一定會使他們大大潰敗。"轉戰到寒光嶺，埋伏的軍隊衝出，契丹果然被打敗，相互蹂躪而死的有一萬多人，獲得馬、牛、橐駝非常多。遷弓箭庫使，賜予金帶、錦袍，領榮州刺史，調任麟、府州鈐轄。

當時在黄河之外駐扎軍隊，糧食運輸接濟不上。高繼勳把守兔毛川，援助運送軍糧，軍隊纔得以接濟。調任環州知州，又調任瀛州。當年鬧饑荒，他徵募富人拿出粟米來供給窮人。第二年大豐收，樹長出連理枝的有四棵，郡裏人上獻他

以官苑使奉使契丹。還，知定州，遷西上閤門使、昭州團練使，徙鄜延路鈐轄，坐市馬虧價失官。已而復爲西上閤門使、榮州刺史、知冀州、領果州團練使。徙貝州，復知瀛州。

治理的政績請求留任。遷官内藏庫使，以宫苑使的身份出使契丹。回來後，爲定州知州，遷官西上閤門使、昭州團練使，調任鄜延路鈐轄，因爲賣馬虧本丢掉官職。不久又任西上閤門使、榮州刺史、冀州知州、領果州團練使。調任貝州，又爲瀛州知州。

仁宗即位，改東上閤門使，真授隴州團練使、知雄州。其冬，契丹獵燕薊，候卒報有兵入鈔，邊州皆警。繼勳曰："契丹歲賴漢金繒，何敢損盟好邪?"居自若，已，乃知渤海人叛契丹，行剽兩界也。擢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連州防禦使，又知瀛州。歷步軍馬軍殿前都虞候、步軍副都指揮使、邕州觀察使、涇原路副都總管兼知渭州。入宿衛，出爲天雄軍都總管，願復護邊，既而留不遣。後爲真定府定州路都總管，改威武軍節度觀察留後，遂拜保順軍節度使、馬軍副都指揮使。

仁宗即位，改任東上閤門使，正式授官隴州團練使、雄州知州。這年冬天，契丹在燕薊打獵，哨兵報告有軍隊入境掠奪，沿邊的州郡都警戒起來。高繼勳説："契丹每年依靠漢人的金錢繒帛，怎敢損害聯盟友好呢?"居處和平常一樣。後來，纔知道渤海人背叛了契丹，在兩國邊界上進行搶劫。提升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連州防禦使，又爲瀛州知州。歷任步軍馬軍殿前都虞候、步軍副都指揮使、邕州觀察使、涇原路副都總管兼渭州知州。入朝在宫中值宿擔任警衛，外任爲天雄軍都總管，希望再次保衛邊疆，不久留下不派。後爲真定府定州路都總管，改威武軍節度觀察留後，於是拜保順軍節度使、馬軍副都指揮使。

恭謝禮成，徙昭信軍節度使，爲莊獻明肅太后山陵、莊懿太后園陵都總管，以老病乞骸骨。召見便殿，許一子扶掖，俾勿拜，聽辭管軍。授建雄軍節度使、知滑州。河水暴溢，嚙堤岸，繼勳雖老，躬自督役，露坐河上，暮夜猶不輟，水乃殺怒，滑人德之。卒，年七十八，輟視朝一日，贈太尉。繼勳性謙，有機略，善撫御士卒，臨戰輒勝。在蜀有威名，號"神將"。

恭謝禮節完成，調任昭信軍節度使，爲莊獻明肅太后山陵、莊懿太后園陵都總管，因年老有病請求退職。在便殿召見他，允許一個兒子攙扶，讓他不要下拜，依從他辭去管理軍中的事。授任建雄軍節度使、滑州知州。黄河水暴漲，侵蝕堤岸，高繼勳雖然年老，還親自督促勞役，露天坐在河堤上，夜裹也不停止，河水勢纔減弱，滑州人很感激他。去世，享年七十八歲，停止臨朝聽政一天，贈官太尉。高繼勳性格謙和，有謀略，善於安撫驅使士兵，一打仗就取勝。在蜀地有威名，稱爲"神將"。

子遵甫，官至北作坊副使。嘉祐八年，遵甫女正位皇后，神宗即位，册皇太后。累贈繼勳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追封康王，謚穆武。熙寧九年，帝詔宰相王珪爲神道碑，御篆碑首曰"克勤敏功鍾慶之碑"。遵甫亦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追封楚王。

兒子高遵甫，官做到北作坊副使。嘉祐八年，高遵甫的女兒正位皇后，神宗即位，册立爲皇太后。累積贈官高繼勳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追封康王，謚號穆武。熙寧九年，皇帝命令宰相王珪作神道碑文，親手篆寫碑首説"克勤敏功鍾慶之碑"。高遵甫也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追封楚王。

## 高繼宣

繼宣字舜舉。幼善騎射，頗工筆札，知讀書。以恩補西頭供奉官、惠民河巡督漕船。會歲饑多盜，兼沿河巡檢捉賊，遷閤門祗候、邠州兵馬都監。曹瑋守邠，數與言兵，薦其可用。

高繼宣字舜舉。小時候善於騎馬射箭，很擅長書法，知道讀書。因恩蔭補西頭供奉官、在惠民河巡察監督水運船隻。正值年景饑荒强盜很多，兼任沿河巡檢捉賊，遷爲閤門祗候、邠州兵馬都監。曹瑋鎮守邠州，多次和他談論軍事，推薦他可以任用。

乾興初，以内殿崇班爲益州都監。蜀人富侈，元夕大張燈，知府薛奎戒以備盜，繼宣籍惡少年飲犒之，使夜中潛誌盜背，明日皆獲。歷磁、相、邢、洺都巡檢使，知安肅軍，徙保州。累遷禮賓使、益州路兵馬鈐轄。還，爲西上閤門使、涇原路鈐轄兼安撫使、知渭州，遷四方館使、昭州刺史、知雄州。

乾興初年，他以内殿崇班的身份做益州都監。蜀地人富有奢侈，元宵大張燈火，知府薛奎告誡他們防備盜賊，高繼宣徵用凶惡的少年飲酒犒勞他們，讓他們暗中在强盜的背上做記號，第二天全都抓獲。歷任磁、相、邢、洺都巡檢使，安肅軍知軍，調任保州。多次升遷任禮賓使、益州路兵馬鈐轄。回來後，爲西上閤門使、涇原路鈐轄兼安撫使、渭州知州，遷爲四方館使、昭州刺史、雄州知州。

初，元昊反，聲言侵關隴。繼宣請備麟府。未幾，羌兵果入寇河外，陷豐州。擢捧日天武四厢都指揮使、恩州團練使、知并州。俄寇麟府，繼宣帥兵營陵井，抵天門關。是夕大雨，及河，師半濟，黑凌暴合，舟不得進，乃具牲酒爲文以禱。已而凌解，師濟，進屯府谷，間遣勇士夜亂賊營。又募黥配厢軍，得二千餘人，號清邊軍，命偏將王凱主之。軍次三松嶺，賊數萬衆圍之，清邊軍奮起，斬首千餘級。其相蹦藉死者不可勝計。築寧遠寨，相視地脉，鑿石出泉。已而城五寨，遷眉州防禦使，卒。

當初，元昊反叛，聲言入侵關隴。高繼宣請求在麟府防備。没多久，羌兵果然入侵黄河以外的地方，攻下豐州。提升他爲捧日天武四厢都指揮使、恩州團練使、并州知州。不久羌人侵略麟府，高繼宣統率軍隊在陵井扎營，抵達天門關。這夜下了大雨，到了黄河，軍隊渡過了一半，黑色冰塊突然合攏，船不能前進，於是備好牲酒做祭文來祈禱。不久冰散開，軍隊渡過，前進駐扎在府谷，秘密派勇士夜裹擾亂賊人的軍營。又招募刺字發配的厢兵，得到二千多人，號稱清邊軍，命令偏將王凱統領他們。軍隊到達三松嶺，被賊兵幾萬人包圍，清邊軍振作起來，斬殺一千多首級。賊兵互相踐踏而死的不可勝數。修築寧遠寨，仔細察看地下水，鑿石引出泉水。然後在五個寨中築城，遷眉州防禦使，去世。

## 范廷召

范廷召，冀州棗强人。父鐸，爲里中惡少年所害。廷召年十八，手刃父仇，剖取其心以祭父墓。弱冠，身長七尺餘，有膂力。嘗爲盜，以勇壯聞。周廣順初，應募爲北面招收指揮使。世宗即位，入補衛士。從征高平，戰疾力，遷殿前指揮使。從征淮

范廷召，冀州棗强人。父親范鐸，被里中凶横的少年所害。范廷召十八歲時，親手殺了殺父仇人，剖腹取出他的心來祭奠父親的墳墓。二十歲時，身高七尺多，有膂力。曾做强盜，以勇猛强壯聞名。周廣順初年，響應招募做北面招收指揮使。世宗即位，入朝補衛士。跟隨征討高平，作戰快速有力，遷爲殿前指揮使。跟隨征討

南，戰紫金山，流矢中左股。

宋初，從平李筠、李重進，轉本班都知。又從征太原，再轉散都頭、都虞候、領費州刺史。太平興國中，以日騎軍都指揮使從平太原，征范陽。秦王廷美嘗遣親吏閻懷忠、趙瓊犒禁軍列校，廷召預焉，坐出爲唐州馬步軍都指揮使。

雍熙三年，議北征，召入爲馬步軍都軍頭、領平州刺史、幽州道前軍先鋒都指揮使。與賊遇固安南，破其衆三千，斬首千餘級，克固安、新城二縣，乘勝下涿州。廷召復與賊戰，中流矢，血漬甲縷，神色自若，督戰益急，詔褒之。師還，遷日騎右廂都指揮使、領本州團練使，又遷左廂，移領高州。端拱初，出爲齊州防禦使，數月，授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領澄州防禦使。二年，轉殿前都虞候、領涼州觀察使、鎮州副都部署。大破契丹三萬衆于徐河，斬首數千級。

淳化二年，爲平虜橋寨都部署，歷并代、環慶兩路副部署。至道中，遣將從五路討李繼遷，命廷召副李繼隆爲環慶靈都部署。廷召出延州路，與賊遇白池，獲米募軍主吃囉等兵器、鎧甲數萬。是役也，諸將失期，獨廷召與王超大小數十戰，屢克捷，上嘉之。俄又爲并代兩路都部署。三年，遷侍衛馬軍都指揮使、領河西軍節度，爲定州行營都部署。

咸平二年，契丹入塞，車駕北巡。廷召與戰瀛州西，斬首二萬級，逐北至莫州東三十里，又斬首萬餘，奪其所掠老幼數萬口，契丹遁去。師還，録功加檢校太傅，益賦邑，又改殿前都指揮使。四年正月被疾，車駕臨問，卒，年七十五，贈侍中。

淮南，在紫金山作戰，流箭射中左邊大腿。

宋朝初期，跟隨平定李筠、李重進，轉官本班都知。又跟隨攻打太原，再次轉官散都頭、都虞候、領費州刺史。太平興國年間，以日騎軍都指揮使的身份跟隨平定太原，攻打范陽。秦王趙廷美曾派親信官吏閻懷忠、趙瓊犒勞禁軍的各位軍官，范廷召參與，因此獲罪外任爲唐州馬步軍都指揮使。

雍熙三年，商議北征，召進朝爲馬步軍都軍頭、領平州刺史、幽州道前軍先鋒都指揮使。同賊兵在固安南邊遭遇，打敗其三千軍隊，斬下一千多顆首級，攻下固安、新城二縣，乘勝攻下涿州。范廷召又同賊軍作戰，被流箭射中，鮮血浸濕鎧甲衣服，神色自若，督戰越發急迫，下詔贊揚他。軍隊返回，遷爲日騎右厢都指揮使、領本州團練使，又遷任左厢，移領高州。端拱初年，出朝任齊州防禦使，幾個月後，授任捧日天武四厢都指揮使、領澄州防禦使。二年，轉殿前都虞候、領涼州觀察使、鎮州副都部署。在徐河大敗契丹三萬軍隊，斬下幾千顆首級。

淳化二年，爲平虜橋寨都部署，歷任并代、環慶兩路副部署。至道年間，派將領分五路討伐李繼遷，命令范廷召輔助李繼隆爲環慶靈都部署。范廷召從延州路出發，和賊軍在白池遭遇，獲得米募軍首領吃囉等人的兵器、鎧甲好幾萬。這次戰役中，各位將領超過了預定時間，惟獨范廷召和王超大小幾十次戰鬥，屢次取得勝利，皇上嘉獎他們。不久又爲并代兩路都部署。三年，遷爲侍衛馬軍都指揮使、領河西軍節度使，爲定州行營都部署。

咸平二年，契丹侵入邊塞，車駕向北巡視。范廷召與契丹在瀛州西面作戰，斬殺二萬顆首級，追逐敗逃的敵人一直到莫州以東三十里，又斬下一萬多顆首級，奪回他們劫掠的老少幾萬口，契丹軍逃走。軍隊返回後，記録功勞加檢校太傅，增加食邑，又改殿前都指揮使。四年正月得病，車駕臨幸慰問，去世，享年七十五歲，贈

官侍中。

廷召在軍四十餘年，由顯德以來，凡親征，未嘗不從。善騎射，嘗出獵，有群烏飛過，廷召發矢，并貫其三，觀者駭異。性惡飛禽，所至處彈射殆絶。尤不喜驢鳴，聞必擊殺之。

范廷召在軍隊四十多年，自從顯德年以來，凡皇上親征，從來没有不跟隨的。擅長騎馬射箭，曾經出外打獵，有一群烏飛過，范廷召射了一箭，一起射中三隻，觀看的人很驚異。生性討厭飛禽，所到之處用彈丸幾乎射盡。特别不喜歡驢叫，一聽到一定打死它。

子守均至散員都虞候、演州刺史；守信内殿承制、閤門祇候；守宣内殿崇班；守慶更名珪，後爲西京作坊副使、淮南江浙荆湖制置發運副使。

兒子范守均官至散員都虞候、演州刺史；范守信内殿承制、閤門祇候；范守宣内殿崇班；范守慶改名范珪，後來做了西京作坊副使、淮南江浙荆湖制置發運副使。

## 葛霸

葛霸，真定人。姿表雄毅，善擊刺騎射。始事太宗于藩邸；踐阼，補殿前指揮使，稍遷本班都知，三遷至散員都虞候。雍熙中，幽州之師失律，大補軍校，以霸爲驍騎軍都指揮使、領檀州刺史，戍定州。嘗遇敵唐河，與戰，敗走之，斬獲甚衆。俄召爲御前忠佐馬步軍都軍頭。端拱初，出爲博州團練使，歷潞、代二州部署。淳化元年，擢殿前都虞候、領潘州觀察使，爲高陽關副都部署，進都部署。凡七戰。召還，制授保順軍節度，典軍如故。出爲鎮州都部署，徙天雄軍。

葛霸，真定人。姿態外表雄武剛毅，擅長擊劍刺殺騎馬射箭。起初在藩王府中奉事太宗，太宗登上帝位後，補爲殿前指揮使，逐漸遷爲本班都知，三次升遷到散員都虞候。雍熙年間，幽州的軍隊作戰失利，大幅度補充軍中將領，任命葛霸爲驍騎軍都指揮使、領檀州刺史，把守定州。曾經在唐河遇到敵軍，和他們作戰，把敵人打得敗逃，殺死和俘獲的很多。不久召爲御前忠佐馬步軍都軍頭。端拱初年，出朝爲博州團練使，歷任潞、代二州部署。淳化元年，提升殿前都虞候、領潘州觀察使，爲高陽關副都部署，進升都部署。共有七次戰鬥。召回朝，制令授任保順軍節度使，像從前一樣統領軍隊。出朝爲鎮州都部署，調任天雄軍。

咸平三年，車駕勞師于大名，霸與石保吉同來覲。時康保裔没于河間，即日以霸爲貝、冀、高陽關前軍行營都部署。二月，就遷副都指揮使。未幾，改邠寧、涇原、環慶三路都部署。四年，遷侍衛馬軍都指揮使，領感德軍節度。

咸平三年，皇上在大名犒勞軍隊，葛霸和石保吉一同來覲見。當時康保裔死於河間，當日讓葛霸做貝、冀、高陽關前軍行營都部署。二月，就地遷爲副都指揮使。没多久，改任邠寧、涇原、環慶三路都部署。四年，遷官侍衛馬軍都指揮使，領感德軍節度使。

景德元年，河决澶州横壠埽，命爲修河都部署。未行，屬北邊有警，真宗議親征，以霸爲駕前西面邢洺路都部署，又副李繼隆爲駕前東面排陣使，駐澶州。明年召還，以功特

景德元年，黄河在澶州横壠埽决堤，任命他爲修河都部署。還未赴任，正當北面邊境有警報，真宗商議要親征，讓葛霸做駕前西面邢洺路都部署，又輔助李繼隆做駕前東面排陣使，駐守澶州。明年召回，因功特别加賞封邑。進言説朝

加封邑。上言朝廷居明德心喪，尚遏音樂，請停迎授之制，奏可。是年冬，以霸久典兵，年且老，罷軍職，授昭德軍節度、并代都部署。時廷臣有隸麾下者，頗擾軍民，霸昏耄，爲所罔，真宗知之，故有是召。

四年夏，徙知耀州。霸雖懦，然能謹直自持。會東封，表求扈蹕。既以疾不能從，車駕還次衛南，疾少間，迎謁行在。上嘉其意，勞問久之。未幾卒，年七十五，贈太尉。

子懷信、懷正、懷敏、懷煦。懷信至如京副使，懷煦内殿承制，懷正博州團練使、知滄莫二州。

葛懷敏

懷敏以蔭授西頭供奉官，加閤門祇候。歷同提點益州路刑獄、襄鄧都巡檢。使契丹，知隰、莫、保三州，累遷東染院使、康州刺史、知雄州，就遷西上閤門使。上《平燕策》。會歲旱，塘水涸，懷敏慮契丹使至測知其廣深，乃擁界河水注之，塘復如故。召對邊事，復還雄州，改萊州團練使。濁流寨兵叛，殺官吏潰去，懷敏發兵掩襲，盡誅其黨。在雄州五年，徙滄州。

懷敏爲王德用妹婿，德用貶，亦降知滁州。陝西用兵，起爲涇原路馬步軍副總管兼涇原秦鳳兩路經略、安撫副使。既入對，以曹瑋嘗所被介冑賜之，令制置鄜延、環慶兩路存廢寨栅。擢龍神衛四廂都指揮、眉州防禦使、本路副都總管、知涇州。遷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鄜延路副都總管。進殿前都虞候、知延州。范仲淹言其猾懦不知兵，復徙涇原路兼招討、經略、安撫副使。

慶曆二年，元昊寇鎮戎軍，懷敏

廷正處明德的心喪，還制止音樂，請求停止迎命授官的制度，上奏被許可。這年冬天，因爲葛霸長時間統領軍隊，年紀將老，免去軍中職務，授昭德軍節度使、并代都部署。當時朝臣有隸屬他麾下的，很是侵擾軍民，葛霸年老糊塗，被他們蒙蔽，真宗知道了，所以有這次召見。

四年夏天，調任耀州知州。葛霸雖然軟弱，但能謹慎正直自我克制。正趕上東封，上表請求扈駕。後來因病不能跟從，車駕回來停駐在衛南，他的病稍好，去行在所迎接拜謁。皇上贊許他的心意，慰問他很久。没多久去世，享年七十五歲，贈官太尉。

兒子葛懷信、葛懷正、葛懷敏、葛懷煦。葛懷信官至如京副使，葛懷煦内殿承制，葛懷正博州團練使、滄莫二州知州。

葛懷敏憑恩蔭授予西頭供奉官，加官閤門祇候。歷任同提點益州路刑獄、襄鄧都巡檢。出使契丹，爲隰、莫、保三州知州，多次遷官任東染院使、康州刺史、雄州知州，就地升遷西上閤門使。進獻《平燕策》。正值年歲遭旱，池塘的水乾涸，葛懷敏擔心契丹使者來測量它的廣度深度，於是堵上界河水注滿它，池塘又像往常一樣。召對邊界的事，又回到雄州，改爲萊州團練使。濁流寨軍兵叛亂，殺死官吏逃走，葛懷敏出動軍隊乘其不備進行襲擊，將這夥人全都殺死。在雄州任職五年，調任滄州。

葛懷敏是王德用的妹夫，王德用貶官，他也降職爲滁州知州。陝西出兵打仗，起用他爲涇原路馬步軍副總管兼涇原秦鳳兩路經略、安撫副使。進朝賜對後，把曹瑋曾經穿用過的盔甲賜給他，讓他制置鄜延、環慶兩路留存和廢棄的戰寨軍栅。提升龍神衛四厢都指揮使、眉州防禦使、本路副都總管、涇州知州。遷爲捧日天武四厢都指揮使、鄜延路副都總管。升任殿前都虞候、延州知州。范仲淹説他狡詐懦弱不懂軍事，再次遷任涇原路兼招討、經略、安撫副使。

慶曆二年，元昊侵略鎮戎軍，葛懷敏離開瓦

出瓦亭寨，督寨主都監許思純、環慶路都監劉賀、天聖寨主張貴，及緣邊都巡檢使向進、劉湛、趙瑜等禦敵。軍次安邊寨，給芻秣未絶，懷敏輒離軍，夜至開遠堡北一里而舍。既而自鎮戎軍西南，又先引從騎百餘以前，承受趙正曰："敵近，不可輕進。"懷敏乃少止。日暮趨養馬城，與知鎮戎軍曹英及涇原路都監李知和王保王文、鎮戎軍都監李岳、西路都巡檢使趙璘等會兵。聞元昊徙軍新壕外，懷敏議質明襲之，乃命諸將分四路趣定川寨：劉湛、向進出西水口，涇原路都監趙珣出蓮華堡，曹英、李知和出劉璠堡，懷敏出定西堡。知和與英督軍夜發。翌日，湛、進行次趙福堡，遇敵，戰不勝，保向家峽，懷敏使珣、英并鎮戎軍西路巡檢李良臣、孟淵援之。

亭寨，督促寨主都監許思純、環慶路都監劉賀、天聖寨主張貴，以及緣邊都巡檢使向進、劉湛、趙瑜等人抵禦敵人。軍隊駐扎在安邊寨，供給的糧草没有斷絶，葛懷敏就離開軍隊，夜裏到達開遠堡北一里的地方住下。不久從鎮戎軍西南，又首先帶領一百多跟從的騎兵向前進發，承受趙正說："敵兵很近，不可輕易前進。"葛懷敏纔稍稍停止。傍晚趕到養馬城，和鎮戎軍知軍曹英及涇原路都監李知和王保王文、鎮戎軍都監李岳、西路都巡檢使趙璘等人會師。聽說元昊把軍隊轉移到新戰壕之外，葛懷敏建議天剛亮時襲擊他，於是命令各將領分四路趕到定川寨：劉湛、向進由西水口出發，涇原路都監趙珣由蓮華堡出發，曹英、李知和由劉璠堡出發，葛懷敏由定西堡出發。李知和和曹英督促軍隊夜間進發。第二天，劉湛、向進走到趙福堡時，遇到敵軍，作戰没能取勝，就保衛向家峽，葛懷敏派趙珣、曹英連同鎮戎軍西路巡檢李良臣、孟淵援助他們。

俄報敵已拔柵逾邊壕，懷敏入保定川寨，敵毀板橋，斷其歸路，別爲二十四道以過軍，環圍之。又絶定川水泉上流，以饑渴其衆。劉賀率蕃兵鬥于河西，不勝，餘衆潰去。懷敏爲中軍，屯寨門東偏，英等陣東北隅。敵自褊江三、葉燮會出，四面環之。先以鋭兵衝中軍，不動，回擊英軍。會黑風起東北，部伍相失，陣遂擾。士卒攀城堞争入，英面被流矢，仆壕中，懷敏部兵見之亦奔駭。懷敏爲衆蹂躪幾死，輿致瓮城，久之乃蘇。復選士據門橋，揮手刃以拒入城者。趙珣等以騎軍四合禦敵，敵衆稍却，然大軍無鬥志。珣馳入，勸懷敏還軍中。

不久報告敵人已經攻下戰柵越過營邊的壕溝，葛懷敏入保定川寨，敵人毁掉板橋，切斷他的歸道，另外設了二十四個通道來通行軍隊，環繞包圍了他。接着斷絶了定川水源的上流，來使他的軍隊飢渴。劉賀率領蕃兵在河西戰鬥，没有取勝，剩下的部隊散逃而去。葛懷敏爲中軍，屯扎在寨門東邊，曹英等在東北角結陣。敵軍從褊江三、葉燮會出動，從四面包圍他們。首先用精鋭部隊衝擊中軍，没動摇，就轉回攻打曹英的部隊。正趕上黑風從東北面颳起，部曲行伍相互迷失，陣地於是被擾亂。士兵攀上城上矮墻争着進入，曹英臉上中了流箭，倒在壕溝裏，葛懷敏所率的軍兵見了也害怕奔逃。葛懷敏被衆人踐踏得幾乎死掉，用車送到城門外的月城，很久纔蘇醒。又選派士兵把守門橋，揮動手中兵刃來抵制進城的人。趙珣等人率騎兵四下會合抵禦敵人，敵軍稍退，但大軍没有鬥志。趙珣騎馬入寨，勸葛懷敏返回軍隊中。

是夕，敵聚火圍城四隅，臨西北呼曰："爾得非總管廳點陣圖者邪？

這天夜裏，敵人聚火包圍城的四角，在西北呼叫說："你們難道不是總管廳點陣圖的嗎？你

爾固能軍，乃入我圍中，今復何往！”夜四鼓，懷敏召曹英、趙珣、李知和、王保、王文、許思純、劉賀、李良臣、趙瑜計議，莫知所出，遂謀結陣走鎮戎軍。鷄鳴，懷敏自諭：“親軍左右及在後者皆毋得動，平明，從吾往安西堡。以英、珣爲先鋒，賀、思純爲左右翼，知和爲殿，聽中軍鼓乃得行。”至卯，鼓未作，懷敏先上馬，而大軍按堵未動。懷敏周麾者再，將徑去，有執鞚者勸不可，懷敏不得已而還。使參謀郭京等取芻城中，未至，懷敏復上馬，叱執轡者使去，不聽，拔劍且擊之，士遂散。懷敏驅馬東南，馳二百里，至長城壕，路已斷，敵周圍之，遂與諸將皆遇害。餘軍九千四百餘人，馬六百餘匹，爲敵所斷。其子宗晟與趙正、郭京、承受王昭明等還保定川。

初，懷敏令軍中步兵毋得動，及前陣已去，後軍多不知者，故皆得存。時韓質、郝從政、胡息以兵六千保蓮華堡，劉湛、向進兵一千保向家峽，皆不赴援。於是敵長驅抵渭州，幅員六七百里，焚蕩廬舍，屠掠民畜而去。奏至，帝嗟悼久之，贈懷敏鎮戎軍節度使兼太尉，英、知和、珣、保、文、賀、岳、貴、璘、思純、良臣及同時戰没者，及涇原巡檢楊遵、籠竿城巡檢姚奭、涇原都巡檢司監押董謙、同巡檢唐斌、指使霍達，皆贈官有差。復降向進等官，落郝從政、趙瑜職。

懷敏通時事，善候人情，故多以才薦之。及用爲將，而輕率昧於應變，遂至覆軍。帝念之，賜謚忠隱。子宗晟、宗壽、宗禮、宗師，皆遷官。

們固然能帶兵作戰，却進我的包圍中來，現在又到哪裏去！”夜裏四更，葛懷敏召來曹英、趙珣、李知和、王保、王文、許思純、劉賀、李良臣、趙瑜商議，没人知道怎麽辦，於是計劃結陣奔向鎮戎軍。鷄叫時，葛懷敏自己下令：“親軍的左右軍和在後面的都不要動，天亮時，跟我去安西堡。讓曹英、趙珣做先鋒，劉賀、許思純做左右側翼掩護，李知和做殿後，聽到中軍的鼓聲纔能行動。”到了卯時，鼓没響，葛懷敏先上了馬，而大軍還很安定没有行動。葛懷敏普遍號召了兩次，即將徑直離開，有手執馬絡頭的人勸他不可以，葛懷敏不得已而回來。讓參謀郭京等人到城裏取草料，還没到，葛懷敏又上了馬，喝斥牽馬繮的人讓他離開，没有聽從，拔劍要殺他，士兵於是散去。葛懷敏驅馬向東南奔跑了二百里，到了長城壕，道路已被切斷，敵軍包圍了他，於是同衆將領都遇害。剩下的軍隊有九千四百多人，馬六百多匹，被敵軍隔斷。他兒子葛宗晟與趙正、郭京、承受王昭明等回來保衛定川。

起初，葛懷敏命令軍中步兵不得移動，等到前面的軍隊已經離開，後面的軍隊還有很多不知道的，所以都得以保存下來。當時韓質、郝從政、胡息帶兵六千保護蓮華堡，劉湛、向進帶兵一千保護向家峽，都不趕來援助。於是敵軍長驅直入抵達渭州，幅員六七百里，焚毁房屋，屠殺掠奪人民和牲畜而去。奏章一到，皇帝悲嘆了很久，贈葛懷敏鎮戎軍節度使兼太尉，曹英、李知和、趙珣、王保、王文、劉賀、李岳、張貴、趙璘、許思純、李良臣以及同時戰死的，和涇原路巡檢楊遵、籠竿城巡檢姚奭、涇原路都巡檢司監押董謙、同巡檢唐斌、指使霍達，都贈官各有等差。又降向進等人的官，罷免郝從政、趙瑜的職務。

葛懷敏通曉時事，善於觀察民情，所以很多人用有才能推薦他。等到被任用爲將，却很輕率不明應變，於是導致軍隊覆没。皇帝悼念他，賜謚號忠隱。兒子葛宗晟、葛宗壽、葛宗禮、葛宗師，都遷升官職。

論曰：真宗澶淵之役，高瓊之功亦盛矣。范廷召年十八，能手刃父仇；瓊將磔于市，幸以逃免；葛霸善擊刺馬射，給事藩邸：皆非素習韜略者也。及其出身戎行，迭居節鎮，而卓有可觀，由所遇之得其時也。或謂瓊頗自用，謀議不及參佐，而洞曉軍政；霸雖失於巽懦，而能謹直自持；廷召性雖癖，在軍中四十年，累從征討，所至有功：皆不害其爲驍果也。廷召諸子，珪爲最賢，霸子懷敏以戰死，固皆足稱。若繼宣、繼勳之將業，則過其父遠甚，此"克勤敏功鍾慶之碑"所由以立歟！夫以三子之自樹如此，而不得與狄青、郭逵同日而論者，豈非拳勇之有餘，而器識之不足也歟！

論曰：真宗澶淵戰役，高瓊的功勞也是盛大的。范廷召十八歲時，能親手殺死殺父仇人；高瓊即將在市上受磔刑，幸而逃脱；葛霸擅長擊劍刺殺騎馬射箭，在諸侯王府中供職：都不是平素熟習韜略的人。等到他們投身軍伍之中，屢次位居節度使，而卓越有可觀的業績，是因爲他們所遭遇的正當其時。有人説高瓊頗爲自行其是，不同部下商議討論，却透徹地瞭解軍中大事；葛霸雖然失於恭順軟弱，却能以謹慎正直自持；范廷召性格雖然怪僻，但在軍中四十年，屢次跟隨征討，所到之處立下功勞：都不損害他們的驍勇果敢。范廷召的兒子中，范珪最有才能，葛霸之子葛懷敏因作戰而死，確實都值得稱道。像高繼宣、高繼勳帶兵的功業，却超過他們父親很遠，這就是"克勤敏功鍾慶之碑"樹立起來的原因吧！憑着這三人如此的自我建樹，却不能够與狄青、郭逵相提并論的原因，難道不是武勇有餘，器量見識却不足嗎！

# 宋史卷二百九十

## 列傳第四十九

曹利用 孫繼鄴(附) 張耆 (子)希一(等) 楊崇勳
夏守恩 (弟)守贇 (子)隨 狄青 張玉 孫節(附) 郭逵

### 曹利用

曹利用字用之，趙州寧晋人。父諫，擢明經第，仕至右補闕，以武略改崇儀使。利用少喜談辯，慷慨有志操。諫卒，補殿前承旨，改右班殿直，選爲鄜延路走馬承受公事。

曹利用字用之，趙州寧晋人。父親曹諫，明經科及第，官做到右補闕，憑武略改爲崇儀使。曹利用小時候喜歡辯論，慷慨有志節。曹諫死後，補爲殿前承旨，改爲右班殿直，選爲鄜延路走馬承受公事。

景德元年，契丹寇河北，真宗幸澶州，射殺契丹大將撻覽，契丹欲收兵去，使王繼忠議和，擇可使契丹者。利用適奏事行在，樞密院以利用應選，帝曰："此重事也，毋輕用人。"明日，樞密使王繼英又薦利用，遂授閤門祇候、崇儀副使，奉書詣契丹軍。帝語利用曰："契丹南來，不求地則邀賂爾。關南地歸中國已久，不可許；漢以玉帛賜單于，有故事。"利用憤契丹，色不平，對曰："彼若妄有所求，臣不敢生還。"帝壯其言。

景德元年，契丹侵犯河北，真宗駕臨澶州，射死了契丹大將撻覽，契丹想收兵回國，派王繼忠議和，挑選可以出使契丹的人。曹利用正在皇帝所在地奏事，樞密院選中曹利用，皇帝說："這是重要的事情，不要輕易用人。"第二天，樞密使王繼英又推薦曹利用，於是授任閤門祇候、崇儀副使，奉持書信去契丹軍營。皇帝對曹利用說："契丹南來，不是想獲得土地就是求取財物。關南的土地歸屬中原已經很久了，不能答應；漢代用玉帛賜給單于，是有先例的。"曹利用憤恨契丹，臉色很不平静，回答說："對方如果有什麽狂妄的要求，臣不敢活着回來。"皇帝覺得他的話很雄壯。

利用馳至軍中，耶律隆緒母見利用車上，車軛設橫板，布食器，召與飲食，其從臣重行坐。飲食畢，果議關南地，利用拒之。遣其臣韓杞來報命，利用再使契丹。契丹母曰："晋德我，畀我關南地，周世宗取之，今宜還我。"利用曰："晋人以地畀契丹，周人取之，我朝不知也。若歲求

曹利用驅馬來到契丹軍中，耶律隆緒的母親在車上會見曹利用，車軛上設置橫板，擺上食器，召他來飲酒吃飯，她的隨從大臣再列坐其下。吃喝完畢，果然討論關南的土地，曹利用拒絕了她。派她的大臣韓杞來回命，曹利用再次出使契丹。契丹的國母說："晋感激我國，給了我國關南的土地，周世宗奪取了它，現在應當歸還我國。"曹利用說："晋國人把地給予契丹，周朝

金帛以佐軍，尚不知帝意可否，割地之請，利用不敢以聞。”其政事舍人高正始遽前曰：“我引衆以來，圖復故地。若止得金帛歸，則愧吾國人矣。”利用曰：“子盍爲契丹熟計，使契丹用子言，恐連兵結釁，不得而息，非國利也。”契丹度不可屈，和議遂定，利用奉約書以歸。擢東上閤門使、忠州刺史，賜第京師。契丹遣使來聘，遂命利用迎勞之。

人奪取它，我朝是不知道的。如果每年請求金錢物帛來輔助軍隊，還不知道皇帝的意思答應與否，割讓土地的請求，我曹利用不敢告訴皇上。”契丹的政事舍人高正始立刻上前説：“我們帶領軍隊前來，是想收復舊地。如果僅獲得金錢物帛回去，就愧對我國人了。”曹利用説：“您爲什麽不爲契丹仔細謀劃，假使契丹采用您的意見，恐怕接連用兵結下仇怨，不能平息，不是國家之利。”契丹考慮到他不可屈服，和談協議就定下來，曹利用拿着和約書回來。提升東上閤門使、忠州刺史，在京城中賞賜宅第。契丹派使臣來訪問，就讓曹利用迎接慰勞他們。

知宜州劉永規馭下殘酷，軍校乘衆怨，殺永規叛，陷柳城縣，圍象州，分兵掠廣州，嶺南騷動。帝謂輔臣曰：“向者司天占候當用兵，朕固憂遠方守將非其人，以起邊釁，今果然。曹利用曉方略，盡心于事，其以爲廣南安撫使。”利用至嶺外，遇賊武仙縣。賊持健標，蒙采盾，衣甲堅利，鋒鏑不能入。利用使士持巨斧長刀破盾，遂斬首以徇。嶺南平，遷引進使。歷客省使、嘉州防禦使，出爲鄜延路總管。大中祥符七年，拜樞密副使，加宣徽北院使、同知院事，進知院事，遂拜樞密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宜州知州劉永規控制下屬殘酷，軍校趁着大家怨恨，殺了劉永規叛亂，攻陷柳城縣，包圍象州，分派軍隊去廣州搶劫，嶺南爲之騷動。皇帝對輔佐大臣説：“從前司天臺觀察天象預測應當使用軍隊，朕本來擔心遠方守衛的將領不是合適人選，因此發生邊事，現在真的如此。曹利用明曉計謀策略，對事情竭盡心思，讓他做廣南安撫使。”曹利用到了嶺外，在武仙縣遭遇賊兵。賊兵持結實的標槍，用彩色盾牌遮蔽，穿的鎧甲堅固精良，刀箭不能穿透。曹利用讓戰士手持大斧長刀砍破盾牌，於是將賊兵斬首示衆。嶺南平定以後，遷爲引進使。歷任客省使、嘉州防禦使，出朝爲鄜延路總管。大中祥符七年，拜爲樞密副使，加官宣徽北院使、同知院事，進知院事，於是拜爲樞密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利用在位既久，頗恃功。天禧二年，輔臣丁謂、李迪争論帝前，迪斥謂奸邪，因言利用與之爲朋黨。利用曰：“以片文遇主，臣不如迪；捐軀以入不測之虜，迪不逮臣也。”迪坐是免，而利用以檢校太師兼太子少保爲會靈觀使，進尚書右僕射。

曹利用在相位已很久，很是居功自傲。天禧二年，輔助大臣丁謂、李迪在皇帝面前争論，李迪斥責丁謂奸邪，趁機説曹利用和他是朋黨。曹利用説：“憑一點兒文章得到君主的賞識，臣不如李迪；捨棄身體進入不可測度的敵軍，李迪趕不上臣。”李迪因此被罷免，而曹利用以檢校太師兼太子少保爲會靈觀使，提升尚書右僕射。

乾興初，加左僕射兼侍中、武寧軍節度使、景靈宫使，詔如曹彬給公使錢歲萬緡。契丹使者蕭從順桀驁，稱疾留館下，不時發。朝廷遣使問勞，相望於道。利用請一切罷之，從

乾興初年，加官左僕射兼侍中、武寧軍節度使、景靈宫使，下令依照曹彬之例供給他每年一萬緡公使錢。契丹使者蕭從順凶暴倔强，稱病留在使館下，不按時上路。朝廷派使者詢問慰勞，絡繹不絶。曹利用請求全都免掉這些，蕭從順於

順乃引去。

加司空。舊制，樞密使雖檢校三司兼侍中、尚書令，猶班宰相下。乾興中，王曾由次相爲會靈觀使，利用由樞密使領景靈宮使，時重宮觀使，詔利用班曾上，議者非之。未幾，曾進昭文館大學士、玉清昭應宮使，將告謝，而利用猶欲班曾上，閤門不敢裁。帝與太后坐承明殿久之，遣押班趣班，閤門惶懼莫知所出，曾抗聲目吏曰："但奏宰臣王曾等告謝。"班既定，而利用怏怏不平。帝使同列慰曉之，仍詔宰臣、樞密使序班如故事，而利用益驕，尚居次相張知白上。尋召張旻于河陽，爲樞密使，利用疑代己，始悔懼焉。

是離去。

加官司空。依原來的制度，樞密使即使檢校三司兼侍中、尚書令，也位列宰相之下。乾興年間，王曾由副宰相做會靈觀使，曹利用由樞密使領景靈宮使，當時重視宮觀使，皇帝下令讓曹利用排班在王曾之上，議論的人反對它。没多久，王曾提升昭文館大學士、玉清昭應宮使，即將告謝，而曹利用還想排班在王曾之上，閤門的官員不敢裁定。皇帝和太后坐在承明殿已很久了，派押班催促排班，閤門官驚慌害怕不知該怎麽辦，王曾看着官吏高聲説："衹上奏宰相王曾等人告謝。"班次定下後，曹利用憤憤不平。皇帝讓他的同僚安慰曉諭他，并下令宰相、樞密使排列班次依照先例，但曹利用越發傲慢，尚且位居副宰相張知白之上。不久朝廷從河陽召來張旻，做樞密使，曹利用懷疑他要代替自己，開始後悔害怕。

初，章獻太后臨朝，中人與貴戚稍能軒輊爲禍福，而利用以勛舊自居，不恤也。凡内降恩，力持不予。左右多怨，太后亦嚴憚利用，稱曰"侍中"而不名。利用奏事簾前，或以指爪擊帶鞓，左右指以示太后曰："利用在先帝時，何敢爾邪？"太后頷之。利用奏抑内降恩難屢却，亦有不得已從之者。人揣知之，或紿太后曰："蒙恩得内降輒不從，今利用家媪陰諾臣請，其必可得矣。"下之而驗，太后始疑其私，頗銜怒。

當初，章獻太后臨朝，宦官和貴戚漸漸能褒貶作禍福，而曹利用以有功的舊臣自居，不擔心。凡是宮内降恩，極力主張不給。左右的人大多怨恨他，太后也極爲忌憚曹利用，稱呼他"侍中"而不稱名。曹利用在簾前奏事，有時用手指叩擊皮帶，左右的人指給太后看説："曹利用在先帝的時候，哪裏敢這樣呢？"太后點頭稱是。曹利用上奏抑制由宮内降恩難以全部回絶，也有不得已依從的。别人猜測到了，有人欺騙太后説："蒙受恩惠得到内宮降旨就不聽從，現在曹利用家的老媪暗中答應了臣的請求，我一定可以得到了。"降恩來驗證，太后開始懷疑他有私心，心中十分憤怒。

内侍羅崇勳得罪，太后使利用召崇勳戒敕之，利用去崇勳冠幘，詬斥良久，崇勳恨之。會從子汭爲趙州兵馬監押，而州民趙德崇詣闕告汭不法事。奏上，崇勳請往按治，遂窮探其獄。汭坐被酒衣黄衣，令人呼萬歲，杖死。初，汭事起，即罷利用樞密使，加兼侍中判鄧州。及汭誅，謫左千牛衛將軍、知隨州。又坐私貸景靈

宦官羅崇勳犯了罪，太后派曹利用召來羅崇勳告誡他，曹利用摘掉羅崇勳的帽子和髮巾，責駡很久，羅崇勳懷恨他。正值他侄子曹汭做趙州兵馬監押，州裏人趙德崇到京城告發曹汭違法之事。事情奏上來後，羅崇勳請求去審理，於是將案件追究到底。曹汭因爲喝醉了酒穿黄色衣服，讓人喊他萬歲，施杖刑打死。起初，曹汭的事一發生，就罷免了曹利用的樞密使，加官兼侍中判鄧州。等曹汭被誅殺，貶官左千牛衛將軍、隨州

宫錢，貶崇信軍節度副使，房州安置，命内侍楊懷敏護送；諸子各奪二官，没所賜第，籍其貲，黜親屬十餘人。宦者多惡利用，行至襄陽驛，懷敏不肯前，以語逼之，利用素剛，遂投繯而絶，以暴卒聞。

知州。又因私自借出景靈宫的錢，貶崇信軍節度副使，房州安置，命令宦官楊懷敏護送；衆兒子各自削去二級官階，没收所賜予的宅第，籍没他的家財，貶斥親屬十幾人。宦官大多討厭曹利用，走到襄陽驛時，楊懷敏不肯再往前走，用言語逼迫他，曹利用一向剛强，於是上吊而死，楊懷敏用暴病而死上報皇帝。

後其家請居鄧州，帝惻然許之，命其子内殿崇班淵監本州税。明道二年，追復節度兼侍中，後贈太傅，還諸子官，賜謚襄悼，命學士趙槩作神道碑，帝爲篆其額曰“旌功之碑”，詔歸所没舊産。

後來他的家人請求住在鄧州，皇帝悲惻地答應了，任命他兒子内殿崇班曹淵監本州税務。明道二年，追復節度使兼侍中，後來贈官太傅，歸還他兒子們的官職，賞賜謚號襄悼，命令學士趙槩作神道碑文，皇帝爲它篆題碑額爲“旌功之碑”，下令歸還被没收的原來的財産。

利用性悍梗少通，力裁僥倖，而其親舊或有因緣以進者，故及於禍。然在朝廷忠藎有守，始終不爲屈，死非其罪，天下冤之。

曹利用强悍固執缺乏通融，盡力裁減僥幸得官的人，他的親戚朋友有的因此而升官，所以引來禍患。然而在朝廷竭盡忠心具有操守，始終不屈服，不是因他的罪過而死，天下的人都覺得他冤枉。

## 孫繼鄴

孫繼鄴字元嗣，其先金陵人。祖謙，事李昪爲長劍都指揮使，南伐閩，援兵不至，戰死。父承睿時爲小校，憤將兵者不如期，致其父没，乃刺殺之，亡去，轉徙淮、楚間。久之，入京師，以策上太宗，授左班殿直，終左藏庫使。

孫繼鄴字元嗣，他的祖先是金陵人。祖父孫謙，事奉李昪做長劍都指揮使，去南方攻打閩，援兵没趕到，戰死。父親孫承睿當時是小校，憤恨帶兵的人不按期到達，導致他父親死亡，就刺殺了他，逃走。輾轉遷居淮、楚之間。過了很久後，進京城，把策論獻給太宗，授任左班殿直，最終做到左藏庫使。

繼鄴初以三班奉職監涔陽酒税。會宜州陳進反，曹利用辟以自隨，爲前驅，破賊于象州大烏嶺。以功遷左侍禁、端州兵馬監押。徙秦州永寧寨，總徒城洛門，改西頭供奉官。晁迥薦爲閤門祗候，上禦戎策十數事。又用曹瑋薦，爲鄜延路兵馬都監，徙知環州，累遷崇儀副使。會修築洪德寨，與總兵者論事不協，絀爲冀州兵馬都監，起知保安軍，徙涇州。使契丹。

孫繼鄴起初以三班奉職監管涔陽酒税。正值宜州陳進謀反，曹利用徵召他跟隨自己，讓他做前導，在象州大烏嶺打敗賊兵。因功遷左侍禁、端州兵馬監押。徙官秦州永寧寨，統領部屬在洛門築城，改爲西頭供奉官。晁迥推薦他做閤門祗候，進獻抵禦戎兵的策論十幾件。又因曹瑋推薦，做了鄜延路兵馬都監，徙爲環州知州，累積升遷爲崇儀副使。正值修築洪德寨，他同統領軍隊的人討論事情不和，貶爲冀州兵馬都監，起用爲保安軍知軍，徙涇州知州。出使契丹。

樞密使曹利用欲用之，繼鄴惡其權盛，陰知利用將有禍，數以疾辭，

樞密使曹利用想任用他，孫繼鄴討厭他的權勢盛大，暗中得知曹利用即將有禍，屢次用生病

遂除左龍武軍統軍致仕。利用貶，復爲崇儀副使，遷供備庫使、知石州，徙保州，領恩州刺史、知雄州。累遷西上閤門使，擢爲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端州防禦使。出爲環慶路副都總管，道改涇原路，兼知渭州。建言：“蕭關故道，前控大川，善水草，賊騎所從出也。誠得屬羌，與奉賜，且羈其酋領，使爲藩籬，則可無西顧憂矣。”爲步軍都虞候，徙真定路，卒。

## 張耆

張耆字元弼，開封人。年十一，給事真宗藩邸，及即位，授西頭供奉官。嘗與石知顒侍射苑中，連發中的，擢供備庫副使、帶御器械。

咸平中，契丹犯邊，以功遷南作坊使、昭州刺史、天雄軍兵馬鈐轄。邊兵未解，徙鎮州行營鈐轄，又徙定州。契丹圍望都，耆與諸將從間道往援，比至，城已陷矣。耆與敵戰，身被數創，殺契丹梟將。遲明復戰，而王繼忠爲契丹所執。耆還，因言天道方利先舉者，請大舉討之，及上興師出境之日。帝以問輔臣，以爲不可。遷昭州團練使、并代州鈐轄。明年，契丹兵復入，帝欲親征，耆奏邊事十餘條，多論兵貴持重及所以取勝者。召還，入對，帝曰：“卿嘗請北伐，契丹入塞，與卿所請興師之日同，悔不用卿策。今領守澶州而未得人，如何?”耆請行。帝喜，命爲駕前西面鈐轄，令至澶州候契丹遠近。耆馳騎往，改東面排陣鈐轄。

事平，會曹州趙諫告耆受金，爲人求薦禮部，貶供備庫使、潞州都監。久之，事稍辨，復官管勾皇城司。帝以耆歷河東，稔邊事，召耆至宣和閣，問地里險易狀。耆因言：“雲、應、蔚、朔四郡，間遣人以文

推辭，於是授爲左龍武軍統軍退職。曹利用被貶後，再次做崇儀副使，遷任供備庫使、石州知州，徙保州，領恩州刺史、雄州知州。累積升遷爲西上閤門使，提拔爲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端州防禦使。出朝爲環慶路副都總管，在途中改爲涇原路，兼渭州知州。建議說：“蕭關故道，前面控制大河，有很好的水草，是賊人騎兵出没的地方。果真能歸屬羌人，賜給財物，并拘禁他們的首領，讓他們做屏障的話，就能没有顧念西方的憂慮了。”爲步軍都虞候，徙真定路，去世。

張耆字元弼，開封人。十一歲時，在真宗的王府供職，到真宗即位後，授任西頭供奉官。曾經和石知顒在御苑裏陪侍射箭，接連射中靶心，提拔爲供備庫副使、帶御器械。

咸平年間，契丹侵犯邊界，因功遷南作坊使、昭州刺史、天雄軍兵馬鈐轄。邊界的戰事没有解除，徙鎮州行營鈐轄，又徙定州。契丹包圍望都，張耆和衆將領從小路去援救，等趕到時，城已陷落。張耆和敵人作戰，身受好幾處傷，殺死契丹的猛將。黎明時再次開戰，王繼忠被契丹擒獲。張耆返回後，趁勢進言說上天的規律正是對先行動的人有利，請求大舉討伐契丹，并進奏興師出境的日期。皇帝詢問輔助大臣，認爲不可以。遷他爲昭州團練使、并代州鈐轄。第二年，契丹軍隊再次侵入，皇帝想親征，張耆上奏邊事十多條，大多是論證用兵貴在持重以及取勝的方法。召回，入朝應對，皇帝說：“你曾經請求北伐，契丹進入邊塞，同你請求發兵的時間相同，後悔没采用你的計謀。現在領守澶州還没有人選，怎麽辦?”張耆請求前去。皇帝很高興，任命爲駕前西面鈐轄，命令他到澶州觀察契丹的遠近。張耆騎馬飛奔而去，改任東面排陣鈐轄。

戰事平息後，正值曹州趙諫告發張耆接受錢財，替人請求向禮部推薦，貶爲供備庫使、潞州都監。過了很久，事情漸漸辨明，恢復官職管勾皇城司。皇帝因張耆到過河東，熟悉邊事，召張耆到宣和閣，詢問地域鄉里的險峻或平坦的情况。張耆於是說：“雲、應、蔚、朔四郡，有時

移至并、代間，非覘邊虚實，即欲熟道路。宜密諭代州，使自雲、應、蔚至者由大石谷入，自朔至者由土墱入，餘間道皆塞之以示險。”景德罷兵，耆與曹璨、李神祐、岑保正閱軍籍，請汰罷癃者。遷英州防禦使、侍衛親軍馬軍都虞候。

從帝東封，遷絳州防禦使、殿前都虞候。時建玉清宫，耆奏疏謂殫國財力，非所以承天意。遷相州觀察使、馬軍副都指揮使。從祀汾陰，授威塞軍節度使，進宣徽南院使兼樞密副使。罷，判河陽。丁父母憂，起復，徙武寧軍節度使，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陳州。累遷鎮安軍、淮南節度使、判壽州。遣中書舍人張師德就賜告敕。尋召爲樞密使兼群牧制置使、會靈觀使。

先名旻，至是表改名耆。加尚書左僕射，歷河陽、泰寧、山南東道、昭德軍節度使，進兼侍中，封鄧國公。章獻太后崩，以左僕射、護國軍節度出判許州，移襄、鄧、孟、許、陳、壽六州，封徐國公。

耆爲人重密，有智數，真宗在東宫，嘗命授以《論語》、《左氏春秋》，後又賜《扆戒》二十條及《聖政記》、《册府元龜》，故頗知傳記及術數之學，言象緯輒中。章獻太后微時嘗寓其家，耆事之甚謹。及太后預政，寵遇最厚，賜第尚書省西，凡七百楹，安佚富盛逾四十年。家居爲曲闌，積百貨其中，與群婢相貿易。有病者親爲診切，以藥債之，欲錢不出也。所歷藩鎮，人頗以爲擾。然御諸子嚴，日一見之，即出就外舍，論者亦以此多之。以太子太師致仕，卒，贈太師兼侍中，謚榮僖。

派人將文件移發到并、代之間，不是窺伺邊界的虛實，就是想熟悉道路。應當秘密告諭代州，讓從雲、應、蔚到來的人由大石谷進入，從朔來的人由土墱進入，其餘的小路都堵塞用來顯示險阻。”景德時停戰，張耆和曹璨、李神祐、岑保正審閱軍籍，請求淘汰疲弱的人。遷爲英州防禦使、侍衛親軍馬軍都虞候。

跟從皇帝到東岳封禪，遷爲絳州防禦使、殿前都虞候。當時興建玉清宫，張耆進獻奏疏説竭盡國家的財力，不是用來承接天意的做法。遷爲相州觀察使、馬軍副都指揮使。跟隨在汾陰祭祀，授任威塞軍節度使，升爲宣徽南院使兼樞密副使。免官後，判河陽。遭遇父母的喪事，起用復官，徙武寧軍節度使，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陳州。累積升遷到鎮安軍、淮南節度使、判壽州。派中書舍人張師德去賜給他委任的命令。不久召回做樞密使兼群牧制置使、會靈觀使。

張耆起先名旻，到這時上表改名耆。加官尚書左僕射，歷任河陽、泰寧、山南東道、昭德軍節度使，升爲兼侍中，封爲鄧國公。章獻太后去世，以左僕射、護國軍節度使的身份出朝判許州，移襄、鄧、孟、許、陳、壽六州，封徐國公。

張耆爲人慎重周到，有謀略，真宗做太子時，曾下令授給他《論語》、《左氏春秋》，後來又賜給他《扆戒》二十條和《聖政記》、《册府元龜》，所以很瞭解傳記和術數的學問，一談論日月五星就符合。章獻太后地位低時曾寄居在他家，張耆事奉她很謹慎。等到太后參預政事，對他的恩寵禮遇最爲豐厚，在尚書省西邊賞賜府第，一共七百間，安逸富足興盛超過四十年。在家中的住處設置曲欄，把各種財物堆積在裏面，同婢女們相買賣。有病的親自給診斷，把藥賣給她，想讓錢不外流。在所歷任的藩鎮，人們很覺得被侵擾。但他對兒子們管束嚴格，每天見他們一次，就出去到外面的住處，議論的人也因此贊揚他。以太子太師退休，去世，贈官太師兼侍中，謚號榮僖。

子二十四人。得一，慶曆中守貝州，妖人王則作亂，不能死，又與之草禮儀，伏誅；可一，坐與群婢賊殺其妻，棄市；利一，團練使；誠一，客省使、樞密都承旨。

**張希一**

希一字簡翁，以父耆任，累官引進使，歷知冀、邢等九州。貝州叛，希一先引兵至，得其水門。猶絓兄得一累，監洪州鹽。復爲河北緣邊安撫副使。請徙邊兵内地以寬糴費，每州歲爲市平以糴邊穀，使人不能高下其價；戍卒之孥給糧，先軍士一日，使其家爲伍保，坐以逃亡之累，皆著爲法。徙成都利州路鈐轄、真定府路總管。

累使遼及館客，遼人嘗以雄州不當禁漁界河、及役白溝兩屬民爲言。希一曰："界河之禁，起於大國統和年，今文移尚存。白溝本輸中國田租，我太宗特除之，自是大國侵牟立税，故名兩屬，惡有中國不役之理？"遼人詞塞。以均州防禦使提舉集禧觀，卒。弟利一。

**張利一**

利一字字和叔。以蔭補供奉官、光州都監。提點京東、淮南刑獄，知莫、冀二州，爲河北緣邊安撫都監兼閤門通事舍人、知廣信軍。

諜告遼人宋元寇邊，利一置酒高會於譙門，元率衆遁去。徙知保州、雄州，累遷西上閤門使、嘉州團練使。遼人刺兩屬民爲兵，民不堪其辱，利一綏徠之。有大姓舉族南徙，慕而來者至二萬。利一發廩振恤，且移詰涿州，自是不敢復刺。

巡檢趙用有罪，坐不察舉，改衛州鈐轄。久之，爲定州路鈐轄，進馬

兒子有二十四個。張得一，慶曆年間守衛貝州，妖人王則作亂時不能爲國而死，還給他創制禮儀，處以死刑；張可一，因和婢女們殺害了他的妻子，判以棄市；張利一，團練使；張誠一，客省使、樞密都承旨。

張希一字簡翁，憑藉父親張耆任官，累積做官到引進使，歷知冀、邢等九州。貝州叛亂，張希一首先領兵到達，攻取它的水閘。還是被哥哥張得一牽累，監管洪州鹽稅。恢復爲河北緣邊安撫副使。請求遷徙邊境上的軍隊到内地用來寬解買糧的費用，每州每年平衡市中物價來買進邊境的糧食，讓人不能抬高或降低它的價格；守邊士兵的妻兒供給糧食，比軍兵出發早一天，讓他家成爲伍保户，因軍兵逃亡的牽累連坐，都著成法令。徙成都利州路鈐轄、真定府路總管。

屢次出使遼和接待賓客，遼人曾説起雄州不應當禁止在界河捕魚、和役使白溝同屬雙方的人民。張希一説："界河的禁令，起於貴國統和年間，現在文件還存在。白溝本來向中原繳納田租，我朝太宗特地免除了它，從此貴國掠奪設税，所以稱爲同屬雙方，哪有中原不役使的道理？"遼人語塞。以均州防禦使提舉集禧觀，去世。弟弟張利一。

張利一字和叔。憑恩蔭補爲供奉官、光州都監。提點京東、淮南刑獄，莫、冀二州知州，爲河北緣邊安撫都監兼閤門通事舍人、廣信軍知軍。

間諜報告説遼人宋元侵犯邊界，張利一在譙門設酒舉行大宴會，宋元率軍隊逃走了。徙爲保州、雄州知州，累積升遷爲西上閤門使、嘉州團練使。遼人把同屬雙方的人民刺字當兵，人民不能忍受這種恥辱，張利一安撫招徠他們。有的大姓全族向南遷居，慕名來到的達二萬人。張利一打開糧倉賑濟他們，并移發文件向涿州責問，從此不敢再刺字。

巡檢趙用有罪，他因没有察覺舉報獲罪，改任衛州鈐轄。過了很久，爲定州路鈐轄，升爲馬

步軍總管，徙真定、大名府路。歷知代、滄、澶、鄭、相州，終雄州團練使。

步軍總管，徙真定、大名府路。歷任代、滄、澶、鄭、相五州知州，官終雄州團練使。

**楊崇勳**

楊崇勳字寶臣，薊州人。祖守斌，事太祖爲龍捷指揮使。父全美，事太宗爲殿前指揮使。崇勳以父任爲東西班承旨，事真宗于東宮。帝嘗曰："聞若嗜學，吾授若書。"崇勳自是稍通兵法及前代興廢之事。真宗即位，遷右侍禁、西頭供奉官、寄班祗候。

楊崇勳字寶臣，薊州人。祖父楊守斌，事奉太祖做龍捷指揮使。父親楊全美，事奉太宗做殿前指揮使。楊崇勳依靠父親的庇蔭爲東西班承旨，在東宮事奉真宗。皇帝曾説："聽説你酷愛學習，我授給你書籍。"楊崇勳從此漸漸通曉兵法和前代興盛敗亡的事情。真宗即位，遷爲右侍禁、西頭供奉官、寄班祗候。

雷有終討王均，崇勳承受公事，以奏捷擢内殿崇班。累遷西上閤門使、群牧都監，改副使，以左衛大將軍、恩州刺史爲樞密都承旨，尋提舉樞密諸房、通進銀臺司事。以英州防禦使爲馬軍都虞候、并代州馬步軍副都總管，留爲客省使、領群牧使。

雷有終討伐王均，楊崇勳承受公事，因報捷提升内殿崇班。累積遷升爲西上閤門使、群牧都監，改爲副使，以左衛大將軍、恩州刺史爲樞密都承旨，很快提舉樞密諸房、通進銀臺司事。從英州防禦使做了馬軍都虞候、并代州馬步軍副都總管，留京做客省使、領群牧使。

真宗久不豫，寇準罷。入内副都知周懷政謀奉帝爲太上皇，傳位太子，復相準。嘗以謀訪崇勳，崇勳以變告。丁謂得其辭，夜造曹利用，共議發之。翌日，誅懷政，擢崇勳鄧州觀察使，不拜，乃以内客省使領桂州觀察使，復兼群牧使。初，群牧置使皆以文臣領之，崇勳曰："馬者戰備，雖無事，可去邪？"

真宗病了很久，寇準被罷免。入内副都知周懷政圖謀尊奉皇帝爲太上皇，把皇位傳給太子，再讓寇準做宰相。曾經以這個圖謀詢問楊崇勳，楊崇勳將變故向上報告。丁謂得知了這些話，夜裏拜訪曹利用，一起商議揭露它。第二天，誅殺了周懷政，提拔楊崇勳任鄧州觀察使，不就任，於是以内客省使領桂州觀察使，又兼任群牧使。起初，衆多州官設置使臣都讓文官領任它，楊崇勳説："馬是戰爭必備的，雖然没有戰事，怎可以捨棄呢？"

仁宗即位，以彰德軍節度觀察留後知陳州，授殿前都虞候、真定府定州路副都總管、知定州，歷馬軍副都指揮使、殿前都指揮使、振武軍節度使，拜宣徽南院使兼樞密副使。宫中火，爲修葺副使。又歷鎮南、定武軍、山南東道節度使。

仁宗即位，他以彰德軍節度觀察留後爲陳州知州，授任殿前都虞候、真定府定州路副都總管、定州知州，歷任馬軍副都指揮使、殿前都指揮使、振武軍節度使，拜爲宣徽南院使兼樞密副使。宫中失火，任修葺副使。又歷任鎮南、定武軍、山南東道節度使。

章獻與仁宗言，先帝最稱崇勳質信，可任大事，乃進樞密使。百官詣洪福院上章懿册，退而立班奉慰，宰

章獻太后跟仁宗説，先帝最爲稱贊楊崇勳誠實可信，可以擔當大事，於是升任樞密使。百官到洪福院進獻章懿太后的册命，退下來站在朝班

相張士遜過崇勳園飲，日中期不至。御史中丞范諷劾奏，與士遜俱罷，以同平章事、河陽三城節度使判許州。翌日，改陳州。景祐初，懷政家人訟冤，遂罷同平章事，知壽州，徙亳州，復知陳州。

恭敬地問候，宰相張士遜拜訪楊崇勳在園中飲酒，中午時還没到。御史中丞范諷上奏揭發，他和張士遜都被罷免，以同平章事、河陽三城節度使判許州。第二天，改爲陳州。景祐初年，周懷政家的人申告冤情，於是罷免同平章事，任壽州知州，徙亳州，再爲陳州知州。

契丹將渝盟，朝廷擇將備邊，崇勳請行，復拜同平章事、判定州。既而老不任事，徙成德軍，又徙鄭州。坐其子宗誨納賕枉法，以左衛上將軍致仕，改太子太保，卒。贈太尉，謚恭密，尋改謚恭毅。

契丹要違背盟約，朝廷選派將領防備邊境，楊崇勳請求前去，又拜授同平章事、判定州。不久年老不能理事，徙成德軍，又徙鄭州。因他兒子楊宗誨納賄違法，以左衛上將軍退休，改任太子太保，去世。贈官太尉，謚號恭密，不久改謚號爲恭毅。

崇勳性貪鄙，久任軍職。當真宗時，每對，輒肆言中外事，喜中傷人，人以是畏之。在藩鎮日，嘗役兵工作木偶戲人，塗以丹白，舟載鬻於京師。

楊崇勳性情貪婪鄙陋，擔任軍中職務很久。在真宗的時候，每次應對，就任意談論宫内宫外的事，喜歡中傷別人，大家因此害怕他。在藩鎮的時候，曾役使士兵工匠製造木偶戲人，塗上朱紅和白色，用船載着到京城出賣。

**夏守恩**

夏守恩字君殊，并州榆次人。父遇，爲武騎軍校，與契丹戰，歿。時守恩纔六歲。補下班殿侍，給事襄王宫，累遷西頭供奉官。

夏守恩字君殊，并州榆次人。父親夏遇，是武騎軍校，同契丹作戰，陣亡。當時夏守恩僅六歲。補任下班殿侍，在襄王宫中任職，累積遷官爲西頭供奉官。

真宗即位，四遷至北作坊使、普州刺史。帝幸澶淵，守恩從行，數見任使。遷博州刺史，歷龍神衛、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泰州防禦使。帝不豫，中宫預政，以守恩領親兵，倚用之。擢殿前都虞候，以安遠軍節度使觀察留後管勾殿前馬步軍都指揮使事。

真宗即位，四次升遷到北作坊使、普州刺史。皇帝駕臨澶淵，夏守恩隨行，屢次被任用。遷任博州刺史，歷任龍神衛、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泰州防禦使。皇帝有病，皇后參預政事，讓夏守恩領親兵，倚靠任用他。升任殿前都虞候，以安遠軍節度使觀察留後管勾殿前馬步軍都指揮使事。

天聖初，加步軍副都指揮使、威塞軍節度使，爲永定陵總管。雷允恭、邢中和徙皇堂，穿地得水泉，土石相半，人疫，功不就。守恩以聞，允恭等伏誅。徙節河陽三城，歸本鎮，知澶、相、曹三州，并代路馬步軍都總管，歷天雄、泰寧、武寧節度使，爲真定府定州路都總管。

天聖初年，加任步軍副都指揮使、威塞軍節度使，任永定陵總管。雷允恭、邢中和遷移皇堂，鑿穿地獲得泉水，土和石頭占了一半，人們得了瘟疫，工程没能完成。夏守恩向上報告，雷允恭等人被誅殺。徙節制河陽三城，歸還本藩鎮，爲澶、相、曹三州知州，并代路馬步軍都總管，歷任天雄、泰寧、武寧節度使，任真定府定州路都總管。

守恩所至，恃寵驕恣不法。其子

夏守恩所到之處，倚仗恩寵驕横放縱不守法

元吉通賂遺，市物多不予直。定州通判李參發其贓，命侍御史趙及與大名府通判李鉞鞫問得實，法當死，帝命貸之，除名連州編管，卒貶所。

令。他兒子夏元吉用財物行賄，買東西大多不給錢。定州通判李參告發了他的貪贓之事，朝廷命令侍御史趙及和大名府通判李鉞審問得以證實，依照法令應處死，皇帝命令寬容他，除名連州編管，死於被貶的地方。

夏守贇

守贇字子美。初，守恩給事襄王邸，王問其兄弟，守恩言守贇四歲而孤，日侍王邸，不得時撫養，心輒念之。王爲動容，即日召入宫，而憐其幼，聽就外舍。後二年，復召入，王乳母齊國夫人使傅婢拊視之。

夏守贇字子美。起初，夏守恩在襄王府中供職時，襄王詢問他的弟兄，夏守恩説夏守贇四歲就成了孤兒，自己每天在王府陪侍，不能時常撫養，心裏常常想着他。王爲之動容，當天召入宫中，憐憫他幼小，聽任他來到外舍學習。過了兩年，再次召入，王的乳母齊國夫人派親近的侍女撫育照顧他。

稍長，習通文字。王爲太子，守贇典工作事。及即位，授右侍禁。李繼遷叛，命使綏、夏伺邊釁，遷西頭供奉官、寄班祇候。帝幸大名，爲駕前走馬承受。康保裔與賊戰，没，部曲畏誅，聲言保裔降賊，密詔守贇往察之。守贇變服入營中，廉問得狀，還奏稱旨。詔恤保裔家，以守贇爲真定路走馬承受公事。

年紀稍長，熟通文字。王做了太子，夏守贇管理工匠製造的事。到王即位後，授任右侍禁。李繼遷反叛，命令他出使綏、夏窺察邊境的事端，遷任西頭供奉官、寄班祇候。皇帝到大名府，他做駕前走馬承受。康保裔同賊作戰，陣亡，部下害怕被殺，聲言康保裔投降了賊人，秘密下詔讓夏守贇前去調查這件事。夏守贇换了衣服進入軍營内，查訪詢問知道了真實情況，回來上奏適合皇帝旨意。下令撫恤康保裔家，任命夏守贇爲真定路走馬承受公事。

帝幸澶淵及祀汾陰，皆爲駕前巡檢，累遷東綾錦副使。從幸亳州，命修行宫。轉崇儀使、提舉倉草場。帝甚親信之，遣中使問守贇曰："欲管軍乎？爲横行使乎？"守贇曰："臣得日近冕旒足矣。"尋遷西上閤門使、提舉諸司庫務，以右千牛衛大將軍、昭州刺史爲樞密都承旨，兼領三班院。

皇帝到澶淵和在汾陰祭祀，他都任駕前巡檢，累積升遷任東綾錦副使。跟從皇帝到亳州，命他修築行宫。轉任崇儀使、提舉倉草場。皇帝很親近信任他，派宫中使者問夏守贇説："想管理軍隊嗎？做横行班列的使臣嗎？"夏守贇説："臣能够每天接近聖上就足够了。"很快遷任西上閤門使、提舉諸司庫務，從右千牛衛大將軍、昭州刺史任樞密都承旨，兼領任三班院。

每契丹使至，與楊崇勳迭爲館伴副使，凡十餘年。擢侍衛親軍步軍都虞候，改馬軍、并代州都總管。累遷步軍、馬軍殿前副都指揮使，建武、鎮東、保大軍節度使。俄以修大内勞，除殿前都指揮使，徙定國軍節度使。

每當契丹使者來到時，和楊崇勳輪换做館伴副使，一共十幾年。提拔爲侍衛親軍步軍都虞候，改馬軍、并代州都總管。累積遷官爲步軍、馬軍殿前副都指揮使，建武、鎮東、保大軍節度使。隨即因修繕皇宫的功勞，任命爲殿前都指揮使，徙定國軍節度使。

守恩坐贓廢，守贇亦以鎮海軍節度使罷管軍，之本鎮。逾年，徙定州路都總管，召知樞密院事。既入見，帝問西事，守贇言："平時小障屯兵馬不及千餘，賊兵盛至，固守不暇，安能出鬥邪？宜并其兵以據衝要，伺便邀擊，功或可成。"帝然之。

夏守恩因犯貪贜罪被罷免，夏守贇也以鎮海軍節度使免去管理軍政，到本鎮去。過了一年，徙定州路都總管，召入爲知樞密院事。進朝謁見後，皇帝詢問西部邊事，夏守贇說："平時小的堡壘駐扎的兵馬不到一千多，賊兵大批到來，堅守都來不及，怎麽能出去戰鬥呢？應當合并兵力來據守要衝，等便利時攔擊，或許能成功。"皇帝贊同他的話。

劉平、石元孫敗，人有以降賊誣告者。守贇頗辨其枉，引康保裔事爲質，自請將兵擊賊。换宣徽南院使、陝西馬步軍都總管兼經略、安撫、緣邊招討使，命勾當御藥院張德明、黎用信掌御劍以隨之。然守贇性庸怯，寡方略，不爲士卒所服。

劉平、石元孫戰敗，有人用投降賊兵的罪名誣告他們。夏守贇很爲他們辯解冤屈，援引康保裔的事做評斷，自己請求領兵攻擊賊人。换任宣徽南院使、陝西馬步軍都總管兼經略、安撫、緣邊招討使，命令勾當御藥院張德明、黎用信執掌御用寶劍跟隨他。但夏守贇性格平庸膽小，很少計謀策略，不被士兵們佩服。

尋詔駐軍河中，居數月，徙屯鄜州。其子隨爲陝西緣邊招討副使。時晏殊、宋綬知樞密院，又召守贇同知院事。隨卒，守贇請罷，以宣徽南院使、天平軍節度使判澶州，以疾徙相州。疾稍平，復爲真定府定州等路都總管，未至，徙高陽關，就判瀛州。卒，贈太尉，謚忠僖。

不久下詔在河中駐扎軍隊，過了幾個月，遷徙到鄜州屯駐。他兒子夏隨任陝西緣邊招討副使。當時晏殊、宋綬知樞密院，又召夏守贇同知院事。夏隨死後，夏守贇請求免職，以宣徽南院使、天平軍節度使判澶州，因病徙相州。病稍平復，再次任真定府定州等路都總管，還没赴任，徙高陽關，就地判瀛州。去世，贈官太尉，謚號忠僖。

## 夏隨

隨字君正，頗好儒術，多從士大夫游。以父蔭爲茶酒班殿侍，遷右班殿直。仁宗在東宫，爲率府副率兼春坊謁者。及即位，除内殿承制、閤門祗候，累遷西上閤門使，出爲天雄軍兵馬鈐轄。以母疾召還，領三班院，再遷四方館使、營州刺史。出知衛州，真拜韶州團練使。徙邠州，遷泰州防禦使。

夏隨字君正，很喜好儒家學術，經常同士大夫交往。憑藉父親的蔭庇任茶酒班殿侍，遷右班殿直。仁宗在東宫時，任率府副率兼春坊謁者。到仁宗即位時，任内殿承制、閤門祗候，多次遷官任西上閤門使，出朝爲天雄軍兵馬鈐轄。因爲母親生病被召回，領三班院，兩次遷官任四方館使、營州刺史。出朝爲衛州知州，實拜授韶州團練使。徙邠州，遷任泰州防禦使。

元昊反，爲鄜延路副都總管。隨本名元亨，與元昊有嫌，因奏改焉。尋徙環慶路，未幾，復還鄜延。元昊爲書及錦袍、銀帶投境上，以遺金明李士彬，且約與同叛。候人得之，諸將皆疑士彬，獨隨曰："此行間爾。

元昊反叛，他任鄜延路副都總管。夏隨原名元亨，跟元昊有嫌疑，於是上奏改名。不久徙環慶路，没多久，又回到鄜延。元昊寫了信連同錦袍、銀帶投送到邊境上，來送給金明李士彬，并約定和他一同叛變。放哨的人得到了，將領們都懷疑李士彬，衹有夏隨說："這不過是進行離

士彬與羌世仇，若有私約，通贈遺，豈使衆知邪？”乃召士彬與飲，厚撫之。士彬感泣，後數日，果擊賊，斬首獲羊馬自效。

間罷了。李士彬和羌有世仇，如果私自有約定，交換贈物，哪能讓大家知道呢？”就召來李士彬和他飲酒，深加撫慰。李士彬感動得流淚，過了幾天，果然攻擊賊人，斬下敵人首級獲得羊馬報效。

及守贇知樞密院事，除耀州觀察使、知亳州。劉平、石元孫敗，以隨知河中府。守贇經略安撫陝西，留領會靈觀事。守贇還，復爲陝西副都總管兼緣邊招討副使。帝曰：“朝廷方以邊事委卿，卿毋以父在機密爲嫌。”時隨已病，次陜州，卒。贈昭信軍節度使，謚莊恪。隨在邊陲無多戰功，然慎重少過。

等到夏守贇知樞密院事後，他被任爲耀州觀察使、亳州知州。劉平、石元孫戰敗後，任命夏隨爲河中府知府。夏守贇做陝西經略安撫使，留下他領會靈觀事。夏守贇回來後，又讓他做陝西副都總管兼緣邊招討副使。皇帝説：“朝廷正把邊疆的事托付給你，你不要把父親在機密任官當作疑忌。”當時夏隨已經生了病，到了陜州，去世。贈官昭信軍節度使，謚號莊恪。夏隨在邊境没有多少戰功，但爲人慎重過失不多。

論曰：曹利用投身不測之淵，以口舌啖契丹，使河北七十年無鋒鏑之虞，勳業固偉矣。嶺南之戰，亦豈可少哉！恃功怙寵，禍萌而弗悟，可悲也已！耆、崇勳二夏奮闒茸，位將相，皆驕侈貪吝，恃私恩，違清議，君子所不取也。

論曰：曹利用投身到無法推測的深淵中，用口舌引誘契丹，使河北七十年没有戰争的憂患，功業本來就很偉大了。嶺南的戰鬥，難道還可以貶低嗎！依仗功勞憑藉恩寵，禍害萌生却不覺察，可悲啊！張耆、楊崇勳和二夏從卑賤中奮起，位列將相，都驕横奢侈貪財吝嗇，憑藉私人的恩惠，違背公正的評論，是君子所不取的。

## 狄青

狄青字漢臣，汾州西河人。善騎射。初隸騎御馬直，選爲散直。寶元初，趙元昊反，詔擇衛士從邊，以青爲三班差使、殿侍、延州指使。時偏將屢爲賊敗，士卒多畏怯，青行常爲先鋒。凡四年，前後大小二十五戰，中流矢者八。破金湯城，略宥州，屠嚨咩、歲香、毛奴、尚羅、慶七、家口等族，燔積聚數萬，收其帳二千三百，生口五千七百。又城橋子谷，築招安、豐林、新寨、大郎等堡，皆扼賊要害。嘗戰安遠，被創甚，聞寇至，即挺起馳赴，衆爭前爲用。臨敵被髮、帶銅面具，出入賊中，皆披靡莫敢當。

狄青字漢臣，汾州西河人。擅長騎馬射箭。起初隸屬騎御馬直，被選爲散直。寶元初年，趙元昊反叛，下令挑選衛士參加邊疆軍隊，任命狄青爲三班差使、殿侍、延州指使。當時偏軍的將領多次被賊軍打敗，士兵們大都畏懼膽怯，狄青出戰經常做先鋒。一共四年，前後經歷大小二十五次戰鬥，中了八次流箭。攻下金湯城，奪取宥州，屠殺嚨咩、歲香、毛奴、尚羅、慶七、家口等部族，燒毁了幾萬積財，收取他們的二千三百個帳篷，俘虜五千七百人。又在橋子谷修城，修築招安、豐林、新寨、大郎等堡壘，都據守在賊兵的要害部位。他曾在安遠作戰，受傷很重，聽説敵人到來，就站起來驅馬向前，大家争着上前被他使用。同敵人作戰時他披着頭髮，戴着銅製面具，在賊兵中出入，賊兵都潰散没人敢阻擋。

尹洙爲經略判官，青以指使見，洙與談兵，善之，薦於經略使韓琦、范仲淹曰："此良將材也。"二人一見奇之，待遇甚厚。仲淹以《左氏春秋》授之曰："將不知古今，匹夫勇爾。"青折節讀書，悉通秦、漢以來將帥兵法，由是益知名。以功累遷西上閤門副使，擢秦州刺史、涇原路副都總管、經略招討副使，又加捧日天武四厢都指揮使、惠州團練使。

尹洙任經略判官，狄青以指使身份與他相見，尹洙和他談論軍事，贊賞他，向經略使韓琦、范仲淹推薦說："這是良將之才。"二人一見就覺得他很出衆，待他很優厚。范仲淹把《左氏春秋》送給他說："將軍如果不瞭解古今，不過是匹夫的勇敢罷了。"狄青改變平日志向來讀書，全部通曉秦、漢以來將帥的兵法，因此越加知名。因功勞累積遷官爲西上閤門副使，提拔爲秦州刺史、涇原路副都總管、經略招討副使，又加官捧日天武四厢都指揮使、惠州團練使。

仁宗以青數有戰功，欲召見問以方略，會賊寇渭州，命圖形以進。元昊稱臣，徙真定路副都總管，歷侍衛步軍殿前都虞候、眉州防禦使，遷步軍副都指揮使、保大安遠二軍節度觀察留後，又遷馬軍副都指揮使。

仁宗因爲狄青屢建戰功，想召見他詢問計謀策略，正值賊兵侵略渭州，命令畫成圖形獻上。元昊稱臣後，徙任真定路副都總管，歷任侍衛步軍殿前都虞候、眉州防禦使，遷任步軍副都指揮使、保大安遠二軍節度觀察留後，又遷任馬軍副都指揮使。

青奮行伍，十餘年而貴，是時面涅猶存。帝嘗敕青傅藥除字，青指其面曰："陛下以功擢臣，不問門地，臣所以有今日，由此涅爾，臣願留以勸軍中，不敢奉詔。"以彰化軍節度使知延州，擢樞密副使。

狄青從行伍中奮起，十多年就顯貴了，這時臉上刺的墨字還在。皇帝曾下令讓狄青敷藥除去字迹，狄青指着自己的臉說："陛下憑功勞提拔臣下，不問門第，臣之所以有今天，衹是因爲這刺墨的字罷了，臣希望留着鼓勵軍中將士，不敢奉行詔令。"以彰化軍節度使爲延州知州，提拔爲樞密副使。

皇祐中，廣源州蠻儂智高反，陷邕州，又破沿江九州，圍廣州，嶺外騷動。楊畋等安撫經制蠻事，師久無功。又命孫沔、余靖爲安撫使討賊，仁宗猶以爲憂。青上表請行，翌日入對，自言："臣起行伍，非戰伐無以報國。願得蕃落騎數百，益以禁兵，羈賊首致闕下。"帝壯其言，遂除宣徽南院使、宣撫荆湖南北路、經制廣南盗賊事，置酒垂拱殿以遣之。時智高還據邕州，青合孫沔、余靖兵次賓州。

皇祐年間，廣源州蠻儂智高謀反，攻陷邕州，接着攻下了沿江的九個州，包圍廣州，嶺南騷動。楊畋等人安撫經管節制蠻事，用兵久却没有功效。接着命令孫沔、余靖任安撫使討伐賊兵，仁宗還很擔憂。狄青奏上表章請求前去，第二天入朝應對，自己說："臣起自行伍中，除去作戰討敵没有可以報效國家的。希望得到蕃落騎兵幾百名，加上禁軍，綁着賊兵頭目送到朝中。"皇帝覺得他的話很雄壯，於是授任他宣徽南院使、宣撫荆湖南北路、經管節制廣南盗匪賊人的事，在垂拱殿設宴委派了他。當時儂智高回去據守邕州，狄青會合孫沔、余靖在賓州停駐軍隊。

先是，蔣偕、張忠皆輕敵敗死，軍聲大沮。青戒諸將毋妄與賊鬥，聽吾所爲。廣西鈐轄陳曙乘青未至，輒

在這之前，蔣偕、張忠都因輕敵戰死，軍隊聲威非常頹喪。狄青告誡將領們不要輕易同賊兵作戰，要聽從自己的命令。廣西鈐轄陳曙趁狄青

以步卒八千犯賊，潰于崑崙關，殿直袁用等皆遁。青曰："令之不齊，兵所以敗。"晨會諸將堂上，揖曙起，并召用等三十人，按以敗亡狀，驅出軍門斬之。沔、靖相顧愕眙，諸將股栗。

已而頓甲，令軍中休十日。覘者還，以爲軍未即進。青明日乃整軍騎，一晝夜絶崑崙關，出歸仁鋪爲陣。賊既失險，悉出逆戰。前鋒孫節搏賊死山下，賊氣鋭甚，沔等懼失色。青執白旗麾騎兵，縱左右翼，出賊不意，大敗之，追奔五十里，斬首數千級，其黨黄師宓、儂建中智中及僞官屬死者五十七人，生擒賊五百餘人，智高夜縱火燒城遁去。遲明，青按兵入城，獲金帛巨萬、雜畜數千，招復老壯七千二百嘗爲賊所俘脅者，慰遣之。梟黄師宓等邕州城下，斂尸築京觀于城北隅。時賊尸有衣金龍衣者，衆謂智高已死，欲以上聞。青曰："安知非詐邪？寧失智高，不敢誣朝廷以貪功也。"初，青之至邕也，會瘴霧昏塞，或謂賊毒水上流，士飲者多死，青殊憂之。一夕，有泉涌寨下，汲之甘，衆遂以濟。

没到，就用八千步兵進犯賊兵，在崑崙關潰敗，殿直袁用等人都逃走了。狄青説："命令不加整飭，是軍隊失敗的原因。"早晨在堂上會合衆將領，向陳曙作揖起立，并召來袁用等三十人，審查失敗逃亡的罪狀，趕出軍門將他們處斬。孫沔、余靖互相驚視，衆將領嚇得兩腿發抖。

接着整頓鎧甲，命令軍中休整十天。窺探的人回來，認爲敵軍還没立即前進。狄青第二天就整頓軍中騎兵，一晝夜穿越崑崙關，從歸仁鋪出發列陣。賊兵失掉了險要地形後，全出來迎戰。先鋒孫節在山下與賊搏鬥而死，賊兵氣勢非常鋭利，孫沔等人嚇得變了臉色。狄青手執白旗指揮騎兵，直衝敵軍左右翼，出乎賊兵意料，大敗賊兵，追逐逃奔的人達五十里，斬下幾千顆首級，敵人的黨羽黄師宓、儂建中、儂智中以及僞官部屬死了五十七個人，活捉賊兵五百多人，儂智高夜裏放火燒城逃走。黎明，狄青屯駐軍隊進城，獲得金銀物帛數以萬計、各種牲畜幾千頭，招回曾經被賊人俘虜脅迫的老人和青壯年七千二百名，慰問打發了他們。將黄師宓等人在邕州城下斬首示衆，收集敵人尸體在城北角修築了大高墳。當時賊人尸首中有個穿金龍衣的，大家認爲儂智高已經死了，想把它報告給皇上。狄青説："怎知不是假的呢？寧肯錯過打死儂智高的功勞，也不敢欺騙朝廷來貪圖功勞。"起初，狄青到邕州時，正值瘴霧迷暗了關塞，有人説賊兵在水的上流下毒，喝的人死了很多，狄青特别擔憂。一天晚上，有泉水從城寨下涌出，汲引上來很甘甜，大家就利用了它。

復爲樞密副使，遷護國軍節度使、河中尹。還至京師，帝嘉其功，拜樞密使，賜第敦教坊，優進諸子官秩。初，青既行，帝每憂之曰："青有威名，賊當畏其來。左右使令，非青親信者不可；雖飲食卧起，皆宜防竊發。"乃馳使戒之。及聞青已破賊，顧宰相曰："速議賞，緩則不足以勸矣。"

再任樞密副使，遷任護國軍節度使、河中尹。回到京城，皇帝嘉賞他的功勞，拜任樞密使，在敦教坊賞賜宅第，優厚提升他兒子們的官位級别。當初，狄青走後，皇帝常擔心他説："狄青有威名，賊兵一定怕他來到。左右使唤的人，非狄青親近信任的人不可；即便是飲食睡覺起床，都應防備暗中有事。"就派使者驅馬去告誡他。等聽説狄青已經打敗賊人，對宰相説："趕快討論獎賞，遲緩了就不足以勉勵了。"

始，交阯願出兵助討智高，余靖

開始的時候，交阯願意出兵幫助討伐儂智

言其可信，具萬人糧于邕、欽待之。詔以緡錢三萬賜交阯爲兵費，許賊平厚賞之。青既至，檄余靖無通使假兵，即上奏曰："李德政聲言將步兵五萬、騎一千赴援，非其情實。且假兵于外以除内寇，非我利也。以一智高而横蹂二廣，力不能討，乃假兵蠻夷，蠻夷貪得忘義，因而啓亂，何以禦之？請罷交阯助兵。"從之。賊平，人服其有遠略。

高，余靖説這事可信，在邕州、欽州準備了一萬人的糧食等待他們。皇帝下令用三萬緡錢賜給交阯作軍費，應允賊人平定後豐厚地賞賜他們。狄青來後，發文書讓余靖不要派使者借兵，立即上奏説："李德政聲言率領步兵五萬、騎兵一千趕來援助，不是他的真心。而且從外部借兵來消除内部的盜賊，不是有利於我們的。憑着一個儂智高就肆意踐踏兩廣，不能用力討平，却向蠻夷借兵，蠻夷貪得忘義，趁勢進行叛亂，用什麽抵擋他們？請求免除交阯援軍。"聽從了他。賊被平定，大家都佩服他有遠略。

青在樞密四年，每出，士卒輒指目以相矜誇。又言者以青家狗生角，且數有光怪，請出青於外以保全之，不報。嘉祐中，京師大水，青避水徙家相國寺，行止殿上，人情頗疑，乃罷青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出判陳州。明年二月，疽發髭，卒。帝發哀，贈中書令，謚武襄。

狄青在樞密院任職四年，每次出來，士兵就指着看他來相誇耀。又有諫議官因爲狄青家的狗長了角，并且屢次出現光象怪異的事，請求派狄青出朝任地方官來保全他，不答覆。嘉祐年間，京城發生大水災，狄青躲避大水把家搬遷到相國寺，在殿上行走止息，人們心中十分懷疑，於是罷免狄青任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出朝判陳州。次年二月，嘴上毒瘡發作，去世。皇帝發喪吊唁，贈官中書令，謚號武襄。

青爲人慎密寡言，其計事必審中機會而後發。行師先正部伍，明賞罰，與士同饑寒勞苦，雖敵猝犯之，無一士敢後先者，故其出常有功。尤喜推功與將佐。始，與孫沔破賊，謀一出青，賊既平，經制餘事，悉以諉沔，退若不用意者。沔始嘆其勇，既而服其爲人，自以爲不如也。尹洙以貶死，青悉力賙其家事。子諮、詠，并爲閤門使。詠數有戰功。

狄青爲人謹慎縝密很少言語，他考慮事情一定看清機會以後纔實行。出動軍隊時先整頓隊伍，明確賞罰，同兵士一起忍受飢寒勞苦，即使敵人突然侵犯他們，也没有一名兵士敢落後於前面的人，所以他出戰大都有功績。尤其愛把功勞推給偏副將領。開始，他和孫沔打敗了賊人，計謀全出自狄青，賊人被平定後，經營統制的許多事情，全推托給孫沔，退出職務就像是没有用過心意的。孫沔起初贊嘆他的勇敢，此後又佩服他的爲人，自認爲不如他。尹洙貶官而死，狄青竭力周濟他家。兒子狄諮、狄詠，同任閤門使。狄詠屢次立下戰功。

熙寧元年，神宗考次近世將帥，以青起行伍而名動夷夏，深沈有智略，能以畏慎保全終始，慨然思之，命取青畫像入禁中，御製祭文，遣使賫中牢祠其家。

熙寧元年，神宗考核排列近代的將帥，因爲狄青起於行伍之間却名震各族，深沉并且有智謀，能够憑敬畏謹慎保全終始，很感慨思念他，命令將狄青的畫像拿進宫中，親自做祭文，派使臣送中牢在他家祭祀。

## 張玉

張玉字寶臣，保定人。以六班散

張玉字寶臣，保定人。以六班散直隸屬於狄

直隸狄青麾下，築青澗、招安寨。遇夏兵三萬，有馳鐵騎挑戰者，玉單持鐵簡出門，取其首及馬，軍中因號曰張鐵簡。以狀聞，仁宗曰："真勇將也。"以爲本路同巡檢。從征儂智高，抵歸仁驛，賊列三鋭陣以逆官軍，軍小却，玉率右廂突騎横貫賊壘，賊大潰。帝召見，使作鋭陣於殿廷下，觀破賊之勢。擢爲廣西鈐轄，徙大名，進龍、神四廂都指揮使，爲副都總管。

諒祚攻大順城，玉以兵三千夜擊之，驚潰而去。累遷昭州防禦使，徙涇原。熙寧中，慶州卒叛，玉襲逐于石門，卒窮蹙請降，玉斬二百人，坐奪職，降爲陵州團練使，居數月，復之。

王韶開熙河，玉遷宣州觀察使，爲副都總管。河北置三十七將，以玉爲第一將。入爲馬步軍都虞候，卒，贈建雄留後。

青部下，修築青澗、招安寨。遇到夏兵三萬人，其中有騎着披鐵甲的戰馬挑戰的，張玉衹手持鐵簡出來作戰，取下他的首級和馬，軍隊中於是給他取號爲張鐵簡。將這情况報告給皇上，仁宗説："真是一名勇將。"任命他做本路同巡檢。跟隨征討儂智高，到達歸仁驛，賊兵列成三個利害的陣勢來迎戰官軍，官軍稍稍後退，張玉率領右廂的突擊騎兵横貫賊人的堡壘，賊兵大敗潰逃。皇帝召見他，讓他在殿廷下設利害的陣勢，觀看打敗賊兵的形勢。提升爲廣西鈐轄，徙大名府，升任龍、神四廂都指揮使，任副都總管。

諒祚攻打大順城，張玉帶兵三千夜裏攻打他，他驚慌潰逃而去。累積遷官爲昭州防禦使，徙涇原。熙寧年間，慶州的士兵叛亂，張玉襲擊追趕他們到石門，士兵們處境困窘請求投降，張玉斬了二百人，獲罪罷職，降爲陵州團練使，過了幾個月，恢復原職。

王韶開闢熙河，張玉遷任宣州觀察使，任副都總管。河北設三十七員將領，讓張玉做第一將。入京任馬步軍都虞候，去世，贈官建雄留後。

## 孫節

孫節，開封人。少隸軍籍，以才勇補右侍禁。與狄青同在延州，數攻破敵寨有功，累遷西京左藏庫副使。及青討智高，辟隸麾下。至歸仁鋪，節爲前鋒，直前搏戰，賊鋭甚，節鏖山下，俄中槍而没。特贈忠武軍節度留後，封其妻爲仁壽郡君，官其子二人、從子三人，給諸司副使奉，終其喪。

孫節，開封人。少年就編屬軍籍，因能幹勇敢補任右侍禁。與狄青一起在延州，因多次攻破敵人的營寨有功，累積遷官爲西京左藏庫副使。等到狄青討伐儂智高，徵召他隸屬在麾下。到了歸仁鋪，孫節做前鋒，一直向前搏鬥作戰，賊軍氣勢極其鋭利，孫節在山下苦戰，不久中槍而死。特旨贈官忠武軍節度留後，加封他妻子爲仁壽郡君，任用他兩個兒子、三個侄子做官，供給諸司副使的俸禄，一直到他們服喪完畢。

## 郭逵

郭逵字仲通，其先自邢徙洛。康定中，兄遵死於敵，録逵爲三班奉職，隸陝西范仲淹麾下。仲淹勉以問學。延安清剛社募兵誤殺熟羌，將論死，逵請而免之，活壯士十三人。方議取靈武，逵曰："地遠而食不繼，城大而兵不多，未見其利。"

郭逵字仲通，他的祖先從邢州移居洛陽。康定年間，哥哥郭遵在對敵作戰中死去，録用郭逵任三班奉職，編屬於陝西范仲淹麾下。范仲淹用學問勸勉他。延安清剛社募兵誤殺了内屬的羌人，即將定爲死罪，郭逵請求赦免了他們，使十三名壯士活了下來。剛議論奪取靈武，郭逵説："路途遠糧草就接濟不上，城市大兵却不多，

未幾，涇原任福以全軍没，人服其先見。

陳執中安撫京東，奏爲駐泊將。執中與賓佐論當今名將，共推葛懷敏。逵曰："懷敏易與爾，他日必敗朝廷事。"執中始怒，居數日，問曰："君何以知葛懷敏非名將而敗事邪?"曰："喜功僥幸，徒勇無謀，可禽也。"執中嘆曰："君真知兵，懷敏既覆師矣。"爲真定兵馬監押。

保州卒叛，田況遣逵往招之。逵與亂者侍其臻嘗同事范仲淹，馳至城下，示以舊所佩紫囊。臻識之，即與其黨韋貴、史克順皆再拜，邀逵登城。既見，申諭禍福，衆或疑不即下，曰："若降，恐不免。"逵請以身爲質，於是開城降。論功加閤門祗候、環慶兵馬都監。遭母憂，不得解官，凡三請乃許。慶帥杜杞贐以錢四十萬，謝弗受。卒喪，爲涇原都監。拔古渭城，轉通事舍人，徙河北緣邊安撫都監。副吴奎使契丹，值其主受尊號，入觀禮。使還，黜爲汾州都監。

龐籍鎮河東，俾權忻州。契丹來求天池廟地，籍不能决，以諉逵。逵訪得太平興國中故牘，證爲王土，檄報之，契丹愧伏。

湖北溪蠻彭仕羲叛，加帶御器械，爲路鈐轄兼知澧州。得蠻親信爲鄉導，盡平諸隘，遂破其所居桃花州，仕羲棄城走，衆悉降。遷禮賓使，徙南路鈐轄、知邵州。武岡蠻反，逵討平之。累遷容州觀察使。仁宗山陵，以逵掌宿衛。遷殿前都虞候，出爲涇原路副都部署。

治平二年，以檢校太保同簽書樞密院，旋出領陝西宣撫使，判渭州。

不會得到好處。"没多久，涇原任福全軍覆没，人們都佩服他有先見之明。

陳執中安撫京東，上奏讓他任駐泊將。陳執中同賓客輔將議論當今的名將，共同推崇葛懷敏。郭逵說："葛懷敏很好對付，日後一定敗壞朝廷的事情。"陳執中開始很生氣，過了幾天，問他說："您從哪兒知道葛懷敏不是名將并要敗壞事情呢?"回答道："喜好功勞心存僥幸，衹有勇力没有謀略，是可被擒獲的。"陳執中感嘆道："您真懂得軍事，葛懷敏已經全軍覆没了。"任真定兵馬監押。

保州的士兵叛亂，田況派郭逵去招降他們。郭逵和叛將侍其臻曾一同事奉范仲淹，驅馬跑到城下，出示他以前佩帶的紫囊。侍其臻認得它，就和他的黨羽韋貴、史克順都拜了兩次，邀請郭逵登上城墻。相見以後，向他們講明禍福，人們有的不能立即打消疑慮，說："如果投降，恐怕不被免罪。"郭逵請求用自己作人質，於是開城投降。評功加官閤門祗候、環慶兵馬都監。遭遇母親的喪事，不能解除官職，共請求三次纔允許。慶帥杜杞贈給他四十萬錢送行，他謝絶了。喪事完畢，任涇原都監。攻下古渭城，轉任通事舍人，徙河北緣邊安撫都監。輔助吴奎出使契丹，正趕上它的君主接受尊號，他進入觀禮。出使回來，貶黜爲汾州都監。

龐籍鎮守河東，讓他代理忻州。契丹來索求天池廟的土地，龐籍不能决斷，把它推托給郭逵。郭逵訪求得到太平興國年間的舊文書，證明它是朝廷的土地，契丹慚愧屈服。

湖北溪蠻彭仕羲叛亂，加官帶御器械，爲湖北路鈐轄兼澧州知州。得到蠻人的親信做嚮導，全部平定了各險要地區，於是攻下他們所居住的桃花州，彭仕羲棄城逃跑，手下的人全部投降。遷任禮賓使，徙南路鈐轄、邵州知州。武岡蠻謀反，郭逵討伐平定了它。累積遷官爲容州觀察使。仁宗的山陵，讓郭逵執掌值宿守衛。遷任殿前都虞候，出朝爲涇原路副都部署。

治平二年，以檢校太保同簽書樞密院，隨即出朝領陝西宣撫使，判渭州。郭逵雖然立下了軍

逵雖立軍功，而驟躋政地，議者不厭，諫官、御史交論之，不聽。神宗即位，遷靜難軍留後，召還。言者復力爭，乃改宣徽南院使、判鄆州。至鄆七日，徙鎮鄜延。

种諤受嵬名山降，取綏州，夏人遂殺楊定。朝論以邊釁方起，欲棄綏。逵曰："虜既殺王官，而又棄綏不守，見弱已甚。且名山舉族來歸，當何以處？"既而夏人欲以塞門、安遠二寨來易，朝廷許之。逵曰："此正商於六百里之策也。非先交二寨，不可與。"遣其屬趙卨、薛昌朝與夏使議，唯言寨基，卨曰："二寨之北，舊有三十六堡，且以長城嶺爲界，西平王祥符所移書固在也。"虜使驚不能對，乃寢其請。初，詔焚棄綏州，逵匿而不下。至是，帝問大臣，皆莫知，逵始自劾向者違詔旨之罪，帝手詔褒答。

夏人又求以亡命景詢易名山，逵曰："詢，庸人也，於事何所輕重！受之則不得不還名山，恐自是蕃酋無復敢向化矣。"逵詗得殺楊定者首領姓名，諜告將斬之於境以謝罪，逵曰："是且梟死囚以紿我。"報曰："必執李崇貴、韓道喜來。"夏人言："殺之矣。"逵命以二人狀貌物色詰問虜，情得，乃執獻之。加檢校太尉、雄武軍留後。

韓絳主种諤計圖橫山，與逵議出兵。逵曰："諤，狂生爾，朝廷徒以家世用之，必誤大事。"絳怒，以爲沮撓，奏召逵還。明年，慶州亂，出判永興，徙秦州。王韶開熙河，逵案其不法。朝廷遣蔡確鞫之，謂逵誣罔，落宣徽使、知潞州。徙太原，復

功，但是突然躋身於政治領域，議事的人心中不服，諫官、御史交相議論他，没有依從。神宗即位，遷任靜難軍留後，召回朝。諫官再次竭力争辯，纔改任宣徽南院使、判鄆州。到鄆州七天後，徙鎮守鄜延。

种諤接受嵬名山投降，取得綏州，夏人於是殺了楊定。朝中的議論認爲就要發生邊界争端，想放棄綏州。郭逵説："胡虜已經殺死了朝廷的官員，而我們又放棄綏州不守，顯得軟弱已經過分。而且嵬名山帶領全族來歸服，應該怎樣安排他呢？"不久夏人想用塞門、安遠兩寨來交换，朝廷答應了。郭逵説："這正是商於六百里的計策。除非先交付兩寨，不能給他們地。"派他的部屬趙卨、薛昌朝同夏的使臣談判，衹説寨基。趙卨説："兩寨北邊，原先有三十六個堡壘，并且以長城嶺爲界，西平王祥符年間傳發的文件本來還在。"胡虜吃驚不能回答，於是停止了他們的請求。當初，皇帝下令焚燒放棄綏州，郭逵隱瞞了不傳達。到這時，皇帝詢問大臣，都没人知道，郭逵纔自己彈劾從前違背詔書旨意的罪過，皇帝親手下詔表揚答覆他。

夏人又請求用逃亡的人景詢交换嵬名山，郭逵説："景詢，是平庸的人，對事情有什麽重要！接受了他就不能不把嵬名山還給他們，恐怕從此外族首領再没有敢奔向朝廷教化的了。"郭逵刺探到殺楊定的首領的姓名，間諜報告説夏人即將在邊境殺了他們來謝罪，郭逵説："這是用將要梟首的死囚來騙我們。"答覆説："一定要捉拿李崇貴、韓道喜來。"夏人説："已殺了他們。"郭逵命令用兩人的外表形貌向胡虜查問，情况獲得後，他們纔逮捕二人獻來。加官檢校太尉、雄武軍留後。

韓絳主張讓种諤考慮謀取橫山，同郭逵商議出兵。郭逵説："种諤，是個狂妄無知的人，朝廷衹是因爲他家的先世任用他，一定會耽誤大事。"韓絳很生氣，認爲他在詆毁阻撓，上奏召回郭逵。次年，慶州叛亂，他出朝判永興，徙秦州。王韶開發熙河，郭逵檢舉他不遵法度。朝廷派蔡確審問此事，説郭逵捏造罪名誣告他，罷免

宣徽使。

交阯李乾德陷邕管，召爲安南行營經略招討使兼荆湖、廣南宣撫使，請鄜延、河東舊吏士自隨。將行，宴於便殿，賜中軍旗章劍甲以示寵。次長沙，先遣將復邕、廉；至廣西，討拔廣源州，降守將劉應紀；又拔决里隘，乘勝取桄榔、門州，大戰富良江，斬僞王子洪真。乾德窮蹙，奉表歸命。時兵夫三十萬人，冒暑涉瘴地，死者過半。至是，與賊隔一水不得進，乃班師。坐貶左衛將軍，西京安置，屏處十年。哲宗立，復左屯衛大將軍致仕。起知潞州，進廣州觀察使、知河中。辭歸洛，改左武衛上將軍、提舉崇福宫，卒。輟視朝一日，贈雄武軍節度使。

逵忼慨喜兵學，神宗嘗訪八陣遺法，對曰："兵無常形，是特奇正相生之一法爾。"因爲帝論其詳。在延安，使以教兵，久不就。逵擇諸校習金鼓屯營者六十四人，使人教一隊，頃刻而成。尤善用偏裨，每至所部，令人自言所能，暇日閲按之，故臨陣皆盡其技。

李復圭治慶州之敗，既斬李信、劉甫，又欲罪鄜延都巡檢使白玉。玉見逵托以後事，且泣言不得終養母。逵哀之，不遣，申救甚力，得免。已而玉大捷于新寨，神宗謂逵曰："白玉能以功補過，卿之力也。"每戰，先招懷，後戰鬥，愛惜士卒，不妄加以誅戮。其殺賊婦女老弱者，皆不賞。雖坐征南無功久廢，猶隱然爲一時宿將云。

論曰：宋至仁宗時，承平百年，武夫驇卒遭時致位者雖有之，起健卒

宣徽使、潞州知州。徙太原，恢復宣徽使。

交阯李乾德攻陷邕管，被召任安南行營經略招討使兼荆湖、廣南宣撫使，請求讓鄜延、河東的舊官吏將士跟隨自己。即將出發時，皇帝在便殿設宴款待他，賞賜中軍的旗幟名號寶劍鎧甲來顯示恩寵。停駐在長沙，先派將領收復邕、廉；到了廣西，討伐攻下廣源州，降服守將劉應紀；接着攻下决里隘，乘勝奪取桄榔、門州，大戰於富良江，斬僞王子洪真。李乾德非常困迫，進奉表章歸順朝廷。當時兵士有三十萬人，頂着暑氣來到瘴地，死了的超過一半。到這時，同賊軍相隔着一條河不能前進，就班師了。因此貶官左衛將軍，西京安置，隱退居住了十年。哲宗即位，恢復左屯衛大將軍退職。起用爲潞州知州，升任廣州觀察使、河中知府。辭官回到洛陽，改爲左武衛上將軍、提舉崇福宫，去世。停止處理朝政一天，贈官雄武軍節度使。

郭逵意氣風發喜好軍事之學，神宗曾詢問他八陣遺法，回答説："作戰没有一定的式樣，這衹是奇正相生的一個法式罷了。"於是給皇帝説明詳情。在延安，讓他把這教給兵士，很久不成功。郭逵挑選了熟習金鼓屯營的校官六十四人，讓他們每人教一隊，立刻就成功了。特别善於任用偏副將領，每到他的部隊，讓人們自己訴説他的才能，空閑時檢閲查考他們，所以作戰時都能使他們發揮出自己的技能。

李復圭治理慶州失敗的事，斬了李信、劉甫以後，還想治鄜延都巡檢使白玉的罪。白玉謁見郭逵向他托付後事，并哭着説不能奉養母親終老。郭逵哀憐他，没有遣送，替他申訴救助非常盡力，得以免死。後來白玉在新寨打了大勝仗，神宗對郭逵説："白玉能以功補過，是你的力量。"每次作戰，首先招集安撫，然後戰鬥，愛惜士卒，不隨便加以誅殺。那些殺死賊人婦女老弱的人，都不奬賞。雖然因爲征討南方没有功效而被長時間免官，仍隱然是一時老將。

論曰：宋朝到仁宗時，百年太平，武夫猛卒遭遇時運得到官位的人是有的，但出身雄健的兵

至政府，隱然爲時名將，惟青與逵兩人爾。青在邊境凡二十五戰，無大勝，亦無大敗，最後崑崙一舉，頗著奇雋。考其識量，亦過人遠矣。逵料葛懷敏之敗，如燭照龜卜，一時最爲知兵。雖南征無功，用違其長，又何尤焉。

士而做官到政府，隱約成爲一時名將的，衹有狄青和郭逵兩人罷了。狄青在邊界共經歷二十五次戰爭，没有大的勝利，也没有大的失敗，最後在崑崙的一次行動，很顯示奇異出衆的才智。考察他的見識和度量，也是超人很多了。郭逵估計到葛懷敏的失敗，像用蠟燭照耀用龜甲占卜一樣清楚，當時是最爲清楚軍事的。雖然南征没有功勞，但任用他違背了他的長處，又有什麽罪過。

# 宋史卷二百九十一

## 列傳第五十

吴育　宋綬（子）敏求（從子）昌言

李若谷（子）淑（孫）壽朋 復圭　王博文（子）疇　王鬷

### 吴育

吴育字春卿，建安人也。父待問，與楊億同州里，每造億，億厚禮之。門下少年多易之，億曰："彼他日所享，非若曹可望也。"累官光禄卿，以禮部侍郎致仕。

吴育字春卿，建安人。父親吴待問，與楊億是同鄉，經常去探訪楊億，楊億對他非常禮遇。楊億門下的少年大多輕視他，楊億説："此人日後所取得的成就，不是你們這些人能及的。"多次升官到光禄卿，以禮部侍郎退休。

育少奇穎博學，舉進士，試禮部第一，中甲科。除大理評事，遷寺丞。歷知臨安、諸暨、襄城三縣。自秦悼王葬汝後，子孫從葬，皆出宦官典護。歲時上冢者，往來呼索擾州縣。育在襄城，請凡官所須，具成數，毋容使者妄索，羊豕悉出大官，由是民省供費殆半。宦官過者銜之，或中夜叩縣門，索牛駕車，育拒不應。異時宗子所過，縱鷹犬暴民田，入襄城境，輒相戒約，毋敢縱者。

吴育從小聰明博學，參加進士科考試，爲禮部第一名，考中甲科。授任大理評事，升任寺丞。歷任臨安、諸暨、襄城三縣知縣。自從秦悼王被葬在汝地後，其子孫死後陪葬事宜，都由朝廷派宦官進行監領督察。每年一定時節來上墳祭奠的宦官，往來大肆索求擾亂州縣。吴育在襄城時，上奏請求凡是官家所須錢物，都詳細列成整數，不能容許使臣胡亂索要，羊和猪都由太官供應，由此百姓節省供費將近一半。經過襄城的宦官懷恨此事，有的在半夜叩擊縣衙門，索要牛來駕車，吴育拒絶而不答應。後來有皇族子弟在所過之處，放縱鷹犬侵暴民田，進入襄城境内後，就相互告誡約束，不敢再放縱。

舉賢良方正，擢著作郎、直集賢院、通判蘇州。還知太常禮院，奏定禮文，名《太常新禮慶曆祀儀》。改右正言，歷三司鹽鐵、户部二判官。尋以本官供諫職。

考中賢良方正科，被提拔爲著作郎、直集賢院、蘇州通判。又回朝知太常禮院，奏定禮文，名爲《太常新禮慶曆祀儀》。改任右正言，歷任三司鹽鐵、户部二判官。不久以本官任諫職。

元昊僭號，議出兵討之。群臣曰："元昊，小醜也，旋即誅滅矣。"育獨建言："元昊雖稱蕃臣，其尺賦

元昊冒用帝王稱號，朝廷商議出兵征討。群臣説："元昊祇是一個跳梁小醜，不久即可將他誅滅。"吴育獨自建議説："元昊雖然名義上是藩

斗租，不入縣官，且服叛不常，請置之，示不足責。且已僭輿服，勢必不能自削，宜援國初江南故事，稍易其名，可以順拊而收之。”不報。復上言：“宜先以文誥告諭之，尚不賓，姑嚴守禦，不足同中國叛臣亟加征討。且征討者，貴在神速；守禦者，利於持重。羌人剽悍多詐，出没不時，我師乘鋭，見小利小勝，必貪功輕進，往往墮賊計中。第嚴約束，明烽候，堅壁清野，以挫其鋒。”時方鋭意討之，既而諸將多覆軍者，久之無功，卒封元昊爲夏國主，如育所議。

臣，可是他并不曾把絲毫租賦繳給我國，而且順服反叛無常，我請求把他擱在一邊不去理會，以示他不值得朝廷去懲罰。而且他已越分使用帝王車馬服飾，勢必不能自動廢除，應該援引開國之初江南舊事，稍微改换一下他的名號，就可以順從而收服他了。”没有答覆。又上言説：“應該先頒發文告告諭他，如果他還不順服，就暫且嚴飭守備，不值得把他等同於我國叛臣而急着去征討。况且征討之事，貴在神速；守禦之事，利於持重。羌人剽悍多詐，出没没有定時，我軍乘着鋭氣，見到有小利小勝，一定會貪圖功勞輕率前進，往往落入賊人計中。現在衹應整頓約束軍隊，嚴明烽候偵察，堅壁清野，來挫折敵人的氣勢。”當時朝廷正决意前往征討，而後諸將有很多喪失了軍隊，歷時很久没有戰功，最後封元昊爲夏國主，就像吴育所建議的一樣。

育又上言：“天下久安，務因循而厭生事，政令紀綱，邊防機要，置不復修。一有邊警，則倉皇莫知所爲，殆稍安静，則又無敢輒言者。若政令修，紀綱肅，財用富，恩信給，賞罰明，將帥練習，士卒精鋭，則四夷望風，自無他志。若一不備，則乘間而起矣。”

吴育又上奏：“天下安定已久，朝廷一心順應自然而生怕惹發事端，政令紀綱，邊防機要，放置一旁不再整修。一旦邊境有警報，就倉皇失措，不知如何是好，稍得片刻安静，則又没有人敢擅自議論此事。如果政令修明，紀綱整肅，財用富足，恩信普及，賞罰分明，將帥諳習軍事，士兵精練勇敢，那麽四夷聽到風聲，自然没有别的意圖。如果其中一件事没有齊備，則敵人就會乘隙而動了。”

又曰：“漢通西域諸國，斷匈奴右臂。諸戎内附，雖有桀黠，不敢獨叛。唐太宗嘗賜回鶻可汗并其相手書，納其貢奉，厚以金帛。真宗命潘羅支攻殺李繼遷，而德明乃降。元昊第見朝廷比年與西域諸戎不通朝貢，乃得以利啖鄰境，固其巢穴，無肘腋之患。跳梁猖獗，彼得以肆而不顧矣。請募士諭唃厮囉及他蕃部，離散其黨與，使并力以攻，而均其恩賜，此伐謀之要也。”因録上真宗時通西域諸蕃事迹。除同修起居注，遂知制誥，進翰林學士，累遷禮部郎中。

又説：“漢朝通西域各國，如同切斷了匈奴的右臂。各戎族都歸附朝廷，即使有凶狠狡黠之徒，也不敢獨自叛亂。唐太宗曾經賞賜回鶻可汗及其國相親筆書信，接受他們的貢奉，并厚賜以金帛。真宗命令潘羅支攻殺了李繼遷，德明纔投降。元昊衹是看到朝廷近年與西域各戎族不通朝貢，纔得以利誘鄰國，穩固自己的巢穴，免去了身邊的禍患。他也能够肆行横暴猖獗，而没有後顧之憂了。臣請求招募人士前往告諭唃厮囉及其他蕃部，離散元昊的黨羽，讓他們合力攻打元昊，并平均給予恩賜，這是破壞元昊陰謀的關鍵。”因而抄録獻上真宗時結交西域各蕃的事迹。授任同修起居注，於是任知制誥，升爲翰林學士，多次升遷至禮部郎中。

契丹與元昊構兵，元昊求納款。契丹使來請勿納元昊，朝廷未知所答。育因上疏曰：“契丹受恩，爲日已久。不可納一叛羌，失繼世兄弟之歡。今二蕃自鬥，鬥久不解，可觀形勢，乘機立功。萬一過計亟納元昊，臣恐契丹窺兵趙、魏，朝廷不得元昊毫髮之助，而太行東西，且有烟塵之警矣。宜使人諭元昊曰：‘契丹汝世姻，一旦自絶，力屈而歸我，我所疑也，若無他者，當順契丹如故，然後許汝歸款。’告契丹曰：‘已詔元昊，如能投謝轅門，即聽内附；若猶堅拒，當爲討之。’如此，則彼皆不能歸罪我矣。”於是召兩制，出契丹書，令兩制同上對，不易育議。

契丹與元昊交戰，元昊向宋朝請求歸順。契丹派使者前來請求不要收納元昊，朝廷大臣不知如何答覆。吴育就上疏説：“契丹受到朝廷的恩惠，爲時已久。不能因爲收留一個叛羌之人，而失去了繼世兄弟的歡心。如今二蕃自相争鬥，歷時長久不能止息，我們可以觀察形勢，乘機建立功業。萬一失策急着收納了元昊，臣擔心契丹就會伺機出兵趙、魏，朝廷得不到元昊絲毫的幫助，而太行東西，却將有烟塵示警了。應當派人告諭元昊説：‘契丹與你是世代姻戚，一旦自行斷絶關係，力竭後來歸順我朝，我們不能没有疑惑，如果你没有其他用心，應該仍然順服契丹和以前一樣，然後我們纔能允許你歸附。’再告訴契丹説：‘已經詔令元昊，如能到你們營門前投降謝罪，我國就允許他前來歸附；如果仍然堅持抵抗，我國定當替你們去討伐他。’這樣一來，契丹和元昊就都不能歸罪於我朝了。”皇上於是召來翰林學士和中書舍人，出示契丹的書信，讓他們一同應對，結果與吴育所議相同。

尋知開封府。居數日，發大奸吏一人，流嶺外。又得巨盜，積贓萬九千緡，獄具而輒再變，帝遣他吏按之，卒伏法。時歲饑多盜，育嚴賞功之法，嘗得盜而未賞者，一切賞之，以明不欺。

不久知開封府。任職幾天，就查舉出非常奸猾的官吏一人，把他流放到嶺外。又捕捉到一名大盜，獲贓款一萬九千貫，案件已定而罪犯又反供，皇上派其他官員進行審問，最終伏法。當時年成歉收盜賊很多，吴育嚴格獎賞立功的法令，曾經捕到盜賊未賞者，都給予獎賞，以表明決不欺騙。

慶曆五年，拜右諫議大夫、樞密副使。居數月，改參知政事。山東盜起，帝遣中使按視，還奏：“盜不足慮。兖州杜衍、鄆州富弼，山東人尊愛之，此可憂也。”帝欲徙二人于淮南。育曰：“盜誠無足慮者，小人乘時以傾大臣，禍幾不可禦矣。”事遂寢。章獻、章懿太后升祔真宗廟，議者請覃恩，且優賜軍士。育曰：“無事而啓僥倖，誰爲陛下建此議者，請治之。”已而外人多怨執政者，帝以語輔臣。育曰：“此必建議者欲動摇上聽，臣以身許國，何憚此耶?”

慶曆五年，拜任右諫議大夫、樞密副使。過了幾個月，又改任參知政事。山東盜賊起事，皇上派宦官前去視察，回奏説：“盜賊不值得擔心。兖州杜衍、鄆州富弼，山東百姓尊敬愛戴他們，這是可憂之事。”皇上打算把他們二人改調到淮南。吴育説：“盜賊的確不值得憂慮，而小人乘機傾陷大臣，所造成的禍害就將不能抵擋了。”此事於是作罷。章獻、章懿二太后被祔祭在真宗廟，諫官請求廣施恩澤，并且厚賜軍士。吴育説：“無事而開啓僥幸之端，誰向陛下提此建議，請求治他的罪。”不久朝廷外有很多人埋怨執政大臣，皇上把這事告訴了宰相。吴育説：“這一定是建議施恩者想動摇皇上的視聽，臣以身許

國，怎麽會害怕這些呢?”

向綬知永静軍，爲不法，疑通判江中立發其陰事，因構獄以危法中之，中立自經死。綬宰相子，大臣有營助，欲傅輕法。育曰：“不殺綬，無以示天下。”卒減死一等，流南方。御史唐詢請罷制科，帝刊其名付中書，育奏疏駁議，帝因諭輔臣曰：“彼上言者，乞從内批行下，今乃知欺罔也。”育曰：“非睿聽昭察，則挾邪蠹國，靡所不爲。願出姓名按劾，以明國法。”

向綬知永静軍，幹了違法之事，疑心通判江中立揭發他的隱秘，就編造獄案以嚴酷之法來中傷他，中立自剄而死。向綬是宰相之子，朝廷大臣中有人進行營救，想附會輕法處置。吴育説：“不殺向綬，就無法示天下以公正。”最後判處减死一等，流放到南方。御史唐詢請求取消科舉考試，皇上把他奏章上的名字删削後交付中書省，吴育上疏辯駁，皇上於是對輔臣説：“那個上言之人，請求由宫内直接發旨下達，現在纔知道這是在欺騙蒙蔽啊。”吴育説：“如果不是皇上明察，就會有人挾持邪惡破壞國事，無所不爲。希望出示他的姓名進行審查彈劾，以明國法。”

育在政府，遇事敢言，與宰相賈昌朝數争議上前，左右皆失色。育論辨不已，乃請曰：“臣所辨者，職也；顧力不勝，願罷臣職。”乃復以爲樞密副使。明年大旱，御史中丞高若訥曰：“大臣喧争爲不肅，故雨不時若。”遂罷昌朝，而育歸給事中班。未幾，出知許州，徙蔡州。設伍保法，以檢制盜賊。時京師有告妖人千數聚確山者，詔遣中使往召捕者十人。至，則以巡檢兵往索之，育曰：“使者欲得妖人還報邪?”曰：“然。”曰：“育在此，雖不敏，聚千人境内，毋容不知。此特鄉民用浮圖法相聚，以利錢財爾，一弓手召之，可致也。今以兵往，人相驚疑，請留毋往。”中使以爲然。頃之，召十人者至，械送闕下，皆無罪釋之。而告者伏辜。

吴育任職於中書省，遇到事情敢於發言，與宰相賈昌朝多次在皇上面前争議，左右侍臣都驚慌失色。吴育仍辯論不止，并請求説：“臣進行争辯，是職責所在；而力不能勝，希望罷免臣的官職。”於是又任樞密副使。第二年大旱，御史中丞高若訥上奏説：“大臣喧鬧争論是不嚴肅，因此雨没有按時下。”於是罷免了賈昌朝，而吴育重新歸入給事中班列。不久，出知許州，又調到蔡州。吴育設立了伍保之法，以約束節制盜賊。當時在京城有人告發有一千多名妖人會集在確山，詔令派遣宦官前去招捕其中的十人。來到以後，宦官就讓巡檢兵前往捉拿，吴育説：“使臣想得到妖人回去禀報嗎?”宦官説：“是的。”吴育就説：“我在此地，雖然不算明敏，可是境内聚集一千人，也不容我不知曉。這衹是鄉民利用佛法相聚，以貪圖錢財罷了，派一個弓手去召他們，就可到來。現在如派士兵前去，人們就會受驚生疑，請求停留不要前往。”宦官同意他的説法。不久，召來其中的十人，戴上枷鎖送到朝廷，都被無罪釋放。而告發的人服罪被處死。

尋以資政殿學士知河南府，徙陝州。上書論詔獄曰：“先王凝旒黈纊，不欲聞見人之過失也。設有罪，即屬之有司。楊儀嘗爲三司判官，近自御史臺移劾都亭驛，械縛過市，人人不測爲何等大獄。及聞案具，乃止請求

不久以資政殿學士知河南府，改調陝州。上書議論奉旨辦理的案件，説：“先王的冕旒静止不動而黄綿球垂於兩耳，是爲了不想聽到他人的過失。假如有罪，就把他送到司法機關。楊儀曾任三司判官，近來從御史臺移文都亭驛進行彈劾，戴着刑具經過街市，人們都猜不透他是犯了

常事。使道路衆口紛紛竊議，朝廷之士，人皆自危，豈養廉耻、示敦厚之道哉。”

遷禮部侍郎、知永興軍，召兼翰林侍讀學士。以疾辭，且請便郡。帝語大臣曰：“吴育剛正可用，第嫉惡太過耳。”因命知汝州，遣内侍賜以禁中良藥。會疾不已，又請居散地，以集賢院學士判西京留司御史臺。外臺舊不領民事，時張堯佐知河陽，民訟久不决，多詣育訴。育爲辨曲直，判書狀尾，堯佐畏懼奉行。復爲資政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知陝州，進資政殿大學士。召還，判尚書都省。

一日，侍讀禁中，帝因語及“臣下毁譽，多出愛憎，卿所當慎也”。育曰：“知而形之言，不若察而行之事。聖主之行，如日月之明。進一人，使人皆知其善，出一人，使人皆曉其惡，則陰邪不能構害，公正可以自立，百王之要道也。”帝數欲大用，爲諫官劉元瑜誣奏育在河南嘗貸民出息錢。久之，除宣徽南院使、鄜延路經略安撫使、判延州。

夏人既稱臣，而并邊種落數侵耕爲患。龐籍守并州，欲築堡備之。育謂：“要契未明而亟城，則羌人必争，争而受患者必麟府也。”移文河東，又遺籍手書及疏於朝，不報。既而夏人果犯河外，陷驍將郭恩，而太原將佐皆得罪去。疾復作，辭不任邊事，求解宣徽使，復以爲資政殿大學士、尚書左丞、知河中府，徙河南。病革，視事如平日，因閲囚辨非罪，竄舞文吏二人。已而卒，年五十五。贈吏部尚書，謚正肅。

何等大案。等聽到結案，却衹是請托一類的平常之事。而使道路上的衆人紛紛私下議論，朝廷大臣人人自危，這哪裏是培養廉耻、明示敦厚的方法呢？”

升任禮部侍郎、知永興軍，召任兼翰林侍讀學士。吴育因病辭謝，并且請求到近便之州任職。皇上對大臣們説：“吴育剛强正直可以任用，衹是嫉惡太過了。”就任命他知汝州，并派宦官前去賜予宫中良藥。適逢疾病一直不愈，又請求在閑散之地授散官，以集賢院學士判西京留司御史臺。外臺舊例不兼管民間事務，當時張堯佐知河陽，百姓訴訟很久不能判决，大多到吴育處投訴。吴育爲他們辨明曲直，將自己的意見寫在文狀的結尾，堯佐畏懼而遵照執行。又任資政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知陝州，升爲資政殿大學士。召回朝廷，判尚書都省。

一天，在宫中陪侍皇上讀書，皇上順便提及：“臣下的詆毁和贊譽，多出於個人的愛憎，你應當謹慎。”吴育説：“知道并表現在言語上，不如明察而付諸於行動。聖明君主行事，如同日月一樣光明。進用一人，就要使人們都知道他的優點，罷免一人，就要讓人們都明白他的過失，那麽陰邪就不能構成危害，公正就可以自持自守，這是百代帝王的重要法則。”皇上多次想要重用他，而吴育被諫官劉元瑜誣奏在河南時曾經借貸給百姓錢以收取利息。很久以後，授任宣徽南院使、鄜延路經略安撫使、判延州。

夏國稱臣後，靠近邊境的種族部落多次侵占耕田造成禍患。龐籍任并州知州，打算修築城堡來防備他們。吴育對他説：“契約還未明立而急着築城，則羌人一定會來争奪，争奪而最終受害的必定是麟府。”轉發文書給河東，又把龐籍的親筆信和奏疏送往朝廷，没有答覆。不久夏人果然進犯河外，驍將郭恩陣亡，而太原將佐都因此得罪被罷免。吴育的疾病復發，推辭不能勝任邊事，請求解除宣徽使之職，又被任命爲資政殿大學士、尚書左丞、知河中府，後調往河南。病情轉爲危急，他治理事務仍如平時，因爲查閲囚犯案情時辨明其無罪，就放逐了玩弄文字進行構陷

的文吏二人。不久去世，終年五十五歲。追贈吏部尚書，謚號正肅。

育性明果，所至作條教，簡疏易行而不可犯。遇事不妄發，發即人不能撓。辨論明白，使人聽之不疑。

吳育生性聰穎果決，在任職之處制定法規條令，簡便易行而不可冒犯。遇到事情不輕易發言，一發言則別人不能使他屈服。辯論時明白透徹，使人聽後沒有疑惑。

初尹開封，范仲淹在政府，因事與仲淹忤。既而仲淹安撫河東，有奏請，多為任事者所沮，育取可行者固行之。其在二府，待問以列卿奉朝請，育不自安，請罷去，不聽。及出帥永興，時待問尚亡恙，肩輿迎侍，時人榮之。晚年在西臺，與宋庠相唱酬，追裴、白遺事至數百篇。體素羸，少時力學，得心疾。後得古方，和丹砂餌之，大醉，一夕而愈。後數發，每發數十日乃已。有集五十卷。弟充，爲宰相，自有傳。

起初任開封府尹，范仲淹當時在中書省，吳育因事觸犯了范仲淹。不久范仲淹安撫河東，他所奏請之事，大多被朝廷中掌權的人阻止，吳育選取其中可以施行的堅决來實行。他在二府時，待問以列卿奉朝請，吳育自覺不安，請求罷職離開，不被允許。等到他出任永興守帥，當時待問尚健在，吳育用轎子把他接來侍奉，當時的人因此贊譽他。晚年在西臺，與宋庠以詩詞相酬答，追溯裴、白遺事至幾百篇。他身體一向瘦弱，小時候努力學習，患了心疾。後來得到古藥方，用丹砂作藥餌服下，大醉，一個晚上就痊愈了。後來多次復發，每次發作都得幾十天纔止息。有文集五十卷。其弟吳充，任過宰相，本書另有傳記。

## 宋綬

宋綬字公垂，趙州平棘人。父臯，尚書度支員外郎、直集賢院。綬幼聰警，額有奇骨，爲外祖楊徽之所器愛。徽之無子，家藏書悉與綬。綬母亦知書，每躬自訓教，以故博通經史百家，文章爲一時所尚。

宋綬字公垂，趙州平棘縣人。父親宋臯，曾任尚書度支員外郎、直集賢院。宋綬小時候聰明機智，額上生有奇特的骨骼，受到外祖父楊徽之的器重和寵愛。楊徽之没有兒子，把家中所藏書籍都送給了宋綬。宋綬的母親也有文化修養，經常親自教導兒子，宋綬因此博通經史百家，所作的文章被當時的人所推崇。

初，徽之卒，遺奏補太常寺太祝。年十五，召試中書，真宗愛其文，遷大理評事，聽於秘閣讀書。大中祥符元年，復試學士院，爲集賢校理，與父臯同職。後賜同進士出身，遷大理寺丞。及祀汾陰，召赴行在，與錢易、陳越、劉筠集所過地志、風物、故實，每舍止即以奏。將祠亳州太清宫，以簽書亳州判官事，入爲左正言、同判太常禮院。久之，判三司憑由司。建言："比歲下赦令釋逋負，

起初，楊徽之死後，遺留奏書請求將宋綬補用爲太常寺太祝。十五歲時，宋綬被召到中書省考試，宋真宗喜愛他的文章，就升任他爲大理評事，聽任他在宫中珍藏圖書的地方讀書。大中祥符元年，又參加學士院考試，任集賢院校理，與父親宋臯同在一個官署任職。後被賜同進士出身，升任大理寺丞。到皇帝在汾陰祭祀時，又召宋綬前來，與錢易、陳越、劉筠等共同搜集所過之處的地理情況、風俗物産、歷史典故，每當皇帝停駐時他們就將這些上奏。將要在亳州太清宫祭祀，宋綬以簽書亳州判官事的官職被召入任

後期未報者六十八州。請於諸路選官考核，期半月以聞。”於是脱械繫三千二百人，蠲積負數百萬。

左正言、同判太常禮院。很久之後，又判三司憑由司。他建議説：“去年下赦令釋放犯人寬免拖欠的賦税，但過期没有上報執行情況的多達六十八州。請在各路選派官員進行考核，限期在半個月内上報。”於是被脱掉枷鎖釋放者有三千二百人，免除積欠賦税數百萬。

擢知制誥、判吏部流内銓兼史館修撰、玉清昭應宫判官。累遷户部郎中、權直學士院，同修《真宗實録》，進左司郎中，遂爲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勾當三班院。始詔讀唐史，固求解三班以顓進講。同修國史，遷中書舍人。昭應宫災，罷二學士。逾年，復翰林學士。史成，遷尚書工部侍郎兼侍讀學士。

升任知制誥、判吏部流内銓兼史館修撰、玉清昭應宫判官。多次升遷到户部郎中、權直學士院，參加修撰《真宗實録》，進升左司郎中，於是被授任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勾當三班院。皇上開始詔令講讀唐史，宋綬堅決請求解除自己的三班職位後來專門進講。參加修撰國史，升任中書舍人。昭應宫發生火災，宋綬被免去兩學士。一年後，又恢復任翰林學士。史書修成後，升任尚書工部侍郎兼侍讀學士。

時太后猶稱制，五日一御承明殿，垂簾决事，而仁宗未嘗獨對群臣也。綬奏言：“唐先天中，睿宗爲太上皇，五日一受朝，處分軍國重務，除三品以下官，决徒刑。宜約先天制度，令群臣對前殿，非軍國大事，除拜皆前殿取旨。”書上，忤太后意，改龍圖閣學士，出知應天府。太后崩，帝思綬言，召還，將大用，而宰相張士遜沮止之，復加翰林侍讀學士。詔定章獻明肅、章懿太后祔廟禮，綬援《春秋》考仲子之宫、唐儀坤廟故事，請别築宫曰奉慈廟以安神主，事多采用。

當時太后仍聽政，每五天來一次承明殿，垂簾斷事，而宋仁宗未曾單獨接見過臣下。宋綬上奏説：“唐朝先天年間，睿宗爲太上皇，每五天接受一次朝賀，處理軍國大事，任免三品以下的官員，判決各種服勞役的刑罰。如今也應參照唐朝先天時的制度，命令群臣在前殿應對，如非軍國大事，任免官吏之類都可在前殿聽取皇帝的旨意。”奏書呈上後，觸犯了太后之意，改任宋綬爲龍圖閣學士，出任應天知府。太后去世後，皇帝想起宋綬所言，便將他召回朝廷，準備重用，但被宰相張士遜阻止，重又任翰林侍讀學士。皇上下詔議定章獻明肅和章懿太后配享宗廟的禮儀，宋綬根據《春秋》中考證仲子的宫廟和唐朝儀坤廟的舊例，請求另外修建宫廟稱作奉慈廟來安置她們的神位，這些建議大多被采用。

始置端明殿學士，以命綬，綬固辭。又言：“帝王御天下，在總攬威柄。而一紀以來，令出簾帷。自陛下躬親萬務，内外延首，思見聖政，宜懲違革弊，以新百姓之耳目。而賞罰號令，未能有過於前日，豈非三事大臣不能推心悉力，以輔陛下之治耶？頃太后朝多吝除拜，而邪幸或徑取升擢，議者謂恩出太后。今恩賞雖行，

開始設置端明殿學士，把此職授任宋綬，宋綬堅決辭謝。又説：“帝王統馭天下，最重要的是總攬權柄。而十二年來，政令都出自皇太后。自從陛下親自處理各種事務，朝廷内外都急切盼望，想早日看到聖明之政，應該懲辦違犯法令者，革除弊政，讓老百姓耳目一新。但如今的賞罰號令，没有超過前日，難道不是三公大臣不能推心盡力，來輔佐陛下的統治嗎？以前太后執政時吝惜除授官職，而有的邪惡佞幸之人，却被直

又謂自大臣出，非大臣朋黨罔上，何以得此。朋黨之爲朝廷患，古今同之。或窺測帝旨，密令陳奏；或附會己意，以進退人。大官市恩以招權，小人趨利以售進，此風寖長，有蠹邦政。太宗嘗曰：‘國家無外憂必有內患。外憂不過邊事，皆可預防；奸邪共濟爲內患，深可懼也。’真宗亦曰：‘唐朋黨尤盛，王室遂卑。’願陛下思祖宗之訓，念王業艱難，整齊綱紀，正在今日。”張士遜罷，乃拜綬參知政事。

接提升，輿論認爲恩惠是出於太后。如今恩賞雖然施行，但人們却又説是出自大臣，如果不是大臣們結黨欺瞞皇上，怎麽能够如此？朋黨成爲朝廷的禍患，古今相同。有的窺測皇帝旨意，密令同黨之人陳述上奏；有的衹憑自己的愛憎來進升或黜退他人。大臣施以私惠來攬權，小人爲追逐財利而買官，此風漸長，有害國家政治。太宗曾説：‘國家如無外憂就必有內患。外憂不過是邊境争端，都可預防；奸邪之人共同勾結成爲內患，就非常可怕了。’真宗也説：‘唐朝時朋黨尤其興盛，王室因此衰微。’希望陛下思考祖宗的訓示，顧念王業的艱難，整頓綱紀，正在今天。”張士遜被免職後，就任命宋綬爲參知政事。

初，有詔罷修寺觀，而章惠太后以舊宅爲道觀，諫官、御史言之。帝曰：“此太后奩中物也，諫官、御史欲邀名邪?”綬進曰：“彼豈知太后所爲哉，第見興土木違近詔，即論奏之。且事有疑似，彼猶指爲過，或陛下有大闕失，近臣雖不言，然傳聞四方，爲聖政之累，何可忽也。太祖嘗謂唐太宗爲諫官所詆，不以爲愧。何若動無過舉，使無得而言哉?”

當初，皇上詔令停止修建各種寺廟道觀，而章惠太后却將舊宅第改作道觀，諫官、御史都論奏此事。皇上説：“這是太后的陪嫁財産，諫官、御史這樣做難道是想求取好名聲嗎?”宋綬進諫説：“他們哪裏知道這是太后所爲呢，衹是見到大興土木違反最近的詔令，就上奏議論。而且事情有懷疑之處，還要被指責爲過錯，要是陛下有大過失，近臣雖然不説，然而傳到四方有污聖明政治，這怎麽能疏忽呢。太祖曾説唐太宗被諫官詆毁，而不以爲愧。爲何不能使自己的舉動没有過錯，讓諫官們没有什麽話可説呢?”

郭皇后廢，帝命綬作詔云：“當求德閥，以稱坤儀。”既而左右引富人陳氏女入宫，綬曰：“陛下乃欲以賤者正位中宫，不亦與前日詔語戾乎?”後數日，王曾入對，又論奏之。帝曰：“宋綬亦如此言。”時大臣繼有論者，卒罷之。

郭皇后被廢後，皇帝命宋綬起草詔書説：“應當訪求有德的名門之女，以便與皇后的地位相符。”後來左右的人引富人陳氏女入宫，宋綬説：“陛下難道要把下賤之人來立爲皇后，這不是與前日詔書的内容相矛盾嗎?”幾天後，王曾進宫應對時，也奏説此事。皇帝説：“宋綬也如此説。”當時還有大臣奏論此事，皇帝終於没有立陳氏爲皇后。

帝春秋富，天下久無事，綬慮宴樂有漸，乃言：“人心逸於久安，而患害生於所忽。故立防於無事，銷變於未萌。事至而應，不亦殆歟？臣願飭勵群司，不以承平自怠。”又上：“馭下之道有三：臨事尚乎守，當機貴乎斷，兆謀先乎密。能守則奸不能

皇帝年輕，天下又長期太平，宋綬擔心貪圖安樂之風逐漸增長，便説：“人心荒散於長久安定，而禍患産生於疏忽懈怠。所以應在無事時設置防範措施，在還未萌芽時便將變亂消滅。事情臨頭了纔作應付，不就很危險嗎？臣希望皇上能够誡飭、勉勵各級部門，不因天下太平便自生懈怠。”又上奏説：“統治臣下之道有三點：遇事重

移，能斷則邪不能惑，能密則事不能撓。願陛下念之！至若深居燕間，聲味以調六氣，節宣以順四時，保養聖躬，宗社之休也。”再遷吏部侍郎。

在堅持原則，當機貴在果斷决定，始謀首先要周密。堅持原則奸人就不能使之動摇，當機立斷則邪人不能蠱惑，提前密謀則事情不會受阻。希望陛下記住這三點！至於在公餘深居之時習性愛好，能與六氣相調和，調適自身能順隨四時變化，保養聖體，這便是國家的福善！”又升任吏部侍郎。

時宰相呂夷簡、王曾論議數不同。綬多是夷簡，而參知政事蔡齊間有所異，政事繇此依違不决，於是四人者皆罷。綬以尚書左丞、資政殿學士留侍講筵，權判尚書都省。歲餘，加資政殿大學士，以禮部尚書知河南府。

當時宰相呂夷簡、王曾議論事情時多有不同。宋綬大多贊同呂夷簡，而參知政事蔡齊偶然會有不同意見，國家政事因此遲疑不能决定，於是四人都被罷免。宋綬以尚書左丞、資政殿學士留下侍奉皇上講讀，權判尚書都省。一年多後，加官資政殿大學士，以禮部尚書出任河南府知府。

元昊反，劉平、石元孫敗没，帝以手詔賜大臣居外者，詢攻守之策。綬畫十事以獻。復召知樞密院事，遷兵部尚書、參知政事。時綬母尚在，綬既得疾，不視事，猶起居自力，區處後事。尋卒，贈司徒兼侍中，謚宣獻。

元昊叛亂，劉平、石元孫兵敗陣亡，皇帝親筆寫詔書賜給居守在外地的大臣，詢求攻守的策略。宋綬謀劃了十件事奏獻。又被升任知樞密院事，後升任兵部尚書、參知政事。當時宋綬的母親尚在人世，宋綬得病後，不能處理政事，但仍自己堅持着向母親問安，籌劃安排後事。不久去世，追贈司徒兼侍中，謚號宣獻。

綬性孝謹清介，言動有常。爲兒童時，手不執錢。家藏書萬餘卷，親自校讎，博通經史百家，其筆札尤精妙。朝廷大議論，多綬所財定。楊億稱其文沈壯淳麗，曰：“吾殆不及也。”及卒，帝多取所書字藏禁中。初，郊祀，綬攝太僕卿。帝問儀物典故，占對辨洽，因上所撰《鹵簿圖》十卷。子敏求。

宋綬生性孝順恭謹清廉正直，言談舉止很合宜。還是兒童時，就手不拿錢。家中藏書一萬餘卷，親自校改，博通經史百家，他寫的札記尤其精妙。朝廷所討論的重要事情，多由宋綬裁定。楊億稱贊他的文章深沉雄壯淳厚鮮明，説：“我恐怕比不上他。”到宋綬去世，皇帝多取他所寫的字藏在宫禁之中。當初，舉行郊祀，宋綬暫代太僕卿。皇帝向他請教禮儀典故，他的回答明白透徹，并上呈所撰寫的《鹵簿圖》十卷。其子宋敏求。

## 宋敏求

敏求字次道，賜進士及第，爲館閣校勘。預蘇舜欽進奏院會，出簽書集慶軍判官。王堯臣修《唐書》，以敏求習唐事，奏爲編修官。持祖母喪，詔令居家修書。卒喪，同知太常禮院。

宋敏求字次道，賜進士及第，任館閣校勘。因參加蘇舜欽進奏院的聚會，被調出任簽書集慶軍判官。王堯臣編修《唐書》，因爲宋敏求熟習唐朝的史事，便奏請任他爲編修官。後爲祖母服喪，詔令他住在家中編撰史書。服喪期滿，任同知太常禮院。

石中立薨，子繼死，無他子。其

石中立去世後，他的兒子相繼死去，没有其

孫祖仁疑所服，下禮官議。敏求謂宜爲服三年，當解官，斬衰。同僚援據不一，判寺宋祁是其議，遂定爲令。加集賢校理。從宋庠辟，通判西京。爲群牧度支判官。墜馬傷足，出知亳州。治平中，召爲《仁宗實録》檢討官，同修起居注、知制誥、判太常寺。

他兒子。他的孫子石祖仁對服喪的禮節感到疑惑，把此事交付禮官討論。宋敏求認爲應服三年，并應辭官，穿斬衰喪服。同僚們援引依據不統一，判寺宋祁贊同宋敏求的説法，於是將此定爲制度。加任集賢校理。聽從宋庠的召請，任西京通判。後任群牧度支判官。因爲從馬背上跌下來傷了脚，出任亳州知州。治平年間，被召回朝廷任《仁宗實録》檢討官，同修起居注、知制誥、判太常寺。

英宗在殯，有言宗室服疏者可嫁娶，敏求以爲大行未發引，不可。逾年，又有言者。敏求言宗室義服，服降而練，可嫁娶矣。坐前後議異，貶秩知絳州。王珪、范鎮乞留之，使成《實録》。神宗曰："典禮，國之所重，而誤謬如是，安得無責。"然敏求議初不誤，曾公亮惡禮院劉瑾附敏求爲説，故因是去之。是歲，即詔還。

宋英宗還未下葬，有人説皇室成員血緣關係疏遠的可以舉行嫁娶之禮，宋敏求認爲先皇還没有出殯，不能允許婚嫁。一年後，又有人奏請此事。宋敏求説宗室爲非近親的人服喪，喪服穿練服時，便可以進行嫁娶了。因爲他的説法前後不一，被貶職爲絳州知州。王珪、范鎮乞求把他留下，讓他修完《仁宗實録》。神宗説："禮儀制度，是國家大事，却出現如此差錯，哪能没有責任。"然而宋敏求的議論起初并没有錯誤，祇是曾公亮怨恨禮院劉瑾附和宋敏求的説法，所以要藉此排斥出他。當年，宋敏求就被詔令回京。

徐國公主以夫兄爲侄奏官，敏求疏其亂天倫，執正之。王安石惡吕公著，誣其言韓琦欲因人心，如趙鞅興晋陽之甲，以逐君側之惡，出之潁州。敏求當草制，安石諭旨使明著罪狀，敏求但言敷陳失實。安石怒白於帝，命陳升之改其語，敏求請解職，未聽。

徐國公主把夫兄説成是她的侄兒來請求官職，宋敏求上疏説這是混亂天倫，堅持糾正此事。王安石厭惡吕公著，誣陷他説過韓琦想要利用人心，效法當年趙鞅在晋陽起兵，來驅逐君主身邊的奸臣，將吕公著貶出京城任潁州知州。宋敏求準備草擬詔書時，王安石傳諭聖旨要他在詔書中説明吕公著的罪狀，而宋敏求却祇説他敷陳失實。王安石發怒，告訴了皇帝，皇帝命陳升之將詔書中的話改掉，宋敏求請求解除官職，皇帝没有允許。

會李定自秀州判官除御史，敏求封還詞頭，遂以本官右諫議大夫奉朝請。策試賢良方正，孔文仲對語切直，擢寘優等，安石愈怒，罷文仲。人爲敏求懼，帝獨全護之，除史館修撰、集賢院學士。鄧潤甫爲帝言："比群臣多尚告訐，非國家之美，宜登用敦厚之士，以變薄俗。"乃加敏求龍圖閣直學士，命修《兩朝正

正逢李定自秀州判官授任御史，宋敏求將任命詔書封緘退還，於是以本官右諫議大夫奉朝請。主持賢良方正科考試，孔文仲對答時懇切率直，宋敏求將他選入優等，王安石更加憤怒，罷免了孔文仲。人們都爲宋敏求擔憂，而皇帝却對他加以保護，授任他爲史館修撰、集賢院學士。鄧潤甫對皇帝説："近來大臣們大多喜歡揭發他人過失，并非國家的好現象，應該選拔任用敦厚之人，以便改變這種壞風氣。"於是加授宋敏求

史》，掌均國公箋奏。元豐二年，卒，年六十一。特贈禮部侍郎。

爲龍圖閣直學士，命他修訂《兩朝正史》，掌管均國公的奏章。元豐二年去世，終年六十一歲。特別追贈禮部侍郎。

敏求家藏書三萬卷，皆略誦習，熟於朝廷典故，士大夫疑議，必就正焉。補唐武宗以下《六世實録》百四十八卷，它所著書甚多，學者多咨之。嘗建言："河北、陝西、河東舉子，性朴茂，而辭藻不工，故登第者少。請令轉運使擇薦有行藝材武者，特官之，使人材參用，而士有可進之路。又州郡有學舍而無學官，故士輕去鄉里以求師，請置學官。"後頗施行之。族弟昌言。

宋敏求家中藏書達三萬卷，都大略誦讀學習，熟悉朝廷典故，士大夫們每有疑議，必定前來請求指正。他補修了唐武宗以後的《六世實録》共一百四十八卷，其他的著作也很多，學生們大多參考這些書。曾建議説："河北、陝西、河東等地的考生，生性厚重樸實，但辭藻却不精巧，所以被録取的較少。請下令轉運使選擇推薦那些有德行才藝勇武能力的人，破格賜給他們官職，使人才兼用，而士子們有可以進取的途徑。又各州郡衹有學校而無學官，所以士子們容易離開本地到外面去拜師求學，請求設立學官。"後來這些建議大多得到施行。他的族弟叫宋昌言。

宋昌言

昌言字仲謨，以蔭爲澤州司理參軍。州有殺人獄，昌言疑其冤，堅請迹捕，果得真犯者。稍遷河陰發運判官。自濟源之官，見道上棄尸若剮剥狀者甚衆，竊嘆郡縣之不治。既至河陰，得凶盗六輩，殺人而鬻之，如是十餘年，掩其家，猶得執縛未殺者七人。縣吏與市井少年共爲胠囊，昌言窮治其淵藪，皆法外行之，而流其家人。擢都水監丞。

宋昌言字仲謨，因受恩蔭任澤州司理參軍。州裏有一個殺人案件，昌言懷疑其中有冤情，就堅决請求按照綫索追捕，果然抓獲到真正的罪犯。逐漸升任河陰發運判官。從濟源出發到河陰，看到一路上像被剮剥過的死尸非常多，他暗自感嘆郡縣没有得到治理。到河陰之後，抓到凶殘的盜賊六人，他們經常是把人殺死後再出賣人肉，像這樣做有十多年，到乘其不備到家中逮捕他們時，還得到被他們綁縛着没有殺掉的七個人。縣吏與市井少年共同參與盜竊，昌言徹底查究其根源，都超出法律規定對他們進行處罰，并流放了他們的家人。被提升爲都水監丞。

熙寧初，河决棗彊而北。昌言建議，欲於二股河口西岸新灘，立土約障水，使之東流。候稍深，即斷北流，縱出葫盧下流，以除恩、冀、深、瀛水患。詔從之。提舉河渠王亞以爲不可成，不如修生堤。朝廷遣翰林學士司馬光往視，如昌言策。不兩月，决口塞。光奏昌言獨有功，若與同列均受賞，恐不足以勸。詔理提點刑獄資序，遷開封府推官、同判都水監。汴水漲，昌言請塞訾家口。已而

熙寧初年，黄河在棗彊决口而向北流去。昌言建議，打算在二股河口西岸的新灘上，修築土堤來阻塞水流，使其向東流去。等到河水積聚得稍深一些，就截斷向北的水流，使其從葫盧下游泄出，以免除恩、冀、深、瀛等地區的水患。詔令聽從他的意見。提舉河渠王亞認爲不能成功，不如修築新堤。朝廷派翰林學士司馬光前去視察，最後同意昌言的計策。不到兩個月，黄河决口被堵塞。司馬光上奏昌言獨自有功，若與同僚們平均受賞，恐怕不足以勸勉立功之人。詔令賜昌言提點刑獄資格，升任開封府推官、同判都水

汴流絶，監丞侯叔獻唱爲昌言罪，昌言懼，求知陝州。歷濮、冀二州。河决曹村，召判都水監，往護河堤。靈平埽成，轉少府監。卒，贈絹二百匹。

監。汴水上漲，昌言請求堵塞訾家口。不久汴水水流斷絶，監丞侯叔獻聲稱是昌言的過錯，昌言害怕，請求知陝州。歷任濮、冀二州知州。黄河在曹村决口，召昌言判都水監，前往保護河堤。靈平埽建成後，轉任少府監。後去世，贈絹二百匹。

## 李若谷

李若谷字子淵，徐州豐人。少孤游學，依姻家趙况於洛下，遂葬父母緱氏。舉進士，補長社縣尉。州葺兵營，課民輸木，檄尉受之，而吏以不中程，多退斥，欲苛苦輸者，因以取賕；若谷度材，別其長短、大小爲程，置庭中，使民自輸。

李若谷字子淵，徐州豐人。少年時父母去世離開本鄉到外地求學，後來到洛下投靠姻親趙况家，於是就把父母葬於緱氏。考中進士，補任長社縣尉。州裏修治軍營，督促百姓輸送木材，命令縣尉進行驗收，而有的官吏就以不合規定爲藉口，將繳來的木材大多退回，想以此來刁難輸送木材的百姓，趁機收取賄賂；若谷度量所用的木材，分别它的長短、大小作爲標準，放置在庭院中，讓百姓們自己據此輸送。

改大理寺丞、知宜興縣。官市湖洑茶，歲約户税爲多少，率取足貧下，若谷始置籍備勾檢。茶惡者舊没官，若谷使歸之民，許轉貿以償其數。知連州。真宗將朝謁太清宫，選通判亳州。累遷度支員外郎、權三司户部判官，出爲京東轉運使。會河决白馬，調取芻楗，同列盧士倫協三司意，趣刻擾州縣，而若谷寬之。士倫不悦，構于朝，徙知陝州。盗聚青灰山久不散，遣牙吏持榜招諭之，盗殺其黨與自歸。改梓州。

後改任大理寺丞、知宜興縣。官府收購湖洑茶，每年約合每家的税額爲多少，大都從貧困百姓中收取完成，若谷開始載列簿籍以備考核檢查。茶葉質量不好的以往都被官府没收，若谷把茶葉又還給百姓，允許轉賣後來抵償欠額。後又知連州。真宗將要去朝拜太清宫，選任若谷爲亳州通判。因功升任度支員外郎、代理三司户部判官，又出任京東轉運使。正遇到黄河在白馬一段决口，需徵調收取柴草築成柱樁，同僚盧士倫迎合三司之意，嚴厲督促煩勞州縣，而若谷却予以寬容。士倫不高興，向朝廷上奏誣陷他，若谷被調任陝州知州。有盗賊聚集在青灰山很長時間不散去，若谷派衙門的小吏拿着文告去招諭，盗賊殺了同黨後自己來歸順。又改任梓州知州。

天聖初，判三司户部勾院。使契丹，陛辭，不俟垂簾請對，乃遽詣長春殿奏事，罷知荆南。士族元甲恃蔭屢犯法，若谷杖之，曰："吾代若父兄訓之爾。"王蒙正爲駐泊都監，挾太后姻横肆，若谷繩以法。監司右蒙正，奏徙若谷潭州。

天聖初年，判三司户部勾院。出使契丹，若谷上殿辭别，没有等到向太后請求奏對，就匆忙前往長春殿奏事，被罷爲荆南知府。士族元甲憑倚恩蔭多次犯法，若谷杖責了他，説："我代替你的父兄來教訓一下你。"王蒙正爲駐泊都監，依仗是太后的姻親横行放肆，若谷將他繩之以法。監司袒護王蒙正，上奏把若谷調移到潭州。

洞庭賊數邀商人船殺人，輒投尸水中。嘗捕獲，以尸無驗，每貸死，

洞庭湖有賊寇多次攔截商人船隻殺人，然後就投尸水中。曾經捕捉到賊人，因找不到尸體作

隸他州。既而逃歸，復攻劫，若谷擒致之，磔于市。自是寇稍息。累遷太常少卿、集賢殿修撰、知滑州。河嚙韓村堤，夜馳往，督兵爲大埽，至旦堤完。以右諫議大夫知延州。州有東西兩城夾河，秋、夏水溢，岸輒圮，役費不可勝紀。若谷乃制石版爲岸，押以巨木，後雖暴水，不復壞。官倉依山而貯穀少，若谷使作露囷，囷可貯二萬斛，他郡多取法焉。遷給事中、知壽州。豪右多分占芍陂，陂皆美田，夏雨溢壞田，輒盜决。若谷擿冒占田者逐之，每决，輒調瀕陂諸豪，使塞堤，盜决乃止。

證據，常常饒免他的死罪，配發到其他州。不久賊人逃回，又進行搶劫，若谷派人抓到他，在街市上把他凌遲處死。從此盜賊逐漸止息。因功升任太常少卿、集賢殿修撰、知滑州。黄河侵蝕韓村堤壩，若谷在夜裏急速趕去，督促士兵修建大堤，到早晨時堤壩得到完繕。以右諫議大夫知延州。州裏沿着河兩岸有東西二城，秋夏時節河水上漲，河岸就隨之毁塌，花費在這上面的工役費用不可勝記。若谷就讓人製作石板來築岸，再壓上大木，以後即便水流暴漲，也不會再毁壞。官府的倉庫靠着山而貯藏的糧食少，若谷讓人建造露天的糧倉，其中可貯藏糧食二萬斛，其他郡大多效仿他的做法。升任給事中、知壽州。豪强大户多分占芍陂，陂上都是良田，夏天雨水太多使河水上漲淹壞了田地，這些人就私自掘開堤岸。若谷揭發胡亂占田的人驅逐了他們，在每次堤岸决口時，就調集沿陂的各位豪强，讓他們堵塞河堤，私自掘開堤岸的事情纔停止。

加集賢院學士、知江寧府。卒挽舟過境，寒瘠甚者，留養視之，須春温遣去。民丐于道者，以分隸諸僧寺，助給舂爨。還，勾當三班院，進龍圖閣直學士、知河南府。貴人多葬洛陽，敕使須索煩擾，若谷奏令鴻臚預約所調移府，逆爲營辦。改樞密直學士、知并州。民貧失婚姻者，若谷出私錢助其嫁娶。贅婿、亡賴委妻去，爲立期，不還，許更嫁。并多降人，喜盜竊，籍累犯者，以三人爲保，有犯，并坐之，悛者削去籍名。

加授集賢院學士、知江寧府。有拉船的士卒經過州境，其中貧寒非常嚴重的，若谷就把他們留下進行養護探視，直到春天轉暖時纔讓他們離去。那些在路上乞討的百姓，若谷就把他們分屬到各個寺廟，濟助給他們飯食。回朝後，主管三班院，進升爲龍圖閣直學士、知河南府。當時顯貴之人大多葬在洛陽，奉令出使之人索求煩擾，若谷奏請讓鴻臚寺官員預先規算所需錢物再轉發到州府，由州府來進行辦理。改任樞密直學士、知并州。百姓中有因貧困無法成家的，若谷就拿出自己的錢財來幫助他們嫁娶。入贅的女婿、不務正業之人拋棄妻子離去的，爲他們訂立期限，到時不回來，就允許其妻子改嫁。并州有很多投降過來的人，喜歡偷竊，若谷登記那些多次作案的人，以三人作爲擔保，如果那個人再犯案，就一并坐罪，教唆盜竊的人削除名籍。

進尚書工部侍郎、龍圖閣學士、知開封府，拜參知政事。建言："風俗媺惡，在上之人作而新之。君子小人，各有其類，今一目以朋黨，恐正人無以自立矣。"帝悟，爲下詔諭中

進升爲尚書工部侍郎、龍圖閣學士、知開封府，任參知政事。他建議説："風俗的好壞，在於位居上位的人振作并更新它。君子和小人，各有其類，現在一概看作是朋黨，我擔心正直之人就無法自立了。"皇帝醒悟，因此下詔告諭朝廷

外。以耳疾，累上章辭位，罷爲資政殿大學士、吏部侍郎、提舉會靈觀事。以太子少傅致仕，卒，年八十。贈太子太傅，謚康靖。

若谷性資端重，在政府，論議常近寬厚。治民多智慮，愷悌愛人，其去，多見思。少時與韓億爲友，及貴顯，婚姻不絶焉。子淑。

內外。由於患耳疾，若谷多次上奏章辭謝職位，被罷爲資政殿大學士、吏部侍郎、提舉會靈觀事。以太子少傅退休，去世，終年八十歲。追贈太子太傅，謚號康靖。

若谷性格端莊厚重，在中書省任職時，他所發議論常常近於寬厚。治理百姓多有智謀，平易愛人，每當他離任後，多被百姓所思念。小時候與韓億是好友，等到他顯貴之後，就結成婚姻親家而沒有斷絶關係。兒子李淑。

## 李淑

淑字獻臣，年十二，真宗幸亳，獻文行在所。真宗奇之，命賦詩，賜童子出身。試秘書省校書郎，寇準薦之，授校書郎、館閣校勘。

乾興初，還大理評事。修《真宗實録》，爲檢討官。書成，改光禄寺丞、集賢校理，爲國史院編修官。召試，賜進士及第，改秘書郎，進太常丞、直集賢院、同判太常寺，擢史館修撰，再遷尚書禮部員外郎，上時政十議。改知制誥、勾當三班院，爲翰林學士，進吏部員外郎。會若谷參知政事，改侍讀學士，加端明殿學士。若谷罷，進本曹郎中，典豫王府章奏。

以右諫議大夫知許州。歲饑，取民所食五種上之，帝惻然，爲蠲其賦。權知開封府，復爲翰林學士、中書舍人。言者指其在開封多褻近吏人，改給事中、知鄭州。徙河陽，轉尚書禮部侍郎，復爲翰林學士。罷端明殿學士，判流內銓，復加端明殿學士。

初，在鄭州，作《周陵詩》。國子博士陳求古以私隙訟其譏訕朝廷，除龍圖閣學士，出知應天府。累表論辨，不報，乃請侍養。明年，復端明、侍讀二學士，判太常寺。父喪免官，終喪起復，再爲翰林學士。諫官

李淑字獻臣，十二歲時，真宗到亳州，李淑就來到皇帝行宮進獻文章。真宗很驚奇，讓他賦詩，賜童子出身。試任秘書省校書郎，寇準推薦他，授任校書郎、館閣校勘。

乾興初年，升任大理評事。修撰《真宗實録》，李淑任檢討官。實録撰寫完畢，改任光禄寺丞、集賢校理，爲國史院編修官。皇帝召見進行考試，賜進士及第，改任秘書郎，進升爲太常丞、直集賢院、同判太常寺，又被提拔爲史館修撰，再次升任尚書禮部員外郎，上奏關於時政的十條建議。改任知制誥、勾當三班院，又任翰林學士，進爲吏部員外郎。正逢他父親若谷任參知政事，就改任他爲侍讀學士，加授端明殿學士。若谷罷去相位後，李淑又進升爲本曹郎中，掌管豫王府的奏章。

以右諫議大夫任許州知州。遇上年成歉收，李淑取來百姓們所吃的五種雜物呈上朝廷，皇上爲之惻然，因此免除了許州百姓的租賦。後代理開封知府，又任翰林學士、中書舍人。諫官指責他在開封時多親近吏人，改任給事中、知鄭州。後調任河陽知府，轉任尚書禮部侍郎，又任翰林學士。被罷去端明殿學士一職，署理流內官員的銓選事務，又恢復爲端明殿學士。

當初，李淑在鄭州時，作了《周陵詩》。國子博士陳求古因私人怨仇而控告他譏刺誹謗朝廷，降授龍圖閣學士，出京任應天府知府。他多次上表章爲自己申辯，沒有答覆，於是請求辭官回家侍養親人。第二年，恢復端明、侍讀二學士，判太常寺。父親去世免去官職，服喪結束後

包拯、吴奎等言淑性奸邪，又嘗請侍養父而不及其母，罷翰林學士，以端明、龍圖閣學士奉朝請。丁母憂，服除，爲端明、侍讀二學士。遷户部侍郎，復爲翰林學士，而御史中丞張昪等又論奏之，不拜，除兼龍圖閣學士。由是壹鬱不得志，出知河中府，暴感風眩，卒。贈尚書右丞。

又被重新起用，再次任翰林學士。諫官包拯、吴奎等人彈劾李淑生性奸邪，又曾經請求侍養其父而没有提及他的母親，被罷去翰林學士，以端明殿、龍圖閣學士奉朝請。後又爲母親服喪，除去喪服後，任端明、侍讀二學士。升任户部侍郎，恢復爲翰林學士，御史中丞張昪等人又上奏彈劾他，就没有拜授新官職，降爲兼龍圖閣學士。從此以後他憂鬱不得志，出京任河中知府，因突感風眩病，去世。追贈尚書右丞。

淑警慧過人，博習諸書，詳練朝廷典故，凡有沿革，帝多諮訪。制作誥命，爲時所稱。其他文多裁取古語，務爲奇險，時人不許也。

李淑機警聰慧過人，廣博習讀諸書，熟諳朝廷典故，凡有沿襲變革，皇上大多要向他詢問。他寫作的詔書敕命，被當時的人所稱道。其他的文章大多選取古語，務求奇特僻異，當時的人并不贊許。

初，宋郊有學行，淑恐其先用，因密言曰：“‘宋’，國姓；而‘郊’者交，非善應也。”又宋祁作《張貴妃制》，故事，妃當册命，祁疑進告身非是，以淑明典故問之，淑心知其誤，謂祁曰：“君第進，何疑邪？”祁遂得罪去，其傾側險陂類此。嘗修《國朝會要》、《三朝訓鑒圖》、《閤門儀制》、《康定行軍賞罰格》，又獻《繫訓》三篇，所著别集百餘卷。子壽朋、復圭。

當初，宋郊有才學品行，李淑擔心他被首先任用，就秘密上奏説：“‘宋’，是國姓；而‘郊’又是交替之意，不是吉兆啊”。又宋祁作《張貴妃制》，按舊例，妃子應當册命，宋祁疑心進奏册封的文告不合適，因爲李淑通曉典故，就前去向他詢問，李淑心裏知道這種做法是錯誤的，却對宋祁説：“你衹管進奏，有什麽可懷疑的呢？”宋祁因此得罪而被免官，李淑爲人邪僻陰險就如此類。曾修定《國朝會要》、《三朝訓鑒圖》、《閤門儀制》、《康定行軍賞罰格》，又進獻《繫訓》三篇，他所寫的其他文集有一百多卷。兒子壽朋、復圭。

## 李壽朋

壽朋字延老。慶曆初，與弟復圭同試學士院，賜進士出身，判吏部南曹。使行諸陵，奏言：“昭憲皇后誕育二聖，爲國文母，獨以合葬安陵，不及時祭，請更其禮。”從之。遷群牧判官，擊斷敏甚。皇城卒邏其縱游無度，出知汝州。盡推職田之入歸前守楊畋；畋死，又經理其家。以饑歲督州廨勞民，降爲荆門軍。

李壽朋字延老。慶曆初年，與弟弟復圭一同參加學士院考試，被賜予進士出身，掌管吏部南曹。後被派遣巡視各陵廟，回奏説：“昭憲皇后誕生養育了兩位聖主，是國家的文德之母，却被合葬於安陵，享受不到四時的祭祀，請求改變這一禮儀。”皇帝同意了。後改任群牧判官，決斷事情非常快速敏捷。皇城巡邏兵上奏他縱游無度，被貶出京城，任汝州知州。他把公田的收入全部送給了前知府楊畋；楊畋死後，壽朋又對他的家人予以照料。後因在饑荒之年修治官署勞擾百姓，被降職爲荆門軍知軍。

歷開封府推官、户部判官、知鳳

歷任開封府推官、户部判官、知鳳翔府滄

翔府滄州。滄地震，壞城郭帑庾。壽朋以席爲屋，督吏采繕葺，未數月，復其舊。括蕪田三萬頃，縱民耕，擇其壯者使習兵。河方北涌，隨塞之，故道狹，壽朋度必東潰，諭居人徙避，後三縣四鎮果墊焉。司馬光出使，薦其能，加直史館。入直舍人院、同修起居注，進户部、鹽鐵副使。性疏雋任俠，奉祠西太一宫，飲酒食肉如常時，暴得疾卒。詔中使撫其孥，賜白金三百兩。

州。滄州地震，毁壞了城墻和倉庫。壽朋以草席作爲卧室，督促官吏進行修葺，没用幾個月，又恢復如舊。查驗收回了三萬頃荒田，讓百姓耕種，選擇其中强壯的讓他們練習軍事。黄河當時正向北涌來，壽朋派人隨流堵塞，而河的故道狹窄，壽朋估計它一定會向東潰决，就告諭居民們遷徙躲避，後來下游的三縣四鎮果然陷没了。司馬光出使，推薦他的才能，加直史館。後又入值舍人院、同修起居注，進升户部、鹽鐵副使。壽朋生性疏放仗義，主管西太一宫祭祀，飲酒吃肉一如平常，突然患病而死去。皇上詔令宦官前去撫慰壽朋的家小，賞賜白金三百兩。

## 李復圭

復圭字審言。通判澶州。北使道澶，民主驛率困憊。豪杜氏十八家，詭言唐相如晦後，每賕吏脱免，復圭按籍役之。知滑州。兵匠相忿鬩，揮所執鐵椎，椎殺争者於廳事，立斬之。徙知相州。

李復圭字審言。任澶州通判。契丹來的使者經過澶州，百姓們提供驛事所用大多困乏。有大户杜氏十八家，假稱是唐朝宰相杜如晦的後代，每次都賄賂官吏得以解脱，復圭按照簿籍役使他們。後任滑州知州。製作兵器的工匠互相忿怒争執，復圭就揮動手中的鐵椎，將争執的人在廳事上擊殺，并立刻斬首。被調任相州知州。

自太宗時，聚夏人降者五指揮，號“廳子馬”，子弟相承，百年無它役。復圭斥不如格者，選能騎射士補之。爲度支判官、知涇州。始時二税之入，三司移折已重，轉運使又覆折之，復圭爲奏免，民立生祠。歷湖北、兩浙、淮南、河東、陜西、成都六轉運使。浙民以給衙前役，多破産，復圭悉罷遣歸農，令出錢助長名人承募，民便之。瀕海人賴蛤沙地以生，豪家量受税於官而占爲己有，復圭奏蠲其税，分以予民。

自從太宗之時，就把投降朝廷的夏兵合爲五指揮，號稱“廳子馬”，子弟互相承襲，一百年來没有其他的人充役。復圭斥退那些不合標準的人，而挑選善於騎馬射箭的士兵來代替他們。任度支判官、知涇州。開始時租賦税收的收入，三司折扣已很重，轉運使又加以折扣，復圭奏請免除，百姓們爲他立了生祠。歷任湖北、兩浙、淮南、河東、陜西、成都六路轉運使。兩浙的百姓因服衙前役，破産的很多，復圭把他們全部放回去從事農業生産，而讓他們出錢幫助官府招募衙前差役，百姓們感到便利。沿海一帶的人依賴淺海泥沙地爲生，有財勢的人家却打算通過向官府納税而占有這些土地，復圭奏請免除其税，把土地分給了老百姓。

熙寧初，進直龍圖閣、知慶州。夏人築壘于其境，不犯漢地。復圭貪邊功，遣大將李信帥兵三千，授以陳圖，使自荔原堡夜出襲擊，敗還，復圭斬信自解。又欲澡前耻，遣别將破

熙寧初年，升直龍圖閣、知慶州。夏人在邊境上修築營壘，并没有侵犯宋朝土地。復圭貪圖邊功，派大將李信率領三千士兵，教授給他作戰方略，讓他從荔原堡夜間出發襲擊夏兵，失敗而回，復圭把李信斬首，來爲自己解脱罪責。又想

其金湯、白豹、西和市，斬首數千級。後七日，秉常舉國入寇。御史謝景温劾復圭擅興，致士卒死傷，邊民流離，謫保静軍節度副使。歲餘，知光化軍。張商英言："夏人謀犯塞之日久矣，與破金湯適相值，非復圭生事。"乃召判吏部流内銓，知曹、蔡、滄州，還爲鹽鐵副使，以集賢殿修撰知荆南，卒。

復圭臨事敏决，稱健吏，與人交不以利害避。然輕率躁急，無威重，喜以語侵人，獨爲王安石所知，故既廢即起。

洗刷前耻，就派另外的將領攻破了夏國的金湯、西豹、西和市，斬首數千級。七天後，秉常舉國入侵。御史謝景温彈劾復圭擅自興兵，致使士兵死傷，邊民流離失所，貶爲保静軍節度副使。一年多後，又知光化軍。張商英上奏説："夏國謀劃侵犯邊塞已很久了，而正好遇上金湯被攻破之事，并非是復圭惹發事端。"於是召任他掌管吏部流内官員的銓選，知曹、蔡、滄三州，回朝後任鹽鐵副使，以集賢殿修撰知荆南，去世。

復圭處理事務敏捷果斷，稱爲健吏，與人交往不因利害而退避。但是他的性格輕率急躁，没有威嚴，喜歡用言語冒犯他人，衹是受到王安石的賞識，因此能够被廢黜之後馬上又得以起用。

## 王博文

王博文字仲明，曹州濟陰人。祖諫，給事太宗藩邸，爲西京作坊副使。博文年十六，善屬文，舉進士開封府，以回文詩百篇爲公卷，人謂之"王回文"。淳化三年，太宗親試進士，以年少罷歸。後諫卒官廬州，州守劉蒙叟爲言，召試舍人院，爲安豐主簿，歷南豐尉，有能名。調南劍州軍事推官，改大理寺丞，監荆南榷貨務，遷殿中丞。陳堯咨薦之，試中書，賜進士第，擢知濠州，歷真州。真宗幸亳，權江、淮制置司事。改監察御史、梓州路轉運使。以疾，請出知海州，徙密州。負海有鹽場，歲饑，民多盗鬻，吏捕之輒抵死。博文請弛鹽禁，候歲豐乃復，從之。除殿中侍御史。

王博文字仲明，曹州濟陰人。祖父王諫，曾供職於宋太宗做藩王時的府邸，任西京作坊副使。王博文十六歲時，擅長寫文章，在開封府參加進士科考試時，他用一百篇回文詩作爲答卷，人們稱他爲"王回文"。淳化三年，宋太宗親自考試進士，王博文因爲年紀小被放遣回家。後來王諫在廬州任上死去，太守劉蒙叟替他奏請，朝廷召他到舍人院進行考試，後任安豐主簿，歷任南豐縣尉，有能幹之名。調任南劍州軍事推官，改任大理寺丞，監荆南榷貨務，升任殿中丞。經陳堯咨推薦，參加中書省考試，被賜予進士及第，提升爲濠州知州，歷任真州知州。宋真宗到亳州，命他代理江、淮制置司事。改任監察御史、梓州路轉運使。因生病，請求出任海州知州，後調任密州知州。靠着海邊有鹽場，當年鬧饑荒，有很多老百姓去盗賣海鹽，官吏一旦將他們捕捉後就處以死刑。王博文請求解除鹽禁，到年成豐收時再恢復，朝廷同意了他的請求。升任殿中侍御史。

天禧中，朱能、王先在長安僞爲《乾祐天書》，事覺，能既敗死，先與其徒就禽，詔博文乘驛按劾。博文唯治首惡，脅從者七人，得以減論。還爲開封府判官，丁母憂。

天禧年間，朱能和王先在長安僞造《乾祐天書》，其事被察覺，朱能失敗而死，王先與他的徒衆被捕，詔令王博文迅速前往審問查處。王博文衹懲治了爲首作惡的人，而其餘的七個被迫跟從之人，都得以減罪從輕論處。返回朝廷任開封府判官，遭逢母親喪事服喪。

始，博文幼喪父，其母張氏改適韓氏。及博文在朝，謂子無絶母禮，請得以恩封之。母死，又謂古之爲父後者不爲出母服，以廢宗廟祭也。今喪者皆祭，無害於行服。乃請解官持服，然議者以喪而祭爲非禮。服除，爲三司户部判官。出爲河北轉運使，遷侍御史、陝西轉運使。

當初，王博文幼年喪父，他的母親張氏改嫁韓氏。到王博文在朝做官時，認爲兒子不能斷絶對待母親的禮節，請求能够恩賜他的母親封號。母親死後，他又認爲古代作爲父親後代的人不能爲改嫁的母親服喪，而因此廢置了自家祖廟的祭祀。如今去世的人都予以祭祀，與穿喪服没有妨礙。於是請求免官服喪，然而輿論認爲服喪時祭祀不合禮儀。服喪完畢，任三司户部判官。出任河北轉運使，升任侍御史、陝西轉運使。

屬羌撒逋渴以族落數千帳叛，既又寇原州柳泉鎮、環州鵜鴣泉寨，梧州刺史杜澄、内殿崇班趙世隆戰没。博文劾奏内侍都知周文質、押班王懷信爲涇原、環慶兩路鈐轄，提重兵駐大拔寨，玩寇逗留，耗用邊費，請用曹瑋、田敏代。既而文質、懷信坐法，遂以瑋知永興軍，使節制邊事。會瑋病不行，又用敏爲涇原路總管，寇遂平。

内屬的羌人撒逋渴率領部落數千户叛亂，後又侵犯原州柳泉鎮、環州鵜鴣泉寨，梧州刺史杜澄、内殿崇班趙世隆陣亡。王博文上奏彈劾内侍都知周文質、押班王懷信身爲涇原、環慶兩路鈐轄，帶領重兵駐守大拔寨，輕視敵人，逗留不前，耗用邊防用費，請求用曹瑋、田敏取代他們。不久周文質、王懷信兩人犯法獲罪，於是任命曹瑋知永興軍，讓他負責指揮邊防。正逢曹瑋有病不能赴任，又用田敏任涇原路總管，叛亂因此被平定。

遷尚書兵部員外郎，爲三司户部副使，再遷户部郎中、龍圖閣待制、判吏部流内銓、權發遣三司使事。與監察御史崔暨、内侍羅崇勳同鞫真定府曹汭獄。及還，權知開封府，進龍圖閣直學士、知秦州。爲走馬承受賈德昌所毁，徙鳳翔府，又徙永興軍。明年，德昌以贓敗，改樞密直學士，復知秦州。

升任尚書兵部員外郎，任三司户部副使，再次升爲户部郎中、龍圖閣待制、判吏部流内銓、權發遣三司使事。與監察御史崔暨、内侍羅崇勳一同審理真定府曹汭一案。到回京後，代理開封府知府，進升龍圖閣直學士、秦州知州。受到走馬承受賈德昌的毁謗，調任鳳翔府知府，又調任永興軍知事。第二年，賈德昌因貪贓被廢黜，就改任王博文爲樞密直學士，再次任秦州知州。

初，沿邊軍民之逃者必爲熟户畜牧，又或以遺遠羌易羊馬，故常没者數百人。其禽生羌，則以錦袍、銀帶、茶絹賞之。間有自歸，而中道爲夏人所得，亦不能辨，坐法皆斬。博文乃遣習知邊事者，密持信紙往招，至則悉貸其罪，由是歲減殊死甚衆。朝廷下其法旁路。

當初，沿邊一帶逃亡的軍民必定被已歸順朝廷的羌人收留以充奴役，也有的被送給遠方羌人交換羊馬，因此常有好幾百人失踪。他們若活捉到没有歸服朝廷的羌人，便會獲得錦袍、銀帶、茶絹之類的獎賞。有人自己返回來，但中途又被西夏人抓住，也無法辨明，都依法處斬。王博文於是派遣熟悉邊疆事務的人，秘密地帶着書信前往招撫，衹要他們回來便都寬免其罪，從此每年減免斬首的人有很多。朝廷把他的做法推廣到了其他各路。

又言河西回鶻多緣互市家秦、

他又上奏説河西回鶻人有很多因爲經營貿

隴間，請悉遣出境，戒守臣使譏察之。再遷右諫議大夫，以龍圖閣學士復知開封府。都城豪右邸舍侵通衢，博文製表木按籍，命左右判官分徹之，月餘畢。出知大名府，遷給事中。召權三司使，遂同知樞密院事，逾月而卒。帝臨奠，贈尚書吏部侍郎。

易活動而移居在秦、隴之間，請求將他們全部遣送出境，并告誡守將進行稽察盤查。再次升任右諫議大夫，以龍圖閣學士復任開封府知府。都城中富豪權貴的住宅侵占了街道，王博文按照户籍製作識辨街道的表木，命令左右判官分別將侵占街道的住宅拆除，用了一個多月時間完成。出任大名府知府，升任給事中。後被召回京城任代理三司使，於是同知樞密院事，過了一個月便去世。皇帝親自前往祭奠，追贈尚書吏部侍郎。

博文以吏事進，多任劇繁，爲政務平恕，常語諸子曰：“吾平生决罪，至流刑，未嘗不陰擇善水土處，汝曹志之。”然治曹汭獄，議者多謂博文希太后旨，縱崇勳傅致其罪。子疇。

王博文因精通吏治進身，多次任職於政務繁重的州府，爲政務求寬恕平和，常對兒子們説：“我平素判决罪犯，到處以流放的刑罰時，未嘗不暗自挑選一個水土好的地方來安置犯人，你們應當記住。”但審理曹汭一案，輿論多認爲王博文是迎合太后的旨意，縱容羅崇勳羅織罪狀。他的兒子叫王疇。

## 王疇

疇字景彝，以父蔭補將作監主簿。中進士第，累遷太常博士。翰林學士宋祁提舉諸司庫務，薦疇勾當公事。時有宦官同提舉者，疇辭於中書曰：“翰林先進，疇恐不得事也。然以朝士大夫而爲閹人指使，則疇實耻之。”

王疇字景彝，憑藉父親的恩蔭補任將作監主簿。後來考中進士，多次升官任太常博士。翰林學士宋祁提舉諸司庫務，推薦王疇爲勾當公事。當時有個宦官同任提舉官，王疇向中書省辭謝説：“翰林前輩，我擔心自己没有能力去事奉他。但是作爲朝廷士大夫却受閹人的指使，我實在是感到耻辱。”

用賈昌朝薦，改編修《唐書》。仁宗獵近郊，疇引十事以諫。皇祐中，手詔禁貴戚近習私謁者，疇獻《聖政惟公頌》。召試，直秘閣，爲開封府推官。宦者李允良訴其叔父死，疑爲仇家所毒，請發棺驗視，衆欲許之，疇獨不可。曰：“苟無實，是無故而暴尸，且安知非允良有奸？”窮治，果與其叔父家有怨。歷三司度支判官、修起居注、知制誥、權判吏部流内銓，以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

由於賈昌朝的推薦，改爲編修《唐書》。仁宗到京城近郊狩獵，王疇引用了十件事來勸諫。皇祐年間，皇帝親筆詔令禁止貴戚近侍因私事而進行干謁請托，王疇獻上《聖政惟公頌》。皇上召見他進行考試，任命他直秘閣，爲開封府推官。宦官李允良控訴他的叔父之死，懷疑是被仇家毒死的，請求開棺驗尸，衆人打算答應他，衹有王疇不同意。他説：“如果他所説得不到證實，就是無故暴露尸體，而且如何能知道不是允良心懷奸情呢?”徹底追查該事，果然是李允良與其叔父家有仇纔胡亂上訴的。王疇歷任三司度支判官、修起居注、知制誥、權判吏部流内銓，以右諫議大夫身份代理御史中丞。

時陳升之拜樞密副使，諫官、御史唐介等奏彈升之不當大用，朝廷持

當時朝廷授任陳升之爲樞密副使，諫官、御史唐介等上奏彈劾升之不應當重用，朝廷堅持不

不行，介等爭數月不已，乃兩罷之。而論者謂介等爲衆人游談所誤。疇疏言："浮華險薄之徒，往來諫官、御史家，掎摭人罪，寖以成俗，請出詔戒勵。"從之。遷給事中。

同意，唐介等人諍諫了幾個月，還不止息，於是把陳升之和唐介等人一起罷免。而輿論認爲唐介等是被衆人的浮言所誤。王疇上疏說："浮華險薄之徒，往來於諫官、御史家中，指摘他人之罪，逐漸成爲風氣，請求下詔加以警告。"皇上同意了。升任給事中。

英宗既即位，感疾，皇太后垂簾聽政。其後帝疾平，猶未御正殿，疇上疏請御朝聽政。及永昭陵復土，祭仁宗虞主于集英殿，以宗正卿攝事。疇奏曰："人子之葬其親，送形而往，迎神而返，故虞祭所以安神也。位尊者禮重，禮重者祭多，故天子之虞數至於九。今山陵，嗣君不得親往，則道路五虞，理可命宗正攝事。若神主既至，則四虞之祭，雖或聖躬未寧，亦宜勉強。况陛下在藩邸，以好古知禮、仁孝聰明聞於中外，此先帝所以托天下也。臣願始終令德，以全美名。"

英宗即位後，因爲生病，由皇太后垂簾聽政。後來英宗的疾病已經痊愈，仍然没有登臨正殿，王疇上疏請求皇上臨朝聽政。等到仁宗下葬永昭陵以後，就把神主供祭於集英殿，由宗正卿代掌其事。王疇上奏說："人子安葬他的親人，送别形體，迎回神靈，因此安葬後的祭祀是用來安慰神靈的。地位尊貴的人禮節也重，禮節重則祭祀次數也多，所以天子安葬後的祭祀數達到了九次。現在先皇的陵墓，繼位君主不能親自前往，那麼道路上的五次安葬後的祭祀，照理可讓宗正卿代爲行事。如果神主已迎到，則這四次安葬後的祭祀，即使皇上聖體未寧，也應勉强進行。何况陛下在藩王府邸時，就以好古知禮、仁孝聰明被朝廷内外所知，這也是先帝將天下托付於陛下的原因所在。臣希望陛下始終保持美德，以成全好的名聲。"

帝既視朝前後殿，而於聽事猶持謙抑。疇復上疏曰："廟社擁佑陛下，起居安平，臨朝以時，僅逾半載，而未聞開發聽斷，德音遏塞，人情缺然。伏望思太祖、太宗艱難取天下之勞，真宗、仁宗憂勤守太平之力，勉於聽決大政，以慰母后之慈。勿爲疑貳謙抑，自使盛德暗然不光。"

皇上既已到前後殿臨朝聽政，却在處理事務上仍然心持謙抑。王疇又上疏說："幸賴宗廟和社稷保佑陛下，得以身體安康，即時臨朝聽政，僅過了半年，却并未聽到陛下充分啓發聽政決斷之明，仁德的教令阻塞，人心廢弛。希望陛下能够思考太祖、太宗艱難奪取天下的辛勞，真宗、仁宗憂勤保守太平的功績，勤勉於聽取決斷朝廷大事，以安慰母后的慈愛之心。不要因爲心懷疑惑而謙遜避讓，使得盛大的德行昏暗不明。"

未幾，又上疏曰：

董仲舒爲武帝言天人之際曰："事在勉强而已。勉强學問，則聞見廣而智益明；勉强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陛下起自列邸，光有天命，然而祖宗基業之重，天人顧享之際，所以操心治身、正家保國者，尤在於勉强

没過多久，王疇又上疏說：

董仲舒爲漢武帝談論天道與人事相互間的關係時說："做任何事都在於盡力而爲。盡力探究學問，則見識就會增廣而愈發聰明；盡力實行自己的主張，則德行就會日益興盛而建立大功。"陛下起於藩王府邸，榮耀地享有上天的賜命，然而祖宗的基業非常之重，又值天神享受祭祀之時，因此要做到

力行也。陛下昔在宗藩，已能務德好學，語言舉動未嘗越禮，是天性有聖賢之資。自疾平以來，于兹半歲，而臨朝高拱，無所可否。群臣關白軍國之政者日益至，其請人主財决者日益多，然猶聖心盤桓，無所是非者，何也？得非以初繼大統，或慮未究朝廷之事，故謙抑而未皇耶？或者聖躬尚未寧，而不欲自煩耶？抑有所畏忌而不言耶？苟爲謙抑而未皇，則國家萬務，日曠月廢，其勢將趨於禍亂無疑也。若聖躬未能寧，則天下之名醫良工，日可召於前。而方技不試，藥石不進，養疾於身，坐俟歲月，非求全之道也。苟有所畏忌而不言，則又過計之甚也。

執持心志修養自身，端正家庭保衛國家，就尤其在於親自去勉力實行。陛下先前在藩邸時，已經能够致力於德行勤勉向學，言談舉止未曾逾越禮法的規定，這是天性具有聖賢的才能。自從陛下疾病痊愈以來，到現在已有半年，却臨朝安坐，不置可否。群臣彙報軍隊與國家政事的日益多，那些請求君主裁决事務的人也日益增多，可是陛下仍然心懷猶豫，對政事不作是非評論，爲什麼呢？莫非是因爲剛繼承統治大業，有時會考慮到還不熟悉朝廷之事，所以謙虚退讓而没有顧及呢？或者是聖體尚未康復，而不想勞煩自己呢？還是有所忌憚而不便發言呢？如果是因謙虚退讓而没有顧及，那麼國家的各種事務，日曠月廢，勢必將趨於禍亂無疑。如果是聖體還没有康復，那麼天下的名醫良工，就可每日將他們召集於前。但却不去用醫，也不進服藥物，養疾於身，坐等時光流逝，這不是求全之道啊。如果是有所忌憚而不便發言，那麼這就是考慮得太多了。

今中外之事，無可疑畏，臣嘗爲陛下力言之矣。陛下何不坦心布誠、廓開大明以照天下，外則與執政大臣講求治體，内則於母后請所未至。延禮賢俊，諮訪忠直，廣所未見，達所未聞。若陛下朝行之，則衆心夕安矣。况陛下向居藩邸，日夕於側者，惟一二講學之師，與左右給使之人耳。修身行己，德業日新，而知者無幾，則是爲善多而得名常少也；然而終能德成行尊，美名遠聞，此先帝之所以屬心也。今處億兆之上，有一言動則天下知之，簡册書之，比之於昔，是善行易顯而美名易成也。然而尚莫之聞者，是不爲爾，非不能也。有始有終者，聖賢之能事，在陛下勉强而已。

如今朝廷内外的事情，没有什麼可以懷疑畏忌的，臣曾經爲陛下竭力論説過了。陛下何不開誠布公、闡揚聖明以昭示天下，外則與執政大臣講求治國之道，内則向母后請教自己的未到之處。以禮接待賢才俊傑，誠懇詢訪忠臣直士，增廣自己所未見到的知識，通曉自己所未聽過的道理。如果陛下能够在早晨施行這種做法，那麼衆人之心到晚上就可安定了。何况陛下以前居住在藩王府邸時，早晚侍奉在身旁的，衹有一兩個講學的老師，與左右供役使之人而已。修養心志立身行事，仁德之業日益更新，而知曉的人没有多少，則是因爲行善多而得到的名聲常常很少；然而最終能够德行完備，美名遠揚，這就是先帝之所以關注於此的原因了。現在陛下位居萬億庶民之上，一有言談舉動則天下人都會知悉，并在書册中記下，與往日相比，就會善行容易顯揚而美名容易成就了。然而陛下的善行美名尚未被人聽聞，是

因爲陛下不去做它，而并非没有能力。有始有終，是聖賢所能之事，衹在於陛下盡力而爲罷了。

疇又上疏欲車駕行幸，以安人心。時大臣亦有請，帝乃出禱雨，都人瞻望歡呼。數日，皇太后還政，疇又上疏："請詔二府大臣講求所以尊崇母后之禮。若朝廷嚴奉之體，與歲時朔望之儀，車服承衛之等威，百司拱擬之制度，它時尊稱之美號，外家延賞之恩典，凡可以稱奉親之意者，皆宜優異章大，以發揚母后之功烈，則孝德昭于天下矣。"

王疇又上疏想請求皇上外出巡幸，以安人心。當時朝廷大臣也有人呈請，皇帝於是出宫祈雨，京城中的人們都仰望歡呼。幾天後，皇太后歸還朝政，王疇又上疏説："請求詔令二府大臣講求如何尊崇母后的禮節。如朝廷奉行親人的規定，以及歲時朔望的禮節，車服侍衛的威儀，百司供奉的制度，舊時尊稱的美號，外家延賞的恩典，凡是可以合乎奉養親人之意的，都應給予優異彰明，便可以發揚母后的功勛業績，孝順的德行也就可昭行天下了。"

時詔近臣議仁宗配祭。故事，冬、夏至祀昊天上帝、皇地祇，以太祖配；正月上辛祈穀，孟夏雩祀，孟冬祀神州地祇，以太宗配；正月上辛祀感生帝，以宣祖配；季秋大饗明堂、祀昊天上帝，以真宗配。而學士王珪等與禮官上議，以謂季秋大饗，宜以仁宗配，爲嚴父之道。知制誥錢公輔獨謂仁宗不當配祭。疇以謂珪等議遺真宗不得配，公輔議遺宣祖、真宗、仁宗俱不得配，於禮意未安。乃獻議曰："請依王珪等議，奉仁宗配饗明堂，以符《大易》配考之説、《孝經》嚴父之禮。奉遷真宗配孟夏雩祀，以仿唐貞觀、顯慶故事。太宗依舊配正月上辛祈穀、孟冬祀神州祇，餘依本朝故事。如此，則列聖并侑，對越昊穹，厚澤流光，垂裕萬祀。必如公輔之議，則陷四聖爲失禮，導陛下爲不孝，違經戾古，莫此爲甚。"自此公輔不悦，而朝廷以疇論事有補，帝與執政大臣皆器異之。

當時皇上詔令近臣商議仁宗配祭之事。按舊例，在冬至、夏至時祭祀昊天上帝、皇地神，以太祖配享；在正月上辛日舉行祈求穀物豐熟的祭禮，夏季的第一個月舉行求雨的祭禮，冬季的第一個月祭祀神州地神，以太宗配享；在正月上辛日祭祀感生帝，以宣祖配享；秋季的最後一個月在明堂舉行大型的饗禮，以及祭祀昊天上帝，以真宗配享。而學士王珪等人與禮官建議，認爲秋季的最後一個月舉行大型饗禮，應該用仁宗配祭，以符合尊敬父親之道。知制誥錢公輔單獨認爲仁宗不應當配祭。王疇認爲王珪等人所議遺漏了真宗使他得不到配祭，公輔之議又使宣祖、真宗、仁宗都不能配祭，對於禮敬先祖之意不爲安妥。就建議説："請求依照王珪等人的議論，以仁宗配饗明堂，以符合《大易》配祭皇考的説法、《孝經》尊敬父親的禮儀。奉遷真宗配享夏季第一個月祀雨的祭祀，以效仿唐朝貞觀、顯慶年間的舊例。太宗依舊配享正月上辛日的祈穀祭禮和冬天第一個月對神州地神的祭祀，其餘的就都依照本朝先例。這樣一來，就會使各位聖主都能得到配享，來對揚他們的在天之靈，深厚的恩澤流傳至後世，偉大的名聲留垂萬年。如果一定要同意公輔的建議，就會使四位聖君陷於失禮之所，引導陛下成爲不孝之人，違反經典悖離古制，没有比這更嚴重的了。"從此公輔不高興，而朝廷以王疇議論事情多有裨益，皇上與執政大

遷翰林學士、尚書禮部侍郎、同提舉諸司庫務。數月，拜樞密副使。於是公輔言疇望輕資淺，在臺素餐，不可大用，又頗薦引近臣可爲輔弼者。公輔坐貶。疇在位五十五日，卒。帝甚悼惜之，臨哭，賜白金三千兩，贈兵部尚書，謚忠簡。

臣都很器重他。

升任翰林學士、尚書禮部侍郎、同提舉諸司庫務。幾個月後，任樞密副使。在這時候公輔上奏説王疇聲望輕微資歷又淺，在臺省時衹是無功受祿，不可重用，又引薦了一些皇上身邊的近臣作爲宰相的人選。公輔因此得罪被貶官。王疇在位五十五天，去世。皇帝十分哀悼惋惜他，親自前去吊祭，賞賜白金三千兩，追贈兵部尚書，謚號忠簡。

疇名臣子，性介特，厲風操，喜言朝廷事。好治容服，坐立巖然，言必文，未嘗慢戲，吏治審密，文辭嚴麗。其執政未久，終于位及所享壽，類其父云。

王疇是名臣之子，性情孤高，砥礪志向操守，喜歡談論朝廷之事。他愛好修整儀容服飾，坐立端莊，出口成章，未曾輕慢戲謔過，治理政事嚴密，所作文章端莊華麗。他執政時間不長，在任上去世以及所享年壽這幾個方面，都和他的父親相似。

## 王殿

王殿字總之，趙州臨城人。七歲喪父，哀毁過人。既長，狀貌奇偉。舉進士，授婺州觀察推官。代還，真宗見而異之，特遷秘書省著作佐郎、知祁縣，通判湖州。再遷太常博士、提點梓州路刑獄，權三司户部判官。使契丹還，判都磨勘司。以尚書度支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上言："方調兵塞决河，而近郡災歉，民力凋敝，請罷土木之不急者。"改三司户部副使。樞密使曹利用得罪，殿以同里爲利用所厚，出知湖州，徙蘇州。還爲三司鹽鐵副使。

王殿字總之，趙州臨城人。七歲時父親去世，他因哀傷而損毁身體，超過了一般的人。長大後，相貌奇異不凡。後考中進士，授任婺州觀察推官。被代職返回朝廷，真宗見到他後覺得很奇特，就特别升任他爲秘書省著作佐郎、知祁縣，通判湖州。再次升任太常博士、提點梓州路刑獄，代理三司户部判官。出使契丹返回，判都磨勘司。又以尚書度支員外郎兼任侍御史知雜事。他上奏道："當前徵調士卒堵塞黄河决口，而且鄰近郡縣又因災荒歉收，民力困乏，請求停建那些不急需的土木工程。"改任三司户部副使。樞密使曹利用得罪，王殿因爲與曹利用是同鄉而受到他的厚待，被貶出京城任湖州知州，後又調任蘇州知州。回朝後任三司鹽鐵副使。

時龍圖閣待制馬季良方用事，建言京師賈人常以賤價居茶鹽交引，請官置務收市之。季良挾章獻姻家，衆莫敢迕其意，殿獨不可，曰："與民競利，豈國體耶！"擢天章閣待制、判大理寺、提舉在京諸司庫務，安撫淮南，權判吏部流内銓，累遷刑部。

當時龍圖閣待制馬季良正執掌朝政，建議説京城中的商人經常用低價來購積茶鹽交引，請求官府設置專門機關來收購。季良依仗是章獻太后的姻戚，衆大臣没有敢違忤他的意思，衹有王殿不同意，説："與民争利，不符合國家體統！"被提升爲天章閣待制、判大理寺、提舉在京諸司庫務，安撫淮南，權判吏部流内銓，多次升官任刑部官職。

益、利路旱饑，爲安撫使，以左

益、利二路因乾旱而發生饑荒，王殿被任命

司郎中、樞密直學士知益州。戍卒有夜焚營、殺馬、脅軍校爲亂者，鬷潛遣兵環營，下令曰："不亂者斂手出門，無所問。"於是衆皆出，命軍校指亂者，得十餘人，即戮之。及旦，人莫知也。其爲政有大體，不爲苛察，蜀人愛之。拜右諫議大夫、同知樞密院事。景祐五年，參知政事。明年，遷尚書工部侍郎、知樞密院事。

爲安撫使，以左司郎中、樞密直學士知益州。戍守的士兵中有人在夜間焚燒軍營、殺死馬匹、脅迫軍官作亂，王鬷暗中派遣士兵環繞軍營，下令說："没有作亂的人縮手出門，一概不追究。"於是衆人都出來，王鬷命令軍官指認作亂的人，得到十多個，立即把他們殺死。等到了早晨，别人都不知道此事。王鬷治政有大局觀，不以煩瑣苛刻爲明察，蜀地的百姓都愛戴他。授任右諫議大夫、同知樞密院事。景祐五年，王鬷任參知政事。第二年，升任尚書工部侍郎、知樞密院事。

天聖中，鬷嘗使河北，過真定，見曹瑋，謂曰："君異日當柄用，願留意邊防。"鬷曰："何以教之？"瑋曰："吾聞趙德明嘗使人以馬榷易漢物，不如意，欲殺之。少子元昊方十餘歲，諫曰：'我戎人，本從事鞍馬，而以資鄰國易不急之物，已非策，又從而斬之，失衆心矣。'德明從之。吾嘗使人覘元昊，狀貌異常，他日必爲邊患。"鬷殊未以爲然也。比再入樞密，元昊反，帝數問邊事，鬷不能對。及西征失利，議刺鄉兵，又久未决。帝怒，鬷與陳執中、張觀同日罷，鬷出知河南府，始嘆瑋之明識。未幾，得暴疾卒。贈户部尚書，謚忠穆。

天聖年間，王鬷曾出使河北，路過真定，見到曹瑋，曹瑋對他說："您日後當會執掌政權，希望留意邊防。"王鬷說："您要告訴我什麽呢？"曹瑋說："我聽説趙德明曾派人用馬匹來交换我國的物品，不合其意，就想殺了所派之人。他的小兒子元昊當時纔十多歲，勸諫説：'我們是少數民族，本來從事鞍馬，却又用它來資助鄰國以交换不急需的東西，已經是失策，而又因此殺了他們，就會失去衆心了。'德明同意了。我曾派人暗中伺察元昊，他的相貌異於常人，日後一定會成爲邊患。"王鬷當時還并不同意。等到他再次進入樞密院，元昊反叛，皇上多次詢問邊防事務，王鬷都不能應對。到西征元昊的軍隊失利後，朝廷大臣商議徵募鄉兵，又很久不能决定。皇上發怒，王鬷與陳執中、張觀在同一天被罷免，王鬷出京任河南知府，這時纔開始感嘆曹瑋的明識。不久，得暴病身亡。追贈户部尚書，謚號忠穆。

鬷少時，館禮部尚書王化基之門，樞密副使宋湜見而以女妻之。宋氏親族或侮易之，化基曰："後三十年，鬷富貴矣。"果如所言。

王鬷年輕的時候，就館於禮部尚書王化基家，樞密副使宋湜見到他後就把女兒嫁給了他。宋氏親族中有人輕視侮辱他，化基說："三十年後，王鬷就會富貴了。"後來果如其言。

論曰：吴育剛毅不撓，而設施無聞，其才不逮志者與？宋綬博洽明敏，若谷務長厚，博文習吏事，當仁宗時，先後與政，僅能恭慎寡過，保有禄位，施及後嗣。敏求、淑俱練達典故，傅以文采，而淑以傾險敗德，

論曰：吴育剛毅不撓，而并没有聽説過他對於國事有何措置，難道是他的才能不及他的志向嗎？宋綬博學明敏，若谷恭謹寬厚，博文熟習吏事，正值仁宗之時，他們先後參與朝政，祇能做到謙恭謹慎少犯錯誤，保持禄位，惠及後代。敏求、李淑都精通典故，兼有文采，而李淑因用心

視疇之介特，數建忠謀，則賢不肖之相去遠矣。王殷不留意曹瑋之言，卒以昧於邊事見黜，宜哉！

邪僻險惡敗壞德行，比起王疇的孤高不俗，屢次提出忠於君國的謀略，則賢與不肖相差太遠了。王殷没有留意曹瑋之言，最後因爲不瞭解邊防事務遭受罷黜，應該如此啊！

# 宋史卷二百九十二

## 列傳第五十一

李諮　程戡　夏侯嶠　盛度　丁度　張觀
鄭戩　明鎬　王堯臣　孫抃　田况

### 李諮

李諮字仲詢，唐趙國公峘之後。峘貶死袁州，因家新喻，遂爲新喻人。諮幼有至性，父文捷出其母，諮日夜號泣，食飲不入口，父憐之而還其母，遂以孝聞。舉進士，真宗顧左右曰："是能安其親者。"擢第三人，除大理評事、通判舒州，召試中書，爲太子中允、直集賢院。歷三司、開封府判官，再遷左正言，出爲淮南轉運副使。帝幸亳，以勞，遷尚書禮部員外郎。會江南饑，徙江東轉運副使，爲度支判官。擢知制誥，寇準數改諮所擬制辭，諮不樂，以父留鄉里請外，遂出知荆南。會翰林學士闕，宰相擬他官，帝曰："不如李諮。"遂爲學士。

李諮字仲詢，是唐趙國公李峘的後人。李峘被貶死於袁州，因住在新喻，於是成了新喻人。李諮年輕時就具有卓越的品性，其父李文捷將其母逐出家門，李諮日夜號哭，不吃不喝，父親憐惜他而讓他的母親返回，於是李諮以孝聞名。考取進士，真宗環顧身邊的人說："這是能使父母安定和睦的人。"擢升爲第三名，任命爲大理評事、通判舒州，召試於中書省，任太子中允、直集賢院。歷任三司、開封府判官，再升爲左正言，出朝任淮南轉運副使。皇帝親臨亳州，李諮因其功績，被提升爲尚書禮部員外郎。適逢江南遭遇饑荒，調任江東轉運副使，任度支判官。擢升爲知制誥，寇準多次改動李諮所擬定的文書文字，李諮不高興，以父親仍留在家鄉居住爲由奏請外任，於是外任知荆南。適逢翰林學士有缺額，宰相擬用其他的官，皇帝説："不如李諮。"於是擔任學士。

仁宗即位，超遷本曹郎中、權知開封府，數月，權三司使，拜右諫議大夫。嘗奏事兩宮曰："天下賦調有定，今西北寢兵且二十年，而邊餽如故。戍兵雖未可減，其末作浮費非本務者，宜一切裁損以厚下。"即詔諮與御史中丞劉筠等同議冗費，以景德較天禧，計所減得十三之上。

仁宗即位後，李諮被越級提升爲本部郎中、權知開封府，數月之後，權三司使，被任命爲右諫議大夫。曾經奏事兩宮説："全國的賦税有一定的數目，如今西北邊境停戰將近二十年，而邊餉和以前一樣。戍守的軍隊雖然不可以裁減，但是其不必要的開支浪費，應全部予以裁減以加强國家的基礎。"隨即詔令李諮與御史中丞劉筠等共同商議裁減冗費，以景德年間比較天禧年間，統計所減得到十分之三以上。

時陝西緣邊數言軍食不給，度支都內錢不足支月奉，章獻太后憂之，命吕夷簡、魯宗道、張士遜與諮等經度其事。諮曰："舊法商人入粟邊郡，算茶與犀象、緡錢，爲虚實三估，出錢十四文，坐得三司錢百文。"諮請變法以實錢入粟，實錢售茶，三者不得相爲輕重。既行而商人果失厚利，怨謗蜂起。諮以疾累請郡，改樞密直學士、知洪州。行數月，而御史臺鞫吏王舉、句獻私商人，多請慈州礬，會計茶法不折虚費錢，妄稱增課百萬緡，以覬恩賞。諮坐不察奪職。

久之，進給事中、知杭州，復樞密直學士、知永興軍。衣冠子弟恃蔭無賴者，諮悉杖之，境內肅然。還，勾當三班院，坐舉吏降左諫議大夫。權三司使事，是歲，禁中火，倉卒營造，應辦舉集。

進尚書禮部侍郎，拜樞密副使。數月，遭父喪，起復，遷户部侍郎、知院事。是時榷茶法浸壞，乃詔諮、蔡齊等更議之。諮以前坐變法得罪，固辭，不許。於是復用諮所變法，語具《食貨志》。卒，贈右僕射，謚憲成。

諮性明辨，周知世務，其處煩猝，常若閑暇，吏不敢欺。在樞府，專務革濫賞，抑僥倖，人以爲稱職。無子，以族子爲後。

當時陝西緣邊地區多次上報軍用糧草供應不足，核算國庫中的錢已不足以支付月俸，章獻太后爲此感到憂慮，命令吕夷簡、魯宗道、張士遜與李諮等人籌劃此事。李諮説："舊法商人入糧邊州，算茶與犀象、緡錢，爲虚實三估，出錢十四文，坐得三司錢百文。"李諮奏請變法以實錢買入糧食，實錢賣出茶，二者不得相互輕重。此法既已施行，商人果然失去了豐厚的利潤，怨恨和非議四起。李諮因病多次奏請到地方任職，改任樞密直學士、知洪州。新法實行數月後，御史臺鞫吏王舉、句獻偏私商人，多要慈州礬，計算茶法不折虚費錢，妄稱增税百萬緡，以圖恩賞。李諮因不明察之罪被降職。

多時以後，升爲給事中、知杭州，又任樞密直學士、知永興軍。當地官宦子弟中依仗恩蔭刁蠻無理，李諮都對其處以杖刑，於是境內秩序井然。返回朝廷後，任三班院勾當官，因舉薦官吏不當而獲罪降爲左諫議大夫。權三司使事，當年，宫中失火，倉促重建，準備周全。

升爲尚書禮部侍郎，任樞密副使。數月之後，遭父喪，守孝期未滿而被重新起用，調任户部侍郎、知院事。當時榷茶法逐漸衰弛敗壞，於是詔令李諮、蔡齊等人重新議定。李諮以前因爲變法獲罪，堅決推辭，皇帝不允許。於是又用李諮所變之法，詳見本書《食貨志》。後去世，追贈爲右僕射，謚號爲憲成。

李諮其人明辨是非，通曉世事，處理繁瑣急迫的政務，常常有如閑庭信步游刃有餘，官吏不敢有所欺騙。在樞密院，專門主持革除濫賞，抑制僥幸之風，人們都認爲他很稱職。李諮没有兒子，以本家侄子作爲後嗣。

## 程戡

程戡字勝之，許州陽翟人。少力學，舉進士甲科，補涇州觀察推官，再遷秘書丞、通判許州。曹利用貶，戡以利用婿降通判蘄州。徙虔州，州人有殺母，暮夜置尸仇人之門，以誣仇者。獄已具，戡獨辨之，正其罪。以尚書屯田員外郎知歸州，

程戡字勝之，許州陽翟人。年輕時努力學習，考取進士甲科，補任涇州觀察推官，再升任秘書丞、許州通判。曹利用被貶，程戡因爲是曹利用的女婿而被降爲蘄州通判。調往虔州，州中有人殺死母親，趁夜將尸體放在仇人的家門口，以誣陷仇人。已經判罪定案，程戡獨自辨明案情，將其繩之以法。以尚書屯田員外郎知歸州，

召爲侍御史、三司度支判官。

寶元初，忻、代地震，壞城郭、廬舍，死傷甚衆，命戡安撫，頗以便宜從事。改起居舍人、知諫院，遷兵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三司户部副使。擢天章閣待制、陝西都轉運使。

徵召爲侍御史、三司度支判官。

寶元初年，忻、代發生地震，毁壞了城墻、房屋，傷亡很多，命令程戡前往安撫，頗能自主完成使命。改任起居舍人、知諫院，升爲兵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三司户部副使。擢升爲天章閣待制、陝西都轉運使。

未幾，知渭州。陝西有保毅軍，人苦其役。戡奏曰："保毅在鄉兵外，不黥而有籍，所以佐邊備也。已隸保捷兵，而保毅籍如故，州縣以供力役，率困憊，至破析財産售田者，猶數户出一夫，民不勝苦。"因詔：私役保毅者以計傭律坐之。

不久，任渭州知州。陝西有保毅軍的建制，州人苦於這種役使。程戡上奏説："保毅的編制在鄉兵之外，不黥面而在籍，是用來輔助加强邊防的。既已隸屬保捷軍，而保毅籍又和原來一樣，州縣用其充當力役，大都困頓疲憊，以致失去財産變賣田地的人，仍要數户出一夫，百姓苦不堪言。"皇帝於是下詔説：私自役使保毅軍的人以計傭律治罪。

進樞密直學士、知成都府。坐嘗保任貝州張得一，得一伏誅，奪職出知鳳翔府，尋徙河中。御史中丞張觀辨之，復爲樞密直學士、知永興軍，徙瀛州，四遷給事中。契丹使過，稱疾，求著帽見，戡使謂曰："有疾，可毋相見，見當如禮。"使者語屈，冠而見。

晋升爲樞密直學士、知成都府。因曾向朝廷保薦貝州張得一而獲罪，張得一伏法後，程戡被免職出知鳳翔府，不久調往河中。御史中丞張觀爲其辯白，又被任命爲樞密直學士、知永興軍，調往瀛州，四升擔任給事中。契丹的使者要來拜訪，却稱病，要求戴便帽進見，程戡派人對他説："有病，可以不見，會見應當按照禮儀行事。"使者理屈詞窮，於是戴正式的禮帽進見。

人言歲在甲午，蜀且有變，孟知祥之割據，李順之起而爲盗，皆此時也。仁宗自擇戡再知益州，遷端明殿學士，召見慰遣。至彭州，民妄言有兵變，捕斬之。守益州者以嫌，多不治城堞，戡獨完城浚池自固，不以爲嫌也。

人們説在甲午年，蜀地將要發生災禍，孟知祥的割據一方，李順的起事做盗賊，都是在這一年。仁宗親自選定程戡再知益州，任命他爲端明殿學士，召見慰問派遣上任。到達彭州時，有人傳言發生兵變，程戡將其逮捕斬首。駐守益州的將士因爲心懷嫌忌，多不整修城墻，程戡獨自修繕城墻疏浚護城河以確保城池的安全，認爲這樣并不會遭到疑忌。

召拜參知政事，奏禁蜀人妖言誣民者。避宰相文彦博親，改尚書户部侍郎、樞密副使。數與宋庠争議，諫官、御史皆論之，戡亦自請罷。除吏部侍郎、觀文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同群牧制置使，尋拜宣徽南院使、鄜延路經略安撫使、判延州。

程戡被任命爲參知政事，奏請嚴禁蜀地妖言惑衆的人。與宰相文彦博的親屬關係需要避嫌，改任爲尚書户部侍郎、樞密副使。多次與宋庠發生争論，諫官、御史都言及此事，程戡也自請免職。任命爲吏部侍郎、觀文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同群牧制置使，不久又任命爲宣徽南院使、鄜延路經略安撫使、出鎮延州。

英宗即位，以安武軍節度使留再

英宗即位後，以安武軍節度使留再任。當

任。初，覃恩，蕃官例不序遷。至是，用戡奏始皆得遷。又請首領有戰功材武，皆得召見，選補爲蕃官。延州夾河爲兩城，雉堞頗卑小。敵登九州臺，則下瞰城中。戡調兵夫大增築之。橫山酋豪怨諒祚，欲率其屬叛，取靈、夏，來求兵爲援。戡言："豺虎非自相搏，則未易取也；癰疽非其自潰，則未易攻也。諒祚久悖慢，宜乘此許之，所謂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利也。"會英宗不豫，大臣重生事，不報。

初，恩澤廣施，但蕃官大小官員不按等級升遷。至此，采納程戡的奏請纔開始都得到升遷。又奏請有功有才幹且勇武的首領，都可以得到皇帝的召見，選補爲蕃官。延州被河水分爲二城，城墻很矮。敵人登上九州臺，則可俯瞰城中。程戡調遣兵夫將城墻修高了很多。橫山的部族首領怨恨諒祚，想率部反叛，攻取靈、夏，前來請求援兵。程戡説："豺虎不自相殘殺，則不易捕獲；毒瘡不自行潰破，則不易治療。諒祚長期悖逆驕縱，應乘此機會答應他們，所謂以夷治夷，對中原大國是有利的。"正趕上英宗有病，大臣們害怕出事，没有批覆。

言者請選大臣帥永興，屯重兵以制五路，敕戡具利害以聞。戡以爲"四路距永興皆十數驛，設有警，使聽節制，則不及事矣。且關中財賦不贍，宿軍多，何以給之?"

諫官奏請挑選大臣統領永興，屯重兵以控制五路，敕令程戡陳述其利害上奏。程戡認爲"四路距離永興都有十幾驛之遥，如果有緊急情况發生，讓他們聽從節制，則無濟於事。况且關中財賦不足，駐軍過多，拿什麽來保證供給?"

治平初，命宦官王昭明等領四路蕃部事。戡曰："蕃部所以亡去，苦邊吏苛暴，爲西人誘略爾。今昭明等徒能呼召首領，犒以牛酒，恐未足以結其心也。而甚動邊聽，宜更置路分鈐轄、都監，各部一將兵，兼沿邊巡檢使，無復專蕃部事。"從其奏。夏人遣使入貢，僭漢官移文于州，稱其國中官曰樞密。戡止令稱使副不以官，稱樞密曰"領盧"，方許之。

治平初年，命令宦官王昭明等兼四路蕃部事。程戡説："蕃部逃走的原因，是苦於邊境地區官吏的苛刻暴虐，被西人所利誘罷了。如今昭明等人衹能召唤其首領，以牛、酒犒勞，恐怕不足以使其真心結好。而加强邊地的治理，應再設置路分鈐轄、都監，各部一將兵，兼沿邊巡檢使，不再專任蕃部事。"皇帝聽從了他的意見。夏人派使者入朝進貢，超越漢官送公文到州中，説其在國内官爲樞密。程戡衹令其稱爲副使不稱官職，稱樞密爲"領盧"，纔表示同意。

戡告老章累上，終弗聽，遣使以手詔問勞，賜茶藥、黄金，乃再上章曰："臣老疾劇矣，高奴屯勁兵爲要地，豈養病所耶?"召還，道卒。贈太尉，謚康穆。

程戡多次奏請告老還鄉，皇帝始終不同意，派遣使臣以手詔予以慰問，賞賜茶藥、黄金，於是程戡再次上奏説："我的舊病現已很嚴重了，高奴屯有重兵是戰略要地，難道是養病的地方嗎?"將其召回京師，死於途中。追贈爲太尉，謚號爲康穆。

戡久在邊，安重習事，治不近名。然不爲言者所與，或傳戡交通宦官閻士良，至令妻出見之。

程戡久在邊境，安詳穩重熟諳事理，治理政事不追逐名譽。然而不爲諫官所贊許，有人傳言説他勾結宦官閻士良，以致令自己的妻子出來與之相見。

## 夏侯嶠

夏侯嶠字峻極，其先幽州人。高

夏侯嶠字峻極，其祖先爲幽州人。其高祖夏

祖秀，爲濟州鉅野鎮游奕使，因家焉。父浦，梁開平中，以明經至棣州録事參軍。嶠幼好學，弱冠，以辭賦稱，周相李穀延置門下。又依西京留守向拱，攝伊陽令；拱移安州，又令攝録事參軍。

太平興國初，舉進士甲科，解褐大理評事、通判興州，累遷右贊善大夫。從征太原，督芻糧于河朔。遷殿中丞、通判邠州。歲滿，拜監察御史、通判興元府，進秩殿中。

雍熙二年代還，對便坐。太宗語有司曰："此人朕自知其才行，勿須奏擬。"即日改左補闕、直史館，賜緋魚。會王師護邊，乘傳督河間餫道，就命知莫州。逾月，徙洪州，改起居郎。真宗在襄邸，太宗擇朝士謹厚者爲官屬，即召入爲翊善，賜金紫，加直昭文館。真宗尹京府，命兼推官，加司封員外郎。東宫建，復兼中舍，遷工部郎中。及嗣位，拜給事中、知審刑院。數月，擢樞密院副使。

咸平元年，以户部郎中罷。二年，始建講讀之職，命嶠爲翰林侍讀學士。及楊徽之卒，又命兼秘書監。是秋，江、浙饑，命爲江南巡撫使，所過疏理刑訟，存問耆老，務從寬簡，人以爲便。使還，采病民二十餘事上之，亟詔厘革。又判吏部選事。

嶠善鼓琴，好讀莊、老書，淳厚謹慎，居官無過失。真宗尤愛重之，多所詢訪，每以善人目之。素好道，留意養生，少疾。景德元年五月，以選人俟對崇政殿，暴中風眩，亟詔取金丹，上尊酒餌之，肩輿還第，遣内侍召外内名醫診視。其夕卒，年七十二。詔贈兵部尚書，賵賜外，增賜白

侯秀，任濟州鉅野鎮游奕使，於是在那裏安家。其父夏侯浦，在梁開平年間，以科舉明經官至棣州録事參軍。夏侯嶠年少好學，二十歲時，以辭賦聞名，北周相李穀將其招至門下。又投靠西京留守向拱，代理伊陽令；向拱調往安州，又令其代理録事參軍。

太平興國初年，考取進士甲科，出仕擔任大理評事、通判興州，屢經升遷爲右贊善大夫。隨駕出征太原，在河朔督辦糧草。調任殿中丞、通判邠州。任職期滿，被任命爲監察御史、通判興元府，晋升官秩爲殿中。

雍熙二年由外任調回京城，皇帝召見於别室。太宗對有關官吏説："此人的才能品行我自己瞭解，不須上奏擬議。"即日改任爲左補闕、直史館，賞賜緋魚。適逢朝廷的軍隊守衛邊境，他迅即前往督察河間糧草的運輸，隨即被任命爲莫州知州。一個月後，調往洪州，改任起居郎。真宗在襄的府邸，仁宗挑選恭謹樸實的朝士作爲他的屬官，即召入朝爲翊善，賞賜金紫，加封直昭文館。真宗任尹京府，命其兼任推官，加司封員外郎。太子確立後，又兼任中書舍人，調任工部郎中。等到太子即皇帝位後，官拜給事中、知審刑院。數月後，被擢升爲樞密院副使。

咸平元年，以户部郎中被解職。咸平二年，開始設立講讀的職位，任命夏侯嶠爲翰林侍讀學士。等到楊徽之去世，又令其兼秘書監。當年秋天，江、浙地區發生饑荒，令其爲江南巡撫使，所到之處審理刑訟，慰問年老德高的人，爲政務求寬容簡約，人們認爲很便利。完成使命返回後，收集有關民生之事二十多件上奏，急需詔令加以改革。又兼任吏部選事。

夏侯嶠善於鼓琴，愛好讀莊子、老子的著作，性格淳厚謹慎，爲官没有過失。真宗很喜愛看重他，對他多有所徵詢訪問，經常稱他是有道德的人。平素好道學，留意養生，很少得病。景德元年五月，以選人身份在崇政殿等候皇帝召見，突發眩暈，皇帝急忙下令取金丹，用一杯酒服下，用轎子抬回府第，派内侍召集朝廷内外的名醫進行診治。當天夜裏去世，享年七十二歲。

金三百兩給葬。録其子大理寺丞晟爲太子中舍，孫恭爲奉禮郎，侄孫蔚賜同學究出身。嶠在近侍，恩遇甚渥。卒後數月，畢士安爲相，撫坐嘆曰："使夏侯君在，吾豈先據此位！"有集十五卷。

詔令追贈爲兵部尚書，除了賜給助喪的車馬之外，增賜白銀三百兩辦理喪事。授官給他的兒子大理寺丞夏侯晟爲太子中舍，他的孫子夏侯恭爲奉禮郎，賜他的侄孫夏侯蔚爲同學究出身。夏侯嶠在皇帝身邊事奉，受到的恩遇十分優厚。他去世數月後，畢士安任宰相，用手拍着坐椅説："如果夏侯君在世，我豈能先占據這個位置！"夏侯嶠著有文集十五卷。

大中祥符初，晟上《漢武封禪圖》，繢金匱、玉匱、石磩、石距之狀，咸有注釋，上覽而善之。至駕部員外郎。恭至太子中舍。

大中祥符初年，夏侯晟獻上《漢武封禪圖》，其中繪有金櫃、玉櫃、石磩、石距的形制，都有注釋，皇帝見了認爲很好。官至駕部員外郎。夏侯恭官至太子中舍。

## 盛度

盛度字公量，世居應天府，後徙杭州餘杭縣。曾祖瑫，仕錢氏爲餘杭縣令。父豫，從錢俶入朝，終尚書度支郎中。度舉進士第，補濟陰尉。選爲封丘主簿，改府倉曹參軍，爲光禄寺丞、御史臺推勘官，改秘書省秘書郎。試學士院，爲直史館、三司户部判官，累遷尚書屯田員外郎。

盛度字公量，世代居住在應天府，後來遷徙到杭州餘杭縣。其曾祖父盛瑫，在錢氏處爲官任餘杭縣令。其父盛豫，跟隨錢俶入朝，官至尚書度支郎中。盛度考取進士，補任濟陰尉。選爲封丘主簿，改任府倉曹參軍，任光禄寺丞、御史臺推勘官，改任秘書省秘書郎。試官學士院，爲直史館、三司户部判官，屢經升遷任尚書屯田員外郎。

契丹寇邊，從幸大名，數上疏論邊事。奉使陝西，因覽疆域，參質漢、唐故地，繪爲《西域圖》以獻。改開封府判官，坐决獄失實，降監洪州税。起知建昌軍、三司鹽鐵判官，改起居舍人、知制誥。度嘗奏事便殿，真宗問其所上《西域圖》，度因言："酒泉、張掖、武威、燉煌、金城五郡之東南，自秦築長城，西起臨洮，東至遼碣，延袤萬里。有郡、有軍、有守捉，襟帶相屬，烽火相望，其爲形勢備禦之道至矣。唐始置節度，後以宰相兼領，用非其人，故有河山之險而不能固，有甲兵之利而不能禦。今復繪山川、道路、壁壘、區聚，爲《河西隴右圖》，願備上覽。"真宗稱其博學。

契丹入侵邊境，隨從皇帝到大名，多次上疏論奏邊事。奉命出使陝西，於是考察疆域，參考對照漢、唐故地，繪製了《西域圖》獻上。改任開封府判官，因斷案失實而獲罪，降職監洪州税。起用知建昌軍、三司鹽鐵判官，改任起居舍人、知制誥。盛度曾在便殿上奏言事，真宗問及他所獻上的《西域圖》，盛度於是説："酒泉、張掖、武威、燉煌、金城五郡的東南，自秦朝修築長城，西起臨洮，東至遼碣，延綿萬里。有郡、有軍、有守捉，地帶險要，烽火相望，其地勢及防守之道可謂完備。唐朝開始設置節度使，後以宰相兼領，用人不當，所以有險要的河山而不能堅守，有精良的武器而不能禦敵。現在重新繪出山川、道路、壁壘、區聚，製成《河西隴右圖》，以備聖上御覽。"真宗稱贊他博學。

後遷右諫議大夫、權知開封府。

後升任右諫議大夫、權知開封府。因病没有

以疾不拜，改會靈觀判官，入翰林爲學士，加史館修撰。歷兵部郎中、景靈宫副使。寇準罷相，度以交通周懷政，出知光州。乾興初，再謫和州團練副使。丁謂貶，起爲祠部郎中，復兵部郎中，遷太常少卿、知筠州，更虔、滁、蘇三州。還知審刑院，以右諫議大夫知揚州，加集賢院學士。

初，度謫洪州，建請復賢良方正科，又請建四科以取士，曰：博通墳典達於教化科，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軍謀宏遠堪任將帥科，明曉法律能按章覆問科。既而用夏竦議，置六科，其議亦自度始。

復爲翰林學士、史館修撰，遷給事中。嘗受詔與御史中丞王隨議通解鹽，聽商旅入錢算鹽，語在《食貨志》。尋進承旨，以禮部侍郎兼端明殿學士，召問邊計，退而條十事上之。又兼侍讀學士。

景祐二年，拜參知政事。時王曾、吕夷簡爲相，度與宋綬、蔡齊并參知政事，曾與齊善，而夷簡與綬善，惟度不得志於二人。及二人俱辭相，仁宗問度曰："王曾、吕夷簡力求退，何也？"度對曰："二人腹心之事，臣不得而知，陛下詢二人以孰可代者，則其情可察矣。"仁宗果以問曾，曾薦齊，又問夷簡，夷簡薦綬，於是四人俱罷，而度獨留。遷知樞密院事。

章得象既相，以度嘗位其上，即拜武寧軍節度使。坐令開封府吏馮士元强取其鄰所賃官舍，以尚書右丞罷。復知揚州，加資政殿學士、知應天府。暴感風眩，以太子少傅致仕，卒。贈太子太保，謚文肅。

度好學，家居列圖書，每歸，未嘗釋手。敏於爲文，而泛濫不精。嘗

接受任命，改任會靈觀判官，入翰林院任學士，加授史館修撰。歷任兵部郎中、景靈宫副使。寇準被罷相，盛度因與周懷政交結，被貶出朝廷任光州知州。乾興初年，再度貶爲和州團練副使。丁謂被貶後，起用盛度任祠部郎中，復爲兵部郎中，任太常少卿、筠州知州，又改知虔、滁、蘇三州。返回京城後知審刑院，以右諫議大夫知揚州，加封爲集賢院學士。

當初，盛度被貶洪州，建議請求恢復賢良方正科，又請求設置四科來選拔士人，四科是：博通墳典達於教化科，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軍謀宏遠堪任將帥科，明曉法律能按章覆問科。不久朝廷采用夏竦的建議，設置六科，其建議也始於盛度。

又任翰林學士、史館修撰，調任給事中。曾經接受詔命與御史中丞王隨議定流通解鹽，任憑商人納税販鹽，這些記載在本書《食貨志》中。不久升爲承旨，以禮部侍郎兼任端明殿學士，皇帝召見詢問治邊的策略，回去後分條陳述十件事上奏。又兼任侍讀學士。

景祐二年，被任命爲參知政事。當時王曾、吕夷簡爲相，盛度與宋綬、蔡齊同爲參知政事，王曾與蔡齊友好，而吕夷簡與宋綬友好，衹有盛度不爲二人所得意。等到他們二人都要辭去相職，仁宗問盛度説："王曾、吕夷簡極力請求解職，這是爲什麽？"盛度回答説："他們内心的事，我不得而知，陛下詢問二人誰可以接替他們，則事情就明白了。"仁宗果真以此事問王曾，王曾推薦蔡齊，仁宗又問吕夷簡，吕夷簡推薦宋綬，於是他們四人都被罷免，而衹有盛度留任。調任知樞密院事。

章得象任相之後，因盛度的職位曾比自己高，隨即任命其爲武寧軍節度使。後來盛度因令開封府吏馮士元强占其鄰居所租賃的官舍而獲罪，以尚書右丞被罷職。又任揚州知州，加授資政殿學士、知應天府。突發眩暈病，以太子少傅退休，後去世。追贈爲太子太保，謚號爲文肅。

盛度好學，家裏藏書很多，平時回家後，手不釋卷。勤於寫作，但濫而不精。曾奉詔同編

奉詔同編《續通典》、《文苑英華》，注釋御集。真宗祀汾陰，仁宗在藩邸，詔掌起居箋奏及留司章奏。有《愚谷》、《銀臺》、《中書》、《樞中》四集，又有《中書》、《翰林》二制集。

天禧三年，詔許中書舍人、給事中、諫議大夫母封郡太君，而學士不預。時度官兵部郎中，因請追封其母，自是學士官未至諫議者，其母皆得封郡君。

度體肥大，艱於拜起，賓客有拜之者，則俯伏不能興，往往瞪視而詬詈之。性極猜險，雖平居，僚友不敢易語言。所至，下貧無賴，多所縱捨；稍有訾者，一切繩之以法。

子申甫，終尚書兵部郎中、集賢校理，嘗爲福建轉運使，頗以修潔稱。

從兄京，有吏能，以尚書工部侍郎致仕，卒。

### 丁度

丁度字公雅，其先恩州清河人。祖顗，後唐清泰初陷契丹，逃歸，徙居祥符。父逢吉，以醫術事真宗藩邸，然好聚書，與儒者游。度强力學問，好讀《尚書》，嘗擬爲《書命》十餘篇。大中祥符中，登服勤詞學科，爲大理評事、通判通州，改太子中允、直集賢院。坐解送國子監進士失實，監齊州稅。還知太常禮院，判吏部南曹。上書論六事：一、增講讀官；二、增諫員；三、補蔭用大功以上親；四、選河北、河東役兵補禁軍；五、籍令佐墾田爲殿最；六、凡緣公事坐私罪杖者，聽保任遷官。章獻后善之。

《續通典》、《文苑英華》，爲皇帝的文集作注釋。真宗到汾陰祭祀，仁宗在王府，詔令其負責起居箋奏及留司章奏。著有《愚谷》、《銀臺》、《中書》、《樞中》四集，另有《中書》、《翰林》二制集。

天禧三年，詔令允許中書舍人、給事中、諫議大夫之母封郡太君，而學士之母不在其中。當時盛度擔任兵部郎中，於是請求追封其母封號，從此學士官未至諫議者，其母都得以封郡君。

盛度體態肥胖壯實，跪拜起立困難，賓客有拜之者，則俯伏不能起身，往往怒目而視責罵他們。性情極其猜忌陰險，雖安居無事，同僚下屬們不敢暢所欲言。所到之處，對貧困無賴之徒，多有放縱，然而稍有毀謗非議的人，則一律繩之以法。

其子盛申甫，官至尚書兵部郎中、集賢校理，曾任福建轉運使，頗以品行高潔著稱。

其堂兄盛京，有爲官的才能，以尚書工部侍郎退休，後去世。

丁度字公雅，其祖先爲恩州清河人。其祖父丁顗，後唐清泰初年被契丹俘虜，後逃回，遷居祥符縣。其父丁逢吉，在真宗即位前的王府做醫生，但喜歡收藏書籍，與儒士交往。丁度努力求學，喜讀《尚書》，曾草擬《書命》十多篇。大中祥符年間，考取服勤詞學科進士，任大理評事、通州通判，後改任太子中允、直集賢院。因解送國子監進士失實獲罪，被降職監齊州稅。回京後任知太常禮院，兼任吏部南曹判官。上奏論述六件事：一、增加講讀官員；二、增加諫官名額；三，官員蔭補子弟做官時要録用那些立過大功的官員子弟；四、從河北、河東的士兵中挑選將士補充中央禁軍；五、對開墾荒田最多和最少的官吏進行登記和獎罰；六、凡因公事而被當作私罪處以杖刑的人，可以聽由保留原職或升級。章獻太后認爲他的建議很好。

舊制，監司及藩鎮辭謁皆賜對。仁宗初即位，止令附中書、樞密奏之，度言，附奏非所以防壅蔽也。又嘗獻《王鳳論》於章獻太后，以戒外戚。歷三司磨勘司、京西轉運使。司天言永昌陵有白氣，請增築以厭之，有詔按視。度奏神道貴静，不可輕繕治，乃止。入知制誥，遷翰林學士，糾察在京刑獄，判太常禮院兼群牧使。

按舊制規定，監司及藩鎮官員辭別朝廷皇帝都要召見問話。仁宗剛即位，衹令他們通過中書、樞密上奏，丁度說，這種辦法不能糾正言路壅塞的弊病。又曾寫了一篇《王鳳論》獻給章獻太后，用來勸誡外戚。歷任三司磨勘司、京西轉運使。司天監說永昌陵有白色的雲氣，請求增加建築來壓住它，皇帝有令照此辦。丁度上奏說，神道講究安静，不能隨便動工修治，因此停止修建。入朝任知制誥，又升翰林學士，糾察在京刑獄，判太常禮院兼群牧使。

劉平、石元孫敗，帝遣使問所以禦邊。度奏曰："今士氣傷沮，若復追窮巢穴，饋糧千里，輕用人命以快一朝之意，非計之得也。唐都長安，天寶後，河、湟覆没，涇州西門不開，京師距寇境不及五百里，屯重兵，嚴烽火，雖常有侵軼，然卒無事。太祖時，疆埸之任，不用節將。但審擢材器，豐其廩賜，信其賞罰，方陲輯寧幾二十年。爲今之策，莫若謹亭障，遠斥堠，控扼要害，爲制禦之全計。"因條上十策，名曰《備邊要覽》。

劉平、石元孫失敗，皇帝派遣使臣詢問防禦邊事的辦法。丁度上奏說："現在士氣受挫低落，若再窮追敵寇巢穴，千里運送糧草，輕易地用人命來逞一時的快意，這并非好計謀。唐朝建都長安，天寶以後，河、湟一帶淪陷，涇州西門不能打開，京城距離敵寇的駐地不到五百里，朝廷駐守重兵，嚴格控制烽火，這樣雖然常有敵寇侵犯，然而最終平安無事。宋太祖時，邊將的任用，不用節度使，衹是謹慎提拔任用有才的人，給他們豐富的糧草賞賜，賞罰分明，這樣邊疆纔安寧了近二十年。爲今之計，不如謹守邊塞，遠派偵察，控制要地，作爲禦敵的萬全之計。"於是寫成十條計策上奏，名叫《備邊要覽》。

時西疆未寧，二府三司，雖旬休不廢務。度言："苻堅以百萬師寇晋，謝安命駕出游以安人心。請給假如故，無使外夷窺朝廷淺深。"從之。累遷中書舍人，爲承旨。

當時西部邊境地區騷亂不寧，二府三司，雖休假日也不停工作。丁度說："當年苻堅用百萬大軍進犯晋朝，但謝安却叫皇帝出游以安定人心。請給官吏照常放假，不讓外夷窺探我朝廷的深淺。"皇帝聽從了他的建議。屢經升遷任中書舍人，擔任承旨的職務。

時葉清臣請商州置監鑄大錢，以一當十。度奏曰："漢之五銖，唐之開元及國朝錢法，輕重大小，最爲折中。歷代改更，法雖精密，不能期年，即復改鑄。議者欲繩以峻法，革其盜鑄。昔漢變錢幣，盜鑄死者數十萬。唐鑄乾元及重輪乾元錢，錢輕幣重，嚴刑不能禁止。今禁旅戍邊，月給百錢，得大錢裁十，不可畸用，舊錢不出，新錢愈輕，則芻糧增價。臣

當時葉清臣奏請在商州設置監官鑄造大額錢幣，使得一錢相當於從前十錢。丁度上奏說："漢代的五銖錢、唐朝的開元以及本朝的錢幣法，其輕重大小，最爲折中合適。歷代的更改，方法雖精密，但不到一年，就又改鑄舊幣。有人說要用嚴峻的法律來制裁、消滅偷鑄錢幣。從前漢代改變錢幣，因私下鑄錢而被處死者多達數十萬。唐朝鑄造乾元通寶以及重印乾元錢時，錢輕幣值大，用嚴刑也不能禁止私鑄錢幣。今軍旅守邊的人，每月纔給一百錢，得到大額錢纔十個，不能

嘗知湖州，民有抵茶禁者，受千錢立契代鞭背。在京西，有强盗殺人，取其弊衣，直不過數百錢。盗鑄之利，不啻數倍。復有湖山絶處，凶魁嘯聚，爐冶日滋，居則鑄錢，急則爲盗。民間銅鉛之器，悉爲大錢，何以禁止。"

度又言："祥符、天聖間，牧馬至十餘萬，其後言者以天下無事，不可虚費，遂廢八監。然猶秦渭環階麟府文州、火山保德岢嵐軍，歲市馬二萬二百匹，補京畿、塞下之闕。自西鄙用兵，四年所牧，三萬而已。馬少地閑，坊監誠可罷；若賊平馬歸，則不可闕。今河北、河東、京東西、淮南皆籍丁壯爲兵，請令民畜一戰馬者，得免二丁，仍不計貲産以升户等，則緩急有備，而國馬蕃矣。"

慶曆中，副杜衍宣撫河東。久之，遷端明殿學士、知審刑院。時江西轉運使移屬州，凡市末鹽鈔，每百緡貼納錢三之一。通判吉州李虞卿受財免貼納，事覺，大理將以枉法論。度曰："枉法，謂於典憲有所阿曲。虞卿所違者，轉運使移文爾。"遂貸虞卿死。

帝嘗問，用人以資與才孰先？度對曰："承平時用資，邊事未平宜用才。"時度在翰林已七年，而朝廷方用兵，故對以此。諫官孫甫論度所言，蓋自求柄用，帝諭輔臣曰："度在侍從十五年，數論天下事，顧未嘗及私，甫安從得是語。"

分開零用，舊錢不能用，新錢越來越輕，就會導致糧食漲價。我曾任湖州知府，老百姓如有犯茶禁者，用一千錢再立契約定保證便可以代替鞭打背部的刑罰。在京西，有强盗殺人後奪取這人的爛衣服，價值不過幾百錢。私鑄錢幣的利潤，不祇幾倍。再有湖山險絶之處，凶頑邪惡的魁首呼嘯聚集在一起，冶銅鑄幣日益猖狂，平時鑄錢，形勢緊急就做强盗。民間銅鉛器具，都用來鑄造大錢，怎能禁止？"

丁度又説："祥符、天聖年間，養馬多到十多萬，後來有人説天下太平無事，不可浪費，於是取消了八處馬監。然而還從秦、渭、環、階、麟、府、文州以及火山、保德、岢嵐等軍，每年買馬二萬零二百匹，以補充京城、邊塞附近的缺額。自從西部邊境用兵，四年所畜養的馬匹，纔三萬匹而已。馬匹缺少土地空閑，馬監確實可以撤掉；但如果敵寇被平後馬匹歸來，則馬監又不可缺少。今天河北、河東、京東、京西、淮南都徵録壯丁當兵，請求朝廷下令規定，凡養一匹戰馬的百姓，可免抽兩個兵丁，還可不計資産進升户籍的等級，那麼邊疆戰事一旦緊急都有準備，而國家的馬匹也會大增了。"

慶曆年間，任河東宣撫使杜衍的副手。較長時間後，升端明殿學士、知審刑院。當時江西轉運使傳達文書給所屬各州，凡市場上商人領取鹽鈔，每百緡要貼納錢三分之一。吉州通判李虞卿接受商人財物，免去他們的貼納，事情被揭露，大理寺將要以枉法罪論處。丁度説："枉法，是指對於國家法律有所歪曲違犯，而李虞卿所違犯的，衹是轉運使的移文罷了。"因此免了李虞卿的死罪。

皇帝曾問丁度："用人時資歷與才能哪一樣優先考慮？"丁度回答説："天下太平時任用資歷深的人，國家邊境未安定時應使用有才之士。"當時丁度在翰林院已任職七年，而朝廷正在用兵，因此這樣回答。諫官孫甫評論説：丁度此話，大概是爲自己謀求權勢和重用，皇帝對輔臣説："丁度任侍從官十五年，多次論説天下大事，未發現他涉及私心，孫甫憑什麼説這樣的話。"

未幾，擢工部侍郎、樞密副使。因言："周世宗募驍健，有朝出群盗、夕備宿衛者；太祖閲猛士實騎軍。請擇河北、河東、陝西就糧馬軍，以補禁旅之闕。"又言："契丹嘗渝盟，預備不可忽。"因上《慶曆兵録》五卷、《贍邊録》一卷。明年，參知政事。會春旱，降秩中書舍人，逾月，復官。

不久，被提升爲工部侍郎、樞密副使。於是他說："周世宗招募驍健勇士，有時早晨出現的許多强盗，晚上便被招撫來充當禁衛軍；宋太祖也招募勇猛之士來充實騎兵。請從河北、河東、陝西一帶就糧的騎兵中挑選一些人，來補充禁衛軍的缺額。"又說："契丹曾經違背盟約，所以做好準備以應付入侵不可忽視。"於是又將《慶曆兵録》五卷、《贍邊録》一卷獻上。第二年，任參知政事。遇上春季大旱，降級爲中書舍人，一個月後，又復職。

後二年，衛士爲變，事連宦官楊懷敏，樞密使夏竦請御史與宦官同於禁中鞫之，不可滋蔓，令反側者不自安。度曰："宿衛有變，事關社稷，此而可忍孰不可忍！請付外臺窮治黨與。"争於帝前。仁宗從竦言，度遂求解政事，罷爲紫宸殿學士兼侍讀學士。御史何郯言，紫宸非官稱所宜。改觀文殿學士、知通進銀臺司、判尚書都省，再遷尚書右丞，卒。贈吏部尚書，謚文簡。

兩年後，宫廷衛士發生叛亂，事情牽連到宦官楊懷敏，樞密使夏竦請御史與宦官同到宫中審訊他，不可將事態擴大，那會使皇上身邊的有些動摇的人感到不安。丁度說："禁衛軍叛亂，事關國家社稷存亡，此事可忍還有什麽不可忍！請將此事交給外臺徹底查辦其黨羽。"并在皇帝面前争論。仁宗聽從夏竦的意見，丁度於是請求解除自己的職務，被免職降爲紫宸殿學士兼侍讀學士。御史何郯說："紫宸二字不適宜用來作爲官職名稱。"因此改任觀文殿學士、知通進銀臺司、判尚書都省，再升尚書右丞，後去世。追贈爲吏部尚書，謚號爲文簡。

度性淳質，不爲威儀，居一室十餘年，左右無姬侍。然喜論事，在經筵歲久，帝每以學士呼之而不名。嘗問蓍龜占應之事，乃對："卜筮雖聖人所爲，要之一技而已，不若以古之治亂爲監。"又嘗示以欹器曰："朕欲臨天下以中正之道。"度對曰："臣等亦願無傾滿以事陛下。"因奏太宗嘗作此器，真宗亦嘗著論，於是帝製《後述》以賜之。

丁度性格淳厚質樸，不故作威儀之態，獨居一室達十多年，身邊没有姬妾侍奉。但喜歡辯論，長年在御前講席爲皇帝講解經史，皇帝常稱呼他爲學士而不喊他的姓名。皇帝曾問他蓍龜占應的事，他回答說："卜筮雖是聖人所做的事，但總的説來不過是一種技藝而已，不如用古代的治亂興衰作爲借鑒。"皇帝又曾拿着一個汲水的欹器給丁度看後說："朕要用中正公平的方法來統治天下。"丁度回答說："我們這些做臣子的也願事奉陛下不會自滿。"於是上奏説太宗曾製作過這種欹器，真宗也曾著文論述過，於是皇帝寫了一篇《後述》賜給丁度。

度著《邇英聖覽》十卷、《龜鑑精義》三卷、《編年總録》八卷，奉詔領諸儒集《武經總要》四十卷。子諷，集賢校理。

丁度著有《邇英聖覽》十卷、《龜鑑精義》三卷、《編年總録》八卷，又奉詔帶領一群學者彙集編著了《武經總要》四十卷。丁度的兒子丁諷，官任集賢校理。

## 張觀

張觀字思正，絳州絳縣人。少謹愿好學，有鄉曲名。中服勤辭學科，擢爲第一，授將作監丞、通判解州。會鹽池吏以贓敗，坐失舉劾，降監河中府稅。復通判果州，改秘書省秘書郎。

張觀字思正，絳州絳縣人。年少時誠實好學，聞名鄉里。考取服勤辭學科，被選拔爲第一，任命爲將作監丞、通判解州。適逢鹽池吏因貪贓枉法事情敗露，張觀因有失檢舉揭發而獲罪，被降職監河中府稅。又任果州通判，改任秘書省秘書郎。

仁宗即位，遷太常丞，擢右正言、直史館，爲三司度支判官，同修起居注，改右司諫、知制誥、判登聞檢院，出知杭州。還判國子監，權發遣開封府事，進爲翰林學士、知審官院，累遷左司郎中，以給事中權御史中丞。

仁宗即位後，張觀升任太常丞，擢升爲右正言、直史館，任三司度支判官，同修起居注，改任右司諫、知制誥、判登聞檢院，出朝任杭州知州。返回朝廷後判國子監，權發遣開封府事，晋升爲翰林學士、知審官院，屢經升遷任左司郎中，以給事中權御史中丞。

時星流、地震、雷發正月，詔求直言。觀謂：“承平日久，政寬法慢，用度漸侈，風俗漸薄，以致災異。”因上四事：一曰知人，二曰嚴禁，三曰尚質，四曰節用。河北大雨水，又條七事，曰：導積水以廣播種，緩催欠以省禁錮，寬刑罰以振淹獄，收逃田以募歸復，罷工役以先急務，止配率以阜民財，通商旅以濟艱食。復知審官院，遂拜同知樞密院事。

當時流星、地震、雷鳴發生在正月，詔令徵求直言進諫。張觀說：“天下太平已久，政令寬鬆法度懈怠，開銷逐漸奢靡，風俗逐漸淺薄，以致發生災異。”於是上奏四事：一曰知人善任，二曰明令嚴禁，三曰崇尚質樸，四曰勤儉節約。河北大雨成災，又逐條上奏七事，說：疏導積水以擴大播種，緩催拖欠以減少禁錮，寬鬆刑罰以清理積案，收回逃田以募民回歸，取消工役先解當務之急，止配率以使民財豐富，開通長途貿易以解決糧食匱乏。張觀又知審官院，隨後任命爲同知樞密院事。

康定中，西兵失利，因議點鄉兵，久之不决，遂與王鬷、陳執中俱罷，以資政殿學士、尚書禮部侍郎知相州。徙澶州。河壞孫陳埽及浮梁，州人大恐，或請趍北原以避水患。觀曰：“太守獨去，如州民何。”乃躬率卒徒增築之，堤完，水亦退。

康定年間，西部作戰失利，由於議論派鄉兵，過了很長時間還不能決定，於是與王鬷、陳執中都被罷免，以資政殿學士、尚書禮部侍郎知相州。後遷徙到澶州。黃河冲毁了孫陳埽及浮梁，州人極爲慌恐，有人請求急奔北原以避水害。張觀說：“太守獨自逃走，州民怎麽辦。”於是親自帶領兵衆搶修加固，河堤修成後，大水也逐漸退去。

徙鄆州。舊法，京東通安邑鹽，而瀕海之地禁私煮。觀上言：“利之所在，百姓趨之，雖日殺于市，恐不能止，請弛禁以便民。”歲免黥配者不可勝計。歷知應天府、孟州、河南府，以吏部侍郎兼御史中丞。以父居

調往鄆州。按舊制規定，京東流通安邑鹽，而臨海之地禁止私自煮鹽。張觀上奏說：“爲了利益，百姓爭相追逐，雖每日在市上殺人示衆，恐怕也不能禁止，請放鬆禁令以使百姓便利。”每年免除被黥面發配的人不計其數。歷知應天府、孟州、河南府，以吏部侍郎兼御史中丞。因

業高年多病，請便郡，以觀文殿學士知許州。月餘，拜左丞。丁父憂，哀毁過人，既練而卒。贈吏部尚書，謚文孝。

觀性至孝，初爲秘書郎，其父方爲州從事，因上書願以官授父。真宗嘉之，以居業爲京官。及觀貴，居業繇恩至太府卿。居業嘗過洛，嘉其山川風物，曰："吾得老于此足矣。"觀於是買田宅、營林樹，以適其意。蚤起奉藥、膳，然後出視事，未嘗一日廢也。趣尚恬曠，持廉少欲，平生書必爲楷字，無一行草，類其爲人。仁宗飛白書"清"字賜觀，以賞其節。然於吏事非所長，知開封府，民犯夜禁，觀詰之曰："有人見否?"衆傳以爲笑。

其父張居業年老多病，奏請調到政務清簡的州郡任職，以觀文殿學士知許州。一個多月後，官拜左丞。遭遇父喪，因悲哀過度而形銷骨立，在其父去世十一個月的祭禮之後，張觀也去世了。被追贈爲吏部尚書，謚號文孝。

張觀性情至孝，當初任秘書郎時，其父正在州中爲從事，於是張觀上書希望以自己的官授與父親。真宗稱贊他，於是任命張居業爲京官。等到張觀地位顯貴之後，張居業也被恩賜爲太府卿。張居業曾路過洛，贊美那裏的山川風物，說："我得以在此養老就知足了。"張觀於是置辦田宅、營造林樹，以滿足他的心意。早起侍奉藥、膳，然後再出去治事，未曾中斷過一天。志趣崇尚恬淡曠達，廉潔少欲，平生寫字寫楷書，没有一字行草，就像他的爲人。仁宗用飛白體寫了一個"清"字賞賜張觀，以褒獎他的節操。然而對於治理政事并不擅長，擔任開封府知府時，有違犯夜禁的百姓，張觀問他說："有人見否?"衆人以此傳爲笑柄。

## 鄭戩

鄭戩字天休，蘇州吴縣人。早孤力學。客京師，事楊億，以屬辭知名，後復還吴。及億卒，賓客弟子散去，戩乃倍道會葬。舉進士，擢甲科，授太常寺奉禮郎、簽書寧國軍節度判官事，召試學士院，爲光禄寺丞、集賢校理、通判越州。還，改太子中允、同知太常禮院，注釋御製《發願文》、《三寶讚》，升直史館、三司户部判官，同修起居注，以右正言知制誥。判國子監，選明經生講解經義。徙知審刑院，遷起居舍人、龍圖閣直學士、權知開封府。

吏馮士元爲奸利，有告士元受賕藏禁書者，戩窮治之。辭連宰相吕夷簡、知樞密院盛度、參知政事程琳，遂逮捕夷簡子公綽、公弼參劾其狀。既而士元流海島，度、琳坐嘗交關士元罷去，其餘絀罰者自御史中丞孔道

鄭戩字天休，蘇州吴縣人。早年喪父發奮學習。寓居京城，事奉楊億，以善寫詩文聞名，後又返回吴地。等到楊億去世，其賓客弟子都四散離去，鄭戩却兼程前往參加葬禮。考取進士，被擢升爲甲科，任命爲太常寺奉禮郎、簽書寧國軍節度判官事，召試學士院，任光禄寺丞、集賢校理、越州通判。返回朝廷後，改任太子中允、同知太常禮院，爲御製《發願文》、《三寶讚》作注釋，升任直史館、三司户部判官，同修起居注，以右正言任知制誥。兼掌國子監，挑選明經生講解經義。遷知審刑院，升任起居舍人、龍圖閣直學士、權知開封府。

小吏馮士元非法謀取私利，有人告發馮士元受賄藏有禁書，鄭戩徹底追查。供詞牽連到宰相吕夷簡、知樞密院盛度、參知政事程琳，於是逮捕吕夷簡之子吕公綽、吕公弼彈劾其情狀。不久馮士元被流放海島，盛度、程琳因曾與馮士元結交往來而被免職，其他被貶受罰的有御史中丞孔

輔、天章閣待制龐籍又十餘人，朝議畏其皦核。戩敏强善聽决，喜出不意，獨假貸細民，即豪宗大姓，繩治益急，政有能迹。徙權三司使，復轉運使考課格，分別殿最。又勾較三司出入，得羨錢四百萬緡，以右諫議大夫、同知樞密院改樞密副使。

道輔、天章閣待制龐籍等十多人，朝議怕他明白切實。鄭戩精明能幹善於决斷，喜歡出其不意，獨自寬貸平民，如果是豪門大姓，則懲治更加急迫，爲政頗有能幹的名聲。調任權三司使，又任轉運使考核官吏的政績，評定出高低等級。又查對三司的支出與收入，得到餘錢四百萬緡，以右諫議大夫、同知樞密院改任樞密副使。

戩與參知政事宋庠，爲宰相吕夷簡所忌，與庠皆罷，以資政殿學士知杭州。錢塘湖溉民田數十頃，錢氏置撩清軍，以疏淤填之患。既納國後不復治，葑土堙塞，爲豪族僧坊所占冒，湖水益狹。戩發屬縣丁夫數萬闢之，民賴其利。事聞，詔本郡歲治如戩法。

鄭戩與參知政事宋庠，被宰相吕夷簡所忌恨，都被罷免，鄭戩以資政殿學士知杭州。錢塘湖灌注民田數十頃，錢氏曾設撩清軍，以疏通淤填之患。錢氏歸順後不再治理，葑土堙塞，被豪族僧舍所强占，使湖水益發狹小。鄭戩調撥屬縣丁夫數萬人加以整治，百姓得到好處。此事被上奏皇帝，詔令本州每年按鄭戩之法治理錢塘湖。

遷給事中，徙并州，道改鄆州，又徙永興軍。建言："凡軍行所須，願下有司相緩急，析爲三等，非急罷去。"先是，衙吏輸木京師，浮渭泛河，多漂没，既至，則斥不中程，往往破家不能償。戩奏歲減二十餘萬；又奏罷括糴，以勸民積粟。長安故都多豪惡，戩治之尚嚴，甚者至黥竄，人皆惕息。

升任給事中，遷往并州，路上又改任鄆州，又遷往永興軍。建議説："凡行軍所必需的，希望下發到有關部門審查其輕重緩急，分爲三等，不急需的則取消。"以前，衙門中的小官向京師運木材，將其漂流在渭水、黄河上，多有漂没，到達目的地後，則因不合要求而被斥責，往往傾家蕩産也不能賠償。鄭戩奏請每年减去了二十多萬，又奏請取消括糴，以鼓勵百姓存糧。長安故都多有强暴凶惡之徒，鄭戩對其嚴加懲處，直至被刺配邊地，不法之人都提心吊膽。

未幾，爲陝西四路都總管兼經略、安撫、招討使，駐涇州，聽便宜從事。遷尚書禮部侍郎。時知慶州滕宗諒、知渭州張亢過用公使錢，戩致于法。行邊至鎮戎軍，趣蓮花堡，天寒，與將佐置酒，元昊擁兵近塞。會暮塵起，有報敵騎至者，戩曰："此必三川將按邊回，非敵騎也。"已而果然。及疆事少寧，詔還，知永興軍。

不久，任陝西四路都總管兼經略、安撫、招討使，駐守涇州，有自主行事的權力。升任尚書禮部侍郎。當時慶州知州滕宗諒、渭州知州張亢濫用公款對過往官員請客送禮，鄭戩將其依法查處。巡視邊疆到達鎮戎軍，奔赴蓮花堡，天氣寒冷，與將士們安排酒食，元昊正擁兵逼近邊塞。適逢黄昏塵烟大起，有人報告説敵人的騎兵來了，鄭戩説："這一定是三川的將士巡邊返回，不是敵人的騎兵。"隨後事情果然如此。等到邊疆戰事稍稍平息，詔令其返回，任永興軍知軍。

初，静邊寨主劉滬謀築水洛、結公二城，以通秦、渭援兵，招生羌大王族爲邊衛。戩使滬與著作佐郎董士廉督其役。會罷戩四路，宣撫使韓

當初，静邊寨主劉滬計劃修築水洛、結公二城，以使秦、渭的援兵通行，招生羌大王族作爲邊衛。鄭戩讓劉滬與著作佐郎董士廉督辦此項工程。適逢鄭戩被罷免四路之職，宣撫使韓琦、

琦、知渭州尹洙皆以爲不便，召滬、士廉罷役歸，不聽。乃使裨將狄青將兵以往，械送德順軍獄。戩力争于朝，卒城之。

進户部侍郎、資政殿大學士、知并州。契丹與元昊方交兵，邊奏互上，獨戩不以聞。詔遣使問其故，戩對："敵自相攻，中國不足憂也。"麟、府間有棄地曰草城川，戩募土人爲弓箭手，計口給田。初，兵興，用不足。河東行鐵錢，山多炭、鐵，鼓鑄利厚，重辟不能止。戩乃請三當一。令既下，兵民相扇動，數千人邀走馬承受訴。承受，中貴人，不能遏。又群噪州門，守門者拒不得入。戩聞，悉召至庭下，推首謀者數十人，黥隸他州，事乃定。

還吏部侍郎，改宣徽北院使，拜奉國軍節度使，卒。贈太尉，謚文肅。戩遇事，果敢必行。然憑氣近俠，用刑峻深，士民多怨之。

**明鎬**

明鎬字化基，密州安丘人。中進士第，補蘄州防禦推官。真宗崩，上《真頌》四十六篇，改大理寺丞。薛奎領秦州，辟爲節度判官。奎徙益州，辟知録事參軍。程琳代奎，奏爲簽書節度判官，就通判州事，還太常博士。還朝，仁宗問鎬所能，奎稱其沈鷙有謀，能斷大事，除開封推官。獻《六冗書》，進尚書祠部員外郎，爲三司户部判官，改刑部員外郎、京東轉運使，還兵部員外郎、直史館、益州路轉運使。會歲饑，民無積聚，盗賊間發，鎬爲平物價，募民爲兵，人賴以安。

知陵州楚應幾贓敗，或告以先

知渭州尹洙都認爲此舉不宜，徵召劉滬、董士廉停工返回，二人不肯聽命。於是令副將狄青率兵前往，將其解往德順軍監獄。鄭戩在朝廷上據理力争，最後二城得以修成。

升爲户部侍郎、資政殿大學士、并州知州。契丹與元昊正在交戰，邊境的奏報交相而上，祇有鄭戩没有奏報。詔令派使臣詢問其中的原因，鄭戩回答説："敵人自己在互相攻打，中原不值得爲之憂慮。"麟、府之間有荒廢不用的土地叫草城川，鄭戩招募土人爲弓箭手，按人口分配田地。當初，興兵作戰，費用不足。河東一帶流通鐵錢，山地多産炭、鐵，鼓風煉鐵鑄造錢幣的利潤豐厚，嚴厲懲辦屢禁不止。鄭戩於是奏請錢以三當一。命令既已發布，士兵百姓相互煽動鬧事，數千人攔截走馬承受官上訴。承受，宦官，面對騷亂不能制止。成群的人在州門前叫嚷不休，守門的士兵攔住他們不得進城。鄭戩聽説後，將他們全部召至庭前，推出主謀者數十人，刺配他州，此事纔得以平定。

升任吏部侍郎，改任宣徽北院使，官拜奉國軍節度使，後去世。朝廷追贈他爲太尉，謚號文肅。鄭戩遇事，果敢必行。然而任性近俠，嚴刑峻法，士民大多心懷怨恨。

明鎬字化基，密州安丘人。考中進士，補任蘄州防禦推官。真宗去世，明鎬呈上《真頌》四十六篇，改任大理寺丞。薛奎任秦州時，調他任節度判官。薛奎調往益州，明鎬隨調知録事參軍。程琳代替薛奎後，奏請明鎬任簽書節度判官，就任益州通判，後升爲太常博士。返回朝廷後，仁宗問明鎬有何才能，薛奎稱贊他沉着勇敢富有謀略，能决斷大事，於是任命他爲開封府推官。明鎬進獻《六冗書》，升爲尚書祠部員外郎，後任三司户部判官，改任刑部員外郎、京東轉運使，升兵部員外郎、直史館、益州路轉運使。遇上饑荒，百姓没有儲備，盗賊時有發生，明鎬爲了穩定物價，便招募百姓當兵，人民因此安定下來。

陵州知州楚應幾貪贓枉法之事敗露，有人告

期奏之，鎬曰：“獲罪則已，安可欺朝廷耶?”卒坐失察，降知同州。未逾月，會元昊寇延州，起爲陝西轉運使。虜破金明寨，既去，議修復其城，帥臣擁兵不即進，而鎬止以百餘騎，自督將士，一月而成。又嘗閲同州厢軍，得材武者三百餘人，教以强弩，奏爲清邊軍，號最驍悍。其後，陝西、河東頗仿置之。

訴明鎬要他早些奏報朝廷，明鎬說：“他已被治罪就够了，何必要再騙朝廷呢?”但終因失察的過錯而獲罪，降爲同州知州。未滿一月，遇上西夏元昊侵犯延州，明鎬被起用任陝西轉運使。敵寇攻破金明寨，撤退後，他建議修復此城，將帥擁兵不前，而明鎬衹用百餘騎，親自督促將士，僅一月便修復完成。又曾檢閲同州厢軍，挑選到三百多個有才幹有武藝的人，教他們使用强弩，然後上奏用他們做清邊軍，號稱最驍勇剽悍的隊伍。後來，陝西、河東等地都仿效這一做法。

遷户部郎中、直昭文館、知陝州，徙江、淮制置發運使。未行，會賊破豐州，擢天章閣待制、河東都轉運使。修建寧中候百勝寨、鎮川清塞堡，凡五城，以勞遷左司郎中。

升任户部郎中、直昭文館、陝州知州，調任江、淮制置發運使。尚未赴任，遇上賊寇攻破豐州，明鎬因此被提升爲天章閣待制、河東都轉運使。修築建寧、中候、百勝等寨及鎮川、清塞等堡，共建五城，因功升任左司郎中。

明年，擢龍圖閣直學士、知并州。鎬大巡邊以備賊。時邊任多紈袴子弟，鎬乃取尤不職者杖之，疲軟者皆自解去，遂奏擇習事者守堡寨。軍行，倡婦多從之，鎬欲驅逐，悪傷士卒心，會有忿争殺倡婦者，吏執以白，鎬曰：“彼來軍中何耶?”縱去不治，倡婦聞皆散走。以樞密直學士、左諫議大夫知成德軍，入知開封府。

第二年，升爲龍圖閣直學士、并州知州。明鎬大規模巡視邊疆以防備敵人。當時在邊疆任職的很多是紈絝子弟，明鎬於是抓了一些最不盡職的處以杖刑，辦事拖沓無能的人都自動辭職離開，於是奏請朝廷挑選熟悉軍事的人來鎮守城堡邊寨。平時行軍作戰，娼妓多隨同而行，明鎬想將她們趕走，又怕傷了將士們的心，適逢有個士兵與人争奪發怒，殺了一名妓女，官吏將他逮捕後報告明鎬，明鎬却說：“那些娼妓們來軍中做什麽?”放了此人，不加懲治，娼妓們知道後都嚇得逃走。後以樞密直學士、左諫議大夫知成德軍，後調入京城，任開封知府。

王則叛，命鎬爲體量安撫使；則未下，又命參知政事文彦博爲宣撫使，以鎬副之。貝州平，遷端明殿學士、給事中、權三司使，諸將悉超遷，都虞候、士卒八千四百人，第其功爲五等，每等遷一資。彦博數推鎬功，拜參知政事。

王則叛亂，朝廷任命明鎬任體量安撫使；王則未被鎮壓，朝廷又命參知政事文彦博任宣撫使，任明鎬爲副使。貝州平定後，明鎬升端明殿學士、給事中、權三司使，各將領都被破格升職，都虞候、士卒共八千四百人，按功勞分爲五等，每等升一級。文彦博多次推舉明鎬的功勞，明鎬因此官拜參知政事。

已而疽發背，帝謂輔臣曰：“鎬忠亮有勞，及其未亂，思一見之。”臨問，惻然曰：“方賴卿謀國事，何遽被疾!”鎬氣憊，猶能頓首謝。翌

不久，明鎬背上生毒瘡，皇帝對輔臣說：“明鎬忠誠磊落多有功勞，在他還没有病糊塗時，我想見他一面。”皇帝親臨慰問他，凄慘地說：“正要靠你來謀劃國家大事，爲何這麽快就病

日，卒，謚文烈。鎬端挺寡言，所至安静有體，而遇事不苟，爲世所推重。

了！”明鎬氣短疲憊，但仍能磕頭謝恩。第二天，去世，謚文烈。明鎬爲人正直寡言，所到之處都安静而識大體。而遇事却從不苟且，被世人推崇敬重。

王則

王則者，本涿州人。歲饑，流至恩州，自賣爲人牧羊，後隸宣毅軍爲小校。恩、冀俗妖幻，相與習《五龍》、《滴淚》等經及圖讖諸書，言釋迦佛衰謝，彌勒佛當持世。初，則去涿，母與之訣别，刺“福”字於其背以爲記。妖人因妄傳字隱起，争信事之，而州吏張巒、卜吉主其謀，黨連德、齊諸州，約以慶曆八年正旦，斷澶州浮梁，亂河北。會其黨潘方净以書謁北京留守賈昌朝，事覺被執，故不待期，亟以七年冬至叛。

王則，本爲涿州人。遭遇饑荒，流落到恩州，自己出賣給别人放羊，後參加宣毅軍當一名小校。恩州、冀州一帶的民俗喜歡妖幻，老百姓都學習《五龍》、《滴淚》等經以及符命占驗一類的書籍，説是釋迦佛衰謝後，應由彌勒佛主持世界。當初，王則離開涿州時，他的母親與他訣别，在他背上刺了個“福”字作爲標記。一些迷信的妖人因此妄説他的“福”字是自然生起來的，争相信奉他，而州吏張巒、卜吉主謀此事，聯絡德、齊等州的黨羽，相約以慶曆八年正月初一割斷澶州浮橋，在河北叛亂。適逢同黨潘方净寫信求見北京留守賈昌朝，事情敗露被捕，因此不等到約定日期，急忙於慶曆七年冬至發動叛亂。

時知州張得一方與官謁天慶觀，則率其徒劫庫兵，得一走保驍捷營。賊焚門，執得一囚之。兵馬都監、内殿承制田斌以從卒巷鬥，不勝而出。城扉闔，提點刑獄田京、任黄裳持印，棄其家縋城出，保南關。賊從通判董元亨取軍資庫鑰，元亨拒之，殺元亨。又出獄囚，囚有憾司理參軍王奭者，遂殺奭。既而節度判官李浩、清河令齊開、主簿王湙皆被害。

當時知州張得一正同官吏們一起拜謁天慶觀，王則率衆搶劫府藏的兵器，張得一退守驍捷營。叛軍焚燒營門，抓住張得一關了起來。兵馬都監、内殿承制田斌率領部下展開巷戰，失敗後逃出城。城門關閉，提點刑獄田京、任黄裳帶着官印，抛棄家人，用繩子縋下城墻逃出，守南關。叛軍從通判董元亨那裏索取軍資庫的鑰匙，董元亨拒絶交出，便殺了他。又放出獄中囚犯，囚犯中有人恨司理參軍王奭，於是殺了王奭。後來節度判官李浩、清河縣令齊開、主簿王湙都被殺害。

則僭號東平郡王，以張巒爲宰相，卜吉爲樞密使，建國曰安陽。榜所居門曰中京，居室厩庫皆立名號，改年曰得聖，以十二月爲正月。百姓年十二以上、七十以下，皆涅其面曰“義軍破趙得勝”。旗幟號令，率以“佛”爲稱。城以一樓爲一州，書州名，補其徒爲知州，每面置一總管。然縋城下者日衆。於是令守者伍伍爲

王則妄稱東平郡王，用張巒做宰相，卜吉做樞密使，建立國號叫安陽。在居所門上挂起中京的匾額，居所和馬厩庫房都立有名號，改年號爲得聖，改十二月爲正月。百姓年齡在十二歲以上、七十歲以下的，都在臉上刺上“義軍破趙得勝”的字樣。旗幟號令，大都以“佛”字作爲名稱。城中以一棟樓爲一州，寫上州名，任命他的同夥做知州，每一面設一總管。然而用繩子縋下城墻逃走的人日益增加。於是下令守城的人每五

保，一人縋，餘悉斬。

個人結成一保，如有一個人越城逃跑，其餘都要被處斬。

有州民汪文慶、郭斌、趙宗本、汪順者，自城上繫書射鎬帳，約爲内應，夜垂絙以引官軍。既内數百人，焚樓櫓，賊覺，率衆拒戰。初，官軍既登，欲專其功，斷絙以絶後來者。及與賊戰，兵寡不敵，與文慶等復縋而下。是夜，城幾克。則期正月十四日出要劫契丹使，諜者以告。鎬遣殿侍安素伏兵西門，賊果以數百人夜出，伏發，皆就獲。

有幾個分別叫汪文慶、郭斌、趙宗本、汪順的州民，從城上繫了一封信射到明鎬的營帳，約定作官軍的内應，夜晚垂下粗繩拉引官軍入城。官軍進去了數百人後，焚燒叛軍的瞭望樓，被叛軍發現，於是率衆抵抗。當初，一批官軍既已登城，想獨占功勞，便砍斷繩索，絶了後來官軍的路。等到與叛軍作戰，兵少不敵，與汪文慶等又縋繩而下。這一晚，州城差一點被攻克。王則計劃在正月十四日出城半路攔劫契丹使者，間諜將此事報告明鎬。明鎬派遣殿侍安素率兵埋伏在西門，叛軍果然派幾百人夜間出來，遭到官軍伏擊，都被擒獲。

城峻不可攻，乃爲距闉，將成，爲賊所焚。遂即南城爲地道，日攻其北牽制之。及文彦博至，穴通城中，選壯士中夜由地道入，衆登城。賊縱火牛，官軍以槍中牛鼻，牛還攻之，賊大潰，開東門遁。閤門祗候張絪緣壕與戰，死之。總管王信捕得則，其餘衆保村舍，皆焚死。檻送則京師，支解以徇。則叛凡六十六日。

由於州城險固不能攻破，官軍就靠近城墻修築上丘用來攻城，但快要建好時，被叛軍焚燒。於是在南城挖地道，而每天進攻北城以牽制叛軍。等文彦博到來時，地道已通到城中，挑選一批壯士半夜由地道進入，衆人於是登城。叛軍放出火牛，官軍用槍刺中牛鼻子，牛返回向叛軍進攻，叛軍大潰敗，開東門出遁。閤門祗候張絪憑藉戰壕與叛軍搏鬥，戰死。總管王信抓捕到王則，其餘叛軍退守到村舍民房，都被官軍放火燒死。用囚車押送王則到京師，朝廷將他肢解示衆。王則反叛前後共經歷六十六天。

## 王堯臣

王堯臣字伯庸，應天府虞城人。舉進士第一，授將作監丞、通判湖州。召試，改秘書省著作郎、直集賢院。會從父冲坐事，出堯臣知光州。父喪，服除，爲三司度支判官，再遷右司諫。

王堯臣，字伯庸，應天府虞城人。考取進士第一名，被任命爲將作監丞、湖州通判。後被皇帝召見面試，改任秘書省著作郎、直集賢院。遇上叔父王冲犯法受牽連，王堯臣被調離京城出任光州知州。後遭父喪，服喪完畢，任三司度支判官，再升任右司諫。

郭皇后薨，議者歸罪内侍都知閻文應，堯臣請窮治左右侍醫者，不報。時上元節，有司張燈，堯臣俟乘輿出，即上言："后已復位號，今方在殯，不當游幸。"帝爲罷張燈。擢知制誥、同知通進銀臺司、提舉諸司庫務，知審刑院，入翰林爲學士、知

郭皇后去世，輿論將此歸罪到内侍都知閻文應，王堯臣奏請將郭皇后身邊侍奉醫藥的人都治罪，没有答覆。時值元宵佳節，有官員張燈結彩，王堯臣等皇帝出來，便上前進言説："皇后已恢復名位，如今還未出殯，不應出來游幸。"皇帝因此下令撤除張挂的彩燈。王堯臣後升任知制誥、同知通進銀臺司、提舉諸司庫務，又知審

審官院。

陝西用兵，爲體量安撫使。將行，請曰：“故事，使者所至，稱詔存問官吏將校，而不及於民。自元昊反，三年于今，關中之民凋弊爲甚，請以詔勞來，仍諭以賊平蠲租賦二年。”仁宗從之。

使還，上言：

陝西兵二十萬，分屯四路，然可使戰者止十萬。賊衆入寇，常數倍官軍。彼以十戰一，我以一戰十，故三至而三勝，由衆寡不侔也。涇原近賊巢穴，最當要害，宜先備之。今防秋甚邇，請益團土兵，以二萬屯渭州，爲鎮戎山外之援；萬人屯涇州，爲原、渭聲勢；二萬屯環慶，萬人屯秦州，以制其衝突。

且賊之犯邊，不患不能入，患不能出也。并塞地形，雖險易不同，而兵行須由大川，大川率有寨栅爲控扼。賊來利在虜掠，人自爲戰，故所向無前。若延州之金明、塞門寨，鎮戎之劉璠、定川堡，渭州山外之羊牧隆城、靜邊寨，皆不能扼其來。故賊不患不能入也。既入漢地，分行鈔略，驅虜人畜，劫掠財貨，士馬疲困，奔趨歸路，無復鬥志。若以精兵扼險，强弩注射，旁設奇伏，斷其首尾，且追且擊，不敗何待。故賊之患在不能出也。

賊屢乘戰勝，重掠而歸，諸將不能追擊者，由兵寡而勢分也。若尚循故轍，必無可勝之理。

又論：“延州、鎮戎軍、渭州山外三敗之由，皆爲賊先據勝地，誘致

刑院，調入翰林院任學士，又任知審官院。

陝西用兵，他擔任體量安撫使。出發前，向皇帝請求説：“按舊例規定，使臣每到一處，都宣讀詔書慰問官吏將校，而不涉及百姓。自元昊反叛，至今三年，關中的百姓困苦到了極點，請求讓我帶詔書前往慰勞安撫他們，并宣布平定叛賊之後蠲免租賦二年。”仁宗聽從了他的請求。

出使返回，又上奏説：

陝西兵力二十萬，分别屯守四路，但實際可用來應戰的衹有十萬。敵軍入侵，常數倍於官軍。他們以十戰一，我方以一敵十，所以他們屢犯屢勝，這是由於敵我雙方兵力衆寡太懸殊。涇原靠近叛軍巢穴，最爲首當其衝，應先作防備。如今防備敵人秋季入侵已經很迫切，請增設地方部隊，以二萬屯守渭州，作爲鎮戎山外的援助；以一萬人屯守涇州，作爲涇原、渭州的聲勢；以二萬兵力屯守環慶，一萬人屯守秦州，以牽制敵軍的進攻。

而且敵寇進犯邊境，不怕不能進來，祇怕不能撤出。各要塞沿綫的地形，雖險易不同，但行軍都須由平川大路，平川大多有寨栅以控制軍事要地。敵寇來犯目的是要擄掠，他們各自奮戰，因此所向無敵。如延州的金明、塞門寨，鎮戎的劉璠、定川二堡，渭州山外的羊牧隆城、靜邊寨等，都不能扼制住敵人的進攻。所以敵人不怕攻不進來。進入漢族内地以後，分頭劫掠，俘虜人畜，劫掠財物，兵馬都疲困了，然後急忙撤退，再無鬥志。如以精兵扼守險要地帶，再用强弓硬弩猛射，旁邊又設奇兵埋伏，切斷敵軍首尾，邊追邊打，敵軍不失敗還能怎樣？所以敵人害怕的是不能退出去。

敵寇屢次乘戰勝之勢，大肆掠奪後撤退，而我方各將不能追擊，是由於兵太少而勢力又分散的原因。如再循故轍，一定没有可以取勝的道理。

又論述道：“延州、鎮戎軍、渭州山外三次作戰失敗的原因，都是因爲敵人先占據了有利地

我師，將帥不能據險擊歸，而多倍道趨利。兵方疲頓，乃與生羌合戰；賊始縱鐵騎衝我軍，繼以步奚挽强注射，鋒不可當，遂致掩覆，此主帥不思應變以懲前失之咎也。願敕邊吏，常遠斥候，遇賊至，度遠近立營寨，然後量敵奮擊，毋得輕出。”詔以其言戒邊吏。

形，引誘我軍，我軍將帥不能據險阻擊敵軍的撤退，而大多都加速追擊想立戰功。結果部隊正疲憊不堪時，便與敵軍作戰；敵人開始放出鐵騎衝擊我軍，接着用奚人步兵拉强弩猛射，勢不可擋，終於導致我軍覆敗，這是主帥們不考慮怎樣應變以吸取以前失敗教訓的過失。希望敕令邊疆守將，經常遠派偵察，遇到敵寇來了，便根據遠近設立營寨，然後再估量敵人兵力大小再奮力阻擊，不能輕易出戰。”詔令用他的話告誡守邊官吏。

時韓琦坐好水川兵敗徙秦州，范仲淹亦以擅復元昊書降耀州。堯臣言：二人者，皆忠義智勇，不當置之散地。又薦种世衡、狄青有將帥才。明年，賊果自鎮戎軍、原州入寇，敗葛懷敏，乘勝掠平涼、潘原，關中震恐，自邠、涇以東，皆閉壘自守。仲淹自將慶州兵捍賊，賊引去。仁宗思其言，乃復以琦、仲淹爲招討使，置府涇州，益屯兵三萬人，而使堯臣再安撫涇原。

當時韓琦因在好水川兵敗，被降職調往秦州，范仲淹也因犯擅自給元昊覆信被貶到耀州。王堯臣說：“這兩個人，都忠義智勇，不應該將他們安置在閑散不重要的地方。”他又推薦种世衡、狄青有將帥之才。第二年，敵寇果然從鎮戎軍、原州入侵，打敗葛懷敏，乘勝攻掠平涼、潘原，關中地區爲之震驚恐懼，自邠州、涇州以東，都關閉城壘自守。范仲淹主動率領慶州部隊抵抗賊寇，賊寇退走。仁宗想起王堯臣的話，於是又重新起用韓琦、范仲淹做招討使，在涇州設府，增加駐軍三萬人，而使王堯臣再次安撫涇原。

初，曹瑋開山外地，置籠竿等四寨，募弓箭手，給田使耕戰自守。其後將帥失撫御，稍侵奪之，衆怨怒，遂劫德勝寨將姚貴，閉城畔。堯臣適過境上，作書射城中，諭以禍福，衆遂出降。乃爲申明約束如舊而去。

當初，曹瑋開墾山外土地，營建籠竿等四寨，招募弓箭手，分給他們土田，使其耕戰自守。後來守寨的將帥没有很好地安撫駕馭守衛士兵，有時侵奪他們的田地，引起衆人怨怒，於是劫持德勝寨的守將姚貴，關閉城門反叛朝廷。適逢王堯臣經過當地，便寫了一封信用箭射到城内，用叛亂謀反的嚴重後果來勸諭他們，衆人於是開門出來投降。於是他申明規章紀律後就走了。

既還，上言：“自陝西用兵，夏竦、陳執中并以兩府舊臣，爲陝西經略、安撫、招討使，韓琦、范仲淹止爲經略、安撫副使。既而張存知延州，王沿知渭州，張奎知慶州，俱是學士、待制之職，亦止管勾本路總管司事。及竦、執中罷，四路置帥，遂各帶都總管及經略、安撫、招討等

回京後，上奏説：“自從陝西用兵以來，夏竦、陳執中兩人都以兩府舊臣身份，做了陝西經略使、安撫使、招討使等職，而韓琦、范仲淹衹當了經略副使和安撫副使。後來張存任延州知州、王沿任渭州知州、張奎任慶州知州時，都是學士、待制的身份，也衹能管理本路總管的事。到夏竦、陳執中被罷職時，在四路各設統帥，於是各統帥都同時兼任都總管以及經略、安撫、招

使，因而武臣副總管亦爲副使。今琦、仲淹、龐籍既爲陝西四路都總管、緣邊經略安撫招討等使，四路當稟節制，而尚帶經略使名者九人，各置司行事。名號不異，而所稟非一。今請逐路都總管、副總管并罷經略，只充緣邊安撫使。”既而滕宗諒亦以爲請，遂罷之。

討等使，因而武職副總管也就兼任副使。如今韓琦、范仲淹、龐籍等人既然做了陝西四路都總管、緣邊經略、安撫、招討等使，四路便應當統一受他們的節制，但尚挂經略使頭銜的人還有九個，他們各自獨立設置機構行事。其名號不同，因而下面所稟受的指揮也就不一樣。今天請朝廷撤走路都總管、副總管并取消經略使，衹任命緣邊安撫使一職。”不久滕宗諒也有這樣的請求，於是裁撤了那些多餘重復的機構官員。

又言：“鄜延、環慶路，其地皆險固而易以守；惟涇原自漢、唐以來，爲衝要之地。自鎮戎軍至渭州，沿涇河大川直抵涇、邠，略無險阻。雖有城寨據平地，賊徑交屬，難以捍防，如郭子儀、渾瑊，常宿重兵守之。自元昊叛命數年，由此三入寇。朝廷置帥府於涇州，爲控扼關、陝之會，誠合事機。然頻經敗覆，邊地空虛，士氣不振。願深監近弊，精擇將佐；其新集之兵，未經訓練，宜易以舊人。儻一路兵力完實，則賊不敢長驅入寇矣。”因論沿邊城寨、控扼要害、賊徑通屬及備禦輕重之策爲五事上之。又請涇、原五州營田，益置弓箭手，及請徹潼關樓櫓，皆報可。

又説：“鄜延、環慶兩路，都地處險要易守難攻；衹有涇原自漢、唐以來，都是争奪的要地。從鎮戎軍到渭州，沿涇河大川直抵涇、邠一帶，基本上已無險阻。雖有城堡栅寨據守平地，但與敵方交界，難以防守，如唐朝的郭子儀、渾瑊，常駐扎重兵把守。自元昊反叛朝廷以來數年，由此多次入侵。朝廷在涇州設置統帥府，作爲控扼關、陝的中心，誠然符合事機。但多次經歷失敗後，邊地空虚，士氣不振。希望深刻地認識到我方最近的這一弱勢，精選將佐；那些新招集的士兵，未經過訓練，應用有經驗的老兵更换。倘若一路兵力强實完備，賊寇就不敢長驅直入了。”於是又論述沿邊各城寨、軍事要地、敵方路綫以及防禦戰備、輕重物資等的計謀策略共五件大事上奏皇帝。又請求在涇、原等五州屯墾營田，增加弓箭手，以及請求撤掉潼關的瞭望樓，都答覆説可以實行。

以户部郎中權三司使，辟張昷之、杜杞等十餘人爲副使、判官。時入内都知張永和建議，收民僦舍錢十之三以助軍費。堯臣入對曰：“此衰世之事，召怨而携民，唐德宗所以致朱泚之亂也。”度支副使林濰畏永和，附會其説，堯臣奏黜濰，議乃定。

王堯臣後以户部郎中權三司使，他徵召張昷之、杜杞等十多人任副使、判官等職。當時，入内都知張永和建議，收取老百姓十分之三的房錢用來增加軍費。王堯臣進奏皇帝説：“這是衰世纔做的事，會招來民怨并離散民心，唐德宗就是因此纔導致了朱泚的叛亂。”度支副使林濰害怕張永和，因此附和他的建議，王堯臣奏請罷黜林濰，纔停止討論此事。

夔州轉運使請增鹽井歲課十餘萬緡，堯臣以爲上恩未嘗及遠人，而反牟取厚利，適足以斂怨，罷之。遷翰林學士承旨兼端明殿學士，爲群牧使。丁母喪，服除，轉右諫議大夫。

夔州轉運使奏請增加鹽井的年税十餘萬緡，王堯臣認爲皇恩不曾顧及邊遠地區的人，反而向他們牟取厚利，正好會招致怨恨，朝廷因此取消這一建議。王堯臣升任翰林學士承旨兼端明殿學士，任群牧使。遇上母親去世停職，服喪完畢，

升任右諫議大夫。

初，學士蘇易簡、丁度皆自郎中進中書舍人充承旨，及堯臣爲承旨，不遷官，意宰相賈昌朝所抑。及是，文彦博爲相，因其歲滿，遂優遷之。大享明堂，加給事中。與三司更議茶法，較天下每歲財賦出入，上其數，遂拜樞密副使。

當初，學士蘇易簡、丁度都是從郎中晋升爲中書舍人充當承旨，到王堯臣做承旨，没有升官職，可能是被宰相賈昌朝壓制。到這時，文彦博做宰相，因王堯臣任期已滿，便優先升職。朝廷在明堂祭祀，升他給事中。王堯臣與三司互相討論茶法，統計全國每年的財税收入與支出，上報數字，於是官拜樞密副使。

會儂智高反，請析廣西宜、容、邕州爲三路：以融、柳、象隸宜州；白、高、竇、雷、化、鬱林、儀、藤、梧、龔、瓊隸容州，欽、賓、廉、橫、潯、貴隸邕州；遇蠻入寇，三路會支郡兵掩擊，令經略、安撫使守桂州以統制焉；益募澄海、忠敢土軍分屯，運全、永、道三州米以餉之，罷遣北兵遠戍。時狄青經制嶺南，詔青審議，以爲便。

適逢儂智高反叛，王堯臣奏請將廣西宜、容、邕三州分爲三路：以融、柳、象三州隸屬宜州；白、高、竇、雷、化、鬱林、儀、藤、梧、龔、瓊等州隸屬容州；以欽、賓、廉、橫、潯、貴等州隸屬邕州；遇到蠻族入侵，由三路會同所屬各州郡軍隊配合作戰，再命經略、安撫使駐守桂州統一指揮；多招募純樸、忠勇的地方部隊分别屯守，從全、永、道三州運送糧米作爲他們的軍餉，撤掉遠下南方守戍的北方士兵。當時狄青任嶺南經制使，朝廷令他審議王堯臣的提議，狄青認爲很好。

居樞密三年，務裁抑徼倖，於是有鏤匿名書以布京城，然仁宗不以爲疑也。以户部侍郎參知政事。久之，帝欲以爲樞密使，而當制學士胡宿固抑之，乃進吏部侍郎。卒，贈尚書左僕射，謚文安。

在樞密院任職三年，王堯臣盡力削减僥幸小人，於是有人刻印了一封匿名信散布京城，但仁宗不認爲他有可疑的地方。後以户部侍郎升任參知政事。時間久了，皇帝要用他做樞密使，而當制學士胡宿却堅决地壓制他，於是升爲吏部侍郎。去世後，朝廷追贈他爲尚書左僕射，謚號文安。

堯臣以文學進，典内外制十餘年，其爲文辭温麗。執政時，嘗與宰相文彦博、富弼、劉沆勸帝蚤立嗣，且言英宗嘗養宫中，宜爲後，爲詔草挾以進，未果立。

王堯臣因文學進升，負責朝廷内外草制十多年，其文辭温潤華麗。執政時，曾與宰相文彦博、富弼、劉沆一起勸皇帝早立繼承人，并説英宗曾在宫中接受教育，適宜做繼承人，曾草擬詔書挾帶着進呈仁宗，但没有成功。

元豐三年，子同老進遺稿論父功，帝以訪文彦博，具奏本末，遂加贈太師、中書令，改謚文忠。

元豐三年，王堯臣的兒子王同老進呈他的遺稿爲父親論功，皇帝訪問文彦博，文彦博於是將事情經過詳細上奏，皇帝因此給王堯臣加贈太師、中書令，又改謚號爲文忠。

## 孫抃

孫抃字夢得，眉州眉山人。六世祖長孺，喜藏書，號“書樓孫氏”，子孫以田爲業。至抃始讀書屬文。中

孫抃字夢得，眉州眉山人。其六世祖孫長孺，喜好收藏圖書，號稱“書樓孫氏”，子孫以種田爲業，至孫抃纔開始讀書做文章。考取進士

進士甲科，以大理評事通判絳州。召試學士院，除太常丞、直集賢院，爲開封府推官，判三司開拆司，同修起居注，以右正言知制誥，遷起居舍人、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史館修撰，累遷尚書吏部郎中。抃雖久處顯要，罕所建明。

甲科，以大理評事出任絳州通判。受召參加學士院考試，任太常丞、直集賢院等職，又歷任開封府推官、判三司開拆司、同修起居注等職，後從右正言升任知制誥，又升任起居舍人、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史館修撰，屢經升遷任尚書吏部郎中。孫抃雖長期居於顯要職位，但對國事很少有所建議陳述。

皇祐中，以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制下，諫官韓絳論奏抃非糾繩才，不可任風憲。抃即手疏曰：“臣觀方今士人，趨進者多，廉退者少。以善求事爲精神，以能訐人爲風采；捷給若嗇夫者謂之有議論，刻深若酷吏者謂之有政事。諫官所謂才者，無乃謂是乎？若然，臣誠不能也。”仁宗察其言，趣視事，且命知審官院。抃辭以任言責不當兼事局，乃止。

皇祐年間，以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詔令下達後，諫官韓絳上奏説孫抃不是督察糾正别人的材料，不能擔任御史之職。孫抃即手寫一奏摺説：“我觀察當今的士人，追求升官者多，廉潔退讓者少。以會找别人的事爲精神，以能攻擊别人爲風采；嘴巴快捷得像負責争訟的鄉官便叫做有議論，刻毒得像酷吏便叫做有政事。諫官所説的才能，難道是指這些嗎？若是這樣，我就確實無能了。”仁宗考察他的話，催促他上任，并且任命他知審官院。孫抃以任諫官不宜兼任此職辭謝，皇帝纔作罷。

在臺，數言事，不爲矯激，尤喜稱薦人材。帝欲除入内都知王守忠領武寧軍節度使，抃奏罷之。温成皇后葬，以劉沆爲監護使，抃奏沆爲宰相，不當爲后妃護葬喪事。時又議爲后建陵立廟，抃率官屬言非禮。因相與請對，固争不能得，伏地不起，帝爲改容遣之。御史請罷宰相梁適，未聽，抃奏曰：“適在相位，上不能持平權衡，下不能篤訓子弟。言事官數論奏，未聞報可，非罷適無以慰物論。”宰相陳執中婢爲嬖妾張氏榜殺，置獄取證左，執中弗遣，有詔勿推。抃復與官屬請對論列，疏十上，適、執中卒皆罷。

在御史臺，多次議論事情，没有矯激偏執的言論，尤其喜歡推薦人才。皇帝想任命入内都知王守忠兼武寧軍節度使，孫抃奏請後作罷。温成皇后出葬，用劉沆做監護使，孫抃上奏説，劉沆身爲宰相，不宜爲后妃監護喪葬的事。當時有人建議爲皇后建陵立廟，以孫抃爲首的官僚都説這樣做是違反禮儀。於是與别人互相辯論，他因堅持争論却不能得到認同，便伏地不起，皇帝爲了他臉色都變了，把他遣走。御史請求罷免宰相梁適，皇帝不聽，孫抃上奏説：“梁適身居相位，對上不能公正處事，對下又没有篤誠地訓導子弟。諫官幾次上奏彈劾，未聽到答應同意，不罷免梁適不能平息衆人的議論。”宰相陳執中的侍婢被寵妾張氏捶擊而死，法官要將張氏關入監獄搜取佐證，陳執中不肯放人，皇帝令人不必追究。孫抃又與同僚請求討論，奏疏送上去十次，終於使梁適、陳執中都被罷免。

改翰林學士承旨，復兼侍讀學士。帝讀《史記·龜策傳》，問：“古人動作必繇此乎？”對曰：“古有大疑，既决於己，又詢於衆，猶謂不有

孫抃改任翰林學士承旨，又兼任侍讀學士。皇帝讀《史記·龜策傳》，問孫抃：“古人行動都必須根據這個麼？”孫抃回答説：“古人有大的疑難之事，自己有了决定，又詢問了衆人的意見，

天命乎，於是命龜以斷吉凶。所謂‘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蓋聖人貴誠，不專人謀，默與神契，然後爲得也。”帝善其對。

諫官陳升之上選用、責任、考課轉運使三法，命抃與御史中丞張昪典之，卒亦無所進退焉。再遷禮部侍郎。抃久居侍從，泊如也，人以爲長者。既而樞密副使程戡罷，帝欲用舊人，即以命抃。歲中，參知政事。

抃性篤厚寡言，質略無威儀。居兩府，年益耄，無所可否。又善忘，語言舉止多可笑，好事者至傳以爲口實。御史韓縝彈奏之，罷爲觀文殿學士、同群牧制置使，復兼侍讀學士。英宗即位，進户部侍郎。告老，以太子少傅就第，卒。贈太子太保，謚文懿。

### 田況

田況字元均，其先冀州信都人。晋亂，祖行周没于契丹。父延昭，景德中脱身南歸，性沈鷙，教子甚嚴，累官至太子率府率。況少卓犖有大志，好讀書。舉進士甲科，補江陵府推官，再調楚州判官，遷秘書省著作佐郎。舉賢良方正，改太常丞、通判江寧府。

趙元昊反，夏竦經略陝西，辟爲判官。時竦與韓琦、尹洙等畫上攻守二策，朝廷將用攻策，范仲淹議未可出師。況上疏曰：

昔繼遷擾邊，太宗部分諸將五路進討，或遇賊不擊，或戰衄而還。又嘗令白守榮、馬紹忠護送糧餉於靈州，諸將多違詔自奮，浦洛河之敗，死者數萬人。今將帥士卒，素已懦怯，未甚更

還説没有上天的命令，於是乎命龜來决斷吉凶。這便是所謂‘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因爲聖人看重誠實，不認爲僅有人謀便够了，還要與神靈暗相符合，然後纔可以。”皇帝認爲他回答得好。

諫官陳升之獻上選用、責任、考課轉運使的三種方法，皇帝命孫抃與御史中丞張昪主管此事，但最終也没有進獻什麽人才。再升任禮部侍郎。孫抃久任侍從官，却很淡泊，人們認爲他是一位長者。後來樞密副使程戡被罷職，皇帝想任用舊人，就命孫抃擔任此職。年中，孫抃又升任參知政事。

孫抃性格篤厚寡言，質樸没有威儀。在樞密副使和參知政事任上時，年紀日益衰耄，凡事不能决斷可否。又健忘，言談舉止多出笑話，以致有好事者傳爲口實。御史韓縝彈劾他，孫抃被罷職降爲觀文殿學士、同群牧制置使，又兼任侍讀學士。英宗即位，升爲户部侍郎。告老辭官，以太子少傅回家居住，後去世。朝廷追贈其爲太子太保，謚號爲文懿。

田況字元均，其祖先爲冀州信都人。後晋作亂，其祖父田行周陷落於契丹。其父親田延昭，在景德年間脱身南歸，性格深沉勇猛，教子甚爲嚴格，多次升官直至太子率府率。田況年少卓越出衆志向遠大，喜好讀書。考取進士甲科，補任江陵府推官，再調任楚州判官，升任秘書省著作佐郎。考取賢良方正科，改任太常丞、江寧府通判。

趙元昊反叛，夏竦任陝西經略使，調田況任判官。當時夏竦與韓琦、尹洙等人設計并進獻了攻守兩種策略，朝廷將采用進攻的策略，范仲淹議論不可出師。田況上疏説：

過去繼遷犯境，太宗部署諸將五路進討，或遭遇賊寇不予攻擊，或戰敗而回。又曾命令白守榮、馬紹忠護送糧餉到靈州，諸將大多違背詔令自以爲是，浦洛河之敗，死了數萬人。如今的將帥士兵，平素早已怯懦，未見有什麽起色。又知韓琦、尹洙共同

練。又知韓琦、尹洙同建此策，恐未甚稟服，臨事進退，有誤大舉。其不可一也。

提出此策，恐怕不甚敬服，臨事猶豫不決，有誤大事。這是第一不可以的。

計者以爲賊常并力而來，我常分兵以禦，衆寡不敵，多貽敗衄，今若全師大舉，必有成功，此思之未熟爾。夫三軍之命，繫於將帥。人之才有大小，智有遠近，以漢祖之善將，不若淮陰之益辦，況庸人乎？今徒知大衆可以威敵，而不思將帥之材否，此禍之大者也。兩路之人，衆十餘萬，庸將驅之，若爲舒卷；賊若據險設伏，邀截衝擊，首尾前後，勢不相援，一有不利，則邊防莫守，别貽後患。安危之計，决於一舉。其不可二也。

計議的人認爲賊寇經常合兵來犯，我方經常分兵禦敵，寡不敵衆，多遭敗績，現在如果全軍出動，必會成功，這種想法很不成熟。三軍的命運，掌握在將帥手中。人的才幹有大有小，智慧有高有低，以漢高祖的善於使用將領，不如韓信統率士兵多多益善，况且是庸人呢？如今衹知道大軍可以威懾敵人，而不想是否擁有將帥之才，這會導致大禍臨頭。兩路的人馬，有十幾萬之多，庸將驅使，有如舒捲；賊寇若據險設伏，攔截衝擊，我軍首尾分開，不能相顧，一旦失利，則邊防不守，後患無窮。這是第二不可以的。

自西賊叛命以來，雖屢乘機會，然終不敢深寇郡縣，以饜其欲者，非算之少也。直以中國之大，賢俊之盛，甲兵之衆，未易可測。今師深入，若無成功，挫國威靈，爲賊輕侮，或别墮奸計，以致他虞。其不可三也。

自西部賊寇背叛王命以來，雖然多次乘機擾邊，但始終不敢深入進犯州縣，而使其終止欲望的，并非是謀劃不够。衹是以中原地區之大，賢才俊傑之盛，鎧甲兵器之多，不容易估計。如今我方大軍深入，若不成功，有損國家的聲威，被賊寇所輕視欺侮，或另中奸計，帶來其他憂患。這是第三不可以的。

計者又云，將帥雖未足倚，下流勇進，或有其人。自劉平、石元孫陷没，士氣挫怯，未能振起。今兵數雖多，疲懦者衆，以庸將驅怯兵，入不測之地，獨其下使臣數輩，干賞蹈利，欲邀奇功，未見其利。其不可四也。

計議的人又説，將帥雖然不足以依靠，但江河後浪推前浪，或有其人出現。自從劉平、石元孫失敗，士氣受挫，一蹶不振。如今軍隊數量雖多，大多疲憊怯懦，以庸將驅使怯懦的軍隊，進入難以預測之地，衹派使者數人，謀賞求利，欲邀奇功，不見其利。這是第四不可以的。

計者又云，非欲深絶沙磧，以窮妖巢，但淺入山界，以挫賊氣，如襲白豹城之比。臣謂乘虚襲掠，既不能破戎首、拉凶黨，但殘戮孥弱，以厚怨毒，非王師吊伐招徠之體。然事出無策，爲彼之所爲，亦當霆發雷逝，往來

計議的人又説，不想深入荒漠，以搗毁賊巢，衹要打過山界，以挫敗賊寇鋭氣，就像襲擊白豹城那樣。我認爲乘虚襲擊，既不能打敗賊首、摧毁凶黨，衹能殺戮老弱婦孺，以加深仇恨，這不是朝廷的軍隊吊民伐罪招引安撫的大體。然而事出無奈，爲回擊賊寇所作所爲，也應當發動迅雷閃電般的打

輕速，以掩其不備。今興師十萬，鼓行而西，賊已清野據險以待，我師何襲挫之有？其不可五也。

自元昊寇邊，人皆知其誅賞明、計數黠。今未有間隙可窺，而暴爲興舉，計事者但欲决勝負於一戰。幸其或有所成，否則願自比王恢以待罪，勇則勇矣，如國事何？其不可六也。

昨仲淹奏乞朝廷，敦包荒之量，存鄜延一路。令諸將勒兵嚴備，未行討伐，容示以恩意，歲時之間，或可招納。若使涇原一路獨入，則孤軍進退，憂患不淺。傳聞賊謀，竢我師諸路入界，并兵以敵，此正陷賊計中。其不可七也。

以臣所見，夏竦、韓琦、尹洙同獻此策，今若奏乞中罷，則是自相違異；欲果决進討，則又仲淹執議不同。乞召兩府大臣定議，但令嚴設邊備，若有侵掠，即出兵邀擊；或賊界謹自守備，不必先用輕舉。如此則全威制勝，有功而無患也。

於是罷出師議。

況又言治邊十四事。遷右正言，管勾國子監、判三司理欠憑由司，專供諫職，權修起居注，遂知制誥。嘗面奏事，論及政體，帝頗以好名爲非，意在遵守故常，況退而著論上之。其略曰：

名者由實而生，非徒好而自至也。堯、舜三代之君，非好名者。而鴻烈休德，倬若日月，不能纖晦者，有實美而然也。設或謙弱自守，不爲恢閎睿明之事，則名從而晦矣，雖欲好之，豈可

擊，來去迅速，以出奇制勝。如今興兵十萬，擊鼓行軍向西進發，賊寇早已堅壁清野據險以待，我軍又談何襲擊挫敗他們呢？這是第五不可以的。

自元昊犯境以來，人們都知道他賞罰分明、計謀狡黠。如今没有可乘之機，而突然要大舉用兵，計議的人衹求一戰以决勝負。希望其能有所成功，否則願自比王恢以待罪，其勇氣可嘉，但對國事又能怎麽樣呢？這是第六不可以的。

過去范仲淹奏請朝廷，度量寬大，保存鄜延一路。命令諸將統領軍隊嚴加戒備，不進行討伐，宜示以恩情，有朝一日，或許可以招降。若使涇原一路單獨進兵，則孤軍作戰，憂患很多。傳聞賊寇計劃，待我軍各路進入其界，再合兵抵抗，如此正中賊寇之計。這是第七不可以的。

以臣所見，夏竦、韓琦、尹洙共同獻上此策，如今若奏請中止，則是自相矛盾；欲果真决定進討，則又與范仲淹所堅持的意見不同，請求召集兩府大臣議定，衹令邊防加强戒備，若有賊寇侵擾，隨即出兵截擊；或許賊寇謹慎地在其邊界防守，我軍不必先行輕易發兵。如此則能保全國威克敵制勝，有功勞而無禍患了。

於是取消了出兵的建議。

田況又進言治理邊境的十四項措施。升任右正言，管勾國子監、判三司理欠憑由司，專司諫職，權修起居注，於是任知制誥。曾經面奏事宜，論及政體，皇帝很反對愛好名聲，意在遵守常規，田況回去後詳加論述將其呈上。内容大致爲：

名聲由事實而産生，并非僅僅愛好就自動來了。堯、舜三代的君王，不是好名的人。而其盛大的功業和完美的道德，有如日月當空，其絲毫不能被掩蓋的原因，是因爲其確實美好而使得如此。假設有人謙虚柔弱固步自封，不做恢弘睿智之事，則其名聲也

得耶？

方今政令寬弛，百職不修，二虜熾結，凌慢中國。朝廷惘矜下民横罹殺掠，竭瀝膏血，以資繕備，而未免侵軼之憂。故屈就講和，爲翕張予奪之術。自非君臣朝夕耻憤，大有爲以遏後虞，則勢可憂矣。陛下若恐好名而不爲，則非臣之所敢知也。陛下儻奮乾剛，明聽斷，則有英睿之名；行威令，懾奸宄，則有神武之名；斥奢汰，革風俗，則有崇儉之名；澄冗濫，輕會斂，則有廣愛之名；悦亮直，惡諂媚，則有納諫之名；務咨詢，達壅蔽，則有勤政之名；責功實，抑偷幸，則有求治之名。今皆非之而不爲，則天下何所望乎？抑又聖賢之道曰名教，忠誼之訓曰名節，群臣諸儒所以尊輔朝廷，紀綱人倫之大本也。陛下從而非之，則教化微，節義廢，無耻之徒争進，而勸沮之方不行矣，豈聖人率下之意耶？

時邊奏契丹修天德城及多建堡寨。況意其蓄奸謀，乃上疏曰：

朝廷予契丹金帛歲五十萬，朘削生民，輸將道路，疲弊之勢，漸不可久。而近西羌通款，歲又予二十萬，設或復肆貪瀆，再有規求，朝廷尚可從乎？臣至愚，不當大責，每念至此，則惋嘆不已。矧兩府大臣，皆宗廟社稷、天下生民所望而繫安危者，豈不爲陛下思之哉？每旦垂拱之對，不過目前政事數條而已，非陛下所以待輔臣，非輔臣所以憂

就隨之被湮没了，雖想有好的名聲，怎麽獲得呢？

如今政令寬弛，百業待興，二虜勾結勢力强盛，對我中原大國傲慢無禮。朝廷爲百姓横遭殺掠而深感痛苦，竭盡國家財力，用以加强軍備，却不能免除被敵寇突襲的憂患。所以屈就議和，采取亦翕亦張先予後奪的辦法。倘若不是君臣忍辱憤恨，有所作爲以絶後患，則形勢令人憂慮。陛下若恐好名而不爲，則不是我所敢於知道的。陛下倘若振奮乾剛，明察决斷，則有英明睿智之名；施行政令，震懾爲非作歹之徒，則有聖明勇武之名；屏棄奢侈，移風易俗，則有崇尚簡約之名；去除冗濫，减輕聚斂，則有博愛之名；喜歡誠實正直，厭惡諂媚奉承，則有從善如流之名；務求咨詢，通達壅蔽，則有勤於政事之名；責成實際功效，抑制苟且僥幸，則有勵精圖治之名。如今認爲這些都不對而不去實行，那麽全國所期望的是什麽呢？再者聖賢之道稱爲名教，忠誼之訓稱爲名節，衆臣諸儒所以尊崇輔佐朝廷，是綱紀人倫的根本。陛下從而非之，則教化衰微，節義廢棄，無耻之徒争逐於官場，而鼓勵勸阻之道不再通行了，這難道是聖人爲下屬作出表率之意嗎？

當時邊境奏報契丹修築天德城以及修築了不少堡寨。田況認爲是契丹蓄意陰謀入侵。於是上奏章説：

朝廷每年向契丹輸送的金帛有五十萬，搜刮於民，長途運輸，國家疲困的形勢，已逐漸不能持久。而近來與西羌通和言好，每年又給予二十萬，假若或有貪得無厭，再提要求，朝廷還能答應嗎？爲臣愚笨，不當大任，每想到此，則惋惜感嘆不已。況且兩府大臣，都是宗廟社稷、天下百姓所寄以希望和安危所繫之人，難道不爲陛下考慮這些嗎？每日恭敬地接受皇帝召見，所陳述的不過是當前的幾條政事而已，這不是陛下所以需要輔臣，也不是輔臣所要爲朝廷憂慮之

朝廷之意也。

有唐故事，肅宗以天下未乂，除正衙奏事外，别開延英以詢訪宰相，蓋旁無侍衛，獻可替否，曲盡討論。今北敵桀慢，而河朔將佐之良愚，中兵之善窳，道路之夷險，城壘之堅弊，軍政之是否，財糧之多少，在兩府輔臣，實未有知之者。萬一變發所忽，制由中出，少有差跌，則事不測矣。如前歲蕭英、劉六符始來，和議未決，中外惶擾，不知爲計，此臣所目睹也。和議既定，又復恬然若無事者，是豈得爲安哉。

願因燕閑，召執政大臣於便殿，從容賜坐，訪逮時政，專以慮患爲急。則人人惟恐不知以誤應對，事事惟恐不集以孤聖懷，旦夕憂思，不敢少懈，同心協力，必有所爲。今不以此爲務，而日以委瑣之事，更相辯對，議者羞之。臣叨備近列，實係朝廷休戚，惟陛下不以人廢言。

尋爲陝西宣撫副使，還領三班院。保州雲翼軍殺州吏據城叛，詔況處置之。既而除龍圖閣直學士、知成德軍。況督諸將攻，以敕榜招降叛卒二千餘人，坑其構逆者四百二十九人，以功遷起居舍人。徙秦州。丁父憂，詔起復，固辭。又遣内侍持手敕起之，不得已，乞歸葬陽翟。既葬，托邊事求見，泣請終制，仁宗惻然許之。帥臣得終喪自況始。服除，以樞密直學士、尚書禮部郎中知渭州。

遷右諫議大夫、知成都府。蜀自李順、王均再亂，人心易揺，守得便宜决事，多擅殺以爲威，雖小罪，猶

意。

按唐朝舊制，肅宗以天下尚未安定，除在正衙奏事外，另開延英殿以詢問求訪宰相，旁無侍衛，勸善規過，詳盡討論。如今契丹凶惡傲慢，而河朔將佐的賢良愚笨，京畿部隊的優劣，道路的平坦艱險，城壘的堅固破敗，軍政的是非，財物糧食的多少，在兩府輔臣當中，實在没有瞭解的人。萬一突發事變，命令由朝廷發出，稍有失誤，則有不測發生。如前年蕭英、劉六符纔到，和議未决，朝廷内外人心惶惶，不知如何是好，這些是我所親眼目睹的。和議達成以後，又重新恬然自得若無其事，國家怎能由此而安全。

希望陛下利用閑暇，在便殿召集執政大臣，不慌不忙地賜座，問及時政，專門以考慮禍患爲當務之急。則人人惟恐不能回答皇帝的問話，事事惟恐不能集中以供聖上參考，日夜憂思，不敢稍有懈怠，同心協力，必定有所作爲。如今他們却不務此事，而每天以瑣碎之事，互相辯論，輿論以此爲耻。我愧在近臣之列，實在與朝廷休戚相關，希望陛下不因人而廢言。

不久被任命爲陝西宣撫副使，回到京城後兼掌三班院。保州雲翼軍殺死州官據城叛亂，詔令田況處理此事。不久又任命其爲龍圖閣直學士、知成德軍。田況督促諸將進攻，張貼皇榜招降叛軍二千多人，坑殺其謀反者四百二十九人，因功升任起居舍人。遷徙到秦州。遭遇喪父，服喪期未滿詔令重新起用，執意推辭。又派内侍執皇帝手詔起用他，實不得已，請求回陽翟安葬其父。安葬之後，托邊事求見皇帝，聲淚俱下請求服完喪期，仁宗同情憐憫答應了他的請求。主將得以服滿喪期由田況開始。守喪期滿，以樞密直學士、尚書禮部郎中任渭州知州。

升任右諫議大夫、知成都府。蜀地自從李順、王均作亂，人心不定，地方官自主行事，多濫殺無辜以樹立威嚴，即使犯有小罪，也要連同

并妻子徙出蜀，至有流離死道路者。况至，拊循教誨，非有甚惡不使遷，蜀人尤愛之。

遷給事中，召爲御史中丞。既至，權三司使，加龍圖閣學士、翰林學士。况鈎考財賦，盡知其出入，乃約《景德會計録》，以今財賦所入，多於景德，而歲之所出，又多於所入。因著《皇祐會計録》上之。以禮部侍郎爲三司使。至和元年，擢樞密副使，遂爲樞密使。以疾，罷爲尚書右丞、觀文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提舉景靈宫，遂以太子少傅致仕，卒。贈太子太保，謚宣簡。

况寬厚明敏，有文武材。與人若無不可，至其所守，人亦不能移也。其論天下事甚多，至并樞密院於中書以一政本，日輪兩制館閣官一員於便殿備訪問，以錫慶院廣太學，興鎮戎軍、原渭等州營田，汰諸路宣毅、廣捷等冗軍，策元昊勢屈納款，必令盡還延州侵地，毋過許歲幣，并入中青鹽，請戮陝西陷歿主將隨行親兵。其論甚偉，然不盡行也。有奏議二十卷。

始，契丹寇澶州，略得數百人，以屬其父延昭。延昭哀之，悉縱去，因自脱歸中國。延昭生八男，子多知名，况長子也。保州之役，况坑殺降卒數百人，朝廷壯其决，後大用之。然卒無子，以兄子爲後。

妻子遷出蜀地，以致有流離死於道路上的人。田况到任後，安撫教化，不是罪大惡極者不予遷徙，深受蜀人愛戴。

升任給事中，徵召爲御史中丞。到達後，權三司使，加授龍圖閣學士、翰林學士。田况考核檢查財貨賦税，詳細瞭解其支出收入，於是概括地寫成《景德會計録》，因爲當時財貨賦税的收入，比景德年間要多，而每年的支出，又多於所入。於是寫了《皇祐會計録》獻上。以禮部侍郎任三司使。至和元年，被擢升爲樞密副使，隨後任樞密使。因病免職，任尚書右丞、觀文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提舉景靈宫，於是以太子少傅辭官去職，後去世。朝廷追贈他爲太子太保，謚號宣簡。

田况爲人寬厚聰敏，文武雙全。待人很隨和，至於其大節操守，别人却無法改變。他所議論的國家大事很多，如合并樞密院於中書省以統一爲政的根本，每日輪流讓兩制館閣官一員在便殿以備咨詢，以錫慶院擴大太學，在鎮戎軍、原渭等州興辦營田，裁減各路宣毅、廣捷等冗軍，策劃元昊屈服歸順，堅决要求全部歸還延州所侵之地，每年向議和國交納的錢幣不得過多，并入中青鹽，請求懲辦陝西陣亡主將的隨行親兵。他的議論才識卓越，但是未能全部實行。著有奏議二十卷。

當初，契丹入侵澶州，掠得數百人，將他們交給田况的父親田延昭。田延昭同情他們，把他們全都放了，於是自己也設法回到中原。田延昭生有八個兒子，他們大多有名氣，田况是長子。保州之戰，田况曾經活埋降兵數百人，朝廷贊許他做事很有决斷，其後加以重用。然而他一生没有兒子，以侄子作爲後嗣。

論曰：時治平而文德用，則士之負藝者致位政府，宜矣。李諮、程戡曉暢吏事。諮變茶法，雖浮議動摇，乍行乍止，卒無能易其説；戡任邊寄，守以安静，非必智謀，抑所遇之時耳。嶠尚莊、老，以善著稱。張

論曰：太平盛世實行禮樂教化，則有才能的士人在位治理政務，是合宜的。李諮、程戡通曉吏事。李諮變革茶法，雖受無稽之談影響，忽行忽止，最終不能改變他的觀點；程戡受命守邊，邊境平安無事，未必靠足智多謀，或許是趕上好時運罷了。夏侯嶠崇尚莊子、老子，以善著稱。

觀、丁度、孫抃，世推其德性淳易，而盛度每爲寮友猜憚，心迹固何如也。戩明偉宏放，亦一時之俊。堯臣論議鏗鏗，正誼而不謀利，其最優乎。鎬堅正寡合，馭軍嚴，臨事果，其安撫河東邊塞，後來父老道其舉動措置，輒嗟嘆追思。況有文武才略，言事精暢，然欲懲兵驕，乃坑降卒，弗忌陰禍，惜哉！

張觀、丁度、孫抃，世人推崇其德行純正平和，而盛度常被同僚所猜疑畏懼，其心志與行事本來如此。鄭戩明智曠達，也是當時的俊傑。王堯臣的議論言詞明朗，主持公道不謀私利，或許是其中的佼佼者。明鎬堅定正直與人不易投合，治軍嚴厲，臨事果斷，他曾安撫河東邊塞，後來父老們說起他的舉動措施，總是追憶往事感嘆不已。田況具有文才武略，論事精當暢達，然而爲整治軍隊的驕悖，就活埋投降的士兵，不忌諱陰禍報應，可惜啊！

# 宋史卷二百九十三

## 列傳第五十二

田錫　王禹偁　張詠

### 田錫

田錫字表聖，嘉州洪雅人。幼聰悟，好讀書屬文。楊徽之宰峨眉，宋白宰玉津，皆厚遇之，爲之延譽，繇是聲稱翕然。太平興國三年，進士高等，釋褐將作監丞、通判宣州。遷著作郎、京西北路轉運判官。改左拾遺、直史館，賜緋魚。錫好言時務，既居諫官，即上疏獻軍國要機者一、朝廷大體者四。其略曰：

頃歲王師平太原，未賞軍功，迄今二載。幽燕竊據，固當用兵，雖稟宸謀，必資武力。願陛下因郊禋、耕籍之禮，議平戳之功，則駕馭戎臣，莫玆爲重，此要機也。

今交州未下，戰士無功，《春秋》所謂“老師費財”者是也。臣聞聖人不務廣疆土，惟務廣德業，聲教遠被，自當來賓。周成王時，越裳九譯來貢，且曰：“天無迅風疾雨、海不揚波三年矣。意者中國其有聖人乎？盍往朝之。”交州瘴海，得之如獲石田。臣願陛下務修德以來遠，無鈍兵以挫鋭，又何必以蕞爾蠻夷，上勞震怒乎？

田錫字表聖，嘉州洪雅人。小時候聰明，喜好讀書做文章。楊徽之任峨眉縣令，宋白任玉津縣令時，都與他很好，爲他播揚聲譽，他因此名聲大振。太平興國三年，以優異成績考取進士，初始任將作監丞、宣州通判。升著作郎、京西北路轉運判官。改任左拾遺、直史館，賞賜緋魚袋。田錫喜歡談論當世大事，做了諫官後，就上疏皇帝，進獻有關軍國機要大計一條，關於朝廷大體的建議四條。大略説：

前年王師平定太原，未曾賞賜軍功，到現在已有兩年。如今幽燕地區被非法占據，固然應用兵奪回，雖有皇上的英明決策，但必須藉助武力。希望陛下趁着舉行郊祀、籍田典禮之機，評議平定之功，那麼駕馭戰將軍官，没有比這更重要的，這是軍國大計的關鍵。

如今交州未被攻下，戰士無功，《春秋》上所説的“勞師費財”就是如此。臣聽説聖人不致力於擴大疆土，衹致力於增修自己的品德和事業，聲譽和教化達到遠方，遠方的人自會前來臣服。周成王時，越裳氏通過輾轉翻譯來進貢，并且説：“天没有暴風疾雨之災、海不興風作浪已經三年了。料想是中原大國出現了聖人吧？何不前往朝拜他呢。”交州一帶是毒瘴海域，得到它就如獲得一塊石田。臣希望陛下致力於修養德行以招附遠方的人，不要用疲

此大體之一也。

弱的軍隊去攻打士氣鋭盛的軍隊，而且又何必因爲小小的野蠻異族，勞動聖上的雷霆震怒呢？這是關係朝廷大局的第一條大計。

今諫官不聞廷争，給事中不聞封駁，左右史不聞升陛軒、記言動，豈聖朝美事乎？又御史不敢彈奏，中書舍人未嘗訪以政事，集賢院雖有書籍而無職官，秘書省雖有職官而無圖籍。臣願陛下擇才任人，使各司其局，苟職業修舉，則威儀自嚴。此大體之二也。

如今的諫官已聽不到他們在朝廷上向皇帝竭力諫諍，給事中聽不到他們封還、駁正皇帝的詔令敕命，左右史也未見他們登臨皇宫、記載皇帝的言行舉動，這難道是聖朝的美事嗎？又御史不敢上奏彈劾，中書舍人未曾被詢問政事，集賢院雖有書籍但無官員，秘書省雖有官員而又無圖書。臣希望陛下挑選任用有才之人，使他們各司其職，如果各種職局修整恢復，那麽朝廷威儀自然嚴肅。這是關係大局的第二條大計。

爾者宇縣平寧，京師富庶。軍營馬監，靡不恢崇；佛寺道宫，悉皆輪奂。加又闢西苑，廣御池，雖周之靈囿，漢之昆明，未足爲比。而尚書省湫隘尤甚，郎曹無本局，尚書無聽事。九寺三監，寓天街之兩廊，貢院就武成王廟，是豈太平之制度邪？臣願陛下别修省寺，用列職官。此大體之三也。

近來天下太平安定，京城富庶。軍營馬監，無不高大；佛寺道宫，全都壯闊。加上又開闢西苑，擴建御池，即使是周朝的靈囿，漢朝的昆明，也不能相比。然而尚書省却非常低矮狹小，郎官無處辦公，尚書無處治事。九寺三監，寄寓在京城街道兩邊的走廊上，貢院借用武成王廟，這難道是太平盛世的制度嗎？臣希望陛下另外修建尚書省與九寺等官署，用來安置各部門官員。這是關係大局的第三條大計。

案獄官令，枷杻有短長，鉗鎖有輕重，尺寸斤兩，并載刑書，未聞以鐵爲枷者也。昔唐太宗觀《明堂圖》，見人之五藏皆麗於背，遂減徒刑。况隆平之時，將措刑不用，於法所無，去之可矣。此大體之四也。

考察監獄官吏的規定，給犯人戴的枷杻有長短之分，鐵鎖鏈也有輕重之别，尺寸與斤兩，都記載在刑法書籍上，没聽説過有用鐵來製枷的。從前唐太宗觀看《明堂圖》，見人的五臟都與背部相連結，於是減免徒刑。况且太平隆盛之世，將棄置刑罰不用，人們也不會犯法，鐵枷鎖鏈可以廢去。這是有關大局的第四條大計。

疏奏，優詔褒答，賜錢五十萬。僚友謂錫曰："今日之事鮮矣，宜少晦以遠讒忌。"錫曰："事君之誠，惟恐不竭，矧天植其性，豈爲一賞奪邪？"時趙普爲相，令有司受群臣章奏，必先白普。錫貽書於普，以爲失

奏疏呈上後，皇帝特别下詔褒獎，并賞錢五十萬。同僚朋友對田錫説："今日之事太顯眼了，你應該稍稍掩蔽一下以遠離讒言和妒忌。"田錫説："事奉國君，惟恐不能竭盡誠心，况且天生的本性，豈能因爲一次賞賜就改變呢？"當時趙普爲宰相，令有關官員接受群臣的奏章時，必先

至公之體，普引咎謝之。

告訴趙普然後纔送呈皇帝。田錫給趙普致信，認爲這有失公正之道，趙普認錯謝罪。

六年，爲河北轉運副使，驛書言邊事曰：

臣聞動静之機，不可妄舉；安危之理，不可輕言。利害相生，變易不定；取舍無惑，思慮必精。夫動静之機，不可妄舉者，動謂用兵，静謂持重。應動而静，則養寇以生奸；應静而動，則失時以敗事。動静中節，乃得其宜。今北鄙繹騷，蓋亦有以居邊任者，規羊馬細利爲捷，矜捕斬小勝爲功，賈怨結仇，興戎致寇，職此之由。前歲邊陲傚擾，親迂革輅，戎騎既退，萬乘方歸。是皆失我機先，落其術内，勞煩耗斁，可勝言哉。伏願申飭將帥，慎固封守，勿尚小功。許通互市，俘獲蕃口，撫而還之。如此不出五載，河朔之民，得務農業，亭障之地，可積軍儲。然後待其亂而取之則克，乘其衰而兵之則降，既心服而忘歸，則力省而功倍。

太平興國六年，任河北轉運副使，由驛使送信給皇帝論述邊防大事，説：

臣聽説動静的關鍵，是不能輕舉妄動；國家安危的道理，是不能輕易談論。利害相生，變化不定；取捨没有疑惑，思慮必定精細。所謂動静之機，不可輕舉妄動這種説法，動是説用兵，静是説慎重。該動的時候静，就會姑息縱容敵寇産生奸惡；該静的時候動，就會失去時機壞了大事。動静適宜，就能收到理想效果。如今契丹騷亂，大概也是因爲守邊的官吏們，僅奪取羊馬細利作爲戰捷，誇耀有所捕殺的小勝作爲大功，招來怨恨結成仇敵，興起戰争引來了敵寇，都是由於這一點。前些年邊陲戰亂，皇上御駕親自遠征，敵騎撤退後，大軍纔回來。這都是我方失去了先機，落入敵人的圈套，所受的勞煩損耗，不可勝述。臣希望皇上申飭將帥，謹慎固守，不争小功。允許與鄰國互市貿易，俘獲的蕃邦人口，撫慰并遣返他們。如此不出五年，河朔一帶的人民，就能專心務農，亭障要塞，都可儲積軍糧。然後等敵方亂時再進攻就能將他們打敗，乘敵方衰弱時再發兵就能將他們降服，他們心悦誠服以後就不想着再回去，那我們就既省了力而又事半功倍。

誠願考古道，務遠圖，示綏懷萬國之心，用駕馭四夷之策，事戒輒發，理貴深謀，所謂安危之理，不可輕言者。國家務大體，求至治則安；舍近謀遠，勞而無功則危。爲君有常道，爲臣有常職，是務大體也。上不拒諫，下不隱情，是求至治也。漢武帝躬秉武節，登單于之臺；唐太宗手結雨衣，伐遼東之國：則是舍近謀遠也。

誠懇地希望皇上考察古人的治國之道，致力於長遠的謀劃，顯示撫慰萬國之心，應用駕馭四鄰之策，謀事最忌動不動就亂發行，道理最重要的是能深刻地謀劃，這就是所謂的安危之理，不可輕易談論。國家致力於根本大計，追求最好的治理，就會安定；丢下國内大事，而圖謀遠方之事，勞而無功，就會危險。做君主的有一定的法則，做臣下的有固定的職責，這就是致力於根本大計。皇上不拒絶進諫，臣下不隱瞞實情，這就是追求最完善的治理。漢

沙漠窮荒，得之無用，則是勞而無功也。在位之臣，敢言者少，言而見聽，未必蒙福，言而不從，方且虞禍，欲下不隱情得乎？惡在其務大體而求至治也。

武帝親握符節，登上匈奴的單于臺；唐太宗手繫雨衣，討伐遼東小國，這便是捨近謀遠。沙漠貧瘠荒蕪，得到它也没有用處，這就是勞而無功。在位的臣下，敢於進言的很少，進言而被聽從，未必會蒙受幸福；進言而不被聽從，就會憂慮有大禍臨頭，那麽想要下面不隱瞞實情能够辦到嗎？這哪裏是務大體而求至治的道理呢。

臣又謂利害相生，變易不定者，《兵書》曰：“不能盡知用兵之害者，則不能盡知用兵之利。”蓋事有可進而退，則害成之事至焉；可退而進，則利用之事去焉。可速而緩，則利必從之而失；可緩而速，則害必由之而致。可誅而赦，則奸宄之心，或有時而生害；可赦而誅，則忠勇之人，或無心於利國。可賞而罰，則有以害勤勞之功；可罰而賞，則有以利僭逾之幸。能審利害，則爲聰明。以天下之耳聽之則聰，以天下之目視之則明。故《書》曰“明四目、達四聰”，此之謂也。臣又謂取舍不可以有惑者，故曰“孟賁之狐疑，不如童子之必至”。思慮不可以不精者，故曰“差若毫厘，謬以千里”。自國家圖燕以來，連兵未解，財用不得不耗，人心不得不憂，願陛下精思慮，决取舍，無使曠日持久，窮兵極武焉。

臣又説過利害相生、變化不定的話，《兵書》上説：“不能盡知用兵打仗的害處的人，也就不能盡知用兵打仗的好處。”大概事情有可進之機却退却，那麽妨害成功的事便會來到；有的本該退却又前進，那麽本可利用的事便會失去。可以快却反而慢，那麽好處必定從此失去；可以慢却反而快，那麽害處就必定由此而來。可以誅殺却反而赦免，那麽奸邪之心，就會不時地産生禍害；可以赦免却反而誅殺，那麽忠勇之人，就可能不關心國家利益。可以獎賞却反而懲罰，那麽就會對有勤勞之功的人有害；可以懲罰却反而獎賞，那就會對越軌僥幸的人有利。能分辨利害，就是聰明。用天下人的耳朵去聽就會聰，用天下人的眼睛去看就會明。所以《書經》上説“明四目、達四聰”，就是這個意思。臣又説過取捨不可以有疑惑的話，所以説“孟賁之狐疑，還不如童子之必至”。思慮不可以不精細，所以説“差若毫厘，謬以千里”。自從國家圖謀燕以來，交戰不止，財物費用不能不損耗，人心不能不憂慮，希望陛下仔細地考慮，决定取捨，不要使得曠日持久，窮兵黷武。

書奏，上嘉之。七年，徙知相州，改右補闕。復上章論事。

信奏上後，皇帝嘉獎了他。太平興國七年，田錫調任相州知州，後改任右補闕。又上奏章議論國家大事。

明年，移睦州。睦州人舊阻禮教，錫建孔子廟，表請以經籍給諸生，詔賜《九經》，自是人知向學。會文明殿災，又拜章極言時政，上嘉

第二年，調任睦州知州。睦州人原先不知禮教，田錫建孔子廟，上表請求朝廷拿經書典籍發給學生，朝廷下令賜給《九經》，從此人人都知道立志求學。適逢文明殿發生火災，田錫又上奏

納焉。轉起居舍人，還判登聞鼓院，上書請封禪。以本官知制誥，尋加兵部員外郎。

端拱二年，京畿大旱，錫上章，有"調變倒置"語，忤宰相，罷爲户部郎中，出知陳州。坐稽留殺人獄，責授海州團練副使，後徙單州。召爲工部員外郎，復論時政闕失，俄詔直集賢院。至道中，復舊官。

真宗嗣位，遷吏部。出使秦、隴，還，連上章言，陝西數十州苦于靈、夏之役，生民重困，上爲之戚然。同知審官院兼通進、銀臺、封駁司，賜金紫；與魏廷式聯職，以議論不協求罷，出知泰州。會彗星見，拜疏請責躬以答天戒，再召見便殿。及行，降中使撫諭，仍加優賜。

咸平三年，詔近臣舉賢良方正，翰林學士承旨宋白以錫應詔。還朝，屢召對言事。錫嘗奏曰："陛下即位以來，治天下何道？臣願以皇王之道治之。舊有《御覽》，但記分門事類。臣請鈔略四部，别爲《御覽》三百六十卷，萬幾之暇，日覽一卷，經歲而畢。又采經史要切之言，爲《御屏風》十卷，置扆座之側，則治亂興亡之鑒，常在目矣。"真宗善其言，詔史館以群書借之，每成書數卷，即先進内。錫乃先上《御覽》三十卷、《御屏風》五卷。

《御覽序》曰："聖人之道，布在方册。《六經》則言高旨遠，非講求討論，不可測其淵深。諸史則迹異事殊，非參會異同，豈易記其繁雜。子書則異端之説勝，文集則宗經之辭寡。非獵精義以爲鑒戒，舉綱要以觀

章竭力陳説時政，皇上嘉獎采納了他的建議。調任起居舍人，回京後任判登聞鼓院，又上奏請求封禪。以本官任知制誥，不久升任兵部員外郎。

端拱二年，京畿一帶大旱，田錫上奏章，有"調變倒置"的話，忤犯了宰相，被罷職降爲户部郎中，調出京城任陳州知州。後因拖延殺人案件受牽連，被責罰授任海州團練副使，後調任單州團練副使。召回朝任工部員外郎，又議論當時政治的缺陷，不久被任命爲直集賢院。至道年間，官復原職。

宋真宗繼位，田錫升爲吏部員外郎。出使秦、隴一帶，回京後，連續上奏章，説陝西數十州受到靈、夏戰争之苦，百姓困苦不堪，皇上爲此而現出憂傷之色。田錫任同知審官院兼通進、銀臺、封駁司，被賞賜金紫；與魏廷式同事，因議論事情不合請求辭職，出任泰州知州。遇上彗星出現，田錫上奏請求皇帝反躬自責以回答上天的警誡，被皇帝再次在便殿召見。出發前，皇帝又派遣宦官前往問候，并且加以優厚的賞賜。

咸平三年，皇帝下詔身邊的大臣們推舉賢良方正，翰林學士承旨宋白推薦了田錫以應詔。田錫回到朝廷後，皇帝多次召見他商討大事。田錫曾上奏説："陛下即位以來，用什麽方法來治理天下呢？臣希望陛下用皇王之道來治理。舊時雖有《御覽》，衹是分門别類地記事。臣請求從經、史、子、集四部中精選抄録，另編一部《御覽》三百六十卷，皇上在日理萬機的餘暇，每日看一卷，一年就可讀完。又采擷經史中的精要切直之言，編成《御屏風》十卷，放在皇帝座位的旁邊，那麽治亂興亡的借鑒，就常在眼前了。"真宗認爲他説得很好，下令史館將各種書籍借給他，每編成數卷，就先拿給皇帝看。田錫於是先獻上《御覽》三十卷、《御屏風》五卷。

《御覽序》説："聖人之道，散布在各種書籍史册中。《六經》則立言很高意義深遠，若不講求討論，不能測知其深邃。各種史書則所記事迹殊異，若不參考比較其異同，豈能容易記住其紛繁復雜之處。子部則異端邪説衆多，文集則符合經典的言辭極少。若不獵取精微要義作爲鑒

會通，爲日覽之書，資日新之德，則雖白首，未能窮經，矧王者乎？臣每讀書，思以所得上補聖聰，可以銘於座隅者，書於御屏；可以用於常道者，録爲御覽。冀以涓埃之微，上裨天地之德，俾功業與堯、舜比崇，而生靈亦躋仁壽之域矣。”

戒，提舉綱要來融會貫通，編成供每日閲覽的書籍，以資助日日更新的品德，那麽就是從小讀到老，也不能讀完全部經書，更何况是日理萬機的君王呢？臣每當讀書時，就想着將自己從書中所得來補充聖上的聰明，將可以作爲銘刻在座位旁邊的格言，寫在御屏風上；可以用來當作日常法則的，抄録下來供給皇上御覽。希望用我的微薄之力，來補益皇上天地般的品德，使得皇上的功業能與堯、舜同等隆盛，而人民也能躋身於仁愛長壽的世界了。”

《御屏風序》曰：“古之帝王，盤盂皆銘，几杖有戒，蓋起居必睹，而夙夜不忘也。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武王銘於几杖曰：‘安不忘危，存不忘亡，熟惟二者，後必無凶。’唐黄門侍郎趙智爲高宗講《孝經》，舉其要切者言之曰：‘天子有争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憲宗采《史》、《漢》、《三國》已來經濟之要，號《前代君臣事迹》，書于屏間。臣每覽經、史、子、集，因取其語要，輒用進獻，題之御屏，置之座右，日夕觀省，則聖德日新，與湯、武比隆矣。”

《御屏風序》説：“古代的帝王，盤盂上都刻有銘文，几案手杖上也有誡言，日常起居都必須觀看，而早晚都不會忘記。商湯的《盤銘》説：‘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武王在几杖上刻銘文説：‘安不忘危，存不忘亡，熟惟二者，後必無凶。’唐代黄門侍郎趙智爲高宗講解《孝經》，舉出其中最重要的一句説：‘天子有諍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唐憲宗采集《史記》、《漢書》、《三國志》以來經國濟世的要點，取名叫《前代君臣事迹》，書寫在屏風上。臣每次閲覽經、史、子、集，都從中摘取格言警句，不斷進獻給皇上，再題寫在御用屏風上，或放置在座位旁邊，皇上時時觀看省察，則聖上的品德就會日益更新，同商湯、周武王一樣崇高了。”

五年，再掌銀臺，覽天下奏章，有言民飢盗起及詔敕不便者，悉條奏其事。上對宰相稱錫“得争臣之體”，即日以本官兼侍御史知雜事，擢右諫議大夫、史館修撰。連上八疏，皆直言時政得失。六年冬，病卒，年六十四。遺表勸上以慈儉守位，以清净化人，居安思危，在治思亂。上覽之惻然，謂宰相李沆曰：“田錫，直臣也。朝廷少有闕失，方在思慮，錫之章奏已至矣。若此諫官，亦不可得。”嗟惜久之，特贈工部侍郎。録其二子，并爲大理評事，給奉終喪。

咸平五年，再次掌管銀臺，批閲天下的奏章，如有談及民飢盗起以及詔令不便於百姓的奏章，田錫都向皇上條列呈奏。皇上對宰相稱贊田錫“深得諍臣之體”，當日下令田錫以原職兼任侍御史知雜事，又升任右諫議大夫、史館修撰。連續上奏八道奏疏，都直言當時朝政的得失。咸平六年冬，病逝，享年六十四歲。遺表勸諫皇上用仁慈節儉來保持地位，用簡明不繁來教化人民，居安思危，在治世時思慮禍亂。皇上看了頗爲感動，對宰相李沆説：“田錫，是忠直之臣。朝廷稍有失誤，正在考慮，田錫的奏章就已呈上來了。像這樣的諫官，也不可多得。”嗟嘆惋惜了很久，特下詔追贈田錫爲工部侍郎。又録用他的兩個兒子，一并任命爲大理評事，并由公家發給費用辦理田錫的喪事。

錫耿介寡合，未嘗趨權貴之門，居公庭，危坐終日，無懈容。慕魏徵、李絳之爲人，以盡規獻替爲己任。嘗曰："吾立朝以來，章疏五十有二，皆諫臣任職之常言。苟獲從，幸也，豈可藏副示後，謗時賣直邪?"悉命焚之。然性凝執，治郡無稱。所著有《咸平集》五十卷。

田錫爲人耿直，很少迎合別人，未曾奔走於權貴門下，在官署辦公，整天正襟危坐，從無懈怠之容。仰慕魏徵、李絳的爲人，以竭力謀劃、勸善規過爲己任。曾說："我在朝廷任職以來，所寫的奏章有五十二篇，都是諫官職分内的通常之言。若能被皇上聽取，那就很榮幸了，又怎麼可以收藏副本以示後人，靠批評時政來賣弄自己的公直呢?"下令全部燒掉。但性格過於保守固執，在地方任職時没有什麼政績。他的著作有《咸平集》五十卷。

### 王禹偁

王禹偁字元之，濟州鉅野人。世爲農家，九歲能文，畢士安見而器之。太平興國八年擢進士，授成武主簿。徙知長洲縣，就改大理評事。同年生羅處約時宰吴縣，日相與賦咏，人多傳誦。端拱初，太宗聞其名，召試，擢右拾遺、直史館，賜緋。故事，賜緋者給塗金銀帶，上特命以文犀帶寵之。即日獻《端拱箴》以寓規諷。

王禹偁字元之，濟州鉅野人。世代務農，九歲時就能做文章，畢士安見了後很器重他。太平興國八年考取進士，授任成武縣主簿。調任長洲知縣，隨即改任大理評事。同年進士羅處約當時任吴縣縣令，王禹偁每日與他互相賦詩吟咏，人們多傳誦他們的詩歌。端拱初年，宋太宗聽説了他的名聲，便召來考試，提拔他爲右拾遺、直史館，并賞賜紅色官服。舊例，賞賜紅色官服者都賜給塗飾金銀的腰帶，皇上特別下令賜給他紋飾的犀皮帶以示榮寵。當日王禹偁獻上一篇《端拱箴》寓以規勸諷諫之意。

時北庭未寧，訪群臣以邊事。禹偁獻《禦戎十策》，大略假漢事以明之："漢十二君，言賢明者，文、景也；言昏亂者，哀、平也。然而文、景之世，軍臣單于最爲强盛，肆行侵掠，候騎至雍，火照甘泉。哀、平之時，呼韓邪單于每歲來朝，委質稱臣，邊烽罷警。何邪？蓋漢文當軍臣强盛之時，而外任人、内修政，使不能爲深患者，由乎德也。哀、平當呼韓衰弱之際，雖外無良將，内無賢臣，而致其來朝者，繫于時也。今國家之廣大，不下漢朝，陛下之聖明，豈讓文帝。契丹之强盛，不及軍臣單于，至如撓邊侵塞，豈有候騎至雍，而火照甘泉之患乎？亦在乎外任人、内修德爾。臣愚以爲：外則合兵勢而

當時北疆還没有安定，皇上向群臣詢問邊事。王禹偁獻上《禦戎十策》，大略是藉漢朝的事以闡明應當采取的策略："漢朝十二代君主，賢明的，要算文帝、景帝；昏亂的，是哀帝、平帝。然而文、景之世，匈奴軍臣單于最爲强盛，肆行侵掠，偵察騎兵進至雍州，戰火燒到了甘泉。哀帝、平帝時期，呼韓邪單于每年都來朝貢，委派人質向漢稱臣，邊界的烽烟不再報警。這是爲什麼呢？漢文帝於軍臣單于强盛之時，在外任用有才能的人，在内盡力修明政治，使敵人不能造成很大的危害，這是由於有德。哀帝、平帝正當呼韓邪單于衰弱之際，雖外無良將，内無賢臣，而能够使他們來朝貢臣服，是因爲逢時。今天國家的廣大，不下於漢朝，陛下的聖明，豈比文帝差。契丹的强盛，不及當年的軍臣單于，至於騷擾邊境、侵犯要塞，又怎會有偵察騎兵進至雍州，戰火燒到甘泉的憂患呢？這也是在於我

重將權，罷小臣詗邏邊事，行間諜離其黨，遣趙保忠、折御卿率所部以掎角。下詔感勵邊人，使知取燕薊舊疆，非貪其土地；内則省官以寬經費，抑文士以激武夫，信用大臣以資其謀，不貴虛名以戒無益，禁游惰以厚民力。”帝深嘉之。又與夏侯嘉正、羅處約、杜鎬表請同校《三史書》，多所厘正。

朝能在外重用能人，在内完善政治。臣的愚見以爲：在外應聯合兵勢而提高將帥的權威，停止用小官來巡邏邊事，改派間諜去離間分化敵人，再派遣趙保忠、折御卿率領所部作爲牽制敵人的力量。下詔激勵邊疆人民，使他們知道朝廷奪取燕薊舊疆，并非是貪求其土地；對内則應精簡官員以使經費寬裕，壓抑文人以便激勵武將，信任重用大臣有助謀劃，不看重虛名以廢除無益之事，禁止游蕩懶惰以增强人民財力。”皇帝非常贊許他的話。王禹偁又與夏侯嘉正、羅處約、杜鎬三人一起上表請求一同校訂《三史書》，做了很多整理改正。

二年，親試貢士，召禹偁，賦詩立就。上悦曰：“此不逾月遍天下矣。”即拜左司諫、知制誥。是冬，京城旱，禹偁疏云：“一穀不收謂之饉，五穀不收謂之饑。饉則大夫以下，皆損其禄；饑則盡無禄，廪食而已。今旱雲未沾，宿麥未茁，既無積蓄，民飢可憂。望下詔直云：‘君臣之間，政教有闕，自乘輿服御，下至百官奉料，非宿衛軍士、邊庭將帥，悉第減之，上答天譴，下厭人心，俟雨足復故。’臣朝行中家最貧，奉最薄，亦願首减奉，以贖耗蠹之咎。外則停歲市之物；内則罷工巧之伎。近城掘土，侵冢墓者瘞之；外州配隸之衆，非贓盗者釋之。然後以古者猛虎渡河、飛蝗越境之事，戒敕州縣官吏。其餘軍民刑政之弊，非臣所知者，望委宰臣裁議頒行，但感人心，必召和氣。”

端拱二年，皇帝親自考試貢士，召王禹偁賦詩，他一揮而就。皇上高興地説：“這詩不出一個月就可傳遍天下。”隨即任命他爲左司諫、知制誥。這年冬天，京城大旱，王禹偁上疏説：“一種糧食没有收穫稱做饉，五穀不收稱做饑。饉的時候則大夫以下的官吏都要减少俸禄；饑的時候則全部没有俸禄，僅由政府定量發給糧食。如今旱雲不下雨，已種的麥子未長好，而又没有積蓄，人民飢餓令人憂慮。希望皇上下詔直説：‘君臣之間，政教有失誤，上自皇上所用器物，下至各級官吏的俸禄，如不是守衛的軍士、邊鎮的將帥，則都相應减少，以對上回答上天的譴責，對下穩定人心，等雨水充足了再恢復如從前。’臣在當朝官員中家裏最窮，俸禄最少，也願帶頭减少俸禄，以贖平時耗損國家的罪過。在外應停止每年常購買的東西；在内則取消工巧玩物。靠近城邊挖土，侵犯了冢墓的應掩埋好；外州的流外服役之人，衹要不是犯贜罪偷盗罪的，便都予以釋放。然後用古時候猛虎渡河、飛蝗越境的故事，來告誡各州縣的官員。其餘有關軍民刑政方面的弊端，不是臣能知道的，希望交給宰相大臣們裁决議定後頒布，衹要能感動人心，必會召來和氣。”

未幾，判大理寺，廬州妖尼道安誣訟徐鉉，道安當反坐，有詔勿治。禹偁抗疏雪鉉，請論道安罪，坐貶商州團練副使，歲餘移解州。四年，召

不久，判大理寺，廬州妖尼道安誣告徐鉉，道安應當反坐處罪，有詔令不要將她治罪。王禹偁直言上疏爲徐鉉洗刷冤屈，請判道安的罪，因此得罪被貶任商州團練副使，一年多以後調任解

拜左正言，上以其性剛直不容物，命宰相戒之。直昭文館，丐外任以便奉養，得知單州，賜錢三十萬。至郡十五日，召爲禮部員外郎，再知制誥。屢獻討李繼遷便宜，以爲繼遷不必勞力而誅，自可用計而取。謂宜明數繼遷罪惡，曉諭蕃漢，重立賞賜，高與官資，則繼遷身首，不梟即擒矣。其後潘羅支射死繼遷，夏人款附，卒如禹偁策。

州團練副使。淳化四年，被召回京任左正言，皇上因爲王禹偁性格剛直不能容人，命宰相勸誡他。升任直昭文館，他乞請到地方任職以便奉養父母，得以任單州知州，賞錢三十萬。來到單州十五天，又被召回京任禮部員外郎，再次任知制誥。多次向皇上進獻征討李繼遷的有效之策，他認爲對李繼遷不必勞師動衆去誅討，自然可以用巧計智取。認爲應該明白地公布李繼遷的罪惡，告諭蕃漢之人，設立重賞，給以很高的做官資格，那麽李繼遷的身首，不被斬割也會被擒獲。後來潘羅支射死李繼遷，西夏人對宋朝臣服，最終如王禹偁所獻計策一樣。

至道元年，召入翰林爲學士，知審官院兼通進、銀臺、封駁司。詔命有不便者，多所論奏。孝章皇后崩，遷梓宫于故燕國長公主第，群臣不成服。禹偁與客言，后嘗母儀天下，當遵用舊禮。坐謗訕，罷爲工部郎中、知滁州。初，禹偁嘗草《李繼遷制》，送馬五十匹爲潤筆，禹偁却之。及出滁，閩人鄭褒徒步來謁，禹偁愛其儒雅，爲買一馬。或言買馬虧價者，太宗曰："彼能却繼遷五十馬，顧肯虧一馬價哉？"移知揚州。真宗即位，遷秩刑部，會詔求直言，禹偁上疏言五事：

至道元年，被召爲翰林院學士，知審官院兼通進、銀臺、封駁司。皇上詔令有不適當的地方，他多有議論上奏。孝章皇后去世，棺材被移放在已故燕國長公主的府第裏，大臣們也不穿喪服。王禹偁對客人說，皇后曾是天下人母的儀範，應當遵用舊禮予以安葬及服喪。因此被認爲有毁謗譏刺之罪，降職爲工部郎中、滁州知州。當初，王禹偁曾起草《李繼遷制》，李繼遷送了五十匹馬當作酬勞，他推却不受。到他出任滁州知州時，閩人鄭褒徒步來謁見他，王禹偁喜愛他的温文爾雅，給他買了一匹馬。有人說王禹偁買馬時少給了別人錢，宋太宗說："他能拒絶李繼遷的五十匹馬，又怎麽肯虧欠一匹馬的價錢呢？"後調任揚州知州。真宗即位後，晉級調到刑部，適逢皇帝下詔徵求正直之言，王禹偁上疏談論了五件事：

一曰謹邊防，通盟好，使輦運之民有所休息。方今北有契丹，西有繼遷。契丹雖不侵邊，戍兵豈能减削？繼遷既未歸命，饋餉固難寢停。關輔之民，倒懸尤甚。臣愚以爲宜敕封疆之吏，致書遼臣，俾達其主，請尋舊好。下詔赦繼遷罪，復與夏臺。彼必感恩内附，且使天下知陛下屈己而爲民也。

一是謹慎邊防，與外國結盟和好，使運輸軍資的人民得到休息。當今北有契丹，西有西夏李繼遷。契丹雖不侵犯邊疆，戍守的軍隊豈能削减？李繼遷既然還没有歸服，供應兵餉就一定難以停止。關輔一帶的人民，處境尤其困苦。臣的愚見認爲應敕命守邊的大臣，給遼國的大臣去信，使轉達給他們的君主，請求重申過去的友好。再下詔赦免李繼遷的罪行，將夏臺之地還給他。他必定會感恩歸服，這樣就會使天下都知道陛下委屈自己爲民着想的心意。

二曰减冗兵，并冗吏，使山澤之饒，稍流於下。當乾德、開寶之時，土地未廣，財賦未豐，然而擊河東，備北鄙，國用亦足，兵威亦强，其義安在？由所蓄之兵鋭而不衆，所用之將專而不疑故也。自後盡取東南數國，又平河東，土地財賦，可謂廣且豐矣，而兵威不振，國用轉急，其義安在？由所蓄之兵冗而不盡鋭，所用之將衆而不自專故也。臣愚以爲宜經制兵賦，如開寶中，則可高枕而治矣。且開寶中設官至少。臣本魯人，占籍濟上，未及第時，一州止有刺史一人、司户一人，當時未嘗闕事。自後有團練推官一人，太平興國中，增置通判、副使、判官、推官，而監酒、榷税算又增四員。曹官之外，更益司理。問其租税，减於曩日也；問其人民，逃於昔時也。一州既爾，天下可知。冗吏耗于上，冗兵耗于下，此所以盡取山澤之利，而不能足也。夫山澤之利，與民共之。自漢以來，取爲國用，不可棄也；然亦不可盡也。只如茶法從古無税，唐元和中，以用兵齊、蔡，始税茶。唐史稱是歲得錢四十萬貫，今則數百萬矣，民何以堪？臣故曰减冗兵，并冗吏，使山澤之饒，稍流於下者此也。

二是裁减冗兵冗官，使山林湖澤的富饒資源，逐漸惠及百姓。在乾德、開寶時期，朝廷控制的土地不廣，財産賦税也不豐富，然而攻打河東，防守北疆，國家的費用也充足，軍隊的威勢也很强，原因何在呢？這是由於國家蓄養的士兵精而不濫，任用的將領專而不疑。此後全部奪取東南各國，又平定河東，土地財賦，可以説是廣大而且豐富，但軍隊威勢却一蹶不振，國家費用轉而窘迫，原因何在呢？是由於蓄養的士兵濫而不全是精鋭，所任用的將領多而不能自主。臣的愚見以爲應像開寶時期一樣嚴格管理控制軍隊及給養，就可以高枕無憂地治理國家了。而且開寶年間設置的官吏非常少。臣本是魯地人，入籍定居在濟地，未考中進士以前，一個州衹有刺史一人、司户一人，而當時未曾有誤事的情况。此後又增設了一名團練推官，太平興國年間，又增設了通判、副使、判官、推官，而且還增設監酒、榷税算的四名官員。曹官之外，另外增設了掌管獄訟的司理官。問及其租税，則比舊時减少了；問及其人民，則逃亡的比過去要多。一州既是這樣，整個國家也就可想而知。冗官耗費於上，冗兵耗費於下，這就是將山林湖澤的財富取盡，都不能够用的原因。山林湖澤的財富，應與人民共同享用。自漢代以來，就取來當作國家費用，不能放棄；但也不能用盡。衹有像茶葉，從古時起就不收税，唐朝元和年間，因爲對齊、蔡地區用兵，纔開始對茶葉徵税。唐史上稱這一年徵茶税得到四十萬貫錢，如今則已有數百萬貫了，人民怎麽能承受得了呢？所以臣説要裁减冗兵、撤并冗官，使山林湖澤的富饒資源，逐漸惠及百姓。

三曰艱難選舉，使入官不濫。古者鄉舉里選，爲官擇人，士君子學行修于家，然後薦之朝廷，歷代雖有沿革，未嘗遠去其道。隋、唐始有科試，太祖之

三是慎重選舉，使入選的官員不至冗濫。古代由鄉里選舉，再由官府擇人，讀書人在家時學問品德兼優，然後纔推薦到朝廷，歷代雖有沿襲變革，但都不曾有太大的差别。隋、唐時期開始有了科舉考試，宋太

世，每歲進士不過三十人，經學五十人。重以諸侯不得奏辟，士大夫罕有資蔭，故有終身不獲一第，没齒不獲一官者。太宗毓德王藩，睹其如此。臨御之後，不求備以取人，舍短用長，拔十得五。在位將逾二紀，登第殆近萬人，雖有俊傑之才，亦有容易而得。臣愚以爲數百年之艱難，故先帝濟之以泛取，二十載之霈澤，陛下宜糾之以舊章，望以舉場還有司，如故事。至於吏部銓官，亦非帝王躬親之事，自來五品已下，謂之旨授官，今幕職、州縣而已，京官雖有選限，多不施行。臣愚以爲宜以吏部還有司，依格敕注擬可也。

祖時，每年考取的進士不過三十人，經學五十人。再加上諸侯不准向朝廷薦舉徵召官員，士大夫們極少有蔭庇子弟做官的資格，所以有終身没能得到一次功名，到老也做不成一官半職的人。宋太宗在藩王府中修養德行時，看到了這些現象。君臨天下之後，選擇人才不求全責備，捨其短處任用其長處，選拔的十個人當中，真正有用的衹有一半。他在位將近二十年，考取的進士大概有近萬人，雖有俊傑之才，也有隨便就考取的人。臣的愚見以爲數百年的選舉考試太過慎重，所以先帝纔用廣泛取才來補充，而二十年來的恩澤太濫，陛下宜依照舊章來糾正，希望將考場交還給有關官吏來負責管理，就像從前一樣。至於吏部選授官員，也并非帝王親自做的事，自古以來五品以下的官員，稱作依旨所授官，如今衹有幕職和州縣官吏是這樣任命的，京官雖有一定的選舉限制，但多未施行。臣的愚見以爲應該將吏部的事交還給專門的官吏，讓他們根據法規敕令來任命各級官員。

四曰沙汰僧尼，使疲民無耗。夫古者惟有四民，兵不在其數。蓋古者井田之法，農即兵也。自秦以來，戰士不服農業，是四民之外，又生一民，故農益困。然執干戈衛社稷，理不可去。漢明之後，佛法流入中國，度人修寺，歷代增加。不蠶而衣，不耕而食，是五民之外，又益一而爲六矣。假使天下有萬僧，日食米一升，歲用絹一匹，是至儉也，猶月費三千斛，歲用萬縑，何况五七萬輩哉。不曰民蠹得乎？臣愚以爲國家度人衆矣，造寺多矣，計其費耗，何啻億萬。先朝不豫，捨施又多，佛若有靈，豈不蒙福？事佛無效，斷可知矣。願陛下深鑒治本，亟

四是淘汰僧侣尼姑，使疲憊的人民不再耗費。古代衹有士、農、工、商四民，兵不在其數。大概是古代實行井田法，農民就可作爲士兵。自秦代以來，戰士不從事農業，這是在四民之外，又生出一民，所以農民更加貧困。然而士兵手持武器保衛社稷，依理不可廢棄。漢明帝以後，佛教傳入中原大國，此後剃度人民修建寺廟，歷代都有增加。不養蠶却穿衣，不耕田却吃飯，這樣是在五民之外，又增添一民而成爲六民了。假設全國有一萬個僧人，每日吃一升米，每年用一匹絹，這是最節儉的了，還要每月耗費三千斛米，每年用掉一萬縑絹，更何况有五七萬這種人呢？不把他們稱作人民的蛀蟲可以嗎？臣的愚見以爲國家剃度的人和建造的寺廟已非常多了，計算其中的耗費，何止億萬。先帝生病時施捨了很多，佛如果真的有靈，怎會不蒙受福祐呢？事奉佛没有效果，

行沙汰，如以嗣位之初，未欲驚駭此輩，且可以二十載，不度人修寺，使自銷鑠，亦救弊之一端也。

斷然可知了。希望陛下深刻借鑒治理之本，儘快施行淘汰，如果因爲是繼位初期，不想驚駭此輩，就暫且可以在二十年內，不准剃度人民建造寺廟，使他們自行消亡，這也是拯救弊端的一種方法。

五曰親大臣，遠小人，使忠良謇諤之士，知進而不疑，奸憸傾巧之徒，知退而有懼。夫君爲元首，臣爲股肱，言同體也。得其人則勿疑，非其人則不用。凡議帝王之盛者，豈不曰堯、舜之時，契作司徒，咎繇作士，伯夷典禮，后夔典樂，禹平水土，益作虞官。委任責成，而堯有知人任賢之德。雖然，堯之道遠矣，臣請以近事言之。唐元和中，憲宗嘗命裴垍銓品庶官，垍曰："天子擇宰相，宰相擇諸司長官，長官自擇僚屬，則上下不疑，而政成矣。"識者以垍爲知言。願陛下遠取帝堯，近鑒唐室，既得宰相，用而不疑。使宰相擇諸司長官，長官自取僚屬，則垂拱而治矣。古者刑人不在君側，《語》曰："放鄭聲，遠佞人。"是以周文王左右，無可結襪者，言皆賢也。夫小人巧言令色，先意希旨，事必害正，心惟忌賢，非聖明不能深察。舊制，南班三品，尚書方得升殿；比來三班奉職，或因遣使，亦許升殿，惑亂天聽，無甚於此。願陛下振舉紀綱，尊嚴視聽，在此時矣。

五是親近大臣，疏遠小人，使得正直敢言的忠良之士，知道進取而不會有疑慮，奸邪取巧之徒，知道退却而有所畏懼。把君比作元首，臣比作股肱，是説君臣同爲一體。任用别人就不要懷疑，認爲那人不行就不要任用。凡是議論帝王中最爲興盛者，誰不稱道堯、舜時代，契做司徒、咎繇任士官、伯夷任禮官、后夔任樂官、夏禹任水土之官、益任山澤之官呢？委任責成，堯有知人任賢的美德。雖然如此，堯時的用人之道太遥遠了，請讓臣用近代的事來論説它。唐朝元和年間，唐憲宗曾命令裴垍銓選百官，裴垍説："天子選擇宰相，宰相選擇各部長官，長官自己選擇屬吏，就會上下互不懷疑，而政治可以成功了。"有見識的人認爲裴垍會講話。希望陛下遠取法帝堯，近借鑒唐朝，既然選擇了宰相，就任用他不要懷疑。讓宰相去選擇各部長官，長官自己去挑選屬吏，這樣就可垂衣拱手，無爲而治了。古代受過刑罰的人不能留在君王的身邊，《論語》説："放鄭聲，遠佞人。"因此周文王的左右，没有用來穿鞋結襪之人，是説他們都是賢人。那些小人花言巧語媚態十足，先行揣測迎合皇帝旨意，做事時必定會危害正義，心裏衹忌妒賢人，除非聖明的君王不能明察。舊制，南班三品官，衹有尚書纔能升殿拜見皇帝；近來三班奉行職事，有的因爲被派遣出使，也允許升殿晋見，迷惑擾亂天子的視聽，没有比這更嚴重的。希望陛下整頓綱紀，加强視聽方面的尊嚴，就在這個時候了。

臣愚又以爲今之所急，在先議兵，使衆寡得其宜，措置得其道。然後議吏，使清濁殊塗，品

臣的愚見又認爲當今最急迫的，是先討論軍隊的建制，使其多少適宜，安排得當。然後討論官吏的設置，使清廉污濁之道分

流不雜，然後艱選舉以塞其源，禁僧尼以去其耗，自然國用足而王道行矣。

明，品類不雜，然後再慎重選舉來堵塞奸惡的來源，禁止僧尼的發展以便減少耗費，這樣自然會使國家費用充足而王道得到施行了。

疏奏，召還，復知制誥。咸平初，預修《太祖實録》，直書其事。時宰相張齊賢、李沆不協意，禹偁議論輕重其間。出知黄州，嘗作《三黜賦》以見志。其卒章云："屈于身而不屈于道兮，雖百謫而何虧!"三年，濮州盗夜入城，略知州王守信、監軍王昭度，禹偁聞而奏疏，略曰：

奏疏呈上以後，王禹偁被召回，又任知制誥。咸平初年，參予修撰《太祖實録》，據實記載當時的事。當時宰相張齊賢、李沆意見不合，王禹偁議論應分清他們之間的主次職責。被調出任黄州知州，曾寫了一篇《三黜賦》以表達自己的志向。它的最後一章説："使自身受委屈而不讓道義受委屈，即使被貶謫一百次又有何虧!"咸平三年，濮州有强盗在夜間進城，擄走了知州王守信、監軍王昭度，王禹偁聽説後上疏，大略説：

伏以體國經野，王者保邦之制也。《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自五季亂離，各據城壘，豆分瓜剖，七十餘年。太祖、太宗，削平僭僞，天下一家。當時議者，乃令江淮諸郡毁城隍、收兵甲、徹武備者，二十餘年。書生領州，大郡給二十人，小郡减五人，以充常從。號曰長吏，實同旅人；名爲郡城，蕩若平地。雖則尊京師而抑郡縣，爲强幹弱枝之術，亦匪得其中道也。臣比在滁州，值發兵挽漕，關城無人守禦，止以白直代主開閉，城池頹圮，鎧仗不完。及徙維揚，稱爲重鎮，乃與滁州無異。嘗出鎧甲三十副，與巡警使臣，彀弩張弓，十損四五，蓋不敢擅有修治，上下因循，遂至于此。今黄州城雉器甲，復不及滁、揚。萬一水旱爲災，盗賊竊發，雖思禦備，何以枝梧。蓋太祖削諸侯跋扈之勢，太宗杜僭僞覬望之心，不得不爾。其如設法救世，久則弊生，救弊之道，在

臣認爲創建國都經營城邦，這是帝王保國的制度。《易經》説："王公設險，以守其國。"自五代分裂動亂，各自占據城堡，疆土分裂，長達七十多年。宋太祖、太宗，削平僭位僞立的政權，天下成爲一家。當時議定其事，就令江淮地區各州郡毁壞城郭、收繳武器、撤除武備，有二十多年。由書生做知州，大郡配給二十人，小郡减少五人，用來充當日常的差遣。名義上稱爲長吏，實際上與旅居客人相同；名爲郡城，却空蕩得像平地。雖然這是爲了推尊京師而抑制地方，是强幹弱枝的方法，但也不符合適中的原則。臣從前在滁州時，正當徵發士兵轉運漕糧之時，州城關卡没人守禦，衹得用官府額外吏役代替管理城門，城池頹毁，鎧甲和兵器不完備。等調到維揚，這裏號稱軍事重鎮，却與滁州無異。曾經拿出三十副鎧甲，交給巡邏警衛的使臣，但張弓搭箭一射，十副中竟然損壞四五副，大概是不敢擅自修理，上下因循，纔導致如此。如今黄州的城墻和武器盔甲，又還比不上滁、揚二州。萬一發生水旱災害，盗賊暗地發動暴亂，到時即使想進行防備抵禦，又拿什麽來對抗呢?大概是當時太祖爲了削除諸侯跋扈的勢力，太宗爲了杜絶人們僭位僞立覬覦皇位的心

乎從宜。疾若轉規，固不可膠柱而鼓瑟也。今江、淮諸州，大患有三：城池墮圮，一也；兵仗不完，二也；軍不服習，三也。濮賊之興，慢防可見。望陛下特紆宸斷，許江、淮諸郡，酌民户衆寡，城池大小，并置守捉。軍士多不過五百人，閲習弓劍，然後漸葺城壁，繕完甲胄，則郡國有禦侮之備，長吏免剽略之虞矣。

理，纔不得不這樣做。這就像設立法律來拯濟世人，時間一久就會産生弊端，而救治弊端的方法，在於因時制宜而變革。如果弊端任其迅速發展，就難以變革了。當今江、淮各州，大的憂患有三個：一是城池頹廢毁壞；二是武器裝備不完備；三是士兵不熟習武藝。濮州盗賊的興起，可見是由於在防守上太鬆懈了。希望陛下特别屈抑聖明的裁决，允許江、淮地區各州，可以根據户口的多少，城池的大小，都設置相應的守衛軍。士兵最多不超過五百人，練習弓箭刀劍，然後逐步修葺城池壁壘，整理甲胄武器，那麽各郡城就有了抗禦侵犯的防備，知州也可免去被搶劫擄掠的憂慮了。

疏奏，上嘉納之。

奏書呈上後，皇上嘉獎采納了這一建議。

四年，州境二虎鬥，其一死，食之殆半。群鷄夜鳴，經月不止。冬雷暴作。禹偁手疏引《洪範傳》陳戒，且自劾；上遣内侍乘馹勞問，醮禳之，詢日官，云："守土者當其咎。"上惜禹偁才，是日，命徙蘄州。禹偁上表謝，有"宣室鬼神之問，不望生還；茂陵封禪之書，止期身後"之語。上異之，果至郡未逾月而卒，年四十八。訃聞，甚悼之，厚賻其家。賜一子出身。

咸平四年，黄州境内有兩隻老虎相鬥，其中一隻死了，還被吃了將近一半。群鷄在夜間鳴叫，過了一個月還不停止。冬天雷聲大作。王禹偁親筆書寫奏章藉引《洪範傳》陳述警戒，并檢舉自己的過失。皇上派遣宦官乘坐驛站的專車前往慰問，并作醮請神靈禳除妖異，又詢問日官，日官説："管領當地的人應承受其責。"皇上憐惜王禹偁的才能，當天，下令調任蘄州知州。王禹偁上表謝恩，表文中有"宣室殿中出現鬼神問罪，不奢望生還；茂陵中出現封禪的文書，祇期求身後"的話。皇上感到奇怪，果然王禹偁來到蘄州後不到一個月就死了，享年四十八歲。皇上聽到訃告，非常悼念他，送給他家很厚重的助喪費用。又賞賜他的一個兒子做官。

禹偁詞學敏贍，遇事敢言，喜臧否人物，以直躬行道爲己任。嘗云："吾若生元和時，從事於李絳、崔群間，斯無愧矣。"其爲文著書，多涉規諷，以是頗爲流俗所不容，故屢見擯斥。所與游必儒雅，後進有詞藝者，極意稱揚之。如孫何、丁謂輩，多游其門。有《小畜集》二十卷、《承明集》十卷、《集議》十卷、詩三卷。子嘉祐、嘉言俱知名。

王禹偁詞章之學敏捷豐富，遇事敢發言，喜歡品評人物，以直道立身履行道義爲己任。曾説："我要是生在唐朝元和時期，在李絳、崔群手下做事，這一生也就無愧了。"他作文著書，多涉及規勸諷諫，因此很不被流俗所容，所以屢次被排斥。跟他交游的必定是儒雅之人，對有文詞才藝的年輕晚輩，他總是極力稱贊褒揚。像孫何、丁謂這些人，大多都游處其家。他的著作有《小畜集》二十卷、《承明集》十卷、《集議》十卷、詩三卷。他的兒子王嘉祐、王嘉言都很有

名。

### 王嘉祐

嘉祐爲館職，寇準曰："吾尹京，外議云何？"對曰："人言丈人且入相。"準曰："於吾子意何如？"嘉祐曰："以愚觀之，不若不爲相之善也，相則譽望損矣。自古賢相，所以能建功業、澤生民者，其君臣相得，如魚之有水，故言聽計從，而臣主俱榮。今丈人負天下重望，中外有太平之責焉，丈人於明主，能若魚之有水乎？"準大喜，執其手曰："元之雖文章冠天下，至於深識遠慮，或不逮吾子也。"嘉祐官不顯。

王嘉祐任館院官職時，寇準問他説："我任京尹，外界的人們如何議論我呢？"王嘉祐回答説："人們説您將要任宰相了。"寇準説："對於這件事你的意下如何呢？"王嘉祐説："我的淺見認爲，你不如不去做宰相爲好，做了宰相聲譽名望就會受損了。自古以來的賢良宰相，之所以能够建立功業、惠澤生民，是由於君臣和睦，如魚得水，因此言聽計從，而君臣一同榮盛。如今您身負天下的重望，朝廷内外都把太平盛世的期望寄托於您，您對於英明的主上而言，能够像魚兒和水的關係一樣嗎？"寇準大喜，握着他的手説："元之雖然文章冠絶天下，可是説到深識遠慮，或許還比不上你啊。"王嘉祐做官没有顯貴。

### 王嘉言

嘉言以進士第爲江都簿，真宗嘗觀禹偁奏章，嗟美切直，因訪其後，宰相以嘉言聞。即召對，擢大理評事，至殿中侍御史。

曾孫汾舉進士甲科，仕至工部侍郎，入元祐黨籍。

王嘉言考中進士後任江都主簿，宋真宗曾經觀看王禹偁的奏章，稱贊其語切直，就下詔尋訪他的後代，宰相把王嘉言之名上報。即日召見應對，提拔任大理評事，官至殿中侍御史。

曾孫王汾考中進士甲科，做官至工部侍郎，被列入元祐黨人的名單。

### 張詠

張詠字復之，濮州鄄城人。少任氣，不拘小節，雖貧賤客游，未嘗下人。太平興國五年，郡舉進士，議以詠首薦。有夙儒張覃者未第，詠與寇準致書郡將，薦覃爲首，衆許其能讓。是歲，詠登進士乙科，大理評事、知鄂州崇陽縣。再遷著作佐郎。以蘇易簡薦，入爲太子中允，遷秘書丞、通判麟相二州，乞掌濮州市征以便養。俄召還，賜緋魚，知浚儀縣。會李沆、宋湜、寇準連薦其才，以爲荆湖北路轉運使，奏罷歸、峽二州水遞夫，就轉太常博士。

張詠字復之，濮州鄄城人。少年時任性，不拘小節，即使貧賤時外出交游，也從來不肯居人之下。太平興國五年，濮州推舉進士，衆議首先推薦張詠。當地有個叫張覃的老儒生還没考中進士，張詠便與寇準寫信給本州守將，推薦張覃做首選，衆人都贊許張詠能够謙讓。這一年，張詠考中進士乙科，授任大理評事、鄂州崇陽知縣。又升爲著作佐郎。因蘇易簡的推薦，入朝任太子中允，升任秘書丞、麟相二州通判，他自己請求掌管濮州的市場税收以便奉養父母。不久又被召回朝中，賞賜緋魚袋，任浚儀知縣。正逢李沆、宋湜、寇準接連推薦他的才幹，授任他爲荆湖北路轉運使，上奏建議罷除歸、峽二州的水遞役夫，就地轉爲太常博士。

太宗聞其强幹，召還，超拜虞部郎中，賜金紫。旬日，與向敏中并擢

宋太宗聽説他的精明强幹，召他回朝，超級拜任他爲虞部郎中，賞賜金印紫綬。十天後，與

爲樞密直學士、同知銀臺通進封駁司兼掌三班院。張永德爲并代部署，有小校犯法，笞之至死，詔案其罪。詠封還詔書，且言："陛下方委永德邊任，若以一部校故，推辱主帥，臣恐下有輕上之心。"太宗不從。未幾，果有營兵脅訴軍校者，詠引前事爲言，太宗改容勞之。

出知益州，時李順構亂，王繼恩、上官正總兵攻討，頓師不進。詠以言激正，勉其親行，仍盛爲供帳餞之。酒酣，舉爵屬軍校曰："爾曹蒙國厚恩，無以塞責，此行當直抵寇壘，平蕩醜類。若老師曠日，即此地還爲爾死所矣。"正由是决行深入，大致克捷。繼恩帳下卒縋城夜遁，吏執以告。詠不欲與繼恩失歡，即命縶投眢井，人無知者。時寇略之際，民多脅從，詠移文諭以朝廷恩信，使各歸田里。且曰："前日李順脅民爲賊，今日吾化賊爲民，不亦可乎？"時民間訛言，有白頭翁午後食人兒女，一郡囂然。至暮，路無行人，既而得造訛者戮之，民遂帖息。詠曰："妖訛之興，沴氣乘之，妖則有形，訛則有聲，止訛之術，在乎識斷，不在乎厭勝也。"

初，蜀士知向學，而不樂仕宦。詠察郡人張及、李畋、張逵者皆有學行，爲鄉里所稱；遂敦勉就舉，而三人者悉登科，士由是知勸。民有諜訴者，詠灼見情僞，立爲判决，人皆厭服。好事者編集其辭，鏤板傳布。詠嘗曰："詢君子得君子，詢小人得小人，各就其黨詢之，則無不審矣。"

向敏中一同被提升爲樞密直學士、同知銀臺通進封駁司兼掌三班院。張永德任并代部署，有個小校官犯了法，被他鞭打致死。皇帝下詔審理他的罪行。張詠將詔書封緘退還，并且說："陛下正委以張永德邊疆重任，若因爲一個小校官的緣故，使主帥受辱，臣恐怕將會有下級輕視上級之心。"太宗没有聽從。不久，果然有士兵聯合控告軍校的事發生，張詠引用前次的事來議論，太宗爲此動容并撫慰他。

出任益州知州，當時李順作亂，王繼恩、上官正統兵攻討，却停留不前進。張詠用話激勵上官正，勸勉他親自出擊，并盛情地陳設帷帳爲他餞行。酒酣之際，張詠舉杯對軍官們相勸說："你們蒙受國家的厚恩，没有什麼可以報答的，此去正當直抵敵寇營壘，蕩平叛賊。如果曠日持久士氣衰落，那麼這裏就會成爲你們的死地。"上官正因此决意出兵深入，終於大獲全勝。王繼恩部下有個士兵在夜間用繩索吊下城墻逃跑，被官吏抓住後報告給張詠。張詠不想與王繼恩失和，當即下令把他捆綁後投到枯井中，没人知道此事。當叛軍攻城略地之際，民衆有很多被脅迫跟隨叛軍的，張詠下達公文向他們曉諭朝廷的恩德和信義，使他們各自回到鄉里。并且說："前日李順脅迫民衆成爲賊寇，今天我將賊寇們教化爲良民，不也是可以的嗎？"當時民間訛傳，說有一個白頭老翁午夜時專吃小孩，全州紛紛擾擾。一到晚上，就路無行人。後來將造謠者抓住處死，人們纔安定下來。張詠說："怪誕妖妄興起之時，災氣就會乘機爲害，妖怪就會有形迹，謠言就會傳播，制止謠言的辦法，在於判斷識别，而不在於壓服制勝。"

當初，蜀地士子知道讀書向學，但不喜歡做官。張詠考察州裏的張及、李畋、張逵等人都有學問品行，受到鄉里的稱贊；於是敦促鼓勵他們參加科舉考試，這三個人果然全部考取了進士，士子們從此懂得了努力上進。民衆有來投訴的，張詠明辨真僞，立即作出裁决，人們都很佩服。有好事之人還把張詠的故事編集成書，刻版印刷傳播。張詠曾說："向君子詢問可以得到君子的

其爲政，恩威并用，蜀民畏而愛之。丁外艱，起復，改兵部郎中。會詔川、陝諸州參用銅鐵錢，每銅錢一當鐵錢十。詠上言：“昨經利州，以銅錢一換鐵錢五，綿州銅錢一換鐵錢六，益州銅錢一換鐵錢八。若一其法，公私非便。望依旬估折納銅錢。”

情况，向小人詢問可以得到小人的情况，分别向他們的同類那裏詢問，就無不明了。”張詠處理政事時，恩威并施，蜀人既敬畏又愛戴他。因父親去世辭職服喪，守喪未滿而重新起用，改任兵部郎中。正好遇上朝廷下詔在川、陝各州同時混用銅鐵兩種錢幣，每一枚銅錢相當於十枚鐵錢。張詠上奏説：“昨日經過利州時，那裏用一枚銅錢换五枚鐵錢，在綿州則一枚銅錢可换六枚鐵錢，在益州則一枚銅錢可换八枚鐵錢。若統一規定以一當十，公私都不方便。希望根據各地的估算來折算銅錢。”

真宗即位，加左諫議大夫。咸平初，入拜給事中、户部使，改御史中丞。承天節齋會，丞相大僚有酒失者，詠奏彈之。二年，同知貢舉。是夏，以工部侍郎出知杭州。屬歲歉，民多私鬻鹽以自給，捕獲犯者數百人，詠悉寬其罰而遣之。官屬請曰：“不痛繩之，恐無以禁。”詠曰：“錢塘十萬家，飢者八九，苟不以鹽自活，一旦蜂聚爲盜，則爲患深矣。俟秋成，當仍舊法。”有民家子與姊婿訟家財。婿言妻父臨終，此子裁三歲，故見命掌貲産；且有遺書，令異日以十之三與子，餘七與婿。詠覽之，索酒酹地，曰：“汝妻父，智人也，以子幼故托汝。苟以七與子，則子死汝手矣。”亟命以七給其子，餘三給婿，人皆服其明斷。知永興軍府。

宋真宗即位後，加任左諫議大夫。咸平初年，入朝任給事中、户部使，改任御史中丞。承天節齋戒聚會時，丞相大臣中有酒後失禮的，張詠上奏彈劾他們。咸平二年，任同知貢舉。這年夏天，以工部侍郎出任杭州知州。正值當年歉收，百姓有很多人私自販賣鹽來自給，捕獲了幾百個犯法的人，張詠全都减輕刑罰然後遣散他們。部下屬官請求説：“不嚴加制裁，恐怕無法禁止此事。”張詠説：“錢塘一帶十萬家民衆，飢餓的人有八九萬，如果不靠鹽來救命，一旦蜂擁而起做强盗，那就會釀成大患了。等秋天收穫了，當會依舊按舊法辦事。”有户民家的兒子與其姐夫争訟家産。女婿説岳父臨終時，這個兒子纔三歲，所以委托自己掌管資産；而且有遺囑，叫他日後將十分之三的財産分給其兒子，其餘十分之七歸女婿。張詠看完遺囑，要過酒灑在地上，説：“你岳父，是個聰明的人，因兒子年幼所以托付給你。如果將其中的七份給兒子，那兒子就會死在你手裏了。”立即命令將十分之七給那兒子，其餘十分之三留給女婿，人們都佩服他的英明判决。又調任永興軍知府。

五年，馬知節自益徙延州，朝議擇可代者。真宗以詠前在蜀治行優異，復命知益州，仍加刑部侍郎、樞密直學士，就遷吏部侍郎。轉運使黄觀上其治狀，有詔褒美。會遣謝濤巡撫西蜀，上因令傳諭詠曰：“得卿在蜀，朕無西顧之憂矣。”歸朝，復掌

咸平五年，馬知節從益州調任到延州，朝廷討論選擇可以接替他的人。真宗因爲張詠以前在蜀政績優異，又命他任益州知州，并加爲刑部侍郎、樞密直學士，就地升爲吏部侍郎。轉運使黄觀上報他治理益州的政績，皇上下詔予以褒獎。適逢朝廷派遣謝濤巡視西蜀，皇上因此令他轉告張詠説：“有卿在蜀，朕無西顧之憂了。”回朝

三班，領登聞檢院。

後，再次執掌三班，領登聞檢院。

詠中歲瘍生腦，頗妨巾櫛，求知潁州。真宗以其公直，有時望，再任益部，皆以政績聞，不當莅小郡。令中書召問，將委以青社或真定，令其自擇。詠辭不就，遂命知昇州。大中祥符初，加左丞。三年春，州民以詠秩滿借留，就轉工部尚書，令再任。是秋，以江左旱歉，命充昇、宣等十州安撫使，進禮部。上聞詠腦瘍甚，憫之，令薛映馳驛代還。以疾未見，恨不得面陳所蘊，乃抗論言：“近年虛國帑藏，竭生民膏血，以奉無用之土木，皆賊臣丁謂、王欽若啓上侈心之爲也。不誅死，無以謝天下。”章三上，出知陳州。

張詠中年時腦上生瘡，梳洗很不方便，因此請求出任潁州知州。真宗因爲他正直，有聲望，兩次任益州知州，都因政績突出著名，不應該去治理小郡。下令中書召見詢問張詠，將委任他到青社或真定去，要他自選。張詠推辭不接受，於是任命他爲昇州知州。大中祥符初，加任左丞。大中祥符三年春，昇州人民因爲張詠任期已滿請求留任，被就地轉任工部尚書，令他再次留任。當年秋天，因爲江左乾旱歉收，授任張詠爲昇、宣等十州安撫使，進級爲禮部尚書。皇上聽説張詠的腦瘡病很重，憐憫他，令薛映乘驛車前去代替他回來。因患疾病没有見到皇上，張詠遺憾不能當面向皇上陳述想法，於是上章爭論道：“近年來用盡國庫的儲藏，竭盡人民的膏血，來作爲興建無用的土木建築的費用，都是奸臣丁謂、王欽若開啓了皇上的奢侈之心纔導致的。不誅殺他們，無以向天下人謝罪。”奏章三次呈上後，張詠被調出京城，任陳州知州。

初，詠與青州傅霖少同學。霖隱不仕。詠既顯，求霖者三十年不可得，至是來謁。閽吏白傅霖請見，詠責之曰：“傅先生天下賢士，吾尚不得爲友，汝何人，敢名之！”霖笑曰：“别子一世尚爾邪，是豈知世間有傅霖者乎？”詠問：“昔何隱，今何出？”霖曰：“子將去矣，來報子爾。”詠曰：“詠亦自知之。”霖曰：“知復何言。”翌日别去。後一月而詠卒，年七十。贈左僕射，謚忠定。

當初，張詠與青州人傅霖小時候是同學。傅霖隱居不做官。張詠顯貴之後，尋訪傅霖，三十年也没能够找到，到這時他來謁見。守門人來報告説傅霖求見，張詠責駡他説：“傅先生是天下賢士，我尚不能跟他成爲朋友，你是何人，竟敢直呼其名！”傅霖笑道：“與你分别一世你還這樣，别人怎知世間還有個叫傅霖的人呢？”張詠問：“昔日爲何隱居，今日又爲何出來？”傅霖説：“你快要去了，我來告知你的。”張詠説：“我自己也知道。”傅霖説：“知道了我還能再説什麽。”第二天傅霖便告别離去。一個月後張詠去世，享年七十歲。被追贈爲左僕射，謚號忠定。

詠剛方自任，爲治尚嚴猛，嘗有小吏忤詠，詠械其頸。吏恚曰：“非斬某，此枷終不脱。”詠怒其悖，即斬之。少學擊劍，慷慨好大言，樂爲奇節。有士人游宦遠郡，爲僕夫所持，且欲得其女爲妻，士人者不能制。詠遇於傳舍，知其事，即陽假此

張詠以剛正自任，爲政崇尚嚴猛，曾經有個小吏觸犯了張詠，張詠用木枷鎖住他的脖子。小吏憤恨地説：“除非斬了我，這枷鎖就永遠不脱去。”張詠恨他違逆自己，立即斬了他。張詠年輕時學習擊劍，爲人慷慨，喜歡説大話，樂於做奇節之事。有位士人在遠郡謀求做官，被僕人挾持，并且要得到他的女兒爲妻，這個士人不能制

僕爲馭，單騎出近郊，至林麓中，斬之而還。嘗謂其友人曰："張詠幸生明時，讀典墳以自律，不爾，則爲何人邪?"故其言曰："事君者廉不言貧，勤不言苦，忠不言己效，公不言己能，斯可以事君矣。"性躁果卞急，病創甚，飲食則痛楚增劇，御下益峻，尤不喜人拜跪，命典客預戒止。有違者，詠即連拜不止，或倨坐罵之。真宗嘗稱其材任將帥，以疾不盡其用。自號乖崖，以爲"乖"則違衆，"崖"不利物。有集十卷。弟詵，爲虞部員外郎。

住他。張詠在旅店中遇到他們，知道了這件事後，就假裝借這個僕人爲自己駕車，然後自己獨自騎一匹馬出城到近郊，等來到山林裏，便斬了僕人回來。他曾對朋友說："我幸好生在聖明之世，閱讀典籍來約束自己，不然的話，就不知道自己會成爲什麼樣的人了!"因此他又說："服事君王的人廉潔而不說貧，勤勞而不說苦，忠誠而不說自己有功，公正而不說自己有能，這樣就可以事奉君王了。"他的性格果斷急躁，病得厲害的時候，一進飲食就痛楚加劇，管理下屬也更加嚴厲，尤其不喜歡別人跪拜，命令負責接待的人預先告誡勸止。有人違犯時，張詠就連續地回拜不止，或者盤坐着斥罵跪拜他的人。真宗曾稱贊他的才能可任將帥，因爲生病不能全部發揮他的能力。張詠自號乖崖，認爲"乖"便與衆不同，"崖"就不利於事物。有文集十卷。他的弟弟張詵，任虞部員外郎。

論曰：《傳》云："邦有道，危言危行。"三人者，躬骨鯁謇諤之節，蔚爲名臣，所遇之時然也。禹偁制戎之策，厥後果符其言，而醇文奧學，爲世宗仰。錫身没之後，特降褒命，以賁直操，與夫容容嘿嘿，以持禄固位者異矣。詠所至以政績聞。天子嘗曰："詠在蜀，吾無西顧之憂。"其被奬與如此。然皆骯髒自信，道不諧偶，故不極於用云。

論曰：《傳》中有言："邦有道，危言危行。"以上的三人，都秉持剛直敢言的節操，稱爲一時名臣，是他們所處的時世使然。王禹偁對付外族的策略，最後果如其言，而且他精通文學，爲世人宗仰。田錫身死之後，皇上特別予以褒奬，以表彰他正直的操守，與那些隨聲附和，苟且保持禄位的人大不相同。張詠所任官之處都以政績上聞。皇上曾說："張詠在蜀，我無西顧之憂。"他就是受到如此的稱許。然而他們都剛直自信，與世道不相容，因此不能極盡其才。



# 宋史卷二百九十四

## 列傳第五十三

掌禹錫　蘇紳　王洙（子）欽臣　胥偃　柳植
聶冠卿　馮元　趙師民　張錫　張揆　楊安國

### 掌禹錫

掌禹錫字唐卿，許州郾城人。中進士第，爲道州司理參軍。試身言書判第一，改大理寺丞，累遷尚書屯田員外郎、通判并州。擢知廬州，未行，丁度薦爲侍御史，上疏請嚴備西羌。時議舉兵，禹錫引周宣薄伐爲得，漢武遠討爲失；且建畫增步卒，省騎兵。舊法，薦舉邊吏，貪贓皆同坐。禹錫奏謂："使貪使愚，用兵之法也。若舉邊吏必兼責士節，則莫敢薦矣。材武者孰從而進哉?"後遂更其法。

掌禹錫字唐卿，許州郾城人。考取進士，擔任道州司理參軍。參加書判拔萃科考試被評爲第一，改任大理寺丞，屢經升遷爲尚書屯田員外郎、并州通判。後被提升爲廬州知州，尚未赴任，丁度又推薦他做了侍御史，上疏奏請嚴防西羌。當時正議論出兵，掌禹錫援引周宣王興師討伐是正確的，漢武帝出兵遠伐是失策；并獻計增加步兵，裁減騎兵。舊法律規定，推薦邊疆守將，如果被推薦者貪贓犯法，推薦者也會連坐治罪。掌禹錫上奏說："使用貪心的人還是用愚蠢的人，那是用兵的方法。如果推薦守邊官吏還必須責求他的節操，則没人敢推薦了。那些有才能而且勇武的人又怎麽出來爲國效力呢?"後來朝廷便修改了這一法規。

出提點河東刑獄。杜衍薦，召試，爲集賢校理，改直集賢院兼崇文院檢討。歷三司度支判官、判理欠司、同管勾國子監。歷判司農、太常寺。數考試開封國學進士，命題皆奇奥，士子憚之，目爲"難題掌公"。遷光禄卿，改直秘閣。英宗即位，自秘書監遷太子賓客。御史劾禹錫老病不任事，帝憐其博學多記，令召至中書，示以彈文。禹錫惶怖自請，遂以尚書工部侍郎致仕，卒。

後出任爲提點河東刑獄。因杜衍推薦，被皇帝召來面試，任命爲集賢校理，改任直集賢院兼崇文院檢討。歷任三司度支判官、判理欠司、同管勾國子監。又歷任判司農、太常寺。多次主持開封府國學進士考試，他的命題都奇特奥妙，考生們都害怕他，稱他叫"難題掌公"。後升任光禄卿，改任直秘閣。宋英宗即位後，從秘書監升任太子賓客。御史彈劾掌禹錫年老多病不能勝任事情，皇帝憐惜他博學多記，下令召他至中書，拿彈劾的奏文給他看。掌禹錫惶恐不安，自己請求辭職，於是以尚書工部侍郎退休，後去世。

禹錫矜慎畏法，居家勤儉，至自

掌禹錫謹小慎微而守法，平時勤儉持家，甚

舉几案。嘗預修《皇祐方域圖志》、《地理新書》，奏對帝前，王洙推其稽考有勞，賜三品服。及校正《類篇》、《神農本草》，載藥石之名狀爲《圖經》。喜命術，自推直生日，年庚寅，日乙酉，時壬午，當《易》之《歸妹》、《困》、《震》初中末三卦。以世應飛伏納五甲行軌析數推之，卦得二十五少分，三卦合七十五年約半，禄秩算數，盡于此矣。著《郡國手鑑》一卷，《周易集解》十卷。好儲書，所記極博，然迂漫不能達其要。常乘駑馬，衣冠污垢，言語舉止多可笑，僚屬或慢侮之，過閭巷，人指以爲戲云。

### 蘇紳

蘇紳字儀甫，泉州晋江人。進士及第。歷宜、復、安三州推官，改大理寺丞。母喪，寓揚州。州將盛度以文學自負，見其文，大驚，自以爲不及，由是知名。再遷太常博士，舉賢良方正科，擢尚書祠部員外郎、通判洪州，徙揚州。歸，上十議，進直史館，爲開封府推官、三司鹽鐵判官。時衆星西流，并代地大震，方春而雷，詔求直言，紳上疏極言時事。

安化蠻蒙光月率衆寇宜州，敗官軍，殺鈐轄張懷志等六人。紳上言曰：

> 國家比以西北二邊爲意，而鮮復留意南方，故有今日之患，誠不可不慮也。臣頃從事宜州，粗知本末。安化地幅員數百里，持兵之衆，不過三四千人。然而敢肆侵擾，非特恃其險絶，亦由往者守將失計，而國家姑息之太過也。
>
> 向聞宜州吏民言，祥符中，蠻人騷動，朝廷興兵討伐。是

至自己動手搬几案。曾參加修撰《皇祐方域圖志》、《地理新書》，在向皇帝彙報時，王洙稱贊他在稽查考實方面很有功勞，因此被賞賜三品官服。在校正《類篇》、《神農本草》時，他又記載藥石的名稱形狀編著成《圖經》。喜歡算命術，自己推算生辰八字，出生年是庚寅，日是乙酉，時辰是壬午，命屬《周易》中的《歸妹》、《困》、《震》初中末三個卦。用世應飛伏納五甲行軌析數的方法推算，每一卦得二十五年多一點，三卦合計爲七十五年半，自己的官職壽命，都在這個數。著有《郡國手鑑》一卷，《周易集解》十卷。喜歡藏書，他所記的書中内容極爲廣博，但迂腐散亂不能抓住要點。常乘劣馬，衣冠骯髒，言談舉止多可笑，同事下屬有時怠慢侮辱他，過街巷時，人們指着他戲笑取樂。

蘇紳字儀甫，泉州晋江人。考中進士。歷任宜、復、安三州推官，後改任大理寺丞。母親去世，寓居揚州。州將盛度以文學才能自負，見到蘇紳的文章後，大吃一驚，自認爲比不上蘇紳，由此而聞名。再次升官任太常博士，考中賢良方正科，被提升爲尚書祠部員外郎、洪州通判，遷任揚州。回朝之後，上奏十議，升爲直史館，任開封府推官、三司鹽鐵判官。當時群星西流，并代地區發生大地震，剛入春就打雷，下詔書徵求直言進諫，蘇紳上疏極力陳述時事。

安化蠻蒙光月率衆入侵宜州，打敗官軍，殺死鈐轄張懷志等六人。蘇紳進言説：

> 國家近來關注西北二邊的情況，却很少再留意南方，所以造成今天的禍患，確實不可不加考慮。我以前任宜州推官，略知事情的原委。安化的土地方圓不過數百里，手持兵器的人，不過三四千，然而敢於肆意侵擾，不僅依仗其地勢險要，也由於過去的守將失策，而國家對其姑息太甚的原因。
>
> 過去聽宜州的官吏與百姓説，祥符年間，蠻人騷亂，朝廷興兵進行討伐。當時，

時，唯安撫都監馬玉勒兵深入，多所殺獲。知桂州曹克明害其功，累移文止之，故玉志不得逞。蠻人畏伏其名，至今言者猶惜之。使當時領兵者皆如玉，則蠻當殄滅，無今日之患矣。至使乘隙蹂邊，屠殺將吏，其損國威，無甚於此。朝廷儻不以此時加兵，則無以創艾將來，而震叠荒裔。彼六臣者，雖不善爲馭，自致喪敗，然銜冤負耻，當有以刷除。

臣觀蠻情，所恃者地形險厄，據高臨下，大軍難以并進。然其壤土磽确，資蓄虚乏，刀耕火種，以爲粮糧。其勢可以緩圖，不可以速取；可以計覆，不可以力争。今廣東西教閲忠敢澄海、湖南北雄武等軍，皆慣涉險阻。又所習兵器，與蠻人略同。請速發詣宜州策應，而以他兵代之。仍命轉運使備數年軍食，今秋、冬之交，嵐氣已息，進軍據其出路，轉粟補卒，爲曠日持久之計。伺得便利，即圖深入，可以傾蕩巢穴，杜絶蹊徑。縱使奔迸林莽，亦且壞其室廬，焚其積聚，使進無鈔略之獲，退無攻守之備。然後諭以國恩，許以送款，而徙之内郡，收其土地，募民耕種，異時足以拓外夷爲屏蔽也。

仍詔旁近諸蠻，諭以朝廷討叛之意，毋得相爲聲援；如獲首級，即優賞以金帛。計若出此，則不越一年，逆寇必就殄滅。况廣西溪峒、荆湖、川峽蠻落甚多，大抵好爲騷動。因此一役，必皆震讋，可保數十年無傲擾之

祇有安撫都監馬玉率兵深入，多有殺獲。知桂州曹克明怕他立功，多次發文令其停止進兵，所以馬玉的志向不得實現。蠻人因畏懼而服從他，至今談論此事的人猶爲之可惜。假如當時帶兵的人都像馬玉那樣，則蠻人早已被消滅，没有今天的禍患了。以致使其乘機蹂躪邊地，屠殺將吏，損害國威，没有比這更嚴重的了。朝廷倘若不在此時增兵，就不能使他們因受到懲治而在將來感到畏懼，從而震動邊遠地區。那六位官吏，雖不善於治理守衛邊地，自取敗亡，然而含冤蒙耻，應當予以洗雪。

臣觀察蠻人的情形，其依仗的是地形險要，據高臨下，討伐大軍難以齊頭并進。然而他們的土地瘠薄，物産資源匱乏，刀耕火種，獲得糧食。這種形勢可以慢慢謀取，不可以速戰速决；可以智取，不可以强奪。現在廣東、廣西的教閲忠敢澄海、湖南湖北的雄武等軍，都慣於跋涉險阻。另外所習用的兵器，也與蠻人的大致相同。請迅速調其去宜州策應，而以其他的軍隊代替他們。并命令轉運使準備數年的軍糧，待今年秋冬之交，山林間的霧氣已經消散，進兵占據他們的出路，運送糧草補充士兵，作曠日持久的打算。抓住可乘之機，隨即設法深入，可以搗毁巢穴，斷絶山路，縱使其逃進草木叢生之地，也姑且拆毁其房屋，焚燒其積蓄，使他們前進没有搶掠所得，後退没有攻守之備。然後以朝廷賜予的恩惠加以曉諭，接受他們的歸降，而將其遷徙到内地的州縣，没收其土地，招募百姓耕種，以後足以將外夷之地闢爲國家的屏障。

并詔令附近諸蠻，説明朝廷討伐叛逆之意，不得互爲聲援；如有斬首之功，立即優厚賞賜錢物。如此計劃，則不出一年，蠻寇必定被殲。况且廣西溪峒、荆湖、川峽蠻人部落甚多，大都經常發生騷亂。以此一戰，他們必會震驚畏懼，可保幾十年内没有騷亂的憂患。

虞矣。

朝廷施用其策，遣馮伸己守桂州經制之，蠻遂平。

朝廷使用了蘇紳的策略，派遣馮伸己駐守桂州統領，蠻人的騷亂於是被平定。

又陳便宜八事：

又陳述利於治國合乎時宜的建議八項：

一曰重爵賞。先王爵以褒德，禄以賞功，名以定流品，位以民才實。未有無德而據高爵，無功而食厚禄，非其人而受美名，非其才而在顯位者。不妄與人官，非惜寵也，蓋官非其人，則不肖者逞。不妄賞人，非愛財也，蓋賞非其人，則徼幸者衆。非特如此而已，則又敗國傷政，納侮詒患。上干天氣，下戾人心，災異既興，妖孽乃見。故漢世五侯同日封，天氣赤黄，及丁、傅封而其變亦然。楊宣以爲爵土過制，傷亂土氣之祥也。

一曰重視爵賞。先王封授爵位以頌揚德行，賜給俸禄以奬勵功勞，確立名位以評定官級，設置職位以取用人才。没有無德而竊取高爵，無功而享有厚禄，無實而接受美名，無才而居於顯位的人。不隨便授人官職，不是愛惜恩寵，是因爲不該封官的人被封官，則不學無術之人就會得逞。不隨便賞人錢財，也不是貪圖財物，是因爲不該受賞的人受賞，則心懷僥幸之徒就會很多。非但如此而已，則更敗壞國家傷及朝政，自取侮辱貽害無窮。上犯天命，下違人心，反常的自然現象既已興起，怪異的不祥之物於是出現。故漢朝一天之内連封五侯，清輕的空氣變爲赤黄色，到丁、傅之封時其變化也一樣。楊宣認爲這是官爵和封地超過了規定，傷害擾亂了土氣的吉祥。

二曰慎選擇。今内外之臣，序年遷改，以爲官濫，而復有論述微效，援此希進者。朝臣則有升監司，使臣則有授横行。不問人材物望，可與不可，并甄禄之。不三數年，坐致清顯。如此不止，則異日必以將相爲賞矣。

二曰謹慎選取。如今朝廷内外的官員，按年遷升官職，以爲官職過濫，而更有論述微小的功效，希望以此晋升的人。朝臣則可升爲監司，使臣則可授任横班。不問才能聲望，是否可以，一并選拔録用。不出幾年，就輕易地獲得了清要顯貴之官。此事如果不加制止，則將來必以將相之職作爲賞賜了。

三曰明薦舉。今有位多援親舊，或迫於權貴，甚非薦賢助國，爲官擇人之道。若要官闕人，宜如祖宗故事，取班簿親擇五品以上清望官，各令舉一二人，述其才能德業，陛下與執政大臣，參驗而擢之。試而有效，則先賞舉者，否則黜責之。如此，則人人得以自勸。又選人條約太嚴。舊制，三人保者，得選京官，今則五人。舊轉運使、提點刑獄率當三人，今止當一人。

三曰公開舉薦。如今在位之人的舉薦多爲親戚故舊，或迫於權貴，這決非舉賢助國，爲官選人的正道。如果要職空缺，應該按照祖宗的成法，取在朝職官的名册親自選擇五品以上有美好名望的官員，令他們各自舉薦一二人，并講述其才能德業，陛下與執政大臣，經參考檢驗後予以提升任用。如試用并取得成效，就首先賞賜推薦者，反之推薦者就會受到責罰。這樣，則人人可以自勉。再者選人的條件太嚴。按過去的成法，三人保舉，得以選爲京官，如今則要五人。過去轉運使、提點刑獄都有三人充任，如今

舊大兩省官歲舉五人，今才舉三人；升朝官舉三人，今則舉一人。舊不以在任及所統屬皆得奏舉，今則須在任及統屬方許論薦。驅馳下僚，未免有賢愚同滯之嘆也。

四曰異服章。朝班中執技之人與丞郎清望同佩金魚，内侍班行與學士同服金帶，豈朝廷待賢才、加禮遇之意？宜加裁定，使采章有别，則人品定而朝儀正矣。

五曰適才宜。古者自黄、散而下，及隋之六品，唐之五品，皆吏部得專去留。今審官院、流内銓，則古之吏部；三班院，古之兵部。不問官職之閑劇，才能之長短，惟以資歷深淺爲先後，有司但主簿籍而已。欲賢不肖有别，不可得也。太宗皇帝始用趙普議，置考課院以分中書之權，今審官是也，其職任豈輕也哉？宜擇主判官，付之以事權，責成其選事。若以爲格例之設久，不可遽更。或有異才高行，許别論奏，如寇準判銓，薦選人錢若水等三人，并遷朝官爲直館。其非才亦許奏殿，如唐盧從愿爲吏部，非才實者并令罷選，十不取一是也。

六曰擇將帥。漢制邊防有警，左右之臣，皆將帥也。唐室文臣，自員外、郎中以上，爲刺史、團練、防禦、觀察、節度等使，皆是養將帥之道，豈嘗限以文武？比年設武舉，所得人不過授以三班官，使人監臨，欲圖其建功立事，何可得也？臣僚舉换

衹有一人。過去大兩省官每年舉薦五人，如今纔舉薦三人；升朝官舉薦三人，如今則舉薦一人。過去不局限於在任及所統屬都可奏舉，如今則必須在任及統屬纔允許選拔推薦。以致屬下奔走效力，不免有愚賢同被滯累的感嘆。

四曰服飾有别。朝班當中執一技之長的人與丞郎清望官同佩金魚袋，内侍班行與學士同佩金飾腰帶，難道這是朝廷厚待賢才、深加禮遇的意思嗎？應該對此加以裁定，使服飾的色彩花紋有所區别，外表服飾確定後朝廷的禮儀就會合乎法度。

五曰惟才是用。古代的官員自黄門侍郎、散騎侍郎以下，到隋朝的六品官，唐朝的五品官，都由吏部決定取捨。如今的審官院、流内銓就是古代的吏部；三班院就是古代的兵部。不問其官職的閑散繁劇，才能的高低優劣，衹以資歷的深淺排定先後，官吏們衹是掌管簿册而已。要想對賢能之士與不學無術者有所區别，是做不到的。太宗皇帝當初采用趙普的建議，設置考課院以分散中書的權力，就是如今的審官，其職位和責任難道是可以輕視的嗎？應選主判官，賦予他權力，令其負責完成銓選職官之事。如果認爲成規條例施行已久，不可突然更改。若有才能出衆品德高尚的人，允許特别上奏舉薦，例如寇準負責銓選，推薦了錢若水等三人，一并晋爲朝官擔任直館。對於無才之人也允許將其上報，如唐盧從愿主持吏部，不是真才實學的一并下令罷選，所取用的不到十分之一。

六曰選擇將帥。根據漢朝的制度，邊境遇有緊急情况時，皇帝身邊的大臣，皆可作爲將帥。唐朝的文臣，自員外、郎中以上，可任刺史、團練使、防禦使、觀察使、節度使等，這些都是培養選拔將帥的方法，豈曾以文臣武將作爲限制？近年開設武舉，所得到的人才不過授以三班官，并派人監督。想要他建功立業，怎麽能做得到呢？臣僚之中

右職者，必人才弓馬兼書算策略，亦責之太備。宜使有材武者居統領之任，有謀畫者任邊防之寄，士若素養之，不慮不爲用也。

有選拔調任爲武官的，必須一表人才弓馬嫻熟兼長書法曆算計謀韜略，這也過於求全責備了。應該讓有才能且勇武的人居於統領的職位，讓足智多謀者擔任邊防的寄禄官，士大夫們若享有名銜俸禄，不用擔心不爲朝廷所用。

七曰辨忠邪。夫忠賢之嫉奸邪，謂之去惡，惡不去則害政而傷國。奸邪陷忠良，謂之蔽明，明不蔽，則無以稔其慝而肆其毒矣。忠邪之端，惟人主深辨之。自古稱帝之聖者，莫如唐堯，然而四凶在朝，圮毁善類。好賢之甚者，莫如漢文，然而絳、灌在列，不容賢臣。願監此而不使譽毁之説得行，愛憎之徒逞志，則忠賢進而邪慝消矣。

七曰明辨忠邪。忠誠賢明之臣憎恨奸詐邪惡之徒，稱之爲去除邪惡，邪惡不除則會損害朝政危及國家。奸邪之徒陷害忠良，稱之爲蒙蔽視聽，如能明察秋毫，他們就不能長期作惡而肆意爲害了。忠誠與邪惡的端倪，祇有君主能够明察。自古帝王之中被稱爲聖者的，没有誰如同唐堯，然而四個凶惡的部族首領在朝，危害有德之士。帝王之中極爲喜愛賢才的，没有誰如同漢文帝，然而周勃、灌嬰當政，不能容納賢臣。希望以此爲鑒使毁譽之言不起作用，讒佞之徒不能得逞，那麽忠賢之臣就會被進用，邪惡之徒就會遭排斥。

八曰修預備。國家承平，天下無事將八十載，民食宜足而不足，國用宜豐而未豐，甚可怪也。往者明道初，蟲螟水旱，幾遍天下。始之以饑饉，繼之以疾疫，民之轉流死亡，不可勝數。幸而比年稍稔，流亡稍復，而在位未嘗留意於備預之道，莫若安民而厚利，富國而足食。欲民之安，則爲之擇守宰、明教化；欲民之利，則爲之去兼并、禁游末。恤其疾苦，寬其徭役，則民安而利矣。欲國之富，則必崇節儉，敦質素，蠲浮費。欲食之足，則省官吏之冗，去兵釋之蠹，絶奢靡之弊，塞凋僞之原，則國食足矣。民足於下，國富於上，雖有災沴，不足憂也。

八曰防患未然。國家太平，天下無事將近八十年了，百姓的食糧應該豐足却不豐足，國家的用度應該充裕而不充裕，這是非常令人奇怪的。過去明道初年，水旱蟲災，幾乎遍及天下。開始是饑荒，接着是疫病，百姓逃荒死亡，不可勝數。幸虧近年收成稍好，流亡的百姓逐漸返回家鄉，而身居高位者却不曾留意未雨綢繆的道理，不如使百姓安定而獲得豐厚的利益，使國家强大而擁有足够的糧食。要想使百姓安定，就要爲其選好地方官員，修明政教風化；要想使百姓得到豐厚的利益，就要爲其廢除土地兼并、禁止游蕩經商。體恤其疾苦，減輕其徭役，那麽百姓就會安定而獲得好處了。要想使國家富强，就必須崇尚節儉，重視質樸，廢除浪費。要想使糧食充足，就要裁汰冗官，削減軍費，杜絶奢靡的弊病，堵塞衰敗的根源，那麽國家的糧食就會充足。百姓足食，國家富强，即使遇到自然災害，也不足爲慮了。

書奏，帝嘉納之。進史館修撰，

奏疏呈上後，皇帝稱贊并予以采納。蘇紳升

擢知制誥，入翰林爲學士。再遷尚書禮部郎中。

爲史館修撰，升任知制誥，進入翰林院任學士。再升任尚書禮部郎中。

王素、歐陽脩爲諫官，數言事，紳忌之。會京師閔雨，紳請對，言："《洪範》五事，'言之不從，是謂不乂，厥咎僭，厥罰常暘。'蓋言國之號令，不專於上，威福之柄，或移臣下，虚嘩憤亂，故其咎僭。"又曰："庶位逾節玆謂僭。刑賞妄加，群陰不附，則陽氣勝，故其罰常暘。今朝廷號令，有不一者，庶位有逾節而陵上者，刑賞有妄加於下者，下人有謀而僭上者。此而不思，雖禱于上下神祇，殆非天意。"紳意以指諫官。諫官亦言紳舉御史馬端非其人，改龍圖閣學士、知揚州，復爲翰林學士、史館修撰、權判尚書省。

王素、歐陽脩擔任諫官，多次向皇帝進諫議論政事，蘇紳對此極爲妒忌。適逢皇帝在京城憐憫百姓祈降雨露，蘇紳請求皇帝召見，說："《尚書·洪範》五事載，'言語不遵從，叫做不能治其事，它的過失是僭越，它受到的懲罰是天空持續出現太陽。'大概是指國家發布命令，不集中在君主一身，賞罰的權力，有些轉移到臣子手中，空相驚嚷，憤恨擾亂，所以它的過失是僭越。"又說："衆官超出法度的行爲叫做僭越。妄加刑罰或獎賞，衆陰象不依附，則陽氣盛，所以它的懲罰是天空持續出現太陽。如今朝廷發布政令，有不統一的，衆官中有超越法度而欺凌犯上的，刑罰和獎賞有妄自施加於屬下的，下人中有圖謀越軌犯上作亂的。對這些現象不予思考，雖然祈禱於天地神祇，恐怕并非天意。"蘇紳的意思是以此指責諫官。諫官也有進言蘇紳推舉御史馬端與實際情況不符，於是改任蘇紳爲龍圖閣學士、知揚州，又爲翰林學士、史館修撰、權判尚書省。

紳鋭於進取，善中傷人。陰中王德用，其疏至有"宅枕乾岡，貌類藝祖"之語，帝惡之，匿其疏不下。遂出紳，以吏部郎中改侍讀學士、集賢殿修撰、知河陽，徙河中。未行感疾，爲醫者藥所誤，猶力疾笞之，已而卒。

蘇紳鋭意進取追求急迫，以中傷別人爲能事。暗中誣衊王德用，其奏疏中甚至有"宅第靠近宜於營建皇宫之地，容貌好像太祖"之類的話，皇帝厭惡這些話，將奏疏隱藏起來不予下發。於是外任蘇紳，以吏部郎中改爲侍讀學士、集賢殿修撰、知河陽，又調往河中。尚未赴任而染病，被醫生用藥所誤，仍强撑病體笞責其人，不久以後去世。

紳博學多知，喜言事。嘗請罷連日視朝，復唐制朔望喚仗入閤，間開便殿，延對輔臣；寛制舉科格，以收才傑；選命諫員，勿侵御史職事。趙元昊反，請詔邊帥爲入討之計，且曰："以十年防守之費，爲一歲攻取之資；不爾，則防守之備，不止於十年矣。"又曰："今邊兵止備陝西，恐賊出不意窺河東，即麟、府不可不慮，宜稍移兵備之。鄜、延與原州、鎮戎軍，皆當賊衝，而兵屯衆寡不

蘇紳博學多識，喜歡進言議論政事。曾經奏請取消連日上朝視事，恢復唐朝制度每月初一和十五喚仗入閤，間開便殿，延對輔臣；放寬制舉科格，以收集人才；經過銓選任命諫官，不得干擾御史職事。趙元昊反叛，奏請詔令邊帥籌劃進兵討伐事宜，并且說："以十年邊防的開支，作爲一年攻取的費用；不然，則防守的準備，就不止十年了。"又說："如今邊境的軍隊衹防備陝西，恐怕賊寇出其不意地窺視河東，即麟、府不可不慮，應立即調兵加以防守。鄜、延與原州、鎮戎軍，都是首當賊寇之要衝，而我們的駐軍衆

均。或寇原州、鎮戎軍，則鄜、延能應援。陝西屯卒太多，永興爲關、隴根本，而戍者不及三千。宜留西戍之兵，壯關中形勢，緩急便於調發。郡縣備盜不謹，請增尉員，益弓手籍。”其論利害甚多。

寡不均。或入侵原州、鎮戎軍，則鄜、延能够支援。陝西屯兵太多，永興爲關、隴的根本，而戍兵却不到三千。應保存西戍的軍隊，壯大關中的力量，遇有緊急情况便於調撥。州縣防範盜賊不够嚴謹，請增加縣尉的人數，多招募弓箭手登記入册。”他的論述有很多都事關利害。

紳與梁適同在兩禁，人以爲險詖，故語曰：“草頭木脚，陷人倒卓。”子頌，别有傳。

蘇紳與梁適同在翰林院，人們認爲他們陰險邪僻，所以當時流傳一句話説蘇、梁二人是：“草頭木脚，陷人顛倒。”兒子蘇頌，本書另外有傳。

## 王洙

王洙字原叔，應天宋城人。少聰悟博學，記問過人。初舉進士，與郭稹同保。人有告稹冒祖母禫，主司欲脱洙連坐之法，召謂曰：“不保，可易也。”洙曰：“保之，不願易。”遂與稹俱罷。再舉，中甲科，補舒城縣尉。坐覆縣民鍾元殺妻不實免官。

王洙字原叔，應天府宋城人。少年時聰明博學，記誦詩書準備問答應對的能力超過常人。初次考進士時，與郭稹同爲一人保薦。有人控告郭稹謊稱已爲祖母服完喪，主持科舉考試的知舉官想將王洙從連坐中解脱出來，召見王洙對他説：“不要與郭稹同爲一人保薦，你可以换一個保薦人。”王洙説：“仍讓他保薦我，我不願换人。”結果與郭稹都被取消參試資格。後再次參加考試，考取進士甲科，補任舒城縣尉。因審查縣民鍾元殺妻一案不實被罷免職務。

後調富川縣主簿。晏殊留守南京，厚遇之，薦爲府學教授。召爲國子監説書，改直講。校《史記》、《漢書》，擢史館檢討、同知太常禮院，爲天章閣侍講。專讀寶訓、要言於邇英閣。累遷太常博士、同管勾國子監，預修《崇文總目》成，遷尚書工部員外郎。修《國朝會要》，加直龍圖閣、權同判太常寺。坐赴進奏院賽神與女妓雜坐，爲御史劾奏，黜知濠州，徙襄州。

後調任富川縣主簿。晏殊留守南京時，對王洙非常禮遇，推薦他做府學教授。後被召到京城擔任國子監説書，改任國子監直講。校訂《史記》、《漢書》，升任史館檢討、同知太常禮院，擔任天章閣侍講。專門在邇英閣閲讀皇帝的寶訓、要言。屢經升遷爲太常博士、同管勾國子監，參加《崇文總目》修撰，後升爲尚書工部員外郎。修撰《國朝會要》，加封直龍圖閣、權同判太常寺。因犯在赴進奏院賽神會時與歌舞妓混坐在一起的錯誤，被御史上奏彈劾，貶爲濠州知州，後調任襄州知州。

會貝卒叛，州郡皆恟恟，襄佐史請罷教閲士，不聽。又請毋給真兵，洙曰：“此正使人不安也。”命給庫兵，教閲如常日，人無敢嘩者。

適逢貝州士兵叛亂，各州也都喧擾不安，襄州佐史請求停止訓練檢閲士兵，王洙不聽。他又請求不要發真正的武器，王洙説：“這樣反而會使人不安。”於是下令配發庫藏的兵器，照常訓練檢閲，人們便再没有敢喧嘩的了。

徙徐州。時京東饑，朝廷議塞商胡，賦楗薪，輸半而罷塞。洙命更其

調任徐州知州。當時京東遭遇饑荒，而朝廷討論决定堵塞商胡决口，并收柴草充税，但僅送

餘爲穀粟，誘願輸者以餔流民，因募其壯者爲兵，得千餘人，盜賊衰息。有司上其最，爲京東第一，徙亳州。復爲天章閣侍講、史館檢討。

了一半柴草作稅時，朝廷又停止堵塞。王洙下令將剩餘一半用糧食來交納，引導願意輸送糧食的人給流民提供糧食，并招募身體强壯的流民當兵，得到一千多人，盜賊也因此衰敗平息。官吏上報他的政績爲上等，被認爲是京東第一名，調任亳州知州。後又任天章閣侍講、史館檢討。

帝將祀明堂，宋祁言："明堂制度久不講，洙有《禮》學，願得同具其儀。"詔還洙太常，再遷兵部員外郎，命撰《大饗明堂記》。除史館修撰，遷知制誥。詔諸儒定雅樂，久未决。洙與胡瑗更造鐘磬，而無形制容受之别。皇祐五年，有事于南郊，勸上用新樂，既而議者多非之，卒不復用。

皇帝將要在明堂舉行祭祀，宋祁說："明堂制度很久没人講，王洙深通《禮》學，希望能與他共同準備祭典的禮儀。"皇帝下詔將王洙調回太常寺，再改任兵部員外郎，命他撰寫《大饗明堂記》。後被任命爲史館修撰，升任知制誥。詔令儒家學者制定雅樂，很久没有决定。王洙與胡瑗重造鐘磬，而兩人所造的竟在形制容量上都完全相同無異。皇祐五年，在南郊祭祀，王洙勸皇上使用新造的樂器，後來很多人都反對，最終没有再用新樂器。

夏竦卒，賜謚文獻。洙當草制，封還其目曰："臣下不當與僖祖同謚。"因言："前有司謚王溥爲文獻，章得象爲文憲，字雖異而音同，皆當改。"於是太常更謚竦文莊，而溥、得象皆易謚。

夏竦去世，賜謚號文獻。王洙在草擬制文時，將名稱退還給皇上說："臣民不應與僖祖皇帝用同樣的謚號。"并進一步說："從前官吏將王溥謚爲文獻，將章得象謚爲文憲，後者字雖異但音相同，兩人的謚號都應改正。"於是太常重新給夏竦謚爲文莊，而且王溥、章得象都更改謚號。

嘗使契丹，至韡淀。契丹令劉六符來伴宴，且言耶律防善畫，向持禮南朝，寫聖容以歸，欲持至館中。洙曰："此非瞻拜之地也。"六符言恐未得其真，欲遣防再往傳繪，洙力拒之。

曾出使契丹，到達韡淀。契丹命劉六符來陪宴，并說耶律防擅長繪畫，從前到宋訪問時，曾畫了皇帝的畫像帶回來，要拿着這畫到王洙館舍中來。王洙說："這裏不是瞻仰拜見皇上聖像的地方。"劉六符又說他怕這張畫像没有畫出皇帝的真貌，要派遣耶律防再次前往宋爲皇帝畫一張帶回，王洙極力拒絶他。

嘗言天下田稅不均，請用郭諮、孫琳千步開方法，頒州縣以均其稅。貴妃張氏薨，治喪皇儀殿，追册温成皇后。洙鈎摭非禮，陰與内侍石全彬附會時事。陳執中、劉沆在中書，喜其助己，擢洙爲翰林學士。既而温成即園立廟，且欲用樂，詔禮院議。禮官論未一，洙令禮直官填印紙，上議請用樂，朝廷從其說。禮官吴充、鞠直卿移文開封府，治禮直官擅發印紙

王洙曾說全國田稅不均衡，請朝廷用郭諮、孫琳提出的千步開方法，頒布各州縣來平均田稅。貴妃張氏去世，在皇儀殿治喪，追封她爲温成皇后。王洙對皇后喪禮的稽考取捨不符合禮制，暗中與宦官石全彬附會當時的事。陳執中、劉沆在中書省，喜歡他幫助了自己，便提拔他爲翰林學士。後來在温成皇后的陵園中建立她的廟，而且要用樂隊，令禮院議定。禮官的議論不統一，王洙便令禮直官填寫官府印發的專用箋，送上議論結果請求用樂隊，朝廷聽從這一說法。

罪。知府蔡襄釋不問，而諫官范鎮疏禮院議園陵前後不一，請詰所以。御史繼論之不已，宰相意充等風言者，皆罷斥。

禮官吴充、鞠直卿傳送公文給開封府，要求治禮直官擅自發放官方專用箋的罪。知府蔡襄爲他開脱不加過問，但諫官范鎮又上疏對禮院議論皇后園陵前後不一致的原因進行質問。御史接着也批評議論不停，宰相懷疑吴充等暗示諫官進行彈劾，將他們全都罷免排斥出朝廷。

既而洙以兄子堯臣參知政事，改侍讀學士兼侍講學士。罷一學士，换二學士且兼講讀，前此未嘗有也。是歲，京東、河北秋大稔。洙言："近年邊糴，增虚價數倍，雖復稍延日月之期，而終償以實錢及山澤之物，以致三司財用之蹙。請借内藏庫禁錢，乘時和糴京東、河北之粟，以供邊食，可以坐紓便糴之急。"又言："近時選諫官、御史，凡執政之臣嘗所薦者，皆不與選。且士之飭身勵行，稍爲大臣所知，反置而不用，甚可惜也。"及得疾逾月，帝遣使問："疾少間否，能起侍經席乎?"時不能起矣。

後來王洙因爲哥哥的兒子王堯臣做了參知政事，被改任侍讀學士兼侍講學士。被罷免去一個學士頭銜，却换來兩個學士頭銜而且是兼侍講和侍讀學士，這是前所未有的。這一年，京東、河北一帶秋穀大豐收。王洙上奏説："近來邊區糴進糧食，增報虚價數倍，雖後來又稍微延緩交送糧食的日期，但最終還是用實錢以及山川湖澤物産來償還，因而導致政府財用緊蹙。請求借用内藏庫的禁用錢，趁現在這個好時候以平價買進京東、河北地區的糧食，用來供給邊區，就可以輕易地緩解邊境的糴買糧食之急。"又説："近一時期選任諫官、御史，凡是被執政大臣曾推薦過的，都不能入選。而那些能够勉勵自己加强修養的士人，稍被大臣賞識，也反被閑置不任用，很可惜。"在他得病一個多月後，皇帝遣使臣問候説："病好些了嗎，能起來侍奉經席嗎?"這時他已不能起床了。

洙泛覽傳記，至圖緯、方技、陰陽、五行、算數、音律、詁訓、篆隸之學，無所不通。及卒，賜謚曰文，御史吴中復言官不應得謚，乃止。預修《集韻》、《祖宗故事》、《三朝經武聖略》、《鄉兵制度》，著《易傳》十卷、雜文千有餘篇。子欽臣。

王洙博覽群書，甚至對圖緯、方技、陰陽、五行、算數、音律、詁訓、篆隸等學問，都無所不通。去世後，被賜謚號叫文，御史吴中復説王洙的官級不應得謚號，於是此事作罷。參加修撰《集韻》、《祖宗故事》、《三朝經武聖略》、《鄉兵制度》，著有《易傳》十卷、雜文一千多篇。他的兒子叫王欽臣。

### 王欽臣

欽臣字仲至，清亮有志操，以文贄歐陽脩，脩器重之。用蔭入官，文彦博薦試學士院，賜進士及第。歷陝西轉運副使。元祐初，爲工部員外郎。奉使高麗，還，進太僕少卿，遷秘書少監。開封尹錢勰入對，哲宗言："比閲書詔，殊不滿人意，誰可爲學士者?"勰以欽臣對。哲宗曰：

王欽臣字仲至，爲人純正有志向節操，曾拿自己的文章去拜見歐陽脩，歐陽脩很器重他。以蔭庇爲官，文彦博舉薦他試官學士院，賜進士及第。擔任陝西轉運副使。元祐初年，任工部員外郎。奉命出使高麗，返回後，升爲太僕少卿，改任秘書少監。開封府尹錢勰被召入宫回答皇帝的問話，哲宗説："近來閲覽書詔，令人很不滿意，有誰可以擔任學士?"錢勰回答王欽臣可當此任。

"章惇不喜。"乃以勰爲學士，欽臣領開封。改集賢殿修撰、知和州。徙饒州，斥提舉太平觀。徽宗立，復待制、知成德軍。卒，年六十七。

欽臣平生爲文至多，所交盡名士，性嗜古，藏書數萬卷，手自讎正，世稱善本。

哲宗說："章惇不高興。"於是以錢勰爲學士，王欽臣兼任開封府尹。改任集賢殿修撰、知和州。後調往饒州，降爲提舉太平觀。徽宗即位，復爲待制、知成德軍。後去世，時年六十七歲。

王欽臣平生著述頗豐，所結交的都是名士，性格嗜古，收藏圖書數萬卷，親手校定，世稱之爲善本。

**胥偃**

胥偃字安道，潭州長沙人。少力學，河東柳開見其所爲文曰："異日必得名天下。"舉進士甲科，授大理評事、通判湖、舒二州，直集賢院、同判吏部南曹、知太常禮院，再遷太常丞、知開封縣。

胥偃字安道，潭州長沙人。少年時努力學習，河東柳開見到他寫的文章後說："將來必聞名天下。"考取進士甲科，任命爲大理評事、通判湖、舒二州，直集賢院、同判吏部南曹、知太常禮院，再升任太常丞、知開封縣。

與御史高升試府進士，既封彌卷首，輒發視，擇有名者居上。降秘書省著作佐郎、監光化軍酒。起通判鄧州，復太常丞。林特知許州，辟通判州事，徙知漢陽軍。還判三司度支勾院、修起居注。累遷尚書刑部員外郎，遂知制誥，遷工部郎中，入翰林爲學士，權知開封府。

與御史高升主持府級貢舉人才的考試，試卷的卷首已經封好，立即就打開查看，挑選有名的人居於榜首。降職爲秘書省著作佐郎、監光化軍酒。後起用爲鄧州通判，又任太常丞。林特任許州知州，徵召其爲通判州事，後遷知漢陽軍。返回後判三司度支勾院、修撰起居注。屢經升遷爲尚書刑部員外郎，於是任知制誥，升任工部郎中，進入翰林院爲學士，權知開封府。

忻州地震，偃以爲："地震，陰之盛。今朝廷政令，不專上出，而後宮外戚，恩澤日蕃，此陽不勝陰之效也。宜選將練師，以防邊塞。"趙元昊朝貢不至，偃曰："遽討之，太暴。宜遣使問其不臣狀，待其辭屈而后加兵。則其不直者在彼，而王師之出有名矣。"又奏："戍兵代還，宜如祖宗制，閱其藝後殿次進之。"

忻州發生地震，胥偃認爲："地震是陰盛的表現。如今朝廷的政令，不專一由皇帝發出，而後宮外戚，日益受到恩寵，這是陽不能克陰的結果。應該挑選將領，訓練軍隊，以防備邊境要塞。"趙元昊不來朝貢，胥偃說："匆忙征討他們，過於突然。應派使者問清他們不肯臣服的情形，等他們理屈詞窮之後再出兵。那麼不在理的是他們，而朝廷出兵就名正言順了。"又上奏說："戍守邊疆的士兵要調回原地駐防，應遵從祖宗的制度，檢閱其武藝後依次調進。"

會有衛卒賂庫吏求揀冬衣，坐繫者三十餘人。時八月，霜雪暴至。偃推《洪範》"急，恒寒若"之咎，請從末減，奏可。西塞用兵，士卒妻子留京師者犯法當死，帝不忍用刑，或欲以毒置飲食中，令得善死。偃極言其不可，帝亦悔而止。宦人程智誠與

適逢有護衛的士兵賄賂管理倉庫的官吏以求挑選冬裝，獲罪入獄的有三十多人。當時爲八月，突然降霜下雪。胥偃推究《尚書·洪範》載"嚴厲急迫，就會出現持續嚴寒"的災禍，奏請從輕發落，所奏被允許。西部邊塞有戰事，有士兵的妻子留在京城犯法被判死罪的，皇帝不忍用刑，有人想將毒藥放進飲料和食品當中，以減少

三班使臣馮文顯八人抵罪，帝使赦智誠三人，而文顯五人坐如法。偃曰："恤近遺遠，非政也，况同罪異罰乎?"詔并釋之。未幾，卒。

其死刑的痛苦。胥偃極力陳説不可以這樣做，皇帝也後悔而作罷。宦官程智誠與三班使臣馮文顯八人因犯罪而受到相應的懲罰，皇帝下令赦免程智誠三人而馮文顯五人按法律判罪。胥偃説："體恤親近的人，遺棄疏遠的人，這是不公正，況且是罪行相同而懲罰却不同呢?"詔令將八人一并釋放。不久，去世。

偃未仕時，家有良田數十頃，既貴，悉以予族人。初，天下職田，無日月之限，而赴官者多以前後爲斷。偃請水陸田各限以月，因著爲令。嘗與謝絳受詔試中書吏，而大臣有以簡屬偃者，偃不敢發視，亟焚之。歐陽脩始見偃，偃愛其文，召置門下，妻以女。偃糾察刑獄，范仲淹尹京，偃數糾其立異不循法者。脩方善仲淹，因與偃有隙。

胥偃未做官時，家有良田數十頃，顯貴以後，將田地全部送給了族人。當時，全國都按品級授給官吏職分田作爲其俸禄，授予及收回職分田時不按日按月計算日期，而爲官者多以其赴任前後作爲期限。胥偃奏請水田旱田各以月爲限，由此定爲法令。曾與謝絳接受詔命試中書吏，有的大臣寫信托付胥偃，他不敢打開信看其内容，趕快燒掉了。歐陽脩當初拜見胥偃時，胥偃喜愛他的文章，將其召來安置在門下，把女兒嫁給他爲妻。胥偃負責督察刑獄，范仲淹任京尹時，胥偃多次彈劾其標新立異不循法度。歐陽脩當時正與范仲淹友善，因此與胥偃有了嫌隙。

子元衡，有學行，能自立，爲尚書都官員外郎，并其子茂諶咸早卒。偃妻，直史館刁約之妹。與元衡婦韓、茂諶婦謝皆寡居丹陽，閨門有法，江、淮人至今稱之。

其子胥元衡，有學問品行，能够依靠自己有所建樹，任尚書都官員外郎，同他的兒子胥茂諶都早年去世。胥偃的妻子，是直史館刁約的妹妹。與胥元衡之妻韓氏、胥茂諶之妻謝氏都在丹陽寡居，家門法度嚴謹，江、淮一帶至今口碑甚佳。

## 柳植

柳植字子春，真州人。少貧，自奮爲學，從祖開頗器之。舉進士甲科，爲大理評事、通判滁州。遷著作郎、直集賢院、知秀州。除三司度支判官，出知宣州。擢修起居注、知制誥。求知蘇州，徙杭州，累遷尚書工部員外、郎中。召還，爲翰林學士，遷諫議大夫、御史中丞。既而以疾辭，改侍讀學士、知鄧州。遷給事中、移潁州。

柳植字子春，真州人。少年時家道清貧，自己發奮努力學習，其父親的堂叔柳開很器重他。考取進士甲科，任大理評事、滁州通判。升任著作郎、直集賢院、知秀州。後被任命爲三司度支判官，出任宣州知州。擢升爲修起居注、知制誥。請求任蘇州知州，調任杭州，屢經升遷爲尚書工部員外、郎中。召其返回朝廷，任翰林學士，升任諫議大夫、御史中丞。不久以病推辭。改任侍讀學士、鄧州知州。升爲給事中、調往潁州。

先是，張海、郭邈山叛京西，攻掠縣鎮，而光化卒邵興亦率其徒作亂，逐官吏，取庫兵而去。時植領京

以前，張海、郭邈山在京西叛亂，攻打掠奪縣鎮，而光化卒邵興也率其部下作亂，驅逐官吏，搶走庫藏的兵器。當時柳植兼京西安撫使，

西安撫使，坐賊發部中不能察，降右諫議大夫、知黄州。久之，復其官。坐薦張得一落職，未幾，復其職如故。歷知壽、亳、蔡、揚四州，分司西京，遂致仕。累遷吏部侍郎，卒。

因賊寇出自所轄地區不能事先察覺而獲罪，降職爲右諫議大夫、知黄州。多時以後，恢復其原來的官職。因推薦張得一獲罪被免職，不久，又官復原職。歷任壽、亳、蔡、揚四州知州，分司西京，於是辭官退休。屢經升遷爲吏部侍郎，後去世。

植平居畏慎，寡言笑，所至官舍，蔬果不輒采，家無長物，時稱其廉。

柳植平時戒惕謹慎，不苟言笑，所到官署，蔬果不亂采，家無餘物，時人稱贊他的廉潔。

### 聶冠卿

聶冠卿字長孺，歙州新安人。五世祖師道，楊行密版奏，號問政先生，鴻臚卿。冠卿舉進士，授連州軍事推官。楊億愛其文章，於是大臣交薦，召試學士院，校勘館閣書籍。遷大理寺丞，爲集賢校理、通判蘄州。坐嘗校《十代興亡論》謬誤落職。

聶冠卿字長孺，歙州新安人。其五世祖聶師道，楊行密手持笏板啓奏，稱其爲問政先生，任鴻臚卿。聶冠卿考取進士，被任命爲連州軍事推官。楊億喜歡他的文章，於是大臣們共同推薦，召試學士院，校勘整理館閣藏書。升任大理寺丞，任集賢校理、蘄州通判。曾因校勘《十代興亡論》有錯誤而獲罪被免職。

再遷太常博士，復集賢校理。言："天下旬奏獄，雖笞、杖并覆，而徒、流不繫獄者乃不以聞，非所以矜慎刑罰之意。請自今罷覆笞、杖罪，自徒以上雖不繫獄，亦奏覆。"從之。判登聞鼓院，歷開封府判官、三司鹽鐵度支判官，同修起居注。累遷尚書工部郎中。

再升任太常博士，恢復集賢校理之職。進言道："全國每旬上報案件，雖然笞刑、杖刑一并予以審察，然而徒刑、流刑不在押的犯人却不上報，這不能用以體現慎用刑罰的思想。請求從現在開始取消審察笞刑、杖刑罪，自徒刑以上雖然不是在押的犯人，也要上報審察。"皇帝采納了他的意見。判登聞鼓院，歷任開封府判官、三司鹽鐵度支判官，同修起居注。屢經升遷爲尚書工部郎中。

初，翰林侍講學士馮元修大樂，命冠卿檢閱事迹。又預撰《景祐廣樂記》，特遷刑部郎中、直集賢院。以兵部郎中、知制誥判太常禮院，糾察刑獄。奉使契丹，其主謂曰："君家先世奉道，子孫固有昌者。"嘗觀所著《蘄春集》，詞極清麗，因自擊球縱飲，命冠卿賦詩，禮遇甚厚。還，同知通進銀臺司、審刑院，入翰林爲學士。母亡，起復，判昭文館。未幾，兼侍讀學士。

當初，翰林侍講學士馮元修正用於祭祀、朝賀等大典的音樂，令聶冠卿負責檢閱其事的經過。又參預撰寫《景祐廣樂記》，破格晋升爲刑部郎中、直集賢院。以兵部郎中、知制誥判太常禮院，督察刑獄。奉命出使契丹，契丹國主對他説："你家的祖先奉行道義，所以子孫有昌盛的。"曾閲讀聶冠卿所著《蘄春集》，文詞極爲清麗，於是自己擊球縱情飲酒，命聶冠卿賦詩助興，對他的禮遇十分優厚。返回後，爲同知通進銀臺司、審刑院，進入翰林院爲學士。母親去世，喪期未滿應詔判昭文館。不久，兼任侍讀學士。

冠卿每進讀《左氏春秋》，必引尊王黜霸之義以諷。一日，墜笏上

聶冠卿每次在皇帝面前朗讀《左氏春秋》，必定引用其推崇王道貶斥霸道的思想進行勸諫。

前，帝憫冠卿喪毀羸瘠，既退，賜禁中湯劑。未幾，告歸葬親，至揚州卒。詔以其弟太常博士世卿通判宣州。初，世卿監延豐倉，掘地得古磚，有隸書字，半漫滅。其可辨者云："公先世餌霞栖雲，高尚不仕，累石於江濱。"又云："昭王大丞相聶。"又云："水龍夜號，夕鷄駭飛。其年九月十二日卒，年五十有五。"冠卿始見而惡之，至是，校所卒歲月及其享年，無少異者。

有一天，他在皇帝面前將笏板掉在地上，皇帝憐憫他因母喪悲痛而身體瘦弱，退朝之後，賜給他御用湯藥。不久，告假回家葬母，到達揚州時去世。詔令以其弟太常博士聶世卿爲宣州通判。當初，聶世卿監理延豐倉，挖地時挖出古磚，上面刻有隸書文字，部分已模糊不清。其中可以辨認的字爲："你的祖先餐霞飲露栖身雲霧之間，節操高尚不入仕宦，累石於江濱。"又説："昭王大丞相聶。"又説："水龍夜嘯，昏鷄驚飛。當年九月十二日死，時年五十五歲。"當初聶冠卿見到古磚上的字心中厭惡，至此，核對他去世的時間及其壽命，相差無幾。

冠卿嗜學好古，手未嘗釋卷，尤工詩，有《蘄春集》十卷。

聶冠卿酷愛學習喜歡古文，平時手不釋卷，尤其工於詩詞，著有《蘄春集》十卷。

論曰：學士大夫異於衆人者，以操行修爾。《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君子不可不慎也。禹錫迂陋，不知止足之戒，取譏當世。紳急進喜傾。洙阿諛附會，晚節汚變，卒忘平生之學。偃之恬正，植之廉介，冠卿之雅尚，其列侍從，庶亡愧焉。

論曰：學士大夫與衆不同的地方，是其節操品行美好。《詩經》説："做事無不有個好的開端，但很少有堅持到底的。"君子不可以不謹慎。掌禹錫迂腐鄙陋，不懂適可而止之戒，被當世所取笑。蘇紳急於進取喜歡排斥別人。王洙阿諛附會，晚節不保，最終忘記平生所學。而胥偃恬淡公正，柳植廉潔耿介，聶冠卿風雅高尚，他們位列侍從官，或許當之無愧。

## 馮元

馮元字道宗。高祖禧，唐末官廣州，以術數仕劉氏。傳三世至父郕，廣南平，入朝爲保章正。元幼從崔頤正、孫奭爲《五經》大義，與樂安孫質、吴陸參、譙夏侯圭善，群居講學，或達旦不寢，號"四友"。進士中第，授江陰尉。

馮元字道宗。其高祖馮禧，唐末在廣州爲官，以占候、星命等術在劉氏處任職。傳三代到其父馮郕，廣南平定後，馮郕入朝擔任保章正。馮元幼年師從崔頤正、孫奭學習《五經》的要旨，與樂安孫質、吴陸參、譙夏侯圭友善，他們在一起講學，有時通宵達旦不睡覺，號稱"四友"。考中進士，被任命爲江陰尉。

時詔流内銓取明經者補學官，元自薦通《五經》。謝泌笑曰："古治一經，或至皓首，子尚少，能盡通邪?"對曰："達者一以貫之。"更問疑義，辨析無滯。補國子監講書，遷大理評事，擢崇文院檢討兼國子監直講。王旦聞其名，嘗令説《論語》、《老子》，

當時詔令流内銓選取通曉經術的人補爲學官，馮元自我推薦通曉《五經》。謝泌笑着説："古人研究一經，有的要鑽研到老，你尚且年少，能完全通曉嗎?"回答説："明達的人可舉一反三融會貫通。"再問以疑難經義，則辨別分析清晰流暢。補爲國子監講書，升爲大理評事，又提升爲崇文院檢討兼國子監直講。王旦聞其名，曾經

群子弟侍聽，因薦之。

真宗試進士殿中，召元講《易》。元進説曰："地天爲《泰》者，以天地之氣交也。君道至尊，臣道至卑，惟上下相與，則可以輔相天地，財成萬化。"帝悦。未幾，遷太子中允、直龍圖閣，詔預内朝，直龍圖閣預内朝自此始。

天禧初，數與查道、李虚己、李行簡入講《易》於宣和門北閣。遷太常丞兼判禮部、吏部南曹。皇子爲壽春郡王，王旦又薦元宜講經資善堂。帝以元少，更用崔遵度。會遵度卒，擢左正言兼太子右諭德。

仁宗即位，遷户部員外郎，爲直學士兼侍講。與孫奭以經術并進講論，自是仁宗益嚮學。歷會靈觀副使、知通進銀臺司、判登聞檢院、同判國子監。故事，國子監多宿儒典領，後頗用公卿子弟，任均管庫。及奭、元并命，士議悦服。同知貢舉，進龍圖閣學士，預修《三朝正史》。爲翰林學士、判都省三班院、史館修撰、判流内銓兼群牧使，四遷給事中。

明道元年，當監護宸妃葬事。及帝親政，追册宸妃爲莊懿皇后，改葬永定陵。既發壙而流泉沮洳，言者以監護不職，罷翰林學士、知河陽。王曾爲言元東朝舊臣，不宜以細故棄外。即召爲翰林侍講學士，遷禮部侍郎、知審官院，復判禮院、國子監。上《金華五箴》，賜書褒答。修《景祐廣樂記》，書成，遷户部侍郎。足疾氣悴，屬李淑、宋祁爲銘誌。卒，贈本部尚書，謚章靖。

元性簡厚，不治聲名，非慶吊未嘗過謁二府。執親喪，自括髮至祥

令其講解《論語》、《老子》，衆子弟侍聽，於是薦舉馮元。

真宗在殿中面試進士，召見馮元講解《周易》。馮元向真宗述説："乾下坤上爲《泰》卦，是因天地之氣交通和暢。君王之道至尊，爲臣之道至卑，願上下相合，則可以輔助天地，裁定成就萬事萬物。"真宗聽了心中高興。不久，升任太子中允、直龍圖閣，詔令參預内朝，直龍圖閣參預内朝從此開始。

天禧初年，多次與查道、李虚己、李行簡入宫在宣和門北閣講解《周易》。升任太常丞兼判禮部、吏部南曹。皇子爲壽春郡王，王旦又舉薦馮元應在資善堂講經。皇帝認爲馮元年輕，改用崔遵度。適逢崔遵度去世，於是提升馮元爲左正言兼太子右諭德。

仁宗即位後，馮元升任户部員外郎，任直學士兼侍講。與孫奭一并奉召在皇帝面前講讀經學，從此仁宗更加傾心於學問。歷任會靈觀副使、知通進銀臺司、判登聞檢院、同判國子監。按過去的成例，國子監多爲宿儒掌管，以後則常用公卿子弟，任均管庫。等到孫奭、馮元一并受命，士大夫們心悦誠服。同知貢舉，升爲龍圖閣學士，參預修撰《三朝正史》。任翰林學士、判都省三班院、史館修撰、判流内銓兼群牧使，四次升遷任給事中。

明道元年，負責監護宸妃葬事。等到皇帝親政，追封宸妃爲莊懿皇后，改葬永定陵。既已挖掘墓穴而泉水從低窪泥濘之地流出，諫官認爲是監護失職，罷免翰林學士、知河陽。王曾爲之進言説馮元是東朝老臣，不應以小的過失就貶黜外任。隨即又被召爲翰林侍講學士，升任禮部侍郎、知審官院，又判禮院、國子監。獻上《金華五箴》，皇帝賜書予以褒獎。修撰《景祐廣樂記》，書成之後，升任户部侍郎。足疾氣悴，托付李淑、宋祁爲其撰寫墓志。去世後，追贈本部尚書，謚號章靖。

馮元性格簡樸淳厚，不沽名釣譽，除非慶吊之事不曾前去拜謁過中書省和樞密院。爲親人奉

練，皆案禮變服，不爲世俗齋薦，遇祭日，與門生對坐，誦説《孝經》而已。多識古今臺閣品式之事，尤精《易》。

行喪禮，從開始束髮到整個服喪期間，都根據禮儀規定而改變服飾，不舉行世俗的齋薦活動，遇到祭日，就與門生們對坐，誦說《孝經》而已。對古今臺閣規格標準之事頗有瞭解，尤其精通《周易》。

初，七歲，方讀《易》，母夜夢異人，以紺蓮華與元吞之，且曰："善讀此，後必貴顯。"元且老，率三日一誦《易》。無子，以兄之子謜爲後。

當初，馮元七歲時，剛開始讀《周易》，他的母親夜裏夢見神人把天青色的蓮花交給馮元吞下去，并且說："好好讀此，以後一定會顯貴。"馮元直到晚年，大約三日一讀《周易》。他没有兒子，以其兄之子馮謜作爲他的後嗣。

## 趙師民

趙師民字周翰，青州臨淄人。九歲能屬文，舉進士第，孫奭辟兗州説書，領諸城主簿。師民學問精博，奭自以爲不及。夏竦尤所奇重，稱爲"盛德君子"，論其文行，願回兩子恩，授以京秩。除齊州推官、青州教授，更天平軍節度推官。

趙師民字周翰，青州臨淄人。九歲時就能寫文章，後考取進士，孫奭徵召其擔任兗州説書，兼任諸城主簿。趙師民學問精深淵博，孫奭自以爲不如他。夏竦尤其賞識看重他，稱其爲"盛德君子"，推許他的文章品行，願意退讓兩子恩，授他京官。被任命爲齊州推官、青州教授，改任天平軍節度推官。

年五十來京師，近臣張觀、宋郊、王堯臣、龐籍、韓琦、明鎬列薦，爲國子監直講，兼潤、冀二王宫教授。改著作佐郎、宗正寺主簿，加崇文院檢討、崇政殿説書，遷宗正丞。

趙師民五十歲時來到京城，近臣張觀、宋郊、王堯臣、龐籍、韓琦、明鎬推薦他。被任命爲國子監直講，兼潤、冀二王宫教授。改任著作佐郎、宗正寺主簿，加封崇文院檢討、崇政殿説書，升任宗正丞。

會趙元昊反，罷進講。師民上書陳十五事：一曰咨輔相，二曰命將帥，三曰柬侍從，四曰擇守宰，五曰治軍旅，六曰修邊防，七曰求諫諍，八曰延講誦，九曰革貢舉，十曰久官政，十一曰謹財用，十二曰不遺年，十三曰容誹謗，十四曰除忌諱，十五曰慎出令。因獻《勸講箴》。明年春，帝遂御迎陽門，召近臣觀圖畫，復命講讀經史。師民見朝廷厭兵，屈意以招元昊，内不能平。乃上言請任方面，以圖報效。遷天章閣侍講、同知貢舉，進待制、同判宗正寺。

適逢趙元昊反叛，取消奉召在君主面前講讀的制度。趙師民上書陳述十五件事：一曰咨詢輔相，二曰任命將帥，三曰揀拔侍從，四曰選地方官，五曰整頓軍隊，六曰加强邊防，七曰徵求諫諍，八曰召請誦講，九曰改革貢舉，十曰久安國事，十一曰節省用度，十二曰愛護老人，十三曰容許指責，十四曰去除忌諱，十五曰慎出命令。於是進獻《勸講箴》。第二年春天，皇帝就親臨迎陽門，召近臣觀看圖畫，又命令講讀經史。趙師民見到朝廷厭戰，屈意招撫趙元昊，内心不平。於是奏請獨自擔當一個方面的任務，以圖報效朝廷。升任天章閣侍講、同知貢舉，升爲待制、同判宗正寺。

嘗講《詩》"如彼泉流"，曰："水之初出，喻王政之發。順行則通，

曾經講解《詩經》中"如彼泉流"一句，說："水的發源，可喻爲君王政令的施行，順行

通故清潔；逆亂則壅，壅故濁敗。賢人用，則王政通而世清平；邪人進，則王澤壅而世濁敗。幽王失道，用邪絀正，正不勝邪，雖有善人，不能爲治，亦將相牽而淪于污濁也。”帝曰：“水何以喻政?”對曰：“水者，順行而潤下，利萬物，故以喻政，此于比興，義最大。”

則水流暢通，因爲暢通所以水流清澈；如逆行失常則水流堵塞，因爲堵塞所以水流渾濁。有德之人被任用，則君王的政令通行而世間太平；奸邪之人被進用，則君王的恩澤堵塞而世風污濁衰敗。幽王無道，任用奸邪貶黜公正，公正不能戰勝邪惡，雖然有賢人，却不能治國，也將被牽累而淪於污濁之中。”皇帝説：“爲何以水比喻政令?”回答説：“水流順行而滋潤大地，對萬物有利，故以此比興，意義最大。”

後講《論語》，問“修文德”，曰：“文者，經天緯地之總稱。君人之道，撫之以仁，制之以義，接之以禮，講之以信，皆是。”帝曰：“然其所先者，無若信也。”曰：“信者，天下之大本，仁義禮樂，皆必由之，此實至道之要。”復問“鑽燧改火”，曰：“古之聖王，舉動必順天時，所以四時變，火隨木色。近世漸務苟簡，以爲非治具而遂廢之，至其萬事皆不如古。”又問：“子夏、子張所言交道孰勝?”曰：“聖哲之道，含覆廣大，與天地參。善者有以進德，惡者俾之改行。子張之言爲優。”

後來講解《論語》，皇帝問及“修文德”，回答説：“文，是經營天下治理國政總的稱謂。國君治人之道，以仁安撫，以義制約，以禮接納，講求信用，這些都是文德。”皇帝説：“然而其中最首要的事，都不如信用爲先。”回答説：“信，是國家的根本，仁義禮樂，都須由此而出，這實爲至道的綱要。”皇帝又問“鑽燧改火”，回答説：“古代聖明的君王，政治上的舉動必須順應天時，所以四季變化，火隨木色。近代逐漸追求草率簡略，認爲不是治國的措施於是就廢棄了，以致使萬事都不如古代。”皇帝又問：“子夏、子張所説的交友之道誰略勝一籌?”回答説：“聖哲之道，包容覆蓋廣闊，與天地相同，君子由此而增進道德，惡人由此而改變行爲。子張所言更爲美好。”

他日讀《漢記》，問長安城，衆莫能知，共推師民。因陳自古都雍年世，舊址所在，若畫諸掌。帝悦曰：“何其所記如此!”在經筵十餘年，甚見器異。嘗盛夏屬疾家居，帝飛白書團扇爲“和平”字，賜以寄意。

有一天誦讀《漢記》，皇帝問及長安城，衆人都不知道，共同推舉趙師民。於是他從古都雍的年代開始陳述，其舊址所在之地，皆瞭如指掌。皇帝高興地説：“你怎麼記得這麼清楚!”趙師民在御前講席講讀經史十餘年，深受器重。曾經在盛夏生病住在家裏，皇帝用飛白體在團扇上寫了“和平”二字，賜給他以寄托心意。

累請補郡，除龍圖閣直學士、知耀州。帝自寫詩寵行，目以“儒林舊德”。將行，上疏曰：

> 近睹太陽食于正朔，此雖陰陽之事，亦慮是天意欲以感動聖心。臣非瞽史，不知天道，但率愚意言之。其月在亥，亥爲水，水爲正陰。其日在丙，丙爲正

多次奏請擔任州官，被任命爲龍圖閣直學士、知耀州。皇帝親自贈詩送别以壯行色，稱爲“儒林舊德”。將要啓程，上疏説：

> 近來見到在正月初一發生日食，這雖是陰陽變化之事，但亦擔心是天意要以此觸動聖上的思想。我不是樂官與太史，不瞭解天道，衹是坦率地説出自己愚蠢的想法。其月在亥，亥爲水，水爲正陰。其日在丙，丙爲

陽。月掩日，陰侵陽，下蔽上之象也。《詩》曰："十月之交，朔日辛卯。"又曰："彼月而微，此日而微。"謂以陰奸陽，失其叙也。又曰："百川沸騰，山冢崒崩。高岸爲谷，深谷爲陵。"謂下陵上，侵其權也。又曰："皇父卿士，番惟司徒。家伯維宰，中允膳夫。聚子內史，蹶維趣馬，楀維師氏。"謂大小之臣，有不得其人者也。宗周之間，時王失德。今而引喻，蓋事有所譬，固當不諱。

正陽。月遮蔽日，陰侵蝕陽，是下蒙蔽上的天象。《詩經》說："十月之交，朔日辛卯。"又說："彼月而微，此日而微。"認爲是陰損害陽，失去了次序。又說："百川洶涌，山頂破碎坍塌。高峻的山崖成爲山谷，深谷變成了山陵。"意指下欺凌上，侵犯了君上的權力。又說："皇父任卿士，番氏任司徒。家伯擔任宰，中允做膳夫。聚子任內史，蹶氏任趣馬，楀氏任師氏。"説的是大小官吏，有任用不當的。周朝時期，當時的君王犯有過失。如今加以稱引比喻，是事有所指，本不應當有所避諱。

凡天之示象，由人君有失，不然，則下蔽其上。古人君之失，不過暴虐怠慢，奢侈縱放，不師古始。捨是，何失道之有？今聖心慈仁恭勤，儉約自檢，動循典禮，如此自非下蒙上、邪撓正，使主恩不下究，而誰之咎歟？望陛下朝夕咨于丞弼心膂之臣，洎左右近侍耳目之官。其忠而純者，與之慎柬內外百執事及州縣牧宰，使主恩究于下，不爲群邪所蔽塞，則億兆之幸也。

凡上天顯示徵兆，是因爲君主有過錯，否則，就是下蒙蔽了上。古代君王的過失，不過是凶狠殘酷輕慢不敬，窮奢極欲放縱無度，不效法唐堯虞舜時代。捨棄這些，怎麽會違背道義呢？如今聖上的心意仁慈恭肅，儉約自律，行動遵循典章禮儀，這樣自然不是下蒙蔽上、邪惡擾亂公正，使聖上的恩澤不能貫徹到底，而這又是誰的過失呢？願陛下朝夕咨詢於重要的輔佐大臣，至身邊的侍從親信之官。與其中忠正之臣，謹慎地選拔朝廷內外百官執事與州縣地方官員，使君王的恩澤遍及天下，而不被邪惡之人所堵塞，那就是庶民百姓的幸運了。

三遷刑部郎中，復領宗正，卒。

三次升遷爲刑部郎中，又兼任宗正，後去世。

師民淳静剛敏，舉止凝重。幼喪父，哀感，不畜婢妾，年四十四始婚。志尚清遠，專以讀書爲事。性極慈恕，勤於吏治，政有惠愛。嘗奏蠲陝西旱租。又欲論榷酤諸敝，會仁宗不豫而止。常患近世官失其守，作《正官名》，議多不載。有集三十卷。子彦若，試中書舍人。

趙師民淳樸安静剛毅敏捷，舉止莊重。幼年喪父，無限悲哀，不娶婢妾，年齡到了四十四歲時纔結婚。志向高遠，專事讀書，性格慈善寬恕，勤於治理政事，爲政多有恩惠仁愛。曾奏請免除陝西旱災後的田賦，又要上奏論述酒專賣制度的各種弊病，適逢仁宗有病於是作罷。經常憂慮近代爲官者喪失其職守，寫有《正官名》一文，其文字太多在此不轉録。著有文集三十卷。其子趙彦若，試中書舍人。

## 張錫

張錫字貺之，其先京兆人。曾祖

張錫字貺之，其祖先爲京兆人。曾祖父張山

山甫，嘗從唐僖宗入蜀，蜀平，徙家漢陽。錫進士甲科，爲試秘書省校書郎、知南昌縣。遷著作郎、知新州。初建學于州，自是人始知學。再遷太常博士、監染院。詔選能吏治畿縣，乃以錫知東明。始至，令其下曰："吾所治者三：恃力、恃富、恃贖者，吾所先也。"歲中以治迹聞。樞密直學士李及薦爲監察御史。丁謂貶崖州，議還內地。錫疏謂："奸邪弄國，本與天下共棄之；今復還，是違天下意。"由是止徙道州。

甫，曾經跟隨唐僖宗進入蜀地，蜀地平定後，全家遷徙到漢陽。張錫考中進士甲科，爲試秘書省校書郎、知南昌縣。升任著作郎、知新州。最早在州中建立學校，從此當地人纔知道學習。升任太常博士、監染院。詔令選拔能幹的官吏治理京城附近的縣，於是任命張錫知東明。到任伊始，命令他的屬下說："我所要治理的有三種人：依仗權勢、依仗財富、依仗贖罪者，這是我首先要說明的。"當年便以政績聞名。樞密直學士李及舉薦他爲監察御史。丁謂被貶崖州，朝議讓其返回內地。張錫上疏說："奸邪之人弄權誤國，本當被天下之人共同拋棄；如今又要返回，這是違忤天下人之意。"因此衹將其遷徙到道州。

玉清昭應宫災，連繫甚衆。錫言："天災反以罪人，恐重天怒，願修德以應之。"會論者衆，獄遂解。遷殿中侍御史，權三司鹽鐵判官，出爲荆湖北路轉運使，改尚書兵部員外郎，還判度支勾院，爲京東轉運使。淄、青、齊、濮、鄆諸州人冒耕河壖地，數起爭訟。錫命籍其地，收租絹歲二十餘萬，訟者亦息。判鹽鐵勾院，爲河北轉運使，改江、淮制置發運使，召兼侍御史知雜事、判大理寺、權知諫院，安撫利、夔路。歷度支、鹽鐵副使。喪母，起復，擢天章閣待制、知河中府，累遷右司郎中，以龍圖閣直學士知滑州，遷右諫議大夫、知審官院。進翰林侍讀學士、判太常寺、國子監。卒，贈尚書工部侍郎。

玉清昭應宫發生火災，受牽連的人很多。張錫說："發生天災反而以此加罪於人，恐怕上天會更加震怒，希望修養德行以應對。"適逢議論此事的人很多，於是此案不再追查。升任殿中侍御史，代理三司鹽鐵判官，出任荆湖北路轉運使，改任尚書兵部員外郎，還判度支勾院，任京東轉運使。淄、青、齊、濮、鄆各州百姓貿然耕河邊地，幾次爲此引發爭訟。張錫命令登記他們占用的河邊地，每年收取租絹二十餘萬，由此引起的訴訟也平息。判鹽鐵勾院，任河北轉運使，改任江、淮制置發運使，召兼侍御史知雜事、判大理寺、權知諫院，安撫利、夔路。歷任度支、鹽鐵副使。母親去世，喪期未滿重新起用，提拔爲天章閣待制、知河中府，屢經升遷爲右司郎中，以龍圖閣直學士知滑州，改任右諫議大夫、知審官院。晋爲翰林侍讀學士、判太常寺、國子監。去世後，追贈爲尚書工部侍郎。

錫淳重清約，雖貴，奉養如少賤時。讀書老而彌篤。初，舉廣文館進士，考官任隨以爲第一，及隨死，無子，錫屢賙其家。

張錫仁厚莊重清廉簡約，雖然地位尊貴，其生活待遇有如少年貧困時一樣。年紀雖老讀書却更加專注。當初，他考取廣文館進士時，考官任隨將他評爲第一，等到任隨去世後，因爲他没有兒子，張錫多次周濟他的家人。

## 張揆

張揆字貫之，其先范陽人，後徙齊州。擢進士第，歷北海縣尉，改大

張揆字貫之，其祖上爲范陽人，後遷徙到齊州。考取進士，任北海縣尉，改任大理寺丞。因

理寺丞。以疾解官，十年不出户。讀《易》，因通揚雄《太玄經》。陳執中安撫京東，薦揆經明行淳，召爲國子監直講，徙諸王府侍講。以尚書度支員外郎直史館、荆王府記室參軍。府罷，權三司户部判官。上所著《太玄集解》數萬言。詔對邇英閣，令揲蓍，得斷首，且言："斷首準《易》之《夬》，蓋以陽剛决陰柔，君子進、小人退之象。"仁宗悦。擢天章閣待制兼侍讀，累遷右諫議大夫，進龍圖閣直學士、給事中、判太常寺。一日，進讀漢《馬后傳》，至服大練、抑止外家，因言："今妃族太盛，不可不裁損，使保其家。"帝嘉納之。詔改王溥謚，有議欲爲文忠者，揆曰："溥，周之宰相，國亡不能死，安得爲忠?"乃謚爲文康。加翰林侍讀學士、知審刑院，出知齊州。卒，贈尚書禮部侍郎。

揆性剛狷少容，闊於世務，然好讀書，老而不倦。與弟掞相友愛，掞，爲龍圖閣直學士。

**楊安國**

楊安國字君倚，密州安丘人。父光輔，居馬耆山，學者多從受經，州守王博文薦爲太學助教。孫奭知兖州，又薦爲太常寺奉禮郎，州學講書。既而奭與馮元薦安國爲國子監直講，并召光輔至。仁宗命説《尚書》，光輔曰："堯、舜之事，遠而未易行，願講《無逸》一篇。"時年七十餘矣，而論説明暢。帝悦，欲留爲學官，固辭，以國子監丞老于家。

安國《五經》及第，爲枝江縣尉，後遷大理寺丞。光輔教授兖州，請監兖州酒税，徙監益州糧料院，入爲國子監直講。景祐初，置崇政殿説書，安國以國子博士預選。久之，進

病去職，閉門不出十年。研讀《周易》，於是精通揚雄的《太玄經》。陳執中安撫京東，舉薦張揆通曉經書品行淳厚，於是被徵召爲國子監直講，調到王府任侍講。以尚書度支員外郎直史館、荆王府記室參軍。府取消後，權三司户部判官。獻上所著《太玄集解》數萬言。詔令其在邇英閣回答皇帝的問話，令其用蓍草占卦，占得身首異處，并且説："身首異處根據《周易》的《夬》卦，是以陽剛决定陰柔，君子前進、小人後退之象。"仁宗很高興。提拔爲天章閣待制兼侍讀，屢經升遷爲右諫議大夫，升爲龍圖閣直學士、給事中、判太常寺。一天，在皇帝面前朗讀漢《馬后傳》，讀到穿粗帛、抑制外戚時，於是説："如今妃族太盛，不可以不加裁減，使保其家。"皇帝贊許并采納他的話。詔令更改王溥的謚號，有人提議改爲文忠，張揆説："王溥，是周的宰相，國家滅亡却不能爲之而死，怎能稱爲忠?"於是謚爲文康。加封翰林侍讀學士、知審刑院，出知齊州。去世後，追贈爲尚書禮部侍郎。

張揆剛正狷介而不容情，迂闊於世務，然而愛好讀書，年紀雖老而不知疲倦。與其弟張掞甚爲友愛，張掞任龍圖閣直學士。

楊安國字君倚，密州安丘人。其父楊光輔，住在馬耆山，有許多做學問的人師從他學習經書，州守王博文舉薦他爲太學助教。孫奭知兖州，又舉薦他爲太常寺奉禮郎，州學講書。不久孫奭與馮元舉薦楊安國爲國子監直講，并徵召楊光輔到京城。仁宗令其解説《尚書》，楊光輔説："堯、舜之事，時代久遠不易施行，希望能講解《無逸》一篇。"當時楊光輔已七十多歲，而他的論述明白流暢。皇帝高興，想將他留下擔任學官，楊光輔執意推辭，以國子監丞終老家中。

楊安國以《五經》科考及第，任枝江縣尉，後升任大理寺丞。楊光輔在兖州任教授，請求監理兖州酒税，調往益州監理糧料院，入朝擔任國子監直講。景祐初年，設置崇政殿説書一職，楊安國以國子博士參預考選。過了很長一段時間，

天章閣侍講、直龍圖閣，遂爲天章閣待制、龍圖閣直學士，皆兼侍講。進翰林侍講學士，歷判尚書刑部、太常寺，糾察在京刑獄，累遷給事中。年七十餘，卒，贈尚書禮部侍郎。

升爲天章閣侍講、直龍圖閣，於是任天章閣待制、龍圖閣直學士，都兼任侍講。升爲翰林侍講學士，歷判尚書刑部、太常寺，糾察京城刑獄，屢經升遷爲給事中。年紀到了七十多歲，去世，追贈爲尚書禮部侍郎。

安國講説，一以注疏爲主，無他發明，引喻鄙俚，世或傳以爲笑。尤喜緯書及注疏所引緯書，則尊之與經等。在經筵二十七年，仁宗稱其行義淳質，以比先朝崔遵度。

楊安國講論經史，一概以其注疏爲主，没有別的解説，他的引喻庸俗，有的被世人傳爲笑談。尤其喜歡緯書及注疏中所引用的緯書，竟和尊崇經書一樣。在御前講席爲皇帝講讀經史二十七年，仁宗稱許他品行純厚質樸，將其比爲先朝的崔遵度。

嘗講《易》至《鼎》卦，帝問："九四象如何?"安國對："九四上承至尊，下應初爻，行重非據，故折足覆餗。亦猶任得其人，則雖重可勝，非其人，必有顛覆之患。"帝稱善。又嘗講《周官》至"大荒大札，則薄征緩刑"，因進言曰："古所謂緩刑，乃貰過誤之民爾。今衆持兵仗取民廩食，一切寬之，恐無以禁奸。"帝曰："不然，天下皆吾赤子，迫於餓莩，至起爲盗。州縣既不能振恤，乃捕而殺之，不亦甚乎。"嘗請書《無逸篇》於邇英閣之後屏，帝曰："朕不欲背聖人之言"，命蔡襄書《無逸》、王洙書《孝經》四章列置左右。

曾經講解《周易》到《鼎》卦，皇帝問道："九四爻象怎麼樣?"楊安國回答説："九四上承至尊，下應初爻，承受重載而非分占據其位，所以鼎足折斷鼎中的食物灑了一地。亦如任人得當，雖然任重但可以承擔，如任人不當，則必有傾覆的禍患。"皇帝稱贊他的話。又曾經講解《周官》到"大災大疫之年，則減輕賦税放寬刑罰"，於是進言説："古代所説的放寬刑罰，是指赦免有過失的百姓。現在衆人手執武器搶劫百姓的糧食，如一律加以赦免，恐怕不能懲治奸邪。"皇帝説："不然，天下人都是我的百姓，他們迫於飢餓，以致起事做盗賊。州縣既不能加以賑濟撫恤，就捕殺他們，不也太過分了嗎?"曾經奏請在邇英閣的後屏上書寫《無逸篇》，皇帝説："朕不想背對聖人之言"，於是令蔡襄書寫《無逸》、王洙書寫《孝經》四章并將其設置在邇英閣的左右兩側。

論曰：馮元質直博雅，有古君子之風，歐陽脩稱師民醇儒碩學，在仁宗時，并繇宿望，先後執經勸講，庶有所補益矣。張錫清慎斂晦，晚始見知。揆及安國父子俱侍經幄，考求其説，亡過人者。夫博習修潔之士，潛德隱行，不聞于世者多矣。繇是言之，士遇不遇，豈非命哉!

論曰：馮元樸實正直博學高尚，具有古代君子的風範，趙師民則被歐陽脩稱之爲學識淵博的鴻儒，在仁宗時代，其二人都素負重望，爲皇帝講讀經史，多少有所補益。張錫清廉謹慎不事張揚，晚年纔爲人所知。張揆及楊安國父子都在御前講席爲皇帝講論經史，但考察推究其對經書的解説，并無過人之處。然而博學多才品德高尚的文人士子，具有鮮爲人知的美德，不著稱於世的太多了。由此而言，士人的得志與否，難道不是命運嗎!

[General Information]
□□=□□□□□□ □□ □□□
□□=BEXP
SS□=
□□=6679
□□□□=
□□□□=http://book6.5read.com/300-65/diskebp/ebp56/05/!00001.pdg
□□□□□□□□□□ □□□□□□□
□□□□□
□□□□□ 6679
□□□□□000005765149
□□□□□ □□□□□□□□ , 2004
□ISBN□□ 7-5432-0891-1 / K204.1/N285
□□□□□□ 2122.00□□□□□□
□□□□□□□ □□□ □□ □□□ □□ □□
□□□□□□□□□□□□□ □□□□□□□. □□□□□□ □□ □□□.
□□□□□□□□, 2004.